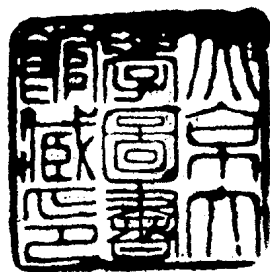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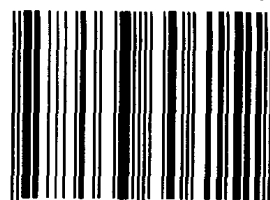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八二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唐詩近體集韻三十卷

〔明〕施重光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近體集韻三十卷》提要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一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上平

一東

五言律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張九齡

馳道當河陝陳詩問國風川原三晉別襟帶兩京同後殿函關盡前旌闕塞通行看洛陽陌光景麗天中

奉和九日登慈恩寺浮圖　楊庶

萬乘臨真境重陽眺遠空慈雲浮鴈塔定水映龍宮寶鐸含飈響仙輪帶日紅天文將瑞色輝煥滿寰中

奉和聖製登鷲鷟樓即日應制　孫逖

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都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留睿作軒檻起南風

寒食應制　韋承芳

鳳城春色曉龍禁早暉通舊火收槐燧餘寒入

桂宮鶯啼正隱葉雞鬪始開籠藹藹瑶山滿仙
歌始樂風

奉和溫泉言志應制　張說

溫谷媚新豐驪山横半空湯池薰水殿翠木煖
烟宮起疾逾山藥無私合聖功始知堯舜德心
與萬人同

宮中行樂詞　李太白

盧橘爲秦樹蒲萄出漢宮烟花宜落日絲管醉
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

與萬方同

送魏大將軍　陳伯玉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和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
郡雄鴈山横代北狐塞接雲中勿使燕然上唯
留漢將功

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郎
太尉光弼弟　岑參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
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

地荷成功

送李侍御赴安西　高適

行子對飛蓬金鞭指鐵驄功名萬里外心事一
杯中虜障燕支北秦城太白東離魂莫惆悵看
取寶刀雄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孟浩然

南紀西江濶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
生風寮寀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聽白雪唱翻
入棹歌中

岳州宴別潭州王熊　張說

縉雲通省閣溝水遽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
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
潭一老翁

京還別新豐友　孟浩然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
新豐樹遠溫泉緑塵遮晩日紅拂衣從此去高
步躡華嵩

烏程水樓留別　皇甫曾

悠然千里去惜此一尊同客散高樓上帆飛細
雨中川程隨遠水楚思望青楓共說前期易滄
波處處通

逢莊訥因贈　皇甫冉

世故還相見天涯共向東春歸江海上人老別
離中郡吏名何晚沙鷗道自同甘泉須早獻且
莫歎飄蓬

寄都官劉員外　章八元

舊宅平津邸槐陰抵漢宮鳴騶馳道上寒日直

盧中白雪歌偏麗青雲宦早通悠然一縫掖千
里恨清風

華州夜宴庾侍御宅　韓翃

世故他年別心期此夜同千峰孤竹外片雨一
更中酒客逢山簡詩人得謝公自憐驅匹馬拂
曙向關東

與王六履道廣州津亭曉望　張九齡

明發臨前浦寒來靜遠空水文天上碧日氣海
邊紅景物紛爲異人情賴此同乘槎自有適非
欲破長風

與諸公池上待月　楊發

樹密枝縈岸池遙水際空菱開方吐鏡蘋動欲
含風漸映沙汀白微分渚夜紅金波宜共賞仙
棹一宵同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李太白

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兩水夾明鏡雙橋落
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誰念北樓上臨
風懷謝公

登樓值雨　李咸用

江徼多佳景秋吟興未窮送來松檻雨半是蓼
花風浪猛驚翹鷺烟昏叫斷鴻不知今夜客幾
處臥鳴蓬

漢江臨汎　王維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
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
醉與山翁

汎溪　許渾

疑與武陵通青谿碧障中水寒深見石松晚靜聞風遯迹驅雞吏寘心失馬翁纔應畢婚嫁還此息微躬

過鄭曲　祖詠

路向滎川夕晴來望盡通細烟生水上圓月在舟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遊勞自慰淅淅有涼風

海鹽官舍早春　劉長卿

小邑滄洲吏新年白首翁一官如遠客萬事極

飄蓬柳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羇心早已亂何事更春風

旅遊傷春　李昌符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中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倦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厭西東

春晚山庄率題　盧照隣

顧步三春晚田園四望通遊絲橫惹樹戲蝶亂依叢竹懶偏宜水花狂不待風唯餘詩酒意當了一生中　初何異晚

山行偶作　馬戴

緣危路忽窮投宿值樵翁鳥下山含暝蟬鳴露滴空石門斜月入雲竇暗泉通寂寞生幽思心疑舊隱同

題松江驛　張祜

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題思禪寺上方　劉長卿

上方無旦暮臺殿隱朦朧遠磬秋山裏清猿古木中一溪連竹路諸嶺共松風倘許棲林下甘成白首翁　情境如畫

同羣公登濮陽聖佛寺閣　高適

落日登臨處悠悠意不窮佛因初地識人覺四天空來鴈清霜後孤帆遠樹中徘徊傷寓目蕭索對寒風

登慈恩寺塔　張喬

牕戶響層風清凉碧霄中世人來往別烟景古今同列嶂橫秦斷長河極塞空斜陽越鄉思天末見歸鴻字字發發字出

賦得浦外虹　陳潤

日影化爲虹彎彎出浦東一條微雨後五色片雲中輪勢隨天度橋形跨海通還將飲水處持送使車雄

露　李嶠

滴歷明花苑葳蕤泫竹叢玉垂丹棘上珠湛綠

荷中夜警千年鶴朝零七月風願凝仙掌內長奉未央宮

七言律

奉和人日宴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李乂

詰旦行春上苑中憑高却下大明宮千年執象寰瀛泰七日爲人慶賞隆綵鳳曾搴搖瑞雪銅鳥細轉入祥風此時朝野歡無算此歲雲天樂未窮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張說

別館芳菲上苑東飛花澹蕩御筵紅城臨渭水天河靜闕對南山雨露通遶殿流鶯凡幾樹當溪亂蝶許多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

興慶池侍宴應制　沈佺期

碧水澂潭映遠空紫雲香駕御微風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向浦廻舟萍已綠分林蔽殿槿初紅古來徒奏橫汾曲今日宸遊聖

藻雄

早朝日寄所知　皇甫曾

長安雪後見飛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爐烟乍起開仙仗玉珮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同雨露不應黃葉久從風

大酺　杜審言

毘陵震澤九州通士女歡娛萬國同伐鼓撞鐘驚海上新粧袨服照江東梅花落處疑殘雪柳

葉開時任好風火德雲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
年豐

送王光輔歸青州兼呈儲侍御　韓翃

縱迴奏事建章宮聖主偏知漢將功身着紫衣
趨闕下口銜丹詔出關東蟬聲驛路秋山裏草
色河橋落照中遠憶故人滄海別當年好躍五
花驄

浙西送杜晦侍御入關　章碣

紫詔徵賢發帝聰繡衣行處撲香風鵶歸秦樹

幽禽散星出吳天列舍空捧日思馳仙掌外朝
宗勢動海門中鞭稍所拂三千里多少諸侯合
避驄

送李回　李頎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
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巖曙雪旗門上十
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名與文物自傷留滯去
關東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愈奉

和　韓昌黎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
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
羆還入禁營中長慚典午非才賦得就閒官即
至公

江北春望贈皇甫補闕　張南史

閒園柳綠并桃紅野徑荒墟左右通清逈獨連
江水北芳菲更似洛城東時看雨歇人歸岫每
覺潮來樹起風閒道金門堪濟世何須身與海

鷗同

酬河中杜侍御重寄　許渾

五色如絲下碧空片帆還遠楚王宮文章已變
南山霧羽翼應搏北海風春雪預呈霜簡白曉
霞先映繡衣紅十年沽酒留君醉莫道歸心似
轉蓬

酬于駙馬　楊巨源

芳時碧落心應斷今日清詞事不同瑤草秋殘
仙圃在彩雲天遠鳳樓空晴花暖送金羈影凉

葉寒生玉殿風長得聞詩歎自足會看春露濕
蘭槳

少年　　李商隱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
螭頭上横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
門歸去蕙蘭槳灞陵夜獵遊田竇不識寒郊自
轉蓬

芙蓉湖泛舟　　胡宿

小湖香豔戰芙蓉碧葉田田擁釣蓬嵐氣欲飛

山隔岸秋波不動水搖空翻翻雪鳥爭投浦潑
刺霜鱗對擲風正是滄浪濯纓日一竿把謝紫
溪翁

水簾　　羅鄴

亂泉飛下翠屏中似共眞珠巧綴同一片長垂
今與古半山遙聽水兼風雖無舒卷隨人意自
有潺湲濟物功每向暑天來往見疑將仙子隔
房櫳

金陵　　許渾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
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
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
洛中

寒食　　來鵬

獨把一杯山館中每驚時節恨飄蓬侵階草色
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啼來春寂寞楚
魂吟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湘
水東

宿天壇觀　　劉滄

沐髮清齋宿洞宮桂花松韻滿巖風紫霞曉色
秋山霽碧落寒光夜月空華表鶴聲天外迥蓬
萊仙界海門通冥心一悟虛無理寂寞玄珠象
罔中

春題龍門香山寺　　武元衡

眾香天上梵仙宮鐘磬寥寥半碧空清景乍開
松嶺月亂流長響石樓風山河杳映春雲外城
闕參差曉樹中欲盡出尋那可得三千世界本

無窮

酬錢起夜宿靈臺寺見寄　郎士元

石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峰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驄馬　紀唐夫

連錢出塞躡沙蓬豈比當時御史驄逐北自諳深磧路連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

影應知碧草同今日虜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春風

五言排律

春日奉酬聖壽無疆詞　楊巨源

垂拱乾坤正歡心品彙同紫烟含北極玄澤付東風珠綴留晴景金莖直曉空發生資盛德交泰讓全功閶氣登三事祥光啟四聰遐荒似川水天外亦朝宗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王　維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晝鷁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

夏日花萼樓酺宴應制　王昌齡

土德三元正堯心萬國同汾陽備冬禮長樂應和風賜慶垂天澤留歡舊渚宮樓臺生海上簫鼓出天中霧曉筵初接宵長曲未終雨隨行幰

今日照舞羅空玉陛分朝列文章發聖聰愚臣忝書賦歌詠頌絲桐

長至日上公獻壽　崔琮

應曆三陽首朝天萬國同斗邊看子月臺上候祥風五夜鐘初動千門日正融玉階文物盛仙仗武貔雄率舞皆羣獸稱觴即上公南山爲聖壽長對未央宮

奉和中和節詔賜公卿尺　陸復禮

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皇朝貞百度寶尺賜

羣公欲使方隅法還令規矩同捧觀珍質麗拜受聖恩崇如荷丘山重難酬分寸功從兹度天地與國慶無窮

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耿　湋

副相威名重春卿禮樂崇錫珪仍拜下分命遂居東高旆翻秋日清鐃引細風蟬稀金谷樹草徧德陽宫教用儒門儉兵依武庫雄誰云千載後周召獨爲公

送王諫議任東都居守　錢　起

車徒鳳掖東去去洛陽宫鬢以青蒲隔還看紫禁同經過乘雨露瀟灑出鵷鴻官署明臺下雲山舊苑中暮天雙闕靜秋月九重空且喜成周地詩人播國風

送劉校書從軍　楊　炯

天將下三宫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畧飛檄佇文雄赤土流星劒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風雨何年別琴樽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送梁溪公昌從信安北征　李太白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花劒行歌明月弓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祖席留丹景征麾拂彩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盧照隣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征蓬零雨悲王粲清樽別孔融徘徊闕夜鶴悵望待秋鴻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唯餘劒鋒在耿耿氣成虹

送工部張曹長大夫奉使西蕃　權德輿

殊憐覆露同奉使小司空西候車徒出南臺節印雄弔祠將渥命導澤暢皇風故地山河在新恩玉帛通塞雲凝廢壘關月照驚蓬青史書歸日翻輕五利功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王　維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更遠萬里若
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
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
域音信若爲通

送日本使還　　徐凝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
秋風夜泛潮廻際晨征蒼莽中鯨波騰水府蜃
氣狀仙宮天眷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
見離恨托飛鴻

奉和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即事寄徐薛二
侍郎　　司空曙

藹藹鳳凰宮蘭臺玉署通夜霜凝樹羽朝日照
桐風官附三台貴儒開百代宗司言陳禹命侍
講發堯聰香卷青編內鉛分綠字中綴籤從太
史鏘佩揖羣公池接天泉碧林交御果紅寒龜
登故葉秋蝶戀疎叢顏謝徵文並鍾裴議事同
離羣驚海鶴屬思怨江楓地遠姑蘇外天長越
絕東慚當哲匠後下曲本難工

酬趙二侍御史西軍贈兩省舊寮之作
張九齡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常頋割持斧竟
稱雄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
旆繞河風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
曲聲滿柏臺中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
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陪竇侍御泛靈雲池　　高適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

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邊
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驄誰憐持弱
羽猶欲伴鵷鴻

早度蒲關　　玄宗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阪飛旆入
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鎭尚雄春來津樹合月
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
泰非復候繻同

度石門山　　杜審言

石門千仞斷迸水落遙空道束懸厓上橋欹絶
澗中仰攀人屢息直下騎繞通涯擁奔蛇徑雲
埋伏獸蘘星躔牛斗北地脈象牙東鬬塞隨行
變高深觸望同江聲連驟雨日氣抱殘虹未改
朱明律先含白露風堅貞忻不憚險澀諒難窮
有異登臨賞徒爲造化功

白帝懷古　陳伯玉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没漢
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

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
限客思坐何窮

邊城落日　駱賓王

紫塞流沙北黃圖瀚水東一朝辭俎豆萬里逐
沙蓬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野昏邊氣合烽
迥戍烟通旅力風塵倦疆埸歲月窮河流控積
石山路遠崆峒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
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贈焦道士　王維

海上遊三島淮南預八公坐知千里外眺向一
壺中縮地朝珠闕行天使玉童飲人聊割酒送
客乍分風天老能行氣吾師不養空謝君徒雀
躍無可問鴻濛

景風扇物　張聿

何處青蘋末呈祥起遠空晚來搖草樹輕度淨
塵蒙水上微波動林前媚景通寥天鳴萬籟蘭
徑長幽叢漸颺搏扶勢應從橐籥中開襟若有
日願覩大王風

風光草際浮　陳祐

秀發王孫草春生君子風光搖低偃處影散艷
陽中稍稍移叢末微微轉蕙叢浮煙傾緑野遠
色澹晴空泛彩池塘媚含芳景氣融清暉誰不
挹幾許賞心同

白雲向空盡　周存

白雲生遠岫搖曳入晴空乘化隨舒卷無心任
始終欲銷仍向日將斷或因風勢薄飛難定天
高色易窮影收元氣表光滅太虛中倘若從龍

出還施潤物功

月中桂　張　喬

與月轉鴻濛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墮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兎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玄功

五言絶句

和張僕射塞下曲　盧　綸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没在石稜中

別盧秦卿　司空曙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贈盧綸　李　益

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

酬李益　盧　綸

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對兩衰翁

班婕妤　崔道融

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鳥鳴澗　王　維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遊春曲　張仲素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緑波中

七言絶句

宮詞　王　建

籠煙紫氣日曈曈宣政門開玉殿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空中

又

曈曈日出大明宮天樂遥聞在碧空禁樹無風自和暖玉樓金殿曉光中

奉和聖製幸韋嗣立莊應制　趙彦昭

廊廟心存巖壑中鑾輿矚在霸城東逍遥自有
蒙莊子漢主徒言河上公

曾山送別　皇甫冉

凄凄遊子若飄蓬明月清尊抵暫同南望千山
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　韓翃

舊事仙人白兎公棹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
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登樓寄王卿　韋應物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
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

少年行　韓翃

千點斒斕玉勒驄青絲結尾繡纏鬃揮鞭曉出
章臺路葉葉春衣楊柳風

綺繡宮　王建

玉樓傾側粉墻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
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

江南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
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寒食夜　韓偓

惻惻輕寒剪剪風小梅飄雪杏花紅夜深斜搭
秋千索樓閣朧明細雨中

秋夕　于鵠

護霜雲映月朦朧烏鵲爭飛井上桐夜半酒醒
人不覺滿池荷葉動秋風

寄許煉師　戎昱

掃石焚香禮碧空露華偏濕蘂珠宮如何說得
天壇上萬里無雲月正中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一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二冬

五言律

奉和九日侍宴應制　李乂

望幸紆千乘登高自九重臺疑臨戲馬殿似接跣龍持篋萸香遍稱觴菊氣濃更看仙隺舞來此慶時雍

嵩山蒹荷亭侍宴應制　張説

囘鑾青岳觀帳殿紫煙峰仙路迎三鳥雲衢佳兩龍園林看故塔壇墠識餘封山外傳簫管還知天上逢

侍宴滻水賦得濃字　張説

千行發御柳一葉下仙筇青浦仙游至朱城紫氣濃雲霞交暮色草樹喜春容藹藹天旗轉清笳入九重

送邊使　鄭巢

關河渡幾重邊色上離容灞水方爲別沙場又入冬曙鵰廻大旆夕雪沒前峰漢使多長策須令遠國從

送殷堯藩遊山南　姚合

詩境西來遠秋聲晝夜蛩人家連水影驛路在山峰溪靜雲生石天晴雪覆松我爲公府繫不得此相從

外弟文言別　戎昱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明日巴陵道秋

山又幾重

途中別孫璐　方干

道路本無限又應何處逢流年莫虛擲華髮不相容野渡波搖月寒城雨翳鍾此心隨去馬迢遞過重峰

望秦川　李頎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歎淒其霜露濃

望樊川　　僧澹交

萬樹葉初紅人家樹色中疎鐘摇雨意積水浸雲容雪磧回寒雁村燈促夜舂舊山歸未得生計欲何從

晩次宿御館　　錢起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重廻雲隨去雁寒露滴鳴蛩延頸遥天末如聞故國鐘

潁陽縣　　韋莊

琴堂連少室故事即仙蹤樹老風聲壯山高臘候濃雪多庭有鹿縣僻寺無鐘何處留詩客茅簷倚後峯

春宮怨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遊鐘山紫芝觀　　耿湋

繫舟仙宅下清磬落春風雨過芝田長雲深藥徑重古房清磴接虛殿紫煙濃鶴駕何時去遊人自不逢

訪戴天山道士不遇　　李太白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無人知所在愁倚兩三松

山中道士　　賈島

頭髮梳千下休糧帶瘦容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煑寒泉盡日舂不曾離隱處那

得世人逢（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舂）

過香積寺　　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路無人迹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練飛潭側（一作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題江露寺　　曹松

香門接巨壘晝角間青鍾北固一何峭西僧多此逢天垂無際海雲白久晴峰旦暮燃燈外湖頭振蟄龍

題萬道人僧房　張祜

何處聞禪壁西南江上峰殘陽過遠水落葉滿踈鐘世事靜中去道心塵外逢欲知情不動牀下虎留蹤

送供奉定法師歸安南　楊巨源

故鄉南越外萬里碧雲峰經論辭天去香花入海逢鷺濤清梵徹蜃閣化城重心到長安陌交州後夜鐘

送僧歸洞庭　顧非熊

江山萬萬重歸去指何峰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鐘島馨迴棧栢秋蔭出庵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

靜林寺　僧靈一

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踪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鐘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無數煙霞色空聞昔卧龍

七言律

和李員外扈駕幸温泉宫　錢起

未央月曉度踈鍾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峰遥羨枚臯扈仙蹕偏承霄漢渥恩濃

送冷朝陽擢第後歸金陵　錢起

萊子晝歸今始好潘園景色夏初濃夕陽流水吟詩去明月青山出竹逢兄弟相歡初讓果鄉人爭賀舊登龍佳期少別俄千里雲樹遮看歷幾重

上張弘靖相公　王遜

傳封三世盡河東家占中條第一峰早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山龍草開舊路沙痕在日照新池鳳跡重卑散自知霄漢隔若爲門下賜從容

寄上翰林蕭公　温庭筠

入閤鴛鷺香難從獨恨金扉直九重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紅蠟香殘誥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

相從

寄中書同年舍人　楊巨源

晴明紫閣最高峰仙掖開簾范彥龍五色天書詞煥爛九華春殿語從容絲毫應染爐煙細清佩仍含玉漏重二十年前同日喜碧霄何路得相逢

休澣日謁西掖所知因成長句　溫庭筠

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華

青瑣閣雨晴雙闕翠微峯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宴楊駙馬山亭　朱灣

垂楊拂岸草茸茸繡戶窗前花影重鱠下玉盤紅縷細酒開金甕綠醅濃中朝駙馬何平叔南國詞人陸士龍落日泛舟同醉處回潭百丈映千峰

題華山李尊師山居　秦系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峰篋開五月留殘雪石上千年蔭怪松此去人寰今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

送惠法師遊天台因懷支大師故居　劉長卿

翠屏瀑水知何在鳥道猿啼過幾重落日獨搖金策去深山誰向石橋逢定攀巖下蓀生桂欲買雲中若個峰想憶東林禪誦處寂寥唯聽舊

時鐘

題橫水驛雙峰院松　趙嘏

故國溪上雪中別野館門前雲外逢白髮漸多何事苦清陰長在好相容迎風幾拂朝天騎帶月猶含度嶺鐘更憶葛洪丹井畔數株臨水欲成龍

五言排律

南宮夜直宿見李給事封題其日所下制敕知奏直在東省因以詩寄　令狐楚

畨直同遥夜嚴扃限幾重青編書白雀黃紙降蒼龍北極絲綸句東垣翰墨蹤尚垂玄露點猶濕紫泥封炫眼迎仙燭馳心褭禁鐘定應形夢寐暫似接音容玉樹春枝動金樽臘醸醲在朝君最舊休澣許過從

晚憇王少府東閣　張九齡

披軒肆流覽雲壑見深重空水秋彌淨林煙晚更濃坐隅分洞府簷際列羣峰窈窕生幽意參差多異容還慙大隱跡空想列仙蹤賴此昇攀處蕭條得所從

冬日遥和盧使君幼平綦毋居士遊法華寺高頂臨湖亭　皎然

仁祠標絶境康守一作明牧躡高蹤天見幾分剎風傳欲盡鐘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映千花界雲開七藥峯寒空艾綬滿晴翠白綸濃逸韻知難繼佳游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為我久從容

寄江南鶴林寺石氷上人　顧况

山川重復出心地闊相逢忽憶秋江月如聞古寺鐘湖平南北岸雲抱兩三峰定力超香象真言攝毒龍風中何處鶴石上幾年松為報煙霞道人閒共不容

禁中春松　陸贄

陰陰青禁裏蒼翠滿春松雨露恩偏近陽和色更濃高枝分曉日虛韻雜宵鐘香助爐煙遠形疑葢影重願符千載壽不羨五株封長得廻天眷全勝老碧峰

望禁門松雪　王涯

宿雲開霽景佳氣此時濃瑞雪凝清禁祥煙羃小松依稀鴛瓦出隱映鳳樓重金闕晴光照瓊枝瑞色封葉鋪全類玉柯偃乍疑龍詎比寒山上風霜老昔容

蓮花峰　劉得仁

太華萬餘重岧嶤只此峰當秋倚寥泬入望似芙蓉翠拔千尋直青危一朶穠氣分毛女秀靈有羽人蹤倒影侵關路香風潡廟松塵埃終不及車馬自憧憧

五言絶句

故行宮　王建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昭君怨　東方虬

掩淚辭丹鳳啣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題新空八松院小石　杜牧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園何日到且看小三峰

七言絶句

獻壽詞　王淮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遥指南山對衮龍

宮詞　王建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瓜州驛重送梁郎中赴吉州　劉長卿

渺渺雲山去幾重依依獨聽廣陵鐘明朝借問南來客五馬雙旌何處逢

逢王十二學士因贈　劉禹錫

厩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逢鄭三遊山　盧仝

相逢之處花茸茸峭壁攢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寄李渤　張籍

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裡講時鐘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峰

宿都亭有懷　劉禹錫

雷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遊嘉陵後溪　薛能

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遥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登廬山五老峰　李太白

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
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秋山　　張　籍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齊月出深松柴門不閉
石牀靜葉間墜露聲重重

柏林寺南望　　郎士元

溪上遥聞精舍鐘泊舟微逕度深松青山霽後
雲猶在畫出東南四五峰

送三藏歸西域　　李　洞

十萬里程多少難沙頭彈舌授降龍五天到日
頭應白月落長安半夜鐘

開元寺　　李　涉

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
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三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三江

五言律

答劉連州　　柳子厚

連璧本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劈箭上
潯江負弩啼寒狖鳴枹驚夜貔遙憐郡山好謝
守但臨牕

得日觀東房　　李　賀

曾入桃谿路僊源信少雙洞霞飄素練壁蘚畫
陰窻古木疑撑月危峰欲墮江自吟空向寂誰
與倒秋釭

秋晚早發新定　　杜　牧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凉風滿紅樹曉月下
秋江巖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巖
瀨碧淙淙

喜遠書　　許　渾

端居換時節離恨隔龍瀧苔色上春閣柳陰移

晚窻寄懷因桂水流淚極楓江此日南來使金盤鯉一雙

因書　李商隱

絶徼南通棧孤城北枕江猿聲連月檻鳥影落天窻海石分棊子郡筒當酒缸生歸話辛苦別夜對凝釭

七言律

九日登高　司空曙

詩家九日憐芳菊遂客高齋瞰浙江漁浦浪花

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窻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玉缸四子醉時爭講德笑論黃霸屈爲邦

王傒道中　殷文珪

蓴鱸方美別吳江筆陣詩魔兩未降山勢北蟠龍偃蹇泉聲東漱玉琤瑽古陂狐兎穿蠻塚破寺荆榛擁佛幢信馬冷吟迷路處隔溪烟雨吠村厖

宿湖邊寺　顧況

羣峰過雨澗淙淙松下扉扃白鶴雙香透經窻籠檜柏雲生梵宇濕旛幢蒲團僧定風過席葦岸漁歌月墮江誰悟此生同寂滅老禪慧力得心降

五言排律

和龔美憶洞庭觀次韻　陸龜蒙

聞君遊靜境雅具更縱縱竹傘遮雲徑藤鞋踏蘚矼杖斑花不一樽大瘿成雙水鳥行沙嶼山僧禮石幢巳甘三秀味誰念百年腔遠棹投何

處殘陽到幾窻仙謠珠樹曲村餉白醅缸地里方吳會人風似冉厖探幽非遯世尋勝豈迷邦爲讀江南傳何賢過二龎

五言絶句

獨酌　杜牧

窻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何如釣船雨蓬底睡秋江

七言絶句

春日偶作　武元衡

飛花寂寂燕雙雙南客衡門對楚江惆悵管絃何處發春風吹到讀書窻

寄雲臺觀田秀才　馬戴

雪壓松枝拂石窻幽人獨坐鶴成雙晚來漱齒敲氷渚閑讀仙書倚翠幢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元稹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

塞下曲　張仲素

獵馬千行鴈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破火照旌旗夜受降

題草雲叟草堂　賈島

新起北堂開北窻當窻山隔一重江白茅草苫重重密愛此秋天夜雨淙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三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四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四支

五言律

奉和九日侍宴應制　蘇頲

并數登高日延齡命賞時宸遊天上轉秋物雨來滋降鶴飛仙馭吹花入睿詞微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

奉和遊禁苑遇雪　徐彥伯

玉律藏氷候彤階飛雪時日寒消不盡風定舞還遲瓊樹留宸矚璇花入睿詞懸知穆天子黃竹湯言詩

奉和聖製登會昌山應制　錢起

睿覽入希夷真遊到具茨玉鑾登嶂遠雲路出花遲泉壑凝神處陽和布澤時六龍多順動四海正雍熙

送林中丞還京　皇甫曾

戰罷回龍節朝天見鳳池寒生五湖道春及萬

年枝邵化多遺愛胡清已畏知懷恩偏感別隨
淚向旌旗

送崔拾遺赴闕　朱慶餘

清貌凌寒玉朝來拜拾遺行承天子詔去感主
人知劒佩分班日風霜獨立時名高住不得非
與九霄期

送邊將　張籍

白首征西將猶能射戟枝元戎選步曲軍吏換
旌旗逐虜招降遠開邊舊壘移重收隴外地應

似漢家時

送客遊江南　韓翃

南使孤帆遠東風任意吹楚雲殊不斷江鳥暫
相隨月淨鴛鴦水春生苣蒄枝賞稱佳麗地君
去莫應遲

送喻坦之歸睦州　李頻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
別離山雲含雨潤江樹逆潮欹莫戀漁樵興人
生各有爲

永嘉浦逢張子容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
題詩廨宇隣鮫室人烟接島夷鄉園餘萬里失
路一相悲

和苗員外寓直對雨簡諸知己　李嘉祐

多雨南宮夜仙郎寓直時漏長丹鳳闕秋冷白
雲司螢影侵階亂鴻聲出苑遲蕭條人吏散小
謝有新詩

酬劉員外見寄　嚴維

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吟絕
妙詞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明
朝訪楖師

谷口書齋寄楊補闕　錢起

泉壑帶茅茨雲霞生薜帷竹憐新雨後山愛夕
陽時閒鷺栖常早秋花落更遲家僮掃蘿徑昨
與故人期

晦日陪辛大夫宴南亭　劉長卿

月晦逢休澣年光逐宴移早鶯留客醉春日爲
入遲萸草全無葉梅花徧壓枝政閒風景好莫
比峴山時

九日陪李大夫龍沙宴會　權德輿

龍沙重九會千騎駐旌旗水木秋光淨絲桐雅
奏遲烟蕪歛暝色霜菊發寒姿今日從公醉全
勝落帽時

秋夜同梁鍠文宴　錢起

客到衡門下盃香蕙草時好風能自至明月不
須期秋水翻荷影清霜脆柳枝微官是何物許

日廢吟詩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　韋應物

空齋無一事岸幘故人期暫輟觀書夜還題玩
月詩遠鐘高枕後清露捲簾時暗覺新秋近殘
河欲曙遲

偶宴西蜀摩訶池　暢當

珍木鬱清池風荷左右披浅觴寧及醉慢舸不
知移蔭竹簞光冷照流簪影欹胡爲獨羈者雪

涕向漣漪

晚行次苦竹館却憶于越舊遊　劉長卿

疋馬風塵色千峰旦暮時遙看落日盡獨向遠
山遲故驛花臨道芳村竹映籬誰憐却回首步
步戀南枝

晚春閑思　王維

新粧可憐色落日卷簾帷鑪氣清珍簟牆陰上
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

窗桃李時

七夕　盧綸

涼風吹玉露河漢有幽期星彩光仍隱雲容掩
復離良宵驚曙早閏歲怨秋遲何事金閨子空
傳得網絲

玄上人林泉　駱賓王

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
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
以寄相思

遊昌禪師山池　　李太白

客來花雨際秋水落金池片石寒青錦跦楊挂緑絲高僧拂玉柄童子獻交梨惜去愛佳景烟蘿欲暝時

送僧歸玉泉寺　　劉得仁

玉泉歸故里便老是心期亂木孤蟬後寒山絶鳥時若尋流水去轉出白雲遲見說千峰路溪深復頂危

題青蘿翁雙泉　　耿湋

側弁向清漪門中夕照移異源生暗室疊響落

秋池葉擁沙痕没流回草蔓隨泠泠無限意不獨遠公知

和靈上人新泉　　劉長卿

雲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閑聞細響心澹對清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

七言律

元日早朝　　楊巨源

北極常尊仰聖時周家何用問元龜天顏入曙千官拜日色迎春萬物知閶闔迴臨黄道正衣冠高對碧山陲微臣願獻封人祝壽酒年年太液池

春日朝罷呈臺中寮友　　羊士諤

退食鵷行振羽儀九霄雙闕迥參差雲披綵仗春風度日暖香階晝刻移玉樹籠烟鳷鵲觀石渠流水鳳皇池時清執法慚無事未有長楊聖主知

奉和早度蒲津關應制　　杜牧

捷書皆應睿謀期千里曾無一鏃遺漢武慙誇朔方地周宣休道太原師威加塞北寒來早恩入河源凍合遲聽取滿城歌舞曲凉州聲韻遠參差

侍宴安樂公主宅應制　　沈佺期

騕褭羽騎歷城池帝女樓臺向晚披露灑旌旗雲外出風迴巖岫雨中移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全低月樹枝簫鼓宸遊陪燕日和鳴雙鳳喜

來儀

又　趙彦昭

六龍齊軫御朝曦雙鷁維舟下綠池飛觀仰看雲外聳浮橋直見海中移靈泉巧鑿天孫渚孝笥能抽帝女枝幸願一生同草樹年年歲歲樂於斯

送衢州崔員外　薛逢

笑分銅虎別京師嶺上山川想到時紅樹暗藏殷浩宅綠蘿深覆偃王祠風茅向暖抽書帶露

竹迎風舞釣絲休指巖西數歸日知君已負白雲期

送蕭處士歸緱山別業　許渾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棊賓館有魚爲客久鄉書無鴈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笙廟湘水行經鼓瑟祠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碧參差

送別友人　姚合

獨向山中覓紫芝山人勾引住多時摘花浸酒

春愁盡燒竹煎茶夜臥遲泉落林稍多碎滴松生石底足傍枝明朝却欲歸城市問我來期總不知

上裴晉國公　李郢

四朝憂國鬢成絲龍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曾經庾亮三秋月下盡羊曇一局棊惆悵舊堂扃綠野夕陽無限鳥飛遲

山中訓楊補闕見訪　錢起

日暖風恬種藥時紅泉翠壁薜蘿垂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青瑣同心多逸興春山載酒遠相隨却慚身外牽纓冕未勝尊前倒接䍦

訓辛大夫喜湖南臘月降雪見示　劉長卿

長沙耆舊拜旌麾喜見江潭積雪時柳絮三冬先北地梅花一夜遍南枝初開窻閤寒光滿欲掩軍城暮色遲閭里何人不相慶萬家同唱郢

中詞

赴南中題褚少府湖上亭子　劉長卿

種田東郭傍春陂萬事無情一釣絲綠竹放侵行路裡青山常對捲簾時紛紛花落門空閉寂寂鶯啼日更遲從此別君千萬里白雲流水憶佳期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凉月照窻欹枕倦澄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頭身旅羇

過賈誼宅　劉長卿

三年謫宦此栖遲萬里誰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感懷　劉長卿

秋風落葉正堪悲黃菊殘花欲待誰水近偏逢寒氣早山深長見日光遲愁中卜命看周易夢裡招魂誦楚詞自笑不如湘浦雁飛來却是北歸時

對花　秦韜玉

長與韶光暗有期可憐蜂蝶却先知誰家促席臨低樹何處橫釵帶小枝麗日多情疑曲照和風得路合偏吹向人誰道渾無語幾勸王孫到醉時

立春　韋莊

青帝東來日馭遲暖烟輕逐曉風吹罽袍公子樽前覺錦帳佳人夢裏知雪圃乍開紅菜甲綵幡新剪綠楊絲殷勤爲作宜春曲題向花牋帖繡楣

贈易卜崔江處士　韓偓

白首窮經通秘義青山養老度危時門傳組綬身能退家學漁樵迹亦奇四海盡聞龜筴妙九霄堪歎鶴書遲壺中日月將安用借與閒人試一窺

訓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　岑參
閒逐樵夫閒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
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
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録願得相從一
問師

柳　温庭筠
楊柳千條拂面絲緑烟金蕙不勝吹香隨靜婉
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羌管一聲何處笛流
鶯百囀最高枝千門九陌花如雪飛過宮墻兩

不知

崔少府池鷺　雍陶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垂絲立當青草
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裡數
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
色宜

五言排律

春日奉訓聖壽無疆詞　楊巨源
代是文明晝春當燕喜時爐烟添柳重宮漏出
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采詩碧霄傳鳳吹紅
旭在龍旂造化膺神器陽和沃聖慈無因隨百
獸率舞在丹墀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蘇頲
炎曆事邊陲昆明始鑿池豫遊光後聖征戰罷
前規霽色清珍宇年華入錦陂御杯蘭薦葉仙
仗柳交枝二石分河瀉雙珠代月移微臣比翔
泳恩廣自無涯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李太白

崢嶸丞相府清切鳳皇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
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
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游絲願托周周
羽相銜漢水湄

岐陽逢曲陽故人話舊　馬戴
異地還相見平生分可知壯年俱欲慕往事盡
堪悲道路頻艱阻親朋久別離解兵逃白刃謁
帝值明時淹疾生涯故因官世業移雞鳴幽月
落雁度朔風吹客淚翻岐下鄉心落海湄積愁

何計遣滿酌浣相思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孟浩然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寧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猶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吹孤嶼江山辨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五言絶句

宮中題　文宗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送陸判官往琵琶峽　李太白

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長安如夢裡何日是歸期

贈別司空曙　盧綸

有川曾同賞無秋不共悲如何與君別又是菊花時

勸酒　于武陵

勸君金屈巵滿飲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

江行　錢起

傾酒向漣漪乘流欲去時寸心同尺壁投此報馮夷

早春　儲嗣宗

野樹花初發空山獨見時踟躕歷陽道鄉思滿南枝

中秋月　李嶠

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

湘妃怨　劉長卿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江上月千載照蛾眉

銅雀妓　朱放

悵唱歌聲咽愁翻舞袖遲西陵日欲暮是妾斷腸時

題三會寺倉頡造字臺　岑　參

野寺荒臺晚寒天古木悲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七言絶句

宮詞　王　涯

炎炎夏日滿天時桐葉交加覆玉墀向晚移鐙上銀簟䕺䕺緑鬢坐彈棋

長信秋詞　王昌齡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漢苑行　張仲素

回雁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送鄭灌從軍　李太白

日蝕西方破敵時及瓜歸日未應遲斬胡血變黄河水梟首當懸白鵲旗

寄薛腈昆季　鮑　溶

楚山清路兩無期夢裏春風玉樹枝何况芙蓉樓上客海門江月亦相思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牕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春思　賈　至

紅粉當壚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醾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閨人春思　王　涯

愁見遊空百丈絲春風挽斷更傷離閑花落盡

青苔上盡日無人誰得知

春女怨　朱　絳

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荆枝上囀黄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上陽宮　竇　庠

愁雲漠漠草離離太乙勾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四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五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五微

五言律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李乂

水殿臨丹籞山樓遶翠微昔遊人托乘今幸帝垂衣澗篠緣峰合岩花逗浦飛朝回曲江地無處不光輝

陪幸臨渭亭賞雪　李適

長樂喜春歸披香愛雪霏花從銀閣度絮遶玉窻飛寫曜銜天藻呈祥拂御衣上林紛可望無處不光輝

宮中行樂詞　李太白

寒雪樓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温泉侍從歸逢故人　李太白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　宋之問

水府淪幽壑星軺下紫薇鳥驚司僕馭花落侍臣衣芳樹搖春晚晴雲繞座飛淮王正留客不醉莫言歸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岑參

列位登青瑣還鄉服綵衣共言晨省日便是晝遊歸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牡正騑騑

送趙評事攝御史監軍嶺南　孫逖

議獄持邦典臨戎假憲威風從閶闔去霜入洞庭飛簫竹迎金鼓樓船引繡衣明年拜正月南斗使星歸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　李太白

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綠旌捲曙霜飛抗手凛相顧寒風生鐵衣

送王端公入奏赴上都　劉長卿

舊國無家訪臨岐亦羨歸途經百戰後客過二陵稀秋草通征騎寒城背落暉行當蒙顧問吳楚歲頻饑

送蜀州趙司馬　宋之問

餞子西南望烟綿劍道微橋寒金鴈落林曙碧鷄飛職拜輿方遠仙成履會歸定知和氏璧遥掩玉輪輝

送榆次林明府　韋應物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路遶晉山微別思方蕭索秋風一葉飛

送駱徵君　陳潤

野人膺辟命溪上掩柴扉黃卷猶將去青山豈更歸馬留苔蘚迹人脫薜蘿衣他日相思處天邊望少微

友人南遊不還　于武陵

相思春樹綠千里各依依郢杜月頻滿瀟湘人

未歸桂花風半落烟草蝶雙飛一別無消息水南縱跡稀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都尉山亭　杜審言

紫藤縈葛藟綠刺冒薔薇下釣看魚躍探巢畏鳥飛葉蹤荷已晚枝亞果新肥勝跡都無限只應伴月歸

韋處士山居　許渾

劚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閒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題崔端公園林　李端

上士愛清輝開門向翠微抱琹看鶴去枕石待雲歸野坐苔生席高眠竹挂衣舊山東望遠惆悵暮花飛　枕石高眠疊韻

山居即事　王維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燈火起處處採菱歸

山行　殷遥

寂歷青山曉山行趣不稀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暗草薰苔徑晴楊拂石磯俗人猶語此余亦轉忘歸

野望　王績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騎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秋望　儲嗣宗

欲暮候樵者望山空翠微虹隨殘雨散鴉帶夕陽歸窮巷長秋草孤村特擣衣誰知多病客寂寞掩柴扉

岳陽晚景　張均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鴈稀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暑地九月未成衣

晚投南村　衛葉

客行逢日暮原野散秋暉南陌人初斷西林鳥盡歸暗蓬沙上轉寒葉月中飛村路無多在聲聲近擣衣

夜到漁家　張籍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遥見尋沙岸春

風動草衣

關山月　沈佺期

漢月生遼海曈曨出半暉合昏玄菟郡中夜白登圍暈落關山迥光含霜霰微將軍聽曉角戰馬欲南歸

胡笳曲　王昌齡

城南虜已合一夜幾重圍自有金笳引能令出塞飛聽臨關月苦清入海風微三奏高樓曉胡人掩淚歸

邊愁　崔湜

九月蓬根斷三邊草葉腓風塵馬變色霜雪劍生衣客思秋陰晚邊師驛騎歸殷勤鳳樓上還袂及春暉

眞娘墓　張祜

佛地葬羅衣孤雲此是歸舞爲蝴蝶夢歌謝伯勞飛翠鬢朝雲斷青蛾夜月微傷心一花落無復戀春暉

宿龍興寺　綦毋潛

香刹夜忘歸松清古殿扉燈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爭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啣飛

秋夜宿僧院　劉得仁

禪寂無塵地焚香話所歸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破月斜天半高河下露微翻令嫌白日動即與心違 風枝鳥夢搖

七言律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家山第早春歸御輦春遊繞翠微買地鋪金　沈佺期

曾作埒尋河取石舊支機雲間樹色千花滿竹裏泉聲百道飛自有神仙鳴鳳曲併將歌舞報恩輝

前題　李邕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

布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歸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岑參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輝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

送王郎中劉員外自鄭相公幕歸省署　李山甫

雙鳳啣書次第飛玉皇催促列仙歸雲開日月
臨青瑣風卷烟霞上紫微蓮影一時空儉府蘭
香同處撲堯衣此生長掃朱門者每向人間夢
粉闈

送劉評事赴廣州使幕　韓翃

征南官屬似君稀才子當今劉孝威蠻府叅君
趨傳舍交州刺史拜行衣前臨漲海無人過却
望衡陽少雁飛為報蒼梧雲影道明年早送客
帆歸

送葉秀才　王初

快騎驄瓏刻玉羈河梁返照上征衣層氷春近
蟠龍起九澤雲開獨鶴飛行想北山清夢斷重
遊西洛故人稀漢廷狗監深知已有日前驅負
琴歸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李太白

久辭榮禄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
茅氏得恩波寧阻洞庭歸瑶臺含霧星辰滿仙
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栖珠樹鶴何年却向帝
城飛

送客還江東　韓翃

不妨高卧順流歸五兩行看拂翠微驪鼠夜喧
孤枕近鵁鶄曉避客船飛一壺元醉桃枝簟百
和初熏苧布衣君到新林江口泊吟詩應賞謝
玄暉

酬郭給事　王維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
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

奉天書拜瑣闈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卧病解
朝衣

酬李端投書見贈　司空曙

緑槐垂穗乳烏飛忽憶山中獨未歸青鏡流年
看髮變白雲芳草與心違乍逢酒客春遊慣久
別林僧夜坐稀昨日聞君到城闕莫將簪弁勝
荷衣

次韻和朱況雨中之作　胡宿

蒼野迷雲黯不歸遠風吹雨入巖扉石牀潤極

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夕夢將成還滴滴春心欲斷正霏霏憂花惜月長如此爭得東陽病骨肥

秋夜寄皇甫冉鄭豐　劉方平

洛陽清夜白雲歸城裏長河列宿稀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擣萬家衣長憐西雍青門道久別東吳黃鶴磯借問客書何所寄中心不啻兩鄉違

夜歸華山因寄幕府蘇廣文　胡宿

山村寥落野人稀竹裡衡門掩翠微溪渡夜隨明月入亭皋春伴白雲飛嵇康懶慢仍耽酒范蠡逋逃久拂衣汀畔數鷗閑不起只應知我已忘機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趙嘏

杜若洲邊人未歸水寒烟煖想柴扉故園何處風吹柳新雁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遍浪高書到海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繞釣磯

同温丹徒登萬歲樓　皇甫冉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遥山合翠微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丹陽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九日齊山登高　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

越溪村居　戴叔倫

年來橈客寄禪扉多話貧居在翠微黃雀數聲催柳變青溪一路踏花歸空林野寺經過少落日深山伴侶稀負米到家春未盡風蘿閑掃釣魚磯

卧疾　許渾

寒窻燈盡月斜暉珮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秦塞柳白雲空長越山薇病中送客難爲別夢

裏還家不當歸唯有寄書書未得卧聞燕雁向南飛

漁父　張志和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閑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

題雍白崔明府丹竈　李太白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

宿瑩公房聞梵　李頎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着頓令心地欲歸依

鴛鴦　崔珏

翠鬣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烟島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映霧盡迷朱殿瓦逐梭高上玉人機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

五言排律

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亶　李乂

邊郊草具腓河塞有兵機上宰調梅寄元戎細柳威虎貔東道出鷹隼北庭飛玉匣謀中野金輿下太微投醪街酌餞緝衮事征衣勿謂公孫老行聞獻凱歸

奉和幸大薦福寺　寺即中宗宅　宋之問

香刹中天起宸遊滿路輝乘龍太子去駕象法王歸殿飾金人影窗搖玉女扉稍迷新草木遍識舊庭闈水入禪心定雲從寶思飛欲知皇劫遠初拂六銖衣

同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　沈佺期

竝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窻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晚凉歸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秦因詠歌　鄭審

聖德周天壤韶華滿帝畿九重承渙汗千里樹芳菲陜塞餘陰薄關河舊色微發生和氣動封植衆心歸春露條應弱秋霜果定肥影移行子蓋香撲使臣衣入徑迷馳道分行接禁闈何當扈仙蹕攀折奉恩輝

贈封御史入臺　蘇味道

故事推三獨茲辰對兩闈夕林共鳴舞屈草接芳菲盛府題清槖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書飛凜凜當朝色行行滿路威唯當擊隼去復覩落雕歸

贈蘇味道　杜審言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捲戎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重圍雲淨妖星落秋高塞馬肥據鞍雄劍動揺筆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遊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舞共春暉

晚秋陪崔閣老張秘監苗考功同遊昊天觀時楊閣老新直未滿以詩見寄斐然酬和有愧蕪音　權德輿

方駕遊何許仙源去似歸縈廻留勝賞瀟洒出塵機泛菊賢人至燒丹姹女飛步虛清曉籟隱几吸晨輝竹徑琅玕合芝田沆瀣希銀鉤三洞字瑤笥六銖衣麗句翻紅藥佳期限紫薇徒然一相望郢曲和應稀

華山　鄭谷

峭仞聳巍巍晴嵐染近畿孤高不可狀圖寫盡應非絕頂神仙會半空鸞鶴飛雲臺分遠靄樹谷隱斜暉墜石連村響狂雷發廟威氣中寒渭闊影外白樓微雲對蓮花落泉橫露掌飛乳懸危磴滑樵徹上方稀澹泞生真趣逍遥息世機

野花明澗路春蘚溢松圍遠洞時聞磬羣僧畫
掩扉他年洗塵骨香火願相依

七言排律

月夜有懷王端公兼簡朱孫二判官　僧清江

月照疎林驚鵲飛羈人此夜共無衣青門旅寓
身空老白首頭陀力漸微屢向曲江陪逸少幾
回戎幕接玄暉四科弟子稱文學五馬諸侯是
繡衣江雁往來曾不定野雲摇曳本無機修行

未盡身將盡欲向東山掩舊扉

五言絕句

左掖梨花　丘為

冷艶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
階飛

山中送別　王維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緑王孫歸
不歸

山中　王勃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
葉飛

葛山潭　孫逖

涼哉草木腓白露沾人衣猶醉空山裏時聞笙
鶴飛

黃子陂　司空曙

岸芳春色曉水影夕陽微寂寂深烟裏漁舟夜
不歸

題崔逸人山亭　錢起

藥徑深紅蘚山窓滿翠微羨君花下醉蝴蝶夢

中飛

自君之出矣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
清輝

七言絕句

觀郊禮　司馬札

鐘鼓旌旗引六飛玉皇初着畫龍衣泰壇烟盡
星河曉萬國心隨綵杖歸

送友人之上都　僧法振

玉帛徵賢楚客稀猿啼相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花去一片春帆帶雨飛

南行　羅鄴

臘晴江煖鸊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

却到無錫望芙蓉湖　李紳

丹橘村邊獨火微碧流明處鴈初飛蕭條落葉垂楊岸隔水寥寥聞擣衣

從軍詞　王涯

旄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看賜衣白馬將軍頻破敵黃龍戍卒幾時歸

塞下曲　張仲素

陰磧茫茫塞草腓桔槔原上暮烟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

秋閨思　張仲素

碧空斜月鵲餘輝愁聽寒螿淚濕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秋思　張仲素

網軒涼吹動秋衣夜聽更長玉漏稀月渡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

社日　張演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穽雞塒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暮夜歸故山草堂　錢起

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窻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宋之問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栢山頭去不歸

酬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見貽　柳子厚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五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六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六魚

五言律

和周記室從駕曉發合璧宮　李嶠

濯龍春苑曙翠鳳曉旗舒野色開烟後山光澹月餘風長笳響咽川迥騎行踈珠履陪仙駕金聲動屬車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王維

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洞有仙人籙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空虛

送呂郎中牧東海　馬戴

假道經淮泗檣烏集隼旟蕪城沙葓接波島石林踈海鶴空庭下夷人遠岸居山鄉足遺老佇聽薦賢書

送崔功曹赴越　高適

傳有東南別題詩報客居江山知不厭州縣復何如莫恨吳歈曲當看越絕書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

送別得書字　李太白

水色南天遠舟行若在虛遷人發佳興吾子訪閑居日落看歸鳥潭澄羨躍魚聖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

送屈突司馬充安西書記　錢起

制勝三軍勁澄清萬里餘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海月低雲旆江霞入錦車遙知太阿劍計

日斬鯨魚

送常侍舒公歸覲　蘇頲

朝聞講藝餘晨省拜恩初訓胄尊庠序榮親耀里閭朱丹華轂送班白綺筵舒江上春流滿還應薦躍魚

送朱可久歸越中　賈島

石頭城下泊北固暝鐘初汀鷺衝潮起船窓過月虛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踈日欲供調膳辟來何府書

送曹椅　司空曙

青春三十餘衆藝盡無如中散詩傳畫將軍扇賣書楚田睛下鴈江日煖多魚惆悵空相送歡遊自此疎

送王正字山寺讀書　李嘉祐

欲究先儒教還過支遁居篠階閑聽法竹寺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疎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鋤

餞荊州崔司馬　蘇頲

茂禮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辰居稍發仙人履將題別駕輿明年徵拜入荊玉不藏諸

岳州逢司空曙　李端

共有髫年故相逢萬里餘新春兩行淚故國一封書夏口帆初落涔陽鴈正疎唯應執盃酒暫食漢江魚

酬王侍御西陵渡見寄　嚴維

前年萬里別昨日一封書郢曲西陵渡秦官使者車柳塘薰晝日花水溢春渠若不嫌雞黍先令掃弊廬

秋夜寄張韋二主簿　錢起

凉夜褰簾好輕雲過月初碧空河色淺紅葉雨聲虛道阻天難問機忘世易疎不知雙翠鳳棲棘復何如

寄友人　張蠙

世道復何如東西遠索居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甸麥深藏雉淮苔淺露魚相思不我會明

月幾盈虛

寄校書七兄　李季蘭

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澤莫忘幾行書

歸終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柏梯寺懷舊僧　　司空圖

雲根禪客居皆說舊吾廬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依棲應不阻名利本來疎縱有人相問林間懶拆書

西塔寺陸羽茶泉　　裴迪

竟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産蛤茶竹冷生魚一汲清冷水心同味有餘

詠山樽　　李太白

蟠木不雕飾且將斤斧疎樽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慚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

七言律

送商州杜中丞赴任　　權德輿

安康地里接商於帝命專城總賦輿夕拜忽辭青瑣闥晨裝獨捧紫泥書深山古驛分騶騎芳草閑雲逐隼旟綺皓清風千古在因君一爲謝巖居

送郴縣裴明府之任兼充宣慰　　郎士元

白蘋楚水三湘遠芳草秦城二月初羣鴈北飛看欲盡孤舟南去意何如渡江野老思求瘼候館郴人憶下車別後天涯何所寄故交惟有袖中書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高適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清風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贈弘文杜校書　　李遠

高倚霞梯萬丈餘共看移步入宸居曉隨鴛鷺排金鎖靜對鉛黃校玉書漠漠禁烟籠遠樹冷泠宮漏響前除還聞漢帝親詞賦好爲從容奏子虛

贈蕭兵曹　　許渾

廣陵堤上昔離居帆轉瀟湘萬里餘楚澤病時無鵩鳥越鄉歸去有鱸魚潮生水國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疎聞說携琴兼載酒邑人爭識馬相如

江亭秋霽　　李郢

碧天凉冷鴈來疎閒看江雲思有餘秋館池亭荷葉後野人籬落荳花初無愁自得山翁術多病能忘太史書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豫章江樓望西山有懷　　陳陶

水護星壇列太虛烟霞明滅上淸居時人未識遼東鶴吾祖曾傳寳䴉書終日章江催白髮何年丹竈見紅蕖桃源谷口春深淺欲訪先生赤鯉魚

洗竹　　王貞白

道院竹繁教略洗鳴琴酌酒看扶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籜裁冠添散逸玉芽修饌稱淸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節

下書

五言排律

春日奉詶聖壽無疆詞　　楊巨源

雲陛臨黃道天門在碧虛大明含睿藻元氣抱宸居戈偃征苗後詩傳燕鎬初年華富仙苑時哲滿公車化入氤氳大恩垂泮渙餘悠然萬方靜風俗揖華胥

奉和幸韋嗣立庄應制　　李嶠

樞掖調梅暇林園藝槿初入朝榮劒履退食偶琴書地隱東巖室天回北斗車旌門臨窈窱輦道屬扶疎雲罕明丹壑霜笳徹紫虛水疑投石處溪似釣璜餘帝澤頒巵酒人歡頌里閭一承黃竹詠長奉白茆居

晚秋集賢院即事柬徐薛二侍郎　　常袞

穆穆上淸居沉沉中秘書金鋪深內殿石甃淨寒渠花樹臺斜倚宮烟閣半虛縹囊披錦繡翠軸卷璚琚墨潤氷紋繭香消蠹字魚翻黃桐葉

老吐白桂花初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辟西漢盛嚴徐侍講親華扆微吟步綺疏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序秩東南遠離憂歲月除承明期重入江海意何如

無錫東郭送友人遊越　劉長卿

客路風霜曉郊原春興餘平蕪不可望遊子去何如烟水乘潮闊雲山逼越初舊都懷作賦古穴見藏書碑缺曹娥宅林荒逸少居江湖無限意非獨羨樵漁

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　李太白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跡餘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舊賞人雖隔新知樂未疎彩雲思作賦丹壁問藏書楂蘖隨流葉萍開出水魚夕來秋興滿回首意何如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柳宗元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容樵客路遥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蘂祠古木疎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肸蠁巫言報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罪非真吏翻慚奉簡書

和崔司馬登想山寺　孫逖

郡府乘休日王成訪道初覺花迎步履香草藉行車倚閣觀無際尋山盡太虛岩空迷禹跡海靜望秦餘翡翠巢珠網鵾鷄間綺疏地靈資淨土水若護真如寶樹隨攀折禪雲自卷舒晴分

五湖勢烟合九夷居生滅紛無象窺臨已得魚嘗聞寶刀贈今日奉琦琚

洛出書　叔孫玄觀

清洛含温溜玄龜薦寶書波開綠字出瑞應紫宸居物著羣靈首文成列卦初美珍翔閣鳳夢邁躍舟魚俾姒惟何遠休皇復在諸東都主人意歌頌望乘輿

五言絶句

班婕妤　王維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踈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閑居　高適

柳色驚心事春風猒索居方知一杯酒猶勝百家書

愁思　馬戴

萬木秋霖後孤山夕照餘田園無歲計寒近憶樵漁

七言絶句

宮詞　王建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多書

送穆郎中赴闕　段成式

應念愁中恨索居驪歌聲裏且躊躇若逢金馬門前客爲說虞卿久著書

寄令狐郎中　李商隱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山中寄友人　李九齡

亂雲堆裏結茆廬已共紅塵跡漸踈莫問野人生計少窓前流水枕前書

秋日過員太祝林園　李涉

望水尋山二里餘竹林斜到地仙居秋光何處堪消日玄晏先生滿架書

老圃堂　薛能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江南　陸龜蒙

村邊紫豆花垂次岸上紅梨葉戰初莫恠烟中重回首酒旗青紵一行書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六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七虞

五言律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岑　參

罷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城邊樓枕海郭裏樹侵湖郡政傍連楚朝恩獨借吳觀潮秋正好莫不上姑蘇

送海客歸舊島　張　籍

海上去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船來桂府山市賣

魚鬚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却歸春洞日斬象祭天吳

寄臺院孫端公棨　鄭　谷

才拙道仍孤無何捨釣徒班雖沾玉笋香不近金爐雨露瞻雙闕烟波隔五湖唯君應是念曾共伏青蒲

過儋石湖　竇叔向

曉發魚門戍晴看儋石湖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辯舳艫耿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

宿孤館　賈　島

落日投村戍愁生為客途春山晴後綠江月夜深孤橘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靜舟繫岸邊蘆

尋張五廻夜園作　孟浩然

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愚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歲寒何用賞霜

落故園蕪

感秋林　姚　倫

試向東林望方悲節候殊亂聲千葉下寒影一巢孤不蔽秋天鴈驚飛夜月烏霜風與春日幾度遣榮枯

終南山　王　維

太乙近仙都連天到海隅白雲廻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葛洪井　許渾

猕客燎丹井井留人已無舊泉清石下餘甃碧山隅雲朗鏡開匣月寒氷在壺仍聞釀仙酒此水過屠蘇

素上人影塔　王昌齡

物化同枯木希夷明月珠本來生滅盡何者是虛無一坐看如故千齡獨向隅至人非別有方外不應殊

劒　崔融

寶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户競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轆轤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七言律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沈佺期

金輿旦下綠雲衢彩殿晴臨碧澗隅溪水泠泠逐行漏山烟片片引香爐仙人六膳調神鼎玉女三漿捧帝壺自惜汾陰紆道駕無如太室覽眞圖

奉和聖製龍池篇　崔日用

龍興白水漢禎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苹茸五花樹波中的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啟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見赤雲神化象江湖

幸安樂公主山庄應制　韋元旦

銀河南渚帝城隅帝輦平明出九衢刻鳳蟠螭夌桂邸穿池疊石寫蓬壺璚簫暫下鈞天樂綺綴長懸明月珠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野更

歡娛

送大谷高少府　耿湋

縣屬并州北近胡悠悠此別宦仍孤應知史筆思循吏莫料轅門笑魯儒古塞草青宜牧馬春城月暗好啼烏凋殘貴有親仁術梅福何須去隱吳

述舊紀勳寄太原李光顏侍中　楊巨源

倚天孤劒截雲孤報國從横見丈夫五載登壇

眞宰相六重分閫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冠共
說題詩壓腐儒料敵知機在方寸不勞心力講
陰符

暮春戲贈吳端公　曹唐

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從金吾閑眠曉日
聽鵾鵊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聞漢婢靜
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簾鈎外獨凭紅肌捋
虎鬚

贈道士　褚載

簪星曳月下蓬壺曾見東皋種白榆六甲威靈
藏瑞檢五龍雷電繞霜都惟教鶴探丹丘信不
使人窺太乙爐閒說葛陂風浪惡許騎青鹿從
行無

五言排律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潯陽
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李太白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九江皆渡虎三郡盡
還珠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
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白猿慚劒
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翦鯨鯢立可誅自憐
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峴山懷古　陳伯玉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
龍圖城邑遙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徒自出賢
聖幾凋枯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
客懷古正踟蹰

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
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庚大
員外庚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
助教賓七校書　白居易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
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葉浩
蕩似乘桴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嘲
哳蠻態笑睢盱水市通闤闠烟村混舳艫吏征
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鰕蟹寅年足虎貙
成人男作丱事鬼女爲巫樓暗攢倡婦堤喧族

販夫夜船論鋪賃春酒斷瓶沽見果多盧橘聞
禽悉鷓鴣山歌猿鬪叫野哭鳥相呼嶺徼雲成
棧江郊水當郭月歌翹柱鶴風泛颭檣烏鶩礙
潮無信蛟驚浪有涔鼉鳴泉屈室蜃結氣浮屠
樹裂山魈穴沙寒水弩樞喘牛犂紫芋羸馬放
青菰繡面誰家婦鴉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
後拾樵蘇毘膩愁烹鱉盤腥厭膾鱸鍾儀徒戀
楚張翰浪思吳氣序凉還熱光陰且復晡身方
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

憶歸恒悠淡懷舊忽躊躇自念咸秦客嘗為鄒
魯儒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
鋒敵轆轤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崔杜鞭齊
下元韋轡並驅聲名逼楊馬交分適蕭朱世務
經摩揣周行竊覬覦風雲皆會合雨露各沾濡
共偶昇平代偏慙固陋軀承明聯夜直建禮拂
晨趨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厨議高通白虎諫
切伏青蒲栢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神旗張鳥
獸天籟動笙竽九劒星芒耀魚龍電策敷定場

排漢旅促坐進吳歈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
歌音低翠羽舞汗墮紅珠别選閑遊伴潛招劇
飲徒一盃愁卽破百罰氣彌麤軟美仇家酒幽
閑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罏論笑杓胡
硉談憐鞏囁嚅李酣猶短竇庚醉更蔫迂鞍馬
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白卷連擲采成盧
籌併頻逃席觥嚴别置盂滿巵那可灌頹玉不
須扶入視中樞草歸乘内廐駒醉曾衝宰相驕
不揖金吾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隕身下霄

漢失足蹈泥塗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時情
變寒暑世利較錙銖卽日辭雙闕明朝别九衢
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秦嶺馳三驛商山上
二邘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
丁盡執殳江關未撤警淮冠尚稽誅林對東西
寺山分大小姑廬峰連刻峭湓浦帶縈紆九派
吞青草孤城覆綠蕪黃昏鐘寂寂清曉角嗚嗚
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鶗鴂佳節感
茱萸蘂折金英菊花飄雪點蘆波紅日斜沒沙

白月平鋪幾見林抽笋頻看燕引雛歲華何倏
忽年少不須臾聊黙思千古蒼茫想八極孔窮
綠底事顏夭有何辜龍智尤驚龜靈未免刳
窮通應已定聖哲豈能踰况我謀身拙逢時扼
運拘漂流隨大海鎩翮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栖
遲命已夫沉冥銷意氣饑餓損肌膚防瘴和殘
藥迎寒補舊繻書床鳴蟋蟀琴匣網蜘蛛貧室
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
兀兀都疑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

長吁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
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瘧今年庾八徂天涯書達
否泉下哭知無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
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
相逢應不識白盡舊眉鬚

五言絶句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　李太白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
南珠

田家春望　高適

出門何所見春色滿平蕪可歎無知已高陽一
酒徒

平蕃曲　劉長卿

渺渺戍烟孤茫茫塞草枯隴頭那用閉萬里不
防胡

七言絶句

宮詞　王建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内中數日

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

宮中樂　盧綸

雲日呈祥禮物殊形庭生獻五單于塞垣萬里
無飛鳥可是邊城用郅都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
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

餞唐永昌　馬懷素

聞君出宰洛陽隅賓友稱觴餞路衢別後相思

在何處祇應闕下望仙鳧

少年行　　王維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閨怨　　羅鄴

睡起南窓聽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

古意　　王駕

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

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聽吹角　　李益

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片月孤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

已亥歳　　曹松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正月十五夜　　李商隱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溢通衢身閑不覩

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

白櫻桃　　韋莊

王母階前種幾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因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珊白露珠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七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八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八齊

五言律

春日洛陽城侍宴　姚崇

南山開寶曆北渚對芳蹊的歷風梅度參差露草低堯樽臨上席舜樂下前溪任重由來醉乘酣志轉迷

春宵寓直　錢起

養拙慣雲臥爲郎如鳥栖不知仙閣峻惟覺玉繩低帳喜香煙煖詩慚賜筆題未央春漏促殘夢謝晨雞

送楊中丞和番　郎士元

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隨君長新愁聽鼓鼙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猶在遥知路不迷

送上官侍御赴黔中　李嘉祐

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西樹隔朝雲合猿窺曉月啼南方饒翠羽知爾飲清溪

送裴侍御歸上都　張謂

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鼙舟移洞庭岸路入武陵溪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離魂將別夢先爾到關西

成都送嚴十五之江東　戎昱

江東萬里外別後幾悽悽峽路花應發津亭柳正齊酒傾遲日暮川潤遠天低心繫征帆上隨

君到剡溪

送趙六司兵歸使幕　韓翃

客路青蕪遍關城白日低身趨雙節近名共五龍齊遠水公田上春山郡舍西無因得携手東望轉悽悽

淮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岑參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回忽不見征馬尚聞嘶

詶崔十三侍御登玉壘山思故園見寄

岑　參

玉壘天晴望諸峰盡覺低故園江樹北斜日嶺雲西曠野看人小長空共鳥齊山高徒仰止不得日攀蹟

寄襄陽王公子　馬　戴

君馬勒金羈君家貯玉笄白雲登峴首碧樹醉銅鞮澤廣荊州北山多漢水西鹿門知不隱芳草自萋萋

早發　韋　莊

早霧濃於雨田深黍稻低出門雞未唱過客馬頻嘶樹色遥藏店泉聲暗傍畦獨吟三十里城月尚如珪

夜宿七盤嶺　沈佺期

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途中晴　孟浩然

已失五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猶霑草殘流尚入溪今宵有明月鄉思遠凄凄

登潤州城　江　為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蜺鳥與孤帆遠烟和獨樹低鄉山何處是目斷廣陵西

昭州　李德裕

桂水春猶早昭州日正西虎當官路鬭猿上驛

樓啼繩爛金沙井松乾乳洞梯鄉音吁可怪獨有醉如泥

田家　司空曙

田家喜雨足隣老相招携泉溢溝塍壞麥高桑柘低呼兒催放犢宿客待烹鷄搔首蓬門下如將軒冕齊

題沈道士新亭　僧皎然

何處好攀躋新亭俯舊溪座中千里近簷下四山低小浦依林曲迴塘遶郭西桃花春滿地歸

路莫相迷

送雲門邕上人　皇甫曾

春山唯一室獨坐草萋萋身寂心成道花閑鳥自啼細泉松逕裏近景竹林西晚與門人別依依出虎谿

贈初上人　張喬

竹色覆禪棲幽禽遶院啼空門無去住行客自東西井氣春來歇庭枝雪後低相看念山水盡日話曹溪

七言律

憶夜直金鑾奉詔　李紳

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定新恩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遠可憐人世隔雲霓

使次安陸寄友人　劉長卿

新年草色遠萋萋久客將歸失路蹊暮雨不知鄖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岑參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峰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窺白髮羞微祿悔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中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

嶺南道中　李德裕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鷄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晚歇湘源縣　張說

烟郭遥聞向晚雞水平舟靜浪聲齊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二女廟荒宮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

登餘干古城　劉長卿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木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沒女墻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迷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谿

九成宮　李商隱

十二層城閬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龍尾風逐周王八駿蹄吳嶽曉光連翠巘甘泉晚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澤鸞鵲天書濕

紫泥

元達上人種藥　皮日休

雨滌烟鋤傴破籬紺芽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淨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怪來昨夜休持鉢一尺雕胡似掌齊

送義舟師却還鈐南　劉禹錫

鈐江秋水浸雲霓獨泛慈航路不迷猨狖窺齋林葉動蛟龍聞咒浪花低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藥新詩手自携常說摩圍似靈鷲却將山展上丹梯

鷓鴣　鄭谷

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鷄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

五言排律

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

二侍郎　包佶

秘殿掖垣西書樓苑樹齊秋烟凝縹帙曉色入璇題門接承明近池連太液低蹕鐘文馬駐繁葉絲禽棲職美綸將綍榮深組及珪九霄偏眷顧三事早提携對案臨青玉窺書捧紫泥始歡新遇重還惜舊遊睽左宦登吳岫分家渡越溪賦中頻歎鵩卜處幾聽雞望闕庭多戀臨津不用迷柏梁思和曲朝夕候金閨

賈侍御自會稽使回篇什盈卷兼蒙見寄

一首與余有挂冠之期因書數事率成十
韻　劉長卿
江上逢星使南來自會稽驚年一葉落按俗五
花嘶上國悲笳梗中原動鼓鼙報恩看鐵劍銜
命出金閨風物催歸緒雲峰發詠題天長百越
外湖上小江西鳥道通閩嶺山光落剡溪暮帆
千里思秋夜一猿啼柏署榮新寵桃源憶故蹊
若爲能去此行復草萋萋
再赴渭北使府留别　李益

結髮逐鳴鼙連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虜鎧甲被
重犀故府旌旗在新軍羽校齊報恩身未死識
路馬還嘶列嶂高峰舉當營太白低平戎七尺
劍封檢一丸泥截海收蒲類飽泉飲鷫鷞漢庭
中選重更事五原西
觀衛尚書九日對中使射破的　戎昱
盛燕傾黃菊殊私降紫泥月營開射圃霜旆拂
晴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
破綠絃低勇氣干牛斗歡聲振鼓鼙忠臣思報
國更欲取關西
奉陪鄭中丞與諸侄宴餘干　劉長卿
跡遠親魚鳥功成厭鼓鼙林中阮氏集池上謝
公題戶牖垂藤合藩籬插槿齊夕陽山向背春
草水東西看竹誰家好穿花幾路迷何勞問秦
漢更入武陵溪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岑參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
嶺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
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惟有鄉園
處依依望不迷
五言絶句
漢宮田　韓翃
駿馬繡障泥紅塵撲四蹄歸時何太晚日照杏
花西
長相思　令狐楚

幾度春眠覺紗窻曉望迷朦朦殘夢裏猶自在
遼西

春閨　崔道融

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
遼西

七言絶句

送鄭灌從軍　李太白

丈八蛇矛出隴西彎弓拂箭白猿啼破胡必用
龍韜策積甲應將熊耳齊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劉長卿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
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送客之上黨　韓翃

官柳青青匹馬嘶回風暮雨入銅鞮佳期別在
春山裏應是人參五葉齊

送蜀客　張籍

蜀客南行聽碧雞木棉花發錦江西山橋日晚
行人少時見猩猩樹上啼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遥此有寄　李太白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
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

春日櫻桃園燕　陸龜蒙

佳人芳樹雜春蹊花外烟濛月漸低幾度艷歌
清欲轉流鶯驚起不成棲

宿石邑山中　韓雄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
千樹裡秋河隔在數峰西

楊柳枝　温庭筠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
歸意切不關春草緑萋萋

金陵圖　韋莊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
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

天馬歌　張仲素

躞蹀宛駒齒未齊摐金噴玉向風嘶來時行盡

金河道獵獵輕風在碧蹄

看調馬　　韓翃

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中散碧蹄玉勒斗迴
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八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九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九佳

五言律

春感　　李太白

茫茫南與北直道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
糝街塵縈遊子面蝶弄美人釵知憶青山去雲
門掩竹齋

和元郎中秋居　　張籍

菊地纔通履茶房不疊階憑醫看蜀藥寄信覓
吳鞋盡得仙家法多隨道客齋本無榮辱意不
是覺安排

晨起　　許渾

殘月皓烟露掩門深竹齋水蟲鳴曲檻山鳥下
空階清鏡曉看髮素琴秋寄懷因知北窓客日
與世情乖

閑　　白居易

但有閑銷日都無事繫懷朝眠因客起午飯伴

僧齋樹合陰交戶池分水夾階就中今夜好風月似江淮

題曾氏園林　張祜

十畝長堤宅蕭疎半老槐醉眠風卷簟棊罷月移階斫樹遺桑斧澆花濕笋鞋還將齊物論終歲自安排

題王班水亭　僧護國

湖上見秋色曠然知爾懷豈惟歡隴畝兼亦外形骸待月歸山寺彈琴坐暝齋布衣閑自貴何用謁天階

贈殷山人　李遠

有客抱琴宿值予多怨懷啼烏絃易斷嘯鶴調難諧曲罷月移幌韻清風滿齋誰能將此妙一爲奏金階

贈休糧僧　崔塗

閒鐘獨不齋何事更關懷靜少人過院閑從草上堦坐臺無鳥下石路有雲埋爲憶禪中舊時猶夢百崖

七言律

醉中偶作呈魯望　皮日休

谿雲澗鳥本吾儕剛爲浮名事事乖十里尋山爲思役五更看月是情差分將吟咏華雙鬢力以壺觴固百骸爭得草堂歸臥去共君同作太常齋

館娃宮　皮日休

豔骨巳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硯沼秪留山鳥浴屧廊空任野花埋姑蘇麋鹿眞閒事須爲當時一愴懷

五言排律

痁臥聞幕中諸公徵樂會飲戲呈三十韻　元稹

濩落因寒甚沈吟與病偕藥囊堆小案書卷塞空齋脹腹看成鼓羸形漸比柴道情憂易適溫瘴氣難排治瘧扶輕杖開門立靜街耳鳴疑暮角眼暗助昏霾野竹連荒草平陂接斷崖坐隅

甘對鵰當路恐遭豺虵蠱迷弓影鵰翎落箭㲄
晩籬喧鬬雀殘菊半枯荄悵望悲回鴈依遲傍
古槐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奔北翻成勇司
南却是咼穹蒼眞漠漠風雨漫喈喈彼美猶谿
女其誰占館娃誠知通有日太極浩無涯布卦
求無妄祈天願孔皆藏襃諶計拙地僻往還乖
況羡蓮花侶方欣綺席諧鈿車迎伎樂銀輪屈
朋儕白紵頻歌黛同蹄墜舞釵纖身霞出海豔
臉月臨淮籌筋隨宜放投盤止罰嗟紅娘留醉

打艉使及醒差顧我潛孤憤何人想獨懷夜燈
燃檞葉凍雪墮磚階壞壁虛缸倚深壚小火埋
鼠驕銜筆硯被冷束筋骸畢竟圖斟酌先須遣
癘痎搶旗如在手那復敢崴巍

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嚴二給事　張籍

郊原飛雨至城闕濕雲埋逬點時穿牖浮漚欲
上階偏滋解籜竹併灑落花槐晩潤生琴匣新
涼滿藥齋從容朝務退放曠掖曹乖盡日無來
客閒吟感此懷

夜雨滴空階　喩鳧

霎霎復淒淒飄松又灑槐氣濛蛛網檻聲疊蘚
花階古壁青燈動深庭濕葉埋徐垂舊鴛甃競
歷小茅齋冷與陰蟲間清將玉漏諧病身唯展
轉誰見此時懷

五言絶句

長門怨　齊幹

携琴就玉階調悲聲未諧將心寄明月流影入
君懷

採桑　鄭谷

曉陌携籠去桑村路隔淮何如鬬百草賭取鳳
凰釵

七言絶句

宮詞　王涯

春來新插翠雲釵尚着雲頭踏殿鞋欲得君王
回一顧爭扶玉輦下金階

春詞　李建勳

日高閑步下堂階細草春莎沒繡鞋折得玫瑰

花一朶憑君簪向鳳凰釵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九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灰

五言律

奉和聖製立春剪綵花應制　宋之問

金閣粧仙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彩艶迴今年春色早應爲剪刀催

奉和春日遊苑喜雨應制　李嶠

仙蹕九成臺香筵萬壽杯一旬初降雨二月早聞雷葉向朝隮密花含宿潤開幸承天澤豫無使日光催

奉和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樊忱

淨境重陽節仙遊萬乘來插萸登鷲嶺把菊坐蜂臺十地祥雲合三天瑞景開秋風詞更遠竊抃樂康哉

陪幸昭容院獻詩　鄭愔

槎流天上轉茅宇禁中開河鵲塡橋至山熊避

檻來庭花採菉蓐巖石步莓苔願奉蘿圖泰長
聞錦翰裁

扈從登封途中作　宋之問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
星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
乏掞天才

和萬年成少府寓直　錢起

赤縣新秋夜文人藻思催鐘聲自仙掖月色近
霜臺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雁來明朝紫書下應

問長卿才

送廣州周判官　張九齡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
家開里樹桄榔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
晚使車廻

酬秦系　劉長卿

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舊路經年別寒潮每
日回家空歸海燕人老發江梅最憶門前柳閑
居手自栽

酬杜五晴朝獨坐見贈　李嶠

平明坐虛館曠望幾悠哉宿霧分空盡朝光度
隙來影低藤架呇香動藥欄開未展山陽會空
留池上杯

王秀才自越見訪不遇歌詩而回因以酬
寄　許渾

南齋知數宿半爲木蘭開晴閣留詩遍春帆載
酒回烟深楊子宅雲斷越王臺自有孤舟興無
妨更一來

喜友人至山舍　周賀

鳥鳴春日晚喜見竹門開路自高巖出人騎瘦
馬來折花林影動移石澗聲回更欲圖深語重
城暮色催

夏日過鄭七山齋　杜審言

共有樽中好言尋谷口來薜蘿山徑入荷芰水
亭開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洛陽鐘鼓至車
馬繫遲廻

秋夜遊滬湖　趙冬曦

政理常多暇方舟此泝洄吹笙虚洞答舉檝便
風催山暗雲猶辨潭幽月稍來清溪無數曲未
盡莫先迴

雨夜見投之作　司空曙

山户繁星盡池塘暗不開動衣凉氣度遮樹遠
聲來燈外初行電城隅偶隱雷因知謝文學曉
望比塵埃

幸蜀西至劒門　玄宗

劒閣横雲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

丁開灌木縈旗轉仙梯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
爾勒銘才

度荆門望楚　陳伯玉

遥遥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烟
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
知入楚來

秦原早望　李頻

一忝鄉書薦長安未得回年光逐渭水春色上
秦臺燕掠平蕪去人銜細雨來東風生故里又
過幾花開

登襄陽城　杜審言

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横地出漢水接
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習池風景異歸
路滿塵埃

岳館　沈佺期

洞壑仙人館孤峰玉女臺空濛朝霧合窈窕夕
陽開流澗含輕雨虛巖應薄雷正逢鸞與鶴歌
舞出天來

秋思　李太白

燕支黄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
色來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
悲蕙草摧

玄上人林泉　駱賓王

林泉恣探歷風景暫徘徊客有遷鶯處人無結
駟來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今日徒招隱終
知異鑿坏

早梅　齊己

萬木凍欲折孤根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
枝開風遞幽香出禽窺素艷來明年如應律先
發望春臺

梅花落　　楊炯

牕外一株梅寒花五出開影隨朝日遠香逐便
風來泣對銅鉤障愁看玉鏡臺行人斷消息春
恨幾徘徊

槐　　李嶠

暮律移寒火春宮長舊栽葉生馳道側花落鳳

庭隈烈士懷忠觸鴻儒訪業來何當赤墀下竦
幹擬三台

舟　　李嶠

征棹三江暮連檣萬里迴相烏風際轉畫鷁浪
前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何當同傅說特
展巨川材

七言律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李適

王輦金輿天上來花園四望錦屏開輕絲半拂
朱門柳細縷全披畫閣梅舞蝶飛行飄御席歌
鶯度曲繞仙杯聖詞今日光輝滿漢主秋風莫
道才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中春望之作應制　　李憕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
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遙隨天仗發林
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
睿才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宋之問

青門路接鳳皇臺素滻宸遊龍騎來澗草自隨
香輦合巖花應待御筵開文移北斗成天象酒
近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
金迴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賈曾

銅龍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
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託

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南獨留滯忻逢睿藻自
天來

歲仗　羅鄴

玉帛朝元萬國來雞人曉唱五門開春排北極
迎仙仗日捧南山入壽杯歌舜薰風鏗劒佩祝
堯嘉氣藹樓臺可憐四海車書共重見蕭曹佐
漢材

憶春日太液池東亭候對　李紳

宮鶯曉報瑞烟開三島靈禽拂水迴橋轉綵虹

當綺殿檻浮花鷁近蓬萊草承步輦王孫長挑
艷仙顔阿母栽簪筆此時方侍從却思金馬笑
鄒枚

送嚴維尉河南　錢起

蕙葉青青花亂開少年趨府下蓬萊甘泉未厭
楊雄賦吏道何勞賈誼才征陌獨愁飛蓋遠離
筵只惜暝鐘催欲知別後相思處願植瑤枝向
栢臺

贈彭州權別駕　蘇頲

雙流脈脈錦城開追餞年年徃復迴祗道謌謡
迎半刺徒聞禮數揖中台黃鶯急囀春風盡班
馬長嘶落景催莫愴分飛岐路別還當奏最掖
垣來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
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孫逖

忽睹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
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
卿署裏和歌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

賦才

春日長安即事　崔魯

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
不歸去瘦馬獨吟眞可哀杏酪漸香隣舍粥榆
烟將變舊爐灰玉樓春煖笙歌夜肯信愁腸日
九回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崔署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
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

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松滋渡望峽中　　劉禹錫

渡頭輕雨濕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黒有秦灰巴人淚應猨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十二碧峯何處所永安宫外是荒苔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　　吴融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猶鎖月祁連新塚巳封苔霜飛緑野愁無際燒接黄雲慘不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興哀

對雨獨酌　　韋莊

榴花新釀緑於苔對雨閒傾滿滿杯荷鍤醉翁眞達者卧雲逋客竟悠哉能詩豈是經時策愛酒元非命世才門外緑蘿連洞口馬嘶應是步兵來

冲虚觀　　胡宿

五粒青松護翠苔石門岑寂斷纖埃水浮花片知仙路風遞鸞聲認嘯臺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馳烟未勒山亭字可是英靈許再來

寄清涼寺僧　　温庭筠

石路無塵竹徑開昔年曾伴戴顒來窓閒半偈聞鐘後松下殘棊送客回簾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藍水長秋苔白蓮社裏如相問爲說遊人是姓雷

竹　　韓溉

緑色連雲萬葉開王孫不厭滿庭栽凌霜盡節無人見終日虚心待鳳來誰許風流添興詠自憐瀟灑出塵埃朱門處處多閒地正好移陰拂翠苔

海棠　　李紳

海邊佳樹生奇彩知是仙山取得栽瓊蘂籍中聞閬苑紫芝圖上見蓬萊淺深芳萼通宵换委積紅英報晚開寄語春園百花道莫爭顔色泛

金杯

五言排律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宋之問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廻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雙星遺舊石孤月隱殘灰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張九齡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回長堤春樹發高掌曙

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咏康哉

奉和聖製答張說扈從南出雀鼠谷　袁暉

魏國山河險周王警蹕廻九旂雲際出萬騎谷中來石岸行將盡烟郊望忽開賞矜垂柳拂春畏落花催興逸橫汾體恩褒作頌才小臣瞻日月延首咏康哉

同韋舍人早朝　沈佺期

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雁行來長樂宵鐘盡明光曉奏催一經傳舊德五字擢英才儼若神仙去紛從霄漢回千春奉休曆分禁喜趨陪

省中直夜對雪寄李師素侍御　令狐楚

密雪紛初降重城杳未開雜花飛爛熳連蝶舞徘徊灑散千株葉銷凝九陌埃素華凝粉署清

氣繞霜臺明覺侵窓積寒知度塞來謝家爭擬絮越嶺誤驚梅暗魄微茫照嚴颷次第催稍封黃竹亞先集紫蘭摧孫室臨書幌梁園泛酒杯靜懷瓊樹倚醉憶玉山頹翠陌饑烏噪蒼雲遠雁哀此時方夜直相望意悠哉

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李太白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廻東海橫秦望西陵遶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杯此中多逸

與早晚向天台

早發始興江口至虛氏村作　宋之問

候曉踰閩嶂乘春望越臺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薜荔摇青氣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裛石響細泉廻抱葉玄猨嘯銜花翡翠來南中雖可悅北思日悠哉鬓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何當首歸路行翦故園萊

塞北　沈佺期

胡騎犯邊埃風從丑上來五原烽火急六郡羽

書催氷壯飛狐冷霜濃候雁哀將軍朝授鉞戰士夜銜枚紫塞金河裏葱山鐵勒隈蓮花秋劒發桂葉曉旗開秘畧三軍動妖氛百戰摧何言投筆去終作勒銘回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楊炯

福地陰陽合仙都日月開山川凌四險城樹隱三臺伏檻排雲出飛軒遶澗回參差凌倒影瀟灑軼浮埃百果珠爲實羣峰錦作苔懸蘿暗凝霧瀑布響成雷方士燒丹液眞人泛玉杯還如

問桃水更似得蓬萊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自然金石奏何必上天台

自道林寺西入麓山寺過法崇師故居　劉長卿

山僧候谷口石路拂莓苔深入泉源去遥從樹杪回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惆悵湘江水何人更渡杯

東閣黎新亭作　孟浩然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地偏香界遠心靜水亭開傍險山查立尋幽石徑廻瑞花長自下靈藥豈須栽碧網交紅樹清泉盡綠苔戲魚聞法聚閑鳥誦經來棄象玄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咏也乎哉

五言絶句

嶺外守歲　李德裕

東逐更籌盡春隨斗柄廻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輦路感懷　呂温

馬嘶白日暮劒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江上空徘徊

山館　皇甫冉

山館長寂寂閑雲朝夕來空庭復何有落日照青苔

池上　白居易

小娃撑小艇偷採白蓮回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

月夕　僧貫休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七言絶句

侍宴桃花園應制　宋之問

源水㲼花無數開丹跗紅蕚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

苑中遇雪應制　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青旂遥倚望春臺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長信秋詞　王昌齡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長門怨　李端

金壺漏盡禁門開飛燕昭陽侍寢回隨分獨眠秋殿裡遥聞笑語自天來

漢宫詞　李商隱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送鄭灌從軍　李太白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迴

送張諫議　武元衡

漢庭從事五人來白首疆場獨未回今日送君䰟斷處寒江寥落數枝梅

送客　李羣玉

沅水羅紋海燕回柳條牽恨到荆臺定知行路

春愁裡故郢城邊見落梅

長安晴望　杜牧

翠屏山對鳳城開碧落搖光霽後來回識六龍
巡幸處飛烟閑繞望春臺

望天門山　李太白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廻兩岸青山
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野塘　韓偓

侵曉乘涼偶獨來不因魚躍見萍開捲荷忽被

微風觸瀉下清香露一盃

夜上西城聽凉州曲　李益

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卻飛回金河戍客
腸應斷更在秋風百尺臺

聽角思歸　顧況

故園黃葉滿青苔夢後城頭曉角催此夜斷腸
人不見起行殘月影徘徊

天馬　張仲素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
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

賦寒食日亥時　李宣古

人定朱門尚未開初星粲粲照人回此時寒食
無燈火花柳蒼蒼月欲來

緱山廟　許渾

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簫清轉鶴徘徊曲終飛去
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

定山寺　薛逢

十里松蘿映碧苔一川晴色鏡中開遙聞上界

翻紅處片片香雲出院來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一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一真

五言律

正月十五夜應制　孫逖

洛城三五夜天子萬年春綵仗移雙闕瓊筵會九賓舞成蒼頡字燈作法王輪不覺東方日遥隨御藻新

宮中行樂詞　李太白

繡戸香風煖紗窻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自相親

送李中丞歸本道　皇甫曾

上將宜分閫雙旌復出秦長河三晉路賔從五原人孤戍雲通海平沙雪度春酬恩看玉劍何處有烟塵

送秘省虞校書赴盧江丞　岑參

花綬傍腰新關東縣欲春殘書厭蝌蚪舊閣别麒麟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

送李判官赴江東　王維

聞道皇華使方隨皂蓋臣封章通左語冠冕化文身樹色分揚子潮聲滿富春遥知辨壁吏恩到泣珠人

送郭贊府歸淮南　韓翃

駿馬淮南客歸時引望新江聲六合暮楚色萬家春白紵歌西曲黄苞寄北人不知心賞後早晩從行塵

送泉州李使君　包何

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連年不見雪到處即行春

送劉司直赴安西　王維

絶域陽關道胡烟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首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餞別王十五南遊　劉長卿

留君烟水濶揮手淚沾巾飛鳥沒何處青山空向人長江一帆遠落日五湖春誰見汀洲上相思愁白蘋

獨孤筵陪餞韋使君赴昇州　皇甫冉

中司龍節貴上客虎符新地控吳襟帶才高漢縉紳泛舟應度臘入境便行春何處歌來暮長江建業人

贈崔秋浦　李太白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杜審言

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陪使君早春東郊遊眺　岑參

太守擁朱輪東郊物候新鶯聲隨坐嘯柳色喚行春谷口雲迎馬溪邊水照人郡中叨佐理何幸接芳塵

過蕭關　張蠙

得出蕭關北儒衣不稱身隴狐來試客沙鶻下欺人曉戍殘烽火晴原起獵塵邊戎莫相忌非是霍家親

湖中間夜　朱慶餘

釣艇同琴酒良宵背水濱風波不起處星月盡隨身浦迥湘雲卷林香嶽氣春誰知此中興寧

羨五湖人

除夜宿石頭驛　戴叔倫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劉生　楊炯

卿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日暮歸鐘發喧喧動四隣

寫眞　　僧淡交

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疑幻質墨彩染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經鏡湖道士觀　　朱放

已得歸鄉里逍遥一外臣那隨逝水去不待鏡湖春雪裏登山屐林間漉酒巾空留道士觀誰是學仙人

同皇甫兵曹天宫寺浴室新成招友人賞

會　　寇坦

溫室歡初就蘭交托勝因共聽無漏法兼濯有爲塵水絜三空性香沾四大身清心多善友頌德慰同人

秋宵書事寄吳隱處士　　僧皎然

眞性在方丈寂寥無四隣秋天月色正清夜道心眞大夢觀前事浮名悞此身不知庭樹意榮落感何人

七言律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　　李適

金輿翠輦迎嘉節御苑仙宫待獻春淑氣初銜梅色淺條風半拂柳牆新天杯慶壽齊南岳聖藻光輝動北辰稍覺披香歌吹近龍驂薄暮下城闉

送張員外出牧岳州　　錢起

鳳皇銜詔與何人善政多才寵寇恂臺下鴛鴦爭送遠岳陽雲樹待行春自憐黃閣知音在不厭彤襜出守頻應笑馮唐衰且拙世情相見白

頭新

送友人遊江南　　耿湋

遠別悠悠白髮新江潭何處是通津潮聲偏懼初來客海味惟甘久住人漠漠烟光漁浦晚青青草色定山春汀洲更有南回雁亂起聯翩北向秦

贈王山人　　許渾

貰酒携琴訪我頻始知城市有閒人君臣藥在寧憂病子母錢成豈患貧年長每勞僮甲子夜

寒初共守庚申近來聞說燒丹處玉洞桃花萬樹春

婺女屏居王拾遺枉車病中延款不得寄謝　　韋　莊

三年流落臥漳濱王粲思家拭淚頻寒角莫吹殘月夜病心方憶故園春自爲江上樵蘇客不識天邊侍從臣恠得白鷗驚去盡緑蘿門外有朱輪

飲馬長城窟　　陳　標

日日風吹虜騎塵年年飲馬漢宮人千堆戰骨那知主萬里枯沙不辨春浴谷氣寒愁墜指斷崖氷滑恐傷神金鞍玉勒無顏色淚滿征衣怨暴秦

牡丹　　羅　隱

似共東風別有因絳羅高捲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爲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

五言排律

清明日賜百官新火　　王　涯

御火傳香殿光華及侍臣星流中使馬燭照九衢人轉景連金屋分輝麗錦茵焰迎紅蘂發烟染御條春助律和風早添爐煖氣新誰憐一寒女猶望照東鄰

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　　武平一

三光廻斗極萬騎肅勾陳地若游汾水畋疑歷

渭濵貟塘氷寫鏡遂樹露成春絃奏魚聽曲機忘鳥狎人築巖思感夢磻石想垂綸落景摇紅壁曾陰結翠筠素風紛可尚玄澤藹無垠薄暮清笳動天文煥紫宸

將赴朔方軍應制　　張　說

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恭憑神武策遠靜鬼方人供帳榮恩餞山川喜詔廵天文日月送朝賦管絃新幼志傳三畧衰材謝六鈞膽猶忠作甹心故道爲憐漢保河南地胡清寒北塵連年

大軍後不日小康辰辰劒舞輕離別酣歌忘苦辛
從來思博望許國不謀身

送歸中丞使新羅　耿湋

遠國通王化儒林得使臣六軍承典冊萬里奉
絲綸雲水連孤棹恩私在一身悠悠龍節去渺
渺蜃樓新望裏山仍暮波中歲又春昏明看日
色靈怪問舟人城邑分華夏衣裳擬縉紳他時
禮命畢歸路不迷津

謫居于越亭作　劉長卿

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
處人生涯投越徼世業陷胡塵杳杳鐘陵暮悠
悠鄱水春秦臺悲白首楚澤怨青蘋草色迷征
路鶯聲傍逐臣獨醒翻引笑直道不容身得罪
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
牢落機心盡惟憐鷗鳥親

望終南春雪　李子卿

山勢絕西秦初年瑞雪頻色搖鵷野霽影落鳳
城春晶耀瓊峰逼晶明玉樹親尚寒猶氣動不

夜爲光新荊岫全疑近崑丘宛合鄰餘輝儻可
借廻照讀書人

五言絕句

送客南歸　許渾

野寺薜蘿晚宮渠楊柳春歸心已無限更送洞
庭人

晦日送別　崔魯

野酌亂無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
歸人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
近人

逢雪宿芙蓉山　劉長卿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
歸人

綠水曲　李太白

綠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
舟人

春江曲　張仲素

搖漾越江春相將採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隨人

欒家瀨　裴迪

瀨聲喧極浦沿涉向南津泛泛凫鷗渡時時欲近人

詠江濱梅　王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七言絕句

十五夜御前踏歌詞　張說

華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艷雞上蓮花萬歲春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峽口送友　司空曙

峽口花飛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

東陽酒家送別　韋莊

天涯方歎異鄉身又向天涯別故人明日五更孤店月醉醒何處各沾巾（二詩如一手）

歲初喜皇甫侍御至　嚴維

湖上新正逢故人情深應不笑家貧明朝別後門還掩修竹千竿一老身

與賈島閒遊　張籍

水北原南草木新雪消風煖不生塵城中車馬

應無數能解閒行有幾人

寄湘江隱者　許渾

潮去潮來洲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臺下桐江水解釣鱸魚有幾人

少年行　吳象之

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遊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塞上行　張仲素

卷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

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隴西行　陳陶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江南曲　于鵠

偶向江邊採白蘋還從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蠻中　張籍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

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

西施石　樓頴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復返岸傍桃李爲誰春

金谷園　杜牧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

九日宴　張諤

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鱗鱗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

題崔處士林亭　王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題朱鍊師山房　王昌齡

叩齒焚香出世塵齋壇鳴磬步虛人百花仙醞能留客一飯胡麻幾度春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一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二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二文

五言律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蘇　頲

仙蹕御層芬高高積翠分巖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幽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少橫汾

侍宴應制　魏元忠

紫禁肅晴氛朱樓落曉雲豫游龍駕轉天樂鳳簫聞竹外仙亭出花間輦路分微臣一何幸詞賦奉明君 闕河天外出城闕御中分不如此句尤工

侍從游宿温泉宮作　李太白

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霓旌捲夜雲嚴更千戶肅清樂九天聞日出瞻佳氣葱葱繞聖君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　姚　合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綵杖迎春日香烟接瑞雲珮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鳳閣尋勝地　張　說

西掖持醇酒東山就白雲開軒緑池映命席紫蘭芬舞度花為伴鶯來管作羣太平多樂事春物共氛氲

送靈溪李侍御　鄭　巢

貂裘離闕下初佐漢元勳河偃流澌疊沙晴遠樹分牛羊下暮雪鼓角調寒雲中夕蕭關宿邊

聲不可聞

送王伯倫應制授正字歸　岑　參

當年最稱意數子不如君戰勝時偏許名高人共聞半天城北雨斜日灞西雲科斗皆成字無令錯古文

送成州程使君　岑　參

程侯新出守好日發行軍拜命時人羨能官聖主聞江樓暗寒雨山郭冷秋雲竹馬諸童子朝朝待使君

送餞大　郎士元

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

留别東溪隱者　朱灣

一官仍是假豈願數離羣愁鬢看如雪浮名認是雲暫辭南國隱莫勒北山文今夜松溪月還應夢見君

高官谷贈鄭鄠　岑參

谷口來相訪空齋不見君澗花燃暮雨潭樹煖春雲門徑稀人迹簷峰下鹿羣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氛氳

春過裴虬郊園時裴不在因以寄之　劉長卿

郊園春欲暮桃杏落紛紛何處隨芳草留家寄白雲聽鶯情念友看竹恨無君長嘯高堂上南風冀爾聞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杜審言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羣

宴越府陳法曹西亭　孫逖

公府西巖下紅亭閒白雲雪梅初度臘烟竹稍迎曛水木涵澄景簾櫳引霽氛江南歸思逼春雁不堪聞

九日陪崔郎中北山燕　嚴維

上客南臺至重陽此會文菊芳寒露洗林翠夕陽曛務簡人同醉溪閒鳥自羣府中官最小唯

有孟叅軍

夜宿龍吼灘思峨嵋隱者　岑參

官舍臨江口灘聲已慣聞水烟晴吐月山火夜燒雲且欲求方士無心戀使君異鄉那可住況復久離羣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張九齡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晴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

水共氤氳

長洲　趙嘏

扁舟殊不繫浩蕩路纔分范蠡湖中樹吳王苑外雲悲心人望月獨夜雁離羣明發還驅馬關城見日曛

碧澗別渚喜皇甫侍御相訪　劉長卿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汝濆別業　祖詠

失路農爲業移家到汝墳獨羞常廢卷多病久離羣鳥雀垂窻栁虹蜺出渭雲山中無外事樵唱有時聞

秋興　皇甫曾

流螢與落葉秋晚共紛紛返照城中盡寒砧雨外聞離人見衰鬢獨鶴慕何羣楚客在千里相思看碧雲

晚望　戴叔倫

山氣碧氤氳深林帶夕曛人歸孤嶂晚犬吠隔溪雲杉竹何年種烟塵此地分桃源寧異此猶恐世間聞

茅山　杜荀鶴

步步入山門仙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石面迸流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

宿陽臺觀　馬戴

玉洞仙何在鑪香客自焚醮壇圍古木石磬響寒雲曙月孤霞映懸流峭壁分心知人世隔坐與鶴爲羣

金山寺　張祜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

靈隱寺山頂院　綦毋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

天日未曛

暮過山寺　賈島

眾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絶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羣一僧年八十世事不曾聞

井　李嶠

玉甃談仙客銅臺賞魏君蜀都宵映火杞國旦生雲向日蓮花淨含風李樹薰已開千里國還聚五星文

柳　李嶠

楊柳鬱氤氳金堤總翠氛庭前花類雪樓際葉如雲列宿分龍影芳池寫鳳文短簫何以奏攀折爲思君

七言律

從幸香山寺應制　沈佺期

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闕峩峩連翠雲嶺上樓臺千地起城中鐘鼓四天聞旃檀曉閣金輿度鸚鵡晴林采旄分願以醍醐參聖酒還將祇苑當

秋汾

三年冬太禮　曹唐

太乙天壇降大君屬車龍鶴夜成羣春浮玉藻寒初落露拂金莖曙欲分三代樂囘風入律四溟歌駐水成文千官不動旌旗下日照南山萬樹雲

遙同蔡起居偃松篇　張說

清都衆木總榮芬傳道孤松最出羣名接天庭多景色氣連宮闕借氛氳懸池的的停華露偃蓋重重拂瑞雲不惜流膏助仙鼎願將楨幹奉明君

送李録事赴饒州　皇甫冉

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洲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送李司直歸浙東幕兼寄鮑參君持節大夫初拜東平郡王　朱灣

翩翩書記早曾聞三十年來願見君今日相逢悲白髮同時幾許在青雲人從北固山邊去水到西陵谷口分會作王門曳裾客爲余前謝鮑叅軍

樂遊原春望　李頻

五陵佳氣晩氤氳霸業雄圖勢自分秦地山河連紫塞漢家宮殿入青雲未央樹色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聞無那楊花起愁思滿天飄落雪紛紛

咸陽懷古　陳上美

山連河水碧氛氳瑞氣東移擁聖君秦苑有花空笑日漢陵無主自侵雲古槐堤上鶯千囀遠渚沙中鷺一群賴與淵明同把菊烟郊四望夕陽曛

法雲寺雙檜　溫庭筠

晉朝名輩此離羣想像濃陰去住分題處尚尋王内史畫時應是顧將軍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似雲一下南臺到人世晩泉清籟更誰聞

松　韓喜

倚空高樹冷無塵往事閑徵夢欲分翠色本宜霜後見寒聲偏向月中聞啼猿想帶蒼山雨歸鶴應和紫府雲莫向東園競桃李春光還是不容君

五言排律

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　張莒

萬國來初歳千年覲聖君輦迎仙仗出扇匝御香焚俯對朝元近先知曙色分晃旒開處見鐘磬合時聞影動承朝日花攢似慶雲蒲葵那可比徒用隔炎氛

在廣聞崔馬二御史並登相臺　蘇味道

振鷺纔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覽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渥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迎瑞雉羣遠從南斗外遙望列星文

宿温城望軍營　駱賓王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塞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翼影霜劒轉龍文白羽摇如月青山斷若雲烟疎疑卷幔塵滅似銷氛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勲還應雪漢耻持此報明君

遊洞庭湖　張說

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氛氳鼓枻乘清渚尋峰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猨嘯沙

行入鷺羣緣源班篠密罥徑綠蘿紛洞穴傳虛應遙林覺自薰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曉聞長樂鐘聲　戴叔倫

漢苑鐘聲早秦郊曙色分霜凌萬戶徹風散一城聞巳啟蓬萊殿初朝鴛鷺羣虛心方應物大叩欲干雲近雜雞人唱新傳鳧氏文能令翰苑客流聽思氛氳

終南精舍月中聞磬　呂溫

月峰禪室掩幽磬淨昏氛思入空門妙聲從覺路聞泠泠流衆壑杳杳出重雲天籟疑難辨霜鐘詎可分偶來遊法界便欲謝人羣竟夕聽眞響塵心自解紛

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　厲玄

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清霄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合仙路望中分坐惜千宮曙遺音過汝濆

五言絕句

送人往宣城　潘佐

江畔送行人千山生暮氛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

江亭月夜送別　王勃

江送巴南水山橫塞北雲津亭秋夜月誰見泣離羣

欹湖　王維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

汾上驚秋　蘇頲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揺落秋聲不可聞

秋風引　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七言絶句

送客知鄂州　韓翃

江口千家帶楚雲江花亂點雪紛紛春風落日誰相見青翰舟中有鄂君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燕市悲歌又送君月隨征雁過寒雲郵亭宿處時看劒莫使塵埃蔽斗文

送魏十六還蘇州　皇甫冉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蛩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毘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贈裴旻將軍　王維

腰間寶劒七星文臂上琱弓百戰勲見説雲中擒黠虜始知天上有將軍

戲贈趙使君美人　杜審言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發渝州却寄韋判官　司空曙

紅燭津亭夜見君繁絃急管兩紛紛平明分手空江轉惟有猿聲滿水雲

游洞庭湖　李太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晚不知何處弔湘君

題挪郎中故居　權德輿

下馬荒堦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落人聲絶寂寞山窗掩白雲

贈侯山人　熊孺登

一見清容愜素聞有人傳是紫陽君來時玉女裁春服剪破湘山幾片雲

贈楊鍊師　鮑溶

紫烟衣上繡春雲清隱山書小篆文明月在天

將鳳管夜深吹向玉宸君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二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三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三元

五言律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宋之問

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谷轉斜盤徑川廻曲抱源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侍宴瑶池夕歸途騎吹繁

九日侍宴應制　于經野

御氣三秋節登高九曲門桂筵羅玉俎菊醴溢芳樽遵渚歸鴻度承雲舞鶴騫微臣濫陪賞空荷聖明恩

奉和幸望春宮送朔方大總管張仁亶　鄭愔

御蹕下都門軍麾出塞垣長楊跨虜騎細栁按戎軒曆曲風雲動邊威鼓吹喧坐帷將閫外俱是報明恩

送李補闕歸朝　徐巖

駟馬上咸原雙鳧出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
明恩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放逸獻
替欲誰論

送崔員外入奏因訪故園　岑　參

欲謁明光殿先趨建禮門仙郎去得意亞相正
承恩竹裏巴山道華間漢水源憑將兩行淚為
訪邵平園

送陸明府之盱眙　崔　峒

陶令之官去離愁惨別寬白烟連海戍紅葉近

淮村遠浪搖山郭平蕪到縣門政成堪吏隱免
負府公恩

送韋少府歸鐘山　李嘉祐

祁門官罷後負笈向桃源萬卷常開帙千峰不
閉門綠楊垂野渡黃鳥傍山村念爾能高枕丹
墀會一論

送崔嶠游瀟湘　賈　島

功烈尚書孫琢磨風雅言渡河山鑿處陟峴漢
灘喧夢想吟天目宵同話石門楓林葉欲下極
浦月清暾

送故人歸蜀　韓　翃

一騎西南遠翩翩入劍門客衣筒布潤山舍荔
枝繁古廟祠金馬春江釣白黿自應成旅逸愛
客有王孫

山中贈張正則評事　秦　系

終年常避喧師事五千言流水過閑院春風與
閉門山容邀上客桂實落華軒莫强教余起微
官不足論

酬李補闕雨中寄贈　崔　峒

十年隨馬宿幾度受人恩白髮還鄉井微官有
子孫竹牎寒雨滴苔砌夜蟲喧獨愧東垣友新
詩慰旅寬

酬衛八雪中見贈　高　適

季冬憶淇上落日歸山樊舊宅帶流水平田臨
古村雪中望來信醉裏開衡門果得希代寶緘
之那可論

期盧嵩枉書稱日暮無車馬不赴以詩答

韋應物

佳期不可失終願枉衡門南陌人猶度西林日未昏庭前空倚杖花裏獨留尊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

江亭晚望　宋之問

浩渺浸雲根烟嵐出遠村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斷魂縱情猶未已迴馬欲黃昏

書樓晴望　李德裕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蒼翠連雙闕微茫辨九原殘紅映鞏樹斜日照轘轅薄暮柴扉掩誰知仲蔚園

春日野望　李中

野外登臨望蒼蒼烟景昏煖風醫病草甘雨洗荒村雲散天邊影潮回島上痕故人不可見倚杖役吟魂

秋晚郊居　任蕃

遠聲霜後樹秋色水邊村野徑無來客寒風自動門海山藏日影江右落潮痕惆悵高飛晚年年別故園

輞川閒居　王維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溪南書齋　楊發

茅屋住來久深山不閉門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入院將雛鳥攀蘿抱子猿曾逢異人說風

景似桃源

東郊納涼　樓穎

水竹誰家宅幽庭向苑門今知季倫沼舊是辟彊園餞鷺窺魚靜鳴鵶帶子喧興成秪自適欲白反忘言

山郭風雨朝霽悵然秋思　羊士諤

桐竹離披曉涼風似故園驚秋對旭日感物坐前軒江燕飛還盡山榴落尚繁平生信有意衰久已忘言

即事　　　喻鳧

拖杖立溪口迎秋看塞門連山互蒼翠二水各清渾笛發孤烟戍鴉歸夕照村萋萋芳草色終是憶王孫

題鄭處隱居　　許渾

桑柘滿江村西齋對海門浪衝高岸響潮入小池渾盈樹蔭碁局山花落酒尊相逢亦留宿還是識王孫

題李凝幽居　　賈島

閑居少隣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廬嶽隱者　　杜荀鶴

見說來居此未嘗離洞門結茅遮雨露採藥給晨昏古樹藤纏殺春泉鹿過渾悠悠無一事不似屬乾坤

尋南溪常道士　　劉長卿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閑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宿清遠峽山寺　　劉友賢

香岫懸金刹飛泉界石門空山唯習靜中夜寂無喧說法初聞鳥看心欲定猿寥寥隔塵事何異武陵源

送僧歸金山寺　　姚合

老歸江上寺不忘舊師恩駐錫逢山色停杯見浪痕秋濤吞楚澤曉月上荊門爲訪題詩處莓

苔幾字存

太湖石　　白居易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七言律

元正　　許渾

高揭雞竿鬧帝閽祥風微煖瑞雲屯千官共削姦臣迹萬國初銜聖主恩宮殿雪華齊紫閣開

河春色到青門華夷一軌人方泰莫學論兵誤
至尊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劉長卿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
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廻席魯
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緑邵陵西去獵
平原

送邊將　李頻

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出雁門遥領短兵

登隴首獨横長劒向河源旌旗落日黄雲動鼓
角陰風白草翻若使干戈更深入應聞收得至
昆侖

送章孝標　楊巨源

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
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不妨公事資高臥無
限詩情要細論若訪郡人徐孺子應須騎馬到
沙村

送宋中舍遊江東　李嘉祐

孤城郭外送王孫越水吳洲共爾論野寺山邊
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青楓獨映摇前浦白
鷺閑飛過遠村若到西陵征戰處不堪秋草自
傷䰟

秋日經別野　吳融

別野蕭條海上村偶期蘭菊與琴尊檐横碧嶂
秋光近樹帶寒潮晚色昏幸有白雲眠楚客不
勞芳草思王孫北山移去前文在無復教人歎
曉猿

秋宿湘江遇雨　譚用之

江上陰雲鎖夢魂江邊深夜舞劉琨秋風萬里
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鄉思不堪悲橘柚旅
遊誰肯重王孫漁人相見不相問長笛一聲歸
島門

晴　雍陶

晚虹斜日塞天昏一半山川帶雨痕新水亂侵
青草路殘烟猶傍緑楊村胡人羊馬休南牧漢
將旌旗在北門行子喜聞無戰伐閑看遊騎獵

秋原

梅花　羅隱

吳王醉處十餘里照埜拂衣今正繁經雨不隨山鳥散倚風如共路人言愁憐粉艷飄歌席静愛寒香撲酒尊欲寄所思無好信爲君惆悵又黄昏

五言排律

早朝　韋元旦

震維方月季宸極衆星尊珮玉朝三陛鳴珂度

九門挈壺分早漏伏檻耀初暾北倚蒼龍闕西臨紫鳳垣詞庭草欲奏温室樹無言鮮翰空爲忝長懐聖主恩

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王維

嫋嫋秋風動萋萋烟雨繁聲連鳷鵲觀色暗鳳皇原細柳疎高閣輕槐落洞門九衢行欲斷萬井寂無喧忽有秋霖唱更陳多露言平原思令弟康樂謝賢昆逸興方三接衰顔强七奔相如今老病歸守茂陵園

留題李明府雲溪書堂　劉長卿

寥寥此堂上幽意獨難論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雲峰向高枕漁釣入前軒竹動踈簾影苔生雙履痕荷香隨坐臥湖色映晨昏虚牖閒生白鳴琴静對言暮禽飛上下春草帶清渾遠岸誰家柳孤烟何處村謫居投瘴癘離思過湘沅從此扁舟去誰堪江浦猿

東樓南望　白居易

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

無痕鷁帶雲帆動鷗和雪浪翻魚鹽聚爲市烟火起成村日脚金波碎峰頭鈿點繁送秋千里雁報暝一聲猿巳豁煩襟悶仍開病眼昏郡中登眺處無勝此東軒

石季倫金谷故扃　李君房

梓澤風流地凄凉跡尚存残芳迷妓女衰草憶王孫舞態隨人謝歌聲寄鳥言池平森灌木月落平空園流水悲難駐浮雲影自翻賓階餘蘚石車馬詎喧喧

七言排律

侯郎中新置西湖　方干

遠近利民因智力周迴潤物象心源菰蒲縱感生成惠鱣鮪那知廣大恩潋灩清暉吞半郭縈紆别派入遥村沙泉遶石通山脉岸木枯萍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楫徐行日易昏烟霧未應藏島嶼鳧鷖亦解避旌旛雖云桃葉歌還醉却被蘅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沼凡魚豈合在龍門

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謨莫古存

五言絶句

送張十八歸桐廬　劉長卿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村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答武陵田太守　王昌齡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同諸公有懷　皇甫冉

舊國迷江樹他鄉近海門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

感懷　李益

調與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斑竹　劉長卿

蒼梧千載後斑竹對湘沅欲識湘妃怨枝枝滿淚痕

七言絶句

宮中詞　朱慶餘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宮怨　杜牧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黄昏

春怨　劉方平

紗窗日落漸黄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折楊柳　段成式

枝枝交影鎖長門嫩色曾沾雨露恩鳳輦不來
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

塞下曲　張仲素

朔雪飄飄開雁門平沙歷亂捲蓬根功名耻計
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從軍行　王昌齡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
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尋鄭山人所居　劉長卿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
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三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四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四寒

五言律

春日早朝應制　竇叔向

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燄煖馳道玉
聲寒乳燕翻珠綴祥烏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
敢舉頭看

奉和九日侍宴應制　宋之問

令節三秋晚重陽九日歡仙杯還泛菊寶饌且
調蘭御氣雲霄近乘高宇宙寬今朝萬壽引宜
向曲中彈

東都酺宴　張說

曉月調金鼓朝暾對玉盤爭馳羣鳥散鬬伎百
花團遇聖人知幸承恩物自歡洛橋將舉燭醉
舞拂歸鞍

送韋侍御赴上都　張謂

天朝辟書下風憲取方難更謁麒麟殿重簪獬

豸冠月明柏水夜霜重桂林寒別後頭堪白時時鏡裡看

送振武將軍　李廓

葉葉歸邊騎風頭萬里乾二句不可解金粧腰帶重錦縫耳衣寒盧酒燒蓬煖霜鴻撚箭看黃河古城道秋雪白漫漫

送竇叅軍　李頎

城南送歸客舉酒對林巒喧鳥迎風囀春衣度雨寒桃花開翠幙柳色拂金鞍公子何時至無令芳草闌

送盧判官南湖　劉長卿

漾舟仍載酒愧爾意相寬草色南湖綠松聲小署寒水禽前後起花嶼往來看已作滄洲調無心戀一官

賦得山泉送房造　李端

泉水山邊去高人月下看潤松秋色淨落澗夜聲寒委曲穿深竹潺湲過遠灘聖朝無隱者早晚罷漁竿

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　劉長卿

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贈萬經　嚴維

萬公長慢世昨日又隳官縱酒眞彭澤論詩得建安家山伯禹穴別墅小長千輒有時人至窻前白眼看

訓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蹟書閣率爾見贈之作　王維

舊簡拂塵看鳴琴候月彈桃源迷漢姓松徑有秦官空谷歸人少青天背日寒羨君棲隱處遙憶白雲端

訓崔峒　王烈

徇世甘長往逢時忝一官欲朝青瑣去羞向白
雲看榮寵無心易艱危抗節難思君寫懷抱非
敢和幽蘭

和康五望月有懷　　杜審言

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並曲翻與扇
俱團露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羅衣一此鑒頓
使別離難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李嘉祐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

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
爾欲辭官

陪相公西亭夜宴陸郎中　　王良士

芳氣襲猗蘭青雲展舊歡仙來紅燭下花發釆
毫端海岳期方遠松筠歲正寒仍聞贈言處一
字重琅玕

晦日陪侍御泛北池　　岑參

春池滿復寬晦節耐邀歡月帶蝦蟆冷霜隨獬
豸寒水雲低錦席岸柳拂金盤日暮舟中散都

人夾道看

龍翔喜胡權訪宿　　喻鳬

林棲無異歡煑茗就花欄雀豖北牕晚僧開西
閣寒衡橋二水急扣月一鐘殘明發還分手徒
悲行路難

西游書懷　　溫庭筠

渭川通野戍有路上桑乾獨鳥青天暮驚麐赤
燒殘高秋辭故國昨日夢長安客意自如此非
關行路難

春日小園晨看兼招同舍　　李建勳

最有杏花繁枝枝若手團須知一春促莫厭百
廻看鳥囀風潛息蜂遲露未乾可容排飲否兼
折贈頭冠

九月十日卽事　　嚴維

家貧惟種竹時幸故人看菊度重陽少林經閏
月寒宿酲猶落帽華髮強扶冠美景良難得今
朝更盡歡

茅山洞口　　綦毋潛

華陽仙洞口半嶺拂雲看窈窕穿苔壁差池對
石壇方隨地脉轉稍覺水晶寒未果變金骨歸
來茲路難
宿洞靈觀　皇甫冉
孤烟靈洞遠積雪滿山寒松栢凌高殿莓苔封
古壇客來清夜久仙去白雲殘明日開金籙焚
香更沐蘭
送關小師還金陵　僧皎然
如何有歸思愛別欲忘難白鷺沙洲晚青龍水

寺寒蕉花鋪淨地桂子落空壇持此心爲境應
堪月夜看
中書蒸竹　郎士元
多時仙掖裏色並翠琅玕幽意含烟月清陰庇
蕙蘭枝繁宜露重葉老愛天寒竟日雙鸞止孤
吟爲一看
七言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
開萬戸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
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皇池上客陽春一曲和
皆難
敕賜百官櫻桃　王維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纔是寢園
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
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内熱大官還有蔗
漿寒
中秋禁直　韓偓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露和玉屑
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歸苑外風
吹歌管下雲端長卿只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
會難
送靈州田尚書　薛逢
陰雲獵獵滿旌竿白草颼颼劍㦸攢九姓羌渾
隨漢節六州蕃落從戎鞍霜中入塞琱弓硬月
下翻營玉帳寒今日路旁誰不指穰苴門戸慣
登壇

送子壻崔眞甫歸長城　劉長卿

送君巵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詠柳花如雪若爲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自愧衰顏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春山無限水漫漫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張謂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疲馬山中愁日晩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

忍看

酬西川獨孤侍御見寄　羊士諤

百雉層城上將壇列營西照雪風寒文章立事須銘鼎談笑論功恥據鞍草檄靑油推健筆曳裾黃閣聳危冠雙金未比三千字負弩應慚知者難

寄友　譚用之

病多慵引架書看官職無才恩已闌穴鳳瑞時來郤易人龍別後見何難琹樽風月閑生計金

玉松筠舊歲寒早晚烟村碧江畔挂冠重對蓼花灘

石門春暮　錢起

自笑鄙夫多野性貧居數畝半臨湍溪雲雜雨來茅屋山雀將雛傍藥欄仙籙滿牀閒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更憐童子宜春服花裡尋師到杏壇

經麻姑山　劉滄

麻姑此地煉神丹寂寞烟霞古竈殘一自仙娥

歸碧落幾年春雨洗紅蘭帆飛震澤秋江遠雨過陽陵晩樹寒山頂白雲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

五言排律

聖善閣送裴廸入京　李頎

雪華滿高閣苔色上勾欄藥草空階靜梧桐返照寒淸吟可愈疾携手暫同歡墜葉和金磬饑烏鳴露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和王卿立秋卽事　　司空曙

秋宜何處看試問白雲官晴入蟬鳴樹微侵蝶遠蘭向風凉稍動近日曙猶殘九陌浮埃减千峰爽氣攢換衣防竹暮沉果訝泉寒宮響傳花杵天清出露盤高禽當側弁遊鮪對憑闌一奏招商曲空令繼唱難

九日峴山宴　　孟浩然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千古用風俗歲時觀地理荆州分天涯楚塞寛百城今刺史華

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輟武城彈獻壽光浮菊尋幽或藉蘭烟虹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玉山公興欲闌傳聞車馬醉還向習池看

同郭叅謀題崔令公廳前竹　　劉長卿

不學媚清瀾能依上將壇蒙籠低晃過青翠捲簾看得地攜根遠經霜抱節難開花成鳳實嫩筍長漁竿肅肅軍容靜蕭蕭郡宇寛細音和角暮跡影上門寒阮巷何人在梁園幾處殘空餘軒屏側歳晚伴任安

詶裴侁秀才新櫻　　權德輿

新果真瓊液來應宴紫蘭圓疑竊龍頷色已奪鷄冠遠火微微辨殘星隱隱看茂先知味易曼倩恨偷難忍用烹騂駱從將翫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

五言絶句

送殷淑　　李太白

痛飲龍笻下燈青月復寒醉歌驚白鷺半夜起

沙灘

江亭月夜送別　　王勃

亂烟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此夜寒

在軍登城樓　　駱賓王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七言絶句

退朝望終南山　　李拯

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華清宮　　吳融

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到外邊寒

送李侍郎赴常州　　賈至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奉使鄂渚至烏江道中　　劉長卿

滄州不復戀漁竿白髮那堪帶鐵冠客路向南何處是蘆花千里雪漫漫

李倉曹宅夜飲　　王昌齡

霜天留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岑參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霜凝馬尾葱山夜雪撲旌竿

古調　　衛象

鵾血調弓濕未乾鸊鵜新淬劒光寒遼東老將鬢成雪猶向旄頭夜夜看

題延平劒津　　歐陽詹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

裴給事宅白牡丹　　唐人

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四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五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五刪

五言律

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遇雪應制　宗楚客

窈窕神仙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起七日早春還太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看

送常大夫加散騎常侍赴朔方　皇甫冉

故壘烟霞後新軍河塞間金貂寵漢將玉節度蕭關瀆漫沙中雪依稀漢口山人知賓車騎計日勒銘還

送孫供奉恩敕放歸覲省　錢起

得意今如此清光不可攀臣心堯日下鄉思楚雲間楊柳深歸棹芙蓉棲舊山採蘭[illegible]似買臣還

送韋湛判官　郎士元

高閣晴江上重陽古戍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山惜別心能醉經秋鬢自斑臨流興不盡惆悵水雲間

宴吳王宅　韓翃

玉管簫聲合金盃酒色殷聽歌吳季札縱飲漢中山稱壽爭離席留歡輒上關莫言辭客醉猶得曳裾還

同韓侍御秋朝使院　張南史

重門啓曙關一葉報秋還露井桐柯濕風庭鶴翅閑忘情簪白筆假夢入青山惆悵祗應此難裁語默間

初至犍爲作　岑參

山色軒檻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閑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

桃巖憶賈島　顧非熊

路向桃巖去多行洞壑間鶴聲兼野靜溪色帶

村間蹊葦秋前渚斜陽雨後山憐君不得見詩
思最相關

曉次淮陽　　張繼

微冷風月下楚俗轉清閑候館臨秋水郊扉掩
暮山月明潮漸滿露濕雁初還浮客了無定萍
流淮海間

歸嵩山作　　王維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
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

來且閉關

泛前陂　　王維

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
外山澄波澹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
猶殊未還

禁中送任山人　　李泌

子去非長遠君恩取大還補天留采石縮地入
青山獻壽千秋外來朝數月間莫拋殘藥物竊
欲駐童顏

題萬山許鍊師　　僧法振

道成人不識流水響空山花暗軒窗外雲隨坐
臥間驗圖名已久絕粒事長閑更欲崑崙去羨
看絳節還

遊景光寺　　孟浩然

龍象經行處山腰度石關屢迷青嶂合時愛綠
蘿閑宴息松林下高談竹嶼間寥寥隔塵事疑
是入雞山

送况上人還荊州因寄韋侍御像　　司空曙

惠持游蜀久策杖欲西還共別此宵月獨歸何
處山對鷗沙草畔洗足野雲間知有玄暉會齋
心受八關

題岫上人院　　姚合

病客與僧閑頻來不掩關高窗雲外樹踈磬雨
中山離索秋蟲響登臨夕鳥還心知帆落處明
月浙河灣

題薦福寺衡陽岳師房　　韓翃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閒僧臘堦前樹禪心江上山跡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出鐘聲杳靄間

宿立公房　孟浩然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巖趣自入戶庭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閒能令許玄度吟卧不知還

遊春　邢巨 隋人

海嶽山峯古春皐二月還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蒻蔓環沙嶼飛花點石關溪山遊未厭琴酌弄晴灣

七言律

送韓侍御歸山　盧綸

聞君久卧在雲間爲佐嫖姚未得還新結茅廬招隱逸獨騎驄馬入深山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亦攀明日珂聲出城去家僮不復掃柴關

送劉郎中牧杭州　薛逢

一州横制浙江灣臺榭參差積翠間樓下潮回滄海浪枕前雲起剡溪山吳江水色連堤濶越俗春聲隔岸還聖代牧人無遠近好將能事濟清閒

長安春望　盧綸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岳陽樓晚望　崔珏

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樓上北風斜卷席湖中西日倒銜山懷沙有恨騷人往鼓瑟無聲帝子閑何事黃昏尚凝睇數行烟樹接荆蠻

塞上　胡宿

漢家神箭定天山烟火相望萬里閒契利請盟金匕酒將軍歸臥玉門關雲沉老上妖氛斷雪照回中探騎閑五餌已行王道勝絶無刁斗至

開顏

題雁塔　　許玫

寶林金地壓人寰獨立蒼冥啓玉關北嶺風烟開魏闕南軒氣象鎖商山灞陵車馬垂楊裏京國城池落照間暫放塵心遊物外六街鐘鼓又催還

贈王尊師　　姚合

先生自說瀛洲客多在青山白石間海岸夜明常見日仙宮深處卻無山天隨霍去遊諸洞龍

作人來問大還今日偶聞塵外事朝簪未擲復何顏

送澹公歸嵩山龍潭寺葬本師　　楊巨源

野烟秋水蒼茫遠禪境真機去住閒雙樹爲家思舊壑千花成塔禮寒山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應從鳥外還莫戀本師金骨地空門無處復無關

五言排律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及飛龍廄馬使還因寄李鄭二中書　　武元衡

草草事行役遲遲入故關碧幢遥隱霧紅旆漸依山感激酬恩淚風霜去國顏捧刀金錫字歸馬玉連環威鳳翔雙闕征夫護百蠻應憐宜室召溫樹不同攀

在軍贈先還知己　　駱賓王

蓬轄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關獻凱多慚霍論功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

月損紅顏落雁低秋塞驚鳧起溟灣胡霜如劍鍔漢月似刀環別後邊庭樹相思幾度攀

戲贈張書記　　李商隱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平蕪盡日閒心知兩愁絶不斷若連環

秋山極天靜　　朱延齡

雨洗高天淨天臨大野閒葱蘢清萬象繚繞出

層山日落千峰上雲銷萬壑間綠蘿霜後翠紅葉雨來殷散影輝吳甸分形壓楚關欲尋霄漢路延首願登攀

緱山鶴　張仲素

羽客驂仙鶴將飛駐碧山映松殘雪在度嶺片雲還清唳因風遠高姿對水閑笙歌憶天上城郭歎人間幾變霜毛潔方殊藻質班蓬瀛如可到逸翮詎能攀

五言絶句

答李澣　韋應物

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閑楚俗饒詞客何人最往還

登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出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普安建陰題壁　王勃

江漢深無極梁岷不可攀山川雲霧裡遊子幾時還

平蕃曲　劉長卿

絶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七言絶句

原頭送范侍御　岑參

百尺原頭酒色殷路傍驄馬汗班班別君只有相思夢遮莫千山與萬山

送薛大赴安陸　王昌齡

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顔遥送扁舟

安陸郡天邊何處穆陵關

寄韓鵬　李頎

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寄南游弟兄　竇鞏

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和孫明府懷舊山　雍陶

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爲客落人間秋來見月

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鷴

山中問答　李太白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江陵使至汝州　王建

回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日暮數峰青似染聞人說是汝州山

塞上曲　王烈

孤城夕對戍樓閒廻合青冥萬仞山明鏡不須生白髮風沙自解老紅顏

凉州詞　王之渙

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從軍行　王昌齡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黄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軍城早秋　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邊庭春怨　盧弼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少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江南行　張潮

茨菰葉爛别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水上人傳郎在鳳凰山

寒林石屏　僧無悶

草堂無物伴身閑唯有屏風枕簟間本向他山求得石却於石上看他山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五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六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下平

一先

五言律

蓬萊三殿侍宴奉勑詠終南山　杜審言

北斗挂城邊南山倚殿前雲標雙闕迥樹杪玉堂懸半嶺通佳氣中峰繞瑞烟小臣持獻壽長此戴堯天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宋之問

鳳刹侵雲半虹旌倚日邊散花多寶塔張樂布金田時菊芳仙醞秋蘭動睿篇香街稍欲晚淸蹕扈歸天

又　王景

玉輦移中禁珠梯覽四禪重階淸漢接飛竇紫霄懸綴葉披天藻吹花飲御筵無因鸞蹕暇俱舞鶴林前

送彭偃房由赴朝因寄錢大季十七　郎士元

衰病已經年西峰望楚天風光欺鬢髮秋色換山川寂寞浮雲外支離漢水邊平生故人遠君去話潸然

送東川李使君　王維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賨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送金華王明府　韓翃

縣舍江雲裏心閒境自偏家貧陶令菊月俸沈郎錢黃蘗香山路青楓暮雨天時聞引東騎竹外有銅泉

送許棠　張喬

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秦江樹杪船干戈愁鬢改瘴癘喜身全何處營甘旨波濤浸薄田

送段覺歸杜曲閒居　司空曙

書劒南歸去山扉別幾年苔侵巖下路果落洞
門泉紅葉高齋雨青蘿曲檻烟寧知遠遊客羸
馬太行前

送裴都護赴西河　崔顥

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
臨邊漢驛通烟火胡沙乏井泉功成須獻捷未
必去經年

送河西從事　張喬

結束佐戎旃河西住幾年隴頭隨日去磧裏寄

星眠水近沙連帳程遙馬入天聖朝思上策重
待奏開邊

送張子東歸　岑參

白羽綠弓絃年年只在邊還家劒鋒盡出塞馬
蹄穿逐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
頷豈徒然

送曾黯遊夔州　張祜

不遠夔州路層波灩澦連下來千里峽入去一
條天樹色秋帆上灘聲夜枕前何堪正危側百
丈半山巔

別馮判官　高適

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唯一道雨雪盡
三邊才子方為客將軍正渴賢遙知幕下府書
記日翩翩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
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
杯惜共傳

醉後贈張九旭　高適

世上漫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
尤顛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牀頭一壺酒能
更幾回眠

洛中寄王九迥　孟浩然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鬭雞寒食下走馬射
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王逸少何
處會羣賢

懷江南同志　司空曙

南國別經年雲晴波接天浦深鸂鶒戲花煖鷓
鴣眠竹暗湘妃廟楓陰楚客船唯應洞庭月萬
里共娟娟

聖泉宴　王勃

披襟乘石磴列藉俯春泉蘭氣熏山酌松聲韻
野絃影飄垂葉外香度落花前興洽林塘晚重
岩起夕烟

河淸與趙氏昆季燕集　李商隱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

陽天客鬢行如此滄江坐渺然此中眞得地漂
蕩釣魚船

早發平昌島　沈佺期

解纜春風後鳴榔曉漲前陽烏出海樹雲雁下
江烟積氣衝長島浮光溢大川不能懷魏闕心
賞獨泠然

晚發五溪　岑參

客厭巴南地鄉隣劒北天江村片雨外野寺夕
陽邊芋葉藏山徑蘆花間渚田舟行未可住乘

月且須牽

赴京途中遇雪　孟浩然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遍
山川落雁迷沙渚饑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
見有人烟

江行　司空圖

地闊分吳塞楓高映楚天曲塘春盡雨方響夜
深船行紀添新夢羈愁甚往年何時京洛路馬
上見人烟

次北固山下　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
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
雁洛陽邊

泊靈溪館　鄭巢

孤雲踈雨絕荒館亂峰前曉鷺棲危石秋萍滿
敗船溜從華頂落樹與赤城連已有求閒意相
期在暮年

夜渡湘川　孟浩然

客行貪利涉夜裡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
採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烟行旅時相問涔
陽何處邊

建昌渡暝吟　韋莊

火照臨官渡鄉情獨浩然鳥栖彭蠡樹月上建
昌船市散漁翁醉樓深賈客眠隔江何處笛吹
斷綠楊烟

海望　周繇

蒼茫空泛日四顧絕人烟半浸中華岸旁通異

域船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乘槎客翻
然去隔年

秋日過徐氏園林　包佶

回塘分越水古樹積吳烟掃竹催鋪席垂蘿待
繫船鳥窺新鉾栗龜上半欹蓮厦入忘歸地長
嗟俗事牽

林館避暑　羊士諤

池島清陰裏無人泛酒船山蜩金奏響花露水
精圓靜勝朝還暮幽觀白已玄家山正如此何
不賦歸田

對雨　李太白

卷簾聊舉目露濕草綿綿古岫披雲毳空庭織
翠烟水紋愁不起風線重難牽盡日扶黎叟往
來江樹前（筆底化工米南宮極力不能圖也）

新年作　宋之問

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
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烟已似長沙傅從
今又幾年

遊靈公觀　駱賓王

靈峰標勝境神府枕通川玉殿斜臨漢金堂迥
架烟斷風疎晚竹流水切寒絃別有青門外空
懷玄圃仙

送宋徵君讓官還山　錢起

至人無滯迹謁帝復思玄魏闕辭花綬春山有
杏田紫霞開別酌黃鶴舞離絃今夜思君夢遥
還入洞天

送王鍊師赴王屋洞　權德輿

稔歲在芝田歸程入洞天白雲辭上國青鳥會
羣仙自以棋消日寧貪藥駐年相看話離別風
馭忽泠然

登總持閣　岑參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
陵烟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
願奉金仙

送僧還南海　李洞

春往海南邊秋聞半夜蟬鯨吞洗鉢水犀觸點

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安却回日松
偃舊房前

喜鮑禪師自龍山至　劉長卿

故居何日下春草欲芊芊猶對山中月誰聽石
上泉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杖錫閒來往無
心到處禪

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　陳子昂

鐘梵經行處香林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
鳴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代裏疲
病得攀緣

和塵外上人與陸澧夜集山寺問涅槃義兼賞陸生文卷　僧皎然

共是竹林賢心從貝葉傳說經看月喻開卷愛
珠連清淨遙城外蕭條古塔邊應隨北山子高
頂枕雲眠

同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裴廸

不遠灞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徑留客聽

山泉鳥囀深林裏心閒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
此願棲禪

瀑布寺貞上人院　鄭巢

林疎多暮蟬師去宿山烟古壁燈熏畫秋琴雨
慢絃竹間窺遠鶴岩上取寒泉西嶽莎房在歸
期更幾年

寒食日集報德寺解公房　僧皎然

欲問章陵寺支公住幾年亂山春藹裏微逕古
松邊寂寂傳燈地寥寥禁火天世人多暗室白

日爲誰懸

冷井　孫欣

仙閣初鑿井雲液沁成泉色湛青苔裏空凝紫綆邊銅瓶向影落玉甃抱虛圓永賴調神鼎堯時泰萬年

小古鏡　項斯

字已無人識唯應記鑄年見來空似水携去重於錢鶯翅巢空月菱花遍小天宮中照黃帝曾得化爲仙

箏柱子　朱灣

散木今何幸良工不棄捐力微惑一柱材薄仰羣絃但願聲相應寧辭迹屢遷知音如見賞雅調爲君傳

茅　李嶠

楚甸供王日衡陽入貢年磨包青野外鷗笑綺楹前堯舜成茨罷殷湯祭雨旋方期大君錫不懼小臣捐

七言律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蘇頲

東望皇望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廻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哢歌聲雜管絃

興慶池侍宴應制　宋之問

滄池漭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疏輦道中流簫鼓振樓船雲峰四起迎宸幄水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詠承恩更欲奏甘泉

三月三日承恩遊宴定昆池官莊得筵字　張說

鳳凰樓下帶天泉鸚鵡洲中雜管絃舊試平陽佳麗地今逢上巳盛明年舟將水動千尋日幕共林横兩岸烟不降王人觀禊飲誰令醉舞拂賓筵

送冷朝陽還上元　韓翃

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落日澄江

烏榜外秋風踈柳白門前橋逼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共君携手在東田

湘中送友人　李頻

中流欲暮見湘烟岸葦無窮揬楚田去雁遠從雲夢澤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零落梅花過殘臘故園歸去醉新年

和趙相公登鸛雀樓　殷堯藩

危樓高駕泬寥天上相閒登立綵旃樹色到京三百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峰聳日當周道秋穀垂花滿舜田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闌前

和程員外春日東郊即事　包何

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年幾處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宛地縈珠履泉長侵階浸緑錢直到閉關朝謁去鶯聲不斷柳含烟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劉長卿

汀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

過九原飲馬泉　李益

緑楊着水草如烟舊是胡兒飲馬泉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劒白雲天從來凍合關山道今日分流漢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鬢恐驚憔悴入

新年

赴武陵寒食次松滋渡　竇常

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楚曾三户少人烟看春又過清明節筭老重經癸巳年幸得桂山當郡舍在朝長詠卜居篇

長安清明　韋莊

早是傷春夢雨天可憐芳草更芊芊内官初賜

清明火上相閑分白紙錢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秋千遊人記得昇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東望　趙嘏

楚江橫在草堂前楊柳洲邊載酒船兩見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閣山當寺微綠含風樹滿天同郡故人攀桂盡把詩吟向泬寥天

憶山陽　趙嘏

家在枚臯舊宅邊竹軒晴與楚坡連芰荷香遶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礙十洲烟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江亭春霽　李郢

江蘺漠漠荇田田江上雲亭霽景鮮蜀客帆檣背歸燕楚山花木怨啼鵑春風掩映千門柳曉色凄涼萬井烟金磬冷冷水南寺上方臺殿翠微連

黃陵廟　李羣玉

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蘇武廟　溫庭筠

蘇武魂銷漢史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烟舊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蓋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贈索處士　譚用之

不將桂子種諸天長得尋君水石邊玄豹夜寒和霧隱驪龍春煖抱珠眠山中宰相陶弘景洞裏真人葛稚川一度相思一惆悵水寒烟澹落花前

題嵩陽焦道士石壁　錢起

三峯花半碧堂懸錦里真人此得仙玉體纔飛西蜀雨霓裳欲向大羅天綵雲不散燒丹竈白

鹿時藏種玉田幸入桃源因去世方期丹訣一
延年

都城蕭員外寄海棠花　羊士諤

珠履行臺擁附蟬外郎高步似神仙陳詞今見
唐風盛從事遙瞻魏國賢擲地好辭凌綵筆浣
花春水賦雲牋東山芳意須同賞子着囊盛幾
日傳

襲美以春橘見惠訓謝　陸龜蒙

到春猶作九秋鮮應是親封白帝烟良玉有漿

誰讓味明珠無類亦羞圓堪居漢苑霜梨上合
在仙家火棗前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
人邊

五言排律

南至日隔仗望含光殿爐烟　王良士

抗殿疏龍首高高接上玄節當南至日星是北
辰天寶戟羅仙仗金爐引御烟霏微雙闕麗容
曳九門連拂曙祥光滿分晴瑞色鮮一陽今在
曆生植仰陶甄

重陽侍宴應制　王維

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生逢此日萬壽願
齊天芍藥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開右个天
樂動宮懸御柳疎秋影城鴉拂曙烟無窮菊花
節長奉栢梁篇

奉和幸三會寺應制　宋之問

六飛廻玉輦雙樹謁金仙瑞鳥呈書字神龍吐
浴泉淨心遙證果睿想獨超禪塔湧香花地山
圍日月天梵音迎漏徹空樂倚雲懸今日登仁

壽長看法鏡圓

將赴朔方軍應制　徐知仁

聖德膺三統皇風被八埏大明均照物小醜未
寧邊國相台衡重元戎廟略宣紫泥方受命黃
石乃推賢問罪陰山下安人屬國前度關行照
月乘障坐消烟北闕紆皇藻南橋列祖筵燿威
當夏日殺氣指秋天鞞鼓黿鼉振旌旗鳥獸懸
由來詞翰手今見勒燕然

和許給事夜直　崔顥

西掖黃樞近東曹紫氣連地因才子拜人用省郎遷夜直千門靜明河萬象懸建章宵漏急閶闔曉鐘傳寵列貂蟬位恩深侍從年九重初起草五夜即成篇顧已無官次循涯但自憐遠陪蘭渚作空此仰神仙

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

杜審言

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謳歌移火德圖讖在金天子月開階紀房星受命年禎符龍馬出寶

籙鳳凰傳地即交風雨都仍卜澗瀍明堂唯御極清廟乃尊先不宰神功運無爲大象懸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已屬羣生泰猶言至道偏璽書傍問俗旌節近推賢秩比司空位官臨御史員推辭執刀筆直諫罷樓船國有大臣器朝加小會筵將行備禮樂送別仰神仙城闕周京轉關河陝服連稍觀汾水曲俄指絳臺前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昔出諸侯爭無何霸業全中軍歸戰敵外府絕兵權隱隱帝鄉遠瞻瞻肅命虔西河偃風俗東壁掛星躔井邑枌榆社陵園松栢田榮光晴掩代佳氣晚侵燕雨霈鴻私滌風行睿旨宣惇耋訪疾苦屠釣採貞堅人樂逢刑措時康洽賞延賜踰秦氏級恩倍漢家錢擁傳咸翹首稱觴競比肩拜迎彌道路詠舞溢郊鄽殺氣西衡白窮陰北暝玄飛霜遙渡海殘月迥臨邊緬邈朝廷問周流朔塞旋輿來探馬策俊發抱龍泉學總八千卷文傾三百篇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焉

莫以崇班列而云勝托捐偉材何磊落陋質幾翩翾江海寧爲讓巴渝轉自牽一聞歌聖道助曲荷陶甄

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夜翫月

劉禹錫

暮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浮精離碧海分照接雲淵迥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徹萬象共澄鮮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運行

調玉燭潔白應金天曲榭疑瑤鏡通衢若象筵
逢人盡氷雪遇境即神仙引素吞銀漢凝清洗
緑烟皋禽驚露下鄰杵想風前水是還珠浦山
成種玉田劒沉三尺影燈罷九枝燃象外形無
跡寰中影有遷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靜對
揮宸翰閑臨劈彩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
興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
陳篇

信安王幕府詩時王考功劉司勳魏圭客

李崔二侍御咸在　高適

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廟堂咨上策幕府制
中權盤石藩維固昇壇禮樂先國章榮印綬公
服貴貂蟬樂善旌深德輸忠格上玄剪桐光寵
錫題劒美貞堅聖祚雄圖廣師貞武德虔雷霆
七校發旌旆五營連華省徵羣乂霜臺舉二賢
豈伊公望遠曾是茂才遷並秉韜鈐術兼該翰
墨筵帝思麟閣像臣獻柏梁篇振玉廵遼甸攙
金歷薊壖度河飛羽檄橫海泛樓船北伐聲逾

邁東征務以專講戎喧涿野料敵靜居延軍勢
持三略兵戎自九天朝瞻授鉞去時聽偃戈旋
大漠風沙裏長城雨雪邊雲端臨碣石波際隱
朝鮮夜壁衝高斗寒空駐綵旃倚弓玄菟月飲
馬白狼川庶物隨交泰蒼生解倒懸四郊增氣
象萬里絶風烟關塞鴻勳著京華甲第全落梅
橫吹後春色凱歌前直道常兼濟微才獨棄捐
曳裾誠已矣投筆尚悽然作賦同元淑能詩匪
仲宣雲霄不可望空欲仰神仙

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叙事　韓翃

時輩已爭先吾君未着鞭空嗟鑷鬢日獨是屈
腰年不以殊方遠仍論賞地偏褰橙隨客路漢
竹引歸船雲末巴東峽林中峴北川地餘騎馬
處宅似臥龍邊夜篴千峰月朝窻萬井烟朱荷
江女院青稻楚人田縣舍多瀟灑城樓入醉眠
黃苞柑正熟紅縷鱠仍鮮坐厭牽絲倦因從解
綬旋初辭五斗米唯奉一囊錢室好生虛白書
耽守太玄櫪中嘶款段階下引潺湲落照淵明

栁春風叔夜絃絳紗儒客帳丹訣羽人篇雅論承安石新詩與惠連興清湖見底襟豁霧開天䰟闕心猶緊周才道豈捐一丘自無逸三府會招賢

贈殷山人　張籍

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栖惶身獨隱寂寞性應便世業公侯籍生涯黍稷田藤懸讀書帳竹繫網魚船已種千頭橘新開數脉泉閑遊携酒遠出語向僧偏八洞題松過看花選石眠避喧

長汨沒逢勝即留連自古多高跡如君少並肩耕耘此辛苦章句已留傳昔日交遊盛當時省閣賢同袍還共敝連轡每推先講序居重席羣儒願執鞭滿堂虛左待衆目望喬遷才異時難用情高道自全畏人頻慘憺疎物勢迍邅達者開知命吾生復禮玄深藏報恩劒久降養生篇憔悴衆夫笑經過郡守憐夕陽悲病鶴霜氣動饑鷴處士誰能薦窮途世所捐伯鸞堪寄食元淑苦無錢策蹇秋塵裏吟詩黄葉前故囊餘白領廢瑟斷朱絃喜氣終猶在逍遙任自然家貧忝婚嫁身老戀雲烟放逸棲岩鹿清虛飲露蟬鄭遯泰谷口嚴愛越溪邊霄漢子猶阻榮枯子不牵山城一相遇感激意難宣

漸至涪州先寄王使君　武元衡

治教通夷俗均輸問火田江分巴字水樹入夜郎烟毒霧含秋氣陰崖蔽曙天路難空計日身老不由年將命寧知遠歸心詎可傳星郎復何事出守五溪邊

春日歸山寄孟浩然　李太白

朱紱遺塵境青山謁梵筵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川嶺樹攢飛拱巖花覆谷泉塔形標海月樓勢出江烟香氣三天下鐘聲萬壑連荷秋珠已滿松密蓋初圓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愧非流水韻叨入伯牙絃

遊悟真寺　王維

聞道黄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移巨石咒嶺出飛泉猛虎同三徑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緑桂乞

火踏紅蓮草色搖霞上松聲汎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滿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灞陵纔出樹渭水欲連天遠縣分諸郭孤村起白烟望雲思聖主披霧憶羣賢薄宦慙尸素終身擬尚玄誰知草庵客曾和栢梁篇

宿香山寺石樓　　李　頎

夜宿翠微半高樓聞暗泉漁舟帶遠火山磬發孤烟衣拂雲松外門清河漢邊峰巒低枕席世界接人天靄靄花出霧輝輝星映川東林曙鶯

滿惆悵欲言旋

日華川上動　　石殷士

曙霞攢旭日浮景弄晴川杲曜層潭上悠揚極浦前岸高時擁媚波遠漸澄鮮萍實空隨浪珠胎不照淵早暄依曲渚微動觸輕漣孰假咸池望幽情得意偏

五言絕句

夜送趙縱　　楊　炯

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

相逢行　　李太白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春遊曲　　張仲素

烟栁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濛濛百花裏羅綺競秋千

題袁氏別業　　賀知章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

有錢

題玉泉溪　　湘驛女子

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寄西峰僧　　張　籍

松暗水涓涓夜凉人未眠西峯月猶在遥憶草堂前

鳴箏　　李　端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

拂絃

七言絕句

宫詞　王建

新秋白兎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送韋評事　王維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匹馬向居延遥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贈蘇琯書記　杜審言

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

寄襄陽章孝標　竇羣

清油幕下白雲邊日日空山夜夜泉聞說小齋多野意枳花陰裡麝香眠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江村卽事　司空曙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赴李少府莊失路　皇甫冉

君家南郭白雲連正待情人弄石泉月照烟花迷客路蒼蒼何處是伊川

宋氏林亭　薛能

地濕沙清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行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欲種田

韋處士郊居　雍陶

滿庭詩景飄紅葉繞砌琴聲滴暗泉門外晚晴秋色老蕭條寒玉一溪烟

嘉陵驛　武元衡

悠悠風旆繞山川山驛空濛雨作烟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

樂府　劉言史

花頷紅騣一向偏綠槐香陌欲朝天仍嫌衆裏嬌行疾傍鐙深藏白玉鞭

曲江春草　鄭谷

花落江隄簇煖烟雨餘草色遠相連香輪莫輾
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

荔枝　韓偓

封開玉籠雞冠溼葉襯金盤鶴頂鮮想得佳人
微露齒翠釵先取一枝懸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六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七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二蕭

五言律

春日芙蓉園侍宴應制　宋之問

年光竹裏遍春色杏間遥烟氣籠青閣流文蕩
畫橋飛花隨蝶舞艷曲伴鶯嬌今日陪歡豫還
疑涉紫霄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　李嶠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
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承恩咸已醉戀
賞未還鑣

送友人丹陽採訪　徐安貞

列郡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爲憐鄉國便不憚使
車遥問俗吳三讓觀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
子聽謳謡

送崔拾遺峒江淮訪圖書　戴叔倫

九重辭諫諍萬里採風謡關外逢秋月天涯過

晩潮雁來雲杳杳木落浦蕭蕭空怨他鄉別𢌞
舟暮寂寥

送朱放賊退後往山陰　劉長卿

越中初罷戰江上送歸橈南渡無來客西陵自
落潮空城垂故柳舊業廢青苗閭里稀相見鴛
花共寂寥

送沈居士還太原　僧皎然

辭鄉因世難家族盛南朝名重郊居賦才高獨
酌謡浪花飄一葉峰色向三條高逸雖成性弓

旌肯忘招

塞下曲　李太白

駿馬似風飈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
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
有霍票姚

江南旅情　祖詠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
聽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遥爲報空潭橘無
媒寄洛橋

泊揚子岸　祖詠

纔入維揚郡鄉關此路遥林藏初過雨風退欲
歸潮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
氣近來饒

原上居　許渾

貧居樂遊北江海思迢迢雪夜書千卷花時酒
一瓢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遥有路應相念風
塵滿黑貂

早春　司空圖

傷懷仍客處病眼却花朝草嫩侵沙短氷輕着
雨消風光知可愛容鬢不相饒早晩丹丘伴飛
書肯見招

春日登九華觀　陳伯玉

白玉仙臺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亂雲日樓榭入
烟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逢赤松子天
路坐相邀

晩秋宿李軍道所居　僧清晝

清溪路不遥都尉每相招落日休戎馬秋風罷

射雕术花生野徑柏實滿寒條永夜依山府禪心共寂寥

答僧辨才　　蕭　翼

解后欵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緑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

七言律

人日燕大明宫恩賜綵縷人勝應制　　崔日用

新年宴樂正東朝鐘鼓鏗鍠大樂調金屋瑶筐開寶勝花箋綵筆頌春椒曲池苔色氷前液上苑梅香雪裏飄宸極此時飛聖澡微臣竊抃願聞韶

侍宴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李義府

金輿玉輦背三條水閣山樓望九霄野外初迷七聖道河邊忽覩二靈橋懸氷滴滴依虬箭清吹泠泠雜鳳簫向晚平陽歌舞合前溪更轉木蘭橈

送孫十　　錢　起

飛花落絮滿河橋千里鄉心送客遥不惜芸香染黄綬惟憐鴻羽下青霄雲衢有志終驤首吏道無媒且折腰急管繁絃催一醉頽陽不駐引征鑣

僻居秋思寄故友　　伍　喬

門巷秋歸更寂寥雨餘閑砌委蘭苗夢迴月夜蟲吟壁病起茅齋藥滿瓢澤國舊遊關遠思竹林前會負佳招身名未立猶辛苦何許流年晚

鬢焦

早秋夜作　　韋　莊

翠簟初晴暑半消撤簾松韻送輕飈涉庭露永琴書潤山郭月明砧杵遥傍砌緑苔鳴蟋蟀遶簷紅樹織蠨蛸不須更作悲秋賦王粲辭家鬢已凋

殘花　　胡　宿

雨壓殘紅一夜凋曉來簾外正飄搖數枝翠葉空相對萬片香魂不可招長樂夢囘春寂寂武

陵人去水迢迢愁將玉笛傳遺恨苦被東風透綺緣

五言排律

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薛元超

儲禁銅扉啓宸行玉輅遥空懷壽街吏尚隔寢門朝地首瞻龍戟空中想鳳鑣飛文映仙牓瀝思叶神飇帝念紆蒼璧乾文煥紫霄歸塘横筆海平圃振詞條欲應垂輪曲鏘洋韻九韶

和刑部成員外秋宿直寄臺省知己

岑參

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宵時衣天子賜厨膳大官調長樂鐘應近明光漏不遥黄門持被覆侍女捧香燒筆爲題詩點燈緣起草挑竹喧交砌葉柳鞸拂牕條粉署榮新命霜臺憶舊僚名香播蘭蕙價重藴瓊瑶擊水翻滄海摶風透赤霄微才喜同舍何幸忽聞韶

送和蕃使

白簡初分命黄金已在腰恩華通外國徒御發中朝雨雪從邊起旌旗上隴遥暮天沙漠漠空磧馬蕭蕭塞路隨河水關城見柳條和戎先罷戰知勝霍嫖姚

送從兄使新羅　顧況

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河宫清奉貴海岳晏來朝地絶提封入天平錫貢饒揚威輕破虜柔服恥征遼曙色黄金闕寒聲白鷺潮樓船非習戰驄馬是嘉招帝女飛銜石鮫人賣淚綃管寧雖不偶徐市倘相邀獨島緣空翠孤霞上泬寥

蟾蜍同漢月蠕蝀異秦橋水豹横吹浪花鷹迴拂霄晨裝凌莽渺夜泊記招摇幾路通員嶠何山是沃焦颶風晴泊起陰火暝潛燒鬒髮成新髻人參長舊苗扶桑銜日近析木帶津遥夢向愁中積魂當别處銷臨川思結網見彈欲求鴞共散羲和曆誰差甲子朝滄波伏忠信譯語辨謳謡疊鼓鯨鱗隱陰帆鷁首飄南溟垂大翼西海飲文鰩指景尋靈草排雲聽洞簫封侯萬里外未肯後班超

九日陪潤州邵使君登北固山　張子容

五馬向山椒重陽坐麗譙徐州帶緑水楚國在青霄張幕連江樹開筵接海潮凌雲詞客語迴雪舞人嬌梅福慙仙吏羊公賞下寮新豐舊美酒况是菊花朝

緱山廟　鄭畋

有昔靈王子吹笙遡泬寥六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亡國原陵古宵天歲月遥無蹊窺海曲有

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龕彩翠銷露壇裝琬琰真像寫松喬珠館青童宴琳宫阿母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西城要綽約南嶽命嬌嬈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晚花珠弄藥春茹玉生苗二景神光秘三光寶籙饒霧垂鵶翅髮斑束虎章腰鶴馭爭衢箭龍妃合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宫燒物外花常滿人間葉自凋望臺悲漢戻閲水笑梁昭古殿香殘地荒堦柳長條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連江漢伊瀾入海潮何由得眞訣使我珮環飄

靈隱寺　駱賓王

鷲嶺鬱岧嶢龍宫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立秋日題安昌寺北山亭　孫逖

樓觀倚長霄登攀及霽朝高如石門頂勝擬赤

城標天路雲虹近人寰氣象遥山園伯禹廟江落伍胥潮徂暑迎秋薄凉風是日飄菓林惟若李萍水覆甘蕉覽古嗟夷漫凌空愛泬寥更聞金刹下鐘梵晚蕭蕭

贈鑒上人　皇甫曾

律儀傳教誘僧臘老烟霄樹色依禪誦蟬聲入寂寥寶龕經末刼畫壁見南朝深竹風開合寒潭月動揺息心歸淨理愛道坐中宵更欲尋空去乘杯過海潮

五言絶句

游春詞　令狐楚

閶闔春風起蓬萊雪水消相將折楊柳爭取寄長條

早發韶州　宋之問

綠樹秦京道青雲洛水橋故園常在目魂去不須招

詠聲　韋應物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消

牛頭寺　司空圖

終南最佳處禪誦出青霄羣木澄幽寂疎烟泛泬寥

七言絶句

漢苑行　王涯

二月風光變柳條九天鈞樂奏雲韶蓬萊殿後花如錦紫閣階前雪未消

寄楊州韓綽判官　杜牧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寄維揚故人　張喬

離別河邊綰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遥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

懷吳中馮秀才　杜牧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算遊程歲月遥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疏雨過楓橋

江南曲　韓翃

長樂花枝雨點銷江城日暮好相邀青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廻通宛轉橋

塞下曲　張仲素

三戍漁陽再渡遼騂弓在臂箭横腰匈奴似若知名姓休傍陰山更射雕

題葉道士山房　顧況

水邊楊柳赤欄橋洞裡神仙碧玉簫近得麻姑書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

贈日本鑒禪師　鄭谷

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絶
松堂靜一點山螢照寂寥

宿列上人房　　徐凝

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眞僧偶見招覺後始知
身是夢更聞寒雨滴芭蕉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七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八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三肴

五言律

贈許棠郡從事　　鄭谷

末路思前難猶爲戀故巢江山多勝境賓主是
貧交飲舫閑依葦琴堂雅結茅夜清僧伴宿水
月在松梢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　　朱慶餘

誰言高靜意不異在衡茅竹冷人離洞天晴鶴
出巢深籬藏白菌荒蔓露青匏幾見中宵月清
光墜樹梢

新安江行　　章八元

江源南出永野飯暫維梢古戍懸魚網空林落
鳥巢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自笑無媒者逢
人作解嘲

池上　　鄭谷

池樹愜幽獨狂吟學解嘲露荷香自任風竹冷

相敲喪志嫌孤宦無機愛澹交仙山如有分必擬訪三茅

自喜　　李商隱

自喜蝸牛舍兼容燕子巢綠筠遺粉籜紅藥綻香苞虎過遥知穽魚來且佐庖慢行成酩酊隣壁有松膠

韋曲杜處士新居　　羅隱

翠斂王孫草荒誅宋玉茅冠餘無故物時薄少深交逆箭侵行遲饑烏出壞巢小園吾亦有多

病近來抛

贈東林寺虎跑泉　　周繇

勝致逼幽感靈泉自虎跑爪撞山脉斷掌托石心坳竹蘙凝相近松陰盏亦交轉令栖遁者真境愈難抛

七言律

秋居病中　　雍陶

幽居悄悄何人到落日清凉滿樹梢新句有時愁裏得古方無效病來抛荒庭數蝶懸蛛網空屋孤螢入燕巢獨臥南窻秋色晚一庭紅葉掩衡茅

五言排律

宋公宅送甯諫議　　宋之問

宋公爰創宅庾氏更誅茅聞出人三秀平臨楚四郊漢臣來絳節荆牧動金鐃鐏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露荷秋變節風柳夕鳴梢一散陽臺雨方隨越鳥巢

和左衛武倉曹衛中對雨贈右衛李騎曹

孫逖

林父同官意宣尼久敬交文場列玉篆武事掌金鐃道合宜連茹時清豈繫匏克勤居簿領多暇屏讙譊美酒懷公讌玄譚佚客嘲薄雲生北闕飛雨自西郊院暑便清曠庭蕪覺漸苞高門閟詎閉逸韻柱難膠枳棘鸞無歎梧桐鳳必巢忽聞徵並作觀海愧堂坳

新秋言懷寄魯望三十韻　　皮日休

新秋入破宅疎澹若平郊戶牖深如窟詩書亂

似巢移床驚蟋蟀拂匣動蠨蛸靜把泉華掬閒
拈乳管敲槍身渾箇矮石面得能顚小柱如拳
葉新松似手梢鶴鳴轉清角鶻下撲金髇合藥
還慵服爲文亦懶抄煩心入夜醒疾首帶涼抓
杉葉尖於鏃藤絲細似鞘饋田舍紫芋低蔓隱
青苞老栢渾如疥陰苔忽似膠王餘落販塹胡
盂入空庖度日忘冠帶經時憶酒肴有心同木
偶無舌並金鐃與欲添玄測狂將換易爻達人
唯落落俗士自譊譊底力將排難何顏用解嘲

欲銷毀後骨空轉坐來胞猶豫應難抱狐疑不
易包等閒逢毒螫容易遇咆哮時事方千碣公
途正二崤名微丱世棄性拙任時拋白日須投
分青雲合定交仕應同五柳歸莫舍三茅澗鹿
從來去烟蘿任涸淆狙公鬧後戲雲母病來藥
從此居方丈終非競斗筲送窮應鬼遺性拙必
天教無限疎慵事憑君解一匏

七言絶句

採松花　姚合

擬服松花無處學嵩陽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
高枝採不覺傾翻仙鶴巢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八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四豪

五言律

奉和聖製九日侍宴應制　李　適

禁苑秋光入宸遊霽色高萸房須釆菊蘂薦香醪後騎縈堤柳前旌拂御桃王枚俱侍從淺淺愧飛毫

送趙侍御歸上都　岑　參

驄馬五花毛青雲歸處高霜隨驅夏暑風逐振

江濤執簡皆推直勤王豈告勞帝城誰不念囘首動離騷

送盧弘本浙東覲省　張　祜

東望故山高秋歸值小舠懷中陸績橘江上伍員濤好去寧鷄口加餐及蟹螯知君思無倦爲我續離騷

送劉司法之越州　僧皎然

蕭蕭鳴夜角驅馬背城濠雨後寒流急秋來朔吹高三山期望海八月欲觀濤幾日西陵路應逢謝法曹

送白少府送兵之隴右　高　適

殘更登隴首遠別指臨洮爲問關中事何如州縣勞軍容隨赤羽樹色引青袍誰斷單于臂今年太白高

送竇秀才赴臨洮　高　適

悵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猶思陽谷去莫厭隴山高倚馬見雄筆隨身唯寶刀料君終自至勳

業在臨洮

送樓煩李別駕　許　渾

琴清詩思勞更欲學龍韜王粲暫停筆吕虔初佩刀夜吟關月靜烁望塞雲高去去從軍樂鵰飛代馬豪

秋夜寄袁中丞王員外　錢　起

一夕盈千念方知別者勞衰榮難會面魂夢暫同袍片月臨堦早晴河度雁高應憐蔣生徑秋露滿蓬蒿

過谷口道士　司空曙

一見林中客閑知州縣勞白雲秋色遠蒼嶺夕陽高自說名因石誰逢手種桃丹經倘相授何事戀青袍

七言律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　韓退之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官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笑二毛

朝下寄韓舍人　耿湋

侍臣鳴珮出西曹鸞殿分階翊綵旄瑞氣迴浮青玉案日華遥上赤霜袍花間焰焰雲旗合鳥外亭亭露掌高肯念萬年芳樹裡隨風一葉在蓬蒿

送崔同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戶　嚴維

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氷水近開漁浦出雪雲初卷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唯有范公曹

杜員外兄示詩因作此寄上　嚴武

新詩海內流傳久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雨露江湖天闊足風濤松花酒熟傍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秋日懷江上友人　羅鄴

行子寧知烟水勞西風獨自泛征艘酒醒孤館秋簾卷月滿寒江夜笛高黃葉夢餘歸朔塞青山家在極波濤去年今日逢君處雁下蘆花猿正號

別洛下知巳　譚用之

金鼎光輝照雪袍洛陽春夢憶波濤塵埃滿眼人情異風雨前程馬足勞接塞峨眉通蜀險過山仙掌倚泰高別來無限幽求子應笑區區味

六韜

洛陽城　許渾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故堞雁迷寒雨下空濠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五言排律

送柴司克劉卿判官之嶺外　高適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

詞曹海對羊城潤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有才無不適行矣莫徒勞

五言絕句

長信宮　劉方平

夢裡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勞

塞下曲　盧綸

月黑雁飛高單于遠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哥舒歌　西鄙人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

七言絕句

宮詞　王建

蓬萊正殿壓雲鰲紅日初生碧海濤閑着五門遙北望柘黃新帕御牀高

春宮曲　王昌齡

昨夜風前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

語松竹　韋莊

庭前芳色綠於袍堂上詩人欲二毛多病不禁秋寂寞雨松風竹莫騷騷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十九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五歌

五言律

奉和人日清暉閣燕羣臣遇雪應制　蘇　頲

樓觀空烟裡初年瑞雪過苑花齊玉樹池水作銀河七日祥爲啓千春御賞多輕飛傳采勝天上奉薰歌

夏日仙萼亭應制　宋之問

高嶺逼星河乘輿此日過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睿藻光巖穴宸襟洽薜蘿悠然小天下歸路滿笙歌

奉和七夕兩儀殿會宴應制　李　嶠

靈匹三秌會仙期七夕過槎來人泛海橋渡鵲塡河帝縷升銀閣天機罷玉梭誰言七襄詠重入五絃歌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王　維

楊子談經處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徑轉廻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王　維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送陸郎中　錢　起

事邊仍戀主舉酒復悲歌粉署含香別轅門載筆過鶯聲出漢苑柳色過漳河相憶情難盡離居春草多

送李正字歸蜀　武元衡

巳獻甘泉賦仍登片玉科漢官新組綬蜀國舊烟蘿劍壁秌雲斷巴江夜月多無窮別離思遥寄竹枝歌

送韓司直　皇甫冉

遊吳還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芳草何山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留遺廟停

舟試一過

送夔州班使君　　司空曙

魚國巴庸路麾幢漢守過曉樯爭市隘夜鼓祭神多雲白當山雨風清滿峽波夷陵舊人吏猶論兩岐歌

送洪州李別駕之任　　郎士元

南去秋江遠孤州與自多能將流水引更入洞庭波夏口帆初上潯陽雁正過知音在霄漢佐郡豈蹉跎

送汾城王主簿　　韋應物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遍情人故郡多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送李將軍赴鄧州　　郎士元

雙旌漢飛將萬里獨横戈春色臨關盡黄雲出塞多鼓鼙悲絶漠烽火隔長河想到陰山北天驕已請和

送鄭侍御謫閩中　　高適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送沈秀才之閩中　　僧皎然

楚客未成歌春風起緑波嶺重寒不到海近瘴偏多野戍桄榔發人家翡翠過翻疑此中好君問定如何

餞唐州高使君　　沈佺期

弱冠相知早中年不見多生涯在王事容鬢各蹉跎良守初分岳嘉聲即潤河還從漢闕下傾耳聽中和

贈李端　　司空曙

共憶南浮日登高望若何楚田湖草遠江寺海榴多載酒尋山宿思人帶雪過東西幾回別此會各蹉跎

和孟虔州閒齋即事　　包何

古郡隣江嶺公庭半薜蘿府寮閑不入山鳥靜偏過睥睨臨花柳闌干枕芰荷麥秋今已至君

聽兩岐歌

寄黔府賓中丞　　羊士諤

漢臣旌節貴萬里護牂牁夏日天無暑秋風水不波朝衣蟠艾綬戎幕偃雕戈滿歲歸龍闕良哉佇作歌

春日同諸公過王尚書林園　　權德輿

休沐君相近時容曳履過花間留客久臺上見雲多松色明金艾鶯聲襍玉珂更逢新酒熟相與藉庭莎

冬至日陪裴端公使君清水堂集　　僧皎然

亞歲崇佳宴華軒照綠波渚芳迎氣早山翠向晴多推往知時訓書祥辦政和從公惜日短留賞夜如何

旅宿淮陽亭　　張九齡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耿星河暗草霜華發空亭雁影過興來誰與語勞者自為歌

褒城驛池塘玩月　　羊士諤

夜長秋始半圓影麗銀河北渚清光溢西山爽氣多螢飛聞墜露魚戲見層波千里家林望涼颷換綠蘿

春行　　李益

侍臣朝謁罷戚里自相過落日青絲騎春風白紵歌恩從三殿近獵向五陵多歸路南橋望垂揚拂細波

夏夜西亭即事　　耿湋

高亭賓客散暑夜寂相和細汗凝衣集微涼待扇過風還池色定月晚樹陰多遲想隨行者珊珊動曉珂

早秋　　許渾

遥夜泛清瑟西風生翠蘿殘螢栖玉露早雁拂金河高樹曉還密遠山晴更多淮南一葉下自覺老烟波

王兵曹廳前湧泉勢成中字　　包融

茂德來徵應流泉入詠歌含靈符上善作字表

中和有草恒垂露無風欲偃波爲看人共水清白定誰多

蘇端林亭對酒喜雨　錢起

小雨飛林頂浮凉入晩多能知留客處偏與好風多濯錦翻紅葉跳珠亂碧荷芳樽深幾許此興可酣歌

宴榮山人池亭　孟浩然

甲第開金穴榮期樂自多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鵝竹引攜琴入花邀載酒過山翁來取醉時唱接䍦歌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王維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藥倩韓康賣門容向子過翻嫌枕席上無那白雲何

惠山寺　張祐

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泉聲至地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細莎殷勤望城市雲外暮鐘和

勝果寺　僧皎然

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同韓貟外宿雲門寺　嚴維

小嶺路難近仙郎此夕過潭空觀月定澗靜見雲多竹翠烟深色松聲雨點和萬緣俱不有對境自垂蘿

陪韋潤州過寉林寺　李嘉祐

野寺江城近雙旌五馬過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松竹閒僧老雲烟晩日和寒塘歸路轉清磬隔微波

贈普門上人　皇甫冉

支公身欲老長在沃州多慧力堪傳教禪功久伏魔山雲隨坐處江草伴頭陀借問回心後賢愚去幾何

和權相公南園閒步寄廣宣上人　楊巨源

浩氣抱天和閒園載酒過步因秋景曠心向晚
雲多翠玉思廻鳳玄珠肯在鵝問師登幾地空
性柰詩何

落照　馬戴

照曜天山外飛鵶幾共過微紅拂秋漢片白透
長波影促寒汀薄光殘古木多金霞與雲氣散
漫復相和

七言律

送魏萬之京　李頎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雁不堪
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
苑砧聲向晚多莫問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
蹉跎

送孔悔入洛　司馬扎

洛陽古城秋色多送君此去心如何青山欲暮
惜別淚碧草未盡復離謌前朝冠帶掩金谷舊
遊花月經銅駝行人正若奈分手日落遠水生
微波

逢隣家　劉長卿

生涯心事已蹉跎舊路依然此重過近北始知
黃葉落向南空見白雲多炎州日日人將老寒
渚年年水自波華髮相逢俱若是故園秋草復
如何

贈荊山高拾遺　許渾

諫獵歸來綺季歌大茆峰影滿秋波山齋留客
掃紅葉野艇送僧披綠莎長覆舊圖棊勢盡遍
添新品藥名多雲中黃鵠日千里自宿自飛無

網羅

寄孟東野　戴叔倫

亂餘城郭怕經過到處閒門長薜蘿用世空悲
聞道淺入山偏喜識僧多醉歸花徑雲生履樵
罷松巖雪滿簑石上幽期春又暮何時載酒聽
高歌

三月三日義興李明府後亭泛舟　皇甫冉

江南烟景復如何聞道新亭更可過處處執蘭

春浦綠萋萋藉草遠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增波

八月十五夜翫月　劉滄

中秋朗月靜天河烏鵲南飛客恨多寒色滿窗明枕簟清光凝露拂烟蘿桂枝斜漢流靈鬼蘋葉微風動細波此夜空庭皆木落蒹葭霜磧雁初過

河中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雀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煬帝行宮　劉滄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江上浩烟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

題周諫別業有寺俱臨苕水　僧皎然

隱身苕上欲如何不着青袍愛綠蘿柳巷任疎容馬入水籬從破許船過昂藏獨鶴閒心遠寂歷秋花野意多若訪禪齋遙可見竹窗書幌共烟波

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中和節賜百官宴　王季友

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嘉名列詠歌湔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曆象千年正醻

醲四好多花隨春令發鴻度歲陽過天地齊休慶歡聲欲盪波

奉和聖製出雀鼠谷之作　王丘

襟帶三秦接旂常萬乘過陽源淑氣早陰谷沍寒多花縟前郊仗霜嚴後殿戈戍雲開晉嶺江雁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一聞天樂唱共逐萬人和

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　錢起

太白明無象皇威未戢戈諸侯持節鉞千里控

山河漢驛雙旌度胡沙七騎過驚蓬連雁起牧
馬入雲多不賣盧龍塞能消瀚海波須傳出師
頌莫奏式微歌

毘陵送鄒結先赴河南判官　劉長卿

王事相逢少雲山奈別何芳年臨水怨瓜步上
湖過客路方驚楚鄉心共渡河凋殘春草在離
亂故城多戰罷逢時泰輕徭佇俗和東西此分
手惆悵恨烟波

長沙早春雪後臨湘水呈同遊諸子　劉長卿

汀洲煖漸綠烟水淡相和舉目方如此歸心豈
奈何日花浮野雪春色染湘波北渚生芳草東
風變舊柯江山古思遠猿鳥暮情多君問漁人
意滄浪自有歌

春日即事　耿湋

芳非那變易年鬢自蹉跎室與千峯對門唯二
仲過宦情知已少生事託人多草色微風長鶯
聲細雨和幾時猶滯拙終日望恩波縱欲論相
報無如漂毋何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半欲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
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
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
在芳草傷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原
君莫弔腸斷洞庭波

晨自行徑至龍興寺崇隱上人院　許渾

佛寺通南徑僧堂倚北坡藤陰迷晤竹苔滑仰
晴莎病憶春前別閑宜雨後過石橫聞水遠林
缺見山多欲結三天社初降十地魔素能來有
窟靈鶴去無巢客路隨萍梗鄉園失薜蘿禪心
如可學不藉魯陽戈

五言絶句

恩君恩　令狐楚

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又盡翠輦不
曾過

清溪泛舟　張顛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勞歌笑攬清溪月清輝不厭多

題竹林寺　李嘉祐

歲月人間促烟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七言絶句

宮詞　顧況

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和月殿影開

聞夜漏水晶簾捲近銀河

宮詞　王涯

迎風殿裏罷雲和起聽新蟬步淺莎為愛九天和露滴萬年枝上最聲多

秋思　王維

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七里灘送嚴維　劉長卿

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老大故人零落已無多

贈少年　溫庭筠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下洞庭波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

臨滹沱見蕃使列名　李益

漠南春色到滹沱邊柳青青塞馬多萬里江山今不閉漢家頻許郅支和

夜冷　李商隱

樹邊池寬月影多村砧塢笛隔風蘿西亭翠被

餘香薄一夜將愁向敗荷

僧院　釋靈一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掛薜蘿無限春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一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六麻

五言律

侍宴甘露殿　李嶠

月宇臨丹地雲窻網碧紗御筵陳桂醑天酒酌榴花水向浮橋直城連禁苑斜承恩恣歡賞歸路滿烟霞

幸白鹿觀應制　沈佺期

紫鳳眞人府斑龍太上家天流芝蓋下山轉桂旗斜聖藻垂寒露仙杯落晚霞唯應問王母桃作幾時花

陪幸昭容院獻詩　鄭愔

地軸樓居近天台闕路賒何如游帝宅即此對仙家座拂金壺電池搖玉酒霞無雲秦漢隔別訪武陵花

送李司直使君　張衆父

使君方擁傳王事遠辭家震澤逢殘雪新豐過落花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看離恨春江無限沙

送豐城王少府　楊炯

愁結亂如麻長天照落霞離亭隱高樹野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張華

送元昱尉義興　盧綸

欲成雲海別一夜夢天涯白浪緣江雨青山遶縣花風標當劇郡冠帶稱儒家去矣謝親友知余髮已華

送宇文三河西充行司馬　王維

橫吹雜繁笳邊風卷塞沙還聞田司馬更逐李輕車蒲壘成秦地莎居屬漢家當令犬戎國朝聘學昆邪

送孫秀才　王維

帝城風月好況復建平家玉枕雙文簟金盤五色瓜山中無魯酒松下飯胡麻莫厭田家苦歸期遠更賒

江行留別　　馬戴

吳楚半秋色渡江逢葦花雲侵帆影落風逼雁行斜返照開嵐翠寒潮漾浦沙自將何所往海嶠欲營家

若耶溪逢孔丈　　綦毋潛

相逢此溪曲託勝在烟霞潭影竹間動峯陰簷外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日春風滿若耶

詶程近秋夜即事見贈　　韓翃

長簟迎風早空城澹月華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節候看應晚心期臥已賒向來吟秀句不覺已鳴鴉

春日南遊寄浙東許同年　　李頻

孤帆處處宿不問是誰家南國平蕪遠東風細雨斜旅懷多寄酒寒意欲留花更想前途去茫茫滄海涯

獻白尹　　許渾

辭舞任生涯褐寬烏帽斜庾公先在郡疎傳早還家林晚鳥爭樹園春蜂護花高吟應更逸嵩洛舊烟霞

旅次上饒溪　　張祜

碧溪行幾折凝棹宿汀沙角斷孤城掩樓深片月斜夜橋昏水氣秋竹靜霜華更想曾題壁凋零可歎嗟

江行　　李咸用

瀟湘無事後征棹復嘔啞高岫留殘照歸鴻背落霞魚依沙岸草蝶寄洑流槎共說干戈苦汀

洲減釣家

晚投江澤浦即事　　耿湋

落日過重霞輕烟上遠沙移舟衝荇蔓轉浦入蘆花斷岸迁來客連波漾去沙故鄉何處在更道向天涯

晚春答嚴少府諸公見過　　王維

松菊荒三徑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雀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

過湖南羊處士別業　劉長卿

杜門成白首湖上寄生涯秋草無三徑寒塘獨一家鳥歸村落静水向縣城斜愛子醒還醉東籬菊正花

過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灞東司馬郊園　許渾

楚翁秦塞住昔事李輕車白社貧思橘青門老種瓜讀書三徑草沽酒一籬花更欲尋芝术商山便寄家

題樊川杜相公別業　錢起

數畝園林好人知賢相家結茅書閣儉帶水槿籬斜古樹生春醉新荷卷落花聖恩加玉鉉安得臥青霞

題楊著作別業　耿湋

挪巷白陂斜回陽噪亂鴉農桑子雲業書籍蔡邑家暮葉初翻砌寒池轉露沙如何守儒行寂寞過年華

題李將軍山亭　郭良

鳳韜將軍位龍門司隷家衣冠為隱逸山水作繁華徑出重林草池搖兩岸花誰知貴公子亭院有烟霞

登復州南樓　錢起

孤樹緑春他山卷曙霞客心湖上雁歸思日邊花行李迷方久歸期涉歲賒故人雲路隔何

處寄瑤華

塞下曲　李太白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上元　郭利正

九陌連燈影千門夢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遊不問家更聞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晦日宴遊　杜審言

日晦隨蓂莢春情着杏花解紳宜就水張幕會
連沙歌管風輕度池臺日半斜更看金谷騎爭
向石崇家

宴梅道士房　孟浩然

林臥愁春盡搴闈覽物華忽逢青鳥使邀入赤
松家金竈初開火仙桃正發花童顏若可駐何
惜醉流霞

送柳道士　錢起

去世能成道遊仙不定家歸期千歲鶴行邁五
雲車海上春應盡壺中日未斜不知相憶處琪
樹幾枝花

遊韶州廣果寺　劉友賢

景殿臨丹壑香臺隱翠霞巢飛銜象鳥砌蹋雨
空花寶鐸搖初霽金池映晚沙莫愁歸路遠門
外夜三車

七言律

奉和聖製[illegible]閣道雨中春望之作　王維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
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
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
物華

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應制　李義府

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東郊
回日御城臨南斗度雲車風泉韻遶幽林竹雨
霰光搖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
重賒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　劉禹錫

楚關蘄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薤葉照人
呈夏簟松花滿椀試新茶樓中飲興因明月江
上詩情爲晚霞此地交親長引領早將玄髮入
京華

寄瓊州楊舍人　皮日休

德星文彩麗天涯酒樹堪消謫宦嗟行過竹王
因設奠居逢木客又還家清齋夜被桄榔覆遠
信閑封荳蔻花清切會須歸有日莫貪句漏足

丹砂

答竇拾遺臥病見寄　包佶

今春扶病移滄海幾度承恩對白花送客屢聞簷外鵲消愁已辨酒中蛇瓶收枸杞懸泉水鼎錬芙蓉伏火砂誤入塵埃牽吏役羞將簿領到君家

南康阻涉　許渾

晴灘水落漲虛沙灘去秦吳萬里賒馬上折殘江北柳舟中開盡嶺南花離歌不斷如留客歸

夢初驚似到家山鳥一聲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

上巳日越中與鮑侍御泛舟若耶溪　劉長卿

蘭橈萬轉望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舊浦遠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君見漁船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烟花

夜雪泛舟遊南溪　韋莊

大江西面小溪斜入竹穿林似若耶兩岸嚴風吹玉樹一灘明月曬銀砂因尋野渡逢漁舍更泊前灣上酒家去去不知歸路遠棹聲烟裏獨嘔啞

春晚閑望　劉兼

東風滿地是梨花只把琴心殢酒家立處晚樓橫短笛望中春草接平沙雁行斷續晴天遠燕翼參差翠幕斜歸計未成頭欲白釣舟烟浪思無涯

題同官李明府書舍　崔峒

訟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聚晚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共美新為政計日還應更觸邪可惜陶潛無限興不逢籬菊正開花

西江上送漁父　温庭筠

却逐嚴光向若耶釣綸菱棹寄年華三秋梅雨愁楓葉一棹蓬舟宿葦花不見水雲應有夢偶隨鷗鷺便成家白蘋風起樓船暮江燕雙雙五

兩斜

送黃隱君歸南海　許渾

瘴霧南邊久寄家海中來往信流槎林藏鸜鵒多殘筍樹過猩猩少落花深洞有雲龍蛻骨半岩無草象生牙知君愛宿層峯頂坐到三更見日華

送常十九歸嵩少故林　劉長卿

迢迢此恨杳無涯楚澤嵩山萬里賒岐路別時驚一葉雲林歸處憶三花秋禾蒼翠寒飛雁古

堞蕭條晚噪鴉他日山中逢勝事桃源洞裏幾人家

贈南嶽馮處士　曹唐

寂寥深木閉烟霞洞裏相知有幾家笑看潭魚吹水沫醉嗔溪鹿喫蕉花穿厨歷歷泉聲細繞屋悠悠樹影斜夜靜着灰封釜竈自添文武養丹砂

聖恩顧問獨遊月鐙閣直書應制

僧廣宣

禪居河畔無多地來往尋春物正華磴道上盤千畝竹闌干低數萬人家簷前施食來飛鳥林下行香踏落花自解刹那知佛性不勞更喻幾塵沙

白菊　張賁

雪彩冰姿號女華寄身多是地仙家有時南國和霜立幾處東籬伴月斜謝客瓊枝空貯恨袁郎金鈿不成誇自知終古清香在更出梅妝弄晚霞

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幸玉眞公主山庄應制　王維

碧落風烟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比地迴鑾駕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雲霞庭養沖天鶴溪留上漢槎種田生白玉泥竈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

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　王　翰

紫蓋尚書印朱轓丞相車登朝身許國出閫將辭家不憚炎蒸苦親嘗走集賒選徒軍有令誓卒爾無譁帝樂風初起王城日半斜寵行流聖作寅餞照台華騎歷河南樹旌搖天北沙衆懷應盡服嚴殺已先加業峻靈祇保功成道路嗟寧如鑿空使遠致石榴花

同餞楊將軍兼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蘇　頲

古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

爲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月思胡笳旗合無邀正冠危即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贈元容州　劉長卿

擁旌臨合浦上印臥長沙海徼長無戍湘山獨種畬政傳通歲貢才惜過年華萬里依孤劍千峰寄一家累徵期旦暮未起戀烟霞避世歌芝草休官醉菊花舊遊如夢裏此別是天涯何事滄波上漂漂逐海查

酬故人還山　宋　鼎

舉棹乘春水歸山撫歲華碧潭宵見月紅樹晚開花肅穆輕風度依微隱徑斜危亭暗松石幽澗落雲霞思鳥鳴高樹遊魚戲淺沙安知餘興盡悵望紫烟賒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駱賓王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華雲疑上苑葉雪是御溝花行歎戎麾遠坐令衣帶賒交河浮絶塞弱

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絶夜夜泣胡笳

塞外　鄭　愔

塞外蕭條望征人此路賒邊聲亂朔馬秋引動胡笳遙障侵歸日長城帶晚霞斷蓬飛古戍連雁聚寒沙海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丈夫期報主萬里獨歸家

遊法華寺　宋之問

高岫擬耆闍真乘引妙車空中結樓殿意表出

烟霞後果傳三足前因感六牙冥林薰寶樹水溜滴金沙寒谷梅猶淺溫庭橘未華臺香紅藥亂塔影綠篁遮果漸輪王族緣超梵帝家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江郡將何匹天都亦未加朝來沿泛所應是逐仙查

登總持寺塔　　孟浩然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遍山連上苑斜四門開帝宅千陌傍人家累劫從初地爲童憶聚沙仰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送落花

五言絶句

秋怨　　皇甫曾

長信多秋草昭陽待月華那堪閑永巷聞道選良家

懷東山　　李太白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江上　　顧況

江清白鳥斜蕩槳罥蘋花聽唱菱歌晚迴塘月照沙

逢俠者　　錢起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嘲少年　　韓昌黎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秖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玉臺體　　權德輿

秋風一夜至吹盡後庭花莫作經時別西鄰是宋家

七言絶句

苑中遇雪應制　　沈佺期

北闕彤雲掩曙霞東風吹雪舞仙家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長芳六出花

送王使君自楚移越　　劉商

露冕行春向若耶野人懷惠欲移家東風二月淮陰道惟見棠梨一樹花

餞唐永昌　徐彦伯

金溪碧水玉潭沙凫舃翩翩弄日華闗雞香陌行春倦爲摘東園桃李花此折腰體集中華收此爾

贈張千牛　韓翃

蓬萊闕下是天家上路新回白鼻騧急管晝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道州寄東館諸賢　吕温

東池送客醉年華聞道風流勝習家獨臥郡齋寥落意隔簾微雨濕梨花

海上憶洛中舊遊　獨孤及

凉風臺上三峯月不夜城邊萬里沙離別莫言關塞遠夢魂長在子陵家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郵亭殘花　張祜

雲暗山横日欲斜郵亭下馬看殘花自從身逐征西府每到花時不在家

郊居　温庭筠

槿籬芳樹近樵家麥隴青青一徑斜寂寞遊人寒食後夜來風雨送梨花

與史郎中欽聽黄鶴樓上吹笛　李太白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黄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聽鄰家吹笙　郎士元

鳳吹聲如隔彩霞不知墻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唯有碧桃千樹花

夜月　劉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緑窗紗

十五夜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題張道士山居　劉長卿

盤石垂蘿只是家回頭猶看五枝花松間寂寂

無烟火應服朝來一片霞

題明惠上人房　　秦系

簷前朝暮雨添花八十吳僧飯胡麻入定幾時
還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一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二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七陽

五言律

奉和次瓊岳應制　　韋濟

陸海披晴雪千旗獵平陽岳臨秦路險河遶漢
垣長行漏通鳷鵲䕫宮接建章都門信宿近歌
舞從周王

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
閣　　宋之問

閏月再重陽仙輿歷寶坊帝歌雲稍白御酒菊
猶黃風鐸喧行漏天花拂舞行豫遊多景福梵
宇日生光

宮中行樂詞　　李太白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
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
燕在昭陽

送劉侍御赴陝州　　韓翃

金羈映驌驦後騎佩干將把酒春城晩鳴鞭曉
路長帶氷新溜溢閒雪早梅香明日懐賢處依
依御史牀

送姚侍御使江東　宋之問

帝憂河朔郡南發海陵倉坐歎青春別逶迤碧
水長飲氷朝受命衣錦晝還鄉爲問山東桂無
人何日芳

送大理正攝御史判凉州別駕　苑咸

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
臺綱雪下天山白泉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
繼海沂康

送戴端公赴容州　陳羽

分命諸侯重葳蕤綵服香八蠻治險路千騎踏
繁霜山斷旌旗出天晴劍佩光還將小戴禮遠
去化南方

送鄭少府赴滏陽　岑參

子眞河朔尉邑里帶青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
綬香青山入官舍黃鳥度宮墻若到銅臺上應
憐魏寢荒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水　皇甫冉

西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長猿聲近廬霍水色勝
瀟湘驛路收殘雨漁家帶夕陽何須愁旅泊使
者有輝光

送何兆下第還蜀　李端

童江不可涉孤客莫晨裝高木莎城小殘星棧

道長裹猿楓子落過雨荔枝香勸爾成都住文
翁有講堂

送陸潛夫延陵尋友　皇甫冉

登山自補屐訪友不齎粮坐歎青松晩行吟白
日長人烟隔水見草氣入林香誰作招尋侶清
齋宿紫陽

和韋永慶義陽公主山池　杜審言

逕轉孤峰逼橋危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換
粳香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猶言宴樂少別

向後池塘

和韋尚書春日南亭宴兄弟　孫逖

臺閣升高位園林隔舊鄉忽聞歌棣蕚還比報瓊芳門向宜春早郊連御宿長德星常有會相望在文昌

秋懷寄錢侍郎　令狐楚

晚歲俱爲郡新秋各異鄉燕鴻一驚叫郢樹盡青蒼山露侵衣潤江風捲簟涼相思如漢水日夜向潯陽

商山早行　溫庭筠

晨氣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一星深戍火殘月半橋霜

玉山嶺上作　皇甫冉

悠悠驅匹馬征路上連岡晚翠深雲竇寒臺淨石梁秋花偏似雪楓葉不禁霜愁見前程遠空郊下夕陽

北固晚眺　竇常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露蠶開晚簇江燕語危檣山址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眺人事幾銷亡

春日山莊　韋述

初歲開韶月田家喜載陽晚晴摇水態遲景蕩山光浦靜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自然成野趣都使俗情忘

春日上方卽事　王維

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閒坐但焚香

白雲溪　吳鞏

山徑入修篁深林蔽日光夏雲生嶂遠瀑水引溪長秀跡逢皆勝清芬坐轉涼相看玉樽夕歸路賞前忘

尋龍湍　孫逖

仙穴尋遺跡輕舟愛水鄉溪流一曲盡山路九峰長漁火歌金洞江妃舞翠房遙憐葛仙宅眞

氣浩微茫

樂城白鶴寺　沈佺期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雁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涼無言誦居遠清淨得空王

同苗員外宿薦福寺　李端

安仁秋興動涼夜宿僧房倚仗雲離月垂簾竹有香廻風吹遠逕墮葉擁長廊一與交親會空貽別後傷

登蒲澗寺後二巖　李羣玉

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浩笑烟波裏浮溟興甚長

方山寺松下泉　韋孝標

石脉綻寒光松根噴曉霜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借淨牀三禪不要問孤月在中央

秋螢　駱賓王

玉虬分靜夜金光照晚涼含輝疑泛月帶火怯凌霜散彩縈虛牖飄花繞洞房下帷如不見當解借餘光（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

蝴蝶　鄭谷

尋艷復尋香似閒還似忙暖烟沉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誤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

七言律

和王員外晴雪早朝　錢起

紫微晴雪帶恩光繞仗偏隨鵷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獨看積素凝清禁已覺輕寒讓太陽題柱盛名兼絕唱風流誰繼漢田郎

和太常王卿詶李舍人中書寓直春夜對月見寄　盧綸

露如輕雨月如霜不見星河見雁行虛暈入池波自泛滿輪當苑桂偏香春臺幾望黃龍闕雲路寧分白玉郎是夜巴歌應金石豈殊螢影對

清光

送李尚書鎮滑州　劉禹錫

南徐報政入文昌東郡須才別建章視草名高同蜀客擁旄年少勝荀郎黃河一曲當城下緹騎千重照路傍自古相門還出將如今人望在岩廊

送源中丞使新羅　姚合

丹墀召對使殊方官重霜臺紫綬光玉節在船清海怪金函開詔拜夷王雲晴漸覺山川異風便那知道路長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洒扶桑

贈張將軍　楊巨源

關西諸將揖容光獨立營門劒有霜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天晴紅幟當山滿日暮清笳入塞長年少功高人最美漢家壇樹月蒼蒼

寄盧司勳員外　李頎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寄綦毋三　李頎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眄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寄通州元九侍御　楊巨源

大明宮殿鬱蒼蒼紫禁龍鐘直署香九陌華軒爭道路一枝寒玉任烟霜須聽瑞雪傳心語莫被啼猿續淚行共識聖朝容直氣期君新歲奉恩光

清明日與友人遊玉塘莊　來鵬

幾度春山共陸郎清明時節好風光細穿綠荇船頭滑醉踏殘花屐齒香風急嶺雲飄迥野雨餘田水落芳塘不堪吟罷東回首滿耳蛙聲正夕陽

晩自朝臺至韋隱君郊園　許　渾

秋來鳧雁下方塘繫馬朝臺步夕陽村逕繞山松葉暗柴門臨水稻花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凉西去蟠溪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登萬歲樓　孟浩然

萬歲樓頭望故鄉獨令鄉思更茫茫天寒雁度堪垂淚月落猿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八行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柳子厚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廻腸共來百粤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峽中嘗茶　鄭　谷

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園裡火煎嘗吳僧謾說鴉山好蜀叟休誇鳥觜香合座半甌輕泛緑開緘數片淺含黄鹿門病客不歸去酒渇更知春味長 雲龜背起文輕炙處雲頭斷液作烹時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黄

侯家　胡　宿

洞戸春遲漏箭長短轅初返洛陽傍綵雲按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璧堂前檻蘭苕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床宴殘紅燭長庚爛還促朝珂謁未央

題張逸人園林　韓　翃

花源一曲映茅堂清論閒階坐夕陽麈尾手中毛已脱蟹螯樽上味初香春深黄口傳窺樹雨後青苔散點墻更道小山宜助賞呼兒舒簟醉巖芳

和皮日休酬茅山廣文　陸龜蒙

一片輕帆背夕陽望三峰拜七真堂天寒夜瀨雲芽淨雪壞晴梳石髮香自拂烟霞安筆閣獨開封檢試砂牀莫言洞府能招隱會輾飆輪見玉皇

宿楚國寺有懷　趙嘏

風動衰荷寂寞香斷烟殘月共蒼蒼寒生曉寺波搖碧紅墜踈林葉滿床起雁似驚南浦棹陰雲欲護北樓霜江邊松菊荒應盡八月長安夜正長

曉過伊水寄龍門僧　司馬札

龍門樹色暗蒼蒼伊水東流客恨長病馬獨嘶殘夜月行人欲渡滿船霜幾家烟火依村步何處漁歌似故鄉山下禪庵老師在願將行役問空王

桃花　羅隱

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艷拂文君酒半里紅欹宋玉墻盡日無人擬惆悵有時經雨乍凄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回首東風一斷腸

海榴花　皮日休

一夜春工綻絳囊碧油枝上晝煌煌風勻紙似調紅露日煖唯憂化亦霜火齊滿枝燒夜月金津含蘂滴昭陽不知桂樹知情否無限同遊阻陸郎

燕　鄭谷

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烟暝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閒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麟德殿讌百寮應制　常袞

雲闕御筵張山呼聖壽長玉闌豐瑞草金陛立神羊合鬯資包膳天星奉酒漿蠻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綱已祛三面歌因守四方千秋不可極花發滿宮香

春日奉酬聖壽無疆　楊巨源

文物京華盛謳歌國步康瑤池供壽酒銀漢灑宸章雨露含雙闕雷霆肅萬方代推仙祚遠春共聖恩長鳳扆臨花煖龍爐傍日香遥知千萬歲天意奉君王

長至日上公獻壽　張叔良

鳳闕晴鐘動雞人曉漏長九重初啓鑰三事正稱觴日至龍顏近天旋聖歷昌休光連雪淨瑞氣雜爐香化被君臣洽恩沾士庶康不因稽舊

典誰得紀朝章

太常寺觀舞聖壽樂　徐元弼

舞字傳新慶人文邁舊章冲融和氣洽悠遠聖功長盛德流無外明時樂未央日華增顧盻風物助低昂翥鳳方齊首高鴻忽斷行雲門與茲曲同是奉陶唐

和姚給事寓直之作　宋之問

清論滿朝陽高才拜夕郎還從避馬路來接珥貂行寵就黃扉日威迴白簡霜栢臺遷烏茂蘭署得人芳禁靜鐘初徹更疎漏更長曉河低武庫流火度文昌寓直光輝重乘秋翰藻揚暗投空欲報下調不成章

上劉侍中　楊巨源

命代生申甫承家翊禹湯廟謨膺間氣師律動清霜鐘鼎勳庸大山河[illegible]誓長英姿凌虎視逸步壓龍驤道協陶鈞力恩迴日月光一言弘社稷九命備珪璋政洽軍[illegible]肅仁敷物已康朱門重棨戟丹詔半縑緗位總馳龍野師臨涿鹿鄉

射鵰天更碧吹角塞仍黃深入平夷落橫行闢漢疆功垂貞石遠名映色絲香斷續聽貔虎臨池讌鳳凰舞腰凝綺樹歌響拂雕梁杯淨傳鸚鵡裘鮮照鷫鸘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風景佳人地烟沙壯士場幕中邀謝鑒麾下得周郎珠影含空徹瓊枝映座芳王渾知武子陳寔獎元方富貴春無限歡娛夜未央管絃隨玉帳樽俎奉金章俗理寧因勸邊清詎假防軍容雄朔漠公望冠巖廊分野隣孤島京坻溢萬箱曙華

分碣石秋色入漁陽城遠迷玄兔川明辨白狼
忠賢多感激今古共蒼茫堤擁紅蕖艷橋分翠
柳行軒車紛自至亭館鬱相當珍簟迴煩暑曾
軒引早涼聽琴知思靜說劒覺神揚佳境燕臺
上清輝鄭驛傍鼓鼙喧北里珪玉映東牀敵衛
由之瑟甘循賜也牆官微思假路戰勝忝升堂
欲奮三年翼頻迴一夕腸消憂期酒聖乘興任
詩狂海內栽桃李天涯荷稻粱升沉門下意誰
道在蒼蒼

贈張均員外　盧象

公門世業昌才子冠裴王出自平津邸還爲吏
部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
趨北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
鵡天池待鳳凰永欣疇日顧未記後時傷去去
圖南遠微才幸不忘

秋日登揚州西陵塔　李太白

寶塔凌蒼蒼登攀覽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
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剎影日
動火珠光鳥拂瓊旛度霞連繡栱張目隨征路
斷心逐去帆揚露浩梧楸白霜催橘柚黃三毫
如可見於此照迷方

十五夜遊　蘇味道

今夕重門啟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
星光南陌青絲騎東鄰紅粉粧管絃遙辨曲羅
綺暗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鬭舞場經過猶未
已鐘鼓出長楊

詠冬瑰花和李舍人昆季咏寄徐郎中之

作　常袞

獨鶴寄烟霜雙鸞思晚芳舊陰依謝宅新艷出
蕭墻蝶散搖輕露鶯銜入夕陽雨朝勝濯錦風
夜劇焚香麗日千層艷孤霞一片光嶺來驚葉
少動處覺枝長布影期高賞留春爲遠方嘗聞
贈瓊玖叨和愧升堂

七言排律

從軍行　崔融

雩虜雜種亂金方武將神兵下玉堂天子旌旗

過細栁匈奴運數盡枯楊關頭落月橫西喬塞
下凝雲斷北荒漠漠邊塵飛衆鳥昏昏朔氣聚
羣羊依稀蜀杖迷新竹彷彿胡床識故桑臨海
舊來聞驃騎尋河本自有中郎坐看戰壁爲平
土近待軍營作破羌

秘書省賀知章草題詩　温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葦花
隨釣艇蛤蜊菰葉夢橫塘幾年京月拘華省一
夕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

相忘出籠鸞鶴歸遼海落筆龍蛇滿壞墻李白
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五言絶句

思君恩　令狐楚

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是在
昭陽

婕妤怨　皇甫冉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
許長

閨人贈遠　王涯

遠戍功名薄深閨年貌傷妝成對春樹不語淚
千行

春遊曲　張仲素

行樂三春節林林百和香當年重意氣先占鬬
雞場

秋浦歌　李太白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
秋霜

七言絶句

侍宴桃花園應制　李乂

綺萼成蹊遍籞芳紅英撲地滿園香莫將秋宴
傳王母來比春華壽聖皇

宮詞　王建

秋殿清齋刻漏長紫微宮女夜燒香拜陵日到
公卿發鹵簿分頭出太常

宮怨　李益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

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西宮春怨　王昌齡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朧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秋怨　王昌齡

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長信秋詞　王昌齡

金井梧桐秋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熏籠玉枕

無顏色臥聽南宮清漏長

昭陽曲　劉長卿

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爐香芙蓉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送別魏二　王昌齡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餞唐永昌　李適

聞道飛凫向洛陽翩翩矯翮度文昌因聲寄意三花樹少室岩前幾過香

寄穆侍御出幽州　王昌齡

一從恩譴度瀟湘塞上江南萬里長莫道薊門書信少雁飛猶得到衡陽

涇州聽張處士琴　項斯

邊州獨夜正思鄉君又彈琴在客堂彷彿不離燈影外似聞流水到瀟湘

夜上受降城聞笛 一作婆羅門　李益

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

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塞下曲　常建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

客中行　李太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椀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少年行　王維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

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春思　賈至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爲
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山亭夏日　高駢

緑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
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秋夜曲　王涯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逼暗蟲

通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

題輞川山水　戴叔倫

松下茅亭五月涼汀沙雲樹晚蒼蒼行人無限
秋風思隔水青山是故鄉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二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三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八庚

五言律

早朝　王維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烏睥睨曉宮井轆
轤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遣方士東
海訪蓬瀛

故洛陽城侍宴　姚崇

遊豫停仙蹕登臨對晚晴川梟連倒影岩鳥應
虛聲野奏風成曲山居雲作纓今朝丘壑上高
興小蓬瀛

扈從登封告成頌　宋之問

複道開行殿鈎陳列禁兵和風吹鼓角佳氣動
旗旌後騎廻天苑前山入御營萬方俱下拜相
與樂昇平

扈從御宿池　祖詠

君王既巡狩輦路入秦京遠樹低檣壘孤山入

慢城寒疎清禁漏夜驚羽林兵誰念迯方客長
懷魏闕情

奉和幸望春宮送張仁亶　李　適

地限驕南牧天臨餞北征解衣延寵命橫劒總
威名豹略恭宸旨雄文動睿情坐觀膜拜入朝
夕受降城

送崔融　杜審言

君王行出將書記遠從征祖帳連河闕軍麾動
洛城旌旆朝朔氣笳吹夜邊聲坐覺烟塵掃秋

風古北平

送友人　李太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
里征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
蕭班馬鳴

送友人入蜀　李太白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傍馬
頭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
必問君平

送歸中丞使新羅　皇甫曾

南憲銜恩去東夷泛海行天遙辭上國水盡到
孤城已變炎涼氣仍愁浩淼程雲濤不可極來
往見雙旌

送方城韋明府　王　維

遙思葭菼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
郢城使車聽雉乳懸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
嫌手板迎

送永陽崔明府　盧　綸

鶴唳蒹葭曉中流見楚城浪清風乍息山白月
猶明廢路開荒木歸人種古營懸聞正訛俗郡
曼最知名

送榮別駕赴華州　皇甫冉

直到三峰下應無累日程高車入郡舍流水出
關城草色田家逈槐陰府吏迎還將海沂詠藉
甚漢公卿

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　錢　起

抱琴爲傲吏孤棹復南行幾處秋江水皆添白

雪聲佳期來客夢幽思緩王程佐牧無勞問心
和政自平

送衛功曹歸荆南　錢起

漢家仍用武才子晚成名惆悵江陵去誰知魏
闕情碧雲愁楚水春酒醉宜城定想褰帷政還
聞坐嘯聲

送李校書赴東川幕　盧綸

泥坂望青城浮雲與棧平字形知國號眉勢識
山名編簡塵封閣戈鋋雪照營男兒須聘用莫

信筆堪畊

送馬向入蜀　徐凝

遊子出咸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遮
猿聲雨雪經泥坂烟花望錦城工文人共許應
紀蜀中行

吳門送客早發　許渾

吳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晚樓臺迥江秋管
吹清早潮低水檻殘月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
南春草生

送故人歸魯　韓翃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急馬
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拜親後少
婦下機迎

送虞說擢第東遊　錢起

湖山不可厭東望有餘情片玉登科後孤舟任
興行月中巖子瀨花際楚王城歲暮雲皋隺聞
天更一鳴

秋日送方干遊上元　曹松

天高淮泗白料子趣修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
岸行雲離京口樹江入石頭城後夜分遙念諸
峯霽露生

送陸羽　皇甫曾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
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
思磬一聲

贈還客　許渾

無機還得罪直道不傷情微雨昏山色疎籠閉

鶴聲閒居多野客高枕見江城門外長溪水憐君又濯纓

寄洪州幕府盧廿一侍御　司空曙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妙氷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奉酬李舍人秋日寓直見寄　張南史

秋日金華直遙知玉珮清九重門更肅五色詔初成槐落宮中影鴻高苑外聲翻從魏闕下江

海寄幽情

同李吏部伏日口號呈元庶子路中丞　包佶

火炎逢六月金伏過三庚幾度衣裳汗誰家枕簟清頒氷無下位裁扇有高名吏部還開甕殷勤二客情

寒食宴城北山池即鄭郡守折柳亭　羊士諤

別館青山郭遊人折柳行落花經上巳細雨帶清明鶗鴂流芳暗鴛鴦曲水平歸心何處醉寶瑟有餘聲

春夜皇甫冉宅對酒　張繼

流落時相見悲歡共此情興因樽酒洽愁爲故人輕亂影花侵席斜暉月過城那知橫吹笛江外作邊聲

早行　郭良

早行星尚在數里未天明不辨雲林色空聞流水聲月從山上落河入斗間橫漸至重門外依

稀見洛城

渡楊子江　丁仙芝

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葉下淅歷度秋聲

臨洞庭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尋天台山　孟浩然

吾愛太乙子飡霞卧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裡遙見石梁橫

長安旅夜　許渾

久客怨長夜西風吹雁聲雲移河漢淺月泛露華清掩瑟獨凝思緩歌空寄情門前有歸路迢遞洛陽城

秋夜獨坐　王維

獨坐愁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菓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西池晨望　羊士諤

起來林上月瀟灑故人情鈴閣開何事蓮塘曉獨行衣沾竹露爽茶對石泉清鼓吹前賢薄羣蛙試一鳴

新春　姚合

官卑長少事縣僻又無城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浮輕最好林間鵲今朝足喜聲

東都所居寒食　陳潤

江南寒食早二月杜鵑鳴日暖山初綠春寒雨欲晴浴蠶看社日改火待清明更喜瓜田好令人憶邵平

陸渾山庄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

能媿此生

田家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曉耕池塘烟未歇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從軍行　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又　李約

候火起雕城塵沙擁戰聲遊軍藏漢幟降虜說蕃情霜落滹池淺秋深太白明嫖姚方虎視不學請添兵

出塞　于鵠

單于驕愛獵放火到軍城待月調新馬防秋置遠營空山朱戟影寒磧鐵衣聲逢着降胡說沙陰有伏兵

宴鬱林觀張道士房　錢起

淑跡人間世忘歸象外情竹壇秋月冷山殿夜鐘清仙侶披雲集霞杯達曙傾同歡不可再朝暮赤龍迎

登辨覺寺　王維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牕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嫩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華嚴寺　嚴維

初地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到官龍節駐禮塔雁行成蓮吟千峰靜梅天一雨清禪庭未可戀聖主寄蒼生

送文暢上人東遊　呂溫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恒地雲行不計程到時爲彼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臨岐別吾

徒自有情

贈志凝上人　張祜

悟色身無染觀空事不生道心長日笑覺路幾年行片月上方靜孤雲海棹輕願爲塵外契一就智珠明

晴　任翻

楚國多春雨柴門喜晚晴幽人臨水坐好鳥隔花鳴野色連空濶江流接海平門前向溪路今夜月分明

草　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自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鐘　宋之問

既接南鄰磬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警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豈惟恒待扣金簴有餘清

七言律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鄭愔

宸蹕凌高轉翠旌春樓望遠背朱城忽排花上遊天苑却坐雲邊看帝京百草香心初罥蝶千林嫩葉始藏鶯幸同葵藿傾陽早願比盤根應帯榮

興慶池侍宴應制　馬懷素

積水逶迤繞貝城含虛皎鏡有餘清圖雲曲榭連緹幕映日中塘間綵旌賞洽猶聞簫管沸歡留更睹木蘭輕無勞海上尋仙客即有蓬萊在帝京

奉和幸安樂公主山庄　宗楚客

玉樓銀榜枕嚴城翠蓋紅旂列禁庭日映層巖圖畫色風搖雜樹管絃聲水邊重閣含飛動雲裡孤峯類削成幸覩八龍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

廣達樓下夜侍酺燕應制　蘇頲

東岳封回燕洛京西墉通晚會公卿樓臺絕勝宜春苑燈火還同不夜城正覩人間朝市樂忽

聞天上管絃聲酺來萬舞群臣醉喜戴千年聖主明

朔旦冬至攝職南郊　權德輿

大明南至慶天正朔旦圜丘樂九成文軌盡同堯曆象齋祠忝備漢公卿星辰列位祥光滿金石交音曉奏清更有觀臺稱賀處黃雲捧日瑞昇平

宮詞　戴叔倫

紫禁迢迢宮漏鳴夜深無語獨含情春風鸞鏡

愁中影明月羊車夢裡聲塵暗玉階綦跡斷香
飄金屋篆烟清真心一任娥眉妬買賦何須問
馬卿

奉和杜相公發益州　岑　參

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劒閣
雲隨馬曉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朶迎征益川
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
持衡　此體亦差此

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　姚　合

三十年來天下名銜恩東守闔閭城初經函谷
眠山驛漸入梁園問水程霽日滿江寒浪靜春
風遶郭白蘋生虎丘野寺吳中少誰伴吟詩月
裡行

送李許事赴潭州使幕　錢　起

湖南遠去有餘情蘋葉初齊白芷生謾說簡書
催物役遙知心賞緩王程興過山寺先雲到笑
引江帆帶月行幕下由來貴無事佇聞談笑靜
黎甿

送楊少府貶郴州　王　維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爲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
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
頭浪裡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
屈平

別嚴士元　劉長卿

春風倚棹盍呂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
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
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

儒生

和丁侍郎禁署早春晴望　劉得仁

御林聞有早鶯聲玉檻春香九陌晴寒著霽雲
歸紫閣暖浮佳氣動皇城宮池日到氷初解輦
路風吹草欲生鴛侶此時皆賦咏商山雪在思
尤清

和侯大夫秋原山觀征人回　楊巨源

兩河戰罷萬方清原上軍回識舊營立馬望雲
秋塞靜射雕臨水晚天晴戍閒部伍分岐路地

遠家鄉寄斾旌聖代止戈資廟畧諸侯不復更
長征

奉寄中書王舍人　皇甫曾

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西掖幾年
綸綍貴東山遙夜薜蘿情風傳刻漏星河曙月
上梧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爲薦閉門空賦子
虛成

春山道中寄孟侍御　張南史

春來遊子傷歸路時有白雲遮獨行水流亂赴

石潭響花發不知山樹名誰家魚網求鮮食何
處人烟事火耕昨日已嘗村酒熟一杯思與孟
嘉傾　備一體

寓居寄友人　劉滄

雨餘虛館竹陰清獨坐書窗軫旅情芳草衡門
無馬跡古槐深巷有蟬聲夕陽雲盡萬峰出遠
岍烟銷洛水平入夜南原賞佳景月高風定苦
吟生

行經華陰　崔顥

岧嶤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
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
路西連漢畤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
長生

初出淝口入淮　李紳

東風五日雪初晴淝口冰開好濯纓野老擁途
知意重病夫抛郡喜身輕人心莫厭如弦直淮
水長憐似鏡清回首夕嵐山翠遠楚郊烟樹隱
蕪城

鸚鵡洲　李太白

鸚武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武名鸚武西飛
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
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
誰明　擬黃[illegible][illegible]堂　[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

望薊門　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
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
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

長纓

汧陽縣閣　韋莊

汧水悠悠去似絣遠山如畫翠眉横僧尋野渡歸吳岳雁帶殘陽入渭城邊靜不收蕃帳馬地貧惟賣隴山鸚牧童何處吹羌笛一曲梅花出塞聲

太保中書令軍前新樓　吳融

十二闌干壓錦城半空人語落灘聲風流近接平原閣氣色高含細柳營盡日捲簾江草綠有時敧枕雪峯晴不知奉詔朝天後誰此登臨看月明

張舍人南溪別業　僧法振

新田繞屋半春耕藜杖閑門引客行山翠自成微雨色溪花不隱亂泉聲漁家遺到攜留與公府懸知欲厭名入夜更宜明月滿雙童喚出解吹笙

張芬見訪郊居作　皇甫曾

林中雨歇早涼生已有迎秋促織聲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愧稱兄愁心自惜江籬晚世事方看木槿榮君若罷官攜手去尋山莫問白雲程

寒食前有懷　溫庭筠

萬物鮮華雨乍晴山寒寂歷近清明殘芳荏苒雙飛蝶曉睡朦朧百囀鶯舊侶不歸成獨酌故園雖在有誰耕悠然更起嚴灘恨一宿東風蕙草生

聽趙秀才彈琴　韋莊

滿匣冰泉咽又鳴玉音閑澹入神清巫山夜雨絃中起湘水清波指下生蜂簇野花吟細韻蟬移高柳迸殘聲不須更奏幽蘭曲卓氏門前月正明

銀河吹笙　李商隱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送宮人入道　項斯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結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旦暮焚香遶壇上步虛猶作按調聲

灉湖山寺　張說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雲間東嶺千層出樹裡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

簪纓

題廬山寺　馬戴

白茅為屋宇編荆敷處堦壥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雲雨上方晴鼠驚樵客緣蒼壁猿戲山頭撼紫檉別有一條投澗水竹筒斜引入茶鐺

寄題甘泉寺北軒　杜牧

晉上蓬萊宮裡行北軒闌檻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烟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五言排律

春日奉酬聖壽無疆詞　楊巨源

物象朝高殿簪裾溢上京春當九衢好天向萬方明樂報簫韶發杯看沆瀣生芙蓉丹闕暖楊柳玉樓晴昌盡開中禁衣裳儼太清南山同聖壽長對鳳凰城

奉和聖製登朝元閣　錢起

六合紆玄覽重軒啓上清石林飛棟出霞頂泰階平拂曙鑾輿上晞陽瑞雪晴翠微回日馭丹巘駐天行御氣升銀漢垂衣俯錦城山通玉苑迥河抱紫關明盛物乾文動凝神道化成周王陟喬嶽列辟讓英聲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張九齡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鋋林表出組

練雪間明順動希皇豫高標奉睿情陪遊七聖
列望幸百神迎氣色烟猶喜恩光草尚榮之罘
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說赴朔方軍　張九齡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
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暫揚旌寵賜從仙禁光
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為奏勳臣
倡仍題瑤劍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
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鐘旋可望枕席豈難行
四牡何時入吾君聽履聲

奉和聖製送張說赴朔方軍　張嘉貞

天錫我宗盟元戎付夏卿多才兼將相必勇獸
横行經緯稱人傑文章作代英山川看是陣草
木想為兵不待河氷合猶防塞月明有謀當繫
醜無戰且綏氓閫外專三略雲中冀一平感恩
同義激悵別屢魂驚直視千旌掣遙聞後騎鳴
還期方定日復此出郊迎

送郭僕射節制劍南　岑參

鐵馬擐紅纓旛旂出禁城明王親授鉞丞相欲
專征玉饌天厨送金杯御酒傾劍門乘險過閣
道蹋空行山鳥驚吹笛江猿看洗兵曉雲隨去
陣夜月逐行營南仲今時往西戎計日平將心
感知己萬里寄懸旌

送李九歸河北　錢起

文武資人望謀猷簡聖情南州初卧鼓東土復
維城寄重分符去威仍出閫行斗牛移八座日
月送雙旌别戀瞻天起仁風應物生佇聞收組
練鏘玉會承明

送姚明府赴招義縣　僧無可

濠梁古縣城結束赴王程道路攜家去波濤隔
月行車臨芳草下吏蹋落花迎暮郭山遙在春
洲鳥不驚風烟譙國遠桑柘楚田平何以書能
化長淮澈海清

送歸中丞使新羅　皇甫冉

詔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

前程暫喜孤山出長愁積水縈野風飄疊鼓海
雨濕危旌異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還將大戴
禮方外授諸生

和宣城張太守南亭秋夕懷友　錢　起

池館姑蘇聲梧桐秋露清月臨朱戟靜河近畫
樓明捲幔浮涼入聞鐘永夜清片雲懸曙斗數
雁過秋城羽扇揚風暇瑤琹悵別情江山飛麗
藻謝朓讓詩名

行營詶呂侍御　劉長卿

時尚書問罪襄陽軍次漢東境上侍御
以舟鄴賊境復有水火迫於征稅詩以
見喻

不敢淮南臥來趨漢將營受辭瞻左鉞扶疾拜
前旌井稅鶉衣樂壺漿葦髮迎水歸餘斷岸烽
至掩孤城晚日當千騎秋風合五兵孔璋才素
重早晚檄書成

遊感化寺　王　維

翡翠香烟合琉璃寶殿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
簷楹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拆金
澗透林明郢路雲端迥秦川雨外晴雁王銜果
獻鹿女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遠籬
生野蕨空館發山櫻香飰青菰米嘉蔬綠芋羹
誓陪清梵末端坐學無生

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
有此作　王　維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迴看雙鳳闕相去一

牛鳴法向祇林說心隨寶地平手巾花㲲淨香
帔稻畦成問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
往翻得似無生

七言排律

東兵長句十韻　杜　牧

上黨爭為天下脊邯鄲四十萬秦坑狂童何者
欲專地聖主無私豈玩兵玄象森羅摇北落詩
人章句詠東征雄如馬武皆彈劍少似終軍亦
請纓屈指廟堂無失策垂衣堯舜待昇平羽林

東下雷霆怒楚甲南來組練明卽墨龍文光照曜常山蛇陣勢從横落雕都尉萬人敵黒矟將軍一鳥輕瀟見長圍雲欲合可憐窮壘帶猶縈凱歌應是新年唱便逐春風浩浩聲

五言絶句

長信草　崔國輔

長信宫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堦行

雜詩　王維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愁心視春草畏向玉堦生

別杜審言　宋之問

卧病人事絶嗟君萬里行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

寄韋秀才　李群玉

荆臺蘭渚客寥落共含情空館相思夜孤燈照雨聲

夕次竟陵　張祜

南風吹五兩日暮竟陵城腸斷巴江月夜蟬何處聲

春江曲　張仲素

乘曉南湖上參差疊浪横前洲在何處霧裡雁嚶嚶

春早　韋莊

聞鶯纔覺曉閉戶已知情一帶牕間月斜穿枕上生

閨怨　沈如筠

雁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願隨孤月影流照伏波營

伊州歌　葢嘉運

聞道黄花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偏照漢家營

關山月　儲光羲

一雁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

從軍行　令狐楚

胡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明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聲

清溪半夜聞笛　李太白

羌笛梅花引吳溪隴水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

賦得起坐彈鳴琹　楊師道

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

紇那曲詞　劉禹錫

楊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周郎一回顧聽唱紇那聲

池上　白居易

山僧對棊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自君之出矣　雍裕之

自君之出矣寶鏡為誰明思君如隴水長聞嗚咽聲

七言絶句

宮詞　王建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

過華清宮　李約

君王遊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輦升天人已盡故宮唯有樹長生

將歸湖上留別陳宰　方干

歸去春山逗曉晴縈迴樹石罅中行明時不是無知己自憶湖邊釣與耕

旅次寄湖南張郎中　戎昱

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猶到洛陽城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　李商隱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橫江詞　李太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度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滁州西澗　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
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

封大夫破播仙凱歌　岑參

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群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
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凉州詞　耿湋

國使翩翩隨旆旌隴西岐路足荒城氊裘牧馬
胡雛小日暮蕃歌三兩聲

伊州歌　蓋嘉運

千門今夜曉初晴萬里天河徹帝京璨璨繁星
駕秋色稜稜霜氣韻鐘聲

雜詩　陳祐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
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從軍行　王昌齡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
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公子行　羅鄴

雕鞍玉勒照花明過後香風特地生半醉五侯
門裡出月高猶在禁街行

瑤瑟怨　温庭筠

氷簟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還向
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踏歌詞　劉禹錫

青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
歡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

登樓　羊士諤

槐柳蕭疎繞郡城夜添山雨作江聲秋風南陌
無車馬獨上高樓故國情

移家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
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鍾陵寒食日郊外閒遊　曹松

可憐時節足風情杏子粥香如冷餳無奈春風
輸舊火遍教人喚作山櫻

春興　武元衡

楊柳陰陰細雨晴殘花落盡見流鶯春風一夜吹鄉夢夢逐春風到洛城

凉思　呉融

松間小檻接波平月淡烟沉暑氣清半夜水禽棲不定緑荷風動露珠傾

霽雪　戎昱

風捲寒雲暮雪晴江烟洗盡柳條輕簷前數片無人掃又得書窗一夜明

聽李憑彈箜篌　楊巨源

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園暖翻到雲門第幾聲

春夜洛城聞笛　李太白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曉井　李郢

桐陰覆井月斜明百尺寒泉古甃清越女携瓶下金索曉天初放轆轤聲

唐昌觀玉蘂花　王建

一樹蘢蔥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

榴花　韓昌黎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

蓮花　郭震

臉膩香薰似有情世間何物比輕盈湘妃雨後來池看碧玉盤中弄水晶

子規啼　韋應物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隣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何時明

春曉聞鶯　李益

蜀道山川心易驚緑窗殘夢曉聞鶯分明似雪文君恨萬怨千愁絃上聲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三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四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九青

五言律

奉和九日登臨渭亭應制　楊　廉

遠目瞰秦垧重陽坐灞亭既開黃菊酒還降紫微星簫鼓迎仙曲山河入畫屏幸茲陪燕喜無以效丹青

長門怨　沈佺期

月皎風泠泠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螢清露凝珠綴流塵下翠屏妾心君未察愁歎劇繁星

送趙都督　王　維

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著一經

送邢桂洲　王　維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

賦得緜緜思遠道送岑判官入嶺　錢　起

極目煙霞外孤舟一使星與中尋白雪夢裡過滄溟夜月松江戍秋風竹塢亭不知行遠近芳草日青青

送潘二入京　周　瑀

故人嗟此別相送出烟垧柳色分官路荷香入

水亭離歌未盡曲酌酒共忘形把手河橋上孤山日暮青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暢　當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莎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都已遣沉冥

和元郎中秋居　張　籍

林下無拘束閒吟放性靈好時開藥竈高處置琹亭更選居山記唯尋相鶴經初當授衣假無

吏喚門鈴

秋夜宿淮口　景　池

露白草猶青維舟倚岸亭風帆幾處客天地兩河星樹靜禽眠草沙寒鹿過汀明朝誰結伴直欲泛滄濱

宿宣義池亭　劉得仁

暮色遶柯亭南山出竹青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迹菰蒲有鶴翎此中休便得何必泛滄濱

湖潤　李羣玉

楚色籠青草秋風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盡雲汀棹響來空潤漁歌發杳冥欲浮闌下艇一到斗牛星

池上　白居易

溺溺涼風動淒淒寒露零蘭衰花始白荷破葉猶青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螢若爲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晝居池上亭獨吟　劉禹錫

日午樹陰正獨吟池上亭靜看蜂教誨閒想鶴儀刑沾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杖復何銘

西陵夜居　吳　融

寒潮落遠汀暝色入紫扃漏永沉沉靜燈孤的的青林風移宿鳥池雨定流螢盡夕成愁絕啼螿莫近庭

舟中見雨　戴叔倫

今夜初聽雨江南杜若青功名何鹵莽兄弟總

凋零夢遠愁蝴蝶情深愧鶺鴒撫孤終日意身世尚流萍

細雨　李商隱

瀟洒傍迴汀依微過短亭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稍促高高燕微疎的的螢故園烟草色仍近海門青

春日即事　耿　湋

隣里朝光遍披衣夜醉醒庖厨非舊火林木發新青接果移天性疏泉逐地形清明來幾日藏

勝巳堪聽

七夕　劉　憲

秋吹過雙闕星仙動二靈更深移月鏡河淺度雲軿殿上徵方朔人間失武丁天文茲夜裡光映紫微庭

讀白氏集　李　紳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開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名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文翁講堂　盧照鄰

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甘露寺　孫　魴

寒暄皆有景孤絕畫難形地拱千尋險天垂四面青晝燈籠雁塔夜磬徹漁汀寂愛僧房好波光滿戶庭

題惠上人房　孟浩然

帶雪梅初暖含煙柳尚青來窺童子偈得聽法王經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迷心應覺悟客思不遑寧

猿　曹　松

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護果憎禽啄栖霜覰葉零唯應卧嵐客憐爾傍岳扃

七言律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崔日用

東郊芳物正薰馨素滻鳧鷖戲綠汀鳳閣斜通平樂觀龍旂直逼望春亭光風搖動蘭英紫淑氣依遲柳色青渭浦明晨修禊事羣公傾賀水心銘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殿賜百官櫻桃詩　韓退之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漸汗仰

皇扃

秦處士移家富春發樟亭懷寄　李郢

潮落空江洲渚生知君已上富春亭嘗聞郭邑山多秀更説官寮眼盡青離别幾宵魂耿耿相思一座髮星星仙翁白石高歌調無復松齋半夜聽

夏日宿表兄宅話舊　竇叔向

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珎重

何曾達舊事淒京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見河橋酒幔青

東樓看雪　李建勳

一上高樓醉復醒日西江雪更冥冥北風吹火全無氣平望惟松少露青臘内不妨南地少夜長應得小牕聽因思舊隱匡廬日閑看杉㮤掩石扃

贈牛山人　賈島

二十年中餌茯苓致書半是老君經東都舊住商人宅南郭新修道士亭鑿石養蜂休買蜜坐山秤藥不爭星古來隱者多能卜欲就先生問丙丁

和王昭符進士贈洞庭趙先生　高駢

爲愛君山景最靈角冠秋禮一壇星藥將雞犬雲間試琴許魚龍月下聽自要乘風隨羽客誰同種玉驗仙經烟霞寂寞無人到唯有漁翁過

洞庭

贈日本僧智藏　劉禹錫

浮杯萬里過滄溟遍禮名山適舊扃深夜降龍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會真如不讀經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

山居　僧貫休

一庵暝日在穹冥菌枕松床薜陣青乳鹿暗行㮤徑雪瀑泉微濺石樓經閒吟不覺過天井長

嘯還能動嶽靈應恐無人知此意非凡非聖獨醒醒

楊尚書寄郴筆　　柳子厚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內史親將寫道經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秪欲播芳馨桂楊卿月光輝遍毫末應傳顧兎靈

魯望以綸鈎相示緬懷高致因作　　皮日休

盡日悠然舴艋輕小綸聲細雨溟溟三尋絲帶桐江爛一寸鈎含笠澤腥用近詹何傳釣法收和范蠡養魚經孤篷半夜無餘事應被巖灘聒酒醒

五言排律

雪後覲象闕待漏　　張少博

殘雪初晴後鳴珂奉闕庭九門傳曉漏五夜候晨扃北斗橫斜漢東方落曙星烟氛初動色簪佩未分形雪亞猶垂白山遥不辨青雞人更唱處偏入此時聽

留上李右相　　高適

風俗登淳古君臣挹大庭深沉謀九德密勿契千齡獨立調元氣清心豁窅冥本支連帝系長策冠生靈傳說明殷道蕭何律漢刑鈞衡持國柄柱石總賢經隱軫江山藻氛氲鼎鼐銘興中皆白雪身外即丹青江海呼鴞鳥詩書問聚螢吹噓成羽翼提握動芳馨倚伏悲還笑棲遲醉復醒恩榮初就列含育忝宵形有竊丘山惠無

時枕席寧壯心瞻落景生事感浮萍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

送蔡少府赴登州推事　　高適

膠東連即墨萊水入滄溟國小常多事人訛屢抵刑公才徵邑詔命使出郊坰標格誰當犯風謠信可聆峥嵘大峴口逦邐汶陽亭地迥雲偏白天秋山更青祖筵方卜日王事急侵星勸爾將爲德斯言益有聽

春日酬祭嶽賫使大理盧卿　　僧皎然

望祀崇周典皇華出漢庭紫泥頒會計玄酒薦芳馨聖慮祈多祐齋心合至靈占祥形史竹筮日數堯蓂禮秩新加命朝章舊理刑敷誠依北闕遺愛在西亭五袴歌仍永三碑石重銘疇踏問存沒委曲向郊坰茗水曾同泛稽山昔共經清風門客仰佳頌國人聽奉使朝行月飛文夜動星征途回四牡遲戀故林青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韓昌黎

三秌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浩蕩英華溢蕭踈物象泠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閒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間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兎細得數飄萍山翠相疑綠林烟共幕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追歡罄縹絣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

風臺觀滉瀁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

三月五日泛長沙東湖　張又新

上巳餘風景芳晨集遠坰綵舟浮泛蕩繡轂下娉婷樓樹迴葱蒨歌入杳冥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鳥弄桐花日魚翻穀雨萍從今留勝會誰看畫蘭亭

遊雲門寺　宋之問

維舟探靜域作禮事尊經投迹一蕭散為心自杳冥龕交大禹穴樓倚少微星沓嶂圍蘭若迴溪抱竹庭覺花塗砌白甘露洗山青雁塔鶱金地虹橋轉翠屏入天宵合景神鬼暮潛形理勝常虛寂緣空自感靈入禪從鴿繞說法有龍聽劫累終期滅塵躬且未寕搖搖不安寐待月詠巖扃

賦觀老人星　趙蕃

太史占南極秋分見壽星增輝延寶曆發曜起祥經灼爍依狼地昭彰近帝庭高懸方杳杳孤

白乍榮榮應見光新吐休徵德自形旣能符聖祚從此表遐齡春後先依丙秋來忽近丁垂休歸有道作瑞掩前經豈比周王夢徒言得九齡

賦得數蓂　元稹

將課司天曆先觀近砌蓂一旬開應月五日數從星桂滿蓂初合蟾虧影漸零辨時長有素數閏或餘青墜葉推前事新芽察未形堯年始今歲方欲瑞千齡

省試湘靈鼓瑟　錢起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五言絶句

書院無曆日以詩代書問路侍御六月大小　李益

野性迷堯曆松窗有道經故人爲柱史爲我數階蓂

過酒家　王績

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

江行　錢起

佳節雖逢菊浮生正似萍故山何處望荒岸小長亭

早春野望　王勃

江曠春潮白山長曉岫青他鄉臨眺極花柳映邊亭

七言絶句

宮詞　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凉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又　王涯

白雪猧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曾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向金堦吠曉螢

寒食寄京師諸弟　韋應物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

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七夕寄懷　　竇常

露盤花水望三星彷彿虛無降匹靈斜漢没時
人不寐幾絛蛛網下風庭

湖南春日　　戎昱

三湘漂寓若流萍萬里江鄉隔洞庭羈客春來
心欲碎東風莫遣柳條青

小樓　　儲嗣宗

松杉風外亂山青曲几焚香對石屏記得去年

春雨後燕泥時汚太玄經

觀妓人入道　　楊巨源

荀令歌鐘北里亭翠娥紅粉敞雲屏舞衣施盡
餘香在今日花前學誦經

贈楊鍊師　　鮑溶

道士夜誦蘂珠經白霍下繞香烟聽夜深經盡
人上霍天風吹入秋冥冥

生公講堂　　劉禹錫

生公説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
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聽胡笳送人　　僧皎然

一奏胡笳客未停野僧還欲廢禪聽難將此意
臨江别無限春風葭菼青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四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五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蒸

五言律

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碑　司空曙

漢恩天外洽周頌日邊稱文獨司空羨書兼太尉能出關逢北雁度嶺逐南鵬使者詞林客餘春歸灞陵

餞陳學士還江南　張九齡

荷篠還江澳嚼杯餞霸陵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烟凝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送人宰浦城　林寬

東南猶阻寇梨嶺更誰登作宰應無俸歸船必有僧灘平眠獺石燒斷飲猿藤歲盡校殊最方當見異能

送人之天台　李洞

行李一枝藤雲邊扣曉氷丹經如不謬白髮亦何能淺井仙人鏡明珠海客燈乃知真隱者笑就漢庭徵

送耿山人遊湖南　周賀

南行隨越僧別業一池菱兩鬢已垂雪五湖歸挂罾夜濤鳴柵鏁寒葦露船燈此去應無事却來期未能

假中對雨呈縣中寮友　韋應物

卻足堪爲笑閒居夢杜陵殘鶯知夏淺時雨報年登流麥非關忘收書獨不能自然憂曠職緘

此謝良朋

山中寒夜呈許棠　曹松

山寒草堂煖寂夜有良朋讀易分高燭煎茶取折氷庭垂河半角牕露月微稜俱入詩心地爭無俗者憎

姑熟官舍寄汝洛故人　許渾

官靜亦無能平生少面朋務閒惟印吏公退只叅僧藥鼎初寒火書龕欲夜燈安知北溟水終日送摶鵬

早春寄華下同志　裴説

正是花時節思君寢復興市沽終不醉春夢亦無憑嶽面懸清雨河心走濁氷東門一條路離恨正相仍

寄碁客　鄭谷

松牕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菓一先饒海僧覆圖聞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武威同諸公過楊七山人　高適

幕府日多暇田家歲復登相知恨不早乘興乃無恒窮巷在喬木深齋垂古藤邊城惟有醉此外更何能

雨後宿劉司馬池上　賈島

藍溪秋漱玉此地漲清澄蘆葦聲兼雨芰荷香遶燈岸頭秦古道亭面漢荒陵靜想泉根本幽崖落幾層

宿山家　韋莊

山行侵夜到雲竇一星燈草動蛇尋穴枝搖鼠上藤背風開藥竈向月展魚罾明日前溪路烟蘿更幾層

山中言事　曹松

嵐藹潤牕櫺吟詩得冷癥教餐有効藥多媿獨行僧雲濕煎茶火氷封汲井繩片扉深着掩經國自無能

冬日山居思鄉　周賀

大野始嚴凝雲天曉色澄樹寒稀宿鳥山迥少來僧背日收窻雪開爐釋硯氷忽然歸故國孤

想寓西陵

夏夜　賈島

原寺偏臨近開門物景澄磬通多葉罅月離片雲稜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唯愁秋色至乍可在炎蒸

晨起　許渾

桂樹綠層層風微烟露凝簷楹銜落月幃幌耿殘燈湘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心閒即無事何異住山僧

題鄭侍御藍田別業　張喬

秋山清若水吟客靜於僧小徑通商嶺高牕見杜陵雲霞朝入境猿鳥夜窺燈欲作前峰侶終來寄上層

梁氏水齋　韋莊

獨醉任騰騰琴棊亦自能捲簾山對客開戶犬迎僧看蟻移苔月聞蛙落石層夜窻風雨急松外一菴燈

幽人　李商隱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棊罷正

留僧星斗同秦分人烟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題東林寺元祐上人院　黃滔

廬阜東林寺良遊耻未曾半生隨計吏一日對禪僧泉遠携茶看峰高結伴登迷津出門是子細問三乘

贈道微禪師　李洞

銅缾澁瀉水出磧躡蓮層猛虎降低鼠盤鵬望小蠅通禪五天日照祖幾朝燈短髮歸林下何妨剃未能

訪雲母山僧　僧護國

森然古崖壁淨行一高僧松下爐寒水佛前挑夜燈蓮花國土異貝葉梵書能想對空山所無心戀愛憎

七言律

獻制誥楊舍人　鄭谷

爲郡東吳秖飲氷瑣闈須降鳳書徵隨行已有

朱衣吏伴直多招紫閣僧牕下調琴鳴遠水簾前睡隺背秋燈章陵竹塢情無限閒話毘陵問杜陵

贈前蔚州契苾使君　李商隱

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氷蕃兒襁負來青冢狄女壺漿出白登日晩鷿鵜泉畔獵路人遙識郅都鷹

過鍾陵長慶三年除江西觀察使奉詔不

之任而作　李紳

龍沙江尾抱鍾陵水郭津橋晚景澄江對楚山千里月郭連漁浦萬家燈火拋雙旆辭榮寵遠落丹霄起愛憎惆悵舊遊同草露却思恩顧一沾膺

咸陽懷古　劉滄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淒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淼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

雲層

蒲津河亭　唐彥謙

宿雨清秋霽景澄廣庭高樹更晨興烟橫博望乘槎水日穩文王避雨陵孤棹夷猶期獨往曲欄愁絕每長凭思鄉懷古多傷別此際哀吟幾不勝

秋夜作　李昌符

數畝池塘近杜陵秋天寂寞夜雲凝芙蓉葉上三更漏蟋蟀聲中一點燈跡避嶮巇翻失路心歸閑澹不因僧旣逢上國陳詩日長守林泉亦未能

慈恩偶題　鄭谷

往事悠悠成浩歎浮生擾擾竟何能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晴時獨自登林下聽經秋苑鹿溪邊掃葉夕陽僧吟餘却起雙峯念曾看菴西瀑布氷

上元夜建元寺觀燈呈通智上人　薛能

建元看別上元燈處處回廊鬬火層珠玉亂拋高殿佛綺羅深拜遠山僧臨風走筆思呈惠到曉行禪合伴能無限喧闐留不得月華西下露華凝

寄無相禪師　羅隱

老住西峯第幾層爲師廻首憶前能有緣有想應非佛無我無人始是僧爛椎作袍名復利鑠金爲講愛兼憎何如一衲塵埃外日日香烟夜夜燈

水晶念珠　曹松

等量紅縷貫晶熒盡道勻圓別未勝鑿斷玉潭盈尺水琢成金地兩條氷輪時秪恐星侵佛掛處常疑露滴僧幾度夜深尋不着琉璃爲殿月爲燈

五言排律

早春遊樊川野居却寄李端校書　盧綸

白水遍溝塍青山對杜陵晴明人望崔曠野鹿

隨僧古柳連巢折荒堤帶草崩陰橋全覆雪濕溜半垂氷鬪鼠搖松影遊龜落日層韶光偏不待衰敗巧相仍桂樹曾爭折龍門幾共登琴師阮校尉詩和柳吳興舐筆求書扇張屏看畫蠅卜隣空遂約問卦獨無徵投足驚危路收才遇直繩守農窮自固行樂病何能掩帙蓬蒿晚臨川氣景澄颯然成一叟誰更慕鶱騰

同于汝陽賞白牡丹　王建

曉日花初吐春寒白未凝月光裁不得蘇合點難勝柔膩於雲葉新鮮掩雀屑繞心黃倒暈側頭紫重稜乍歛看如睡初開問欲應並香幽蕙死比艷美人憎價數千金貴形相兩眼帶自知顏色好愁破彩光凌

觀藏氷　張棠征

寒氣方窮律陰精正結氷體堅風帶壯影素月臨凝冬賦凌人掌春期命婦昇鑿來壺色徹納處鏡光澄曾史曾留問幽詩舊見稱同觀里社

享王道頌還典

五言絕句

宮中樂　張仲素

江果瑤池實金盤露井氷甘泉將避暑臺殿曉光凝

江行　錢起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竹巖　張籍

獨入千竿裡緣巖踏石層筍頭齊欲出更不許

人登

七言絶句

車駕西遊因而有作　温庭筠

宣曲長楊瑞氣凝上林狐兎待秋鷹誰將詞賦
陪雕輦寂寞相如卧茂陵

獻淮南帥　李嵘

雜樹烟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
東閣望擬築沙堤到廣陵

寄别朱拾遺　劉長卿

天書遠詔滄浪客幾度臨岐病未能江海茫茫
春欲暮行人一騎發金陵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杜牧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斷滿溪氷攜茶臘月
遊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六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一尤

五言律

春日芙蓉園應制　蘇頲

御道虹旗出芳園翠輦遊繞花開水殿架竹起
山樓荷芰輕薰幄魚龍出負舟寧如穆天子空
賦白雲秋

幸白鹿觀應制　崔湜

御旗探紫籙仙仗闢丹丘捧藥芝童下焚香桂
女留鸞歌無歲月鶴語記春秋臣朔真何幸常
陪漢武遊

奉和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李適

鳳輦乘朝霽鶯林對晚秋天文貝葉寫聖澤菊
花浮塔似神功建龕疑佛影留幸陪清漢蹕欣
奉淨居遊

梨園亭子侍宴　喬知之

年光陌上發香輦禁中遊草緑鴛鴦殿花紅翡翠樓天杯承露酌仙館雜風流今日陪歡豫皇恩不可酬

進船泛洛水　孫逖

禁園紆厤覽仙棹叶時遊洛北風花樹江南彩畫舟芳生蘭蕙草春入鳳皇樓輿盡離宮暮烟光起夕流

宮中行樂詞　李太白

水緑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

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扈從温泉和姚令公喜雪　張九齡

萬乘飛黃馬千金狐白裘正逢銀霰積如向玉京遊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還聞吉甫頌不共郢歌儔

送元侍御充使湖南　皇甫曾

雲夢南行盡三湘萬里流山川重分手徒御亦悲秋白簡勞王事清猿助客愁離群復多病歲晩憶滄洲

送許渾侍御歸潤州　李頻

家山近石頭遂意恣東遊祖席離烏府歸帆轉蜃樓陰氣出海散落日向潮流別有爲霖日孤雲未自由

送李明府之任　戴叔倫

身爲百里長家寵五諸侯含笑聽猿狖搖鞭望斗牛梅花堪比雪芳草不知愁別後南風起相思夢嶺頭

送壽州陳録事　韓翃

壽陽南渡口歛笏見諸侯片雨楚雲暮千家淮水秋開簾對芳草送客上春洲請問山中桂王孫幾度遊

送王牧往吉州謁使君叔　李嘉祐

細草緑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彩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王維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曾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送平淡然判官　王維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瀚海經年別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高適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秋砧送包大夫　竇叔向

斷續長門夜清泠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況復送行舟

送張儋水路歸北海　韓翃

千里東歸客孤心憶舊遊片帆依白水高枕卧青州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知君心興遠每上海邊樓

送李遂之越　郎士元

未習風波事初爲東越遊露沾湖草白月照海山秋梅市門何處蘭亭水尚流西興待潮信落日滿孤舟

送魏八　高適

更沽淇上酒還泛驛前舟爲惜故人去復憐嘶馬愁雲山行處合風雨興中秋此路無知已明

珠莫暗投

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　許渾

樽前萬里愁楚塞與皇州雲識瀟湘雨風知郢杜秋潮平猶倚棹月上更登樓他日滄浪水漁歌對白鷗

送客歸蘭溪　許渾

花下送歸客路長應過秋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衆水喧嚴瀨群峰抱沈樓因君幾南望曾

向此中遊

送南客　張籍

行路雨脩脩青山盡海頭天涯人去遠嶺北水空流夜市連銅柱巢居屬象州來時舊相識誰向日南遊

送人之九江謁苗員外　鄭谷

澤國尋知己南浮不偶游湓城分楚塞廬嶽對江州曉餘臨孤嶼春帆入亂流雙旌相望處月白庾公樓

送人入蜀　李遠

蜀客本多愁今君是勝遊碧藏雲外樹紅露驛邊樓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烟雨夜何處夢刀州

楊州送人　劉綺莊

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

渡荊門送別　李太白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餞王司馬入計　張九齡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別筵鋪柳岸征棹倚蘆洲獨歎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廣江驛餞筵留別　李群玉

別筵欲盡秋一醉海西樓夜雨寒潮水孤燈萬里舟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惆悵三年客難期此處遊

南州有贈　賈至

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仙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

同年司封員外許共游西溪久違前契寄贈　鄭谷

北渚牽吟興西溪爽共游秪期承禁馬無暇狎

沙鷗縱目懷青島澄心想碧流明公非不愛應待泛龍舟

寄永嘉崔道融　司空圖

旅寓雖難定乘閒是勝遊碧雲蕭寺霽紅樹謝村秋戍鼓和潮暗船窻照島幽詩家多滯此風景似相留

寄淮南友人　李太白

紅顏悲舊國青歲歎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海雲迷驛路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宿關西客舍寄嚴由二山人　岑參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北秋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有望飛詔下林丘

新秋寄樂天　劉禹錫

月露發光彩此時方見秋夜凉金氣應天靜火星流蛩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相知盡白首清景復追遊

初秋寄友人　溫庭筠

閒夢正悠悠凉風坐竹樓夜琴知欲雨曉簟覺新秋獨鳥楚山遠一蟬關樹愁憑將離別恨江外問同遊

會稽秋晚呈于太守　張繼

寂寂訟庭幽森森戟戶秋山光隱危堞湖色上高樓禹穴探書罷天台作賦遊浮雲將越客歲晚共淹留

凌朝浮江旅思　韋承慶

天晴日初上春水送孤舟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岸花開且落江鳥沒還浮羇望傷千里長歌遣四愁

歸渡洛水　皇甫冉

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犛烟空翠合灘月碎光流澧浦饒芳草滄浪有釣舟誰知放歌客此意正悠悠

終南東溪中作　岑參

溪水碧於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

勝舟洗藥朝還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適
欲向滄洲作石平沙淺何如

洛陽早春　顧況

何地避春愁終年憶舊遊一身千里外百舌五
更頭客路偏逢雨鄉山不入樓故園桃李月伊
水向東流

太原早秋　李太白

歲落衆芳歇時當大火流霜威出塞早雲色度
河秋夢遶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

日不悠悠

裴廸南門秋夜對月　錢起

夜來詩酒興月滿謝公樓影閉重門靜寒生獨
樹秋鵲驚隨葉散螢遠入烟流今夕逢天末清
光幾處秋

秋夜泛舟　劉方平

林塘夜泛舟蟲響荻颸颸萬影皆因月千聲各
爲秋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
川何處流風鳴西岸葉月照一孤舟

冬日野望　于良史

地際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
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何
處可消憂

曉望　杜牧

獸起看山色水雞鳴蓼洲房星隨月轉楚木向
雲秋曲渚疑江盡平沙似浪浮秦原在何處澤
國碧悠悠

題江陵臨沙驛樓　司空曙

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雁識楚山晚蟬知秦
樹秋妻京多獨醉零落半同遊豈復平生意蒼
然蘭杜洲

唐都尉山池　崔湜

曲渚飄輕舟前溪釣晚流雁翻蒲葉起魚撥荇
花遊金子懸湘柚珠房拆海榴幽尋惜未已清
月半西樓

梅道士水亭　孟浩然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

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

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送歸江陵　　劉禹錫

看盡長廊畫尋僧一逕幽小池兼鶴淨古木帶蟬秋客至茶烟起禽歸講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

宿雲門寺閣　　孫逖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雁紗窻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賦得妾薄命　　杜審言

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復迎秋

賦得九月盡秋字　　元稹

霜落三旬後蓂餘一葉秋玄陰迎落日凉魄盡殘鈎半夜灰移管明朝帝御裘潘安過今夕休

詠賦中愁

瀑泉　　李德裕

向老多悲恨悽然念一丘岩泉終古在風月幾年遊菌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不如羊叔子名與峴山留

賦得池上雙丁香樹　　錢起

得地移根遠交柯遶指柔露香濃結桂池影鬭蟠虬黛葉輕筠綠金花笑菊秋何如南海外雨露隔炎州

桂　　李嶠

未植銀宮裡寧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俠客條爲馬仙人葉作舟願君期道術攀折可淹留

萍　　李嶠

二月虹初見三春蟻正浮青蘋含吹轉紫蔕帶波流屢逐明神薦常隨旅客遊既然甜似蜜還遶楚王舟

紫騮馬　　楊炯

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騮蛇弓白羽箭鶴轡赤茸秋發跡來南海長鳴向北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

七言律

奉和幸興慶池競渡應制　徐彥伯

夾道傳呼翊翠乱天迴地轉御芳洲青潭曉霭籠仙蹕紅嶼晴花隔彩旒香溢金環盈廣座聲搖妓舸匝中流群臣相慶嘉魚樂共哂橫汾歌吹秋

秋日候扇　許渾

宵衣應待絕更籌環佩鏘鏘月夜樓井轉轆轤千樹曉鑠開閶闔萬山秋龍旗盡列趨金殿雉扇纔分拜玉旒虛戴鐵冠無一事滄江歸去老漁舟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鳳凰臺　李太白

鳳凰臺上鳳皇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津亭　胡宿

津亭欲閉一作開戒棠舟五兩風來暫留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滿泰州層城渺渺人傷

別芳草萋萋客倦游平樂舊遊收不得更憑飛夢到瀛洲

送浙西李僕射赴鎮　劉禹錫

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滿吳州郡人重得黃丞相童子爭迎郭細侯詔下初辭温室樹夢中先到景陽樓自憐不識平津客遥望旌旗汝水頭

送林學士知明州　胡宿

綠綈厝檢出神州又拜東吳最上游腰下漢符

分半虎手中庖刀欠全牛玳筵進酒吳歈曲碧沼觀魚越鄂舟政是金華隆舊業群仙相望在瀛洲

送鄭嚴員外　羅隱

欲將刀筆潤王猷東去先分聖主憂滿扇好風揺鄭圃一車甘雨別皇州尚書磧冷雞聲晚儀射陂寒樹影秋從此文星在何處武牢關外庾公樓

送馮八將軍奏事畢歸滑臺幕府　崔峒

王門別後到滄洲帝里相逢俱白頭自歎馬卿常帶疾還嗟李廣不封侯棠梨宮裡瞻龍衮細柳營中着虎裘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送故人赴江陵尋庾牧　韓翃

主人持節拜荊州走馬應從一路遊班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佳期笑把齋中酒遠意閒看城上樓文體此時看又別吾知小庾甚

風流

送客歸江州　韓翃

東歸復得采真遊江水迎君日夜流客舍不離青雀舫人家多住白鷗洲風吹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衣已報秋聞道泉明居止近藍輿相訪會淹留

送人之嶺南　李郢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姹女越王潭上見青牛高臺月冷啼猿樹石

室烟含古桂秋回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

早秋京口旅泊贈張侍御　李嘉祐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地征徭非舊日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女牛惟有同時驄馬客偏題尺牘問窮愁

贈張南史　錢起

紫泥何日到滄洲嘆向東陽沈隱侯黛色晴峯

雲外出穀文江水縣前流使臣自欲論公道才子非關厭薄遊溪畔秋蘭雖可佩知君不得少停舟

贈郭駙馬　李端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鷄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熏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笙楊柳陌路人遥指鳳皇樓

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聞枉鐂七侍御詩因以詶荅　李嘉祐

子規夜夜啼櫧葉遠道逢春半是愁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山當睥睨常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惟羨君爲周柱史手持黄紙到滄洲

和司門殷員外早秋省中夜直寄荆南衛端公　權德輿

共嗟王粲滯荆州才子爲郎憶舊遊凉夜偏宜粉署直清言遠待玉人酬風生北渚烟波濶露下南宫星漢秋早晩得爲同舍旅知君兩地結離憂

漢陽獻李相公　劉長卿

退身高卧楚城幽獨掩閑門漢水頭春草雨中行逕没暮山江上捲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晩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李韶州移攺郴州　許渾

詔移丞相木蘭舟桂水潺湲嶺北流青漢夢歸雙闕曙白雲吟過五湖秋恩迴玉扆人先喜道在金縢世不憂聞説公卿盡南望甘棠花暖鳳池頭

月夜寄友人　譚用之

劍氣徒勞望斗牛故人別後阻仙舟殘春漫道深傾酒好月那堪獨上樓何處是非隨馬足由來得喪白人頭清風未許重攜手幾度高唫寄水流

長安春遊　楊巨源

鳳城春報曲江頭上客年年是勝遊日暖雲山當廣陌天晴絲管在高樓蘢葱樹色分仙閣縹緲花香泛御溝桂壁朱門新邸第漢家恩澤在鄰侯

長安秋夕　趙　嘏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淨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寒食遺懷　趙　嘏

折柳城邊起暮愁可憐春色獨懷憂傷心正歎人間事回首更慚江上鷗鷓鴣聲中寒食雨芙蓉花外夕陽樓憑高滿眼送清渭去傍故山山下流

長安臥病秋夜言懷　陳　羽

九重門鎖禁城秋月過南宮漸映樓紫陌夜深槐露冷碧空雲靜火星流清風刻漏傳三殿甲第歌鐘樂五侯楚客病來鄉思苦寂寥燈下不勝愁

七夕　溫庭筠

鵲歸鸞去兩悠悠青瑣西南月自鈎天上歲時星右轉世間離恨水東流金風入樹千門夜銀漢橫空萬象秋蘇小迴塘通桂楫未應清淺隔牽牛

九日登高　王昌齡

青山遠近帶皇州霽景重陽上北樓雨歇亭皋仙菊潤霜飛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鬢花宜壽翡

翠橫釵舞作愁謾說陶潛籬下醉何曾得見此風流

咸陽城東樓　許　渾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　劉長卿

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

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
樹蒼蒼故蔣州王粲尚為南郡客別來何處更
消憂

晚泊松江驛　李郢

片帆孤客晚夷猶紅蓼花前水驛秋歲月方驚
離別盡烟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潮
落空江網罟收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遙散采
菱舟

西塞山　劉禹錫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千尋鐵鏁
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
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
荻秋

長陵　唐彥謙

長陵高闕此安劉附葬纍纍盡列侯豐上舊居
無故里沛中原廟對荒丘耳聞英主提三尺眼
見愚民盜一坏千載豎儒騎瘦馬渭城斜日重
回頭

同題仙遊觀　韓翃

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遙連
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踈松影落空潭淨細
草春香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
丹丘

送僧歸廬山　趙嘏

禪栖忽憶五峰遊去着方袍謝列侯經啓樓臺
千葉曙錫含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在洗
鉢香泉覆菊流却憶前年別師處馬嘶殘月虎

溪頭

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王維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
諸侯相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
色蔭通溝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
漢垂象滿中州

禁闈翫雪寄薛左丞　錢起

玄雲低禁苑飛雪滿神州虛白生臺榭寒光入
冕旒粉凝宮壁靜乳結洞門幽細逶迴風轉輕
隨落羽浮怒濤堆砌石新月孕簾鉤為報詩人
道豐年誦聖猷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韓翃

黃閣開帷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
諸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
騎入幽州塞草連天暮邊聲動地秋無因隨遠
道結束佩吳鉤

古樂府飛龍曲留上陳左相　高適

德以精靈降時膺夢寐求蒼生謝安石天子富
人侯尊俎資高論巖廊挹大猷相門連戶牖卿
族嗣弓裘豁達雲開霽清明月映秋能為吉甫
頌善用子房籌階砌思攀陟門闌尚阻修高山
不易仰大匠本難投跡與松喬合心緣啓沃留
公才山吏部書癖杜荊州幸沐千年聖何辭一
尉休折腰知寵辱回首見沉浮天地莊生馬江
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去此從黃
綬歸歟任白頭風塵與霄漢瞻望日悠悠

詶睢陽李太守　高適

公族稱王佐朝經允帝求本枝疆我李磐石冠
諸劉禮樂光輝盛山河氣象幽系高周柱史名
重晉陽秋華省膺推擇青雲寵宴遊握蘭多具
美前席有嘉謀賦得黃金賜言皆白璧酬着鞭
驅駟馬揮刃解全牛出鎮兼方伯承家復列侯
朝瞻孔北海時用杜荊州廣固饒登陟毘陵忽
阻修三台冀入夢四岳向分憂郡邑連京口山

川望石頭海門當建節江路引鳴騶俗見中興
理人逢至道休先移白額橫更息赭衣偷梁國
歌來晚徐方怨不留豈伊齊政術將以變澆浮
訟簡知能吏刑寬察要囚坐堂風偃草行縣雨
隨輈地是蒙莊宅城遺閼伯丘孝王餘井逕微
子故田疇冬至招搖轉天寒螮蝀收猿巖飛雨
雪兎苑落梧楸列戟霜侵戶褰帷日在鉤好賢
常解榻乘興每登樓逸足橫千里高談注九流
詩題青玉案衣贈黑貂裘窮巷軒車靜閑齋耳

目愁未能方管樂翻欲慕巢由講德良難敵觀
風豈易儔寸心仍有適江海一扁舟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

寄　柳子厚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
人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
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襍佩酬碧霄無枉
路徒此助離憂

七言排律

送裴相公上太原　王建

還攜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
天下事功成却進手中籌再三陳乞爐烟裡前
後分張玉案頭朱架早朝排立戟綠槐殘雨看
張油遙知雁塞從今好直到漁陽以北愁邊鋪
恐巡旂盡換山城欲過館重修千群白刃兵迎
節十對紅粧妓打毬聖主分明教暫去不須高
起見京樓

五言絶句

宮中樂　長孫佐輔

九重青瑣闥百尺碧雲樓明月秋風起珠簾上
玉鈎

又　張仲素

月彩浮鸞殿砧聲隔鳳樓笙歌臨水檻紅燭乍
迎秋

漢宫曲　韓翃

繡幙珊瑚鈎春關翡翠樓深情不肯道嬌倚鈿
箜篌

送胡大　王昌齡

荆門不堪別況乃洞庭秋何處遙望君江邊明
月樓　第三句平

夏夜江樓會別　戴叔倫

不作十日別煩君此相留雨餘江上月好醉竹
間樓

登鸛鵲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

經檀道濟故壘　劉禹錫
萬里長城境荒臺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
湖南蘭若　僧皎然
未到無爲岸空憐不繫舟東山白雲意歲晚向悠悠
採蓮　崔國輔
玉溆花爭發金塘水亂流相逢畏相失並着採蓮舟
歸燕　崔道融
海燕頻來去西人獨滯留天邊又相送腸斷故園秋
七言絶句
朝元引　陳陶
正殿雲開露冕旒下方珠翠壓鰲頭天雞唱罷南山曙春色先歸十二樓
宮怨　司馬禮
柳色參差掩畫樓曉鶯啼送滿宮愁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
秋懷　雍陶
古槐烟薄晚鴉愁獨向黄昏立御溝南國望中生遠思一行新雁過汀州
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太白
故人西辭黄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丹陽送韋參軍　嚴維
丹陽郭裡送行舟一别心知兩地秋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鴉飛盡水悠悠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張說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岑參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送盧徹之太原謁馬尚書　司空曙

榆落鵰飛關塞秋黃雲畫角見幷州翩翩羽騎
雙旌後上客親隨郭細侯

柳楊送客　李益

青楓江畔白蘋洲楚客傷離不待秋君見隋朝
更何事柳楊南渡水悠悠

謝亭送別　許渾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
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別陶副使歸南海　王昌齡

南越歸人夢海樓廣陵新月海亭秋寶刀留贈
長相憶當取戈船萬戶侯

立秋華元南館別二客　武元衡

風入泥陽池館秋片雲孤鴈兩難留明朝獨向
青山郭惟有蟬聲催白頭

贈老將　皇甫曾

白草黃雲塞上秋曾隨驃騎出幷州轆轤劍折
虬髯白轉戰功名獨不侯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柳子厚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
瀟湘思欲采蘋花不自由

三日尋李九莊　常建

雨歇楊林東渡頭永和三日盪輕舟故人家在
桃花岸直到門前溪水流

九月十日卽事　陳羽

漢江天外東流去巴塞連山萬里秋節過重陽
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

南庄春望　李群玉

草暖沙長望去舟微茫烟浪向巴丘沅湘寂寂
春歸盡水綠蘋香人自愁

長溪秋望　唐彥謙

柳短莎長溪水流雨餘烟暝立溪頭寒鴉閃閃
前山去杜曲黃昏人自愁

夕陽樓　李商隱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
向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

閨怨　王昌齡

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邊詞　　姚合

將軍作鎮古汧州水膩山春節氣柔清夜滿城絃管沸行人不信是邊頭

從軍行　　王昌齡

烽火城西百尺樓黄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凉州歌　　張子容

朔風吹葉雁門秋萬里烟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上胡笳夜聽隴山頭

尋道者隱處不遇　　竇鞏

籬外涓涓澗水流槿花半照夕陽收欲題名字知相訪又恐芭蕉不耐秋

新雁　　杜荀鶴

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疎水國秋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鷺鷥　　許渾

西風澹澹水悠悠雪點絲飄帶雨愁何限歸心倚前閣緑蒲紅蓼練塘秋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六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七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二侵

五言律

恩敕麗正書院賜宴應制得林字　張說

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載歌春興曲情竭爲知音

和謝舍人雪夜寓直　皇甫曾

禁省夜沉沉春風雪滿林滄洲歸客夢青瑣近臣心揮翰宣鳴玉承恩在賜金建章寒漏起更助掖垣深

杭州送裴大澤　李太白

西江天柱遠東越海門深去割辭親戀行憂報國心好風吹落日流水引長吟五月披裘者應知不取金

送龍州樊使君　許棠

曾見卭人說龍州地未深碧溪飛白鳥紅旆映青林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政成閑宴日誰伴使君吟

送長沙韋明府之縣　郎士元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烟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雲日楚山暮沙汀白鷺深遥知誦堂裡佳政在鳴琴鳥聲淮浪靜雨色稻苗深

送賀知章　玄宗

遺榮初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僚悵別深

漢上送人西歸　李頻

幾作西歸夢因爲愴別心野啣天去盡山夾漢來深疊浪翻殘照高帆引片陰空留相贈句畢我白頭吟

贈梁州張都督　崔顥

聞君爲漢將虜騎不南侵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

予報國心

贈韋評事儹　　戴叔倫

與道共浮沉人間歲月深是非園吏夢憂喜塞翁心細草誰開逕芳條自結陰由來居物外無事可抽簪

和元相公家園即事寄王相公　　韓翃

共列中台貴能齊物外心廻車青閣晚解帶碧茸深寒水分畦入晴花度竹尋題詩更相應一字重千金

喜雪酬和　　許渾

風度龍山暗雲凝象闕陰瑞花瓊樹合仙草玉苗深欲醉梁王酒先調楚客琴即應携手去將此助商霖

寄陸睦州　　許棠

下國多高趣終年半是吟汐潮通越分部伍雜蠻音曉郭雲藏市青山鳥護林東遊雖未遂日日至中心　結句不可解

途次維揚望京口寄白下諸公　　蔣渙

北望情何限南行路轉深晚帆低荻葉寒日下楓林雲白蘭陵渚烟青建業岑江天秋向盡無處不傷心

晚泊七里灘　　許渾

天晚日沉沉孤舟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必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晚至華陰　　皇甫曾

臘盡促歸心行人及華陰雲霞仙掌出松柏古祠深野渡冰生岸寒川燒隔林温泉看漸近宮樹晚沉沉

郡南亭子宴　　張謂

亭子春城外朱門向綠林柳枝經雨重松色帶烟深濾酒迎山客穿池集水禽白雲常在眼聊足慰人心

裴端公使院賦得隔花簾見春雨

包何

細雨未成霖垂簾但覺陰唯看上砌濕不遣入簾深度隙沾霜簡因風潤綺琴須移戶外履簷溜夜相侵

鳳翔西池與賈島納涼　朱慶餘

四面無烟氣清池潤復深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拂石安茶器移牀選樹陰幾回同到此盡日得閑吟

婺州水館重陽日作　韋莊

異國逢佳節憑高獨苦吟一杯今日酒萬里故鄉心水館紅蘭合山城紫菊深白衣雖不至鷗鳥自相尋

秋夜遊滬湖　張均

滬潭幽意深杳靄湧寒岑石痕秋水落嵐氣夕陽沉澄徹天爲底淵玄月作心清溪非大隱歸弄白雲潯 備一體

秋晚登城　姚合

城高不可下永日一登臨曲檻涼飈急空樓返

照深葦花迷夕棹梧葉散秋砧讒作歸田賦蹉跎歲欲陰

長城聞笛　楊巨源

孤城笛滿林斷續共霜砧夜月降羌淚秋風老將心靜過寒壘遍暗入故園深惆悵梅花落山川不可尋

少年行　王昌齡

走馬遠相尋西樓下夕陰結交期一劍留客贈千金高閣歌聲遠重門柳色深夜闌須盡飲莫負百年心

蘇氏別業　祖詠

別業幽居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送盧山人歸林慮山　皇甫冉

無論行遠近歸向舊煙林寥落人家少青冥鳥道深白雲長滿目芳草自知心山色連東海相思何處尋

道院　　王周

白日人稀到簾垂道院深雨苔生古壁雪雀聚寒林忘慮憑三樂消閒信五禽誰知是官府烟縷滿鑪沉

贈喬尊師　　張鴻

長忌時人識有家雲澗深性惟躭嗜酒貧不破除琹靜鼓三通茵頻湯一味參知師寂知我相引坐㮧陰

遊梵宇三覺寺　　王勃

杏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幌栖禪影松門聽梵音遽忻陪玅躅延賞滌煩襟

遊少林寺　　沈佺期

長歌遊寶地徙倚對珠林雁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澂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

又　　戴叔倫

步入招提路因之訪道林石龕苔蘚積香徑白雲深雙樹含秋色孤峯起夕陰屧廊行欲遍白首一長吟

孤山寺　　張祜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窓夜鐘聲出北林

題破山寺後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

聞鐘磬音

題義公禪房　　孟浩然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峯秀堦前衆壑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和崔校書穿新井　　章孝標

霜鍤破桐陰青絲試淺深月輪開地脉鏡面寫天心碧甃花千片香泉乳百尋欲知爭汲引聽取轆轤音

和徐侍郎中書蔡篠韻　蔣渙

中禁夕沉沉幽篁別作林色連鷄樹近影落鳳池深爲重凌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庭陰

和常州崔使君詠後庭梅　孫逖

聞唱梅花落江南春意深更傳千里外來入越人吟弱幹紅粧倚繁香翠羽尋庭中自公日歌舞向芳陰

桐　李嶠

孤秀嶧陽岑萋萋出衆林春光雜鳳影秋月弄圭陰高映龍門迥雙依玉井深不因將入爨誰爲作鳴琴

七言律

奉和幸安樂公主山莊應制　盧藏用

皇女瑤臺天漢潯星橋月宇構山林飛蘿半拂銀題影瀑布環流玉砌陰菊浦香隨鸚鵡泛簫樓韻逐鳳皇吟瑤池駐蹕思方久壁月無雲典轉深

酬金部王郎中省中春日　盧綸

南宮樹色曉森森雖有春光未有陰鶴侶正宜芳景引玉人那爲簿書沉山含瑞氣偏當日鶯逐輕風不在林更有阮郎迷路處萬株紅樹一谿深

送張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　劉禹錫

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面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鷄林烟開鰲背千尋碧日落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入關留別主人　劉滄

此來多愧食魚心東閣將辭更一吟疋馬客程秋草合萬蟬關樹古槐深風生古渡河聲急雁過寒原嶽勢侵對酒相看自無語幾多離思入瑤琴

寄昭潭王中立　胡宿

高絃一弄武陵深六幙天空萬里心吳苑評驪成久別楚峰回雁好歸音十千美酒花期隔三

百枯棋奕思沉莫上孤城頻送目浮雲西北是
家林

丁巳重陽　司空圖

重陽未到已登臨探得黃花且獨斟客舍喜逢
連日雨家山似嚮隔河砧亂來已失耕桑計病
後休論濟活心自賀逢時能自棄歸鞭唯拍馬
韉吟

寫意　李商隱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

潼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殘日花間留返照片
雲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
不禁

繡嶺宮　崔塗

古殿春殘綠野陰上皇曾此駐泥金三城帳屬
昇平夢一曲鈴關悵望心花路暗迷香輦絕繚
垣初斷草烟深前朝舊物東流在猶爲年年下
翠岑

題馬太尉華山莊　劉滄

別開池館背山陰近得幽奇物外心竹色拂雲
連岳寺泉聲帶雨出溪林一庭楊柳春光暮三
徑烟蘿晚翠深自是功成閑劍履西齋長臥對
瑤琴

題勤尊師歷陽山居　許渾

二十知兵在羽林中年潛識子房心蒼鷹出塞
胡塵滅白寉還鄉楚水深春拆酒瓶浮藥氣晚
携碁局帶松陰雞籠山上雲多處自斸黃精不
可尋

題璿公山池　李頎

遠公遁迹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
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
臥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玄度得
相尋

題潤州妙善前石羊　羅隱

紫髯桑葢此沈吟銀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
聊把手楚醪雖滿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
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鄽沽酒客雀喧鳩聚語

蹄涔

題友人亭竹　殷文珪

蕖篁蕭瑟拂清陰貴地栽成碧玉林盡待花開
添鳳食可憐風擊伏龍吟鈿竿離立霜文靜錦
籜飄零粉節深何事子猷偏寄賞此君心似主
人心

惜花　韓偓

皺白離情何處切賦紅愁態靜中深眼隨片片
沿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總得苔遮猶慰意若

教泥汚更傷心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
緑陰

惠參　陸龜蒙

五葉初成椵樹陰紫團峰外即雞林名參鬼蓋
須難見材似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升碧簡攜
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
帝心

五言排律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　楊巨源

日上蒼龍闕香含紫禁林晴光五雲疊春色九
天深賞叶元和德文垂雅頌音景雲隨玉輦顥
氣在宸襟永保無疆壽長懷不戰心聖朝多慶
澤瑞樹粉墻陰

和許給事夜直　張九齡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
戶深樹搖金掌露庭接玉樓陰左掖知天近南
軒見月臨聲華大國寶夙夜近臣心逸興乘高
閣雄飛在禁林

劉侍讀見和山邸十篇重申此贈　李嶠

神嶽瑶池囿仙宮玉樹林乘時警天御清暑滌
宸襟梁駕陪玄賞淄庭掩翠岑對巖龍岫出分
壑雁池深簷迥松蘿映窗高石鏡臨落泉奔澗
響鶯吹助猿吟野氣迷凉燠山花雜古今英藩
戚賓禮勝境想招尋踐徑披蘭葉攀崖引桂陰
穆生時泛醴鄒子或調琴雉翳分場合魚鉤向
浦沉朝遊極斜景夕宴待橫參顧已慚鉛鍔叨

名齒疇簪暫依朱邸館還暢白雲心丘壑信多
美烟霞得所欽寓言攄宿志竊吹簡知音

送李太守赴上洛　王維

商山包楚鄧積翠靄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
照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
城晝欲陰丹泉通虢畧白羽抵荊岑若見西山
爽應知黃綺心

過山人所居因寄諸補遺　錢起

空谷春雲滿愚公晦跡深一隨玄豹隱幾換綠

蘿陰絕徑人稀到芳蓀我獨尋厨烟住峭壁酒
氣出重林蝴蝶晴還舞黃鸝晚暫吟所思青瑣
客理草寄幽心

題玉山村叟壁　錢起

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
林深一徑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藏虹霽晚雨驚
隼落殘禽涉趣皆流目將歸羨在林却思黃綬
事辜負紫芝心

題東山石壁　羊士諤

石座雙峯古雲泉九曲深寂寥疏鑿意蕪没歲
時侵遠席流還壅浮杯咽復吟追懷王謝侶更
似會稽岑誰爲天池翼相期澤畔吟光輝輕尺
璧然諾重千金幾醉東山妓長懸北闕心蕙蘭
留雜佩桃李想華簪閑閣余何事鳴騶亦屢尋
軒裳遵往轍風景憇中林横吹多淒調高歌送
好音初筵方側耳故老忽沾襟威列當弘濟平
生諒所欽無能愧陳力惆悵拂瑤琴

題從伯舍人道正里南園　劉得仁

帝里餘新第朱門向碧岑曙堂增爽氣喬木動
清陰直去親瑤陛朝迴在竹林風流才子調高
尚古人心薜荔遮窓暗莓苔近井深禮無青瑣
隔詩有白衣吟軒靜留孤寉庭虛到遠砧掩關
裁鳳詔開鏡理瓊簪種植今如此塵埃永不侵
雲奔投刺者日日待爲霖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題峽山寺　許渾

窗樹分蒼壁長溪抱碧岑海風閑鶴遠潭日見

魚深松葢環青韻榕根架緑陰洞丁多斷石蠻女半淘金南浦鶩春至西樓送月沉江流不過嶺何處寄歸心

花發上林　王表

上苑春何早繁花已繡林笑迎明主仗香拂美人簪地接樓臺近天垂雨露深晴光來戲蝶夕影動栖禽欲託凌雲勢先開捧日心當知桃李樹從此必成陰

金谷園花發懷古　王表

春風生梓澤遲景映花林欲問當時事因傷此日心繁華人已殁桃李意何深潤咽歌聲在雲歸葢影沉地形同萬古笑價失千金遺跡應無限芳菲不可尋

五言絶句

宮中樂　令狐楚

月上宮花靜烟含苑樹深銀臺門已閉仙漏夜沉沉

送朱大入秦　孟浩然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赴章陵酬李卿贈别　錢起

一官叨下秩九棘謝知音芳草文園路春愁滿别心

贈韋十八穆　王維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空令春草深

同李三月夜作　皇甫冉

霜風驚渡雁月露皓踈林處處砧聲發星河秋夜深

下浙江　孟浩然

八月觀濤罷三江越海潯廻瞻御闕路無限子牟心

江行　錢起

斗轉月未落舟行夜已深有村知不遠風便數聲砧

山中卽事　郎士元

入谷多春興乘舟棹碧潯山雲昨夜雨溪水曉來深

火爐前坐　李羣玉

孤燈照不寐風雨滿西林多少關心事書灰到夜深

客愁　温庭筠

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深蕩漾春風裡誰知歷亂心

九日登高　劉禹錫

世路山河險君門烟霧深年年上高處未省不傷心

七言絶句

宮詞　王涯

禁門烟起紫沉沉樓閣當中複道深長到暮天凝不散掖庭宫裡動秋砧

秋夜送趙冽歸襄陽　錢起

斗酒忘言良夜深紅萱露滴鵲驚林欲知別後思今夕漢水東流是寸心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丹陽城南秋海陰丹陽城北楚雲深高樓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送人歸江夏　王昌齡

寒江綠水楚雲深莫道離憂遷遠心曉夕雙帆歸鄂渚愁將孤月夢中尋

春日懷司空文明　盧綸

桃李風多日欲陰伯勞飛處落花深貧居靜久難逢信知隔春山不可尋

宮烏曲　趙嘏

宮烏棲處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同花自發春來空帶辟寒金

欸乃曲　元結

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東隣美女歌　宋濟

花暖江城斜日陰鶯啼繡戶曉雲深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歌聲與客心

宿藏公院聽齊孝若彈琴　楊巨源

禪志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聽時心離聲怨調
秋堂夕雲向蒼梧湘水深

嫦娥　李商隱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
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織女　戴叔倫

鳳梭停織鵲無音夢憶仙郎夜夜心難得相逢
容易別銀河爭似妾愁深

鷺鷥　羅隱

斜陽澹澹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不要向人
誇素白也知常有羨魚心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七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八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三覃

五言律

送桂州嚴大夫　韓昌黎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
玉簪戶多輸翡翠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
鸞不假驂

送嚴大夫之桂州　張籍

旌旆過湘潭幽奇得徧探莎城百越北行路九
疑南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聽詞難辨曲風
俗自相諳

送段覺歸東陽兼呈賓使君　許渾

山水引歸路陸郎從此諳秋茶垂露細寒橘帶
霜甘臺倚烏龍嶺樓侵白雁潭沈公如借問心
在浙河南

京還贈張維　孟浩然

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狥五斗祿其如七

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游
魚思舊潭

得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託因書春思詩
以答　獨孤及

春物行將老懷君意詎堪朱顏因酒強白髮對
花慙日日思瓊樹書書話玉潭知同百口累曷
日辨抽簪

夜渡淮　閻丘曉

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河市春風滿

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無
言意未甘

秋思　白居易

夕照紅於燒晴空碧似藍獸形雲不一弓勢月
初三雁思來天北砧愁滿水南蕭條秋氣味未
老已深諳

七言律

湘中贈范郎　羅隱

丹桂無心彼此諳三年蹤懶共江潭愁知酒盞
終難捨老覺人情轉不堪雲外鴛鸞非舊侶眼
前膠漆是烟嵐勞歌一奏霜風暮暫折湘妃白
玉簪

晩秋過洞庭　張泌

征帆高掛酒初酣暮景離情更不堪千里晩霞
雲夢北一州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澗
石驚泉落夜潭莫把羈魂弔湘魄九疑愁絶鎖
烟嵐

西塞山下作　韋莊

西塞山前水似藍亂雲飛絮滿澄潭孤峰漸映
湓城北片月斜生夢澤南爨動曉烟烹紫鱖露
和香蒂摘黃柑他年卻棹扁舟去終傍蘆花結
一菴

五言排律

水亭送華陰王少府得潭字　岑參

亭晩人將別池涼酒未酣關門勞夕夢仙掌引
歸驂河葉藏漁艇藤花罥客簪殘雲收夏暑新
雨帶秋嵐失路情無適離懷思不堪賴茲庭戶

裏別有小江潭

五言絶句

遠別離　　令狐楚

玳織鴛鴦履金裝翡翠簪畏人相問着不擬到城南

廣州江中作　　張說

去國歳方晏愁心轉不堪離人與江水終日向西南

七言絶句

古別離　　韋莊

晴烟漠漠柳毿毿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泛舟入後溪　　羊士諤

東風朝日破輕嵐仙棹初移酒未酣玉笛閑吹折楊柳春風無事傍魚潭

南園　　李賀

宮北田塍曉氣酣黄桑飲露窣宮簾長腰健婦偷攀折將餧吳王八繭蠶

夏日即事　　陸龜蒙

乘屐着來幽砌滑石罌前得遠泉甘草堂祇待新秋景天色微寒酒半酣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八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九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四鹽

五言律

送張調叅軍侍從歸覲荊南因寄司空曙　盧綸

玉勒侍行襜郗超未有髯守儒輕獵騎承誨訪沈潛雲勢將峰雜江聲與𤋮兼還當見王粲應念二毛添

龍州與韓將軍夜會　項斯

應草綠纖纖邊州白露沾別歌綠劍起客淚是愁添見月鵲啼樹避風雲滿簾將軍盡尊酒樓上賦星占

偶題　白居易

孔雀眠高閣櫻桃拂短簷畫明金冉冉箏語玉纖纖細雨無妨燭輕寒不觸簾欲將紅錦段因夢寄江淹

七言律

贈戰將　殷文珪

綠沉槍利雪峯尖犀甲軍裝稱紫髯威懾萬人長凜凜禮延賓客每謙謙陣前戰馬黃金勒架上兵書白玉籤不爲己爲儒子弟好依門下學韜鈐

病中秋懷寄襲美　陸龜蒙

病容愁思苦相兼清鏡無情未我嫌貧廣異蔬行徑窄故求偏藥出錢添同人散後休賒酒雙燕辭來始下簾更有是非齊未得重憑詹尹拂

龜占

芳春　劉兼

細雨微風隔畫簾金鑪檀炷冷慵添桃花滿地春牢落柳絮成堆雪棄嫌寶瑟未能邀卓氏綵毫何必夢江淹宦情歸興休相攪隼旆漁舟總未厭

春盡　韓偓

樹頭初日照西簷樹底蔫花夜雨霑外院池亭聞動鎖後堂欄檻見垂簾柳腰入戶風斜倚榆

筴堆墻氷半淹把酒送春惆悵在年年三月病
猒猒

題東溪公幽居　李太白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溪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
同謝眺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
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
精鹽

五言排律

和李僕射西園　張籍

遇午歸閑處西庭敞四筵高眠着瑟枕散帙檢
書籤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竹凉蠅到少藤
暗蝶爭潛曉鵲頻驚喜䠞蟬不許拈石苔生紫
點欄藥吐紅尖虛坐詩情遠幽談道侶兼所營
當勝地雖儉復誰嫌

秋日遣懷十六韻寄道侶　陸龜蒙

盡日臨風坐雄詞妙畧兼共知時世薄寧恨歲
華淹且把靈方試休憑喜夢占夜然燒求火朝
鍊洗金鹽有路求貞隱無媒舉孝廉自然成嘯
傲不是學沈潛水恨同心隔霜愁兩鬢霑雀屏
憐掩羽烏帽愛垂簷雅調宜觀樂清才稱典籤
冠危玄髮少書健紫毫尖故疾因秋召塵容畏
日黔壯圖須行行儒服謾襜襜片石聊當枕橫
烟欲代簾蠹根延穴蟻䠞葉漏庭蟬藥鼎高低
鑄雲菴早晚苫胡麻如重寄從詡我無猒

七言排律

冬日長安感志寄虢州崔郎中　韋莊

帝里無成久滯淹別家三度見新蟬郄詵丹桂
無人指阮籍青襟有淚霑溪上却思雲滿屋鏡
中惟怕雪生髯病如原憲誰能療蹇似劉禎豈
用占霧雨十年同隱遁風雷何日振沉潛吁嗟
每被更聲引歌詠還因酒思添客舍正甘愁寂
寂郡樓遙想醉猒猒已聞鈴閣懸新詔即向綸
闈副具瞻濟物便同川上檝慰心還似邑中黔
覲星始覺中郎貴問俗方知太守廉宅後綠波
栖畫鷁馬前紅袖簇丹襜閑招好客斟香蟻悶

對瓊花詠散鹽積凍慢封寒畱細暮雲高據遠峯尖訟堂無事氷生印水榭高吟月透簾松下園碁期褚胤筆頭飛箭薦陶謙未知匣劍何時躍但恐鉛刀不再銛雖有遠心長擁彗恥將新制學編苫幾驚素節移銅律又見玄冥變玉籤百口似萍依廣岸一身如鷰戀高簷如今正困風波力更向人間問宋纖

五言絕句

口號贈王九　孟浩然

日暮田家遠山中物久淹歸人須早出稚子望陶潛

馬　李賀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輭先擬蒺蔾銜

七言絕句

蜂　羅隱

未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二十九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三十

芝山施重光慶徵甫選

十五咸

五言律

送桃巖成上人　嚴維

長老歸緣起桃花憶舊巖清晨雲抱石深夜月籠杉道具門人捧齋糧戸鳥銜餘生願依止文字欲三緘

七言律

送孫逸人歸山　劉長卿

鑪峰絶頂楚雲銜楚客東歸栖北巖彭蠡洞邊香橘柚潯陽郭外暗楓杉青山不斷三湘水飛鳥空隨萬里帆常愛此中多勝事新詩他日佇開緘

寄題鏡巖周尊師所居　皮日休

八十餘年住鏡巖鹿皮巾下雪髟髟床寒不奈雲縈枕經潤何妨乳滴函飲澗猿迴窺絶洞緣梯人歇倚危杉如何計吏窮於鳥欲望仙都舉一帆

老君廟　温庭筠

紫氣氤氲捧半巖蓮峰仙掌共巉巉廟前晚色連寒水天外斜陽帶遠帆百二關山扶玉座五千文字閟瑶緘自憐金骨無人識知有飛龜在石函

五言排律

送侍御之嶺南　元稹

古朋友別皆贈以言況南方物候飲食

與北土異其甚者夷民喜聚蠱秘方云以金銀變黑爲驗攻之重雄黃海味多肥腥啖之好漚泄驗方云備之在鹹食嶺外饒野菌視之蟲蠹者無毒羅浮生異果察其鳥啄者可餐大氐珠璣瑇瑁之所聚貪絜廉湮鬱暑濕之所蒸避溢慾其餘道途所慎離愴之懷盡之二百言矣叙不復云

漢法戎施幕秦官郡置監蕭何歸舊印鮑永授

新銜幣聘雖盈篋泥章未破緘蛛懸絲繚繞鵲
報語詁諵再礪神羊角重開憲簡函肇縷驄赴
赴綏佩繡縿縿逸翮憐鴻翥離心覺刃劌聯遊
齡片玉洞照失明鑒遥想車登嶺邪無淚滿衫
茅蒸連蟒氣衣漬度梅黓象闕緣谿竹猿鵰帶
雨衫颶風狂浩浩韶石峻嶄嶄宿浦宜深泊祈
瀧在至誠瘴江乘早度毒草莫親芟試蠱看銀
黑排腥貴食醎菌須蟲巴蠹藥重鳥先鴟氷瑩
懷貪水霜清顧痛嚴珠璣當盡擲薏苡詎能讒

荆俗欺王粲吾生問季咸遠書多不達勤爲枉
攕攕

江南書情寄韋校書　　皮日休

四載加前字今來未改銜君批鳳尾詔我住虎
頭巖季氏唯謀逐臧倉只擬讒時訛輕五穀俗
淺重三緘瘦去形如鶴憂來態似獮才非師趙
壹直欲效陳咸孤竹寧收笛黃琮未要瑊作羊
寧免狠爲兎即須毚梳石槐從亞侵堦草懶芟
擁泉教咽咽疊石放巉巉掣釣隨心動抽書任
意抉茶教弩父滴酒遣爽童監默坐看山困清
齋飲水嚴蘚生天竺屐烟壞洞庭帆病久新烏
帽閒多省白衫藥包陳雨匼詩草蠹雲函遣客
呼林狖辭人寄海蜮室唯搜古器錢只買秋杉
寡合無深契相期有至誠他年如訪問烟鷰暗
彭彭

七言絶句

送王校書　　韋應物

同宿高齋換時節共看移石復栽杉送君江浦

已惆悵更上西樓望遠帆

飲席代贈兩從事　　李商隱

新人橋上着春衫舊主江邊側帽簷願得化爲
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

唐詩近體集韻卷之三十 終

唐詩近體集韻三十卷內府藏本

明施重光編重光字慶徵里貫未詳是集以唐人近體分上下平三十韻編次案上下平聲分三十部乃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畧所併與唐韻不同唐人私相歌咏者又與官韻不同如東冬二部蕭肴豪三部鹽鹹二部皆互有出入此書及唐詩韻滙均以宋韻分隷唐律不免時有牽混而此書之漏畧則又出韻滙下焉

海虞文苑二十四卷

〔明〕張應遴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三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虞文苑二十四卷》提要

海虞文苑序

古者歌風貢俗以備輶軒採錄自
邾鄘而下不限封域所從來矣今
郡邑志乘詳於徭賦略於詞章即
有良工苦心名山藏副未經殺青
比多烏 人惋惜先太保嘗刻
太倉文 上 也嗣後瑯琊伯仲競
奥吾輿人文一時蔚起每欲續廣
先刻未暇也海虞張子選卿携所
輯文苑二十四卷求一言弁其首
余讀之則自洪永迄隆萬名臣碩
輔以及山澤之臞片言可傳靡不

襄録其間先師瞿文懿公洎余丙戌所取士部麟武駕部之文具在撫今追昔不能無人琴之感焉既卒業則韞然歎謂張子曰子儒生也家禮爨經淵源累世而厭薄制舉義乃治古今文辭何居儻謂立言不朽之名乃在彼耶子又澹泊寡營逃名削影知希是貴乃汲汲焉懼他人之名或湮沒不傳為之蒐徵扶隱又何居儻猶未忘書生習氣游戲蠹簡以鉛槧作佛事耶皆吾所未解也張子唯唯謝不敏曰此先君之意也先君嘗輯經傳類編行於世欲輯是編未成而余小子勉成之耳因自憶先太保刻成文畧時余年方十二歲今老矣尚未能廣續先志而張子會又生海虞多才也業精軒岐倉扁之術乃能單綴述拮据成此真吾師也嘉嘆之餘且幸得附名其次徽不朽云時

萬曆庚戌六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知
制誥 經筵 會典
國史
玉牒總裁
予告
兩賜存問 王錫爵撰

海虞文苑序

吾邑負山帶湖環以瀛渤信明秀之勝區而人材之林藪也自言游氏首署文學與西河相頡頏在南方為絕唱而吾邑文運之開所從來矣嗣是以還代不乏人迨

國朝而獨盛姑屈指前哲如詞林張公號稱博洽文恪吳公辯正文體桑氏民懌詞賦妙天下而給諫黃公鉞之忠義侍御蔣公欽之切直制史魚公侃之清

白品卓而文亦粹焉其他志以
遇抑詞以窮工執牛耳而登騷
壇者殆復不少第歷歲綿邈散
失為多寖久寖湮良足惋惜文
學張選卿氏特彙而輯之名海
虞文苑一□出其槩示余余曰
序
子彙是編也矣請以兩言益子
必博必約夫博與約不可兩存
之術也顧在所用之大都文章
家通顯易致而奥渫難蒐輓近
病繁而曩昔易逸故輯而成袠
者寧嚴於通顯毋嚴於奥渫寧
刻於輓近毋刻於曩昔博收約
取何是編之不且愛而傳乎文
學首肯余言無何編成余寓目
焉則起而辟席曰有是哉子之
博於收也由
國初以逮今茲公卿以及韋布
諸有所著卜行世者或春容大
篇或穿豪短章苟具一體無弗
録也美哉纚纚乎文之極觀備
矣然試核之入靡顯晦蘄於擅
場時靡久近必於妙選珷玞不
以混玉鍮石不以間金取之又

未嘗不約是編也行言游氏文學之傳不益光被於中區翕赫於来禩我剞劂既竣文學因問序不佞文學尊人可言為余先莊靖高足葉畝毋講誼而文學所輯又吾〻不朽盛事也敢以不敏辭余〻作者人抒其意家炫其采神情每渙而不屬所為聯其渙而屬之俾神情凑泊如出一手實纂輯者是賴漢魏間諸名家蕭統以一漢選屬之晉宋間諸名家劉義慶以一世說

屬之遂令讀者膾炙覽者擊節至不忍釋太人祗侈為蕭劉功而不復問出其氏辟飲食醉飽者必謝主人而其治庖其治釀置弗問也文學之彙文苑類是巳文學〻綜〻流畧淹通古今兼攻軒岐術〻以扶梁公急病行志自許誠惇雅士也固宜為吾邑樹不朽獨不佞謭劣薄伎謬有一二見收為藥籠中物則為不佞藏拙計踈矣

萬曆庚戌元旦通家弟陳禹謨

海虞文苑總目

後學張憲遴選輯
壻錢函光斟作
甥錢龍躍子飛
錢龍惕子健叅
門人陳星樞
陳以忠
殷之衡　仝閱

海虞文苑卷之一

邑後學張應遴甫輯

賦

南都賦　桑悅

南都有博古先生同州邑秀先遊於北都僉觀氣象之恢亢恢亢大貌楚辭收恢台之孟夏民物之適墒從和切多也神莽莽兮外淫意悾悾兮儼儼音蛾癡也獨先生護極凌碎矜才貌見荀子浪驚旋拖不以為意也見文中子北都有知今子者其足如雲其辨如波揖先生而扣焉天下一家四海一都而子眺焉若茂行抄匪岧音邇匪待音雖靳片引直偉于豈壹弋洲奓嗟峨何其齒迎齒而不泄心戴心而自詫欺也先生曰茂蘭衷者嚇微聲眇絲裏者景纖盤音彭僕常熟班孟堅之兩都張子平之二京丹淵皐皐音罪深貌妝長安之市中扃猣猣音攸犬貌築洛陽之城寧不覩此而消零知今子遂然而笑曰味子之言班舅於井切硃砂痕般翡翠易牙之味子聞而飽儀狄之酒子慕而醉耶先生曰是誠不然僕自麗髦作適金陵偉哉若方王業攸興計南惟棟計北惟楹豈彼衍宛而子彭訇吾將語子以南都之故事以開子之聾盲焉知今子曰願卒鴻麗以拓酣冥先生曰唯唯明之南都宿分於斗職域於揚斗則日月之所佉丘伽切摋五星之所乘營是謂天維揚則拓土畫疆卓犖兼并是謂地綱論大形勢桐柏之源東馳般汩揖濁灊而招沂泗於此乎會岷山之支東累綿衍出庾嶺而包彭蠡者於此乎盡誠江海之都會也山林之總轄也而況口以三吳足以荊蜀八閩二廣可伸可縮堪輿之精蘊於是矣論細藩屏則天設雄塹表以鍾山礡以長江山則掩譎崔犖嶐千定切歘音觸崚翔裘坱𡏖音崙盎尖台嵬亢巀嶫墳兀追詭廉盈晴兮黨黨晦兮埠埠音章氣雲薄兮擬封秀霦隆職切挹兮可挏江則膠戾𢿱𢿱音吳殺研兮夏汪汸虖音涓須淪恬音滉央逢瀿沓賣夆同滉滉音荒瀁兮格格洸兮紈統音康喜浤浤兮穆協怒趤趤天音兮雝閶音堂均山恬榆丕江廻衆如韓孟之齊騁類楚漢之相當挾以石頭秦望之蔓麗帶以後湖玄武之汪洋嶺一一頡兮千熊羆浪一頑兮幾城隍欲纖摹其詭異詢一掛而萬亾其洞則有華陽玉枉艮常羅姑巖女天窗夫子鄷都各有真府神切天砮音奴門隧隧音遂兮混沌未鑿室閘閘音閘兮氣化馴劉丹崖甲乎連欐琴壁貫乎稜觚或有三茅之輩拉八仙之徒駕野馬之駕提沆瀣之壺殺以青埃核以火擡音臺竊年縱浪竟夕歡娛三霜半局千日一餔推霧明之真境合仙跡之盤㳂音如其泉

則有白乳一人玉兎喜客嵏岏嶺之于于垂天紳之默
默歛川后之津液畱山霧之骨脉雨似𣷭而嚚嚚風或
謦而噴㵘潤止井方名馨鑾貊其池則有覆盂石墨天
淵蓮花昔人畱兮指爪朽名潤兮無涯又有隄名太平
堰名余家瀨名投金泓名丹砂義溝破岡瀆澤沛長命
新林洲名皅九曲霹靂溝何涮椠芳艸躍馬澗何清華
於是材以梆音邦棠竹柏枇櫏胡貫切梼槓桅俱彼切松檔音當
椋檯槯椐樫平仲古度無疵文椁莫不抱遒紛溶椮音森
夲較庭繭枖音夭偃桔魁𣏌音會翃翃緜柃音孝暖杖音蕭飛柯
澍荎風度曲而雨亂亂者樂之卒章言風月高冲而日

呈神仙傳神之神間有扳萃上薄青冥天低獨擎雲墜孤搾木
廻萬牛之力陰具五鳳之刑言作五鳳樓之材也華以幽蘭崇蕙
徑菊江蘺牡丹玉蘭香蓊華筆切辛夷忘憂荼呼歷切苐含
笑𦽇柴音雌絕品節蒲上瑞莖芝氣雞睥以交獵采菜舊
以紛披零的昌於騷經布濩榮於毛詩實以朱橘赤柿
娉果含桃枇杷林檎楊梅蒲萄匹火齊之丹若鄰鍾乳
之紅消特可包乎公匭具可養乎私饔水陸之饒萬育
慉音涸紵音亭其鳥則有鸛鶴鷺鷗鳧鵲舒鴇鵝鴰鳿鶃鶤
鶬鵁鶄刮鞏鷍胎隼醜蒼鵙雜鶔音友避風而爰集鴻雁
隨陽以迅征纍道體之滁滁假天和而嚶嚶其獸則有

鹿麋麏㹮音沉猣貘熊𧴧豻麕㹦音夷狒犢兕𤜤音聰貐獵猴
音庚猫音當猓音果獁音駕虎貙獹隱霧之豹拜月之狐菽生豨
伏狀異形殊伯益不能紀周公難悉驅其魚則有鰋鯉
鰭鯋鰤音師鯡音鷲鮻音樓鮔公登切鱧鮃音呼鯧鯆鮹結鱅魹音成他
切鱸魴鰝鮒鰱鱇鱒慈損切經莫不風鰭淚鬣金鱗玉睛
出罭欲飛宜膾宜烹別有龍淵湧湧屢穴圜圜浮沉乎
王鮪隱耀乎長鯨能吞巨舟可方曲陵匪漏耤於齊諸
則繫名於海經又其田疇則黍稌咸宜桑柘斯植水耕
火耘風經雨織一犁鬆鬆力兼切兮斛粟半筐緜緜兮尺
帛眞中華之心而四方之樞也遂古之時萬有未彖

帝省山川可爲皂據惟古帝王或命於陶或命於牧惟
豐惟鎬文武是屋儲茲地髓以俟天牧周轍既西王氣
微纍悵地勢之巃巃音奔兮風氣飉飉毋耿切而未開罔眘
眘音宴以寥慄兮挈䞣䞣音偎而慨佽患音費岑岑以闌擊音鳥
切兮若艸變而木衰匪竃伸之轟轟兮安淵蟄之匪纔
自周晉以下形容上古之時金陵氣象未開之狀以爲天遣吳晉等國爲我朝漸次開闢之地文有起伏
意思絕妙今古於是役吳載祚命晉其耘宋齊爲畚梁陳爲斤
其建金華赤烏玉燭重雲太極清暑之俵麗結綺淸承安
之靑犢他見切孰非先掃我金門之路淸吾玉殿之塵也
如此言則吳晉等國建都雖化戎朝之先而非先
哉矣詩云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旣長有娀方

將帝立子生商與此意同逺元胱紐宇宙沸藪（加羊切）閔茲地也鬱鬱
葱葱暐暐煌煌增渥補泊衒紫浮緗虹經褷（泰醉切）彩雲
緯成章旂（音航）兮若燭龍之燚焮（音宏）兮熛若木之光盪踞
虎而將躩暈盤龍而欲翔（龍盤虎踞金陵山川氣象暈盪從一氣上說來）其在
山也崆（音空）谷就實危峰增鉍雎乎若巢金之欲彰其在
水也漫汎氤氳逐之煒揚灝乎若頹波之弄西陽（自鬱鬱葱葱了此形容典王氣象極工）
禋竈瞻望而躑躅景紵睥睨而周章北
名都之將建而先癸其祥耶時巳天眷　仁祖爰及
陳后夢歆藥食覺聞蘭臭　聖祖降天匪先匪後想尚
亂谷躬揮天軸（音逐）逖望其颮（音必）尼幸其雲擾翔翔太平

宿衛斯篚江東攸歸兩澍旣庭爰承天意茲焉作京迺
碻友諒迺縛士誠迺走擴廓迺降明昇龜蛇指乎迷周
而相乎成雖眞宰之駐意抑非茲都之運需也哉四方
既平根本攸寧迺瞻胥㕑百度惟營庸遵九重之規步
九筵之迹太行空蜀山兀艋汎筏結異材山積於是伯
尚呈能王爾獻積肇以承天之巢究粹以敬身之棧斥
逈以華蓋之匡嚇劃以文華之薔洫武英斜峙白虎劣
翼其爲狀也莫不獵韓宅（音梢）昂熛霍焰（音略）猋剡兮姚姚
縫（音莫江切）厖兮巃嵷（音宗藍）采廇瞀宏而孔毅高梓硜矼而委
迪危嶤嵲（音新）潭而鼓亂曲開（音弁）天矯而軒翼枝掌（耿孟切）

承宇綺疏垂閾表以暈稅賁以蜃壁有負桂之[illegible]
精閃而爍艷乘栭雲之拶（宗滑切）踐（音逐）爪拳（居六切）擉而上
矍覘螺蓋之白黑倏退藏而蹋躑飾以析梧萬層盤鈂
辣（音律）圍（音繹）雕樓肓肓藻以髹（音休）漆似覗昭昭指歷[illegible]以
眸分盱色交色輝奔彩赴丹轃綠易（形容彩色奪目之狀極其精工）[illegible]
離朱之斜視猶恍惚而箱賜（音釋）左順揖乎右順左掖拱
乎行掖承天垠垠春和翼翼諸監六科之郁麗尚實光
祿之鎰趹（音北）億萬門堂拱闕惟勅宗巧本於無無庸乾
坤以爲式蓋悉衆山之朝王屋列宿之拱北極也至若
文武偃僂崎天西東表層俯雲輪廓翳空瞞解飛而[illegible]

緣兮雅爱級以相通（漢書王莽解飛人以窺匈奴爱級樓梯也）縩朱闌而
升降兮辟撅（於頗切）捻乎雄虹彼黃鵠翩翩其高舉兮鵩
圜方之會同觸縹緲之罘罳兮仍歛翼而退風惟趫越
（竹萌切）之黕雀兮飛息參而馴高還處所而訌（音洪）惕兮遂
委巢於攢蔵鞠翮翮之黃口兮終身瞀乎四通俯璀錯
爲旁礴兮仰崎嶬爲蒼穹匪壯麗之若斯安匹休乎紫
宮長廡倦倦（音拳）短序專專（音敷）敦以密石（蔡邕勁斷天子所居加密石）
切以珷玞鐐朱提之鐐以節鎖鍛化盂之鏐而鑭鋪萬
戶無名造化爲徒色暴於有聲藏於無我吐微音彼應
長呼（四句覩理之至言之精）足趣寬悖吾亦喪吾諒妙理之所存

非華詭之足寡東立太廟岧岧奕奕桔（吉音）嵑殿乎重展欒蹺延乎夾室宰有亭而隂牲焚有穴而首帛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不得不斷其桷而隆其閾也耽耽六宮衍息聖躬表以乾清之廬盪偶以坤寧之桀（憐音）環居成市委巷成衕深壼瀩瀩連簃形形番椒粹粹（卽建切）夜合芜芜方其胎營集刻飛蕩之手（公輸子刻木作飛鳶三日飛不止見王充論衡）召膠遊魚之工（穆王時巧匠膠魚能游見列子）殫心思於其中排亮寮以開閫縷網罟之玲瓏裝以衆彩蒙以輕容（紗也）緝（音雲）兮若■颸之噴巨波漾漣漪之灦誰拂波膩以潵（孚妙切）刪露水族之纕（奴孔切）欆亭兮若山澗之雜茁深清泉而上蒙

雖剽覶之的欲採摭而無從作游千間奎麗鐃（相叩切）台繪百卉之蓴俞兮儼靈英之檪（巢音）荽神貫英而藉越兮化眞芬之枇梭（葵音）雄風衎衎以碭駭兮舉茀烈而薰㥊情帝皇之旋駕兮姿冉冉而焜衰踏雙成與仙姑兮面金精而炘綏（自繪冄以下形容畫者通神故所畫之花𢓊風亦生香春去亦如潮蒙因踏仙人故至秋亦不落也妙甚眞妙思神者）彼翠禽之自戕兮聚彥鑿以文际委順膠而騰變兮幻林麓之垣崔顯眞相於木抄兮仍罕翎之毰毸娱無隄之妙觀兮忽不自知其徘徊冨有侖極則有大內千間峯嶷（音疑）詭迣（音例）虆㪺媚垂鳳卣宛䴈（音藥）隋珠如月趙璧如雪桃核之洪魁鵰羽之脩楸山

車之剽奇貽華之英契其他方貢域獻萬寶充棄滿花迥廻矜角桀桀方諸夜京朝霞春熱阿魏之腥金顏之醠（別音）雖夥蘊紛藏無識無別然察其性質之隂陽贅房而揹挩（藥音）則又若陰配合而默調爕者也合祀天地廻建瑤宮崛大祀之朴（矛了切）（譟先到切）兮庇瑤瓦之青葱輸頎鉛而游氛遞兮上混罪（非音）乎浮容地游升階其洪賓兮天氣降郵其危夒翼嵩壇之辪辪兮祈光峙流而合縱山川社稷帝王功臣茹膚功而答稱兮揭壇宇之纚所宜峋舉幽遐而遍溫兮冀乎召乎軺啟（音辰舜為天子民悅歌伃切）（敵敵見呂氏春秋）閑以崇墉百里覃以通門六五偉正陽與張

賨尤碧（吟音）潭而瞿（音衍）盱（音匙）欲昂脰而瞻際覺淸矑之譜謫武破蟄而起靂自榮神之栗股車岑岑以濛濕馬雪䨓（卿音）以黎楚或槁（鬲音）相擊（古的切）蹄相互求疾而滯旋徃無所於是嘫（然音）鬨哓嗑（盍音）蹶咽旁午不啻萬艘麗閘而踶灟六師奔敵而麥伍必踰跱而後詹憮焉久喁喁於■圍徐憂憂以脫冔（武音）泮奐其行適大通而逵逵者何可勝數又可喻造物者之不齊而莫能必漆途之夷阻也（自喁喁以下就敎率中別出一種道理是謂枇中取歸歟喻之意人所難學）部院寺司雲填星稠公卿惟旄郎吏惟存尒懺我桴厥職孔脩敎以京兆驕民是牧我旤雕桐（李子長雕桐以收囚見王充論衡）彼攫刻木

置葦杖以塵封曠園扉而艸綠王以太學英髦斯育言
采其芹於彼泮澡瑩如席珍者濟濟湛若飣梨者熅熅
悉小杏園之樂而踵槐市之躅蓋將撥流失之風而反
敦厖之俗也罔脩罔攘軍容洸洸神策豹韜輿武龍驤
應天留守橫海和洋衛所如林五府提綱億萬赳赳斟
隸為鄉舅甥兄弟羂(古犬切)結同疊兕爪含髬(音丕)髵(音而)之
色奕攸卷(音眷)衺(音邪)觚之剛喜則鈇鈇怒則礓礓聚兮犖
犖動兮彭彭奮齦斷而淫閧鼓龍胡而䟖䟖(五羊切)其將
入閱也聞發駒(休具切)之綿匝(發駒閱軍鼓見周禮)齊𩯭(作結切)鬡(音吐)
而峭格樅(楚江切)以行伍淅(音翰)以壘壁緻迴迴其瞭(力限切)

眡(音收)兮剝殷殷其巘(魚蝎切)轢混枚枚其攢喆(知列切)兮座
(音只)皇皇其劉劃衆闞既尼浰(力見切)然而洫總戎司馬指
揮退迪策鐲烝烝其鴞葛兮旌旄肅肅其揄扐斯跱夏
訖事諸之流方援龍杲以揮霍剚雞鳴以摮(音遨)邏盤旋
倩倩低昂叟叟援刺雲而劼劼朧奏空而騞騞(大麥切)心
霸霸以橫騖兮神淫淫於邊場九夷八蠻孔俶不逆負
畫石之陰謀兮蓄闞神之餘力仰蒼昊而悲咤兮化蛾
蒙之紛寨(音案)百步之外樹以正的烏號下臍(子召反)忘歸
承的搖撓眠豐鴻之節鋌(音頂)垸(音完)斟翱翹之則蕭脅參
停杳寓惟直巧能中蝨力能貫石百中焉獲獲呼嘖嘖

環以偪頸圍以絳額紆隆隆殺抑抑峙兀兀流奕奕重
矛如式三屬如滌既蛇勢之臬臬兮復魚貫之繹繹正
綿綿而不亂兮奇廉廉而罔測轟巨砲而散列兮氣方
突而未欻(音刷)對勇閒閒徒手搏殺(古伯切)撥局齊豎提裔
(休筆切)復遝僉思奪総童之纓遺孔門之幗悵百年之偃
息而老死於軍籍又可見我　朝治平之綿遐而千古
莫敵也大江之中爰習水戰黃龍青雀萬艘蔓莛(音覓)化
波為原平集組練闌衛如墉朱牌上碾止類攢蜂行起
飛燕倐橫磨之陸離兮摘神機之憯炫馬銜御濤而觖
徙兮奇相駕波而惕絢折兀木金山猶枝撣曹瞞赤壁

若扇實江南之長技眇四海之激漩別設錦衣以伺姦
饕潺以撫軍天憲橫操官配祀融薰岳燀濤旗校如雲
滑栗憍勦(音巢)取醒龍之珠拔過雁之毛疑貸為罝兮意
旌為闞(音陶)聆淅瀝而掩雨兮聽颯颯而捕濤(形容錦衣旗校緝事)
(精神態度如畫)淑艮翼其奎桓兮壬慝曀其翔翺清九陌之游
塵覺六街之肅頗(音坳)守備之廠中官是府朔望會評冠
蓋如堵水陸產鮮饗之　皇祖獻之　聖母則命代以
行自刪其楛(音苦)畫船如櫛爛熻江滸錦纜牙檣銀笳銅
鼓鈴之揚兮中流水增波兮雲橫崐崐崐崐兮纖風棹
忽嶷兮南浦鑒乾遞兮靡楚馳澗沄兮代烽火雖抵拕

拕(音唾)兮猶泉瑛而化琥惟溥正之當然非尤物之爲蠱
柚億指以伇役亦不知水煙之稀厉(音古)至若賨王之家
金許之族連姻　天室窋遹　輂轂則有朱戶庨(呼交切)
頏外硃(音忽)行鹿日食萬錢之俸月饗千鍾之祿墻壁衣
文繡犬馬厭粱肉𦮙卞收其神劍張毅趨其懸䈬梁鶩
職其禽鳥郭駝理其花木咸鍾鳴而䁂食陰渠渠之夏
屋壁鏞㤜㤜(莫禧切)　其彪燊兮地衣摵摵其繁褥履綦㫰
㫰(音良)其盤辟兮桂霏油油其芬馥公子王孫戴瑟頂之
帽衣浪紋之服韋黃臂蒼言駕騏騄挾彈從禽勍勍睩
睩遵四望兮徘徊欵牛首兮彳亍浩氣沴乎朱虛英風

偃乎段叔內有信陵之儁田文之屬傾身下士肝膽相
續曳裾彈劍無決而至者蚩蚩顚顚(音傎)滿浮白兮賓冥
落眼光兮自燭餞飛英兮度新曲送春歸兮水㬎(音莉)振
霫霫(音落)兮停雲鼓繁絃兮相逐王毋大怠賓忘小項蓋
指長簜以儲慶揖瓜塝而壘福畀衆無竆樂巳不足而
不知悉祖宗逐羣夷之皿刃集四方之膏鏃也墉之內
外樓居如雲亂榮劖(初咸切)　乂長櫊睘睘(音瓊)數里鬫(音鉤)耞
(音加)卬槑(音森)䨻以陰行兮遠不見其罛(音呼)㼌(音蒡)蓱翳去其
浥洏兮羲和失其赫赧(音段)巷千衕百靡砌容碬(音遐)掴絲
之工捲焉如麻法五方以翟色代東皇而賦花糶光皉

皉(且禮切)兮捺雪(耀光綾名見晉書)　玉錦爓爓兮鑣霞(玉錦錦之細者見問)
(禮)酒削追針之戶販脂磯賨之家各閃屍以逌術聯鳴
雜而昏鴉以至斗門淮清之橋三山大中之街烏羸白
圭之儔騈背項兮交加日中貿易閧閧咤咤雲間之布
稚安之茶吳會玉柵之燈勾漏石株之砂翠琢瑱臺之
管䴡連淮陰之車萬貨各雜其鄉土何聚會之紛拏反
兮如潮之汗漫覆兮類汐之榮查來無趾兮得得散無
聲兮奓奓(壯加切)　錐殊途其貨殖而一致於金鎈(音义)方外
之所寺觀矼泰朝天洞神報恩天界臺榭蜺兮其壵厖

詹宇耀兮其淫怢(音太)神摹森羅之鬼翔意影兜率之倖
怪象玉清之尊威羅神兵之脉夔思凝凝兮札浩招葛
洪於天外生金佛之泮㒷鄒羅刹以承蓋座繞繞兮圓
光俟寶融之聆戒占好山兮隆卉通幽徑兮昌葸(音代)悵
洞簫之捐纖鄗相國之倮隘振以鐘鼓之瀧杳清以磬
鈴之浙灑福無明答禍無顯害故能傾嬖(音綮)媜之渥䨮
而來骫骸之贍拜也龍江之關積薪如山錯岩嶽之嶍
峴(丘利切)　兮東危峨之蟠㦲木土類兮寄育秀翠蜓之折
拼(音翻)覺嶝穴兮平攤疑虁魑兮㑊撣(音壇)龍潭諸倉峙栗
如海幻驚濤之騰譎下暗浪之匯迫肆晃晃以汖沝
一凝兮數載閃無浥兮嶺榻類尾閭之所在大比之秋

覩直隸之選豪聚總總而麘麘音迷挿羽翼於纖蘚儳層
漢而橫翹音時叱吉鄰與黃文吉鄰黃文八中仙見萬花錦編谷儲紅槳
之離仳孰規規於殿業競䌹䌹音謂於高枝爭徒手以白
戰希黜頭於朱衣劉力牛切經書之暗陽彼意譽而吾託
同兮相是異兮相強或導源赤水或爭雄黃池逑奋鵬
程之路聽鹿鳴之詩又或夙昔之孰蒸而睥睨苴沉而
淹支者焉於是乎有貝錦之加竹筒之吹韓文公詩如竹筒吹笳
雖冥昬以摩索實神明之攸司增明堂之柱石礪後學
之鋒鍔萬石之長歲聽　宣諭常蘇謪子於焉悽音遲
音聲橡韓嫣兮齊駕拉渠公兮並驅揮夜光兮爲炷聯委

盧兮爲絜倏物價之翔高空羣行之萃聚其各方遊衍
則有悲歌慷慨之士升高能賦之賢棄裘馬以易酔輕
拾萬之腰纏携以鐔川鳳味之硯囊以建安兎毫之賤
洗華林之莽莽兮刷烏衣之冕冕音淵於是奎來賓齊酔
仙止梅妍宿輕煙來賓醉仙梅妍輕煙皆南京酒樓名脂膘許云切朓呼丸切
兮繹華筵售倩粲兮金千歌南呂兮雲韶誐舞料峭兮
雪儇傎音顛精隨聲兮徃滇滇音田思隨態兮逝淵淵恍難
像兮忽難傳浮濦濩兮棲無邉化媚霞兮暈青天悵百
歲兮幾服漫見東沉兮屢田又有匯弘景之武步劉訂
十六躅恥于秦兮飯于笑耍湯兮烹鵠收疏彈丁可切兮三

苗散濡飫倚兩切兮九曲服春蘭兮飯秋菊皎白駒兮空
谷孤吟絶兮誰續聞禺于脩竹所謂伊人溫其如玉邇
流從之言采其蓄其能陰掩騷騑之門杜夔澆之俗又
足以勝千百懸羣衆者之碌碌也荀子云功名未成則羣衆不懸明道
詩軒過化存神又有聆咳覓漸之儒眞淩淫風月之趣
控摶栁花之春麗道德爲黼黻尊仁義爲膏唇土苴罕
形乎訓詁糠粃庸鑄乎魁倫匪赫烜之若斯安劄丁盍切
濯乎青㸌其或敎音低叔橋敎無羽切奇崛侅峋抹橫渠之
巾垂洙水之紳芽遭踶兮殺殺粒値饕兮齗齗繪九苞
以名鳳假一角而號麟與其矯情於層崖莫若任意於

平津蓋京師人物之都府似不能無聿悠而脃絬思列切
錯擷而參忚也夫以王畿之内䡇焉千里經旬周乎外
郭悉黔黎之所止聚舟以南覆實以北其中廣衍王氣
所塞乘霧氣以鳩作悉無求而不獲上江來新兮陳陳
下江繼粟兮減減奠枕於中泗焉而食冨有兼資貧不
至貸故其民習於親上俗矯於好德豈若洛陽之柔梗
關中之剛領也哉論者謂偏據之地易於分王想窺中
原有限其望蓋以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而視爲三國之
寓境六朝之寄鄉是猶神淵浮螾即以爲螾淵而不知
蛟龍之所藏靈囿菜胥即以爲胥囿而不知鸞皇之所

翔豈不繆歟且　聖祖定鼎於茲天下十二初得三四於焉寧齊晉定汴洛幽燕妥收晉冀奄廓灤河之所經營遼海之所開拓厎(音底)兮若朽木之易摧迭兮若焦薪之易爚果地之不利也耶　太宗入繼大統盛德守成憤胡虜之覬覦建行營於北平假　天威以殫壓省防秋之萬兵命　嗣皇以監國將翠華之旋宏曷鄭重而不返慨鼎湖之龍升　列聖慮遷以勞民遂遙睇乎天宏是非此不足以宅壯麗而容衆宏也吾輩沾濡　祖宗之恩逍遙根本之域安百年之衽席目不覩乎鋒鏑特以規模之侈圖氣象之深邃故閈門足以守諸夏開關足以朝夷狄挈人都之領袖而有此夷逸也由是觀之南都之建尚何百二之所能敵哉如子不以為然願聞雄辨僕將執白馬之靮焉

北都賦

桑悅

知今子嘆曰先生眞覆中人耶生長於南得其膏髓葬遊於北未得糠粃卽渥彼泊此是知有壚而不知有目者也知有輪而不知有耳者也且元之季天下洊(奴大切)沸僞漢歸墟僞吳西盈明方擴廓之徒亦益息壤而湮騰我　聖祖悉渟泓之旣鞫殄攸方因息搏金陵當是之時威德龖龖(音楚)跋殪御懲雖莽決斯都亦百匝巉嵲思業齊於圜肅燕　聖嗣於北平意將默啟此焉作京也先生苟眩璉焉僕將北都之事以破之僕聞北之為都宿屬於箕地名幽州神堯之聖域召公之賢丘地形

累崇嶫嶫崍崍嶋(音栢)齊魯為柶(音四)綴趙遼作旒東阬邊餘之(切)迥而左逵(山律切)太行嵬(於鬼切)峞(牛罪切)而右廼(音由)灊淼無涯峻峭莫儔眇轢長江之蠡(音齒)芥鍾山之塿前奎滹沱易河後㓾(匹迷切)龍門狐嶺河濟碣石衛國之城隍居庸鴨綠限夷之藩屏其西香金甕覺仰鐵綿玉泉盧師平坡碁盤則貸空附形峡嶭(五結切)堞擠其大通盧溝黄花濕餘高梁固安龍泉琉璃則穴地纒軀洸個盤紆峙悉延延流咸瀇瀇成險生潤作固於尼爾乃郊原墳廬掌掌批批(此禮切)接天王氣隨地彭邇曼決無窮款彝(音武)靡麗馳突罔衙容光必峙又或靡板層胡艮為坑

羅崪峒磨臺爲厄(音迦)約與其歸聚英　帝里天合其所人凝其積築城伊域作都伊匹揆之以日其繩則直空材九有付之偃翟規乾準坤以究安宅堯之成陽似倮秦之阿房太爐(呼麥切)角樓畧摩乎漢規吾殿少武乎唐式五門環環千廬柅柅(音厄)雙華嫚嫚(音旋)丹闕額額峙以文武列以順披東連宗廟西鼎社稷武英額(力切)駕譎而欒騈大善臬窮而彪昜文華拔(扶厥切)堨(都果切)而杈竵(如交切)文淵實頮(五高切)而隆頓南薫仁智前經右緯思善翼善左輔右弼奉天前邈斷斷特特若圜倪之無極華蓋中涖鏘鏘磬磬(音客)若春盎之可即謹身後擁環環赫赫若混沌之未劃悉叻(忘拜切)其徧悉扛其楹剡柱乳楷巨纖朸(居僅切)墿(居石切)欂(步碧切)櫨禁楄(補沔切)疎戚巸迸(彼耕切)陽栖其正陰止其冥懸魚悁(古覓切)凛而下垂拒鵲嫆(式均切)脾(丁安切)而上騰彼楣楣(呼骨切)之雄梁夥崇堀(除五切)而獨承山林之日既長廟廊之任孔宏羣材膺職渠渠迺成會同萬象總彙單名(曰楯曰柱之屬其名不一及殿既成楯柱之名盡隱總名曰殿而已如舜五人分治天下事五人之功成則曰舜之功也以殿比君梁比宰輔其餘楯柱比衆職意思深長非苟作者)矍以琉璃陸畢含嵛(音止)曜霧接而夭碧夜光交而成紫(合色極工)東西之序南北之偏城(倉則切)厓敖芳(音力)切以花鏄輦路糾繚閣道廻旋高以純升莫喻其殀票彤庭

之言言蓟(慈損切)雙柱以擎天色倖戡肪(音方)文以蜿蜒啓(乙學切)鱗甲之瞤瞤(音論)疑疑佇乎神淵昀(尤峻切)銑頂而夷堂恒薈萋之糾纆遊衍之區爰營西苑泓以太液之敞敞(音炭)峙以瓊華之死死(音死)池則汪洋漫衍渼(小全切)潢漂沱沄沄淨練瀉滈輕羅有約其駪(外宂切)淃乎相磨裼以江離芙蓉點以芳藻綠荷含英吐華翕翿薫波島則巉喦磊砢嵂欝危緇太湖輸精武康貢英奇冩宗師之文怪摹辟邪之形瀉乎泉而不即(耵)艮嶽而弗登者悉茲攢挩數仞迺成點以頻婆玉桃之蓁蓁綴以綿梨蜜杏之庭庭迺築崇基殿以廣寒刺以複閣陟(音彭)以雕欄古柏十圍矮松百盤俯雙橋之千柱仰萬歲之層巒誠禁中之蓬島豈園之敢般嗤秦皇之遺詒笑漢武之受姍(千先切)索神居於海外類求唐而揭竿(莊子云揭竿下海而求唐子)南墉之中亭館綿延迷以綺鍼復以粉背除鋪太階㢈綴明孏(音前)擁以比目之扇鋪以半扃之氈培以長命之艸栽以並目之蓮珠玕之樹苯苯純縞之禽翩翩東南其戶寒暑攸偏凉登洗髓之域和暱浴沂之天居止法乎天帝奚必創乎神仙欽安而後畮(直流切)以日精月華之煌煌晃以景福隆宗之潩潩(音映)乾清暐(都角切)兮其鴻葛坤寧穩(紆云切)乎其硎靑六宮拳拳(丘貞切)七所奠奠楚

室同繅綵之源昭德異永巷之墱丁鄧切爰有仁壽聖母所靖下蓮莆之盈盈上鈎鈴之頵頵音静蓮莆瑞艸王者孝則生鈎鈴星名王者孝則明嬪妃雍雍果以宮正第禂嚴敕惟箔肅敬爰遵
內範匪忞以胜他孟切綵類必輯零帛必紨音柄爰洽彤史之化爰繼關雎之詠遵商周之家法豈漢唐之敢並奉先衡雲大烹累鬻北海通乎御溝王山邇乎厚載
王府十邏金水之濱　青宮一伉羅城之外無殿宇之甚庭明本支之共帶司禮諸監二十有四惟披惟衆爰理厥事膺　恩眷以精忠保富貴以勤勸天財承運世資物斥循和鈞之規刊不會之失夜光爍空而不離乎

櫝辟寒委地而不出乎閫鄭村諸壩神龍各厩騏苜肝切山積繁息官畜朊騩違靮駪駪溜溜喜奕悠而輻音雷轔怒跅跑而決驟散若旌旗合如錦繡尾拖鬼方之雲鬣帶北極之飇軒以樂鋮御以泰豆代驂象輿探前趹烏穴切　後者谷量野散隸首莫究鄗衛以騋牝三千成詠眇唐以四十萬匹爲冨惟南有囿剷剷媞媞臺名呼麿巋崩雲齊規以楫垣衛以危楏車兮切　佳實累杈音叉灌木垂楝幻靈芝之莖莖茁紫朊之萋萋鼓息頸動撐擊猘趧音堤或並命而比翼或兩額而三蹄趍音支猶領乎師師狘許出切狘許月切鎮乎儀儀悉入營　表揆閑遰矣音許以至

天月一峯之駝黃支獨角之犀昆明吐金之鳥三佛袥火之雞天山識樂之帝江哈烈夷毯之狻猊亦安辟公之鞠養受毛丘之鶵麋環以靈沼畫以崇豁水禽淵魚隨方躍栖悉涵負乎　恩澤動濡爛而敷祈澄波濤濤詞析切流澌浮浮牽牛織女涵影東西青天鋪底籠以玻璃七夕之鵲高低瞋迷膝音訴層漢而翻下駕雄梁而接隄疑仙駕之拂掠覺項翼之酸瞀音犀韭蒜芋茄瓜葥芥荽音綏湛露厭浥絡圃連畦纖髽儷金香音疑餿無叕切成泥死監是職衡牧分司覆紅巾以進錄伴玉食而生糯潞濟犀河爰通濟運節宜齊魯之流周京堂而不濇武夫

役民彌搏劬劬香秔辭越而遊征白粲別吳而特進銀灣克抵衛縣斯親十遊切　危檣連連矗如葭鄰音吝切　麗新閘則倮載飛車則迅周章聽瑩同儕相昳音餅佪挺途猶珠入太倉若釜一方之貢可充四國之賚飧一歲之儲可援十載之餉饉寶玄福順連延官肆商賈如雲騈槁連肆孰爲渠兮孰爲丙氏南巴之竹扇東廣之藤筍簾州抵金之簞滇南鏤銀之鑾江南之蕫桂錫邐雲委龍門之觔角旂鐵棋置利十倍質嬌麗承奘白台紫曆揄虒獻技蹣䟞䟞之利屣翹耩耩音時之象擩尋咽經經音因拉揩徒合切家豕尺制切廖兮蕭蕭坲音佛兮甌甌歌欯

雨歸雲遲匪呰音紫竅而自壇得褥翔於　聖世侈腧音充
腴垠奇貨斯婪鶴頂猫睛繡巾紫疊琨珮瓓環瑟帶瓊
溢音凡緼緼音盈耀日之簾瞞瞞浣火之衫或襲以阿錫或
褚以珍械儲白平受采希青價出藍適沉珠而毀璧竟
需象而得廢犀國寶與禮闈披遴八表逢拔名坊茶頓
敘名寸楮惟與恣問施策鄉語羌嗤楚韻爭投伐桂之
委修充尔切薰杏之愀百十高希乎及第萬一夙彪乎令
閧紛紛青年之英慨慨白戰之陣吐辭則終日不嗄老子云赤子終日號而不嗄此借以喻其出言之無窮繹理則畢生無壘齊丘子云或實一辭至畢生無壘此借喻其觀理之無滲漏占夢於周宣推命於梓昚果耳不

周之聲目鬱儀之暈簪以宮花酢以內醞徤馬奕奕街
遊一瞬惟煙霞塡乎几格霜雪粘乎髭鬢多濤多見切焉
復遹音韋升焉復揁音傾似造化簡於老成隆於少進厥意
尋丈而莫測其分寸焉其設官也或象以天地或配以
四時咸官屬以任使爲庶事於無爲都臺肅　朝廷之
綱紀大理平訟獄之差池翰林根本之地通政喉舌之
司光祿鑣張㨂之䍐張㨂星名主天飲食宗人綴天潢之支神州
赤縣政沄怔鋪回切䫌五計切太學庠序教沃畬菑容臺掌
乎大禮兵馬輯乎細辭鴻臚太僕尚寶太醫廓列黃門
科慰中書比屋隆究彼崛吾聚萬衛殊名五府相維屆

從擒姧屬之錦衣欽天之職宣髀兼晰卷天道於一掌
驗人事之災祲東閣元老　天子是毘止戲於剪桐充
仁於折枝詹事春坊青宮是師惟霖霖乎皁諭冀呰崖
佗果切乎崇基年有長季職有崇卑惟政舉而時嚴各溫
戚而存知亶錦袍之煩煩音雲懸象牌之垂垂按節長安
之衛飲馬玉河之隄匪登庸之藹藹安冠蓋之祈祈或
來東夷或朝西域置以會同之館擾以烏蠻之驛觀其
翠髮卷茸綠睛轉赤左衽並臂文面穿鼻露金齒之斷
齲搓環耳之琅咋帽樺皮而負金鑠戴皁繒而經悰公亞切帛或歷細腰之沙或亂熱身之澤或脫黃羊渡之險

或撇白龍堆之厄作馬爽童庬牛婆律譯納之衆鶻化
之勒桄榔之麵牟刺之蜜食藥之鹿技技銜燭之犬罼
罼畢獻方物孔淑不逆此蓋周公之德不能致立本之
手不能格者也若乃驕民渥夫舉肥肥漂斥佳辰令節
歲無虛擲迎歲拜春殺核狼籍三盃五觥孰主孰客柔
遭茹而街卧剛被扶而卷格弗扶皆指酒而言清明祭掃士女
嬪嬪音賁澹蕩雲天晴明風日歸信未通婚期已迫彼跨
金鞍此乘油壁逝將去而悛悛直微切語不通而默默金
珠烏止乎園林羅練花開乎阡陌至如鞦韆準乎良劑
蹴鞠參乎上劇登高屏難於重陽乘瓜乞巧於七夕公

子王孫內家外戚執樂千指萬錢一食者承昇平之綿
邈則又豫樂而無極者也熊羆百萬列營十二六時簡
閱山徒海騎苞兮蝶蝶流兮濟濟文武吉甫諸營是司
繹素王之理挾玄女之思演星祄之妙協天竈之秘故
能出神入鬼陽擒陰制係單于之頸匪折鐵之難喋溫
禺之血眞摧木之易養翹關之全鋒逓千歲而一試五
方所聚人品無同或潤道而澤德或藏家而蘊兕或倜
攱音白切而愛恬或譙穜烏祿切而喜訟或如朱安世之尯
悍或如魯仲連之豪雄守道者自尊畏法者自蒙莫不
漻乎無聲淏乎濞淙以至慶壽大覺之寺朝天洞神之

宮亦有曬文成之軌假達磨之縱鍊必規乎大道坐不
落乎頑空者傳傳而蓬蓬雖騁説之浮誇竟莫售乎
明聰直隸諸藩三載一騁各率其屬藹藹熒熒音映會朝
之晨衣冠顈顈音靜輿臺呼曰東方尚懵音孟 天顏未覲
天居邃覲丑證切 一 祖四 宗則篤其慶四海來格
九夷交亘四句想像來朝羣臣贊嘆之詞商頌云四海來格來格祁祁殺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與此意同爾乃鼉鼓振絶洪鐘聲競雞人未唱禁軍絡垣
龍伯遺人操戈櫺櫺郎定切 蓋天之幢獵峙耀日之殳疊
吙鳴鞭三振乾荅坤應鴻臚肅班御史糾萌音孟于時尹
伯與屬畢獻方政 天子迺御奉天負扆而聽紫衣傳
旨寬刷微殘迺命冢宰都憲稽歲月之成下鈞洽之
令左陟而右黜前噴而後醒一麾靡覘三接弗驕徂交
求定除青平繆音寥尤慮纖滯不宣儲沫成濤登聞旣建
微闕天闈門無九重之限堦通萬里之遙倣堯舜之庸
才運元化而不勞時乎三陽郊祀天地夙戒其牲蠒栗
成隊置緣特忍切供稾古老切 閟無梁悴圜丘方丘合一
太祖 太宗作配必齋心而來成禮而退然後元尊富
媼留俞塞光而陰降大惠也齋心以下豫期獲福如是於是備儀從
肅吏兵黑卯戴鶡音曷專諸縹纓迺擊搁鼓迺扣金鉦五
校沄沄建鉞砍音超旌導早畢之赫赫揹儀艎之熒熒由

基跡禽軫轥白軻車輻縱橫偪頸援撥音伐而後擁豹尾
負弩而前征佽飛未離乎城闕遮列已篚乎郊垧 天
子迺憑載天之軾蔭覆地之蓋絡結穗之翠毬垂飛龍
之緩帶周鸞鳳之鳴鈴轅日月之脩軼[illegible]音揚黃麾輿玄
幢紛騷騷而靄靄列以細梢巨扇標以通帛九斿過雲
之旌空空音客掠漢之旒悠悠約袷古合切輅而齊發恐軒
曳而杼直呂切伻或駕以安南之白象或驂以渥洼之玄
虬下黃輜而收視與造物而周流儼天門洞開星辰扈
駕忽地戶攸闢海岳參輸下黃輜而下皆言存想交格帝祇如是蓋未祭時敬也
意營營而賬蔥風雲翳於龍艒玉趾遲遲晚莅齋宮

以若木祥光滿空天狼拆戈靜穹蠁兮壁比曡桑兮不沉
足之渠荅大白停侻化洞胸之朧犹（音彤）負山捧璧司馬
元戎明目張膽以俟晨鐘天未向旦玉漏猶滴　天子
已御具服之殿緝纓簪理珮華玉珠綴旒紅羅赦滕錦
帶彩綬朱韍赤舃色衛神而凝凝德浮容而昔昔（二句形容）
（王祭者之氣象至矣盡矣）思締交於神明敢扃畦以寧逸（自色衛以下言將祭）
（之敬）遠大祀啟扉庭燎焆焆（於決切）氈案陳皇邸設　祭王
就位百僚陪列於是協律諸郎持麾相鼓襲榮袞之跡
蹈杜夔之武吹孤孫之管擊靁霿之鼓奏雲和空桑之
瑟陳雲門咸池之舞慄栗駕乎聲容浮青冥而上下（樂舞）

（之聲容乘崴栗之心以上下青冥之間蓋臨祭之敬）三獻既畢周旋彷徨餘僨（音祈）
蒸蒸化爲馨香（臨情恭也言祭畢之自敬未祭將祭祭畢凡言徽者四用各不同）帝示
祖宗是格是饗降福穰穰台輔匡衛隨日承光（言內外之）
（臣同受福也）借槱燎之餘輝燭幽昏於八荒（言福及民也）歲時享
乎宗廟春秋祭乎社稷鬴鞠　聖躬之恩報粒蒸民之
德陳登設鋇執事翼翼磬莞鏘鏘萬舞奕奕　文孫虔
誠靡幽弗格福祿攸降賚及蠻貊（先臣而後民而後及於蠻貊降福之次第）
也　山川旗纛馬祖先農先師先帝靡祀弗崇澤被幽遐
神罔時恫當郊祀而旋也遵鹿鳴之規舉慶成之宴司
壺尚食物以等辨珍羞醯醢責封　御膳蓋以脩亭東

西相面　天顏降禮而下垂臣采循班而上壽酒進樂
奏和樂雍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笙篌琴瑟聲會音同
毛象畢來化產合桐九奏將成身在心融亂以控楬耳
浮太空海洋洋而不波山躍躍而弗童（二句形容作樂之功）筵之
初列百戲秩秩售西域之技獻犂靬之術致豬鐵馬吐
火起颮（王勿切）吹氣則旌旗自闢開口則彪氍（二音）亂出悉
微弗庸以閑冥惝眘留（音忽）諸伶化爲羣夷語齕音鴂狀
異形殊都護屢請而不至舉慼額以攢肴奉質子而見
納忽顏破而心愉繼以採蓮之隊躍魚之嬉閃景態之
橫生何善幻之若斯於是獻東坡之致語雜方朔之滑

稽索循臏豔橦緣嬰兒馴犧解筒點禽銜旗娛目電掣
明明熙熙九爵告終惟其令儀人醉天醺夜象彪機方
三能之燁燁忽蓬宿之輝輝滿月當空元宵適屆生金
鰲於後宮運赤螭之鏦鏦（枯駕切）委飛檄於馬童併三峯
而悉借孰決江海而上孰引星宿而下燭龍裾乎光輝
熒惑輸乎赫煅（音亞）擬登州之海市籠萬形之䋎絕（所化切）
仙人騎乎赤鯉壯士御乎奔駱閃山原兲影遊不盡之
獐麝忽園林成象飛無邊之鶡鴰（音夜）孰榮逡巡之艸木
孰造頃刻之臺榭奚西羌之堋堋委生業於騎射河潤
氓氓之軫軫禦劾敵以偏駕（已上皆言燈中之景）幻[illegible]女以迹[illegible]

人品之脩䎱所化切士女亦燈中士女影中之影合四海而爲燈亦見覙
於造化忽出此誓策宜　聖心之洞徹付戲局於一欬枯篤切
惟思林總之欲愉詔錦衣而放夜則有連鐵狡童盤金
媚姹度萬寧而越木通謂疾厄之可謝萬寧木通二橋名京師俗謂之
走百病慶四難之畢會宜酌醑而殺炙惟　君樂之同民
合歡聲之蹶蹶音蕨端陽之辰百僚　賜篴書面刻骨佳
言唪唪比涉切絲索角黍須畀查帀拉上卿於南𡑞輟萬
機於一霎中官如雲珮以鞢韘蘇協切逞陳音之長技睨
遥鵠而不慴屢忘歸之奏功發嚴鼓之宏豁日中而散
恩周禮洽惟好樂而無荒庶天下之同𢍰卉木隕落農

務既隙霧囿無垠百獸蕃息規其豢牢爲之營域有司
烝烝焚萊平埸禱蛛蛰而綱霧祀天駟而馬力蒙莊執
劍子路援戚射付紀昌御司三百部分既定闐闐沺沺
蓋將四膳咸收六禽畢獲續渭濱之光益滎陽之色而
使所祛目乎兵制頑獷畏乎威德也驅逆顧顧辰切置
卒載華褐纏旃以爲門衆纏質以爲槷魚列切　天子既
出木輅札札大麾摖摖音殺升龍之纛捝捝五禮切象翟之
鼓嚽嚽才達切九仞之扛作氣九合之弓去絜音札駕以角
端引以舍利舍利亦能言之獸獸之所同則言其處卒長執鐃
馬建旗章隸雜膠失鬄貞丕切徤兒或跣音徒跔而科頭

或鬣鬉而貫頸操殳秉戟林聚星馳礿礿丁激切沄沄肅
鬲蹁㴲私丕鬲足旋迨胡荅切境塵不知不傷稚牲不折季
枝大庖未盈搋音鹿鐸下綏偉中黃之執雕重西巴之放
麋縱如黃之犬張箇簵之縎搏頫而占切　彤音端殪鬣舉彰
豬徒郎切戾祕音必抗振其有歀曲騃切伏深窟扶搖太清者
則命發豣侯擲雞鳴足雖敘敘乃頰切委虵桀鍘翼雖摯
摯委曲爲正平聲於是按三驅之義彰一面之仁算蹄紀
功舉柴傾臣小大稽首以物易身觀畢命於禮羅思棄
物而獲人孔明深伏心桀枉顧之輪四皓高逝身羈古犬
切罥詞之罠眞情綴瑣而體乾實德結衆而終坤網支

伯於滄洲掩許由於汾濱焚互而旋萬物同春播對酒
之長謡知患及乎蟲昆古樂府有對酒篇言澤及禽獸春日遲遲辯艸
萋萋　帝籍千畝膴膴崇基迺呼蒼龍以駕紺犁三推
卽功親執洪縻牛轡也車子易成牧堅史妠變爲耕黎唱
採蓮之曲歌大田之詩忽木德之守心見　聖化之閃
屍屢覛太學道脉是滋躬服衣弁降禮先師翟翟賢關
爰駐龍旂胳周璧廱之制陋魯泮宮之儀司成司業講
六籍之異同論百氏之背馳匪怒伊教樂此不疲實冲
虛而言旋見諸侯與大微夫以養由矯矢獸號於林蒲
盧檠繳神感飛禽矪緻來動和之妙得不骫骨而孀心

於是四方殊風而同化千里異俗而同治雷與稼穡之
功電流絃誦之謐齊民安瀾秀夫不緻至道下降天不
辭耗眞寶上呈地不惜費甘露瀼瀼景星晢晢音制石有
發光之奇木有自行之異青蛇幻相而不螫烏鳥隨朝
而自致天人和同　聖心未于畏　祖如天寶民如黍
音書惜財如頭目蜜賢如襟裾繹　皇陵之碑玩日曆之
詞知創業之艱難敢泮奐而提舒博莫約於莊心沉莫
要於止軀覩明德之芬蔚駕唐虞而並幬宜天眷之毘
毘承熙皞乎　皇居且自古羣盜多起山東此塞其衝
歷代繹繹多攝夷戎此拉其胸長淮犢貳彭城畸凶此

褒宅腥德之金元尚恃據而稱雄猘　聖化如天
仁為池義為墉人人勵行比屋可封故能一視無外四
方咸同先生守乎雄辯意豈不曰　聖祖氣象如神清
明在躬靡幽不燭靡室不融奚栖央而棄鋒若然文王
曷不還鎬而居豐漢高曷不即居天地之中勞有節而
景或窮故耳蓋居豐者　太祖還洛者　太宗交乎夏
則姑洗代乎仲呂時乎旦則土圭易乎銅龍當持守而
持守當變通而變通皆所以延　王業於悠久而等
神基於華嵩者也尚可泥於一定而蹈子莫之踪哉抑
又聞之惟高則能制下惟下則為高制北之巍亢攖南

君天南之卑延承北若地居惟尊南是昧天經惟知地
義抑非無舵之舟不當之器也哉刊落四隅蕩蕩襄襄
萬里一轍是謂大方君苟遊焉則胸次堂堂然後以窮
髮為已之故鄉吾言為已之文章庶幾見北都之闓與
而不至於倀倀博古先生聞其言不黨不揚以實鋪張
然後泫然自失惕然若亾曰吾儕小人於道罔識聞先
生言心開意釋始知孟堅之兩都平子之二京辭長意
短語徒愲愲今承啟我以大道之要納我以大公之域
如脫鷄籬得見龍窟再拜受教而去

臣成童時許國為邑庠生年一十有九領成化乙酉
鄉薦屢舉進士之　京每見安南朝𨘧進之貢嘗臣

尋買本朝兩都賦而無以應臣私念我　聖
相承治隆唐虞而反無坱孟堅張平子等頌德之臣
非然與耶是心實往來胸中奔走南北願臨中尼去
年春蒙　恩除授本職訓課之暇頗有長暑因憶舊
聞衍成二篇總若干言自起草至脫藁凡三閱月而
成蓋臣之此賦經眞緯實不敢耕奇獵異故不待十
年之久也雖以職卑不敢上進然傳示四方以及
萬世兩都制度亦可考見一二云　成化十有五年
二月一日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學
訓導臣桑悅百拜書于乾坤一寄樓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賦

思親堂賦 有序　　蔣欽

弘治甲寅春仲下澣余會王君時用於友人徐敬夫家見其才識精敏爲衆所推欵狎之餘自述其孤童自立以不逮事親爲恨因題其堂之楣曰思親意若有所請益者既而以賦見屬予諾而未果也及還家爲課業所拘忽忽無暇而周君時顯爲之從史不容辭也迺爲賦之其詞曰

維孝道爲最大兮曰日用之有常身匪出于空桑兮寧忝念之敢忘夫何嫩人之好脩兮式自表于名堂得非慕夫皎皎兮迺名存而實亾惡涕淚之無從兮請攄誠以宣揚幸連榻于舍館兮盡語緒之悠長謂此生之不辰兮將髫齓而罹禍椿既仆而萱復殞兮悄階庭之趨過悲四顧之無徒兮賴舅氏之畜我慨弱植之易摧兮豈析薪之能荷昧肯搆于作室兮矧敷菑其誰播忽咸童以突弁兮滋放僻于摧挫眇青氈之不留兮驚基業之遂破爰感敲石之出火兮效捫瘡以興慕忍報德于一炊兮堅志操于一朝恨師門之高峻兮空瞻想而焦勞執筐篋于公府兮衍擔石于簞瓢承精爽之黙佑兮類掘井于一鍫欣舊物之復還兮成夏屋之崇高傷華表之鶴唳兮胡物在而人消寄著存于楣顏兮誠計出于無聊生既有職于文事兮盍抽繹于心事哀三尺之微命兮徒羡人之有怙恃言苟得于同然兮敢推行而不至余聞言而重有感兮有孝誠之若是念親恩其如天兮縱欲酬而難致惟孝思而不忘兮裨闕畧之一二倘親喪之失行兮欲經帶之重制則日月之逾邁兮懼徇情而違義攷前脩于忌日兮出墨縗而整被逮畢事而即已兮恒珍藏于篋笥茲權變之無害兮諒他策之

居次廓此心而盡量兮綿善端之悠悠既觸事而有懷兮復撫景而增憂憶負米于季路兮追攀柏于王裒歎風颸于樹杪兮閔燧穀于歲周被食稻衣錦之何人兮喪未久而欲休是生雖蠖屈于田里兮志與曾閔而爲儔恒戰兢于守身兮恐虧損而貽羞固不但怵惕于陽春兮抑豈直悽愴于京秋殆將恒陟降于此堂兮信不假于外求吾將因標榜之昭灼兮直取信于白頭化里閭于仁厚兮俾民俗之不偷悵意深而語淺兮其終有取于此不藉聽言而可據兮免媿色于虛浮

遊雁蕩山賦有序　　吳可大

雁蕩山者蓋天地造設之奇巧也方外則有蓬島瀛洲方內則有雁蕩龍湫皆飛仙幻霧之所憩息幽人逸士之所盤桓迺其峰巒層疊岡嶺迴環詭形百態異狀萬端極山川之勝覽盡天下之壯觀矣然職方不載於周輿圖不列於漢則以堀焉寄甌越之一隅最爾臨海邦之畔岸泥金檢玉者無暇於登封省方問俗者不遑於陟玩也然理無隱而不彰微必久而後顯豈有雄偉突兀之觀終掩於寂莫無人之境而殊尤卓絕之跡不入於搜奇獵勝之選哉非夫心冥萬慮獨立埃壒之表者惡能遠至而觀之非夫神遊八極縱適形骸之外者惡肯久處而安之余所以想山霧於寤寐挹空翠於夢思足未及登而心已先之也欲洗塵鞅暫託茲山將吐威鳳之文聊陳管豹之斑

自太極之既肇逮兩儀之遂分流而為川瀆之深峙而為山嶽之尊嗟雁峰之所竦立實大化之所陶鈞蔭斗牛以發耀托后土以植根盤亘固於泰華挺出秀於峨嵋截彼同於終南峻極凌於蒼旻藏峰於千重之回嶺罔影於萬丈之巨津[illegible]矣蓋罔窺然絕域習見者以日涉而不知談聞者以拘常而未識帝王無自而柴燎聖賢莫由而紀極慨形勝之未昭豈巨霧之有匿乘輿而起御風以行從丹崖以南往指東甌以迅征盼二山之並峙挹澄潭之獨清由石門而漸進斯雁嶺之可升梟滴摩詩之水晶凝和尚之形高登彰義之樓深入石梁之洞中虛豁以含外繞固而聳上殿大士之供旁列阿羅之奉下可建五丈之旗內可容千人之眾舉趾由前仰高彌聳抉碧石以中分披青天之一縫覩圓象之上旋灑清光之下送詎武陵之可倫別華陽之足重東外之谷既歷謝公之嶺攸躋據崔嵬而直上越險阻其如夷秋飄飄以輕颺履翩翩而若飛思煮石之無術倏[illegible]地之有期闞羅漢之幽洞仰石壁之合奇陟中天之臺樹美飛泉之清漪尋霧峰之故寺得遺趾於黍離雙芝之燦爛五老參差北霄後擁而窈窕南霄前逶以透迤雲根上挺如合掌法象下透如漏巵空明高朗弘廠紆餘纖塵不入萬有皆虛宛坐忘乎其中欲舍此其何之夏陟仙人之品載覽連雲之障復轉而西犀峰相向數踰乎百名不可狀盼石井之峩峩望蓮花之漾漾攬喘之之孤峰聆響品之絕唱撫石鶴以摩挲鼓簾泉之激盪品岡四面之形峰含夜光之象展旗揚蒼龍之勝卓筆據金虎之雄天聰聽卑而徹地天柱承高而擎空平霞

中立如黼扆瓌琭傍護如緇幘玉女逞姑射之綽約雙
鬟儼丹穴之鸞雛水垂龍鼻泉湧劍峰飛流之懸瀑
仰獨秀之孤松此皆霧嵒之妙采安能模萬一於形容
覽勝之目未窮尋幽之足再甹指鳥道而索途登馬鞍
而問嶺百阜回旋千峰並挺俯循錦石之溪仰視雲峰
之頂探古昔之遺踪想距羅之開境協鳥山之素名值
花村之新景羣嵐周織聳而奇衆水分流駛而淨方竹
瑩潔以穿林古木槎枒而夭影子晉控橋以升天阿蘭
駐錫以成井寳茲山之肺腑迺地脉之要領雖古刹之
既頹猗羣峰之尚整其斷而不屬也如鶩梟斜分而背

戶其連而不絕也如蜂腰下綴而列中仰而散者如有
激俯而衣者如有容象而掉者如逐銳纍而訛者包蒙
蒙倪而窺騰而上者如耳目口鼻之各具而人面之不
同諦覽西北有石龍從儼端人之俯立類碩士之鞠躬
竦兩股之相倚如二劍之騰空圭璋挺植屏扆環儫障
名鑾輿詎軒轅損法駕以登碧落峰號剪刀豈女媧裁
雲錦而補蒼穹仰見飛泉從天瀉地其細而潤澤也如
湛露流液於金盤其巨而淋漓也如驟雨翻盆於白帝
其分而散也如濺玉而跳珠其合而連也如漂紈而准
綺流行絕壁而若懸虛悠揚半空而不遽墜或逐輕飆

而屢舞婆娑或如迅霆而忽然奮豫上臨皎日晃銀河
落九霄之中下擣深淵淵湃湃洑作蒯夫之氣壯哉龍湫
茲天下之雄觀寶淵泉之巨麗也探小徑以迁入傍城
隅以曲登引懸藤以迁渡履危石之欲傾道羊腸之險
久踐猿猱之所驚地由阻而漸坦路去陂以就平恍然
境界朗然開明豈桃芝之商嶺抑避世之桃源昔遵其
麓今處其巔諸峰皆列其下一水出乎其間知上源之
可泝信攸往之非艱循清流之汩汩歷白石之言言躡
地中之有地睹山上之有山未挹雁湖之水先登龍背
之灣般旃庵而暫憩問前路之渺漫悼白雲之已散慨

青烏之未還笑昔生之不武駭此地之難攀既躬造乎
絕域豈中道之可旋以此陟險何險不陟以此援高何
高不援循庵後之高岡望空中之絕嶺緣茶隴以戒行
捸苔石而坐省幸履寶之不危冀歷高之有徑矚前路
之巳窮入榛蕪而自騁命僕夫以前闢嘯稗子而後拯
菝浅則露冠艸深則滅頂如探珏珠蟠驪龍之囷如摘
珊瑚於潛蜃之渟將達於萬仞之巔肯阻於半途之從
去邑黎莽莽之悲奮孟賁不辟之猛平蕪巳盡峭崖允
遵艸莽既脫險阻猶存重岡層層巨石嶙峋或如虬龍
之踞或如虎豹之蹲或空欲而莫越或截岸而難循志

既决於必往氣变厲而無垠超巉嵒而飛渡跨崇隆以
騁奔陟搖搖之危磴援臯臯之荒榛眺潺湲之斷澗闊
謁謁之輕氣苟絶頂之可登又何羡乎崑崙南望大海
浩蕩浸淫三山可卽兮宛在其目十洲未見兮實勞我
心弱水漂浮乎一羽建木彷彿乎千尋北望赤城霞彩
燭於禹穴探書而簡玉會稽展牒以鏤金吳山若礪兮
越水若帶三江爲裾兮五湖爲襟左蟾閶閽兮五嶺以
迮右矚建業兮三吳以臨近睨雲夢兮楚澤緬遠盡閩
沛兮瀛海深雖未能濯纓於雁水斯亦可以叙一昔之
賞心也嘗思兀坐乎蓬室徧覽乎閫編神馳乎宇宙揮

斥乎人寰嶽玆山之形勝獨冠絶乎諸藩東際溫嶺南
界玉環西抵白嵒北吟蒼山周乎三百餘里間以四十
九盤東谷之峰五十三而霧嵒爲勝西谷之峰四十八
而紫極爲尊其餘朝陽棲鳳晏坐回鸞瑤臺金鼎石鏡
寶冠臥龍伏虎架海倚天凌霞礪齒立戟招賢重樓三
穴五雲二仙嶺有七而丹方爲峻泉有五而溫湯爲先
其嵒則童子誦經觀音說法素翁神王楞嚴石佛棲眞
脩道挺仙人之孫高讀書文英齊侍郞之峻拔霹靂騰
火焰之光華海雨漲騰波之活潑其洞則碧霄競爽新
月高懸龍游仙寒六局幽玄道姑道松之奇古風洞石
洞之禪娟其谷則東内西内南閘北閘會賢虛明水簾
清漣各有外谷兼得安禪清池照膽白雨飛泉惜乎地
非上國境落幽偏三代升中之所不及漢唐望祀之所
未宣晦於在昔顯於當年以霧遁之好遊而不得一陟
乎其巔後人求其說而不得互乎議論之紛然至龍湫
之背者視之爲絶境升乎霞之障者恍以爲登仙有謂
溜滲水泐拳石忽墜而不可以仰覘有謂天聰陰險其
路可塞則又近乎戲言惟夫沈氏之徒迺謂山在地中
天產貞堅洪水衝激沙土盡捐故奇形巧狀於是乎始
出而峻峰卓嶺於是乎聯翩嗚呼自有此天地則有此

山川待古人之渾朴不好表暴乎奇妍天未嘗秘其形
勝人自不樂乎誇傳留此妙境遺與後賢使果由於海
水之濯出何土阜參錯之相連苟一衝而一否又可見
其非然於是游覽既極乎形勝識見亦獨乎精微以理
觀物山不滯於迹以道觀山而不溺於奇達人一視萬
理一致大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高莫高於纖
樞之閾而章華爲低壽莫壽於下殤之子而彭錢爲夭
貴莫貴於淸寒之士而晉楚爲卑華莫華於布帛之溫
而文章絺繡以不及於德之輝也甘莫甘於菽粟之味
而淳熬炮炙似不足於道之腴也作炭什於平上而巧

峰怪石未若其生物養人之利溥也美莫美於交流而
飛泉溅水未若其潤物載舟之功優也奇者自奇吾不
知其爲奇也常者自常吾不知其爲常也計四海之在
天地間也不似蟻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在四海之內
也不似勺水之在大川乎計吾人比於中國之萬物也
不似一毛之在九牛乎計吾人寄於天地間之百年也
不似騆馬之過垣隙乎因其所貴而貴之則萬物莫不
貴因其所賤而賤之則萬物莫不賤安知貴者之非賤
而賤者之非貴乎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安知有者之非無而無

者之非有乎因其所是而是之則萬物莫不是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安知是者之不爲非而非者
之不爲是乎鼂不戚短鶴不欣長朝菌非脆靈椿非強
鵾躍蓬蒿不知其卑舉鵬負雲天不知其高翔五石之
瓠拙於用大百圍之樗全於非良張單不鞭其後臧穀
均亾其羊薰蕕勢利不殊鴟味之嚇雕鏤華藻不殊螢
尾之光文德佐理不殊蚊虻之炳煥武功震世不殊蝸
角之張皇志固有定時來不常吾且從吾之所好樂茲
山水以徜徉

予少讀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未嘗不嘆其賦之佳而
山之勝也少長聞雁道尤奇每過登眺欲翀馳二山
癸酉秋選訓黃岩賀者曰子之遊在天台雁蕩之間
乎涖嵒二年繫職未能往也丙子秋闈西橋壽齋先
生試浙省教職茵薦予入場延譽諸公期以中選獺
峰吳公主試竟以例黜崎途道天台眺石梁與未愜
也乘其放棄之餘上官方憐勿亟迂道往雁山抵能
湫背庵陟其後嶺一覽奇勝少憩夙念爲庵路陡絕
人跡罕至舊傳有異僧居其間薛方山鳴鼓射書而
不敢登者也予深入之無他險異但蓁蕪網道必正
月可通雁湖云下山述所履所見彷孫賦也效顰吳

官學步趙邑陋小甚矣然茂先以鷦鷯而寓意廣平
以梅花而吐妍知言者其謂何

松聲賦并序

孫七政

昔人有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者以其漸近自然也必如斯言則孰有過於松風之爲聲者耶客既有爲之賦者遂援毫而和之然聲彌妙則和彌寡深有媿於白雪之音云爾其詞曰

粤有逃虛之士淵尚之賓選八荒而無恍渺萬物而寡鄰超人世而獨鏡廓杳眇以怡神迥獨娛夫吹萬之眞曲自然之雅音非絲竹而遞奏迭拊遺鐘磬而觸石摐金並嶰谷以取韻託徂徠以標名實惟要妙是曰松聲蓋方風之起蘋末颭土囊而緣于泰山之阿也維松固已灑然清矣及其飄搖吻漻蕭灑颼飀萬尋兮忽舞徐波起而遠流盈空谷而澎湃映別壑而澄幽林氣如洗劃然成秋則又聳乎其足聽焉以至清揚遐厲森沉沸渭上漢斯蜚梢雲暫憩夕飈振而柯鳴涼颸引而係曳猿狖哀嘯乎其側飢鼯呻吟乎其內於是蕩瀁乎絕巘之下淩遲乎深溪之澨截微徑與荒丘經石林及花嶼衆芳盼蠁其至集輕靄霏微乎莽際斯則蕭遼沖虛空澄幽翳似春雨兮滿江若廣陵兮潮至消予不能撫其弦娥陵不能宣其意以故天籟非一松聲最矣松聲若虛會心契矣爾其絕迹箕潁逃名首陽覩揖讓兮喪道非放伐兮不王窅然天下喪頹然出處忘淵戶無人兮濁世遠孤雲在岑兮獨徜徉惟聽曉鷽變語春壑鳴淙和虛濤之遠寫足幽耳之笙簧若夫幽窗獨坐泉石孤吟方弘景兮開徑及彭澤兮歸林煙芊綿兮如織霞朗映兮清陰一鳥偏奏疎花冐潯聽孤松之流韻似幽人兮整琴悠然忘世洗耳披襟至若松子引年於緱嶺劉阮採藥於天台萬壑度盡生平始來徑石梁兮天路遠神恍若兮一徘徊忽落英兮流出杳松聲兮喧豗使人心爽令人意哀莫不念仙期之綿邈悔短計之迷回永結長生之願深盟錬鼎之懷別有楚襄蘭臺之上漢

帝蓬萊之旁玉樹夥磊雄風忽飈並葱蒨兮發韻惟松風兮悠揚上君玉堂入君洞房使窈窕兮閒靜俾君王兮清涼方欲輟洞庭之張樂罷鼓瑟于瀟湘至矣哉松聲之爲妙也是以至人聽之與道若一懷眞得要含光去迹收無聲以爲聽罄至清以爲心與天逍遙與世陸沈泠然將御風而遐逝從列仙兮無古今

秋浦芙容賦 并序

孫七政

壬中秋七月之夜予獨卧園居夢違悲懷驚秋慘緒既覺則月白在戶寒螿自唫乃蹤屐下堂覽池蓮之芳潔感白露之將滋因歎曰蟋蟀宵征而芙容凋豔其能久乎遂作秋浦芙容賦其詞曰

夫涉江采芙容者悲莫悲于秋浦之月矣爾其吳郊楚域古稱澤國越溪浣沙代產名華雲夢具區之藪三江五湖之墟野何地而非水水何華而不敷莫不窈窕錯綺紆餘秀美古往今來竆慌未巳若夫一夕兮秋風生洞庭兮波始增日落兮千里秋晴曠望兮極目煙凝瀟

湘兮一色吳楚兮供碧木落兮無際山高兮水極此時不見有同心之伴侶惟見有江華之的皪豔絶芳洲嬌不語秀色傷心愁亂客巳而覩蒹葭之有影知月出之借光漸揚揮于江氾波杳渺以汪洋忽升璧于青漢燭萬里之纖芒照江波兮波有華兮華有影映江華兮華有月兮月有芳爍金波兮如綺汎清輝兮似霜曲溆廻塘爛灼輝煌長堤古渡映帶微茫于是則有澤畔王孫江潭麗嫣悲秋無賴採佩忘歸下蘭汀兮遡沿洄動江影兮亂霞輝隨風輕進兮澹容回忽流芳之襲衣碧露橫江兮帶月霏微沿蓮如繡兮含笑迎予洵南國之佳麗信秋夜之芳霏獨奈何悲遺風于江介感白露之將濡惜妍華之有幾恨芳歲之易遒擥白髮兮將變歎紅顏兮莫儲搴鮮葩兮躑躅覽桂樹兮心飛而況送美人兮南浦贈之子以繁英額江月之宵灼射仙姿以盈盈君不留兮奈何斷予腸兮荷華是則屈平以之憔悴宋玉以之悲歌志士長竆而因之愴怳怨女哀色而見之橫波豈比夫謝思江才佳清和于首夏吳娃越豔悅綺節于春沙哉乃歌曰江之華兮爲予香採採明月兮製爲衣裳惜山川之脩阻兮終莫遺乎君王傷美人之蹉莫兮羌獨淯而誰亮又歌曰有美一人兮婉清揚遡流

從之兮水中央託芙容以爲媒兮畏月露之莫將巳矣哉吾寧弃芬芳以委秋波兮將宿芙容以爲粻亦知江岸之多遭廻兮吾誠不能信悲風以披攘皇天旣命予以好脩潔兮豈復知夫時節之纁黃洵九死而不渝兮指明月以爲璫

破硯賦　孫七政

歲壬午之秋季予訪虎賁陳君於清溪之灣板屋棐几丹木悽然齋名卧雪破硯在焉展玩良久慨歎與憐遂援毫而賦之曰

粵此硯之本來乃帝家之珍異入端溪之片玉蘊濕雲之沉紫含故墨於非煙溢餘光於星紀辨剝蝕於篆書識　思陵之奇字年何代兮流落代何人兮擊碎別故井與頹垣將千年兮萬祀並幽魅以爲家隨劫灰兮共殁始何爲兮忽離終何故兮復萃將造物之無心何倚伏之多秘抑萬物之見重咸完合以珍傳獨將軍之寶

此乃破離而棄捐謂缺陷之世界多毀好而忌全況此硯之離合實神物之微權惡全驅之非夫故玉碎於人間厭守故之未奇復葆光於重泉雖毀方而乳合隱墻東而頹然辭匠石之小知獲懸解之大年卒相時而顯晦效秦璽之輝纏始分交於有激終膠合於鬩弦噫嘻嗚呼君知之乎彼大塊兮爲硯雖含黙而虛無一離一合兮幾摧琢一治一亂兮幾研磨何堅貞之不脆何太白之不汙豈若茲硯之似道得道遥之要妙避陽九於胡元希　明光之顯耀吾將佩此硯以爲弦韋匪雕龍兮守玄豹孫生季子聞而歎曰世喪形交道尊神合無用爲用玄光遺澤用復爲之贊曰

故井頹垣獲帝宮之佳玩破坳殘石竟合璧於文房千年廢棄一朝重劫灰爲鄰溢精光古來聖哲多類此寶劍不殁亦不亾

硯出端溪石堅色紫嘗爲宋高宗御藏有正書十六字賛瓢印御書二篆在焉流落人間不知何年擊破爲兩片大片出鹿苑寺故井中小片出蕭氏頹垣中去井二里許先後殆四十年今合藏陳天樞將軍卧雪齋詳郭道人硯記

楚宮賦并序

錢希言

臣游紀南過章華臺廢址臺右有斷岡古丘數里詢諸野老云楚靈王細腰宮也慨然興懷乃作賦曰

陟彼高岡遥望平田東西直陌南北廻阡況長林兮漠漠復茂艸兮芊芊傳是靈王故宮不知幾千百年上有荒臺埋月下有斷井迷煙帶荊山之遠岫阻漢水之長川僕本羇人感今思古顧瞻廢墟涕下如雨在昔先君熊繹荊野始封篳簬藍縷於焉宅中列藩險固爭長七雄後王好夸土木以窮削圭飾斧礱石鳩工規洞庭兮穿沼擬高唐兮築宮背絕郢之幽都拱南衡之祝融寶

帳三千相望珠樓十二交通綴赬霞於欄楯挂碧水於簾櫳於是臺刱章華室造乾谿三休易上百仞難躋玉鎖兮幽闥金鋪兮秘閨閣道兮星布飛樓兮雲齊綵虹梁兮朱鳥翼芙蓉隰兮桃李蹊爾乃洞房北開層軒南敞晴旭蕩暄涼颸薦爽飾芳藻以為粲結流蘇而成幌神居與帝所眇瀛洲若方丈則有上都畧媛襄國名姝千金一笑絕世所無或藏嬖於豹尾或滯語於蝦鬚艸染文章之履葦黏組繡之襦廻身兮折步掩袖兮吹竽莫不窺雲掠鬢妬月排珠及夫陽阿乍列激楚徐進玉手交垂羅衣不襯乍揄袂兮蹈節俄竦身兮赴迅似愁鸞之欲絕類驚鴻之復振別有蘭臺娟子渚宮少年光豔恍澤流盼便妍亦復偷香傅粉競寵爭憐挾彈雕陵之下垂鈎蓮葉東邊貝帶鵕鸃飾帽銀鞍瑪瑙裝鞭馬流汗兮成血衣飄麝兮連煙願承恩而翦袖長侍立而憑肩若乃雲夢罷獵鄢城息戰晚栖初絲餘華欲霰火照旌門春生帳殿塵消千騎之旌風動九華之扇園人之苜蓿斯供虞衡之獸鮮畢獻君王乃選妙伎集新聲宴重設炙乍行皮冠既脫復陶再要舉烽命爵伐鼓擊鐃女樂箎奏百戲具呈華纓既巳絕履舄復縱橫仰視衡漢落明月又西傾於是悄焉弗怡悵焉屏營顧息

夫人而言曰侈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誰與同此歡也豈知陳蔡連謀蕭墻禍煽蹂躪宮闕憑陵幾甸章華之夢猶酣乾谿之軍巳變撫臺榭如平生望君王而不見嗟乎年代邈遠風雲寂寥去若水逝離若蓬飄如影旋滅如煙乍消履曲池兮平夷經輦路兮蕭條寶衣共北香塵化玉甃墮茲野火燒況復灌莽迷離萑蒲蔓衍荒岡偃桂穿鼠壤而難行古隧崩松長棘枝而莫翳烏啼寂寂狐跡斑斑山鬼夜嘯林猿晝號不見細腰千隊空餘垂栁一灣適亂離之王粲伴蕭瑟之庾山徘徊歌舞之地共掩袂而潸潸

松聲賦有敘　　瞿汝稷

竊惟緌思紛華者則比桑濮之奏宅心泰定者則樂蕭雝之鳴故適聞韶樂尼父忘味三月坐聽古音魏文輙欲忘寐聲無一致相適者愜兮僕分契寒木聆蕭遠之韻不覺惠心而拊嗟也夫沉寒折綿殺節摧榮飛廉奮飈屏翳肆威六鷁爲之倒翔裸壤爲之垂僧而松偈焉孤挺於斯時紛然躋躓於傾崖誠可悲乎其不安也搖扤不已葱蒨自若而翠鬣鬱駭蒼柯虬樛咽嘲笙奏紆鬱簫作妙窈流楚有悅幽人彼蕙華旖旎揚芬都房揭車馣馥擢秀楚既然凄露乍凝芬芳奄歇冽風未及於邑前哀何則其節有所不固也是雖因時華落得無歷履霜之艱而後凋之譽非所可庶幾也僕聞商角不兼蹄翼不並蓋物不可以兩大也松華雖瘠也而大年雄窮遇雖危也而雅音以流然非有北里之靡靡激楚之哀荒媚耳諧俗廓然獨峙錚鏦深谷是維綺季所欣槃許幽賞豈鼎食而能識錦衣之所慕哉詩云民各有心言尚不同也彼之不知迺此之所以深知知者寥寥止可與語操觚而賦聊以寄其曲尚云爾其辭曰

喬松偃蹇兮山之崖崇嵬峻擢兮捎雲霓糾枝還兮八方蔓陸離縝紛亂扐兮盤四瀾兮天至發虛鼎石巇崨嶝嶔傾崎輪軌之所不涉也嵯峨直上仰睎岌岌崛起霄外埃壒之所不及也托重壤而誕載兮廓秀峙而高驤抗貞華之獨固兮歷歲寒而恒芳遺綮葩之妖冶兮挺幽姿之鬱蒼碧樹熒熒崑崙齊其澤兮冥霧綿邈楚南儷其長偓佺蹁躚驂鸞以採實兮伉生徘徊披雲以索肪信太儀之神株兮豈榎柟之爲行愍人生之短期兮迺移秖於玄岡蒸霧液以度世兮偉青牛之嘉祥延日及而久永兮翩壓質而上翔庚類豬以儷舉兮羌寧凋於凜霜是以春無改柯秋無易葉闇靄豐沛攢翠流曄貫四時而恒茂從八風之吹噏爾其南箕夕震雕虎晨嘯飄少女之紆餘鼓飛廉之疎剽乍凌淫於巔末遂嘘拂於萬竅柔條初披欲留欲翔疑抑復揚閒雅容與若姣姬將舞顧影而整粧及夫奮作揚柯搖頹奔逕轇轕卒爾虬騰忽如蛐沒紛文緜綿鬱鬱突逝止無常幡纚玭虒波涌雲擾瑋容萬異固已磥硌駭覦矣流自然之律呂兮鬱繽紛其繁沸翩徵徵以聲舉兮洪淋淋而漸沛崪潼潼其洶湧兮穆案衍而安逝愕毖蛸以踸踔兮勃彭湃以怫愲或沖瀜以嘽諧兮翕習悅悆或瀏漂以淸焵兮流楚滌慮乍愴悅而惻洫兮若顧若慕忽傻游以泮渙兮佁儗逸豫聯娟譬諄㾁圄猗靡輘訇竦

徵嚱謪起或悠悠不竭逶衍旖旎或淒洌淼發㺚復轂
已死兮渾兮若雍容而復厲硠兮礚兮邈高躍而遽墜
漂將離而還合繚如結而旋迭欲疾聿徐臨歛傱肆繰
紗綢繆乍舉乍淪躑躅徃復逸響翂緼莘莘將將不可
殫論若迺髣髴其妙雝雝協鳴咸池六英之聲也泠洌
飄颻昭宮白雲之謠也超遠冲和坦撟婆娑啟期鹿裘
之調也廉直勁正愔嫕閒靚于輿轀袍之詠也慷慨激
愴易水之壯愀切傷心雍門之吟鳴咽紛葩動蔡女之
悲笳參譚駢田象明妃之哀絃總八音之姣妙兮嘉虛
頷之天流含至德之洪姱兮超溺志而淑郵湛兮瀉抯

氛滓俾榮夷兮耻事利迵以紆恬虛無俾子平兮安江
湖悽奏憯兮令人悲魯公求哀寧詢尼泰音翁兮娛心
志方儲虛攏繹繚淚猛起奮末兮莊激而毅膠緻綿密
兮柔傷而歨肅謐莊誠兮蘇李忘僞宛轉便利兮三閭
釋滯其感人致和雖宜傺夭九而紛解順于正容而物
悟方之於斯蓋不足語也而谿谷窈窱重巘峭峈隩陝
參差雖獶愁陟惟玄雈兮時芊靡塵躅之或淄堊弘㟴
兮既遠羌流響兮誰知亂曰有嬓木兮托孤岑芊芺香
兮翡翠陰搏曾飈兮流雅音紛要眇兮和瑟琴廓獨鳴
兮山之間林無蹊兮艸芊芊雲英英兮澹徘徊野蕭條

兮絕徃還漱朝露兮濯泠泉懷潔清兮私自憐時晼晚
兮日西傾山寂漠兮月空明風嫋嫋兮㠯阿清獨蜿蟺
兮誰爲聽石磴險兮豺狼咆雖有好我兮不敢登歲云
莫兮雪霏霏冰皚皚兮交會枝運敘流兮隙驅馳清芬
蔚兮日彌滋聲可嘉兮實復繁願營魄兮朓玉顏嬈繽
紛兮美無極孫何爲兮憂路難邀王喬兮來遊和鳳吹
兮自般超氛埃而久視兮不吾知其亦奚歎
稷也值時命之多屯匹處荒崖尋繹先訓感九秋之
勁節每聞其聲則徘徊彳亍復之不足因著斯𧧁夫
賦物之作昉於三閭栖頌蘭陵雲蘩諸詠至漢彌感

子淵洞簫正平鸚鵡其選也王賦茂矣美矣諸好備
矣雖使揚馬操觚亦未必遠過也爾文成頃刻辭不
暇工然善藉物喻已使千載而下讀之者其宛結紆
軫之情如目在焉斯亦難矣流譽今古豈徒然哉厥
後作者如李長輩遂賦諸篇皆祖王者也若明遠輩
野鶩諸篇皆祖禰者也亦復斐然炳曄冊籍僕之斯
賦掞辭則一倣子淵至於辛章稍變其法而寄情於
物以自舒洩憤懣其措意則又效禰正平者也顧撰
次蕪穢令江夏座客漢宮貴人見之得無誚爲傖父
乎文奚足云君子幸憐其所寄於松者之心焉

武夷山賦 有序　　瞿汝稷

昔與公寄想於赤城弟形毫素青蓮懐異於天姥徒勤夢思二賢剖竹永嘉棲踪姑熟欲振策兩山但取杭一葦而煙霞僅通於几席泉石未接其嘯歌以是語游游未易哉萬曆庚子莫春予自貽武解組途經武夷夷猶九曲躋覽羣峯幸埃壒之既遠嘉魚鳥之自親一咏一觴再信再宿聊為短賦以志勝遊

事緯繡其疇囘兮頫遠遊以自疏闢控寉之休德兮拊余騑而遥驅越嶭嶅之峆岈兮淩連岡之崎嶇溯寒流之澹澹兮覺囂紛之盡祛嘉澄波之活活兮炯鑑瑩而

練紆寄湍急而潔清兮復奚涅而可渝揚舲津口引領頻眺異聯嶺周繚而陁嶵兮墮玉城於水澨天柱嶕嶢而崒起兮若聳麗譙於天之際杳窱丹臺巃嵸霧氣冰桃華敷兮萬齡碧藕芬含兮千祀鰲負闕兮璨以羅芝成宮兮芳且邃鼓蘭棹以縱尋泝泠溪之森沉崇峯出濟灂以翔霄怪崿爭雲霞而絢濤靡奇弗寫于文漣靡景弗會於幽襟迎覽競爽隨姿易陰姱無騈態秀各異臨行彌進而眺彌新境愈移而賞愈深如是循谿之曲凡九殫一曲而佳麗不可勝紀矣每曲盡則軋芴若塗盡轉楫而姚蟬復前戢歷九轉而九戢殆萬變而萬美無尺壤而不改覿無片石而不瓌詭愷之眙凝而莫能圖文考腐毫而莫能擬蒼麓廻環丹崖中闢瑤笥左擢綺屏右翼銜蓀晻薆竹檜攢碧禽流好音磴謝塵蹟是藏紫陽之精廬實奠茲山之正中亦冠茲山之幽寂焉超氛埃而曾舉兮夫子既勁其雲翮豈陛皇之有竦兮悲沉濁之方塞朱子在武夷與友人書云當時悔不學上天法然後學讀書為是中之返狄成于章夏兮功寧後于尙稷穆逍遥于疏圃兮豈假途于幼伯懸素瀑于青靄挺偃掌之茗茗拾禝坂稅重椒臻天游之偃館追逸駕于虹橋竆八闋于目睫收九曲于堂坳霏絲下羅隱伏畢昭向之雞睨魚瞰而不能悉

者不能遁其秋毫焉鼓予嵲嶸莫之與齊齊雲孤騫峭拂幹維珠庭璇宇憑煙扼霓丌嵒腹以虛構若鶻鶚之巢于層楄偃舫橫空于秋不移偃杅織月如聞理絲昇眞玉華屧屩莫階垂銀鐺于絕壁倚遊颺而仰躋豈都慮所能騁惟玄俗所長栖壺子志而斯登恍方羊于太儀撫翠巒下龍穴斜峚膏于鑑池採若木之初蘤折白榆之脩枝精皎皎以往來何彼蛻之云稽晤眞寄于列函挾含華于潛基鑄奚事于首山昉馳軼于天遼唐聏飛沐旸益卓絕兩崖百轉一徑中豁凝黛環舞淙流紛[illegible]人蘿洞以窈折煙光蔚兮望別紫翠四合而參差飛

泉穸埀以飄瞀英英煥披晶晶瑩徹灑晴雪于岑阿散天翠于芳樾夜光簾箔兮先日燦雲母罘罳兮侵漢列至于九曲既踰溝塍膴膴藹藹桑榆芃芃禾黍居盡抱甕之丈人行皆韋犢之巢父赫胥匪遥尊盧接武荀玄都之可托又奚謂非吾土稽神樞于霙笈曄玄化之嘉名幸浮遊于斯域得信宿于福庭于谷神而知根何幔亭兮靡徵雲裀爛兮紛可接居巢婉兮鳴何清昔康樂之遷閩兮日念歸而怔營之問之望越臺兮綴北思而靡寧中纓繳于外物對清輝而弗察雖稚尚于山川傾當美而搖奪彼夢鳥而厲天亦奚矜于騰越倏爲魚而没淵又何悵夫天鬬知天淵之靡二兮將安措其欣怛

丘山之善于人亦神者之不勝矧涉山猶未善雖了執之將焉正山蒼蒼兮木蚴蟉水湜湜兮環山以流合氣於漠兮澹何求掌移九曲兮吾奚行而不與之夷猶

虞山賦

馮復京

牽牛之精流爲揚州分句吳之北境兮矯海巫（海巫虞山別名）之神丘甝崤崒以隱天兮又犇豸以儫幽嗟厥體之奇挺夫何勝而弗儲配會稽（東南鎮山）以作鎮聯暑門（南極山名）以立嵎昔蒼姬之初造實虞仲之所廬代端委以翦髮中清權而沈居繇克讓以流風謚茲山而曰虞言游於是乎孕其淑氣端木於是乎美其輿區（虞山名見越絶書子貢所作）爾其爲態也宜其爲詭也嘘吸雲霧出入日月蒸吐煙嵐犇奏其畢聚三吳之山脈冠百雉於朝陽（城在山上）臨尚湖（湖在西南四里太公尚嘗釣於此）之溔滃御震擇之淼沵跨瓊釜（今名福山在縣

北三十六里）越鳳凰（河陽山在縣西北乃十五里）遯崇德（山名在縣北二十八里晋虞夏統所居）以屹峙陵永安（山名在縣北三十六里）以高驤甫瀰迤以蜿蟺俄拔巉而頹砐崩縮綾而龍鱗洞轇轕而雲屬重巘嵾嵯嶄嵒礫岔增石蹇産硳泉潤槩界以劍門之阻（在拂水嵒之東兩崖中豁如劍劈）表以龍母之峯（在頂山）烏目（吳地志云海虞山北有烏目山）巑岏而支別小山（在虞山西十八里）偃蹷而下通三峯（劍門之東嵒下有三巨石架而中空名三疊石）乾峁而崔嵬七絃（縣治前後横港九七派如琴絃謂之琴川皆發源虞山）淡漫而沖融石室（在虞山北嶺維摩寺之東嵒石下覆如屋可容數人中吳紀聞謂太公尚嘗居此最爲奇勝）嶒竑而博敞砂洞（在破山龍澗洞中産赤砂）巧老而岔隆乃有倒沵如練（山南有拂水嵒泉下注如練風拂掠之則水倒飛噴灑如

而從衡相追垂瀑如簾瀑在瑤石之下泉下垂如簾渗淚圝廻擾擾焉似三軍之騰裝訇訇焉又似豐隆之驅雷無冬無夏何盈何虧桃源洞名洞有二一在宣化門外一在石屋東分流入於山溪皆奇勝盤盂而成谷鎮澗鎮山澗在頂山之麓潸洓而爲魁飛仙隱而壘石在乾元宮後俗名仙人洞相傳徐神翁寓此神虬觸而鑿溪龍澗在破山寺前世傳龍觸崖石拆而成澗山泉從嶺西南來會於澗中激石噴躍曲折淸駛最爲大觀丹鴿厲翮於雲漢丹井在致道觀後昔張道裕鑿之藏丹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濬井得藏丹石碱啟之化爲雙紅鴿飛入尚湖玄龜潛𩙪於翠微拂水嵒有玄武神祠空人心於潭影説鳥性於招提二句破山寺詩唐常建作頂山爲產龍之窟在縣北十八里梁天監元年五月頂山民蔣氏姥得異感孕生白龍姥驚死虞湖標向若之奇湖周五十里相傳以爲海神與虞山

神所爲者若海神名羽客感夢而憇止梁昭明太子招眞治碑云張道裕感夢建招眞治道裕漢天師陵十二代孫應眞擁錫以來儀謂唐宋以來懷述輩高僧齊女蒼涊於哀壠寰宇記虞山有齊女墓即涕出女吳者也夷光彷彿於殘基吳地志越進西施於吳王王擇虞山北麓以石甃城爲遊樂之所夷光西施名若乃祇堂層構金闕高騫聳若維摩寺名在縣西八里虞山上宋隆興元年剏麗若乾元乾元宮剏自宋元祐間永樂元年林復眞重建玄元老君殿并置老子像朌雷篆於興福寺名齊始興間剏僧堂二柱皆有雷篆倒書奇怪不可識禮浮屠於寶嚴寺名梁天監中建有浮屠七成今廢雄帝室之威神羌難得而侈旃伊茲山之瓌富何林椒之黙靃纚縰莘莘無物不蕃艸則穀精茱萸著蕷黃獨白芷芬芳宜男茀郁芣苢播種於周南蹲鴟移植於西蜀跃

蔓敷榮彌陵綠麓木則文梓千尋長松連抱丹桂灌叢青桐筱栟古檜欐佹於玄宮山茶在三界山嬋娟於江左屈槐如蓋以偃仰女貞凌霜而坑砢竹則象牙鳳尾慈姥胎斑蟰蠹翁茸獼猴檀欒果則鶴頂之梅其實圓頑品最珍麝香之栗出頂山號麝香囊宋后嗜其黃柑俗名金柑宋溫成后所嗜汴京最貴之洞庭織其綠橘雞子旌異棗之名出邑之西山大于常棗而味佳魚網敷含桃之實范文穆詩云魚網蓋櫻桃甘旨繽紛肹蠻布越於是乎鵠鳧敖游於其下兮鳩鵲巢宿於其巔鷹隼應時以鷙擊兮燕雁互候以翩翻戴勝降而狗農兮採桑採桑子形如白頭翁鳴以戒鵞鶵鷇之屬噉楝之倫此鳥食楝實故名魚虎翠羽

鶻鴒能言呼儔命侶嚶嚶關關又有野麕嗼嗼㲋兔爰爰文貍熏而出穴素雌嬉而掉間儵眒紛泊牢落遠遷奇隙物殊類充兼六合之夥夥詎一區之可窮至乃沈景象於岩峉匿音聲於冥蒙者固伯[illegible]之所未紀而劉政之所難通也爾其茹芝食柏之士餐霞潄瀣之人厭目前之恒玩暢超然之高情思假足於樓季攀雲梯於絕冥披榛路倚翠屏踰摩窮陟崢嶸足盡汗出中眩悸經仰止屜廉俛覽郊坰馗廬綺錯原隰昀昀黍稌伊蠶絲麻鋪棻江上秀遥岑之色湖隈騰樣榜之聲苟幽岫之可極又何慕於層城亦有公子貴人鮮巾袪服騁龍

轡於嵒端拂霓旌於霄崿前麗靡而後曼美鏗金石而
發絲竹則春華獻其嫵媚秋葉謁其深縟惠風徘徊以
入節鳴湍案衍而赴曲窮日浹旬游觀不足信其風氣
凝結裾埶相扶建地之軸植天之樞故為名德之所挺
拔文翰之所鱗萃譎變之所窟宅霧符之所駢會隱軫
垠㡉雜遝冠蓋伯高（張旭字為邑尉）未歷其勝則奇妙（老人陳牒求判筆奇妙）
已欲觀公之筆不彰明遠（鮑照字為邑令）未睹其煇則俊逸（杜詩俊逸鮑叅軍）
之文不綴宜封禪於聖皇儀雲亭之尊貴殫達
人之巨觀未若虞山之崇麗

歲在辛丑邑侯南昌趙公以此題試士碁刻所成粗
具事實殊乖合組之文苟免曳白之誚虛費楮墨慚
負山霧謂之為賦則吾豈敢復京記

海虞文苑卷之三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五言古

寓言 二首　張著

俛羨嶧陽桐棲老青鸞枝忽剪落樵斧爨下供晨炊中
郎身何人斲之被金薇懷哉山水音世無鍾子期迨迨
序朔志邇來誰復知朊肰獻天子當奏南薰詩

皎皎龍泉劍十年塵土中紫氣射牛斗妙理誰能窮一
朝遭博物瑞世光如虹念茲霜雪刃足以空奸雄平危
不見試星皿無由紅時來騰匣去變化為神龍

古東門行 二首　張洪

僕夫顧我悲轅馬嘶不行古來離別地青艸不復生居
人攀桃李悵望難為情流塵起阡陌遠樹花冥冥欲向
東門道唱此東門行土中有朽骨聞之復心驚

食荼莫言苦飲醢莫言酸世間號事易惟有離別難既
辭還執袂臨行復據鞍對面相寬解回頭涕已瀾人生
誰非客何獨此哀歎但令長壽考相報各平安

詠史 二首　章煥文

兩疏誠善懷完璧歸山丘隆賜極褒寵眷渥無前儔祖
帳東都門車馬塞道周歸來聚鄉族尊俎日優悠傷哉

黿少傅寃憤悲千秋
徜歟嚴陵氏垂釣富春間譚笑萬乘尊偃蹇抱志還何
如王良輩屑屑風塵顏至今桐江波清風猶激頑

石屋　林大同

虛嵓宛如室空洞神仙宅既非巨靈剖何勞五丁鑿閒
門鎖薜蘿寒煙紫翠模㷼通少室山或與紅塵隔具瞻
同廣厦生民誠可託大庇安如山何愁風雨作

拂水嵓

西嵓青插天飛泉遠相繆南風怒披拂激石使倒流出
峽垂白虹晴雨珠璣浮餘波落青澗含潤滋林丘沛澤

嗟未廣素志當何爾安得從飛龍為霖遍九洲

七星檜　施顯

琳宮檜森森𨻳枝鬱蒼翠植樹映斗宿數列三之四龍
鱗綴苔圓香葉凝煙細節操歷氷霜大材難小試匠石
偶來見錯愕相驚視

題興隆衛分司壁　吳訥

予任貴州十五閱月方面官相見唯一茶而已雖慶
節及迎接　詔勅未嘗與同酒食暨得代歸當日晚
行至龍里驛蘇都指揮寶令其弟以象牙器物來餽
予麾斥而去又三日至清平衛則都司李政又令其
予以駝駿牙笏等物同吾鄉人陸本中來送力辭弗
已欲執送官始匍匐走歸烏乎予之不能取信于人
也有是哉明日至興隆將出貴州境遂題一詩于分
司東壁以寓意云

為士尚清白猶女守潔貞纖介苟一渝他美奚足稱所
以古賢達千載存餘馨莫夜畏四知嘉言炳汗青曰予
本賤士皇恩寄澄清出按西南疆習俗貪以爭秉法去
宿弊中諭安疲氓禁絕宴好私弗與通人情庶幾激羣
職弭勉攄忠誠瓜期欣得代星言遂晨征行囊半書冊
歸袂清風生峻詞却餽送恐汙清白名節義泰山重貨

賄鴻毛輕題詩寄惓惓勿謂予言矜

海虞雜詠

常熟為蘇屬邑舊名海虞又曰南沙邑城在郡治北
百里舊志所載古蹟歲遠多就湮沒予為邑人每于
經行瞻眺之際未嘗不徘徊而增慨也暇日遂采其
蹟之存者各賦小詩以紀其實云

仲雍古墓　在虞山上

虞仲隨伯氏讓國來荊蠻放言求自潔泯迹終忘還端
委治句吳子孫列雄藩配食至德廟藥陵寄空山樵牧
久莫禁爰瞻發長歎

子游遺址 在邑城北子游巷旁有文學橋

勾吳昔要荒俗鄙人不文叔氏豪傑士北學遊聖門身通列四科文學冠同倫井湮宅已荒橋巷名猶存至今里中子千載沾遺芬

齊女孤墳 吳越春秋云女死求葬虞山北望齊國

齊景不自強涕出女於吳迢迢三千里百兩來姑蘇死葬虞山巔北望父母都芳魂逐飄風豔骨歸黃壚空餘一荒坵月夜嗥飢狐

張尉舊祠 在縣學泮橋西

張顛尉南沙淸狂髓當世三盃艸聖傳筆走龍蛇勢散髮酣濡墨揮灑誇神異至今媚學子千載仰雄製儒官歲祀餘餘瀝尚沾祀 歲音關儺也

昭明書臺 在虞山西麓

蕭統梁帝子建國居江東何年築層臺讀書此山中崇址俯重岀傑構凌危峰歲久人去遠白雲掩遺封惟存文選編名世流無窮

仙翁丹井 在致道觀按志濬井得石合啟之丹化雙鵠入尚湖內

九轉煉神丹丹成諒非易玉匣深井中藏之有深意彼哉何人斯盜啓玄命秘鵠飛尚湖中煜煜神光紅泚泚杳難稽漫吟紀奇蹤

虞山秀色 按志虞仲葬是山故曰虞山

山名自虞仲邑城搽其東根盤二十里夭矯如游龍南峰瞰重湖湖影涵空濛北嶺氣盤礴深窈多奇蹤何嘗脫塵羈滅景居山中

鎮城故蹟 在城南十里按志吳鎮鉀鑄劍處旁有鎮鉀廟

吳人鑄劍處荒城俯湖濱殘鑛百煉餘城畔今猶存龜文與縵理騰光動蒼旻劍可敵一人焉能建奇勳咄哉彼何愚劍成終殺身

七絃琴水 在邑城南

虞城枕山麓七水流如絃昔人肇嘉名千古稱琴川猗予少年日讀書任川邊每得琴中趣不假絲桐傳此意常自知嘿嘿無與言

七星古檜 在致道觀梁天監中種

儼壇有古檜森列同七星云是梁時種古怪如龍形凍鱗護朽骨新枝復青青造化呈奇觀拱衛煩山靈誰哉若此樹閱世踰千齡

晴岀沸水 在虞山西嶺旁有拂水巖院

懸崖瀉飛瀑奔流不復歸南風忽吹起散若珠簾飛寒光眩吟眸晴雨沾人衣登臨一延佇兩足暫忘疲時來坐齒石獨有招提客

破山廢刹（在虞山北嶺按志舊闕衡破崖石寺有唐常少府題詩）

老龍逞餘怒奮鬣蒼崖裂崖邊古佛卌年深亦消歇陰
房鎖火青曲竇泉聲咽客游縱奇討犖峯看遺碣開唫
常建詩清風滿林樾

題水仙卷　章儀

盈盈水上步皎皎金蟬窩娟娟翠羅帶玉佩固芳結夕
吹蕩香襟寒波捲塵襪無因感洛賦夢散畱金玦幻作
斷腸花相思楚江越

題合江亭　章律

蒸湘兩江水會合山之厓先賢適游覽謂此一郡佳結
亭在其巔眺望開襟懷東岳秀晴翠西谿渺無涯衡岳
雄南鎮諸峯遠若排品題播珠玉石刻多幽埋前脩與
今哲尚友皆吾儕登臨諒非偶然與賢守偕詩酒頻爾
和回首月殘街

古意　陳符

鸑鷟生丹穴五彩炫朝日高栖碧梧枝所餐唯竹實來
儀覽德輝和鳴協宮律安知野田雀啾啁翳蓬蓽一咏
恒四顧羣飛畏羅罻物類有如此高卑夐殊絕眞宰意
泯泯此理誰能詰

感懷

長歎靡終極顯晦亦有由名都佳麗地甲第羅公侯雞
鳴閶闔啟冠蓋何綢繆簪蟬耀朝日劍珮鳴璆球獻替
納規諫經濟資謀猷明良千載遇治化弘天休亦有韋
布士棲遲老林丘躬耕樂堯舜好道希孔周樗散甘棄
置撫已何怨尤窮達固其然卒歲寧他求

秋日感懷二首

高旻朗且澈顥氣澄游氛郊原淨如洗連岑露嶙峋遠
樹聳疎幹清陂見纖鱗端居無與娛披衣適南村故人
具雞黍列坐罕雜賓俯仰感時序濁醪勸深尊依依笑
相語耕穫良已勤西疇多黍稌豐登及茲辰樂歲幸克
足雝聲溢北鄰此外不願餘聊爲耕鑿民

漫漫秋夜長皎皎明月光玉衡指西壁白露凝爲霜南
鄰擣衣急砧聲激清商行子久于役漂泊天一方九月
未授衣邊城益凄凉迢迢萬里隔欲寄無與將胡雁飛
且鳴音書亦茫茫深閨積愁思竟夕徒彷徨起步悼孤
影無言淚淋浪焉能有羽翼奮飛來子旁

閒居述懷

卜居長林曲結搆向塘坳開徑臨側岸菑畬闢陽郊門
有漁樵蹋境無輪鞅囂來舛刈脩穗嘉穀抽新苗歲功
既云始耒耜亦已操鮮飈吹自南襟懷舒鬱陶膏澤降

原隰華滋沃蘭名抱貞恆內適遺榮謝外文輞川逝已陳鄭谷風何高眷言懷古人豈伊歲月遥芳軌或可追慨想同遊遨微情寄竹素冲抱申柔毫聊歌招隱篇載詠採芝謳

和韋應物閒齋對雨詩題沈牖樵畫

齋居玩幽寂澄懷坐終朝小雨集芳樹餘花辭弱條繁華有時歇蘭膏徒自消悠然悟元化遐想凌高飈

述意　　桑琳

明月澹流輝白露肅秋令百蛩和萬籟迎風怒馳騁欻枕不成眠安能入禪定冥思感氣機澄心覓真靜唯彼

哼嘵徒毋勞亂人聽

擬古　　李傑

迢迢崆峒山迥在天西極上有衆仙侶採芝以服食千歲恒不死長有好顏色我欲往從之所恨無羽翼至人爲我言虛空渺難卽不如任家山垂老終有益肥鮮口常甘輕煖體常適何懼牙齒疎何愁鬢毛白一日須一醉終年娛壽域

幽谷秋蘭　代　言

山中有嘉艸托根何僻深猗猗含風露奕葉凝秋陰芳香恒自秘歲寒抱貞心雖與蕭艾伍孤潔詎能侵煎彼隱德士出谷常幽沉欲採結雙佩道遠勞冲襟緬懷尼父操千載悲遺音

別意

驪駒已在門畫舫停河濱臨岐欲分袂此恨難具陳悠悠遠行邁動隔秋與春音書每不達容顏夢中親且盡一盃酒毋令白髮新

出塞　二首　　錢詔

結髮卽從戎名落伍籍中霜寒纖衣冷手裂猶彎弓力能當一隊擬上幕府功一朝雜召募紈袴俱稱雄杭官啾張徒空有程李風塞北胡塵飛嗟誰破穹窿

六郡良家子盡從驃軍行軍前競傳說主帥各擅聲誰知長平侯猶乏品士明能畧如田任往往不署名坐令少府嗤將門無豪英古來知已難家監何重輕

懐貞篇　　錢氏

泚泚堪輿內人物總含氣稟性有純駁人與物斯異縱情爲禽獸惟貞乃臻懿結髮事君子中道遽伉儷三男娶未畢二女尚擇壻秋風撼庭闈中夜幾揮涕撫孤一何辛仍歲遇災沴世業歎中衰繁役苦相係寸心千憂集一身百責隸諸兒好任俠理事少精細惟當規者碩討論踵前裔取友眷三益懇懇勤造詣二女毋怠閒柔

晩背針綴消器羃酒槳拚閨治絲枲停鳳有脩篁庇戶
森月桂惟各保貞賢吾得正而斃
青陽薛氏有流于琴川者砰僑爲盛于邑稱鼎族掃倅桑氏擇持錢孺人懷貞篇示余且述所自余讀之凜然貞義有穆姜氏之風焉孺人益武肅裔納上後其夫有流于蘇之破楚門者其大父曰于睿父同其點孺人少秉淑姿聰慧過人女紅之餘尤好經史觀其詩可見矣既笄歸谷隱君諱鶯字廷和命卞諱八有孤埋發教以義方有三子電以詩名號虛舟爲時推吁婦道至此可謂雖議矣爲咏貞木篇以紀之亭亭女貞不苑苑霜露姿中有雙棲鸞歲年俟死離散勤喃鼍雛配匹無違時拚以三遷誨稟爲柏舟詩尚惟穆姜氏千古稱女師錫灘錢福題

寄王元勳秋官詩并序　集中失載　桑悅

僕與閣下雖同里閈文字之𢗰實新相知者行蚤不及告別心中怏怏途中默誦佳章深喜體格大進遠追古人亦若易易自茲以往吾知句益艱才益窘由艱而易由窘而富則至文矣爰成小詩一章以寫欲言之懷言有大而非夸可與知者道云

風雅去已遠元氣日益漓漢魏頗近古古意存依希與亾家國事一物能寄詞老杜詩中聖筆力翻天池歌行善擒縱人言李白歌行勝杜而不知善于擒縱惟杜爲能允矣百世師獨于托物處意淺言支離如迨迨牽牛星一章喻君臣之不會合有得風雅遺意杜詩詠物見寄諸而不能隨手拈着即寄無窮之思僕嘗與閣下言杜古詩不及漢魏爲此也詩道隨世降高賢不能追昌黎泝其脉謂琴操得漢魏家法安石存其皮如[illegible]之新[illegible]

詩庚存古意胡元張楊輩思廉孫夫文彩光陸離終篇無眞語衣錦銜小兒今詩益浮靡柳絮因風吹但求語言麗豈識體格卑日醉不復覺酸窮晚唐醨觴長意先竭詩外更無詩回頭視老杜混沌初分時王君金閨彥與我新相知平生好吟咏萬象生肝脾傾心聽吾語即日謝旁岐渥洼雲氣合閃出千里姿請掃陳隋蕪剖破商周籬造化一入手屈宋堪鞭笞立言苟垂世勿惜時輩嗤

屈原離騷得變風雅之旨三百篇後實可爲詩之祖漢魏諸詩人得其比興之意各自成家唐杜子美雖于比興處不能觸着撞着即能寄意然其歌行妙絕今古又能自爲之祖至宋蘇黃披李杜之裘乘曹劉之馬豪俠于千古之間觀其規模氣象終不出杜之規矩及寫至達死生同去就處又前人所無亦能自爲之祖然自風雅以至離騷離騷以至老杜老杜以至蘇黃驗其體格之厚薄則風氣之日降可知矣邵子云刪後無詩夫詩不在于人則在于天地之間不過隨日月之往來與雲霞之舒卷而已人參天地而生不可求而得之乎知天地之一氣則自吾之身以至風雅之始祖皆可復也烏乎豈易言哉閣下有志復古敢述此語

感懷 三首

我思翟公門冷落休張羅客去復還來雀意良足多朝朝蒼梧雲日日洞庭波豪勢却無恒夢覺將如何

逝日不可追誰能駐光景春陽媚花艸荏苒歲華冷玄鳳德未成颯下丹山頂路逢清冷泉徘徊照孤影

東園有奇花容姿鮮灼灼雖是春風開亦是春風落甘霖被郊原蔓艸輕蘭葯所以高岡松無言樹寥廓

都下送楊弘載還琴川 時下第

黃塵逢烈風飄飄無定期世事一戲劇造化眞小兒斧開數家杏盡發楊柳枝長條幾千樹多折贈別離君去六月息海運當有時我出爲稻梁可免羅網羈空谷久無人恐有百尺枝翹望西山岑鬱鬱增忸怩

題菊亭卷 周木

行役久已矣澹無塵慮牽種菊茆亭下抱甕時灌泉花開風露秋晨起挹芳鮮把酒共日莫南山復悠然

彌勒州用少陵韻 陳察

客來極邊裔山行鮮平地悠悠蜀道難忽忽日南至 徐云起四句明白爽愷可喜 辛苦誰不知丈夫自無淚遐方思美人仰屋獨欷歔願兮九天澤還使羣生遂明晨又陟屺月窗能假寐

贈南大司寇周貞庵 吳寅

殘雪積危嶺輕煙起高林春寒客袂薄躍馬都城陰送公三千里携我一曲琴揮灑臨風意豈無鸞鳳音稱功上麟閣下澤期爲霖我調轉蕭瑟雅曲寫素心長江一片月山高與水深江帆走飛駛江島落孤岑人月兩相照顧公一開襟春船載美酒對月還微吟南轅還返北古道重相尋三月鄉關信一函抵千金囊琴挂床壁知音須盍簪朱絃理疏越還待我公臨

涉園 丙子正月十三日 王授

日涉東西園樂意隨春長梅花暗香雪風細月復朗林亭晚更幽山鳥時一響地僻寡朋從興至每獨逍平生疾病淹乃得脫塵鞅著我丘壑間乾坤任頫仰

溪堂晚秋宴集限韻呈雪坡先生

涉江採芙蓉碧水蕩輕槳日夕羅衣單露下秋逾爽天空飛鳥盡雲斂水亭敞山色墮珊闌溪光動朱網故人能愛我百里重來訪江千駐清節長虹落書幌夜久獨吟嘯天風吹月上

遊俠篇 徐禎卿

四牡飭朱軒俠氣何翩翩夕騖邯鄲道朝馳函谷關千金飾冠劍寶服芳且鮮徒御若雲浮周道直如弦當中

養死士被服皆珠紈櫪馬豢粱肉貝甲委如山片言傾
五嶽萬乘慕其賢諸侯奉白璧爲壽卮酒前合從連趙
魏駕轂出齊燕仗劍歸質子矯節奪兵權皦皦日中議
歃血重一言雞鳴脫虎口狗盗乃獲全天地相盪蝕四
海如沸淵憑軾一抵掌解紛譚笑間縱橫負奇節逸氣
蓋八埏慨慷功名會何言七尺捐策勳山河溢流光竹
帛鐫何以坎壈士撫劍獨長歎

結客少年場行

驪馬窣青絲閭里爭懽馳朝遊吳姬肆莫入屠沽兒袖
中挾匕首跨下黃金鎚然諾盃酒間泰山心不移東市

殺怨吏西市仆讎尸裂眦白日變英風拉如摧突過銅
龍門電影忽如遺司隷徒斂手行人莫敢窺横行三輔
間法令不得施壯義冠千古雄聲流四垂

少年行

生長在邊城騎射有聲名召募河源去長屯都護營登
山望敵氣間道擊胡兵十決推雄戰連呼拔虜旌雲中
息刁斗天上欃槍坐見胡笳月梅花隴水清

古意二首贈劉子

空爲郢中客不見郢中吟美人高堂上自奏山水音帝
子葬何處瀟湘雲正深寂寥誰共賞江上獨傷心

楚妃一失寵獨宿楚江陰雖念容華落終憐縫繾心聞
說輦臺畔畋游歡自淚今日宮中事不言讒妬深

各賦隱士得魏仲先贈金陵顧徵士

何處蓬山宅汾陰傍漢宮冥棲紫芝客長嘯綠雲中忽
佇甘泉駕逢尋河上公玄風那可擬大道本難窮夫子
金陵隱心將靜者同璚枝無以獻歌此寄喬嵩

效庾信作

綺梁文柱刻椒壁石脂漫鏡床雕孔雀窗箔織青鸞斜
牖銀河轉空庭白露團梨花初浴霧竹影尚低寒不知
紈帳裏誰復夢懷蘭

贈內

媿乏梁生操能吟白氏詩塵埃勞浣濯燈火共餔糜夜
箔雙斜縷春梳滿面絲青山堪結隱併子負心期

逢錢水部

仙侶維舟處蘆洲曉浪生疎煙過柳色細雨出鶯聲邂
我冥心契重君携手情蕭條尊酒盡芳艸又孤征

留別都城諸同志

獻歲芳景滋湛湛江水碧白芷被洲生柔楊蔭廣埸美
人渺春思而我事行役晤賞良已違清尊坐成惜明月
懸予心青山詎能隔

南山何所有

南山何所有苾茀喬松姿根與黃泉會葉共浮雲垂青春發芳菱霜霰鬱含滋有鳥從東來巢我西南枝金商振高唳白雪阻光儀透迤紫岡曲迴翔碧水湄羡彼雙飛翼浮遙結遠思豈意洪崖子乘之去海涯青冥不可接笙歌邈何遲雲山徒漫漫煙渚亦瀰瀰一朝夌至道永與浮塵辭

苦寒行

凜凜朔氣運悠悠玄象馳北鄙何蕭條漠野恒悽其崇霜依岫結峨冰憑岸滋飛砂塞門來胡馬厲長悲漂漂

密雪與鬖鬖繁雲垂窮獸啼原澤飢鳥號樹枝無衣嘆秦風卒歲詠豳詩伊予炎荒士飄飆寄邊陲風土有本性狐貉非所宜飲漿豈執熱懷纊猶抱絺處燥常畏殤思凉誠惡痺寄謝父與母遊子難久居

寄題瀘州韓道人霞外山居

霞嶺新刊處由來古洞天仙人煉金液甦此百餘年其事竟莫述丹書空秘玄忽有飛霞子誅茀臥紫煙虛府澂物滓霧根歸自然蒼龍守神室白虎伏階前遊心碧海外高詠閬風巔孤流振往派絕理悟真詮余讀相如賦飄飄竊慕焉欲跨青牛去思餐金粉泉至道豈虛想銘心非薄緣瑤池應有會璃笈願相傳

贈楊生 楊工鼓琴惜時無知音者　楊儀

濯濯梧桐樹皎皎明月光幽人不能寐對理孤鳳皇高山何峩峩流水何湯湯知音秪自適玄酒薦明堂鍾子不可作三歎起徬徨

秋寄王授

新秋一雨過落日開岩扉山禽忽自鳴微風灑人衣有懷王夫子藏脩絕塵機青山阻且長松煙隔霏霏願言遂從之白日事多違晴江如匹練望之將奮飛

詠史　周詩 流寓

虞卿解相印迺從魏齊匿奔迫投信陵詎意有難色悵慨出高言侯嬴特深識清風激萬古烈士仰遐式此道今已湮扼腕空歎息

鹿囿懷古

吳甸邈千載鹿園空遺名落日弔遺迹野草秋參橫霸圖窅何許慘澹浮雲生越蠱蠱心臆梦哉城國傾伍員抱忠死宇宙為吞聲英風薄江滸激浪懸不平嗟余有深慨竚立涕洒盈

與鈎玄沈仲文月下作

招尋結嘉侶散步金塘曲素月挂岩端清輝蕩遐矚婉

彼同車人皎皎顏如玉瀟湘竹下唫淋漓盃中淥風流
抗昔賢高騁接芳躅玄虛爼象先脫畧謝羈束何時釋
塵軌共責青霞谷

秋懷　瞿景淳

秋夜不能寐起視臨軒墀明月入我懷幽恨不自持憶
昨赴京洛正當月弦時月行幾圓缺我行無還期秪應
清光同千里常相思何當生羽翰一舉凌雲霓

天潭谷　郤圭潔

出城歷翠微迤邐一徑繞披茸入天潭悠然結廬好辭
門傍游鹿蘿徑逐飛鳥引泉疏碧池環石列蒼島高亭

矗星際脩竹倚風表登登地覺崇望望天何杳日邊孤
塔懸海上三山小客來夜雨後人在秋雲杪茶煙巳自
清花徑不須掃澗聲流淙淙嵒色淨皎皎散坐托浮梁
小憇藉柔艸玄譚足舒嘯微飲亦潦倒奄焉莫晷移間
矣塵蹤少吾廬百武外煩緣日擾擾何如選幽勝薇蕨
摘可飽焚香讀道書優游以終老

錢舜臣登第歸

昔年辭所知言將適異鄉西風吹縕袍慘怛不可當豈
無桑梓念奈此骨肉傷生死總度外而奚冨貴望十載
栖黃沙不見春艸蒼一朝際天風困羽旋飛翔錦衣歸
舊山稱觴向高堂前來覲故知喜極淚滿裳細追昔
事若夢還若狂丈夫莫可料禍兮福所藏人生百年內
處處傀儡場所以貴達觀靜裏齊炎霜嗤彼皮相者低
昂岐路旁

道中見雪憶海邑親故　沈應魁

重陰結荒闉飄風廻虛閣連霰西南來密雪遂零落玄
海湧銀濤丹樹綴瑤蕚緬想明月樓飛瓊舞羅幕物類
盡有依羈獨無托隆寒巳增悲別復傷離索惻愴思
遠人清夜光照灼有酒今莫同臨觴減深酌

登金山

朝陟江上山煙霞望中發江水日夕流人天坐來濶危
峰抱蒼翠倒景見澄澈洪波既浩蕩沙岸亦寥絕未窮
征帆來但見飛鳥滅浪撼千樹風濤湧萬嵒月龍起晚
霧冥龍歸晚雲沒中流鼓棹歌一聲振天末

懷孫子虛

朝旭吐危堞浮雲澹長林自我違之子山川阻重深之
子建安匹英髦時所欽結髮攻文藻聲價埒南金有才
命不達流光逝駸駸伊予悵離索河梁邈蔵音岐自
南北詎云升與沉憶昔城隅別霜佩符府今將此何
時朱英亂鳴琴婉孌紫山曲髣髴川岳陰愛而不可見

耿耿念同襟惜無璚瑤華寄將金石心

采桑

綵綵春江平萋萋春艸綠南陌采桑女婉孌美如玉平明提筐出薄莫畏蠶飢攀條恨無力何樹若含啼飼蠶恒起蚤惜景傷懷抱鵑啼花盡飛蠶眠春已老蠶絲織未成停杼憶夫君離腸隨縷結別緒逐絲棼玉關信迢遞錦字無由寄清霜比妾心朗月將君意夜夢到天山依然夢裏還相思不相見零落鏡中顏

南歸道中對月

客子薄言歸扁舟期曉發春風天際來吹落燕山月人事有悲歡清光有圓缺對此飛羽觴胡爲情千結情次去悠悠歸路方浩浩桂櫂撥空明雲帆捲虛照強排遊子顏慷慨起長嘯回首帝王州蒼蒼隔煙嶠

四止窩詩 有序　　沈晃

僕幽棲衡門謝迹城府飯蔬飲水聊以自足暇日讀靖節翁詩至止酒篇中曰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懽止稚子朗若溪氏廣其義曰坐止高蔭下則廣廈華堂何羨焉步止蓽門裏則朝市深利何趣焉好味止于啖園葵則五鼎方丈何欲焉大懽止于戲稚子則燕歌趙舞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余因有懷其人目所居爲四止窩遂有是作

中林獨容與坐止高蔭下涼風適爾至煩襟豁然解清絃膝上開道書手中把馳情八極外誰是遠遊者

獨遊忘遠近步止蓽門裏喧喧聲利場斂足眷所履濁酒已在尊殘書尚攤几一鳥窗中言聽之極欣喜

野人薄口腹好味止園葵逮茲七月雨烹芼得所宜欣然速親舊聊用薦觴卮何如廟堂肉日日茹憂危

幽居寡諧笑大懽止稚子褰衣起復踣索果了不已老妻道吾癡訓誡及童雅不識賢與愚悠悠在天耳

秋夜懷友次韋蘇州韻

白露湛涼秋繁星麗天闕木末清商生素景川上發始曉鶗鴂鳴衆芳奄已歇林栖澹孤興把酒對明月念彼窈窕姿只尺分楚越搴衡惜未贈歲月坐飄忽

十五學舞劍

十五學舞劍藝成氣逾高二十走燕趙揚眉謁諸侯諸侯不用武笙琴滿高樓蹭蹬八九載四海無所投三十蚤知機卷藝無人識鷄頭銅鏽生魚皮土花蝕四十始爲農荷耒南山側年荒豈苗死屋破秋風入窮老抱飢寒晏卧看松色

中秋日偕徐山人登北山天潭　張文元

清秋氣始肅逶迤陟岳谷久㵎谿絕踪茲遊繩彙躋攀躋逗叉徑青峰極遐目撫景閱代謝感逝澗流倏夷猶松石間天青白日煜山家佳之樹花茸飀芬馥旅雁翔雲空阡陌稻粱足萬物生殖滋志士每育鞠考槃思岳棲寥廓固所欲惟君素心者幽跡冀相逐

出門題壁　金竹

羣蟻徒苦戰孤鴻自遐舉一嘯天地空何戚戚妻子雲山千萬重瓢笠從此始寄言塵世人請嶺川上水

金竹少為諸生有聲一夕夢行山谿深處兩岸桃花夾之中有草庵爨爐丹竈壁間題紅日半梁僧寺晚白雲千古洞門秋之句恍悟此前世玄脩地也從此忽忽厭世棄妻子入終南訪道不知所終

送熊茂初再調河南戎幕　二首　趙用賢

仲冬寒氣烈蕭蕭林木虛霜霰被道路送子夷門墟夷門古俠隱尚識侯嬴居市朝忽陵谷冠蓋多蓬蒢薄俗委悠悠世路其何如以子含清貞駭目將唯于悵別各千里把袂分躑躅一寒騎望遠深愁子行慕袁盎浮沉並里閭努力苟如此豈歎相携疎

垂老宦未達蹭蹬梁楚間念昔厲羽翰青雲共躋攀一落緇磷口十年承賜環相看各自失把酒開頹顏窟薊門道白雪明高山以此流水意送君何潺湲流水無情思君鬢成班簇簇有羣鶴相望嵩丘山

初夏齋中述懷　二首

融風拂晨霄花雨散輕馥白堤多鳴鶬東臬展種桎令此物候移遙情軫芳淑徘徊空堂上素心媚幽獨悠然西山雲流暉蕩岳隩物化非常營委順無不足惟以閑沉憂披襟會遐矚

青春始摧謝灌木滋繁陰落花棲草際流鶯語深林開窗啟玄覽獨見萬古心虛薄寡世資種種白髮侵逝川日眇眇因之與浮沉撫晨吒往志幽思懷鳴琴飄然紫霞思羈紱盈緇塵

檜峯詩贈李參軍

亭亭山上檜鬱鬱含奇姿孤根得所植凌寒色不移哲士懷貞心因之托遠思結廬高峯下林莽相蔽虧薈翳日在眼靜嘯煩襟披放情凌霄外顧步矚五芝但保幽獨操市朝非繫縻毋為桃李顏坐歎芳菲時

送顧吏部請告南還

平生寡交游投分子獨深衆中見顏色濡足賢豪參日余本頑踈年鬢凡役侵慶陪瑤華詠相許照寸心凉風

動髙闕九月燕臺陰念子重離别對酒不能酙下馬秋
庭寂城柝夜沉沉朝辭南曹寵夕返北山岑仰視明星
麗參辰竟難諶志士感夙抱嗟此頼光尋悠然桑榆下
端居杅煩襟丈夫豈遺世乘運當為霖賞心宿有在戀
予丘中琴莫以羇旅故投賦輕千金去去循階除悵望
懐良音

臺柏行為李太史本寧賦 有序　孫七政

臺柏者前内翰翼軒李公維楨之所樹也自公尊先
考藩參公某以三請養尊王考徵君公得休歸因樹
雙柏庭前以為色養之娱甫七年而徵君公歿藩參

公卽廬墓哀毁相繼以終而庭柏遂枯其一先生乃
移其一于新居以識不忘先孝且乞言以盛傳其竜
夫千古而上自王裒攀柏悲號之後僅見于此昔詩
蓼莪廢詠今見蓼莪興篇

築臺古城曲臺上柏扶疎美人何眷眷日夕為踟躕
無南山橋知是誰家墟匪無北山梓年歲久糢糊此
自先人本為色養須死如交讓木雙雙侍庭除西枝
凋落應為攀號枯東枝日榮茂儻為瞻依敷眷彼
物移此新築居惻惻懐我心日月無停儲庭樹曷
心惻難暫舒刿茲湠霜摧詎改百卉腓鮭才疾風

俾至性渝對此良慨慊上有夜啼烏烏啼一何切啞啞
相號呼烏啼若可絶孝慕亦可滅

四月夜池上作 二首

今夜雨露清水月亦澄輝涉逕既超忽循池復因依飛
花送故香密葉交新滋虚明寫積翠隱映涵雙扉卽事
累多遣撲物情寡違逍遙無皆是交喪有俱非緬想蘭
桂檝已製荷芰衣愛茲首夏月清和接芬菲賞會企同
趣沉吟理孤棲冀得霞上作終忘丘中機徘徊耍延眺
緩帶睎凉吹

愛此池上景逍遥美清輝凉月吐明晃清風發微吹夜

深溢彩豔霧爽叓霏微照我南枝樹宿羽驚高棲噭噭
揚好音尚爾懐春思如何幽人意聞此忽多違為念良
時局悠悠四運移漸見衰素被苦乏還丹資滄洲有眞
趣往沂非沿洄

古意贈花圃主人 華君松麓

五湖一隱淪終年抱幽獨登高矚遐荒雲海何翻覆朝
榮薄高霞夕悴殞深谷金谷忽凋零河陽遂飄泊奈何
駒過隙空花苦相逐胡不訊丹丘瑶圃訪靈族徙却瓊
瑶枝旁我煙霞屋三花少室徹四照鵲山麓迎春既多
品款冬復殷勵豈無密雪零寒花繡如簇自駐長春燭

焉識流光速雖謝向禽遊三徑自棲宿雖乏石家珠芳非自芬郁一觴日陶寫萬事付冥莫不羨東華塵聊散北窗目嗟嗟灌園者漢陰有高躅

秋霽後與武林俞子登高

登高一縱覽山閣秋雲飛山川霽色好爽氣浮林扉孤帆迥天際陽烏隨寒輝蕭蕭四郊内卉物具云腓激運無違候流光鮮停機飛觴蕩羈束不使中腸違石髓薦春釀蕌花照秋衣玄覽遇萬績神遊曠九圍逍遙暢懸解千古冥是非

素交篇贈壽酉蕌秦丈有序

酉蕌先生挾凌雲之藻彩蔚懸河之雄思優世寧眞自方司馬上書不第人比劉蕡晚歷多岐之途益悟達生之旨恂哉曠士之高節也茲先生壽届七十孝甫賢甥爲敦女蘿之懽欲致喬松之祝乞言於余余向也十年不就茲則援筆立成迺知詩本情合雖金蘭之素感句得神來儻靈瑞之開先千週甲子今日古希仲月韶華茲辰讌喜中有天台賦客指春色以稱觴但看千樹桃花卽是萬年靈藥其詩云

交道古所難意豁卽投遇況此鶴髮翁密燕敦舊故憶昔俱少年高視狹章句譚天匹雕龍研籍方書蠹意欲凌丹霄疏節溥時務晞髮扶桑枝振衣崑崙圃苦爲世網羈且學干謁去不射董生策卽獻子雲賦十上長安門數奇屢跼步帰來以華嶺畏途復多迕四顧禍中懷宛然媚明璐迺知造化兒取舍精注厝奪彼艸頭块吸我霞表露所以達士觀遐矚有玄悟佳君晚節來虛舟曠高度將適鶤鵬遊何惜鴟鳶怒默悟養生家坐識玄門路羽客雖蓬壺三徑覓情素芳春爍千花觥籌日相呼一觴旣陶然不減丹丘趣爛熳舒天彂大椿等朝莫

山行二首

偶同鹿皮翁來訪山中客春風在梅花翳然行艸澤隔嶺松濤來空山枉孤策

悠悠山中人藹藹雲際宿曉起尋春泉梅花滿空谷山深無行蹤邂逅千年鹿

山人招飲大石避暑

良辰策高駕邀我入雲山縱目飛霞上洗耳清風前朱景蔭茂樹綠蘿垂寒泉黃鳥懷好音佳人思翩翩但飲河朔酒詎識區中緣阮生慟窮途嵇子樂長年曠代奮達節高言諒難宣欲抵重淵璧且聽蕌阿絃

三月三日同化之弟子芳遊吾谷

芳辰結勝侶蕌畔紉春蘭脩竹迷崇嶺飛花映遠巒披

襟尋窈窕引箏沉泬瀾流𨷖奏奇弄遊妓擁歸鞍同心
拾瑤艸屏跡投文竿貢禹千秋上空拂漢廷冠

秋日遊吾谷

白露朝爲霜秋風始凄厲客子懷征途登高寫憂思谿
谷絶氛埃河漢肅澄霽陰苔激悲響鳴蜩咽寒氣衆條
無芳柯孤鶴有哀唳肅肅歲將晏江臯戒蘭枻一覽山
川道心旌各搖曳翩翩黃鵠遊悠悠千里意眷彼中林
人贈之以幽蕙

藤谿待月

暝色煙際深寒梅歛清影幽客澹忘歸愛此山中靜深
夜開衡門峯頭月華冷感彼太古兔常照中林景

藤谿待月　孫柚

谿上來幽人空山月未吐遥天蕩寒光流輝澹梅塢暝
破夜禽驚煙消庭樹楚起步清澗旁花枝歷堪數

冬夜不寐擬鮑明遠韻　錢審言

凉月近人白凄淸無限憂濡濡寒露下耿耿明河流竚
立空對影晤言誰與儔漏長慵就枕哀雁助予愁

感遇二首　金澄

汹穆忽推遷美豔已皓首駒影隙不留電光耀何有髮
短慮猶長百年苦未久獨醒竟無成徬徨悔止酒

蟠龍歛文彩神霧不可量騰則雲從與蟄以淵獨藏人
生特禀秀應變叅陰陽何乃久潛伏欲舉孰與揚有時
風雨作撫巳徒感傷

春雪初霽從大石澗越嶺溪行　徐漢稺

婉孌新陽遊惠風吹相綣洗我昭曠懷林巒盡悤倩標
梅馥層崖積雪明紆甸極眺澄湖陰遥山叆隱見澤蘭
葳欲齊溪㮊媚初變落景共徘徊飛梁且登踐回羽憑
太虛泠然有深善

翫月城西精舍

久與世喧忤蕭條任西城寒風忽入樹鄰巷皆秋聲曲
沼泫花露寒山日凄淸余懷既寥廓夜氣亦澄瑩誰將

適眞賞山月方孤鳴

門有車馬客行　徐培

門有車馬客何來貴窮居主人整巾屣延入竹下廬欵
言敘朋舊十載無音書顔鬢各已蒼肝膽今何如雲林
隔朝市還能問樵漁君爲明堂棟我顧空谷樗語罷日
欲晚沽酒烹園蔬舉觴歌伐木欲別仍躊躇相顧勗令
德毋令歲月虛

車遥遥

淸晨戒徒御犖犖勸君飯行役將何之出門不可挽愁

煙亘廣陌別怨秋艸蔓只送車輪去不送車輪返霜風
刂已肅道路日已遠深閨結幽思容鬢歲華晚

夏日林居

幽居四鄰少長夏羣木榮寂寞遠人事棲遲養吾生開
門迎郊曠遠含流水清急雨林表來飛流濺簷楹纖絺
不受暑病去身自輕薰風入高竹滿耳琅玕鳴習靜如
有得安貧固無營薄田十餘畝子壯能力耕衰年嬾讀
書興至詩漫成何知世途險不爲塵網嬰忘機漢陰老
千載可同情

古體　四首

幽蘭何歲猚結根空谷裏石冷白雲靜金芝自相倚何
以揚奇芬嫋嫋清風起衆方競顏色春日媚桃李天秋
玉露下蕭艾一朝萎華滋殊未歇采掇俟君子

南山長松樹秀色相氤氳高枝挂孤月絕頂撐層雲寒
風颯然起萬壑驚濤聞崔嵬雪霜骨剝落莓苔紋良工
展大用楨幹屬斧斤壯哉棟梁器持以奉吾君

結交重知己久要金石堅同心復同地旦莫相周旋如
何遽乖隔一去三四年關河阻且脩引領思綿綿願因
凌風翼銜書到君前離別不足歎所最義分全黃鳥時
出谷白雲常在天願言卒歡好歲晚莫棄捐

海鶴養六翮皎如白雪光一奮天路遠數聲煙水長鳳
凰不得臣鴻鵠相翺翔渴不飲汙瀆飢不啄稻粱弋者
何所慕翩翩白雲鄉遊神在萬里靈壽三千霜恰乘王
子晉蓬島歸蒼茫

賦得寒山轉蒼翠　　邵昌鉏

幽人最愛山相對靡朝夕四時無不佳入冬更清絕潦
收碧潭鮮雨霽孤松潔丹崖淨無塵青靄時明滅高天
矗芙蓉秀色堪攬結煙霞接層城擬有神仙窟我欲往
從之脩阻不可越誰爲獨往人緬懷昔摩詰

春夜藤溪玩月　　嚴澂

巳醉藤谿花未臥藤谿月此夜寒梅芳清輝前林發亭
亭遠景媚寂寂晴香越懷哉渚鴻御何所金銀闕

懷人

朝陽昇扶桑萬化被光景白露凌秋霄寒蟲自遝屏人
生各有涯覩彼井上綆人生各有心覩此川上嶺北雁
顧沙磧南鱗戀淵影日莫息空林懷人徒耿耿

中峰

十日混塵蹟一日絕情垢豈不媿長往亦自欣暫有松
聲雜澗響白雲起衫袖晝掩中峰關焚香坐來久

秋日同友斧湖上

追暇理遊策東南屬良時靄靄巒翠浮沉沉浦綠滋寒
幹動霜勁瑄榮曜陽姿邇逗之戀芳采遐覯矚晴熹繹彼
伐木詠諷此常棣辭親故且不遠有酒相招携蘭枻既
前渚苡展亦丹梯煙沉匪凌險雲陟豈履危悠悠區中
務得性欣在茲

集朱汝脩齋賦得明月照積雪

集霞綴瓊宇晴魄射瑤砌入戶有流彩窮目無纖翳輝
素相映發晶瑩澈圖史犯斗乘槎非凌波弄珠是映讀
何為者僵卧亦徒爾深坐白玉堂罍觥傾犀兕梁園跡
已陳陳宮竟何似懷哉蓬壺遊朝澈者誰子

過濠上　　陳禹謨

南華吐高論大氏多寄托寓言在濠上襟懷何灑落直
與天者游萬物共寥廓夢蝶儼蝶栩觀魚知魚樂魚樂
不在藻我樂不在濠心會物親人悠然解天弢茲來自
濠梁試與漆園商曠懷既齊物人我正頡頏何云子非
我我相似未忘宣尼歎逝川冥心合自然若將濠上擬
終未脫言筌

閨思二首

青陽倏已度朱夏叟若為遲君君不至憶君君不知枕
簟嗟徒拭膏沐為誰施

太清虛夕照雙燕繞曲房尤憎合歡艸偏向別時芳輕
風動羅幌恍疑君在旁

贈郤麟武南還二首　　瞿汝稷

麟臺收席珍名瑜萃公車荃挾龍輔奇匿耀旋海隅仙
室豈不榮紆邑懷倚閭與吾擁華軒寧歸依彩輿

天地一蘧廬況復六尺身外物徒龍蠖肓膹互芸芸荃
將窺鴻濛鼓棹問玄津濼雪咸池中翱翔紫氣青輿
蜩鷃輩嘲啾共晨昏

神虬不深潛寧奮雷雨奇威鳳不有伏六像將見淄君
子豈忘世飛躍自有時高君切雲冠纈君丹豹履坐避

曲木陰渴飲玉潢水會見承明廬笭聲滿人耳

題嚴道澈艸亭

斧藻世滋甚君方貴自然結茆西嶺下意得耳目梢樹
植循故列搆締借數椽名花郤沁死奇石謝平泉長松
時起濤脩竹淨含煙巘崿隨指顧雲霞日周旋野鳥發
新哢間關淑景新林芳不知名雜亂當戶鮮把酒蒼翠
滿橫琴山水傳無慕一身外寧論千載前與君但携手
即是羲皇年

從高梁橋至龍廟

鷗鷺何間間芳樹青不極晴嵐落環洲寒流間用陷澄

溯叜沆漭獨涵古寺碧微風動漣漪清輝出衣舄

玉泉山

流泉吐瑤賓演漾度蘿徑林籟各幽響留雲浴鮮影霧
洞仙人居仙去石床冷匡坐對一泓寥寥萬慮屏彷彿
黃眉翁授我芙容鼎蘂珠不可聞潺湲入清聽

源頭

倒影上層巒亂石下清瀨譪譪榆栝間悠悠與心會雲
卧深崖側枕影俯空翠

卧佛寺娑羅樹下

卧佛寧復起娑羅翠堪把長風吹縈條若聞諸天泣津

梁豈云疲甘露時猶及日落羣動閑嘉籟澹佇立

碧雲寺

夕披碧雲宿朝披碧雲遊精藍蔭嘉樹寶地環泉流初
涉宜覩史禽語識闍浮龍步儼垂手鸞音如唱唄丹青
詎云假能益岳壑幽慧室憑茲啟煩林失其稠始知莊
嚴人妙運覺海舟

香山

古木何欌槮脩磴羅清陰碧殿席煙雲寒池洗蓬心杳
窱轉曲廡孤軒倚崛嶔千峰騖往氣旭日起高林秀色
不可名龍從慰幽尋

大悲閣

飛閣對崇嶺蒼翠幕庭戶欲聞海潮音傾耳竟何許白
雲宿岳幽是君真聞處

平坡寺

下峰見平坡上峰平坡隱若近尋復遠若遠顧忽近石
棧屢出沒雲嶠互却進躡境情已愜再撫慮都悲老僧
倚長松冷風起松巔稽首將有陳嗒焉忘所問

宿善應寺

晨策翠微上夕息青靄裏翠微紛在矚泉聲灑盈耳陝
鐘振遠林湛然從夢起凉風來竹床斜漢落虛几詎云

今所歷獨非昨山水

游北山自天潭歷桃源五丈石龍墓

解辟偶遠遊十載違舊林幸茲還谷口秀色愜幽尋杳
篠躡蘿磴脩篁蔽初日峰頂弄寒潭[illegible]日爽然失轉徑
聞潺湲層壑清瀨瀉噴沫碧殿側縈紆紺園下嘉樹獮
蒙蔚蒼壁出樹杪玄石平于席枕石冷泉繞白龍去已
久秋幹紛蚴蟉森沉不可窺長夏如清秋理策登高丘
三山駕滄海蜃氣何絪緼鳳芝若可采風物佳如許論
交復爾汝勿當今日晴過憂他日雨對酒但酣歌便得
超人羣君欲知黃綺試看松上雲英英澹無意悠悠任

翔息經過漢廷時詎異商山側

雜詩

世豈棄君平君平自棄世生關希世資詎符風牧志獨抱義黃心賣卜城都市垂簾日脩然國爵屏其貴年余偶乘會一麾寄江湓訟庭橫高霞質成澹無事因之問夫子寧以章甫異廓落非所嗟沉冥有深契

發齊安偶成

黃鵠巢曾城縱羽落漢廷陽阿既易視激楚亦移聲翔裳徒自憐金衣非世營含生各自媚誰爲頑所輕鳧鷖雜太液振鷺下昆明隨波適栖息交飛復和鳴望望異所歡惻愴傷我情

押我龍唇琴勿復奏龍徵要眇諧宿襟不入郢人耳念此中徘徊抑按從下里咿嘈聚樵牧衆愜心自鄙廻軫謝羣聽拂絃返吾始河魚云際鷁曠世尚知巳

重華南狩時九有誦光格帝子望不返蒼涼九疑碧天地片寥廓壘空寄大澤成毀眞須臾詎云靡窮極胡爲壘中人還競昔人跡歲月還鶉居物華美鷇食鳳駕非我馳停鶩非我息去去莫天關鶴枝運鵬翼

朝曦曜扶桑芸芸懷自試世閱無涯人人秉無涯志蠢蠢在君牧蟻慕窮愚皆樂餌止過客竹帛走蒙稚感動日以新感動日如是英雄迭經綸亘古竟何異我行孰爲驅乘化澹無事風日淸以閒江山遞相媚一尊聊復持翔鴎復予慰

過慧日寺過雪浪上人有贈　錢繼科

古寺晝寂寂松蘿翠欲滴淸梵出虛堂杯外飄仙笛客從東方來西師會駐錫邂逅坐論空大道蹊何適師言道在性性見道非遯淨土緣俗脩覺海因迷覓不見泥中蓮花開自成藥

贈妓效何水部體

莫出東門阪候子玉峰返古木號風寒長塘落日晚忽聞茝佩香還訝松舟遠遠遠中流登望城上頭斷煙息墟里宿雁響沙丘相見敘離別執手譚心憂心憂譚不歇城上烏啼月子痛煙花沉我恨風塵汨仰天俠氣橫援琵商聲發商聲激且長此時夜正央三星明在桁一燈黯在房鏡臺冷鉛粉掩袂悲彷徨彷徨向余泣哀哀悲轉急紅顏命薄多白首嗟何及不見對非根棄置伊誰拾

落日　邵鎣

萬事不相永憂來何過情落日起煙霧秋光空莫城海有田園業聊將身世弃白髮向誰[illegible]與鳥養生

詠玉蘭
山午日光霽山夕月明皎山雲岀下積山梅屋旁繞春
風生美人皓臉發清笑錯落梅上影參差雪中擢白以
珍玉韞香以結蘭好
延陵于中甫再守郎官別予江上臨當就駕時方
莫春撫景序之方麗感同心之日暇贈以斯篇
爰寄金蘭云爾　繆希雍
春風日澹蕩送予江之湄尊酒聊酙酌江栁自垂垂樹
心及世運言念以傷悲王路日多艱哲人思見危全軀
在時賢碌碌亮難爲頼予篤忠貞顛沛永弗遺年命等
騶隙毋令節義虧
富春道中瞻望子陵釣磯
子陵本龍德精光久云韜世祖固俊令狂奴亦人豪不
屑軒冕榮萬乘徒勤勞卓哉巢許流嘉遯在林皋一往
不可拔乾初合所遭淸風激末葉訖止漢代高煙霞擅
富春江水何滔滔日月自居諸片石絕塵囂
覽古 有序　徐待聘
自上開躁進之門而後下工媕娿之態蓋舉世相諂
以成俗非一日矣故輪蓋成陰必非夷惠之室而造
直載路多投張霍之門風靡波流星奔雲附飛沉由
其指頤霜露決於片言或先戚而後疏或今揚而昔
抑或名收而實棄或心是而面非指韋傻辟者目之
爲通才奉法循理者蚩之爲拙宦孟門未足喻其險
蹊壑不能滿其貪苟非借齒牙攀鱗翼締恩狎結綢
繆而有脫跡汚泥之中高步青雲之上者乎非韶武
而奏桑間無龍車而厠稞壤前鑒不遠後轍相尋斯
志士爲之撫膺而直道從茲掃地也丁未春兀坐小
窗徘徊永晝偶檢世説得數則非獨當於余心抑亦
有關時事者輙托楮墨以寄慨慕
士故各有志大嗁出與處咄咄嚴子陵超然絕塵滓披
裘六月中垂釣富春涘彼其視文叔同學故人爾郎云
勞物色詎肯相爲理唐堯自則天巢父自洗耳以足加
帝腹狂奴態如此千古一客星惆悵肉食鄙
士蔚天下士弱冠爲虞令不善事上官頗著循良政太
守乃裁之豈其賊方正積憤道難容投幘氣何勁志且
眇三公而況百里命嗟彼當塗人毋令勢太横脩眉卡
云工強項安足病慊慨拂衣去奇節遠煇映
人生在三節君臣以義與質委分無逃交絕身可去我
思向茂伯報劉其殆庶當劉守郡時情誼中道沮公錯
須理遺庭辱豈恩御退人墜諸淵拊心痛誹語結綴異

曩晨連袂同朝者侍中爵雖尊黃門衷不茹夆詔敕折
奸積忿慚舊楚幸不爲戎首雅道猶堪舉
嘖之令丹徒一旦屬之吏自陳見天子有罪請就治舉
世喜貪緣孰誰畏公議日作長安書捆金馳驛使雖守
沉下僚蟻附獵高位臣惟以清故不能厚問遺毀言浸
以聞要人爲之祟舉首四面指赤衣郎皆是羔羊節漸
微苞苴風漸熾寒暄既殊途是非因倒置俯仰今昔間
隱憫我心悸何以訓下廉當從輦上始

五柳先生者委懷離世塵作令八十日解職歸田園余
切跡寄柴桑里自謂羲皇人以耕而易食以酒而養真
以乞而混俗以傲而全身盜馨從所之白衣特相覩三
徑雖就荒寸管握奇珍昨非今始是沉冥道不貧

爲令多墨政借譽在行路白晝攫市金昏夜投當路山
公爲吏部望影亦先赴受絲欲混跡懸梁表貞愫及敎
案驗時封印宛如故此雖感德事恐爲瓜李誤万令有
私交却之乃公惡黜陟在寸握升沉由指顧奬恬廉以
勸抑競貪斯懼庶幾楊夫子四知有餘慕

題又玄道丈餘適扸　金定樂

人生有佔俾所志在寥廓雲霄一垂翅侘傺守窮約夫
君他遠識不受世網縛蟬翼視浮榮鴻冥恣逍託經營
一畝宮畫折面丹壑風飆岐伯書花覆倉公藥瞇茲林
巒秀選勝架菌閣輕霞冒高棟餘翠上疏箔隱几俯皋
城春湖盪西郭山嶼隔塲吟水鳥當窗落不踰闤闠間
具足仁智樂

湖上謁邵文遠先生祠　孫森

西嶺紫霧氛前溪酌玄顥中有先民祠芳華茂遺艸彩
筆驅中原脩途驂奇抱咄咄啟後賢奕奕懷世寶俎豆
永不違千秋托同好

曉發句曲尋山

驅車葛公里喜此晨光早幽禽夫清輝稚子戲晴陌前
路青芙容舉目何歷歷示蒙東華塵聊縱北山適鳥道
披雲封龍宮漱寒液恍惚天鷄鳴諒有仙人宅勾漏遺
丹砂茅君鍊精魄瑤艸紛葳甤霧源漾鮮碧只尺桑麻
間而與畏途隔人生在大宇百歲等駒隙赤松有高風
黃石已役役身世久已違圭纓亦何益願結麋鹿羣[illegible]
動煙霞屐

逢越西諸君湖上集賦贈二首　錢希言

李樹生桃旁不啻同根株女蘿寄荊絲緣蔓豈相殊昔
與二三子風雲邈異趨本無隔山要安得攜手俱邂逅
此嘉會脫轂城南隅相呼合問名情好在須臾慷慨陳

千秋要余以良圖徘徊對落日吐納皆紛敷請解囊中琴奉石清燕娛人生意氣重所樂非同儒

西越山水地嘉麗昔嘗聞連峰挺嵴崒疊嶂披氤氳我來秋戒莫木葉已紛紛良友咸招携張筵浙之濆水鮮雪鱠陸俎羨牟臕果傳金子橘蔬食碧絲芹日昃升闌干列炬爛如雲上賓既譚道公子亦論文四座靡不歡齊聲美同羣願言良晤數抒藻代蘭芬

貽別龔子　周齊金

南國有貧士一病三十春終歲無粒食身與死爲鄰孤雲渺何托枯條不再新令忿序物化誰能知苦辛

題味菜軒卷　釋慈岑

鷄雛念竹實鴟梟嗜腐鼠神駒慕水艸所樂非衆庸人生谷有適何必畫鼎俎夜鯉與晨鳧傷哉物命苦我刈園中葵啖之味如乳霏微搓曙煙霡霂需春雨戎戎綠甲新栩栩黃蝶舞剪此偕故人可以酌我醑脫粟資養飧卒歲安所處不羨五侯鯖不願八珍釜至足憺無營庶幾延夀祜

海虞文苑卷之四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七言古

種桃　張著

崑崙瀲翠瑶池綠老樹蟠虬噴紅玉秋風吹身西飛來劉郎唾核湧岩谷碧雞仙種參差分鳥銜小鑷鋤春雲雲根雨潤土膏暖枝頭一夜花開滿種桃仙客猶未歸紅雨紛紛已驚眼武陵洞口天台前玄都道士縹緲仙瑶笙醉吹綺霞熱相逢一笑三千年

淮河水次韻別馬碩

淮水何茫茫不盡沙州黃淮何莽莽山暝寒煙生　汪南淮北道路長行人過淮心慘傷夜深酒醒淮船裏愁看月照淮河水

長干行

妾家長干橋妾食長干水十五能采蓮十八嫁鄰里郎行西江久不歸含情怕見鴛鴦飛白蘋洲浮少蓮葉南風吹波湯舟楫大姑小姑兩嬌癡日莫當門笑相接今年蓮子稀采蓮歸較遲妾心比蓮菂妾命如藕絲藕絲不斷蓮心苦倉江日日愁煙雨郎不歸妾誰主

關山月　林大同

關山月白如玉盤海底飛上青雲端煙消霧歛清輝發今夜鄜州誰共看含情問明月胡為有圓缺人生亦如此十年九離別嫦娥孤眠白瑤闕桂子吹香心欲絕歸期恰近中秋節與君酹吸盃中月

題虞山丹房圖　吳訥

虞山高哉幾千尺屹立巍巍倚空碧中有山人號中陽燒丹避世全形蹟晴空煜煜丹光浮丹房正對西湖頭平波浩浩涵倒影窮嵒拂拂飛晴流尋眞每入雲深去聯絡煙蘿繞瓊樹丹砂石髓藏深崖瑤艸琪花滿幽路天將隱隱重復重危梁駕木如長虹松扉敲月訪文

禪房啜茗譚眞空時平歸隱人孰擬佩玉相過動閭里冥觀萬化同虛空放浪形骸等雲水奇哉景物幽更妍清詞妙畫人間傳流傳至今經幾載披圖滿目空雲煙君不見蓬壺渺渺稱神仙古今馳慕求長年陰陽妙合聚復散海波昔日多桑田中陽一去不復返星移物換俱茫然獨存長松覆荒井至今夜夜聞啼鵑

贈顧義婦

錢家阿嬰心獨苦時值長郊動豺虎蒼皇奔走依所天乖違不怕崩腸腑所天有子前室生已亦有子携同行意度二雛難兩挈棄已留前能割情江清海晏歸來日艸際哀號覓兒胥婦人見義郄如斯翻笑男兒為不得蒼天雖高還匪高後報阿嬰雙鳳毛雖云天朝來旌異太史作傳先榮褒烏乎太史作傳先榮褒

題青山白雲圖　陳符

青山萬疊高嵯峨白雲縹緲生嵒阿須臾變幻林壑隱羣峰矗矗浮青螺飛泉幾道垂素練觸石穿林時隱見縈廻百折走長溪溶溶流出桃花片洞口茆堂半掩扉蒼苔路滑人蹤稀釣簾有客坐清晝坐看白雲行翠微石壁天池幾千丈紫芝瑤艸年年長跨鶴仙人去不還看棋樵子時來往雲山吞吐態莫窮良工運意摹寫司

雁宕天台足奇趣為君移入高堂中褰予愛山久成癖對此令人三歎息山中仙子或可招同駕白雲遊八極

題杜用嘉延綠亭

少陵孫子清如玉家住吳城樂幽獨圖書萬卷窮冥搜詩法千年遠相續有園不栽桃與李三徑縈紆蔭梧竹茆亭結構幽且深青苔日厚無塵俗翠雲靄靄宿簷端蒼雪紛紛滌煩燠騷人逸士時直造譚笑生風清可掬月明松影落琴尊日暖芸香散篇軸先生自得靜中趣世態浮華懶徵逐閉戶著書終歲年湖海詩名自芬郁何當買地結東鄰日日相過借書讀

迎翠軒

吳城西去千山疊秀色凌空何岌業雨過羣峯翠欲流明湖碧障光相接幽軒卜築城之隈綠窗還對青山開卷簾飛瀑落書幌排闥煙霞浮酒盃軒中之人甚蕭灑寄傲林泉遲閒雅雲山終日相主賓詩酒忘形共陶寫松陰滿庭生夏寒竹床湘簟鋪琅玕北窗一枕清晝永醉鄉茫茫天地寬世上浮名空碌碌羨君樂閒心自足信知城市有山林何必移家隱盤谷

合江亭作　呂困

蒸湘二水西南來奔流會合衡城隈其中有地真異哉

藤崖石磴高潔迴朱陵古洞門不開浪傳仙侶曾徘徊詩存壁刻封莓苔斯人總是瑰琦才五言氣格尤崢嵬乃是吏部韓公栽江亭從此開八垓紛紛遊客常追陪倚闌下瞰身欲頹清湍左右無纖埃漁舟如鳧入浪堆乘風時見征帆回雲開衡岳青崔嵬洞前水漲浮新醅岳花未發宿雨催地窄不容猿嘯哀

題畫　桑琳

吳江水落秋容淡米芡結子蘋花老菱歌聲歇采蓮舟千里銀塘鏡光曉翠旗閃鑠鮮魚風颭綠漪紅[illegible]卻憶天外雲開見洞庭七十二峯青不了[illegible]名[illegible]

何處洞簫聲嫋嫋疑是黃岡老遷客載酒重來散懷抱中流擊楫泝空明傲倪乾坤凌物表想當盤礴夜深回白露橫空江月小

初夏江上曉望　桑瑾

東村西村鳩亂啼欲雨不雨山雲低岸柳亭亭似人立一片青黃錦新織深村兩屋炊煙裏若個幽人眠未起

耕隱圖　陳宏

君家舊隱山之濱屋外青山山外雲朝耕不事別生計夜歸兀兀窮典墳春風二月杏花好雨飛山谷紅紛紛不聽輪蹄走經博惟聞布穀啼芳春日長有客挽琴過

蒼苔自掃無纖塵澗底尋荊煑幽蕨墻頭借酒呼東鄰山窗夜雨青藜皎秋風野飯紅蓮新賢良一策笑公孫光範三書絕相門

雲邊歌

雲之外雲之邊山人借雲名其軒遠岫推紅日初上長空度碧人未還樹雲黯霮有餘潤溪影氤氳無盡天山人之樂不在酒在乎雲水雲山前我家虞山住一壁虞山蘢蓯蒼翠縣紫門入徑和雲閉竹籬夾岸和雲編窗梅團團容月蚤砌藥款款經春妍坐樹綿蠻語黃鳥兩林斷續啼玄蟬山水留情我亦足蝸居豈是平生緣雲

遙有客長我過咸言君居如神仙湘簾痡捲吳山雨晝
橋暖接春江煙蒨峯羅列森玉筍間雲縹緲斷復連若
能爲我呼嬋娟眞珠夜滴槽床涎雲山雋癖一洗盡佐
我堯舜垂治千萬年

唐五王擊毬圖

東風如雪飛楊花興慶宮前春色佳五馬歸來汗成血
毬門殘照西風斜潞州別駕淸曈亮紅塵不到玉鞭上
岐薛欹傾擁袖新宋按鞚兮申擊杖馬首平原艸木枯
五花帳裏黃門扶華萼相輝彩雲遶樓中歌笑情懷好
君不見紫騮不踏擊毬場蜀道萬里看雲長

江山勝槩

長江西來如建瓴兩岸好山無盡靑初來只作畫圖看
圖畫不及天生成蹇驢驅策促脩程僕夫疲倦行且停
刳舟剡棹遠相發曬網收罾趁晚晴煙消日出茆屋小
林深霧暗樓臺杳檣帆隱隱來江頭酒旗颯颯依林杪
富商大賈競棲集健途畢境追前急行人未得履坦夷
危峯倚天寒翠濕衲子緣崖結搆新却將險絕誇世人
可憐大道平如砥臨風下視如輕塵爭羡張帆能利涉
出入風濤良自愜君不見江山勝槩眞何如氣吞雲夢
[illegible]欲乘風復飛去手夭日月崑崙西

題王舜耕山水爲王太守作　李傑

遠山蒼蒼近山綠山下溪流浸寒玉煙景溟濛晝不開
一片丹靑圍霧縠連岡杳杳接孤村芳樹依依帶平麓
石崖路斷小橋通高隱誰知結茆屋居人鮮少遊人稀
頗覺幽深類盤谷王公筆跡誰能如位置彷彿高尚書
想當盤礴恣揮灑胸次直與造化俱江南風景奇絕地
隨手寫入生綃圖東萊太守好事者珍愛何啻同珊瑚
黃堂政暇時一覽恍若置身山水區我家舊在吳中住
采山釣水都成趣玉堂十載受君恩未許翩然拂衣去
松風蘿月久無緣布襪靑鞋空有具還君此圖三歎吁

興在雲山最深處

西郊雪霽

朔風吹天洗空碧萬里同雲斂無蹟曉來一望白皚皚
瓊圃琪園同一色燭龍銜耀昇海東須臾大地俱消融
煙林竹樹澹明滅西山削出金芙蓉乃知陽德勝陰力
原隰靑靑偏牟麥于今欲識豐年祥試聽野老歌三白

送陳漢澤還會稽

會稽之山何鬱葱奇峯兀硉摩蒼空有美人兮買田卜
築于其中攀蘿月兮濯松風忽憶佳客遠在靑雲上手
持如杠巨筆出入蓬萊宮駕舟欻爾上京國聚首一[illegible]

情意同留連，[illegible]久歸思隨征鴻故山石室長苔蘚凉颸半壁間枯桐都門韋衣話分別玉笋美酒珍珠紅此一去何匆匆柳條無綠不堪折錦雲爛爛霜林楓長亭短亭望望杳無際多少離思都付參差煙樹江之東

鴛湖歸與送姚王事逌尊

朝領五花誥夕買一葉舟君胡爲乎不少畱歸與𦕈兮鴛湖秋鴛湖之水三百頃上下天光共雲影漁人一笛蘆花風十里垂楊煙暝暝憶昨携壺泛覽時中流蕩槳隨所之滿船明月浩歌起玉盃行酒西家施飲酣攘袂豪氣作似挾飛仙遊碧落而今回首疑夢中可恨風流空寂寞仗我舊珽劍著我新錦衣帝城雖佳麗不如蚤旋歸收拾橐時詩酒伴湖邊景物猶依依

題畫

朔風吹空歲寒列最喜朝來盈尺雪千林搖落四山空萬樹梅花正奇絕西湖主人興味濃呼童携酒登孤蓬恨無佳客共淸賞只有雙鶴能相從冷香襲襲時拂面翠羽啼殘人不見溪流曲處最堪憐脩竹數竿欹斷岸風流一去三百年湖山景物還依然披圖彷彿見高致令我嘆息懷前賢

天井洞

芙蓉峯頭石扇開神椎鑿破蒼雲推谽谺洞天闢元氣地底迸迸驚風雷靑莪翠蔓絡嵒戶日光倒射金銀臺玉鴉𪆂飛石燕舞琴床丹臼空莓苔沉沉一穴窈莫測俯身下瞰生疑猜仙人狡獪多幻化以此隔絕凡蹤來其中當別有天地山水瑩淨無氛埃絳節羽𦒋紛婀娜閬風玄圃通蓬萊蒙嵒居士好奇者藜杖縱遊知幾回洞口桃花自迎送洞中猿鶴相追陪有時呼出偓佺輩携手共酌瑤華盃長生要訣倘傳得霧境日月堪徘徊

題夏仲昭墨竹長卷

淸卿胸次多豪興落筆鋒稜何瘦勁縱橫無數碧琅玕揮灑俄令墨池罄開卷如坐瀟湘濱陡覺風𩗗滿淸聽

丈夫十萬未爲雄君子六千差可並洋州太守眞跡稀吳興公子寫法奇今代淸卿得其派咸名籍籍人間知古來篆籀法中絕諸公筆力能挽之願君什襲比重寶千古藝苑畱遺規

題戲嬰圖

深宮沉沉晝漏遲鞦韆影裏珠簾垂美人睡起薄梳洗花庭羣聚相娛嬉掌珠顆顆蘭芽茁眉目娟娟肌玉雪羅襦繡褓鬱金香天上麟兒總奇絕夾持如護珊瑚枝蘭湯沃濯瓊瑤姿百玩堆床隨所取香奩珍具光陸離

嬉八荒汈沓古此昮忽恩深理宜爾螽斯蟄蟄麟振振
自昔周南王化始綈衣白華古有之陽祿柘館眞堪悲
君不見趙婕好武昭儀皇孫啄盡漢鼎移房陵廢後唐
祚危治容曼態藏禍機我題此圖憎歎欷

送楊弘載上舍還海虞　王鼎

正思尋君遊佛窟城北城南悵斷絕心靜空聞湖上波
眼障不見空山雪忽聞花開罨兩峯白白紅紅嬌勝頰
野禽喚人心欲飛陰雲遍空雙翅垂吾子何事又東返
孤帆落日春流遲神遊八極自朝莫造化小兒能我嬉

敲氷載月軒爲錢世恒賦

我昔遍舟沉吳越不衝風雨卽霏雪錢子胸　萬玉壺
所遭遑遑皆奇絕誰云出門卽有礙敲氷載月與逾別
凌室清寒玉桂懸南樓笑咏蒼煙滅是時清意逼霜天
蔡州苦戰徒紛然山陰夜寒空返棹有懷不寫寧非偏
多君曠達仍守義清風感事當兩全掀髯一笑天宇濶
長吟百韻回清川仙舟豈直載書畫從今氷月芳名傳

次韻桑廷璋弔文山手書六歌遇災詩

北風吹旄寶刀雪憤心欲飲腥胡血異哉南極妖星紫
勤王孤臣數幾死泰山宋社漂如毫厲階誰搆徽與高
憶昔符讖卜千載末路皇輿沉滄海臣忠彷徨心不平
出亾見執天雨鳴燕臺經春復秋度哀歌手筆人爭覩
骨肉摧亾此何有好事得之寧固守皇天降災奪我藏
空名亦足昭三綱

山中歌　王授

山中五月不知暑午窗夢揖巢與許起來灑灑竹風吹
滿地落花嚶自語城中酷暑金石流馳馬汗血不少休
富貴致身眞自誤何如蚤向山中遊

觀舞歌　徐禎卿

今夕何夕燈滿堂金釵夜舞華瑟旁香風拍袂紅霞舉
玉腕矯矯凌虛翔飄飄雲步蕩輕珮八鸞協律鳴鏘鏘

花柔玉軟兩無力宛轉應節隨低昂蟠身蹲伏龜鶴息
延頸直跱螭龍長明珠圓轉盤四角新蓮裊娜波中央
繁歌急調相迫促紫燕雙入虛簾忙粉脂凝汗朱顏發
明月空梁添素光座中豪客燕趙産快賞一舉連十觴
吳才雖不勝盃酌能握綺筆揮詞章罰一曲當縑素
清腕不讓溢陽郎溢陽涕泗若不足風流詎及吳才狂

從吳學士姪奎觀模米襄陽山水圖并學士題識

昔上黃鶴樓西望襄陽堤襄陽艸樹澹於染清猿落日
令人迷歸來復見襄陽畫銀海珠源恍餘派楚山沉沉
煙霧高淋漓七澤翻波濤漁舟賈舶入點綴竹林楓樹

懸江梟白雲縹緲蒼梧遥旖如湘君垂旌旄我欲乘雲向空舉拄杖呼雲雲不起山中蘿薜不可親悵望伊人隔秋水延陵學士襄陽儔對此踟躕搔白頭碧山心期竟已矣回首歲月成墟丘猶有篇章未磨滅教人空憶舊風流

白紵歌 四首

三星爍爍花滿堂素腕盈盈出洞房垂羅映縠耀明妝皦若雲中開月光流情盼君君莫忘停歌節舞進玉觴願君安坐夜未央

二

中庭桃枝連理傾璚巵合霞玉醴盈歌舞君前流目成綵裯順耳感人情持觴把袂君不違願作梁間雙燕飛

三

旨酒千壺列東廂美人如花嬌北堂齊歌合舞聖世昌願得歡娛永未央脂車秣馬且踟躕百年之會忽須臾東流之水西飛烏今我不樂何為乎

四

炰璚膏擊素鮮金弁峩峩賓四筵趙瑟高張調蜀絃長袖翩翩陵七盤華歌妙舞及春妍蘭苕參差桃欲然上天門明降醴泉皇帝陛下壽萬年

贈錢元抑 題小像

錢郎毛髮鬈且鬆秀骨插鬢蒼崖開騂騮點點有奇氣一蹴萬里空長挨今之畫工不可數畫馬無過曹韓丞吳生落皃筆有神不求貌馬求貌人英物由來豈殊相麟鳳聖賢俱絕倫却恨丹青損真趣獨事玄毫拂紈素生象蠕蠕指間出大巧無乃遭神怒故人三歲不相見開圖忽訝錢郎面小兒八歲快目睛問之啞然呼姓名烏乎畫馬雖工只畫形風雲道路俱冥冥豈知錢郎貌如此馮馮大腹儲滄溟高蹄昔蹶未可輕今日近前凡馬驚吳江之湄浙之涘我行于南從此始掉頭不見眼中人寂寞行歌向湘水

送王誕敷之官長沙

美人南徃雲陽墟我欲從之道鬱紆晝夢衡峯半空紫覺來失却巴陵湖對君把酒心茫然七十二峯猶眼前玄猿攀蘿石壁仄黃鶴空洲芳艸連春寒風多太陰黑瀟湘淋漓濕雲色楚宮花木啼杜鵑舟子商人淚橫臆君欲去今可奈何側知王事難蹉跎離心不惜瑤華贈聊為湘纍誦九歌

送友

平原蒼蒼孟冬月行子辭燕指吳越淮水橋邊賣酒家

停車幾處梅花發羡爾侯門叠拂衣柴桑舊里角巾歸
白酒山中新芋熟青楓江上蟹螯肥閉門松竹依然在
一曲參差醉落暉

覃李貞外贈古鏡歌

關西故人惜我別贈我古鏡光如雪感君意氣特相許
旻披肝膽照清徹盪日摩空恍虛映與室青瞳閃背嘶
妙質精凝水土深丹煙碧霧生華纈圜銘髣髴不可讀
蚓屈蟲蟠細糾結腰間錦囊故所佩請脫繩絲置扃鐍
當令明月入我懷精光夜夜隨虹霓故人卓犖信才傑
君鉍燗燗豈相劣嗟予蓬藋何所似對此不覺心内熱

湘江溟洞入無涬衡岳凌空鬱岑巀山行應使魑魅逃
水宿能令蛟怪滅古物由來孕神秀靈光不讓三尺鐵
憐君至寶不自惜何以報之嗟非茂護藏但使鏡莫缺
與君交情世不絕

梨花吟　錢詔

春深桃李多摧殘北鄰梨花獨可看初疑飛雪著高樹
瑩光隨月侵闌干幽香細細生不斷水仙何弱梅何寒
天工巧奪并州剪疋練碎剪還相攢太真空誇海棠偶
櫻桃叉慚樊素口娥眉澹掃意態真俗眼知誰定妍醜
高歌豈厭呼酒頻貞姿絕俗人自親小軒午靜春風急
飄飄墜粉沾羅巾洛陽姚魏稱穠麗國破已作陌上塵
山家種梨春不極年年風雨年年新

續麗人行　桑悅

洛陽三月春無王桃花落盡清明雨名園接葉暗棲煙
可教鶯鶯無言語陌頭車騎何紛紛顧盼似空遊女羣
柔情薄射伊水月倦思怕領龍山雲就中八姨最年少
上馬臨風殊窈窕白日淒迷天暗垂萬姓遊蒐隨一笑
當時宰相名國忠幾廻茲轡朝真龍綃裙六幅行委地
峽水拖入華清宮杜陵老翁慣飢餓半生只對山妻屈
酸眼驚看絕世姿錯認九天玄女墮此翁向後攢百慮

潼關戰骨堆心頭始知昔日恨中見瑱釵銀盒皆干茆
君不見巍巍文武開周國側義降仁褒姒色再觀青史
發長歎丹臉雙刀古無敵

李節婦吟

遊絲墮地風不起燈燼霏霏落江水良人一去不可招
形忍為人心作鬼黃葉擁籬秋滿門孤兒索果啼黃昏
三喪欲舉況赤手渤澥捧土成高墳白日遲遲常不曉
薄雲飛過長空杳夢魂汎盡水中萍血淚滴枯庭下艸
寒冬凛冽藏春溫有子成立孫高騫幽閨情事動霄漢
施報默默天無言臨變從容能就義覵炊如歸生作戲

今古曾書幾丈夫君不見李母苦節絶代無

醉鄉矦

漢家法忌矦無功包茆之土何由封愁陣屢把騷壇攻
爭似酒兵能折衝百壺眞主逢堯舜齊鄭殊途悉歸順
一石八斗輸不盡食邑河濱酒泉郡與劇自持雙劍舞
法令森嚴吾丧我牛飲三千供部伍間築糟丘叜開府
糶糧不治老參軍焦葦叉收爲戶民萬里拍拍江南春
把盞絶勝投筆人

風吹五色牡丹圖

一春無計消繁華坐香傷色餐流霞夭桃濃李俱小器
指目晚看花大家疑是楊家諸姊妹五隊合來成一隊
種種顏色各自奇能與春光助明媚封姨同入東君門
明妬暗忌那敢言人處豐亨理宜戒物當盛滿愁叜繁
畫工儘有無窮意展玩令人起遐思誰將此語告成王
兢兢善保雍熙治

題鯉化龍圖

江湖寄鯫登龍籍脇下赤鱗文帶黑食殘仙蓼三千斛
昨夜禹門驚霹靂將飛能化許琴高欲鬬得看惟雷踊
頭中尺木長盈寸頷下明珠吞一粒騰身矯矯萬尺望
吐氣泓泓四方濕注雨如車不足論溥沃焦枯見神德

深潭亦自有附龍疏遠未蒙天帝識臨水照影空自奇
半生不得風雲力

贈陳鳳翔學博　狄雲漢

繹陽枯桐朱絲絃中含太古意萬千州堂試鼓南風曲
乃知聖人心一天先生于此猶未足又積遺書堆滿屋
夜深月到青天來自起開門傍梅讀千嗟老病鬢若絲
琴書俱癈良可悲伏羲歸天仲尼歿此趣獨羨先生知

題贈朱母貞節　御史良王之母

朱家有母雙鬢雪蚤失良人守貞節孀居荏苒四十季
白璧堅珉無玷缺鳳雛羽翮輝文章青年已入天門翔
煌煌豸繡炫晴晝稜稜白簡飛秋霜一門佳慶由來少
共羨哀封及旌表曉日龍章雨露新春風慈竹冰霜老
幸逢明聖扶綱常佩樂服寵誰能如子爲良臣母節婦
董狐之筆當大書君有恩浩如海母有節清不改君恩
一飯不可忘母節千秋垂耿光

太白樓歌次韻　錢仁夫

太白樓空城上頭太白去與天同遊生前醉酒不一處
此外又有黃鶴樓采石江邊一堆土北望青齊南望楚
英氣浮空結白雲似學霓裳羽衣舞一時盛事人爭傳
春花秋月年復年我來樓前一縱飲時有片月來青天

依然問月當時景不覺令人發新興揮毫聊和壁間題
肘後生風捉不定意匠經營何有勞似決泉源通運遭
金壺墨汁瀌已盡一滴不沾新製袍詩成擲筆忽長笑
不敢大言知者少樓中肖像此二人吾儕可望不可到

又

太白樓何高哉雖高不礙雲去來八窗洞達凌雲開雲
來昏黑樓不見雲去忽見樓崔嵬我初登樓訪遺跡寒
日欲落悲風催昔賢醉酒在何處但見舉目惟蒿萊只
有青山不改色冷眼看人埋沒紅塵堆人稱太白天仙
才唾視富貴知浮埃文章流落在人世果然字字皆瑰

瑰欲作狂歌招太白太白去遠招不回但見雲間有孤
鶴回翔審視欲下猶徘徊笑爾胡爲不學丁令威樓前
大呼我有酒進呼不應令人哀却輸我身正見在多活
一日多進三百盃

又

任城危樓倚天起太白胸襟亦樓似海岱羣峰忽在眼
汶泗洪流繞城址萬古乾坤一醉休樓中風月春復秋
馭風騎氣睨八極欲呼此老同遨遊

泰山五松歌　姚奎

黑龍潭中蛇母出霜鱗剝落腥雲濕珍珍長髯十丶兩針
挺挺直骨三千尺神霧呵護元氣鍾驅霆戩雨搖蒼空
堅剛節操振今古濫爵肯受秦王封波濤滿地陰風起
萬籟颼颼成律呂材堪柱國苦弗試蕭然遺棄空山裏
青青顏色經秋冬吞冰吐雪經磨礱工師一日如相逢
終當獻入蓬萊宮

月下琴行　楊儀

銅龍水滴春夜長明月悄悄窺西堂飲茗讀罷招寬童
持爐添火燒沉香瑤琴脫却紫綺囊玉軫拂拭生輝光
舉手一撥生琅琅宮商角徵相低昂清如瑤臺老鶴唳
松霜和如高岡彩鳳鳴朝陽適如漁父濯足歌滄浪怨

如昭君馬上啼紅粧輕如落花飛絮春悠悠重如六丁
雷斧摧扶桑緩如漁篷細水流春塘急如狂風捲海波
滿揚悄然彈罷倚繩床千思萬慮都消忘不聞人語喧
東墻滿庭簌簌飛寒霜廣寒一曲嘆已亾至今彈者愁
嵇康我今欲換流水腔知音人在天南方不如收拾天
刋旦水雲林下尋王郎

釜峰晴眺　鄧韍

踟趺木榻兩足頑家人勸翁尋好山北郊買舟得風力
瞬息送我江雲間長江東來浩潺潺釜峰扼之真抗顏
老人舉酒山作座江山閱人吾已班洪波浴日酒面殷

兒牽翁衣且莫還英雄有會天與險書生翦戎如刈菅
風波過眼誰復省斗酒盡爲江神慳我今傾瀉洗俗障
硉矹滿抱將詩刪詩成亦可付鑱石詞有設戒如銘闕
可憐勝境落遐左鬱聲鶴駕安能攀江山還見此客否
白鳥一雙橫碧灣

仲秋十二日福山有神社之集予率子姪往觀之鄉人集者數千人予與客飲于山椒風日晴和天宇淸曠狠峯了然可卽有感于壬申木村太宰以遼師平寇事詩多及之紫琳山人識

夜夢題匡廬圖覺而成之　瞿景淳

道人愛山久成癖戶欵山光共朝夕忽辭故里來金門
夢寐時猶通蒼壁誰人貌得匡廬峯嚴如石丈逞相從

蒼然正色鎭南服不與雲物爭春容嵓深谷阻誰能極
中有瀑布如垂虹千秋噴薄不增減霧源疑與天河通
道人對此長嘆息山在人寰人不識焚香默坐神獨遊
安得凌風生羽翼

閨序篇四首　周詩

惠風吹薄千林花游鱗翔羽爾晴沙江山色態正鮮媚
邊疆條阻君離家君離家行雲千里心俱縣銀牀綺幕
度淸夜玉容凋悴空鉛華雙魚錦字遠寄將青樓泣向
天之涯
朱明景照淸綺房殷憂不覺心彷徨思君不見托瑤瑟
停絃忽復涕沾裳涕沾裳蘭階寂莫流螢光玉關未得
封侯信燕然萬里寬飛揚奚身願作雙黃鵠寥寥雲海
同迴翔
緘情啞却珊瑚枝珠簾香斷銀河遲風前羅袂時掩泣
陽臺月色長相思長相思關山遼絶那復知深閨砧杵
亂秋夕枕上鴛鴦悲獨栖心旌搖曳不得寐起坐金窗
理素絲
北風寂歷摧枯桑玄陰黯黮浮川梁交河東合苦邊戍
空房獨宿愁思長愁思長膏缸凝燼寒無光煙沙綿邈
幾千里征衣攬寄心茫茫勛名壯士垂景鐘軒車何得
還故鄉

古檜歌并序

致道觀古檜余弱冠時從先子春谷府君西川孫翁遊覽其間後與趙黃山鄉西井月夜登壇徘徊夜分乃去不能無傷逝之歎孫子芳曰君神與檜遊情以檜適悵然永歎可無賦乎時亦湯爾別去及余在崑山舍弟石谿所命酌石谿以折枝新荷爲供因思及之遂作古檜歌寄小川兼東子芳云

君不見虞山之麓有古檜栽培來自蕭梁世成朙唯滋
日月華雄盤欲起風雷蟄鼇驚鯨怒互凌遽虬突龍騫

共虧薇霞冪雲幪赤日陰流飈激蕩失魑魅秀色千齡靡改易清都定有神祇衛孔陵柏秦封松拔俗邈標豈殊裔海虞泰岱邈千里會有精霧自攸契紛紛穉櫟遍寰宇雖有鄧林亦何取古來勝槩誇江左怪絶千茲耍誰伍登攀賢達知幾許滄海桑田總塵土何如此檜有仙骨逍遙甲子任倫忽每逢冰雪但蒼然屈鐵虬枝蟠冥密君不見天生神物天之意往往神物天所秘七株斗列千層霄四株已作龍化去廻翔寥廓幾春秋逐電驅霖不知處吁嗟龍化竟何年令人四顧空茫然我生夙有林壑緣探奇愬此心獨玄金宮銀榜横紫煙芳荃白石堪醉眠結交每作河朔飲稽樽畢甕常流連那堪對此艸爲別衡紀推遷無緩節已看凋落桐上華復聽寒蟬鳴不歇景移物換須臾間悲咤因之心欲折殷勤勸我山中人徒有離懷不可説何當遂戒江邊艫還向瑤壇共沿越琳瑯一奏古檜歌廻薄青天萬古月遺音激石石欲裂鬼神怖慄耍欲絶駁沓億萬年歌與古檜同不滅歌與古檜同不滅

秋風辭　嚴訥

秋空霜寒月明裏秋風蕭條中夜起城烏驚栖翻欲止海鴻飄雲聲入耳征夫迢迢戍千里空房孤眠夜如水夜如水心悠悠黃沙白艸邊塞秋秋風日夕吹隴頭胡兒部落爭氊裘寒衣不到征夫愁

江樓感懷　邰圭潔

去年今日上長安却指春花馬上看今年對雨栖江閣短褐蕭條生莫寒丈夫致身須及蚤四十年過半成老舊愁容易損朱顏新序匆忙換青艸浮生踪跡慣風波往事籌來感慨多試問梅花開幾許且憑盃酒一高歌

明月篇　沈應魁

鳳城宗氣肅鰲殿月輪懸共愛光華麗行吟窈窕篇明月初從海嶠廻清輝先到玉京來萬戶龍忽玄鏡曉千門繚繞素珠開萬戶千門接雙闕燕姬趙女踏明月霓裳舞罷綵樓嬌白紵歌從蘭路發輕盈羅韈香風起玉腕爭妍碧霄裏雲母屏前青桂華芙容帳外金波水此時御輦禁中遊銀漏三耍別館秋影入瓊筵看兎走光飜翠竿弄蟾流蟾流兎走迷煙霧仙樂喧闐兒天路郁郁璇宮綵仗闌離離繡幙飛龍度別有無限繁華客三五良宵廵廣陌騎乘聯翩許史家盃觴接續金張宅金張許史競奢豪畫棟朱甍連月高爐裊蕙煙薰玳瑁簾低花影沉葡萄北市南衢行可徧妖童娼女紛相兒霞邊笑擁七香車星下蓉開九華扇可憐對景歎未闌秋

惜流光宵已殘明朝月缺人事改勑鬱廻飈吹雨寒

留別嚴內翰養齋

黃金臺前事已非古燕關外春將歸春花留人不可任浮雲送客空依依仗劍辭君待明發生平懷抱愁難說拂袖朝分陌上塵行歌夜怨城頭月予還荊璞向江濆君抱隋珠耀京闕遠道何由慰所思天涯芳杜今堪折今堪折春日相逢又相別人間聚散無恒期憐予此去數應奇滄江萬里淹鵬翼白日三年憶鳳池看君蚤待明光艸予亦彈冠羡璚藻紅顏白首總相知身外浮沉那足道綠葉歸帆細雨舟清尊寥落兩鄉愁風煙回首

傷心處天北天南易爲秋

淮上月

客從長安歸夜渡淮上月持盃向月傾清光酒中發月是舊時光人經舊時別我今別復來淮月幾淪沒滄海相思無盡期繁星浩蕩煙波濶但見舊月缺復圓那知此夜圓還缺由來天上忌滿盈人世浮沉却難說君不見昔日淮陰侯漢帝曾尋雲夢遊英氣銷沉人已老月光長帶淮水流世間萬事亦艸艸買笑開顏苦不蚤百年三萬六千朝持盃那得月長好纔過三五減容輝殘影依然送客歸吹簫子晉今何在獨逐三山鸞鶴飛

照井曲　沈晃

憶昔嫁時明鏡多清光秋波照舞雙鸞壓十年不復理雲鬢一片黑鐵生空房桐花風吹鹿盧冷偷倚銀床照孤影容顏衰感未分明脉脉愁腸繞脩綆郎君終有歸來期安得蛾眉似舊時井水雖能照妾面不照妾心終不變

烏夜啼

姑蘇臺前春月明臺畔棲烏夜不鳴六宮沉沉鎖紅霧君王遊樂出禁城百花洲中歡不足半夜仍歸臺上宿綠淚廻風錦纜遲香堤濕露金蓮促翠輦行空聲殷雷

銀籠燭影動鏤楣驚烏飛入人間屋不向館娃宮裏啼臺傾埜艸連天去麋鹿來遊不知處田父翻耕出斷釵烏啄珍珠上高樹

清曉詞

蓬瀛日上廻星杓銀浦霞輕學絳綃龍仗鸞旌開閶闔仙客朝元鳴珮瑤玉臺秦妃凌縹緲閒美參差碧煙曉複道飛闌迥入雲俯窺塵海如卮小青齊嗽泉春睡足桃花暖透胭脂肉霧散瑣窗人莫窺并刀剪斷湘波綠宮妃催就結風裙落花卷作碧虛雲金宮接燕日停午回首滄溟已平土

遊客辭

姑胥城裏風光好遊人合向姑胥老看花不扣富豪門蝴蝶相隨檐上春罏頭少姬傾酒滿對客數錢揚皓腕春花秋月不還鄉輸盡黃金促織場

觀拂水

奔泉赴壑勢絕雄萬古青天飛白虹瑤花散落幾千斛水簾倒拂廻崕風山人吟嘯泉之側氣壓長松二千尺月上松梢鶴未還碧雲散盡三台石匡廬瀑布銀河垂康王水簾名亦奇天然此派匹三絕我欲醉和香罏詩

秋夜曲

山風冷冷吹北堂蛩螿四壁諧宮商愁人不寐起徬徨忽爾淚下沾衣裳美人杳隔江之沚中心蘊結誰與語鴻雁不來秋夜長河漢西流月如紙清霜暗落芙容洲頹波逝景那能留鳴𪈴之外抱寒木去燕凄凉思故樓翠幌愁褰看曉發遠𥩲殘星半明滅一夜相思苦未休角聲吹斷秦關月

十月宿玄湖上聚聞風雨雜以浪翻木落鳧雁亂鳴之聲不能成寐起而有作　錢籍

禹門一夜西風惡千林木吼鳥巢落玄湖欲立白浪纔鳧雁驚飛遶鵁鶄山人不寐披衣起亟呼蒼龍治秋水須臾浪静海若藏五洲無恙鍾山紫忽聞黑雨東南來山川一洗無纖埃涓涓翠竹自青瑣雙雙白鶴還蒼苔菰蒲淺瀨鷗鳧浴十里凋荷轉香綠晦明變幻欻忽異竟日臨流看不足夜深危坐雲千頃扃戶無言發深省乃知元化有深意欲令遍識湖中景山人氣槩吞雲夢會向天庭押五鳳風波彈壓何足論會看消盡陰山凍

用捨宅庵壁間韻二首

江頭吹笛蘆花白驚起鷗鳧幾千百有客新從天上歸舞袖蹁躚環堵窄時人不識詩中豪翻向紅顏笑二毛坐來霜月半輪小氣吐虹霓萬丈高玉川道人東欲絕却把茶罏煑松雪仙人王子駕扁舟獨沉清江賣風月少年意氣思食牛鐵心自謂同韓休仰面呵天北風熱曹劉以下無足儔晚向天衢作天客曾說君王烹郎墨綵筆揮成五色雲坐令天子賜顏色邇來浪迹任去留直與歲月爭春秋倚天長劍今猶在不斬蛟龍血尚流

又

昨夜橫飛渡甌越醉騎一片蛾眉月借得搏鵬萬里風吹開海上三山雪玉虛眞人夜半過笑捫青天一放歌萬里銀河淨若洗恒嵩華岱森如螺客程八萬豈云渺庭洞雲夢一盃小惟有湘江花木深紅塵隔斷令人老

百歲光陰一瞬哉何如一躧足游蓬萊蓬萊美人似白玉
不妨鶴駕時時來聞說匡廬結詩社詞源三峽盃中瀉
詩成若得君王賞豈落滄平三調下明朝兩腋馭天風
回首扶桑東復東頃刻銅龍報天曙一輪日照千山紅

恭題 成祖所御四馬歌各一首　趙用賢

龍馬來翼聖王鐵蹄踏竹批耳趺蹶翔雲螭夭矯攫乳
虎當年鄭村戰其疾駃如雨朝摩九壘夜七營躡景逐
電驚神行飛箭連錢貫臆血染龍花迹猶力歸來斂
控青門外天子明堂坐北極五花雲錦吹東風蕭稍徒
爲入漢宮　右題龍駒戰鄭村壩乘此

騰星精降天房御軒后乘飛黃聖王既膺籙神馬如龍
翔追風走滅沒顧影驚驤靈之戰何雄武南奔百萬
若委土帝躍此馬權中堅權奇蹴踏泗長川良工貌出
丹青中稜稜逸氣猶呼風嗟乎汗馬功勞乃若此聖子
神孫當念祖　右題黃馬戰靈璧乘此

紫騮馬金絡月朝刷燕晡秣越渥洼奇種古難求生綃
貌得千金骨紫騮呼青海風爲驅哀哉小河戰十萬俱
爲魚紫騮奔足歷浮雲翻身企閶闔容與游天門于
金馬飽閒戰伐披圖神駿猶鬱勃吁嗟紫騮何不嘶入
落花去天子方競朽索馭　右題紫騮戰小河乘此

騂馬黃金勒照耀桃花色鳴鞭渡白溝天池走霹靂飛
兎一日騁千里令之此圖無乃是汗血猶憐毛骨奇龍
媒尚憶趁趕起昔時畫馬曹將軍拳毛寫出眞絕倫穆
滿當年歷西極空令八駿習雄式豈如此馬乘飛龍躑
躅長鳴積壘空白溝原頭白骨凄天陰鐵騎風雨嘶鬼
火青青血爲燐豈知此馬形容在麟閣　右題赤兎騎白溝河乘此

緩歌行送熊茂初僉事福寧兼東吳宮諭趙憲使
二子

江水二月平江花三月滿春帆消息幾時還當盃不肯
離歌緩與君三十謁承明相看意氣山可傾問其何字

非楊子淩雲有賦誇長卿蛾眉入宮論摩妬鳳皇高飛
雛鷲聚江潭一斥十餘年誰憐賈傅懷沙句風塵垂白
未逢時歷落巉巗君亦苦去年新從蜀道回我亦遠竄
城西隈爭言白璧非懷褐共道黃金且築臺白璧黃金
空自好消人買駿何冉冉眼底紛紛魚目珍誰人解辨
連城寶和歌羞作酒人泣酒酣氣振髮倒立豸冠乍洗
臺端雄荷衣旋擬山中緝梨花香月下長洲錢塘垂天
水拍浮毘陵城南吳子宅平生肝膽羞可折西湖地主
得趙君湖頭行春騎若雲唾壺擊墮青天月千里相思
坐超忽都亭楊柳畫絲絲行人馬首斜陽遲舉鞭揮衣

忽不見龍劍延津合幾時

薊門行送鄒吏部爾贍請告還吉水

薊門五月飛嚴霜浮雲翳日天無光城南楊柳千萬縷一一爲綰離人腸離人鞍馬去紛紛徙倚斜暉獨送君心隨楊子磯邊水路指滕王閣上雲世人翻覆雲水情肝膽向人誰可傾憶昔九關嚴虎豹與子抗疏干霄廷我投南服裹瘡痍七年遠戍君羅施鉄骨丹心未銷血鑠金衆口還成箕賜環乍許遊華省封章再忤忠逾耿鳳皇臺前春艸長鳳歌且學幽人屏我行白下返郊丘連床夜雨同孤舟涕泣空懸賈生淚江湖獨抱希文憂

我賦帰與未遂初君從幕下起徵書共道山濤能故事繞朝拭目看公車由來絳灌怒難逢當場優笑紛誰馮崇蘭化荃玉爲砮吞聲志士甘常窮慷慨逢人不易言悲來相向獨相憐神武衣冠稱蚤見穆生城旦明幾先美君冥冥靜者心飄然高卧螺川陰少年不爲窮途泣清時豈合終山林男兒七尺萬古身莫令白髮蹉跎新我亦名場澹蕩者拂衣且作同調人章水東流入九江雙魚日日下潯陽明年若到匡廬訊與子峰頭問向長

春日同蕙田臺山諸丈携酒沈冲玄丹井爲作短歌行

孫七政

臘月霰雪春未變江南春色今年晏二月東風吹不煖楊柳條含緑芳艸短惟有仙家春自深梅花樹樹發深林落英時度丹竈側飛香暗結幽人心仙家有酒春未熟西鄰一斗勝醽醁結客攀蘿招隱來花前舉酒更相屬君不見商雒山中採芝叟身世悠悠名不朽函谷關頭幾戰場白雲一片天相久又不見天台羽客若可逢桃花千樹長春風此中瑤艸不易得餐之霞舉凌鴻濛何爲折節摧眉在人世吞腥啄腐將何窮一盃若在手天地皆爲空今年花既落明歲花復紅青山不誤白髮叟紅塵可鑠黃金容君不信子晉緱山騎鶴去試聽吹笙夜月中

靈槎篇

古虞之陽有昭明太子手植古檜七株誇絶域中僕也窮愁慨焉嘉樹遂爲著靈槎篇

君不見寰區羣木知幾許俱隨百艸凋寒雨又不聞武陵桃花長似霞空迷仙路令人嗟曾似古靈槎化作空山檜天上年年度碧漢山中歲歲看蒼翠曾隨漢使問支機不向燕昭禦魑魅已能古怪栖神明更解森沉窟靈秘借問靈槎來幾時云是梁家子晉移君不見黛色干霄赤日微陰苔蘚蘚封緑碑恍疑千里春雲堆郄看

盤錯緣薜荔古篆煙霏半空意又似秋風滿天地春徂秋謝一枝間月桂星榆兩在蹕但令歲月增幻態詎使霜霰凋靈顏信知神物多變合何為斗牛之墟紫氣懸惜哉不向延平津干將定為飛重淵慨予卓犖最好奇念此惻惻心為悲昔日梁家宮苑皆如錦繁花碧樹盡參差一朝花飛碧樹空萬事東流君詎知誰有空山片月來明鏡長留仙檜懸清影古殿寒濤夜夜生空壇月色朝朝冷夜夜朝朝不記春歲歲年年度碧雲碧雲幾度鳳簫徹幾經蓬海生銀闕鳳簫銀闕總微茫回瞻濁世堪斷腸我今思隨靈槎兮適月望縱彼天路迢迢兮任自長

干將行為白下金山人作時山人已物故客有譚其壯節者孤心激烈可與日月爭光僕壯夫也冠髮盡指肝旌搖搖頓為執鞭不可得矣遂壯命一斗酒歌之

乾坤有客何精忠艸堂夜雨飛春霜九死笑將白雲志片言立聲黃金裝但使不負干將意豈求俠骨千載香可憐生長西京東漢廷公卿孰相視心與日月爭光輝身沒蒿萊同死灰君不見秣陵豪貴知幾許從教百萬誰比數曾似天涯一少微長隨銀漢照江渚

聽查八十彈琵琶

林居散髮事幽矚戶丁癸櫑照人目時聞黃鳥懷好音那許紅塵到空谷忽傳有客款荊扉雲霞猶帶薜蘿衣手抱瑤枝道名姓使我幽人思欲飛穿花涉徑步瑤展為君踏破蒼苔跡主人為煮石上泉客子為撥鵾雞絃琵琶聲清激林木落盡間花聲斷續微風隔水飄餘音蕭蕭夏木成秋陰卻令雲壑避人處轉落關山怨別心此時颯颯幽致深空林似有人孤吟要如風泉咽危石霜天月白烏聲鬼一曲含情已愴神曲曲關心意何極須知曲調不虛生意氣俱從俠節成千金不惜傳一曲特寄生平慷慨情世上知音是誰子肝膽只向冰絃傾我今頭顱已二毛安能要把良辰拋摧眉折腰豈吾事九天汗漫誰相邀只合携君動蘭棹處處青山響霧竅

汪司馬借劍行為蘇季子贈并序

新都蘇季子義俠士也少年為不義憤思而仇一人頭四顧錯愕噫嘻曰吾何從得寶劍乎當是時乾坤雖廣隘不重足司馬汪長公聞其事即脫千金劍佩之讎即震死蓋仇非死劍死司馬之高節動四國四國壯士聞之盡裂眥欲而讎也司馬之劍術遠矣並乎十岳王翁歌之曰俠節先聲讎自斃何須不義[illegible]

干將凜焉有國士風蓋去荊軻二千年間而復有蘇
季君汪司馬之事劍術益神予故壯其語奇其事并
爲歌之
英雄百年內常憤萬古間苦恨直節不得伸腰間寶劍
空自懸寶劍七星牛斗文秪因俠烈故隨身若令世有
不平事從教萬丈能光貫不見張雷無道風雙飛泗水
安能制東南霧異白嶽鍾氤氳盤溥司馬公文章意氣
總絕代片言許諾生雄風自憐說劍空奇絕何如五步
卽流血生平一劍天地知上爲國士下徇奇五十未展
封侯畧三尺安用隨身爲朝聞壯士冠髮指夜聽龍泉

鳴不已急呼壯士來佩之四國聞之盡裂眥英風折讎
讎自幾古來俠士少見此借言此劍價何許若耶已閉
湛盧去試將比却借劍心君道雌雄要誰與噫嘻乎不
獨司馬爲俠儒王翁九十劍不疎不使不義血干將田
光先生精未渝

燕京海棠歌

僕從性之聞燕京有茲花花益美南國且在空門寂
寥之境慨然感子昻荊玉篇遂爲當時從遊者賦此
薊北春光異南國御溝春半氷猶積雁書遼天望隴梅
空逢驛使無消息偏自西郊春假金紅塵隔斷長安道
輦路長聞幸翠華空山別有閒花艸此時遊子惟愁絕
踏過春山最深處馬首驚看芳樹枝古殿無僧花自飛
蒙苔深沉春晝冷嫣然不語媚仙姿由來幽朔三千里
不見煙花解若茲可憐深谷惟嚶語黃金臺畔無人知
君不見長安花開莫春月朝霞未掃車塵咽茲花獨向
空門開落盡瑤華春寂寂好似漢家朱轂競妍華子雲
白首空騷屑

海棠花歌并序

予園池上有此花雨過爛然花開持賞命賓客有言
唐時蜀江上此花最盛者予慨然感之遂援筆賦此

吳死栁條綠楚江春艸生名花獨未發婀娜含新情忽
遇巫山行雨度春風吹落池前樹枝頭濯錦遍新紅千
條濕着胭脂露嫣然不語媚闌干濃豔生香春晝寒乍
疑飛燕帳中舞更似西施水底看佳人不可見名花解
傾國仙姿搖曳總可憐只愁纖態嬌無力迫迫花外碧
雲斷何許關心正愁劇那堪對此倍惆悵幾度攀條不
忍摘君不見唐家天子愛楊妃萬國煙花爭自輝茲花
獨照西江水猿啼天外江流駛春錦春江日夕妍春風
總入花枝裏江花歷亂何繁華遥映當時臨砌花一從
玉笛留遺恨江花漆澹飛朝霞悠悠俱作陽臺夢春艸

年年空自睠秪今一段銷魂意還向春風倚玉堦古來
得意皆若茲朝成綠鬢莫成絲巳見蓬萊幾清淺更聞
昆明辨劫灰世間無有緱山鶴且進花前酒一巵

友松吟　陸鳳翔

山人老去遊從寡手栽松樹青山下石田茆屋歲月長
年年春雨松花香高秋霜冷松子落聲聲打石如聽樂
吳歌一闋酒餞深風濤寒激空山陰古來隱者卧谿谷
徒友魚鰕與麋鹿況今交誼日以輕山人獨共歲寒盟

詠楊花　孫樓

隋堤堤上青春老樹樹傷春愁啼鳥落紅一夜逐東風

又見晴空柳綿攪斜飛繡幕半鉤輕細撲瑤櫺一瓣小
低隨流水漾波中高入層樓舞雲表可憐紫陌豔陽時
雪花撒遍遊人道顛狂聚散西復東歷亂冥迷夜還曉
忽訝雲鬟鬢有絲俄驚霞袂衣成縞謝家庭外總難名
學士堂前不堪掃柳花飛柳枝梟陌頭不覺春歸蚤明
日堤邊聽語鸎萍葉參差滿溪逵

再疊楊花

章臺鏡裏朱顏老處處春歸歇啼鳥青青往日幾長條
舞向東風爲誰攬轡來眉黛故低垂瘦入腰肢已纖小
隨風片片逐遊蜂競蹴紛紜半空表瑤華落過故園[illegible]

玉團輾破香車道渾疑陌上霧籠春悞認簷前雪凌[illegible]
臺黼飛舞袂何輕樓帀綠珠衣盡縞捲簾日日度香來
穆徑朝朝帶花掃人未歸絲自媚翠樓凝望垂陰蚤乍
脫柔枝不忍飛依依猶向津頭逵

山中雜言贈嚴陵趙翁

澗有隱君子結廬依翠微拄笏爽氣入迎簷秀色圍豐
桃窗下鳥聲亂黃葉門前人跡稀秋霜足芋栗春雨多
蕨薇寒梅山中友夏荷山中衣歲華幾見花開落塵世
那知誰是非枕上來禽語亭前看鶴歸鼓琴一片石垂
綸三尺磯歷歷前峰七十二朝來惟有白雲飛樵歌唱

方合牧笛音初希杳靄雲中路推敲月下扉子陵千載
空遺蹟好訪羊裘矢莫違

癸丑夏日晤齋雛仙子於于飛堂詩以識別

金陵三月烏衣巷王謝堂前畫梁上有鳥玄裳嬌不飛
芹泥香戶紛相向迎簷小語語聲柔黼簾罽觸珊瑚鉤
落花輕蹴隔墻去顧影迴風復上樓憶昔漢王重傾國
後車返載平陽宅雙飛一自入昭陽那惜長門秋艸碧
芳魂歲歲來江南鳳皇臺上春風酣珮環綽約憐顧步
綏歌恍聽聲呢喃蹇子踏遍長安艸南歸惆悵雙花老
秦淮忽覩莫愁孃試掌欲從爲絕倒醉鄉一笑顏作[illegible]

離亭日落關雲哀羽翰欲奮道脩阻何日重歌赤鳳來

子游墓　孫柚

高岡之樹何膴膴子游遺骨埋千古周衰道喪貴縱橫能從闕里譚昰直余昔西京東洛遊五矦七貴爲平圃言生三尺猶欝然樵牧能稱武城父虞山華塚空峩峩曾似名賢一坏土

綠珠歎和邵伯如孫子虛韻　黃廷竹

銅駝荊棘森如束羣馬踰藩睨黃屋羊頭飽殺關內矦洛陽百姓飢無粥石郎富奢天下知夜夜紅樓醉絲竹紅樓美人良家子色暈海棠肌怯㲉霓裙輕飄燕二雙

鸚吭細吐珠千斛侍中黨逆大強梁欲借尊前歌一曲亂兵踏破金谷園富貴星飛帝城㬇當時許身已許心不願如禽更相逐樓中無天奈彼何樓前有地死當速玉容一墜香魂飛恩愛翻成百年哭妾死可憐君亦死黃泉兩恨何時復何時復誰鍾此禍驚人目賈家晨牝啼南風遂使豺狼恣屠戮吁嗟一女猶足憐忍說裴張與嵇陸

石湖行　施元孝

風吹孤槎來石湖月明如鏡驚夜烏湖中蕩漾萬頃波清狂忽發倒玉壺須臾飲盡大無棘吳姫夜深不當壚

幸有仙人紫玉珮換取金莖作醍醐醉後忽思李太白把盞問月仍歡呼山中老人不解事謂我高陽之酒徒君不見吳王宮井絕轆轤越王臺上飛鷓鴣今夕不飲何爲乎

琴酒歌　邵昌鉏

君有龍門百尺之高桐又有山中千日之美酒閒來自理黃金徽興到時傾白玉斗不共伯倫頌大人便從中散誇斂手我不解琴復不解酒何以與君朝夕爲友我笑從君問酒琴悠悠千載誰知音濁醪妙理竟何在太始希聲何處尋酒有德琴有心相如與陶令一古不復

令我不解酒誰解酒我不解琴誰解琴酌君酒撫君琴白雲片片飛庭陰高山自有鍾期聽澤畔無勞漁父唫與君日覩笑相契一何深

旅夜　徐培

落日蒼蒼夕景清雁行飛盡浮雲生長風西來勢號怒千樹萬樹蕭蕭鳴此時客坐寂不語葉落空階亂如雨朔氣凄凄入夜堂膏釭慘澹寒無光強傾斗酒暫成醉醒來萬事愁衷腸壯夫寧肯歎離別撫劍高歌爲誰發夜闌開戸寂無人萬里江天望孤月

憶梅

郊居僻在橫塘曲掃徑開林無雜木手種墻東十樹梅
參差雅傷黃茆屋鐵骨凌寒冰雪姿蚤得春風破香玉
疎枝靜蘸一泓水老幹橫侵萬竿竹年年觴詠花月下
人物相聯自不俗茲歲山城事客遊上正三日辭家速
別時醉酒爲躊躇別後何人伴幽獨冷香留月怨慘慘
瘦影和煙愁蹙蹙神馳故道徃復回夢入清宵斷還續
幽思可藉瑤琴慰苦調生憎羌管促索笑惟應待主人
爲君常挂故園目定知歸日春光莫着子青青陰徧綠

江南春　嚴澂

閶闔春樹蚤鸎啼歷亂楊花撲面飛美人粧罷着羅衣

羅衣輕楊花軟畫舫清江看不遠大姝先向石湖頭小
姝別上木蘭舟酒氣花香迷白日清歌寶瑟沸中流誰
家公子行挾彈誰家女兒出無伴但見紛紛湖上遊那
知一二津頭散日復日花未闌月復月鸎欲殘江南春
春可憐

題道澈雲松巢四松歌　瞿汝稷

天門峰畔五株松偃蹇不肯承秦封一株東遊爲木公
四株相隨隱谷中貞粧紛葩舞鸞鷟秋幹天矯蟠虬龍
不雨青濛濛寒濤落晴空翠朝煙合琉璃夕陰濃北
風撼山霜滿地萬木葉盡乏生氣高騫百尺轉蒼翠仙
標亭亭秀天際驕陽行空石欲流迎風澥蒸却月愁碧
纈鬱鬱常颼颼九夏滄凉疑九秋清音何泠泠一聞九
愁輕要眇若有會沖瀜不可名雲來恍度金庭詠月白
時傳緱嶺笙木公兀傲邈遺世羽服翩翩寡相契時倚
喬柯吟時當疎影琴世人徒聽紫芝曲對此始知黃綺
心爲問商山避紛處木公笑荅此松深當年我亦巢松
裏白帝飈輪無處尋鬱絶東華君見否解衣試共坐松
陰

飛仙謠

軒皇得玄珠鼎湖飛龍駕雲車伯陽抱兩玄青牛西去

遺玄詮玄津鼓枻代有客炳如明河挂虛碧共見昭回
倚蓋長乘槎誰把支磯石伊余澹蕩人芸芸薄風塵跡
甘雞鶩混心與煙霞親五羊夢頻遇三花慕常勤振衣
欲陟綏山巔洗耳思過槐江濱朝有奇士扣我門贈我
淮南枕中文黃童妙音一獲聞冉冉衣裾起白雲曾舉
縹緲超人羣俯覩利土如棊分左拂東皋白榆影右凌
崑嶺璇臺氛虎豹辟易九關啟直集重陽歷旬始清都
巃嵸紫琳宮璚樓十二橫空起靈艸菲菲不可名珠樹
一一皆連理素娥皦皦顏如雪指余沐浴咸池裏被以
五銖絳綃服衣之雙舄白玉屐相將金庭謁虛皇金庭

鏘鏘列仙史香雲逸擁綠軺浮樂吹鶯聞朱籟美狼旌
目擊彭𤦺遯龍旂彩動丹元喜東華夜光賞不足行對
浮丘坐玄俗時控八景鬱絶遊還頻七巒高嚊宿羣眞
笑言命余飲碧奈五芝薦芬馥酒半四座丹霞流泠然
共唱方諸曲延賢雜彈雲林璈四珠戛擊昆明筑抱容
洞簫和鳴鳳運子流金舞文篇子晉鼓簧何妻清虛妃
調瑟時斷續一詠俄聞東海塵賡歌幾覩摶桑熟埽來
掩關意殊暇葭牆寂寂艸滿舍破榻徒堆玄晏書矩垣
不隔方明駕始知平圃在桑戶始知圭竇通姑射支枕
八溟列胸中杷盃六氣霞旅下飛燕翩翩黃鵠遊脩篁

翛翛琅華卸片石常看紫霧留幽霜豈逐繁霜謝誰羨
雲陛騰蘭薰誰羨　帷擅玉價鶉居優遊忘歲月獨乘
日車靜觀化

元宵宿眞州憶燕吳勝事　陳禹謨

憶昔燕市賓僚集綺闕盃傳絃管急六街裘馬競炫熿
五都珍異誇畢給再憶吳中樂事賖錯落華鐙映萬家
春盤初進子鵞炙尤憐火樹爛雲霞此夜郵亭足輿槩
一燈熒熒復曖曖獨有姮娥照客涂兩地繁華竟何在
燕臺轉盼三千里故國盈盈隔江水屈指埽期元夕後
歡洽親朋同話舊家人爲我貯蘭膏勝事何妨還一復

登霧岕涵空閣望太湖　徐待聘

涵空高閣開湖山七十二峰浮翠裳袖拂飛雲凌縹緲
留呑震澤淸心顏皓髮老人重一出綠毛仙客成九還
遺蹤榛莽尚堪討靈駕鸞鶴何時攀青蘿引蹄有成約
白日舉身路苦艱不及漁翁自來往飯熟桃花潭島間

贈張選卿餘適山房　何允濟

虞山蒼蒼琴水碧百雉城西煙樹色林麓幽然仲蔚家
蓬蒿雉卻耽遊息床頭萬卷讀且盡文成故戢青雲翼
回首青雲不盡才青囊挾得神奇來萬家命脈在君手
會見一林紅杏開春風隨意拾瑤艸石上紫霞間不埽

莫青猿採藥埽月明石杵和雲擣爲問壺中幾粒丹
一尊更佐安期棗

洞房曲　徐崇誠

綺羅豔繡幕新香風初轉洞房春流蘇高縣錦絲帳金
屏深擁如花人鴛鴦枕芙蓉褥翠被春溫麝蘭馥芳心
初媛麗情濃翻恨雞聲苦相促銀壺送曉曙光暉日上
紗窗映繡幃此時推枕渾無力瘦減芳肢玉一團起來
流沐臨粧鏡風姿轉較前時勝繞似當年解語花芙容
一朶秋江淨金條脫玉玲瓏蘭湯未試粉先溶粧成雲
鬢秋蟬薄靚掃蛾眉翠黛濃嫣然一笑膩脂香多情卻

恨書偏長春霓一片頻相蕩那得簾櫳照夕陽恩情歎愛常如此莫雨朝雲曾不止一聲鶯囀上林枝回首春風妬桃李綠肥紅瘦春將莫曾奈新人不如故良人不是合歡初紈扇含愁誰復顧君不見衛莊姜守孤獨阿嬌曾貯黃金屋千金買却長門賦自是君王方悔悟色衰愛弛古猶然世上悠悠何足訴

妾命薄　徐崇賢

年初十五理春容黛色鉛華着意工肌理細膩體貌丰充如綠水涵芙容花姿窈窕臨春風步搖環珮玉玲瓏自惜傾城嫁巨公珠樓畫閣春重重珊瑚翡翠映簾櫳

新粧麗服貯其中絕勝姮娥明月宮粉黛班行恩不同色授親承寵沐隆綺筵方丈飫烹龍切管吹雲鳳下空曲殘楊柳月溶溶攬衣起舞驚飛鴻留仙裙軟拂輕紅羅襦縠潤汗沾胸釵鳳斜斜綠鬢蓬香含雞舌歡情濃錦幄春酣夢協熊夢回曉日光融融雲雨倏然收蝃蝀伯也執殳遠臨戎致勳欲寫麒臺功未許賤妾身相從樂極悲來歡不終一朝比翼分雌雄粧臺寶鏡玉塵蒙疢如疾首泣飛蓬凉颸颯颯吹梧桐長夜唧唧鳴寒蛩孤房獨宿心忡忡殘燈照影身煢煢己人豈亦遙念儂紅顏薄命愁無窮

玉蚪行　顧雲鴻

路上老蚪千歲卧骨削皮皺爪甲皴枕水梢雲截路隅虎豹狐狸不敢過夜來寒重老蚪驚鼓其鬐鬣行妖精玉鱗飛空聲寂莫青燐墮地光縱橫夷丘賓谷五千里篠簜柏栝盡披靡天日蒼黃癘宿霾星河濺鮮濕浴水老蚪狂已氣若蒸渴飲溪上崩層冰頭角挿地堅已蟄驪尾搖空驕未騰兒孫散步滿林薄利距銛豪金在爚喜者蜿蜒相牽糾怒者獰獰相噬搏鈎盤百疊何玲瓏其中宛轉橋梁通高僧錫杖卓雲路老君鶴髮睎春風延津飛劍豈在此延陵贈帶無乃是琚璜瓔珞紛自縣

圭璧玦環惟所指美人月下影遲遲欲折梅花素手垂未收交甫綬羝佩誤掣天孫縹緲絲朝暾已麗愁雲平璚瑤碾薄珍珠明隨他火樹銀花爛得似氷壺玉笋清

送琴友游濟

滕豁四月艸樹幽美人抱琴來豁頭陽春忽發洞天曉山月俄傳漢死秋樵歌牧唱滿山野驚聽騷音雜風雅使我頓深懷古懷古交寧復悠悠者孤猿哀嘯月方低肅肅秋鴻逐雉飛何來鐘響聞清夜何處笳聲落澗扉梅花歷亂飄香葉御風歸來夢蝴蝶看罷廣陵山下清再美秋江天外棹此際低回有所思況聞西鄰寒擣衣

蒼梧塗山萬古淚不及關雎窈窕妃百變千容絃上指
百緒千端絃畔耳伯牙縱使得鍾期當年可失連城子
多君溪頭十日留無奈溪頭一葉舟松風石澗到時響
流水高山别後愁君今携琴入東魯是處絃歌堪弔古
歸向艸堂理舊綸一夜離情動江浦

雜言六首　金定樂

古人結交心一片今人結交惟在面背憎噂沓反掌間
秋雲未易窮其變龍蟠蠖伸皆有時衆人親疎何定期
素心只有煙霞侶顯晦升沉不轉移

東鄰少婦織流黃絲脆手寒愁緒長門前租吏怒催迫

織成那得爲衣裳西家富兒紈作袴蜀錦吳綾賤如布
花枝裊裊春風和沉香火煖薰輕羅卜商浪說多文學
百結縣鶉奈爾何

雙眉如蛾鬢如鴉玉臉映發羞鉛華何時織就一端綺
蔚然文彩凝朝霞中有鴛鴦七十二波紋蕩漾芙容花
十年在篋無人問還向江頭自浣紗

馬鞍東峙裏江側搜出雲根紫璚色嵒巒玲瓏天琢成
移向高堂煙霧生李家平泉購未得襄陽米顛恨不値
虯鬚海客輕錢刀買石鑿山山鬼逃山前人家不愛重
遠求怪石充奇供

[illegible]井天桃如簇綺游蜂日日[illegible]風妬花花亂飛
春戀餘香何所倚宮庭綠槐圍午陰鳴蟬當夏揚清音
西風一夕吹高樹抱葉飄零委岐路野鶴昂藏不競時
托身常在青松枝

延津龍劍沉埋久靈氣依然犯牛斗川后馮夷不敢畱
道旁拋擲無人收蓮花繡澁星文黑無復當時金玉飾
市中鉛刀光照人市兒拂拭無埃塵珊瑚琅玕裝作鞘
千金不惜輸高價風胡薛燭不再生[illegible]八物空悲鳴

泊鑫口月下懷

日夕纜輕舫水郎浮暝煙斯須海月來四顧皆蒼然依

微斷岸叢疎樹傳是鴟夷放舟處館娃宮中絶代姿乘
時燕婉追隨去隨去滄波變姓名白鷗黃鶴遠相迎回
頭西冷望吳越幾片莫山天際橫浮雲東馳月西駛訪
古長吟向湖水仙路茫茫不可尋空攬清輝結芳芷

鸚鵡洲弔禰處士歌　錢希言

生不從屠沽兒遊一生知己孔文舉懷中刺滅無所投
布衣踈巾三尺杖罵操營門一何壯欲殺竟不殺觀帝
眞英雄咄哉劉將軍褊耻不能容憐才復見嫉假手鍛
鍚公當筵落筆題鸚鵡飄颻空江走風雨滿堂盡是雕
龍才避席傾盃舌俱吐吁嗟身在網與羅鼎俎相尋可

柰何艨艟舟上美博桑漢東大守知幺麽英雄雖死氣
猶生敢云云汪黃桐名酒酣一歌漁陽摻千秋猶作不
平鳴我過空洲尋州邑楚煙濕江江月黑鷓鴣啼上武
昌樓夜半商人淚潰臆

霍丞相宅行 悲江陵也

丞相身當日月際擁衛幼君功不細二十年來致太平
威權已壓漢公卿公卿伏地莫敢仰叱咤風雲股掌上
諸子紛紛金馬遊里中甲第如雲浮前堂管絃後歌舞
一曲未終月已午卷簾燒燭酒淋漓北斗闌干客散遲
既來公子醉不起花落鸚啼香夢裊當時自謂山可傾

尊知驂乘禍先萌一朝身亡煙焰散地宅田園都籍沒
壁帶金釭翠暗消空餘別館草蕭蕭井花斑斕甃花碧
公子歸來已無客君不見寢丘封地已千年荊人獨頌
叔敖賢

怨歸曲代內寄

秋濤噴雪錢塘岸纖纖帆高插天半傳郎買棹過桐廬
書來却傷奴城居奴城酒旗紅刺日女兒解吹銀管葉
花渡接芙蓉江當門夜吹金鈴老烏栖高樹馬不來
今即[illegible]酲歌慢月授衣時節未歸來相思直到梅花開
[illegible]知神祝郎心無準應難卜瑣窗繡戶玉籠
不信娼家反勝儂儂今烹却青門驄馬教郎坐對鸚鵡瓦

進酒歌奉壽無登從兄

來梨落盡桐花香小槽酒色新榨黃巨羅金屈爛齊光
[illegible]斗好采分鸞鵝菜傳青絲荀碧玉江魚之脂美如肪
激昂停吹哀絃罷鼓流鶯不語山日欲午衆賓盡醉席主
起舞賤子爲歌鑿瓦甒緒君醉莫逃聽我歌且然才不
必雕龍檀譽不必靈龜高得囊中一錢亦足以豪借問
五年二酉貯滿腹何如朱提赤仄黃金刀君不見吾兄
少年負才誇赤汗操觚往往稱秦漢家婢泥中常誦詩
室人壁立空增歎又不見吾兄酒酣耳熱歌烏烏箕踞

傲睨旁若無平原笑癖無乃類淳于飲量未肯輸十千
那得頻沽酒擬吸南箕吞北斗日日看花似霧中一醒
一醉亡何有醒來還醉醉來眠天地日月俱茫然兒能
扶杖孫繞膝不覺優游六十年世間快意須眼前何處
眼前不快意眼前且聽春風顚昨日今朝竟誰是婁京
舊事東流水男兒富貴既難須慢世無不可爲耳請携
山中玉斲出芙容環贈君佩之得大還少年如花不可
攀自古何曾有常圓不缺之明月亦未有重美好之朱
顏兒爲公孫朝我學公孫穆名姬兩行齊黛綠舊頂冰
花春百斛一醉從教萬恨平看作海底桑根生

長歌送友人北上　　錢謙益

顧生別我向燕市半是壯游半客子中夜置酒金昌亭
坐客淒其但相視顧生酒酣忽慨慷自言少小憎紈綺
墮地早藏似宿因束髮經奇若無比讀書涉獵羞成誦
搖筆飛揚能滿紙齊名二陸頗易豪減價三張浪稱美
賈生太息眞少年終童矜奮徒爲爾跌宕長看千古空
滅沒令人詎足齒傲骨飄從名下藏雄心偶向酒中使
洛下老生總側目吳中兒子供長跪摧頽不分歲月非
侵尋空覺頭顱是二十騫騰已較遲只今三十尚如此
三十蹉跎可若何薊門燕市俱奔波奇數誰能分虎鼠

高名不辨變龍蛇自厭半生成落魄拚將四體付沉痾
衣冠攝體履襪懈枕簟經旬蟣蝨多一家骨肉寒暄改
一室親朋笑語差淹留病鬼慰寂寞潦倒牙儈相經過
長令骨節經偃蹇豈有文章阻嘯歌折莫西山採薇蕨
乍可東門壞拉攞顧生語罷三歎息搖風忽起北斗匿
坐中襄何慘不言陸生掩袂叟悽惻余也聞之心欲死
俯仰天地何偪側與君婉變幾經年與君傾倒自夙昔
憶我初從都下歸黑貂敝盡無顏色骯髒不禁世人殺
低廻苦爲妻孥抑垂頭仰面不稱對君往往抽胸臆
呼酒粗澆目睫愁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鬚斥數子能位置
項領兒童任飄覆悠悠不受路鬼憐咄咄爭知造化遁
我愁君病與逾狂強顏闖入少年場把臂半成游冶子
酒爐移向狹邪旁盧家少婦牽衣坐半老徐娘貰酒嘗
厭厭夜雨呼盧醉熒熒初日畫眉長叟有嬌童解歡笑
輕衫短袖相扶將枉殺閨中呼蕩子儘教陌上喚兒郎
爲歡日淺苦不足絲肉欲奮枉已促浮沉苦樂心自知
深情豈向旁人告才名十載曾詛楚遇合今朝俱望蜀
游戲徉登傀儡場從橫眞鬭梟盧局歌舞由來多苦辛
煙花是處饒榮辱丈夫眼前耐顛倒英雄腕下難拘束
掩抑寧隨雞犬行奮飛終識神龍欲即今別離詎幾許

長歌短泣黯相屬寸心自可敵風塵血淚那堪灑奴僕
吾曹不作游子悲夫君豈爲長安栗長安世事難具陳
漢家有党秦無人相將扼腕歎當局相期策足據要津
看君彈冠碣石館遲我高歌易水濱五陵王氣鬱葱甚
感激應須蚤致身

金龍歌　　何世滋

嘗聞林屋洞側唐時遣使投龍醮祭至吳越王時尤
謹歲丁酉秋日余與里中金生輩同遊洞中抵隔凡
昔人所書洞窟處金生得金鑄者若龍螭類凡八種
以一龍貽余曰頎子變化似之余謝不敢當乃憶舊

志志投龍事匪誣也賦歌侈之

林屋景最勝所藏物亦奇慷慨金生負俠氣直入隔凡取龍鞘謂我魚腹龍其骨燦緦河津豈隨汨殷勤贈我兆變化閃爍晶熒氣鬱勃我窺金庭入竟得金龍出龍文角五彩金色耍炪炪頷邊吐紫生祥雲甲上騰輝耀白日夙聞神籙闕玄宮帝王鑄龍投此中一朝辭洞降塵凡龍乎龍乎數何竆嗟我未是攀龍手胡爲霧物隨我走我同龍處蹄涔問比龍鱗角尚未有龍今還向晦處藏正似諸葛高卧于南陽龍今還與高士友邴管應推華歆首不然神龍巳失水不能登天必且困螻蟻耶

蟄我處存其身可變竹杖騎仙人須臾六合八荒俱可臻嗚呼能潛能見乃爲神

題郭文學種樹園　釋慧秀

益津地苦多風沙卉木春深未發芽氷花簇沓土膏沍空郊盡日飛寒鴉城東有園鬭誰主云是郭家工種樹參差高下皆青葱芎藥辛夷徧林陽橐馳去今凡幾世况復當時羞傴僂總然種樹兼種德難與君家共宗譜郭君胸富五車書雄文一埽雲錦舒才名遠播自不[illegible]磊落高懷薄太虛穠桃郁李毋可羨梨棗千頭足穷[illegible]繚垣垂楯百十株二月老梅花似霰此時婆娑向花立此時抱甕臨郊甸考槃在陸長寤歌白眼斜看世人面即今玉樹凌青霄交柯疊蔭春風饒含煙帶露吐華亭遙望亭亭雙旆標家門有此福萬倍豪情何必憐天喬

酒狂歌

長鯨一吸百川盡酒狂百斛那足論綠缸新潑葡萄醅舉向花前煖香噴花明艸綠山之丘謳歌蝶舞春風柔看花藉艸引瓊露一飲一斟興未休胸襟磊落孰可擬玉山倒挂雙飛斗酣呼傲睨臨萬古興哀何足舉眉頭醉鄉日月任糜爛誰知中聖逾封侯披襟散髮枕糟麴笑視六合皆虛舟酒狂之狂誰與儔劉伶阮籍相綢繆

風姿醉態兩綽約尊罍散瀉無人收君不見凝兒珍琟塡崖谷一棺僅足容骷髏又不見秦宮漢殺平泉谷蒼煙野蔓藏鳴鳩嗚呼不飲將何求人生美祿多前脩醉眠花雨滿衣幘松陰覆地聲齁齁

山居自咏　釋法乘

春來無事日日閒良朋挐我觀海山海神現身風雷作山靈潛迹蒼波間遠天日映光瀲瀲老樹霧濕苔斑斑鄰僧邀我置盤餐款斜散坐松一灣白雲客過開笑顏青蘿易墮何綿蠻摩娑待月梅花上月上梅花人未還

七言排律

贈聶錢塘純中二十韵　　錢爾光

風流似吏領專城䑓綰銅章墨綬柴文釆夙推江右㑺
循良今美浙西英當衙五柳低簷拂遶郭千山倒鏡㨾
麥秀隴頭歌正起花開堤畔雨初晴嵐光遶室界愚翠
月色移堦案牘成法借蒲鞭威不怒心同湖水㚐俱淸
壁間塵滿惟魚挂庭外苔滋有鶴鳴望去靑雲飛舄影
調高白雪鼓琴聲山中虎已憑河渡道上兒俱跨竹迎
二頃終焉都種秫雙枏時往聽啼鶯龍門未及愁無路
附轍將枯竟後生剌入孔融堪自託屣非王粲枉相驚
焦桐不恤收餘燼腐芥纖今雜佩衡一敘罷彈遷老㑹

三都屬序被微名憐才久矣思嚴武買賦從茲識馬卿
幽谷律吹春意動蚊宮泣灑夜珠羸天涯知己逢非偶
國士隆恩報豈輕共道仁風翔下邑貯看異政達神
京栢梁欲詠君須和漢柱留題㢧主情羽獵巳蒙陪
扈從雄才還許薦承明

海虞文苑卷之五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五言律詩

次韻張士訓兼簡兩學諸公　　張著

為客長如此歸遲每獨憐故山巒雨外間道越江邊照
鏡嗟雙鬢看囊媿一錢夜深歌慷慨霜月正高懸

和李克敏郎事

亂後虞山道羈愁奈若何風寒秋袂薄江潤野雲多淪
落哀王粲安危仗伏波鳳皇天外遠聊發楚狂歌

喜晴　　王珙

連宵梅雨足雲澹午風凉溪暖魚苗出泥融燕子忙陰
成槐幄密濕透笥簪長池館延淸晝閒焚柏子香

和韻携友登虞山凌絕頂入拂水禪院忽風雨驟

至因留宿山中　　吳訥

乘閒遊寶地一逕入松林古殿雲煙滿陰廊歲月深聯
床聽夜雨高論恍禪心寂寂天將曙鐘聲雜梵音

寄友人

故人為客久何日賦歸田此去無千里相違已一年晨
鐘孤夢後夜雨短檠前無限相思意音書難盡傳

和韓公望遊虞山韻

秋山窮遠眺萬室起炊煙地曠連滄海城荒異昔年籃
輿尋隱逸野服寄林泉媿我材無似栖遲郭下田

蚤出德勝關此關盡日利風行者甚苦是日風息

程宗

五更寒雨歇仗節出關坡海口雲飛濕山巔雪積多樹
高撑碧落路昃俯蒼波天遣風旋息開懷且一歌

九月晦日感懷　章表

長嘯拂吳鈎南圖惜壯遊乾坤同逆旅風雨忽窮秋牢
落莊周劍飄飄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至日寓湖山書館　徐恪

至日無塵事翛然數卷書山風寒掃榻林葉夜供厨卧
病淹鄉國趨朝憶殿廬惟應金谷老笑我世情疎

郊居即事四首　陳符

人世慚無補爲農分自安杖藜從物外耒耜老江干野
飯雕胡米春蔬苜蓿盤悠悠百年内強徤可加餐
散策來溪滸觀雲坐艸亭竹搖風隕籜魚戲水流萍藥
餌扶衰質詩篇引性靈晚晴窮望眼煙外遠山青
求全不可見蓬戶晝慵開綠竹時教洗清風還自來枯
槎維釣艇盤石當琴臺眞趣無人識陶然酒一盃
野外交遊寡間亭艸自青曬書翻蠹簡收藥按圖經樹
雨兼旬過松風盡日聽塵襟一疎豁聊得遣沉冥

西溪書舍

溪深塵事少竹淨艸堂幽遯迹追陶令儲書富鄴侯榻
虛緗帙捲簾靜篆煙浮自得沉潛趣何須汗漫遊

聞鸎

旭日上高林嬌鸎弄好音含情啼樹杪流韻入花深莫
續春閨夢偏傷遠客心卷簾聽不厭爲爾動淸唫

答周行之郊居

煙霏開曙色鳴鳩在墻桑樹藝聊成趣園池喜向陽筍
生林補翠蘭吐澗生香何幸逢熙洽山林日正長

泊新村　桑琳

倚棹臨荒渚孤村識舊名樹高籠月色寺近遞鐘聲客
淚愁邊落鄉書枕上成鄰船喜相喚夜半候潮生

山莊次唐人韻　桑瑾

茆屋依山住山深客到稀漁舟煙際泊餉婦隴頭歸[illegible]
雨晴還落溪雲濕不飛麥秋天氣近向晚又添衣

宿中峰寺　楊舫

看山有餘興策杖入中峰遶屋聽鳴澗巡簷見怪松[illegible]
深明月墮詩就碧紗籠塵跡向已絶空吟壁下蛩

香山次韻　李傑

春光餘幾日乘興此登山樓閣空青外壺觴積翠間地偏人跡少花落鳥聲閒便合依蓮社明朝未擬還

送商栟衡因過月河寺

餞行過古寺秋意已蕭然寂歷亭臺雨凄迷草樹煙倚樓窮遠眺涉徑掇幽妍不盡登臨興歸驂野水邊

和桑廷贊留别韻

十載稱知已雞壇夙有盟别離遊子恨繾綣故人情旅寓悲王粲途窮歎阮生可堪相送處殘雪擁孤城

壐上人山房夜坐　王冑

行傍新松碧寒思舊竹青年華隨逝水故舊閱流星風

晚霜鳴葉沙晴鶴晒翎登樓望秋色一雁度蒼冥

秋秋寄友人用劉夢得韻　王授

拒霜開欲盡艸閣已深秋物色時俱化年華水共流庭螿寒入戶塞雁晚橫樓知已何寥落清燈感舊遊

僧房夜雨

曉寒春秧薄夜雨過山家翠合一庭艸紅銷半樹花嬌鷽遷木蚤輕燕入簾斜稚子閒挑筍詩僧正煮茶

初寒自述示元肅

西風吹細雨短榻怯青綾多病如衰老淸删似嬾僧竈冊燒藥火窗厰讀書燈江上芙蓉發看花策瘦藤

秋夜閒坐　桑悦

月滿天如水秋光落手中樹明千葉露鬢冷萬絲風習靜聞流水清吟苔候蟲來朝有行役江上采芙容

書無礙居士村庄

勝景不堪摹天工幻此圖江空寒月瘦海濶濕雲孤倦馬慵求服幽禽愛集枯眼前俱可樂強健又如何

對月

離鄉知漸遠明月巧隨舟露滴嫦娥淚雲披客子愁乾坤吾用拙今古大江流起抱淸光卧孤身奈九秋

金山寺　桑翘

南北閒來往江空寺有年日高孤鳥過雲澹老龍眠古

渡秋山色長堤野樹煙潮聲知客意帶月送歸船

在武昌作　徐禎卿

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南征

秋日過故尚書吳公池館

平泉舊時里秋日水亭開死樹澗陰合魚梁山照來野人臨逸釣公子進新醅興盡何須謝垂鞭辟卽回

送范靜之遷威州

吾憐范巨卿悃愊不邀名作吏竹林下清風訟獄平與

君同得皐獨寘夜郎流萬里巴江水相思猿狖鳴

送友人還吳

陽月隨陽雁遙從塞上來北人江北望不見隴頭梅坐下楊朱淚吟爲莊舄哀聊傳數行札千里送君回

中秋夜不見月兼邀儲太僕不至

今夜中秋月雲端空復情人間同寂寞天外獨分明桂子飄何處邊鴻度有聲他鄉對家醞愁絕爲誰傾

月

落日桃源口迢迢望楚邦煙霏靜夜色棹響繞空江看月生西浦穿雲度北窗高栖有羈羽照影不成雙

雨興

日夕茲樓望青山復舊林溪雲戶外合鄰竹雨中深晏坐生幽興時聆貽好音從來蕭故意不是爲登臨

過梨雲精舍

遠師耽晏寂趺坐石床深留客開香積譚玄就竹林煙滕結瞑翠雲磬下空音淨現青蓮色懸知出世心

送許補之還丹徒

憐君揮手去匹馬向南天旅病青山外鄉心落日懸燕關變積雪淮柳動新煙驛路垂雲裏相思易隔年

覇邊太常於燕山見懷之作

故人惠思我百里寄瑤音獨在山中宿松齋清道心霜鐘流夜壑曲澗入幽琴寂寞悲千古橋陵梓橡深

彭蠡

泓泓彭蠡口隱隱鄱陽岑地涌三辰動江連九派深揚舲武昌客發興豫章吟不見垂綸叟煙波空我心

簡致之表弟　錢詔

會少苦離別愁多白髮新難將不如意說向个中人畦開池塘月山連井邑春對時成惡悅信筆寄相親

中秋感懷

燭影垂紅緌秋敲滴翠屏清宵萬感集白髮一時生花

驥號窮櫪飢烏宿故城胸中多磈礧澆酒未能平

惜髮

櫛髮終朝落逢花強自簪歲華頻換曆心事幾知音酒興黃公肆悲歌梁父唫夢中評骨法甘自老山林

石梅　狄雲漢

古院疎梅映傳家幸爾存秪因花綻玉竟以石爲根照雪寒無影侵苔綠有痕幽香醒蝶夢蚕是月黃昏

宿拂水庵　丁奉

人生百年內幾夜在山巔身世層雲上床榻北斗邊梵餘窗瞑月鐘際雨鳴泉下界多塵累何妨再夕眠

除夜抵常德　陳察

滄港及除夕白沙逢晩晴沿村通擊皷遠客獨乘程不慣屠蘇飲曾爲物候驚平生諸故舊此夕有南城（南城同知吳寅號也徐云好風致）

贈廣文　盛賁汝

秋月發新彩河梁淚下行文章多士重琴劍一帆輕紫綬非吾願黃花有夙盟相羊天地老道在不須名

得友人書

殢客臨佳節仙郎來好音數行霞片片一枕畫沉沉萱入金閶夢尊期玉樹陰相逢多道契短褐試披襟

友人移酒來雲閣用壁間韻　吳寅

萬轉蒼玉潤一抹黛眉横望遠襟懷濶風高笑語淸酒嚴時令急花密午陰生最好留情處紫簫鸞鳳聲

寓戈墅庵和金夢蘭寄韻

雪收檐旆捲雨足桔槔停鷗點蘆邊白魚跳藻底青龍童虛後乘井座耀前星謹貯華蟲筆書年紀四霧

遊興福寺　楊儀

爲愛禪林好特來坐夕曛幽禽喧敗屋古木墮寒雲網讀逍遙論淸譚怪石文步兵長嘯罷鼓吹半山聞

送別

漢室誰謀國憂時獨賈生長安今夜月照見幾人行藉子帰飛翼將子遠別情江南秋萬里松筆有餘聲

弥堂

自愛弥堂靜安居覺晝長壁琴風作調堦蘚雨生香字怯兒童問門嫌艸樹荒殷勤有鄰叟把酒話農桑

界涇庵聽雲川和尚彈琴　陸鳳翔

古院藤蘿合琴聲午欲殘身疑塵世外心爲羽商寬鳥語春風滑松濤夜雨寒帰來湖上月相憶路漫漫

寄石屋錢山人

病落天涯遠愁兼歲月侵虞山片雨外孏嶺白雲深阮

籍仍耽酒方干應好吟春來飯顆下花發一披襟

謁岳鄂王墓　周詩

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凄斷封丘艸蒼蒼落照中

實嵒灣昔從先君春谷翁同趙絃川採黃楝於此四十餘年矣茲同小川再過其寺已爲邑民所據覽今懷昔不覺有人琴之感遂紀諸短篇

桂席沉清溪嵒中訪遁栖雲龕新眺改蘿徑舊遊迷廢寺無僧定荒林有鳥啼傷心懷往事落日重含悽

孫二川携酒遊破山寺

重攀谷口路竹樹入蒼苔貝葉開山久峰陰落磵長塵
消玄梵境心遠白雲房潭影千年後因題遂不忘

九日登虞山大石望呉中諸山有懷華陽

茱萸逢令節攀折湧爲驩風景登高盡離憂對酒寬林
虛殘照入峯遠斷雲攅呉甸蒼苔裏懷人百里看

小川携酒丹井同華陽中泉宴集

雲關隱空翠探逕到亭扉井憶仙成後丹憐化鴿飛竹
深幽興遠坐久夕陽微獨羡梁園客號吟醉裏歸

維摩寺同華陽中泉寓目

白雲藏古寺鐘磬出東林殿覆千年樹臺封百尺陰一
燈懸慧照片月見禪心願受維摩戒空山理梵音

郊居雜咏四首　章杲

地偏輪鞅寂花木蔽深溪淨業惟攤卷生涯只灌畦雨
花飜澗濕雲葉趂簷低載酒時相過幽人在崦西

雲移山頂露雨過沼痕平寺靜鸎留客春寒鶴伴僧藥
闌晴引澗吟榻夜餘燈百事吾都拙操觚幸獨能

松涼間鶴扇石淨啟經函投隱從黃髮娛生信白鏡辟
蘿雲自結槲葉雨頻芟林壑風流在相看覺未慚

落日上方遊還應到上頭鳥喧樵侶散鶴病野僧愁有
酒逢人醉何才應世求相思洞庭左日夕望三洲

閨怨　邵圭潔

終宵頻有夢十載苦無家刀尺驚新絮釵鈿落舊花淒
風愁角枕暗雨慘胡笳誰代防秋戍佳期已及瓜

夜坐

夜坐依殘卷春陰擁敝裘爐紅仍骨冷酒綠自心愁歲
月囊中劍行藏海上樓梅花開旋落催白少年頭

秋日破山寺

古寺秋林裏閒來一醉歌舊時花木處今日艸萊多潤
破龍何在橋横虎自過山光與潭影岑寂對頭陀

雨中聞雁　嚴訥

冀北隨陽雁朝來帶雨鳴霧深難辨影風度忽傳聲嘹
嚦空餘喚微茫眇去程不須傳足帛漢已返蘇卿

荅華亭馮咸甫 集中失載

傾蓋怜同調言深把袂前白雲來酒上秋色動江干老
態嗟予拙時名向爾看投來彈鋏句眞不媿馮驩

送山城王君判沅州 集中失載　瞿景淳

潦倒文園客蕭條萬里行馳驅看佩劍舒嘯拂長纓意
逐蒼梧遠情同湘水清勞予頻悵望相對月華明

遊興福寺歸途即事　錢籍

古寺登臨罷肩輿下翠微山僧携鉢上樵子負薪歸暝

雀喧凋葉寒鴉度夕暉獨憐遊客興猶逐野雲飛

用朱二峰登茅山韻

攀蘿度側崖烏帽任欹斜白鳥銜香霧青松映落花危
峯天設險斷峽月流華不盡登臨興清風送晚霞

晚至牛首

百度思牛首今番入眼中落霞輝寶刹寒月映晴峰佛
界慈雲綠僧房法雨紅一時窮眺賞千古盪心胸

過桐廬作

落日桐廬望雲林相鬱紆依山開殿閣臨水結樓[illegible]仍
石行舟外煙江捲幔餘宵征非所惜賞續古人書

宿西關

西關新設險野客乍迴車百堵齊興後三江坐鎮餘湖
聯疑跨海山擁類環滁莫[illegible]生民計勤勞視役書

秋夜顧病中瘦影有感　錢籌

獨覗枯禪影空齋得慨深寒燈今夜雨時事幾年心落
木驚哀雁高風怯遠砧相親有明月入室伴愁吟

登劍門　桑介

著屐凌高壑移尊坐嶺巔山深遠藏寺崖豁倒飛泉明
月樹頭出老僧雲外還何人來試劍古蹟尚依然

送徐山人入楚　蘇子來

故人行萬里相送忽驚秋別恨離亭晚開[illegible]故國[illegible]影
隨吳月去夢逐楚雲遊回首情無極那堪淚欲流

三水蚕行

自出橫查道三河一渺然山峯凝宿靄溪樹鎖朝煙吟
稿添新句行裝秪舊編俄看紅日上秋水起飛鳶

卜築　施雨

幽人厭喧雜卜築傍林塘桂影含秋月波光映艸堂披
襟對蒼岫洗耳聽滄浪閒來北窗臥端足傲羲皇

泰寧察院次壁間韻　時中

皇華催短景行李入新[illegible]北斗瞻天遠南閩覺地偏艸

封山路合松結石根堅黽勉從王事何人笑獨賢

聽琴　陳瓚

深夜獨幽尋岳扉落葉深許携陶令酒來聽頴師琹人
醉月沉閣烏啼風滿林應流西澗水千載寫餘音

贈太行上人從達觀禪師遊蛾眉

負笈過神州誰同汗漫遊琴臺青艸合劍閣白雲幽覺
路初無去名山盡可休一燈何處覓雙錫萬峰頭

雨後桃源澗觀泉次韻

虹斂空山雨龍縈幽澗吟響隨風樹遠氣接海濤深一
片煙霞地百年泉石心空林歸客散幽徑落寒砧

秋日避寇望鄉　錢順時

出郭含雲翠凉風萬里長雁悲邊塞月人枕戍樓霜南海波難靜東籬菊自黃故園凝盼處離索倍堪傷

宿廻龍寺山閣山與浮丘相去僅半舍蓬徙凌遂無緣一訪仙跡爲之悵然　朱召

廻龍嵒背閣前寒亦山名舊屯兵處石如林孤鶩霞邊影疎鐘磬外音奉詩慚與淺聽雨入更深願學浮丘伯消除塵俗心

登興福寺浮圖　沈晃

象林栖海甸高塔接人天鈴語開羣寂珠光廓一玄身

高近白日足冷躡蒼煙未得招鸞鶴泠然與巳仙

老子祠

古殿開峰頂涵虛勢欲浮松杉連上界鸞鶴引仙遊迹逸身無礙機玄道可求霧山多紫氣彷彿見青牛

遊上方山

煙雲廻眺覽樓閣澹相分山翠沾人面湖光洗寺門境幽清梵寂心妙遠香聞便擬求栖托還同靜者論

辛亥歲重遊文村東園二首

伊洛池亭舊秦淮客跡新難忘種樹日莫數看花人所石仍留坐懸蘿幾換春山嘗識巾履不忌往來頻

酔客猶山簡名園並辟彊異花來未識珍果舊俱嘗對水生幽意看花發故狂還教讀書榻移近竹枝香

胥門夜泊

清江胥口岸兵後客舟稀古戍無煙火寒城閉夕暉丹楓臨櫂落白雁背人飛鄉信何由得孤眠聞搗衣

巳酉歲九日

他鄉逢佳節寂莫對秋風白髮紛無數黃花冷一叢繫舟江浦北來雁洞庭東回首柴桑樹蕭條霜露中

春日燕郊二首　沈應魁

湯沽燕市酒來探禁城春御柳籠煙細宮花帶雨新珠

九摧勁翼羅襪動香塵客有長門賦黃金直幾鈞

春風長樂裏紅葉御溝西日近青樓莫雲依粉堞低鞦韆花外度蹴踘柳邊迷猶羨嚶鳴鳥林枝借永栖

重登歌風臺

旅人歌莫哀且酌漢王臺猛氣千秋盡雄風四海來斷碑青草合荒雉白雲廻巳是忘機客休令鷗鳥猜

七夕

瑤河霧易隔銀殿會恒稀乍盼雲裳合俄驚鳳輦晞暫歡依墜兔輕散逐浮暉還將昨宵淚重上舊時機

奉和張洪陽先生閒雲館詩六首　趙用賢

獨好林中隱閒雲孤館多道心澄索莫生事澹蹉跎檻外匡山合城邊章水過一丘雄自擅塵世幾勞歌

非關甲宦薄秖是惜時窮湖海歸人老煙波隔夢中看心孤月滿對影萬緣空羸得柴門下蕭然太古風

先生高臥處五畝是幽居日夕西山氣何如拄笏時白沙留野竹青靄斷寒漪風景前林好無妨倒接籬

迢遞衡門下白雲當戶行人皆憐鶯序吾自宿鷗盟曉月清江渚浮雲遲苑城一龕相對處天竺古先生

朝市厭喧喧紅塵隔故園晷星低艸墅疎雨曠江村了媿東山臥常傾北海尊寸心持未斷秖是報君恩

最憐幽竹徑常得閉禪關流水意無盡白雲心自閒飯餘容就榻臥起復看山澹泊眞吾事清風詎可攀

送寬上人游方

傳經雙樹下一錫老空林以我初禪意依公獨覺心坐聞清梵發行向白雲深想到千峰裏煙霞不可尋

林居

自得端居趣深林獨掩扉片雲驕樹色一雨澹湖暉寂寞玄知是文章老覺非唯應狎鷗鳥與我對忘機

雲陽寺逢徐萬吉

下馬相逢處雲陽鐘磬時經年常作客嗜酒易工詩留月澄潭影山風吹桂枝憑君話羈旅鄉思轉凄其

金山寺

相將下翠微乘興款禪扉巢燕窺人語曇花點客衣梵音聞處處境想入非非予亦甘栖隱何年白社歸

宿禪房

一榻下禪林偏怡靜者心高齋今夜月獨臥碧雲岑澗水侵堦合松蘿入戶陰人天栖晏寂吾欲遂抽簪

陽臺宮作是司馬子微成道處

天隱巢居處連峯入奧區白雲辭帝闕青鳥會仙都月冷猿聲斷松虛鶴影孤此中消燕坐何必問蓬壺

春日遊北山　孫七政

谷口結幽侶悠然愜遠襟花隨碧澗去山共白雲深縱鳳思名岳麋鹿愛長林何事桃源路千秋更未尋

戊午莫春積雨同化之唐大謝大鉞四泛舟遊吾谷

過雨綠如剪桃源正好尋山光艸際碧春色渡頭深共逐飛花去相將泛酒斟寒流亦清淺何自隔塵心

送沈嘉則還越 有序

伏枕間忽枉嘉則留別之作有云貧賤未為苦骯髒多不平感君知己荷君情深遂和來韻以旌別後相

思之無巳云
海客挂帆去曉猿猶自驚滄洲一片月此夕為君明物
外巳懸解人間任不平心知別鵠操絃絕獨淒清
至夜夢神仙授藥至日有喜
陽和布漢日寒谷變鄒年煉藥方初秘臨風意欲仙鳥
鳴俱是律雲起盡非煙寄語知音者王孫碧海邊
孫將軍招飲大石山房
海畔春陰結山家莫靄凝步兵留醉處長嘯有孫登汲
石分仙澗然爐借佛燈時平多勝事乘興卽携朋
沉尚湖

莫雨清溪上寒江橫數峰孤舟泝煙水幾處落芙容但
覺滄浪遠都忘綠酒濃漁郎休問姓全是海鷗蹤
同梓堂鄧虛嵒周方溪陳三先生于東塔禪院觀
休公十六羅漢像 敗定少時作
果證三千外圖傳五代前幻塵過歷劫清静獨諸天定
久彫琪樹心空現碧蓮何殊虎頭筆開室滿雲煙
晦日同皇甫司勳遊拂水禪院
放達得眞賞風流多逸才春邀仙子佩夜向法王臺雲
磬盃前落曇花曲畔開但教玄度在明月不須來
雨中探桃花澗

二月飛花急相將谷口尋仙源雲外杳春色雨中深碧
海疑煙駕青山堪陸沉何年芳艸路不負向平心
三月三日雨後登大石別莫廷韓得雲字
結客中林伴尋芳曲水濆衆山西莫雨孤壁斷春雲碧
艸飛英遍探泉小澗分不堪王逸少今日惜離羣
春日遊破山遇雨
春遊不覺遠幽勝轉無涯雨送一峰磬雲埋半壑花暗
芳逕叟識空翠濕遥睇崃處渾迷徑翻疑洞口家
渡江 孫樓
鼓枻沿江滸羣山帶郭斜遥看廣陵樹猶憶故園花帆

影聯前浦鉦聲隔遠沙金波浴明月人世有乘槎
辭家
仗劍頻揮涕高堂念白頭如何遠遊子此日隔南州客
夢燈前雨鄉心江上舟家人折楊柳愁說是凉秋
讀謝疊山傳和韻
海上龍舟覆妖氛塞九州通臣心欲折故國淚難收此
日空成恨當年誰運籌先生凛孤節江水共長流
寓館雨辱洛南陳翁寵顧奉謝
幽居頻枉駕公退不喝騶東閣延賓相中朝結襪侯鵷
鶵應附托蘿蔦易綢繆感遇從今日門墻憶舊遊

贈徐盤谷

九曲藏春塢吳關廿里遐桑麻堪避世雞犬自宜家市上韓康藥園中董奉花長安身大隱十載夢煙霞

寄題孫京兆龍川公疑翠亭

蔣徑開南國喧囂寂不聞綺疏搖翠影棐几襲清芬似聽瀟湘雨應移渭水雲悠然兼吏隱解帶日娛文

湖上與莫雲卿舟宴得青字

淑景移文侶蘭橈午暫停帆前雙鳥白鏡裏數峰青繁吹歌聲合雲深野色冥年來謝盃酒那可獨爲醒

與陸蕙田夜坐

一尊雙白髮相對各依然把袂欣今夕披襟憶往年灼薪譚舊雨刻漏課新篇啼棹休嗟晚堅氷正滿川

曉鐘

報曙一何促踈欞逗小明隨風聲忽墮帶月韻俱清急景催難駐殘更夢未成愁心竟茲夕不奈候蟲鳴

憶尚湖

卯憶西湖上澄波宛鏡中短橈蘆荻月長嘯芰荷風浮碧三千頃來青十二峰如何辭勝賞三載跡飄蓬

循劍門登瀑水　孫柚

攜策重嵒去冥搜歷翠微石門虛籟合晴壑濬煙飛紺殿明秋色丹崖媚客衣更尋禪寂處松下扣柴扉

大石澗

窈窕空山路言從勝侶過寒嵒飛瀑滿秋澗積陰多落日低平楚輕雲映遠波悠然玄賞意清嘯寄煙蘿

遊頂山寺

廢寺斜陽裏孤僧落木間偃然成笑晤相對隔林山門接莫雲淨橋橫秋水閒向非投別約何事抱琴還

宿破山寺

清晨結幽侶窈窕入空林嘉木籠煙暝寒流度壑深鳥依脩竹下雲臥落花陰寂寂栖禪意松窗片月臨

田居咏懷

蚤知生是幻因與静爲鄰鶴性難諧俗鷗心不累貧坐深林際月耕罷隴頭雲試看營營者徒令繫此身

春夜藤溪玩月

花逕春來好閒情晚更深脩然物外賞漭莫少長林竹際河流没松稍月暈侵只愁花上霧不散作春陰

月下卽事　陳五常

寒樹撑明月晴霞駕彩橋風高林氣爽花睡露華饒恍惚山蛙曉凄清玉宇遥良宵情不極子晉欲相招

哭蒼野王公雲江錢公陣殁

矯矯鳳皇摩楊兵江海濤紆謀期共濟携手許同心決
戰雙星殞全軀萬恨深書生抱私痛倚几獨哀吟

輓塾師王夢麟　張繼詩

避世牆東客河汾講席存青氈爭下榻素帷遽招魂伯
道天難問千之教自尊誰憐五經笥寂莫古松根

筠塘雅集　時壯行

地近山偏好人無俗是仙長教松竹伴莫使薜蘿牽翠
色流虛閣寒光落酒筵高懷空慕遠何處覓彭籛

金沙寺　姚煦

泉潔脩竹遠寺倚畫溪開一徑扳幽去千峰擁翠來藤

花磵影落蘿壁鳥聲迴禪榻忘言處臨風啜茗盃

張公洞

仙從黃石去洞自赤烏開福地封丹竈壺天秘玉臺莫
搜仍列炬玄覽更持盃爲問青騾迹人間幾刦灰

春日大雪漫興　錢繼科

澤國春如臘山山雪亂飛幽人耽畫卧白日掩荊扉寒
入琴床冷天空樹色微梁園慙未賦城上莫烏啼

春日與仲思德載汝贍宴集丹井亭

叢竹迷丹井孤亭結翠微偶來歌棣鄂相與典春衣對
景傷流序持盃戀落暉謝遊眞勝賞沉醉不言歸

爲杭僧題卷　錢霈言

携筇逢上士仙迹武林來帶月辭三竺携雲向五臺坐
依嵒畔艸落盡嶺頭梅借問松枝去西行幾歲回

春日雨中登大石山房拜外王大父西川公

雨裏青山色依然自昔時年年生碧艸樹樹長穪枝人
老迷荒徑恩深戀舊祠還憐漱石處蒼翠護題詩

山齋坐雨對瓶梅喜薜雲卿過小酌

落落乾坤內高齋寄此身流光細雨濕清興折梅新忽
枉隱淪駕因共羅浮春會晤苟如此升沉何足論

訪龔道人不遇題竹　蔡儒

高坐遊何處虛堂一磬懸雲寒丹竈火風細篆爐煙欲
去花遲客留題竹當箋師蹤不可問應入小壺天

綠陰晚坐帶月步扣念西禪室　張祖科

爲愛清和景携尊綠樹間清言忘永日幽意共雲閒欲
靄滋空翠飛嵐落遠山塵心坐來淨乘月扣禪關

遊賞　徐培

地潤重林迥溪迴別墅賒畫橋停客騎高柳隱人家鳥
玉行春水鵁鶄坐晚花芳時堪物賞取醉即生涯

夕望有感

江上殘陽暗原頭遠燒明風煙淒莫色艸樹雜秋聲

石無來雁遼陽未息兵傷身孤劍在垂老氣難平

客懷

客舍蕭騷裏臨風攬敝裘囊空消氣色歲晚念交游白露蒹葭夕青山桂樹秋欲隨鸞鶴侶長嘯問滄洲

寫懷

老去還行路貧來每別家入春知物候羈旅惜年華城柳愁邊色江梅夢裏花青山如問隱處處有煙霞

走馬燈　薛志學

誰手生烽火長驅不夜城銜枚疑有伏捲甲去無聲莫訝沙場遠須馮圻堠明紛紛戰殊苦疇與勒功名

送邵麟武北上赴部　浦大台

憐君天下士投分識干將慷慨持神鍔翺翔入帝鄉攀轅看意氣托酒訊行藏馬首雲千里何如別思長

秋日還家山集顧漢卿清閟閣

桂樹幽棲處秋風滿谷凉晤言臻窈窕吟嘯寄清狂斐席瑤華映芳尊歌吹將飄零藉君在容思坐相忘

河間道中　瞿汝稷

郭落將何適行東北馳青雲逢對酒白髮幸耽詩霰雪欺征騎禽魚失故知蒼茫天地莫若木繫余思

幕府寺達磨洞

丹堅一谿通桃花萬樹紅化城迷去處游策盡穹窿洞口星辰上江流枕席中蒼茫天地莫折葦竟誰同

嘉善寺石谷峭石四立中虛若小舫

白雲看自好況復碧山隈偶逐仙衣往因過野寺來側身蒼石卧容膝翠屏廻何幸當幽勝光風轉綠醅

燕子磯

孤嶼江天莫清輝望不窮影涵河漢盡瀾湧月華東積石疑驅海危亭欲御空何須緱嶺鶴宴坐歷鴻濛

觀音閣

珠林入望幽秀聳碧江頭峭壁遙侵漢飛軒半枕流翠濤三峽遠赤縣一杯浮若士今何許吾將汗漫游

三台洞自觀音閣循江而左至佛寧門奇峰秀壁變幻不窮洞直其勝之一耳

山氣擁江干春風氾曉湍峰奇雲競變洞杳日常寒曲激隨鷗度長林伴鹿看到來無不愜每沒更盤桓

雨中有懷無辱

寒雨迷津樹懷人倍黯然宿尋何嶺寺行泊若溪船別夢貪相逐勞歌悵莫傳江山應歷處無地不心懸

雨中過藤谿訪禹錫　徐漢穉

碧雨暗江濆空林路不分悠然懷爕延無惜遠尋君門

鎖寒潭竹窗含綠樹雲碩言從辟世長此謝塵氛

寄邵麟武司理

一葉漢陽下荊門俱素秋美人今夜月清嘯武昌樓思入郢南調情懸芳杜洲不知滄波吏曾爲想輕鷗

過三元堂

探幽到眞境寥次聽風泉疎竹帶春雪澄潭寒莫煙一堂雲嶺合千樹石門連恍惚聞鸞吹遙遙遲羽仙

夜集錢侍御山亭

甲第何蕭爽霧源更鬱盤絲雲留欲住仙客許同歡莫竹藏山翠秋光帶月寒清暉娛未足猶戀露華團

題獲庠尊經閣　陳禹謨

高閣臨橫舍行山似列屏虛窗堪眺遠重席好譚經簷鐸乘風度庭槐得雨青光依遐矚處應是燦文星

元日逢春二首

東國來東客春朝値歲朝菜盤隨柏葉彩勝映星軺地煥寒逾減時更景自韶計程鄉思切展覺路迢迢

流光客裏度元旦倏茲辰臘隨來處盡年逐去程新艸木皆生意乾坤一旅人莫愁行役苦有脚是陽春

梁溪返棹憩虎丘東峇院

回橈入海湧梅雨正霏霪禎叔傳清梵禿樓高俯碧岑

昔銷壯志攬鏡失雄心老衲時瞻對庭前柏子森

中峰

爲尋幽勝處渺在數峰間竹密迷來徑苔高眺遠山飛觴遊客少卓錫老僧閒坐說無生話白雲任往還

夏日安小范叔姪邀遊南林西林　嚴澂

久雨正愁濕乍晴還苦喧下君徐孺榻入我辟疆園適意任爲樂忘機無片言山頭饒紫氣我道豈斯存

又

村幽絕塵事野曠更西林殘日雲霞氣涼風蘿薜陰悠然中散地遠矣伯牙琴汎汎月明棹滄浪正爾深

薄莫遊靈隱寺　繆玄

言過靈隱寺移艇夕陽殘石竇泉聲咽松梢月色寒奇峰迷宿靄清磬度危闌坐久塵心淨應從世外看

阻雪黃州道中　繆希雍

歲晚猶爲客黃州雪裏過遠看銀嶺出仰視玉星羅野店聞雞蚤寒窗見月多此時盃酒盡鄉思欲如何

送蒙城李射聲

中原推猛士少小入軍門俠烈堪同死肝腸可報恩自言當一隊準擬破千屯引領平驕虜方知不素餐

過子陵祠

昔賢垂釣處餘霭晤江津高蹈遺明主淸風起故人客
星千載耀山色四時春一自狂奴去于今少逸民

井月樓夜飲　邵鏊

興欲乘高發狂知任俗嘲山雲南冉冉野水北勞勞伴
雨分春菊思琴隔夜焦醉來還一笑萬里舊時橋

庚辰初下第作呈同年諸友

南國秋風裏與君佳氣同三年半行役一日足相逢獻
策身猶在匡時意不窮功名誰浪取吾輩豈吳蒙

石湖同王玄靜夜時有卜居之感

江湖來滿地風月坐中天山引連村樹橋分隔浦船泠

泠露玉露渺渺動蒼煙萬事鷗鶴拙停盃一憮然

夜宿國淸寺　錢達道

冒雨來蕭境虛樓倚泬寥薜青封寺額雲白護山腰剎
影當窗見松香合殿飄塵緣頓消却何待遠公招

隴頭水

征夫隴阪望遙見塞垣深忽動思鄉淚難爲流水音凄
淸羌笛外幽咽漢關陰未必閨中去空將一片心

出塞

長嘯胡沙淨沾衣爲李陵還村分楛矢閑獵下韓鷹
虜屯玄兔塞荒過白登坐令貢入不牖左賢繒

登達觀亭　徐侍聘

危峰盤曲磴雲際聳孤亭海浸遥天白山連遠樹青人
觀空色界長嘯破滄溟鳥下煙蘿息斜陽在石屏

田家

溪山堪隱處茅屋野人家春雨芸薹菜秋風槿樹花小
橋通別墅幽徑接平沙將有西疇事呼兒往耨麻

秋海棠

金氣時方肅瑤階花自妍杖垂嬌欲語葉暗影相憐舞
態宜疎雨香寬佚斷煙太眞初睡足依倚曲闌前

藤谿　嚴澍

結宇在幽谷環流數畝寬悠悠艸堂上日夕面蒼巒三
徑梅花遠一谿藤竹寒喟然作長嘯林壑徧聞嘆

中峰

萬壑幽蹊遠千松野寺深梅花開寶相池水見禪心夕
梵林中靜天寒海外陰頻從淸静侶期灑法王霖

折楊柳　嚴濟

嫋嫋綠楊枝千條拂地垂樓前一攀折萬里寄相思秪
恐經時別空憎薄命悲何當逐風絮飛度到金微

游俠

翼孔常排難關中每借名博徒交劇孟劍術笑荊卿徐

莽千車集論心一國生役民過郡守萬里可横行

山居雨集

衆壑泉聲集空山暑氣微澹雲金粉堞細雨點荊扉醉
後依林竹秋先到薜衣滄浪歌未盡遠樹莫禽歸

答鄭彦吉

何意青雲士能貽白雪詞淸光照寂莫高義感支離月
引梁溪夢秋深海甸思本非千里隔愁絶曠佳期

苦寒

北風鳴四野水岸迥嵯峨曉日多黃霧寒江失綠波漁
人愁罷釣織女苦停梭南國猶如此窮邊可奈何

遊善權寺尋無着上人不遇

世外龍宮遠香臺嵌碧岑雷書題枉古龍穴護雲深
老千年碣花殘雙樹林高僧不可見仙梵度空音

蚤春歷翠微間探梅

出郭情逾適看山興自偏寒松縣莫雨空澗注飛泉海
色粘天白雲光抱石鮮南枝花恰放殊得酒人憐

種竹

偶爾移新竹嬋娟媚短墻浮雲殊有托好鳥便相望色
借琴書潤聲吹枕席涼更憐疎雨夕彷彿在瀟湘

吳興倚近庚山適卧病不及招邀扁舟忽往投詩

相贈訂再來之約賦此荅言

卧病戶常扃聞登望海亭落花期掃徑春水忽揚舲郢
客勞歌雪背家未聚星重來秋色好醉殺北山青

雪霽道時兄招遊不赴

雪色開初霽淸光入榻明雲栖春樹冷氷破綠波生汗
漫遊仙興妻其卧病情遥知歡賞處歌妓撥銀箏

春日自藤谿登拂水嵒　顧雲鴻

一杖入蘐篁春泉處處生嵒侵湖墅近崖豁海門平雲
徑分樵出風林帶鳥傾盤廻千嶂盡下界一雞鳴

遊山三首

蚤得滄洲趣今償岐路辛風塵淸役夢天地乞閒身白
水能從約青山欲傷人此中堪自王吾亦愛吾眞

柴門一以杜勝事日相因移竹聽初雨拔花出故人石
衣行地古野鳥隔墻新忽笑朝來夢風塵易水濱

十畝藤蘿合香風絡四鄰石林晴閣霧花徑晩搖津坐
月陰森夜聽禽寂歷春由來霧勝地有與護樵新

遊三橋　金秉忠

匹馬春風裏三橋夕照時石幢欹野寺古木亜平池流
水去何盡閒雲歸未期行山堪倚杖暝色亦相宜

夜宿崇興寺蚤發太行北項

尋禁入禪寺觀空息萬緣鳥析雙樹暝僧定一燈懸境寂塵喧外心閒慧照前明晨躡去馬山色滿行鞭

題尊經閣次錫玄陳先生韻

閣靜鳴風鐸樹廻列霧屏瑤函緘秘籙緗筆著玄經座攬山腰翠窗搓木末青夜看奎壁度應已聚文星

選卿弟卜築新居婁江王元馭先生取白傳詩意

題曰餘適山房勉搆短章以贈　陳允恭

一畝幽人宅脩然此結廬青囊千樹杏丹紫五車書北徑閒情適西山爽氣餘艸玄仍尚白眞是樂天居

遊興福寺　范樂善

出郭尋幽寺秋光滿翠屏新楓霞倩紫古木蘚分青客到雲爲伴僧閒室自扃悠然坐危石何處水泠泠

題又玄張伯子餘適山房　陳國華

寂寂翠微徑悠悠山澤姿關心惟藥裹照眼有花技玩世覡玄艸遊仙茹紫芝閒來眞自適物外更何思

賦得涉江采芙容　金定樂

秋江連碧落夕吹起青蘋桂櫂聊容與芙容媚遠津搴芳波影動摘葉露華新余亦悲秋者爲棠學楚臣

秋日同諸君集牋翁伯流雲館

數峯彥爲圖懷一自昧篤公韻晚高館桂蕿幽石

瀨晴猶瀉潭雲澹不流況當山月吐何待主人留

廣陵夜發曉次瓜步

方舟倚爪步殘夢戀蕪城捲幔占風色推蓬過雨聲嵐容千嶂幻霞彩半江晴鷗鷺親歸客時來鵲肯迎

登甘露寺東樓㟴中秘

拾舟遵北固遊目眾山横遠勢尊鎮旱廻岡繞甕城天衍沙岸濶江入寺樓平獨有皇華使逢含魏闕情

遊焦山

長波浮積翠危石擁花宮寂歷孤峰逈微茫一葦通披銘譚瘞鶴訪隱美冥鴻夕吹傳清嘯餘音激遠空

愛妾換劍　徐崇誠

自愛芙容劍肩君碧玉英寧論蛾黛綠歡喜鷫鷞明寶匣紅光動朱樓淚雨傾憑將報恩意消得可憐情

秋日同諸子遊錢侍御小輞川　徐崇賢

宛轉臨湖上茫然空世情高臺銜莫景疎樹動秋聲雲過鹿眠醒煙消鶴夢清名公爾藻翰彩筆故縱橫

謁先武肅廟　錢湘光

霸業今何在空江水自流英風堪百世祀典足千秋草色侵墻徑鶯聲逵樹幽蕭條懷古意瞻拜不勝愁

春日過又玄世兄新居賦贈　薛亂龍

短砌開蓬徑居然仲蔚宫栽花招酒伴劚藥問山童別圃香時近重扉路可通前峰晴色好掩映畫樓中

金山僧舍懷歸　錢希言

寂寂空門晚鐘聲濕翠微渚煙和月聚沙鳥背僧飛北固帆猶阻江南信尚稀到家三日路未得換春衣

曹娥廟

斷煙荒竹裏寂寂女郎祠像古銷金粉碑殘剩色絲江聲猶想淚山翠總如眉立馬增惆悵乘潮問渡時

夢回

月落樹頭鴉帆開鼓亂撾不知身作客空有夢還家楚水渺難到吳山霧半遮朝朝風浪裏吹得鬢成華

泊蘄陽江上見月

秋滿蘄黃岸勞歌此夜淹斷沙痕漠漠新月影纖纖野樹平連郭江峰亂揷簷明朝理愁鬢怕有薄霜添

春雨

艸間濛委露石際濕新雲舞燕迎風起鳴鳩隔樹聞灑枝花共亞吹沼荇先分羞作陽臺夢抽絲入錦文

春漸

北陸餘寒冱東皇淑令叓帶風流尚咽濺日素迎明游比桃無質清凝珮有聲如何征客棹江上阻歸程

春柳

芳樹競芳辰東風一度新葉完微黛着條怯濇黄匀馬上催歌管樓頭換舞巾折來渾欲寄夫壻不知春

春燈

爭日雙盌出吐夜百花奇鳳腦氷爲蓋螭銜玉作枝心疑止理結焰似並頭垂待卜行人至重挑未忍吹

春艸

東風吹百艸淺綠上平原河畔瀰春望邊頭積燒痕莿紲女贋芳悦麗人蒐遠道歸何日空令思緒繁

張黃岳招飲九峰寺　姚宗儀

吳越千山裏何期此聚星酒分菱澗綠留共九峰青僧寂聽松籟官閒問艸亭明朝馬頭去應自媿山靈

秋日二首　釋法乘

山寺獨經行悠然隔世情疎林鳥初集茆屋月將生石壁歸雲亂雲堂入夢清禪心何所似寂寂嶺猿聲

獨坐茆簷下經殘落日斜登江度寒雁古寺集歸鴉夜氣浮金錫虛窗藉彩霞定回山叓寂香散月中花

上元次日偕一雨仲書二丈過金山望海夜歸

節賞逢佳節登臨壯大觀亂流衝白浪孤嶼急廻湍樹色雲千里江聲月幾灘行歌兼坐笑歸棹夜將闌

火神廟僧志行殊苦出叅衆詩爲賦廟在王觀祭

闤中　　釋慧秀

事火傳迦葉開莊説輞川因叅歐慧地得住淨居天門
爲袪塵掩燈將習觀縣城烏知石磬鳴繞二時偏

樵雲　　釋正覬

樵徑入雲叅差遠岫微蘿煙時罥笠松露忽沾衣透
澗聞泉響穿林見鳥飛晻靄來暝色結伴帶星歸

采藥　　釋圓融

怱起餐霞思尋芝問赤松三花依洞口九節秘山中丹
漏刻停火[illegible]欲御[illegible]行行[illegible]路桃花紅

送沈飛霞歸梁溪　　張惟點

一從新水漲相送即乘流芳草隨春發征帆落日收江
山寧有阻音問亦堪投歸到梁溪日閒花滿舊遊

秋江晚霽

空江欹疎雨餘濕明丹楓雁度煙光外帆收秋色中潮
回出浦激日落動魚龍欲采芙蓉去伊人不我逢

夏日金雅少過竹下避暑得蟬字

竹暗疑青靄藤陰響素蟬據梧憐鶴瘦歸石愛雲鮮幸
舟高蹤客同題小隱篇幽觀可銷夏浮世任茫然

海虞文苑卷之六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訂

七言律詩

送元戎趙公　　張著

海國孤城百戰餘朔風吹雪灑穹廬天門西上瞻龍袞
邊使南來接羽書殺氣自隨雲鳥陣將星長近斗牛墟
滄江獨有乘槎客清夢無時遶闔閭

秋典用杜韻

莫天空碧斂斜暉玄武勾陳接紫微夜靜斗杓當北轉
秋高雁影向南飛[illegible]丹桂香曾染海國黃花節又逢
關塞愁人多戰伐此時[illegible]

載雪舟

雪後山陰遠放舟酒醒深夜絕風流一蓬寒影隨江水
萬壑清光照柁樓簑笠滄江誰獨釣神僊銀闕自同浮
秖今剡曲無安道何得高情過子猷

過高郵湖

此日重過甓社湖湖光萬頃布帆孤鄰船魚貫青絲柳
埜飯羹嘗白玉蒲夜月明珠藏老蚌東風高浪蹴天吳
他年須乞身閒散老著簑衣作釣徒

題楊貽穀隱居　　黃欽

愛子弗堂靜不塵扁舟莫厭往來頻如蘭自覺心情古
似夢還驚歲月新架上經書千軸富窗前花木一林春
嚴陵自是輕台鼎相對慙爲獻納臣

弔黃給事叔揚　　楊福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
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拔宿艸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
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夏日過友人林居　　章煥文

清隱山堂白日殘道人疎懶未纓冠門前垂柳柴桑徑
屋後澄江七里灘涼月好公隨意得斷雲青辟倚天寒
野夫不淺山林興昕復攜□訪戴安

尚湖　　張洪

嫋嫋秋風起白波維舟無奈客愁何江湖滿地人來少
蒲葦連天雁去多只尺不還安信宿百年能得幾經過
自憐舊日嬉遊處都被農家插晚禾

姑蘇懷古　　吳訥

百雉高城遶碧流中吳風景冠南州鐘聲遠近前朝寺
帆影參差估客舟遺廟于今祠至德義田無復繼前脩
客遊何事思歸切楓落江空雲正愁

朝吟亭　　季篪

幾年不到朝吟亭亭上風光覺倍增數點遠山青嶂列
兩湖新水綠苔𦕽歌謳雲際聲偏響酒瀉松間色愈澄
景趣無邊人意樂不妨攜榼日來登

春日漫興　　顧立

太平堤近孝陵西春水溶溶漲碧溪岸柳帶煙絲尚弱
渚蒲穿水綠將齊建章簫鼓催騶古沙苑塵埃送馬蹄
今日公餘城外去儘拚一飲醉如泥

送客歸湖上　　王琪

清風兩岸送行舟歸興匆匆不可留野渡蓴香秋入夢
龍樓山色晚侵裘衣從自[illegible]煙蓑趣畝畝渾無世網憂
更喜近來魚價賤不妨多買薦新芻

從駕幸大覺寺　　程式

青山重疊擁禪關扈蹕來乘半日閒谷口花飛隨馬足
洞中雲出護龍顏自因布德行時令非為尋仙問大還
緩步石林回首望玉京佳氣五雲間

駕宿沙河

雲和風靜樹蒼蒼駐蹕沙河夜未央鼓角聲從天上落
旌旗影向月中揚轅門人靜香初爇帳底詩成酒滿觴
自媿不才儔散質莫年何幸近清光

虎丘訪新上人不遇　　陳符

偶謁休公上翠微薜蘿深掩竹間扉錫飛江上雲同遠
松偃庭前鶴未歸貝葉滿床經卷亂藤花堆徑客來稀
三生石上憑誰問詩思泛泛對夕暉

寄張景美

木落風凄秋氣清羣峰如削翠崢嶸江湖空濶魚書杳
雲漢澄高雁字橫絳帳譚經饒逸興芳尊對菊動離情
知君自得林泉樂何日相尋共濯纓

撥悶　錢洪

一別煙霞海上家兩京淪落度年華驅驢遠扶燕山雪
對酒空思吳苑花千里關心悲雁素幾回歸夢落鷗沙
鱸魚蓴菜年年美不負新江舊釣槎

送道士王本徵還常熟

客裏思家益悵神何堪今日送行人海東鶴馭乘風遠
江上鱸魚入夢頻垂劍光搖蓬海月玉芝香煖洞門春
要知後夜思君處萬里天壇月滿輪

送別　陳宏

雕鞍歸馬越羅袍海上爭先識鳳毛客路正當三月景
詩懷都屬五陵豪春風吹綠來芳草曉雨添紅到小桃
別後相思千里隔濟煙雲樹夢魂勞

長洲

河無埋沒闔閭宮往事虛傳感慨中[illegible]
水租曾占渚蓮空綠煙蕪葛經春雨碧藻飢鳧唼曉風
桂楫蘭舟遊覽處可堪重照短鬚翁

栽桑圃

買得城南數畝園遍栽桑樹傍山田綠藏茆屋千村雨
翠接人家萬井煙紫椹未垂芯種後冰蠶先熟落花天
使君儻過清陰下莫對羅敷問少年

贈周岐鳳　錢曄

羨子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
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墅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
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在夢中

過江

蓬底茶香午夢醒大江風急正揚舲浪花作雨汀煙濕
沙鳥迎人水氣腥三國舊愁芳草碧六朝遺恨晚山青
不知別後東湖上誰愛菱歌倚棹聽

送宗兄理半冠帶南歸　錢昕

露落秋江冷白蘋陌頭歸騎蹴香塵別君爭似逢君好
在客那堪送客頻烏帽錦衣昭代寵碧梧翠竹故山春
從今謝却人間事林下清風一散人

石頭城　徐恪

誰將折戟委空濠割據常懷戡伐勞南國帆懸湘水闊北江煙漲楚天高隆中籌策終存漢許下衣冠媿屬曹試問石頭磯畔月幾經烏鵲散林臯

題朱仙鎮岳武穆王廟

汴洛腥膻寢廟空中原恢復仗英雄黃龍未遂長驅志汗馬猶存舊戰功貔虎散歸烽戍老河山遺恨古今同西風一掬懷賢淚灑向荒祠夕照中

遊朗吟亭　　桑琳

茶竈生香渴睡醒尋仙直到翠微亭苔荒石井飛丹鴿露濕瑤臺掃落星湖水盡邊孤島白海天空處亂山青清歌一曲招黃鶴便欲乘風過洞庭

團瓢清唱

睡起蒲團畫景長刺桐花落石楠香瑤琴罷舞冰絃斷野服裁成白葛凉馴鹿銜花來獻佛狂蜂採蜜去輸王綠陰滿地清如水靜看丹經坐石床

與石田遊西嵒禪寺　　桑瑾

西嵒一曲入山逢風送花香落酒醲行盡清溪方見寺忽逢飛瀑又凭橋低低茆屋霏茶靄遠遠聞聲在柳條自笑此生真落寬薄遊又赴遠公招

重過揚州有感　　桑瑜

書劍長年事遠遊南歸又復過揚州西風吹冷瓊華觀明月歌沉燕子樓芳草昔曾留鳳輦垂楊無復綰龍舟空餘城郭依然在落日寒鴉噪晚秋

半畝園閒坐

巷僻橋危客到稀綠蘿牽蔓掛柴扉花薰蛺蝶迷忘返草醉蜻蜓墮不飛竹粉未乾朝露重茶煙輕拂午風微此中靜坐終吾老免得紅塵又染衣

莫春有感　　季鶴

獵獵天風振客衣小樓閒倚事多違梨花帶雨寒猶泣柳絮沾泥濕不飛隔屋黃鸝驚曉夢舊家玄鳥識巢歸東鄰有酒今朝否欲解愁城幾日圍

拂水嵒　　達樸氏

懸崖瀉瀑三千丈界破嵐光翠幾重螮蝀飲泉低赴壑玉虯噴沫倒凌空晴飄雨點飛雲濕晝灑冰珠就日融願得神功歸感夏化為派澤濟三農

贈曹內翰廷瑞歸省　　朱鉉

封章幾度達金扉應念高堂定省違鳴佩未辭紅日去歸心先逐白雲飛一蓬細雨花邊暝兩岸青山鳥外微此日都門重回首西風岐路儼騑騑

禁苑聞鶯[illegible]　　李傑

王殿朝回緩步行綠陰濃處亂啼鶯間關似喜遷喬木
宛轉多應念友生樓外遠聞歌管調花前時雜珮環聲
重華不愛如簧語莫向天門弄曉晴

秋雁

八月秋風衰艸黃遠辭沙磧向南翔洞庭水濶迷蘆荻
雲夢秋深足稻粱幾點帶星偏寂歷數聲和月倍凄凉
只今夷虜方臣伏無客傳書到故鄉

送道士

稜稜長劍拂層霄誰識仙人王子喬閬苑鶴歸秋月冷
海天雲盡碧波遙竹爐有火金丹就瑤鼎無煙柏子消
我欲共君凌紫府暫將蹤蹟遠塵囂

登朝天宮後山次韻

飲酣移坐綠槐陰怪底平林卓一岑遙望帝城金闕迥
下窺仙洞石門深衣中颯爽天風拂几席蒼凉野色侵
却歎長年在塵世蓬壺只尺未能尋

九日登虞山　王鼎

客路欣逢重九來強扶衰病上崔嵬江流斷岸楓初下
山意驚寒菊未開禪客獨眠雲宿處羽人相伴鶴飛回
一年好景雖虛負聊坐蓬窗把一盃

詠雪和蘇韻

僧居實怕茶煙濕歌館須憑酒力嚴積夜寒欺雲母帳
入簾光鬬水精鹽玉川興盡回孤棹冰柱明看映短簷
柝絮向風憐謝女故教飛點雨肩尖

維摩寺　錢仁夫

蔓艸芊芊沒寺門古碑殘缺已無文敗簷猶滴夜來雨
高樹自屯窗外雲佳景故容僧管領禪床時許客來分
傳呼且莫穿空谷下有松間飲鹿羣

碧溪　桑悅

五兩簑衣百尺竿碧溪十里足盤桓卧分芳艸為衾枕
坐愛清流聽肺肝花落無聲雲影動鳥飛不度鏡光寒
平堤多種芙容樹惟有秋容耐晚看

宿茶陵五峰庵

攀躋躡蹬路盤紆出澗流泉百折餘地獻秋田充佛供
天留松徑作僧居數般清磬紅塵隔一瓣名香黑業除
喜共山雲分半榻通宵蘧夢寄空虛

贈蕭時清

十里螺湖如掌平開門正挹滄浪清偶逢道士贈丹訣
閒課山童抄酒經晝長燕子飛入戶春盡樹陰鋪滿庭
近來聞說有奇事賣藥脩琴曾到城

服闋赴部途中夜泊　陸潤

問向磯頭步綠苔小船今夜不須開思親一盞三年淚
治邑原無百里才竹榻茶煙香正繞蓬窗暖月初來
此心自許同葵藿又上黃金部隗臺

涿州道中有感

西風颯颯灑征裘笑指寒煙是涿州八蹄清霜山店曉
馬蹄紅葉驛亭秋黃花有意能驚眼烏帽無情却戀頭
我愧將軍作出塞但將牧事壯皇猷

登太白樓　錢承德

騎鯨仙客已長游突兀乾坤見此樓一代豪吟殊跌宕
千年遺跡更風流眼看形勝來曾幾手摘星辰飲未休
百尺闌干回無恙後賢誰不慕前脩

碧峰　陳播

高插孤峯天際頭儼家隱隱任林丘人間始信有三島
海外何須問十洲翡翠搖金山雨歇芙蓉削玉海煙收
捲簾終日間相對忘却紛紛寵辱憂

山行即事　桑翹

沙溪曲曲繞山程小艇推蓬自在行綠樹人家臨澗僻
白雲僧寺枕流清雨晴藏栁鸎聲滑風軟穿花燕翅輕
無限韶華誰領畧任來都付一盃傾

西莊湯與

還勝臺成更有亭半依鶴嶼半鷗汀迯風波影千層碧
着雨風環萬疊青閒約東山人對奕偶從西竺衲譚經
博山未燼茶初熟好鳥啼花晝掩扃

經大理下門　陳察

海上蒼山當面立馬前清露逼人來峰巒雪點中天翠
澗壑風驅下地雷南詔舊愁芳草合西川遺恨杜鵑哀
江湖便欲浮槎返猿鶴休將過客猜

焦山寺

萬里西陲共正冠高秋尊酒又層巒鶴留晉迹芳洲繞
鯨負梁宮巨浪安新月近人隨處白寒潮奔海拍天寬
遊歌豈直浮生暇千頃黃雲入勝觀

泰山雪後　姚奎

曉天紅日放高晴小坐山輿踏雪行凍樹裏花春有迹
寒溪結玉水無声煙銷絶頂羣峯露風度虛岩萬籟生
老衲雲深知我過數声清磬出松迎

尋春　丁奉

尋春北去繞湖濱杜甫江村興後新老態儘隨花惱笑
浮生休學栁眉顰旁林綠倚高帘雨曲徑紅沾短屐塵
青眼同遊曾過許百年天地一閒人

扈駕謁陵次沙河奉和謝侍郎韻　楊儀

太平基業壯山河百載繁華雨露多芝蓋欲移春甸路蒼龍初駕惠風和鼎湖弓劍攀何及漢世威儀此復過惟有子雲親侍從甘泉新賦出鑾坡

聞雁十四歲作

鐙暗窗虛夜不禁忽聞塞雁欲沾襟北書不至月當戶南國初寒霜滿林萬里碧秋秦嶺濶一聲黃葉楚雲深高風零落知何處庭院蕭蕭空莫砧

拂水嵒追和石田先生韻

三度春遊信有緣平生躋勝一身僊流觴轉壑懷前哲落帽迴風記往年縹緲歸途依絕壁蒼茫吟杖濺飛泉坡仙賦就誰能繼已許山僧買石鐫

遊仙祠紫府觀道中作

鶴背逍遙月正中石壇旛影動微風金芝欲秀根先碧玉炭無煙火自紅新領八霞分禁署暫遊三島叱飛龍莫教濁世輕相訝路隔形雲有幾重

寄都下故舊時奉使江西將乞休沐

匆匆去國劍生塵千里親知入夢頻筆硯久荒人事廢訟難理客愁新江離過雨香迎棹海月侵城影送人退帝鄉非宿願季膺元只戀鱸蓴

冣徐邑候宿大慈寺用壁間韻

萬里長江遶玉樓水光山色坐生幽星河當檻手可摘艸樹浮空翠欲流潮響不妨禪榻定雁聲忽報塞垣秋蓬萊東去無多路我欲乘風豁壯眸

霧陰寺逢唐山人

宦跡眞如踏雪翁冷泉亭畔偶相逢意中邂逅辭難達客裏幽奇興未窮三竺煙霞天上下六橋歌舞岸東西明朝又有看山約夢遶南屛十二峰

霜露馳思　陳蕭

不孝承乏吉安郡膠之四年歲重光大淵獻霜露旣降之候夢歸虞阜之下祭掃先考妣墓薦豆酹觴如在松風艸露之間旣寤不勝愴然伏枕上悲吟不已勉成二律以紓不孝之情廬陵士大夫聞而和之遂盈卷帙方伯李白州先生題其端曰霜露馳思云

雙親埋玉碧山隈千里松楸一夜回曲澗依然流活水穹碑仍舊瑣蒼苔鴨鑪火煖香蒸霧馬鬣煙籠紙化灰覺起空庭明月落淒其風木不勝哀

隱隱堂封枕澗隈山靈送我夢中回地鍾佳氣生芝艸樹覆濃陰長綠苔去國不知遺迹遠罔恩未許此心灰可憐譙鼓聲敲斷木落烏啼叟助哀

晚過獻吉齋所　徐昌穀

端居閩子蕭清脩吏散鴉啼省署幽芳艸不知人獨往
空山何意鳥相求開軒歷歷明星夕隱几蕭蕭古木秋
自昔風塵堪吏隱浮生莫遣有離憂

送耿晦之守湖州

遠下吳江向霅川高秋風物倍澄鮮鵁鶄蓴葉翠相亂
錦石游鱗清可憐郵渚過頻津吏鼓漁歌唱近使君船
吳興峴山足勝事漢水襄陽空昔賢

贈別獻吉

爾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莫經過燕趙客
解裘同醉酒壚旁徘徊桂樹涼飈發仰視明河秋夜長
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遥度赤城梁

送廬陵楊貳尹

何用執戟謝京華却愛河陽縣裏花不爲遠師招白社
擬從勾令覓丹砂青天挂席浮明月螺水廻舟勝若耶
莫學南昌隱君子離羣獨拂五雲車

後湖夜宿　錢籍

夜宿玄湖事事清霧香風細碧雲輕月寒暗度飛鴻影
山靜遙聞落木聲漁父此時堪弄笛仙人何處不吹笙
登臨放酌眞成醉歌罷青天斗柄橫

采石弔李白

謫仙樓閣本淸虛采石何年搆此居山色供詩幾殘刻
江流作酒故羸餘月疑顔面丰神逈雲想衣裳宮錦舒
却恨騎鯨向寥廓空留聲價比璠璵

七夕寓金陵

今夕何夕天風香爭傳織女會牛郎烏鵲作梁紫絲障
丹霞爲衾白玉床相逢各說雋夢一笑同傾蘭桂觴
歡娛無奈長庚曙淚灑銀河怨七襄

和袁訪雪遊觀音閣韻袁舊同寓燕臺嘗有賞雪詠梅之句故并及之

野寺秋深見白蓮飄風殘蕊重相憐共嗟江水流難返
且喜山雲斷復連賞雪再期今歲樂看梅須續舊時聯
五陵客況同蕭索莫謗言歸促錦韉

閏七月七夕和水西徐公子韻

七月置閏天亦巧烏鵲有情河再填平增秋興自今夕
攪動春心異往年佳人重整絲樓戲詞客更著銀河篇
飛星暗度盈盈水舊恨新愁第二傳

題畫贈王都憲　鄧敷

絳節南來紫氣浮古臺形勝郎仙丘三山帆影城頭見
萬井煙光座上收芳艸幾經江左事長岡應待謝公遊
烏衣畫戟王家第日覩秦淮傍檻流

登京口甘露寺遇雨

鐵城高處見雲生步入青林送雨聲眼底忽驚羣峰走
倚闌惟有大江横帆從萬里煙中落蘇戴三山地上行
滿目興亡竟誰問白綸揮羽看潮平

觀音閣晚眺

一平明雙槳破輕煙小閣憑虛自顯然消暑石堂偏障日
染秋江練正浮天櫂歌何處聞桃葉滴酒無人酹謫仙
舉目不禁鄉國異中原猶在碧雲邊

安民泰索題膠山寺雨泉堂

翼翼新堂俯碧瀾簷牙飛突聳生寒坐宜桑苧添高榻
會有蘭亭記曲湍玉氣似從仙掌落水符須與寺僧安
風爐好在松窗下我欲借君瀹鳳團

題沈子魚天潭山房　陳逅

虞山北嶼鬱嵯峨有客探玄臥薜蘿新雨策筇看竹長
暖風開箔放鷳過紫芝洞古泉長碧鐵杖春深石半磨
感此欲攜丹竈火一壚長傍白雲窩

秋興二首

萬里商颷吹白林五陵松柏自森森馮唐老去辭郎省
顏駟秋來滯漢陰今古乾坤成底事江湖廊廟總關心
夢回伏枕渾無賴孤月鳴蛩催斷砧

帝都扼險俯羣山地軸入樞宿衞閒桂殿香風傳九陛
霜城嚴角動三關侍臣簪筆曾披膽聖主垂衣數借顏
去國廿年成濩落獨餘清夢遶鵷班

贈嚴敏卿太史二首　李勳

雲擁蓬萊落九天夔龍位接衮衣前書成石室騎千軸
賦奏甘泉第幾篇花近紫薇傳宛漏柳迷青瑣結爐煙
御筵夜半分蓮燭促草詞頭待曉宣

東壁文章北斗標承恩侍從紫宸朝煙浮龍衮歸三殿
月照鰲峰上九霄彩筆謾揺丹鳳下彤雲低閃玉堂遙
五車未厭讎書苦天祿青藜夜夜燒

歲莫天雄將歸書懷

三千里外還家夢五十年前許國身白髮自慚辭聖主
青山還擬着閒人籬邊黄菊秋仍好谷口煙霞晚更新
惆悵楊雄舊時宅薜蘿深瑣太玄塵

送月江上人入寶嚴

虞山山高日吐雲古寺錯落青冥分鏡裏湖波湛鷗影
空中澗道飛龍文殘鐘不斷和風韻馴鹿時尋卧草羣
我欲扣禪何處約松關深掩翠紛紛

遠湖為文先生賦　錢壽

一碧蒼涵萬頃平散人于此獨怡情半篷落月天邊生

兩岸新秋鏡裏行宦况久隨鳬雁去夢魂遥落水雲淸

愛時素切平生志肯學陶朱竊浪名

仲春挾妓登拂水嵒　錢詔

羣巒滴翠共徘徊潋灔湖光接下台泉拂峭風疑雨至

石攙虛谷怕雲頽生如夢幻逢僧悟曲上琵琶撥妓哀

落日飛花歸畫舸脚前輕展掌中盃

挽妓　王諷

薄命真嫌事可嗟金閶曾獨擅鉛華十年多病拋青鏡

一死無歸掩白沙豔曲誰傳鸚鵡舌香魂空寄野棠花

傷心莫舉西郊目哀柳長堤落日斜

樵讀安樂唫窩東同社　李蕃

浪迹澄江二十年故園歸計巳蕭然竹疎琴水存茆屋

芝老虞山夢玉田邵子且尋安樂處杜陵將咏卜居篇

興來把酒尋同社爲縛唫窩水石邊

送劉掌教二子迎母還鄉　王亍

舡席歌驪酒未終聯翩雙鳳轉河東故園慈竹還佳色

驛路寒花隱舊蘐綵服潤分吳地雨錦帆高挂越江風

欲知此後相逢日雷動桃花暖浪紅

咏白燕和韻四首時在獄　吳中和

白憐王謝世全非花落東風蝶亦稀金屋朱扉無路入

蘆溪梅徑有時歸空餘奇異封侯頷又有尋常百姓衣

遠望浮雲蔽斜日天門何處可高飛

可憐世去事俱非廷尉門前雀也稀華屋杏梁成寂莫

連城名璧喜全歸能行白牡催新句解語紅蓮落故衣

日莫湘簾波影亂差池銀剪看于飛

傅粉何郎事巳非眩生銀海看來稀風高碧落飛瓊舞

露冷珠宮天玉歸秋水盈盈沉拱璧湘雲片片剪春衣

山齋寂靜花枝晚喜見瑤光星散飛

掌上風流今巳非水晶宫殿轉依稀纖纖約素鬭牆去

皎皎凝脂賜浴歸不用鉛華流天質故裁藕練學仙衣

也知曾自瑤池出便向翩翩雪嶺飛

白鸞次韻　邵圭潔

本來粧束竟渾非應爲堂前舊主稀社後漸看春色澹

晝長猶帶月痕歸舞迴掌上無紅縷送盡東風只縞衣

悵望上林花發處且隨鷗鳥傍人飛

甲寅冠變致道觀後古松競伐爲薪

千年福地枕山隈千樹連雲覆石梅冠盗忽驚人事變

林泉無復向時開花陰寂歷仙人井月色凄凉太子臺

遊客還來啼鳥去夕陽多處重徘徊

楚邦藩臬諸公邀登黃鶴樓　嚴訥

層樓雄瞰楚城隅四野風塵面面開鄂渚秀峰横地出
漢江晴水抱洲廻清虛近接仙人館綺錯旁臨帝子臺
日莫王笙吹不歇却疑黃鶴復飛來

諸將

胡騎乘秋冠玉關銅鞭塵色暗天山狼烽直照梟關北
羽檄交馳碣石間拔劍九重方赫怒擁旄諸部莫寬顏
丹青欲繪麒麟閣須虜名王繫頸還

自碧雲至善化寺　陳贄

鳥道摩空去轉長寒山不盡樹蒼蒼兩崖中斷千峰出
萬壑縈廻一寺藏空水觀成僧定久煙蘿境寂客心涼
疎鐘斷息斜陽墮肅瑟虛庭栗葉黃

重陽後二日同季玉弟登寶界

老去偏驚霜葉秋名山聊共季方遊千峰過雨翠欲滴
萬頃含雲碧不流荒艸吳宮煙霧竊征鴻楚甸水天悠
夕陽盃酒隨漁櫂懷思猶懸太伯丘

怡靜沈先生輓章　魚侃

養性林泉樂暮年忽騎箕尾溺鈞天青芻難挽人如玉
白鶴來歸骨已僊山斗名高當世望詩書澤裕後昆傳
不勝景仰垂清淚爲賦招魂倍黯然

秋宵鄉思　陳儒

梧桐一葉報新秋爽氣朝生白苧裘帝里光陰驚過鳥
天涯功業笑藏舟湖邊畫舫芳蓮度山外清尊素月流
無限鄉心傷宋玉莫雲飛盡獨登樓

七夕泊寶應湖有懷家集

天上清光此夜多鵲橋隱隱架明河芳辰共慶雙星會
曉景偏憐一歲過砧杵千家離思切樓臺幾處醉顏酡
懸知兒女庭中集側耳關南返棹歌

古店驛次彰明分司壁間韻　李應虞

疋馬青林春事殘落花飛雨點空山鵑聲不盡英雄恨
雲氣猶屯虎豹關勲業怕看青鬢改塵埃羨殺白鷗閒
闌干獨倚雙眸醒弱水扶桑指顧間

登杉木寺山亭　朱召

絶巘徑荒苔蘚滑幽亭地迥白雲浮上岳下岳竹滌暑
遠壑近壑風送秋笠澤尊鱸時正美湘鄉民隱日堪憂
山門忽訝馬蹄過對月枕石成夢遊

題沈見葵山樓次大司成琴溪韻　陳潛

爭羨休文山外樓樓前風景小瀛洲煙村隱隱湖南樹
帆槳悠悠何處舟翠玉拂雲搖晚吹藕花帶影落清流
高人不盡登臨興日莫何妨秉燭遊

贈垣坡姪北軒新成　錢禮仁

蒼藤古木陰清渠萬玉飄香水竹居雖瓠吳香涼入簟
細紋生媚靜涵虛晝長罷局堪投枕盃盡忘機只釣魚
幾欲乘風臨晚勝路遥無馬却裁書

蒲節前二日晚過山塘書事　周宗易

水光山色濟蒼茫跋涉令人感慨長白鳥去邊來暝色
野樵歸處沒斜陽英雄今古幾場夢身世浮沉恍一航
若較生涯誰穩便應知溫飽是耕桑

落花次沈石田韻　黃廷竹

古樹斜陽望轉悠可堪狼藉滿溪頭酴醾夢裏留香住
杜宇聲中逐水流漸積翠茵拚似繡急穿銀箔不粘鈎
東風斷送韶華盡白髮紅粧一樣愁

遊沈氏山亭　錢順時

最愛山亭接勝流綠楊搖曳自清幽叢林春暖啼黃鳥
野渚風高起白鷗滿徑浮香花似綺四山沉影月如鈎
閒塵不染襟懷潤此外紛華豈復求

無題次韻　陸龍

繡帶流蘇裊翠屏紫簫吹罷月三更塵生羅襪[illegible][illegible]少
水注銀壺刻漏清曙拂雕籠啼小鳳夢回珊枕怨流[illegible]
玉花昏蝕千秋鏡舊悶新愁照不明

秋興　沈應元

露冷天高萬籟收猶聞[illegible][illegible]起城頭金波瀨漲涵漁浦
銀漢浮光接鸚洲杜老秋吟巫峽興庾公夜入武昌樓
迢迢天柱知何許漫說平生憶遠遊

晚眺短述　沈應魁

滿目江山度客槎那堪鄉思莫雲遮誰家短杏飛紅雨
幾岸垂楊舞白花荒堞月明分去雁平林霞落帶歸鴉
逢人若問行藏事指點青門且種瓜

經魯地望魯諸山有感

翠微遥見赤霞城滴滴晴山落眼明隂帶南徐成地軸
雄標東魯作天屏千年岱岳流雲度一代霧光剪州橫
漢碑秦封何處是停橈頻欲問諸生

舟次瓜步

廣陵繁華采石東瓜步日出商帆通皓腕誰家浣沙女
白頭何處沉綸翁行人衣帶蘼蕪雨古渡笛吹楊柳風
漸入黃塵孤劍路悲歌擊楫將誰同

遊金山寺

金山寺前江水流江上風濤橫素秋映日波搖虬窟動
接天潮帶梵鍾浮六朝簪組隨川逝一統山河逐望收
便欲乘槎度霄漢重雲遮隔使人愁

舟次虎丘

王珉宅前秋日高白公堤上繫行橈且看石磴流雲氣
最喜禪房遠市囂泉落翠微涵法鏡梵流虛閣泛香飈
獨餘玄度登臨興湧醉支林酒一瓢

金陵縱覽　周詩

日照金陵氣鬱葱先皇鴻業想遺方茗莽宮闕當天麗
盤踞河山四望雄七貴池臺春色裏五侯賓客笑歌中
千秋班馬今誰在欲賦西都媿未工

同瞿昆湖諸君復登拂水嵒

勝境窺臨迥不羣與君物外挼殷勤飛流百尺披晴雪
石磴千尋疊莫雲黛色浮空山窈窕煙光入望樹氤氳
懸崖列藉芳辰興極目長湖送落曛

海山錢侍御夜宴

木落山城片月生高樓宴會夜凄清蕭孃舞態梁園雪
秦女歌喉漢苑鶯烽火獨憐經歲別笑言真喜一時傾
殷勤斗酒休辭醉岐路明朝復繫情

寄劉弘業　錢之選

青鬢初經四十霜宦情渾欲付滄浪東風盡日吹芳草
幽閣憑誰採國香篋有圖書堪自適門無車馬傷人忙
春來爽氣西山滿終擬松間築草堂

凌節婦

一抔鉛華泣素衣半生零落對空幃寒霜曉汲初供爨
莫雨叉闌未下機百歲心期懸皎日九重恩寵慰春暉
今來頭白垂綃被又報門前五馬歸

擬賈舍人　沈晃

柝濕霓旌露未收漏聲清度鳳皇樓珠宮月澹微分曉
水殿風凉別貯秋天上絲綸傳睿語日邊鵷鷺接清流
賡歌併入簫韶曲共喜恩波溢九州

遊報恩寺

華廊窈窕接人天龍抱穹碑倚日邊花外碧城千嶂合
空中寶塔百燈懸僧迎霽景開寒殿鳥下空池踏凍泉
月滿長干歸路晚數聲清梵隔蒼煙

秋興和杜韻四首

曾共山翁鬭奕棋重來翻局事堪悲銀缸照雨成新夢
玉笛催春憶舊時百尺青松空自老千秋黃鶴竟歸遲
竹林詩在風流盡零落紅雲對所思
雲冷千峰斂夕暉荒煙野色共霏微十年天上無書寄
九月江南空雁飛老乏金丹將骨換醉看青劍與心違
高齋旅食淹留地慚對秋風玉鱠肥
江山索莫日西斜病後驚看髮易華千里薄遊餘短劍
百年虛跡任浮槎正憐高閣吹羌笛忽報中原起戍笳

欲寄同心無那遠楚江空老白蘋花

江山看盡是神功兩點金焦落鏡中曾渧鯨波窺異跡直探龍窟御霧風煙中仙界樓分翠霞裏禪扉樹并紅十載浪遊雙屐在不知衰鬢已成翁

七檜　　金竹

夢驚濤浪詩邊枕影落湖山畫裏屏醉欲騎吹洞簫紫興來看拂白雲青仙壇伏有苓千歲秋夜天橫劍七星我欲携琴梢上去一聲龍嘯雨冥冥

拂水次沈石田韻

晚陰花鳥若無緣一笠西來路上便山下雲多常見雨寺前松老不知年醉陶天地春厭酒夢入風雷夜枕泉千古劍門空白石移文將亦待誰鎸

大石山　　張煒

十里陂塘一棹輕湯舒青眼試山行撥開積翠方成路踏破層雲始見僧怪石嵯峩凌碧落平湖瀲灎撼江城夕陽千頃蒼淡景盡入山樓第一層

懷舊業

憶昔山溪舊艸堂短墻煙柳帶幽窗綠深繁葉鬪藏燕泥落新巢觜補梁小艇亭橈橫野渡亂流穿竹瀉銀塘村居寂寂柴門掩幾處漁歌夕照蒼

沈鈞玄致政山居

休文多病愛林栖歸傍青山御故廬煮石常留丹竈火采真時展內庭書研供老眼花千種冷沁詩脾玉一溪只恐徵書天上至莫教鶴怨北山移

白鷴　　張焆

夜來槐雨濕霓裳瞥眼瑤光近過墻輕逐曉星過太液斜拖新月透長楊珠宮人散歸期遠玉局風高去路長獨坐壺中倍惆悵浮雲天際正泓茫

河陽翁白燕詩數首俱佳僅存一首外有掠開花浪魚方覺剪透梨雲蝶不驚亦膾炙人口惜失其全

梅影寄鄧梓堂

瘦來畏影卧寒爐無奈香魂爲起余東閣月明初印戶前村雪滿失真如爐頭移去天全瞎墻角歆來日上初笑殺畫工攻畫骨天嬌姿相孰鄰渠

送江南仲山人還歙　　趙用賢

乍來都市意何如憔悴初衣返故廬采筆亦淹還賦夢名山曾向屢回車蟬聲極浦孤帆遠雁影當秋片雨疎有約丹砂能鍊就與君相對繹玄書

次韻劉子艮秋夜對月

獨上南樓萬里情月斜烏鵲影偏明亦知弟妹勞相憶無奈文章老未名永夜高城聞畫角秋風孤館送清砧

不堪望斷關山道塞北哀鴻起數聲

贈李大將軍

虎臣親遣護烏丸推轂先登大將壇戲下輕車邀首虜
軍中超距簡材官金戈霜拘陰山色鐵馬風嘶遼水寒
東顧無勞憂　聖主邊城今已禁呼韓

別周元孚作周時被讒歸楚

衡門高掩尚湖田忽報文星蘦楚天肝膽乍傾盃酒後
次生相憶夜興前停雲賦奪千秋雪抱菜吟同五月蟬
君到懷沙如有問衡陽宿雁起聯翩

送陳敬夫之任平陰

長安秋色上征袍詞客行行四壯驕東望晴峯千障迴
北瞻丹闕五雲遙譚經暫擁皋比座獻賦還趨紫禁朝
鄒魯遺風原不遠好將文學振時髦

元宵夜徐伯繼吳子道丁右武鄒爾贍同集小樓

時余移疾請告方有還山之興二首

春來初典鷫鸘裘海內譚宗此一樓燈彩熖分雙闕麗
月華星傍九衢流鄴中詞賦徵高會洛下冠裳屬舊遊
總道風光饒帝里更情終不似滄洲
莫怪相過駐馬頻爲憐佳景動芳辰高齋舞酒同今夕
諸子才名托後塵燈火千門良夜永鶯花九陌故陽新
宵衣想到宸遊處玉燭應調萬國春

舟中即事

江浦新晴對落暉芳堤艸色晚煙霏片雲漸遠名猶在
白髮看多意轉違風暖檣烏迎日舞沙晴浴鷺傍人飛
緣知世路如浮梗何事飄颻未息機

送萬進士令元城萬善譚邊事

壚頭四月柳絲香西去襜帷大麓長三輔股肱今樂令
九河綿絡古黎陽栽書秋思霜前雁閉閣春陰雨後棠
百里可能淹驥足直將投筆靜龍荒

武城阻涉

支離南北歎風塵可信浮名繫此身雨暗迷村歸綠樹
月搖孤艇蕩青蘋堪消驛路愁中酒却戀家山夢裏人
總道金門能避世何如江上老垂綸

梨花下讌別用瞿元立韻

滿庭香玉晝芬菲月色溶溶夜轉輝勝有梅花能傲雪
還輕柳絮解沾衣歌殘綺席人初醉賦就梁園燕欲歸
上苑春光容易別明朝相望五雲飛

送周公瑕南還

楊柳千門曙色開翩翩裘馬亦雄哉百年湖海憐浮梗
一夜關山聽落梅白雪盡驚枚叔賦黃金未起郭生臺

閶閭城外春如錦行到桃花渡幾迴

古田奏捷

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蠻煙開象郡
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雅頌微誰傳漢武名
聖澤于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illegible][illegible]

恭題

皇上畫扇二首

花鳥芳非禁苑中畫圖省識見春風香飄蘭氣千莖碧
日麗葵心萬朵紅當暑携來看皎潔自天題處轉[illegible][illegible]
鶺鴒原上休相急已荷皇仁祝網同 右詠鶺鴒葵蘭

春城駘蕩日初長白鷺雙飛度綵牆千樹曉霞迷杏[illegible]
一簾晴雪沉梨香迴風舞共花為雨帶月看來羽作[illegible]
莫向昭陽營舊壘君王原薄漢宮粧 右詠白燕梨杏

東昌蕭太守邀登光嶽樓

嶽色東浮大麓平蒼蒼煙樹靄重城千條河澗窗中出
萬壑風雷杖底鳴高處淒清憐帝座望來佳麗夸蓬瀛
何當五馬追遊日一笑天門紫氣生

周元孚過訪話舊

逢君初泛洞庭舟共說中朝戀舊遊為楚昔曾同過客
渡江今始得周旋飛蓬有問青衫淚短劍無歌白日愁

良夜總拚酩酊可因盃酒托沉浮

客中答潛坤姪子　陸厚翔

客裏輕寒更悄然歌殘長鋏對疏筵柔楊細艸皆春色
雨澹雲低又暮天花氣半窗人欲老鄉書兩月雁難傳
明朝湖上新開霽極目漁舟白浪前

病中

作客可堪司馬病況聞羽檄更傷神登臨有待應非昔
桃杏無私又自新鐵騎遠煩徵百粵金章誰復照青春
閉門三日東風雨獨抱吳鈎笑此身

上巳後三日湖中小集

衣薄春寒湖上晴美人携客湖中行啼鳥花香春自別
擊筑歌謳情轉生漁舟歷歷煙霞色僧寺遲遲鐘磬聲
歸來燈火已收市楊柳枝長新月明

蚤春病起

病中臘盡難為別病後懷思益自憐澤國凍雲將暮色
梅花殘雪蚤春天掩書榻靜翻多夢煉藥爐溫欲斷煙
悵惜舊遊湖水上半樓斜日釣魚船

暮春感懷爾沉子羽

江湖水冷自魚龍生計無悲一[illegible]蓬雲去雲來[illegible][illegible]色
花開花落笑衰翁平莎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細柳長條[illegible][illegible]風

十一日閉門初病起酒尊何處故人同

賈石湖以詩趣山行感懷奉荅

吳死顛風急雨時綠楊秋水故絲絲親朋海內誰相問
稼圃湖邊半已墮舉世似棊難定算此心如酒敢盈巵
僧門泉石元多興病思淹留却到遲

秦淮水閣讌集得十一尤　孫七政

欲訪名山賦遠遊遨惟重向白門留携將彩筆招鼓桂
嬌殺紅裙妬石榴六代繁華衰艸色一盃江淚莫雲秋
空篌曲盡美人去惟有清淮映月流

春後陪徐大滌沈嘉則訪禹錫姪滕溪山居

與僻煙霞泯鶴愁山花飛盡日瞑摟初綻谷鶯通仙路
鱗訝雲深悞客遊翠係不遺人獨杳洞簫何處水空流
若非嵇阮能招隱那識孫登澗壑幽

送鹿門和尚遊清涼山

不識名山萬里尋春風吹度五湖陰經過赤縣花俱發
行到清涼雪自深金粟有身非幻迹青蓮無色是禪心
寺前松樹應西指何日東枝返舊林

改定孤鴻篇

孤鴻曾向曲中聽哀怨分明玉柱間夜夜碧天空顧影
年年青海獨飛還不辭淚盡傳書切低怕關河逐伴難
百萬鐵衣俱壯士一聲淒斷總潸潸

此落句俗撰數年終不知其弊之辭來清客也許負自然作哉此乃詩中興意與西出咸陽門並負淚如雨夜聞要衆瑪擗好在夢無等語齊非良工苦心誰則知之

改定少時詠花枝語鷰

簾幙東風飛鷰子雙雙語入落花深香前細數昭陽怨
枝上初傳碧海心白社未歸春寂寂玉關無信曉沉沉
多情豈厭雕梁任怕惹佳人淚滿襟

落句改作害燕穎時莫事空使佳人更自悲字中宮詩已十餘年矣女人歸遼傳夫予謂此說若不存此稿偶復坐窗閣適新燕語嫩綠中頗關幽思遂記于書此

夏日阮將軍諸公過訪天王堂觀落日此詩已十四年矣舊稿不存因前作更書之

寂寂禪扉帶艸青客來登眺傷新晴奇雲流作諸峰秀
落照猶銜遠塔明城畔身啼怨蕭索上方鐘韻發淒清
留君尚有東林月廚酒能供阮步兵

人日過王百穀

滄洲杳杳何迴迴獨向玄亭問字來雲外山光俱是雪
坐中春色却留梅百年幾識東風面七日須傾北海盃
巳訝生花江筆底芳菲不用剪刀催

詠白松

曾傳仙嶠珠為樹今見霧柯玉作羣翠蓋空將煙際合

虛濤只似水中聞秦皇欲駐疑飛雪松子來尋却伴雲
若問長生餐玉露萬年枝上自氛氳

和童子嶹集秋日閒居二首

艸逕蕭條野菊新柴桑門巷寂無塵半空山翠簷前落
一片秋光鏡裏親廬岳高僧招入社蓬萊外史許尋真
從今更乞乾坤債長倩煙霞伴此身

好愛五湖秋水長清虛渾似入瀟湘萍開碧渚芙蓉瘦
雲度清溪桂子香幻去生涯從失馬看來人世總亡羊
夕陽影裏樵歌唱消盡西京傀儡場

再遊天界寺

客來深到白雲房喜得支公歷上方蘿徑石潭人跡杳
雨花空藹梵門長嵒飄清磬催殘葉江映疎松吐夕陽
廻首長安俱是染秪應高卧鹿林旁

龍潭道中

路覔龍潭破客愁風光宛在鏡中遊江聲半帶松聲聽
雲氣常和花氣流暝宿人煙微映月遙分樹色迥含秋
明朝西去長安近獵笑紅塵走白頭

自慰

荒郊依依菊蓝新此身今已任亨屯黃金散盡方齊物
碧海遨遊始絕塵句裏能工眞自適尊中有酒不爲貧
須知玄艸亢非白何用聞嘲更解人

武丘別祀友吳孝甫兼有所思

白社人逢繡佛前客情深處酒如泉十年滄海空飛雁
一日青山是別筵林葉掃開還瑟瑟嵒花落盡更娟娟
向來江上箜篌在腸斷何人理鳳絃

蒼雲上人禪院送古明師還蜀師久住通州

竹院逢師聽法音明朝又隔碧山陰十年蜃海留孤偈
萬里峨眉返舊林石上經行秋月白峰頭挂衲莫雲深
知師去住元無着可奈人間惜別心

歲莫百穀王仲見過因往山椒探梅

彼此乾坤病裏身王孫憔悴各沾巾鄰家割宅供婚嫁
荒徑留松待故人眼底浮雲俱幻態音中白雪自陽春
歲寒何處看交意惟有梅花不厭貧

寄憶嶺南歐水部崙山

長憶能詩水部情一尊江上別西京青萍在握憐歐冶
白首臨岐愁子荊空谷病淹秋葉下故人書到曉猿驚
梅花若問相思夢夜夜羅浮片月明

寒食雨中　陳詩

輕煙輕雨寂寥天寒食清明盡慘然世事百年芳艸外
愁心千點落花前紅顏薄命時難問白髮無成眞可憐

大抵人生俱夢幻莫論佳節禁炊煙

秋聲　陳五常

高閣頻襟生遠興忽聞凉籟動羅帷隨風已去傳鳴柝
傍月還來助擣衣疑有波濤從地起獨憐烏鵲正南飛
長安此夜悲秋客細數流年感是非

雪後張壺采邀飲曲水艸堂　顧堅

艸堂曲水玉璘珣高誼千今得細論凍月出雲稽刻燭
氷天卬莫且持尊徵君一代山為仰刺史千年石尚存
人散光搖迷夜騎醉歸別是一乾坤

山航遇雨　孫樓

樓船載酒雨雲天巒色波光共黯然景似武陵花欲暝
人如山簡醉成顛清聲半度啼鸎外白眼雙懸去鳥邊
簫鼓莫將歸棹促已辨漁火隔江眠

新秋錢汝載侍御薜蘿齋校文作

急雨初收日下春海櫊相映綺疏紅火雲不斷莫山外
新月乍沉秋水中彩筆分題同賦暑畫闌斜凭獨吟風
玄蟬莫噪高梧樹枉史青衣曲正工

江都千夫長張君脫築別業老于焦山北固之間

故庚耕隴復浮家歲杪還乘江上槎北固結廬雲滿樹
東洲歸棹雪生花征袍[illegible]倉赤拂袖山中鬢未華
三十功名堪一笑何如十畝邵平瓜

詠紅梅

羅浮枝上着春嬌况有啼鵑淚雨饒香爇暖風竟易醉
骨欺寒霰色難消氷肌不厭施朱粉豔色真堪鬬絳桃
莫遺壽陽重點額六宮應妒曉粧妖

詠燈花

銀燭蘭膏四座明丁香一朶豔長檠石恭敲處並初落
玉筯剪來花又生不共芳菲零夜雨也隨紅紫鬬春晴
洞房何事欣無寐卜得歸人萬里程

喜聞趙吳二太史應召　陸昺

湧聞江左璽書臨直道終能簡帝心[illegible]臣節在
賜環重見主恩深雙懸闕下星為歲再起留中雨是霖
况復絲毫千象緯詞曹今喜盍華簪

水雲閣宴集同孫齊之陸無從諸友

相逢意氣共歡呼半是當年舊酒徒自笑飄蓬餘佩劍
豈憐汗漫溢槎舳飛梁映水長虹卧高閣憑虛片月孤
醉後徘徊情更逸秦淮秋色滿菰蒲

壬辰除夕

衰遲自歎逢除夕親舊誰能慰歲闌廡下橋居鶉可結
山中違俗鵩堪冠含毫須起椒花媚送臘盃浮柏葉寒

春入西溪溪水綠秖今舊業有漁竿

題嚴養齋　　繆元吉

堂開綠野對平湖隔絕京塵萬里途紫閣不如山閣逸
幽情却與宦情疎鈎簾靜閱閒花艸拂几時看古畫圖
千載石湖歸後致先生高節與相符

新雁　　陸南英

風景寥然木葉黃信禽逢憶水雲鄉涼飈附體翎維健
河朔連天路正長忍向青樓催短夢定經白磧逗離腸
只今世路饒矰繳休認江南足稻粱

省中聞鶯　　何鏞

畫省繁陰接禁城流鶯何處弄新聲九重淑氣春先入
百囀和風午更清隔葉遙歌迎鳳輦交枝坐語雜鸞笙
誰云天上無同調向我嚶嚶似有情

紫丹桂　　張繼詩

金粟仙人住梵宮拈花色相比霜楓風飄鷲嶺形俱遠
子落虞岑映日紅火棗細分香積粒丹砂勻簇小山叢
燕山竇氏分奇種樹德縣來致瑞同

送廣文解組　　宋良學

水拍牙檣去遠空吳江西指越江東千家桃李風光別
極目宮墻煙水濃春雨閒庭餘碧艸秋芹隨地起清風
不禁把袂臨郊陌歌罷驪駒悵共望同

贈沈飛霞　　姚煦

暨陽霧獄隱休文笑傲江湖思出羣高咀音霞凌逸氣
吳吟白雪吐奇芬握蘭對客紆瑾軫掞藻逢人染練裙
革曲盍簪情始洽莫將蹤跡等浮雲

憶栖霞寺舊遊次嚴養齋韻

栖霞法境憶曾攀迢遞雲蹤廿載間千佛幻形皆化石
六朝遺跡但空山梁王梵巳傳松籟墅客題應沒蘚斑
今日勝遊歸相國瑤篇寄我一開顏

北固次養齋韻

南徐佳麗控神邦北固危亭枕練江珠樹上栖黃鶴侶
瓊濤中立翠螺雙藤蘿掩靄寒垂壁葭菼蕭騷秋滿窗
曠矚寥寥飛鳥外狂歌小海入雲腔

來雲閣讌集

碧山虛閣倚雲隈白髮追隨卜客來大石煙霞由地勝
高窗圖畫自天開重湖明水摇歌席叢菊清芬拂酒盃
秋色棠留吟不盡歡留餘興一登臺

題邵耕夫　　陳允中

空齋寂歷雁來稀忽訝春深白雪飛吳市譚玄幽意愜
楚天投壁吏情違浮雲未足迷晴日鷗鳥偏應遠世機

蚕晚向平身事畢五湖煙月挂蘿衣

題藤谿艸堂　孫柚

茆屋初成隔世氛看山閒枕碧溪濆晶端瀑布縣秋漢
竹裏人家流莫雲落覔秪應人共棄幽跡不願世相聞
龎公何必携妻子始向荊門事隱淪

過頂山寺

廢寺荒凉倦客遊斷崖崩澗幾松楸蕭條雲物空山靜
寂歷風霜古樹秋鳥下荒厨窺積粟僧持孤鉢洗寒流
嗟予未悟空王理翻向輿亾起莫愁

從秦坡澗登拂水

谷口朝來風日霽試移雙屐步氤氳湖開淺鏡波微鎖
山吐脩眉黛未勻疎柳暗遮行客騎嚶鶯啼散落花雲
叟憐絕壁飛泉甚晴雨飜空半壑聞

元夕阻雪藤溪

竹樹蕭蕭雲漠漠空山飛雪獨登臺錦城燈火連香陌
清隴梅花冷綠苔孤枕湯懷高士卧扁舟那望故人來
誰云此夜芳菲節鬢髮驚人轉欲哀

遊左山寺　徐漢𤦭

三秋相憶楚江頭此日同來紀勝遊花雨影從蒼澗下
齋鐘聲和白雲流借開幽徑延求仲暫托香蓮識惠休

試辨刼灰何足意中原人物總荒丘

夜泊瓜步

絕塞風雲失壯遊客星江漢秪虛舟鐘搖落木千山月
雁度寒煙一水秋篋桂有期懷冉里梅花無夢遶揚州
清砧只解傳閨思那管離人在石樓

坐月盆荷遞香因懷秀峰南樓　錢審言

城頭鼓角動江天共對清光此夜圓萬里絕塵流碧海
一輪飛玉破蒼煙薰風入座凉侵袂蓮葉飄香韻繞筵
遙憶庾樓良宴會可無豪客咏瑤篇

游維摩寺

廿年不到維摩寺此日來遊意惘然古樹陰高山殿冷
午鐘聲遠梵音傳支郎錫去雲封樹玄度詩成玉在篇
回首空山青靄合豈勝惆悵下平川

莫春登虞山門城樓　錢繼科

危樓城上倚虛空俯瞰山峰勢更雄老去強登春欲盡
醉來遐眺意無窮逸民祠鎖荒煙莫帝子臺空落日紅
轉眼乾坤皆剩物吾生何用歎飄蓬

病間自歎

三分春色一分過風雨愁中病又多花含凍雨慳無色
鳥怯寒風坐不歌愁來幾欲彈長鋏病去猶能賦短哦

長卿犢鼻還通顯媿我南冠奈老何

午日書懷

江郭陰陰梅雨凉山齋寂寂楝風香物華喜換端陽景
鬢髮愁沾五月霜鬪艸強隨年少戲簪符故作老來狂
半生活計惟盃酒羞見蒲黃又滿觴

落葉　　吳中

井梧初報素秋天憔悴淮南賦長年楊柳芙蓉驚片露
御溝僧寺競詩篇空山滿徑誰相慰爐火無煙秪自憐
棄置林皋勿悲愴好煨榾柮醉華顛

題致道觀　　鄧廷薦

不見南枝烏鵲飛銀河夜轉桂輪輝路遵洞府窺丹宇
級拾瑤壇俯翠微滿地虬龍盤樹影一天星斗落人衣
上方清嘯舒秪阮飄入人間和者稀

贈僧　　鄧光晟

飛錫歸來破衲存結廬欲繫白雲根一缽座右塵生榻
十笏堂深月掩門燈影長明和夜定鐘聲初斷已朝暾
我今共語無生理却笑紛紛蝨在褌

虎丘觀雙妓走馬　　呂吾象

鳳鞋銀鐙鬱金裙鞚小非煙迫不羣舞帶絲韁風影亂
流蘇玉佩電光分紅塵拂面迷花霧綠鬢欹眉逗柳雲
香汗輕銷朝潤透遊人夾道擁繽紛

詠石羅漢　　徐培

寂歷雲根舊隕星化身一丈立亭亭氷霜臘久長眉白
嵒壑塵空慧眼青五百衆中偏着相三千界裏自通靈
冥然似悟西來法不向生公聽講經

巫丞相祠

千古殿虛不可尋相君祠屋到于今空山老檜淩寒色
別院仙雲借午陰鳳曆已推天地理泰階原合廟堂心
豐碑一片依精爽莫使荒臺蔓艸侵

詠美人畫眠

碧窗春日晝遲遲錦上鴛鴦倦繡時影側鳳釵雲鬟髻
痕生玉枕酒凝脂不隨盧女耽歌舞豈爲襄王惱夢思
簾外花陰猶未轉起來閒傍合歡枝

張伯高遊洞庭歸詩以訊之

三月看山興索然好懷無奈故人偏洞庭遊去雲隨展
震澤歸來月滿船曾過隱君花徑裏定尋開士竹房前
春光彩筆應收徧肯授奚囊第幾篇

西山紀典　　浦大冶

細雨空山帶晚晴煙光澹蕩鏡湖明垂垂芳樹日初落
寂寂飛花鳥亂鳴望近樓臺將月白到來蓬蓽有餘清

從教老去幽探在獨往時時策杖行

送瞿元立覲後還辰　　邵昌鉏

楚雲湘水去蕭蕭五馬何曾繫一瓢千里朋情懸別棹萬家蠻語識歸軺素心不識丹砂貴片檄能消■服驕聞說行春多勝事桃花夾岸武溪遙

邵伯秋懷　　薛志學

水國縱橫蜃氣驕江湖蕭瑟起秋濤常平未卜司農策征榷仍來使者軺極目白雲空世態開襟紅蓼轉牢擽平生意興原疎宕且對蒼茫詠大招

題邵隱君山樓時屆六十　　陸化淳

晉隱清門有邵平松梢一榻枕孤城窗涵空翠留虛隙簾捲晴嵐罨四楹鸎語換時春夢午嶺雲深處杖藜輕東園綺里歸吾黨閒看春秋取次更

寄薛雲卿　　范樂善

落鬼江湖鬢雪侵數行遙寄憶浮沉清尊幾夜樓中雨短榻經年夢裏心自笑嵇生成懶癖爭誇枚叟冠詞林吳楓霜冷催歸棹夙昔幽盟好再尋

桃源澗　　瞿汝稷

丹溪碧磴到來幽遙聽潺湲落蒨頭桃夾雲泉環曲澗松圜石室倚寒流鳥聲每雜絃歌韻花氣偏兼綺羅遊

時把一尊蒼翠裏可須東海問神洲

中峰

龍墓逶迤徑轉東精藍秀色更青葱誰知丈室千林裏但聽疎鐘萬壑中鳥哢每隨芳草變溪流不與下方通荷衣舊日同遊在一別桃花幾度紅

龍殿

躭幽時剪北山萊古殿蕭疎爽氣廻木末參差開絕壁江流隱映入虛臺石梁半倚蒼嵐度素瀑遙分積翠來寂莫玉龍祠井畔綠陰啼鳥幾徘徊

自碧雲寺至善化寺

鳥道摩雲去轉長寒山不盡樹蒼蒼兩崖中斷千峰出萬壑縈廻一寺藏空水襯成僧定久煙蘿境寂客心涼疎鐘乍息斜陽下蕭瑟虛庭桌葉黃

來青軒對月

日落羣峰翠欲流紫煙滅處月華浮桂輪影散檀林寂兎闕凉分蘚苑秋歷歷溪山披練淨泠泠鐘梵出雲幽清光勝境看偏好夜半還登絕巘遊

曉行　　嚴澂

吳歌子夜動高眠細雨簾纖怯刺船何處梵鐘開墅色羣飛宿鳥破江煙悲歡夢斷空千古琴酒情深湧白年

茂苑舊宫何處是艸荒樵徑翠微連

題燕寓眺臺

選得幽居足薜蘿層臺還復敞嵯峨平臨雙闕紅雲近
坐擁千峰秀色多綠綺調來疑下鳳黃庭書徧不須鵞
中宵沆瀣饒堪嚥豈藉金莖出絳河

送瞿元立覲後之辰

漢守河南第一功褰帷秀色出江東五溪煙瘴隨車辭
三楚雲山入賦工鄰手難知應世路推心易化是蠻風
行他地有丹砂在不爲求仙效葛洪

次新封解中同廣文平光亭橋梓夜坐及凌曉餞
別　陳禹謨

共君疇昔擁皋比此日相逢話舊時造膝不知宵燭盡
臨岐頻把酒盃遺祭霜隊地成銀海殘雪封條徧玉枝
此去無過經歲別白溝重渡與君期

登吳之矩祠部雲起樓二首　繆希雍

危樓百尺倚雲開紫氣遙看五色裁名酒自淹佳客坐
雄文偏致美人來花時百雉明如錦雨後千峰淨若苔
極目空青同上界不妨高卧迥塵埃

雲移日影上層樓望入蕭疎四野秋氿水月來光欲動
宫山雨過翠堪流憑虛作賦思揚子坐隱談[illegible]房
千古勝情[illegible]此寄超然玄覽在滄洲

春日放舟石湖遂登上方眺遠

寶幢倒影入湖流山色疑空翠欲浮僧在上方如佛國
客來吳苑勝神州花堤遠映王孫路錦纜渾牽士女游
日莫芳菲雜歌舞五陵歸騎擁輕裘

昔過破山寺有詩存者寺色松頭二句餘不記也
缽庵上人秋日來告閑關輒爲補一篇奉贈　邵瓷

遠公一食罷初晨五柳先生舊結鄰江上綠陰虛片棹
山中明月更何人千年寺色松頭冷半日茶煙竹裏貧

聞道神通無住所關門何必是真身

題選卿餘適山房　潘世美

端居林麓謝塵緣松塵蒲團得自便拄頰西山時致爽
據梧南郭即遊仙千篇點抹麟經筆萬室涵濡橘井泉
徑有求羊非寂莫幽人從此樂陶然

錦峰絕壁圖送趙太室入覲　陳國華

亂嶂千里兀杈枒丹壑磨霄綺障賒紫氣蘢葱滄海底
晴光璀璨赤城霞懸崖半落天河水絕巘全低月樹花
持却峰頭片簾石憑將好景鳳池誇

月夜聽美人吹笛　徐崇賢

豈是紅粧感別離笛聲雅奏遏雲飛調翻玉指流香澤
曲度蛾眉出翠微楊柳折來春未曉梅花落處月爭輝
夜深不惜殷勤奏露下輕綃濕紫衣

秋夜把酒有感　徐崇誠

林外風高木葉飛天涯孤客思依依寒光飄動芙蓉劍
秋色空凋薜荔衣五夜嘯歌雄氣在十年茹伙故人稀
湯將濁酒消銀燭一醉胡床穩息機

題又玄世丈朝爽樓　宋楙中

西山爽氣映齋前小築樓居逸興偏凭眺欲窮千里目
臥遊遙聽百重泉還丹養就仙源近文苑編成奕世傳

蝸角悠悠何足問與君物外叩三玄

夏日閒居　徐待聘

陰陰綠樹覆虛堂靜掩重門白日長一榻竹風塵不到
半簾溪雨夢猶涼松濤鼎沸茶看熟花霧吹毫墨吐香
湯説北窗聊寄傲時時高枕到羲皇

題小輞川四首　錢達道

爽氣西來半入城迤邐如在輞川行金銀宮闕依稀見
蒼翠峰巒點綴成水色似分藍水碧山容疑占玉山青
世人誰解林泉樂今古無過兩右丞
高閣憑虛一水分心空懶與世相聞清泉洞口招麋友

白石灘頭數鶴羣淤地槐陰晴澹蕩點溪花雨畫氤氳
欹湖欒瀨停青雀摩詰風流屬長君
一徑通幽杳莫攀白雲深鎖薜蘿關城頭錦障煙中樹
屋角青螺水上山石蹬互循華閣迥藥闌斜遶畫廊還
品題不乏名人筆滿壁琳琅取次刪
翠拂湘雲玉萬竿孟城風物總奇觀尊前竹葉和花醉
扇底芙蓉隔樹看金縷遏雲秋引鳳紫簫乘月夜吹鸞
獨憐裴迪歸來晚華子岡頭好挂冠

盤山寺

盤谷煙霞滿榻生偶來一宿萬緣輕山將夜色侵衣冷

雨帶溪聲入座清玄覽恰宜麋鹿性幽栖偏洽薜蘿情
於留好作仙遊夢回首諸天正杳冥

望夫石次周文載韻

一從分鏡恨無邊寧許操持石様堅水落寸心澄素練
月明孤影對青天聽猿欲斷腸誰續望雁將枯眼自憐
當日結縭如可記千年江上忍留連

秋懷　陳以敬

秋來無日不清暉最恨邊庭羽檄飛跨海樓船師乍返
征夷節鉞計全非霓裳一曲愁鼙鼓羌笛誰家度短扉
萬里關山明月夜幾人征戍憶寒衣

送前廣文復齋楊先生還江山　許儁

長亭曾是悵離筵越水吳山隔遠天門下侯芭思問字亭中楊子自成玄從誇絳帳三千士已冷青氈十五年此日相逢如夢寐恐看風色送歸船

送孫洪陽寓居遊越　倪鉅

解組歸來不記年勝遊重泛武林船江邊桂棹搖明月湖上芙蓉卷莫煙三竺雲光邀載筆六橋秋色候吟鞭山霧近識蘇門嘯清夜鸞音萬木傳

因會訪效

少年鞍馬洛陽春老去煙花強自親偶挾祇陀園上客

言尋桃葉渡頭人慈雲御月停歌扇飛錫憑風度舞裀此日借君甘露水將從巫峽出迷津

梅花　薛衜龍

羅浮夢徹韻常新肯為愁多損玉神竹外松間數枝雪江南塞北一家春遙憐隴上逢歸使忽到窗前是故人千載西湖見孤賞冷香疎影合清真

桃花落同顧朗仲賦

武陵春色欲蕭條樹樹殘紅作雨飄數點游絲留宿暈半林斜日澹餘嬌錦江有浪驚魚舞玉洞無塵襯馬遊惟有主人深避世恐招漁父問耕樵

嚴道澈偶遇邵耕夫山居

寂寂松堂寄碧岑羊求竟日許追尋琴聲半咽泉聲響酒色偏同樹色深揮麈劇譚名理出開窗挹爽翠嵐侵吾曹解得丘中趣賜飲何須問陸沉

春莫遊寒山贈趙凡夫　金定樂

十年埋照翠微居一片玄襟自泊如搜石忽懸新瀑水買山因復舊精廬雲間松吹和仙枕春盡岳花滿道書不厭野人長問字到來心地日清虛

生輓詩為張康水作

曠達輸君老未衰輓歌先倩故人裁請看峴首碑安在

浪說雍門曲易哀寶劍會須當日贈素車空笑異時來亦知身後名千載不博生前酒一盃

江上登君山

湛湛長江控碧岑茫茫身世此登臨背岳棟宇鄰魚鳥破浪帆檣自古今秋樹北浮沙縣小莫潮東落海門深一尊欲酹春申墓蔓艸荒煙何處尋

題嚴道澈乾坤一艸亭

晚節遺榮薄世緣香剎茸宇翠微邊玄經艸罷頻中聖詩卷添來半入禪隔塢竹音鶯吹雜到窗松影鶴巢圓米顛況與仙壇近巾舄常時帶紫煙

賦得吾谷楓林簡張元春畫史

蘿徑松扉盡日行每于霜葉更留情到來空谷疑丹穴看去寒山似赤城繁綵幾從涼露濯餘妍猶共晚霞爭尊前頋託僧孫筆揮落毋勞客子驚

桃源澗妙音庵

積翠陰陰澗道深山腰香閣俯珠林晴雲半是栴檀氣迸水長含梵唄音春晚桃花聯衆壑雨餘瑶艸徧層岑松門片石無纖垢趺坐時生出世心

遊支硎山

道林長往此山空霧靄相傳有梵宮碧嶂畫圖初地外青蓮重吐劫灰中（時寺被火重建）鶴亭樹偃蘿陰合獅嶺嵐飛石勢雄濟勝自來饒勝具采眞期與許詢同

詠劍　邵濂

床頭蒯緱起悲風霜鍔稜稜紫氣籠慘澹晝鳴風雨室精芒宵蘯斗牛宮張雷未是眞知已荊聶由來辱乃公短後曼胡何足論倚天耿耿待英雄

江夜寫懷　錢希言

冠子橋西舊艸堂書籤藥裹亂匡床桂憐寒影猶分月梧惜新枝未護霜婦歎豈堪蟲網戶人歸不及鴈齊行趨江烽火驚[illegible]訛到故鄉

會稽懷古

越王栖甲此曾樓玉帛來同古會稽秦望樹侵滄海北禹陵雲鎖大江西亭移曲水花空發墅廢東山鳥亂啼一片鏡湖秋月白夜深飛度若耶溪

揚州懷古

粉盡香消王氣收煙花猶記古揚州錦帆帝子行何處白鶴仙人去幾秋[illegible]水春雲經戰馬蕪城明月想歌樓少年作客渾無賴半逐銀箏半蒯緱

客思

一夕西風客思驚雨聲颯颯和江聲酒因病減愁偏重衣爲寒添索漸輕漁火夜腥雲夢澤獵煙秋鎖岳陽城無端又破還家夢楚水依然送去程

登拂水嵒　孫森

盤磴縈紆入翠微忽開霧境列嵒扉石支天半連雲冷泉激峰頭挾雨飛極浦晴光搖海樹平沙晚鴈落寒磯坐來仙樂繽紛久欲拾青霞滿袖歸

乙巳菊月過安茂卿西林有懷

秋入林塘晚更幽獨携餘興極冥搜路穿松徑初逢月酒到詩成正倚樓金谷池臺聞白日文園詞賦漫千秋阿嬌亾恙胭脂冷紅葉[illegible]點客愁

過選卿世丈餘適山房賦贈
朱門先達髩誰青肯擲紅顏老一經定勝已知韜同塗
閉來猶喜註黃庭息陰可是能逃影不飮何妨旂獨醒
白笑支離長途客相看惟有羡鴻冥
秋夕過天王寺遇雨宿九蓮上人山房得林字　何世滋
來訪名僧尋古刹穿過松徑入檜林山閣碧殿涼秋色
樹裏疏鍾帶磬音榻擁寒雲清曉夢燈懸微雨發孤吟
吾生不戀區中業乞食還餘物外心
同集孫子桑山居賦贈　翁應祥

艸玄新構子雲亭兆復開尊有客星拂坐樹留霜後綠
當筵山疊雨餘青卜鄰已自徵同調醉德何須問獨醒
我亦疏狂貪着屐閒隨杖策過林坰
客館憶北山書屋兼訊朗上人　錢爾光
提落偏令客思多故山秋色已蹉跎疎籬菊冷人何在
荒徑松閒月自過梵隱林間驚墜葉詩裁牕下幾沉哦
鍾靈移草休爲勒不是塵纓耻薜蘿
夏日同阜左車何晉生西湖舟中讌集
畫船張晏碧湖中四望晴巒翠色蒙公子風流名目滿
諸賢星聚德兼隆沿堤疎柳垂簾綠映水芙蓉拂棹紅

與盡東南人共醉清歌一曲夕陽空
繆升潛濵南歸余過訪齋中話別時越三十載矣
悲喜交集賦呈二首
天涯寥落自何年倏爾相逢別思牽劇語壯心猶未耗
驚看衰髩總堪憐一杯酒盡黃金散五嶽遊成芒屐穿
風物故園依舊在與君酬賞倚花前
十載飄零萬里遙何期握手是今朝故山遙舍嵐長動
疎柳當門色未凋句曲陽春生黍谷匣中寒劍傍雲霄
向來離合君應念莫遣關山興復驕
感邊事賦　周儼

萬國車書統漢官一隅狂逞肅呼韓游魂奮臂當車勇
捫腹操戈入陣難城壓黃沙宵鼓絕山齊白骨曉風酸
滿朝肉食誰憂國空使書生恨賀蘭
邊塵飛警怯多官鬼愧臨戎有范韓局外是非開口易
軍前生死置身難李陵有恨歸心絕楊業無援戰血酸
借得尚方誅佞劍未須連夜斬樓蘭
中秋詠贈錢二子健新婚　何夢齡
見說中秋勝別夜中秋此夜更情深微雲影月多因夢
香霧撩人漫蔡尋飛鏡照粧渾似玉空輪入帳只疑冰
嫦娥携得蟾宮桂頻囑仙郎好用心

山居自詠　釋法乘

寂寂空山風氣清人間何事得閑情春歸竹院知林色
客到柴門聞犬聲澹澹水光魚自躍疎疎花影月初生
夜深猶向峰前立幾點殘燈隔樹明

留別武陵諸君子　釋慧秀

仙源景物恣清遊無那寒風動別愁芳杜暗凋湘浦夕
哀鴻斜度洞庭秋情真夢繞桃花澗江永神驚竹箭流
歸去石城霜月下憑闌西望思悠悠

聞錢五卿使君被謫再謫有歸田之志仍赴楚中

携家奉答二首

春陵故近五谿蠻刺史終緣薏苡還舜目自來明似日
魯門不道險於山一官解綬眠方穩萬里携家歲未閒
珍重加餐前路遠高堂二老待承顏

廿載勤勞兩謫官畏途真比太行難居今返肆臣何慕
失馬從天翁自安棊局已殘休角勝射工雖巧莫含酸
請歸雞肋譚鄉土城裏青山足考槃

春日走天台道中　釋圓融

歷盡羊腸路轉賒峯巒曲折似褒斜泉飛瀑洞常疑雨
花泛桃源半落霞藥艸清香迷客路桑麻深處見人家
扶筇不倦尋真隱隱隱聲聞御鹿車

觀荷　張惟默 羽士

心憶芳洲水氣凉芙蕖相向滿橫塘葉欹重露朝猶翠
花帶浮煙午亦香騎馬未邀山簡醉凌波先試洛神妝
他時更覓如船藕會碾飈輪太華旁

九日復登彌羅閣分得潭字

澤國秋光萬象涵懸崖高閣聳精藍振衣散去峰頭雨
揮翰飛來樹杪嵐詩紀勝遊仍共賦酒當佳節肯辭酣
興豪不覺諸天暝鸛鶴雙雙下碧潭

邑後學張應遴選　卿甫輯

五言絶句

石屋　林大同

日出千山曉空岩鎖翠嵐久傳通少室未得遂幽探

秋浦晩晉　呉訥

澹煙起前汀斜陽沉遠樹漁翁曾未收家在溪邊住

西溪奇樹

聞説幽棲處西溪樹最奇酒酣閒坐久面面好風吹

秋夜獨坐　陳符

雲斂碧天秋星河澹不流憑闌玩清景斜月隱銀鈎

竹影　程宗

因風搖石砌和日上窗紗欲遣詩人興娉婷舞態斜

滄洲漁唱　蔣綺

十里清江曲高歌送夕陽悠然不知處漠漠水雲鄉

長江夕照

渺渺東流遠亭亭落日斜碧山與紅樹掩映白鷗沙

晝坐　桑琳

綠陰坐來靜爐煙裊輕絲默照澹忘言此妙無人知

遊昆湖　桑瑾

蘭舟蕩雙槳載酒藕花莊劇飲不知醉柳風生晩凉

客居偶成　桑瑜

山館僧爲主門閒掩薜蘿客愁如落葉偏在雨中多

雙竹　李傑

兩兩湘江玉新梢着露低月明秋水濶應有鳳分飛

西岩拂水

六月西岩上南風拂石湍無雲何處雨灑面作輕寒

題畫

秋山澹蕭疎興到時一往空林積雨餘石上苔莓長

山中宿

山深風露凉臥久不交睫夜半秋聲來先到梧桐葉

次韻竹月僾面爲僧題　王鼎

別君湘江陰十年塵滿襟相對坐明月一寫萬古心

古別離擬孟東野　桑悦

傷心別君淚垂垂滴中庭一庭芭蕉葉天晴雨聞敲

倚杖吟　王撥

倚杖出岩扉秋入荷衣冷清風吹柳條素月照松頂

僾面次韻　桑翹

曲曲春山路桃花水拍堤滿身雲氣濕來自禹門西

病起　陸潤

卧病經旬久開窗思有餘不知秋已半黄葉滿庭除

誰家舟　丁奉

誰家舟似瓢搖出菰蒲曲忽唱采蓮歌驚散鳧鷖浴

曉下廬山　徐昌穀

下山聽鼠啼藤竹使人迷多謝東林月殷勤過虎谿

答獻吉

花發平章宅鶯啼省樹春殷勤花下意愁殺獨遊人

江南樂

江南道里長荆襄在何處聞郎昨夜語五月瀟湘去

隴頭流水歌 三首

隴水嗚咽流各自東西下生男不下堂生女棄中野

其二

下隴磨剪刀刀澁指爪柔將刀斷割水那用東西流

其三

隴水鳴不止侶聞阿兒語出門不見人肝腸斷絶汝

鳳鳴亭

鳳鳥期不來瑤華幾銷歇唯有山中人吹簫弄明月

敬亭霽雪　錢籍

霽雪光皚皚敬亭寒正肅獨誦謫仙詩梅花落香玉

山塘八曲　邵圭潔

出城十里山蒼碧映澄水棹歌隱隱聞中有採蓮子

其二

春言拾瑤艸秋言采芙蓉吳風半如晋水面行歌鐘

其三

神仙何處遊應在此山頭曉粧湖是鏡宵憩石為樓

其四

移舟渡渚曲長吟出松際襟袖生雲霞山頭吐靈氣

其五

一水東西流滋彼南北田四郊多水旱山社慶豐年

其六

馬蹄緣磵熟帆影帶村斜長作西歸客看山直到家

其七

石門傍天高飛雲自來去雲去蒼崖明萬點珊瑚樹

其八

姜家湖之濱郎住山之曲盈盈隔一水相思柳條綠

山塘八曲 次邵北虞韻　沈應魁

胥園北岸山綠遶西湖水一聲衝露飛知是河滿子

其二

山光金翡翠樹色玉芙容拂水嵒頭寺風傳飯後鐘

其三

烟月雙湖水秋雲萬樹頭誰將鶴侶吹引到山樓

其四

山人家翠微俯視天無際深冬煖於春知是流雲氣

其五

傍山長雨滓何處不耕田但須無豺虎安居即稔年

其六

樹遠湖波靜雲深石徑斜柴扉驚犬吠明月到山家

其七

妾住孫城東夢看山去逢人問春色衣點西山樹

其八

長有綺羅人拾翠蒼山曲上山桃花紅下山柳枝綠

楊花曲

暗逐遊絲下輕隨白燕飛青樓腸斷處片片入羅幃

咏扇上蛺蝶　錢韶

蛺蝶餐曉霧蛺蝶夢天涯怨情當何報芳心莫戀花

看竹　錢籌

不問誰爲主先來挹翠容清風落天際滿耳碎琅玕

閒居雜興二首　沈晃

高齋朝睡起秋日照高峰人間桂花落半在衣襟上

其二

餅酒每易空園蔬自剪傷固多娛抱甕詎爲拙

虞姬怨

妾風驚夜帳泪逐楚歌傾不是君恩重誰令妾命輕

採蓮曲二首

蕩漾木蘭船采蓮清湖側誰知妾心苦正是蓮中薏

其二

采蓮莫采葉葉盡不遮波下有鴛鴦宿秋來零露多

明妃曲

一識君王面翻爲萬里行空憐漢宮月伴妾到龍城

屐屧歌

箕帚力不衰猶堪奉君帷君心能再熱不作屐屧灰

雜詠　周詩

虹垂宿雨收積翠浮林薄晤坐面群山泉聲天上落

席上贈譚者朱生　趙用賢

故人住南郭瀟灑北窗風青山對捫蝨一語千秋空

詠綿花　湯氏定宇室

車發層雲吐絃鳴白雪飛絲綸全在手經緯任從機

中峰石潭　孫七政

潭影落空山孤雲碎寒碧誰知桃花源可比青蓮色

脩竹塢

六月懷長林清風發靈籟並髮讀楚騷衣裳襲虛露

古梅岡

微月照寒岩孤芳不成影時着雪中花猶見江南景

贈張小姬

小小青樓妓幽蘭半吐芳舞成楊柳態知斷幾人腸

南都送無美東還二首

淮水月正白寒塘花始開那堪花前客此夜不重來

其二

君下吳江煙我留秦淮月何爲一水間依依不忍發

題麗人傷春和韻

粧竟臨落花含情悄無語不恨長別離但惜多風雨

聽鳥啼

晝掃壓中慮忽來空外音此時楊子徑剩有落花深

六橋晚步

僧歸三竺晚雲斷六堤秋奈此滄波上荷花送客愁

贈楊茂才　王嘉謨

結廬清溪上中間半牀書酒船門外泊知是子雲居

題畫贈隱者　金澄

秋庭餘衆芳苔松半倚石山徑絕無人孤雲共晨夕

桃源澗　張綖詩

誰移武陵桃栽傍虞山石漁郎休謾猜中無避秦客

夏日偶成　錢繼科

長暑出門嬾端居鎮日閒飲盡床頭酒看餘屋背山

山中秋夜　徐培

空林採樵散野鶴帶雲還影落松門月幽人欲下山

客思

遠道平蕪色青青空復春誰知歸雁後未作故園人

山樓薄莫

澹澹孤霞莫蕭蕭萬木秋衆山斜照裏人倚翠微樓

題一朵牡丹　嚴澂

甘露曉方潤香風莫不寒洛陽春色滿試向一枝看

除夜　陳禹謨

歸與秋風裏星回此駐軺身同臘是客去住只今宵

紙　錢達道

試剪剡溪藤濯以剡溪水製成玉版箋供爾副墨子

雲山夕照

層巒一段雲冉冉隨霞起短笛橫斜陽無腔偏入耳

咏泉　繆雲鳳

寺邊曲曲流泠伏沈清瀨泉響不聞鐘鐘聲落山外

洲上雜詠三首　邵登

流雲起玆嵒流水遶茲舍中有讀易人水雲常不夜

其二

桂樹日以稠露華日以滋舟移遠水近徑入高山低

其三

當時厭秦苦颯然爲此去眞令漁子入亦復在人世

雜題　徐待聘

悵望高秋景西風吹鬢寒故園何處是松菊未應殘

其二

竹林新雨過明月澹窗虛自君之出矣無人話索居

華子岡　何允濟

落日天共遠白雲望不極歸來霞氣多衣裳滿秋色

客思　徐崇誠

寒生紫綺裘霜落鴛鴦瓦何處最相思孤館銀燈下

玉堦怨　徐崇賢

玉堦明月上皓影射雕梁斜倚熏籠坐無心换夕香

天池道中 二首　金定樂

煙火翳雲蘿家家焙新茗香風松際來吹我塵夢醒

其二

出郭歷犀山度嶺山踰遂幽討不知疲行行入蒼翠

閨人落梅怨六解　錢希言

妾行玉臺梅霜中不肯開春風乍披拂又送落英來

其二

花信一番急枝頭已半空年年望歸意只在剪刀中

其三

儂情比落花歡意如流水不種煩寃根那結相思子

其四

下枝花委地上枝花撲床嫁得浮雲壻朝朝泣粉粧

其五

莫晒地上花急打枝頭雪雪態慣相輕花心不曾熱

其六

掃却鄰鄰月何須照綺疏機中餘織素不是寄家書

子夜吳歌　嚴濟

東城桃李花西城楊柳色不是遇歡來春華誰共惜

常雲峰　姚宗儀

英英生白雲重重浮玉案帝鄉如可期日夕栖嵒畔

閨怨　陳裕

妾似風中柳郎似風中絮柳自帶愁眉絮去知何處

夜坐　釋法乘

夜深微雨後定起竹房寒一片藤蘿月清光誰共看

七言絕句

題陸子善所藏書　張著

江閣空明宿雨殘青山如洗隔簾看神仙不記天台路萬壑千峰莫色寒

題畫

千章綠樹濃欲暝萬壑頹雲濕不流昨夜溪南春雨過桃花無處覓漁舟

題三泖歸帆圖

三泖湖邊是故廬白雲長護水窗虛拖樓灑酒歸來日恰問鄰船買得魚

過驚嶺關

緱氏東山擁翠屏石門天削倚蒼冥松陽明日重回首三十六峰雲外青

聞雁

啼破江雲第幾聲西風吹送過前汀也知今夜南飛去不向瀟湘即洞庭

晚發安陸州

遠山如黛隔江青月轉天河白露明過客無心聽郢曲夜深船發楚王城

奉命出都門道中　施顒

蹇驢駝病出京華謾策喑鞭看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溪楊柳是誰家

竹枝詞　繆侃

初三月子似彎弓照見花開月月紅月裏蟾蜍花上蝶憐渠不到斷橋東

紅梅二首　黃鉞

懸崖倒挂一枝斜沉醉東風萼綠華不是金丹換僊骨定隨王母酌流霞

東風昨夜到山家玉骨冰肌暈紫霞但得歲寒貞節在任渠錯認是桃花

空心亭　季篪

寺裏寒潭百尺深冷涵秋氣碧沉沉風波不動開明鏡恰比山僧入定心

題畫四首　吳訥

數間茆屋萬重山山裏閒雲自往還老我何時歸故隱晚年心事等雲閒

矗矗蒼松護艸廬閒花幽艸滿庭除呼童瀹茗消殘醉一榻清風午夢餘

雨過孳芳出較遲小橋平水路參差落紅點點春容減愁絕東風聽子規

節菊歸來手自栽天寒徒自傲霜開蘭枯柳瘁時將

謾把幽情付酒盃

罷釣圖　顧立

罷釣歸來泊水村數聲欸乃隔江聞船頭短棹隨波去
載得湖南雨後雲

七夕

耿耿銀河西隔東一年一度鵲橋通遙知今夜雲機畔
應有新愁怨曉鐘

江村　陳符

風作秋聲落樹間雲將雨意度溪灣蒹葭黃葉江村路
時有漁樵自遄還

感廢宅　王珙

短棹隨潮過遠沙斷橋疎柳兩三家長蒿深匝門前路
野菊無人秋自花

漁樵問話　錢洪

君在煙波我在山乾坤俱得此身閒風前湖上斜陽路
今古悠悠幾醉還

題畫雁

九月江南兩岸秋蘆汀蓮渚舊曾游也知菰米浮波處
不似黃沙斷岸頭

題荷花小幅　陳宏

青菂何年種滿塘芙蕖搖影妬新粧不知誰剪波心襪
狼藉紅雲幾片香

千崖道中　程宗

巢居人住艸樓中瘴水蛮煙處處同綿竹笋穿籬外紫
刺桐花落路間紅

橄欖坡

欲去前途日已斜蒼煙白艸兩三家坡頭夜半西風急
吹得寒霜滿地花

陳橋懷古　徐恪

藝祖與王此駐兵風雲長護鳥還驚蕭條細柳無多在

留與陳橋記舊營

江村莫景　桑琳

清溪到海只十里茆屋沿村有幾家向晚漁舟迷去所
狂風飜雪捲蘆花

過高郵湖　桑瑜

湖水生寒蘆葉稀秋來湖上幾人歸莫雲垂處天三尺
不礙孤帆帶雨飛

題畫　李傑

夏木陰森覆碧灣溪風不動鳥聲閒茆齋盡日人稀到
隱几無言對遠山

訪呂山人不遇

靑林一逕入山家門外溪流碧玉斜茆屋日高人不見
春風吹落刺桐花

海亭

秉燭來遊海上亭雨餘艸木帶龍腥夜深不辨亭前景
彷彿秋濤響四溟

題紅梅

杖藜行過小橋西滿眼春光思欲迷不識孤山山下路
幾回錯認武陵溪

與友人維摩寺小飲　王鼎

暫依禪榻息塵機墻外東風晝掩扉欲上高峰尋舊迹
輕衫短帽不禁吹

回馬峯

玉勒追風日未西前驅尚有幾重溪問渠欲度頻回首
可是臨流惜障泥

宿還道中寫懷　陸潤

片帆高挂疾如飛遇酒何妨便典衣却羨牧童牛背穩
夕陽林下倒騎歸

招賢里　桑悅

親闕遙遙楚天碧滿眼白雲江水急小山叢桂不聞歌
秋空月冷黃金泣

題畫

浮雲出沒杳遙岑小亭日日巢秋陰美人如玉不可見
松子自落空山深

題脩竹美人圖

脩竹涓涓野水旁薄寒翠袖倚風長沉香亭畔春如海
化作巫山一夜凉

游霧谷　周木

霧谷春來花鳥繁管絃遊子競追歡凄凉古殿風霜裏
老檜參天獨倚闌

送羅池尹許君游吳入楚　狄雲漢

柳拂楓橋曉發舟望春春過楚江頭遙知鸚鵡洲前月
還爾西登黃鶴樓

除夕　時中

燒火留連夜不眠却憐明日是新年只須坐斷山窗雨
莫遣愁聲到夢邊

題王時用思親堂　蔣欽

升堂舉眼即思親世上無如此意眞我亦終天空抱恨
爲君書罷益沾巾

述感 辛未下第作

壯心零落髩公公舊業依然谷口煙蘿壁竹護將萬里
鳳城龍闕又他年
小園牡丹盛開約梓堂過賞　吳堂
花外春聲過雨鳩花前春酒雜時羞百年身世眞如寄
只有看花解遣愁
梁臺夜月　周光宙
荒苔千古誦昭明寂寞虛亭月五更時有松風臺上過
山人猶訝讀書聲
題點蒼山石屏石圓如鏡上爲十二峰紋細如縷
大參王公元物舊物也　楊儀

十二巫山道路難夢中想像雨雲寒詞臣不用陽臺賦
天落芙蓉鏡裏看
郎村秋興先大夫命作時年十五
高林露冷吳綾薄手執牙籤開小閣閒梳短髮曉霞橫
闔閭風來荳花落
舟中十五歲作
輕舟薄淚過江村海上雲生日未昏山犬出籬驚過客
野翁收網上柴門
絶句
落木蕭蕭野徑昏遠帆近渠各離村空山寥廓行人少

明月寒潮自到門
送蕭若愚　徐昌穀
送君南下巴渝深予亦迢迢湘水心前路不知何地別
千山萬壑莫猿吟
送方山人
巖子灘頭花落時水淸雲碧淨漣漪孤舟相送飛花去
一日看山到武夷
燕京四時歌
天橋垂絲拂建章銀水千片落金塘煙花萬國行人度
遙指蓬萊春日光

暑殿金泉枕碧山淸涼樓閣五臺間赤日不行葱嶺北
雪花長繞玉門關
薊門桑葉落滹沱代北浮雲鴻雁多莫向雲中傳尺素
空將明月對嫦娥
葡萄新酒潑流霞十月燕山雪作花天子後庭誇玉樹
昭君胡服拂琵琶
從軍行
靑天磧路挂金微明月洮河樹影稀胡雁哀鳴飛不度
黃雲戍卒幾時歸
擬古宮詞四首

君王無事日臨戎赫爺親調白玉弓千騎紅袍齊尾匝
臂鷹遥出建章宫
劍舞戎歌樂未休煌煌芝火五城樓班姬獨卧昭陽殿
却捲珠簾望女牛
興慶池頭漏未闌梨園子弟曲將殘花前更進梁州伎
無那西宫月色寒
馳道氍毹御柳垂春風挾彈羽林兒武皇親御長楊殿
勑與龍駒控鼠騎

孫小川攜酒登讀書臺　周詩

窈窕仙宫石徑開一尊頻與故人來梁王簪組俱銷歇

蒼檜空餘太子臺

七檜壇夜集

萬丈丹梯碧霧開山人採藥躡雲來石壇夜坐千峰月
天上時聞笙鶴廻

大石山房同陳方溪聽殺茶泉

石畔泠泠度好音與君箕踞聽來深塵埃不起人間慮
始信寒泉能洗心

送姚季和羅泉春遊

不斷青山晉畫溪煙花樹色使人迷年年買棹溪邊去
一路春風聽鳥啼

田園雜興　鄧韍

溪上柳花吹作萍遊絲無賴舞中庭幽人不來山欲雨
坐見北窗開翠屏

三月十日山塘舟中

十里紅桃夾岸栽船銜細浪縠紋開雨舷徙倚方思枕
又見前山擁翠來

予愛江隱隱居爲賦小句

杏花村巷酒旗懸白石橋頭柳映川日莫爭喧潮拍岸
小樓燈火到商船

漫興　錢詒

紫燕黃鸝如有識峭風寒雨奈無情一春獨對花開落
怕客敲門問姓名

四月寫懷

紅霞碧苔花寂寂綠陰淸晝鳥關關誰言四月無霜雪
都在愁人鬢髮間

木港營　次韻　陳近

寂莫荒山萬里程斜陽芳艸對孤營東風不負遊人意
忽送啼鶯三兩聲

贈妓曉雲　錢籍

茜紅袖子石榴裙此是巫山一片雲怪底五更飛不去

沉煙撫月弄氤氳

偶成

寥洛江村見荻洲美人千里思悠悠偶然雙雁雲中下
占斷瀟湘萬頃秋

夜泊 唐璧

夜泊西江秋水清滿船惟有月華明棹歌何處悠然發
聲斷蘆花恰二更

不寐 蘇子來

梳篦涼風半掩扉誰家敲月擣寒衣相催促織聲淒切
鄰婦三更不下機

蘇門雜詠 五首 邵圭潔

莫話興亾事已賒秪今風土擅繁華秦商蜀賈三千姓
趙舞燕歌十萬家

倚雲樓堞抱長濠南北征人集萬艘處處釵提金絡索
家家酒進紫蒲萄

茶磨靈嵒蠹葉苔畫船如屋下橫塘蘋洲細浴鴛鴦隊
柳陌低迴翡翠光

釃酒和酥醉未醒綠窗徐起怯吳綾平川蕩槳忽十里
深巷賣花時一聲

小年兒女美姿顏鈿貫鉛華一擲間百琲鈿押梳鳳飛
千金裝畫鬬雞還

寒食

禁煙遺事傷千古佳節驚心又一年多少人家裝畫
不逢寒食也無煙

湖村雜詠

賣魚小艇隔溪歸溪上家家啟竹扉拍手兒童笑相報
晚來新得紫鱸肥

題畫 陸龍

汀蘭岸芷綠芊芊浩渺晴波際北天三月江鄉渾似畫

落紅長撲釣魚船

少年行 陳潛

蕭郎遠使曲江頭繫馬垂楊上酒樓忽見當鑪人得意
便交忘却去封侯

對牡丹有感 朱性

醉裏風光夢裏家春深無處不堪嗟瑤臺一種傾城色
半倚雕闌半落花

牧牛圖 桑榮

綠遍郊原艸正肥桃林春午鵓晴嘽數聲短笛青山晚
笑待斜風細雨歸

雨中 邵玉潔

春陰門外天涯隔水滿溪頭客信稀欲與梅花向明月

東風無力送雲飛

畫海棠　錢籌

臙脂澹澹玉浮紅絕豔常宜繡幄籠昨夜露華輕濕透

曉來無力不禁風

梅花道人湖村小景　桑介

清溪曲曲是誰家綠樹陰陰繫釣槎風送片帆歸別浦

數聲漁笛隔蘆花

桃溪詩贈孫山人　嚴訥

桃花千樹遶溪斜溪水盈盈漾錦霞溪上主人無俗事

却將春色染桃花

塞下曲　沈應魁

六月霜風薄戍樓三更雲漢入邊秋崆峒漫倚氷花劍

隴水胡笳急莫愁

揚州道中

畫橋低拂錦雲流采石東連白鷺洲滿地瓊花向誰媚

一江瑤艸喚人愁

述感甲辰以濞誤禁不獲應制拂衣南還作

幾年虛作看花夢萬里空餘彈鋏身此去甦隨猿鶴伴

故山應不怨歸人

賦就十年投未得淮南仙樹枉招尋東流漫逐蘭舟去

捧日猶懸魏闕心

醉歌　沈晃

姑蘇臺前遊鹿麋越王臺上鷓鴣飛興亡莫問千秋事

湖上春光催典衣

少年行

當垆金鞭酒肆中馬蹄未肯踏殘紅五侯門第俱深閉

醉倚月明聽禁鐘

春寄紫琳翁

抱玉崑樓意自高雲霄已付鳳皇毛深堂四月桐花冷

閒就燻爐染雪蕉

平江謠

壯士橫戈久不還夷虜憑陵青海灣城烏啼破金閨夢

不道閶門是玉關

胡人牧馬圖

紫塞秋風苜蓿殘龍媒不入漢天閑紅絲尾斷銀蹄裂

回戍王羽獵閒

秋林　程蒙吉

白石蒼苔靜掩門寒蛩吸露鳴蜩歇砧聲斷續何處村

木葉蕭蕭半林月

秋葵　　張煒

不隨春豔鬬容光畱取丹心待晚芳薄雨潤濡黃淺眉

倩人呼作道家粧

採蓮曲　　黃廷竹

十里芙渠生晚霞闌橈隨意䵷明沙隔花遊子休相問

妾是羅敷自有家

題紅梅贈易道士　　賈宗錫

綠蕚仙人服鼎砂春風兩臉潤朝霞一聲鐵笛江樓上

還勝玄都觀裏花

贈琴師楊桐月　　張焴

琴師種桐今幾圍幾年和月砍孫枝斵就雲和撫幽寂

半天秋思瀉金徽

壬子秋再至館中雨窗書感　　陳儒

門掩西風雨未晞羞將青鏡問年華踈松秀出寒岩色

不及天桃帶晚霞

春懷　　王嘉謀

隱几昬昬白晝長衰年世味已相忘山窗莫道無清玩

零落梅花點硯香

雨中聞鶯　　陳五常

澹雲踈雨晚風輕忽有黃鸝來弄聲一別春光正寥寂

何處聞不勝情

青山磯　　陸南英

此地依稀是昔遊壯懷渾欲斷江流于今老去人憔悴

剩見殘陽古驛樓

送戚少保東還蓬萊　二首　　孫七政

南北登壇百戰功只今回首陣雲空惟餘一片報恩意

不使干將笑匣中

征胡幾度急飛書白草黃沙血染餘一日功成思學道

蓬萊山上結茆廬

詠古　二首

幽燕唾手忽班師明日中原虜騎馳只有陣雲飛不盡

碧天猶見岳家旗　岳武穆

休道將軍苦戰深教成歌舞樂揮金獨憐一曲桃花月

銷盡英雄萬古心　韓蘄王

寒山寺

蕭蕭古寺少行蹤今古閒雲澹遠峯一自客舟題句後

人間無處不聞鐘

明妃曲　二首

向來青鏡未曾親爲度交河照妾身一自影隨胡馬去

何年還作漢宮人

一朝辭漢向天驕彈盡繁絃恨未消畫裏不沾金屋寵
曲中空怨玉關遥

春雪中過止上人蘭若

欲向滄洲問曉猿故人留我聽玄言一龕春雪埋禪影
半嶺梅花映梵門

過宋琴師故居

壁間猶挂竹匡床依舊松風入座涼那得夜深殘雪後
山扉和月奏瀟湘

春日期陸大遊三元道院因往北澗春遊　二首

山院桃花映碧流何當仙侶共探幽雖無石髓留人少

自有鶯啼駐客遊
千壑松風萬壑春飛花撲面舞沾巾此中莫厭仙源奋
芳艸從來不誤人

雨雪曲　二首

年年朔雪度龍山銷盡春風萬古間一自梅花曲中落
幾人腸斷玉門關
江南氣煖百花紅肯信燕山雪滿空鴻雁不教傳塞北
鴛鴦空自織機中

破山禪院

南朝廢寺石梁前寂寂松聲夜月圓萬壑雲深人不到

一龕燈影照逃禪

周水仙水解　水仙辟穀一載忽言天帝詔五龍迎我踏水去

只尺煙波閬死間別留丹訣向人寰空傳海岸蒼龍去
那得遼東白鶴還
秪戀長生蚤棄家鳳簫笙管落天涯珊瑚淚底無消息
紫府宮中有歲華

贈雲溪和尚檢藏虞山

縹緲峰頭猿鶴遲遠探龍藏五千文殘經未了青天月
半偈先空碧海雲

征那虔峒投古寺遇雨

林深竹密鷓鴣啼雲鎖山巒去路迷野寺停驂唫未就
俄然細雨滿春犁

過平海城　倪文美

西風羸馬去遲遲短鬢星星不受吹水浸山城沙漠水
夕陽衰艸共棲迷

八月十七夜坐月　陸鳳翔

病客山城思萬重塔垂寒影月明中樓頭夜靜西風急
長笛一聲秋滿空

漁隱釣臺　孫樓

班荊坐處水潺潺盡日垂綸心自閒怪底蟠谿猶入夢

老將蹤蹟到人間

楊柳詞 二首

記得郎行折柳枝枝頭今已綠千絲柳絲只解春風舞
難織秋閨萬種思

孤鸞羞覩雀爲屏深院無人盡日扃莫許章臺不堪折
長條猶是舊時青

擣衣曲

砧聲不及泣聲多井落銀瓶月轉河欲把金刀試裁却
蕭郎肥瘦近如何

閏七夕 四首

前度容光識未眞重來短晷易爲晨莫言今歲歡逢屢
翻遣明朝別淚頻

靈烏又促駕明河待月樓頭懶擲梭屈指三旬再譜笑
廣寒誰與伴姮娥

羅襪盈盈步漢津一回相見一回新天邊月月雙星度
不信深閨有怨人

銀蟾半壁欲西沉綵縷還穿七孔針誤憶此宵常會面
翻疑來月負初心

山行卽事 趙用賢

十里山塘九里花輕煙澹淺襯平沙棹歌一曲溪雲暝
片片尊前落紫霞

出水蒲芽一尺强深村門巷柳絲香黃鸝啼歇無人徑
小艇維來傍野棠

春堤幾曲是湖田處處旗亭釀酒船載得醉人歸去晚
半村斜日半村煙

秋江

江上風帆片片開千峯秋色映銜盃誰言水到黃河曲
不似離腸日九廻

水面寒生入鷓鴣江風吹夢落家鄉紅顏一別愁心盡
白髮三千道路長

代閨中憶海上客 金澄

君向滄溟妾影孤愁來水上望長途寸心空逐東流去
恨殺潮聲不入吳

沉尚湖 孫柚

孤帆颿影蒼波泝銜徹寒蒲起鷗鷺長吟搔首潮水平
仰望青天零白露

曉出西關口號

疎柳寒煙水國秋遠山孤棹共夷猶誰云千里蓴羹美
菱角鱸魚滿杖頭

旅館寄內 顧榮

小閣疑寒漏下遲三更月白杜鵑枝兒嬌女幼衣衫窄
正是挑燈補綴時

一雲訪包山　呂吾象

蚤出西關到渡頭片颿斜插濕煙浮蒼山盡處還無主
且向橫溪詢釣舟

春閨怨　周宗易

繡罷凭闌欲斷魂東風底事欠溫存等閒數點催花雨
吹上春衫雜淚痕

宮詞　錢繼科

彩扇螢飛攆駕遊六宮雲繞採蓤舟誰憐獨倚長門者

元是三千第一流

虞姬

拔山力盡妾身輕殉主寧辭劍血腥恨殺香魂化爲艸
年年漢地一番生

屋漏厭雨

澤國陰雲多夏自寒千村飛雨暗江干燈前厭聽簷花落
持卻金尊怕酒乾

放鶴亭　姚煦

寂寂湖壖放鶴亭白雲深擁少微星孤山不見梅花發
卻向滄浪笛裏聽

山居

載鶴尋僧入翠微梅花千樹帶岩扉前湖月照空門靜
猶有餘寒襲薜衣

蟋蟀吟

雨餘艸野亂蛩鳴凄斷空閨思婦驚刀尺頻催衣未就
莫將寒信到邊城

友人見招携九上荼蘼同往　邵埜

磁罌斜插一枝紅錯認薔薇燭影中惆悵陌頭花事了
獨携春色過牆東

新秋夜有感　繆元吉

寂寂秋聲到上林忽驚暑往覺涼侵思衣舊婦今何在
此夜空餘促織吟

月下咏梅　周易

疎疎影落畫闌干青鳥枝頭夢亦寒試問林逋東閣裏
月明良夜幾廻看

採蓮曲　鄧廷薦

清風湖上水連天十里荷花簇錦鮮兩兩紅粧蕩舟去
不知身在碧雲邊

秋閨　王國祚

霜凋萬木雁南飛朔氣遙憐透鐵衣初得重裘思寄去

夢寬迢遞向金微

題樓居晚眺　丁沐

暝色將滅雲入戶極陰欲覆風滿樓卷簾寓目足幽賞

何必跨鶴登瀛洲

春夜酒邊聞笛　徐培

竹堂微月照黃昏一點春燈正掩門羌笛不知何處奏

梅花亂落到清尊

江上有懷

日莫行歌江水涯芙容采得可憐花美人欲贈知何處

一片幽情寄彩霞

送瞿元立之任辰州　邵昌鉏

千嵒萬壑藏煙霞應有神仙煉玉砂綽約若逢姑射子

好因風便寄瑤華

紈扇美人

滿地秋風蟋蟀鳴偶携紈扇玉階行同游女伴年猶少

不道凄京是此聲

擬春閨怨　許鎦

雨濕朱葩點翠衣王孫昔別幾時歸晚來雨霽登樓望

極目流霞帶恨飛

送鄭繼之　徐漢栟

崤函西去盡冰山萬仞寒光照客顏君道渭城歌最苦

更緣何事出陽關

寄俞三

帝子繁絃動杳冥江空月白九疑青芳蘭不秀春心苦

人在瀟湘隔洞庭

贈鍾清叔　嚴澂

曾將山水向知音獨有鍾期絕古今意到一時千古處

嶺雲江月伴行吟

題嚴道普翁頭畫　許儁

參差松翠石泉流松影泉聲坐對幽回首青山列屏障

何人扶策擬追遊

送陳次公敬夫赴蜀藩幕四首　瞿汝稷

江風吹雨暗江村孤劍憐君度劍門漠漠片帆天際遠

可堪巫峽更聞猿

翩翩年少擅摛文綵筆縱橫擬策勳萬里此時憐白髮

九天何處接青雲

珠江明月照寒流玉壘晴花映客舟何意迢遙向巴蜀

可緣宿昔夢刀州

祖道無嫌蜀道難右軍懷勝未能看山光疊起環金馬

花氣凝霞覆錦官

落花　陸化淳
纔看枝上綴芳蕤蚤見墻陰砌軟紅莫怪花神情態薄
本來何色不歸空
九日扶病登樓
芙蓉采采印寒流東菊蕭蕭傲九秋病起不堪臨絶巘
小凭軒檻望山頭
宮詞　邵鰲
綠荷清露夜沉沉促織聲繁楊柳深明月自來人自遠
空餘秋思立花陰
毘陵道中寄張明府年丈

湖上花香月白時毘陵夜泊幾回思茱萸忍負尊前賞
楊柳空教陌上垂
戍婦　繆希雍
大漠風高胡馬肥將軍轉戰突重圍征夫十萬何時罷
愁殺年年欲寄衣
四月彭城道中
征人極目艸萋萋無限風塵逐馬蹄遙憶江南春事盡
名花開徧到棠梨
江行懷古
鐵甕城頭霧氣籠江流長鎖秣陵東懸知霸業千秋事
惟有青山片片同
陛辭出都門日逢開霽志喜　陳禹謨
雪殘鳷鵲出都城愛日融融向去程應是天心憐客子
特先寒沍布春明
題桃源圖　錢達道
天台何處是仙家洞口年年春正花莫怪劉郎無路入
當時應恨出山差
寄馬校書　徐待聘
淡雲疎雨不勝秋半是羈愁半別愁只尺桃源迷去路
花開花謝水悠悠

雲陽道中
路自悠悠塵自飛落花無賴點征衣雁拖殘雨江聲遠
馬立斜陽山翠微
春詞　徐崇誠
畫船五彩障輕羅試聽吳儂欸乃歌一曲鷓鴣渾莫解
斷腸回首月明多
送友人遊武林二首　嚴尉
三竺雲深鎖莫鐘六溪如練落芙蓉何當拂袂從君去
散髮扁舟卧綠茸
便擬當年爲買山到來蹤跡竟悠然須君問訊東林遠

行許開池種白蓮

立春日有懷仲元　　徐崇賢

春風新水破流澌玉甲春盤薦菜時遙憶故人江上別
梅花何處寄相思

春閨詞

憔悴春衣濕淚痕殘燈慘淡照黄昏梨花窗外三更雨
角枕空消夢裏魂

靈隱冷泉亭　　繆本

清露氤氲宿樹芬寒潭風卷漾波文冷泉坐久羣喧寂
極目松梢度白雲

明妃曲　　嚴濟

賤妾寧辭嫁遠天君王紅粉自三千若知別後春風面
但看胡沙秋月圓

春閨怨

青樓日暖綺春還紅樹庭前懶去攀枉殺黄鸎啼不住
夢魂夾自度燕山

經竺塢　　金定樂

竺塢春晴衆鳥飛璚峰瑶樹逈含暉路迴徑轉蒼煙隔
祇有鮮雲罥艸衣

少年行二首

玉勒銀鞍滿路光晨蹄拋却鬬雞場日斜扶醉長安陌
紅袖誰家不靚粧

河漢依微片月高曲房羅薦醉檀槽驚聞赤羽傳青海
斜睨天狼拭寶刀

昭君怨三首　　顧雲鴻

一閉長門二十春才瞻天表又胡塵由來錯認君王棄
逼眼何曾屈一人

萬里金閨萬里心黄風漠漠雪山陰胡兒盡向琵琶醉
不識絃中是漢音

努力吞聲報至尊何如風雨閉長門宮中無限深居者
不道孤眠是主恩

夏日養痾閒居二首

蓬蒿翳稱擁衡門不道墻西有市喧怪底漁樵知世代
錯嫌雞犬異桃源

返照横窗午睡清茶香吹落硯雲平罷琴兀坐無餘事
浄拂濤箋寫衛生

春日山中對酒　　孫森

青山兩岸夾桃花芳逕迢遙到酒家洞口但教傾竹葉
溪邊何事憶胡麻

秋江欸乃曲二首　　錢希言

白蘋風急露華溥瓜步灘聲一夜寒要寫新秋江上興
六朝山色帶煙看
秋江何處莫愁家日莫迎郎艇子斜借問江干楊柳色
可能接近白門鴉
虎丘茉莉曲二首
摸臺簇簇虎丘山酙酌橋邊柳一灣三月淥波吹曉市
蕩河船子載花還
惜花人起美纖枝半拾蠶絲半網絲彈却指尖彊玉冷
滿闌寒雪影參差
送繆三還吳門

孤山踏雪雪成泥花裏逢君並馬蹄明發客程何處宿
戍樓煙火石門西
阻風檇李戲代閨人作望歸曲
蛟龍檝上度叟深臘盡空閨雨雪侵不是金錢無定準
從來難卜是郎心
翁兆隆社兄招飲鄞江署中夜話即事四首
衙齋寂寂話叟長鑿落銀花勸客嘗若道臨邛不解事
何緣少識馬卿狂
游女如雲戲水濱爭誇潘令是仙人擬將渡口桃花色
併作河陽縣裏春

鄞江舊事幾堪論千古傷心月一痕獎謝花藏鮑郎墓
錢湖水遶計然邨
四明二百八峰蟠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為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題畫贈張選卿　陳瑋
天漢乘槎抱異才忽將董死杏花栽讀書臺畔堪壺隱
紫氣遙看接上台
吳公子携妓集包山寺竹林下戲題限空字韻　何世滋
忽訝乘鸞到碧空長林瑟瑟度香風玉人笑倚琅玕立
黛色輕將粉面籠

訪齊之吾谷　桑孝光
青岡曲折白雲深強半幽懷屬苦吟許久不來春又莫
藤花落盡換桐陰
光福觀梅　許士柔
何處旗亭賣酒家春風旅邸客情賒酒入香夢渾如蝶
飛入峰頭萬樹花
湖南草舍　錢爾光
幽人歲月今何如十里湖光一卷書幾夜東風吹不斷
波濤聲急小齋虛

秋日村居偶感

秋來搖落門前柳手把道書坐虛牖忽憶張陳末路情
休言管鮑貧時厚
絲絲短髮鏡中逼朵朵寒花籬外新盡日柴門無剝啄
江州不遣白衣人
終朝散髮任踈慵邇屋書堆一床滿笑指堦前花欲開
不知爨下煙長斷
閉門羞嘆食無魚徑沒蓬蒿不欲鋤豈是山公能薦代
篋中已草絕交書
空林煙雨如絲墜霜風落紅閒滿地野夫獨酌臨前軒

煑酒掃葉呼童稚
誅茅作庵湖水西繞窻翠竹幾枝低元規塵起扇自蔽
但見落日風淒淒
幽巖叢桂競舒黃秋色蕭條到草堂閒悶秖憑詩句遣
晚來一枕覺初涼

偶見友人北山逢麗姝之作戲爲和之

春游北郭遇傾城一見空餘百感生自是紅顏堪恨絕
休疑陶令賦閒情
山徑逶迤別有村野花千樹遶柴門無端露出如花面
銷得崔郎隔歲魂
弱態逢人不自容嬌羞宛轉滅行踪風流正是西隣客
莫遣登墻興欲慵

下江行　魏浣初

画舫何曾似使君郵籤不遣俟人聞一尊薄醉一床夢
隨意蘆灘宿水雲

雪窻即事　周儼

雪欺慈竹壓枝寒午夜呼童去掃乾恐有饑禽棲葉底
輕將柱杖打瑯玕
雪滿通衢絕馬蹄多君帶雪訪蓬藜主人不學袁安卧
大笑披裘話剡溪

餘來苜蓿換新芻吟得新詩當酒壺脩竹數竿初帶雪
半牕寒色也風流

登三皇閣

草枯木落寺蕭條門閉無人晚寂寥惟有湖光開百丈
夕陽影裏碎金綃

春雨惜花

宿酒醒來酣睡足爐煙裊裊茶初熟幸來一夜風雨聲
染盡紅妝作新綠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雜體

山家集句　張著

滿庭芳艸易黃昏 吳融 萬壑千岩獨閉門 劉長卿 自有繡帷并甲帳 吳繡 不須檀板共金尊 林逋 試挑野菜炊香飯 黃山谷 只把梅花記月痕 山谷 宿客不眠過夜半 賈島 寥寥一犬吠桃源 劉長卿

首尾吟　林大同

昆湖風月類瀟湘載月乘風引興長自有漁童供鱠縷

可無溪女饋蓮房羽觴傳令留新客玉手藏鈎趁晚涼此際好邀朧麥共昆湖風月類瀟湘

山亭蚤起 廻文五言絶句　王留

小亭一池臨栖鶴伴翁吟曉月孤猿嘯鳥啼亂山深

雨後出山

埽雲洞樹濕積雨岩苔荒衣刺棘林密屐粘花瓣香

江行小景

風回浪拍沙水接天涵岸蓬短一梭輕極目飛雲亂

其二

田田荇逐浪娜娜荻搖風船近汀鷗狎路危愁旅

江亭夜宿

潮生海岸潤月没江城荒蕭蕭竹下露遥望楚天長

詠梅 廻文六言絶句

細細香生小院疎疎影散虚亭趣景西湖絶妙孤山月白風清

春日郊行 廻文七言絶句

啼鳥野田春霽雨落花岩樹洞生風西風朧麥翻晴浪溪碧枕山涵日紅

秋日舟中

滔滔逝水流江漢片片飛雲出岫岩高岳海天秋唳鶴

遠沙煙雨莫歸帆

夏夜過湖

明河月映紅蓮渚遠島煙連翠竹堤橫渡野航停宿旅出溪鳴笛有歸漁

客途有感

風生莽野迷沙黑日落遥林宿鳥喧鬓髮短歌悲失路空山雲月夜啼猿

水竹居 廻文五言律

潯湘映玉明翠羽逼波清沉綠搖蘭影蔚苓來鳳鳴音訴鳥舌巧浪躍鯉梭輕尋此從游息心閒遂逸情

秋望 廻文五言排律

輕煙澹斜日遠趣成畫圖淸蘭雜茂芷落葉殘高梧聲
切悲鴻雁影翩翩燕烏晴原倚列峰小艇浮平湖醒夢
憐蕉鹿利名空擲盧

漁家樂 廻文七言律

寒雲護屋隱蘆汀霽雨微風曉氣淸殘月嘯歌羌篴短
浴鷗隨艇釣綸輕舟楓瓣颯青蓑笠白雪香春晚稻秔
拚醉一場名利遠間身伴鶴結深盟

樵夫唱

金聲一動振梧飛蛩入樵山水映暉尋樂為鶯羣兎走
轉岳循踏曉霜微深行澗畔腰橫斧盡剔荒林棘挂衣
吟美載歌商調別岑危度檜逐雲歸

田家樂

濠盈水繞畝南東樹匝溪橋野徑通膏沃土宜多惠引
忻懽情遂樂年豐勞勤忘處酬盃酒報賽忪時走稚翁
耽皷鬧村旋足賦小舟闌槳蕩輕風

牧童歌

橋平水漲艸萋萋遍牧羣兒犢滿堤喬木翠陰乘旦晝
哀畦春雨潤鋤犁囂囂自得逃機穽澹澹常時飽藿藜
還望野蕪煙渚遠日斜橫篴竹林西

登拂水亭

林深隱寺有鐘聞噴瀑飛崖兩下分陰樹嘯猿悲海日
際天歸鳥疑行雲岑遙湧翠浮松徑澗曲流紅亂穀紋
今古自開圖畫好吟還醉墨妙書裙

鸞山留別書事

飛雲斷岸繫輕舟酒勸歌勤為客留巍石秀松青繞寺
澹煙晴靄翠凝樓依依柳巷門墻舊曲曲溪橋野水流
衣濕雨香花滿道西山鸞起數聲鳩

題畫 廻文七言排律

雲山萬壑野橋橫小閣書聲和鶴鳴羣鳥過林遙度影
隊魚驚浪逐浮萍紛紛鷺雁蘆汀集兩兩漁船湖水平
曛夕縱吟高興適赤楓疑照落霞晴芸香拂几憑時夢
磴曲盤崖轉陸行芹獻樂輸忠悃抱石泉怡老却虛名

詠小樓 一字至十字 丁奉

樓樓尚美頗幽僻嘉木占芳陬一梯夷坦半榻優游庖
近壺觴便窗淸翰墨稠可信庾公開興從知王粲銷憂
數級上超還塵跡四時中騁豁吟眸檻外遭圍林梁宅
第闌前掩映花竹林丘隱几處青山浮雲古塔卷簾時
綠水亂鳥扁舟總似岳陽安得希文再記雖非黃鶴豈
無崔顥重遊

八月十一日夜與趙敬夫極譚時變因就架取陳簡齋集以侑觴至其八音詠效爲二首　楊儀

金風入羅幃蛩響四壁靜石礎夜流潤共此燈燭影絲絲窗隙明細雨芭蕉冷竹聲起珮環對語情耿耿匏繫恥明時雄飛怯途永土鼓俗既移平地生陷穽革鼎在反覆政教賴寬猛木訥本近仁我生亦云幸

金氣入我室夜久情如何石屏背青燈東林待姮娥絲鬢臨涼颸壯志成蹉跎竹爐火初爇黃流金叵羅匏闕可薦帝況乃歌菁莪土垣覆芭蕉詩書足吟哦革面鄭衛語洗耳唐虞歌木落湖水清寄興豈在多

五禽言　沈晃

摘桑看火郎厨日將午摘桑救蠶猶火急飯熟不遑食阿兒看火竈下眠不知釜中已煮新絲錢

子規子規爾子向何之花稍日日啼村中老父守嫠獨前歲輸官將子鬻至今兗作桓山哭

告天告天胸中抱何冤不知老夫田已沒吏來催租叉竄突無路告官請饒縣門亦似天高

提葫蘆村中酒渾不可沽山花向我笑客來可奈何但得床頭有美酒不提葫蘆遶村走

脫布褲獎褲雖脫身還不露君不見西家新婦無鞋著一夏踏車赤雙脚

藥名七言絕二首 七言律二首　蕭韶

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

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甘菊白重陽

菟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又幾時蓮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荳冠長含別淚垂頗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

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鶯滿地黃清淚暗消輕粉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荳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

春宵花月　廻文七言律　薛佩龍

紗窗月上花搖影月臥花深夜睡濃斜月壁涵花下露落花香怨月中風霞凝月榭花情逸錦墜花房月夢空花美月陰春寂寂月籠花色醉朦朦

詩餘

南香子 辭幾次東坡九日詞韻爲別　張著

雨過碧雲收望斷蓬瀛隔十洲白苧衣凉風滿樹颼颼却怪南還已白頭　對酒酢還羇此去西江正值秋無限相思那忍別休休回首青山總是愁

滿江紅 送余侍講告病歸南康　吳訥

歸去來兮家何在匡廬山麓對萬頃平湖數間茆屋昔日登科年正少玉堂應制誇神速二十年朝夕邇清光當知足　齒漸豁頭漸禿不如尋个間局惟戀闕歸心遲遲難促此日登舟歸去也到家正值松醪熟酒醒㬠

把萬卷詩書教孫讀

風入松 詠虞山　林宗

擁屏排戟倚晴空峭壁削芙蓉古今勝槩知多少四時探討無窮拔地參差上下接雲延亘西東　天開圖畫萬千重遠澹近猶濃可人有風煙雪月入簾無春夏秋冬休問弱流東去蓬瀛只尺相通

風入松 歸隱　李傑

黃梅時節雨初收凉氣似新秋鳳城回首江南路情悄悄獨倚危樓白鳥孤飛盡處長空萬里悠悠　家山不見使人愁書劍爲誰留掀天事業都成夢又何須拜相封侯明日拂衣歸去綠波芳艸扁舟

天仙子 送人歸吳

都門雨散浮塵淨綠樹紅亭相掩映片雲飛處是家山添別恨催歸興　鶴髮雙親誰定省客醉祖筵尊酒罄馬首翩翩征旆並計程一月到吳中風景勝堪題詠稻滿西疇花滿徑

風入松 壽黃司業乃兄六十一

眼看元日又過三和氣與春早畫堂處設長生宴聽嘉賓揮麈高譚臘蟻浮盃綠釀江魚作鮓紅甘　主人華髮稱華簪臉暈帶微酣花甲一周還復始享遐齡須過

彭聃最是季方情重特詞遠寄江南

風入松 壽吳元博

紫霄佳氣靄蓬瀛明日是新正玉堂仙客垂弧節正人間寒盡春生梅蕋香飛翠幕椒花酒煖銀罌　貞元會合誕儒英金榜占魁名千百歲纔過半百更須看漭境光榮鳳閣鸞臺重地老成待秉鈞衡

南鄉子 齋居對雪

齋閣莫寒凝誰剪氷花細細零頃刻庭除都積玉清瑩不信蓬山隔大瀛　三日太常醒嬴甕塵生破硯氷坐對銀釭成落莫惺惺白髮難禁此夜生

滿庭芳

寒透篬衾聲驚蝶夢蛾兒亂撲紗窗玉堂高枕幽興可能降報道街衢平滿闘市童狂走鄰鴈十指凍渾如幽鐵巨筆信難扛　想侯門此日香生綺席酒滿瑤缸錦帳裏佳人起舞雙雙爭似我清齋處飲香茶細和新腔更欲上巔峰絕頂注目向寒江

風入松 警世　桑悅

名韁利鎖苦重重沒个從容人生自古無根蔕大家是斷梗飛蓬天際悠悠艸綠陌頭來來紅塵　東風未久又西風歲月匆匆昔時雲影瀟湘雨暗磨盡多少英雄千古是非一夢淡煙落日秋空

滿江紅 作 歸家

簾卷東風窗兒外又生芳艸連數日悵望佳期越添煩惱尋花問柳都擔閣杜鵑啼怨知多少見門前飛絮來成團春如掃　江山遠音信杳形已變心難老凝望處又被遊絲相攪綽約脩眉誰善畫娟娟翠映巫山曉便拚一世不相逄心死了

滿江紅 閒中 寫興

誰信先生歸故里數間茆屋且隨緣度世和光混俗日醉肚皮繞一覺起來喫檢酸齏粥有時社酒飲黃昏爛家宿　林間坐花前醒溪邊臥苦爲殢任形骸放浪無拘無束身外升沉休計較吁嗟人事多翻覆怕途窮日莫是駮人由他哭

虞美人 春曉情思 長沙作

細雨梨花春夢破梁燕將愁訴薄陰小閣日曨曨賓篆輕煙一縷裊東風　星沙舊占遊歌處媚景難留住王孫芳艸最多情萬里和煙隨我到邊城

如夢令 過廢宅 有感

高閣平臨松島曲榭低環荷沼侍女卷珠簾倦把落花閒掃過了過了甚地交還芳艸

花院繁華可愛松徑清幽難賽金谷與平泉依舊還人鋤菜無奈無奈目送飛鴻天外

前調 夜燕

雲護深沉簾幕風度清冷絲竹行酒假嬋娟盃酒輳成金玉秉燭秉燭月過花稍偏速

滿庭芳 秋雨通宵 有感而作

薄莫窗陰連朝礎潤黃昏雨滴空庭蕭騷淅瀝間和壁蟲鳴猛與荷池戰罷打蕉葉細覺淒清巡簷聽懷人萬里點點是離情　久忘前事了忽勾來心上歷歷分明嘆殘燈欲滅鼓轉三更惟愜凉生枕簟和衣卧好夢難

成寬銷候正鄰雞三唱徹曉奏商聲

瑶臺第一層 癸卯元宵後一日　楊儀

春滿瑶臺天宇淨江梅露玉肌星橋銀樹翠屏雲母光簇琉璃西山雨過霽月當空清影爭奇生歡處坐沉香火底休數觥卮　應知元宵雖過十分圓滿正斯時昇平嘉會清歌窈窕緩吹參差擁觥壽筆硯總當世文武英姿撫佳期覺壯懷激烈笑綰金龜

陸儼山云客有攜夢羽近作瑶臺第一層見示若辭秀調高眞詞場名手也秦七黃九不能專美于前矣

巫山一段雲 艸堂新歲作

細雨沾楊柳東風上海棠一春佳景在草堂煮酒又生香　玄本無煩艸明多亦不妨花前縱飲任清狂舊恨莫思量

江南春 三首　追和雲林倪先生韻

吳山翠染森春筍斗熨湖波銀練淨山桃開遍野禽啼人在鞦韆嬌送影　曉風寒峭越羅冷竹爐爇火烹龍井酒痕狠籍紫絲巾陌頭柳條縈麴塵　流雲遲流水急燕蹴飛花紅雨濕鏡中朱顏歎何及年年芳洲艸光碧簫鼓樓船滿城邑青旂飄揚駁驚立人生百年水上萍眼前靡刃空營營

元鎭本錫山富室性清介絕俗晚至無家多寄居琳宮梵宇世傳其手書江南春必思婦之作也先生自題云三首予按其聲即木蘭花令前二首二闋已終其憂思之懷未盡故易後章作三字句爲過肉而救反以發其情視希哲嘗疑其爲兩章先生三首字爲誤書故附其說于此

黃鸝遶碧樹 雙調夜夜坐小樓感懷

夜靜初聞雨金荷再爇水沉重炷小閣間憑聽蓮籌長短簷花飛舞池塘初緩却又與琴尊爲伍且莫管世路風波險惡人心今古昨夜柳稍月吐記海棠已開無數

這些子但陰晴順受榮枯莫訴縱然是五陵豪富今只有一抔土爭如無酒陶潛絕糧杜甫

劍南神曲 壬子春日 此詞本明皇幸蜀時笛中諸腸名謫仙怨劉長卿另其調時人未知故有今名事見劇譚錄

青鞋獨立江橋試看春生近郊茉霧橫舟溪叟蒼煙擁路山樵　梅花一樹兩樹楊柳千條萬條身是玉皇舊吏不妨杖屨逍遙

杏花天 越調 辛亥正月水仙盛開對花夜酌用古調杏花天翻新詞歌以進觴此曲初似不叶然入越調北音發聲自得悠揚之趣乃知易安之先當音勿以解歸爲是少也

春來準備看花眼苦經旬風狂雨顚窗前誰作催花使

喚起我同看水仙　鬖裙緯約盈盈步捧金盃雙雙袖
揎出拳幸與梅兄並酣暢處蟾光正圓

錦堂春 初及身作

披門西望柳依依宮袍初換征衣乍纖雨過片雲飛目
斷親闈　堂背萱芽幾許江南生子將肥陌頭小艸總
芳菲難報春暉

大有 小石二月五日小閣對竹作

鶺舞隨人花香入牖太湖峰冷雲孤瘦小亭前湘簾不
卷清晝連宵病柔傷春酒強支節土華如繡忽德得落
梅風誰家玉笛清奏　心驚禁煙時候總折了小桃花

又海棠近手一樣春情種種惱人難受且自拂春衣袖
去撫美竹松舊友看龍鳳百種風標歲寒相守

江邊春夢 寄答陳霞抱蔡小海于三十年舊人也

雲和雨朝朝隔斷湘江浦湘江浦桃花零落萋萋芳杜
笛聲暗逐春迴起陽臺夢轉人何許人何許青山一
縷月明千里

初問口 大石 庚戌春予與顧劉二君同遊吳門于凡北上聯舟數日談笑甚歡石泥陵訖與予良為別三月念二日夜辭坪再入惠山寺聽下洞閣亭中沉醉還舟明日拂楚問之則各說歸從去矣職此寄調六

江上清風小閣明月人狗瀾亭下遊蹤滅酒醒剛怕再折

人生此會真奇絕萬竹琮琤二泉清洌　銅爐熱火添生
菜佛燈明仙漏徹醉眠不管人離別

採茶歌 南呂

雨前時亂鸎啼芥茶幽興夢先馳隔竹已開青玉碾對
花休賦翠濤詩紅日畫簷西　烹雀舌鬪銘旗月團的
歷浸玻璃幾度松風醒酒惡半窗蘭馥沁詩脾點點落
疎棋

蝶戀花 林鍾商　王氏梅下和邵子厚韻

一樣春花梅自別我恨來遲已見飄香雪萬點臨風添
一絶金尊到手休教歇　嬝嬝歌喉聲欲咽良會佳期

須待山頭月玉骨冰肌清自徹紙屏好夢和誰說

又 燈下對梅再疊

深夜沉沉人未別銀燭琉璃點綴枝頭雪萬斛沉檀香
不絶天教小雨黃昏歇　玉笛誰家風外咽煙靄霏微
露出松梢月好會從教雞唱徹清狂留與旁人說

長相思 題宋人春閨圖

桃將然柳拖煙懊恨韶光似去年春愁怕獨眠　繡簾
前月鈎懸手拂瑤琴懶去彈幽情誰與傳

撥不斷 雙調　二月念一日閒中理菊種蒲自詠

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閒侵枕畔書花

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晝　心無縈眉無皺今朝過也
明朝又屋外江山自主賓窗前鳥兔從飛走青氊依舊

生查子　大石　庚戌六月十七日夜坐

清風萬卷樓月轉墻花影鐵馬響簷牙螢火依苔井
幽懷去復生好夢重追省石枕竹方床夜久衣裳冷

碧空月詞　舟中對月

碧溪新雨過瑤天正月圓木蘭舟子莫生寒誰遣十分
好景付閒官　翡翠開青海金波映玉盤一時都得共
清歡昨日鳳城龍闕夢初殘

沁園春　過獲麟渡和桂洲嚴陵懷舊韻

南旺雙湖獲麟古渡倦客歸來見官柳無邊狂瀾瀰望
半天雨過一幅帆開沉沉漁舟悠悠牧笛隱隱滄洲去
復迴眞个是人間雲島不換霜臺　杜陵小樣情懷休
再問當年讀易齋向淇水園中多芟惡竹羅浮山下漫
理疎梅睎髮蓮峰披襟日觀端亦人生大快哉蓬窗外
忽白鷗兩兩對我徘徊

減字木蘭花　舟中夜思

東林月起淸影正窺窗上紙南浦風生爽氣先聞水面
聲　誰家玉笛千里歸心江艸碧試聽銅壺幾點殘星
岸柳疎

木蘭花令　閏月念九日過魯橋用桂洲韻

魯橋忽送今朝雨日午鳴蟬千萬樹青山一帶浸波明
煙水前村是何處　自理瑤琴還自語知音從古難多
數欲鼓猗蘭下指遲爐煙半逐飛雲去

菩薩蠻　中呂　過谷亭預寄秦氏園亭

試說還家情意好澹月微風天漸曉炎夏似深秋中流
自在舟　菊松三徑地猿鶴猜人意且醉習家池參差
白接䍦

賣花聲　六月一日雨後過桓山欲遊石室過徐欲登放鶴亭皆以泥淖不果因憶舊遊有作

疎雨過彭城小篁涼生高臺戲馬古今情却憶舊遊人

去盡好夢難憑　海上曉霞橫柳色蟬聲青簾畫舸映
波明欲弔坡仙河水廣好事難成

水龍吟　越調　題金山寺

天生砥柱狂瀾一拳瘦石名千古三峽奔騰五湖渟滙
萬流衝注明滅煙霞昭回日月吐吞雲霧看風波南北
悠悠總人間閱歷輿亾路　淸夜魚龍吟嘯叟鶴鶴迴
翔分聚慷慨英雄飛揚才俊古今無數北客重來景物
不殊風流如故攬青銅漸覺鬢有繁霜歲華空度

水調歌頭　中呂

小院淸如水卷簾人未知手倦方抛書卷午夢鎭梧陰

恨煞春光去也墻外無窮花掃過眼剩青枝鸎兒久寂寞鶯子故差池　空掩袂盼嘉樹數佳期有个人人何處兩地各相思謾說消愁惟酒要道忘憂有艸此病最難醫多情緩羅帶多怨損腰肢

長相思　題唐伯虎畫折枝

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　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煙籠

六如唐先生爲一卿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日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一狂生大書一詩于前先生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時塗抹詩

書盡墨于就案以水筆洗滌浙墨狂生之詩半亦磨滅計不能盡去乃因文刪剔易爲小詞良久詞成扇亦曝乾逐字塡補既定以呈先生先生喜曰子能點鐵成金我當共成勝事耳鄙與脩飾損缺復自序顛新篇于左邀所知三四輩入桃花庵置酒高會盡日乃罷是歲正德丙寅予年二十九矣

喬腳兒雙調　虎丘西塘夜行迷道

通波無盡處望裏連天碧沙頭白鳥雙雙立我本忘機人歸舟莫急　浮雲生遠浦遮郤西飛日桃源有路無人識總有老漁郎難尋舊跡

畢仁叔曰承教翰併得別後大作仰知公天趣悠然舉筆妙極礕之化工生物色色英華鑽仰區區有神奪心融而筆舌莫之能諭也

且坐令　戴德山中作

春將老轉覺風光好青山過雨溪流遶處處閒啼鳥脩竹長林朱櫻玉筍自家傾倒　王逸少舊山陰道難教我華負了世情底用牽懷抱總付與尊前笑醉眠莫管催歸蚕軟茸茸芳艸

小重山　谷　蔡小梅

簾卷朱樓送酒頻流鶯啼不歇怨何人碧桃花下卽閒

身醉夢裏又虛一年春　落日隔松筠蒼煙縹緲半銷荒津王人書到楚江濱愁萬種知是假和眞

鶴沖天　淮陰阻風

斷橋渡逆風舟蕩漾碧莎洲昔騰好夢到揚州覺來依舊愁　中山毫端溪硯閣帖手摹幾徧濃興飛盡野塘平中流自在行

漁家傲　雨中遣懷

四日行舟三日雨天涯倦客愁無語獨倚蓬窗懷故土芳艸浦飛帆不爲濃雲阻　筆床茶竈相隨住清風入座爲賓主陰晴世路隨遭遇今朝過明朝白日應重覩

阮郎歸

敲棋客散小樓前梧笙適意眠烏毘几上玉爐煙薰風調五絃　唐世畫晉人牋牙籤宋簡編龍團細碾隔花煎閒情只自傳

紅繡鞋　中秋怨別　　錢詔

別時節寒食梨花莫雨如今回首忽到中秋桂枝香裏把墨甲金錢遺占几幾喜蛛垂難憑信靈鵲噪未爲奇燈花兒何太喜

粉蝶兒　無題

玉骨氷肌寶釵横半鬆雲鬢翦春衫將鴛枕斜欹眼㬱朧腮帶赤紛顫翠羽擺動看揚裙腰肢酥胸軟香汗微暗巫山行雨

海虞文苑　卷之八　廿九

慶春宮　卜築　　邵圭潔

山帶平疇水環秀野江村處處清嘉花逕客來石壕人去梵陰團翠閒中謗整蔡瓜西溪上日暉未斜夏堂開新築簾卷祥風戶映文霞　芭蕉分影窗紗棠棣相輝蘭樹交加靜夜詩書消長機杼等閒兒女當家年豐時阜願四境雞犬無譁待鶯啼春野斗酒雙柑來話桑麻

謁金門

江艸碧又見一年寒食風雨落花春可惜況逢身是客十里青山只尺兩岸綠楊如織酌酒賦詩俱未得減將光景擲

菩薩蠻

難消炎暑惟茆屋借符東鄰三畝竹一卷坐幽亭入簾山氣清　天邊金殿直龍未許鶯鶯宿渴病似長卿誰分玉井氷

玉蝴蝶　咏梅

報道江南春蚤誰將消息先付梅花清絕標姿真个異種奇葩淺流邊一枝寒浸明月下幾樹横斜光煙霞短籬村落茆屋人家　還嗟隔村桃李總稱繁豔更近宜譁雅澹精神美人依約自天涯憑寄取剛逢驛使正相思忽到窗紗把門遮竹爐溫火伴我煮茶

海虞文苑　卷之八　三十

意難忘　代鰲江作　　錢籍

唱能驪駒問東君底事苦要懸車江山懷舊主風物悵新今休踢蹭且蹰躇莫謗賦歸與乞爲民勉留一載畢竟歡娛　飄飄鶴氅霞裾奈無心富貴決意樵漁青山深采藥綠水淨牽長蘆壓網躡仙衢松月共清虛更何時天教合浦再覩明珠

踏莎行　贈妓林雁棠

燕趙嬋娟風流迤逗相思只怕黄昏候笑將花貌比芙

蓉香蒐背落嬌紅手　隨步隨行誰先誰後睡情濃重
非緣酒甫能排遣夜來愁一般春病如今有

蝶戀花 咏四景别意和韻四首

憶昨關河同惜别幾樹江梅又見花如雪錦字不傳愁
欲絕青樓舊事空銷歇縱使加餐難下咽兩處相思一
樣留前月枝上鶯啼不徹離情萬種憑誰說

其二

楚水吳山勞遠别十載咸陽博得盈頭雪鶯子梅花飛
不絕蕙風已動梅風歇萬里啼痕空自咽爲憶秦娥望
斷秦樓月何處泪成重唱徹離人莫向離人說

其三

寂莫崔嵬成久别怨粉愁香減卻梨花雪一望一思心
斷絕湘江水冷音塵歇檻外細流嗚咽咽鏡裏鸞孤怕
見梧桐月霜重角聲吹不徹此情未可分明說

其四

一曲驪駒人恨别白雁迢迢乾處關山雪遠道不堪音
信絕斜陽伴雖恣哭野水凝冰清更咽荒艸悲風正
是思家月金井寒鴉啼未徹無人傳與梅花說

江南春 次倪雲林先生韻　孫樓

玉林初迸黃金筍晴絲院院柔風靜錦鶯睍睆隔花鼓
此外鶯高低舞簾影荼蘼尚勒花朝冷自汲清深試龍井
亂紅飛盡欲沾巾半付東流半委塵鳥聲遲歌聲急清
明小雨闌干濕易去韶光追不及船頭新漲接天碧錦
城自古誇吳邑十二行螺倚雲立請看點點溪上萍柳
花昨日猶營營

戚氏 次柳耆卿秋夜韻

罨春天一枝紅杏豔幽軒薄倖風顛薄情雨驟更昏煙
飄炎頻辭林鳥衣輕蹴墜梁間卻教故苑羞殺移根向
阻水逢山蜂媒無便蝶使難憑幾回挑淚潺湲怪語爺
細碎遊人歷亂到處紛喧　永隔如年孤燈明滅

和影伴更闌蟾光照那人　問燭娟恨綿綿滿眼
風物那堪慎悔當日蕊宮半含半吐葉嫩枝柔欲折未
折邊延　誘憶蒸霞似嬰顧寸臉宜喜宜嗽只願成陰
結子待春陽歲歲共留連無端好事多磨彩雲易散乜
十春臨限殢名花誰不心縈絆朝看鏡日減朱顏倩東
君休呀休寒趁嫣紅一點赤仝殘擠鋪茵藉沾英片片
長抱花眠

解連環 次周美成閨情韻

柔情暗托奈平地風波對面遼邈本來面目野鶯鶩但
隨浪逐波福慳緣薄幽閣沉沉險斷送揪鞭繩索是粧

西美套恰有千金返寇靈藥　料得水魚相若待石爛
海々枯馬頭生角從教錦片前程和密雲濃雨一筆勾却
萬紫千紅總不比孤梅芳萼任春風墜不沾泥把伊零
落

戊午春余意忽有所失則於納悶無以自解倫詩餘
此戚氏最稱長調可以寫怨而其名又類女郎卽揮
宅賡之抑鬱無聊情見乎辭每悲歌擊節涕輒無從
語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百年之內所歡幾何能無
眷眷不然余亦雅知自束而心豈易蕩若此然發情
止義古之婦人亦能之　丈夫者耶復調解也

環以志恨云

念奴嬌　用東坡赤壁懷古韻

江南燕北數千里歷遍波濤風物客久囊虛裘已敝絕
似永徒四壁勳業難成容顏易老鏡裏朝添雪五旬到
也算來非是英傑　追憶書劍初携闔閭城外迎鼓船
頭發誓笑封侯男子事一點雄心未滅七戰六場四逢
奪錦勝負爭絲髮已逝矣晚成須問靈月
盛年浮氣湯自許獨步江東人物躍馬橫戈圍萬騎突
戰曾無堅壁歲月奔馳勳名蹭蹬忽爾頭顱雪而今俯
首虛名慚負人傑　猶託紙上雲煙胸中磈礧筆底花
鼻發廿載芸窗千萬卷頓使一朝埋滅白壁誰沾青錢
未選憤欲衝冠髮重門自掩黃昏羞對孤月
摩娑雙眼湯捫腹空洞此中無物但可容卿三百輩仍
佇圖書東壁詠月磯頭歌風沛上還賦梁園雪揮毫對
客座中若个雄傑　忽聽雁叫南樓登吟北渚一夜清
商然兩袖京生零露襲銀漢橫斜將滅對酒長歌攬衣
獨步颯颯風吹髮杜鵑枝上聲聲啼落殘月
紅塵深處轉愁腸却憶江南景物數點雲開梅雨霽一
片蒼崖翠壁竹裏鳴淙松間瀉瀑衣袂飛珠雪流觴曲
詠山中亦是奇傑　而今　遂令迤逗彌缺悲々
歌發去征無憑那未穩好々　隨減迎雁牽情吟然
送淚聽裏堪華髮青山不負有時還醉蘿月

念奴嬌一名百字令詞剛百字也又名大江東去又
名酹江月又名赤壁詞則以坡老赤壁懷古首尾所
言得名詞人賦此調者多矣而坡老一章獨冠今古
後人屬而和者不少余亦於歲留滯燕都然愁悶作
輒寄興々關湯未能忘情至當復賡之不知此後又
積若干也

踏莎行　戊申中秋邵氏賞月　錢壽

金宇收嵐瑤臺息籟寒空萬里搖銀海一輪飛上廣寒

秋玉山爽氣冰壺灑　皓魄常明朱顏易改深獻且盡
東若愛笑將時事問嫦娥石家歌舞今何在

卜算子　蛛網

蝶粉度春風過重重明月涼梢葺舊絲一一從頭
起　花片挽離情露墜珠簾東海虹消莫教倒挂
蜻蜓尾

臨江仙　初夏新晴

百尺飛甍初過雨石榴一樹花明畫屏長晝落絲輕黑
甜初起茶竈響松聲　獨倚赤闌詩思遠烏巾一角斜
傾綠裡雲裏鬢新妝个中些悲憂洒散入情

[illegible]歸　閨情

夕陽簾箔舞遊絲層樓獨倚時殘粧倦理翠鬟垂芳心
燕子知　和泪眼帶愁眉天涯舊夢隨惜花春病強支
持啼鴿聲更悲

滿庭芳　賞牡丹

酒滿瓊卮花明錦幛粉牆俗說花香誤誇金谷何必羨
流觴且喜清心無事花打不礙顛狂君須念繁華易
擲瞥眼褪紅粧　倩青皇作主東風長在日醉花前浮
名心底事惹得身忙總有韓彭事業英雄盡屬黃粱尋
些無莫教輕覷蝶粉與蜂黃

耍漏子　賞月　丁奉

桂香清松影臟半畝空庭曲砌碧漢迴白雲寒樓頭皎
玉盤　喚嫦娥音容杳銀闕傍人作小詞綺瑟醉金觴
笑歌牛斗杳

眼兒媚　過華湖

蘆葦蕭蕭奏輕颸煙雨隔南洲小航冒冷孤帆披濕一
路吟謳　間人儼似天隨子幽興五湖秋相知只在沙
頭漁叟沙嘴眠鷗

又　無錫武進道中

錫城　一棹晚氣冷蕭蕭嶺溥陽湖展鏡[illegible]
柔
畫　醉酒醒尋詩[illegible]捧茶甌陪行一路沙
雲冉冉沙鳥飄飄

南鄉子　夏晚浴酌

三伏楚闈湯汗體冰清白玉香小坐空階明月冷如霜
宛在南陽石步廊　幽興動壺觴沉李浮瓜壓夏
暑不須河朔飲酣狂酒醒詩成夜未央

蝶戀花　春宵

最苦春宵難到曉擁膝微吟屢剔燈花小流霞細酌銀
瓶了西映窗光斜月皎　四聽無聲寒悄悄急擁青綾
夢入邯鄲杳乍覺一腔諸事繞忽從枕外聞啼鳥

行鄉子

特地登樓欲寫春愁急開窗試眺遐陬低雲遍野寒遍
重裘遇雨如麻風如剪霰如毬　句床獨坐守僻眈幽
想功名富貴如漚百年有命萬事無謀只香一卷香一
篆酒一甌

錦纏道

小雨廉纖醞作東風微冷滿四野蘼蕪春景上林界呈
梅花頂柳線黃拖着漁人艇　每對物傷春閒愁耿
耿嘆人生榮枯不等只安分深鎖柴門但尋詩倦處得
醉何妨醒

虞美人　其之八　　老

逆旅有感

誰能料後曾閱歷人間知新見舊歎無數開落升沉似
春花秋月浮雲過溜輕薄紛紛殺眼前智爭力鬪却不
道人朝難保來日陰晴風候　莫若只鳴騶曳繡只安分
田園委心耕耨好將勤儉傳家且澹飯麄衣延綿裔胄
古聖先賢管不得無窮字何不勸我把酒寬懷展眉皺

清平樂　詠雪　　張文熙

剪碎寒雲簷外舞繽紛斜穿簾幙點點方會津津瓊液沾
唇　數酌祛將寒去便覺酣然興至旋呵凍筆裁詩模
寫陽春曲意

減字木蘭花　約友人遊西山口占一闋代柬　瞿汝稷

出華幾許匆匆又送清明去寵柳嬌花花外堤邊闕歲
華　坐看頭白忍使芳菲都浪擲如畫溪山乞取浮生
兩日閒

又適激答余前詞有笑遊人身在山中不識山春復之句余愛之以為得此意者可謂詞家再寄前調呈道激

何愁春去春光常伴儂家住但對春光莫遣芳菲笑客
忙　池荷庭桂賞心生色迎會蝠雪滿衡門春到梅花
又十分

虞美人　河東湖泗上莫愁湖　　三十六

莫愁莫說當年無限佳勝跡只今又有明月長如留尚留纖影
風雲學舞衣嬌湖邊蓬伴酩酊石城似首悉渚靜凌波弱
步誰並郢中白下艸萋萋都泮春徑芳鷗不住綠楊啼
如此往恨千頃　古來爭剩煙領繞清尊清輝交映
消盡世人間紛競玉樹家千幾許試看遺井可獨莫愁香
豔冷

海虞文苑卷之九

邑後學張應遴選輯

疏

脩省弭災疏　徐恪

臣謹題爲陳言脩省以弭災變事臣等竊見今春以來兩儀不位而變象作災四序乖時而夏慘秋燠或久旱不雨或大雨不晴雷聲違時不發過時不收或風聲中商或雨沙四塞水旱㳙臻而萬物不育即今小民賑口嗷嗷救死不贍妖言者屢出於中外反叛者竊作於秦蜀近彗星東見焰拂台垣人心洶沸甚是可畏[illegible]

恐皆陰盛陽微之應應在所屬夫凡事物皆屬陰陽語乎倫則君上屬陽臣妃屬陰語乎德則剛果屬陽柔愛屬陰語乎教則正道屬陽異端屬陰語乎疆域則中國屬陽夷狄屬陰桀屬如此餘可類推臣等待罪言路每因災異而考諸古驗諸今未嘗不爲之慷然太息口欲言而復訥者數四蓋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熟而思之與其不言而得罪於宗社不若力言而得罪於陛下之爲愈也伏覩陛下憫生民流離之困苦念祖宗創業之艱難納臣等犬馬拳拳之言以答上天垂戒之切則不勝慶幸之至仰惟陛下仁同天地洞光

舜湯武弗加矣何獨不裁以義行以勇哉夫用仁而不裁以義則仁流牽溺不行以勇則施仁不博仁雖爲發散陽德而中有柔愛之陰德存焉義雖爲收斂陰德而中有剛方之陽德在焉勇所以力行乎剛方者亦屬陽之德也諸災異皆陽德不足而陰德浮之是豈非陛下不肯以義裁仁以勇行仁之所致歟請以目前事論之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其幾雖微而天下至著之理基於此其事雖隱而天祖眷顧之意在於此此而不序則幽明物理舉失其序將何以禮固萬民哉故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恭惟皇上作配中宮爲生靈父母名分已昭於天下而天人歸與之心亦久理宜陛下日夕於中宮雍睦同一寢食同一起居以實布告之典以正天人之心以定宮闈之分向者禮部尚書等官姚夔等亦曾備情懇請蒙皇上謂內事朕自處置欽此彼時中外聞者莫不歡欣迺來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日進膳費仍前不減中宮膳費不聞有增是有以知陛下之於昭德宮愛專情一夫宮墻雖深而視聽猶只尺也衽席雖微而懸象甚昭著也今聖愛既專於昭德宮而臣等且不敢以名分爲論但陛下富

有春秋而　震位尚虛豈可以　宗廟　社稷之大計
天下民物之至望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
衆多以固本慰民哉考之上古人君及我朝　列聖未
必不時幸各宮但情愛一專於后禮義一出於后各宮
妃嬪則不過接見一時豈可使之專愛以廢肅穆之風
以失萬民之望以遺後世之譏如漢不能正護夫人同
坐之禮遺史到今以爲鄙譚　陛下鑒陰盛之戒奮乎
義勇自今以往凡寢處一於　中宮則陽德斷可以回
陰災而　宗社萬年之美兆必基於此此其一也近該
天下州縣去處奏來旱澇情詞在野無收在官無積生

民貧困日急而盜賊日盛如巡撫荊襄都御史楊璿兩
次奏稱流民因飢爲惡有兩日內而刼殺人民二十四
家者有爲大麥五六斗而殺死三人者縱橫甚盛以臣
等覩之事勢不爲不迫蓋以今歲被災處所赤土千里
而人心〻爲搖撼惟以得食貪生爲快意豈復計君臣
之大義哉且人君代天子民即民之父母也子有飢寒
疾苦父母必爲之寢食不安求神用藥無所不至今
陛下作斯民父母覽此奏詞而不蒙省懼以施惠布德
爲急尚循故事付部施行戶部尚書馬昻等視爲常事
凡有告　急情詞有順其心則復本日行移彼處酙酌設

法有㳒其意則曰事有窒礙難以准行遇事微有利害
則曰伏乞　聖明區處既不能分憂達情乃敢蒙蔽坐
視終年累月不過作此活套語以爲經濟弘才竟不知
飢民之命朝不保夕懸望衣食如在厨席猶以爲緩況
可坐視虛文以誤生民之身家以積　社稷之大患是
猶子訴飢寒疾苦欲望父母極力一救而不理也彼若
棄父母而不顧則將何計以遏之今若仍於民間區畫
況責官鬻爵徧及內外無可討者伏願　陛下擴天地
之仁心行義勇之陽德首罷征辦之務大發內帑之財
酙量各處旱飢之輕重逐一差官齎去會同巡撫巡按

等官作急糴糧賑濟古云財散則民聚又云民飢則君
不能獨富甚不宜吝塞財藏視民途殍以增陰盛不測
之戒此其二也和尚乃異端之流棄父母而不養絕君
臣以自食忍去兄弟而誘圖異姓因無夫婦而敗壞人
倫搖唇鼓舌煽惑人心蒙迷世道故每犯妖言者皆是
此等異端之徒是宜迸諸四夷弗使亂我正道可也乃
蒙　皇上過於信待每遇生忌之辰費萬萬之資財建
七七之齋醮而西天佛子劄實巴等又蒙　封以法王
等項名號賞賚不時極其隆厚轎制實同於御輦受用
有過於親王游言果技上動　宸極而下惑衆聽嚐民

旨　傷世和風陰盛之應抑在於此　臣等思惟使和尚
[illegible]弭災異能救飢荒是佛教有靈宜尊信之況死生同
[illegible]耶庚梁武帝享國長久子孫綿延是脩齋有福宜體
行之何喪亡無日耶事屬荒唐斷無此理伏望　陛下
斷以大義即將劄實巴等華去法王等號追回賞賜以
濟飢民照依阿叱哩事例發回原處仍　勑各該寺觀
今後不得以建醮脩齋名色　上請以費民財許令科
道糾舉陽德振動如此則陰災其有不消者乎此其三
也兩間之財不在府庫則在於民不在於民必歸府庫
此自然之理勢方今之世民窮財乏皆由　朝廷賞賚

不節玩好不除之所致或印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
畫之物或造寶石之具夫自古人君之於左右未嘗不
賞但賞合於理則人心喜賞俾於功則人心勸賞不具
發則人心紫　陛下何不念時荒旱以義勇而行節儉
絕玩好而罷嬉賞特詔各監各局將一應造作之務悉
皆罷工收料必若是而後可回天意仍乞　勑將浙江
福建雲南等處採辦鑛場官員取回以甦民困不宜慮
應故事增彼　天地示戒之切考之漢志有曰人君不
能躬行節儉則上天垂象梟風淫雨水旱並作其應在
此此其四也且君之有臣猶父之有子大臣者家子之

家而厚[illegible]衆子也若家子瀆[illegible]肆志而衆子効尤
使爲父者愛而不知治家必敗矣臣之於君正猶是也
今兩京文武大臣中有蠅營苟祿者有坐視民患者有
大肆姦貪者有無功濫受陞賞而肆爲蒙蔽者此等之
徒皆能致災此時不除將來之患不可測度伏望　皇
上勿謂大臣祿重而不忍遽去勿謂　先朝舊臣而暫
且寬容必須斷以大義行以勇決即將曾經科道糾劾
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是位者許令自陳致仕以
全大臣之體中間果有當退者貪戀富貴不肯自陳求
退者許科道指實糾舉至如　臣等亦以庸才濫居言路

無補於時有負委任亢望　皇上將　臣等罷歸另選賢
才以充任使庶政事可脩矣此其五也是五者乃救時
之切務回　上天之首事惟在　陛下一念之轉移爾
是念也　天地鬼神臨之果能轉移必行則義勇在此
而災異可弭矣且　臣等所謂義非難見即某事可某事
不可截然分限者是也所謂勇非難行即某事可即行
之某事不可即止之者是也推之以理萬幾以決庶務
亦不過舉此義勇以加之爾孰謂災異有不可弭哉否
則雖欲弭災而反致災也

請召回蘇松織造使臣疏　徐恪

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龐勛元之末有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可許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脩省以消弭之于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

祖稅之出數倍于他州而紈綺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闥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蚤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威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　皇上即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歡欣鼓舞以謂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已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白茆水利疏　楊册

臣覩國家軍國之須仰給於江南者爲多而江南錢穀之產亦惟蘇松常鎮嘉湖爲最然錢穀非農田莫生農田非水利莫賴故吳中水利自古論之臣嘗考之經書驗之地勢有以知吳中之水無大於太湖而太湖納三吳之水衆流趨赴滙爲巨浸至三萬六千餘頃流爲三江以入於海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即謂是也三江既湮其二而自宋以來生齒日繁沙艸日積橋梁塗堰日興下流因以日壅故水之來易以溢而流之去無所趨未免停聚其間漸爲吳患間有塘港之可洩者亦

不能勝上流之巨也是以有宋范仲淹歐陽脩蘇軾朱熹諸儒皆嘗言之而至元任仁發尤爲詳備其見於文集郡志者悉可考也今太湖東路則有吳松江婁家瀏稍可通洩臣不敢汎舉但以太湖北道一路言之有七利於蘇常諸邑者無如白茆塘也白茆塘者元末僞周張士誠開濬於常熟縣之東南延長七八十里上接水名鮎魚口與昆城湖故太湖之水灌於東北諸湖蕩者皆入昆城湖由鮎魚口以達於塘而洩於江故上流奔衝之勢大而不竭是以塘水湍急潮汐往來洶湧迅激泥致深濶而汨蕩淫洩益以通利百年之間蘇常地方旱澇大有所賴今四五十年來鮎魚口與昆城湖俱被豪家絣種茭蘆茭蘆漸滿而淤泥漸積淤泥既積乃圍圩成田以礙水利由是塘與湖隔絕不通昔日注洩之利不復可得塘中灘淤日積而江濱之流沙漲阜橫絕於塘口使潮水無由出入塘漸淺塞而涉不濡脛矣於是境內諸邑之田旱則潮不能通雨則水不能出田禾渰槁兩無所恃前此二年大雨連旬腴田盡爲巨浸經年不得退洩人民飢餓以至賣妻鬻子棄親遺戚流離四散曠野無廬殍於塗殯於水者不可勝計皆此塘淤塞爲之祟也郡邑盈餘積出之糧數雖具而實不存況

宣德年間巡撫官周忱所興濟農倉且廢棄而無跡飢民何由而賑救之乎此有仁心者所不忍聞且見也是雖天災之使然而實則人事之未脩欲拯水患之慘於蘇者其可不急於是塘之濬乎去秋應天府鄉試策所以諄諄於此也然有識之士未嘗不念及之特慮開濬之者無長策耳或欲斬坦江口翻犀開挑則人力煩勞而塘中軟沙恒爲之患或欲別開一塘以通其流則傷田多而民問墓舍重爲之還以故多討而不得施也臣嘗有說於吳中任水利之職者曰必先穿塘口之橫沙欠鑿鮎魚口昆城湖之葑土凡昔皆水而今成灘田者

察其要害之處入出潮港使上下水潮直出直入通利
而不滯乃於塘中倣宋時李公義濬河之法而酌量督
損之其水之深處則用舟製鐵龍爪其水之灘淺處則
以徒步而用鐵塔釘把之屬多起人夫給以糧器因潮
落之時爬搜疏汩使沙泥騰攪不得停定皆成濁流下
洩於江則沙去而水自深矣且量夫役多寡自下而上
以次搜濬直抵湖口使深於今日淺時丈許乃止俟日
後潮汐往來當自深闊如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塘
不患其不通矣其餘涇港之附近者皆須開濬如周張
二涇口戈庄塘落星港洪蕭涇等處尤在所急至若石

橋岸獺之有礙水潮蘼斷汪網之有節泥沙者必須毀
拆務使衆流歸湖以達於塘由塘以達於江則太湖之
水利而內境諸邑之旱澇皆有所濟將見禾稼成熟生
民粒食而國賦有供矣伏望　皇上憫吳民之多難念
國賦之由生下臣議於該部及吏部尚書王恕先因巡
撫江南備達其情會議可否苟以臣之所言誠在[illegible]
特　敕撫按及水利官員會同鄉人耆老多方計[illegible]
時制宜即便督委府縣集工舉事務使水道通洩不[illegible]
民害則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代都御史牟公諭治蘇松水利疏　周木

臣謹奏爲水利事臣聞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水得
其利則貢賦有常而國用有恃也臣自巡撫江南以來
見得蘇松二府稅糧比他處最重而水患視往年爲多
延詢父老皆云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俱當東南卑下
之區而蘇松尤甚譬之釜焉蘇松則其底耳況又北枕
大江東沿大海西含太湖其間支流別派若湖泖涇漊
蕩瀝浦瀆塘河溪港浜瀆等水不可勝數其通江達海
經流則太湖東一支直出松江嘉定爲吳淞江又東北
一支直出崑山太倉爲劉家河又北東一支直出常熟

爲白茆塘常熟又北一支直抵大江爲福山塘水由太
湖而泄于江海則患無由致矣緣被吳江縣一帶長橋
挽路壅塞太湖出水之咽喉以致上流無力而湖泖之
淤澱積淤澱積則茭蘆叢生茭蘆叢生則湖泖之故道
愈塞而上流愈遲緩無力不能衝滌海潮渾沙日漸停
積而海口始壅塞不通矣海口不通一遇天雨連綿出
泄不及則田與江河漲成一壑而患遂不可拯矣永樂
中家　欽差戶部尚書夏原吉提督疏濬彼時惑于浮
議僅能導其十之二三而患根終未拔也天順中巡撫
都御史崔恭力排浮議濬[illegible]吳松緣奉行非人終不能

除其淤塞而復其故道止開南沙洪一派由減水河而達黃浦以入海且黃浦專泄杭嘉湖之水尚欠通利豈能又泄蘇松之水乎況自南沙洪至減水河地勢綫遠紆曲非若徐公渡王阿別灣之可以直達于海兼之黃浦又非受水之處循孟子所謂以鄰國爲壑也近來雖蒙 朝廷添置水利官員緣見役費浩繁未敢輕舉但今各河積久不開壅塞愈甚以故積潦經年不泄而腴田悉爲水壑何啻病膈之人胸噎便澁而肢腹浸漲病勢已極舍今不治其患殆有甚焉而不可支者矣臣聞其說而痛之遂按圖考志及訪彼中士夫之有水學者

與之講究則利害了然可照而無惑矣爲今之計長橋挽路之制雖不可廢當參酌宋蘇軾所議千橋以決太湖之入江大河小港之舊規雖不可復當疏濬深廣以導衆流之入海上流奔湧則海口之渾沙隨輒滌去而不復積海口常通則水之患常少矣伏望 聖慈大念蘇松之富國用所恃歲運兩京及外衛倉糧幾百萬石其他供輸餽給不可悉數而水患相仍公私凋獘深可痛惜乞 勅大臣一員會同臣等便宜處置總督蘇松等處一槩得利軍衛有司衙門官員公同踏看各處一應壅塞河道乘此農隙起倩軍夫相兼開挑驗口給糧并行賑濟則一舉兩得官無妄費而民無妄役矣或有干礙軍民田宅去處丈量明白除給價乎上副 德意而下愜人情也

保留輔托大臣以抑權姦疏　蔣欽
臣等謹奏為保留輔托大臣以抑權姦以安　宗社事
竊惟天下之事有似緩而急似小而大者為天下不可
不預知而力辨之也蓋大臣一人之身似緩而小實係
天下安危　朝廷得失非急而大者乎邇者尚書兼大
學士劉健謝遷請乞致仕即蒙　陛下俯賜俞允茲命
一下非特臣等且駭且愕天下莫不驚心者蓋以劉健
等歷事　四朝名歸元老當　先帝臨崩之日親受
顧托之命叮嚀告諭留為　陛下輔弼朝夕相與講論
治道恢弘事業安固　社稷者　陛下正宜日召便殿

咨訪謀猷劉健等值此多事之秋亦宜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以濟國事艱難上不負　先帝遺命下不失元老
宿德以收人心以安天下顧乃坐視國弛忍心避難悻
悻然一奏上達　九重不待再辭三劄略無眷戀飄然
長往是何小天下輕　社稷如此獨不念　先帝之恩
命乎且近月以來每聞　陛下視朝太遲遊戲無度常
與內臣劉瑾馬永成等馳馬射箭市食擊毬劉健等身
居輔導之官既無格心善策所以屢諫而力爭之以忤
　聖意乃疎斥之彼職似盡矣而　陛下待大臣之道
有虧此不可去一也觀劉健等奏內有　龍顏清減皆

內臣劉瑾馬永成等狎昵淫汚之語以致獲戾　聖威
惟　陛下審思之果有之與否此不可去二也輔托
之臣天下倚重　朝廷柱石導　陛下以繼述引　陛
下以當道一旦罷之則於　先帝之命安在此不可去
三也自七月以來天變屢示災異迭出蒙　詔雖有脩
省之名而無脩省之實劉健等心不自安欲引咎自責
以消天譴　陛下誤許以歸則中二臣之計矣此不可
去四也又以劉健等恃有逆鱗忠言以觸　天顏震怒
正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主聖則臣直
也　陛下虛心奬勸以勵忠直之氣開納諫之門天下

善言自來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令一敔塞
則讒諂日至　朝政日非誰與治理此不可去五也尚
書入閣坐而論道為　天子首相即古丞相之職與
天子共理天下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殿天子之邦是也內外想望風采夷國視為輕重去之
則華夏動搖此不可去六也昔唐臣陽城裂麻宋臣司
馬光等伏闕後世雖云麤率而直諫之體自如在當時
以為難得今劉健等固無骨鯁之誠亦以宰相諫而得
名天下後世將以為何如此不可去七也夫七不可去
而去之遂二人掛冠脫印之深謀　陛下獨受疎遠大

臣之浮譽其如天下　宗社大計何其如　先帝輔托
之命何其如　陛下思之且李
東陽亦受　顧命大臣幸以　先帝遺詔見留一去一
留自相違背則不可退休明矣劉健等先奏欲罷歸以
遂權奸今之事恐奸人投石擠排以中傷之誠如所言
矣君子小人迭爲消長去一小人則天下賢能進而治
矣退一君子則天下讒佞入而亂矣矧去一大臣天下
安得而無厲階内縱嬖倖肘腋恐因之而生變劉健等
不失爲君子若劉瑾輩羣小人素無顧忌亦不敢肆爲
今去之則權奸竊美内外不知也所以　先帝必俟數

十年尚遲留顧惜不忍舍去伏望　陛下念　先帝付
托之重惜元老輔導之勞收回　成命留劉健謝遷照
舊辦事以安人心以固　社稷以抑權奸之漸以享
皇圖萬萬年無窮之福實天下大幸臣等職居諫貟
寄耳目非爲劉健等二人臣等一身一家惟　陛下留
意臣等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又

臣謹奏爲急誅賊臣以正　朝廷以甦民命事臣嘗讀
書庠序服孟軻君正莫不正之言誦仲舒正心正朝廷
之論竊自許曰臣倘异厠跡於　朝　君或不正亦必
以是言啟之得正君以事固所願也而今日果於自許
之言矣是豈天欲成臣之願乎亦豈　陛下欲成臣之
志乎請以臣所痛心一事陳之劉瑾陝西一小豎耳
陛下腹心之爲左右耳目之爲便嬖股肱之爲忠良殊
不知劉瑾悖逆之徒也蠹　國之賊也忿臣等保留輔
臣以抑權奸矯　旨拏問受杖三十落職爲民矣然畎
畝猶不忘　君况今待命袵席目擊時弊烏忍無言昨
見河南浙江都布按三司官爵位隆重瑾輒假示　皇
命每貟索銀一千兩甚至三千兩五千兩者人皆寒心
不與者則取之貶之而去者有人矣與者則褒之褒之

而擢者有人矣　陛下獨不知耶知而用於左右是不
知左右有賊矣得不以賊爲腹心乎又見刑科都給事
中劉茝指　陛下瘖於用心昏於行事而劉瑾削其爵
褫其體假示　皇命禁諸言責官毋得妄生議論人皆
寒心不言者失於坐視國難敢言者坐於非法重刑
陛下今日如此他日可知待奸臣何如此其厚也待正
臣何如此薄也以奸臣而用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
矣得不以賊爲耳目股肱乎臣等十三道　朝廷之耳
目也　陛下之心腹股肱也不以臣爲耳目而以賊爲
耳目不以臣爲心腹股肱而以賊爲心腹股肱一[illegible]不

測萬民失主一賊用權萬臣失望吞聲喪氣在在有人矣呻吟之聲動徹天地　陛下惜如不聞縱令劉瑾壞天下事壞國家事壞　祖宗百餘年事　陛下有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萬世之下必謂　陛下爲不孝也爲無德也爲昏主也今日　陛下所衣者何衣所食者何食此皆　祖宗之衣食所用者何人所得者何物此皆　祖宗之人物　陛下當聽臣言急殺劉瑾以謝天下再殺臣以謝劉瑾使　朝廷一正萬邪不能以再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以再侵今日之國家依然　祖宗之國家重　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輕　祖宗之國家則聽瑾所欺欺之一字　陛下亦當痛心也臣臨書揮淚老親亦不暇顧也待罪　午門不勝戰慄之至

又

臣謹待罪具奏請殺逆賊以慰內外人心事臣與逆賊劉瑾生同天地一正一邪勢不相立一誠一偽分不相鬪賊瑾穢名彰聞天下雖三尺之童聞劉瑾之名莫不曰吾欲剝其皮也莫不曰吾欲啖其肉也又莫不曰吾欲粉其骨也賊瑾蓄惡非一朝矣乘間起釁乃其本心　陛下日與嬉遊惜不知避內外臣民皆氷兢淵懼罔不寒心臣向具奏一通待死　闕下又辱　聖杖三十

血肉淋漓九死而不死者也伏枕獄內又敢避死而不復請誅此逆賊以慰安天下乎賊瑾陰爲不軌反相已形臣願借上方劍以誅之也朱雲何人臣肯少讓之哉瑾之在左右卽安祿山之在唐也瑾之在前後卽秦檜之在宋也龜鑑在前臣請觀之殺一賊瑾以謝天下天下之人懽忭矣殺一賊瑾以謝後世後世之人懽忭矣殺一賊瑾以謝臣某臣某亦懽忭而稱快矣　陛下允臣痛奏將臣以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將瑾以較臣臣正乎瑾正乎忠與不忠正與不正天下之人皆知之　陛下之心亦洞然知之而不感者也何[illegible]、臣而信任此逆賊哉烏乎臣痛心也臣感額也臣出痛心感額之言而　陛下不以爲是　陛下爲何等天子哉臣骨肉都消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　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　陛下先殺劉瑾以示天下梟首　午門使知臣某有敢諫之直而　陛下有誅賊之刑臣死亦得與龍逄比干同堂於地下矣萬一不死當轟轟烈烈做一好丈夫以定國家使天下知老父之有子如某知　陛下之有臣如某幸之幸也　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以謝賊臣何忍與此賊同立於　朝乎力痛申情萬一[illegible]

諫巡幸疏　陳察

臣謹題爲昭德音以慰民心事臣聞志以成道言以宣忠詔其見王者之志其卹人也周其致用也悉古之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在于命令而已欽惟　皇上神武英雄聰明作后孝身儉素愚智兼容大有爲之君也凡詔令之出天下莫不聳動壓服若令在卹民則所以下膏澤感人心以致太平者自不容已臣愚仰荷　厚恩久叨言責正德五年自愧待罪無狀懇疏休致詎意近年光生腐艸復臺省舉揚重辱　撤文徵致遂令迂拙再沐　寵光乃于正德十四年五月初二日仍擢令

職日夕顧名思義深圖別垢補山亦惟隨事箴規庶幾其萬一年是用入道以來先陳五事已蒙行下各衙門議處矣重今日大政殊非一端臣子進言宜先急務伏惟　皇上纘紹守文十有四年矣固不必務爲高遠難行之事也但于身心言動間特加省治以守至正則一念之轉移即　聖德可新民物可安治功可楙增光祖宗垂裕後昆可坐而策者惟正德十三年冬側聞鑾輅巡幸西北人心皇皇罔知攸指臣自念曰殆因胡虜犯邊也外內重臣自當運籌折衝穆穆天子豈爲是耶比正德十四年春復聞羣臣進諫有過于訐直冢

宰者臣又念曰　皇上巡幸一之謂甚庸肯不厭勞煩又巡幸耶羣臣蓋私憂過計耳既聞南京吏部等衙門尚書楊廉等　題奉　聖旨責其不察事體具僞妄忌浮言煩擾臣益欣慰以自慶曰　皇上信不巡幸矣今而後臣工殆可無言矣及今臣經山東放於徵一帶河路地方見有結搆廠廳者曰此行殿候駐蹕也見有編集人夫者曰此將以接　駕也至張家灣又見有脩艌船隻者莫不曰此將候　駕出遊也臣愚以未敢信然意者　皇上聖明必不耽於逸欲必不忍於妄王必不忍久離　宗社疎遠　宮庭況近日責南京

吏部等官意義明白庸肯又爽前言以失民望耶比臣入都下乃知　皇上深居九重方將日新德政不復輕出是則向者道路見聞皆由下人無知過爲預備不久煩擾細民耳延今日久中外宣知此意然亦殿脩船夫仍前煩擾細民未得安生無由少沾德澤伏望明斷然轉念特賜　詔旨若曰乃今無復巡遊諸所備悉從停免以惠元元如此庶使天下之人疲於力役者因是得以小康且將曉然皆知　皇上克念作聖戒無虞必將正心以正四方脩身以平天下謹守　祖宗成法而傳祚無疆也豈特感人心於一時而已哉臣

惟愛國徵恍臭如獻替是以卽詣闕見敬用開陳伏願
聖明詳臣此論有關國計早渙大號示天下不復逸
遊則民物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祈懇之至

諫親征疏

陳察

臣謹題爲重 宗社以愼舉動事臣聞舉動人君之大節四海望之以厚薄其情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聖王舉事必先審於謀慮愼於動作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用人而不自用故能居重馭輕以靜制動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示明而人仰之如日月用力不勞而成功可大未有君行臣職輕身禦敵嘗試於兵戈之危倏忽其舉動而可以爲帝王萬全之道也臣愚頑者竊意 皇上不復巡遊深爲民物慶幸嘗具本諷諫矣旣蒙差往巡按雲南今日因赴 大

內候領印批忽聞太監蕭敬傳奉 聖旨云江西寧王謀爲不法朕當親統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欽此臣驟聞之不覺惶悚不安竊謂此舉不可也誠以 陛下居帝王之尊上承 宗社下主臣民前有 祖宗創業之艱後有子孫無窮之緒是 陛下之身至貴也統兵遠征至危也以至貴而躬至危非極天下之不得已決不可爲也 陛下但宜淸心寡慾親朝勤政不殖貨利不濫刑賞謹守 祖宗成法盡革近時弊政深悟旣往之愆或下罪己之詔揭君臣之大分聲討賊之大義誕告多方撫綏黎庶信任良臣運籌屈策分閫名將從宜

征討重其委寄責其成功期於罪人斯得脅從罔治以
惠南國以篤　皇祚固不必遠違　宗社輕離　廟堂
降屈　萬乘之尊下親一將之任跋涉艸澤履歷凶危
輕身於不測也借使如此即收全勝亦未足為帝王之
武萬一未然將無少褻　天威示天下以輕舉乎抑
陛下以為事情重大必當親征借使此外復有大變詎
能一一親征惟在振舉朝綱委任得人而已比諸臣孰
遠固違　廟謨仗　天威以能有成是諸臣之力即
陛下之功也而何必於親征乎　朝廷四方之極京師
諸夏之本　陛下遠討則居守尚無備貳人心易搖幾

務曠於　上裁事必叢脞儻奸邪竊發黠虜搗虛爰有
門庭之寇急欲調兵給餉孰敢擅專欲迎　駕請　旨
又緩不及事今日誠宜熟思審處以圖善其後也而又
何可親征乎伏望　聖明靜觀深省采納臣言特罷傳
旨正位清穆居重馭輕一意脩德用人日新不已以
丁慰　宗社之靈下副臣民之望則不勝大幸臣忝待
罪言責每切自訟未效犬馬失今不言非臣之分也亦
非臣之志也是用論列　上干　天聽臣無任屏營之
至

乞宥議禮諸臣疏　　陳逅

臣謹奏為遠孝忠廣仁恩以昭　聖德以光治體事臣
聞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故以愛親之心愛人則敵國
頑民弗敢讎也以敬親之心敬人則近臣侍妾弗敢狎
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然後能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謂之至孝恭惟　皇帝陛
下光紹大統追崇本生采侍臣之謀議定百世之徽號
固人子迫切之至情帝王制作之微權也已而頒示中
外賚以洪恩天下之民飲河潤之需濡廻餘生於枯槁
者臣固不知其幾千萬人矣然一時議禮之臣獨以所

見不合上干　天威既黜責逐輾轉窮途以至於今而
未蒙收卹非所謂滿堂燕笑有向隅之悲者乎始者天
下之人將謂　陛下假此動威以曲成大體耳今大禮
積日已久而諸臣得罪如故是以人心囂然不能不北
向引領庶幾　恩命之渙頒也竊惟古者君之於臣若
父之於子保全愛惜無所不至故體國而奉公者必錄
其功逆耳而犯諱者必原其心立異而黨同者必察其
故緣忠而冒禁者必恕其責漆器始造諫者十餘人舜
不以為黨也西旅貢獒太保進昚德之訓武王不以為
訐也降迨後世此義間存若汲黯矯節而發粟郅惲閉

闕而拒駕劉栖楚碎首玉階呂公著封還除目凡若此類可謂方命逆心干犯刑憲矣然當時之君深爲優容或更加奬拔亦以其志在輸忠事非爲已故不以迹之可惡而輙加罪焉所以和國家之脈而通上下之情也今議禮諸臣皆經生腐儒守其師說不知時變一時憤所發雖或傷於急切然心本無他罪亦可恕天地之大何所不容臣願 陛下普災肆赦弘布希濶之恩將議禮以來因忠得罪謫官如呂柟鄒守益夏良勝鄧繼曾季本陳相段續林應驄黃國用某等爲民如安盤馬明衡朱淛王時柯某等充軍如豐熈楊愼王元正張翀余

翺劉寂黃待顯毋德純某等均 賜收用許其自效其因被杖責遲延致死者量加優恤以慰幽冤于以廣愛敬之誠心收歡心於萬國則 聖孝昭彰天人協應興獻皇帝在天之靈所以昭格陰佑永錫祚胤者何如哉臣又聞宋宣仁太后嘗謂其臣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當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夫當淹疏請還政之時明肅豈不怪矣孰知異日爲吾效忠身後者卽斯人也哉故忠臣之議始終持正不敢負國而凡忘恩負義賣主規利者必平日阿諛順旨諂容苟合之士也今諸臣引義固爭若非所以承事 陛下者但求之異日不可謂無范仲淹其人於是乎宥其狂妄諒其忠誠登之榮寵之列復其職守之舊則涸轍之鮒復沾泃沫人人自盡忠圖報者寧獨自愛其力哉

陳新政六事疏

陳瓚

臣謹題為獻愚忠以裨新政事臣一介寒士在先帝時濫竽言官奉職無狀旋荷杖斥茲以先帝黜責皇上推仁拔之畝畝列之首垣踰月以來思吐一言用曠蕩之恩而闇於當世之務罔知所獻然於事君之義不容嘿嘿甘素餐之恥謹攄一得條六事一曰通上下之交以圖治道二曰納匡救之忠以闢言路三曰黜近習之誘以消厲階四曰正敷奏之儀以廣聖聽五曰申勸戒之典以紓士氣六曰核循良之績以風民牧願皇上特賜覽焉臣惟天子有代天之相則百官自正

百度自貞相臣之職大矣昔虞舜以禹益作股肱殷高宗以傅說作鹽梅蓋知其職之大故資之者甚切而待之者甚親不如是不足以合其交而成泰道也皇上舉中外章疏付之於二三閣臣聽其裁決任相不為不專矣然未聞一召見一訪問雖其不違只尺猶在萬里之遠也則裁決章疏不過一時應務之文而於皇上之心志耳目未有消埃翊贊之實上下不交莫甚於此願退朝之暇時御便殿召此二三臣者從容陳聖賢之學講帝王之政使啟沃有機承弼無曠庶追起高之風不失任相之道矣此今日臨御之首務首務舉而天下之治可坐而定也故曰通上下之交以圖治道君有失而臣匡之臣之忠也臣匡君之失而君從之君之聖也故舍已從人者聖帝所以為大惟言莫違者孔子謂其喪邦頃諸臣諫幸潘邸矣諫輟講矣而皇上曰有旨曰罷似以宴遊無損講讀無裨適已為快逆耳為忌推此則何成命之復可回何忠言之復可入哉臣謂二事者實以啟拒諫之端沮獻規之心非所以崇休德彰令名也庸主遂非明王補過願皇上追悔潘邸之幸深杳出入之節至於日講之儀曲從諸臣所請勿虛累月以惰厥脩則聖志一新臣工奮竦隨事獻忠

者將爭先人矣故曰納匡救之忠以闢言路人主之與左右近習其勢甚親左右近習伺人主之欲而投之其機甚易人主一中其所投則誣上行私無所弗至其害甚大昔漢唐事勿論即武宗初年馬永成劉瑾輩誘以擊毬走馬放鷹犬陳俳優諸伎日遊不足繼之以夜蠱惑信任遂至毒流海內幾危宗社語曰前車覆後車誡今聖明御極萬無此慮但其萌不可不絕而其防不可不嚴方茲盛陽之月重陰蔽天畿邑之內積潦溢望室無全垣衢有溺人臣愚以為陰沴之象疑有憸邪細人以沉湎淫靡之術營惑聖心者此皇天所以

示戒也伏惟　皇上炳離明以燭厚小之幽奮乾剛以
杜迷溺之漸則陽德勝而陰邪伏休徵自應鴻業永固
矣故曰黜近習之誘以消厲階古之帝王不出戶而知
天下其道何繇亦以廣言廣事日陳於前無有　蔽焉
耳今蚤朝奏事之制始自　英宗冲年即位大臣權一
時之宜為之非　祖宗故事也　祖宗朝天下政事君
臣面決日昃不暇今縱不可遽復祖宗之舊而蚤朝所
奏僅擬常行數條實涉彌文無關理道臣愚謂六卿之
事凡大黜陟大會計大典章大兵刑工役四方大災異
寇盜及臺諫諸臣大糾劾大建白俱以次持疏面奏

皇上朝罷宴居親閱諸疏乃下閣臣擬旨間有事體重
緊者閣臣於擬旨外條列數語發旨內所不能盡之意
簡易明白具揭附進以俟　宸斷如此則　皇上不必
徧閱天下之疏而大政得以日聞　睿資得以日擴若
今所奏數條者已之可也故曰正敷奏之儀以廣　聖
聽易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蓋聖人一遏一揚莫非順
天之命而已不與也伏見　先帝遺詔褒錄言事存歿
諸臣及　皇上登極詔旨釐正卹典應予應奪一時持
議奉行之臣亦可謂詳且確矣然尚或有湮於久而未
悉或有泥於格而未舉者臣請得一一言之臣曰湮於

久而未悉者如大學士楊廷和當鼎革之際討捕巨兇
江彬手挈　神器以歸　先帝龍飛一詔開四十年太
平之基刑部尚書林俊首劾妖僧之姦繼抗逆藩之請
聲振朝野望重華夷此二臣者咸以議禮不合引身求
退眞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雖經言官論舉
該部覆詳未見超格旌異兵部尚書彭澤累平河南四
川巨寇戶部尚書[illegible]節重望表表一時一則與王
瓊矛盾一則與郭勛參商而卹典不及原任吏部左侍
郎何孟春議禮持正　特旨為民杜門著書以道終始
而言官偶遺臣謂廷和宜加隆贈與俊等俱應議以易

名之典臣曰泥於格而未舉者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始劾仇鸞繼劾嚴嵩先見若蓍龜名言如金石　先帝
雖罪其身而用其諫太僕卿楊最力抗監國之議功在
社稷監察御史楊爵直指萬幾之本忠格乾坤一則死
於杖下一則幽囚十年右贊善羅洪先以言事謫歸讀
書譚道為諸儒生倡恬退自守終始一節而是數臣者
咸以官秩未及　謚典莫加大非國家所以風厲臣節
之意也況　先朝如侍講劉球之謚忠愍御史鍾同之
謚恭愍繼盛等正與之合脩譔羅倫之謚文毅洪先又
與相同臣謂宜據[illegible]貢奏請俱予一謚以為天下後世勸

至若尽任總督楊某御史路某曲殺沈錬以媚嚴嵩三
尺童子尚欲抵其胸而食其肉今沈錬已旌而楊某等
不究士論猶有遺憾況楊某等先該給事中吳時來劾
其誤國大罪刑部已議處死實緣嚴嵩得脫臣謂宜
勑法司拿解追究問擬應得重罪以爲天下後世戒如
此　皇上一舉措之間明威如日月雷霆而天下薦紳
士大夫莫不快覩感舉矣故曰申勸戒之典以紓士氣
天子父母萬民不能獨慈萬民之衆乃以其事寄守令
故守令者爲天子父母斯民者也不慈其民者非民父
母非天子良吏矣比年邦用太煩誅求太竣有司歲輸

後期罪譴立至故一時吏治相趨於猛蓋非猛不能歛
非能歛不免於罪譴也今　皇上初服損好用之式頒
蠲租之詔天下方欣欣胥慶矣日者司農告詘請遣御
史分行天下臣恐有司藉口又將紛紛以擾民而使民
驚且走也宜行天下撫按官各諭所屬郡縣民今御史
之遣督兌者止欲漕糧之及期查催者止覈已徵未解
之欺弊凡細民宿負　聖主新蠲絕無濫徵以與大信
又戒守令不得望風生事其於安民急務似亦小補臣
又聞之漢重循吏而卓魯之傳出以風之能動人也今
守令貪殘者下矣又廉靖之節有溥書之才次也實心

以拊瘝氓正已以移澆俗追淳古之治興弦誦之風上
也上者固不易得然跡臣所見亦有一二推之海內寧
無若人不加寵異之恩何以鼓天下之吏況肆　覲迫
期淑慝當別宜幷行撫按官各察所屬守令果有上績
如臣所云雖卑格不沒其賢雖一人不病其寡指實薦
揚與循例論劾之疏並進使銓曹咨訪無異臺諫詢謀
僉同即於察典既竣之後特請　皇上如　先朝賜帑
賜宴以示殊遇或年資既深留京顯陟則四方得於覩
聽者咸知　新天子意嚮而良吏作矣故曰核循良之
績以風吏治凡此六事臣極知鄙淺不足以塵　睿覽

芻蕘之言聖人所擇伏乞　皇上兼採不遺以前三
者斷自　聖衷以端治源以後三者　勑下吏禮二部
詳議上請見之施行則於新政之助亦或有萬分之一
矣臣無任戰懼懇祈之至

海虞文苑卷之十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疏

東南冦災請蠲恤疏　嚴訥

臣謹奏為東南被冦地方民困已極懇乞　天恩特賜恤處以濟生靈以安根本重地事臣伏見　陛下如天之仁覆育寰宇而於小民疾苦加志尤急　臨御以來歲澤覃敷臣不能殫述即如項歲薊遼以虜警告徐淮以河溢告畿輔以雨澇告　陛下皆軫念而重矜之或發穀賑濟或遣使存恤他如平糶設粥以及散藥埋胔

凡所以惓惓為民而解其窮厄者誠如父母之於赤子無所不用其心臣之私心竊以為　陛下之於民隱苟未之知焉斯已耳苟知之而不亟拯之使得其所者非　陛下之心也今者東南被冦之地生靈塗炭極矣臣雖愚陋能不仰體　陛下愛民之感心而為一訴其艱苦迫切之情於君父之前哉倭夷自嘉靖二十九年入冦淛江黃嵒餘姚等縣去年乃至蘇杭等府太倉上海等州縣是時臣方蒙恩省親親在家嘗親見其事矣蓋此冦於民居稠聚之中鼓刀恣殺繼以縱火肆焚室廬民多橫罹鋒鏑犂投烈焰其壯者猶或狂奔自救然亦

皆失於故業雖僅免一時之淪喪而糊口無計終塡溝壑而其老稚者則委諸中路不能以顧其為官府所召募并素載尺籍為兵者皆柔脆不教之民如驅羊搏虎盡斃於賊其稍有家業者日夜併力守禦供應軍需即細民覓刀錐度日者或運解軍餉或裝載戎器亦多號呼以炊而不能以自活其他賊所未經之地則皆聞風而怖空室而逃子棄其父夫棄其妻而臣於是時亦且奉臣父母遠避他所矣瘡痍滿目流離載道丘墟千里惟聞哭聲目擊耳聞痛心疾首自是倭冦滿載而歸自以得志比及今年益擁大衆自焚其舟為深入之計始

攻松江次攻蘇州次攻淛江嘉湖揚州通泰之間如各該地方撫按等官所奏報者勢益猖獗計其所殺傷燒燬奔亾之慘蓋不知幾倍於臣所親見之時聞之鄉人逃生至京者皆云賊黨所據無地無之而地方之人則枕骸遍野而蕩無人煙矣慘毒至此何忍名狀夫財賦出於五穀而五穀生於三農東南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老幼俱作終歲勤動是以田畝所入公私皆賴今兵燹之餘民幾無孑遺矣雖有戶田而誰與耕乎耕既無人而穀何自而得乎穀無所得即饔飧之資無纖毫矣而公家賦稅何所從出乎竊照每年過有水旱之災先期

農人告於有司有司聞於撫按撫按委官踏堪是實然
後以奏於　朝下於戶部行於主計者而量其分數以
免之今之災比之水旱之災何啻百倍蓋不待踏勘而
後知者然而無告災之人矣有司無所據以爲請而撫
按無所據以爲奏縱使撫按有司念及於此但今賊勢
尚熾戎務方殷方將日夜禦賊之不暇而何暇輙及農
人之事若臣今不陳於　陛下懇乞　天恩蚤下免稅
之　詔縱地方事寧而稅期已及兌軍又且臨境臣恐
有司不敢預必　朝廷之意而假斯民以法外之仁瘡
痍者未甦而加之以捶楚虜掠者未還而繼之以縲絏

小民既已失其常業無所藉以爲生而又懼不免於有
司之法於是流移之民其善良者遠去其藉不思復還
而其狡健者不肯甘心待死朝夕則皆起而爲盜或投
入倭黨爲彼嚮導或隨入島中多其徒黨或招集本地
無賴烏合成羣乘間竊發恣行劫掠若今無錫所報鹽
徒之類亦既已有之矣而況可驅之使然乎此其人亦
非不自愛其身也亦非不有懼於　國法也其心以爲
與其束手以待斃不若且苟得以活須臾之命即使他
日被擒而死亦猶愈於今日之即死也是亦其勢不得
已而然耳夫流移者去鄉而不還則拋荒之田愈多而

益蕪狡健者驅而爲盜則倭黨日衆其勢愈益難撲即
使撲之而本地之盜乃不可勝詰矣紛紛之患將何時
而息乎夫懼其田之益以拋荒則於流移之民不容於
不招夫懼其盜之未息則捕盜之格不容以不設此其
勢蓋不至於發公帑給公粟不已也則是今日之徵於
民者有限之虛求而他日之出於公者不貲之實費利
害之相去豈不明甚哉故臣以爲與其他日以在公之
財而爲招集流移之用孰若捐今日之未收於民者以
示勞來之意遂鼓舞其欲歸之心而因以安輯之與其
迫徵於今日以速其爲盜孰若示之寬恤開其生業以

潛弭其爲盜之心而永爲吾力穡供賦之民臣非不知
國家之賦定有常額不可輕議且目今西北仰供甚
急司農經國方爾無措而胡可遽以捐之但今民困一
至此極雖欲徵之必不可得而況利害相懸如臣所云
然者若從而捐之則今年雖缺幾許之供而明年以往
可不復失故臣所言不徒仁民之圖而實所以爲裕國
之計不徒安養東南而實所以深爲乎西北者也臣亦
非不知賊勢既寧之日撫按有司終以　上請但其時
已晚無補於臣前所陳者且其所請亦不過因災免荒
事例於存留內乞得分數耳夫　國家起運之数大率

十之七八而存留之數則十之二三縱使存留之數盡蠲亦不過十之二三耳其起運之數十之七八者必復取辦於民也夫民救死不贍方且待賑而猶責之以七八分之供輿之以二三分之蠲是猶遍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臣不知其有濟於民乎否也臣嘗查得洪武年間　詔免太平等府夏稅秋糧不一而足夫當創造之初百廢具舉豈無待於用者而何以數蠲民賦爲也蓋天下甫定固當休養民生而此數郡者陷亂日久最先師征供役浩繁民力猶竭是以不得不汲汲焉思以仁之也蓋嘗伏讀　太祖之詔有謂縱使不免亦無可徵

者至哉　王言誠見之的矣今日蘇松等處何以異於太平等處而今我　皇上之仁亦何少異於　太祖之仁臣誠願　陛下特敕該部查照東南未嘗被寇地方其農人得以耕種如臣祖遺薄田幸在洊次未至全荒者照舊徵賦外其曾經倭寇擾害地方見今無糧下戶菜色沾凶者　敕令撫按有司設法賑濟其委係殘破農工田地暫將嘉靖三十三年夏稅秋糧一應起運存留通行蠲免仍　敕該部作速行文撫按頒示有司使乘稅期未及之時張挂　榜文使民通曉　陛下德意庶殘良善不肯爲盜之人知官府之不迫其稅而自幸其

生之尚有可恃稍稍息延望歸尋其故業於流離未盡之餘而以其鋒刃之餘生盡力於畎畝則民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而生者可不至於復死雖其已嘗爲盜及今將隨流者亦且翻然悔罪樂於自新以求並生育於堯舜之世斯民生可永奠而　國計可永賴矣其江浙淮揚鹽場地方今年倭寇所經之處竈丁之被害而死徙者當亦不少合無一體寬恤　敕令各該官司賑其存者召復其徙者以養其後則鹽課亦不至失墜矣再照防患當先於未形而人情多弛於事後去年寇至之時人莫不謂今惟變起倉卒是誠莫可奈何過此以

往必爲預備而今年之寇乃反加劇其狼顧失措坐受剽虜比之去年反覺尤甚此其故何也臣竊思之矣往年寇經之處民間已困而郡縣倉庫費且告竭比至寇去地方當事諸臣亦非不虞今日之必有此而欲爲之所也一應召募勇壯戍守要害置造戰船重懸賞格之類俱緣未嘗奏請不敢輕動錢糧是以束手無策竟至於此乃者　陛下特簡重臣調兵征勦　命戶部於起運錢糧內聽留二十餘萬　敕令重臣便宜支用　陛下神武明見何以加焉今　天兵所臨威聲震動彼狂寇者必且計日而就擒矣但其餘黨在島中者一時亦

或不能盡滅來年事勢尚或可虞設若今年仍蹈故轍而一切支持目前不計深遠則來年之追視今年安知不如今年之追視去年也預備之圖誠所當講而欲圖預備必資錢糧臣愚以爲若今聽留數內足用則已倘尚未足容令諸臣詳計所費再行奏請以便展布庶幾事事有備永弭慮患而　陛下南顧之憂其釋矣乎再照調到各處之兵如狼兵長鎗手等項固爲驍悍可用但此輩貪殘之性不減於寇今　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則估其強勢而肆然侵掠於民所不能免者然使彼遠離鄉土棄室家之安而跋涉千萬里外出死力以赴戰

苟非豐其餼給優其賞賚亦何以足其欲而安其心令若錢糧果敷則欲厚此輩固無難者既厚此輩然後責令將領申明號令嚴加禁戢使之遇賊則戰賊退則安處空間以待調用凡其所資以爲費者一不得橫索之民間其或有強暴不率者許小民赴告即將軍法從事以警其餘則師徒駐境無乏食之憂而閭閻按堵無重擾之患此亦軍民兩利之策也臣本蘇人忝列侍從故敢輙以地方事冒昧上陳伏望　陛下留神采納蒿姓幸甚

星變疏　　趙用賢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實捷於桴鼓是不可不眘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

皇上兢惕不遑下敕臣工同省愧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脩舉庶務固犂然具矣然臣猶以爲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請不避斧鉞之誅爲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扣心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尚足感動天變況在君臣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

制疏至再三而　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復可吐未嘗不爲之欷歔飲泣而猶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寄之重係　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至以藉苦處塊啣哀茹痛而不能不勉承　陛下勤懇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年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

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奬
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叓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
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
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
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
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
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而
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
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叅決
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

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
心賴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
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
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
之大者莫甚於此矣　陛下若垂愍輔臣則宜聽其所
請暫還守制即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敕禮官
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　闕如是則其父子音容
之乖隔於十九年者庶幾洩其痛於憑棺之一慟輔臣
之心既可以少安則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　陛下
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備道而無遺議矣然
臣因是而感夫上氣之日靡　國是之不明也夫　國
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
固非謂其阿意順　旨而將逢迎合之爲也今輔臣之
留　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爲用是嘵嘵者哉逐影附
聲希寵要榮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以
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䏜
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
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紀之所以植　國
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寔萬世治安之

計也　陛下不可不垂察於此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
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　廷之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
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共職而替其知
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居列而隳其求賢之心亦
顧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　陛下誠於　朝講之
暇悉心體采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
之行以察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
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有如輔臣者出於其間以
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輔臣即去猶之其留頗不愈
於以憂勞苹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

和哉臣愚昧莫測於天人之際竊以爲當人心而合天
心者其事莫大於此敢昧死以聞

申定國是疏（疏具會有刪之今不果上）　趙用賢

臣某謹奏爲申定國是乞　賜罷黜以絕羣猜以全晚
節事臣待罪南中三年矣伏見近來銓敘未盡當人心
科場未盡愜公論或假氣勢以排正論或攻詬訐以報
私恩至使堂堂　朝廷乃爲營利固寵者聚窟而桑壇
級于其中竊竊憤懣則時時取往事讀之至宋臣范仲
淹司馬光自爲小官日于天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未嘗不掩卷嘆息今臣雖不才位居卿貳乃嘿嘿不
敢吐一語實仰負　陛下所拔用而俯慚宋臣所以事
君之道顧時方尚同以臯夔和衷之說互爲容隱自

濟其私以欺　陛下之視聽而聾瞽天下背誕無恥之
徒片言示異立見猜疑一事見違暗加斥逐反覆鄙守
正者爲干進目舉時者爲好名臣是以徘徊呫嚅復以
出位爲懼空言無補故隱忍而至今日臣頃見邸報先
該部臣趙南星姜士昌科臣王繼光萬自約等先後四
疏皆齒及臣名心竊危懼謂必且累臣後有又接得少
詹事黃洪憲辯疏給事中李春開參論南星士昌二疏
洪憲疑臣千里移書若有所挑㩜春開語意大都言臣
與論德吳中行南太僕卿沈思孝不當與薦而謂南星
士昌譽鵰爲鳴則既以言及之矣而臣猶不言天下必

謂臣低頭就籠絡戀戀此三品而盡喪其平生臣何顏
復敢見天下之士也數月已來又見給事中史孟麟刑
部主事吳正志連章論劾春開及所授意承指諸人正
志薄加譴謫孟麟求去伏蒙　陛下並皆留用以　陛
下明秉日月豈不能斷諸臣建言之心與其互相攻擊
之故姑兩存而並置之者臣有以知　陛下實難于重
傷大臣之意寧使屈在下而勿使薄自上　陛下之厚
諸臣至矣獨柰何諸臣之負　陛下哉臣聞　明主執
是非之極隨之賞罰以御天下故天下服其公而莫敢
以私自逞惟是與非同條而共貫則淆亂愈滋邪正愈

渾小人得以播弄唇舌而　朝廷之威福漸移而之勢
重之地其究天下皆習非以爲是而莫知所底止嗟乎
今人臣食君之祿受國之恩有不趨權門而欺　皇上
者亦寡矣臣不敢遠舉亦即諸臣所條上者少別其是
與非并明今者之紛爭其端在上而不在下惟　陛下
垂察臣請先言洪憲洪憲故與臣爲莫逆友昔年洪憲
爲張居正所厚居正三子今其代作文課易服入幕外
議籍籍臣愚不知結權貴之爲是而又爲故御史孫成
名責臣不能匡密友之過臣曾一言勸其少避形跡嘗
色變遁其面斥卽抵書詈臣迂言當斷舌自殺自後詭

譎百端欺凌萬狀臣惟忍之及臣起官廣臣發其往事
先遺書臣假田畫之責鄒浩果數千言刊布四方其實
傷臣名行增臣愆尤臣能爲鄒浩田畫不如是矣當時
有謂臣宜具疏　上聞又謂宜作一書解嘲臣其人不
可犯且不足置對亦惟忍之迨後洪憲勢益張行益下
其刺臣語多不倪然後天下始憐臣而薄洪憲諸臣論
洪憲之贓私或未必是洪憲謂臣爲政府門生同年之
親近天下皆知臣之見忤于時洪憲獨不知而爲此言
則其他之作慝于冥冥而飾說于昭昭者自可類推臣
恐洪憲之言斷爲非矣趙南星等條陳時弊多中機宜

獨臣見居三品不爲不用不爲不重而亦列名薦中是
以召春開之疑而啟其爭論之端春開之言未爲不是
然張位沈思孝均一丁憂也沈鯉吳中行均一請告也
皆諸臣薦語所及春開獨重刺思孝中行者蓋緣沈鯉
張位雖德望隆重一時然未若思孝中行爲時所忌且
又適知鯉之守高必不必輕出位之去服闋尚遠時移
事改未必遽出故幸免爲鵙之詆耳不然則沈鯉張位
亦嘗蒙不韙之謗于前何不以一言明薦者之爲是耶
春開又謂部屬不當奪舉刺之職訟言所舉之非是矣
乃近日有薦龔楙賢鄭汝璧龔楙賢爲居正爪牙嘗疏

引伊尹太甲以致箴切此豈人臣之言汝璧爲選郎滌
倒無賴雖居正亦惡而斥之春開爵自負舉刺有權矣
此獨不能爲同官者效一言哉何曉曉不平于二臣如
此也且古有舉相而推陳平舉將而推辛慶忌史家以
爲美譚此豈皆流落不偶厥間不用者哉即如近者贊
誦在位功德何邸無之而獨嘗二臣所舉專于幽隱偏
于慕用其言似是而實非矣少卿艾穆守正不阿而星
以常師穆故獨避之此正南星之公也何意乃病以爲
私黃道瞻姜麟應等抗志苦節久沉下位春開責二臣
之不及是矣然此皆以言忤　皇上者他若顧憲成諸

壽賢李楙檜薛敷教高桂饒伸何不類舉以爲言耶此
可明其非矣臣往與吳中行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同忤
權相中行思孝之才局穆之介特元標之純正皆臣所
不及臣獨偃然而居三品嘗訟刺汗背臣之被訐是矣
然臣諗知中行思孝之爲人其輕發寡慮急于自見不
能無過至其智識敏達操持廉潔斷斷勝于今之離獻
自賢而回面汚行以圖富貴者昔張位與中行同在因
學嘗語臣自吾與吳同事半年未見其過舉但見其有
不可到處臣識之不敢忘今思孝困頓饘粥閉門自守
亦足垂憫且彼已塊然臣試亦何爲肆口虛擬不遺餘

力耶此可明其非矣惟臣等得罪居正今在津要者感
多恩居正之人又襲用居正故智以鉗天下之口而臣
等又執一而不化故今日虞某人之進必敗若事何以
阻之明日慮某人之言必敗吾隱何以禦之使廟堂之
心志日膠擾爲爲目前之享用謀爲身後之子孫謀而
國家用舍之柄一切逶迤以徇人　朝廷賞罰之權一
切淆亂以從事　陛下何惜臣等數人不明著其罪示
不復用姑以安諸臣之心志令得以間暇或一籌國家
之急哉臣聞邪正不兩立是非不並容孟麟與春開等
同爲科臣議論互相矛盾致蒙　皇上下部詳看部覆

復爲兩可之說乃詧其微意則似右春開而左孟麟若
謂孟麟之論黃洪憲出吏部右侍郎徐顯卿所使夫顯
卿疏而好大洪憲密而善謀其智數不敵也孟麟臣雖
未識面然知其不聽人指使也臣聞京師中頗有爲顯
卿稱冤者吏部豈不能稍低昂以明告　皇上而姑以
事不可知者嘗試于　君父之前哉然則議論之所以
益頻此申上之處分未盡公也臣見數年已來諸凡以
言觸時貴者始雖少示優容未幾而旋得外補臣恐孟
麟輩必不爲年例不陞之參政且爲遠方之丁此呂矣
士性矣銓衡之重豈宜以妾婦順從之道居之哉臣心

原缺第十八葉

知其非也臣又觀近日所以中傷善類者其法雖寬于居正而其術則又深于居正居正苟弗其意殺之而巳黜之而巳今則必巧加猜伺廣爲排陷如沈鯉之端方而加以鑽刺則寅緣辛自脩之強耿而加以傾危誣詭必使負不可解之責于天下而後巳此二者皆國之大臣也特不能委曲遷就　而猶若此況下此者乎又況臣等乎此天下所以靡然向風一可百可一否百否而臣等欲自免于今之世不亦難乎　陛下試觀沈鯉辛自脩之易于去及近時之被論屢屢而必篤于留者其故可推矣臣能心知其非也臣頑　陛下渢然發明詔

昭示是非知以應麟爲眞非則幷趙南星等與臣皆宜顯賜罷黜以慰諸臣之心如以春開等亦不得爲眞是亦宜量加薄罰以爲人臣諂附阿黨不忠于國者之戒　陛下沓毋依違于可否之間爲巧于籠取者陰竊進退之權以去也臣行能鄙下無一長可名兼之多病駁尋兩年中乞休者三四矣仰荷　陛下憐臣而留之臣亦遲回而不遽決者徒以報　陛下之心未盡毫芒又時方仄目于臣疑臣之請去故爲難首復爾濡忍然臣之心未嘗一日敢自安也今臣進此一言庶幾天下之是非旣明羣臣之邪枉自定　陛下賞罰之大權不至

賦役疏　趙用賢

臣謹奏爲　國家徵課屢虧東南民力久竭懇乞　聖明亟賜平議以足國計以厚民生事臣竊惟財用者有國之大計未有不取之於民而足用者然欲其出之無窮是必其取之有制故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自足非有異術也不索民以非分之征故惟正之共常足也彼不善理財者多其名色煩其科歛以爲取盈之計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取足於雜項而反致虧於正額此民力之所以益竭而國用之所以常不足也臣考天下財賦東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蘇松常此六府者又居東

南之六分他舟車諸費又六倍之是東南固天下財賦之原也乃自頃歲以來逋賦日積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轉死於溝壑者相望二者可謂交獘而俱詘矣臣嘗與一二同志者今禮部辦事進士袁黃等考覽沿革究極根株蓋知其原不獨在徵歛之日增而科派之無別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獘亦不獨在徵輸之日急而隱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當此時而不爲之一裁制撙節焉誠恐日甚一日民力愈不能供而國用愈致不足此非細故而已也臣頃伏見　皇上詔書厪下惓惓欲公用不詘而民且足衣足食是　皇上之明

深達於國計而又下憫夫小民之依雖堯舜之憂阻飢禹湯之懷兆民不勤於此矣顧臣敢終嘿嘿無一言以仰裨 聖治之萬一乎請條析其槩爲 皇上陳之

一曰議田賦之數夫有田始有賦凡予之貢賦未有不因於田之多寡惟田數未定而槩以糧數派征此侵漁隱蔽之所由生也臣查各省志書悉皆明載某府某縣土田若干貢稅因地若干惟蘇州府賦書通無土田數目秖據會計原議見在二款以爲徵派之則臣查會計錄諸司職掌會典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官民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七十一畝弘治間一十五萬五千二

百四十九頃九十七畝零比洪武原額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至萬曆六年蘇州府冊報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又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四十七畝田有增減宜賦因之以爲盈縮矣今查戶部見派蘇州府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蘇州府徵糧冊內則該平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比部所派增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三升八勺雖此加派皆係折耗輕齊板席等項非出無名然徵派之數臣以爲卽升斗無有不使 朝廷知者況四十四萬石而可使不入會計乎惟此數不入正額在 皇上則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其多如此在司計者動以江南尚有餘米可派而歲歲增加之不已也臣愚以爲宜將江南各府州縣土田開具實數應徵糧若干耗米若干務使田數與糧數均平畫一據實奏聞然後刊行書冊永爲定規使百姓曉然知一定之法而不復困於加派之徵雖有姦宄亦無所容其欺隱矣

二曰議混派之獘臣惟江南田賦大抵盡定於先臣巡撫周忱之手當宣德初蘇州一府逋糧六七年約七百

九十萬石常松皆然忱至首詢利獘知官田係國初抄沒其稅至重民力不能辦民田起科止於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彊不出加耗偏纍小戶故將民田每畝例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於是蘇州一府增糧一百餘萬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謂之平米初年每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日酌量支撥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則令加五爲止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遇農民缺食及遞夫遭風被盜脩岸導河不等口糧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縣里甲雜派

等費皆取足於此又屬郡有荒歉亦撥餘米以補不足葢其時糧雖加於民而其補助餘積之利悉歸於民民自徵賦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亦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濟農餘米失於陰考奏遣曹屬盡括而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遝及始積年然所括者止餘米耳猶未有他額外之徵紛紛如今日也是後供應不足復有均䌛矣備用不足復有里甲矣又如京庫折絲絹南京庫農桑折絲絹起運馬艸等類此舊徵之於山地者而今亦混於秋糧中矣又如驛傳馬役驛遞水夫戶口鹽鈔昔議徵之於均䌛者而今亦

混於秋糧中矣近年又有義役料解帶徵兵餉役銀三項復計糧而派矣葢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增視昔周忱所加百餘萬石不啻三倍矣臣查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潤奏乞復糧額事以蘇州等府廣德等州歷年加派數多乞要遵嘉靖初年舊額徵派戶部尚書馬森覆稱本部卷查坐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有一定之額俱以夏稅秋糧馬艸爲正賦其餘各項雜派銀兩等役另立欵項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䌛或取足里甲原與夏秋糧艸正額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

而不知者以加派歸咎戶部不亦冤乎合咨巡撫將各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米各正若干內何項加重何項爲前舊額何者爲後加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是江南糧額之混戶部已明言之於先矣第有司奉行不力無心力計算之人而姦徒猾胥幸其淆混而乾沒於其中故尚朦朧至今卒未有人任而一清之也臣愚以爲宜勑下所司一遵　祖宗夏稅秋糧馬艸正額徵派不得復立平米餘米名色以滋那移高下之弊自正額之外其餘雜派徵輸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䌛或

取足里甲明著定數勒成一書必使與正賦不相混雜庶國有常賦而民無橫徵之苦矣

三曰議徵稅之則臣惟地有肥磽則獲有多少故制賦之高下因之此百代之所不易也國初始平僞吳之亂將蘇松嘉湖所抄入田地定爲官田糧有至八斗者蓋照私租起科也其後民漸生聚墾荒成熟者名曰民田悉報五升起科官民不均如此故積逋至於宣德而周忱始一經理之官民之名固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府知府王儀履畝清量於是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

三則最重者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最重者三斗三
升五合吳江亦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則
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
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不過二斗八升他松江嘉湖每
畝率三斗有餘常鎮稍輕僅二斗而不足糧之重至蘇
州而止矣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耳今槩
一府之田而均攤其糧是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
所謂耗米者哉秪緣瀛初建議以行之一府不敢請免
暫將耗米亦作正額通融計算各府效之不及詳考亦
遂以耗作正且各省糧輕每畝不過數升即加耗米亦

不爲多今江南每畝科糧數斗而又加耗過半百姓其
何以支也惟其有平米耗米二端爲之支吾影射故每
年巡撫之派會計有於此縣增而彼縣減者有於此項
多而彼項少者轉移變動弊孔多端不過資豪猾之詭
計籠利耳又各府州縣悉有山地蕩田又有新漲沙田
不等報官起科有重至一斗五升者舊制蓋以供馬艸
緜絹或抵坍江拋荒之數也及臣查蘇州書冊內並不
開報細數又稽之戶部亦無籍載可考如臣邑中止有
猾胥一人世主其籍小戶有報公占江坍等項應開除
者非重賄此胥不可得槩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

委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蝕也臣愚以爲宜　勅
下當事者逐府縣按田籍報如蘇州一府先列錢糧總
目後開某縣某則田若干該糧若干石各項加增若干
石必合總數無差其山地蕩田等項臣以爲不必有多
寡等則山地除高嶺大石蕩水除無人佃種外悉起科
三升或四升著爲定額仍不得加以耗米名色以致混
淆偏累貧民其應供某項應補某項俱塡註明白總入
會計又如嘉定一縣地瘠不甚宜稻每派徵數嘉定縣
改折居多兊運白糧或多派各縣嘉湖二府往往踵之
此法一出府總縣總各操其權奸利不可勝窮伸縮在

合勺間而此輩之囊槖已狼籍矣上官無所究詰小民
無所控訴是豈畫一之制哉錢糧重事未有數不歸一
而能禁人之不侵欺者此江南今日極弊之政不容一
日緩於釐正者也

四曰議蠲減之條臣惟　國家惟正之供歲有常制主
計者方日鰓鰓焉慮所入之不足當所出矣是安可輕
議減損也顧其浮濫不經利不歸於上而費乃獨貽於
民者安可不爲之裁制也臣查得蘇州一府額辦驛傳
馬匹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解赴山東北直隸
以備買馬之用歷年積欠民間甚苦之又各省移文催

徵歲無虛月文書往來動有耗費其獘無窮且江南既
非產馬之地其稅額極多何得復有此泒今亦以耗米
尚餘之故復混入秋糧數中似非　祖宗舊制也即
朝廷蠲此二萬金未必遽爲馬政之纍臣以爲是所宜
從寛減者也又如鳳陽倉麥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銀四
錢鎭江府倉麥五千石每石亦折銀四錢臣查此二項
舊原解本色因彼處積麥無用乃改折色然京庫麥折
每石不過二錢五分而鳳陽鎭江乃折四錢江南米價
不過三錢而麥折乃至四錢此不可減而從京庫之例
乎又如江南水次并江北瓜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該盧

席一領以三分爲率本色二分席每領價一分二釐此
不可少矣折色一分席每領銀一分米既已折席價亦
何所用乎又如　德府祿米一千石萬曆八年題准改
折白米每石折銀一兩糙米一石折銀九錢又每石加
脚耗銀二錢米既改折不應復有脚價今米一石折銀
一兩二錢江南米價至賤是一石之價幾費民間米四
石矣此脚價獨不可省乎又如　涇府　汝府養贍祿
白粳正米各五百石　景府養贍祿白粳正米一千石
此舊制所無皆泒之於餘米者臣以爲是當出於原所
分封之國何以復偏纍江南也獨不可議改泒乎又如
鳳陽府倉正米八千石揚州府倉正米一萬二千一百
八十五石皆每石折銀六錢今正糧折銀每石不過五
錢而此二處乃折六錢獨不可省而爲五錢乎又如近
年額外撥辦料價銀蘇州一府該銀七萬三千一百三
十七兩零內工部四司料銀止該三萬兩餘解脩淮河
等用項年河流稍寧乃據以爲常而歲歲徵歛是獨不
可以議停止乎諸如此類臣不能悉數然皆不係上供
而可少寛之以蘇貧民者臣愚以爲宜　勅下所司逐
一詳計應去應減務虛心條議毋拘成案毋憚更張必
使寛一分而民受一分之惠斯眞今日東南之大利也

五曰議偏重之泒臣惟因地制賦賦之有厚薄者勢也
至於　國家有供應錢糧自宜計畝加徵何得照糧增
泒也臣查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惟江西淛東以斗計淛
西江南則以數斗計是各省糧一石可當田三十三畝
江南糧一石僅當田三畝耳以三畝之額而當三十畝
之泒是不重者益加其重乎臣查供用等四庫蘇州一
府料價四千四百一十六兩零幾居天下十分之一又
近年新泒工部四司料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九兩零
而河工脩理復四萬有奇幾居天下五分之一蓋皆以
計糧而泒故偏重至於此極臣嘗籌之當今偏重之稅

非獨江南困也臣考光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如每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亦荳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芝蔴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銀一兩諸如此類率費民間三石而內庫之折叉有加焉故北地之民自田賦外丁銀有每口出一兩者其困窮亦已極矣至如江南白糧每石自增耗舂折水脚車夫等費大約四石而致一石查得細米諸色荳并各省果品物料皆折銀解寺該寺自行召商買納夫此諸項可召商而買臣謂本寺白糧宜少高其折價而亦召商買納可也臣又考國初設上林等四署自棕園漆柏下

至瓜果皆取給於此遇有不足令買之民間歲用錢不過一千八百萬文鈔四百萬貫皆於天財庫關領正統間始會派各省直動支官銀收買至正德而後遂增至三十六萬餘今四署所供歲不過四千餘兩而園戶之口糧官吏之祿給又取於官帑則四署之設不惟無利而且有費矣臣愚以為光祿之費係上方玉食之供自當與天下共之請 敕下該部總計天下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七十六頃又總會一歲應供諸料價數目每畝均攤大約每畝一分而足盡解光祿寺召商買辦則天下皆無雜派皆受輕糧之惠矣何至偏累畿內近省亦何得照糧增派而獨重困於已疲之江南哉其上林四署乞盡法清查尚有餘利可給官者仍入光祿以減各省之歲派誠今日之大利也

六曰議派剩之目臣查天下稅數無有所謂派而未盡者止因蘇州府有耗米一項出之於民而不載之於籍即如漕糧中所加四十四萬餘石折耗之多極矣非果有未科之田隱漏之稅也安得尚有派剩之米哉見今會計內乃有派剩米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石三升每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解宗人府等衙門折俸蓋惟不算耗米故有此剩餘耳司計者

不能細加考求凡有所需皆加派蘇州不知派一分則會取於民一分至於今而剝膚推髓皆此說基之也臣愚以為宜 敕下所司詳考賦額果見餘在何處果見何項派而尚未盡者如果為額外之目乞即與除豁不獨杜將來之濫派而亦可銷姦詭之隱蔽矣

七曰議白糧之運臣通按 國家歲派光祿寺及內庫各項白糧共二十萬十七石此正額也 皇上所得按籍而知也及查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舂辦該米二斗六升夫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銀二錢叉車脚銀杭嘉湖每石六錢蘇松常每石四錢是白糧一石

所費民間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爲四石餘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爲八十餘萬矣此天下之所無而獨江南之所有民幾何而能勝也故近日有貼役之徵每糧一石通正耗又加役銀一分四釐民力愈困矣然至一僉當白糧解戶往往破家亾身蓋關津之留難閘淺之盤駁暑濕之浥爛風波之喪失日與𡘋爲鄰而又各鈔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輒船戶之抑勒水夫之索詐其苦千態既至河西務則有駁淺之損失既抵通州則有搬運之偸盜既到後門則鋪墊之費歲甚一日且吞聲而受痛矣此一白糧也而民之費如此民

之受累如此　皇上之所不及知向來諸臣亦未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者臣愚嘗私籌之　聖祖開國金陵此數郡者在輦轂之下耳故白糧以民運今京師遠在三千里外豈意今日勞民至於如此也誠宜破拘攣之格　勅下所司會議其光祿寺白糧應均派天下折銀買納令江南軍運船不下數千艘臣以爲當充運日即令各衛所運官公同寄派每船應載若干量除其船價之半亦可以免貼役之派運軍到日別設科道官各一員收貯公所其後門等處加贈一照常年舊規收完轉納內庫無使又累及貧軍而又於臨清免其帶軏之累運軍亦且樂從如是則可以免解戶之破亾而亦可寬江南百一之費所當亟於裁處者也

八日議兵餉之實臣按國初沿海設諸衛絡繹相援專爲備倭計也嘉靖中倭夷內訌各港哨始募水陸兵列守一歲合用糧餉并上司閱操犒賞脩船置械等項該銀七萬八百兩零內除寧國安慶太平三府協濟銀九百三十二兩九錢又太倉鎭海吳淞江三倉軍儲內扣省羨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本府存留鹽鈔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實該徵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兩定派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自倭難至今三十餘年

歲歲加徵是歲歲被寇也吳民何以不困哉臣查蘇州府均徭冊內一欵操江兵餉銀二千二百二兩留本府兵餉支用今不在扣除之內又每年防禦不過春秋二汛所開犒賞果皆無破冒之弊乎以七萬餘金之費養士幾何果在行伍而無影占之弊乎臣不敢必也臣又查各州縣差操民壯共二千四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又該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今各州縣除小城雜差外不可以其半充防禦乎太倉鎭海二衛吳淞千戶所額設官軍果可使之坐堅城享厚餉而不効一力乎乃顧偏勞重賦之民又出養兵之[illegible]　[illegible]宗之意矣

臣愚以爲宜　勑下撫按計議兵數度海汛無虞兵可
從減更將鎮海吳淞等三衛官軍抽其精銳給以行糧
春秋汛期委嚴明將領率赴應守信地協助防汛汛畢
仍還各衛如入衛班軍故事亦可以省兵餉之派而并
漸復　祖宗設衛之規所宜亟於講求者也
九曰議折銀之例臣按永樂十一年　成祖皇帝更定
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行之二百年無
變矣今戶部議折往往以五錢爲輕甚至七錢八錢如
萬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顆粒無收定議折銀皆是六
錢原司計之意蓋以正米一石外有耗米四斗卽折六

錢尚有二斗盈餘以爲加輕於民矣不知此四斗者本
係運軍折耗不入正數者也卽使全運　朝廷止得一
石耳頃議改本因歲荒乃更欲多折一錢以爲蘇息貧
民臣不知其何心也至於此外更加七錢八錢是耗米
初不入　朝廷今反因議折并運軍之所得而悉歸之
於官非恤民之意矣臣愚以爲宜　勑下戶部今每歲
議折悉從五錢之例不得復有增加以爲取盈之計則
不惟法制歸一而　朝廷亦無以愚使其民之嫌矣
十曰議存積之重臣按各省直府州縣率有存留錢糧
蓋所以備軍儲賑災荒官吏廩祿一應諸費所謂藏富
於天下者也臣查蘇州一府存留米二萬二千七百三
十石零折銀七千七百二十六兩零太倉鎮海吳淞江
三倉米五萬五千餘石銀一萬八千餘兩皆以供軍儲
所留於各州縣者不過正米一萬四十石耳而官吏師
生之給皆取足於此矣徵輸未及之數又包補於此矣
以故一遇凶歉府縣官束手無策請賑於上而坐視下
民之轉死者往往無及於事前此撫按贓罰未行起解
地方一旦有緩急猶可借以賑救今悉括而上進矣又
歲歲增益不足且曲法而取諸罰贖矣異時者府庫尚
有纍朝遺蓄少者亦不下萬金自嘉靖末至於今不獨

無遺且或以來歲之徵應今歲之用日皇皇而不給矣
夫如是欲禁有司無爲分外之徵上官無設巧取之法
勢必不行矣臣愚以爲自今　國家有蠲貸之詔逕赦
起運本色或於別項少加寬宥無徒以量免存留爲名
庶幾百姓得沾實惠其撫按等衙門間有贓罰少餘者
悉貯本處以備賑荒之用積之數年府庫可望少充而
可無虞於水旱盜賊之警矣
十一曰議荒田之核臣按萬曆六年冊報蘇州府土田
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已減六
萬二千二百九十頃餘矣及查近日徵糧冊內又有無

處荒糧平米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每石
折銀五錢該銀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若數年之間
報荒如此之多後叚數年將何如耶卽有坍江名色可
託以支吾然亦不過太倉常熟沿江之地有之耳臣前
所謂新漲之沙可補也蕩田之稅可補也何至竟委爲
荒糧耶臣聞其中弊不可窮有因坍一畝而報數百畝
者有因無主拋荒田揑作已業而以成熟田報拋荒者
有因量田時身爲耆民將已業謬作荒田詭免糧稅者
以故荒田之糧皆歸於奸民而賠補之累乃缺於正額
也且既云荒糧無處似宜從寬恤矣乃每石折銀五錢

彼熟糧本折各半而荒糧獨全折銀是熟糧反重於荒
糧則以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故耳臣愚以爲宜　勅
下巡撫通查前後荒田數目要見何縣實荒若干因何
錢糧無處何縣沿江坍去若干見今有無抵補委官踏
勘逐畝清查明立界限開註區分其有以熟作荒隱蔽
糧差者許本區首告勘實治以重罪然後總報糧數若
果係荒糧無處卽與開豁無得復混載書冊以滋奸胥
詭寄之弊其裨益於民生國計非淺矣
十二曰議徵歛之期臣聞徵科無善政自古已然矣然
用一緩二則於緩急之中卽可寓休養之道臣觀江南

之所以日困者固由於賦稅之獨厚而亦以有司徵比
之無序是以日迫而月索耳臣身在嘉靖中其時運軍
奉以二月畢兌三月始徵折銀江南民事四月方興民
家此時多有餘積以備田工之費又其時米價差長小
得餘利便自兌然其後憫運軍之守凍改兌限於十一
月民得乘其有餘卽以完官固稱兩便矣然兌運甫畢
有司嚴限卽追比折銀方收成日粟米很戾不免賤糶
至布種之日工本率取諸稱貸夏秋之間米價少高又
出息而借食於人此小民所以愈不足也不知當兌運
之畢所當急徵者特輕齎一三二六及板席等類此十

分之一耳何爲而遽嚴比逼完乎此有司失於急之弊
也又如京庫折銀此係上供正額所宜先於別項者臣
查蘇州一府京庫折銀正米七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
六石零每石二錢五分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兩零
通一府計之特十分之二耳乃自萬曆六七等年猶有
拖欠未解京者至使　皇上恩詔優免而京庫銀猶逐
日徵此豈一府錢糧自七八年來尚未及三四分之數
乎此有司失於緩之弊也臣徃見大戶狡猾者輒賄囑
吏胥如名下應完銀百兩止將十數兩應比餘悉詭匿
不登簿案不應比較小戶之願還者顧日受笞公庭雖

責其盡完曾不能抵富家一戶之拖欠也迨其後有司
坐違限之罰而　朝廷受虧課之槩職此之由矣臣愚
以爲宜　勑下巡撫將錢糧自夏稅秋糧馬艸正額外
分別何項宜先何項宜後徵完即行逐項分解無得那
借其京庫銀宜分四季徵解不如期者年終類奏罰治
其比較簿籍亦宜須降長格文冊一樣循環二本明開
某戶應該糧若干各項該銀若干以十分爲率定限每
月完納一分逐季倒換照驗所完分數必使無欠如是
則吏書無所用其隱匿之私奸猾無所容其欺賴之術
小民之輸完者且甘心焉而國課亦不至於虧損矣

十三曰議徭役之槩臣惟江南所以重困者財賦固極
重而徭役之煩難益有以甚斯民之困者昔年巡撫海
瑞嘗加意樽節議革庫役增解價減驛遞夫馬省各廚
傳供億費不貲其後條鞭法行民皆出銀以顧役少得
休息而尚有一二偏累者今江南諸役莫重於櫃頭蓋
櫃頭之設管收一年錢糧若錢糧不完歲歲待役官府
而又有移借之賠償火耗之賠出門皁之需索諸邑皆
苦之而猶莫甚於松江以松江之櫃頭兼昔日之庫役
也上司之供應鄉宦之交際郡縣之百費皆取足焉故
有行賂一二千金而始脫此役者其重可知今一近者華

亭知縣傅霈一切減去不煩櫃頭一錢民皆懽呼載道
然恐霈既去而後來者復踵故轍也審如此條編之法
果何爲者哉又沿海諸縣每至春秋二汛率報風汛大
戶四名給與官銀積米水次汛畢仍將米糶價納官一
出納虧折間動至破家今海上幸平何爲循故事而勞
役小民也又每年各縣糧長點撥船頭解戶等差其
中審無力者量免差役蓋以貧不能勝也然每名空役
糧長量分數多寡派空役銀入官公用此果出何名哉
又每年各縣派修龍衣船一隻輒用千金浮費居半大
戶當此役者無不破產從事此舊制所未有者臣愚以

爲宜　勑下所司詳爲議處或如崑山縣定派每區撥
領袖糧長一名收銀一千兩周而復始無偏累一人或
每報一名幇貼一人以分其役其松江買辦應付仍照
各縣悉依條鞭法不得妄有誅求其餘如風汛大戶空
役修船諸襍派原係一時私意創建者悉與蠲除庶不
使重賦之民復罹重役之苦矣
十四曰議積穀之制臣惟積粟以待饑歉所貴出陳易
新要爲斯民之利耳非謂徒貯之無用貯地方以監收
之害也邇來郡縣在在積穀視多少以爲殿最法極嚴
矣然縣官取盈不免有科罰之擾斗級看守不免有盤

折之賠蓋藏不謹爲風雨所蝕管鑰不愼爲奸盜所侵賠累于典守者無窮矣及至郡邑水旱民饑流離曾不聞發斗粟以資賑濟徒聞今歳查盤折穀幾何明歳交盤賠穀幾何是使先王救民之良法乃爲弊於國中矣豈法之弊哉臣考歷代如常平義倉社倉之設皆以通有無化新故爲利甚大本朝獨以濟農爲名淺識所重而今日之弊至于如此良由有司憚于出納之勞以爲吾僅守成數足報績而去而監司者委官稽考漫不省視不過一按文籍問徒數名罰贖入官而已臣恐考竟其實穀之在倉者有不爲灰燼幾希矣如是則不若併

其法而廢之猶可以免遺害于官民也且臣聞天津臨德等倉所積小米已逾六七年穀猶消耗如此況粟米乎臣恐亦徒有粟之名而鮮粟之用也天下之積弊類皆如此亦或處之者無術耳臣不敢遠舉漢宋之事如近日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許守恩四鄉各立官倉將所積穀遇耕種時放散小民收成後擔赴就便倉口還官止補折耗三升有罪應罰贖者除開報上司外餘悉聽入粟故官廩充溢民不見有查盤之擾而坐饗借貸之利富豪大戶亦不得乘急而多取小民之息故鄒縣之民頌之如父母舉此類推則積穀之制未嘗不爲今日利民之政也臣愚以爲宜 勑下該部將天下各府州縣見貯穀粟畧倣鄒縣收放成規不責民以花利不假吏胥以籠取之權水旱如何賑贍耕歛如何周給毋顓握成數取具文案以圖塞責庶幾積穀不爲徒費其爲利益於民生非鮮淺矣臣 智識短淺所得於見聞如此非敢必遽能盡其利獘之詳也亦非敢必遽能一一推行之而無遺也然補偏救獘之要足國裕民之本則已畧舉其要矣臣 嘗譬之治天下如治家然善治家者其於良田美產墾植之必勤糞治之必力會計之必精而其撫恤農佃者亦無所不用其厚何者彼誠以爲衣

食之原出於此也今 國家之於江南固所謂良田美產也可 視其日就敗壞而不一爲之所哉此臣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 頃又伏見四方多水旱之虞如山東河南赤地千里自陝以西連年大旱延安慶陽平凉三府民幾無孑遺且挺而爲盜如山西近日所報礦賊流入境內是大可憂所當急爲賑贍庶幾無潢池之警他如湖廣江西自九江至淮揚一帶數千里衝決無遺而江南霪潦田畝淹没近又以災報矣於此時而不議蠲貸則恐意外之變必至於不測苟議蠲貸則恐經常之費或至於不支此臣所以日夜憂思焦灼而不容已於

言也伏願　皇上憫念東南爲　國家根本重地亟下
公卿博議采擇臣言詳加處置盡剗浮溢之獘一施寛
解之仁無務積財於上徒置無用之地必使公利於下
勿成偏重之害則東南既安天下舉安東南之民既不
以横征而困則　朝廷之用亦不因逋稅而或至於告
匱誠天下萬世之長利也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東南財賦甲天下至於今而民困極矣使東南人不
言誰當言者然試舉而卭之類如啞者啖苦而不能
言何耶其事如絲之棼而莫之解其獘如淵之重而
莫之竆也趙太史上爲　國憂下爲民憂憂之眞故

覈之勤覈之勤故得之詳使太史不言則又誰能言
者以能言之臣逢憂民之　主而誠猶未感行尚有
待詧之買千金之劍者秖爲獨知之契懷荊山之璞
者竟成無當之戹豈斯民之不幸耶余既如啞不能
言而力又不能請於　上以行其言誠媿之矣顧經
國大計不可使其泯泯遂梓而播之見今之吳中
亦有抱先憂之志如希文者

邑人陳瓚識

水災請蠲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翁某爲東南重地洪水異常謹瀝血籲
天懇乞　聖明大加蠲恤以存孑遺以消隱憂事職惟
東南蘇松數郡幅幀幾何而歲輸　朝廷正賦幾當天
下半實我國家根本京師命脉也故東南利病卽係國
家安危在　聖明所當瞬息顧念勿令此一方民少有
失所乃自爲社稷計耳夫數郡賦重差繁靡有休息加
以織造征榷紛紛雲擾剜肉醫瘡膏血幾盡然猶恃邇
年以來未有十分重災又非遍地全災則或歉於夏熟
復償於秋成或以彼之有餘稍濟此之不足所以小民

尚可支吾旦夕有司猶得竭力調停勿遺　皇上南顧
憂實徼天之幸也詎意今歲昊天降割洪水爲災乃值
從來未有之變乎職於五月間傳聞蘇松常鎭等處自
三月終旬下雨越五十餘日晝夜不息各處城市鄉村
水深數丈洪流倒峽白浪滔天田疇一望成湖室廬漂
沒殆盡人民沉溺屍骸塞川每數百里無復煙火不勝
驚愕猶冀所聞未必盡眞乃昨辦事科中接得應天巡
撫周某揭帖縷縷千言中間描寫情形與所聞靡不相
符及詢南來人役面述地方顚沛之狀更有口不忍言
筆不能寫者益不覺痛心隕涕嗟嗟吳民何辜天之降

災若此酷也大抵小民軀命所關國家賦稅所出惟有
夏麥秋禾而夏麥成熟秋禾插蒔俱在四五月間此時
關係農事間不容髮假令霪雨之災或在二麥登場秧
苗插蒔以後則麥之已收者先可為口實之需而秧之
已插者根蒂漸已堅固若地勢畧高處所儘力車戽猶
或可救些須惟今年雨極連綿水極氾濫經歷兩月一
毫不減而此兩月者正在麥未收秧未插第一喫緊時
節彼閭閻小民自去冬以至今年朝夕眼穿二麥冀得
收穫以博一飽者既悉委之洪波巨浪中而今春入夏
以來千辛萬苦稱貸經營指望栽秧落種為終歲計者

一旦如江湖渺茫更無可下手處夏熟秋成一併罄完
欲捱至明年夏麥日期正遠將何以支況千餘里之內
被災處處相同即欲傚古人所謂移民移粟為苟且權
宜計亦不可得也聞三吳父老相傳皆謂此水百年未
見勿論　皇上御極以來即嘉靖四十年之水民間至
今語及猶為蹙額然猶未若今年甚者蓋比時雖曰無
禾猶幸有麥比時有禾而被渰今不待有禾而已渰則
彼蒼所以盡民之生計者猶為極烈真堪痛哭耳見今
地方小民已死者身葬魚腹未死者奄奄待斃弱者棲
泊無所如林木之巢燕強者公行劫奪如攫食之飢鷹

人情洶洶大亂將作然賴　皇上仁明必有破格蠲恤
民猶藉以自寬而目下又值農月停徵且未暇計及輸
賦之苦故猶得忍須臾也轉盼秋冬復議正賦而民間
既已無禾安得有米既已無米安得有銀不徵則有司
無所逃罪徵則小民安所逃死此時光景不益可寒心
乎夫三吳地方久為國家外府在　皇上固當首加矜
念在小民不敢望有息肩假令災患未甚地方官亦豈
樂為危詞輕瀆　聖明惟是今年之災至於理極勢窮
隱憂叵測撫臣竭詞懇請固一字一實亦一字一淚也
職待罪交戟四方災異例得以聞況變出梓鄉聞見真

切何敢隱匿不為萬姓請旦夕之命用敢瀝血陳情仰
塵　睿覽伏乞　聖慈洞察深惟根本　勑下戶部備
查往年全免事例大賜蠲恤勿泥尋常蓋　皇上欲安
天下先安東南欲安東南必須蠲賦蠲則止於無賦而
全盛之天下尚可別項設處從長講求姑活此一方阽
危之民將來猶得殫力以供國用若不蠲則吳民且立
盡更有意外不測之虞竊恐重地騷然天下不得帖席
也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在　聖明必有權衡而主計之
臣為國家圖久遠亦必有幹旋長策可以宣德意而安
重地者無待職詞之畢矣職又惟水為陰象乃近年洪

水之患不一而足又在都下及畱京以及東南財賦之區天意所以警　皇上者不可謂不眞切諸凡用人行政務求脩省之實俾海內仰見　朝廷舉動光明陽長陰消庶回天意諸臣言之已詳第在　聖明一轉移間職不敢多贅也職無任悚息祈懇待　命之至

遼事疏　趙琦美

題爲感激時艱敬陳膚議以佐邊籌以足　國用以固邦本以攘外侮事臣於閏肆月間以奴酋竊發調兊同馬至山海關比時臣具有末議以爲可不朝食而殄滅此虜故未敢呶呶　上陳乃今歷三時而臣復調兊援遼浙兵之馬於通州則奴賊尚未有滅期　國威尚在未伸也況星變地震屢屢示異臣祖父以來世受　國恩不於此時陳之　君父之前則事君有隱非所以爲人臣矣　皇上豢養臣身誠不異豢犬豕也有臣何爲哉故雖以兵凶戰危仁人所隱書生談兵壯夫所嗤有不暇避隱避嗤畫爲五條爲　陛下陳之臣聞固國之道必脩內治而後可以外攘故先之以內治師徒未舉餱糧隨之故次之理財軍食既足而後可以舉衆故次之以外攘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次之以戰守士卒嫻習車馬堅壯故次之以士馬謹列於後以備採擇

計開

一議內治者夫內謐以外寧也外攘以衛內也內不謐則爪糜外不寧則蝎蠹蝎蠹損皮毛蠹去而皮毛完矣爪糜則潰爛而不可收拾也今日奴夷之訌所謂蝎蠹哉京城之內有禦人國門白晝肆刼其名把棍

每城各行數把每把多者百伍陸拾人少亦不下陸
柒拾人一把中有小把頭數人數人中推一人最黠
者爲大把頭每月一會人持錢伍拾文聚之大把頭
所一人有事大把頭持錢打點餘則羽翼焉期必勝
而後已平居每思風颺有事則雞犬之矣然此輩皆
壯武忘生桀黠機利之夫也不置之法足以亂悉置
之法激以變莫若稽其爲首者勇捷者機巧者籍之
使入行伍配以征奴厚廩餼之皆爲徤兵豈不消
京師隱憂乎山人遊客假文借詩干謁顯貴覘探是
非妖蠱雌黄掠縉紳辭色陰陽之捭闔之柴其[illegible][illegible]

肥其家其智足爲縱横能足備嗚吠拔其尤而官使
之散與金錢舌銛者游說智慮者决策勇力者驅兵
用此豈不勝裸肱股角射御之悍夫乎别有開的兒
等老弱者什肆伍而强悍者什陸柒臣叁拾柒年
賀正來京僞傳虜警一時九門皆閉覘聞閧的等人
喜曰躁于來大家搶之語不逞之心雄於有日此不
調停任其雄行都市一旦有警靖康汴城之禍可懸
也莫若五城乘此寒沍之時示以給衣給食之明文
籍其精壯者編之入伍老弱者設法遞歸或餼之亦
足消不逞之雄心也　京師三大營兵　祖宗舊制

原要番守邊所以習戰事也今借名侵糧者多行伍
日虛錢穀日耗顧莫若選其精鋭者萬人使守近京
之邊叁月壹更即以新調征遼之兵暫補調去之衆
教閲三月汰其老弱稍給廪而還之留其强勇調之
征奴三月竟而京營之軍萬人又出前戍放還如此
幾年要番守戍則營軍有出戍之事而射影冒糧者
自可絶迹矣法司五城圜扉之人絶有奇能之士暫
爲寛假之令使效於征奴幸而勝功足以償罪不幸
而鋒鏑之亦足消隱憂於圜土士司亦可寛顧慮於
囹圄也九門早閉晏啟此非示强也祇示自虛爲奴

笑矣與其嚴啟閉不若慎盤詰入者查出者稽則奸
人不得而混出入也稽查何如在嚴保甲之令申路
引舊規而已九門可不禁夜矣　輦轂之下竊刼時
發　禁城之中往往殺人巡鑼之不嚴夜行之不禁
也向修往年夜犯之令群盜可消出入禁門必驗腰
牌則何有盜殺之患於大都之中乎此禦之於城内
之治也京城東有通灣西有犖華三城皆有戍矣西
北有諸山隘足可憑固獨東北一面空虛臣常承乏
祭馬神於東壩出東直門三十餘里爲鄭村壩昔
成祖大戰之地也舊有土城一區爲牧馬之所今廢

惟敗堞而已誠修其雉堞調三大營軍萬人以戍足
爲京城犄角之勢控此一方足撑東北半壁之天復
於京城四面豫搜其高陵林叢之地可以伏藏者先
知之倘一日而有事則足以伏匿而扼賊之吭也以
此自固是爲內强枝幹消竭囊壯元神何疥癬奴酋
之足慮哉伏惟 聖裁
一議理財者夫禦捍安攘師之恭重舉衆即戎貨之恭
要故粒米餱糧不儲不軍蒭秣芻秆不積不軍衣甲
器用不備不軍劍矛弓矢不利不軍酒漿醪醴不具
不軍賓客往來遣諜行間而惜金錢之費者不軍出

納惟吝握筭惟嚴而計功估值者不軍故曰殺人如
殺草使錢如使水又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
往然則軍固可使無錢而輕舉乎理財之道所宜講
矣夫理財非曰開事例也事例開而賣一官一人入
貲一人思取倍償千百人入貲則千百人思取倍償
所從入者少所損民者多故事例非理財也非曰徵
宿逋也宿逋徵敲骨瀝髓富民財竭貧民力殫壯散
老填易子而咬其骨決妻而飲其淚財貨未加多民
心已加去矣故徵宿逋非理財也非曰榷關稅也關
稅榷商避途物湧貴使工有積貨農有積粟貿遷不

化日中市虛故榷稅非理財也善理財者因勢利導
因地取資不加賦不病民而 國用不匱矣六曹皆
可以法取也吏之曹取之何如選人之考行頭一考
不中便就賤吏賤吏人所不甘也有不甘者入十金
再考即三即四五考焉皆得至再至三四五而入貲
積一選可得數千金矣飛過海其已仕未仕方仕者
歷年累積豈止數千人據牘細查已仕而罷休者方
仕而在任者未仕而候選者各追其行頭之例銀限
以三月過期不完繩之以律金錢入可無算也戶之
曹清筭節省鹽法茶禁是矣禮之曹清曹也何利可

興僧道度牒可講今 京師游僧道蓋以數萬計查
其度牒無者即勒其如例而納否則壯者籍之爲兵
弱者逼之歸俗亦可消隱憂而耗粒食矣行之天下
其利豈止數百萬而已耶兵之曹馬政之宜嚴也倒
失之納價當究子粒之歷年當查刑之曹紙贖是矣
工之曹錢鈔宜講也開墾宜求也齊之所以覇京山
而已秦之所以王墾令而已彼區區一隅內供 宗
廟百官宮室飲食外應諸侯聘問朝覲會同修守戰
具一隅而足豈雨金乾汞之異耶開財之源而已開
財莫若錢幣兼行也錢之行無如子母便而省造大

錢一當銀五錢者一當銀一錢者一當一分者一當一者如是而行可以省銅値省工價源源滚滚為不竭之府今惟兩京鑄造則造有限地銅價炭價皆不易舉臣聞川廣雲貴銅炭甚賤 朝廷誠命部臣十餘員即其地而鼓鑄一騎可負數千以度陸一船可載億萬以濟水水陸轉輸不一時載而達之 京師矣遵化鐵冶 祖宗因唐遼金元置廠每歲出生鐵四十八萬六千斤熟鐵二十萬八千斤鋼鐵一萬二千斤該用官銀幾柒千兩命工部郎中一員專董之武備所資鋼鐵取之裕如有志書可稽不知廢自何

年若復此廠或以備武事之用或以鐵鑄錢以二當一大約十四文抵銅錢七文其事省其費少且地近取効甚速皮幣所以輔金錢之不足自古行之即今之鈔法也鈔之不行非鈔不可行也上不用而欲行之下也若納官而官受之則必行矣塩茶之引可行則錢鈔之法必逼而不滯竊見遠方小官行無貲以赴任江南糧長解糧而鈌鋪墊一憑一批便足費數十金此無他謂憑批必官司之懸耳用鈔而許以納官當錢糧拾分輸叁則鈔必行矣兩者皆在上人意向耳東南輸粟數千里斷艫風火盜耗旱乾水溢皆可爲虞北方之地荒者十之八九一意開荒自能足食近水者稻居陸者粱以至棗栗之利皆可克用誠意行之食自可足古之牧民必兼勸農 朝廷專重其事命重臣四出以董之田野荒蕪土地不闢雖循良如龔黃必罰如是斗粟三錢行可見矣又何必開例徵逋榷商爲哉足食足兵而民信之親君死長四夷可撻何至以撮爾一撮裔夷爲慮乎伏惟 聖裁

一議外攘者臣聞靖國安民 聖王不能銷鋒而治定亂弭兇岐周嘗興遏莒之師故兵者 聖世之所不諱況今建夷跳梁可無外禦之術哉世之談兵者並

不曰兵多也將勇也器械利也糧草富也是謂象兵而非貞師也夫古之善言兵者不出孫武武之書十三始之以計而終之以用間其間作戰等篇所經緯而佐助之者也譬則五行土以承金木水火五德信以決仁義禮智而元亨利尤必以貞而幹之故土薄而四象不生信漓而四德不備貞失而元不能長善亨不能加會利不能和義間鈌而計不可行謀不可施敵形而我不知敵間而我莫乘敵進而我莫捍敵退而我莫尾敵行於無形無影動九天而行九地我伥伥乎終夜無燭備前則鈌後備後則鈌前上下四

旁無之不虛故遣大將與大旅不如用一間也椎牛
飽士日費千金不如用一間也故秦不吝數萬以賂
郭開漢王不惜金錢以間楚今兵鬬矣將遣矣衣甲
器械火資糧糗非不完具重臣宿將非不專任而起
縻也乃今日失撫順明日失撫安又明日失清河會
安矣豈眞奴酋之能之勇而我之昧且怯哉不明於
間而已武之言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
人索知敵人之來間我者故漢王謂馮敬雖賢不能
當灌嬰栢直尸尚乳臭故能滅魏是皆因間以知也
使昧昧焉與楚鬬捷不幾爲楚虜者幾希今不曰間

而曰天時曰陣法曰火器蓋孤虛旺相作氣之術也
坐作進退用衆之法也煙火炮石長兵之利也不有
甲子敗而甲子興者乎天時烏可尚乎徒能讀書不
知兵變故井田丘甲一敗於王莽再敗於安石豈非
法不可泥歟夫兵有長短刀劍短兵也戈戟短兵之
長也弓弩長兵也銃炮長兵之長也皆殺人之利器
也然所以殺人者我也非兵也今不講火人而曰火
器是行火不必有因矣豈器眞能自運以刺人而殺
之耶故言火器不若論火人矣且武之言以火佐攻
必首藉風風之運火寧藉藥哉乾禾爆木皆火也歟

有焚原燎野之勢寧至輕耗火財乎多用火兵乎欲
兵而尚火器謂之不知兵可矣且奴非眞善用兵者
也善用兵者疾如風雨不可遏止今奴用兵九閱月
而未敢長驅是拙兵也非巧兵也兵拙奴可虜而繫
也奴可虜而肆無忌者我之不能也我懈而弛奴戒
而銳以懈當戒以弛當銳驅羣羊以鬬虎鮮克濟矣
莫如分新起諸將限之以地使保一方奴有所犯或
以全師爲拒或出銳師以佐或斷其後或襲其國或
衝其防或覆而待或乘其墜使其顧左不能顧右顧
後不能顧前惑其心志亂其耳目越境入國奴嘗爲

客而勞保疆守界我嘗爲主而逸又不愛重貨以離
其交而伐其謀奴且自固不暇矣即不必北關之尼
其後奴且解辮稽顙之不暇又何狡焉啟疆以憑陵
諸夏乎伏惟　聖裁
一議戰守者夫戰所以固守也守所以豫戰也守不固
法弛而戰氣不作戰不疾氣索而備不密是故雁門
之固寧非戰哉淝水之捷寧非守哉無椎牛飽士以
作氣則林胡襜襤不滅無風鶴草兵以威虜則江東
典午不延是故戰守合而形強戰守分而勢弱秦之
戰所以崩宋之守所以亡今遂以積弊之國累敗之

餘敗軍之氣沒世不復一旦欲驅而鬭是孤豚咋虎
也豈有濟哉故雖徵師調將聚草積糧亦負雪塡壑
而已杯水沃洪爐也師克濟邪惟於戰守間定計則
幾矣夫所謂守者必集諸帥於撫寧撫安清河破敗
之地列爲三營擇極驚極堅極忍極勇極謀者居中
營當敵之衝極協心極幹國極忘形骸極知緩急者
列左右拒以接應無事出奇兵以撓虜權有儆因分
地以堅守有率然之勢無膈膜之形復立一軍爲游
騎以應援又列一軍埋伏以覆虜要以一軍襲虜之
巢三營列而勢成游兵或出而猝應伏藏備而賊不敢

以發機勦襲舉而虜知者翦六師齊奮以戰則克以
守則固橫行天下矣所謂戰者堅其壁清其野高其
城深其池樓櫓完具礮石在架火砲充牣弓弩利具
東作則耕以備儲農隙則獵以習藝習藝所以習殺
習勇習膽也虜未至而吾兵吾農虜苟犯而吾民吾
兵丘甲租庸皆是物矣然又必審諸將之性之情之
勇之怯之謀之拙善戰善守善誘敵善綏衆剛者不
可與剛者同處怯者不可與怯者同儕貪與仁而並
用成墨智與詐而同處或詭勇與怒而共事釀偵平
居不可共事疆埸豈所同功哉任主將識其性調其

情則忌心忘忮心釋如臂使指中指長不見其長拇
指大不見其大無名無用小指最小不見齟齬惟見
相惜相憐而成捍禦之勢又復知虜以馬勝我馬弗
及虜馬也虜不能步我步最勝虜騎也上砍人胸下
砍馬足步之長技我用所長虜屈所短虜以弓矢勝
我以火器勝弓矢短而火器長用長剋短弓矢弗及
火器矣虜恃勇我恃謀虜恃同欲我恃和衆師克在
和和則一心同則一利見利忘義同之爲病見難捐
生和之爲貴而又使智使勇使貪使詐使愚使過惟
其賢不惟其方眞不必世才異代湯武之伊呂卽夏

商之遺材也用不用焉下十用得諸將皆興王之佋用
不得悉爲亡國之俘耳宋以水將劉師勇而陸用陸
將張世傑而水用不盡其材之敗也南北兼濟智勇
齊驅使之不忮不求則何用不臧哉至於大車可以
任載而爲營壘武剛可以衝鋒而拒虜馬險地可以
用火絕地可以斷餉山林可以伏匿平原可以接戰
生生化化變幻須臾非成法可拘非一可操變而
通之三軍之司命　國家之安危也伏乞　聖裁
一議士馬者竊聞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克威惟馬則士
與騎在善馭在調習在隱惜又在要于適用練習而

後士與馬調將與士安故可以與之生與之死而不
畏危輕犯難也逎若驅市井而戰拉野馬而乘鮮不
蹶上將而予敵矣人皆曰調兵征奴矣究馬徂征矣
不知殺人非易事也不見夫割雞而手軟者殺已委
地雞猶走也不慣屠者血已塗地豕猶突也非雞豕
之屠割難乃庖厨之膽不習手不閑耳況虜非孤豚
伏雌甲冑以當羽翮弓矢刀劍以當爪距可以不習
之庖而求善刀之大用乎顧莫若以新調至之兵
悉爲汰去則可袪耗糜金錢之患又留　京師校練

三月然後往戰卒靡不精而堅靡不破矣校練維何
爲金錢令射中而爭利或爲蒐獮以爭前禽或去鋒
刃布衣亟土以驗勇怯亟土試藝　高皇帝之舊法
是爲真練將必時士卒之饑寒知士卒之勞苦匪徒
家丁厚撫衆卒異視也一視而皆家丁矣行糧必宜
加厚異賞必宜常行敗群者戮刼奪者誅淫狠者殺
賞前罰後何往而人心不奮不懼以如是之兵征不
庭軒黃所以擒蚩尤也且下哀痛之　詔爲哭師之
舉瘞撫順撫安清河之白骨文王掩骼埋胔何非親
上死長之人億萬衆惟一心乎冀北多馬黃金臺下

豈無駿骨一則曰冏馬不堪騎一則曰營馬羸且踣
蒿目之慮誠非虛言不善轉化馬誠駑疲哉夫冏馬
之寄養民間民奉馬如奉親故馬無不肥腯傳碩是
所謂驕子不堪用也肥人不任馳騁也顧肥馬而堪
馳乎試覩肥人之馳也則喘汗而不任奔臕馬于平
壤一舍且嘘嘘氣盡津津汗流況騁足于山險窮日
于百里馬必斃矣此遼人所以謂冏馬未適征也三
營之馬貧軍日飼糟粕日驅而負載馬雖瘠瘠然然
筋力亦見露矣若善養之則馬臕復長以筋力之騎
苟得善養乘以衍鋒一一皆良馬也今日試選三營

馬之壯强者二三千發之冏戶寄養三月隨選寄養馬
三千以補營馬循環而轉馬皆受羈絡而任勞即虜
騎弗能支矣況乎馬戶一領寄養之馬必數年而免
去是一馬有數年之累民不得休息今寄養營馬不
過三月是以三月之勤苦而易數年之安暇營軍亦
無倒失之患豈不利馬利民利軍利　國家征伐乎
以練卒乘練馬載馳載驟賀蘭且平況彈丸之建州
耶伏惟　聖裁上列五欵如果臣言稍有可採則涓
埃不拒於海山蒭蕘亦取於　上聖或少裨於安攘
以佐滅奴之一籌是亦犬馬報　主上之心也臣不
勝戰慄冐瀆威嚴之至

海虞文苑卷之十一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書啟

與緬宣慰那羅塔第一書　張洪

永樂四年夏五月緬宣慰那羅塔遣孟養宣慰刀木旦據有其地來進孟養職貢銀七百兩　詔却之秋七月以臣洪賁　勅諭之冬十月書諭之

禮者天地之經而人是則天高地下君尊臣卑理之自然也地不居下臣不居卑則反常矣反常者禍必及之是故賢者知此則必謹乎禮愚者昧此而欲慢乎禮此禍福之所由來也昔者周天子頒玉於晉侯晉侯受玉惰使者返命曰晉侯必亾自棄其命矣後晉侯果亾秦所虜齊侯會諸侯於葵丘天子賜之胙命之曰毋拜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安敢不拜下拜登受遂為諸侯盟主由此觀之則有禮者昌無禮者亾可不謹乎切聞宣慰以蠻夷自居往往　朝命至倨傲不拜豈樂趨晉侯之亾而不欲齊侯之昌乎此是生於遐荒不聞先王之道如在墻壁之中不覩天日之光也前者使至視宣慰為蠻夷不足與言禮法聽其偃蹇以取禍乎則不然以為地無不可耕之土人無不可教之性是以懇懇為宣慰言也譬若日本國在東海之東世無禮教近者使臣至彼諭之以禮其王源道義欣然聽從至今寵勞踰於他國宣慰能遵禮法亦承　天寵如源道義也令　天子之勅至宣慰宜率官屬出郊迎導至於正廳依儀行禮展讀畢卽便如　勅奉行差人同送此天下之通禮也是禮也非強之於外由其敬愛之心發於中故為是節文以行其敬也人臣隆敬君之心則君亦待臣之禮豈惟身榮名顯而子孫黎庶亦獲康寧人臣肆傲慢之心則君興問罪之典豈惟身僇名辱而子孫黎庶亦將無寧故齊侯晉侯之事可以為鑑也苟以予言詳審而熟思之則知予心之愛於宣慰也為不虛矣

與那羅塔第二書

前書至彼宣慰那羅塔遣其弟率舟來迎三十餘里既至館於江滸方議蓋樓選日然後迎　勅詢知前使至則那羅塔據其所居之樓別蓋州樓北面令使者居之深懼辱　命故作此書以貽之

因爾故違憲章擅殺宣慰刀木旦父子占據地方大司馬伯廷臣咸請乞正九伐之法　天子憐爾愚昧遣使賚　勅諭之是生死而肉骨也爾宜匍匐迎接拜謁道

旁然後依儀展讀如　勑奉行庶幾使者得以陳爾恭
順爲爾祈命於　天子冀寧爾邦家今爾偃蹇倨傲
勑至而不謁使者就館而不省視而云俟爾蓋樓選日
然後迎接夫選擇者將以趨吉避凶天因此而復戾是
趨凶而避吉也夫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一定不易今
欲設樓甲於爾居設案於彼將以迎　勑是使地居天
上天處地下果於抗　朝廷也使者有死而已不敢受
命爾若不背　朝廷拆去艸樓設案於爾樓之正中
迎　勑開讀我則俟爾不然不過令使者空回耳必須
宣　勑于雖僕從間約量無阻遏之理行止之期決爾
回報

與那羅塔第三書

前書至彼艸樓已成比其所居之樓卑二尺許雖令
拆去尚不親出迎接數令東耿去說令彼出迎東耿
等止稱不敢去說復作後書以貽之
前者諭爾禮法欲爾悔罪改過轉禍爲福雖云拆去艸
樓至今不見親出迎接止云東耿等不敢去說夫堂堂
天朝而小臣亦得輸其誠況爾蕞爾之地一酋長耳
而存亡大計左右不敢言豈有是乎切爲爾不取也一人
之存亡休戚在此一舉不於此時致敬盡禮以圖萬全

而欲直爲狂妄以速罪戾豈保身之計乎夫屈於一人
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者智之事也縱血氣之勇死而
無悔者愚之歸也吾與宣慰風土雖有華夷之分名位
則比肩事　主欲爾之安不欲爾之危欲爾有禮以承
天休不欲爾犯禮以干天憲是以懇懇爲爾言之非求
益於我也佇聞來報毋稽爾誠

與那羅塔第四書

前書至彼其宣慰那羅塔託疾令其弟率官屬出郊
迎　勑至於所居之樓設案於中將　勑諭逐句講
解令漢緬通事轉傳那羅塔聽受訖回稱刀木旦先

起兵侵其甸寨佉都邦殺虜人口邀截進貢又與兵
殺戞里聞我領兵救援奔至南的美江敗死其民不
欲歸彼殺其子來歸大率皆遁辭也乃作書諭之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必降聰明仁聖作之君師萬方戴
之以立國兆民賴之而立命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知
不敢憑藉犯寡以其有君也武王曰有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之謂也　皇上繼承大統撫御
萬邦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服分符剖契欲爾等
邦子孫世守其土毋相侵奪違越者則請命　朝廷
其罪之輕重然後誅罰此萬世不易之典也今爾首干

國典擅殺孟養宣慰刀木旦父子占據地方而代輸差
發廷臣之典兵者請卽行誅　皇上怜爾愚昧未聞禮
法故特遣使賫　勑諭之使者馳驅遠道衝冒寒暑以
底於爾邦不能具陳禍福皆咎於爾矜則使者之過使
者開誠無隱而爾聽或不聽則爾之自誤非使者誤之
也夫刀木旦與爾並受符印同爲宣慰彼若首亂加兵
於爾但當白之於　朝則問罪之師加於彼矣今刀木
旦奉使臣之命差人招諭戞里而戞里殺其所差之人
法所當討也爾與刀木旦同爲王官有鄰交之義不能
行義而反黨惡則是非曲直不待辨而明矣借使刀木

旦爲他人所殺爾不能援亦爾之罪况爾殺之刀木旦
既死其長子思欒發權撫其衆以候　朝命宜也而少
子刀落孟背兄以降父仇爾當執之以歸其兄則彼服
其義矣爾不能然又黨弟以殺兄將何以令其下乎既
黨之矣又爲之代納差發將圖其地信義果安在哉使
爾計得行亦非爾福爾之接境亦有蠻夷爾之家居亦
有子弟他日蠻夷抗宣慰子弟殺父兄皆爾啟之也况
赫赫　聖明照臨下土豈能欺救乎　朝廷但知刀落
孟仍守孟養方遣使者諭之爾既不待　朝廷之報虜
而併之矣其暴亂若此法將難容　朝廷幸不聞此故
不遣將而遣使臣亦爾之福也爾宜奉承　恩命亟召
孟養諸酋回還將刀木旦子孫弟姪刀奔孟刀孟鄧刀
罕孟刀落孟刀孟利混匾等送赴孟養同聽　勑諭交
還地方人口金牌印信勘合了當急差陶孟一人如東
吵者赴　京回話則爾緬甸有安全之理不然後必有
悔將無及矣　朝廷爲此非爲孟養也將以禁遏暴亂
使爾萬方有所依賴不相侵奪耳不然則疆弱相呑迭
爲消長遠方赤子鞠爲匪人可勝嘆乎故興滅繼絶之
恩非止及於孟養爾緬甸子孫亦蒙福利也幸詳審之

與那羅塔第五書

書至彼宣慰那羅塔使陶孟東吵來堅執前詞以爲
孟養夷民不欲歸彼殺其子思欒發其弟刀落孟繼
立復興兵與我讎殺其民怨叛不從執之來歸永奉
勑之先已將刀落孟并刀奔孟等盡殺之矣並無刀木
旦子孫其金牌印信勘合等俱係刀木旦帶往戞里
征進敗死於南的兲江不知下落如蒙將孟養地方
撥付緬甸每年差發不敢欠少復作此書曉之
自爾奉　勑以來朝夕冀爾悔罪改過恐不能然復作
書委曲開導使者之心可謂至矣經今日久不聞一言
自責惟設遁辭文過此言不可達於朝也何以言之爾

言其子刀落孟復興兵與爾讎殺故擒殺之其民自歸於爾夫刀木旦興兵於外倉卒敗死理或可言其子刀落孟敗亾之餘自守不暇豈能興兵其不可信一也爾乘其衰弱利其土地領兵至於孟養虜而併之乃彊取力奪而云民自歸之其不可信二也既殺其父復虜其子前罪未已後罪復生恐非要福之言也又云其子刀奔孟刀孟鄧刀𠱾孟混匾等俱已殺之此尤不可言也

朝廷之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有罪止於本身有功埀於後嗣是以木邦犯罪止誅刀干孟一人其子仍爲宣慰今刀木旦與爾同爲王官爾專殺之其罪大矣復

云盡戮其子孫則爾罪當何如哉吾料宣慰必不爲此不過欲云孟養絶嗣無人可立冀得其地耳夫人民土地有所授受則可傳於子孫不然徒速禍耳 天子受命於天然後有天下諸侯受命於 天子然後有其國大夫受命於諸侯然後有其家今爾無 天子之命殺刀木旦以併其地欲 朝廷置而不問設如東吵無爾之命殺邦賴以食其邑則爾置之否乎夫賞罰者 天子之大柄所以制四海也有罪不敢赦無罪不敢伐如八百有罪命木邦車里討之車里伐其東木邦伐其西所得甸寨因以錫之所謂賞有功罰有罪也今孟養無

罪緬甸無功豈能奪彼與此吾知其必不可也爾又云孟養舊納差發歲辨無缺所言者利也非義也中國山海之利日進金百萬終歲大貲猶似山積視爾錙銖之利譬如塵沙百夷舊貢銀三百六十錠今盡蠲之止納一百餘錠爾之所知也奈何欲以利誘乎邊任代納孟養差發見差官送回聽候刀落孟分割想已知之矣若

朝廷不問是非但收差發將何以正天下乎所以不廢差發者何不過盡其事上之心耳豈爲是哉願弗復言此矣使者受 命諭爾不敢不盡言爾不奉 勅使者不能強之以力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在兹不復贅

請詳審之

與那羅塔第六書

書至彼宣慰那羅塔差陶孟客省來云書上說的都是了只是刀木旦三次起兵殺我我不殺他他殺我了以此不及告知 朝廷起兵殺他了他的子孫委的已先都殺了如今死了的活不得我自差人赴京回話叅詳前說不過欲稱孟養無人希望 朝廷遂與其地差撥通事丘添保覘知那羅塔殺兄逐弟情由幷轉令南甸百夷刀八𡑭於班木賴差來百夷處潛訪彼處民情不樂從緬咸慕思倫發子三明而

緬人亦問三朋有無見在故作此書諭之
竊聞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出如綍言天下敬長之至
雖小如大也今　聖諭諄諄爾不開悟使者再三譬說
爾不省察恐爾獲戾故復盡言予聞朝論不一敢密告
之今年鄧伯通引木邦獻捷說在着令時有得令差人
來告爾殺兄收嫂又欲殺弟只要只要逃於木邦轉奔
得冷乞　朝廷處之大臣舉爾殺刀木旦之罪欲議改
封未定予至雲南都司思倫發諸子來拜沐都司指歪
頭者名三朋謂予曰如今孟養子孫都被緬家虜去此
是刀木旦外甥待伐緬時就立他為孟養宣慰內外之

論如此恐爾終不得孟養徒取違　勑之罪耳今爾使
人赴　京回話倘若　天威震怒下令討違　勑者一
路海船從福建出海六十日可至冷一路海船從廣東
出海五十日至得冷就令得冷為鄉導以伐其南一路
大軍從木邦入寧木邦之兵以伐其東一路大軍從孟
養入就立三朋為宣慰以伐西一路大軍由金沙江順
流而下以伐北備東擊西備南擊北雖有善守者亦無
如之何矣萬一　天恩深重曲法赦宥暫停問罪之師
止遣雲南軍馬送三朋為孟養宣慰彼思倫發之子刀
木旦之甥遠近歸心夷緬怙服兼與木邦和協大甸迺

枝三路同心合力以謀爾邦亦非緬甸之福與其得強
鄰孰若得弱鄰孟養立則鄰弱爾強三朋立則鄰強爾
弱然未必得此也姑借以為譬耳予言止於此矣爾復
不悟日夜必思吾言然無及也
右書至那羅塔大懼遣陶孟洛霞賫緬書方物赴
闕待罪未行之一夕通事丘添保跪於榻前曰公有
難敢告頃聞緬謀不善欲進毒於公或曰不若饋之
饋而不受毒之未晚明日來饋公宜處之乃呼徐百
戶丘添保曰明旦令彼來離水一丈汝輩亦集帳下
在吾側當面遣之明旦那羅塔陳所饋於已舟告曰

緬人不知禮以此物贖罪洪曰爾來饋我求安靖耶
要不安靖耶那羅塔笑曰不安何饋洪曰饋即不安
不饋即安吾將達爾言於　上若以饋免我我媿而
不言言不聽不以私饋我我即敢言言亦無私有聽
之理那羅塔曰汝不受饋又能達我言於　上若幸
免當立廟祀公因大笑曰當立廟祀我乃不壽而還
後聞緬甸立使臣廟未知然否不足為重輕也

荅張宗海書

吳訥

宜𡠆來領七月一日教帖捧讀再三仰見吾丈年德彌邵識慮彌精欣羡欣羡某近來老態百出力衰任重況戇直有素訪𧬄四與巳具一章旦夕奉上倘獲遂請尚當朝夕侍教以來寡過於沒齒也所喻志書欲錄賊迹切念蚤罹艱苦讀書養親既無卓卓文行表見於邑里晚歲升　朝祿祿守職又烏有可紀之事業哉況晚節末路深恐難保昔人所謂死之日是非乃定詎不然歟然尊意不可虛辱錄去海虞雜詠諸詩倘得筆削入編則爲幸也來示云前志人物無幾因憶宋代惟曾丞相

懷爲最顯然急於聚歛壞當世破分良法得罪清議元世百年習俗以富侈自豪若曹氏私租三十萬石勢傾郡邑淮寇入境一夕爲燼志中幸以此意垂戒於人人可也小𡠆輩切望時時以盛衰倚伏之理教戒之則某感德弗淺矣株守公宇所欲言甚多非聚首莫能既不宣

與郭總戎書

桑悅

僕觀柳慶等郡傜獞爲賊其等有三曰眞賊曰激賊曰愚賊開旗吹角打村劫路以爲生理是名眞賊好利者擾之使不安其生好功者迫之使不得其所不得已據險以叛是名激賊小隙成讎於彼姓彼村有讎或畏其強也則殺其同姓異村以復之渠以流劫聞則不能辦矣是名愚賊大軍剿殺眞賊安然激之與愚執而不化水旱之災悉由是召僕至融羅等邑十里之外皆爲賊藪因以理致其頭目諭以　朝廷威德激之與愚者隨力疏通其情或親至眞賊巢穴慰撫之不立崖岸如家

人父子歡然相接老幼班侍唱歌進酒挽留信宿而返其武陽一峝生獞盈萬俱出向化其餘各寨來謁者多頗今秋自新計至西成必有新[illegible]增益曲突徙薪絕勝厝火其下也僕蚤喪母有父年老別無兄弟奉養少立微功以爾許國素志冀贖身以求自全著書爲樂足矣此外要無覬望麾下職專總轄必能爲　朝廷宣德惠以綏服諸獞者皆人之見不足爲麾下重也

復高開府書　桑悅

陳同甫云古之君子其達也傲士世降俗衰上氣愈高下氣愈卑熟聞見囁嚅之言趦趄之步則以長言濶步為迂且怪縱知僕虚名易目而視降陵爲卑猶與原絶處深淵地者其可攀援之乎今忘閣下之陵與巳之淵奉數字之書扣門求見何前倨而後恭哉蓋知閣下為古之君子也及蒙華翰推奬過甚僕何敢當奉翰自喜自慶僕素慕閣下而求見閣下亦素慕僕而渴于見兩巳相知是豈偶然者耶僕嘗讀上下數千載之史見用世之士或鼎成而折一足或厦

成而缺三瓦鮮有全人古皆然今爲甚有爲世才臣提
朝廷數十萬師僅平小醜令人稱頌功德爲録刻傳四方僕一誦之深嘆其不學而無識也今讀閣下乞終養及乞歸田二疏非惟其文至誠懇切與諸葛武侯出師二表相表裏而歸田疏論平閩賊其擒賊首則云副使劉誠之功論處置事宜則曰此鎮守巡按藩臬衆人之見臨難不避成功不居功成即退出處之際鳳皋鴻冥其不爲世之全人哉人之云全自古尚鮮況今世乎有作　明一經垂示萬世者得此二疏照耀簡冊一
祖四　宗不與有光耶詩曰王國克生此之謂歟僕幼習極物之學奉親命于　明王以自試往來京師十有餘年動輒得咎苟就微祿代耕今爲此職未敢自弃其身于無用之地到任以來誨人則舉學校之先務而不及科第私居之中有小樓一名之曰乾坤一寄日玩天人理于其中又常以易書春秋合而觀之以見帝皇王霸之異知有用我執此而往猶可康濟斯民否則著書數篇以爲來世致　君之資外此不足爲閣下道也

與丁南湖書　王舜漁

渴欲屈尊同醉山水間昨見投刺亟令小僕烹雞治具秖是携果酒往南關送施文峰了事而回途遇張立齋兄弟竹里衆親與立齋送行拉去抵暮登山悵悵而歸令接來翰云及謀葬守齋先生一節恤孤兒憐廉吏存友誼諸矣畢具此意古人常見今人不復存歲久矣何幸于兄見之感仰感仰愚兄弟洎一二親知當相與協力成兄一段奇也積懷萬千盡祈面悉不盡

石溪悪副于乙未三月七日未時荅予此柬即日酉時弃世嗚呼此其絕筆也友愛之情道誼之語留藏

巾笥永以感傷是歲是月念四日南湖一叟書

荅舜臣姪書　錢詔

晉邑邑也吾姪發硎此邦而遊刃有餘才可知已迺猶以政務詢及寡昧老夫自分日薄西山處浮世能幾而欲強解人事第思當時羊祜杜預同守襄陽彼都人士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則祜以恩勝而預以威[illegible]居官雖酬酢萬變大要主于愛民已耳若夫挾權勢以生慾讟不足計也惟賢者留意焉

上太宰陸公乞致仕書　丁奉

伏蒙以六科之論薦而公於汲引以母舅之尊親而私於慰惜大人之待不肖可謂仁義兩全矣乃必欲不肖之之官得非韓子所謂感恩則有知己則未耶夫六科之言特念某求全而被毀耳求全之毀聖賢皆然愚復何計况薦詞有謂爲人簡澹無有過舉夫中庸之道三澹簡溫而已愚何人斯乃以簡澹見稱於百職遂蒙六科合議而白之銓部覆奏而旌之　聖天子垂覽而然之兩京天下賢士夫切齒於毀我者至是則翕然以快之而愚亦自信自避矣愚復何憾然且方命而不出者

正以簡澹乃德學之本非巧宦之術簡則逢迎趨走皆不能澹則紛華勢利皆弗屑若使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此貢禹所以不免冠而退陶潛所以不折腰而歸也且愚素志以簡冊爲娛者述爲業即今三十八歲浮生脩短難期曷不堅守林泉以圖不負此志耶大人立賢之法篤親之情不忍棄捐不肖此生效報無措但聞狄梁公爲相候問盧氏母姨欲官其子姨曰我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守貧賤公憮然慚之伏望以梁公爲例姑容上疏乞休幸甚幸甚載惟今日　聖朝雖非女主而宦官佞倖不減武氏之禍大人撥亂反正務以梁公爲

法尚冀功成身退彷張良赤松之遊尋裴度綠野之樂此則不肖之所以效報者也遙望鈞慈無任懇戀之至

與鄒南臯書　陳瓚

當公未至時惟恐公不速至既至惟恐不速見既見則白璧之溫潤春風之和煦真足以鎮人之躁而消人之邪乃知向以意氣求公特淺之乎知公者耳梓蓀卓識僕所心服乃月林明鏡之喻則更欲公愈加淬厲以需大用殆非謔語天之玉成聖賢多置之困窮拂鬱之地公之所以自待者當甚不小僕鄙人耳何能測公涯涘也太夫人亾恙乎聞邸舍卑濕甚請稍更爽塏者何如昨匆遽不獲少將芹私而疊荷貺餞能無媿心乎役人告還艸率布悃臨楮不勝瞻遡

荅王陽谷

章瑞安至得函教果幅兼拜佳貺感甚媿甚僕素非適用之材更乏逢時之術一旦起自田中甫二載而叨九遷即僕亦莫知何以得此豈造物者故以樊籠羈人令不獲享鴻冥之適耶今聖世旁招蒲輪四出夙望如翁正恐不免湖山雖勝豈容常作主人言祠之廢僕輩惡得無罪第當時畧不與聞偃室無滅明之跡縱欲有言何由得進乎儻有繼翁而與者僕當爲之從臾耳

上兩臺

竊惟國家之賦東南居其六七東南之賦吳居其六十

以方數百里之地當縣官什六七之輸者踰二百年民力亦殫矣詎意今者天不厭災飢饉洊至寅歲蝥賊害稼卯歲禾麥不登民間甔石無備道殣相望時方徂夏且圖更生而東作甫興淫潦不絕瓶罍之貲悉罄于播穀肱股之力又竭于桔槔耕夫餉婦束手無策惟有望南畝而長號閭柴門而自縊耳而且積餒成疰比屋疫癘一邨十室九病一家十病九亾吳民之可痛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夫人情疾痛必呼父母阽危若此不告于明公而誰告哉夫常賦之額不可少損大霈之幸不可再徼某等非不知之但無年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

則邦本不固使不蚤爲拯援則溝中捐瘠既爲可憐而揎臂之夫尤爲可慮此又明公異日之隱憂也明公試駕軒車一臨郊外則昔年禾黍之膏腴變爲魚鱉之窩宅室廬在淩有突無煙可爲痛哭流涕者玆其時矣夫歲之豐凶相間則可以昔之豐補今之凶地之高低相錯則可以移低之民就高之粟今則連歲無不歉之年千里無不水之地小民無終夕之謀而巨室亦鮮兼年之食矣伏望明公弘再造之仁濟非常之變以拯今日靡孑之民以終昔年未究之惠不特新稅大賜蠲除而舊課亦暫行停止某等無任哀懇祈望之至

寄示諸弟　　陳瓚

邇來子弟羣居聚議無非酒食衣服遊戲之事未有一言及于治身幹家者以快意爲達生而無終歲之計以廢産爲良圖而忘始創之艱得罪先人而不知畏甘爲不肖而不知恥是誠何心可爲扼腕門戶衰頹殆將立見自今以往宜朝夕憂惕務守成業務去前辟向學者常念寒門單士多能自取甲第吾何可以鶩下而自安謀生者常念委巷窶夫多能自致高貲吾何可以成業而自墮克儉克勤克昚克戒斯學亦可成産亦可殖而以慰祖父以裕後昆計無出此者矣

示謨兒

汝僻處山中肆力學業甚善但功名子嗣皆有數本不能忘情亦不可着意一着意便費力一費力便傷神矣此太可慮也若養得神完則力自強鵬飛熊夢直須時至耳我保我身以盡我年汝保汝身以竟汝志乃汝我第一義此外皆餘事也眞切之語汝其識之邇來屢得信頗慰自今家音中云體健善飯足矣

又

人生處世須教襟抱弘達一切客塵煩惱逃避不得者即時應去即時撥開不以纏縛此中則日日塵勞日日

寧靜不然將有許多煩熱塡滿胸臆發露面目欲求心身輕安何可得哉汝素曉此意必不落此坑塹但今內有嫁女事外有逋負逼迫俱不免惱懷者惟安心料理處之恬然爲妙韋君婦便附此

又

昨得一信知途中聚尾王舟甚是決利想只在端陽前後到家矣邇來精力覺稍增吾但以無心處世雖混跡風塵恰似天地間一無事人即日日奔走亦日日自在也偶見荊石公論文只要天機活潑盡洗俗套乃今日所尚邵蓮丘卷頗學海意欲首薦荊石亦甚稱之因第

三場小弱不得前列耳渠自謂平日深惡坊間文字絕不經目今閱渠全卷無一語涉煙䁛氣眞頴美之資秀逸之才也寄回一覽亦足少見時尚袁了凡亦許有窗稿尚未付來黃某回附此

辭邑侯留中台召鄉飲書　孫樓

夫鄉飲者何　聖王所以貴德尊齒以教民讓以風邦人者也非徒爲飲食文具已也僕嘗讀禮而繹其義讀律而玩其詞其象取諸天地陰陽其選取諸孝弟忠信苟非其人不與此數亦嚴且尊矣夫四境之內其號爲老者豈尟哉而得與邦大夫相揖讓酧酢於茲筵者僅僅數人焉蓋尊之也詎圖今日猥及不德僕聞之駭汗踧踖逡沮却走幾無以自容而何以得此於臺下也無乃鄉校諸友謬舉以上於三師三師又過聽以上於臺下臺下亦復徇名借聽而猶未度其人可使與乎否也

乃僕之自分則已審矣僕五齡而孤上賴節母之保抱以有生又賴先祖籍部公之庭訓以有立壯圖不量亦嘗勉思自樹矣卒之公車七上而屢獻不收郡堂三載而知難自退祖武未繩母劬未報下慚家學上負　國恩僕誠大不肖人矣而胡敢與諸老相齒讓哉曩僕司理吳興叨與王介之列嘗拱聽司正之揚觶贊禮之讀誥蓋凜乎兢兢焉竊謂在筵者而苟少有媿乎其言將背若負刺股且栗矣而敢躬自蹈之耶彼諸友之所爲舉僕者蓋得其似也而未暇核其實也僕之拙於謀生則見以爲廉靜疏於謁貴則見以爲恬澹貧不費交則

見以爲習禮老不廢讀則見以爲嗜學信斯言也亦曷足以當鄉賓哉而況乎佀是而實非也夫此何堂也此何宴也士之所模而民之所化者也而以一不德如僕者忝焉不灰於唇必誹於腹矣抑聞斯禮也古出於公而今未必盡出於公也亦或有增年而進行賄而得者而卒不免於輿人之姗笑觀風使者亦復釐正而因革之法至嚴也即使僕趨命於今而或釐革於後其爲辱也甚於市撻此僕所以果於自審脊於始進而敢固以辭者也昔庚桑子之居畏壘也畏壘之民謀尸而祝之而庚桑子逃焉僕竊慕之矣倘尊命不回而必使致之

則僕且避於三舍之外要卜異日肅謝於兩觀之下耳即今淫潦一望歲復不登穀粱之資悉由民力苟省一席則減一席之費亦惟明臺裁之僕無任媿悚欣懇之至

答王觀察賜德書　　張繼詩

老師解節鉞而歸掩關三徑一意者逝自足千古第越江生色吳山黯然士民自離覆露瞻仰甘棠誰不懷思矧某自吾師鳴琴敉邑以來尤荷昕幪者哉邇者太夫人之戚水遠山長生芻莫致方深觸躃墳厚千里雙魚素書跽啟曷勝主臣嗟嗟款段下騶久困鹽車慚負孫陽而老師猶未忘剪拂耶捧誦之餘涕洟橫集詢及書院之廢言之可爲於邑殿堂門廡輪奐翬革孰非吾師上崇明祀下育人材德意而當事者遽承政府風旨旬日之間鞠爲艸萊且并某義助學田亦爲勢家攘佃府

移物改瞬息滄桑大可悵恨聞郡中鶴山書院亦在斥賣之數而諸生中有輸價存之者抑何義利之喻相去霄淵也伏承下詢畧塵清聽惟老師讀禮之暇節哀加餐以慰太夫人在天之靈書院興廢付之煙雲過眼不必存于胸中也來鴻遄旋艸艸稟復辦香一炷遙致几筵時因風便再企德音

答申相公書　　趙用賢

辱老師手諭殷篤敢不銘心鏤骨銜感至意但某賦孤寡合自其夙性而抗浪愚戇時或至觸忌諱冒嫌疑而憒憒猶不自覺此得之父母所生似終不可易而之環利蓋自審已非逢世之資久矣非荷　天子徹照盆之明老師勤推轂之力起田中而還之故物不旬月而又擢之清華即木石猶知感動思所樹植以希報稱顧始至之日忌者側目嘲者反脣日自惴惴欲爲歸計亦非一日矣昨者同鄉之疑實出猜構無足深辨即有之其公論在天下其是非在士大夫亦無足深懼自畏引匿

但念某往歲偶以孟浪致受淹抑海內哀憐見與遂爲清論所歸而不知者摩脣喻訾謂是當立異議操月旦相鼓誘以自矜其聲名不去後必且以樹立門戶招納權黨爲罪久一日則重一日或至不可解釋此一宜去且某之不才於詞藝道行無一可者謬廁詞垣實過其量今復躐次踰等駸駸榮顯每一造班行未嘗不鞠躬赧顏措身無地而不量者猶度之形色之外謂當希榮好進無有厭足不去則此泥終無以什此二宜去某賦性抗厲不能隨時俯仰又生平以妄語爲戒今在宦途豈能鑿坏穴樹如夏馥申屠蟠偷少見眉睫便自成熒

不去則後之好爲譏中者借此端以相歸終無以自白矣此三宜去吾師責某以大義謂不當救屐君恩是矣然古之人臣難進易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明訓甚嚴某自量不才不勝其位即退而處山澤能自脩檢以不負聖朝作養之仁亦使天下嗜進不已之徒使知果有輕去其官之人風俗或因此少勵人心或因此少回亦所以報　朝廷也故曰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豈必以居位爲報朝廷而決去者爲忘君恩耶此四宜去且某居老師門牆之末號爲入幕不幸又爲人所指屬其實無所可否而謬以爲有可否之權其實無所匡益而謬

以爲有匡益之責羣疑滿腹士憎多口此之聲跡烏可不深自隱匿此五宜去某之踪跡甚孤地位又甚難處所幸老師斷然相信猶可托足今既開此疑端而復逡巡不止後之進者無竄殺人投杼慈母不免吾師與其戀一日之誼而留之孰與壞其終身之行而弃之耶此六宜去今者廟堂之上賢俊如林　天子方向意圖治天下事正可謂在吾師一念轉移廣引衆正從容導主上一出于正稍俟數年　聖心益定　聖智益集吾師得自展布光明俊偉之業必當超古絕今亦何所疑亦何至實天下之疑愚不肖一二人何所輕重而謂某忍

于一去足有益于師門哉某以此益滋懼不得不去之決矣夫有容德乃大此自處人己之迹言之亾金盜牛小小疑隙何足置意若事關名行道係出處又不得以此例論某年幾五十平居以廉恥自勵以名節自限出處之際審之已熟今天下多戀戀名場不能忍决借古人長厚之名以自文某甚所不取豈于此時遂自迷眩無所主持然某亦非好為悻悻决去就于小忿以自快其胸臆惟老師灼亮俯徇下情艸艸奉復嚴命不宣

與張給事論時政書　趙用賢

冬杪匆匆爲别延念迄今未嘗不口誦心惟足下之厚我窮寂者何其超越常態也使者還得足下五月七日書所以撫教者既具而懇款披心又何其詳於憂國而不難布聽於艸野如此僕丘壑自閟昧昧而邅屯而居即有所窺不逾方寸安能有所裨益明聰而可備采擇於百一者顧向來時事一主刻覈民情離散國本殄瘁幾不可回今幸一旦有更新之會而二三元老方且虛懷延納欲稍更以寬大而漸紓其平居鬱積感慨之中此天下之所日夜顒顒仰慕而足下居可言之位當

有爲之時安可規規守常復自蹈疑畏之迹而不一爲之所也僕嘗上下古今嘗慨古之救弊者氣過於有爲則恒以激昂淩厲反爲奸人之所乘而識不足以審所輕重則變置無序或因所當革革所當因近者失救時之宜遠者或反以藉朋黨之口而爲他日報復之地此誠國家治亂安危之大機何可不熟慮而深思也方今諸司之所共惋忿士大夫之所共詆訾以爲不可一日不少解者考成之嚴郵傳之禁進學之少二者而已然僕謂此雖不可不議而士大夫往往挾私所不便之心以爲盡非不可也考成一法使事機歸於　朝廷下吏

無所容其擁蔽不但可行一時抑且當垂百世獨驛遞
裁減過當所當寬假於職官然至如往時之冒濫亦足
深爲地方之擾入學名數之太寬所當少廣於甄收然
至如往時之茹納亦足深爲學校之恥若所免驛遞編
派之銀果寬及於百姓庸詎非實惠而督學使者果循
每年一至之規則比今日額數苟少寬之亦已自足不
必盡棄其說而循故所由也至如他所朘削恣睢偏任
獨某醞釀於一心而改聽易視於天下者畧約數事一
曰誅戮之過甚先王當春夏生長之日即有重罪不遂
加刑蓋順時以養仁心也至其詳讞覆訊不厭三復今

乃不時處決豈無鍛鍊羅織含冤而斷首者又　闕廷
之外纍頭立槁者纍纍相比此得無土苴民命而傷天
地之和乎二曰征求之過急往歲兌糧多在正月以次
而輸及折銀民家少有積粟待時而糶陸續完官故不
甚困今卒在十二月中兌事甫畢即勒限償折銀之半
當粟米狼戾之時不得不賤比及耕耘資糧罄竭又不
得不資之借貸民安得以不益窮此雖有司奉行之無
法然亦廟堂峻急之令有以迫之也三曰括索之太盡
往時罪贖丁田等銀勢有不能盡征者官府亦從寬貸
今罪罰既解京有定數必不可少而縣官公費不得不

取諸此則當科罪之特或已及所不應而既罰之後追
逮捕索係纍紛紛勢所不免丁田之餘錙兩在官小民
以此視兵折較爲差緩而官府獨急於此甚至不肖者
假此以充橐裝而民之苦於追呼應接不暇又此兩者
弘治正德中府縣庫藏恒藉爲餘積嘉靖間始括以供
用然猶不如今日之罄然也故地方少遇水旱賑濟束
手無策倘異時一旦或有軍興將何以待此最所當裁
議者也四曰督盜之太嚴夫寇盜之警自非盛世太同
外戶不閉乃可免此今致民之窮極似驅之使盜而少
有竊發即連章累坐期於必獲以故官府不得不假似

是者以塞責甚或少警則虛張其事巨盜則反隱匿而
不以聞如足下所云京口諸變亦是左驗此亦最所宜
調停者也五曰刺舉之不明近者廟堂之意既一主於
刻責撫按監司一切望風承迎有司少務於收養則指
以爲疲軟一事不急於奉行則舉以爲刺謬即如郡中
近所論劉同知及崑山令此兩人皆一時循良潔廉無
他而得報如此推此具言其他可知雖有鸞鳳且化爲鷹
鸇矣以故傑猾矯厲者得志而循良守職者坐受困屈
吏治安得蒸蒸而元元何所慰養也六曰幽隱之不達
治安之世所貴閭閻之情未嘗不徹於廊廟耳今一不

奏報則回避多端一有建置則採竊數種甚至水旱之災諱於燮理之無功匿不以實奏不獨小民之疾痛無由上致即縣官所苦郡不能顧郡守所苦撫按不能知獨一切取辦督責而已昨歲丈量一事大旨在清浮糧而王計之意乃在加糧以為功故脊鹵淄塗汙澤墝埆之地尺寸皆攤重稅即以敝邑一縣言之既包坍江之糧三千六百餘石而額外餘出者復二千九十石安所多得若此恐一入會計遂成定額將來必至逃亡無餘愚民嗷嗷無所底訴近七月十三日之變颶風涌水人畜漂殺者無算田廬在內地者亦受衝決所餘無幾當

事者尚徘徊觀望不以馳奏大抵近年之災偏中於東南而東南應災之策如此此僕等仰屋長夜而拊髀於終日者也六者皆今日所最切於民似乎當識務而亟反然反之大驟則彼所用事之人豈能帖帖若槩以前所謂三者亦舉以為瘢而遽更張之則彼亦得以藉口而重起其根株之畏蓋今士大夫之所共患者更之則迹顯而未必甚切於民惟於所謂六者而加意焉則伏於人情覩計之所來及其事隱而民之受惠實切此在二三元老一轉移間而足下開發左右安可不致力也僕往見熙寧元祐間事介甫新法如助役一節亦自便民溫公既槩見其不可故亦從報罷又一日之間所罷保甲團教數事當時熙豐之黨實未盡去故得乘間而鼓其邪説遂至潰壞決裂不可收拾程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有以成之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足下既有志亦宜審所處而審行之幸甚淛中悍卒聞尚爾驕縻未得要領諸鎮兵大是嘵敝難制將來巨稷當遂兆此輩矣目今漕軍至吳必當有受其荼毒者去冬昆山縣官幾斃梃下竟隱忍不發況今挾此勢而洩其貪得之心將何所不至隱憂剝膚莫此爲甚足下既主兵議所以爲桑梓圖者幸并留神幸甚幸甚

海虞文苑卷之十二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書啟

上山西王相公書　　趙用賢

某竊惰無狀春首曾以兩空函附賫疏者馳上顧辱先生裁教諄復何長者加意於疎遠如此而某乃負簡伉之罪於受知之門如此惶恐欲死某日者忽感暈眩之疾時作時輟猶冀靜攝可痊故疏已再具而輙止何圖小人福力短淺自頃十數日來瞑眩幾不能支度非旦夕可愈遂復有此請伏乞先生俯賜微尚爲某宛白下

情亦既東裝待命矣如萬一不得請須上再疏恐來往跳猶亦并付去人順賫以行大要某不敢刻世俗買重希高尚之名亦不屑如近來嘗試意向了局面勾當而已此惟先生能知某亦惟先生能信某爲不欺也南北荒旱時事可憂百千難盡病夫心熱易燥伏枕驚霍每念先生體國獨誠此時憂時當獨切將何以爲懷乃近得北中密信言先生再有論説深忤　上意亦且乞歸將得　允旨傳來語或未眞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　上心至此某嘗竊謂　主上雖少倦朝講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公即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勤於攻　主闕而絀於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某跡屬疎外見聞影響不敢浪及即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往往私罝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於糾劾不法耳今一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羣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救塞正論前代惟晩宋爲然乃最熾於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曰不報曰寢不行者皆得具載史册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於昏亂而令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營微補弊救褒之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於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

對策不過一落第舉子唐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矣夫禁使不發抄是何心而又有申飭之者是又何心也　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令阻隔故雖遠者如振壇近者如嚴張未嘗下　詔明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於今日耳夫吾無可涅之跡人亦何樂於言哉以此知非大公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聞有請告居憂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即使其果鉅奸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況加於海內之名流哉欲絶其向進之階而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機也故淮南仰一

汲黠而驕豪之卿相折心於虜絹彼誠慕其風而知戢
也令一切倪立節者爲好異目守正者爲矯情惟取模
棱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頤指而狎比之尊顯之郎閻
清抜及曩所嘗負峻節直諒者亦必覘其今日回面順
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此輩既皆海
内所慕想且感恩誦德之不暇於是訑訑自侈其聲音
而巧猾無耻之徒乘間闖進天下靡然頽化而所謂眞
介節者折比而遠避此人心士習之所以日就頽靡也
世肅　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則
爲善而罰亦可以鼓舞羣志近年獨恐　主上者無若

潘々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遂起肩重任是　皇
上以喜怒之際絶無專主也乃如黄道瞻孫如法久病
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州
用或遠調不遷或久扼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
之於不可測之用舍而他干公議附私門者即有遷謫
曾不逾時而清華躐躋矣郡縣佐屬年來苦加職者之
[illegible]力稱壅塞乃使未嘗涉足吏承者一日得官餘千餘
入以去猶務容納日成人之美彼于久次不得者又何
獨恐耶江李二知州迫使無聊不無失策然其心皆爲
國其言皆務明法心極力文排[illegible]棄[illegible]人所欲污其

行分宜之於楊忠愍江陵之於劉御史殺之而已不令
其辱至此也史孟麟趙南星皆篤周強志吳正志薛敷
教饒仲高桂皆公正發憤未嘗敗名敎犯官箴何攘臂
切齒使之無以自容彼有縱貪瀆侵法紀者何累劾不
聽其去郎去而猶使之有餘榮耶宇内名德如歸德沈
宗伯餘姚趙司馬棄在田野薦牘且有不及而關西魏
尚書清望絶羣臨海王侍郎謀猷出衆不及其未衰令
一展布恐河清難俟矣意欲有所全活遂致停刑且八
年因株李中丞東而恐逐一君子西河之地幾半入虜
惟務掩蔽養亂不知後日一躑誰可收復貢市諸禁俱

廢輸邊餉若漏巵不知後日一有不繼何策可禦虜之
無生心凡如此類病中不能盡憶亦不能盡焉倘先生
留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宗社之幸也某苟
幸無疾庶幾可爲太平之逸老實某之幸也左府經歷
瞿汝稷尚寶少卿曾乾亨戸科都給事中王繼光[illegible]
司主事王士騏皆卓然深請不溷時俗先生幸括目遇
之某不敢以私人進也歸田後不敢復通問貴要[illegible]吐
露至此聊得十一知先生諒某於形跡之外又必能庇
某於安全之地他不敢強瀆也惟先生寬其罪而少垂
聽焉幸甚

與繆岱山　　金澄

別來數日心邇迹遐儋望浮雲信捲歡緒頃承緘素開緘報顏蓋相知固深相期實過覦克當之至欲根尋去處僕則未解也夫此世界雖云若海實即慧門無論業根未斷在入一覺悟間須知此身報身也此念妄念也一切煩惱依報依妄而生也既悟妄因幸勿執妄則即此迷途便是覺路隨緣願應而罔非法集矣是舉觸塵滯之境咸超凡入聖之階返照圓融要復何礙又何分於去住哉若厭苦求樂厭俗求真厭塵勞而求解脫竊恐離相取相終非實相祇以益障耳得男子身生中華

既聞法王教未或究竟一番乃欲涅槃自在焉能遠免於五陰而直超三界耶願足下染汚之鄉泯清淨之想離方等之規將自然解脫自證真如努力幸甚辱示偈皆實際語但百尺竿頭尚須進步奚可優許自度乎至欲取坎填離別自有說要期他日請正不盡

與瞿洞觀

禮意綢疊欽企有懷縹緲停雲徒眷寒谷不委別後道體若何禪悅滋味想得如如也邇承高操達孝慈帷抱一虛室真超理象獨契玄宗標合真之妙與變俗之思卓澤羈人覩斯法集何幸如之然實相無常隨緣普應遣願圓融曾悉照了否昔見惑未斷即墮情緣證道路徑恐尚生岐雖欲恬澹息心將觸境塵滯愛杻悄枷一切形見謂能澄神方等之淵而揚襟蕭散之肆未敢信也蓋本來圓通冲虛妙粹凡染汚清淨悉非已有若已有之是名陰入故能灑累即謂洗心心不有礙則侵辱怨臨境一如虛徹靈明性相俱離即可了此大事外復何緣要侯修耶僕時有弊緣尚侯鍼砭而心欲寫微又故為喋喋歲暮嚴寒願努力保愛春和要其傾倒不悉

寄陳司寇

澄抆跡海濱猥蒙不棄殯劣結蓮社交偕修白業顧時

時傾吐肝膈不忘聖明今承召一出肅是風裁振茲國憲直道流聲洽於朝野澄因諒公素心真淨不為世福侵奪者也故以江南蒸庶之命懇望旦夕之蘇即與無緣之慈以翊大有為之主不期時要柄易事匪司存奚止民命不甚澄亦空言自罪矣然公平昔持握實乃摩尼實珠應緣順逆諒無滞礙五刑糾民必使暴亂之息三德弼教必貽邦國之安若平反之數多亦大悲之所運也況位秩益隆天顏益近協恭贊襄足以悅安社稷致明主為唐虞之聖挽世界為安樂之邦此塵勞中不失靜勝者也且聞公謂此生不勉強後世悔何追夫世

出世間均是真心成君成身不殊法性離此心而有何勉强證此性而後世何悔乎伏願不捨現在而不著現在隨時提撕而隨分撥遣即大地有情之中轉大覺無上之位至望至望不採狂愚仰祈台炤不宣

報唐荆川

澄者琛堵衡門經史爲業自惟無雄才奇節不足緩急於當路故退不緣彫琢以嫺俗進不釋凝滯以采榮而孤禄二十年分甘於勤苦之執乃承披涉草莱欵焉瞻近降心討問洽比如蘭寧不慷慨感槩剖析畢誠者乎故欲採樸遨之材備帘幕之數書教欲然僕知德矣但

威武之術從古所尚者有二其上者則以廟勝爲善筭籌爲奇談笑發機智勇無迹次則鈎連堅陣圓關利兵回戈染輪飛旆横草下則掉舌摧鋒飛文禦寇解縱提衡風飈雲合然者或猶歎於全勝而况戎兵之無制乎故八卦五行之變車騎隊伍之聯亦據軒后之制管葛之文而心叅史外之玄神發象外之秘耳至迺揄别郡材次品技巧指畫宗海撥測璣衡莫非鑒雅琴之絶散而侯識曲者之更調也即命握機權而成變化其可得哉况星光駒隙消兹齒髮之華蕙帶青衿困兹筆硯之陋戎心天象貽兹燕雀之憂方將以衣食之故寄諸將上之間辭閭里陟河山窺塞垣瞻官闕脫略風煙之外逍遥宇宙之表以遂平生之見聞宣壯懷之壹鬱斯已矣若夫一劒之佩一畫之奇從事徐徊叅功尺寸肯聞其效僕非敢然也方今春風迅起渤海揚瀾北泊淮揚南松浙閩千里蒼生心傷悼矣所獨賴賢豪戮力旁致異人發縱前驅威稜遠懾俾島夷之跡無涸濁之爲憂鷗林之棲知揄揄之可樂不任翹首之望

復顧裸宇　　秦四麟

夫歲桀𡷫重辱款洽瀕行叓不得一餞抱歉至今如何可言頃接手教深悉宦況黔中雖非善地丈誠不鄙夷其民而輿休之要以自展其素所挾持此適足以爲明時建立之資耳邑中邇來風景大異僕自耳順以來日惟杜門裹足間一行通衢見鮮衣渥顏高視濶步者無非衆門之僕居恒謂今日得意無如此輩盡此輩狗其胸臆肆彼恣睢包苴公行錄役不及有勢則附無勢則轉而之他而爲之主者方倚爲腐犬恬不爲怪乃後來者叓甚耳叓數十年非盡驅不逞之徒咸入此黨勢不

止也令兄先生謹厚長者諸蒼頭長鬚皆退若不勝此無他表正則影直所漸靡者然也今邑中咸若玆何至如僕所云云耶悠悠之懷敢私布之丈以鄙言爲不謬否

答嚴和宇

僕少爲帖括所束然無奈所䠞不能低首下氣俯從時輩以故坎壈不偶而性之所近獨于書畫中似窺一班又獲從鄉先老如五川楊公水𡶶王公輩游稍聞緒論第僻處一隅兼乏同調無子長之遠覽茂先之博物而徒以獨往之見偏來之識𣸸加評隲以自愉快爲流俗所揶揄久矣吾丈乃不弃菅蒯時賜俯詢雖不敢不竭其愚然亦殊不敢自信也居恒謂王弇州鑒賞少遜元朗何公元朗有四友齋叢說其中妙語頗多蓋弇州大元朗精兩公不妨雙美故自有辨也丈以爲然否邇來士夫往來非券契田宅則居間上官或通于錢以潤錙銖或托聲勢以資恐愒疇昔石交反成瓦解甫從傾蓋便已入幕即僕壯夫時所與交游稱相知者經年不通一刺而吾丈與僕郵筒往來無非平章翰墨品隲圖書可稱衆醉之獨醒雞羣之在鶴矣

與汝師趙洗馬

抱冲北還持所助散親家維山葬金𡷫雖諸公之篤誼哉而村庋義舉知兄首倡之功獨多澤及枯骨兄德至矣業小婿雲龍命蹇今歲雖倖得進學不知後日可能寸進報恩府于生前藉亾靈于地下也僕緣此例叓欲以一粒白豈投兄甁中昨歲吾邑所中武舉名連斌者即應山之弟曾名元孫者也應山存日與兄交分差不薄此子亦昂藏七尺淹貫羣藝彎弧操觚無所不可文武雖兩途賢于別業遠也推念提携是在兄一㧺指間耳僕計以爲維山之舉爲死者亦爲生者此子倘得成就爲生者亦爲死者而僕覬覦于一死一生之間蚤夜

抑心寧無自愛之私乎一粲

答莫廷韓

弱冠交好倏忽垂白每一思之眞如隔世兩接手教俯念勤重吾兄當世賢豪弟白首青衿無所稅駕乃辱不遺旹掬置之齒頰何幸何幸來諭欲望弟高視濶步于風塵之外不知弟非復故吾矣年垂耳順萬慮都灰家本寒素偶爲外家所溷邑人遂以銅臭相視覩此悠悠寧復有好懷耶假令弟止守先人清白即不免寒餓而輕世肆志焉往而不得貧賤哉所謂聚十州之鐵鑄不得此錯也此可爲知己一道耳齊之居貧有諸郞足恃

陳孟嚴仲俱翩翩濁世稱其家兒定宇轉南司成聞渠已不抵家即以下月赴任矣承詢及敢附聞之所需小說弟僅得與周見心往還抄得數種聞渠已盡數付兄矣奈何借聽于聾耶艸艸奉復不暇詳諦尚俟有便盡所欲言

與張篁濱

自去歲艮月一晤倏又改歲兩踰朔矣隙駒光陰迅疾如矢老景覺逾甚耳春來雨雪幾浹四旬城居猶不免珠桂之苦乃吾丈病處窮陬何以堪之每一念及輒通宵不寐古人大米廣厦之慨定非徒托之咏歌者顧

力者不能作是觀能作是觀者又苦力不勝此鮑焦所以立槁而顏闔所以鑿坏也奈何奈何吾丈伉爽博雅有尊翁風而彼蒼梲之廼爾謂天道常與善人直是湧語弟時爲丈仰天長慨耳斗粟壺漿聊將問遺之私時下掃先父母塋當復至榻前一候

與張選卿　　邵鏊

彙文成刻感事也亦甚難事也頑吾弟毋求備焉備有二義備體一也備人又一也備體不能得佳篇備人亦不能得佳篇今之選者于兩備中十得四五足以供玩賞志才賢而已矣其關係本邑事實者亦不能拘何者事實不可盡而文有盡拘事以徵文則拙者進矣且吾弟秉與傲笑而爲此拾散湯存梗畧原非以備事備人其有遺于所刻之外者且明任之而明言之何傷乎即他日吾弟自爲小序亦宜做此意以塞議者之口可矣因接得管丈刻本心謂多有不堪賞者故爲此語以相

質然乎否也莊靖公文多可選者其批點昔年筆也亦不必盡然

寄譚明府凡同　　邵鏊

蓋不肖通籍二十年不治他事併者數年幸供館粥奉先慈以老已得覩含歛歸土收半生淚近者數年則從台臺左右企悚先大夫千秋之業而已夫指宮墻而風示履郊野而質成者伊誰賜哉向非台臺不肖何從吐口則疾病無已時面目無安處爾先人之志而又不克其名不可以爲子矣嗚呼則又有經緯黼黻之遺神明肝膽之語庶幾與明禋之典並垂不朽者亦復數年良苦考訂司空舊刻去厥訛舛增益詩篇勉次麄成使莽頭抱以告于臺下詩文凡六卷殺青已疾馳上不敢遲

滯以後海內知音者之許可故也嗚呼其又幸而臺下一言弁其首即祠堂之記不能先武林之賦不能後也別來經理一舟樓棲畧具不覺已過春半斯行也苟筋力未衰溝壑未遠秋淨月明豈其不可非便爲不踐之言伏惟台臺更有以慰之臨楲神往

與趙定宇書　瞿汝稷

稷之歸以赤貧一無所薦于門下乃承寵錫燕餞屢至疊出令人感刻無地日來老太翁神氣想益茂藥裹且盡棄去矣養生之道莫尚于虛無恬澹則眞氣從之少得其道則少勝人大得其道則大勝人駟至于妙則躋有入無與羣眞並翔寥廓矣常念世間煩惱所最重處一總于虛則五熱頓入清涼境不移毫髮而苦樂頓異人所苦皆自苦苦無定相知無定相則樂矣爾習俗所謂樂無論聲色貨利即聖賢功業苟煢煢跂跂而希齊皆苦也二程先生恒使人尋孔顏樂處當時孔子周流

不遇與顏子簞瓢陋巷時若仰企光被四表之烈且不勝其侘傺矣是知孔顏樂處無迹可求即簞瓢曲肱皆其迹耳有若無實若虛毋意必固我乃其能樂之方耶老太翁聲名赫日月今所不足者非名乃稷臨行時語稷俟玉體既康且銳意述作是固世所稱不朽之鴻業哉然于養生之道相背且老太翁于世所稱不朽者咸矣美矣無俟益寒于非益熱于火矣遠懷懰懰敢進瞽言不勝繾綣之至

上東溟管師書　瞿汝稷

頃嚴道澈自郡持老師垂荅𠜂尾微言娓娓五六十言所以提拯迷昏至矣感徼大慈可勝銘刻植根既劣力學復不能純一有負鑪鎚耳稷往在丙寅丁卯中友明自中吳書院傳師語有小聖大凡二匾之殊詰稷將安從稷對願學小聖衆譁然笑之稷夷然安之爾時固已自審不敢妄覬爲廣大教化主矣及乙亥始執弟子禮于竹塘寺朝夕獲沾甘露之濡救蒙稍得開釋而硜硜之度卒如故也是猶鯢鮒雖親對鯤鯨之噴薄何能奮數寸之軀學映天之翼哉常分爲一瘡奉法要之僂窶

塞隨緣消舊業足以了此生矣至于宗門一塗蓋夙生習氣嗜之眞如飢者于食以爲脩行惟此是眞菩提路雖鈍根不能頓徹而日覺有味欲棄不能身既在此着脚往往向同志亦以此爲言已眼未開盲説無益而子不可已老師蓋乘願力之聖賢隱既歷之頓悟而以漸脩樹教者也稷直浮游漸脩之樊而仰希頓悟者也區量懸別難可測量然區區所向往又惡敢隱而不就正唐宣宗嘗怪裴休眞儒者而訶其酷嗜浮屠法稷以爲休嗜浮屠法未至固止爲休耳使其嗜之至不孔顏不已師謂一旦欲如南泉孤發直透力量又幾故轉身還

入孔顏下學之中此謙詞也稷以為孔子之發憤忘食顏子之仰高鑽堅其篤猛于南泉百丈師謂步南泉百丈而力不逮流于解勝行劣曷若子貢了與之致知力行久當自徹此惡狂禪之虐燄而不欲學者復蹈之路也稷以為南泉之破家散宅百丈之垢淨心盡不任繫縛不住解脫其致知力行不在子貢子與下蓋師教在融三而以孔矩囿世稷意在真盡其一則不必復問三也豈敢軒輊于儒禪重輕于悟門行門意謂無問學儒學佛學老宜須得其真苟得其真不嫌人喚作一家貧未得其真不能如師貫通而強效顰且為三腳貓終

無用處五祖演常教人學涅槃堂裏禪豈待入涅槃堂而後學哉只在如今舉心動念行住坐臥着衣喫飯去處學若而今舉心動念行住坐臥着衣喫飯無不是到眼光落地何有不是若而今未能是却求眼光落地之是必無是處也至于一念頓超三祇圓行非兩岐也一念頓超者必不以三祇圓行者為紆緩三祇圓行者必不以一念頓超者為躐等一念即三祇三祇即一念不于此強生分別則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為虛語于無限量法界中妄自限量矣敬承慈誨脈此畢露孔愚以求斧削向辱須石經大學稷有質疑一艸亦以老

師有示不敢不盡心耳并錄請正不具

復張文學書

桑孝光

自與足下別音塵濶絶計十朔矣亦耳野人滅景霞栖之樂乎許耳堪洗陶腰難折冥符至趣世復幾人野人作念果土爲垣誅茆成蓋招彼風月作我親朋曉起穿林樾中白雲影我足下流瀑聲我耳根回首山川煙莽一色比日停午村鳥調聲卉木交陰因婆娑其下飯蔾藿一兩盂已則挾兎罝肩魚網走栁塘過水西橋約野老共獵原澤間或操舟垂綸出沒煙浪得魚沽酒醉臥岸頭及醒月白蘆花身徧清影無景會心隨意歌古詩篇三四闋不復音調乃循薜蘿徑東而歸此時誠不知居諸屢更纓組足樂也足下顧謂野人能之乎然此靡足爲足下道者足下糠氛盛麗嗢飫鉛華俾巳朽班楊葬起今日千古大快一朝享之野人獨以考盤空谷魚鳥爲懽鄙矣刿幼習前聞倫叓十九幸不見棄足下教然以孝義文章目之績諸絖素令人媿嘆盔懷何可當也惟岑寂時把玩果日恍若與足下面譚用解長憶外附小詞二闋成之跎想計不足以博足下一笑也不宣

與友人書

許重熙

某頓首孟皃雨若兄足下三四月前弟與足下輩浮白劇語相期以千里之志差足樂也今足下輩咸得一當以自奮而弟獨垂翅榻翼困于枳棘之中眉目改色塵土滿面出門惘惘無與爲歡入室咄咄秪聞長嘆又遭不幸天作霪雨原田無歲上下愁勞舉家慘戚恐馮衍負困之日殷浩書空之年未必若爾之燔灼也聊爲足下具陳鄉間之近況以當抵掌可乎敝鄉故是水陬東西南北接引巨湖廣縱千頃無端靡際前後左右環列潭澤芊蘩攸積蘆荻所繁每迎春水漲向夏雨驟涉秋潮盈傻爾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舟行陌上水匝階下鄉人遏長川以爲岸沃茂艸以爲田水耕泥耨蟠首折膝桔槔之聲恒與波濤相間洚水既退乃克有年因以浦淺之處采蓁捕魚逐鱣刺鱉刈葦葭以爲薪罻皃雉以爲羞斗酒既熟隔籬相呼此亦田家之至妙猶足忘其卑濕也自今春及夏淫潦浩汗溪水猥積渡泝無邊斷岸靡徑疇圃不留潭壑爲一每風排雨注之夜吹滂沸浪之晨騰波之所吞噬怒濤之所壓擊嶮嶮巇巇儘力決勝回末陷陵飛流覆谷人呼地壞衆駭天崩愁皃脇息心驚慄矣至于蛙潛沉竈菌産懸榻梁木生耳柱壁

蒙衣屋漏永滴夜床五遷霾氣鬱蒸晝衣三燎面垢落壁之塗目泣濕新之淚家人慨嘆婦子啜泣誠足悲怛不可說也即令秦士高懷假一方以寄傲蒙叟知命托河伯以廣志猶恐衆憂繁會未便驅斥況乎慟嗣宗之哭感長沙之戚者哉弟自惟蒲柳之姿寡礪鍔之用歲復一歲逢此百罹命也如何五十爲壽行年已過半縱因儀舌尚存秦錐猶在而日莫途遠河清能俟耶已矣甑甓雨若飛伏路岐從此分矣聚首之期將何日矣家居近況聊述如此想足下助我戚戚也某頓首

海庾文苑卷之十三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

記

南皐艸堂記　　季彪

南皐艸堂者吾友緜先生原濟之所作也先生故居琴川上厭市囂喧厖塵鞅膠轕適於此而卜築焉堂負邑城兩湖襟前一山帶右每天日清霽則山光水色交映於目堂若玻璃疑若螺黛而漁歌樵唱殷起其間足以暢豁幽懷以發舒笑非心神清曠善於理會者疇克領其趣哉而先生獨得之可羨也夫先生讀書養浩不嗜勢利所交遊悉膻儒逸士相與詠歌徜徉以樂其樂視𣬉散貪饕而富貴者不啻飛鳥之决皆是先生不負艸堂而艸堂因先生亦有輝矣然作室覆艸古名人不以爲陋若孔明之於南陽周顒之於鍾山子雲之於西蜀往往皆然此賢人君子未遇於時聊以棲息云爾然而出處不同所志亦異孔明當漢運將移三國擾攘之際抱經濟大畧志存興復其於雲山固不屑也周顒初惟得隱操後仕宋欲歸而孔璋嘲之是於艸堂不得相終始矣子雲避安史之亂息肩於浣花谿上又復上雲安而走潭衡亦未能安於艸堂之久也之三賢出處如此

則豈知吾原濟者身際文明忘情軒冕偃仰艸堂間盡其湖山之勝槩優游怡悅卒老於桑榆也事異勢殊後之人安知不以南臯艸堂歸重於先生如前脩也哉緜君原濟凝厚搗眘人也與予締交三十餘禩其相親相好之情終始猶一日君莫年厭囂居喧雜遂徙南廓離明之地背山臨流誅茆搆室儲書教子暇則課耕觀稼樂其桑榆之景因名其居曰南臯艸堂以寓怡然安養之天邑之士夫習子夏之學者皆發爲聲詩以豔之友人致泰和二令事丘仲野前教諭季仲怡既爲傳記暢其旨趣殆無餘蘊矣君復持卷索

題額予又奚必贅言哉始書此識于簡末云

景泰壬申歲正月上澣前監察御史邑人章珪識

巡撫周滕二公生祠記

繆樸

夫造化有陰陽人道有剛柔言乎其相濟也而惟撫民之政爲尚慈祥取譬于烹鮮申命于保赤他籍所記大都類是此其故何歟蓋撫之爲言也將以寄命也嫗煦翼覆猶恐傷之況有所震纍凌噬乎若我巡撫周滕二公去惡薙奸惠澤流行者非耶周公恍始來開府江南知民運艱楚如吾邑每區點選富有力者一人名曰糧長綱部大糧直越天津往返動以禩計不損軀即破室首請改運至瓜州官軍抵斷領運然屬軍強民弱價費猶不貲也後又兵侍滕公昭繼奏罷瓜州之議令官軍

竟赴江南就便水次交兌而民困益甦矣土著任廣徐宏者有槩于中曰我先世糧悉秋期永羅衛戍祖父瓜運繁瀕靡有孑遺今周文襄出我湯火滕兵侍登我春臺稍稍薄有田廬保有妻子秋毫皆二公賜也乃以隙地爲址捐刱庵屋中奉佛像偏東設周滕木主西則置徐氏之櫃焉又慮香火之或湮也衣食閭黎守之推其心以爲香火永永則二公之祀亦永永矣任度眞不忘所自者哉嗚呼余因益歎撫循之難其人而民之忘其本者多也語有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惟其爲人也察其欲惡審其利害辨[illegible]所不至矣惟

其爲已也掠取聲譽漁獵苞苴亦無所不至矣是故爲
人而無所不至也未去則民安之既去則民有餘思矣
爲已而無所不至也未去則民患之既去則民有餘憾
矣烏能使民之尸祝也又烏能使若仕度之長子孫于
樂利之天而沒齒不忘也

重建空心亭記

李傑

虞山爲海隅之鎮發脉自北而西迤邐南邁其首則邑
治在焉其中支最爲深秀以山形磅礴環抱靈氣所鍾
也舊有寺曰破山今稱興福山下有泉出焉潴而爲潭
唐常少府詩所謂潭影空人心者也後人作亭其上實
土潭心以爲亭基四周所餘不過數尺水源盡窒茂艸
蔑生邑大夫澶淵胡公命役撤去舊材屏除積土攘剔
蕪穢濬而深之清泉汩汩灌注冬夏常盈淵渟澄澈可
燭鬚眉而天光日華上下交映瑩乎一鑑之空明也於
是更樹亭於潭上飾以丹雘楹桷棟宇高出岳崖老梅

古檜離立於前脩竹長松森繞於後遊於斯者倏然改
觀而塵襟開豁萬慮俱消名之曰空心其亦稱情也已
予嘗慨夫人心虛靈不昧方寸之間渾然一理何嘗不
空迫夫私意橫生一腔茆塞卑汚鄙吝惟利是計名雖
爲人而其心之天喪矣此克己復禮所以爲聖賢傳心
之要也此空心一言所以有合於道而予有取焉者也
夫爲吾儒者克己之功至則天眞湛然若止水之無波
雖日撓之而不濁又何必登斯亭臨斯潭而其心始空
耶惟於遊覽之間而得進脩之益與夫流連光景者異
矣故記之

詩塚記

丁奉

虞山之一嵓極峻者名拂水水下注而上拂是嵓以水奇水之旁有三杳石怪甚是水以石奇工部錢公仁夫卜斯地塚其詩則嵓與水與石又各以其詩奇或曰工部好奇乎余應之曰不然蓋反本也惡著也順化也山以厥霧鍾吾土代出聞人今則有公焉夫惟公之詩藻爲山所鍾故其氣格如此嵓其波瀾如此水其意致如此石則是詩皆釀霧於山者也山特假公以鳴耳公以詩鳴數十載而悉其稿還之山得非反厥本耶詩如公旣著矣而公且以書法顯其爲書法於稿也有孤高之筆

則亦氣格有淋漓之筆則亦波瀾有紆疊之筆則亦意致如是者斆焉而以輝煌於人世不亦著乎惡其著則掩之誠是也造化之在萬物各爲塵刧然後已而古今翰墨亦無不然公此詩此書而此埋焉其先順此化矣乎於是或乃喜曰富哉斯言豈直破好奇之說耶反本者達生惡著者爲已順化者徼天余又曰茲三者皆公夙學也遂錄之薦於公

遊石屋記

姚侌

泰山東數里許有石屋世傳碧霞元君煉眞之所予公暇欲往覩焉從者曰徑隘不可輿迺易服幘貂以韋帶結腰二人芒鞋命道士劉教弘爲前導行三四里無復蹊徑披蒙茸攀巉嵒傴僂而上愈進愈險下瞰巓崖驚汗浹背又三里盤旋轉一岡而石屋在望矣有羽士四人癰然而迓予青松絶壑間前牽後擁迺獲濟焉瞪目縱眺上有削鐵奇峰千朶前有夷地可半畝入其中窈然而深朗然而虛明石竇涓涓凝結玉柱大十圍高丈餘晶瑩可鑑崖有元君手印玉指宛然後有石床則元

君偃息處左偏一竅透絶頂頂有石櫰可坐三四人氷滑不能升躋攀數磴而下力疲卧石床毛骨灑灑旁有聖水池清冽而甘不盈不涸下有石曰牛心甚奇怪又下有洗鶴灣深不可測一鶴鳴于上似與人聲相應和寔眞仙境界與塵寰迥絶人之遊泰山者每以道左日窮爲畫于斯罕到孰知石屋之多奇迺爾哉石屋千予惜乎遇之晚也嗟夫世之豪傑十固有終身未之遇者遇矣而晚奚病焉道左日窮以下八字用抗之石屋志文

雪舟記

錢仁夫

余家小西湖上川澤多而田土少出入必以舟晨風夕月溪雲渚煙披抹吞吐益審知其味矣然習于常而輕玩之不以為意也忽一日玄雲四垂微霰先集俄而大雪紛飛四野一白溪山改容林木變色正王冕所謂徧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亦奇觀也善繪者可即此為圖善吟者可即此成句余時玄巾素衣端坐蓬窗之下二三童子披簑帶笠或持篙或曳櫓順流而東下童子寒不能禁顧謂余曰雪執方酣去家尚遠此有識者盍就宿焉余怪而斥之曰此豈小子所

能知哉四時之氣肅殺在冬所以收斂閉藏為春三月發陳之本當寒而燠將理失宜寒固非所宜避也吾方欲放山陰之舟擬梁園之賦逍遙徜徉惟意所適必興盡而後返向火乞兒其能知此味哉

登泰山記

宋良學

予癖雅好登眺虞山枕城西雖[illegible]腸咏盤桓泉石每秉燭而返嘗感杜甫氏齊魯青未了句心切向往之嘉靖乙丑秋來總稅事始陟岱宗瞻彼嵒嵒目眩心惕應接不暇盖山冀震位去地四十里許巔崖絕巘上逼霄漢氣肅而風勁雲蒸嵐噎頃刻異狀山之朝也煙光四凝峰巒隱見山之莫也俯瞰諸山環繞有若拱而立者有若趨而侍者有前而若揖者有却而若遜者近而若睇遠而若奔山之四顧也東觀日出西瞰秦晉南顧閩楚吳越之墟渺然天際孔子之登宜視六合而

小之至如古蹟名碑卧荊莽而剝蝕于風雨之侵者不能悉述其最著則秦之斷文唐之磨崖後三千年獲覩其書且以愜平日嚮往之心不可謂茲遊之無所遇也海內秀嶺霧嵒岧嶤窈窕若武夷雁宕之稱勝雲篆鳥文蹟紛糾結古昔先民之述作不及遇者何限夫好不好人也遇不遇天也好而遇者幸也不好者猶弗遇予方謀歸老于琴川之上將卧遊焉何適非好何好非[illegible]耶作登泰山記

倦嵒記　桑悅

離玉融城而南三四里有洞洞前有小江並造三[illegible]俗云人神鬼行之可笑洞門高三十餘丈猿猱不能上[illegible]昔道士杜應然置鐵環嵒頂燃燈光照三十里今環尚存進洞高明軒豁石崖蒼然與雲氣相接從旁穿竅窕而入有小洞曰應化頗淺狹外為壇三層置三清諸眞像稍曲折而進有結乳長二丈餘遠望儼如老子晏坐其間鬢眉皓然凝然不動有新浴非人意諸石獻奇旌幢擁列獅子居前烏猿居左青牛卧於溪旁直前丹竈半破履跡如新水從安霧潭界嵒而下漱石作潺潺聲

似誦五千言者相傳老子曾投丹其中飲者恒得高年故云壽溪用火炬直入寬廣如堂殿復從一石奥穿出縫隙下視洞見溪流曰水月洞天履小石隄過溪而南崖邊有白石佇立如鶴又有一四平小石門嵌石壁[illegible]名兵書峽門已鈌一角少西攀律崪而上一穴通天[illegible]置竹梯其中上為羊角寨摩■不靖居民則從梯而下避兵嵒中其芝田丹井聯絡布列循溪西行復從南[illegible]入沙積積乳成屋戶牖玲瓏化工結構奇巧入神又下溪滸而望嵒之盡處明露一竅乃以小舟從竅而出俱巨石嵌虧其前涉流而北面西復得一洞垂乳如纓細流一灣從洞前過至此如入老君之宅即李惟德所謂千萬年人蹟罕至者初洞以老君名又名靈君宋祥符中改今名張孝祥曾評是嵒為天下第一仁宗賜御書百軸石像後建閣寶藏屢經兵火琅函與閣俱付烏有數百年故物惟洞門左三角卷石上嘉定間守融州鮑粹然建亭其上如瘞靈光之獨存屢倚斜復正疑有神護舊捕木版於嵒為橋以度今版將腐人無敢過名亭從嵒名長沙易紱為之賦碑藏嵒中如新刻洞凡數處惟應化有扁其他或名天葩或名乳■或名和光或名寒煙或名玉葩或名珪構或名碧堂或名清輿奇石異

狀除前雄然定名外其他或名仙梯或名仙衣或名玲瓏或名金星或名駝倉或名蓮花或名■山轉斗或名呂仙隱形或名鍾離觀泉或名尹喜現相各洞分支如仙室仙徑飛星壇釣臺棊臺雲臺放生池羅漢壁又不可悉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之謂歟嵒中碑刻甚多非數日不能盡觀畧可記者元祐黨籍碑韓魏公像及魏公所書老杜義鶻行端楷森嚴可敬可愛蘇黃字則散漫其中嵒前後俱村有警倚此洞為長城不知沒後一洞以舟而入者尤為險固水涸時亦可活數十命垂白之老莫知其處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輙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闗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跡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陰萬間之廣厦也

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半畝亭記　　桑悅

桑先生於西昌學圃中洿爲小池深數尺濶尋丈畜以魚數尾雜植芰蓮菱蒲凡數種縛茆結亭其上取晦庵朱子臨池觀書詩語中半畝二字名其亭時置酒亭中召門生徐威樂之威曰先生素黙榮千古有陜隘八荒之心匯三溟之渾浩汗漫不足與胸吞吐而是浮蹄之水足潤目睫乎哉堙之攸宜先生曰子以天寨之間孰爲大乎莫大乎道而道寓乎心苟得其大者則是渾浩汗漫果足動吾視否耶於彼既不足以爲大而是半畝之中其活源則上接太虛雨降則波溢徑寸千里之日

月三垣二十八宿之函涵泳有餘而晦庵時天光雲影亦無不在微漸寸波足具全海其可以小之哉予求之於是有餘師威憮然曰君子之學博貴能約先儒云易六百三十四爻約於時之一字書四十二篇約於時中之半語詩三百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約於思無邪無不敬之二言然則三溟之渾浩汗漫其不約於是池之半畝者乎君子沉觀於三溟收功於半畝則放之皆可爲海卷之皆可爲勺水會何大小之足云先生曰子誠告諸往而知來者可與言詩

新建先賢巫公祠記　陳察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猶倍丹崖青嶂溪河迤折縣城址故環之緣爲西關萬井聯輳其椒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之西有嶽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壘壙𠘨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巡撫荷峰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別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鄉賢設木主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講子游既畢乃諭之

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若此今爾縣崇奉鄉賢而乃列咸父子於子游兩廡於義何如蹭享既忒神必靡寧此官府責也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耶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古碑鐫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塚皆古八分書縣令孫應時遂建祠宇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秖在山麓無疑於是爭舉鄉民壙地僭踰非制請廢爲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壙石胥其內門及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素堂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副情佇慶忭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察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示後世竊惟古稱鄉先生殁可祭於社若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乂王家而朱子集楚詞註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正邪道因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皋夔稷契之所行羲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

學哉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況於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嗚呼殷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爲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苟不能自振與時俗涵焉則東南西北來往具瞻身過祠下而心惟之能無靦然察敬持是說以告夫同志者

常熟縣令永嘉王公去思碑記　瞿景淳

永嘉王公令常熟之二年乙丑銓部上其課于　朝徵入授駕部主事行之日士民奔擁送之者百里相屬去既久而猶睠睠不能忘也乃思最公行事之便民者勒諸石以示將來請記于余適余病冗弗克爲再踰年爲隆慶丁卯猶數移書請焉何士民之不釋于公也方公在吾邑時民譽之訶之猶或出于希冀之私乃今去吾邑久矣果何所冀果何所私余于是而知公德入人之深令之民猶三代直道之民也夫爲治有經公豈能不役一人不刑一人破除法禁放棄稅額徒以小惠悅人

哉惟寬厚惻怛之意溢于科條之外故役人而人不以爲勞刑人而人不以爲怨久而益不能忘耳吾蘇壤地不數百里而財賦獨當天下之半民之供役者蓋已竭地之所出矣長民者征歛之緩急滲不爲之所又從而朘削之如之何民不窮以斃也公初令靖江仁聲流聳士民已顒然望焉既而移常熟下車之日首以廉潔爲僚屬先罷無名之征剔浮冗之蠹定役必差其産而奸猾不得以倖免征收必嚴其限而豪右不得以獨稽故自公視事官無課殿之罰而民免鞭撻之苦往時民苦役重多方寸免比公在治巨室爭出應役以公能恤之也公視聽精明加以詳審吏不能欺每决一獄輕重惟允吏日抱案牘聽指揮不敢出一聲公堂無事筆楚敲朴之刑恒屏而不用間以餘力飾公廨備規制作書院祠先賢丈土田補虛稅雖在邑不久未究所施而規撫弘遠矣夫爲治之道緩之則民慢民慢則國賦不登急之則民殘民殘則國本不固公之令民平其役而嚴爲之期上無逋稅而下無病民使長民者率以公之心爲心不徒操切以急一己之聲名民其有不安者乎故事以課最征者多爲臺諫公獨補駕部士民竊以嗛銓曹余獨謂公有父母天下之心用之大小公不能知惟知

盡吾心耳他日撫治江南以究公之志大慰士民之心余方日望之公諱杲字暘德別號暘谷嘉靖壬戌進士云

重建常熟縣城記

瞿景淳

姑蘇為南都輔郡歲入之富甲于天下　國計每取足焉領州縣凡八我常熟居一其域北控大江東漸瀛海寔維府治後戶經畧疎密厥係匪輕縣故有城久廢不治每有寇竊居人不寧一時守土之臣與一二縉紳亦時議脩葺多撓浮議幸事稍平輙棄置不復講率以為常嗟夫天下無事則關隘盡除外戶不閉萬一潢池有警而城郭不備亦何以禁暴亂安黎庶哉我　聖祖肇造區夏四夷罔不臣服而濱海州域特設備倭官軍先事之慮蓋如此邇來倭夷倡亂雖旋就撲滅而蜂蠆竊

發為毒不少我一二縉紳廼以城事白邑令王公王公讓曰城吾責也然不敢專將聽命焉廼白郡守林公林公亦曰茲邑邇江而不城是延寇也廼遂進白巡撫都御史彭公操江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孫公巡江御史汪公凡承　命秉憲有事茲土者皆以次白先是孫公陳海防事宜以上海嘉定常熟俱界海濱係要衝而無城可守已具疏于　朝迨縉紳議入彭公蔡公汪公僉以為然遂相與定計下其事于王公公廼卜以六月十九日興事度基立表鳩工斂財量能授任先城丈許以準其廢出納有稽勤惰有督拊之摩之課之責之趨之民罔不兢勸不數月而成城其西枕山麓迤北而東而南則阻水為固四向各門門各有樓旁為水門四以通舟楫虞山一門上據山岡仍冠以樓瞭望便焉襟抱周密風氣益完近而察之則樓櫓內嚴溪山外周倉庾獄市區分不擾遠而望之則連引吳會控制江海形勢雄張隆然巨防登城四顧山若增高水若增深屹為望縣公廼告成事于諸公諸公各嘉廼績進而獎之維我一二縉紳廼相率造于庭採民歌謠以為公頌謂余職載筆且獲與觀其成也屬余紀其事余謂非常之功固非拘攣之士所能決卽有過人之才非先有以服衆心

則亦不能決何也一敝于私則羣議撓也邑城傾圮日久一旦作而新之功同創始且居民業已侵為田廬不便改作故前令率以為難王公初亦重此役然潔廉無私自下車以來剗削浮費不以一毫煩民城事既起雖錙金銖散必脊必明故令行而人不敢撓亦以其有以先服衆心也撫按諸公復相與協謀無復異同使公得展布四體以樹保障之績是皆可以為決大策定大事者之法矣城周若干丈高若干丈厚若干尺費若干金王公東陽人以庚戌進士來令茲邑他善政不可勝書城其最大者云

南渚庵記

陳瓚

虞山綿亘數十里其絶頂爲拂水嵒嵒有神宮奉祀鞞沙門天王吳越女士坌京鱗萃而禱者不啻楚之謝羅嵒之東南一牛鳴許有地曰南渚其地四阻水凡吳越女士自遠而來朝天王者其舟楫必經焉道人普佛思恢廣化蹟乃募諸淨信布金驚地鳩材構宇料理甚勤未竣事而卒繼之者爲圓曉槃散帀中矢心竟業而圓明實佐之無何遂刱三宮其外則奉天王以涉斯宮者多以天王故也中宮則奉婆叟吉位稅像以此土緣深四衆所共嚴事也後宮則摹須摩提土寶樹寶池諸勝

妙境所以啟折攝之慧門闢般舟之靜觀也工既落成余升其區而有感焉顧語曉輩曰緣業之于人大矣至聖不能違而況其凡乎夫耆闍唱法南洲諸菩薩具力無畏以無緣慈度衆生于五道永劫無倦者數踰恒河沙而婆叟吉位稅國土去此南洲十萬億佛土若是其遠也而南洲之四衆嚮往婆叟吉位稅獨勤其神霧亦最著南洲諸菩薩莫與爲兩環須迷盧之四埵有四地居天其北埵乃鞞沙門四天王之功德威力無等差此方蓋當南埵毘留勒又實主之而鞞沙門獨著是非緣業之合聖有所不能違哉漢高帝祀九天北曰玄天蓋是時佛法未入中國不知北天王爲鞞沙門而以玄爲北方正色故因稱焉後玄天上帝之號昉此乢也然語北天王而不曰鞞沙門則不經至唐玄宗以安西之蹟炳顯詔諸道皆立鞞沙門天王像由是天王之像星羅于眞丹降及于宋而羽流有淨樂紫雲之語則猶之婆叟吉位之高洲妙莊也神無時而不顯然綴紫雲于黃帝之年是將以示信而益疑也隨所應度而現其身固無間于男女而稱妙莊于往劫是將以崇聖而實卑聖也嗟乎菩薩天王之跡傳久而且亂眞況緣業之本致哉然緣業之本致非難聞也未知思也非難思也未知脩

也十善天王之階也六度菩薩之因也稍涉教綱則聞斯語矣而何思脩之寥寥耶聞而不思思而不脩倀倀于緣業而莫知所擇顚什三塗廻復八難甘心衆苦而不自求反雖有菩薩之慈天王之仁未如之何矣是故聖釋緣業則無以爲教凡釋緣業則無以爲學非獨天竺之教爲然此方在昔之教亦莫不然也易稱積善詩著求福書示惠廸皆諄諄于緣業矣木直陰直鐘弘響弘人能與于緣業而知所擇履天王之玄階行菩薩之妙因則須摩提土何遙哉何遙哉曉輩聞余言而躍然喜而鑱諸石以示來者且勒諸施貲淨信名如右

丌冊庋記丌音基　庋音詭　　孫樓

庋物者負壁爲依一枝一栝于兩端以承片木狀若丌者則謂之庋盡隘于居而多長物者之爲也余嗜書插架幾萬卷家所稱長物亦惟書最多貫中以章䕶表以繭類疊于櫝藏亦珍矣思夫鼠蠹莫之能嚙濕暑莫之能浥曷若爽而塏之登諸重屋之上陳諸疎櫺之中樓之其庋乎而居無隙土篋無羡金未之能樓也嘉靖乙丑積貲文金若干緡以易東鄰隙土僅數武噫茲可樓矣于是南向爲樓者三楹高二十尺衡二十有九尺縱半之右之偏復爲一楹以階下上于是移所藏而藏焉

周遭高下通戶竇外罔非書者而余日讀于其中不知寥廓之爲廣吾樓之爲隘也斯樓也由遂閑傑搆視之不啻若庋然然近市而阻河故宜喧而寂小材而善墁故宜陋而雅宅匪東益聰可北眠一枝而安郎大廈不易矣樓以書建舍書則罔以名遂顏其額曰丌冊庋客時有叩命名之義者余不勝答也爲之記

重建丹井書屋記　　沈應魁

邑之虞山致道觀者舊爲乾元宮漢天師十二代孫道裕張君棲眞之所號招眞治焉治之前七檜斗列森拱石壇虬蟠鳳舞鬱秀千載治之東北隅故有丹井霧泉甲于天下張君僊去梁太子昭明訪之弗獲築爲讀書臺以標仰止嘗勒碑云張君自天監二年來遯此岫感夢于　聖祖顯異于潘洪道成丹秘井迄今存逮宋淳熙李道士則正濬井得石礮發視之丹化雙紅鴿飛入邑之尚湖　國朝初周君玄眞起廢加甃建亭其上而宋景濂先生重爲之碑銘今足徵也比歲倭夷跳梁邑

城晝閉民斧斤于藪林湮焉丘墟井且無主涸數年矣丙辰春仲予以禮曹考最南歸過視無蹟悵然欷歔試投丸石探之瞥見丹光迸發如爍電飛焱騰躍井上又明日拜之則冷泉湧溢芳冽逾常聞者爭先綆汲倏焉再涸後予挂冠歸結侶尋幽無復以升沉爲意爰請于縣令馮公舜漁漫因井旁廢隙搆爲書屋數楹以棲遲其間石亭之敉者新之法堂之圮者飭之旁屋之侵者守之周繚垣墻環植卉竹而翦幹疎柯僅不爲惡少所睨頹宮陊宇旋亦蒨然生色移栽叢桂之辰立霑澍澤先東榛棘之阜數產異芝循井而上平坡軒爽亦剏先

人祠宇數壓以寓歲祀而逌遷高岡故有朗盤亭則鄉大老陸某肯堂葺之兩湖勝槩具在一睫予惟猿雀之與處麋鹿之與儕可風可月可琴可書可觴可歌可以譚玄可以洗心可與天者游可與萬籟息因扁其軒曰吾與以庶幾點也之意鳩工甃井復得霧液如亢旱之甘霖如桑田之滄海蓋徼福于神而知嬰新之有時詎豈偶然者耶予杜門而謝客三稔于茲矣以問道爲先駟馬以篠蕒爲飫萬鍾窮居而憂禹稷之憂屢空而樂孔顏之樂意者天其我知乎不然何丹霧感乎之特異焉故爲記之以竢夫龍沙八百之會嬰湖七十之遊相

與一笑而證焉

邵北虞先生祠堂記　　錢有威

魯叔孫豹稱人有三不朽謂立德立功立言耳三者得一雖久不廢是富貴逸樂膏潤生前者有盡文章德業景鑠身後者無窮達知卓識之士何去何從固宜有辨若我北虞邵先生得之矣先生受性特穎於學無不窺其爲文力追先秦兩漢雄深偉博不蹈經生兒稗語先余發聲庠序余後進爲博士弟子鵲起與先生雁行角勝負余內心實服先生自以爲弗逮先生文辭古巳酉秋同應京兆選先生果名高等余獲廁先生後明年春同計偕上春官余不自意遂成進士先生藝不得售余

念先生才不患不逢惟落落非求小獲者故且晚成譬於任公子釣先生將爲大鈎鉅緇以五十犗爲餌期年迺得必當聲震陵谷比挾其能戰藝長安中凡五上有司輒報罷竟淪落就廣文不得意踰年捐館舍豈不命也夫然以先生製業闡抉道秘振起風靡垂今六十年海內士操觚校讎明經射策若六尺以上誰其不家誦人習型式先生者又謂誰先生僅得一隸鄉書實不遭未能如毘陵震澤諸公取大物若掇者且我　明興設兩科網羅才俊二百三十餘年鱗次甲榜歲不乏人屈指能以文稱雄天下者其幾縱或聲擅詞壇必假巍我

上第猶乘高疾呼應響自捷若遇彌屯文彌著有如先
生者又幾是有先生之才固不意先生之遇獨嗇有先
生之遇又不意先生之文獨傳兩不可幾斯亦奇矣且
生內行篤脩事親孝恤撫諸昆弟極恩守官持廉潔與
人交不倢爲然諾朋儕有所托死趨人困急不避險夷
眞獨行古人之道其羽可用爲儀者先生於立德立言
則既兼之惜也賫志阨窮功施不盡究於世若乃綱經
艸昧闡江左之孤傳師表一時規模千禩厥功不在環
谷白沙之下律三不朽先生可無媿焉豈與夫身死名
滅無所比數者等耶先生之嗣能世先生家承先生志

奮藻青雲列官粉署直節勁氣爲時名臣先生可爲有
子先生覓覓今優游湖山聞如昔所詠渡口流花云者
歲時歆厥祀可樂而忘死矣

聖智堂碑記　顧雲程

灝海耿侯之令吾邑也不朞月而姦弃蠹剔賦簡刑清
熙然稱上治矣乃蒐子游氏書院故址而鼎新之曰學
道書院以羣士於學也已復蒐其旁隙地所謂射圃者
而鼎新之曰聖智堂以羣學之士於射也其名曰聖智
取孟氏巧力之說也夫士束髮讀古人書聞先王之道
固將經綸宇宙自命入則秉圭執笏從容風議於廟堂
之上出則投壺雅歌手不煩麾而天下謐如又何事操
弧挾矢效武夫健卒之末技即謂志道據德之士不
屑游藝夫亦時寄跡焉以附於一張一弛之義又安取

聖智之大名而文之噫是不然蓋予觀今古強弱之數
而深有槩於射之重也三代而前取士者必以射其舉
於鄉也非射弗登其選於澤宮也非射弗與祭其封建
諸侯也非射而中則不得爲侯舉國之縉紳學士無敢
以文事詘武備者天下咸則而象之一旦有事人盡將
也人盡兵也故中國之兵常強而常足以控夷狄故曰
胡兵五而當漢兵一又曰射疏及遠則匈奴之矢弗能
格也三代而後取士者或以制策或以詞賦或以經義
縉紳學士口不言射而舉古人觀德序賢之業僅視爲
武夫健卒之能事彼武夫健卒者睹縉紳學士之輕射

也亦相率而羞稱之甚者身爲將帥而目不識弓矢爲何物故中國之兵常弱而常爲夷狄所控蓋漢兵五而不能當胡兵一者有矣嗚呼魏晉以還槩可見矣故欲挽天下強弱之流而善制其勢則莫若重射天下之重制策經義已久而忽先之以射其耳目必駭則莫若明示以射之所以重明示以射之所以重則莫若究文武之同原而窮道藝之一貫孟氏巧力聖智之說非其最深切著明者耶有意哉耿侯之揭以名堂也今夫射者游目於百步之外而握機於毫芒之內凝神注志雖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可不謂智乎及其心與手應矢與的

符動於天倪休於天鈞精至於無形妙至於不可思可不謂聖乎推此言之正己而發不怨勝己者可不謂仁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可不謂義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可不謂中和蓋行一物而六德備焉者射之謂也而尚可薄爲武夫健卒之能事乎有意哉耿侯之揭以名堂也自此堂既闢而學道者不妨學射無效釋俎豆軍旅之說而廢男子之所有事學射者即所以學道無狃於佳兵不祥之器無狃於玩物喪志之戒則文武之分途可合道藝之岐徑可通行於一邑而訓於四方天下之轉弱爲強將自此始矣則所謂聖智堂者其殆與

學道書院並垂不朽也夫

仙花觀記

黄時雨

百粵爲嶺南㬰區瀕海通域外諸島夷而端州壤接蒼梧則百粵之咽喉也端城東三里許舊名小市頂者其地背負星嵓面臨端澌簇峰拱峙卉植森奇蓋端州一勝槩云曩當事者爲建文昌閣崇禧塔以攬其勝且控載下水符堪輿家之説無何有天竺僧瑪竇者與其徒杯渡入端附建仙花寺于左爲層樓以居其説以屠爲因果所供奉僉其土佛王端人日且濡染未數稔澳中諸夷偏袒裹糧奉竇上座而侈爲䰠問意嘻夫粵中華樂土也端又鎮城其刹宇非能爲重地樹儀表航海諸

徒又非我族類心膂衆也奈何令其倡左道以惑吾民即不然私通禁弛得無啟之以釁萌乎督府劉公弭節之初蓋籌之熟矣迺議償直徙竇等而出之境仍寺舊址稍易其門扃規模復拓其東畔樹坊一座建堂五楹像祠純陽太白二先生于原樓之上下遂改寺爲仙花觀云或曰番僧之逐攘夷安夏至計也改觀以祀二仙何蓋純陽登唐制科兩膺縣令終南得道遂爲蓬萊昔仙太白精孕長庚名高翰苑以詩豪擧迄今稱謫仙焉是皆本儒悟玄超生濟世視他仙之憑虚躭寂與世不相涉者殊科且太白七歲時曾從純陽受書後爲吐番

遣書于朝擧朝莫辨獨太白譯其語以報蓋皆純陽所授則純陽固太白師太白得並祠耳先是嶺海諸寇並興公寢食靡寧移鎮誓師問仙籌計偶純陽太白二仙憑箕而告靡不中機又初秋會旱魃亦于肇章授純陽法雨大澍渥霑公益自抑損謂而靖寇而霖雨余曷能是實微二仙之靈以奠我邊疆以甦我黎庶匪二仙奚牖予衷而底厥績也禮有功德于民者祀之矧寺名仙花若有預啟其機者即改寺爲觀以崇祀二仙也固宜不佞跡公此擧窺公至意所爲造福嶺海者抑何其宏遠莫可量也遡稽往牒計世道人心者靡不兼夷闢墨

夫固功彌宇宙名揭日月矣至如入粵者獨韓昌黎佛骨一疏聲施到今乃今去昌黎且千載何幸于公見哉當諸寇騷動嶺表時公彈冠坐籌東嚮西傾南指北折者定之日復崇上道間華夷采固其畛宇而瀾迴乎人心莫非經畧邊陲碩畫傳云有非常之人然後可行非常之事公德威孚夷夏誠敬通鬼神擬之馴鱷開雲若出一軌蓋精英注眉歆格于天宜其平寇應禱往無不利然皆不有其功歸之太空二仙之祀又且永藉仙靈以期洪庥于無旣其淵識詎尋常可摩測哉公直諒靈璧人號節齋登嘉靖壬戌進士敭歷中外勁節嶶御莫

可殫述時雨親受櫜鞬而幸逢斯觀之聿新也謹述以
記

海虞文苑卷之十四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記

舟記　　邵叠

虞山故有兩湖曰昆城尚湖云尚湖以爲子牙釣於此夫釣者爲名高乎哉何以稱至今也尚湖與昆城不類昆城在山之東一澤耳尚湖亘山數里而長譬之虞山人肩也尚湖人目也吳中人則侈言洞庭兩山之勝余嘗一登之蓋虞之西山湖得其似焉出邑之西城稍折而南到煙栟深處東西水會斜當湖口有一門不爲雕峻嶭巃嵸竹雜騶其間則余之鱸鄉是也鱸鄉始爲富人艸堂余以庚寅春厚直易之形勝風土轉移而具觀者曰太史公抽石室書事實自前人而指畫敘次頗令生色千載而下知有司馬氏耳其然耶余雖寡人哉則又貸金買田於湖之南曰藕蕩與鱸鄉實相向中流而覛之兩在湖之腰舟經若其帶焉因爲理一舟使蒼頭操之時往來水上以五里盡湖山之勝舟成客有曰隘矣子之舟也廣不倍尋深不倍丈傾有進焉余笑曰夫靜躁廣狹不以境子知之乎往者余嘗乘舟浮漢江上下二千里盡室而行非不吁然大也趨逐在前驚憂在

後刻期而赴并日而馳吁斯之謂役矣余今之釋是役也夫煙波侶漁叟嗟此小艇月可得而窺之風可得而入之賓朋可兩罏茗酒具各可一硯可一書卷紙筆可數事余澹然於其中南沉則山之分多山且遠山不得而有我也北沉則山之分多水且遠水不得而有我也山水不有我我何有於舟又安知夫舟以外非舟之中乎則余之舟廣矣深矣子奚臨哉客無以應既退因書爲舟記是爲壬辰歲五月既望日

余性樂川觀每春秋佳日輙扁舟湖外凡所謂蘆鄉藕蕩杳渺虛無之勝罔不心醉而神會焉虛御泠然

便欲遺世殆不知有天地安知吾身又安知有舟余抱疾別來四春空濛澹景晻靄湧暉時於夢寐遇之寤後誦惟覺來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語令人短氣茲覽麟武先生舟記政如庚嵩讀莊子了不異人意復恍然置我賓朋之一也遂不辭而樂爲書之

道時甫嚴澍識

麟武邵先生作舟記屬先大人書而先大人以數語跋尾書竟歸之爾時蓋壬辰仲夏也不兩年而先大人棄世又十六年而麟武亦爲故人嗟乎後先大人而亡者先生也後先生與先大人而不亡者此記此

書也錄過不勝嗚咽

男楷百拜識

餘適山房記

邵鏊

張子買地結廬虞山太子臺下數武而近門可以逖客樓可以眺可以吟室可以寢圃可以藥可以花且竹其籬沼之間可以鶴可以魚秋霽之夕遠方之客三人來張子名在吳會間客聞而造焉覩其齋中之額曰餘適山房或曰張子儒生哉或曰固然或曰張子山人哉或曰非或曰張子異人哉或曰似之則就於其北里人亦無先生問之先生故不論士或曰張子者子之所以從遊也可無說焉先生曰唯唯客且退張子拱於其旁先生曰子私為我言何以言餘言適曰足無餘不足乃餘無餘不適餘乃適先生輾然笑揖張子而進之曰子之道幾矣吾試問子徃者英英束髮曠然高視卽書生程督不足嚴者非子也耶曰然則又散千金產揮斥敝屣不一顧者非子也耶曰然則益務郄伴行遊尋古列仙奇蹟空山無人厥幾遇之歸止於霧島大石之間傲笑夷猶歲時不解於昆弟族人也者非子也耶曰然先生曰今之視昔也何若曰昔之餘者物今之餘者我去物者適我去我者適物有不同乎先生曰嘻子毋論積昔積行躬雅道喜秘方活人諸種種在人覩記者積此志也子曷乎不窺造化之精順陰陽之調遊乎無始而入乎無窮者哉張子曰遴不佞蓋取諸樂天氏之成言會從婁江王元馭先生坐手書以貽也先生曰唐有白公

明令有王公兩公其遺榮而葆性後先厥幾哉子曷師焉張子再拜請記斯語則小司馬墟蓮氏為之書向者所稱亦無先生墟蓮氏之隱客也時萬曆在戊申歲九月之九日

金山遊記

錢逵道

余家去京口蓋三百里而近云余自弱冠走[illegible]出金山下數矣故嘗一再登臨第行色倥傯不遑遍覽[illegible]未有單詞片語爲之品題厥勝者似爲此山缺典[illegible]冬轉官兗州取道歸省惟是父子祖孫暨諸兄弟聚首一堂洩洩然樂也暇則振屐虞山之陽倚棹吳水之濱越三月所若將終身已家封公讓余曰爾小子以吾二老人爲念哉如聞命不俟何吾二老人兩被章服受天子恩不淺所稽手爲報者獨爾小子在矧兗固大聖人之鄉而屬邑曹又爾小子起家之所乎固強之乃就

道家封公追送京口蓋四月之十有一日也於是携具侍家封公杖屨爲金山遊是日也秋風澹蕩水波不揚片帆挂葦遡流中放櫓之聲也江之聲也人之聲也梵之聲也嗒然相應上下瞬息間舟抵金山之左臂崖石纍纍如隕星崖上有僧曰旃林延客而上儒雅清淨無媿地主前導家封公詣龍游寺龍游者以宋眞宗夢游而賜額也仰見三寶莊嚴輝煌金壁老衲焚香指今出殿門正面臨流大江環帶汪湧洶激獨此山矻然砥柱巳非人境而筆架峯特向山門瑩白蒼翠豈以遊者題書載筆故有此耶則將覷江口爲墨池而儻非如椽之筆揮灑淋漓又安用此架爲也左出數丈有峯枕江中爲雲根島俗謂之郭璞墓嗟嗟璞之墓在江左右浪傳二三十所眞贗果孰辨之者右轉有亭亭下龍井爲中泠第一泉呼童子汲而嘗之凉沁脾腑家封公謂余曰江水滓濁而此山出江中水獨甘列陸羽之言信不我欺也吾聞宦遊過此者山僧常提水至舟中爲增豊寓意清澈欲宦人若氷壺注水亦泠泠爲天下第一流耶逡巡躋數十丈則爲毘盧閣閣上凭欄一望長江拖練舟楫往者來者横架而斜飛者若飛燕在人掌中巧小殊甚閣之後殿五楹狀如坳堂殿中置書櫃所庋皆藏

經內有關西僧誦經盥洗示虔盤礴而降至祖師峯中有裴頭陀洞聞之裴故相國公子也偶跡斯洞堅卧不起洞中垂峯若虯廣不盈丈而好事者鑿白石肖像驟而即之空蒙窅曖儼如生人熟視乃辨其爲白石也或云唐貞元間裴公子開山得金數鎰是名金山亦一説也左右壁大書浮玉山三字不知何人手筆再轉曲徑崖石璘珣中一小亭扁曰撥雲旁有碣則曰留雲其上題壁者復曰霧雲從撥雲亭而北攀躋最高處爲吞海亭亭俱廢址中多玉石碣破碎不堪獨玉鑑堂三大字尚偃卧苔蘚間遙望海天聳焉在睫島嶼吞吐煙帆横

飛悦恍如千崖萬壑之巔也左肩脊委平處建浮屠七層矗青霄而直上家封公頷笑曰斯非所謂柱峯者哉一柱插天亭亭物表又何必衡嶽七十二峯始稱大觀也迤邐而去廻廊縈結有千手觀音殿遠對江中一石嶷峙呼爲善才岳者其他如玉華峯妙高臺江天閣俱凌空獨存蟬脫塵埃之表使人心曠而神怡眞不覺天地爲邪郭吾身爲蜉蝣也者南面東轉廻廊曼延題咏繁涵採覽不暇如張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孫魴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范仲淹煙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王安石天末海雲横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馮海

江流呉楚三千里山壓蓬萊第一宮諸什足稱絶倡而佛印遺書蘇軾大江東去詞及祝允明艸書張佑詩筆法琅琅鈎畫精秀余撫摩再四不能釋焉日旣傷午游力稍倦旃林爲具齋黍出阿蘭之菜苦而甘馨香異常雖白苣青精無以過之啖之稍稍力躍出問旃林曰景得無盡乎對曰試加餐有奇地有奇人於是從閞王祠謁蕭晏二神歷華光廟廟亦偉掌人間貲用者也凡涉者賈者禱悉應云崎嶔而則爲無梁殿殿之口櫎四字云至此又奇殿凡五六布雲梯登絶巘規製巧幻高若蜃樓杳若蛟室香氣氤氳入客至則童子供苦茗一杯壁間懸空滿像像極端師偉然一男子且以爲此必古人矣詢之乃一老頭陀向存無恙也從遠方來登此山而愛之以爲當作櫝那土於是出貲鳩材搆殿及禪堂計工算劾動輸丁金云之日也每遇一景則浮三大白而同遊諸子徒步寺門又佐以酒令間以浪謔所進雜沓無算遂俱酣酊日華四墜㮇人促歸而余猶牽家封公裾依依不忍別家封公正色讓之曰爾小子亟行毋郄當今寰宇多事正臣丁卧薪嘗膽之日古人絶裾叱馭謂何而奚必戀戀作兒女子態也吾二老人尚善飯毋以爲念余於是再拜別家封公暨

諸子扁舟而西家封公暨兩弟片帆東指仍由故道入京口矣莫煙溟漠蹤跡遂分作金山遊記

滕谿記

孫柚

虞山横亘十八里其尾而西伏地數百武而阜者有小山焉二山之間叢篁古藤翳然林水景色未鑿千榛薄之中者爲石巷村之支家塢一日往秦娥磵觀泉道經此相與友輩大奇之意以上古隱淪者所居非人間世也未蹟其地爲誰主巳巳三月十五哭友人吳汝學墓復過此其爲主者負薪息陰佇立谿上余揖而前曰君爲誰而知谿之所者誰主也薪者曰茲塢者支吾其塢而之所者吾所也若問安出因笑謂曰世有去澆而還羅離羣而索居者余也余意在谿耳薪者曰若嗜之吾

棄之若取之吾與之若有之等有也請授券取償焉歸謀槖中金若干授薪者不幾月而擴地五畝不二月而荊莽薙沼渚石磵成不三月而艸堂甫就朞月而庵廬[illegible]三之年而谿之取勝者十得六七焉然不可無記以遺同好乃爲歷援以記其詳蓋逕之始也始于石塔庵五十步東北入老樹下華門磵戸曲逕委蛇編篁如席翠色障人五折而北至前溪左右莓枝蔓角動觸人冠旁有積蘚盈尺下上老藤如龍有伏地而蜿蜒者有蔽天而蜚騰者行人驚此輒欲走谿前一枝大五拱横偃谿上常倚之以望遠山隱見飛帆有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煙送天孤鶩于平原極目中度谿過石梁入柴扉短籬夾徑疎竹蕭蕭揖額間南北兩峯在村頭樹杪復七折而經寒香逕老梅二株雀枝低亞過者輒俯首或落帽磵中盍磵逈秦娥環流艸堂自入林九曲由梅間乃下前溪梅下作臺如規可坐而觴者二十人對臺有桃李園紅白花開春風如錦復南度磵爲叢桂軒軒外夫容沼沼上松龕三度磵而入西南道者爲飲虹亭虹以藤名怪過前溪大踰斗約有五百年物下濬以池照之影勢若呼雲吸霧上盤老榆二中垂輧枝參差倒挂間有麗人鞦韆戲醉而墜其中者藤下隙地蒔以山藥芋苗紫茄黃

獨復出而入東南道雙闕翼然西蓝珠室奉老氏鍾呂東曇華庵奉一古石佛衣褶類開元寺伽葉像庵前雙檀樹樹下石幢幡影寒泉淸梵時到蒲團間庵側爲古逸祠祠逸民仲虞于陵淵明浩然君復五先生淸風千古艮窩企之復取道二一由石闌北徑轉東入廣除除南石垣甃梅花紋除北過御風橋跨澗躋階三級而上登藤谿艸堂堂之制三楹四柱兩室翼之八窗洞然窗以瓦脊以竹樹覆其上週爲廊下瞰溪東望高隴布以松筠梅蕚南對虞山長松夭矯吐納雲霞北有喬木縹渺在小山東嶺[illegible]之[illegible]

廊高其前广堂之楣似其尾于廚之題薜蘿掩綠木闌施朱携燈夜過微見燭光時遞壺槳惟聞響屧聲耳東曰煑月窩以烹茶西曰澡躁所以沐浴曰脩竹廚以供山膳復北走一藤下石淅竹屏東登滄浪榭見山月橋出白雲初生西北至銷夏軒冷然亭亭俯大谿隔岸山田數畝皆秔秫岸廣六尺桃花百樹間以綠楊秋時夫容作霧如在紫絲障每夕煙朝雨荷蓑耕犢原隰高下遠落微茫中見樹色模糊聽蛙鼓吹一爐清供嗒然忘機至或凉月娟娟風來波蕩魫桄寒生或日暖煙消獨坐苔磯釣溪魚數尾以佐匏尊主人未爲不得也其諸

峯映帶一凭几而得之者東出小山數里而近爲鳳皇山北出數里爲鷲山翠蛾如畫而煙組其間向由古逸祠分道又東入一逕者嘉木四樹以小藤交枝爲戶過遭廣庭植林檎橘柚芬香襲人過柚戶爲燠室復廊室外梅花百樹間以紅綠趺室內古琴一石榻一詩騷易傳南華左史下上三代漢唐隨意置所欲讀倦來高卧去鳥夢叟幽出燠室復折而出究境門木香盈架榆枋垂陰迤邐至疎籬流水老梅婆娑下過梅則方池平橋灌木陰陰覆布橋上過橋則爲出谿路矣路通山陰道上東南五百步松聲澎湃泉響如雷石壁西上九盤得

秦娥磵大石如砥可席而憩兩崖相峙巨石壓雲山陰萬壑爭流于此霖雨後白雲萬片如舒卷娥眉望江外諸山即北固維揚令人有飛越蓬瀛意磵西復上百步得樵泉甘冽不下中泠蓋歲時采樵者所飲雖大旱不涸偶見得之于以命名踰嶺而東或下見路入項山白龍祠中峯山峯諸古刹皆極幽沉又有水簾龍井瑞石五丈崖此藤谿取道而東之勝也或由藤谿前徑出老樹下北行二百步至黃石橋汎扁舟行二里許南折湖橋湖橋乃黃公望昔者坐詠之所横鎖尚湖之濱而虞山北立燦若錦屏秋清月出山色湖波精光湧鑠不見

氷輪而已察秋毫矣間拾枝松敲石火出青錢買罾上鱸魚烹之以買大白南復有蘆漪如雪夕陽孤笛煙雨薰爐樂而忘返叟入南湖則煙波萬頃倒落夫容拂水凌霄劍門截道千奇萬秀不可具搜此藤谿北入水而西從水之勝也夫谿以藤而益幽藤以谿而益勝且得湖山峯壑以佐其奇來遠峯大江以稟其幽絕信矣哉山川通氣神霧所棲不可誣也而亦必得人以剏之今藤谿之爲我有而我表藤谿以出之二者若胥相爲有雖不能類金谷平泉之豪奢輞川陸渾之幽致鹿門會稽之玄隱蘭亭竹林之雅會不猶類夫東墻之若節北

郭之幽踪蒙莊之于濠園陳仲子之于於陵子夫魚以水清而响鳥以木嘉而鳴吾其托夫水清木嘉與鳥魚而相忘也是爲藤谿記

余入藤谿求問其所謂蘐桂軒松龕飲虯亭者皆子虛之言耳煥室蒞珠古逸址自有之室輪廣才丈其餘深不能仞不知遂初作何立止夫長松爲蓋密桂爲幃竹色連空非取庇于席室泉聲洗耳詎乞霧子古祠遂初若在當不以彼易此矣余悲遂初之始闢藤谿而不及見竹樹之成余承遂初之敝而不獲覩其人與其初構也爲存其舊記使觀者得以考焉王羲之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牛山之感豈惟齊之君臣爽鳩若存若亾由晏子而有齊也言之不可以已如是斯余存記之意也夫顧雲鴻識

燕超堂記

陳禹謨

余適玉峯過孟餘王伯子齋頭有間伯子挈余之別業曲徑委迤竹木蓊藹名花奇卉參差鬭妍登其堂則以燕超顏之余請名堂之義蓋寄情濠上采名柱下有味乎所謂燕處超然者也余笑曰人言孟餘超孟餘固自超於名堂見志矣時季思歸于在焉請互證超然旨季思子曰蓋聞蘭生而芳玉產而潔是以高明偉茂獨發奇秀道率天眞不貽內疚朗乎若望舒燿景而焯發星燏乎若翔鸞搦翼而逸宇宙也此伯子之槩也是所以名超乎抑賓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驎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焉伯子方托此以棲遲借斯以俯仰快心於恬愉而無羨乎鞅掌此伯子之素也是所以名超乎抑憒俗者高不屑之韻遺世者抱獨知之契伯子方垢穢粱錦土石侯卿以名位爲糟粕以勢利爲埃塵紛拏不能盪其守靡麗無以滑其神此伯子之操也是所以名超乎伯子曰唯唯否否余曰詳哉季思子之譚超也而余有進於是者大都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達人大觀任化昏曉故能爲處必能爲出者也能爲出卽能爲處者也自非燕處時時標其所謂超然者於天壤間則其所展錯建豎槩可知已故夫展錯建豎翕赫炳燿於

當年者豈伊異人則燕處而超然者也伊摯之處莘也藐千駟重一介詎不超然哉而華夏與殷勳業爛焉自餘處傅嵒處磻溪處隆中者類然乃知古聖賢豪傑未有不以其處之超成其出之超者也何也潛初飛五其致一也伯子擲管為文則思超於文矣志脩行則思超於行行且先多士掄大魁而以其名超載高位樹偉伐而以其業超是且與古聖賢豪傑方駕而驅而超出於尋常倫伍萬萬也即燕處之蓄積占之矣倘伯子名堂意乎伯子躍然喜曰善哉從季思之言可以處從錫玄之言可以處而出非二子不得我名堂意二子之於我

碎之艸木則臭味也願與二子偕所以出處焉三子衎醞釀於超然堂中者良久遂去而登馬鞍山跳文筆之上把臂論心余曰願伯子燕處時無忘榮觀季思子曰亦願伯子榮觀時無忘燕處伯子再稱善曰當兩存之遂命余為記

梅華癖記

錢希言

禹甸上游召分南國江襟吳會峽帶秦川寫巴字以三廻象丹形而千雉文木遠輸蜀客之帆檣蔽日柏梁重建漢家之宮闕連雲因資將作之需特設冬官之署職司空以水土供御府之金錢西越名流武林鼎族戀疾腰帶為梁室之詞臣詹事才情美盧家之少婦比玉則圭璋瑚璉論材則杞梓楩楠開燕寢而凝香過闌門而望氣歎宅邊衰柳會訪羅含堂句裏梅華還如何遜謂衙齋樹繞南枝消息無聞即水部詩成東閣風流莫寫就蕭條之廢圃新宋寞之舊廬蘙蓋瓦之寒藤藝縈牕之芳樹斧斤畢集畚鍤偕興水痕落而素影離離露華

溽而疎林漠漠隨風遠度分儳郎舌上之香帶雪先開映漢使署中之粉朱戶晝開綺疏夜冷雕闌曲鎖羅幌對垂遠望則玉綴珠離近窺則蒐迷夢斷友脩竹之植藥霜簷競秀伴柔楊之婀娜煙渚爭妍金巵與玉柱交催橫邃將短簫俱和大夫權木臨流日課水衡錢參佐移牀乘興常題明月賦竹頭木屑寧辭運甓之勞馬滓牛溲總備藥籠之用嵇生駕命半為相思卬令書來因憐游倦嚴節度之賢豪情敦縞紵劉將軍之儒雅愛篤緇衣適杜少陵拾橡之年正綦公子登樓之地洒携樹

下亂越客之鄉愁思發華前問江南之春信況奉使尚淹乎行李而爲期已及於代瓜主臣不佞敢忘懷核之言㬌僕未能聊須調羹之事

藤谿山居記

顧雲鴻

辛丑春余自公車罷歸三閱月而往返陸行七千里江南春事皆于風霾躑躅兀夢中謝去既達維揚解鞍小艇聞艎底水聲潺潺神爽欲飛矣抵家隨屏跡于東林密娛室中室既久曠不治會霖雨彌月上漏下濕縮足危坐坐日數十徙猶時時雨忽沾于書忽入于𥚃也既晴稍得盤礴自縱而問慰者屢相及于門體爲之敝乃從元初于拂水山房余既厭苦風塵寤寐谿山又應肩爲煩所受奔走蒸濕之傷客于胸腹轇理間往來流徙無何遂病病益不喜見人而嬾者未已于是決欲自迸幽僻之地矣一日體中小佳與元初諸兄觀泉秦娥磵元初因言磵之下可半里而遥有藤谿者故孫氏廢圃蒼藤老樹清泉廻溪邑最勝地也盍先訪之余舊曾過藤谿叩扉良久寂無應者竟不得入至是迷失故路以問土人㬌數問卒莫能名其處于是詢其傍近有名墓道轉輾相逹最後乃得童子前導以游入門小池平橋高揄覆之淸陰合離雲日鮮朗門左北通一墻鈌敝屋三楹圃丁所居也西通一道才容人蹤瓦礫蓬蒿被地道窮有老藤數株托于高樹盤互糾加上閡天日藤下爲磵磵上爲隴隴上爲長松梅竹之屬水泉淙淙錯出

于敗岸石罅中下注于礀礀流夾竹間致足樂也循礀而北有屋隤然縛三敗木爲橋登之三楹兩室扁曰藤谿艸堂堂制庳小窺其室不任受几顧四周爲廊廊下環爲谿以受礀入堂之北有竹千竿竹盡爲河藤谿尾閭也堂南有老梅大幾斗偃覆谿上園丁指示余曰此爲玉蝶梅其花實皆奇美是且甲虞山矣顧迫于園丁所居不甚暘梅外有玉蘭二株大如梅梅西有栝子松可拱松之西爲柏柏之西卽礀也從梅下東出有老檀載藤覆于堂之簷隅竹百竿當堂東壁稍益東其地沮洳篠箭被之南有桃李十數樹樹外爲圃北有小阜孤

立谿中松篁榆楠之屬交覆谿上不及溪之三丈有老梅婆娑與阜相直其益東則鄰家脩竹也其西有大榆成行自榆而西卽堂北竹林矣循竹林而西道北出有敗屋蹲水上有右無左有前廡無後廡水卽所謂竹盡爲河者河外爲田田盡爲小山小山左右皆山也自屋而西折有老梅梅之西有門臨溪溪外有大榆承藤上下如盤虬陰甚清美客曰此孫氏藤谿前路也故橫石爲梁假道鄰家以出入稍便登舟耳轉而南有老梅二株陰相交梅下爲規臺礀三面周之客曰此遂初記稱梅臺者也梅之南有松有桂然望見之耳其地盡爲荼

蘼薔薇及榛莿所胃不可行圃人避刺取便爲蹊蹊如結環矣余遂與元初諸兄還飲所謂老藤數株之下圃人進煨筍佐觴且曰是東尚有隙地畝餘老藤在焉藤故二幹其一外向卽今横截道上者是其內向者兩榆承之鬻榆者斧榆因斧藤矣今存一榆以戴藤猶斧離數創指諸藤曰是亦有謀犂以爲冋者望費不果也余愴然傷之同游沈仕叔謂余曰是迫欲售矣足下既好僻苦戀林泉不可遂爲藤谿主人乎歸三日而仕叔以其主來余因舉子錢如千授之有間謀所以爲山居者余謂堂之庳可墊而高室之狹當撤而搆堂并入前後

之廊則深室并入左右之廊則廣又東有藤竹西有隴上松梅之屬盡可窗也指園丁之居曰是宜撤撤而稍因其材立屋于李後之圃可以爲廚指老梅小阜之中曰是宜亭亭又宜艸指敗屋之址曰是宜堂堂以望遠且受風也指梅西小門之址曰是宜室谿外藤樹可戀也指老藤之下曰是亦宜室谿以此藤得名其下不可無坐處也顧面藤則室受斜陽斷溪尾爲小池池上植梧竹可以陰也指溪北廢圃曰是宜爲園丁居居稍遠則內無兒女喧又圃西地虛不可無以實也營度既成以授蒼頭主計者扶徵以爲屏屏成而徑出疏罅以通

泉泉奔而溪駛延石以築垣垣立而規就斬竹以編籬
籬設而防密蓋三月而粗具可以居經歲而益治可以
適自是手自培植灌溉可以老方其欲就未就之際用
數中絀如負重登峻阪者數武一息息少間復賈勇而
升卒減產就之余之生計益拙而嬾癖之性亦有所託
以自便念不可無記以紀其始末及徑路曲折堂室亭
館之名乃操觚記之蓋藤谿當虞山南北之首距北闉
可十二里西闉可十三里虞山與小山遠望如絙至藤
谿則兩山對峙谿在其中南對虞山之縱北對小山之
衡也初自平橋入者池北及左右皆種竹入門折而西

當北垣之竆有雙樹並立余因以為門入門北行左右
石壁壁下皆脩竹榆梧通道其中道竆為石洞洞西入
南出虞山石崖老松忽蔽洞口如屏而立類趙承旨畫
圖矣洞右為圃左則竹也循竹而行復西折則映竹見
懸泉折而北左隴右藤余向所還飲處也復北為門入
門為除木橋朱欄由以升堂即藤谿艸堂也堂今頗寬
敞顏仍其舊其左个以卧起南北各四窗東六窗為墻
周之東北面盡竹南則老梅適當窗前元初乞余海棠
佳本東植配之後有玉蘭老杏當花發時白雲鮮霞照
耀研席南望前山紆鬱如洞口所見室右小扉啟而出
可步庭際磐石臨流當老檀垂藤之下可坐可濯其右
个以宴坐窓啟如左个西南周之以桂北設籬籬外竹
色無際西見隴南見松柏松風泉流聲響相寒蓋左个
宜春右个蕭散宜秋也從堂下東出一門有徑二一東
南出者以通廚出壺漿于花間其北出者以登艸亭亭
扁曰灌園所芟取山居前後道畧相均可以憩也既并
入東鄰之竹三面綠沈映衣成暈南望青山一抹在老
梅高榆之上而已自此西入雙榆盡竹林而北折為堂
三間即所規以望遠受風者也顏曰平遠南望松蘿蒼
翠窅窅北則原疇莽曠山阜明滅煙樹風帆自相映帶

畫家所作平遠者近之耳堂左有室以奉大士顏曰妙
雲方丈所謂溪外藤樹可戀者也還出堂而南行過梅
臺有叢桂二區皆礀環之桂之外為小池池上長松數
十前所僅望見之者此也道右有隴瞰礀竹箭亂插拱
把諸藤攫拏翔舞此實潛浸老藤之谿谿礀所自合也
松之外為石礀礀凡二級其上級以受泉自山來者奔
流跳沫傍激注射遂初記言礀通泰娥非也其礀即出
自洞口所見石壁下巨石纍纍土人號曰獐潛以多巨
石獐易潛也礀下級乃入竹礀行余鑿礀時得泉脉土
中即絶上流泉涓涓不竭無間暵澇礀上左藤右檀松

柏雜陰良可杭湫從磵上西行有室一顏曰古藤谿上郎面對老藤者也自此出籬落則園丁所居取道西出蓽門郎入舟路而藤谿之境窮矣其他虞山諸奇勝畢集步武間余不具論余維此谿故以僻見棄衆今獨以僻見收余故嘗屬之有力者可益飾治圃而圃廢今余力不足以治圃者而圃成獨之瓦礫蓬蒿皆若故匿勝以俟余而余之病苦疲勞又若亟驅余以就圃者余于谿豈有夙緣哉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夫寬何所不適而必在澗又何所不遺而曰弗諼此難言之矣故終之曰永矢弗告余安所得人而告之適可自記以傳弗諼之義而已山居始事于辛丑之七月七日而記作于壬寅之七月二十二日亦以嬾故云

藤谿雪庵記

顧雲鴻

藤谿之勝莫如雪殘葉既下藤樹露骨詰曲玲瓏槎牙相倚積雪棲之皎如玉虯翔舞萬變爲觀甚奇谿東偏有池於山之麓池負如屏山瞰如鏡而余爲艸堂臨之遍受一山山自頂放踵岳林峭蒨煙雨晦明樵蘇出沒纖毫落几硯間解衣几坐松濤薄簷荷香浮檻竹樹四陰生翠欲滴入吾亭者顧而樂之余以爲得雪之勝宜尤莫如斯亭者然亭成之冬無雪焉凡園於虞山之下者皆負陰而抱陽冬雪始霽朔風正狂風止日暄殘雪已解而吾亭當山之盤折處山勢北抱吾亭南開雪處山之陰受日既淺得風益壯每雪一過經旬不消而吾方谿達八窗朝瞰滿屋把酒彈琴却爐對雪斜陽到領萬樹銀搖片月流空千峯練晃想像其勝宜何如也余每當雪時周視谿藤狂走驚呼應接不暇及乎見晛悵若有亾拄杖池上從泥淖中矯首前山移時不能去以爲獨有待於斯亭不知亭成而有待於雪也蘇子瞻在黃州作堂東坡過在雪中繪雪四壁號曰雪堂其和子由之詩嘗以人生到處譬之雪泥鴻爪古之達人流行坎止心無繫着如此今吾亭處谿東偏在山池石坡之上又特以雪勝然亭成而不得雪而余叢[illegible]

志焉今者日憑雪瀞亭之中而亭之所勝者猶不可渴徒有隱几顧盼想像景光異日奔走四方還望吾亭欲如今之顧盼想像又安可常也耶噫昔之雪有待於亭今之亭有待於雪安知異日之亭亭之雪不有待於我也誦東坡之詩其亦可感也已余故雪其窗牖號曰雪庵而記之如此子瞻繫堂於雪以雪賓堂余繫雪於庵以歷王雪同為幻觀又安在雪之有無也歟入吾亭者知夫勝之又有在也而相與想像之以當一笑焉可也

朗仲作是記將以亭待雪以雪待我則待者安窮余取其想像二字以幻無窮之勝於胸中則亭無不雪

雪無不有我在此亭此雪可挾之與俱即馳驛塞[illegible]中若偃坐谿上矣朗仲亦許我作此觀否

瞿汝說跋

虞山記

張應遴

客有徵虞山佳勝如某峰之奇某壑之幽某蘭若之遂其名賢之跡多余所未悉者客曰昔康樂披綦安石着屐探奇抉隱即樵牧未至之谷必有跫然之音焉子夙抱向平之志馳神喬嶽結想蓬壺翩翩欲往而几席間丘壑寓目未徧安所酬煙霞泉石之癖哉余不能對暇日偕二三同志把臂入山自西歷北而一山景色略收入奚囊中作虞山記按山海經註及朱長文所記虞山舊名烏目山宋李堪題烏目五詩則延福與福淨居永慶龍院皆在詠中俗指西關外一土阜為烏目非也山

桃縣治西北橫亘一十八里峯巒起伏巖谷奇秀從清權坊拾級而升封而樹者子游墓耶按武城志亦有子游墓云然攷之傳記未嘗言其卒于官則枌榆首丘自當不誣其上為仲雍墓墓左林樾蓊鬱窈然深宮曰三元堂內有雪棋亭故宗伯李文安公像在焉澗水伏流滙玄壇祠前小池復溢出石潭中曰影娥川舊有亭臨川上曰館月更名仰高已地轉而西為初平石可坐數人小石洞深二三武旁有澗名石棋相傳仙人摴棋石間遂成樹譜有石棋書屋今廢而傖父據之頗殺風景其下清真宮梁普通間所剏又西數十武周垣層[illegible]

亭翼然是為梁太子蕭統讀書處刻遺像壁間而致澊
觀招真治古碑則統所撰也觀剏於天監二年天師張
道裕藏丹於井化朱鴿飛入尚湖井水甘冽如吸沆瀣
華清詩大藥已隨神物化寒泉猶在昔人非寄慨深矣
正殿曰金闕寥陽縣官歲時習嵩祝於此後為紫薇殿
祀玉皇環立二十八宿左廡肖雷神十二形甚奇偉右
廡奉李烈士為護法神故俗稱李王宮烈士長興人郎
宋濟邸潘壬之變示夢理宗暨彌遠全雪川之民者令
威稜盻蠁特著吳中庭列虛皇壇古檜七亦昭明所植
而蹈天師以神力移之蟠屈夭矯如龍如虬其三猶蕭

梁時物門高厰多豐碑頃歲弗戒於火悉化煨燼有草
書古柏行紀陳節婦事李壯士傳紀李安禦倭保障功
俱不可得見矣獨張與材書真風殿三大字不燬其朗
吟亭莞爾亭雅集亭凌虛閣煮石山房皆觀中名勝俱
湮沒惟來雲閣東西雲堂尚在頗爽塏觀後古檜千章
前代令所植號郎官栢甲寅冠變城中競伐為薪邵北
虞有詩悼之云花陰寂歷仙人井月色淒涼太子臺遊
客還來啼鳥去夕陽多處重徘徊觀之外左為故邑侯
蒼野王公祠邑向未有城公築以捍島夷三月而成後
竟以戰歿以歿勤事法當祀西為商相巫咸祠要西為

東嶽行宮南向為殿者五東西向為殿者二後依巖岫
前俯川原簷牙摩空規製宏厰正殿奉天齊仁壽帝及
司命君崔府君旁列坐甲冑之將十貌頗雄古每仲春
里社昇諸廟神朝謁賽會競侈闘靡左右殿奉張東平
許孚應關壯繆劉節使都天傳奏諸神而東平廟前井
品泉者謂在惠山虎跑之間殿之後為孫氏大石山房
亞倍於初乎喬木擁映亭宇幽潔泓瀞中清泉一勺可
供三四客煮茗試嘗味滑而甘名曰發茶亦稱其實旁
新構地藏殿要上曰三皇閣閣後為南軒前邑令羅池
計侯暇集名士觴詠於此扁曰天開圖畫今改竹林菴

軒後峯頂平曠古祠曰乾元宮元祐中徐神翁弟子申
元道插竹建菴而後人增葺之中曰清靜法堂有宋塑
老子像鬚眉儼古前有亭覆雪井亦剏菴時所濬蓋受
記於師所謂逢虞即止無雪則開者也左為仲雍祠右
為張大帝廟及三烈婦祠三烈者其二如皐人盧氏母
女皆有殊色市魁悅焉沉其夫於海欲亂之盧與女皆
到歿侍御陳康得其事豪伏法其一為張氏萬曆初以
行露之嫌自焚故得並祀云有清風亭基在飲馬池中
亭圮池存東有高阜突起曰齊女墓齊女即景公涕出
而女吳者越絕書云次必葬我虞山之巔相傳歿後化

為龍飛去上建達觀亭俯瞰二城萬家煙樹中雜以琳宫梵院浮屠九級亭亭干霄滿目如畫亭左最高處無障蔽故易毀舊有米南宫所書極目亭扁已不可得友人錢自損欲易為[illegible]一齊亭頗當謝肅詩風廻江塹飛濤自天入蘇臺遠樹青句甚佳或以為楊維禎詠見海亭者誤矣仲雍廟之北一墩若覆釜中空可入俗稱仙人洞隘陋不類天府而城外山巔類此者數十處或曰藏軍洞乃昔人設覆以伺仰攻者耳龔明之中吳紀聞則云太公避紂居海濱隱虞山作石屋居之故山前湖稱尚湖其所釣遊也又云古穴居遺跡未知孰是開州王

崇慶詩云蒼臺白石仙人洞明月清風老子堂則眞以為華陽林屋之屬耶乾元宫後麗譙聳峙是為虞山門門雖設不啟粉堞盤束凡一十四里半鎖山腰半圍闤闠山林廛市相錯如繡北虞詩湖上浮沙青入崇城頭新堞玉環腰頗能狀其勝循城而下抵西郭園池紆廣奇石嘉蔭虛亭邃閣委曲映帶極林泉之盛是為錢侍御汝聠之圃畧倣王摩詰輞川之勝故遊者率稱小輞川云自西關而出城濠合流山塘殷橋橫跨四顧山色空濛湖光瀲灎颿檣聚散簫鼓盈途酒帘飄颺於垂楊弱柳中應接不暇旁有周氏虞溪書院稍西而上有吳

王夫差廟夫差失地之君不當祠不知民何以尸祝之廟之後山為鑿石者所鐫劖骨剝膚不堪仰視稍軒使者揭榜厲禁而鑿取如故里許為沈氏園亭高臺脩竹稍足寄興今亦轉屬它氏過此為孫氏墓名吾谷楸梧合圍冬時丹楓滿目最堪駐憩其旁為周山人虛巖墓山人玉峯人風標秀舉詩篇俊逸生客於孫氏故殁而孫氏葬之墓旁後為仙徃徃降乩作奇句尤未忘生時習氣乎又西為程司空墓前列古榆長夏憩此炎暑盡滌而譚氏塋趙少宰園林木森茂亭石雅緻花晨月夕頗堪欣賞其上有露臺山居舊名高道禪居從曲徑透

迤入幽谷中兩峰環合長岡前蔽沈啟南詩山複岡迴靜結廬林蹊生處我來初近燕僧月滄改造禪院庭除明潔纍石栽花種種幽勝遊者流連忘返今漸圮其右松林中有高道泉深五尺頗清冽又西為錦峯書院叢文靖公祖塋也樓閣崇麗花竹繁植春時遊人肩摩踵接前可艤舟兩旁居民稍成聚落院後舊有望湖臺凡三層脩竹擁之登者從竹杪寄眺吞吐煙波拄頰西爽眼界奇絶呂吾象詩落照兩湖霞蕩漾鎖煙疊岫氣沉浮今壞不復脩葺豈皆皇記平泉意哉墓左田中有溫泉冱寒不冰地僻未經品題故遊客罕知由墓道東衝轉

西登山特爲險峻山中人爭致笻輿遊者乏濟勝之具賴此可代躋攀過半山亭石益奇境益勝仰睇絶巘數十丈層叠如雲俯瞰危澗峻坂如削人行山腰彷彿蜀棧崖上亥㯶巨石欲墮不墮是名三叠石石壁谺然中開若劈曰劍門傴僂捫石而進恍入長房懸壺中從石罅間盤旋出崖巔跱此望尚湖以南水錯平疇形如拜鶴其上爲劍閣侍御錢汝載所建榜曰無邊風月供嘯弄有王江山屬剪裁侍御遘難時忿家遂指此語謂蓄異謀引纙批根何異坡翁烏臺詩案哉閣今圮稍上爲見海亭址遠矚巨浸縹淼天際盪人心胸層巒曲磴既

盡山頂平衍岡阜環護如一燕窩舊有禪菴嚴文靖公改建報國院貯永陵御賜畫像奉北極香火呂吾象詩寶地洞開傳籙閣錦峯憑結秘書樓正殿榜曰大羅天予兒時及見其覆碧琉璃今易以常瓦矣自春迄初夏大江南北諸郡士女畢集焚香膜拜燭影爐煙晶熒馥郁香稅所入佐縣官之急歲不下數百緍幾與泰安伍分稅已裁革大士碧霞定光老君殿分列左右院之前澗水從石橋下湍流建瓴西塹中値西南風衝激則倒捲逆飛如萬斛藥珠凌空飄灑是曰拂水巖昔人嬈栅李世賢無雲何處雨灑面作輕寒之句而黃勉之雲壁懸垂漢風珠細拂霄故爲勝之又沈啟南絶壑雲扶將隨石谿崖風勸下奔泉尤膾人口而王元美風巖畫激諸天雨陰壑寒生萬樹濤遂爲勁敵西眺遠山如抹螺黛兩湖如夾明鏡林麓村落盈盈眉睫間誠茲山一大覽也稍西爲鴿鍘峯又二里許爲寶巖灣有寺亦天監年刱倚山面湖如屏幛圍繞有希辨禪師棲此淳化中召賜御書急就章逍遥詠及聖惠方藏寺中建七級浮屠極莊嚴相傳泗州塔第一此第二今塔不復存而寺亦日爲有力者所蹙紀勝槩則有王伯廣詩云平湖鏡淨中背貼青峰巒去郭二十里金碧輝波瀾傷荒落則

有桑民懌詩云石壁坐深雲繞榻於菟嘯罷月侵廊合二詩觀之寺之興廢宛然在目舊傳巫咸墓在寺基之東丘隴無迹可尋山中人爲予言有營壙得其斷碣歲而沉諸湖卽一古賢藏魄處不可保彼鋤南山石者何爲乎又稍西爲周家巖楊家巖奇石嶔巇不下劍門其上有纛旗墩蓋勝國時扼兵防守地也從此而下可過湖橋乃山塘入湖處橋介在山水間月出時山猶黝黑而橋下月光遍蒲如水晶萬道好事者樂遊焉元高士黃子久號大癡隱居山中時携酒浩飲橋上瓶罄卽投之水中至礙行舟亦大豪舉哉又里許爲藤溪巨藤數

株甤蜒如老龍蟠結孫生禹錫結廬其間佳致不減魏
仲先草堂沈炁則題云澗壑透迤穿石戶雲霞早晚住
花房可按而圖也後轉而屬顧孝廉朗仲至此山蓋亦
窮要從北轉而南邐迤入城則自陳家澗始澗或訛稱
泰陂長林翳日巨石層級雨後屭巃巖聽潺湲噴雪奔
雷頗愜遊賞其下七星墩叢篁灌木橫岡斷隴自非土
著罕不迷途要半里許曰頂山寺梁大同間石使君捨
宅為之舊有翠珉橋羽客臺鳥翔石石門菴白雲泉碧
萩園龍母池石雲徑今皆不可復覓雖占境清曠而殿
宇傾頹僧行二三人貧窘特甚孫禹錫詩鳥下荒厨竟

積葉僧持孤鉢洗寒流其蕭寂可知已寺產栗特珍美
比常栗差小而輭捘之長寸許味甘美剖時作巖桂香
氣號麝香囊張伯雨持寄倪元鎮有囊盛稍比來禽帖
酒熟深傾蘸甲盃之句邑令郭南甘之悉命拔去曰他
日必為吾民之累其北臨澗有上方院瑞石菴今俱燬
由寺前登山之半古木喬松挺秀戍列巍然古刹是為
白龍祠白龍者天監元年五月居民蔣氏之女不夫而
孕產龍飛去母悸而卒葬山足越七日風雷晦暝移至
山上迄今五月內龍至省母居民恒見之宋南渡時顯
迹稱海虞山龔皓助李寶舟師戰勝唐家島事詳元志

中澗底龍井方可丈許石闌圍之水深尺餘旱不加涸
霖不加溢雨暘致禱奇驗有司春秋祭祀惟謹祠下小
池時有朱唇白鰕遊泳其中殿中神像後有小碑乃宋
邑尉紀回道人霧異事字體法米南宮可翫稍上為水
簾遠望若練龍祠之右為中峰講寺梁僧月澄所建寺
廢僧淨如重搆精舍數椽又其南澗中五丈崖雄偉奇
峭李文安公詩透迤一帶下山頭巨石平鋪水亂流稍
南為龜巖亦幽潔可遊而破龍澗者正覘十年龍鬬山
裂血化為石邑踰代赭城中北山小菴前硃砂橋巨石
就研可點染亦此澗所產也一說高僧講經山中龍化

人形聽法既而現本形僧誦揭諦咒揭諦神與龍角力
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故高九萬詩有木枯曾閱世龍
老解分山之句其下破山寺初名大慈寺始興二年邑
人刺史倪德光捨宅為之梁大同間改興福唐要名破
山有高僧四在唐曰常達曰懷迹在宋曰彥偁曰晤恩
而彥偁為虎拔箭故有救虎閣伏虎橋云又有雷篆倒
書古桂庭植纓絡樹左開花右結實池產千葉白蓮莫
備詩庭老梫枝翠纓絡池生並蒂玉芙蓉飛仙何意來
題柱開澗當年想鬬龍悉係實錄其曰通幽軒空心亭
蓋取唐常少府建詩名之今圮而空心潭中產綠毛小

龜無尾殼螺皆他處所無也門外尊勝石幢刻經爲宋
陸展書遒勁可觀近錢居士偁孝奉節母卞夫人之命
傾貲營大雄殿其四高僧殿則僧洞聞所栅按咸淳間
僧清珙號石屋亦虞產妙達寂光三昧殆並四高僧而
五之矣澗之上有石屋可憇南谷中舜井泉其泉甘冽
命名之義無攷上至山巔有維摩寺銀杏六株大可數
圍枝榦蔽天綠陰匝地周以言詩殺覆千年樹臺封百
尺陰寺僧庸琰規利遂伐其一惜夫綠樵徑曲折而下
爲白塔洞蓋產滑石處寒泉一泓自石竇滴下淙淙不
絕僧誅茅其傍下望喬松迴出林中者爲周孝子墓孝

子名容有至行乾道中殁而爲神顯化療軍中疫封靈
惠侯此其父母葬處也其下洗馬池宋尹園練防江屯
兵於此稍南有報慈院宋崇寧中建今廢而僅存一小
菴猶仍其名又半里許爲桃源澗澗於北山稱最勝雨
後泉聲礴礴鏘鏘若擬金戛玉湍飛下瀉兩岸桃花夾
之不減武陵呂吾象詩五夜銀河天上落三春桃浪嶺
頭翻澗上白衣大士香火院曰妙音菴陳少叅錫玄以
父莊靖公墓在其下建樓貯大乘全藏坐此聽溪聲挹
山色何異聆廣長舌韜清淨身哉循澗而下左爲道叅
蔣基其右則陳莊靖賜葬錫玄所鼎力營構門柱

館蒼松翠柏與前澗紅桃相映發四時携壺挈榼呼盧
浮白其間者接踵又其南有谷曰天潭從石門入水木
清華脩然隱者之居潭水不盈丈清泓不涸傍爲沈氏
茂瓜丘古栢嵗桂佳菓奇花充物其中魚鳥飛躍蔚然
濠泊間想自此由北關入城山麓間風旛相望菴院禪
室可遊月賜懷者不可勝紀而四月八日優婆夷爲浴
佛會士女肩摩連袂蓋歲爲常云大抵茲山峽拔嶙峋
之狀畢呈於西深巖絕壑之幽獨遂於北西有山塘縈
繞尚湖襟帶畫舫蘭橈紅粧滿載遊者多紛華靡麗之
思北有脩竹清泉長林絕巘目襲空翠耳雜澗關遊者

多考槃邁軸之想至于名園花石遊廢通與仙釋精廬
旋新旋圮緬懷今昔又惻然有餘悲焉坡仙有言江山
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若胸中洒然逍遙物外
遇喧不擾處幽不寂一丘一壑領畧真趣又奚必遂境
爲欣戚也煙雲過眼景物會心歸而篝燈錄之聊備好
事者卧遊之藉云耳

天醫普濟院碑記　馮復京

吾友張君選卿既得請于邦君楊公著剏天醫祠曰是役也必屬篤古而嫺于辭者文麗牲之石汔可以示永永以命不佞惟不佞習君雅知其隆逆所繇與其顯沒鳩僝者也乃爲辭曰

洵美張君如圭如璠服膺儒術翊翊申申醊縷貫穿以昌其文乾端坤倪庨㾄錯閜周情孔思瀞潚傾寫鉛槧在懷揚扢作者章縫急角索瞿意下大始天元神冊咪昧精淪旭卉乃挈要樕洞見五藏支蘭癥結鑱發揲爪靜肰弗屑知三全十復肉白骨長桑非人授扁禁方易

張學術鑒竅內藏君智無師夢眕以祥夢祥維何閭閻排扇勞歷列鈌砰隱靈見洪頎覞髼鬖畧倩洌危冠岌岌朱芾赦爛須擿迎退臚求此路指貉四墉匪丹匪臒書古道眞陰陽曆數逆從亢承色病有度養療節劑奇咳章句殫親跽讀色變黿遽治痢分齊首疾刀圭既寤迴達勞縈識之開慕規擱寂寥與謀於赫儆哉肦蠻嘉告退擬熒枯耀於焯錯亶神之休敢斁朝夕矦余下邑編人綮冒札瘥夭昏鮮其或壽歷神乇之祀誰祈誰報君蘊皦誠於茲獲饎皦誠維何新廟有作矱矩　京犛不耆不約位綴如故靡頎里旅玄黓困敦橘陽卽敘殄石其庭駪駪其宇鏽鉱柯則至赭鮮楚賢人之間尸祝稷社尸祝維何許氏高明玄都御史德業抿弁投符布斗殤瘣疵平華陽高士詮次眞靈肘後百一探頤鈎沈是皆天師岐跗合精帶痺棃鞠顐戶國工痳列左右若在瞽宗豈緊一人罕湧諠空將爲萬姓請命豫鴻惟子也才含經備藝惟子也仁建百世祀揭虔妥英邦有常臬予嘉乃績銘詩牲繫勿替引之神祇滂濊

海虞令嚴陵宋侯去思碑 增　　許士柔

嚴陵宋侯之令我虞也期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遠近樂之又明年侯以太夫人艱解邑務去虞之民于是相率悲慟遠送于野指其水曰此侯水也如此其湜湜矣指其樹曰此侯樹也如此其蔽芾矣指其襏襫耕耘者曰此侯夙昔教養之赤子也侯去我其誰生我育我矣遂一號引歸而丞許子請書峴山之石余維爲令之難也制人而亦聽于人故任心滋戾掣肘多虞自昔患之有能居其位平其政土地均法令行教化興是爲良吏故其在也人歌之其去也人思之而求所永之夫然後

碑之令侯之去其民之思而碑之也道固然也蓋侯之爲政也本之以慈惠載之以忠信而敷之以易直一切不務爲赫赫以矜才斷之名而耗地方之氣其初涖事輒取邑中事條件之孰巨孰細孰緩孰急講求實際需次舉行而後漸釐其弊如貢賦重務也病徵解則有六法之申令甲大綱也病疏翫則有七議之舉苞苴横而獄訟不平則絶請托徑竇多而胥吏不戢則清冗濫訓廸踈而士風不振則定課約歲時之有肯也則躬省誠廣醫藥凶荒之屢告也則恤流移節物費度民之所宜而次第措之内不嫌任心而外不苦掣肘此則侯之令取以不違而行其民不見可喜而肫肫焉沁心浹骨也而其最若心者在蠲減稅戀奸豪虞之地高倍下十七而其稅下倍高十七邑民請以國課羨餘量減汙萊重額而事屬署纂優勘不親有力者賓緣奸胥視賄上下倒置肥瘠是以國課[illegible]而疲民未嘗有絲毫之益又俗尚偷靡財力相[illegible]詐爲姦利者趖趖投跡宦族匿名衿紳以造其[illegible]而快其陵暴當事即繩以法輙忌畏不敢問而侯涖事半載灼知其弊乃爲之巡行村落履畝親勘應減得減應復得復即有力者從旁揶揄亦竟無如侯何而羨稅所存歲至三千餘金以供上

課其一切豪僕蠧幹廉得桀黠者輙收捕服其辜而無賴子衿爲侯所訿斥者踰年後尚以姦謀發難遠從吏議微侯早見而力芟之其爲衣冠恥孰甚蓋其不畏强禦不避勞怨求利乎民概若此其民之去而思之也不亦宜哉史士柔曰頌德稱美非所以報知己也以一方之故而私明惠非所以示廣也余知之矣獨以久弊之地一旦而厲侯休養枯者生萃者甦而又奪之速去爲侯之子民則相與覩侯之水蔭侯之樹想見侯之飲之萎之也其何能已于言耶其何能已于言耶余緣是而屬之石侯名賢字又希天啓壬戌進士嚴陵建德邑人

海虞文苑卷之十五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序

虞山遊詠圖序　張著

常熟治去西北若干步為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為東南前峰又若干步為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疊巘西亘十餘里峻極拂水嵒然後漸趨于平壤焉且長江大湖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煙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為髣髴觀者往往愜于所遇獨予以羇旅未獲造之去年冬十二月廿又五日滸陵本君古　水游承翠

所知者凡六人相與具杖屨扱山經訪招真治登望湖亭弔仲雍故丘謁龍母祠旁及仙茆水簾諸洞逍遙空青寒翠之外始盡得其形勝既而退集周鍊師山房行酒賦詩君以山中古蹟命題會席前有萬年枝翹翠可愛遂取古人好風吹動萬年枝之句各探一字為韻詩既成友人陸子善氏顧謂予曰諸君多江海之士是集不易得也願寫山為圖附詩其上以識其事子其序之予聞晉永和九年羣賢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列坐曲水一觴一詠放浪形骸之外右軍王羲之為記錄其所述一時風流詞翰至今以為盛譚每誦其文竊慨寥千載之下無復能繼之者曾謂斯游敢以晉人風度為比哉然是圖也青山白雲他日異域時一展玩某水某丘如在吾目某題某詠如見其人視晉諸公所以興懷陳迹將不獨出其閑典數衆曰然于是作虞山遊詠圖序

和唐詩正韻序

張洪

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于世其論次以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于奇語雖艱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文人自爲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其言工自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寧先生手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于世其不傳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爲法律詩貴乎敦厚涵融過巧則失之流麗絶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畧誦之皆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之不同耳吾方致思于其間將求其善者爲之師而未能窺其奥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贍心平氣和將托聲詩以覩已志摘唐音中律詩絶句盡和之里生錢自錄以示余三復之餘得其詞意即予所謂辭氣渾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流麗得正音之體製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能洞發其奥蓋以已之志意酬酢盛唐諸名公雖不能一一模範之要之自然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欲刻意求勝則不出于自得也然美珪玉者必有溫潤之氣佩[illegible]蘭者必有酷烈之氣予謂和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爲不然更請質之思庵公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行在翰林院脩撰同脩　國史事承務郎東吳張洪序

重刻素問抄序

桑悅

素問乃先秦戰國之書非黃岐手筆其稱上古中古亦一左証玩其詞意汪洋浩汗無所不包其論五藏四時收受之法呂不韋著月令似之其論五氣鬱散之異董仲舒郭景純敘五行災異祖之其論五臟夢虛所見之類楞嚴經說地獄倣之論氣運則可爲曆家之準則論調攝則可爲養生者之龜鑑擴而充之可以調和三光燮理陰陽而相君之能事畢矣又豈特醫而已耶使學醫者玩其詞而得於心庶能窮造化之源察風氣之異有以知病之所由感操其機行不迷窺其奧入可蹈尚何病之不可治哉是書流傳既久簡編脫畧唐王氷亦常是正但頭緒紛拏指歸無的元儒醫朱丹溪始集爲天地陰陽等月以類相從約繁就簡名曰科畧近世良醫滑君伯仁又鈔其書自藏象心脾氣脉之屬乃細分條理最便觀覽不可謂無功於醫者潮江大叅表親周君近仁先以母宜人多疾篤意攻醫弟近德得伯仁之書於外家張以平處蠹侵鼠嚙魯魚亥豕不能成篇因補其闕畧辨其訛謬手自圈點遂爲善本以呈其兄巳而近德物故近仁痛其形容之莫覩而手澤之尚存遂捐俸繡梓以廣其傳謂余有褻親之誼知近德爲悉宜爲之序昔唐陸敬輿以內相外謫惟閉門集古醫方數十卷蓋陰寓澤物之意也近德資禀豪邁讀書力學孝友之行無媿浩翁幹蠱接物曲有條理少以葩經領鄉薦屢舉進士不第方謁選銓曹雖未見之設施識與不識者皆知其有拯物之才豈意天不假之以年竟賫志而殁所有傳者正賴是書之不泯不可悲夫雖然歐陽子有云脩之身矣不見之行事可也近德既有脩身之實而余又揭之以傳不朽若然則吾近德果真亾而與鳥獸艸木同澌滅者倫歟否歟千載而下欲知近德之行事當於其留意是書而求之

韻學集成序　　桑悅

練川章先生名黼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毎舉一聲而四聲具者自爲帙二聲三聲絶者如之仍別爲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没後十餘年其子冕將鋟諸梓時閩陽吳公克明適以名進士爲玆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一書革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他賛爲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　聖制也古今以韻名家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椽桷也我　朝正韻一書

擇衆材而脩正之版居成矣玆又益之以龍龕諸韻外衛之以城郭内實之以奇貨覆庇後學之　不淺淺也且正韻之脩　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竟其事觀　大聖人之制作誠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王以萬世之才爲才有臣於數十年之以濂自擬允遣謄覘少加張皇亦何猶哉疑釋巳遂冡好事者經營其費適　欽差提督水利淛江按察僉事吳公廷玉案臨玆邑又力賛之人樂於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余言弁諸首先儒有言爲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多猶人古弗克屈伸果字有興哉人興其字也是

韻一出向之商敦周彝化爲竹根康甐入耳不鬼入月不僞何其快哉雖然字從何起乎起於聲韻也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於太極天地既判聲韻寓於天地一陽之後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其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昇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用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宰爱下之○爲入聲古内仰下之口爲閉六其○其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

既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耆頡亦不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亾也寄之喙爲喙相禹寄之竅焉竅相於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於●於■然後去天地之體并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於太極矣孰其圜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侔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巳韻之字而復求天韻書於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於天者厚援上壽乃絶其著是韻也古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得吳公爲令而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哉天

之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有
小試爲令恒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川
大治此特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金文靖公北征前後錄序

桑悅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參傲庵舒城秦公崇化既自爲之序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學夔鋟梓以傳不朽予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湯師湯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夸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衄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支至我

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蘖芽沙漠永清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阽危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龍城犁虜塞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凡以正與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邪文靖藝當宿將白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乎驗誠使伊傅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國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

續也於是乎書

常熟縣志序

李傑

姑蘇為南都輔郡而常熟其屬邑也倚虞山以為城縈江海以為池實東吳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產衆盛若稉秫布枲魚鹽蔬果水陸之珍奇所以供國賦而給民用者充然有餘而不資外助自闔閭夫差雄據一方虎視諸夏而俗尚豪侈自泰伯子游禮讓風行文學化洽而人材彙出是固江南名區非特為一郡六邑之冠而已惜前志毀于宋紹興兵燹自吳通上國以來二千餘年故實淪無紀載良可慨也慶元間縣令孫應時始一脩之元至正間知州盧鎮又復脩之然文

獻無徵遺軼不少若人物一類自漢迄唐寂寥無聞他可知已弘治丙辰慈溪楊侯來尹茲邑涖政之初百廢具舉以邑志久不脩輯迺旁搜典記近取見聞詢遺老以正舛訛委文士以司考校于是山經水志之所述陳度敗篋之所藏殘碑斷簡之所寓幾無畱良矣編奏既成謂予為邑人宜有言以志顛末夫三代盛時九州山川記于禹貢天下圖籍掌于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有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錄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今以為考求治具損益事宜之張本其于從政者不為無助而乃困于簿書期會之餘輒視此為不急之務[illegible]五邑

廢興必有待于通才卓識如楊侯者而後成也侯名子
器字名父成化丁未進士歷任崑山高平二縣皆有異
政茲以嵩道論薦叟任常熟其鄉用未易量也

古虞文錄序

楊儀

七檜山人古虞文錄者山人楊儀字夢羽少讀書七檜
山房凡所聞見事文屬虞者輒手錄之及山人官水曹
守直禁庭居多暇日擇其可傳永久者題曰古虞編令
君宛丘沈公君敘尚古好文刻之以傳蓋特其所錄文
也虞名數易今曰常熟矣曷不曰常熟而猶曰虞錄通
古今常熟古未之稱不可以今名加古也虞古吳之一
鄉曷不曰吳而曰虞虞之別於吳自仲雍始吳自太伯
而下不復稱荊蠻此其例也錄文曷為獨於虞山人虞
產也境之外非所能謀焉耳錄不獨文山川人物城邑

咸在焉而曷獨以文行文者古人之遺編存焉從而錄
之非自我出也若夫山川文物城邑其沿革臧否則非
經大賢莫之能定山人既編其全將稅駕諸長老而
後從事先之以文以見志也然則曷為錄文不及當今
名公作者方秉筆錄尚未敢定也山人自丙戌第進士
今且餘十載列職春曹進班大夫為王臣矣曷為猶稱
山人錄為山人時編也錄文為虞曷而繫於山人錄為
山人私編非志邑也山人自結髮知讀書至今所嗜羅
古今文章為虞者多矣其所增損刪定乃獨此世固有
同志者尚亦諒山人之心哉

閱史狂論後序

王舜漁

有虞氏設史官作堯典而史於是乎始史以載事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必待乎著明之者而論於是乎始凡論者得失同異爭鳴于古其莫若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文勝質則史夫以文而勝質則毀譽多失其真爾顯或傳其誤是以篤論君子皆難泯於是非之一念也南湖丁先生壯歲登第選臺察以養母懇辭乙酉曹越兩考致仕諫垣交薦銓部覆疏起推先生高志隱居不出結廬尚湖濱既對虞山日以撰著爲務每優游几案紬繹諸史而是非一念獨有得於清心格古之意輒拔筆成篇積爲是帙其偉見英詞大抵本之綱常而參之事蹟以求自得師於古良史之遺意呂東萊曰觀史者學問可以進智識可以高方爲有益然則先生之取益於史誠有所謂學問智識者矣先生有經傳臆言其詩賦雜文又有司封藏稿茲不復備論云

戒殺放生文序

嚴訥

蓮池上人少通六藝文成而紙貴洛城長練三車忽盜而宗超蔥嶺勇披毘黎之鎧瑩握摩尼之珠當經禪殷懇切迷流于尸羅中特申殺戒蓋以血氣之屬莫不有知蛸蟜之倫無非同與充吾惡死之心豈宜戕物體帝好生之德用導昏衢夫惻隱之心人所共具刲烹之慘世所易明綢繆種族古今之致常然躑躅哀鳴禽鳥之情何異乃啟嚼嚐膚而生煩砧刀加物而痛恤裂彼膏脣充茲口腹反之于心予仁安在推之于恕寬對奚辭既隨強弱而遞相吞食遂緣償負而長歷劫迴于是如來燃慧炬于重幽拯羣苦于八難令斷殺因不綴惡果當茲末法久昧微言而禪師滌五欲之泥釋三有之網于音聲海鼓智願船濟彼胥溺臻于一真猗歟旨哉法無分于頓漸入皆不二道靡間于聖凡信爲第一苟能循師不殺之戒而諦觀吾起殺之因爲生于妄知之心爲發于膚骨之體心本慈悲何因殘害體無覺識寧具貪嗔心忘則聲臭有所不知是嗜味者不由于體體寂則愛憎無以自起是好殺者不由于心二既無有中何從來故知身心本淨習感妄纏得本淨之妙則此戒不由于外鑠解妄纏之殺則大悲莫過于中心入三摩提

成等正覺由于是矣余少聞了與遠庵之訓已深愛物之慈茲覽禪師戒殺之篇益重護生之念遂命兒募刻廣世持流云

博雅堂藏書目錄序

孫樓

余髫不喜耎雅嗜文籍壁長而嗜益甚似有僻者乃屈於貲不克致重購者致之猶難吳號文藪學士大夫聚書少亦不減鄴架復富而喜事諸帳中異帙向秘不傳者日托諸橐頎吾邑北負僻壤或行世良久未獲披覩家自先考功高曾而下故多藏書會中落靡有孑遺余生蓋三不遭矣而厥嗜彌堅謂癖也宜閶米家船來余先衆以往推蓬恣搜賈亦苦之或趄試薄遊兩都日遨列肆間一覩所未覩輒大叫喜不自禁若一旦獲拱璧恨相遇之晚與之直或倍其索弗悋寧縮衣食費以佐

之期必獲乃已既獲雖劇寒暑必諷之卒業家人日日下舂矣可食已夜向闌矣可眠已即附耳大呼若弗聞也者第性亢而氣浮易解之亦易忘之其傑誤秀句犂然會心則默誦甚習若涉獵鹵莽則掩卷若遺比再入眼如未嘗諷者且方事舉子即諷無專功焉以故無國僑之博而類子長之疎嘉靖庚戌命梓人作鉅櫥六余類而疊之計向來貲致并交遊贈遺者殆逾萬卷咸躬自讎校手爲裝池錯簡脫幅百僻一二雖麗謝牙軸而陋無絶韋視貧士之藏則已過矣嘗誦蘇長公寶繪堂記謂尤物留意終成禍水顧余之嗜與人殊癖於錢癖

於屐癖於左氏均癖耳孰清與濁緩與急哉今畜者不
使棄來者不可期月積歲累或與七略四部爭雄長余
日兀坐其中手披心繹不知人間世更勝此樂否異日
者子能讀與否不者班諸族班諸友朋或輦而貢之學
官藏之名山以俟君子罔俾吾書辱非其人越明年辛
亥孟夏朔樂安文樓木天父書於拱辰堂中　夫經者
聖人之書也尊莫尚焉羣儒闡之亦經之翼也乃録諸
經類第一　尚書春秋史之權輿乎（尚書爲紀傳之始 春秋爲編年之始）
經載道史載事有史而其義昭矣乃録諸史類第二
道隱而家處士横議微言絶而衆言興矣其詭於道游

聖門者折之云爾乃録諸子類第三　古之言簡今之
言繁代變人殊枝葉澤而本則瘁矣稽世者慨之乃録
諸文集類第四　三百刪而世難乎詩矣然在心爲志
匪詩曷宣觀風者猶有取焉乃録諸詩集類第五　充
棟汗牛窮年莫殫故叩列縷析作者勞焉覽者逸焉乃
録諸書類第六　蓋壤之內惟理不朽猗宋鉅儒理藉
以闡而士習端矣乃録理學書類第七　勝國而上綮
然陳迹於皇　駿烈匪掌故者曷覩之然有野乘焉畧
矣乃録　國朝雜記類第八　齊諧志怪稗官蒐書文
之别流也然或理存焉聖人察焉乃録小説家書類第

九　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方輿之書是也學則博
物致則宜民可無覩乎乃錄志書類第十　文爲經字
爲緯同文之治王化攸存藝也云乎哉乃錄字學書類
第十一　醫有生人之功焉軒岐蓋始之小道其可觀
乎乃錄醫家書類第十二　小用鞭扑中用斧鉞大用
甲兵聖王以輔治也不得已而不已也乃錄刑家書類
第十三兵家書類第十四　九流百氏畔道遠而句斷
後世有述焉乃錄方伎家書類第十五　西方之教異
端之渠魁乎而世儒多惑之火其書嚴矣哉存而不論
可也乃錄禪學書類第十六而道書附之　方則有矩

圓則有規文獨無法乎哉而法則盡於古矣其操觚者
之指南歟乃錄詞林書類第十七　大聖有作典章足
存吾儕小人遵王之制焉已宸之章令甲疇得而伍諸
乃特錄制書類而不序　國朝士凡三試乃服官試輒
有錄文獻焉存乃錄試錄類附焉士以文進時有汚隆
工拙係之乃錄墨卷類終焉右二錄蒐文之靡也不以
上偶羣書故亦不序若經書時義仕宦筌蹄昨以爲妍
今以爲媸對偶剽竊壯夫恥之雖多不載

壽繆母崔孺人九十序　　陳子忠

隆慶壬申六月廿二日繆母大夫人之初度也母年高是歲閱九十春秋十矣其子炫先期致酒稱慶於堂下表姪施子年家姪陳子章子交往拜焉拜既受祝母之壽與西王母同夫繆本世德代有令人作士標準曾未嘗食其報昔者西庄先生以文學發身矣天弗假年乃不克為一學博士君子惜之曰幸哉有子伯子道山先生仲子維山先生先後十齡有問而遒文麗藻實方駕乎機雲競爽一時望形表而景從聆嘉聲而嚮附者曷可數也然而伯也數奇尚垂翼於鵬路仲也命短遂折

角於龍門母氏寧勿負懷茲者道山先生效張嵊之錯采襲萊子之爛班其將以慰母心乎夫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遷往延陵季子之左袒而還封也隱痛深矣而季子竟享年百餘歲世傳以為仙豈惟民哉長松古柏凌風霜歷千歲而色不改膏液之餘且化而為苓凝而為珀服之者可以長年繆之世德如此母之賢如此而遭逢迍邅如彼是其數必有畸焉寧知天不假以季子之年有待於伯子之榮進乎又寧知伯仲之後人不有如松柏之茂為苓為珀者乎追惟吾友維山抱負董賈之才淬厲倪匡之志庚午冬當與計吏偕矣蘭膏繼晷務成其名力且瞋有覓之者先生謝曰慈親之壽忽如過隙枯魚銜索不嘉幾何吾於此日誠慕其祿而輕其身嗟夫此其志誠可憫也天胡不祿而損其生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此非遭命也夫母令氣渥而體強齒雖耄矣而視聽不衰或孝誠之所致也噫子也殤彭也壽彀也食難也收於古為然吾惡能知其辨哉和之以天倪而因之以曼延斯可以振於無窮矣道山先生聞之逌然似有喜也又答焉如有失焉起謝曰請持是說以慰母心

管子書序　　趙用賢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後多訛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于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蓋稱于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于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何者方

周之興去隆古汾穆之風未遠而後稷公劉其深仁厚澤文培之于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殺諸所經畫莫不犂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龎涫悶之俗始嚮利于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于干戈謀臣智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于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于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于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于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即五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旦及于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稽以黃金刀布而並及于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三準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于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戢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犂然結約者要以率民于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焉截然

夷易而作民于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平卒伍脩甲兵而大國亦將脩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餌于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轍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兵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于周公之意則可

而講其法之盡詭于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出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盖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于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呰之曰夫政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于周官而史盖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盖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強名于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脩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為之

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于誇詐之習其未極于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思卒受惡名于秦而仲之政飭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于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且功而以如其仁歸之余何蹐軼于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脩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于天下也故為之評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畧于篇首云

韓非子書序

趙用賢

余讀韓非子書盖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于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捭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兢于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機畧辨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生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愒之迹雖其揣摩馳騖務出于其詭而要之柬形勢

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于天下盖稍蠶食而及于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讋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辭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闔遊士之口故于秦之説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亾其身余于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揜明而下以拂世揜俗非之智又足

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遏黨與絕異趨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于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亾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必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羇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所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僇辱爲天下笑者雎嘗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

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說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千寵忌前之心挾狠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于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爲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余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非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一放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凡不容于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余以爲彼其晝紬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亾和王姧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梵網經序

趙用賢

梵網經者如來所說尸波羅蜜令一切眾生斷諸惡趣遠離苦域而成正覺也謂之梵網者以大梵天網羅幢孔如無量世界一一差別如來法門亦復如是無量如是差別此尸波羅蜜於無量差別法中猶一幢孔也於此尸波羅蜜中復有所謂波羅夷以至滅諍八法則又一尸波羅蜜之差別也自八法展而為八萬四千律儀則又八法中之差別也故舉一尸波羅蜜而其差別要僕未易數況無量法哉此如來功德之所以不可量也學焉者而事以求之則千劫覺覽於威儀萬劫踶跂於細行烏能盡諸而法不然也竟一法而無量法皆竟也而有所未竟者一亦未竟也試即夫波羅夷之殺戒言之殺業斷而殺緣未斷不可謂竟也殺緣斷而殺因未斷不可謂竟也殺因者非必殺之機作於心也心有所任即殺因也心有所任則必有所取有所拂取則以拂以狥拂則以疾以忮每疾狥忮之緣作而殺業紛然矣故心有所任即殺因也自因而之業猶自火而燄燎因具而業未成猶之火然而燎未及物不可謂無燎也是以殺因不亾則雖嚴踰鬻珠堅踰盜艸殺戒未為竟也欲竟夫殺戒者必離於任任離而殺之因亾亦無因亾解乃至寂滅不入寂滅境如是則一無所任一無所任求殺戒者不可得何有殺因也故一無所任而殺戒始竟矣一無所任非直殺戒竟尸波羅蜜無不竟也於檀無所不櫂也於忍無所不忍也任斯懈無任則常精進也若沉若掉皆任之為禪那病也無任則語默皆禪也有愚任也有障亦任也般若所由隱也無任則塵塵般若也究而論之無量煩惱皆以有所任而生無所任而度度無量煩惱即無量白法也非無任則一殺戒不能竟能無任而竟一殺戒無量法無不竟苦域以離而正覺以成矣一佛之一法如是佛佛無量法亦如是我釋迦如來於蓮華臺藏說是經時千華環布華現千百億國國現一釋迦各同誦此經度微塵眾菩薩成正覺即斯義也故此尸波羅蜜指之為無量差別法之一幢孔可也指之為無量差別法之全幢亦可也知無量而不知其一未知夫無量也知一而不知其無量未知夫一也知無量之為一入如來法流無馳河之困矣知一之為無量遊普賢行海得隨風之安矣界公居東林寺以此經世所行本與藏卷校文多舛乃為讎訛正疑且鳩諸淨信將梓以傳謀及余余因問戒之本公為余言若此余灑然自快知竟一法為竟無量法也時曇鸞菩薩

以八戒範世威傳區中其教至矣而薮蒙之氏以菩薩之爲天下此其土苴嗟乎此猶未窺夫戒之轍迹而況其眞乎聖無古今其教一也眞丹此日之戒即覺樹昔日之戒也如循界公之言則人能於是八戒覓其一而可入聖位矣胡土苴也遂請公合梓八戒幷次所聞於簡末期覽焉者皆灑然自快如余獲聞於界公者云

重脩世譜序

錢岱

粵吾錢隸海虞譜凡四輯矣始栁溪公竹深公追宋光祿端仁爲始祖次友蘭公次虛庵公皆祖武肅而宗之宗信而武肅以前直付之烏有嗟嗟不祖武肅則已武肅前莫可鏡則亦已而武肅大宗譜又信慶系譜臚然具列烏得祖武肅而逸武肅之所祖者按大宗慶系謂吾錢出自少典衍于彭籛至周文王之師乎公而始受姓至漢富春侯讓公而始居江東七十餘世之間煥若指掌矣逮乎武肅以降迄忠懿歸宋爲汴人五世而榮國公恍隨高宗南渡爲台人又五世邁守通州長子千一

公元孫從焉會宋帝航海元兵塞路而邁且卒千一公旁皇海上不能歸台遁涉江僑居海虞之奚浦始爲虞人而五弟思孫悳孫奕孫文孫詒孫固在台也今台譜逸元孫歸虞之蹟而海虞譜不知有五弟亦復逸思孫等名彼此遞訛可供一剝甚則訛千一渡江爲南渡夫榮國至千一憑五世歷年百五十豈容亥豕魯魚一至是耶此宗祖之湮沒倒置所當亟爲表揚而釐正也者至子姓之綿遠無論若虎林若嘉禾若嚴陵若四明會稽若西江若雲若宛若鄞靡得而次即吾虞之星羅棋布于奚浦祿園仲橋慶安間者以數千計婚娶燕會不

識面孔相陵相軋寖失家風則亦所當亟爲統宗而萃渙也者岱抱斯痛日夕嵩心歸田以來蒐遺文訪故老得十之五會五卿弟長新昌兄新昌宗譜見貽睹所未睹得十之七歲甲午過武林渡錢塘訪會稽宗長諱之選者盡出其國冊家乘面相參伍始獲縱目大全而向所沿訛襲謬畜疑滋惑而未釋者一旦會心而滿志爰得遡少典棲武肅上下數千禩根枝瓜瓞圖籍衣冠忠孝賢豪文章德業犁然具備此豈盡岱對越之忱昭格先王先公亦先王先公在天之靈默惠後人而令後人得源源本本則詎惟岱之拜賜千億子孫實式有光或

猶謂少典彭鏗若夢若覺此何以徵𩕳生非空桑林林總總何莫非神明之胄軒轅二十五宗爲天下氏族之祖卽宋歐陽譜祖高陽蘇譜祖帝嚳何嘗以遙遙而逸之剏岱之祖少典非岱祖之也武肅祖之也亦非武肅祖之也武肅之祖祖之也唐貞觀初詔天下貢氏族揚威將軍充脩錄譜上之弘聖王泝又嘗手錄先系貽之武肅則武肅之前固未嘗乏譜至武肅闢土奠業記室若羅昭諫輩又多聞雲集其所詮次豈湯無憑者岱于是宗大宗慶系譜而入少典迄尚父尋譜之源也宗台州會稽譜而訂武肅迄千一正譜之訛也宗柳溪竹深友蘭虛庵四譜而前入所未備後續所未收脩譜之遺也十五越歲而卒業敬付之剞劂氏俾吾錢家藏一秩盡睹古先而興起云嗟嗟學者溼蒐僻索至譚天雕龍而問身之所自來茫無以應問古先亦不知何人而澌滅盛美艾斬先澤亦無爲貴學矣且令膚敏之輩不聞古先甚者生不肖之心而醜其家譽又何以對在廟而慰在天嗟嗟岱無能加于家譽矣凡後吾錢者儀刑在望毋虞隕墜斯獲于心哉斯獲于心哉

海虞文苑卷之十六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序

指月錄序　　瞿汝稷

嵇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覩世之他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僻者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尚文喻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趺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間雖窮極要眇以開之使勿好有噱然而笑耳終不爲之移已及其旣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孰足控摶孰足容與

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經語者意不若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隸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門家言及歲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與霑甘露開蔽良多旣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欲復聞予則沉酣於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蓺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眞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爲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穀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趺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於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壒蔽日予枕席此如握霧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渟滀堀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兒稱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飢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入噬予固自噬矣至乙未積録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黄州之役過故里嚴道澈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澈遽欲授梓予笑曰此子嵇氏之鍛阮氏之

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旣已喻其僻矣予乃欲使有目者共噬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骨歸澈欲梓此意益堅且曰予謂此爲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爲發願偈率其弟姪若子梓行之予旣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爲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録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呑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其質之鑪鞴火蠟

送道夫陳先生典學鄱陽序　　瞿汝稷

道夫陳子卯而雖經則能折五鹿之角矣逮冠垂帷解頤之英争下焉咸謂道夫第未當識者籍而當也金華石渠可坐致者顧屢試屢躓歲某某其文兩已遊于棘文之彀中而卒以數奇擯壬午貢于鄉　廷對首出天下士法當除愛道夫者計道夫久約必後豐強之就虎闈意㕓得一當識者也已南試于酉北試于子卒無當也羈旅廓落因就除鄱之司訓鄱地磽而隘職方之籍稱下諸愛道夫者相感頻而道夫邴邴乎自適也道夫之在鄉黨寡所與而獨與無辱恭于道澈巖子暨汝稷善蓬蒿徑中外是二三子無餘武也旦夕相靡以信相忠以言期覺以為空德以為輿出入朔息以善其生及道夫之除鄱汝稷方縻跡樞府時相往來間過稷曰人憂吾遇之塞而不知憂吾之無以教也子其有以語我我奚以為教哉稷曰子亦卒子之素耳夫教奚事為之哉山之雲不為蒸而蒸矣水之雲不為鱗而鱗矣未有積于此而不感于彼者也未有無乎此而能著于彼者也今子之孝南陔白華之心也子之弟易衣同被之風也非型弗出于口非軌弗擬其響不自以賢賢于今而恒媿有遜于古寵佪一世而不憂慼繼而歌詧乎其

不可囿■亭得而采榮以陽為充鮮衣怒馬以過子者率廢然以反不能傚子所美子又不自滿假旦夕迷陽是懼謂盍誕先登于岸哉率子之素鄱之士有餘師矣奚事為教且教而為之者吾未見其能化即化淺矣彼扣角而溫風回艸木榮是為之者也扣息而化謝矣若夫杓之貞于孟陬也甲拆沍融物熙熙而化不可勝數是豈為之哉亦率其素而不息已耳子而以子之素端已于鄱陽不猶杓之貞于孟陬乎鄱之士苞乎露含屈軼之華者不藉子而甲拆乎內有所鞭外有所揵鞿羈而不得達者不藉子而沍融乎造物者能使子不獲當于識者而困子詎能遏子之素而使士無化于子乎士之化于子者且林林而起以子之素而化施于天下未可知也甚是子即期逃于識者而不得矣雖然此猶有所待是世所謂識者非吾與子所謂識者也是惟能識子之末而朱丹子轂云耳吾與子亦奚斬于是是是吾與子雀蚊過目者也夫豪傑之士自審而得則前吾而伯皇栗陸後吾而劫石之既四海之內八殥之外凡同吾得者靡不合目而視合趾而行跡歧而神一如以水投水不可復分語識之至莫尚焉循是而索子之衰佹仰宇宙諸豪傑之士盡子之識也世直未知而愁子之

無當也耶行矣予䘵其素教固不克遇固不獲道夫曰
善命書于燈而栽之行

經傳類編序代邑侯　　鄧廷薦

常熟先賢子游氏闕里也流芳遺躅久而彌光以故膠宮之士多博碩不佞適傳其中嘗進諸士而諗之曰聖門七十子文學不乏子游爾曹其復有上溯菁華嗣紀文學者乎夫道之燦然方冊者爲文博物而洽聞之之謂學當子游時典謨風雅卦繇丘索諸籍具在當亦勤劬三絕并包萬殊而後克成文學云耳今予曹顓顓一經旁睨他書無異生客秪貽伏臘金根之誚又烏乎稱文學哉諸士聞之矍然曰謹受教會不佞脩胡非生言講帷中有張生者質對多所沉涉意其非顓顓者流居

無何復觀其所輯經傳類編益信夫生之博雅有得於文學之遺而指南秕圃者功至般也夫經日月也江海也傳列星也九河也諸子百家是亦經傳之餘又爝火也支流也然總之熒熒汩汩莫可殫也第俗學困於繩墨限於欲速故披閱者多漏卮而佔畢者有逸矢張生螢窗淬志亾羊苦心特爲區分彙粹聯絡輻輳俾令微言奧旨畢獻睫前眞諦玄詮鱗次九右譬之開玉府於荊山而和璧種種啟珠淵於合浦而夜光累累豈非邁代一特覯乎儻諸士能藉手是編直探微妙得魚忘筌則文學之楨本也語云嘗一臠佚一味習一家擬一職

玆數類編中詞有清者伯夷古也詞有華者毛嬙妖也詞有雄者嫖姚桀也詞有郁者許然富也詞有勁者荊卿敢也以此輔錯落於舌鋒可以折五鹿之角以此異縱橫於筆陣可以空萬馬之羣擅詞場掇巍科率繇是編羔雉之矣張生素好古篤志力行雖蘊奇未偶而文籍自娛怡如也鄉邦雅重其操履博洽特其緒餘耳書林翁氏梟是編固請壽梓以公諸天下不佞曰善因爲一言以弁其端云

吾師玄洲張先生輯類編成屬叅校而刻之行世久燬矣會嘗貫翁氏貧而鬻其板里中某竊易巳名竄噫嘻齊丘竊化書爲千古笑端今復見之耶先生孰倫尚義者述種種並足傳世豈以一編重然其實不可沒也偶閱臺山翁代邑博序文有感湯識戊申長至日

麟武叅跋於井月庵

敘經言枝指

陳禹謨

莊生之言曰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顧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者可與譚枝指矣我

國朝以明經分科掄士而槩論之四籍四籍固士人鵠也蓋靡不注精而祈中焉其以英妙脫穎者毋論若遲解晚達之夫不即彯纓魏闕豎立尺寸而惟是兀然墨守靡所寄托以自見於世則胡取矻矻窮經爲第余識苦偏嘗不克剏爲一家言姑退而證往志每得一則嘗四籍者輒丹鉛而標識之彙而成編命曰經言枝指嘗持謁白下漪園焦太史深見賞識且曰盍板而行諸余曰不該不偏此余未卒業之書也須有待焉既度之者又數年乙未罷公車歸則悉出庋中藏理之益入者不啻十之七乃屬剞劂氏享帚緘石誠不自知其陋也夫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四籍之有註腳支矣又胡假於是編枝指所繇命歟抑程正叔有云吾儕無功澤及人徒浪焉忨愒歲月政恐作天地間一蠹惟是綴緝先聖人遺書庶幾有禆信斯言也是編倘亦有無用之用乎

凡五種　一曰漢詁纂　蓋聞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而籍譚數典忘祖春秋譏焉何者重循本也自朱傳列於學官博士家爭嚅談誦之而漢儒之註疏遂廢

知註疏胡可廢也昔程泰之氏謂經文如水之源注則衍爲流派疏叉衆而條列之令倫理得以疏通此註疏義也漢儒以此濬洙泗開濂洛功詎不侈大哉最後紫陽不過闡而繹之而錯諸理豈其攘善爲戶名計乃後世用朱傳而至掩漢詁則幾乎沿流而忘其源矣得毋爲漢之鬼所揶揄且失紫陽意乎余自幼喜涉諸經疏每會心處輙劄記焉苦不得善本數以闕疑置之幸今

上右文尤儒臣請校刻十三經凡十一載始竣余從許借購歸喜得刊誤而訂疑也遂出所劄記者益之強半而題曰漢詁裒以示循本云　二曰譚經菀　蓋聞

張羅待鳥其中鳥者一目耳因是而設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妄謂此譚經之切喻也夫譚經者中窾處政不在多即片言可以居要因是而必欲晳經義於片言則疎矣今方內人習家持計無如四籍非見爲道義之淵海乎而僅僅括以紫陽氏一家言曰此足窮四籍之蘊也其與設一目之羅何異哉余不敏性頗嗜古人自經疏下至子史旁及百氏諸足鼓吹四籍羽翼紫陽者毋論往喆今獻悉博采而賅存焉題曰譚經菀詎敢謂設天網以羅之亦姑庶幾於一目中之云爾　三曰引經釋　蓋聞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殊何者誠會其致

一之源也六經之道同歸自昔人言之矣余觀四籍中若易若書若詩禮旁引曲証未易更僕數彼其意義科指夫有所合之也間有斷章取義者質之本傳或互異焉余特并漢宋諸儒之解隨篇章次之即訓詁家人勹爲說辟之晉楚帶劍遞相詭反而余謂理初不二也爾雅不云乎九達謂之逵夫道亦九逵之逵也學者誠反之致一之源則六通四辟無之非是繇羲皇一畫逮子車七篇謂之心心相印可矣果且有二乎哉述引經釋

四曰人物槩　蓋聞宣尼云誦詩讀書與古人期繇斯以觀乃知古之學者豎古自證非徒誦說之爲兢兢

矣孟氏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姑舉四籍論聖喆狂愚盻分臚列豈非往事得失之林哉而童習白紛求所謂知其人者殆鮮余甚恫焉嘗漁獵百氏諸名隸四籍者稍稍錄之簡端善敗在前休懼在後冥覽入心盤盂非遠乃次第冈之篇章重解經且僾彷稽也中不敢憑臆見漫雌黃揣非任也命曰人物槩志略也蓋業有詳之者矣　五曰名物攷　蓋聞儒者冠圓知天履方知地自非理絕區中事出天外疇非學人所當殫見而洽聞者顧六合綿邈庶類殷充有方之識各期所見即四籍中如明聖之述作帝王之經綸今昔之與汶上之象緯厂

之淵岳微之飛虛蹤實跂行喙息之類豈不犂然具也試本厥所元或多懵如矣嗚呼名物迹也有所以迹者存一物不知古人恥之忘其以格物之學或有當於識心而踐載中所命爲儒者固不可以尠聞淺見自安於篤陋哉於是乎有名物攷

琴譜彙序

嚴澂

自古樂湮而琴不傳所傳者聲而已今之聲五音固自諧而求之於文無當也自三百篇而下凡可歌詠者孰非文而求之於今之聲無當也故曰不傳然琴之妙發於性靈通於政術感人動物分剛柔而辨輿替又不盡在文而在聲何者試使人誦詩雄者未必指髮而肅者未必斂容惟鼓琴則宮角分而淸和別鬱勃宜而德意通慾爲之平躁爲之釋蓋聲音之道微妙圓通本於文而不盡於文聲固精於文也然則謂琴之道未嘗不傳亦可吾獨怪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辭用一字當一聲而謂能聲又取古曲隨一聲當一字屬成里語而謂能文噫古樂然乎哉蓋一字也曼聲而歌之則五音殆幾乎偏故古樂聲一字而鼓不知其凡幾而欲聲字相當有是理乎適爲知音者捧腹耳予邑名琴川能琴者不少胥刻意於聲而不敢牽合附會於文故其聲多博大和平具輕重疾徐之節即工拙不齊要與俗工之卑瑣靡靡者懸殊予遊京師遇太部沈君稱一時琴師之冠氣調與琴川諸士合而博雅過之予因以沈之長輔琴川之遺亦以琴川之長輔沈之遺而琴川諸社友遂與沈作神交一時琴道大振盡與妙杼鬱滯上下衆應低

昂相錯戛唱迭和隨興致妍奏洞天而儼霓旌絳節之觀調溪山而生寂歷幽人之想撫長淸而發風疎木勁之思鼓塗山而覲玉帛冠裳之會美瀟湘則天光雲影容與徘徊遊夢蝶則神化希微出無入有至若高山意到鬱律岡崇流水情深𣺌浪波逝以斯言樂奚讓古人又奚必强合以不經之文浪誚爲無本之聲哉予每靜而聽之輒怡然忘倦自以爲遊世羲皇甲辰歲予秖役邵武戛三年歸而社友之譜成矣予謂諸社友曰是足嘉惠將來若夫循聲合文以進於古之樂則俟有道者

序從兄枉峰封公娌李宜人雙壽　錢世揚

贅偶子曰余讀從姪五卿所着兩大人乞言狀而有慨焉夫封奉直大夫枉峰公者於余爲五從兄弟而其年則八十高矣當奉直公之少也與余先君子及仲叔並居淛上並起家麟經思𩔰青媲白以亢厥宗迺先君子及仲叔後先獲雋去而奉直公之爲諸生猶故也亾何先君子釋褐甫一載年未及三十奄然仙化而奉直公歸然大耋齒觬背鮐其徤履善飯猶故也是奉直公之於名嗇而於壽豐也然奉直公竟以五卿貴兩邀　天子敕玄冕佁服比於縉紳是奉直公之於壽豐而於名未嗇也余少亦與五卿並起家麟經以文聞迺五卿通籍三十年而余之爲諸生猶故也是先君子之有子不若奉直公之有子也夫以先君子及余所遭際俱值其奇而奉直公父子歘居其羸人生脩短窮通何剏天壤哉是余所爲咨咨慨者也抑奉直公父子所居之羸歔歎余萬不逮也諸二三兄弟少與五卿旦夕共筆硯者李伯樗有子楊廷立有子而孩而未獲雋也陳錫玄陳敬夫獲雋矣而未有子也且其兩大人亾一存者也五卿獲雋矣有子矣而既貴之親且具慶一堂也是奉直公父子所居之羸諸二三兄弟弗逮也以余耳目

睹記鄉先生烯而其親猶大年者爲文靖嚴公其次爲莊靖陳公而莊靖之毋弗逮養也人子乘時自竪獲鼎釜以榮其親旣以祿養何論榮畀于輿氏謂父毋俱存卽南面王樂亾以易此况又壽豈弗祿洩洩融融稱奇遘乎哉吾宗昔有友蘭公年九十其子烏程公年七十一時並壽里中豔之迄今爲嫰譚而友蘭公葢奉直公從伯父也卽以世壽稱海上繼自今引於亾疆疇能亘之豈余錢故籛鏗氏之苗裔必復其始乎余謂奉直公暨李宜人之年天祐之矣五卿曰异哉吾父母所遘之奇信如叔氏言是吾父母之純來懿德淑而必昌而逹

道幸而承之者也請授簡迺次其說命兒誅盃作歌歌之爲奉直公夫婦壽

虞山記序

錢世揚

余幼有勝情所至不輟遊而浮湛州里不獲如向子平禽子夏游履遍五岳以爲恨然邑之奕奕作鎭者曰虞山陟其巓北眺大海兩湖當其前滉漾若鏡而塊石幽澗布履棊列至艸木蓊翳霞蔚雲興葢山川相映發澹蕩淸嘉亦一方遊覽之名區也第山在吳北境徃來者或尠而邑乘于徃蹟多挂漏未收弔古者不亾缺焉之慨余友張君選卿淸貞有遠操時時寄情煙霞雲水間居恒謂吾意欲周廻宇內而茲山在杖屨中囙所攷覽何論其他迺博採簡冊所志耳目所睹聞詮次爲記前

繪以圖而騷人墨卿高言峨藻附于末而成編余受而讀之葢抱景者咸卬懷響者必彈翩翩乎敘事之選也夫文生于情者也情之所鍾而後有境境之所會而後有文許玄度性好佳山水而謝幼輿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藉令有所論著能無以其有之者似之也選卿少有儁才鼓篋游膠庠淸芬蔚然猶精軒岐言他醫告術窮得選卿一刀圭輙起其所記虞山選義考辭徵徵溢目葢脩遠恬夷之致內足于衷津津乎其言之矣昔宗少文好遊嘗圖其所編睹者曰吾澄懷觀道庶幾臥而遊也選卿繪圖象形而識之以記讀之奚翅臥遊哉

且其垂文揚采藻思綺合大勝李文叔洛陽諸記夫洛陽之園得文叔而千載若新安知選卿之記出而兹山之表于一方者不遂與神山巨鎮並不朽于震旦也余不敏每欲攬吉未逮而選卿實先之遂不辭而為之序

常熟文獻志序

管一德

吾吳自曾成公世始通中華而常熟文獻之傳則巳肇于三代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父子相斷為賢相商道復興而其後虞仲來游使天下後世曉然有味乎君臣父子兄弟之倫子游北學而天地文明之氣益廓大而華施之然則開吾吳者常熟也而開常熟者文獻也歷兩漢六朝三唐兩宋以逮勝國罕有聞人文獻稍稍詘焉于是青烏家言始有謂虞山重濁琴河湮塞故其人多溫膴而寡才節余不佞則居恒歎詫曰夫夫遠稽漢唐宋而近忘我明乎夫漢唐宋

吾無論明興以來其世治亂人忠邪可指數也獨　高皇帝芟刈羣雄而我常熟柔脆不與于武功耳自是以後一變而　文皇之靖難則黃鉞自溺于琴河一變而　英廟之北狩則程式殉難于土木再變而逆瑾亂于朝羣盜亂于野則蔣欽死諫唐天恩死守他如立朝則李文安嚴文靖之正直忠厚陳莊靖趙用賢之耿介剛毅奉使則張洪東入扶桑南竄緬甸言路則陳察上批逆鱗下繩墨吏廉介則魚侃饘粥不給義俠則王鼎為友復仇藝苑則吳文恪之詳明崔文懿之爾雅桑悅之宏放楊儀之贍麗丁奉之淹洽　王淥之古樸孫樓之

譬敏俱能潤色虞山增深琴水　厥可以追巫公跡虞仲
而爼豆言氏之旁以至近世脩　文礪行之屬尤不可殫
記然則常熟之文獻幾塞而重開者又自我明世吾不
敢謂青烏家言是也邇者邑乘蕪穢垂且百年慶先民
盛德不載滅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迹非後死者之責歟
而秉筆之士相諉相推夫孟堅漢書大家可續董狐直
筆執簡可書譬之一夫舉鼎負而趨耳謀及萬人又謀
及寄徑之途舉將何日乎余故貧且賤今亦俛仰老矣
進不敢望二巫之相業退不敢望子游之文學而尚友
一悆君自天成迺弁包諸乘羅網舊聞僭爲纂輯有善
必書間有負俗之累者亦書甲是乙非者兩書唯稗官
小說與夫後進譏彈之口則闕而不書不曲意雌黃亦
不巧作塗飾蓋垂成而故官子孫有以金幣嘗余者余
笑謂魏收求金陳壽求米千古譚之猶爲嘔穢而顧以
嘗披牟裘生君不知故人矣其人亦笑而去蓋分寠分
漏凡六閱月而後成二百四十年文物衣冠燦然臚列
藏之虞山傳之通邑大都雖不敢曰狐史庶幾不爲穢
史乎題曰皇明文獻志不及明以前者前志已備不必
復煩刪潤也先文獻者其說在義例中大都科第獨詳
而名宦人物詩賦紀載以至山　林隱逸華門圭竇之善

弁而載之凡得十有六卷

送會稽令翁兆和服闋赴京補任序　管一德

翁公兆和于五昆季中年齒最後而其脫穎也最先翁馬氏之白眉也抑不特最于家而已也蓋嘗一任鄒平以調繁去鄒平之士若民狂走若失再任會稽以外艱去會稽之士若民復狂走若失其治行最于齊最于越始公之徙跣而歸爲人後也已而還顧其所自生則生親湯藥殁親含殮彼此兩無憾而不匱之孝伸吾吳之俗士大夫營家急于營國其舍人子蹌蹌籍籍恣睢慓悍以患若其枌榆公四年讀禮濬漠如也舍人子重足歛跡廩廩如也自是月旦消而尸祝衆若忘其爲潁川渤海之長而樂其爲仲方爲彥方者其長厚且最于鄉今年秋兩制俱闋行且赴長安而類就及瓜之格邑之士若民亦復狂走若失相與欷歔而言曰予今倚南山而坐平原惟高陽主人是賴而去我何蚤也余應之曰而以爲蚤而安知夫雲中之無袴猶以爲莫也天下很戾莫如齊奸宄莫如越自東事起而輸輓莫如兵餉自礦稅起而嬰賜莫如中涓公徐理其亂繩而急戾其敗羣始如伏湛之于平原而民不徙既如西門豹之于鄴而民不煽又既如吳宥之于龍泉而民不擾固已砉然嚮然矣蓋又四年所而公躊躇愈滿技經肯綮之愈嘗三年之後目無全牛數節之下解于迎刃天下之重得公不啻鄒平會稽之重于失公也公何可須臾待也古人先親親而後仁民亦未嘗狥一鄉而忘天下天下北走齊而南走越川陸異形舟車異宜文質異尚公既以實心實政疾徐甘苦于其間能使軍興之督促開採之騷屑不煩而就吾約束而又何嶄于他方宋郭奉世兼治永新泰和而楊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方皆稱循吏無他治如永新則泰和無不理治如瀏陽則餘杭蕭山無不理也公以治鄒平者治會稽即以治會稽者治他方而又以三載之躊躇者批郤而導窾[illegible]必且最于天下是公之重于得民亦不啻天下之重于得公也公又何可須臾待哉公聞之逡巡謝曰余愳夫官怠于宦成而名損于治郡得子言何敢不自勉遂戒行望長安去也

賀邑侯趙大室建公門序　顧雲鴻

蓋海虞縣治前舊爲大麗譙高且數仞置賁牖其上以嚴更而道其下爲公門焉俯瞰堂室如列几矣不佞自提抱時從父老觀于公則聞父老尤斯譙也曰衙有五虗而是首釬之其占爲貧耗法不利于邑匪其君惟其士民不佞懷之四十年于今卽無論往者寧是四十年之間縣大夫鼂夕出入焉士縉紳先生旅進旅退者冠蓋相望于其下而迄不上聞聞焉而恕以士民之不利爲秦越夫亦實維爰書稅課之煩日不暇給不則會計眞敀爲之費無所取材不則其涖治日淺者重以剏舉駭民視聽其久者又有傳舍其廨之心旦莫庡幾解去舉皆曰無動爲大耳噫又何怪其四十年焉而恕以士民所不利爲秦越也南昌趙公以文無害自廬江改令虞下車首立堂規以飭吏治明法紀以綏民生百姓欣欣人思叜始父老則或以公門爲請而公弗許也曰易所謂鞏用黃牛者此時哉日益務討其蠹鈌求其便利而次第布之勸課耕桑教戒多士申明鄉約訓練民兵調停繇役清覈冊獎勘恤災傷均平買賣禁止儇累諸所沿革建置以興休其民者甚備二年境内大和訟簡民亡盜賊衰止公因得以其游刃之餘發揚山川之淑秀表章往獻之幽懿百廢具興赫有成績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今則可以有事于門矣夫禮天子魏闕諸侯臺門故周立皋應歌列大雅魯設兩觀識載公羊今以一邑之治而高厥閈閎巀嶭霄霓以擬于象魏余雖于是出入余實踧焉余將撤其層構改而從于形家之言以自傳詩人之義百姓聞命而喜可知也則公前是已經紀其工食資用之所出剗積署之因役于兵因糧于饑因財于羨不煩一民不費公私升斗粟而畚臿雲會鍛屬繩屬不日成之三門重階高卑得中華實適至樓其左旁以奠鐘鼓朱鳥蒼龍迴旋映帶百姓扶老挈幼踴躍快觀天應以昭于皇來年膏于霢霂多黍多稌兆于凝綏厥效亦既遹著已余惟人情獨父母之于子爲之計長久則考卜其宅相閭有休咎則更之如有所不能免于懷也有事焉勞之子既胥命焉如有所不忍出諸口也君之于民則已綏矣公豈不知前此數百年令虞者之藉口無動爲大其智足襲也又非不知君之令如風雷卽棘欲焉而民莫吾違也而必爲之敀且需三年者凡以爲士民計長久又不忍其目前之勞欲求所以無擾于公私算成而後發耳昔西門豹爲鄴發民治渠曰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

孫思我言每歎息于斯人今安得有爲民計永遠如是者噫孰與爲之計永遠又使無患苦于目前者哉蓋家弟某爲余言公往歲勘荒時身犯雨淖雖輿隸之所不至公必至焉每枵腹行數十里不得杯水父老言之皆爲流涕公之豈弟慈厚發于至性天實篤之以祜兆庶者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門則于公何有哉

雲栖戒殺放生文序

顧雲鴻

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上古之世民未知衣食之原與禽獸混處盡力以相角幸而勝食其肉衣其皮不幸不勝糜其牙者亦不可數矣聖人既教民耕稼以爲之食織紝以爲之衣弧矢重門宮室以爲之衛民得免于禽獸之害而亦不復藉乎禽獸之利聖人常不忘與之並育而不傷故龍蛇至愛悍也虎豹犀象至猛暴也禹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遠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也聖人之意蓋常主于不殺而民之習于禽獸之利害者以爲殺則利不則害則未可以不殺令也于是

爲制禮以重之曰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必有故而殺殺者蓋寡矣曰諸侯不合圍大夫不掩羣伐一艸木非其時曰不孝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盛稱美以爲可以保民致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于不殺也唯令以不殺之不得故爲禮以防其淫而世之淫于殺者因曰殺固儒先聖人之教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因俗行化導民不爭而曰獵較固也自孔子豈不悖哉蓋吾觀五代之亂寇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畐斗老羸者并骨舂之如彼濼漿掠皮押乳誇爲美

羮嬰兒無知貫搠爲戲至今譚者寃慘寃搓折腸痛楚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亞何雖酷毒如此佛氏究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即不然亦其人習于嗜殺如世人之習于宰屠耳今夫鳥獸失喪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聽其宛轉砧几之上挑擲湯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冦乎嗚呼一飽何甘衆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即使不然所習如斯惻隱安在亦可懼矣且夫居今之世與古之習于鳥獸之利害者遠不相侔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鶩魚蝦生之既無害于人而其所戲

狎踐撲者螻蟻蠢蛾殺之又無利于巳夫人惟利害切身不可化誘耳非利非害習成殺機既戕物生又傷我性嗚呼亦可止矣此聖人可以不殺令民之時佛氏應機闡教故曰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嗚呼聖人以禮立戒佛氏以戒維禮令人恣饕以踰禮又借禮以毀戒亦殘賊縱肆甚矣夫破習莫如戒捄殺莫如生假如亂離被掠之民有人方若破其械係出之刀鼎湯見親戚啼笑相持讚嘆懽喜何可勝道瀕死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異于此又有導師說法冦中開其慈心永不嗜殺投戈釋劍復見太平抑何善矣世人戒殺

普濟有情蠢蝡蠉飛物物得所豈非天地大生之德聖人一體之意乎嗚呼有人心者念拘執之苦思蹟蕩之樂究報應之因通禮教之旨戒殺如赴殺放生如脱生庶不負雲栖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死至悲可不念哉可不念哉是編刻者夥矣克靖兄梓之尤精佛氏因果已具雲栖所陳余論其合于吾儒者如此

沈氏孝節世紀序　陳禹謨

世之爲人子爲人婦者甚無樂乎以孝節著也彝倫之底豫共姜之靡他皆處人倫之變以成令名非生人吉祥可願事也刲封股而僥生哀死而殉身于生均兩無當則又惡在其以孝節著耶第人有至性不容以死亡怵不可以變戚移屹然于風靡波蕩中皭然于滓垢塵埃外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良非眇小則寧任賢智之過與起子若婦于百世下哉怡靜沈公方年八歲時即刲肝療母疾母愈而已不傷人謂孝感所致程宋兩節婦綺歲孀居並以貞淑而才撫孤成立皆所謂有至性而

死亡憂戚不入其中者也自勵君惆世澤之弗彰裒集諸名賢紀述及詠歌之嫺雅者彙爲帙名孝節世紀請欲授剞劂以垂永永而問叙不佞不佞嘗讀史傳至忠孝節義事必整襟莊誦擊節嘆賞凜若有生氣焉迨乎自勵君所裒世紀而仰止可知已怡靜以純孝程宋以完節追踪昔賢模範百禩是皆可以鼓人心維世道而自勵急于表揚先德闡發幽貞亦並可嘉尚也者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則孝節所著寧直爲沈氏光哉遂不辭而爲之叙

刻兩晉南北合纂後序　增　錢爾光

家侍御汝瞻之田居也於子史稗雜亡所不閱夫其所酷嗜而精研者惟子長以下諸人書最而諸書中尤唐太宗君臣之兩晉書及李延壽之南北史最至錯雜數易常編幾絕取獨斷而筆削之刪志而存紀傳也即紀傳中又刪其人之無所短長者存其人矣又刪其事之無關法鑒者而語之蕪蔓猥瑣者且稍益以他書之藻采集翠成篇巍巍溢目令覽之者快然惟恐其盡非復嚮時兩家浮襍繁穢之文讀不欲竟者也題曰兩晉南北合纂梓而行之余不佞受而卒業焉而竊知家侍御

之寄懷遠矣今大侍御公以瓌琦之材早歲明經取高第一膺劇郡李官選入爲侍御史兩按大藩埋輪攬轡風裁凜然當是時公方欲以用其所未盡者而駸駸筦樞要位台司功銘彝鼎卒爲權豪所側目中含沙以歸於是計然之策七不獲竟施于世而且用之家也迺置身丘壑之中寄情松菊之徑高廊曲閣璧椽雕楹拚以綠蕙綴以朱英屏列靚粧之伎女座繞珠履之賓朋擊鐘鼎食呼盧長飲絲奮肉飛奕棋高枕故夫春林吐豔秋月揚輝梧竹風生樓臺雪集公未嘗不拍浮酒池中以澆其壘塊而磨其壯心也彼其風情韻致有不與六

朝諸子異世而合轍者邪則公之所爲合纂也其所以寄懷遠也葢用于世吾且爲馳驅之太眞而用之家則吾爲沈冥之思曠矣用于世吾且爲惜陰之士行而用之家則吾爲慢游之康樂矣用于世吾且爲仲寶之英蓉而用之家則吾爲元忠之藥果矣用于世吾且爲茂先之推枰而用之家則吾爲義潔之竟局矣用于世吾且爲醒時決判之思遠而用之家則吾爲解醒五斗之伯倫矣用于世吾且爲西山拄頰之子猷而用之家則吾爲北牕羲皇之元亮矣用于世吾且從道民之奢豪而用之家則吾精景豫之滋味矣用于世吾且刻槐柳

之陸潘而用之家則吾靖叔明之盧魏矣用于世吾且畜東山之聲伎而用之家則吾造祖忻之蓮曲矣夫此數君子者卽顯晦殊跡而高情雅致不妨雙美顧侍御公以豐荒之蔽玉而不得龍躍鳳鳴終爲伏鶯隱鵠其所以去彼取此也毋乃有幾微之不平介介于懷也乎余固知合纂之作也葢侍御公之托寄遠也侍御公曰唯唯否否夙嗜二書不啻蘭英之適口第損益其辭焉以吾之餘瀝飲人而已矣子謂吾發憤而作如韓駭呂覽之所爲也則豈其然乎不佞惶竦不復置對已侍御公曰吾終不弁髦若之言請書之末簡以示夫知我罪我者

表忠錄序

陸化熙

忠義正氣爭光日月其人至能重一代矧在桑梓有不增輝而汪瞻者乎余少從先君子過忠孝坊問坊胡以得名先君子爲言某忠某孝已而過唐忠臣祠指而示之曰是乃坊所爲名忠也是其人以孱邑抗劇寇濒死彌厲致親屬殉以身者七人方之張睢陽官同壞也死亦比烈余雖稱爲之竦然乃其時祠趾已蹙久而祠額亦就湮矣邑令南昌趙公顧之興嗟請于直指何公鼎新廟貌屬其裔孫學聖守之一時士大夫靡不喟然嘆忠臣有靈非人所能泯滅也學聖乃謂此寔藉有鴻章焉不泯之故既乞文翁太常樹碑祠側因輯贈祭誥勅與名公之詩歌傳紀次之成秩以示予予爲撫卷思正德初年實惟閹訌于內盜乘以訌于外一時揆地省臺靡然莫敢抗閹而蔣御史欽能錚錚再疏以死盜所至殘破致督臣縮朒用撫而挺身戰死者乃出一集令二公皆虞人也其死言死守不同不均于我虞山川大有光哉當年　朝廷所以贈䘏唐公視蔣公無大異若乃以坊以祠並擅忠名佹廢而卒以興則唐公所得多于蔣公矣今去唐公百餘年中土幸獲寧謐僅有役焉一畲開釁三韓徵發半天下而當事弗克欸敵乃㫖欸

法則唐公之得此名豈偶然耶展卷讀竟不覺三嘆書而歸之

雲松巢集序　　魏浣初

凡爲詩文而不發乎情根極乎性命雖摛藻如春華其味等嚼蠟有道者終嫌之爲綺語遜謝之以成其爲文士而已然反是而叩之乎寂寞未免情爲格降性命爲理降不覺一種餖飣之氣板摺之態筆端舌本驅之而不能去而還爲詞賦家所厭兩者交譏若夫跡無破綻技有神通以我轉詩文不受詩文轉無意於傳而傳乃爲天下妙者其惟得禪家之三昧乎可以豎起拂子採取竿頭踢翻筋斗掀開窠臼粘情即情拈理即理而情不落魔理不涉障見者但以爲花之對鏡月之映川風

痕之過水鴻爪之踏雪云爾香山眉山並游戲此中白之詩句句鍾情之至句句破情之癡晚年幾乎解脫而文則寫不逮焉惟蘇爲戒和尚後身又能化身爲百千萬億之東坡而無所不趣所以無所不絕吾邑嚴道徹先生見地超曠自待亦昂藏丈夫爲佳公子即恥言王謝子弟爲良二千石即又恥言宰官濂洛淵源曾與聞嫡派丹經玄文亦既叅柱下之微言授壺中之秘訣而痛惡鄉愿之悮人以名黄白之術悮人以先目爲兩徒大盜有正席而問順風而請者第笑曰吾弗知吾弗知生平著脚似於禪雖老宿不能難也顧寧退而以學人自居或呼之爲作家不學寒拾遏閭丘狀連叱饒舌亦第微笑其於世法也入鳥入獸應馬應牛上可陪玉皇下可陪乞兒故其於詩文亦然詩無問其爲漢魏爲唐爲宋元爲明文無問其似語錄似話頭似偈似街譚巷語而但取適我之興隨人之緣而止風流醞藉大都在白蘇之間先生得之於心也甚易如隨地而出之泉曰汩焉挹諸不涸之源而人欲得之於先生也亦甚易如中衢之尊斟飲而各望其腹士大夫山人求之應緇流羽客求之應鬻扇之嫗賣菜之傭皆可藉手立應嘗試之乎名山福地與人家之高堂素壁以至淫坊酒肆在

在有其潑翰之蹟然不見先生之自著自嘲自揮自掃乎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五色者是先生筆何者是道徹會得時則是集也眞可作自度度人金針寶筏觀會不得依舊鏡花水月風痕鴻爪去也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傳

何節婦傳　　楊勱

節婦姓陳氏蘇之常熟人年十八適邑人何以敬生一女居六年以敬得疾且亟以語視婦曰吾無子而父母在堂吾旦夕死其可以老親幼女爲累耶婦泣曰君無憂焉君如不諱妾忍棄君之父母與女而有他志乎縱不羞於人寧不羞於心乎二親之養妾之任也幸毋以無子故而疑妾妾足誓不出何氏門矣以敬卒婦時年

二十四辛勤紡績以養其舅姑舅姑疾朝夕省侍久而彌謹舅姑繼歿治喪葬務合禮度歲時必爲俎豆泣薦之其艱辛窮寂人莫能堪而婦志愈厲或憫而慰之則曰吾志無他求其不爽吾告亡人臨終之言而已矣女長贅鄭州節判李士安之子杰爲壻以承何氏祀凡婦居六十有六年以成化八年七月終壽九十鄉黨欲以節孝之婦勵人者必稱陳氏焉

君子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也臣不以國之安危而變志婦不以夫之存亡而易心然爲臣者知詩書明理義尚有　君父而悖之況婦人不通古今不習禮教者乎若陳氏者其節孝之心可謂根於自然之天矣嗚呼此豈不可訓諸人哉

李節婦傳

瞿俊

節婦姓徐氏諱秀安字貞靜元儒茂林先生女生于至正庚子性敏慧閑女紅幼承父訓受孝經女戒諸書識人倫大義年十八歸李景中常熟邑城西隅人也時洪武初國法嚴峻景中不欲仕避地虞山拂水嵒深谷中耕田以自給節婦躬饁餉之景中世業儒通先天歷數之學會詔舉賢良方正授靈臺官赴京抵龍灣疾作以婦卒于家其年廿有七節婦年廿有六卽屏膏沐以不二天爲誓所遺孤一曰寅女二俱孩抱母憐其無倚欲再嫁之節婦伏刀前曰吾若改嫁姑何所養子何所恃

請先自盡母懼且止乃還城西舊居務紡績以營家業事其姑朱克盡孝養及卒葬祭以禮迨撫其孤男女婚嫁既畢寅亦僅立門戶承宗祧節婦既得以少慰矣亾何海寇有號蘇將軍者劫掠閭右以及其家寅與節婦女弟之子淩用信俱被害節婦年既衰家益貧再撫孤孫承宗亦底成立嘗是時節婦守遺孤蓋再世矣正統丁卯有司以其事聞于朝命禮部移文合屬以達巡按兩廣其實有守節六十七年見年九十三歲氷蘖之操委的異常理應旌表以厲風俗等語方圖命下而節婦已没初其姑之姪朱君漢房仕御史于朝屢言于執政以速移文既而出參大藩移文遂寢至今士大夫每譚其事未嘗不扼腕太息也瞿俊曰予友詩人李樵讀節婦五世孫也常向予詳其實因得瞻節婦墓云初節婦扶其夫之柩葬山中手植一檜已而節婦没與爲合兆忽生連理鬱鬱葱葱喬然百尺其殆節孝之所感哉今之士大夫所爲節婦憾者以家貧無力弗獲旌表其門然予觀世之旌表者往往出于貴族之家其他湮滅者何可勝數也雖然玉潤于山珠藏于淵其光價自不容掩焉節婦之謂也予故特爲之傳以俻他日太史氏采錄焉

黃叔揚傳　　楊儀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卽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輙盡每以爲恨楊滌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若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滌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再拜卽從滌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滌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滌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便且未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滌怒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攜一子耕讀遠郊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觀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弟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見尹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建文二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鎭京師之左輔應天之右臂也君吳人　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鎭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　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遷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方莫秋收禾堆積邨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

嚮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
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杭
興五郡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
日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旣而董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
帝正位　詔梟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性樵許
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絶食閉目三日四
死悉以家人故免或傳言善欵服　上赦其罪復瞠目
曰吾知善爲人决無二心吾且少候之善事定吾獨死
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
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

西向再拜禰而哭之曰吾與君相期不幸有國難義同
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禰畢詔家人
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
縱横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禰乃具
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
出立水中禰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貌不潰敗竟成
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
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艸孤踪
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泪滂
沱贊曰叔揚克一之死（克一禰字）姚均之爲忠也然克一受

命于君舉義師不能成功卒爲麾下所縛身死族夷此
君子之所優爲也若叔揚之死則屢絶而復食忍須臾
以待克一之事定然後從容致身以成其義孝不遺其
親忠不後其君信不忘其友而又不紓以苟生不棘以
蹇禍其賢于人遠矣哉

余往年從餘慶書院僧本清蔬薄中得黄黄門事實
數百字皆蟲雕雨浥漫滅不成語心旣仰慕其人而
其中所稱元末隱士諱潑者又余五世祖諱福者余
四世祖家集中亦載有哭黄黄門詩又藏有黄門贈
詩急欲求其全文讀之不可得也因謹收之巾笥以

待知者越歲餘偶得殷學究故書卷面紙二半副頗
載此事而文近麤鄙不足以傳永久旣乃訪諸父老
之所相傳考諸郡邑志中之所紀載述爲此傳附之
論贊以備遺忘云爾嗚呼革除諸公得罪　文皇受
禍最慘當時諱言其事故世罕傳焉今　朝廷以忠
孝教天下表揚風厲無幽不録故縉紳先生各得訪
求採撮如備遺革除等録稍稍傳播況黄門身未嘗
犯順名不載姦黨而委身完節較之諸公之死似得
中道焉今相去僅百有餘年訪之鄉邑士君子罔已
泯然莫有知其姓名者矣亦可悲夫乃今野寺村石

尚遺斷簡若有俟焉者且自洪熙初　詔釋革除中
罪人宗姻之後　累朝政尚寬大不復以舊惡爲念
余故得以博采而備録之不惟表揚黄門忠孝之大
節而抑以昭我　列聖曠蕩之洪恩也儀謹再拜重
書其末

五明醫傳

楊儀

甚矣醫之難言也四聖不能終其說三岐不能窮其妙
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臟腑端絡經脉會通六合四
時陰陽盡有經紀其書至今存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
閔閔之當孰者爲良得其傳者蓋鮮矣古之治病者惟
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固未嘗有所謂醫藥也其後
風氣漸開民情漸漓天眞坤元二氣相因雖所以化生
萬物而人氣形質具痾瘵亦由是生焉聖人察之故成
周設爲疾醫之官其說載在六籍然則毒藥鍼石之術
所從來者遠矣善言人者必求諸天善言天者必驗諸

人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畔而度兩離之作明也出辰
入申三不覆九出寅入戌九不覆三詘信相感而變化
無窮焉使其咸離而失度則寒暑相射而災祥並至矣
醫師之眂疾病也亦然始應於三才而終極於八風九
野順之則陽氣固違之則眞氣削至道在漸變化無窮
雖以黄帝至聖生而神霧尚有靈蘭之藏以屬子孫而
不敢泄况其他哉君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眘哉言
也予邑顧氏自　國初時已有醫名嘗以藝召入供奉
所居曰南園艸堂今歷六世矣而醫名益顯予偶覽小
史雜家各采其說著顧氏五明醫傳

顒字昂夫少讀書通經義能詩章既長盡棄舊業學爲醫能別於陰陽以逹病忌之時以別死生之期診候宣藥其門如市然未嘗責人之報也有司以明醫薦遂留京師醫名益顯著求治者車馬途塞日不暇給心厭之遂自乞歸築南園艸堂隱居其中綸巾野服時籃輿挾書卷藥籠逍遥山水間遇有疾求治者輙應之鄉有士望以壽終有驗稿行於時

顒孫朴字太素顒既老不以其術授子而授孫故朴盡得其傳醫名籍甚遠近抱病者多詣其門一日有富家翁得寒疾朴診之曰病危甚法當下不爾入莫且死矣

衆醫曰今太陽少陰并病且病久體弱脉數作否若下是促其死也不若姑聽之朴曰病人面赤目黃狂言恍惚此爲有實不速爲吐下無能爲也卒下之一夕愈朴告歸病者謂其妻子曰顧君活我矣伺我親拜謝之乃可聽去明日先張宴欵朴縱酒沉醉日將晡忽謂其家曰吾不能復留可急爲我整舟行其家人強阻之乃曰吾疾作自脉之不可復療幸卽行尚能及吾廬今疾作腎鹵已黃赤面土色死候也若不聽吾行當代爾至矣期矣舟既備復曰我將如厠令二童子扶而行竟仆地死與其屍歸時人多異之

朴子昱字永昭得父傳名亞朴一日郊行有老婦舊嘗識之苦邀昱過其家吾子昨從城中還夜已半飢甚家治荳作腐爲業自就鄰家取火飽食而寢方就枕疾作呼號求死不能得昱曰此去市遠安從得藥遲迴頃有鄰婦携虀罐過其門者卽呼婦取虀汁灌之入喉而痛定他日其友問之曰昔人用道邊蒜酢已疾君豈効法元化耶昱曰吾遥見老婦手中虀是紫花菘酢此菜能殺荳毒故得取効耳又時宰寒月從遠道還得吐酸疾衆醫並從寒治不能効昱後至診之曰公以天時寒甚必熾炭飲酒過多因內動火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肝

木受疾故吐酸從寒治者誤也一藥竟愈時人皆服其精博

昱從弟榮惠字君輿生周歲而父歿獨與母居備歷坎壈稍長發其家舊藏軒岐諸書晝誦夜維反覆沉玩初亦不以醫自名人亦莫窺其所爲九十餘年乃語人曰吾家世業醫吾久不敢發者醫道玄妙卒莫能詣其極今吾於病則能究因察候於藥則能考性辨味於吾心久漸豁然若有所啟吾術可試矣鄉人素知其誠篤咸信之滯疾積恙求療者應期而起一時醫名遂大顯著久之遠近載疾而至者望其門如歸而榮惠旋歷診[illegible]

晝夜不能寧居歸則端坐藥室中瞠目運臂均量指授死生久近欻忽判決人望之若鬼神然家遂昌裕以壽終陳憲副艮惠論其起之易則曰孰翊而傾孰挹其贏陳司成原大美其持藥之精則曰吾邑崇信鬼神自君術行諸術告窮鬼教爲之不振時人以實錄云

榮惠子宗陽自少得父傳長承豐裕之業廣收醫典方書精思詳究盡得其旨要每遇疾必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先定五臟之脉覩其邪氣之客於身者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愈是故定人死生決醫成敗不爽時刻四

方抱病者不遠千里爭趨其家所藏儲藥品新陳相錯支棟塞屋貴或金珠賤至溲勃悍如董葛仁如芝杞靡不畢備精好至接奇症危疾不以貧富貴賤爲重輕必各盡其長技而後已　弋陽嗣王得疾國醫名師皆莫能治特遣使臣奉緘書禮幣下郡縣敦請竟以疾辭不赴但以方藥復其使命人多賢之蓋自昻夫而下五世之秘要皆粹於一人又能自出機軸上得子和東垣二家歸一之中道經曰知三爲上工上工十而全九其斯人之謂與

楊先生曰自漢而下顧氏顯貴人多出吳郡予閱[illegible]艸堂世系自序爲汴人其先仕元有至寶章閣學士者今亦亾其名矣蓋至圭號聽竹先生者始得以别子爲祖立爲大宗即昻夫父也自圭而下今七世矣以明醫聞者五人焉昱子翱亦能醫翱弟翔言詩於吳皆不入傳若明醫者各能輔合靈之命裨有邦之治猶之馬氏之有五常竇氏之有五龍云范文正公曰達則願爲良相窮則願爲良醫今五人出一族固自足以名南園之世矣予故表而出之載之顧氏家乘將以補小史之未備云若今顧氏之有宗陽殆亦季常之在馬可象之在竇與非耶

醫者王政之一也故傳者多道之而業是考非傳則不精雖精其道未必可久顧氏之醫甲吳會蓋自南園翁而下至愛杏君五世矣南園翁之博雅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悉發之爲詩爲歌爲文藁藏於匣使嗣其業者讀之若窺淵鏡非所謂傳而精者乎故其道久而益著先達張脩撰止庵公爲作南園艸堂記載邑志中五川楊憲副復纂而詮之如司馬氏扁鵲太倉傳例其敘事簡實而有文當與顧氏世德並傳無疑也時余欲贊一辭不果而忽忽又垂廿餘年愛杏君已及耋積有隱德聲譽藉甚江

以南咸神之其治驗多狀楊憲副猶未詳也今年春
其子名時赴順天試隨余北上復出此卷示余余與
顧世誼嘗敍其族譜稔知之遂躍然書焉若其嗣以
傳顯出其所脩於家者仁壽天下此又承先德之大
者余當為君識之以俟云

瞿景淳題

金姬傳

楊儀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濟南章丘人李素女也五世祖嘉
謨僞齊劉豫時以四郡強壯應募為雲從親衛子弟豫
愛其年少精敏又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僞
齊官因納為將將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然能謙恭
下士排難解紛以全善類人多德之豫敗故得免禍歸
田里為富家翁宋亾其孫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嘗
夜對月悲歌聞鄰婦有倚樓而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
舊宮人金德淑也因過語德淑本杭人心懷故土欲以
身託南還遂得與通生一子名都生竟留都下久死都

生從母為金姓不復與章丘之族相聞及長娶大都女
子復生一女都生亦蚤亾家貧甚偶章丘有李生至欲
求美妾謀諸媒倡即以都生女金氏應之李生一見以
百金爲聘眷戀不復思歸居數年亦生一女名金名即
姬也明敏妙麗世罕其儔日誦古今經史及仙佛百家
之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自
極玄妙言人禍福皆響應父自以為能不及也元室政
亂民竄李生將攜家東還山東兵阻從間道出符離旅
寓盱眙夏暑金氏嘗裸身納凉李生見其胕下有一黑
子大如五銖生曰吾胕下亦有之形甚似豈天以形

作合乎抑亦同苗裔耶因各言家世妾曰吾先父亦章
丘土人之子本亦李姓父蚤喪從母姓爲金耳先大父
有遺文可驗也出書示之備載族屬姓名李生名亦在
焉生即素都生即李生祖外婦子（外婦謂金德淑）妾固生從女
弟也相顧慼恨不能自存金兒聞之剪髮自誓願爲尼
以贖骨肉之恥自是以兄妹別處求歸愈切時至正十
四年甲午張士誠僞稱周誠王六月己酉兵陷泗州李
生一家悉被游兵所掠金兒時年尚未及笄分配爲太
妃曹氏帳中爲侍兒（是時士誠僭稱傳中悉已改削）曹氏頗賢智偶問
及其鄉里金兒具陳始末及言自幼祝髮爲尼頗知經

典醫卜雜藝是歲十月朔士誠因避苗軍之鋒自揚州
退保高郵元右丞相脫脫總大兵十萬圍其城用部將
董摶霄之言分兵復其侵地天長六合等城高郵危急
曹氏命金兒卜之得無妄之小過執策進曰天下雷行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其占利正而獲大亨說者謂頁
（音頑）顯顯趾延延剛以正之畏以齊之乃可得順而合道
變體以柔得中下佛（音沸）上悖趾趨（音[illegible]）爪墜故必畏心以
省内政奮威以懲小人乃可對時育物以當天命也然
其繇曰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執順以強天祐无咎王公
今方攺元天祐顯著卜辭事同圖讖取威定伯决於此

矣既而脫脫兵日集勢號百萬遂圍其外城士誠危蹙
計將背城以戰曹氏復命卜之得需之坎金兒曰雖需
於泥其利用恒能敬愼則不敗也又以玄準之曰耎（而充
切）之初一赤卉方銳剡進以退其測曰赤卉方銳退以
動也蓋陽德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家性爲耎
雖勿肆終無拂愼勿妄動也耎二夕時當冬忽聞殷雷
發城中金兒夜起賀曰明日可出師戰矣遂登樓仰觀
良久天將曙趨告曹曰龍文虎氣悉見我營上時不可
失請急擊之曹氏即以其言告士誠俄而諜者緣城至
言元主有詔削奪脫脫官爵四更時親衛鐵甲軍聞報

皆喪氣散去矣士誠乘隙開門縱擊大敗元兵軍勢復
振由是帳中悉以金兒言驗稱爲姑姑曹氏寵愛漸加
父母皆留幕下蓋自被錄以後雖不復髡緇而脩持如
故明年乙未江陰大盜朱英江宗三自相讎殺英不能
勝過江求援於士誠士誠疑爲元兵說客按劍臨之辭
拒不許自夏徂秋往復數四英乃盛陳江南饒富玉帛
子女冠於海内且曰妻子皆在軍門願以爲質士誠夜
入帳中言於其妻劉氏遂聞於其姑同召金兒問之對
曰伯王之相自與凡流不類昨從太夫人帳後窺見王
公顏色似得之天成妾見太陰纍犯壘壁斬軫又見太

白自五月至九月累經天晝見入犯太微光掃天梁共
應在吳江南之禍必不能免背氏强之卜乃請扶乩占
之得詩曰天遣魔兵殺不平世人能有幾人平待看日
月雙平照殺盡不平方太平明日語聞於士誠時士誠
改曆明時大喜以爲日月雙照之符遂定計過江於是
先遣其弟士德精選高郵兵三千人以英爲鄉導擊横
柵以渡至福山時已逼歲除英曰兵貴神速常熟守臣
雖已知公渡江今當除夕官民且耽慶節酔飽必不有
備乘間急趨之可卽破也夜半兵至九瀏港士德尚疑
之乃遣朱伯昇將高郵兵千人統率朱英土兵直趨城

中而自將大軍以英子清爲鄉導從虞山南入約明日
合兵縣治其實欲以英嘗敵也先是蜀人楊椿字子壽
來吳自言裔出關西爲宋少師楊棟之嗣與楊文靖公
五世祖汝江爲近族因隱居虞山買田結廬於湖村又
立家廟與文靖子孫之居邑中者相爲倫齒遂土著直器
切椿爲人尚氣節好文藝鎭帥脫寅知其賢召入爲館
客旣又署爲叅謀留居郡中至是聞士誠聲言南渡脫
寅恐常熟失守先遣椿將兵二千至縣相機調遣至則
與縣達魯花赤議論不合椿歎曰我本邑人爲元帥守
禦而守臣謀不合事何由濟時事可知矣頃之聞士德

已渡江乃移兵伏虞山北麓興福寺中計士德必從福
山塘直入將伺其兵半至要擊之及士德分兵南行椿
夜聞報率將士越維摩嶺逕趨湖橋伏於其家園圃及
林木中以伺十六年正月朔士德將至墅橋朱清曰此
去湖橋特數里耳過此則湖山相逼林樹繁茂不可不
爲之備士德乃遣其將韓謙錢輔將兵爲前行胡郎反至
湖橋椿從其家廟中鼓譟而出伏兵盡集謙輔兵皆出
不意不戰而走椿追擊至小山下士德聞變疾趨之潰
卒望見士德旗幟無不反兵奮擊以一當十椿見勢不
敵且戰且却循山而南復至湖橋據山麓整旗肅隊堅

壁以伺士德仰戰不能勝三被流矢所中方自危懼時
伯昇兵已入城官民棄城走不血刃而下遂遣朱英將
其部卒從虞山項來迎英望見兩軍相持疾馳下攻之
椿遂敗然猶殺傷及蹂踐死者各千餘人血流遍野椿
僅以身免遯入郡中士德旣據常熟復用維揚人蔡昌
齡計二月壬子朔兵抵齊門附城而入脫寅告急於楊
椿椿曰士德兵已入城吾聞巷戰將勇者勝請以身當
大敵乃自率梟銳直赴士德轉鬬自辰至晡士德身被
數創錢輔韓謙持短兵接戰亦皆傷重忽屋瓦飛墜仆
椿首墮馬士德手握劍突前刺椿洞其胸椿至死罵不

絕口元兵大潰脫寅方與伯昇戰於婁門閶椿死亦敗
走匿蘋條中亂兵殺之蘇州遂下士德據承天寺爲王
宮立省院六部百司之職皆以部將及所親愛者布列
改平江路爲隆平府以鍛工周仁爲太守悉以郡中寺
院及豪右第宅分給居之揵至高郵士德以蘇昌齡爲
弘文館學士遣齎書來迎士誠以是月二十五日發高
郵至通州期以三月三日渡江仍由福山以入服御器
用皆假乘輿三月朔奉其母登狼山觀長江之險心悸
之設齋祈福曹氏謂士誠曰舟中有金姑姑智算神妙
非塵世間物也試與議之何如士誠曰我每用其占皆
獲奇驗軍旅事多未暇令兒耳趣使召至金兒青衣跣
足垂涕而出衆皆駭愕曹氏大訴侍從令改易衣飾金
兒收淚徐對曰妾本俘獲子女罪當萬死初見王公安
敢粧飾自便一時愁愴然語體貌不勝士誠擬音嶷立忘
言注目睇視唯唯再三遣去頃之亦常服出拜士誠謂
曰汝事太夫人已久劉夫人每言汝撻音達策定數灼龜
觀兆變化無窮然占有數家汝得其幾金兒對曰占有
天人家太一家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歷家姿
悉嘗究之惟象緯蓍龜之占乃出聖賢正論故古之卜
者掃除設坐正其衣冠起居自誓以當鄉人顏色嚴愼
以對解婦解音懈古字通用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
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敗此天下
之重事所以不敢不敬也後世之卜齊楚異法巫玉異
用而其人又多誇嚴虛矯居卑行汚爲足與論卜哉夫
下而不審不見奪稰胥與切又音所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
處故古之聖王建國受命未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越王
勾踐倣文王八卦占辭體象用范蠡文種爲謀臣而推
遠西子故能破敵國而霸天下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
遏鬼神使不得通又用趙梁左彊以爲謀臣寵妲己妹
喜以爲內嬖奪使蔽其耳目以亾其國此皆經史所著
至今不能忘也士誠又曰蘇州雖已新服地方百里四
面皆非我有元未革命人心反側將奈之何金兒對曰
軍國重事非兒女子所能預知今蒙王公再生之恩老
夫人解衣推食之愛不敢不昧死以對竊聞創業開基
與守成之主不同非仁與義無以收四海臣民之望非
才與知無以服天下英雄之心天下神器也可以知力
取而不可以知力守可以羣策謀而不可與羣才斷是
故君德莫善於運乾剛之斷莫不善於任匹夫之勇守
成且然而況創業之君乎今日國家大舉以天時人事
占之江南政乖民困徵賦煩劇威力迫脅萬姓離心久

吳主公以江淮先聲士卒效命乘破竹之勢南定嘉湖北撫淮泗鼎足千里角立羣雄不過一投鞭之勞耳何用多疑然閒江南捷至主公尚未入境而子女玉帛盡入私門府著官爵已皆濫給損舉義伐暴之名失厲世賞功之柄政教號令出非一門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慮耳後張氏將亾降將朱伯昇述說客語多取此時金兒初見士誠察其意有所屬每答問輙高其論動之威陳紀綱約束其邪思士誠果竦然改容致席召前謂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誠如太夫人言汝眞天人也安得沉埋在此且勿他言但令江波浩渺天險爲限又聞

江中沙洲盤繞舟師皆新集鄉民未能盡悉汝爲我卜之得蠱之剝其辭曰羊腸九縈相推稍前止須王孫乃得上天對曰江中風浪雖險當自有降人相助姑伺之俄而福山富人曹氏聞士誠將渡先已務於士德之哉恐禍及家門遂發江船百艘擊牛釃酒來犒士誠之師士誠初以癸巳歲起兵復消用是月十二日癸巳入吳欲知國祚脩短自起焚香再拜祝蓍卜之得中孚之晉金兒進曰中孚陰陽變動六位周匝反及遊魂之卦互體見民止於信義辛未土以壬午水火用事與乾爲飛伏晉陰陽反復進退不居精粹氣純是爲遊魂已酉金

以丙戌火土用事與艮爲飛伏其辭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創業大數當伺天運一周乃决國祚靈長將與日月並明矣士誠喜謂金兒曰帷幄運籌多汝之功伺戎事稍暇當行冊賞令即渡江矣聞汝善詩能有言以作士氣乎命將校收庭中列幟置金兒前立綴詩其上曰萬隊旌旗臨北斗連江笳鼓動雄風君王自欲觀朝日驅石行看到海東舟遂發千艘被江而南金兒父母舟中乘間私問之曰主公以國祚爲卜終當何如金兒曰中孚之卦準玄之中其體最尊其象則昆侖旁薄正天作王而必待思貞當位乃受其福至於陰陽

神戰羅常是虞顛靈之反或難免也故先賢命蹊既贊其榮光赫赫矣又言不可得保顛躓殞墜要爲士伍其意可見其父曰然則汝告主公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榮光赫赫似謂國祚靈長者何居金兒曰一寒一暑天運一周也曆以十二辰爲一紀自今起丙申後十二年丁未須別有眞人當其榮光者矣但我時命已促他日當自驗之其父驚曰吾本窮途羇旅俘獲餘生賴汝天賦妙質乘時遭際今江南已下鼎足勢成定策帷幄之勳必首及汝同享富貴無異丘子明之遇武帝何自出不祥之言若此金兒對曰傳有之美好佳麗爲衆人患故

獸騏不能與　驢爲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
不與不肖者同列宋忠賈誼能善季主之言而不能用
此所謂務華絶根者也且彊得者必暴亾彊取者必後
無功吾不顧臣妾若流也父曰然則汝事太夫人二載
身煖其衣腹飽其食又爲之出謀發慮動中事機將何
爲哉金兒以父論不合笑而謂曰兒聞之傳曰君子雖
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然而又欲微見德潤以除
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而不求尊譽此固
非吾父所能知也父變色作曰婦人以顏色事人閫閾
之外皆非其職雖班大家蔡文姬特以文藝顯耳此外

女子未聞有以雜術名家者汝醫卜諸伎皆我親爲授
受雖精微深妙非盡出我安得遂出謾語金兒起對曰
陳君夫古之婦人也以相馬立名豈謂女子不習他伎
乎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此在父所授書
中豈亦遂忘之耶金兒母從旁進曰吾聞君夫盡十良
工之術能使一伎名立天下而不聞以言語身質於所
會今汝論辨紛然豈欲効安令首示先身之學以悟父
王微女參雙鵠之駕以辭母乎因各失笑而罷士誠既
至福山曹氏迎致其家獻金帛米穀各以鉅萬計珠玉
錦繡又數十器及莫將士縱掠積貨一夕而空僅免屠

戮而已時以巨舟重載恐塘水淺澁復發土民濬治乘
潮乎壅絶江口又收曹氏所蓄竹木每數里爲一牐舟
至則發之命其將徐志堅督守巡察故所駕龍舟戰艦
大或萬斛小或數百若沂江河畧無阻滯至九渕港蘇
昌齡進曰入郡必由縣治河狹不能容舟莫若仍士德
舊道以行士誠從之是爲三月十日時和景明自福山
以達郡城士馬騰躍甲仗鮮華擁塞兩岸將二百里旌
旗鼙鼓振撼天地士誠黃屋左纛淸野安流搴帷顧盻
意滿志驕忽追憶金兒占驗之語使人召之初士誠見
金兒於狼山屬軍旅匆遽危疑未安又爲金兒危言所

恐心竊敬畏未敢他有所論及金兒入舟從容明麗進
止端莊幃幄侍御人人自失不覺心動紿之曰我已默
有所禱汝試卜之意欲金兒自爲卜吉也卦成得大畜
之觀進曰卜辭不協不敢以告士誠曰試舉其辭金兒
堅不肯發三強之乃以繇進曰三虵逐鼃陷墮釜中灉
沸湥殪與毋長訣士誠曰吾聞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
枯卜可盡信哉自起取桃花簪其髮笑曰以此爲聘金
兒曰吾卜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昔獻公貪驪姬之
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主公方將受命而王
豈忍以妾爲驪姬乎士誠不聽盡出所得曹氏珠翠錦

纚賜之立命叅軍王敬夫譔冊金姬詞且曰何他日加
妃號位次劉氏金兒苦辭不可輕孥巳羅體矣知不能
免乃曰妾受老夫人厚恩不可不先往謝之士誠曰此
固當卽命謹厚女侍數人從〻之至曹氏舟悉屏去威粧
復其常服進拜具陳其事曹氏曰汝天賦敏妙分所當
得不必辭也又拜劉語亦如之又悉召其父母所親各
敘訖就舟中啟其故篋出香焚之向天列拜長跽私祝
萬目環視皆不得有所聞亦莫測其意須臾閉目奄然
無語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息矣士誠倉皇至執其
手哀慟不已求良材爲棺不可得或曰曹氏歸木皆椵

枏油杉可用也卽出諸水中架立熬沸油灌其頂水下
出如注俄棺成悉以所賜珠玉從葬築墳道旁土既實
乃行舟次湖橋呂齡指陳士德戰地士誠停駐觀之見
陣亾將士屍骨狼籍積如丘壠心慽椿又見椿舊宅祠
宇尚存卽命守將盡撤之徙建金姬墓道其園囿中葩
樹珍艸悉令乘時移種又發曹氏園亭益之由是數日
之間花木品列臺榭參差老栝喬松交蔽內外繁華盛
麗雖出在一時而棟宇花石皆仍舊材儼然一古祠故
宮也又籍楊氏產業盡給姬親黨之從行者使留守妙
墓將伺定伯功成別爲陵寢徙之未幾拜其父素爲陰
陽府丞時又有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疑卽其人也姬母封夫人與素別院
而處避兄妹之嫌也其親黨皆得出入士誠府中二十
六年士誠謀取江陰久未得逞因感金姬之言加封姬
護國洞玄僊妃饒介之譔文周伯琦書篆刻石神道碑
時與張羽所譔七姬權厝志並稱祠而卜之其夜劉氏夢姬對劉泣曰
國家舉事大錯天意已不在主公若不蚤圖脩德以塞
天譴來歲此日巳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
曰妾受夫人恩深有不測當陰庇之劉氏心私歎懼秘
不敢言遂頻召姬母厚撫之賞賚日多人莫知其故明
年天兵下蘇州士誠兵敗城將陷竟以二子付姬母及

二乳母各給銀三觔且曰非不能多也但汝不可過取
多則反爲吾兒累矣城破姬母匿兒民舍月餘嚴稍解
乘間馳至湖村覘姬墓則已成丘墟矣其同時親黨尚
多竄伏山中漸相聚言陸將軍從江陰來亂軍發姬塚
屍巳毀去棺中惟衣衿在焉葬姬時事起倉卒士誠先
以珠寶金銀盡埋深土中其母獨識其處乃就廢穴掘
又發土數尺悉存無失者母盡取之後自福山度江還
章丘二子長遂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
領山東鄉薦將北郡下母戒之曰京師平宇街南官坊
中有一盲姆年殆八十餘矣汝可密訪求之勿令人知

倘猶在乘間潛往一見寄聲我猶無恙急歸報我知也兒奉教以行至京拜戶部主事訪果得之因知母教就夜潛入其家姆盲不能視隔屏而問曰客從何來乃夜入此兒答曰我章丘李氏子吾母金夫人寄聲問起居耳姆遽起捫其面連拔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可速還家矣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兒遂稱疾還鄉里其子孫至今編籍章丘云

楊先生曰自余為童子時即得從鄉先生杖屨遊於海巫之巔仰商周君子之高風覽吳越興亡之舊蹟未嘗不悵然與懷慨然大息蓋將游心寥廓欲自掩抑而未能也稍長遂得徘徊於金姬之荒丘躊躇於予壽之廢基因竊有所聞而感焉士誠以草莽匹夫揭竿斬木出萬死以存餘生其立業可不謂難哉方其渡江而南也吳會未毀雌雄未決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測之險及其既定吳郡也又不能收攬豪傑脩明政令撫民練卒遠大是圖而顧乃委政羣小肆為淫虐以游譚之客為良平以驕縱之士為韓白上下昏惑淪胥敗亡終莫能逃一婦人女子之深慮其得與羣雄角立脈延一紀不可謂非幸矣尚何足論其他哉予壽身為異客業不儒流初無官守之寄若余闕之守安慶也特感虜帥結禮之恩與志士投筆之歎竭誠赴難禍及妻孥其忠義固昭昭矣然昧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大疎不能無可議者考諸往哲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悝殆亦庶幾其無媿歟及余病廢歸田日與山僧野老縱論往昔又得金姬遺事於讕言長語殘經敗篋之間嗟乎姬以一尪尼弱息陷身虎穴一死足以畢其平生矣乃能發其婉辭妙算周旋戎幙口不沾腥羶之味心不慕金玉之窟方持成策已見敗徵使強暴之主朶頤凝涎而不敢肆褻狎之白璧夜投貪夫自避卒能守柔完節從容致身方之垓下悲歌以死狥主者相去遠直尋丈而已哉此又錄女德者所不當廢也君子不能無取焉

嘉靖乙巳夏予謫慶安鎮平寇記方成適聞太倉江寇竊發殺戮守帥因重有所感而述為此篇世之君子每防患於未萌桑土之憂當有聞予言而興起者乎書以目記

按縣誌曰金雞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偽吳渡江妃死權厝於此然不知姬訛為雞人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為雞時夜鳴其上

唐堯仁傳　周焵

臣道冠冕倫常忠義根源天性第靖共保泰易慷慨
捐軀難至盡瘁抗賊卒以身殉勳與節並著若唐公
者詎易覯哉爰作唐忠臣傳

忠臣公諱天恩字堯仁學者稱曰春宇先生姓唐氏裔
出唐宋名臣羽林將軍拱衆知政忠肅公介至義門子
奇並階通顯世用忠義大其傳宋季叅軍曰孝先以勳
王從文丞相自如皐渡江抵常熟殁于王事子[illegible]析因
占籍焉至我　明永宣間敍與厥嗣元起家什川之中
公伯大父也大父霖配朱以節聞生梅庄[illegible]正[illegible]公
父曉暢大誼好節俠最公經術俾近紹科名遠繩忠義
竟同公身殉國難殆貞士云公生而軀修以癯性剛而
烈倜儻惇大願以忠孝自見故少事父情禮備至每規
模其所好尚以爲惟悼毋歐孺人早塲慟欲絕雖喪制
巳終猶不口葷酒足閫闥從弟倌佐兩失教身卵翼而
訓詁之俱成名流所交咸賢豪動持名義相高如邵宗
伯寶蔣柱史欽韋未易縷數才雋羅侍皐比公傳經暇
則以恒節概修品格爲誨而梯葊[illegible]直視爲土苴及
公以葩經魁留都下　孝宗戊午益慷慨自負顧謂同
志曰文丞相昔曾見夢于先慈因吞所付丹丸而誕天

恩此生敢不奉爲師表自茲毋寛心謨略計安坟埏而
名教風絕無俟析圭擔爵直挈之以負荷會父垂老家
復蕭然　令上辛未冀圖祿養乃就令河南之葉縣葉
故凋敝公與之更始造善良以絃誦鋤强梗不專恃析
楊而飲冰之操迦乃之才遂用廉能最一時第邑治單
弱恃惟土城兼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公未雨徹桑獨預
嚴詰戎之令俄而流賊蝟沸趙風子璲與劉六劉七寇
彥明分寇璲因跳梁河南諸郡邑望風無備降[illegible]公
高城深池大修戰具要五申前令訓練益力方賊勢熾
急武弁楊某願以所部護公棄葉而南公唾叱之謂城
亡與亡守土者事餘非所知冬十月璲使數千騎至公
率所訓練走之南關殲厥偏裨數輩斬首五十二及再
犯關外公令縣簿竇亮以城守而親鼓精銳直馳八賊
營寨力戰者四晝夜生擒賊將孫虎等十一人又斬首
九十三獲車騎兵甲無算詰旦接戰復大捷賊悵自犯
順以來到處無堅不破乃以彈丸之葉戰多沮喪而輜
重棄將殆盡于是佯宵遁以嘗我督府喜賊膽巳破信
其不復冦葉輒命葉佐僚率所統調取精銳千餘於省
城所存俱老弱若虛無人公力爭之不能得不旬日璲
連兵劉齊擁衆數萬以圖報復猶忖公可以甘言誘也

屬公同年徐𤣥被陷者爲書遺一酋邀公獻城公怒甚
罵曰賊之鷹犬國之梟獍何年誼舊口而以叛逆語瀆
忠良聽隨寸裂其書手斬酋以示旋告急于督府不報
而梅匡翁至自家矣公持之泣曰男方身當邑難不得
承菽水懽奈何翁荅以君親一道若死忠即死孝吾來
正與若共之公聞諭彌自感奮偕翁乘城盡瘁捍禦而
嗣子欽與慶季子詩後先之互中賊以矢石矢石盡繼
以鐵彈賊因稍却公晝耀兵夜鳴金門唄籌暘八賊以
給餉軍中者縣尉蘇成揆勢將莫支援他令從賊者例
諷公降公批頰叱曰尉即賊也再言斧先梟尉首衆嘆
服公忠義無不用命雖老弱亦樂爲之死又決向他援

不一至餉又久告竭況城爲土垣什三圯于淫雨賊乘
疲困中魚貫女墻而入而城陷焉公猶收賊仍温言慰
藉曰君具將相才何盡忠于邑今力竭不妨舍彼以就
此矧富貴行與君共乎公目光電射聞賊言則極口罵
曰吾家世忠義旦暮誓吞叛虜俾無噍類今縱弗克俊
當效真源令除殺賊何偷生從犬羊爲輒復引所佩刀
向璲璲爲之辟易并公父裸懸之縣堂柚叢射之至腦
汁迸出罵尚不少置嗚呼烈哉時一家駢肩錯趾從公
殉國者自正而下欽與慶妾任氏任所生女妙貞妙秀

凡七人及三世詩僅免亦𦤀一耳繼配錢孺人則死而
復甦陰覔公與翁纍骸而十槖以猪王分巡道聞而悲
之並棺斂于禪刹明年春璲見之又剖棺斬尸報之甚
酷蓋由賊之積怨也嗚呼鋸人以板斷舌以鉤孰謂韓
近乏杲卿等耶公死葉在辛未十二月二日享年僅四
十有八壬申七月劉六劉七璲等相繼誅夷鄱陽劉總
督璇鎮巡周內瑺景河南李直指元互以公抗賊死節
奏聞癸酉 天子下詔恤錄曰唐天以設備守城井兵
殺賊父子祖孫同時被難真忠臣也誥贈光祿少卿諭
祭廕子崇祀鄉賢祠甲戌戍俞直隸史直指珩疏請勅

莖邑城虞山東麓另建專祠于城之西南其裔以編儒
籍復其身嗚呼異渥殊數生死哀榮青史流芳後天不
朽公奚憾哉欽慶外公子有五詔早世誥諫詩譔偕克
世其家

周氏烱曰世多準公于擊朱泚之秀實罵祿山之常山
以至父伏劍于前子蹈刃于後孫與女從姬貳要喋血
隨之雖尹穀鼎發靡加焉固矣然嬰孤城踰百日歸雖
出奇屢扼其吭而奪之氣令蜂虫蟻附者再三爲鳥獸
散不至遄發長驅用緩東南三月之蹂躪一何非睢陽
公後身也睢陽死難能掣肘子奇使江淮不罹樁茹爲

唐冊造地秋毫皆其保障力以公數㓻賊鋒時倘河剏
郡邑一如葉之血戰當事弗奪其兵又勸王者四集
相援賊方肩背受敵首尾不相應授首蓋旬日之間
邊虎噬江表轉梟張吳越直至仍內郡召邊兵而後就
俘狼山哉以斯信公績在民社與唐之保障江淮者伍
寧直以疆土忠公也其後賊至狼山颶風作而鯨鯢
消安知非公助之以為厲云余久奇公旺膽風格晉可
于古非止為邑里光且僅以姪坤年誼之私已也既
標其節義而尤于公機略三致意用跌操　熙朝董狐
筆者採焉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傳

李壯士傳　杜光述

壯士李姓名安廣西富川人常熟縣尉李公宗昭之養
子也素驍勇有大志嘉靖癸丑春倭夷嘯聚海上焚掠
松江太倉諸郡安時時欲赴鬭李公止之曰踰境殺賊
非汝職也汝何得輕去冬十月賊航海直抵邑之福山
焚掠兩日鎮無居人賊玩之分隊逼尚墅去縣治僅八
九里時城未築者三[illegible]民[illegible]動縣令王公統民兵禦

之以李公為前鋒安負馬[illegible]公命之曰弟於此以毒箭
潛布路口激之使來來且奔奔侯渠自中也安挾同事
一人拍馬而前卒遇賊七人安笑曰箭不須布吾姑剪
滅此而後朝食也時賊方據民舍行劫安隔水罵曰賊
出就吾刃其一人先超距而來安彎弩射之應弦而斃
又二人馳刺安安連揮刃斷其手足餘賊四人并力擊
安安俱刃之不及斃而安之盾忽裂且蹶泥淖中遂遇
害其斃一人蓋倭奴酋長多力有長技者賊以是喪
氣遂相與嘖嘖曰好漢好漢安年二十有四未娶
甚考歿之日為十月十九日也[illegible]公謂其以

勤事法當祀以禮葬于北郊厲祭壇之旁鑿穴得完壙告前人虛以待者君子曰數之奇也亦義氣感召云

外史氏曰壯士死綏自古有之然或迫于節制而其死又無以成天下之事者未足多也若安者吾深有取焉譴方賊之深入也不有人以横絶之將長驅以逞而全城之禍在旦夕矣安慷慨一戰殲梟鬼而奪之梟既而身死賊遁使邑有安堵而王無失事者皆其力也然則斬獲雖少實爲全功首領雖捐得爲完節孔子曰殺身成仁安其不學而合者歟吾故詳著其事俾觀風者采焉

春泉王先生傳

嚴訥

春泉王先生余世交也先生爲名醫爲義夫爲隱君子諸縉紳名能文章家亦既詳哉乎言之矣顧余猶憶少時事其親受先生之拂拭者其事甚奇先生蓋非特明於君臣佐吏起死廻生即其人之天法壽法貧賤法富貴法無不了了預指諸掌先生蓋有霧氣上通先天爲有道仙子之流非止如諸縉紳文章家所稱述而已也余童侍患痢氣奄奄一絲垂盡家大人驚怖丞請先生診視良久先生張目嘆曰是當藉玉堂寧馨兒祿也投劑便當霍然時家大人謂先生說死徵且徵戕言

下無虛心稍慰已余亦起家大人復呼余云小子蓋使王先生之言信今余幸備員木天覩先生言合若左券語曰千聞不如一見然則先生之知余不第以營衛色澤而余之傳先生可第以膚革腠辭乎哉故不暇及先生之餘其立活者若何人其博施濟衆者若何事其存余守義者若何年而但指余少時事曰先生蓋有霧氣上通先天爲有道仙子之流非止如諸縉紳文章家所稱述而已也噫嘻是可以傳先生矣

譚參傳　邵圭潔

譚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算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飢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茇舍皆畜豕謂豕凉處而魚食豕下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者植蔬屬皆以千計烏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匭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匭魚入某匭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斂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織

嗇憚費平生無紈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蔽可容箸藉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窖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覘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謀請曰翁脫不諱郎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搆爲獄官沒參之產某盡歸其藏云論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卵有餘胡爲哉矧參無遺算矣于身後計情如也巧耶拙耶噫千匭百匭歸一匭矣謂千匭百匭者巧耶謂一匭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

弌庵謾筆云談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行三參者三也北虜係司邑不欲顯論之耳余聞其捕蒔後見鸛在田覓食恐踐踏傷禾根謂僮驅之無以示懲也用細繩百丈捲置乳餅中繩頭繫鰍鱔之類鸛不知而吞之繩已投于腹不得斷旋飛旋下餅垂垂匝地哀鳴莫脫自後羣鸛無敢翔集此境爲禾害者一日有持鉅冊裝潢絕勝索價甚廉却之門客頗訝其未諳渠曰此冊來歷不明得之必貽累乃其弟私以輕值購得後盜露波及費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昆蟲之

屬余亦聞其一事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績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携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一二百文紡績娘即絡緯也覓之艸間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納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丁南湖奉嘗爲語以嘲之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以盡人其得禍也殺身於家而滅族倭亂時藉曉萬金成其邑城後邑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云

滄浪生傳贊

孫七政

滄浪生不知何許人也少而懷孤高絕塵之想將以其穎銳心事卒恭其家大人命屈首受干時策去蓋十上長安門策竟弗售於是著感遇篇有云百戰嗟數奇三泣希晚達黃金之良媒白璧終自絕此其孤憤激結之音向自非拂志而出遭苦辛多其文亦不至是矣故讀其文者未嘗不三復而悲之而滄浪生則浩然長吁劃然長嘯仰天而呼烏烏曰我何尚婆娑乎斯世爲哉蓋自鮑叔牙殁而舉士之術荒自鍾子期死而知音之道絕必欲求二者於今之世乎則潔清之士有殁齒塗炭而已矣寧能俟河清於白駒之隙哉吾適今知所以讎吾先志矣遂悉謝去一切緣業且弗愛洛陽負郭紫千金產悉售里中兒給諸費費盡雖家徒壁立併食更衣治刃情豁慘毒萬伎行道聞者亦爲酸楚而生覗之蔑如也唯夙夜汲汲搜陳編若狂曰吾得不折腰見鄉里小兒足矣何暇置寸心間人以是爭怪迂之宅邊舊有三逕逕中有池池上有樓蓋西爽之所棲也生徜徉其樂之一旦緩急竟捐去獨忍炊衛古松三株故其詩云鄰家割宅供婚嫁荒徑留松待故人又詩云東鄰吹竽復夭管西鄰考鼓還歌鍾唯有玄亭艸玄者朝朝靜對落花風一長卿謾世詞也居無何常悒悒不樂悔短計思欲棄家結採藥伴尋師入五岳遊以卒初志因著詩云黃金散盡方外物碧海遨遊始絕塵知者以爲善達生抱消渴病弗果遊僅結一廬古松下日著書耽吟其中曰吾千古盡在是矣不能復與世俗人競朝榮也生亦任情去留汜然斯世嘗自謂臥榻上聽高樹禽聲獨吟佳句夜坐竹爐頭啜茗忽覩海月來窗戶間聽松風颯至便足了一生亦何必刺促向東華塵作皺眉折心事耶今斯則濟勝具喜不衰寖淫且將動煙霞癖矣性喜客客至輒脫腰間蝍蛈沽酒觴客客好事者亦多能千里命駕來戶外常滿長者屐顧無顏光祿酒貲附龐囊中實不長一錢客亦竟不厭孫楚樓頭遊也其平生著作夥雖則掌大薄蹏乎子雲夢吐白鳳屢矣片言不慊百志無聊一字神來于愁冰釋良工自苦誰則知之雖然文章實不希人間世知也得一遇賞心人卿[illegible]海俱按劍可矣以常散髮煙波樂漁父滄浪之歌也遂自名滄浪生云蓋雖不能和其光而同其塵終亦不能汨其泥而啜其醨思以不辱爲孝者矣踰仵玉知化年又三十甲子始著滄浪生以自見然滄浪生竟不知何許人也贊曰首陽誠拙萬古高風柱下誠工時塞道通道

愈交喪賢益阨窮金門未肆遠蹟蒿蓬葆光匪晦養志
實幾先王可詠何羡萬鍾人生幾何兢隙駒中河清莫
俟谷隱堪從

僕少無適俗韻流覽千古竊聞柴桑公之遺風而悅
之夫柴桑豈真無意當世者至其賦歸來以見志與
寄遠矣海虞孫齊之負不可一世之志而世道交喪
蓬蒿歿身晚年乃傳滄浪以自見雖其感時傷遇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然浮雲富貴驗詠性情即謂柴桑
後身可也僕恨不與柴桑同時顧喜得交滄浪生僕
恨交滄浪生晚然因滄浪得想見柴桑真面目焉則
又悲夫世之不識柴桑者復不識滄浪生也今之自
為傳紀者多矣僕謂昔惟五柳今獨滄浪

眞實居士馮夢禎跋

張烈婦傳　趙用賢

烈婦張氏者邑之興福里人張汝東女也年二十三始
以歸朱一鴻一鴻家故貧然行落魄遇事多餒悖不任
治生產時時從村中授章句徒歲所館穀得數斛不給
晨夕烈婦日或具一粥又不共則僅取畦菜及少麥屑
糝食之每獨居闔戶工紡絡迄夜分乃寢一鴻歸相對
怡暢無一詈語也久之徙福山益困不支謀復徙而一
鴻故有姊嫁為諸生宗家相妻宗生哀其窮為授廛一
楹移其居邑西塘頭鎮叟為一鴻延館他弟子室烈婦
日所佐食者獨藉絮布外家不能具杼軸鄰嫗竊憫之
時為貸機織烈婦獨以織故逾相耳而里中惡少年宗
周者間自織所窺烈婦容娟絕類數以目挑背自謬言
彼朱生有妻若是耶令周有妻若是者當不令其困苦
至此也欲以感動烈婦烈婦聞大慚亟攜杼就西嫗織
周復從西嫗窺如故烈婦乃齘舌矢天不復儼織鄰嫗
矣居數日周意不解時為游間偵烈婦出然烈婦竟不
出周意益不自得朱所居窮巷四壁徒編萑周從夜踰
下門捷抵烈婦室烈婦尚績未臥燈熒熒也微聞戶樞
動聲起繞屋行已又雀壁四動覺有異則摳衣躍呼鄰
臥者皆寤亦驚呼周逬去明日衆相慰幸譬流涕志之

明日周怒毆其傭毆佩佩頗洩其語衆知事出周周計
婦獨乃易持乃無奈鄰者之相呼也輒裹少金啗其鄰
見奻多李滿其旦日日莫爲我鬭朱家門俟我而要棵
豚蹄卮酒相勞諸鄰者乃素畏周又幸飲食我率俯頷
服曰惟少年所意指不敢動既夜漏四要周獨挾刃入
榻下烈婦方卧周逕持擁甚力烈婦宛轉號呌至頭搶
地觸瓶罍盡碎髮被面謦欬徹天周要錯愕不能犯
而鄰者復起窺狀從旁囁嚅周竟棄去先是徵知賊時
烈婦恨且欲死一鴻爲投諜訴縣官會未逮至是益恨
泣而呼天誓而殺以狗䝉衆方嚴銜不得又頃婦假少

寐銜者意怠方食時畫散烈婦乃於積薪床下擇衣稍
解者置薪上要徹所藉槀秸覆者身其上從聚薪蒙茸
然已乃從簀下舉火自焚火烈毛髮焦灼肩背無餘肉
煙勃鬱四出鄰人大驚搶攘入室邵氏遽以手撲火得
烈婦卽舉以出火火着肌上猶騰騰耳頂之烈婦少蘇
一鴻方從縣歸則張謂曰我何遽受辱如此不免無以
白吾志若幸毋喘息我令我受諸痛也朱不忍爲异致
婦兄張挺家强輒以醫藥牢拒卒不飲又十六日竟死
死之明日今大學士嚴翁首往拜致賻而丞胡公割此
俸數金率里胥爲紀摠斂悉如禮胡公曰烈婦之死甚

也身幸不汚可影響自解而相勸以勿死者甚或啖之
矣乃烈婦竟慷慨捐一旦之命此其志可以生死榮辱
者變負哉子盍有賜而徵其事乎然度之無逾子者不
佞承胡公言退復從宗生覈事本末弁著以所聞如此
烈婦死年三十三歲萬曆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也某曰
余始往質宗生宗生於周爲叔也念振暴其傷周掩朋
則湮婦也兩存難矣則走筮之神其繇曰莫淆眞假神
將福汝宗生蓋瞿然自失云豈節烈之人鬼神類有以
重之耶余讀邑乘蓋大類二烈事然程難易則隱慝激
於痛夫人火熠於剸刃故曰烈婦之死尤難也

三先生傳　邵叅

當嘉靖癸亥不肖叅年十一孤家有業嫁不禮于仲離姑弗養于是寡母中夜績撫從旁受遺書怏讀數過輙欲休於乎誰師乎誰爲致師者乎三先生皆雅知先府君哀其亾而心器余孺子可教從他館召余讀余母弟輸升斗爲飯先生所毋令輟讀歸而路也萬曆癸巳余終養先慈出徼一命得貤恩父母如　制已拂衣歸至又十年歳丁未追惟童時四十四年遠矣三先生悉謝世無復存者而余白首爲郎以老于山陰道上先生各有賜焉因撮其畧爲三先生傳

袁先生名方字某別號墨津父思學翁生先生于正德巳巳某月日先是府君課兒家塾時余兄鳳文業從袁先生事佔畢而余始受章句先府君以爲非袁先生孰使小子無嬉者蓋少而覩袁先生肅肅如也翼翼如也府君殁而余益習先生其人整衣濶步言吶吶不盡動依矩法爲諸生試有司輙不售志愈苦構文刓稾不欲費襲楮爲木簡者兩塗以堊横褾大書點頭吚哦不輟中夜忽旦乃起或然燈改漏竟一篇從頭唱嘆自喜甚收簡閣之不遇知者不以示也生徒數人當坐上說書義先生手批諸家疏不盡不止顧獨不能以口舉及某生以請則起循帙覓移時至廢講不衰蓋先生津津自課如是三十年當蔡公春臺視郡日試諸生先生之文獨至公賞之後無知先生者矣先生賓館爲入歳不能以周十指路拾遺金若干屏伏旁舍須其人至還之鄉黨慕焉先生事父母誠孝生平無二色今　上改元詔下先生齒德褎然無以右者于是邑令以請例授冠服先生捧而笑曰吾冠從詔書來以行聞亦曰舉于鄉云者不知夫守株田間與操觚駕天下士其軒輊奚以殊也先生自悲其業之無成爲是言也聞者憐之先生餘七旬無恙時過余間告以乏余爲槖之而事先生益謹

未幾病卒子應昌以盲廢有孫曰□度

陳先生名允中字道夫別號琴水父素實翁故里中善士余讀先生所翁時時從郊外來問先生膏晷費念先生勤悴慰勉久之而先生事翁謹屏立不踰尺寸應聲唯唯甚柔余時以爲侍長者法當如是記翁手附余耳爲余拂拭去耳中塵愛先生逮其弟子耶翁有餘思也先生秉至性年十五失母夫人號毀不欲生巳下帷發憤沉心名理其人恬簡喜匡坐閉關寂若讀書構文外一不以應矣當是時邑先達陳莊靖公窠髦士共長君錫玄聯社謂長君師他公藝耳師道夫溫溫德器也歳

甲子洎壬午主司者業收先生卷數奇輙罷去晩以例
貢謁選爲博士官自建德移東安所至德之會有核諸
生短于先生者旨過嚴弗忍承先生意飄然歸旋捧王
官檄先生曰嘻吾素善病不樂遊吾爲士數十年不辱
其身爲士子師六年不辱其官吾有弟登賢書可以報
先人吾有子舉于強仕之年頭角隆然可以教吾何求
矣歸謝客卧僅一通故交知厚者而居恒追論余童時
先生爲期使余並諸君課文余齒最弱獨周走行吟睇
遠不肯俯首案上先生故縱之已卷完顧與俯首者工
拙半先生可謂善誘余者也先生[illegible]譚內典自得不二

門已稍稍徹肉茅飲粥糜者旬月[illegible]然卒年五十有九
子曰弘積

張先生名繼詩字可言號玄洲邑之支川人父艸川翁
有子四人先生嫡且長艸川翁多偉畧勤于視事邑令
某某時時召翁商大政若賦若役就翁計約無弗理者
先生身長七尺偉然蚤歲頴敏攻春秋因北面先府君
偕若仲共一搨而仲差自放先生危坐屹不休逮余侍
先生先生偃蹇秋闈五六反矣先生無他嗜好而少仰
庇若翁經其家中歲藉其閨壹之賢筦鑰主中饋爲供
賓客師友一切不以聞先生得乘餘間恣尋討發篋[illegible]

耆盡讀之日記千言于是對客疊疊譚奇僻事以類舉
頃刻數十章不謬客退闔中閨戶案上和五色墨詮註
批賞一如常侍者手杯酌間問先生飲食而先生若弗
聞也性獨敦義好古躬儉樸爲昆弟先艸川翁之治生
産也十年之中三致千畝矣一日不諱先生無意主家
財聽仲叔諸弟擇厚者各居之而存以畀先生先生弗
校也宗子繼志者雖貧無均産法先生哀其窮讓之百
畝事聞使者先後五公下其事于有司稱先生行義冠
諸生無何先生貧不能守其居及負郭之產矣里中交
知受先生施者若某某而余無似[illegible]先生館席先生嘗

哀余喪䘏之及是衆莫可以報先生于是先生覩四壁
而欷歔輙謂余曰吾從支川來耳翏翏乎目熒熒乎若
起若息若曜若隱者吾不知其幾叓也是阿堵孰來耶
孰去耶將嗇爲施耶施爲嗇耶吾將反而老于川之上
以觀先人樹嘉穀地與其所區萌之日矣余不能止旣
行而疾作卒是爲萬曆辛亥之八月得年六十有三所
著經傳類編行于世有子曰應遴

小司馬氏曰太史公傳儒林所稱文詞爍如而其傳萬
石君塞候張叔輩則以爲諸公類長者而石氏家世醇
謹最甚特聞于郡國夫以三先生起千載後與古人大

倫若斯之合也即兩者兼之是耶非耶而余幸爲弟子微余言曷以徵是宜傳矣要以士不希于遇而不能不悲于不遇陳先生恂恂處乎儒而師幾無負哉袁先生獨不得弟子爲大官若綰臧輩一言于　上前使使束帛迎之藉令未稱　旨業招致可以風天下而卒老于儒生間泯泯以沒張先生博聞喜異書即不逢時俾無盡施食貧發其彊記之資以倫學者書爲事所稱述流傳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二陳先生傳

嚴澂

予弱冠時歸自燕邸從邑之羣彥遊見衆方譁然獨一人閒靜自處察其目瞭如覘其色溫如叩其中清通以初問知其爲琴水陳伯子則心異之已從陳莊靖公所益習伯子莊靖公爲其長公錫玄集一時名士殆徧惟于伯子則不獨以藝詒錫玄友其德已而錫玄學成翩翩上人而伯子與之相頡頏試督學首多士試南幾爲蔡吏部器賞擬首薦弗果衆咸爲伯子惜而伯子意不屬也心慕陳白沙羅一峯之爲人曰吾得爲兩先生弟子了我心性無憾耳然向人絕不言守從踐履日規規

焉幾至于不知寒暑久之以選貢司訓建德建德餞令者便嬛狡猾人知伯子與趙太史汝師吾曲意厚爲致殷勤伯子覺其諂而心鄙焉故示以澹漠若消其擾擾者令不得所欲遂陰銜而私尼之竟三年不得薦賴後令知伯子移安東掌教安東士不滿百伯子甫至而府之李官從索士殿最伯子報最不報殿曰平原自無李申其意且囑曰王者意重在殿伯子執不易復曰平原自無未幾李官齎捧入都而傳藩之命下矣伯子飄然東歸曰吾爲士不荒于學爲師不荒于教不虧體可以報親守一經可以教子弟不得親承白沙一峯之師以

究素願然歸而求之遺編求之吾心吾方有事在歸途夢汝師向之曰吾與爾然期俱近矣覺而異之及抵家與汝師相見甚歡意其夢無謂未幾而汝師物化未幾而伯子亦物化時其夢誰爲之將汝師果入夢耶汝師時尚生不自知其然也將伯子之神爲汝師言耶伯子且不自知其然烏從知汝師然將有鬼神者託汝師之言耶鬼神者何不自爲言而託之人也鬼神情狀非聖人莫究不知白沙一峯于此亦得了了否伯子十五失恃疏慟幾絶念父老稍稍自節其奉父素寶翁色養備至素寶没撫弟允恭成賢科撫後母、、允元成茂才允

廸成善士卓卓不凡其訓建德也日与士切劘身心竟伯子任舉鄉者三第南宫者二蓋四十年所絶響者其門下士如邵兵部鍪錢工部時俊程孝廉玉潤皆其所諄諄造就者邵兵部追感師恩撰三先生傳行世而伯子居首先是謁選歸渡江有里中人應募流落者貧且行丐伯子載與俱南同舟郎亾金疑里人伯子代爲償金而調護返里凡此皆伯子踐履實際不可殫述始舉其槩伯子諱允中字道夫别號琴水銘曰伯子温温介然中清傾企先哲匪言攸行清不忤俗温不滑靈人貌而天萬禩學程

仲子悃愊質木人無論不爲機智卽衣垢履弊且不自知與人弗較賢愚盡其款誠類如也然而善屬文援筆纚纚數千言立就脈絡井如殊不類其爲人陳莊靖公令與長君錫玄結文社仲則翺翔羣彦間咄咄不少遜歲戊子領鄉薦兩赴禮闈不售謁選掌教山東之平陰平陰故陋習仲子發其蒙拔雋得二人一舉于鄉一舉于南宫平陰遂爲文憲邦尋遷宣平令廉靜一無失德而衙佐窺其可欺不無鼓美督郵弗察坐致左遷未幾丁内艱歸則囊空若洗仲子故有先人南畝數十可給朝夕至是并蕩盡無餘時寄食于姪、、及甥壻家邑令

藍陽耿公大洪楊公雅重仲子而憐其貧思所以優之延仲子閉戶自守卽兩令公亦無從自效也嗟嗟邑之孝廉有朝報捷而莫甲第甫廣文而旋要津初四壁而竟千庖者理固然耶仲子一貧至是是必有所不爲矣不賢而能之乎仲子諱允恭字敬夫别號文水嘗聞伯仲兩公寓都下就一人某餅次日仲子目某爲善人伯子笑曰汝將立朝事舉錯豈可一餅而遽與人善乎卽此仲子之厚伯子之清可以觀矣銘曰仲子悶悶類如唐如愚于世智合道以愚吾聞至人挫廉刓隅人之不足天之有餘

嚴徵氏曰子與二陳先生爲生平交莫逆均而所以均者異每與伯子徵言而解察伯子之行其言也而解然而衆弗覺也匪直衆弗覺信伯子者亦弗覺而信故伯子者天而人者也而子仲子則不然無所言也無所察也仲子則熙熙然款而與之者信飾而與之者信子則與衆而與仲子信故仲子者人而天者也予之交二陳先生也不以人而以天

畸人傳

錢世揚

畸人姓錢氏諱世揚字偁孝常熟之奚浦里人也其先世具家乘中父行所府君母卞夫人生畸人于嘉靖甲寅九月初十日時島夷躪海上遂由奚浦居城中府君舉己未進士明年庚申奉命餉遼左便道歸以疾歿畸人纔七齡耳母夫人日抱而啼形影相弔中夜置諸懷爬搔煦沫稍有疾靡神不舉長而敏慧善讀書王父虛菴府君謂伯子一綫之緒可藉不墜命世其父叔之業習麟經延一時名碩爲師且命仲叔臯副春池公季叔文學見素公交督之二叔亦念厥兄〻相其子于成指授提撕靡所不至隆慶庚午年十七下邑博士弟子時畸人意氣豪上一甜紙輙籠蓋人聲譽大起念府君負經濟才弗克竟思一光顯之因自號景行子歲甲戌王父捐館舍畸人年二十一念府君奕世而王父代之父悲號不能已益下帷自濯其業凡王父田宅及橐中裝並置不問繇是業益起且旁蒐典墳攻古文辭遂執牛耳擁臯比推爲諸生祭酒遠邇爭負笈來畸人說經鏗鏗多解人頤其貧者爲謝脩餔以故陶鑄後進多所騰奮迺其試有司利不利居半至其試京兆輙大困蓋僅能跕講席爲經師不能動人主席而前也辛卯之試已

在玄賞之列而以第七題不稱主司旨復棄去歲庚子
以病瘍不克就督學試勉趣貲入虎闈歲癸卯關中王
太史袁白先生署南雝事特器異之許以丹霄之價而
復受啞于拙目至是後先試京兆者八畸人年已五十
猶然栖栖雞羣歲丙午復奉母夫人諱自是髮漸種種
不能東塗西抹與三五少年角蓋畸人所由稱矣畸人
事母孝母夫人以遠大期其子王父坳母夫人督之益
嚴勁以綱常名節相砥礪畸人性好飲時有狹邪之好
母夫人譙訶隨之畸人亦視母如嚴師母夫人奉竺乾
之教喜檀施傾貲弗恡畸人婉意承之辛卯春母夫人

從劉家河渡海謁普陀值颶風舟幾覆畸人倏現危夢
禱于郡大神以百金爲脩葺費後竟鬻產以償弗食其
言母夫人病篤畸人竊百道治之禱于羣神欲捐已齡
以延母壽母竟病坳諸含歛之具務殫誠信猶以生產
日挫不無朱百年之憾且一生苦節弗克當其世而請
旌典樹棹楔罔極之德靡所報萬一蓋情事未伸所爲
抱恨終天者也畸人念仲叔教育恩終身弗諼仲叔坳
幼子童孫僅免于孩宵人思乘間有所乾沒爲殫力鎮
定之諸疑者諭者愬且詢者身當之無所辭其子孫竟
籍有成立蓋仲叔以此報伯兄而畸人亦然所云必者

復生生者不媿其庶幾乎至季叔則亟徇斬然欲報無
從念之每不能已已又有姑封股療王母疾者未及嫁
而坳至畸人之世其主宜祧畸人仍之曰吾何靳一盂
飯令孝女餒也畸人生有介性伉直不能容人過寧蹈
國武之戒事有不平或非禮相干面折不少假雅不喜
蓋藏中有所懷如哽咽欲吐亟出之然後快語及權相
諸臣及時政刺螫如江陵不奔喪爾來奏疏內寢稅使
四出之類北望氣填膺盱衡扼腕曰令錢生在事寧碌
碌居折角批鱗者後耶宗有收異姓爲子者身坳之後
宗人蝟起藉口分其室畸人慨然曰之宜擯其人奈何

利其財耶時尚餘一床畸人謂吾弗取此床隨入不肖
人手矣亟取還之其不染指非義若此有年家子爲邑
令者畸人匿弗往見曰澹臺子羽何人吾乃以先人同
籍通耶後其人從校秫中物色之慚謝不能先有所加
禮畸人視之坦如最後邑令有講學之會一時士趨之
若市畸人強一往弗再赴曰夫士皆有求于邑大夫故
攘攘如扳餌錯綸然吾潔已亾所求乃堯言禹趨而冒
某名胡爲者且吾宗柱史君進士君父子皆呼我爲宗
丈人吾以老逢掖頫首居其後吾實恧之故弗往也畸
人性簡傲跅弛不斤斤飭邊幅衣冠垢不思浣敝不思

易落落穆穆視朱門如蓬戶卽達官貴人前不爲脂韋
磬折容至或箕踞嫚罵人多畏而遠之然諒其懷誠亾
他腸洞洞矚矚不設城府益狎而親之蚤歲見事晚多
所疏濶晚而習于事有人倫之鑒片言剖決多中物情
僉以和光挹損益人人嚮往之矣其與人鮮許可然一
與定交久而敬之生平以顧吏部與時爲畏友陳兵部
錫玄張貢士士弘張先輩益之李先輩伯穉爲文友孫
山人禹錫從兄無登爲酒友然始終靡二卽以耕夾友
亾娩也宗有聯姻天潢寓江右者子孫赤貧亾所依來
歸故鄉多避匿不肯接納畸人歐厚遇之至而如歸其

父年八十餘一旦老夾爲經紀其喪曰吾不忍以一本
爲胡越也諸以窮來謁者亾論三黨疏遠卽力有不給
勉畀數錢不令虛所願而去且歲時亾勸待以火得以
生者若而人待臧獲持大體不責苛細鼠雀壯而銀盃
化幾有蚼駝委轡之風生平不爲小廉曲謹崖岸斬絕
之行亦絕無機心機事及齷齪澳忍不可對人言者蓋
不夷不惠行已在清濁之間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不
無出入者也其不屑于講學者乃其所以爲講學者也
畸人雖嗜古文辭然以久困占畢不能閎覽百氏之籍
每用自媿沈休文云蚤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誦
其言未嘗不憮然而歎又言劉峻與馮衍有三同值明
時而不用一同也節亮慷慨二同也衍有妻而身操井
臼峻有妻而家道坎坷三同也畸人之遇蓋不幸與敬
通孝標埒矣畸人少屢生子弗舉歲壬午得謙益長而
夙慧多聞畸人喜曰厲之人夜半生子亟取火燭之惟
恐其類已也吾兒乃似勝我者文貞之笏其有傳乎謙
益果領丙午之薦爲第三人云初畸人不善殖生產會
仲叔坳有以徭役中之者家益圮兒謙益硜硜自好恧
爲人居間以脂潤點清白名戶外收責者恒滿至廢著
以償歲已酉勉舉母夫人襄有幼女淑頴不凡畸人絕

憐愛之昕夕撫而自娛竟以痘殤亡人益牢搔不自支
時時卬屋歎而已茲以往自度骨枯力憊終亾能表暨
于時要自號贅隅子
贅隅子曰陸士衡云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世之玄
冕冶服者何限而歐畸人不能一得之何其鄭也夫蒙
莊所稱畸人畸于人而侔于天者也畸人才能不及中
庸何能侔天迺其嶔崎歷落飛不越榆枋于人則誠畸
矣既以畸于人安所得身後名然亦何可泯泯如蔍艸
令其出于他人之手而失眞不若自傳之爲眞也迺論
次其生平作畸人傳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議　說　辨　解　詠　弔辭

築城議

邵圭潔

常熟舊稱蘇州北門東西北三面地瀕江海水寇易以衝突惟南面與郡城接邇可無震驚而東西兩湖又夾於致和塘之旁分洲散渚野寇易所竄伏故蘇之要害常熟爲甚其不可無城明矣國家承平日久舊有甎城旋至湮廢當道爲吾蘇深長之慮者往嘗議請脩復然尋議尋寢有司皆徇衛於秉鋤之夫百姓皆偷安於苟

擔之計匪直以役重費煩之故也蓋亦有說焉其一則勢豪之家據爲已有廬而爲市則廛之入倍於他市汙而爲田則租之入倍於他田未見無城之害而厚享無城之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二則貿易駔驓之徒據要津爲壟斷或得之市兒或賃之豪家皆重樓疊宇畜妻妾長子孫視爲故業彼傻私圖罕顧公義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三則鄉居殷富之戶田連阡陌貨充市肆有司將興大役而公帑不給未免以佚道使民或益之丁田或派之[illegible]或假之船檝或勸之米粟皆其所預計而恐及此彼且自成村落自列廛市不圖有城之利而惟計築城之擾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其四則官府僕漁及姦頑逋負之徒或解運正色之外那峙隱蔽以資溫飽或經年積欠之數輾轉延捱以冀遷脫其獘不能悉舉有司以不給之故亦未免取償於此輩匪惟不保其利抑且因此獲譴未見城之完而先見家之破一聞斯議則所以曲爲撓阻者無所不至矣夫此四者皆小人之私心也而所以得行其撓阻之計則每籍辭於公而使有司之必吾信又每陷其左右以陰致其辭而使有司之不吾覺蓋凡爲有司者孰無[illegible]

之心則重役固所憚也孰無惜財之心則煩費固所憚也有司方懷此二者之憚而小人之辭且首及之巳覺其甘而易入矣乃從而募其辭曰城一築則怨之變自此開矣城一築則漁獵之萌自此起矣城一築則經久之役將以官淹延此城也城一築則蓋承之勞將以官奔走此城也又從而募其辭曰城加於山將不利於官司也城加於山又將不利於科第也如前之辭若惓惓爲有司之忠臣如後之辭若懇懇爲舉邑之大慮且復乘其易入之隙而投之雖至明哲能勿信者寡矣無惑乎城之尋議而尋寢也然則何如曰小人知爲一身一

家謀不知爲一邑一邦謀小人之謀可行於爲身爲家之有司而不可行於爲國爲民之有司一時之重役可憚也而百世之永逸此城實貽之一時之煩費可憚也而百世之長利此城實貽之使有司垂百世之愛夫然後爲有司之忠臣使擧邑受百世之安夫然後爲擧邑之大慮況城加於山又古人守禦之深計蓋使外崇內卑則客兵一至或憑高以窺虛實何以爲蔽或據險以肆攻擊何以爲守雖有城猶無城矣蓋築城則所以固一邑而據山又所以固一城者也使爲賢有司者明燭利害之大端屏却撓阻之芻說近泥剝床之禍遠圖安堵之休則當道有協濟之策而費可以無憚於煩小民有子來之義而役可以無憚於重矣

開高家堰施家溝議

顧雲鳳

議者以黃河南徙挾淮並漲恐妨　陵麓故問高家堰施家溝之說曰紛紛焉此孰非憂國之深慮救時之良謀哉然但就　陵論　陵而未嘗以淮南之大勢統論　陵也夫　祖陵萃山川之秀結穴於沙陡塔影諸湖之間眞龍突起於水中舊圖具在可攷也　陵之峙淮之流自天造地設而已然者淮本不得而淹之惟是黃漲於淮將來叵測臣子爲　國家根本之慮誠不可不汲汲者第所慮在黃則所治亦當在黃黃不決即有高堰無病於　陵黃一決即無高堰無救於　陵而況乎

開堰之利害與議者之紛紛要有大相背馳者何也淮由淸口以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即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故道也自神禹以來未有改者孟氏誤以爲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朱註已辨之矣夫淮之趨高實似傻其東流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其不出此與而漢陳登又築高堰以防之迄今治河能臣守其說而不變抑又何說也蓋水以海爲歸者也高郵岡曰龍岡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亦所出即有所出而江潮海嘯互爲吞吐故瓜儀之有

四閘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而通泰興鹽諸郡縣戶祝范希文無已者以范公堤之建爲能防其倒灌逆流而拯民於魚鱉耳以此思之則江湖之水勢可知宣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淸口安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爲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慮其泛濫而四出也故又逼之以堰語曰障百川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焉猶一時之便而養之癰不若審血脈之宜而調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辨也然則武墩高良周橋諸閘之建非乎曰此未可以盡非也蓋惟有堰則平時有所節宣可以捍高寶諸湖之腹而緩急有所容惟有閘則

伏秋有所灌輸可以洩淮泗暴溢之水而高堰可無潰是閘之收其功亦由堰之節其力也然則施家溝之閘何異於武墩諸閘乎曰是不同武墩諸閘濶丈餘耳而施家溝則濶數十丈矣武墩諸閘之水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堤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當水潦之時已與武墩諸閘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閘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也水無時不滿湖無日不漲堤之丹卸卽欲脩築安所措手況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伏秋暴發之水乎且施家溝之閘何爲哉凡以爲潦非爲涸也涸則不必閘潦則自能灌輸無所容其閘又安用耗無益之費貽無窮之害也議者徒知淮揚之有子嬰溝芒稻河涇河澗河以爲出路既多淮有所受不知子嬰涇澗三河之水不過入大縱一湖大縱湖視白馬氾光諸湖更隘溢則入高寶興泰諸民田而已其所謂石磋口白駒場下海之實湮塞矣惟芒稻河一線之流可爲從出之路而遡淮水從入之路則有淸江浦矣稍南則有武家墩矣又南則爲高良澗矣又再南則爲周家橋矣由此而再南則爲古溝爲施家溝水退雖涸而水漲之時皆流衍充盈沛然東注夫一芒稻河之出其能

當諸閘諸溝建瓴之勢乎況又從而濬之也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罌也芒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罌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罌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卽欲復歸之甕而節宣由我不可得已議者又曰今所急惟　陵運耳苟有利於　陵運奚暇復爲昏墊計乎不知古之聖人視民溺由已溺淮南數州縣生靈本仁人所當軫念且使病民而無病於運則民可輕妨運而無妨於　陵卽運亦可輕而不知　陵運民生其利病正相須也請以時事證

慶曆以來惟二十一年水勢最大秋水一發漕堤衝決
者數千丈與化城不浸者三版然當其時漕堤尚卑今
漸高矣五月以來霪雨五日水遂陡漲視二十一年而
過之漕堤報漏報泂殆無虛日民間室廬田舍盡浸水
底流離之狀啼號之聲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夫此時伏
秋之水未發也淮黃之漲未聞也不數日之雨而淪胥
若是何哉以二十九年好事者倡爲濬闢武家墩高良
澗周家橋諸閘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
而即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蚤定則此時湖已出于堤
上即錮之以鐵能無崩乎崩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是

病民未嘗不病運也而猶未也此一淮水耳入湖之分
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
淸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海而海不得入
將嘗迴沉濫合盱泗高寶而爲一　此其滔天之勢爲
陵害不要烈乎雖曰杞人過慮萬不至此然消消不塞
將成江河而況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氾光甓
社邵伯諸湖始何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爲某湖某湖也
則沉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于江
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公塞九河
爲一河闕八流以自廣遂爲萬世無窮之害所幸江淮

尚仍禹舊奈之何輕變古而要生一患哉王介甫欲泄
梁山泊之水以爲田而憂水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
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
澤阜陵化爲桑田高寶與泰化爲魚鱉而其究且復病
運妨　陵是齊桓之過計而貢父之所姍笑也議者不
察輙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于正不當導之
于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可導之入湖入民田乎又
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
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即淮之
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

長驅可乎況今黃淮且合從而至矣上不圖守之于要
害下不圖洩之于尾閭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
不知割地之難于自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置淮黃
于泗旁而欲使泗無恙非策矣至于形家之說謂淮黃
合襟爲　祖陵形勝而淮水反跳有傷王氣此人人所
言之不敢援引附會要之關係最重亦不可不講也然
則爲　陵計奈何曰治黃河使歸故道而已次則濬海
口闢石𥕛白駒等閘而已黃復故道則外無所侵[illegible][illegible]
各闢則內有所受如是而　陵寢可奠運道可通民生
可安一舉而衆善備焉且黃爲宇宙間第一巨瀆非導

之入海將東馳西騖害無已時不惟當治亦不可不治
也不然而舍本治標忘利導之謀爲曲防之術愈治而
愈決烈矣

勦紅苗議　瞿汝稷

竊嘗聞之漢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
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撫綏之
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此百世不可易之名言
也先王之制蠻夷要服要者韋昭以爲要結好信而服
從之即虞氏羈縻撫綏之謂也未聞有盡其種族環而
攻之使無噍類者也又聞之師直爲壯曲爲老自昔征
誅奉辭討罪必其罪惡貫盈神人胥怒而後征誅加焉
故以此毒天下而民忘其死今苗之地接楚蜀黔三省
當楚蜀者晏然無事間有不率不過乘民居之僻遠竊
驅其耕牛或孑身之男婦非民與追逐輒不敢殺戮即
有殺戮不過一二人一府之中卒歲不過一二舉如是
盜警八埏之內何地無之何可議征誅哉三隅惟黔
苗其利害尤切而邇年固寧謐與楚蜀同其致今日之
猖獗寧可不究其原乎今自勦苗之議起百姓訛傳荏
弱競欲奔竄而無藉則思棄其恒業從蒼頭特起以自
雄蓋議未定而民間已不勝擾擾矣今無問智愚遐邇
一辭咸屬怨於黔之總戎陳某謂黔有食糧熟苗龍惠
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爲部洛所歸向來上司咸優遇之
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刋革其糧惠不平苗讐遂日

起總戎以爲皆惠也今春二月總戎使健步王仁績至惠寨仁績奸淫苗婦惠遂殺仁績并苗婦白仁績罪狀于總戎總戎遂令把總戴宗茂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月復殺其弟龍富于是其族龍閏始糾衆期復讐干戈日尋由是言之則釁起自總戎而苗之所脩怨亦總戎耳民之奸人婦女者與其婦同殺則勿問此固漢法也仁績奸苗婦惠并殺苗婦而以白何至殺惠而滅其家乎釁起如是奉辭討之難乎爲辭曲既在我師難爲直師既不直又何能壯況苗地山川險阻眞有如劉安所稱南越地勢察其山川要寨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者蓋其谿谷詰曲磴峴紆廻峝穴窈窱視之則若近循之則實遥據沈洋之疏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百九十里況其地勢與南越同未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夫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數十萬凡苗之鬬率左腰長刀右負大弩手長鎗上下山險若飛屐棘茨蘄嵓漢士馬蹉䠞不能進者跳躍捷于猿猱方跳躍中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絓絓命中執鎗者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敵或先鎗逼之則取口中刀奮擊度險能整退必[illegible]其猛悍若此而不能遠攻直以性獨不能萃各守采阨以自營耳今君欲盡殲其類則彼不期合而自合酋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懷必死之志以數十萬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彼居其逸我處于勞彼素所習我猝未諳彼之所明我之所闇況其地氣毒淫馬文淵所悲歌鳥飛不度獸不敢臨者比比是也總戎雖雄武乎吾恐其未易得志也或曰所以勦苗者有上策吾與師數萬繞絕苗通漢之境有出則殲之時出奇兵以擾之使不能耕如是三年則苗必盡斃又何俟捆吾戈鋋而後殲哉應之曰使苗叛亂虔劉我邉圉則亦惟殲其叛亂者耳苗雖異類自上帝視之亦人也何爲

而盡欲殲之佳兵不祥嗜殺不道非君子所以爲　國家謀也如子之言興數萬之師期闢要荒緬絕之境動以三年之久無論苗已飛輓煩痒調發事皇耕者不得安于畝會行旅不得安于道途工商不得安于市肆羇逝日夕困于馳驅楚之人民其流離亾竄何可指數乎且洋以廣土之利歟　朝廷而與師則諸土司自顧其上地之足欲有甚于苗地且莫不深車輔之思齡唇齒之慮必相陰結于謂三年可以克吾恐十年猶未平也吾聞秦之失不在𡐓夷而在長城漢之得不在祁連而在輪臺當今海內有識者咸嘆民生不如往日之殷盛

其嵩目所寄豈茲蠢爾之苗且激苗之亂在我不推其本而橫席中國廣大典無名之師困已竭之民力予之爲　國謀乃爾乎我　國家征苗之師最盛莫如宣德六年興師至十二萬而王師之勇畧亦莫尚爾時之都督蕭綬其次則正德七年嘉靖二十二年正德之師二萬三千嘉靖之師初如正德之數既復益萬餘而正德之捷疏斬級止七百五十餘生擒止九十餘俘獲賊屬並二百五十餘嘉靖捷疏斬級亦止七百七十餘生擒七十餘俘獲二百三十餘耳宣德時蕭都督直駐師池河入苗心腹之地屯田藝圃且示久留于是諸苗震慄

相率乞降都督貌其降遂班師設堡而退不識蕭都督之不盡殲苗亦果愛苗而不忍乎毋亦以其窟穴遐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今總戎勇畧計不過都督與師之盛必不能十二萬亦操何術謂盡殲其類耶且今黔苗雖猖獗聚衆不過二三百跳梁總戎所轄之境皆未聞出一師以剪滅之謂可直入其穴而盡殲何易所難而難所易也說者謂總戎欲稔苗之毒而臘之故不欲使小懲而大創審如是則總戎爲　國謀益疏矣夫苗小有犯則小懲之使知創而莫敢肆此禦夷莫善之良策奈何欲養其惡使必至于大用師而後爲快乎仰

繹　二祖創業並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深有取于虞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盡懷柔撫綏之道不輕啟戎師也今乃欲括杼柚皆空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瘠瘵夫役之衆攻往古不臣之夷非有剝膚之災橫屠墨齒之域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省背　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莫甚矣爲今之策惟令各哨堡諭各苗長其不顧助龍氏爲亂者立約以自明出約者與之剳諭必不以一矢相加遺以離龍氏之黨計此令下其不聽我立約者必無幾然後計其衆寡而用師苗之不立約者無幾則我所用師亦無幾

矣如是而誅其不用命者即使一偏裨提千若百人而往足辦矣第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苗能自縛渠魁以獻則其餘悉赦勿問又移總戎于內地使優遊其暮年無興戎于此地如是則苗氛頓息而邊徼可無他虞不然即召吳起白起于春秋舉應奉陳奉于漢世亦難滿志　國家之患不在苗而在黷武之興戎也

桐再生説　邵鏊

蓋曹之枯桐再華事若甚異胡黃冠人爲此者此不必然者也而不佞則謂造化之理大矣政在必然不必然之間使盡不必然則不尊使盡必然則不神使榮者必榮瘁者必瘁則盡必然使榮者不必瘁瘁者不必榮則盡不必然榮而榮瘁而瘁瘁而忽焉榮榮而忽焉瘁莫或信之莫或疑之乃所以爲造化皆理之常何異之有且兹榾柮者能牙耶而以爲異是猶有托也方嶧陽之初顛安所本而濡毳中空者耶其華絲耶其實離離耶山海之間驟然而得是物焉必以爲不辨不此之異而

彼之異而又以黃冠人爲之是大不然大抵此理之在天地不以形骸爲生死所謂生生者也彼榾柮者生耶何處非生彼生榾柮者生耶何處非榾柮隨生隨死隨死隨生無之非是達人齊生死一得喪窅然若亾艮有以耳是何足異而亦何與于黃冠然黃冠者討其人亦黃石蓋公者流憫夫世之沉淪轇轕于生死得失之場托于造物之神以神其跡而開其迷悟者乎氅衣蹁蹮意氣高舉旋失所在則幾于幻遊者

皇鑒辨　孫樓

道家者流曰天有九天天各有皇是謂九皇上高者玉皇也歲以嘉平月之二十五日降神人間以伺人善淫爲福禍是日也吳俗揭皇像于堂爇禮潔牲旅核陳脯羣家之人而拜焉而祈焉以示善于皇食不居語不許而身卑卑而行徐徐宛然吉人也爰有盡日百刻水漿不入口者爲清齋自詭行最高獲福宜最多而乃脾胃寒虛委頓彌旬噫蚩氓之矯誣若斯哉夫天積氣以成仰之而色蒼蒼者天也而實無際也無形也巠焉矣耳曷有歷階躡級層層而九者耶又曷有冠冕佩玉峩峩

而皇者耶天聰明不以耳目而無乎不聞睹又安待祭耶其神遊也流于六虛貫于四時安用家至戶到人人而畷之耶即祭之又安必示人以期俾可預飾耶必不然矣且彌歲之肆惡已積而一日之佯善易脩昨桀而今堯昨跖而今夷姑以飾貌也姑以飾辭也皇聞且睹之矣豈遂福之耶今堯而明仍桀也今夷而明仍跖也皇不聞且睹矣無所用飾矣豈遂不禍之耶不稽苛裘而崇朝是憑是皇私其脯核悅其諂拜將福善淫禍之柄倒持于人而人且窺之矣孰謂天也而若是之可罔耶噫斯氓也誠自其一日之善而馴之他日莫不然亦

庚幾哉余獨悲夫一日之善而復出于矯也于是心夭子撤爲僞儀兀然內觀而歌曰孰爲天兮吾之心孰爲皇兮吾天君月復月兮咸爲嘉平日復日兮咸皇降辰無盡飾于祭察無墮行于冥冥俗不可諭兮吾以銘吾紳

余十四五時作皇鑒辨以獻家曾大人大人首肯之曰兒可教也去今蓋餘三十年所矣槀死然在讀之可發一粲豈東坡公所云小兒強作解事者于是刪抹點竄釐正成篇童心未除馬齒已長兩有感乎爾

書陳敬初詩後辨實錄紀張士德事　錢謙益

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冠年塡海欲啣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檢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修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桀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桀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　太祖高皇

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冊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下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文憲鑾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覩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

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功狀移于士德蹤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爲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覆攷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毋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旣以失弟而聳懼其毋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恐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

旣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諧書互攷之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識帖睦邇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邇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邇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曰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剏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傾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其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命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

日遊昆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驪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後同軌量容井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箭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旣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又不欲冺

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跡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云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故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常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郎 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乎吳錄載士德擒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于國史而國史多不足

信至于開國元勲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儗而猶或未免于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胷臆如有物結轖者迄今數年排纘解剝剖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

上巳祓禊解

嚴訥

或問余曰上巳祓禊周禮昉之風俗通釋之韓詩道之漢君晉唐書紀載之信有諸乎解之曰有之而君子不由也人之祥不祥天主之也天之祥不祥乎人也因人而施之也人苟善矣天祥之人苟不善矣天不祥之天固無心人則不得而趨避之也何用於祓禊為也且天地之大德曰生其太和流行兩間莫非一元之運本無有乎不祥也其有不祥則人自戕其和而取之非天地之心也何用於祓禊為也祓禊有道仁以洗心義以浴身禮智信以澡濯性情取新於湯銘去汨於箕疇是則祥所繇臻而不祥所繇袪者也天子循是無不祥於天下諸侯循是無不祥於國卿大夫循是無不祥於家士庶人循是無不祥於身既無不祥不祓禊可也反是而曰祓禊無益也況乎人之以善不善而感召乎天之祥不祥無定時者也其於春於秋於躬於子孫王宰帝者神化靡常久矣其莫可測也詎泥於上巳也故上巳祓禊君子不由也

兩園病解

邵鏊

吾石城園處于水陸之間遠近之適市人習于嚚者吾不樂也故取于水且遠嘗試遂天下游僧詭言能于深山中一食畢無所營夫山深矣一食亦豈易乎故取于陸且近吾始而搆一堂曰逍遥堂地二畝亭二畝堂吾自指遑高其栽敞其前平陂損益之意頗自喜也亭吾不能爰而爲樓意俟之萬曆己酉正月十三日吾病甚稍起坐堂前竹軒下自問彼蒼曰吾病何也意者吾目能攝人吾聲能先人吾不能留喜怒睚就人吾奉先府君太夫人訓凛凛名教不自釋有怫然以怒且不自貴要何貴見童以此獲譴于天乎蒼不應則又問曰吾今之未死也豈有餘年尚須爲石城尚湖兩名園記俾好事者因以覘窮愁人大害于世而且得遨遊兩園間天下稱好景好致曰山陰道曰五湖曲曰松曰桂曰脩竹曰茂樹曰山之壁立如屏與其平遠如帶又水合而分周而經處吾皆得醉而爲之賦以傳于人人于是嗚其幽遠蕭疎曠逸閒澹之典使夫片雲纖月之間居士固自不死而後以捐其形骸年命之粗而滯者乎蒼亦不應於乎則吾不能復爲之問矣仰而見夫日巳山銜月將林桂好鳥高鳴竹梢樓角上似呼類尋巢爲歸宿計

兩松在庭際森森不語梧桐禿枝出墻外先是大水淺其根不知榮瘁若何意與楸然回顧堂中則燈火未張楣間山陰乘輿四字隱隱吾縛柴筆書之者也而風骨勁遒豈遽爲敗筆目轉而盼則階級崇崇庭除坦坦閉門坐來四壁孤高入窗虛寂天清氣淨無一人驀其藩者吁此眞吾廬哉門外或言某某近者大可人東西走酒食于里中無所擇之交以爲樂居士輾然笑曰此各有謂焉吾即窮死不願爲之甚乎其終應之否

自解

錢爾光

袁石公有言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錢囤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大厦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余年正三十矣囊不能有一錢囤不能有一粒所居不蔽風雨終歲不能有酒肉到口是寧不可羞之甚耶然嘗展轉思之求所以不至于可羞者終不可得也余少爲士之子長亦爲士見火耕水耨筋力作苦者輒咤嘆以爲不能其椎剽少年作姦犯辠及吏士舞文弄法已謝不爲而行賈逐什一之利與夫販脂賣漿之辱酒削馬醫之技又非所素習也安望擊鍾列食擅其富厚與千戶侯

等儔儔一經自守授弟子室里中又不能强爲依阿延譽以當羣兒意絳帳坐懸者屢矣何從取重稍也間爲詩歌古文詞以自娛且高自稱許不欲以齒牙媚人飾躋蹺爲聖賢頌妬悍爲鍾郗彼夫蜀中富人之十萬必不容輩輸楊子宅矣即有一二貴游可望鱗袍戀戀者迺性又抗直不能效諸門下客曲折其顏皮陰陽其說話坐立都是逢迎笑駡亦爲諂屈徒以偪偪嶽嶽之儀容介乎其間已如氷炭之不相入矣烏能邀其盻睞也若夫儌倖于必不可得之一第日吾可待是以肥其家則尤非也夫修名勵檢不妄一介取予者十五年矣一

旦幸顯生貴甚遂躋藉其卿邪魚肉之藍爽吾生平此必不能即借口祿之所入則養廉之外彼鄰里卿黨待以舉火者若而人恐使其緩急不足恃而紅朽于倉箱雕飾其簷宇爲酒池肉林以自媮快也哉蓋嘗展轉思之終不知中郎之所謂可羞者操何術而得免也噫余雖長棠此羞以沒世亦甘之矣

文遠先生諡議并誄代　　許儁

北虞先生歿之四十年吏玆土者謀所以崇報明德剏建坊祠其明年棟宇告成吾師武庫公將奉主以入有日矣士之及北面先生與從武庫公私淑先生者咸詣武庫公以易名請大都稱靖節先生文中子故事謂先生奚讓焉方咨諏十度詞旨未愜武庫公輒欷歔謝曰嗟乎余先子之無祿也明經以起窮經以老卒歿于二三子之手曾不得憑藉當世寵靈以爲窀穸光迄于今誰許遺迹而易之名者孤敢以勤二三子二三子退退且邳小子某武庫公門下一人也爲而前曰夫子不聞乎戌生于三事之一也臣易名君子易名父弟子胡以不得易名師弟情稱則公言徵則信義核則傳我虞雖彬彬文學哉　明興則未聞有以麟經起家者自先生起而是經遂炳然于學宮勿論我虞即當年海內稱名家如趙特峰王元馭諸君子有不從先生造請相印可者乎即今世春秋之壇太史二三公及諫垣侍御繕部諸公執牛耳矣有不從吾師父子狎主而代興者乎聞之先生始攻毛氏詩既而慨然以孤經不傳爲巳責特爲披翳霾使日中天人得施離明而展手足故雖樸樕如小子幸且拾吾師殘膏受光于莊太史宜乎陶鑄英

賢率成儒碩也夫耆先生陶鑄者多翺翔天路人貌榮
名而先生上厄于國制下未伸于鄉評使世遠吉湮與
膚淺陋儒同歸無述吾儕其何以見文中子之門人乎
武庫公曰唯唯否否小子某乃叜前颺言曰立經者作
也闡經者述也述作者文也在昔尼山誕聖文實在玆
故其言曰吾志在春秋今先生于春秋童童如是其與
于斯文無容置喙矣抑聞之偏弦獨張含唱靡應木翕
奪巧雖蜚不霧何休訓詁春秋不能推原道術而猥溺
風角局于志也先生以五經卬誕一經漁獵百家是非
粹然不謬余以為其志遠陸淳功在春秋名廁八司馬

短于識也先生手裁獄獄不可一世雖知巳之士當途
而莫肯度透迤之足希拂拭之勞戶居淵默人罕覩之
余以為其識遠董仲舒深明春秋災異之故一經下吏
終身不敢復言悴于神也先生數雖奇而泰然自得才
不一試于時而于當世之務洞若觀火余以為其神遠
兼是三遠者以遡聖人之心傳不求有文而文出焉故
曰言近而指遠夫惟指遠故行遠行遠故澤遠請以文
遠易名可乎哉武庫公拜稽首曰諾又曰悲夫幸哉余
先子汶汶蓋棺歲久矣不虞今日乃得徽惠于吾子于
是小子某再拜率二三子而誄之曰嗚哉先生兮獻

得刑哀哉先生兮隆棟徒搖謂眞汶坳兮天章寵賁
眞短折兮風聲百世貞無俗負兮和匪俗同域延門兮
兮墳典羅胸跡循肓史兮神契宣尼搖筆珠睡兮矢口
玉霏披華振秀兮新新何巳遡流尋源兮綿綿玆理吾
徒曷式兮惟先生之不亾言文行遠兮共山高而水長
誄既成二三子曰信質諸縣大夫暨鄉之士大夫同聲
曰信遂題北虞先生弖曰文遠先生小子某因受牘而
載之

弔先聖手植檜辭　　李傑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悅且曰廟貌脩復我皇上崇儒尚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枯于唐復榮于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擨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年復生于故處教授張額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卽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爲辭以弔之曰惟茲

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符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纆迴柯偃蹇兮蛟龍屈盤蔽虧日月兮陵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林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脈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亾日月光食兮亘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精造靈雨之既零兮萌蘗勃乎其奮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朽

海虞文苑卷之二十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募疏　題　跋　書後　引　檄　文

東塔寺造脩多羅藏疏　　陳瓚

昔我如來唯以一音妙揚五衍開通慧之門闢大慈之室耀三明而啟羣目沛八水以潤焦芽小葉大莖隨方畢濟玄旌釋綱因物攸施故使大千合識得依般若之場六趣衆生並入解脫之海自月容謝彩于金河則雷音寄指于寶氎篇皆渡溺之青翰語盡斷惑之白虹嗟乎生後佛時身當衆季字髮輪齒既杳邈而靡瞻白足赤髭復寥廓而罕值欲窺真實之妙相無尚耆闍之秘章矣而根資萬殊摽指多術持和緩之一方莫除衆疾從倪蠡之一策寧斛羣紛故意期獨善式無取于衆文志惠羣生則必資于全藏唯是海虞列剎相望大藏久歎雖有業于白法靡自覯于玄譚彼脩路迷方則儗導于老馬流沙思汲且藉鑑于明駞達是必適燕而南轅欲泉而遇石矣矧夫視聽之表非思可及心行之外非智能知者哉茍不求斷言之言于佛言離相之相于佛相而徒執狂慧謬事盲脩是猶攬轡妄馳雖莽蒼其靡達無徵自浚卽九仞其奚爲邑之有識咸軫斯懷茲有

宿德張君少辭愛馬久離煩伞誠乎及于豚魚行瑩潔
于圭璧予以東林寺救祈君鼎新逘飛錫泣此君唱緣
而宴坐民悅來而兢成雁塔煥其霄峙鷲藍嵂以金輝
益復圖大祚此邦募造脩多羅藏于寺夫蟲沐誦人之
盥瀝悉陟天宮身值持者之影臨遂生佛國半偈之功
能釋泥犂之厄一呪之力能弭娑婆之災蓋心生三世
識成萬有凡彼依正之繽紛皆此霧知之染起覩師文
鳴徵陽光冬熾燕客興嗟寒霜夏飛則知天地之皆我
果趣之由人矣猊臺之尊横目本同一體鷲嶺之教即
心初非二源是以人有感于下佛必應于上速于九光
應影隨照必鼎虛谷流音靡至弗荅言願共發歡喜心
同成希有事天園龍繞高羅十二部之聖言雲燦霞舒
畫列五千軸之霧典則勲邁布金德超掩髮息心了義
之徒獲證圓通滋福植因之衆共躋仁壽謹疏

新建聚奎塔募緣疏

陳禹謨

伏以天開昌運非人事而弗因世產賢豪必地靈乎是
藉甫申嶽降相業攸崇軾轍肴生文明用顯故欲鼎元
宰輔萃一時之郅隆必須沙會水交收全邑之旺氣第
勝槩馮招提而可久永圖託象教而後傳遡董子戲沙
之辰寶育王置塔之始遍娑婆界者八萬四千在震旦
國者一十九所雀離聳起四天扶其夜力輸伽鼎建百
鬼助以日工以戒定慧之熏脩成骨髮肉之舍利其來
遠矣厥功偉焉蓋上以栖大覺之神亦下以造衆生之
福也者倘心惟佑佛動不為民母謫釁血塗膏不可為
也卽令鬼輸神運亦奚取乎如永寧之寶鐸含風金盤
炫日曁景明之俯聞激電旬屬奔星祇足貽誡於前車
寧可與今而方軌試槩通邑大勢爰揆建塔所元緬惟
地脉綿亘而西來山形岌業而中峙佳氣葱蒨英杰挺
生巫祠表又商之名賢雍墓留遜周之高躅湖傳尚父
勝何減於磻溪衖名于游學實源於洙泗延袤七百里
之提封幅幀最廣灌輸四十萬之　國課財賦何繁信
函夏之名區而吳會之岩邑已奈盛且中衰今非昨比
巍科膴仕豈其乏人而占鼎甲者蓋寡世胄簪纓寧不
比迹而登元輔者則微箕之吼晦多汙萊之慘四顧惟

見其蕭條閭閻𢾎困麀之藏百室何有於寧止本其所
以殆有繇㕦大都巽水欲瀦不欲洩而分西派於東流
去終莫挽巽峰欲聳不欲陷而懸鯨鐘於雉堞卑毋甚
高以故一析為玉峰臚唱三傳楬首再析為要江輔臣
首正台衡此蓋分之適貽鄰壤之昌聚之總為吾邑之
秀匊稽輿論博訪形家謂當於東郊扼要之衝剏立西
竺浮圖之勝㳄聚奎塔者上干躔次下鎮偏隅舒出耶
舍光碎郤七寶末驅彼捷疾鬼護以渥婆仙委離朱而
督繩走公輸而削墨高標跨於蒼天巍崇九級丈筆揷
於清漢卑晲三竺煋燴金鋪分光爭暎玲瓏綺構合沓

相持右瞻則郛洫環繞左睇則阡陌逬聯高眺而山拱
如屏俯瞰而江流若帶稍與雲霞近如將日月齊立窮
冥搜坐收曠覽飛煙擁座龕龕忉利之天杳霧凝臺樹
樹菩提之果依稀王舍城闕彷彿給孤獨園嘗覩建康
實錄之編與夫洛陽伽藍之記彼小塔僅施杖頭謝尚
用息妖氛之沴若石塔惟高二丈惠生且驗指觸之占
焉有巨麗若斯而福澤不普者哉會見華液幽潤覆慈
悲雲玄浸紛流澍甘露雨滔滔逝川廻作鍾靈毓秀之
域峩峩寶地屹成發祥隤祉之墟黃髮耆英彈冠而都
卿相青衿士子繼踵而掇元魁華轂朱輪世濟其美鍾

鳴鼎食家保其豐禾稼溢千倉猥稱常熟邑號絃歌微
萬户無慚學道名邦此固佛威神所必影響而乎實余
誓願所期旦晚而就者也是役也段黃門倡之林司李
楊邑侯主之鄉縉紳共料理而經始之業相方而定位
遂諏日以鳩工掘土及尋應現斯著古塼丰節標舍利
寶塔之名泥像一軀示彌勒尊佛之異数誠非偶往有
明徵顧我經我營可樂成者難與慮始人捐人享不暫
費者胡能永寧遂屬比丘令其廣募所願現宰官身居
士身者各發信心其諸為優婆塞優婆夷者同脩福業
工非鬼役下貧者爭効馳驅財不天來饒裕者競出槖

槖於指背助役之內寓救荒濟飢之仁財委如趙摩竭
宮衆奔似向毘耶國豈曰持豚蹄而望歲所欲者奢竊
謂植黍稷而逢年自食其報未須擬多寶琉璃為地黃
金為繩始堪供養如来請試展法華積土成廟聚沙成
塔盡是莊嚴佛土各隨心而施舍期不日以落成光朗
重昬將來並階妙果霧資含識從今永作善因謹疏

募同袍集義建塔疏

周儼

塔之經始也於兹且廿載矣故觀察觀復蕭公叙業未半遽掩西光詰人中委乎勝緣梁木隨凋于碓露自是捄陾癈閣鼛鼓輟音有力者既鮮阿育王之神通有心者又愧摩竭羅之精進遂使霜侵跂翼鼠射覺楹規僅四成暈飛未及合尖之半工虧九仞蟻穴將隳一簣之功舉目空憎乎壘培遥覩轉嫌其剥落緇流謂浮屠缺陷十方慧日無光形家云卓筆低摧一路文星落焰今太史牧齋錢公現宰官身發弘誓願感戴老之異夢決意聚沙竟蕭公之勝因率先布地念慮始雖成於獨斷福緣尤喜乎衆扶古借廣長疏通欵曲謂本邑雅多善信一邦久賴敉寧訛言喻喻而旋消姦究洶洶而忽戢孰非藉 如來之加護尚敢恤頂踵之捐糜且邑之有來脈也三山綿亘自西北而迤邐乎虞山邑之有朝水也四澤滙流環東南而縈廻於琴水兌龍結則巽維之體勢宜高客水朝則城口之闌闌欲緊維兹寶塔屹彼巽方内可以拱護主山外可以捍搁去水成則聿增其勝圮或反召其憂亟議經營以壯形勢此真覩泉相宅之至言吉凶同患之高誼矣愚竊念三輪湧出匪大力曷轉龍華七寶弘開非衆力孰勤鳩築且莫稱人天因果之説效尤老衲之喃喃亦勿泥陰陽向背之談徒襲青烏之喋喋而撫兹未完之勝果誰無共濟熱腸乘此樂就之佳緣忍作旁觀冷眼念吾輩半生抑悒百感攢心興建既無其權撑持空有其志凴高閣眺翻悲破碎而難支搔首問青徒悵典刑之莫繼二十年蹉跎之業幾番抱媿於寒氊五百里慍悋之風終歳痛心於通邑今日幸逢庀集豈靳微塵仗大匠之指揮隨庶人而往役奚必尸羅指上能開一段霱光絶勝謝尚杖頭消盡飛來沴氣庶不負前修之雅志幸終成巖邑之具瞻即看絶頂矗天賸可捫星辰而採碧落會見祥雲覆海且圖開眼界而展鬚顏豈曰乞靈亦云掀敵匪邀聲氣用表素悰矧蕭公之創始于戊申也顯興象教陰拯子遺值大浸之稽天閔四郊之胥溺予之吞揷代其耔耘老少得食于登馮婦子幸逃於魚鱉至哉美意澤及波臣令秋田祖不臨螟蟊作祟遍野空呈其穎栗千廂安望於稱穧當路縱有蠲恤之條窮簷尚苦饔飧之策藉此版築以療奇荒借寶筏于空門度彼飢寒登岸行實心于建置直令海甸回春凡我同袍願諧斯志在佛家稱有爲之功德不比飯僧翻藏衹屬漏因在術家爲點定之真龍豈若數脉尋源漫誇形勝者哉以財施以勸施

原缺

募修長春庵疏

瞿汝稷

四王天之主北墡者曰鞞沙門天王梵云鞞沙門此云多聞亦云普聞也由不空三藏著神烈于唐天寶中勅宇内諸道州府咸祀焉故四天王獨北最著旣而道家者流稱為玄帝或曰眞武皆以北天言也則釋氏之稱雖殊而實一也或者因羽流淨樂氽氏之傳語而妄爲詆摘是射天也況我 成祖躬感休應所最嚴事耶邑之東南隅往有天王堂歲久漸圮衲子慧覺謀于余乞一言爲之倡導余惟四天以受佛囑累故慈護我南洲獨殷觀普聞天王之炳現安西可徵已夫天王不忘佛囑迄我明而如一日今我下民目擊棟宇就圮而不惕然動中爲之葺理悖甚哉慧覺之荷擔是役允宜顧庀羽鳩工非一手一足之可辦凡我善衆幸共成之

募建表勝報恩聚奎寶塔疏

錢謙益

茲塔之建也故觀察觀復蕭公大發誓願力任仔肩自哲人有摧木之嗟而寶地乏布金之助經始垂及廿載量工僅逾四成厥維艱哉嗚呼唏矣原夫觀察之造塔願力固歸元於佛事緣起實發因于形家語佛法殆書海墨而不窮論形家乃罶更僕而可數蓋邑之有來脉也自沙山而顧山而虞山而縣治結焉邑之有朝水也自曹湖而宛山而華蕩而州塘而環流聚焉兌龍結則巽維之體勢宜高容水朝則城口之閉閑欲緊乃今平沙鋪展分支徑落馬鞍流派奔騰順勢直趨要水縣治已結無層拱疊衛之形水口長流寡磅礴縈紆之勢山自西来者旣抱我而復去水之東下者欲顧我而不留是以烝有所鍾我不能審其所會而支有所止彼反得乘其所来屹彼浮圖奠茲巽位內可以朝揖縣治外可以擱截衆流移主客反背之情成龍虎回抱之局在昔東西溼澗卜雒所以契龜陰陽流泉居岐于焉相宅又況託因緣于像教表福德于法輪者哉乃者畚築弛工登馮輟響樹網侵凌于鳥鼠彫甪穿穴于雨風未能符儀鳳之祥抑且犯青烏之忌何也巽為文章之府塔有卓筆之形人言卓筆無鋒當主文星缺陷且入城而瞻

塔猶坐堂而視楹朽木枝撑擧目則覩戈矛之狀積拱斷爛觀象則應破碎之占是謂勢吉而形凶法當趨全而補缺年來白茆淤塞七浦奔趍昔猶或却而或前今則有瀉而無折譬如千帆競鶩萬馬横馳違蜿蜒翔舞之經犯簾刼箭割之讖水局旣汗漫莫鎖龍身將阧淺無餘陵谷之變如斯桑梓之憂曷已矧斯邑夙稱富庶久際昇平黑白之業横陳人物之藍多有而訛言屛息于邑屋奸軌歛跡于郊圻凡我邦國之敉寧孰非佛力之加被惟玆塔廟號曰支提用以表勝而報恩亦能減惡而生善祥雲蓋覆故知刼火不焚淨土莊嚴定使三災永息役鬼神而周沙界有若微塵寧風旱而彌戢兵何殊影響此又人天交贊事理同符者矣謙益往覩勝因曾叅末議乂慙病廢莫效涓埃爰有老人粤惟戴氏甲子齒逾于絳縣晨昏行比于緇衣載感睟容屢占異夢趣斯塔亟宜建竪不啻三令而五申囑謙益力爲導啟幾于辟珥而提耳嗟乎方今紱冕鵷列俊乂鵠飛卿大夫翹首而分王國之憂都人士拭目而觀用賓之利惟此比閭之有事宜屬版籍之老民古稱謀及庶人亦曰詢于介衆管仲求識道于老馬田單拜小卒爲神君斯佛勑所以下及蒭蕘在凡夫何敢仰辭筆舌伏望巨公大人善男信女覩形攬勝知鄙言之不爲無稽揆果察因信佛說之歷然有據共矢宏願大施淨財俾雀離之浮圖告成烏目之地形增勝三輪涌地何須玄度重來七寶現前即是育王出世從上諸佛當共證聚沙之緣庶我愚公亦允叶移山之願

題錢武肅畫像卷　　吳訥

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志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宜子子壻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劵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劵十五世孫尚德奉劵及五王像以進蒙　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劵與像以禮致遣而歸至今藏于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卽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傅序景臻而下五世皆窆于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葆姓受氏孰非神明之胄

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事際茲戚時無足言者若謙齋之碩學醇德翼燕厥後子子孫孫正宜續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在什襲珍藏而已

左氏兵畧題辭　　陳禹謨

易之師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顧法之用圓矣古名將以法勝者什九以非法勝者什一則將取法乎將取非法乎余以為懲馬服簡驃姚兩者交失之惟執法法者以求法則殆庶馬世之譚兵家類祖孫吳而輙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夫不循其本者也左氏傳中如云止戈為武師克在和禮樂慈愛為戰所畜德刑詳禮義信為戰之器其有折衝樽俎之遺風乎此孫吳槩未及者孫吳直用詭道見奇耳傳

之為遁羸張五承三覆亦曷嘗盡冥詭道不由也左之於法備矣自昔以諳左稱名將者不少若漢寇子翼馮公孫晉杜元凱梁王君才宋曹寶臣岳武穆其最著者子翼捕誅復將則曲梁之罰也公孫獨屏樹下則皆帥之讓也元凱起火巴山則奪心之奇也君才沈船江水則焚舟之役也寶臣因險限敵則阻隘之利也武穆之謀審先定則敗荊致絞之術也若元凱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卒領征南任策平吳勳尤可謂得左之深者蓋生平有左癖所蓄積素也又唐太宗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衛公深以為然按此語

亦出左氏用左之明效大驗畧可睹矣苐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而稱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譚兵卽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捃爲富豔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視之如隗禧知爲相斫書矣而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况介冑之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余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畧成一家言而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傳然可傳者法耳而法法者胡可傳也妙在呼吸間以圓用之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脊毋蹈馬服覆轍貽驃姚笑則不佞幸爲素臣之功臣矣

跋宋高宗御製像贊

吳訥

元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廔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顔淵而下亦譔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子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徂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名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

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徂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方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攷云

問辨牘䟦　　瞿汝稷

語性學者莫尚於關里苦縣舍衛三君子之言雖有詳
約之殊服貌之異而究其極則一也譬之問月者其在
山林則指皎然乎松竹之顛以眎其在江湖則指皎然
乎雲濤之表以眎其在城闕則指皎然乎樓閣之端以
眎而狥指者孰有山林江湖城闕之分於是曉之曰而
身所寄之境殊故眎汝月處殊月一也山林之月即江
湖城闕之月何容寘異同今之異同乎三君子之性學
者猶異同乎山林江湖城闕之一月者也使人無此執
則號之為一已爲贅附自其入主出奴異同熾然則非

其大智深慈弘辨善誘力庇交喪者不能稷初讀沈學
士榮續原教論竊嘉其衛教深心今讀師此牘日劫相
遠矣世間文秕之末非能涉其涯必不能測其淺深況
進於是者乎讀者幸致思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拜書其像則龍眠
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
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
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
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
邪雜背違于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顓馳
徂詐權譎之說以徼幸于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
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

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
指一時忠義之言爲徂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
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
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
配享識者韙之矧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
于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命
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奸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
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

書錢氏所藏墨制後　　吳訥

右石晉天福戊戌七月吳越錢文穆王元瓘朙寶授宮韶守長洲縣令墨制一紙總四十九字上用吳越國印凡四蓋當時便宜補官之制也元至治癸亥八月巴西鄧文肅公文原善之時任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臨川吳文正公澂伯清任翰林學士四明袁文清公桷伯長任侍講學士蜀郡虞文靖公集伯生江寧楊剛中景行同任待制東陽柳贊道傳任國子博士咸題跋於後錢之裔孫完裝潢為卷復丐予言予惟錢氏立國當五季之時有功一方甚大其便宜之制忠眘之蹟諸老發

揮殆盡固不待予勦說若夫諸老題識之日適丁元室理亂交分之際亦後人所當知者蓋癸亥八月庚申實至治三年八月朔日斯時英廟出幸上都諸老留居於燕後三月癸亥是為八月四日回鑾至南坡遇弒九月晉王也孫帖木兒嗣位明年甲子改元泰定鄧吳二公遂從經筵致政辭歸伯長道傳景行其年亦各謝事南還惟伯生尚留燕京自是元事日非而剔致敗亾矣嗚呼天福墨制距今　皇明正統戊午凡五百載若至治諸老題識迨今又一百十六年矣海桑遷改世變匪一惟功業辭翰傳在人間者不隨一時艸木澌盡有志之士於此觀之寧不深有所感者乎展玩之久因書卷末以告觀者

書中岳錢公狀後

邵鏊

小司馬氏曰始余宗館中岳公爲甥稱姻也已偕爲諸生稱友已余倦游歸公長余十年稱翁矣非久公遂謝人間去若是乎世易徃耶人易蛻耶先是余爲掃徑郊居召諸少年時最習者尋平生驩公其一也公乘舟貿貿來抵高岸余計公必使人負而登戲謂觀者曰錢公苦足瘍耳公大笑曰若爲吾諱疾耶吾以不視視乃勝視者久矣坐定第舉白劇飲諸公故爲籌酒輙當公以謂推能飲必曰公小醉則狎余右尚自追輟耕誦讀時感其世父武選先生意不置嗟哉此日竟長別公顧余

言若鴻毛輕其何以覇公哉則謂公直心履善眞人也其爲文詞眞苦心以遠目青其窮而托于詩眞成咏嘆其善醉眞醉其以不視視眞差強視者其性慷慨喜長貧輙傲睨富貴人眞傲睨人不然者若狀中所稱人或諷公蚤向貴宗間務俛仰溫其室不至遺若曹僅覆瓿稿數十章矣於乎若而人者謂古之逸民非歟公旣觀幻于盲全神于酒即炎生奚吝焉孰肯爲身後名區區者而嗣君爾光賢而文不忍泯公之行乞諸其從姪文學錢君受之之狀敘公事最悉余喜其論著婉而章爲三復之此足以傳矣

書楊儀金姬傳後

錢謙益

徃余嘗刪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附于平吳錄之後今年採輯僞周事略乃知其盡誣也傳稱平江鎭帥朓寅恐常熟失守遣叅謀楊椿將兵二千人守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兵敗遁還吳門椿之歿也吳興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六年正月辛亥晦義軍府叅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奄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併遇害文蔚之誄于時盛稱之顧不載椿與士德戰常熟事及攷徐顯克昭爲椿立傳則云至正丙申郡

守籍民守陴君以貢士亦與焉予以告其叅軍謀事鄔叅公鈞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即附城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綰郡綬者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由此觀之椿之爲叅謀徐所援引也入幕之明日而淮兵即附城安得有先擧朓寅命守禦常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誄爲信而夢羽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湖橋冢廟巋然士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傳云椿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文蔚誄云椿故吳中授徒累應試與文定公啟文蔚誄亦云椿蜀人僑居吳

吳中初不言居常熟也椿僉居授徒幾不免授兵發障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耶傳稱椿爲宋少師棟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常熟者相爲倫齒人言夢羽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爲譜牒重此其說甚陋殆未必然夢羽著述多子虛亡是之譚人皆知之此傳載偽周始末緣飾形似愬其爲史家之鑑不可以不正也夢羽以此傳示鄧文度文度嘗讀之曰未半不可壞元氣宏博深厚其人所導必厚文度之規夢羽有旨哉夢羽名儀官至副使文度名韍郡貢士楊愛綦史漢工詞曲而鄧毋稱述偏先有本之學其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鄉博雅名士也

仁會引

瞿式耜

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亘古來止此生生不已之元長養宇宙卽此是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本領人而不仁生理絕矣生氣斷矣而仁于何見如見暴骨而其色慘然見篤疾而其中怛然使非腔子內實有是好生之根荄此慘然怛然者于何呈露乎以文王之聖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仁政必先鰥寡孤獨四民甚至一枯骨而必掩蓋之以全其仁何況我人根器劣薄罪愆深重卽日行一仁事猶慮不足仰承天眷而顧慨貪成習殘刻相高居平但思自利不思利他偶露一綫生機必摧折銷鑠之乃已是天非生人生虎狼生虵蝎也泰西利氏闡明　天學于中土垂三四十年其教主于敬天孝親克己愛人于吾儒爲仁之功用分毫不爽而警醒痛切要多吾儒之所未逮武林淇園楊師推廣其愛人如己之學偕同志者倡爲仁會會約凡數條而弁其首曰廣放生說蓋仁民愛物原有次第序中反覆開誘詳且切矣歲在子丑泰西上德艾公畢公相繼來虞余憂居無事得詳叩其學術之原委第苦障深力弱弗克受持至于仁事不敢不勉也今年春友人張又玄暨余弟式穀銳然請余廣之同人而楊師亦諄諄寓書

爲最余惟仁者天下之至公苟有心知孰無惻隱況願力雖有大小功德曾何差別甘自居于不仁可矣甘自淪于非人可乎往常見梁谿諸先達有同善會見紛已復爲廣同善會大指在濟貧助棺使生死咸被其澤茲心也即愛人如己之心也我輩人人具有仁心奈何甘讓美于梁谿武林哉遂欣然允張君之請重鋟楊師之序而復以卮言引其端蓋一則暢楊師仁會之旨一則破凡夫天學之疑使知達其仁則人矣如其人則天矣直截乎易莫過于斯可不勉諸至于會中方便因緣隨人施設原無定規此在同志者參酌流通之耳

豔雪引

許重熙

自昔逐臣銜憤些只聲繁荊國孤女茹冤疊拍調延胡代樂之變也情寔始之洎乎纂纂俗靡烏烏風漸魏王好伎晉士善歌車子激於猴音金谷播於詞奏情生於文絲不如肉有自來矣迨至金元之世遂開馬上之雄風迄有宮貫之倫更演樓中之豔體聖朝全盛人才鱗萃五方同俗聲伎蔜妍詞章江左宇宇風霜煙月揚州人人玉樹邊愁可寫詎止葡萄閭閻思能描非惟芍藥若乃落魄書生熱心一片咄嗟寒士柔腸千縷一言氣奪白刃追隨半面魂銷青樓感溺床頭之寶劍孤鳴血灑誰向林外之烈風驟響深落欲枯既多苦怨之情寧無述懷之什比興偃志於楚騷風雅參辭於漢曲加以春花春鳥秋月秋蛩吳笛聲悠楚歌目斷旅舟夜靜妓館晨凄玩霜回樂之峰尋香苧蘿之徑仙客覓巢醉翁半臂逸調因以遞翻雅篇由之肆逞嗚呼兒女恩濃則梁下命絕英雄氣盡則帳裏淚淋其情至一也伏生以鳳毛之秀豫若幽芳驥櫪之雄彈鋏否運楊子食貧之歲潘郎秋興之年渺渺云懷怦怦自感恒鎖鞭於壯志偶屬意於幽詞昔者霧均有述托怨揚蛾屬國多懷含悲紀歲余我伏生興言同旨遂使南山豪客休陳赤壁之

章固知北里美人廣傳白苧之調

諭永順宣慰彭元錦檄

瞿汝稷

本府嘗聞宣慰悅禮樂而敦詩書數奏膚功不自矜伐苟循是道而能克終厥美雖金日磾之賢可跂而及也乃今上司頗有所不滿於宣慰則惟以欲挾立彭象坤一事耳夫立後自有成法宣慰試思撫按司道諸臣孰肯從宣慰而紊國家之法耶且宣慰世受封爵耳目綦聲色之隆口體綦甘適之奉指揮進退罔不如意居然有上公之享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才諝不逮宣慰而俛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幬於國家之法而不知法之覆幬我是猶魚之終身在水而不知水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於螻蟻矣人不知法之覆幬我縱而敗法則雖貫富強之威且罹於戮辱矣宣慰豈自恃其富強謂朝廷莫知我何耶試討永順富強孰與寧夏之哱拜父子播州之楊應龍哉哱拜降胡也每虜之冦秦中者拜輒能破之數立戰功遂歷位總戎邊隅倚為長城拜因有驕色既而鄭經畧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以為皆出其下歸而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鵲集拜之左肩旋而右繞者三帀夌雲而翔拜喜託人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訐其

乃先歲鵲翔之日也於是遂因亂軍而爲變拜自以爲泰境非我虜來誰禦我今與虜合九州雖衆無足憚者侈然自任寧夏城與虜僅隔一後衛衛破則與虜接壤時守後衛者爲蕭如薰楊司空之壻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視如几上肉選其驍將哱雲往攻之而楊司空女力贊其夫鼓勇部出一箭而斃哱雲於是拜爲挫銳後拜父子卒就屠滅鵲翔之兆其應乃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惠迪吉從逆凶豈不信然當事之未起無論楊氏一婦人卽如薰誰有以將畧歸之者哉今職司楚地者俊傑如雲宣慰能量境內如如薰其人凡幾哉敵國之

援有北胡之強哉以哱拜之雄倚北胡之援而一荏蒻少年與一翠帷砥室之女子意能遏控弦百萬之強胡嗄喈百戰之勁冠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哱拜之事尚在北隅宣慰蓋嘗聞之而未嘗見之至於播州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往者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強豈後宣慰乎播地之險且廣與永順孰勝也又安疆臣以女女應龍子疆臣九域土司之冠也宣慰之姻親有疆臣之富強者乎安氏豈不念其親姻乃從朝廷共滅應龍計一失足於應龍則且與應龍洞禍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釁端尚淺一念知悔則白珪固自

無玷若逡巡不易所圖日月浸久則爲釁益深恐不如今日漸滌爲易也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必不欲其立以象乾酉陽所自出慮其合而扼我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酉陽疆土亦日益削蹙後惟恐見侵烏能見扼今重虞易與之鄰國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夫聽言者禍福之樞機尉陀聽陸賈之一言釋僞號而臣漢終身逸樂富厚累世彭寵不納朱浮之抗論身首異處宗族夷滅故朱浮之言未嘗遜於陸賈直彭寵之聽有不逮於尉陀耳今宣慰能聽本府之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王議者裁以舊章則凡上司

所切責於宣慰者本府當力爲陳請彌縫乃先期於無虞宣慰祚流後世無窮不然桂後惠文何容不念宣慰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誡子孫者朝夕不可不三省也

再諭永順并諭保西三司檄　　瞿汝稷

永順既聽約束不敢復尋干戈而慮保西復讎殺移文本府因復具檄答之且謄其檄并諭保西

辰州府為宣慰忠順既已著明院道德意尤宜詳體事昨接宣慰書教謂當和釋三司無令象乾復纍此意何俟宣慰請哉當具讞之日固已令象乾具甘結戒勿復勾酉陽與宣慰脩舊隙矣又近奉軍門趙貴州軍門郭批皆申飭三司務令睦鄰銷慾永戢干戈為諭皆經移文三司宣慰豈獨不見乎院道不欲啟戎殘民視三司等耳寧肯獨嚴於宣慰哉此在宣慰所不必慮在院道

本府不啻再三告戒者也夫古之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其地廣博阨塞視今何如而以德之不脩惟險是恃厎於滅亾古之人舉恃險者必以為戒況今三司之在中國如礨空之在大澤非以忠順之故何能保有疆上累千百年宣慰既以忠順自期院道咸嘉知所向背彼二司視聽知慮亦猶人也敢不尋繹院道之明訓自審存亾禍福之階而為向背乎此在宣慰第宜力於忠順增進不必過以二司復讎為慮也來諭有云若彼再不悛則在此無有不應不可謂啟戎在宣慰是則必不可若干戈互加則後先難於遽定脫使不悛者亥有舉動而

第保守捍禦申明上司則彼之罪有不可辭然後宣慰奉成命而往討是以宣慰之強又藉　國法之重破彼如翻掌不然如二鼠鬬穴安分順逆哉此本府為宣慰至意所以進說宣慰如是喻彼二司亦如是能聽則為明哲不聽則為亂寇此向背尤所當審者也

王窮文有序　　顧雲鴻

余以丁酉之秋落鬼東歸意不自得將理舊業于東林向所謂密娛室者披覽圖史嘯咏彌日欣欣會心侘傺之傷霍然解去傳曰君子固窮窮然後見君子斗子雲逐貧之説有盩斯宗退之送窮之篇未嘗厥致因倣遺體文名王窮王者言爲之主人也逆旅閲人貴賤百等主人自如造物無情得喪顛倒故吾自在故知客之是客王侯將相可埒輿臺知吾之爲吾軒冕簪纓不殊懸結凡夫竟無欣戚要之當心適無一方期于孫志推廣斯説用詒同曹亦以開豁心胸恢拓意慮焉

丁酉九月平丑之夜宿于東林密娛精舍更漏將殘匡坐未寐陰風怒號爐燼欒嘶有偉丈夫蕭然而來深目亢顙脩髯廣顋腰有傲骨體無豐肌陰陰瑟瑟高揖通詞余締視之乃余舊識詫曰子窮神也胡爲乎來哉曰然曩者吾子志在四方隨子車馬往來翱翔逝將舍子託于遠方世無知巳所至擯棄捽逐忿誹重以呼詈思子近雅與我相宜周旋廿年兩無尤疑矧伐王者非子其誰汞爾今寂冒雨來歸余曰噫子之困我亦足矣吾以子故閒關崎嶇忍情抑性焦顔槁膚殫極精髓頓于公車屈首抑舌中夜伊吾取羞骨肉爲笑里閭神以子枚髮以子枯我何德于子子何仇于余向不子絶冀子自悟子今復來將子是惡神乃仰天長嘯聲若裂帛掀髯抵掌而前曰歟吁悲哉吾以子爲可語乃今知子之陋也且吾亦何負于子子有思慮吾爲子達子有蓄疑吾爲子豁明子之志清子之神强子之骨完子之眞豐子文采高子聲名銷子客氣濬子深情吾何負于子子觀朝市攘攘熙熙貪榮逐厚喪厥幾希子以我故俾子息機空山脩竹午夜寒雞蘭煙未燼羣籟方微彈南風之雅操揚宣父之遺文挹菁華于左馬掞綺藻于淵雲仰吊千古洞徹三玄列壁壘于秦楚覽風物于山川攤

萬卷以當百雉掦三寸而雄九軍清風入戸明月窺窗布袍芷履超然世氛若乃良辰美景佳士相羣籍萋萋之蘭芷蔭落落之松筠激歌聲于金石澆礌磈于芳芬令我去子易彼侏愚諾以人諾趨以人趨丹朱其轂後衛前呵耳傾目營意亂心紆擾擾終日曾無寧居雖欲挽我其可得歟且子情與淋漓丰骨骯髒蓬累而行氣不可降寧與人畸自謂天放世路枸枸子將焉仗子之文章務爲攻苦冥搜入玄高譚驚坐辭來切今氣往轢古字挾風霜勢凌雷雨彈瑟好竽之前投珠按劍之左圓鑿方枘能不齟齬子不自惟乃欲余阻請謝君去君

燕與伍余乃解顏會心長熙謝過勞以三觴相對起舞

請就辛舍終爲于主

海虞文苑卷之二十一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祭文　墓表　行狀

太祖高皇帝祭元幼主文　錢魁代

皇帝遣官致祭于故元幼主之靈曰於戲天父地母而人生其間天地之氣有偏正故人之生有華夷而尊卑貴賤不外焉自古華爲天下主而四海服從亦猶家之有長而子弟順化也帝王之心豁然大公以宇宙之內爲一家以四家之內爲一人而一視同仁者良以此也歷代以來有知識者莫不奉正朔求册命于中國以保其疆土載諸典籍昭然可徵有宋中葉天地運否自徽欽不競以至南渡之後日以陵替于是幼主之先勃興沙漠芟夷種類克取中原遂幷宋以馭中夏幾百年矣斯民實蒙穢焉然天地之經華夷之義終不泯也由是脫其御轡海內鬪爭民墜塗炭天廼命朕起自布衣撥亂反正十餘年間羣兇蕩滅遂移師北指幼主父子順承天命亟返故國華夷各得其所嗚呼是豈人力所能及哉由此而論則朕之得蓋復吾中國之固有幼主之失乃棄其沙漠所本無耳朕固無媿于幼主幼主亦將奚憾于朕哉朕方欲撫寧遠人以盡一視同仁之義孰

謂幼主遂爾揹世聞之感悼不能自已故遣奠以布朕
衷惟靈鑒之
按甦字叟生洪武乙酉與豪右訟　廷鞫獲雪　上
見其儀度雄偉言詞慷慨欲官之辭曰臣以訟至以
官歸非出處之義乃放歸隨奉　口詔俾所過郡縣
南向立宣諭　天子叟化之旨始道句容句容令禮
之至丹陽丹陽令遇之甚隆而密奏其事　上報曰
朕命也于是官吏望風震疊十年秋星變應　詔疏
請辨華夷均田産眘刑罰尚廉耻復古學造人材
上嘉納之賜冠帶不受奉　勅以布衣辦事中書省

後上實封三事明年六月元幼主卒　上命禮部會
撰祭文甦從旁窺之不愜竊擬三百餘言大畧以華
夷偏正立論用以獻　帝置諸袖中詞臣代言俱不
稱　旨遂出甦所撰用之先是甦應　詔詣中書長
揖不拜謂未拜　天子而先拜丞相於禮不合其剛
直如此尋乞骸歸田學識淹博嘗推本太極二五多
所發明惜著述多湮佚不傳

邑人錢龍惕識

祭王蒼野母文

邵圭潔

於乎人孰無子盡人之子而碌碌焉尸生觿死也奚貴
乎子人孰無死盡人之死而泯泯焉艸萎木腐也奚貴
於死子如孺人之子爲才吏爲貞臣貽其母以不朽之
光譽曾幾人有是子哉死如令公之死爲成仁爲取義
亦自貽其不朽之光譽曾幾人有是死哉余常熟君[illegible]
海邑實當東吳藩屏邇者島夷驕■所至摧殘危[illegible]巨
測得孺人生我令公得令公作我父母冦至民憂無城
公身當之城有城矣民憂無兵公身當之兵有兵矣民
憂無將公身當之將有將矣卒之冦猘境上公孫將追

鼇奮敵而殞萬口籲天號呼莫贖痛忍言乎痛忍言乎
令朝廷爲公贈錄官司爲公哀䘏百姓爲公尸祝驕夷
爲公斂戢不獨吾人之頌令公有是死將天下後世稱
忠與顏常山張睢陽並不朽焉不獨吾人之頌孺人有
是子將天下後世稱賢與趙苞母虞潭母並不朽焉於
乎孺人與公皆可以無憾矣某等與令公共際時艱[illegible]
不能效子弟之衛茲得冠裳社席於完城之中皆孺人
與公之庇尤幸公之死者墓此生者廬此將藉公之英
厲垂庇無極陳辭酹觴涕泗交下慟非無從亦匪吾私

祭陳中丞文　邵圭潔

君子於存亡之際有以繫人之哀思匪緣其骨肉之繆婣戚之昵朋舊之歡而使人鍾情不置謂其身之存殊莫覺其庇藉之力而甫其亡也則有近之而靡所于依遠之而靡所于瞻者此必其所負荷者重而人之所庇藉者多也若我虞翁者非其人耶翁平生志希聖賢動循道義忠孝大節始終以身殉之其直聲在朝宁勳業在士籍德望在寰海文章在訓誥儀表在鄉閭休澤在子孫當翁之存也固幸天壽之永綏而及翁之亡也則若人所云三不朽者耿耿而在翁若常存而弗忘焉者

則翁亦可以無憾而人亦庶可以紓其哀思矣然而人之哀公則無問親疎無問貴賤僉若謂令之不可無翁者而況夙承翁之雅愛如予諸生者哉予諸生於翁之存也雖間獲請侍聆翁亹亹之誨竟莫覺其庇藉之力而茲於翁之亡則誠有近之而靡所於依遠之而靡所於瞻者蓋道衰久矣世鮮碩德鄉乏老成謂忠讜為激謂廉白為矯謂謹厚為鈍謂節脊為鄙而恌惕日益泓傾危日益熾不有如翁者以強立不詭之身砥柱於其間則賢者益無所憑翼而不肖者益無所顧忌道俗之趨獘其將安所税駕也則翁之所負荷者誠重而人之所庇藉者誠多矣予諸生濫從儒紳之後竊欲礪志脩行期不負名教而亦恒懼或有過闕為翁所知若穎人之於陳太丘洛人之於司端明焉者今翁亡矣固不敢輙自怠弃為翁耿耿之英所媿而進則無所聆於耳退則無所懼於懷不有所謂近之而靡所於依遠之而靡所於瞻者耶然則翁之存也雖莫覺其庇藉之力而其亡也誠有皇皇然不能紓其哀思者耶山頹梁壞之歌宜古今之同悲也人情所鍾於道義之故尤壓切焉而豈若骨肉之繆婣戚之昵朋舊之歡徒以其私者乎於乎傷哉憤時憂國天下不可以無翁維風厲俗鄉邦不

可以無翁增脩儆惰於諸生不可以無翁而翁今亡矣何以紓其哀思也耶臨風陳辭酹此一觴有涕潸然匪曰無從昔蘇子祭歐陽文忠云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予諸生於翁亦云

祭大司馬思質王公文　錢之選

於乎先生至此極耶天胡爲哉與先生之厚而奪之酷也彙之選令晉江見先生視師海上殫心悉力鬚髮頓白知先生之心不負國也于時夷寇方張倏焉告謐
聖明簡在擢鎮雲中無何復進官司馬總師冀北又知
聖心之眷先生不薄也胡騎犯邊先生督戰卒萬人一戰不勝以至今日於乎先生之憂國與　聖明之眷先生先後一爾然奏績于南而槩功于北受知于昔而逢怒于今成敗禍福之際詎非命耶於乎痛哉之選無似夙蒙先生識拔承乏秋曹無能左右卧病江臯聞計失聲士亦知巳吾其奈何敬薦來奠一慟幾絶

祭錢復軒文代　孫樓

嗚呼公之奮迹也起于遐陬困抑之地人不堪其憂而卒之學成以官公之筮仕也值夫嵒邑囂悍之區人則沮其難而卒之政成以遂其律人之嚴也必先于律巳其防家之肅也尤甚于防川蓋公剛毅廉直之操洵罔媿于古人而世之骪骳澳認之夫自弗克與之周旋故其通籍年二紀矣而歷官不過五品在朝不過四年抑且壽不滿其德冕未晞其藏公其生必俱遭者非耶乃若口無苟訾面無苟笑行方而峻節苦而堅曷與乎雖嘷之鴞噭咿之鶴迄今想之令人悚顔訟父之冤既可方于緹縈之孝而有弟之累亦何損于砌下之賢遺書遺業弗克保于身後而遺直遺愛人猶慕其生前愚兄悲弟夙契夙緣春榜則伯也名並夏曹則余也宮聯而余復宰公之邑備公之邊公茲窀穸永懷涕漣薦以求芻負以肥牲敘此生平恍與晤言嗚呼公父耄矣公嗣孱然公能自完其節而不能不俟命于天公既巳不虚其一生尚何飲恨于九泉

祭段養眞文 代

邵[illegible]

嗚呼余與先生有三慨焉學者操觚流翰有黃口未脫而翺翔雲路者先生于博士業也獨稱苦心屢收屢擲幾失而得四十而登鄉書五十而入仕籍則先生可謂晚達矣仕者攀鱗附翼有禍　甫釋而躐蹟華要者先生之于仕途也獨稱偃蹇屢陟屢黜幾得而失未婆娑乎即署復退守乎黃墨則先生可謂拙宦矣其達也晚其宦也拙宜其有餘以遺子孫而身沒未幾僉壬入室乘蒻子之好弄意中藏之多積蕭然垂橐而幾無以為殮窆則先生文可謂厄于身後矣謂先生不遇乎世之積德[illegible]行而禍及[illegible]賊者何限謂先生遇乎世之暴疾慈雖終身逸樂而子孫富貴榮世者又何限遇與不遇彼蒼所司縱橫顛倒人不可知此余所以三慨于先生也雖然先生恂恂言不出口易直溫良仁者有後翁于何罪僉壬之咎改心易慮捷若反手公侯子孫必復其舊先生瞑矣何憾何疚某與先生夙稱蘭契同先生皋後先生第雖學與仕俱辱雅誼輀車將啟無從予湔自此一觴庶其來歆

祭錢母陳孺人文

邵鍪

嗚呼他人之知夫人也以姻婭戚屬分舉受德之私情余之知夫人也以賓師館穀教子徵賢之大義歲在巳卯迄于今二十七年往矣當是時余以不遭逢之書生獨以一經先世業為吾邑專門宗旨令子某今為觀政進士奉尊公侍御先生命受春秋經乃屬其介弟文學秀山公謁余而告諸其封公老先生折節召余往蓋余號為師者先後四年居一日之長而靡千日之粟每記封公行事即隱微處動合古人而其禮余也更獨恭朝夕饋余與若孫勤且[illegible]獨至然非夫人內總家政孰以善[illegible]師之居海[illegible]者無一不當于禮即封公文學有時他所矣即侍御先生遠在官矣而誰且督其子就外傅儼然敬信其師無敢有褻容抑誰且激勸其為師也者感主人委任之敬禮之之意思以盡忠于若子而不為世俗空譚虛坐之常比于任一官執一役者詭焉為名而無當于若官若役之當然處嗚呼世衰教弛矣[illegible]之遷于情俗為易侵于少而不學長而無聞焉者類由母氏之溺愛弗克以嚴濟即父道殆相衡易曰家人嗃嗃吉旨深哉夫人稟自清門賓于㢠姓克慈克嚴為貞為淑相夫君侍御公得　褒封如制上[illegible]

來雞鳴相警之風族黨嘖嘖稱之而卒又成其子爲進士今令子之官程千里發足而其接余晤語間穆然冲然乎童時趨步不甚異焉孰非夫人之内教愛且知勞即既長如一日也人謂夫人宜登遐齡晉封秩未艾令子甲辰成進士其秋請假歸省膝前明年乙巳冬日夫人遂厭世去余聞之馳謂令子曰子毋甚哀子日者將諏吉行矣天若牖之而子若知之當毋之無恙而成榮名被錦以稱賀于堂乃又當子之在侍而終天年親含歛以盡昏于室子不可謂無幸夫人亦且含喜神遊于若存若亾之間而又奚憾焉援抒詞以慰夫人夫人有靈庶其鑒之

祭魏鳳衢文

邵鏊

嗚呼哀哉何魏子死之易也魏子七月視余于官舍八月試于闈九月落第去其家夫官舍之几席盃觴猶在焉余啖之餅果食之笑曰子作官我猶爲此舉嗣然而唏噓聲猶在焉魏子所爲文多瘦削孤遠如其人今其三試之牘猶在焉九月去其家亦無幾日圖書不及展親朋不及晤魏子輒于是死耶嗚呼魏子死是也謂魏子乛死之日非也魏子與余少同館其先後兩試督鄉一人雅自負芥拾一第甲午歲擯于有司人謂敗矣澱餡穀之半收之曰而試謝高等而館希高魏子恥甚心折而不能吐一語于是死以遠于今矣魏子死是也謂魏子死之易亦非也徃者余友樹兩柏庭中使童子日溉之童子陰謂其徒曰何物異種而數數爲休矣嚴子一日見柏枯而訝之余曰死久矣而君不知其斯之謂歟嗚呼魏子以名之爲果澣俗之爲窘梏折其氣銷亾其精已死而不自知又何論他人見之必若死而不知則謂魏子至今不死亦可矣雖然魏子其中退退然其行斤斤然好脩士也廬山之下有居焉泉流出其室顧而樂之徙而讀書其上翺子亦悠然也者誰謂魏子以名死世之不需箱敘

名者何限亦復死嗚呼魏子其毋泥于余言余悲夫同館之交相友之素一旦而死死者既易生者何心嘯歌致詞涕蓋涕從嗚呼哀哉

祭殷道時文

邵蟄

嗟乎道時予與君兄弟世好而相友也先公之不鄙予也俾予佐仲之讀也君髫年而見予也頡頡若含謚之莔也又十年英英若綻玉之葩也又十年禰花然寂昗菊栖幽閉戶端居翻經美帙延方外以譚道定素交而搜遐倚翰墨以諧好傚奇蹟以為詩盻脩竹以當遊徵往古而咨嗟樽罍圖史非古不列咏歌彈射惟意所及金友玉昆門外罕匹嗟乎湘竹之篇投予云謝辭翰清新曾不幾夜計昌從來驚予失舍嗟乎先是君之季弟五一夕而逝君用潸涕未踰月間君忽同此豈人間之

不樂尋常歸而偕去嗟乎天察慈在衡肴核在陳詩人未倦酒客未醒一旦罷棄風淒露零嗟乎玉樹瑯林鶴隊嘗摩敗羽摧枝夭乎何情存兄弟之大半風流未盡悼良友之雙逝涕淚何云嗟乎惟仲與予偕讀兮覩君加邇仲掩袂而相命兮維世途其何取君年命忽忽也仲與予不可知猶是也君遺言楚楚而往也仲與予不知其何如也君既死覩生何如也尚能見謂乎夢中否也君姑鑒予觴而徜徉乎來也毋我遐遺也

祭安小范司封生母文　邵蓥

嗚呼吾觀於吳孺人母子之間而知天道之遠也遠者何是不可以肎睫定也孺人以妙年歸僉憲膠峯翁當是時翁有子少峯公且近丈兩孫藐冠長矣以邇言之翁不當於最晚舉最少子而孺人有娠屈指徵翁期令爲司封君天遠矣僉憲翁病間睨孺人已生司封君而病甚恐一日不諱以厥子彙郭宜人將使出繼其少弟家曰周涇氏以邇言之郭宜人法當引爲已責不當聽許翁而宜人竟許弗任也天遠矣司封君之離母也踰期耳是呱呱者與周涇之嫡孫相生而乍相保乳哺之去成人豈朝夕殆不可幾而司封君恬於繼不異於孺人之懷其又自周涇歸於膠也以邇言之孺人與其子離而合少峯公與其弟異而同法當如是以久而少峯公沒孺人偕君復去膠如周涇噫天又遠矣君自是獨依孺人孺人苦操力作供君讀以邇言之膠山周涇之間去來瑣尾幾不堪第而君壬午爲邑諸生乙卯登南書丙戌成進士拜大行改膳部尋改南銓部歸省孺人稱觴堂上若喜若悲憶數十年前事若夢非夢噫天又遠矣而司封君痛孺人一旦弃去謂未奉恩綸慰泉壤嗚呼此猶之人事之邇者司封君以上章被放是曰人臣是曰人子郎日　聖天子追惟言事諸公無他設不次賜環以待司封君惟是貞慈苦節之見背爲哀而他何哀噫謂天邇乎當此境者境不可辭謂天遠乎非此境者境不可知吾觀於孺人母子之間先乎此者不可以邇知後乎此者又安可以邇知孺人其委悅塵埃翱翔上清以竟觀司封君之大業所稱不朽者三必居一於斯而以孺人之佑踵發於諸孫之濟濟者又安可得而知某也通家之子同年之姪敬酹一觴侑之以詞

祭袁子久文　瞿汝稷

蘭芳自焚膏明自煎嗟嗟子久竟奪其年昔爲人羨今爲人憐悲哉爰自髫齡朗然夙慧領影翩翩容止孔麗幹藻丰茸雲與霞蔚于蘊蓮綬人贍手氣癸酉之秋幸以戴禮而魁多士吾見吾里執羔雁而賀子久之門如市也越十年而登第由司冦郎而雯司馬郎英猷多識藉甚含書平津虛已列宿避芒謦欬則激江流於涸轍耶昧則致迷津於通莊鸞音夜集鶴蓋晨張吾見宇內珠徂恒雜遝於子久之堂也子久又以其暇婆娑篇章之圃翹華鏘倚引商扣羽不腔而馳聲翔天府既集應劉炎命史許白陛審膂於雕龍繡斂見劾伎於刀俎花陳五禮四照之品鐙然九微百支之炬顧指如意於何不具以子久之才而得子久之遇彼棘若槐可俛而取何清揚之不奄忽見侵於二豎悲哉展輪馳千里之襯櫬無六尺之遺錦篘初構霽輀是歸蓮井徒鸃桂　誰窺凡夙昔所拮据曠一爲可控持悲哉伊大暮之同盡黜豪傑其孰免紛　於百年若泡沆與電轉於泡電之卷　又何足以絜吾之欣慼惟一眞兮湛然　生死而無變子久其脩然而返此眞耶必無以有所未完於世者而眷眷也

代大司馬祭東阿于相公　陳禹謨

惟嶽降神篤生我公德含玉潤心秉淵冲文耀日星名高華嵩翕赫詞林輔導青宮當侍講帷啟沃稱忠爰晉秩宗寅清在躬夙重輿評尤簡　帝衷方推宅揆休沐居東養晦丘園物望彌崇潸悲道塞見喜道邇時需良弼夢賚惟肖師錫既同遂膺　環召起自田間洊登廊廟石火電光事竟難料曾不失遺胡天不憗豈　皇所竇亦天所競故榮附其哀弔隨其慶甫拜楓扉尋壓鄗命惟公之來誰不相望惟公之亾誰不盡傷烏乎哀哉謂公不終遇邪處嵺嶙而發兩王之夢思則深矣謂公而終遇邪秖蕩輪而軼箕尾之騎期亦速矣謂公而幸此出邪一生未竟之勳業徒歎居諸之處謂公而負此出邪一腔未抒之忠赤盡寄垂絕之牘令公言而見採袞闕可補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即公言或竟虛石畫終在期於收效寧論後先公以此而報國亦何憾於流焉某居叨同里情謁親暱方倚平章翼我樞密奈何甫逆公於郊旋弔公於室靈輀既駕我心用怵率我寮屬用薦芬苾神之鑒之詞蕪誠溢尚饗

祭郤麟武文

繆希雍

兄以秀拔之才果勁之資邁往之氣而獨不巧于逢世胸臆牢騷與物多忤寧栖息于蓬蒿不肥馳于宦路蚤發甲第白首爲郎意不可乎一世遂絶志乎四方齟齬終身卒就清狂恒文酒以自娛或山水之徜徉將優游以沒齒合吾道之弛張詎非不得于人顧得于天者耶雖非上壽亦已屆順高文足傳賢胤纂訓揆之人理庶幾彌完兄之長往復何憾焉嗚呼哀哉兄之王父先子之師兄之姪息吾甥妻之情敦世好誼同昆季今日憑棺能無霣涕奚雖絮酒豈曰堪嘗五鼎匪備寸心可將明明麟武幸來予觴

祭墟蓮邵師文

邵應遴

嗚呼先生竟棄人間世而乘箕以遊于汗漫乎先生全歸返眞夫復何憾而門牆小子則曷勝山頹梁壞之戚焉遴先君師北虞公先生復師先君遴又侍先生鼻比蓋一經遞授稱世講云故遴之受知于先生最厚而知先生亦最眞今蓋棺矣論定矣若先生者殆所謂畸于人而侔于天者非耶當譽髦時家徒四壁立氣岸軒舉厭薄帖括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其牢騷不平之氣不激之爲歌則澆之于酒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顧學海物色曰經生語乃絶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隻眼蓋先生之才與俗學畸有如此既第兩爲理官入爲駕部郎其間以乞養歸以避謗歸服官僅六載而視宦況如蝉楚中所取士如莊如吳並踐清華累書起安石于東山而卧且益堅錄北山移文置座右示不復小出蓋先生之仕與俗吏畸者如此謝事林居雅不喜元規之塵小築尚湖濱名曰鱸鄉曰五湖三畝又詠茆石城橋曰井月庵而相羊其間足絶城堙軆絶報謁至有懷刺數日不獲一通者人以是督過而憎茲多口焉座師王元馭移書規切先生笑曰王師愛我哉而非知我者吾惟不能磬折上官是以在此乃復令束帶傴僂向鄉里小兒

作偶人態乎人遂謂先生傲骨天成然與高人韻士相
期于風之清月之白把臂入林飛觥通夕蓋先生未嘗
不矜客特與俗客畸耳先生性嚴重閫內外無不肅嗃
者蒼頭侍立不敢仰視親戚侍坐不得譁語或陪客竟
日了無所對人遂謂先生壁立萬仞然與揚搉風雅商
畧典乘津津肯綮機鋒迅發一座盡傾對客揮毫竟數
赫蹏不休所為詩文得晴空鳥跡水面風痕之趣縛柴
筆作大字雄偉飛躍遇奇書古蹟傾貲購易沾沾欣賞
蓋先生未嘗不好事特與俗事畸耳居嘗念北虞公建
文壇旗鼓與瞿唐亞驅中原而黜領南宮貫志廣文念

欲顯揚之乞靈學使者從祀學序矣復乞靈鹺使者建
專祠立棹楔而拘形家之說者或掣其肘雖令子拮据
勉成坊祠以慰先生心而先生終鬱鬱不懌會一歲中
哭愛女又哭痘殤子情之所鍾不減西河即有時強為
歡笑而神色黯慘幽憂之疾浸淫乎膏之上肓之下焉
仲秋朔之明日溘焉夢奠嗚呼悲哉先生存日仰止高
風與娟嫉而欲甘心者殆相半焉及其歿也騷人墨士
憐其才薦紳士夫高其誼鄉長者稱其孝友彼有幸災
樂禍者皆下劣凡夫無所比數者耳語云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所從來矣先生近于夢中得句云誤落[illegible]
中遂痛哭而寤寤而淚熒熒枕席間亦此推之先生殆
果位中人分身入流于宰官中者耶宜其不諧于俗也
不諧于俗乃所以為先生也故曰先生者畸于人而侔
于天者也嗚呼先生以經術起家爲之先人以清白世
澤傳之孫子以孤高格韻挺出波靡以磅礴正氣還之
宇宙元精炯炯死而不死寒壑貞松橫江孤鶴千古同
調自能賞識倏然蟬蛻去五濁而登四禪區區人間升
沉黑白何足計哉謦欬不聞清光已邈敬訶薦醴髣髴
居歆

代章伯鉉祭蕭似之文　　錢爾光

於乎痛哉似之兄而竟歿也兄于今日何事可以目瞑而竟歿耶夫兄以絕世之才䀹青紫可俛取乃年甫逾立而竟賦玉樓高堂之雙鬢如銀矣所恃爲愉景之娛者唯兄一人而綵衣之舞杳然膝下之子女纍纍其最小弱者且未離提抱也誰不須兄以成立而何怙之情慘然膏腴沃壤畝以萬計而誰爲之理僮僕婦女指以千計而誰爲之主曲房華屋陂宅園林兄則樂之而悵松菊之徒存博奕琴樽詩書法玩兄則撫之而嘆風流之已徃於乎兄於今日何事可以目瞑而竟歿耶天胡不辰而壽我似之之至于斯也大凡人之壯而歿者非以粉白黛綠之欲戕其性即以忿狷疾戾之氣滑其和不即以狂佻恣睢之行喪其魄夫人之無良天之降罰宜酷今似之兄有一于此乎其性凝然其容春然其衷淡然外無小史之僯內無妖姬之嗜生于貴介而不驕勤于施與而不倦投之以逆而不校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繁劇而以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此其人非山崩地摧不宜不壽於乎乃竟歿也乃竟以壯盛之年而賫志以歿而遺其親以西河之痛而遺其孤以蓼莪之悲而遺後房以崩隅圯城之哭而遺朋故以物在人亡之感於乎天胡不辰而壽我似之之至于斯也憶申戸之交兄從明峯沈師受曲臺禮余亦少以一經游沈師之門因時時于絳帳中識兄迫庠予歲兄謬以余臭味之合遂邀共事筆硯間自是數十年來握手促膝何肝膈之不可吐何城府之不可屏蓋有人不及知而兩心獨得者矣夫以兄之雋逸其才而不擯余之疎庸以兄之該博其學而不鄙余之雕蟲以兄之高門裘馬而不陋余之瑣尾衆茸且以余之忝壎篪之誼也而視余父猶父實當兄之繆恭而育余弟如弟顧余子如子兼荷兄之憐憫余方走謝銘之有托而一旦儀刑之莫從於乎痛哉余其能已乎爲棺之一慟耶日者自下之役余與兄對進接枕綢繆者四旬屬數奇俱鎩羽而歸歸而兄病病未一月而歿於乎兄之丰容宛乎若睹也兄之笑語藹乎若聆也而兄已黯焉爲夜臺之人長與余別矣若余所謂凝然其性春然其容澹然其衷與夫貴而不驕者施而不倦者犯而不較者欺之以言而不疑者迫之以煩而不焦者酬之以負恩而不怒者今且與其七尺骸之乎一棺而俱盡也徒令余彷彿其似而親炙無期其又何能已余之一慟耶於乎似之萬事已矣其身後之所可慰兄者兄之兩尊人康強善飯永難老之

錫其歸然若曾霧光之長存可必也兄之三稚子頭角嶄如俱稱汗血之駒不數年而齒至千里長風可決于跡下也則夫桑麻之業林澤之饒僮指之富繫鍾鼎食之隆琴書六博之具依然兄之樂而撫之也此余之所日額天以蘄而瞋吾似之之目者兄其為我首肯地下乎望兄霧床叩兄繐帳悃抑失聲迸泗交揮徒以不倫不韵之辭寄吾之戚而已於乎痛哉

邑侯王蒼野墓表　陳瓚

王公諱鈇字德威其先五季時曰安者爲將軍鎮婺州行部卒東陽縣葬其地畫溪後人因家焉二十五傳至通徙順天左驍衛季子磨娶郭氏繼和氏和生公暨鏷公之生父母並夢鈇星墜蒼野因以名且號蒼野子志異也自爲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譚論好稱奇節常目笑咕咕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　京師公威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壯之尋　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昌上先人冢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逸

甚壬子弄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數亾命作姦監司數捕之公曰網疏則魚漏繩急則麏驚招之便亾何諸大豪囁嚅至公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即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公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旰食命工屬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邑故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三人賊懦恐脅遁公

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孟月賊由故道入滸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憪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衛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徃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輙以三丈浦爲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即犯成擒矣明年乙卯

秩三載當上計眆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旁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按劍起曰蕞爾乃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叅潘錢公泮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錢從吏公公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艇數十追躡賊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岸攻我時獨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鬭死公奮擊及滸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瞪大呼而刃剸公腹中矣錢亦鬭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　上上重死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製文遣祭　賜長子佑汝錦衣百戸世勿絕

邑人痛悼既立祠且詰監司請宅居其母和暨恭人并仲子輔汝孤煢相依稍稍聘貲殖生產自公遇害數月而和卒十三年而董卒會稽王公叔杲選吉壤得拂水嵒之麓萬曆改元六月某日佑汝奉公及董恭人柩合窆焉大學士嚴公誌銘其壙猶懼陵谷遞遷乃伐石樹碑表曰人言死非難處死難其然乎懦夫臨難奉首鼠竄誰能捐軀溝壑而不悔者然則一死亦難矣當公死事時督賊大吏擁旄吳門堞間列卒如林賊接艫過之至以所掠火攻具中堞卒多死比涉吾邑不敢傅城下亦不敢遺一矢以害吾民何耶有先奪其心者也即縱之

使去不可謂怯公特恥其寄徑于我倉皇奮劍不遑謀候遂至舟膠隘窘毒生聲蓋畢于赴鬭坎窞就隕不亦大可哀耶曩余游京師聞公未仕時與椒山楊公繼盛相友善今觀楊觸賊臣死公以追賊死兩人真烈丈夫也且公不徒死高墉嵌險百世賴之其庇我民者弘哉此固足以表矣

少宰定宇趙公行狀　　瞿汝稷

公諱用賢字汝師別號定宇其先世爲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譚簡國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十傳而爲松雲公諱實出贅於常熟錢氏遂又家常熟松雲生永違公諱玭永違生益齋公諱承謙舉嘉靖戊戌進士累官至廣東布政司參議娶蕭恭人無出公乃張恭人出也公生魁岸超朗甫五齡就外傅日輒記數百言稍長益警穎參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從參議公入慈署署多梟公所止梟絶跡於是始奇之嘉靖庚戌補博士弟子時年十六而

倜倜若老成單狀六埶嚴獵百氏凡古今名賢康濟之蹟悉湛涵於胸臆有澄清一世之志戊午先文懿典應天試寔舉公壬戌張恭人卒戊辰參議公卒居喪悉如禮參議公素抗直不與時俯仰里人有怨之者比歿乘公傳辨暴疾亾遂巧設繪繳欲中公危法蜚語直指使及臬司頗爲眩遠甚急公晏然應之卒胥盈庭般礴而舐筆和墨撰著不少變會郡侯縉雲李公偵得情抵力爲白事遂解辛未舉進士應館試典衡者第之居四穆皇帝拔置首未幾蕭恭人卒喪之如喪參議公張恭人甲戌服除授翰林院檢討丙子纂脩　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公大息曰予我欲短喪宣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當爲斯世綱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尋出西南長竟天公遂上疏論曰云云時翰林院編脩吳公中行刑部員外郎艾公穆王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非是初　上在沖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人寔忮刻以智馭一世席寵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禎劉公臺嘗窺其微具章糾之悉奉　旨杖戍遐荒劉竟爲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數計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兩人者蓋并目而視合喙而鳴者也

朝廷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攝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逞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紆組懸龜者見皆分庭伉禮奔走爵與七者踵數恆丙夜不絶何論江陵其聞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林也四公疏上同日　詔杖於朝公與編脩杖六十削籍兩刑部杖八十戍公肉靡至骨提撲者幾稍當四公之杖也進士鄒公元標號哭於旁翼日即疏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　旨杖百戍蓋五公之名一日而爆焯寰宇雖務牧并悍靡不欽慕也公歸江陵側目求解直指滋吳者受密諭將與大獄吳中洶洶甚公聞曰

吾得從萇弘子胥脆靡不有餘幸哉日惟冥搜經史臣
坐笑詠澹若無悶既而直指中悔語吳縉紳曰吾無奈
此霧知何移病去歲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
已張弧會江陵死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詔乃寢
是年臘以言官累薦起官癸未夏六月陞右春坊右贊
善時凡江陵所排阨諸君子備徵列　文石諸君子銑
意反江陵故政畢期一旦而澌滌之爲快乃在上者雅
尚優容寧務爲長厚不事峻絕積見崖異雖宿號同志
且日携二夫人各有志父子兄弟有所不能奪公直諸
君子之一人耳諸君子之議寧懸公而盈廷之清議亦

寧懸諸君子乃摩翁詆務入之徒望風承嚮呼羽吸微
以推移之指似眡影以投抵之於是且麥口而明以朋
黨攻公於是上疏乞歸且極言朋黨之禍乃漢宋之季
小人借以去君子而空人國者非盛世所宜有慮開讒
邪之端遏仁賢之路助陰邪之勢消正大之氣引去甚
決不允頃進　經筵講官分校　會典甲申　冊封
鄭府繁昌王事竣至儀眞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
業事之擢引疾乞假部寢其奏促行乙酉春赴　闕丙
戌再分典會試旋纂脩　玉牒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
事公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於徵輸流離歲甚一

於父老稍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胥侏
竄有不可勝言者至是聞檇李進士袁公黃習其隱曲
相與訂證者四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曰議田賦之
數二曰議混派之弊三曰議徵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
條五曰議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
運八曰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供十曰議存積之
重十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徵斂之期十三曰議
徭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柢疏上部
介進士至吳議之進士格於衆咻不敢有所復乃會有
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秋主武試丁亥陞南京國

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　大典成　賜白金鎰文
綺二贈父爲議公朝議大夫毋蕭張皆恭人既涖南雍
日夕惓惓以四維厲諸生曰士不敦彝常即有淵雲之
墨妙直如雕龍繪虎無濟於實首褒舉海內高行鄧元
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第
有寸長靡不採擢規繩一以身先士子黠驁者范於檠
而不敢肆進脩者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
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畢爲營脩蓋煥乎其易觀聽
矣諸史籍之剝蝕湮晦者務求善刻詳爲讐正故南少
宗伯黃公觀死難靖國其廟圮公爲創忠節祠樹表忠

碑以風世戊子冬具疏乞歸己丑春復具疏乞歸上言
人臣事君不可以身之將退而遂忘忠益之進乞蚤定
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毋令窺覦不允歸陛南
京禮部右侍郎尋艸疏同宗伯王公弘誨請蚤教　元
子不報辛卯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再引疾乞
歸不允壬辰涖任教習庶吉士聞有並封　皇長子
暨次子議即上書極陳其不可疏寢不報癸巳陞吏部
左侍郎兼官如故甫履任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
前戶部鄭某楊某御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吳
八吳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

其疏屬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
之要遂約爲姻婭而其人固利祿之士未幾遂深結江
陵居恒悔與公婚恐以此殺江陵之眷爲彼仕進之經
牽數言之所親凡事數避遠公又其人貪殘里中薦紳
士無不厭苦之其短之於公且告其悔者日不絕於公
耳公嘗過吳吳坐鎮於其第下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
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祖於道既示期公艤舟候之且
使語之候吳佯托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悉信乃返其
求允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
身[illegible]事在辛巳及是越十三年矣是絕也吳[illegible]

以果欲爭則授書返幣時宜爭[illegible]於[illegible]文與
公同在里宜爭及吳既歸蔣氏始議婚宜爭議婚越五
年而後嫁吳微有言則其素威人畏如虎將敢與爭嫁
復歷五年嘿無一言不爭於未嫁之先突爭於抱子之
後非其初志明矣昔則直受公絕以固要津之寵此復
乘公之間抵吭而肆其毒以公之一身兩居爲寵世之
奇貨狡甚矣公癸未乞歸之疏有云臣此時不去則疑
構愈積機穽愈深即有曾史之行夷齊之操亦不免以
讒見汚至是而徵焉　[illegible]夫中外名賢上疏爲公直者不
下十餘疏不能盡志志者爲御史大夫李公世達少

司農李公禎少宗伯劉公元震廷尉朱公廷益給諫[illegible]
公廷蘭侍御趙公標鹿公久徵甘公士价李公堯民吳
公弘濟柳公佐銓司安公希范儀司張公鼎思刑曹孫
公繼有譚公一召武庫伍公袁萃繕部樂公元聲行人
高公攀龍章疏累白敷陳極嚴正皆寢格而御史大夫
及吳侍御銓司兩刑曹行人六公至挂冠云遡公自壬
午起官至是乞休之疏凡十二上其以禮義自砥礪不
少降志諸世凜然可視也公既歸聞倭寇內訌公倡議
脩城首捐俸助役杜關謝將迎日惟事披閱乙未春稷
將赴[illegible]公公語欲撰次三吳文獻九　國朝與[illegible]

華祿畢此而後謝筆硯然公已病痰精爽衰甚丙申三
月適奴輩有悖叛者病遂作遂不起傷哉公爲人剛直
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於正意所不可雖貴顯力
諍無所避至人頽頰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壬辰之
春余迓公於東郊謂公此來頗少遜以避機穽公曰世
之治亂惟在　國是之當否人臣食　君之祿而第圖
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
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
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公者以此而訾公者亦以此至
於兵戎賦役地利民瘼聞有能周知其事者虛己延問

務盡其所長未嘗以己聞蓋之也一遇水旱寇盜之患
無問異壤同域諄諄與監司陳禦災捍暴之策若身任
其事家罹其憂也其於海內名賢樂爲推轂即未識面
如素所厚雖在韋布嚴事如師友苟可延納折節披心
靡所不盡先文懿之棄稷稷甫弱冠而與里之鉅公仇
構公挺身卵翼或謂公曰某公方日顯榮其力能逹公
公亦能柅公投足輕重宜自審矣公應曰先師之子某
所持甚直而正某固不能背先師尤不能醜直害正也
及余北遊長安有婢生兩子公兩以陳夫人所生女許
婿兩婢子夭歿己丑生子式耒公於白門復寓書於余

以長孫女許婚焉夫以余之陋公不避貴盛而係之於
憂危不薄寒儉而申之以婚媾其碩德隆誼豈彼趨起
所能窺哉至於孝友尤所性篤衆議公之捐館里中豪
猾遽以大役及公仲弟用賓公赴邑以代長令高其義
竟釋之及用賓丞世撫其子如子視其女如女叔弟用
貴季弟用貞皆孩幼而孤公教撫備至庚戌有田荊姜
被之風公亡而兩弟撫公之四孤禦外經內亦極殷篤
人交美焉他如敦恤宗親急難解紛表章先進申雪冤
抑種種懿德不可勝紀在世人視之固嶕嶢而不可及
自公視之皆其細不必詳也公生於嘉靖乙未四月二

十日卒於萬曆丙申三月十五日初娶張氏贛州守張
公文鳳孫女蓋不踰年而卒繼娶湯氏太學生湯公儔
女能讀經史諸子爲詩頗有佳句居恒勖公攻古文章
年三十三卒復娶陳氏廣東提舉陳公文周女性聰穎
識大體一切家政綜覈甚密公之游仕能絕不內顧其
力也歷丁丑之禍侍公極周嘗刲公股肉如掌恭人腊
而櫝之每聞公過饑輒持眡公曰伯宗之禍夫子所審
也盍戒此腊矣及吳鎮事起恭人號曰嫉者欲盡腊夫
子肉久矣吾乃乳此女爺之斤鋸乎憤泣擗標遂日歐
血甚至數升竟於是冬卒公先援侍讀羅萬化例疏

三娶皆贈封孺人恭人子男四長閒美國子生娶呂湯出次祉美國子生娶王次隆美國子生娶何次玄美聘嚴陳出女七長適王維城次適徐繼溥次適蔣鑽次適何之柱次適顧大夏次適黃代玄次適于斑孫男六孫女六公之亾也稷羈於黃不能一凭棺第揚歩哭公恒東盻鬱邑戊戌計偕燕市公之兩弟相與紀述遺行率四子爲書風雪中遣人行三千里徵公狀於稷將乞文於大手筆稷素不嫻於辭頌辱公遇最深何忍辭也嗟乎爵閒廼殊敢謂契同罕國哉冥明長慕庶幾情均范張矣敬次其槩如右

閒溪黃公行狀

顧雲程

公諱祖相字良佑別號閒溪六世祖禮隱處常熟之湖橋禮生用正用正生仲倫父子俱庠士相繼夭歿仲倫生欽是爲溪隱翁四歲而孤祖母陳母衛兩孀共鞠之母病能割股以療里人稱孝蚤歲以文無害爲邑椽壯而好玄飯緇素葺橋梁傾貲不惜歿之日家無儋石子孫環泣曰好修之報固如是乎溪隱翁呵之因以所持藥盋樸于壁膠而不脫見者異之語在鄧太史傳中娶包氏生兩子伯曰琳仲曰璽璽號守溪配周氏亦兩子閒溪公其仲也先是溪隱翁與陳翁思閒賈分利均兩人驩相得思閒翁謂黃氏世長者以愛女贅公卽陳恭人公以一身任兩家政事思閒翁恭謹甚適兄北川翁蚤世家日落守溪翁徙居城中公生事死事皆竭力兩家翁並賢之公因號閒溪謂繫心兩姓也公學書不成謀入貲爲椽就治鎔金金躍而起公疑而卜之卜者曰椽非君所居當候騶秩公遂去而爲賈遇有天幸得贏旦夕饘粥外稍稍具室廬伏臘貲矣公雖浮沉里中乎然幹局治辦殊出人意表家僮中人産而好行其德且嚴于取予語其大者如築城而度丈尺以給工權璽而徵重輕以定稅雖有司主之公實畫策焉若許忠臣詞

皆道路若橋梁凡見傾欹必倡義整頓不憚勞費有故
人某夜至荒促叩門投一囊公究所從來曰予弟暴亾
此其蓄也公受而藏數月歸其主封識宛然思間翁故
多藏間遠出人有謂公乃翁橐中裝良厚據之足雄郡
邑何弗取公謝曰翁即有蓄我當衛之豈其攘而爲巳
有况豐約自定數耶言者色阻友有父喪在殯忽遭回
祿公率強有力者奔救之舁櫬而出其輕財好義類如
此識者異之曰焉有磊落如黃公而長困阨者乎然公
性剛方不能委曲待人人多齮齕之故時有鼠牙之訟
又役累疊至公力疲不能勝卮邑邑不自得將叩神卜

所禱爲先詣城隍祠時五夜門未啟至而門扳忽闢若
招之入者繼詣五顯祠燈熒熒二僧出相慰曰若忽退
遽異日自有佳境公歸語陳恭人具晨饗飯前僧比詣
祠祠殊無僧獨土偶僧西向坐宛然夜所見也公嘆異
而歸比化之生而穎敏公知非凡兒竊稍長遣束贄從
經師遊又時廸之以義方既補弟子員則益寬其資使
交于吳中賢豪所過從擊鮮槳酒繼之又遍市坊肆圖
籍以供討閱化之發憤增修試輒高等癸酉領應天薦
甲戌成進士報至而陳恭人適以疾卒化之歸守制三
年服除將赴部公勉之曰一第良不易汝努力毋負

朝廷任使竊餘以光而父若家政而父任之不汝累也
化之拜受教丁丑選刑部江西司主事戊寅會　上建
中宮覃　恩封公如其官仕宦期月所親一日爵並
六品蓋亦異數云庚辰化之擢浙江司副郎辛巳晉山
西司郎中委蛇刑曹者五載聽斷必叅稽情法多所平
反人稱化之爲小司寇凌踦後先亦封君之訓成之也
壬午化之擢惠州守惠劇郡化之優優理之一如無事
至于決大疑斷大獄堅持三尺不少假時有巨室兒坐
重辟自粵走吳冀以賄免公毅然正色曰法在　朝廷
官職在子吾不知若事知教子以正耳巨室兒逡巡退

化之報政晉封公令銜公笑謂所知曰吾不儒而服二
千石章心誠赧然脫吾利富人賄俾子無完名吾媿死
矣聞者韙之丁亥化之擢嶺西兵使察吏澤民治兵除
盜績用赫然彰著公聞之喜甚且詒書戒其勿懈化之
拜受教辛卯化之擢雲南布政司叅政取道還里中覲
公公時微有足疾亦非沉痾促化之速之滇化之不欲
行公曰汝憚萬里遊耶古叱馭者斷禘者非人耶化之
跽而請曰兒曩不獲一綵衣侍吾母今念及猶涕洟乃
又忍遠升斗輕去父側耶兒即終身困約不願仕也公
言曰兒誠安心家食吾亦不強汝矣公兩膺　朝命而

原缺第四十葉

淑游篤可合其漢劉黃氏自溪隱公以下往往陰行善語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其謂是乎即今化之才望隆隆遠大可待而孫枝競發多而且賢黃氏之福殆無量也驗之卜兆亦應若左券矣某月某日化之將扶柩與福山之新阡啟陳恭人兆合葬焉自里中馳書屬上謂知公莫如余宜為狀余素不嫻于文且左輔月在牛馬丞不暇文第余與化之少同硯席已而同舉于鄉稱石交于公為通家子公視余又特厚余誼不能辭謹摭拾其槩而銓次之如右惟當代名碩採擇而賜之銘　辛丑

處士顧介明行狀

錢世揚

士樸遬亾他長其埶也輒自命處士處士云於名實亾當也若迺夐明淵識足効世用而不幸槁項黃馘身沉名飛其人畫然足傳者當吾世則獨有介明顧君君為余內兄生平鮮許可而獨雅傾余余有詧懲面折無少假余每視為良友君埶之日余走而哭之曰君已矣茲以往誰規我者而其孤夏時謂余實知君泣而以事狀請欲以不朽君者藉手於余嗟乎士業稱知已附臭味寸心自盟九京不讓何忍以不文辭君諱耿光字介明號曲江子其先出吳尚書雍元有細二公者好倜儻大

節嘗以趙文敏薦辟督漕晚以肥遯故遊吳中樂吾邑山水明秀遂繇浙之上虞徙補溪家焉事具邑乘五傳而為松庵公立起家功曹拜雲和令以叅韓襄毅軍有功超遷二千石未拜而埶有流芳集行於世立生休庵公鎬鎬生東江公湘以子貴封工部郎父子並以穆行隱里中湘生一江公玉枉起家進士歷官山東臬副所至以潔廉伉直聞歲庚戌虜大入公適拜表　京師因與分宜左令覗師城外單騎馳虜中者累日以勞疾得瞀疾　予告歸屢薦不復起元配王繼配劉贈封俱宜人俱并子晚而相室譚始舉君臬副公大喜令劉宜人

善視之劉宜人賢撫君若已出會疹發顲天請以身代長而夙慧不凡教以占畢輟洽曉竟以善病謝去性跅弛時時與諸少年狎然孝友廉平自其天性臬副公圽毀瘠不勝喪以其產均高下與嗣子恩光及少子台光析而三之視䦨以為定一亾所私君所得邑中甲第而羅村之田則最窪瘠厥土稱下下且里中宵人有乘臬副公圽齮齕君者繇是搆訟累載產大挫君既邑邑不得志指其所授第嘆曰此縉紳第也吾以一布衣居之何為者且羅村田歲入不足供縣官以吾力經紀之闢土殖穀亦足見一班也遂棄舊居村上築長堤護田四周蒔榆柳以防水水非時至不能入復擇高原築室居善田者示以恩信時假貸不責償民歸若市且不忍欺而自是穰穰滿車化瀉鹵為稻粱矣君遂相土奠厥居高者宅平者圃卑者汚池諸堂室及倉庾垣埤皆堅緻質素亾取壯麗圃中蒔珍果脩篁名花佳艸藂猗璀錯又性愛蓮所蒔無慮數十畝花發則幡纚繽紛而鄉者菰蘆之區人且指為平泉輞川矣君既治居室益拓旁畝立精舍供仙佛諸像為息心止靜之所又於東偏置家廟自細二公而下世祀之蒸嘗必秩有為豆孔庶之風歲時珍新薦而後嘗念臬副公有經世才欲以均田輕賦為德於鄉而其志未竟浴浴以為恨又念劉宜人顧復恩老而衣不解帶扶侍數載圽且久語及之未嘗不灁然涕下承睫也君所居與昆季去一舍所時過從為懽伯兄先圽少弟晚以嬰疾間出必強輿致之曰吾寡兄弟欲常常而見之也姊適王者婺亾所歸君為授室及田撫諸甥而董振之長為娶婦諸甥亦德君曰舅氏吾父也娶於周其父母喪厚其終而相善地葬焉內弟則皆安之別室亾間也性好施予凡拯災危飼空嗛衣襏裂待以濟者若而人人有羸身來者亾問識不飽所欲若外府至以急告必為旁劇營解不濟則捐金佐之而終不自明令君人知以為德也歲戊戌邑苦潦有司議蠲田租若干而有欲冒之為已利倡議均分君持不可曰我實不潦而奈何冒之獵人之惠以充己之腹令潦者不蒙澤也莫如履畝覈荒俾有司蹕之嘗輸賦之潞藩其中貴需索特甚若虎而冠輸賦者苦之君力請於當事者著為絜令亾以民脂膏恣中貴欲人至今便焉同事中有以偽銀抵罪者君陰以白鏹易之有槖罄計亾所出者君慨然代之需不責償其行德振急類若此然而剛腸介性嫉惡若風事有不平頓足瞋目指摘嫚罵不以豪貴孫卽蹈禍弗恤矣君幼有勝情之

山水嘗東至泰岱南至玄岳汎海至補陀凡名山邃壑
仙宮梵宇遊屐幾遍未老而禿性畏巾幘對客強著白
袷角巾倏而去之當其遊也科頭著方士服執羽扇挂
藥囊市人聚觀之幾以爲飄飄欲仙矣嘗遇異人於燕
市楊村自稱金華王生授以禁方忽失所在後有人之
金華見里中有廟祀王生者君異之遂如其方以藥施
人乞者戶屨恒滿人有奇疾醫告術窮得君一刀圭立
起其人亾所報謝則望閭而拜爲君祝釐而已君産不
踰中人晚益喜檀施武丘半塘佛閣歲久且圮首捐三
百金爲倡至茆山莊李道人赤壯爲葺乾元觀居之歲

時輸粟給其從者所費亾算諸持𤥨誦者並無所恡又
梓佛道諸經剞劂工絶令人便於持誦蓋君嘗自言曰
吾少慕豪舉晚躭禪誦跡吾生平幾爲兩截人矣君深
中夙敏智如炙輠少以家難益習於事諸錢穀訟獄人
蹙頞不得其解者君輒了了島夷入朝鮮少司馬許公
時欲備咨訪耳君名遣使齎幣辟置幕府余謂君曰子
盍往乎君曰吾何知軍旅今四方纖纖不可整而乃以
七尺殉乎子休矣亾戲我余笑曰此乃子所媿於先雲
和公者也邑大夫江夏段公得君而器異之恨相見晚
凡疑事逋賦必以咨君亾不立辦倚若左右手君亦感

知己知無不爲潔己奉公却人暮夜金公嘗謂曰吾桐
士多矣亾如子者然而星出星入益肱敝 册會段公以
艱行君祖之吳門舟中蟬聯夜分未已一蹶得痺疾遂
郄克不能行後邑大夫南昌趙公知君如段公君力疾
支吾竟以執勞委獘不五年而功語云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君有踔絶之才而乃爲才使竟損天年且不
及大展其猷畧而乃僅試於一方可惜哉然而仁心爲
質存亾生死君之所及於人宏遠矣君居恒謂世俗居
喪易而不戚迺豫自治棺勒詞於首以敕子其畧曰夫
人死幽也陰也陰宜靜幽宜安竄之散也初亾所依宜

以生時遺物遺像設位於家易側命或僧誦經持咒使
䰟有所附反而歸可矣世人令犯或僧湧作佛事奔走
溷亂何裨死者至稚牲而祭增加惡業爲罪滋大惟葬
則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可也昔顧憲之疾革遺命覆甕
布設素饌亾用牲牢益古之達人類如此君豈異是耶
君既歿夏時思不置命召乩仙者訊之運乩有蓬頭顧
散仙之句又以遠對親直諄諄致戒其筆亦類君生特
書夏時率家人羅拜哭酹此雖誕謾不足信然君者必
非悃悃五濁中者也君生於嘉靖丙午十二月十一日
卒於萬曆癸卯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八娶周氏亦

夏時卜以某日厝於興福里梟副公新塋之旁予一邱夏時通朗佚宕有父風且其自程學歲於趨庭時人謂君有子當大其門余既論次君事竊有慨於世之媺而士之亡行也夫士業具鬚眉稱丈夫然而結袴負闒倪眉闒睫不翅倚市門而授之以事眊然如醉又推會如駔儈仞積而虜守之不輕施一錢若人者众而众者也君任節俠重然諾翩翩自喜獨行其意而事有奇與神亡滯用意有所可千金若蔽且畢誠任質瞻然貫於神明跡其生平遊俠耶獨行耶其世之嶽嶽錚錚者耶卽不獲駕時獵青紫而強執高斷施於有政盍稱其爲梟

副公子矣余辱君之知時或盃酒責望外似相左而烟結愈益深余恒思得當報君以故與夏時相左右瘉於君存時而況君之行事何可使泯泯迺摵而狀之若此也

伯父中岳先生行狀

錢謙益

吾世父中岳先生之歿也其孤爾光手草事行謁東海屠先生請銘焉已過謙益而泣曰日孤兄弟之失恃也僅免強褓我先子父我而庚毋我更衣并食甘茶習蓼孤至今隱恒焉孤既爲諸生則我先子始壽孤乞學士先生言以薦未嘗不逌爾色喜也枯魚欲蔵霜露不凋孤所欲逮吾先子者已矣惟是先子之懿行當吾世而泯泯孤卽死無以從先人地下則又曰我先子有志而弗獲讎孤欲養而不及待孤彊顏以攄次遺行而淚綆縻與不律俱其辭不能次也敢以累子嗟乎家大人之

爲從兄弟者若而人顧獨與先生稱知己相與責備行義有古人風謙益少事先生爲童子師先生實以英妙期我弱冠無聞爲世賤簡益實重負先生則何敢以不文辭先生諱繼科字登甫晚恒自詫吾目中有鬼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安得有當世思因字無登所居後有初平石慕皇初平叱石事號初平子復號中岳山人其先世爲吳越武肅王十一傳而有通州守諱邁宋亡元兵塞路其子千二公諱元孫渡江之常熟家焉遂爲常熟人又八世生竹深公諱洪洪生益齋公諱泰俱好義任俠爲古豪長者益齋公生五丈夫子仲爲採撣公諱

元祐蓋余高大父昆季也採樨公豪于文意不欲冀皆
郎腹中足迹半天下元祐生石屋公諱詔椎髻補博士
弟子已謝去為詩古文詞善吳郡黄勉之王履吉諸先
生負俊聲詔生吳山公諱一儒有隱德娶陸太孺人孺
人家本錫山吳山公脱身游女家遂生先生錫山先生
生而秀穎異凡兒陸太公憐愛之陸太公暨邵媪老無
子先生生成童不令知家有王父母稍長從吳山公歸
省王父母輒依依不忍去去則淚簌簌下石屋公摩其
首嘆曰豎子能下汾楡淚乎高吾門者在豎子矣已陸
太公物吳山公奉邵媪歸則先生生十四年好古卓犖

多所博外家語一再試有司不利吳山公家旁落愛庳
癸不欲先生久事筆研間乃去而耕于鄙耕一年所從
父武選公促召試之文益奇武選公恚曰是兒我家能
文郎駒齒且千里能槁項老田間邪令讀書家塾中卒
從皆目笑之先生益自矜奮未幾補邑諸生遂下帷授
毛氏詩為諸生祭酒門弟子有用其經術取科第去者
而先生坎壈自如家貧落魄放浪詩酒自悲病不能久
諸生間先生意默默不自得其自意為詩益甚且穢名
酒人以老云先生仁孝節俠自其天性居吳山公哭哀
毀骨立暨陸孺人物且老矣而孺子慕不衰後先庀喪

事棺殮窀穸不敢以貧故儉二尊人也友愛其仲季甚
季出後武選公有由一成先生復推遺産界焉曰爾無
忘先人吾豈以是區區者為八口地乎先生既歸德分
王父母不忘歲時伏臘俯伏雨涕并祀其父母武選公
歿家就圮先生每語爾光涕涔淫下也曰吾豈忘糊者
輟耕隴上彷徨悵恨時哉微伯父必夾是間吾子孫忘
之毋如吾甑恩懷舊徒耿耿東壁餘光無已時也先生
言事機警客有以疑難請者無不立剖既去諸生咨或
諷曰若貧且憊為糊口虞若之宗其其貴人也以若材
游其間何事据拾哉先生笑謝曰是將使我家丈人事

貴人弟畜諸門下客而長事桀黠奴哉吾遇事有不平
奮髯抵几酒後耳熱仰天歌呼安能以七尺殉人鼻息
且俛拾仰取招權顩金錢者吾聞輒掩耳走何至柔吾
剛腸曰與此曹子為伍客且休矣族有以外婦子不當
亂宗姓議逐之以撫諸孤而意欲瓜分其宅先生力爭
之不能得時時扼腕髮上指矣族有老而孩貲者其嗣
子脈產稱貸與游閒公子為富貴容從諸佳麗人挾琴
揄袂躡屣六博蒱乃翁旦暮物故即倒囊入息于子錢
家黠少年假手上下乾沒其間先生廉得其人召而誚
何之不少貸也宗有以儀賓籍江右者其子淪落不偶

傲行過故鄉宗人多自引匿先生歎曰范希文何人哉
吾貧不能治喪使吾媿爲男子彼夫飾騶怒馬用門第
相高者獨使吾老公負宗祊愧乎哉因命謙益爲歌詩
贈之先生釃酒悲歌不自知其泣數行下也宗人其客
死京師先生首倡義逆之喪歸爲經紀焉家故貧壁立
感慨好義急人之難甚于己有以緩急請者探囊中有
一錢輒付之矣先生歿有憑棺而哭之慟者蓋仁心爲
質遇而卒發者若此先生謝呫嗶業益顓精陶謝杜李
諸名家言苦吟得句輒呼大白佐之賓朋高會絲肉
飛朋友相覩歎然道故先生呼盧捲白夯若無人酒罷

慷慨時復泣下晚歲目病甚動止須人每令童子持酒
榼拍肩而登虞山之巔箕踞而歌曼聲長嘯聞之無不
擊節者卽俯首稱大父行而遇曾孫小子使之酒必出
酬暢歌呼相應和無間也先生開敏善談笑與人無競
色一夕方飲邑中有侮先生者旋于門先生飲自若已
復旋先生笑曰若欲以夷射姑嘗我乎卽溺吾門者安
能溺廼公冠戒舍人子謹避之竟自愧去客有誚先生
不束濕御下者先生笑曰吾食指不過十人吾榜掠見
僤卽時時醉歸道若誰扶掖我者彼亦人子陶先生豈
欺我哉爾光兄弟既就傅亦不甚督責曰男兒落地有

命吾尚困蓬顆何刺促儒子爲酒閒爾光侍飲談說古
今人文章節概津津勸衎至丙夜不休矣先生嘗稱曰
吾少廓落有大志不獲以時建樹天又以目廢我吾幸
能爲詩句以自娛留髡送客飲可數斗不醉以娛吾詩
老而健七箸神明步履不衰且有三男子以娛吾詩酒
吾晴則高春而起緩步而晚食天寒雨雪擁被偃卧斗
酒自勞藜藿不厭吾所以終餘年者足矣嘗爲詩句曰
飲盡牀頭酒看餘屋背山貧乏酒資爲留酒蠹文以自
嘲其托寄蕭遠視八間世泊如也癸卯甫六十徙居荒
落爲終隱計明年春入城與親知爲十日飲歸而病疾

數日而卒蓋爾光乞學士先生言以稱壽方自幸得一
解先生顧既逾年而見背者也於乎痛哉先生始娶于
鄧卒復娶陶孺人孺人歸先生十五年而相莊如一日
先生游于酒人卜夜豪飲孺人脫簪珥付酒家爲粥以
咲二孺子而已哺糜先生不知也愛鄧所遺女如已出
先生甚義之其卒也泣撫爾光曰比地生有言妻云而
後知余妻也豈惟知余妻廼知而母矣且吾能恐于逝
者顧安得婁褆之人共隱山林者乎先生方壯年卒不
復娶則爾光所謂父我而母我淚先而詩後者也先
生生嘉靖甲辰二月十日卒萬曆甲辰五月一日春秋

六十有一丈夫子三人長即爾光郡諸生博學能文
有父風娶文學吳公全吾女繼娶庠彥張公又玄女次
爾成娶陳陶蕉人出次爾行聘范側室朱出女四一適
陳邵孺人出一諾金餘幼未諾俱朱出爾光卜以甲辰
歲十二月十五日葬先生于羅墩新阡謙益既叙述先
生事行未嘗不三嘆于爾光也夫人子之稍有識知者
讀楊王孫酈文勝之遺訓則以爲含珠鱗施璧玉與馬
象衵連署京兆者毫無所當于速朽不得已而徼惠于
身後之一言以不遽死其親今夫黃金白璧誇耀耳目
而文與骨俱朽無足怪者即魁士通人世所慕其齒牙

以爲榮寵顧往往𥫗車塵列榆枋轇轕能人之門飾孫
孫而讚頌之不暇者何可勝數也爾光偃蹇食貧業不
能如馬醫酒削擊鐘鼎食者足以奔走天下士徒步重
繭冀以空言自效于親至幼且賤如謙益世幾以爲
轂之瓠者亦使自附于門生紀言之例不已窮哉語有
之人貌榮名又有之人富而仁義附此謙益所以三嘆
于爾光潛然而不自禁也敢請予立言大君子憐而賜
採擇爲將爾光等死且不朽

先室黃氏行狀　周儼

昔人云妻亡而後知吾妻也儼今日雖知吾妻于吾妻
亦何補哉逆妻以壬寅冬歸余余方年少怙恃無恙日
軒軒焉似有所負一切室中冷煖不問也迨丙午冬哭
吾父寅齋府君儼與妻遂操家秉養吾母時儼貧極伏
臘蕭然一敝一襦悉自妻十指出儼性卞饘粥屨約咄
嗟取辦少不當詬呵隨之竟不知操闈者之勞且難也
庚申六月哭吾母連孺人儼與妻畢力含殮妻竟以溽
暑中慟且勞過損其神越兩月奄奄床第矣痛哉妻故
溫室女字余而貧竟安焉不爲苦間一歸寧見李氏

姊問濃淡迥分妻泊然不屑也外母憐而語云郎貧正
儼將若何妻徐進曰母勿憂郎腹中不貧也外父省一
翁感妻語于諸子婿中獨憐愛余翁歿妻哭之軟諸子
女尤哀哀翁之知余愛余而不及覩余成也蓋翁歿六
年而儼始隸笙簧問云儼既隸笙簧貧益甚終歲耕館
稍以糊餘口館輒在百里外每節持稍歸稍盡而余又
飄然矣頹垣敗牖之中妻獨與一赤腳輒輒其間殘秋
當風炎煙迭雨朝暮惟自知之耳妻之瀕危也外
母來訣且入門嘶覆一敝衾襟肘畢見亟呼婿夫之曰
吾素恥言貧勿以此百結者傷吾母心嗟哉妻志操如

此視世之哭窮愬嫁至乞憐於父母兄弟以邀餘瀝者
相去何如也妻偶余凡十八年經三年顛乳乳多不育
而十五年中晝則提携宵則襁哺拮据困頓之餘得一
息就枕雙睫未交而左啼右號不復知余寶爲何物矣
妻初亡尚留一女二男逾二載而幼兒殤又三載而一
女殤今巍焉存一兒則猶妻之血胤也儼嘗念世界缺
陷在所難免尤多薄命苟非席父母之蔭邀夫子之冒誰
不習勞誰不攻苦然誰有如吾妻之不遇者半生瘁慘
而不食其報窮年鞠育而不享其成生平不知有膏首
炫服逐隊追懽之樂而并不獲長曳其縞蔍以終老更

未幾而兒女復有　憫焉嗟妻真薄命中之薄命者乎
第不知造物者謂　窮婦人何如此泰撫耳雖然不全
者境不毀者心妻之事親也孝相夫也順撫兒女慈無
忝於所生無疚於倫紀乘化來乘化去一種清正之氣
可以薄青霄可以遊淨土夫復何恨獨恨儼一生迂狂
極貧不知貧極蹭蹬不知蹭蹬終日負負於逐華之中
青衫履典穩席骨寒而曾莫知中饋之勞苦至今日而
始知之而妍悴之也嗚呼晚矣儼是以百志灰冷日夕
與一兒形影相對杯酒生凉夢魂多痛每一念及不止
數日作惡已也嗚呼晚矣雖腸寸寸斷於吾妻竟何益

矣妻素明悟曉大義於米鹽瑣瑣若不屑經意至關要
處徐出一指定之竟不可易即居恒有微慍得妯娌片
言相解俄渙然　　復留滯疾且革執儼手宛轉悽愴曰
吾已矣平日茹茶御窮以須君一日之矜奮者不及見
矣獨此藐諸孤吾恐負之乎儼悲不自勝旋慰以死生
猶晝夜誰其免此此際脫然究竟脫然矣妻遽首肯即
誦大士三聲吉祥而逝復爲兒女悲號張目曰毋驚我
我去甚適也遂瞑嗚呼妻於死生之際如此則其於貧
富苦樂之間寧復有一毫繫戀者哉妻眞丈夫矣妻姓
賈饒州府節推虞公孫女生於萬曆乙酉閏九月十

五日卒於泰昌庚申九月十七日得年三十有六男二
長廉聘吳次夭女　亦夭天降割於儼而使妻抱痛於
冥冥是儼之重負吾妻重傷吾妻也儼何以爲人何以
爲夫哉先是儼以乙丑九月舉先父母襄權厝妻於頂
山祖塋之旁突兀受風半載心惻丙寅二月偶得北山
一杯土誅茅而築之不數弓顧以入土爲急卜四月
日啟妻之櫬于以妥百年之魄儼親荷畚插植松
杉曾題墓間　　祭日日怯秋風回首音容委漸邈鞠
育半生皮骨盡承歡終歲珥簪空魂銷別我神先去腸
斷思君夢亦窮此日一杯藏蛻魄冷松寒月閉幽宮廿

年來幾兩心知一日淒風捲幃空有半衣留血淚恐
將鸞鏡照愁眉糟糠未飽杯棬冷琴瑟無聲兒女悲半
世辛勤今已矣　吾弔樹聽黃鸝所以紀哀也文生于
情重媿斯語肖與三黨尊親友哀儷之哀以哀吾妻妻
雖死猶生矣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誌銘

陸子高先生誌　自敘　魚侃

宣德六年八月一日先生以瘵疾終年七十有八先生
疾凡三越月每候之以為可復起而竟坐是殞哀哉先
生子中書麟鳳相哀絰請侃以明年九月葬先生於虞
山祖塋誌屬之侃以為皆先生遺命也侃敢辭耶先生
陸氏諱冠孝以字高名入仕為三吳望族由雲間徙
山正傳實〔〕天隨　十五世孫五世祖稽山公登宋咸
淳四年一甲進士　〔〕賈似道竄與宋帝南行閩廣
宋亡還故里復長洲籍高祖維山公亦宋末進士祖
道判公父海崖公以先世訓矢不仕胡元潛德陳湖陽
抱間有著述先生生而奇秀穎悟神解五歲讀孝經論
語大義悉所向上年十一師事金華宋學士嘗講誦餘
私自歎曰華夏蒙塵何時中天明煥耶同輩賢其說宋
公亦重器之歲丙午我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求遺書先
生歎曰帝〔〕　真天地自此復造矣遂悉以家所
藏古籍　獻先賢後籍儒洪武初　詔舉賢才淛賢
才有二　先生優等先生慨然　與闕遂首餘尋魁禮

史遺筆始知子高陸先生會元爲吾虞作破天荒也雖
然鼎甲而湮没者何可勝數先生久特闕即魚刺史
之筆西之產　生自有不可磨滅者在凜凜焉其與
崑玉秋霜比貞可耳弟先生與黃清溪並時創籍清
溪儼然廟食長千里而先生僅藉後人守其丘壠繪
像家塾豈有幸不幸耶又先生五世祖稽山公魁宋
咸淳中榜以忤當塗見竄則鼎甲而不朽者稽山公
得子高而兩所從來遠矣嗚呼孰謂芝草無根醴泉
無源哉

後學陳禹謨拜跋

魚太守墓志銘　章珪

開封太守魚君諱侃字希直別號順庵其先蘇之吳縣
人元季兵燹大父壽夫徙家常熟遂爲著姓考宗信脩
德行善母丁氏希直性凝重寡言與予生同齒歲學同
書經咸勵志於功名時希直充邑庠生燈窗之下不以
寒暑憚勞少懈於業遂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大司徒夏
公原吉請　命督湖廣大藩賦稅希直持心潔白處事
公當方岳重臣咸器重之丁父憂服闋拜刑部山東清
吏司主事時予承之六察每旦聯轡趨朝恒相兢惕期
學古之爲臣者以　無負　君恩每歷三載希直援例
推　恩敕贈厥考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希直痛念厥考
弗霑祿養爲恨乃奏太安人詣京邸晨昏得展定省聿
脩子職太安人既殁喪祭窆葬克循禮度絶制謁選改
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隨總戎武公與都憲王公宏
提督漕運巡視江淮河道百萬糧儲運送三千里外抵
於京倉其軍民鬬爭詞訟悉委希直理之尤能欽恤存
心獄無冤滯歷九載總戎都憲二公恐遷調他方上疏
乞留蒙陞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仍理前政三年　賜
誥贈厥考奉政大夫如其職母妻皆加宜人嗚呼士之
立身入仕自非操履廉公尤稱□爵焉能上顯厥親下

榮畀室乎天官以希直歷年既久薦知開封府事益任之初適見宋包孝肅公祠於其治之後即齋沐祭謁欲學公之忠讜名節矢心弗忘迨開封密邇 王室暨藩臬諸司左右且轄州縣四十有二地廣民稠訟牒旁午希直以敬簡之才和平之識應爾千端處之裕如是以吏莫敢欺民懷其惠聲譽翕然遠近揚播嘗以昔賢知止弗殆之語爲警因秩滿入 覲遂乞歸田適際 恩例進階三品爲亞中大夫其榮莫大焉于亦先以直道弗容罷歸林下幸荷 聖明賜誥褒嘉封爲秋官大夫故得與希直少爾功名初志今偕老鄉閭又得相與優

游桑梓笑傲泉石景仰往昔洛下先正諸賢兼擇邑之士夫有齒德者締爲耆年會每月九日爲期觴咏陶情樂夫 感世太平無涯之樂孰謂吾希直遽先朝露良可哀也夫是可哀也夫然吾希直享壽七十有六少陵所謂稀得矣諒奚憾焉距其生之辰洪武丙子九月十三日終於成化辛卯三月三日配王氏郎受封者子男二長瀚蚤卒次泳娶繆氏紹興推府尚仁之孫女女四長適刑部員外郎程以則子山次適王宣黍觀又次歸夔州府同知王廷芳子韶孫男四彖聘儲志行女龍聘沈充信女皆右族也麒麟尚幼孫女二長配王錦次幼

卜以辛之次年壬辰十一月四日葬虞山北麓先塋之側泳以吉水令蔣洪章所述狀乞銘故敘始終交際宜積備勤墅俾其後昆知所勵焉銘曰發身科甲拜官郎署 膺誥褒嘉顯親光祖擢知名郡仁政惠民飄然歸田觴咏怡神壽考令終安厝玄宅善行昭彰千載弗没

蔣子脩墓志銘　錢仁夫

君蔣姓欽諱字則子脩蔣故邑城世家以科第起者後先相望曾祖誠齋祖宜齋承事並俱有長者風父洪煥通經博古老於場屋抱經濟才而弗獲一試初為長洲劉廷貴贅婿生子脩長洲相城鄉幼岐嶷壯重言動不苟父母異之自能言即教以歷代蒙求對客通本朗誦見者驚駭六歲就外傅常課之餘兼讀十七略通曉大義十三失所恃居喪有禮從師受業揩揩誦習講解不與羣兒馳逐嬉遊唯喜閱秦漢以來君臣事實私竊論其成敗得失真背小字標題其上余家有舊本古史通略

子脩曾借讀其上皆有標題此特其一耳每讀忠臣義士列傳至為之感激灑淚十九入補邑庠生赴試南畿馳聲場屋人以魁解望之造物忌其才凡七試而愈自淬礪終領弘治乙卯薦書名在第十二丙辰會試中正榜名在第十九刻論語文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丁巳十月拘例選河南衛輝府推官斷獄平允公衙清肅苞苴無路從八分半俸養親月支餘俸唯粟與麥南人初食不下咽子女尤為所苦子脩率身先之久乃各安其常再踰年能聲日起撫巡交臣以衛邑不苟薦滿三年赴部考稱援例請　封父母誥得　封父如其官贈母劉　封繼母李并妻范皆孺人明年行取考試職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甫入道即以言事罰俸半年管龍江上下關竹木抽分取其商者視常數遞減之積於官者視常數不加少又復下關豪民占地為公館試職滿一年實授本道監察御史劾吏兵刑三部尚書不守舊法而各疏其實差往清理南畿內外屯田又差清查後湖版籍在在著聲人多稱便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南京科道以言獲罪有名者悉械取至京師子脩與焉明年丁卯春獄未及成　寬恩宥以落職同日受杖者二十三人子脩獨身弱不支越數日而殞絕遺書慰解老親囑

其子讀書循理善養祖父母而不及家事家人具深衣成殮載柩還南封君服報服節哀從禮停柩故居以其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葬虞山南祖塋西側啟其先室范孺人之兆以合窆生為天順己卯七月三日卒為正德丁卯閏正月十九日得年四十有九子男一濂邑庠生娶錢氏女三劉圭沈履其婿繼室儲遺腹生者在襁褓孫男材至是封君自具行實遣濂謁余求銘余家與蔣世姻見子脩頭角如老成人已自加敬不敢慢在邑庠在場屋屢同硯席見其抱負不小當大有所成就及冠其取高第為美官又見其成就若此是雖其賦於天

者異於凡民亦其賢父母教之有素也昔曾子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爲非孝子脩甫督自持而奉國事必正曾子所謂孝也然則爲臣爲子之道子脩蓋兩得之矣

銘曰死孰不畏有不畏焉以死邀名小夫則然志士仁人灼見大體揆義未安生不若死侃侃子脩乃隕厥身父有是子君有是臣不媿於人不媿於天堂堂白日下照重泉

馬荊吳墓志銘

孫樓

萬曆巳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彀者五人而馬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稱雄一時號赫奕矣乃人之評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蓋亹亹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曷徵乎馬君貧次骨矣世詘于貲君復不問生產居可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祇恒無儲衿不蔽肘誶語交讁若弗聞也者枵腹而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臟媢友問遺卽一介亦辨諸義詘咨必度飯後或值方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也遇貴人一長揖外不作婍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所

避力不能窮一書而假讀于友巳又輙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者時義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羣而試輒殿貴耳者遂下其品目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于干人歲恒家食卽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爲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瘵婦家有懟言君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返之不索所聘既絕婚而瘵者復起內戚有繫獄而告飢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貧麗六極暘轉正儒所欲逐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不自材者不少君不幸生卯罹之厥志彌堅竟其生無一郤瑣行宣埊以無慙爲難無

諂爲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以彼易此
無悠云乎哉方諸有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尸以中
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名旌善一曰
橫罹庾死于獄君既長而審其寃自號驚烏子以志恨
不知者誤呼爲荊吳君亦遂應以荊吳失其意矣第之
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
等者何摩曰頫事主耳君曰吾[illegible]吾耳應門以五尺猗
濯食指煩也悉謝却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瘦于鼎逐
倦羸酢遂病瘠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踉蹌奔去報捷
之旦君入市携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脚至矣東西

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歎曰彼蒼其有知耶于是多金
而藉勢者乘其匱且賚持金獻之比聞訃不旋踵夫家
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者餘二十年僅一
戢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矣夫既阨
之又胡畀之才耶既成之晚又胡奪之速也吝不問天
而問余余應之曰列子有言厚于德薄于命則奇矣第
亦死不第亦死等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
以一第報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
瞑矣君諱曆字瑞夫世爲支鞝人後徙邑之南爲邑人
生于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
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曬而湮疾于
寵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之畸人

貢士張士弘墓志銘　錢世揚

余友士弘張君既坳之二十七年而其孤元桂等始克葬于孟涇之新阡謂知君莫如余徵余一言以爲志余惟世俗附膻往往藉名位爲其親謀不朽而士弘之子乃知有余余椎且賤胡能重君然余不能諛而能信弟摭其實投墓中則何敢辭君諱繼道字士弘別號玉川世爲白下著族其占籍邑之支川自福三公始生子爲樂耕公海善殖生産家埒封君子守耕公鑑倜儻好奇節嘗輸賦入京師覩壽寧戾驕橫不法魚肉諸輸賦者毅然上封事言狀　詔捕戾舍人子係獄坐庾死一時

貧賤肅然而公以疲于　朝訊歸而遂卒家亦圯生丕五仲爲樵山公嫉其爲俠愈益甚家益圯相室吳實生君爲樵山公長子生而白晳美丰儀長益夙慧不凡讀書一寓目不忘樵山公特器異之謂吾有汗血兒瞬息當千里安用倚金錢滿贏爲也嫡母蘇亦憐愛若已子未弱冠隷博士籍名大噪麻城周公少魯以名直指督南畿學拔爲第一人會　穆廟改元當事者謂雖虛無人議郡邑各貢一人遴其尤者充之亡時士欣爲異典君遂以貢升矣亡同升者亾論他郡邑即吾郡如顧江丞其志李給諫　周策曾僉臬志道李方伯同芳袁副臬

年皆斌斌極譽髦之選君年最少雁行其間相與上金臺試　大廷歸而卒業南雍撰藻蜚英意氣逸甚非惟諸公相推遜以爲弗及即君自視亦以爲必青紫中人矣亾何庚午報罷旋相繼罹內外艱時余亦罹王父艱遂相與爲文字交先是君之昆仲皆業麟經與余父叔相師友余與君亦並受是經臭味益相習會同籍諸公後先得雋去君恥碌碌人後益曷曷感奮自濯其業寒窗雨夕憑几據梧駸駸有焚舟破釜之志而已卯復報罷君乃不勝牢騷之感鬱鬱不自得復爲積塞所侵越明年一旦病不汗死矣君伉直豪爽發于天性時時酒

後耳熱慷慨長嘯唾壺盡缺抵掌譚古今節烈事刺刺不休機鋒迅發四座盡傾絕不喜脂韋媕阿之色聞鄙夫傖父頻拾印取課田畫疇之事掩耳不欲聞然內行極淳備兩叔横塘和陽及從兄玄洲君皆以學行聞居恒莊事之嘗謂友人曰吾生平狂態勿令吾叔及兄知也至于孝嫡母友庶弟肫肫靡間而二大人生事死葬悉身肩之不以煩二弟暨諸妹嫁娶畢推產均二弟而歇總門外事盡不減古薛包云嗟乎君以妙年軼材鵠起詞場藉令天假之年即與同籍諸公頡頏取資其建竪詎可量哉而一旦霜蚤梧楸風先蒲柳博衣掩棺不

無特忠入地之恨亦足悲矣君生于嘉靖戊申七月初二日卒于萬曆庚辰四月十六日得年僅三十有三娶顧氏有婦德君坳之後能以拮据相諸孤不隕其家子三元柱娶屈元樞娶周元楹娶宋女二長適陳錫胤次適陸恒德孫男四可大元柱出可成可行元樞出可達元楹出孫女六葬之日爲丁未十二月十二日余旣論次君行蓋淚如綆而不能已也余與君同調相和附若膠漆而今德音已遠邈若山河念北海之典刑志酉州之悲感幾三十年所矣君之子嘗爲豪宗所持余叅而投袂直之然豈能如范式之于張劭哉上也[illegible]

白首婆娑夙昔相期愿焉慚負後死者之不得與于斯文也又安能握管而志君乎然微余又孰與志君者乃爲之銘曰士有才名亦有大年君之所值乃缺弗全英英玉樹埋此高阡文光陸離起而燭天

浦君鎔墓誌銘

錢謙益

吾邑自唐宋以來人才輩出而流寓亦多賢者王處一之風節周仲美之經術陳敬初鄭季亮之詞章流風餘韵浸淫成俗賢者之所居若此其重也世道交喪而舊老遺民邈然不可以復作蓋百年於茲矣如吾浦君君鎔者其亦近世之寓公也與君諱大冶君鎔其字別號康衢常之無錫人也父應麒舉嘉靖壬辰進士入翰林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娶於陸生子三人而君其少子也君少穎異攻詩文楷書法歐陽率更遒勁有骨法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代宮贊公屬筆札宮贊公以爲類我當

是時君方少年爲秦川貴公子其托寄已絕出流俗好法書名画及雖彝兕敦之屬傾囊解衣一無吝惜所與游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簾閣綿几焚香掃地清談竟日疑塵滿坐庸夫俗子望之自遠不待閉門謝客也宮贊公殁君徙家虞山虞山多故家遺老而君之外家爲孫氏以風流好客聞於江左嘉靖中有崑山人周詩者客於孫氏死葬孫氏之吾谷山人少不婚宦所至以藥囊詩卷自隨孫氏子孫歲時湔酒於其墓君聞其風而說之遂老於虞山其風致蓋與山人相髣髴云君天性孝友先人生產推以子伯仲獨身徙虞山蕭然旅人也

性嗜讀書頗不憙泛濫於子家喜老莊於集家喜陶韋
外是則旁行四句之書手鈔句讀朱黃儼然評論書畫
考正鐘鼎彝器款識專門名家多有弗逮葛巾梲杖游
行山澤閭城市之中足跡可數積雪拒門突煙不起彈
琴商歌聲出金石晚年教其子世彥蔚為名士所得束
脩羊一以奉君君以是能安貧味道老而不辱也天啓
元年君八十有二卒之日沐浴危坐命其子檢點書冊
巾履若將遠適者合掌念佛端坐而逝是年之三月十
九日也又四年其子將葬君於頂山之新阡而以誌屬
余曰先人之志也余少為文章無所顧避君請而亟稱

之庚申之秋余將還朝君踏門而揮曰頌以冲後累广
嗚呼余何敢愛其荒言不以慰君也哉銘曰世之盛也
族墳墓聯朋友墩宮室同衣服如周官之所謂本俗者
舉世而皆是風俗淳美士大夫澹於榮利道民弱公幅
巾談笑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今之世慼慼靡所騁
有如君與周山人者避地去國其孰適為之主乎召彼
故老徵諸閭史吾邑之傳僑寓者其將至君而止乎嗚
呼唏矣

吳惠菴墓志銘　增

魏浣初

庚申翁客余檇李齋中時有善為小像者家兄弟環而
繪之獨繪翁病容則酷似病而似俗所請也而翁頗對
之而笑命余為贊隨自草行畧命余更為生志謂諛墓
文郎佳鬼安能倩松柏而讀之不若及吾一自見其影
也余雖心然其曠達而終以逡巡不果越一年訃至長
安翁果壽止此矣傷哉余受翁風器之貧賤時令舊不
得與共安樂歿而又不得與之訣補為志以報之後何
然噫鬼而有知尚評余言視繪手孰肖也翁諱應徵字
時之惠菴其號父尊溪祖小溪高祖崑東則大理公堂

也其族呼為老御史者曰文恪公訥小御史者曰淳翁
其家孫云翁性健爽又生長名家負氣少成如江心怒
磯流稍嚙之即噴薄不可下須臾風止浪息即又牒懷
一碧矣蓋生平無論機械荆棘所不解設雖尋常綢繆
禮數亦未肯僕僕也幼絕警敏不受塾師約束率意為
文動有氣有詞鋒為增廣生以錄遺冠九學諸生者一
入闈者再而未四十厭薄本業甚文恪公遺書都付之
爆紙或裲襠藍衫亦作典衣未嘗披之[illegible]屆滕長吏督
學至學官呼之署考搖手勿應矣日頹放趙生間卯而
飲酉而不醒不問升斗亦不問從事督郵川吸溜央貴

且快意又能取糕粽雜米汁中以當軟飽酣暢之餘適
假文下淡謔可倒四座其絕人者口令手擱取景目前
思出匪夷初筵屢遷乃至數十席無一複者恨未令酒
史類而記之譜入觴政耳人以是愛而喜延翁黃公之
壚習公之池所在有流連沈湎之跡而獨畏貴客生客
不幸邂逅衿裾片晷喉中格格攅眉欲逃矣所最善爲
淳齋張公其一門之子姓羣從花晨月夕山水之閒必
邀翁與焉翁赴之亦如赴家不東方白不止也而翁故
習豪華閒亦復喜引客飲往往從郇廚講求食譜歸而
效之率爾小集務極洗腆之具或時無客則聚族而飲

白晝鍵戶綢髮于額曈落于脽各不相識相詈而散竟
以是耗口家人産中道而鼓盆喪葬婚嫁一時塡委家
用日挫余初爲其館甥時貲尚可當中人然已僦舍居
矣而久之酷有移居之癖始而城旣而郊旣而復城如
星更舍子更局不憚煩也最後竹扉槿籬葢已蝸之左
角矣然故人攜酒相過卽摘蔬爲供瓦盆傾倒便富一
日或風雨之辰有褁糧而視之者亦不命作糜輕付酒
家對人輒云予不見信天翁豈乎得過且過雖欲不寄
愁天上子且奈何年來余始爲置一廛藉里中金雅少
衛襟和輩與爲酒人每入余門內子亟治酒相待甥輩

牽衣裾煦煦然共作嬰兒之色弄舌大噱而去余竊謂
以翁意與豪舉酒落此必醉鄉耆老閻羅所不臣之人
也而瘧鬼爲厲三年不消足亦躄躄疲于濟勝把至數
爵漸有懦態亦遂竊疑之嗚呼聞其歿也殆以柴立之
骨縷縷一氣噓向四壁而絕矣傷哉昔尊溪公亦嗜酒
不治生歿之年夢庭中尊罍纍纍倒垂如察人謂酒祿
綦殄之過翁壽雖倍之十年而崦嵫之景蕭索正相類
豈其門風爾耶翁生于嘉靖乙卯五月十三日卒于天
啓元年七月六日享年六十有六配華氏先公卒男一
華胤文恪公生員娶譚女四長適葛亦先公卒次適余

封安人次適王次適沈孫男三孫女一以年月日葬于
尊溪公之昭穴銘曰
此有明酒人吳聘之之藏也一醉而寢墨墨茫茫遺逢
東皋隸籍其鄉遂不復返嗟此黃腸墓無秫田空老白
楊春風搖草猶聞酒香

天池嚴公墓誌銘　　魏浣初

天池嚴公既預爲生壙又自爲生誌且以笑夫世之丐諛者諛墓者之同一惑也其言曰閒閒小智邵武嚴守巧于貪財保厥所有長于好色取瘂取醜惟其貢高循墻而禿惟其躭樂詩書琴酒幸免辱殆家聲衍舊幸免官邪貽思去後無子有子多病而壽一念好生自天申祐弱齡慕道白首參究有得無得虛空觔斗吁則既盡之矣而其卒也其子若孫依然惘惘焉揭揭焉世所謂誌者之求也又多乎哉雖然不待人而問其朽不朽者公之達也必待人而庶幾其不朽公者子若孫之事也

而何妨乎兩行余非能誌公不朽公者也而能不諛公者也于是公復有誌公諱澂字道澈文靖公之仲子文靖立朝居鄉黨若無聲色也者而公自少稟其志冲今如不勝嘗輿而行道上一人臨輿詈曰藉若翁而輿微若翁我徒步等耳僕睨之公第命舁疾走文靖聞而喜曰兒能爾耶吾知免夫當文靖自冢宰入相也公侍吳夫人南還朝士抵閶筐篚以迎公正色謝曰父辭之朝而子受之途乎聞者望風退時大司馬石公文靖門下士有總戎上千金爲壽公峻郤之海中沙田數十頃厥賦可上上公先事白文靖謂鷸蚌之爭其始此矣我其爲魚乎割而隸之縣官文靖殁而姻戚之田挂籍者猶萬計公寧任衆怨悉使歸原戸止存遺業至今邑之輸井稅推能急公者公家獨居先終文靖之世終公之世而不聞一僕之譁于市一刺之干于庭亦不聞一吏卒之登于門蓋公實有明哲之見清淨寧一之力犀燃而砥柱其間而亦其志量超越蠅蜓之視龍蟻蠓之視塵壒于世味泊然也江南卿相之胄旋馬之廳如故巢燕之堂尚新如公家之久且安者正未多得而公羅不願有佳公子名即亦嘗游諸生間爲蔡春臺耿天臺所知常自恐終以門第掩其才華乃用蔭補中書舍人翩

翩小鳳尋爲比部郎會有珠商互訟屬公質成賂公不得借居間脅公公晨起入署盡出簡牘對衆悉焚食頃而爰書具兩造首搶地當事歎公非獨文學飾吏治也政事饒爲之出守邵武邵武故古樵州號稱飲醇之國公至治獄去其黠之爲導師者治稅歲輸鍰數鍰去其厲商者人人樂太守寬太守亦樂其土風之清嘉也而惟修葺黌序濬瀦陂塘之是親數下車問所疾苦嘗行一山中山民箭蔬爲獻求公相地公笑而受焉即與之相地其夷易如此及稅璫下郡虎冠縱橫公收其機斥其使去亦竟去給諫之使琉球者道經郡挾守令延謁

公率倐長馳甬道亦成客禮又何斷斷如也亡何以病乞歸七𢡟而後得辭子衿父耆意各疏別語爲別歸而裁蘀皮之冠製芰荷之裳蓬頭歷齒之爲朘姿臃腫楸掌之爲僕隸一琴一奚囊往來虞山包山之間道仙之鶴莫測飛之定處所至蒲團木榻蕭然君寒上神子之廬雖家有圖書法物遇好事賞鑒兩家間一陳玩而公意殊不留客有援琴而訪者一一而聽之靜對移晷細與商訂妙析不傳之旨間出測理乞公濡翰長箋短幅各厭所欲幾至脫腕不憚煩也琴書既罷陶容能小坐隨庖廚所有輒與流連爲斷之後新韭晚菘雞蹉而漱

之乎摘第取名酒作供賓主爲之酣然已相與坐而放腳闌闌蘭若山涯水涘無不過從公長身美髯有偉丈夫槩加之以雲裝忽然行乎儔侶之中不識者疑爲劍俠之流道民之容俱不可辨而里巷固習公又即遇婦兒童見公來不數數起忘其不衫不屐不軒蓋也所與游初猶揀擇矜愼人之好醜高下到公眼輒睽忝鏡而晚益務爲流冥長者之行偶有招呼公如折簡則欣然徑造座中靠肩一二佳讌甫落公匯不歷而流之道邑雖復長夜之飲凌晨而詩筒郵示已徧隅座之客爲和未遑競傳爲白蘇風味一時耆英之社少年之場非得

公不慊不啻堯夫車音爭相延致者矣又時則挂阮宣錢故爲賣藥之叟挾筴之士徜遊村店看竹無主有酒無敘野老爭席竟日無忤嘲爲笑適公十偶云居門酒肆共娌坊撞着般般做一場任爾世人天眼具不令毫髮覷行藏蓋公自道破矣公玄心靈解事事通詣無論方言稗說一經耳目俱塡腹笥蘊苑之絕倫者琴理書法爲吳中一代名手以俟後世將爲天下妙矣乃至擊劍騎射蹋踘投壺子弟豪舉之事無不精頗過人公特躡之而悔童技耳折節好學留心性命少嘗師事管東溟友事瞿洞觀諸先輩慨然有志聖賢而深信師友之

益自謂皆向上一念築之根基已盡斥抒漫老莊家書已又去而死心竺乾宗乘獨𢌿不盡得之參詢其乎神仙之學則在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之間率皆吐其糟醨而茹其精華融其酥乳而啜其醍醐回視孔孟之旨横豎之而無弗合单提直透之而覺更有進也以故發爲詩文亦玄亦史亦刪亦家亦性亦相亦嘻笑怒罵亦街談巷語令雲松巢集若干卷具在以爲公之金篦也可以爲公之尾閭也可公何所不可哉居恒提死字最諄切但少有末疾即云去死不遠常預料家事用度減損井井臚分大略其閣云吾生平不肖老更癡頑時憖山

居當游五嶽自今一切家事出入男女婚嫁聽汝輩自爲勿復相問倘春秋佳日間躃甘旨以娛老顔以成汝輩色養則無不可今中秋示病病中誦白予淸語云吾死之年卽吾得道之年念念早求脫離不庭者彌旬月惟以速化爲禱速朽爲囑冥默良久啓手而逝然矣嗚呼小時一悟大時一迷公之言也公童予竹馬時卽知騎而嬉者之非馬而乘而過者之眞馬矣弱冠學道殆又六十年呼牛呼馬其詭銜而竊轡乎而今而後其始得脫羈馽而掣月題乎一了百了乘眞馬而何之其將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乎余惡從執公

而問乎公生于嘉靖丁未二月十六日卒于天啟乙丑九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九子姓詳具狀中公初以隸子故嘗堅持準提廣行檀施又嘗娶瘖女倣劉庭式風義而今詵詵繩繩每朔望伏臘子孫謁見魚貫雁行家庭之內肅若朝典噫盛矣卽以世福論公亦可謂吉祥餘慶者矣乃亦用世法而仍軛足焉以系之銘　銘曰

是惟錦峯之區扆穹窿而襟太湖有封鬣如爲天池巖公藏冊之墟或曰公故有明宰相文靖公子師鄰侯垣尾之儉而倣萬石君里門之趨或曰公亦曾爲邵武守敻稚川勾漏之砂而跨步兵求平之驢曰皆非歟厳蓋

非姓一幻漆園再幻桐廬三幻爲公空玄而儒

自敘生誌

張洪

張洪字宗海蘇州府常熟人生父姓虞氏諱常字景賢邑之沙溪人生母郁氏郁潤之女景賢贅郁氏生洪其他不能知也生五日母郁氏病瘵瘵故生父遊燕未回養父張氏諱炯字復鑑常熟之祁川人養母丁氏抱為己子買乳母童氏越十月棄去養母晝求乳於鄰母夜則養父嚼糕果以哺之未四十而齒脫洪六歲入小學逾十歲詩書能默誦十六歲為買術之事家以饒二十有二以鄰人瞿成充備倉腳夫指買黃米謫戍雲南黔寧王沐公以士流待之沐公卒都督瞿公延於賓館時木邦刁干孟逐其主思倫法　大祖皇帝命三司相度以聞按察司謂毋勤兵遠畧宜直弃之布政司謂蠻夷讎殺不必救待其弊收之都司以為問洪曰思倫法據西南夷三十六甸有輕中國心洪武間嘗冠景都督馮誠敗績又冦定邊沐公以寡却衆邊境暫安後思倫法歸順授麓川宣慰有急不救無恩有亂不治無威今其下不和可納則納可分則分而時不可失　朝廷以為然擒刁干孟誅之立其子為宣慰納思倫法於麓川衆建以寡其力至今無西南憂洪武末言軍士逃亡者衆宜取原籍妻室完聚從之逃亡者稍息後洪以通經徵

徵授靖江王府教授道不合以病免永樂初起為行人賚詔日本國開讀使還入吐蕃收種茶馬諭察來降韃靼得其離心以緬甸代納孟養職貢銀七百兩賚勅送問之時緬甸已滅孟養收其地誅其子孫無遺類緬甸使陶孟洛簑回覆言孟養先開兵端不得已而應之時交趾未定事遂寢入脩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書完領淮清齋堂賑施事　太宗賓天　仁宗即位召入翰林除脩撰封承務郎贈父炯為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贈母丁氏為安人妻顧氏封安人　仁宗崩　宣宗命纂脩實錄進訖引年乞身宣德五年致仕還離鄉五十年以賞銀買田廬居之閉門絶俗薦文以餬口嗚呼予在軍一十五年隨朝三十年東至日本西極洮岷南窮夷緬北盡遼海南北東西四萬餘里不死致仕還鄉終竟壽歿於牖下豈予可必哉乃自銘曰生與衆人為伍死與百鬼為鄰生不能為聖賢死不能為星辰隨運化遷與道屈伸涉海洋而不覆犯瘴癘而全身馳遠道而全歸入近班為侍臣去鄉五十年還家無近親田廬漸開設可以遺子孫含笑入地何慙於人永矢弗諼以誌我墳

西川居士生志

孫艾

予名艾字世節姓孫氏生於景泰壬申五月五日因號為端陽子蓋有慕於道也孫之先汴人隨宋南渡至高祖諱君爽任平江路錄事司主司與曾祖諱千二寓常熟元大德四年卜居於邑之跨塘橋北其地鄰巷范今名為主司巷云祖諱文敬生吾父諱紀由鄉貢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致仕乃徙居於山塘涇范公橋之西是生艾不肖仰荷先澤資頗聲類家藏遺書皆通習焉累試場屋既弗利乃謝去然不喜事家人生理而雅意於詞墨家遂中落徙居寶慶橋北以在琴川之西故以西川自號乃有子曰冊曰耒授之以家學冊至四旬始中正德丙子鄉舉明年丁丑登進士第除工部營繕司主事予得受封如其官焉耒資亦任教而二子者孝弟則出乎天性夫有子頗不落人後所以吾之身心得不累於塵緣而寄情物表噫不意垂老之日故業恢復榮有　恩封不忝先世女一人適錢廷佐有孫曰一元二儀三才四象五常六藝七政八士以數次命之者所以望其毅之昌也故鄉人以為為善之報錢氏女有甥曰籍中邑庠鄉試舟乎孫之有志禮也世人多於身後子孫好事者求之顯人為之志表詞多失實以欺後世予竊陋之著[illegible]生也無間於人無補於世生平行履不若自知之為審故於墓石不假之他筆而用以自述焉銘曰貴求無愧於天形歸求無毀於遺體此居士一見之明身得逍遙乎山水心得遊戲乎翰墨此居士一生之情術造物之作養享有壽齒際以　盛時此則居士之幸蒙　制詞之褒美科甲遺才林泉高士此則居士之榮知舊物之當還故預卜乎佳城居士於此亦可謂之達生七十五翁西川居士自述

自敘　　錢有威

余受性迂自㓜讀古書僅卽無敢視紙上言是古人已陳之芻狗確然見若必可施行于當世之務膠柱刻舟多濶遠事情抑塞不合于時變終身齟齬莫遇非不幸也余無他能及他嗜好于世故一無所通曉惟文藝殆可又慵慢弗能精專大肆其力成一家言垂不朽是混沌僅鑿一竅究竟終未十全可嗤也余憶童子時纔可十數歲有鄰人得爲尉頗挾包苴歸自潤閭閈小人或偶語嘖嘖稱慕余側聞不覺頻之頞而訾之刺于背也曰吏總貨寶固美耶當是時余初喃喃習句讀心固未知西山可以流芳東陵足以遺臭也余生平未嘗見人過舉人或用不情語迋余余亦遽信不疑人或向余言某子非長者不可近某子食言多自肥願公勿聽比某子來余終不能變易前念特設城府以待故分宜初用隆禮加余余信分宜果能虛下士華亭矯拂分宜余又信華亭賢果可與共功卒皆懷好不終官竟以敗是余不能蚤自裁擇矇昧賈戾也余在刑曹　穆廟儲位未定　景藩議亟之國適　穆邸小璫有蒼頭以罪見告事屬余逮業已麗之法浮梁太璫李素懷首鼠謀不利于　穆邸又嫉小璫横不我憚畏欲假手鉗小璫故闌

木索執畀余余曰父子兄弟不相及奴罪主胡治且宦豎獄成上諸方今危疑屬有讒人交鬬譎　穆邸御下不謹詔　景藩無出境國本勠搖誰爲禍首李璫大怒協此分宜嗾言者劾余余用是左遷余判廣川時北虜大入冦京師戒嚴檄警交馳西蜀張中丞梁溪秦兵臬擁兵屯界上逡巡不敢進余請曰虜騎充斥　聖主憂居儼處正臣子枕戈投袂之時矧山東密邇畿甸實天子股肱大藩明公受脤杖鉞典熊羆重任當董率三軍星馳電發多鈞鼓聲晝張旌幟車牛曳柴揚塵翳天夜掌烽燧光燭虜營虜懸軍深入胡馬齧內地水艸計且病難久持將退若聞勤王師集宜望風奔潰二公曰若虜留不走與我軍遇奈何余曰遇則整兵相抗二公又曰戰或不利奈何余曰誠爲朝廷死綏埋名報國何害二公色七愕貽無出聲余度不可説又曰明公大吏當持重坐障彊圉下吏願假偏師先進爲明公嘗敵上釋　天子搏髀憂下使虜知朝廷有人而何又不許竟虜退終不汪一矢赴援中丞果用孱輭獲罪東弁濱海地鹵瘠民艱于生時或私徙及山盜採礦金自給吏往呵禁輒斂手毋敢動後有陳臬憲甚養晦蓄姦梟桀子弟恃無還忌至有扼嗚旨拽武吏仆之地故鞭笞以

示戮辱無誰何者陳臬遷去太守以大計入覲余爲通守行太守事屬邑豪復爭礦聚徒毒逐邑吏不能制逃責喻張大語飛書以反狀聞吏胥呈牒請曰事大願調兵食急擊坑塹子無使滋蔓余曰今天下安于覆盂內無犬吠之警何物迺反若兵驟出必相驚屯聚捍救冐死逆顏行傷害必衆今欲了此兩隷人事耳余迺遣隷持檄露簡劾曰渠魁自就吏訊脅從一無所問愚民各全身家疾解散不解者兵與殄滅無何隷果執首事一十有二人以來盡下之獄衆慮必死持金鉅萬屬余埶師不敢關說俾兒密告余室余室微探余亦礦徒有死

法否余謬曰是聚羣不逞操戈矛擅攻伐震驚老幼幾釀大亂罪死且不赦余室知不可辭賂比啟爰書應戍若鬼新余終不忍畏小嫌曲納諸囚以自暴不戮一人而自定後軋余者竟亦以此爲余訾余初爲宗社計默護　皇儲既扇戾于逆璫後爲地方計全活幾千人又口實于權要是余最用意處正人最指摘處也豈非命耶余同榜昆弟于易州張宗易海南林并丹華亭董原漢尤厚初原漢欲劾分宜與余同盟合議奴輩竊知或漏語余室余室日夜啼曰子固不自喜乎寡兄弟亦子二親何原漢微聞恐事泄迺置余急自上奏原漢以報遣正直聲大振戊辰余中考功法家食原漢起廢赫赫就逓顯過余握手道舊余心動頗追悔往時不迎衆人得陰中我是夕夢人謂余曰禍與福貫吉與凶鄰子疑懷忠義之心者必食忠義之報常也耶寧知無其心有其報者禍必渥有其心無其報者福彌大有常之常常也無常之常亦常也知此心不憂守此綱不漏矣余覺惘然不識所謂居未十年原漢果罹奴害今爲家中枯腊三十餘年矣余雖尚在人間世然功業不顯于當年文彩不彰于後世慨慨辛歲胡與陳人夢神殆戲余耶余老矣追惟往時事已如隔世又如曉夢矣今尚欲俛

而負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者是夢之中復說夢也

耿山人生志　邵鏊

耿君盧人也而山於虞志於虞盧與虞亦有辨乎曰舟車之地區區耳壯也無不可之老也無不可婦矣盧與虞虞有耿君君自盧來虞垂四十年予弱冠識君君於五輪八廓之説特精詣善其術而其人軒視濶步慷慨不作依違語善蹴踘樗蒲爲諸少年倡予少於君二十年而君時時選勝挾娼歡呼徵逐及予也當是時今郡伯嚴公道澈有名園在南墅君時爲上客坐上坐諸君或浮白大醉君卽不飮能以風流蔭映笑相佐諸君愈益歡𡖖大醉而君性行顧獨醇謹有儒者風廣脩醫藥不

得金錢報謝不倦丁酉予官南守君一來顧會大司馬衡陽周公患目眚得君藥良已及予還里中君與予商僦居密邇且莫過從則慨然曰有山中地可以埋遊人之骨者乎予未有以應虞山蓋從西來而其東北有坡臨邑之鎭海門者百武而上曰天潭洞門幽邃泉石天設景山人所與同醉嚴公道澈者購得之爲遊憇地一日道澈謂山人請以天潭旁地若干爲君需可乎山人應聲喜非久登其地而四顧躊躇焉北指曰此君黛者海上三山耶南指曰此隱隱雲中者吳郡諸山耶俯而覘於城闉出入之熙熙者曰吾始從門出猶是也再而視下則人蟻耳爲熙熙者何也吾於此處而藏焉不亦仙遊空中差強於門出入者乎舉手謝嚴公樂之乃以暇日拮据倩工僦木石爲門爲垣爲墠植松楸若干畝其門曰耿山人墓已爲壙封之隆然君百年宅也曷以志之志地弁以志人志地勝矣志人曷徵焉聞之君父體玹翁諱蘭隆慶初携金出江右賈且遊一易寒暑弗歸君飮泣侯之再易寒暑弗歸君悲號徃求之遇故人識君者曰若翁不幸死厝某地君且泣且行詣其地皆泥沙不可辨父骨得其似者益駭嘆弗敢以歸於是君仰天擗踊大慟不欲生也或勸止之君曰已矣吾無

以見先人矣猶令不肖子他日首丘廬地則非子也於是走之四方蹤蹟無慮數十郡得吳郡之常熟曰海虞得嚴公讓之地曰天潭之左方得不佞居士鏊次敘其事曰山人生志而君頋畢矣嗚呼有是哉君遊於江南非一日夕所交於君非一二輩誰子者問君之家君弗應誰子者問君之子女君亦弗應第曰盧人盧人云今乃知君苦心痛先公客死不得歸葬矣以室家子女爲也晚而健飯不衰第時時閉關調息無復作少年遊矣於是里中媒以室請君擇而從之今與君居者名族女姚氏善事君君以此托其天年且共此溫壤不亦宜哉

以彼其初覕君之孝且烈以此其終覕君之智且賢君
善可以志矣而嚴公先是讓地邑人張烈婦爲墓今讓
山人者與烈婦並百世而下邑人躋山以上翹首咨嗟
稱耿山人曰烈丈夫稱[illegible]氏曰烈婦丘隴松楸月明風
冷之夕蒼然生色不與此[illegible]水永永無窮哉君名喬
字子遷別號古泉歲丙午君年七十有四欣然受此語
曰唯唯予得而記之是爲耿山人志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雜著

文章辨體序題

吳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于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爲首終于荀卿成相彙實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諭意春秋之後聘問歌咏不行于列國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　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

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知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告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

惠文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著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永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于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用之三曰黃[illegible]

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惟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鐃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倍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

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為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為制作家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於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為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皆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

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

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於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于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咏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復深以少陵爲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卽事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於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録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内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媿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於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惟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具[illegible]編[illegible]以漢詔為前[illegible]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詔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策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

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鼂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荅所問惜哉惟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制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攷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麄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荅之際者考之書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所載春秋內外傳見爭論說之言者之於首其兩漢以下諸臣進說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於後

奏疏

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疏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

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曰衆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攷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儒先私議其有關于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于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絶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爲名古有夏商二箴[illegible]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用太史[illegible]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虞箴其辭備[illegible]傳後之作者蓋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亾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

閑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孟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只大華侈之區敬睿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是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騁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冨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
爲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
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
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
到誠可以爲脩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
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
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
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曰記以善敘事爲主

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
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
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
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
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
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爲記
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
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
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
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
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然
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
爲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
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
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
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
善序事理爲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爲感當須取法昌黎
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狥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
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
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
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
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
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
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
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
夫

說　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眘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顔爲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已意橫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爲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焉

辨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爲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能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爲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黃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守道亦云吏詔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戒

按韻書誡者警勑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佚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誡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

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予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

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若夫挂一漏萬尙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値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

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譚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迹直以語言摸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述因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于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亾其辭蕭氏文選惟載任彦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謚法

周禮太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

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於編首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於後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

乃詢察其道德賢否著爲謚議以上於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蚤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

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各爲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歲月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豐東坡諸

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今率倣
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
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
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
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
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
祭親舊眞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
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

夫諛辭𦵏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文章辨體外集序題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
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
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
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
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
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
作亦如士衡之數今各錄十餘篇寘於外集之首以著
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
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
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
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
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
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
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
繆為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

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
不用其制　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為題其
文亦用四六而以簡當為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
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楷協對偶精切為工迨元氏場
屋更用古賦繇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
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

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代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當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爲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爲壓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弼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彧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

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學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文異乎于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然其爲體厥各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蕪然成俗於時才士始依樂工拨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迹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竊

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塡詞以歌之歌罷顧謂幼穉者曰此宋代湧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人間見艸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塡詞湧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九攻并序　孫七政

歲乙酉之九日□金陵抵家才三日卽與君鎔浦子爲婁東之行訪弇州儒老午刻後過克正許君家譚少選甚快若以酒餉我恨莫留至舟雨甚白衣不來徒詠悠然見南山耳叟許燭滅共被譚詩寢不能寐去因爲雌黄今古九辨攻詩君鎔快之强著此語命曰九攻以九辨且九日作也他日詠黄華籬下㧗茱萸登高持盃時當思此落莫不忘雅譚卽可共蟹螯侑酒大是樂事雖然詩之爲道無論動天地感鬼神彬彬乎雅頌之音卽閭巷歌謠莫匪先王之澤之遺也僕于此道未窺一班

迺敢放言若斯蓋攻之云者將以攻己之攻而非以攻人之攻雖名託輸榜而實意存墨守者也夫是以剩舉瑕疵謝言精髓其詞曰

嘗謂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詩道亦然自三百篇以來猶一息耳獨貧神理何俟多言而昧者莫覺遂至多歧故或有不根風旨剩獵聲華者則徒取壯麗爲工莫窮玄適爲勝雖貫珠聯璧竆山淵于紙上而龍飛劍去澄星斗于毫端是謂炫詩聲實俱病而工逸兩妨者也

或有安排聲偶敷陳事實情性絕無意調俱泯者則惟以形體爲似不知了悟爲先此猶詩道之膏肓盧醫之

無疾而愈扁之驚去也世之作者皓首迷途間有悟者則年光已去少壯莫追生平盡非大痼難剖是謂形詩禍詩尤篤知音可悟世諦難言

其他則有機深狐白而實才慚豹變故惟借美于江篇獵工于沈句而玄珠未得神彩索然此與目擊而道存神來而暗合者不可同日而語是謂借詩

又有雅詞古調非不燦然雜陳而以神韻本乏了不關情譬猶靚粧袨服雖同工于西子冶容逸態竟殊妍于捧心可炫瞽工而難逃具眼是謂粧詩曰借曰粧津梁最淺

亦有爲疾最微可取效于呼吸宜資神于養道者厥有漏詩亦名羸作何謂漏詩神理具來風骨兼駿徒以沉照少埋漏情于句字之間耳此則微之又微可取效于呼吸者也

何謂羸詩流派本端思致猶若秪以足劣神駒學虧半豹亦有才窮孔廟夢還江錦則遂乏丰茸鮮媚之度故攻之則無疾療之則無方特資神于養道而已矣

又有神情亦來彩豔具足非不稱佳顧入門一別雅道遂乖則或亢而爲肆或散而爲野或似工而實巧或似駿而實佻或過奇而入于詭或誇博而陷于繁而若爲澀爲晦爲瘦爲寒諸家者不與焉蓋彼體也而局于才者也此才也而忞于體者也故曰非獨才之罪也體裁之莫究而愈工愈失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謂縱詩任其一偏而莫知取正求之今日此道方輿

又有好名而寡識者不思魏文不朽之名言徒憐崽子五車之快意千年萬世決于倚馬片時捕架盈囊盡是雕蟲餘蠹譽來庸日喪去良圖是謂騖詩好名而名日非者也不知東方輿之問孰工一言與五車孰得

詩有各體疾亦多方微之則哲匠寧免甚之則下里駈言凡茲八者未能盡詩盡詩疾矣又有非疾可瘉流毒

辭林則以本非此中強作解事者乖雅道尚謂名家是謂業詩雖性霧之難染恐佳氣之易于諒不興于哲王之世矣嗟夫僕也童歲習詩窮年靡得覩茲九疾敢綫一辭哉

譚秕　　孫七政

學者固貴信古猶宜秉鑒古人之言有未必盡信者不可爲英雄所欺即如鍾品論詩古今稱絶然詎無遺議難掩慧目夫三品所論專尚五言迺蘇李蔚爲五言宗首子卿固少慙少卿獨不可當士龍之于士衡耶何獨遺之若曰上品所論文之極致耳則子卿得無翱翔劉王潘陸間而何至遂寥寥子卿若此又如士衡擬古篇章非不富彩豔非不縟奈酷擬形似拘攣太甚了雖會心若以古詩參讀豈惟嚼蠟無味抑且令人厭去中如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又如不惜佇立久但顧歌者

歎等語詞意俱拙其稍精工處不過六朝蹊徑耳使漢人見之鮮不傖父士衡雖無作可也何得以珠澤鄧林委之盖平原佳處甚多正在命題不在擬題也且記室嘗言之矣士衡專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此言精當可爲詩家玄牝蓋古詩惟直致胸臆故能眞意橫生神奇千古此中綺錯何許今士衡全以形格爲障礙安能綺錯較而言之不逮文通擬古遠矣知言若彼何卒昧之

班固兩都賦家之元氣也不特氣雄千古而議論亦精絶卓詭平子十年擬之僅得稱雅訓工緻耳譬則雲霞綺彩于天豈機中之錦所能擬迺若左思三都非不才贍然多牽率蕪穢排比合閙之疵使平子見之猶未免揶揄耳大病在詭覢處無收拾尾亦太冗且此非特文章使然兩漢事業人物豈三國所能彷彿卽令孟堅爲之必不能上方兩都矣文章之與時高下以此

鍾品謂左太冲詩野于陸機非知言也秖當云俊于陸機耳善乎謝康樂言之曰左太冲詩潘安仁詠古今難比

傅毅舞賦已自俊絶可喜而末別程馬材遂令舞意所入馬足此其逸思橫生舞容文能俱入神解卽以馬喻

所謂天下之馬若滅若没若亾若失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者也意本灼然觀者無訝

或問管子與淮南孰優曰淮南多論大道管子則專意富強安敢望淮南但淮南皆摭拾諸子之言在子書宁一類家耳管子則自成一家言以此不同然則戴記亦摭拾也曰戴記傳聖人之精微淮南竊諸子之緒餘豈可同年而語其所同者僅一月令耳人知戴記淮南月令同出于呂覽不知呂覽前原有此書覽特附益之以事類耳此等文章豈戰國人所及覩之夏小正可見矣

王子淵䌫曰有俊才亦曰時無枚馬諸公耳其得意在

聖主得賢臣頌然亦非西漢第一家文字四子講德論
次矣洞簫賦抑又次焉其形容簫聲絕無佳處且雜亂
無章季長笛賦雖稍祖其制正自佳絕氣亦奇邁卒如
子淵賦簫令人亦何必愛簫聲
傅毅舞賦輕捷宛然一妙舞在目前而多註家未會處
如擊不致筴總言舞者之輕疾與蹈不頓趾同意耳蓋
歌者致筴以擊節本至速也而舞者體執輕疾其擊拊
處猶遠不容一致筴猶言間不容髮也蹈不頓趾自言
舞者不頓其趾猶云絕塵而奔
或問申韓出于老子曰此自申韓借老子之意以文其

刻深之術非老子之意本自有申韓也如聖人制爲仁
義禮樂何嘗欲使後世有大盜而大盜者自竊聖人之
仁義禮樂以文其姦耳太史公文字有果言之而不複
有一言之而意足者其敘三家學術只老子深遠矣五
字已剖盡三家精髓要何俟多言若其自敘中則專以
孔子與老子對言此便見太史公本意令三家之學絕
不同而必與之同傳者正見古人之學有言相似而絕
不同者後世帝王不可爲其所欺此正是太史公深遠
處而宋人輒指道德爲刑名宗祖是老子術不申韓而
論老子者則文深切中韓矣不知托[illegible]同一老脩爲

許大年紀何復及此參夷之誅
文章自有李于鱗王長公遂令乾坤中別具一眼界眞
曠代絕才有扛鼎筆力然舉世效顰學步者不勝其醜
獨敬美公親爲其弟若友迺能獨攄眞意卓然成家眞
所豪傑之士
何李在關中洛下雖振起千百年墜緒爲詩家大宗而
吳中風會特盛然自廸功以後諸皇甫競麗爭秀而[illegible]
部公猶卓絕精邃其得意處一塵不染眞有鳳皇千仞
意當與古人絕佳處相埒世皆以禪栖匹泉覽噫東覽
絕矣蓋其高處不但格力正以其神情曠絕會心霞表

迺爾此正司勳所深讓故不特子安絕也知子安者亦
絕
讀子安之詩不知子安之難及試取今人極得意詩誦
過要讀子安詩卻令人爽然自失然後知子安之高正
如月出蓬萊閬島中豈人世風光所擬
皇甫水部詩濟奧罕儷其志意亦復玄曠故其文乃爾
悼子兩篇令人拊心痛絕安仁雖云能敘悲怨不能不
爲此惻然
張華勵志詩云蒲且繁繳神感飛禽此即養由矯矢獸
號于林與扁鵲針鵲影意同不必言一中而一不中如

今註家所二也

顔延年曲水詩序將徙縣中宇縣謂樂縣也故下云張樂岱郊若云徙都中宇對張樂岱郊全不似六朝人語況此敘多重樂故起卽以鍾石歌咏與皇王之迹並言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若曾紘所疑吾了不解也若作形天無千歲則了然在目若作刑天舞干戚則上下文眞不相涉何反言之哉此蓋因帝女之夭亾故云然耳非說精衛既化之後也讀書且不傳信又安能傳疑

文章者性情之竅機也先王以之動天地感鬼神故片言取適卽心動神怡隻字不諧卽神銷意沮苟能會此

則白日羲皇坐令蓬島雖枯槁一世老亾丘樊而非人間世可卽亦非人間世可樂

陳拾遺別李參軍崇嗣詩云四十九變化一十三亾生者四十九變化卽易大衍之用數也天地間萬事萬物之數孰能逃此一十三亾生卽老子生之徒十有三亾之徒十有三也玄黃卽天地也弦望卽會合也李陵贈蘇武詩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詩大旨以達生爲主其源出自子荊零雨之章言離合卽言壽夭也子昂作如此等詩此所以絕六代之華靡振百家之風骨卓然大雅不孳有以也

海虞文苑卷之二十四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雜著

使緬錄　張洪

永樂四年夏六月予往遼海諭祭韃靼報歸　詔俟於朝是年閏七月十三日　命持節往諭緬甸宣慰使那羅塔卽日就道九月至金齒整點護　行官軍在行者舉家慟哭謂去皆必亾無有生還予則示之閒暇不急於行哭送者不知其期亦稍懈乃疾啟門馳出抵諸葛營而止哭者不得相送行者殊無悲慘時內官雲仙在

麓川宣慰司病軍接迹於道見者皆戚及至麓川雲內官要予入營識不可坐實由軍士遺便於營外天氣鬱熱故也行次拱章卽緬之江頭城緬人既併孟養地復遣陶孟東妙聚兵於此以防中國之救予佯爲不知遣人詈曰我至日本其王來迎舟檣遍海爾曾不滿二三萬人來接是輕我也速備船送爾本小夷吾不汝尤既入舟召通事丘添保訪問緬人事情及前使得失通事曰緬蠻甚倨傲聞　朝廷使臣來別剏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入城閉其從人於外使之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之語率以爲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

惡至之夕瘴者居半明日盡病三日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公宜處之予入其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兆面之樓且告以中國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否則箠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箠也乃選敢死士廿人將刀執杖將入城予立馬於城下叱緬人闢門不聽遂箠之排其門而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勾縮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　勑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殺鄰境宣慰罪那羅搭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麾出命易

生牢來饋舊聞夷緬間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痛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爲厠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厠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之較以予觀之瘴癘雖有亦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酣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予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以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瘧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歿於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使事畢還至騰衝府既脫瘴癘安養軍士數日夷人餽牛酒悉以享士死者亦預祭振旅入金齒懽聲動地人得生全皆以爲異事夫何異乎在於誠心愛人耳無誠心則疾痛不干已雖數視之亦無成效也

秦游紀事　陳禹謨

癸卯秋七夕後二日奉直指楊公檄應聘秦中使者趣衢駕越十三日遂從獲呂假裝行是夜宿脩武翌日渡孟津河千立坊表書周武王濟師處河廣不過五里許而勢迅疾甫登舟見雲從西起戒篙師亟行勿緩會風便川駛須叟抵岸次日上北邙嶺碑志狄梁公墓道百餘古冢纍纍爲英雄骸骨者殆不可數過洛陽渡谷水或云卽石季倫金谷園再渡孝水爲王祥卧氷處語云牛蹄之岑無尺寸之鯉此水會不過一勺耳不知雙鯉何從躍出觀此益信孝感之神也案祥本傳祥瑯琊臨

沂人避地廬江不識此水何以傳于此名入新安境有甘羅墓道碑令長辛公爲余年友相留信宿西行經韓王墓詢之輿人曰此韓擒虎也于此方大著靈爽曾閱擒虎傳嘗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足矣豈其精神氣魄自隋至今尚有不死者存乎已涉一水復詢輿人曰澗水也伊洛瀍澗此非其一乎余奇其對澗不甚深而其派頗繁行者正苦頻涉每淫雨後勢極澎湃渡之亦未易也邑有慕容山云慕容垂屯兵于此相傳項籍抗秦卒亦在境內土人掘地往往得戈鍪之屬亦時見枯骨他如爛柯山王喬洞應是後人傳會者亦非奇徑所及十九日至澠池邑素患虎先時邑令王公禱于神驅之遂絶虎患公廨中有作詩紀其事者乃知昔之人能令虎遠江踔辟境不誣也澠池西見石碣志云漢征西將軍馮異奮翼處從此竟日山行坦道不能數武卽羊腸九折坂何以過之自邙山來山多土惟硤石稍露山骨此卽古崤陵也初見傍山居民或穿穴以處余頗訝之謂棟宇既興而後豈宜叟土處至陝州則比屋而是不復訝矣詩稱陶復陶穴蓋周先自如此陝卽周召所分東西治者其驛名甘棠其關爲函谷云憶昔六國仰關攻秦則若登天秦人開關延敵六國敗而走若崩豈

非以崤函之固哉乃今不必一丸泥可封矣秦中候人謁余行館爲約入關日馳去州西五里爲岔口又五里爲望河鋪山徑甚窄下瞰黃河過者莫不股弁又行五里許則從夷境入閿鄉閿鄉爲王濬故里濬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其遺址不識何在下瞰之三日至潼關潼關因山爲城因河爲池金湯之險天造地設余鄉蕭使君曾備兵有惠政關人至今思慕之蓋卽前候者云先一月關中大水官廨民居一時多圮至不能完客所館余至憩蕭寺少選行乃入秦也　如秦紀

從陝至關路多束隘入關後則康莊大衢不復行鳥道矣數里許漢關西夫子楊公墓在焉墓前有四知坊三十餘里見西嶽神廟門榜灝靈樟楔題永鎮西維最雄麗未至縣五里則邑丞策馬相迎云奉直指公命將護公等蓋名曰相衛而實微偵之者道旁見有垂楊數株長條至地濯濯可喜向來都未經見泜漲則令長馮公見訪坐譚次知爲愷悌君子余初念之華陰令一造或窘李青蓮于騎驢或朓韓昌黎于蹈險在所遭何如耳余所遭得如昌黎大善乃馮公其人哉遂與訂華山之約而別繼謁者爲沈丞則直指所命將護者也時主司

與同事諸君俱未集沈丞白請姑勿行遂鍵戶而去余竊笑曰生平以四知固中扃久矣入關西夫子境乃要務施外鞬乎柰曹景宗有言閉置車中使人無氣此殆近之居凡八日諸公後先有至者月朔之二日沈丞啟扉出竝華山行時久雨新霽淸暘乍昇朝暾山色互相映發微有嵐氣烝烝從山麓起一似數萬家晨炊其下者此時已神飛太華峰頭矣道旁列樹蒼翠可把柳棗枝頭離離垂實淸泉迸流處閒有擬聳亭立乃知使人應接不暇者不獨山陰道中也所經有華陀墓紀公祠每思漢有紀信猶我　明之有韓成糜軀不悔以全眞主忠不二也錄及異代享祀勿絕宜矣若華陀死能呂骨而不能以靑囊傳恨哉入華州界景物頓改道中礫磔多亂石山泉噴薄百道而下匡廬瀑布殆彷彿云一石碣題云唐郭汾陽故里未至州十五里許爲蓮花池廣可數十畝乍見異之曰此寧種分玉井者耶薄覩則花葉具小于江南種第殘紅復自嫣然馥郁香風隨輿拂入惜能心賞之不能低回半晌留也又行五里許會涂濘閒入林莽中乃樹色之佳非復華陰道中所見矣初三日自華州曉發適西關見寇萊公祠所過山色絕不如昨朝之奇大都在州境者乃少華也十里許涉一

水是爲西溪有碑識之又十五里許經遇仙橋相傳以爲宋藝祖遇陳希夷處至渭南界時上下山谷閒而夷原較多又遵渭濱行數里許至縣渭水自瀆瀁流亦迅疾其濁不減黃河嘗自嘲生不分涇渭何以雌黃秦士今卽不能識淸涇亦差能辨濁渭矣渭南西行四十里內條高陵倏深谿曠輒莽蒼彌望隘卽僅通軒車人亦多穴處者恍然新安以西道也五十里許爲臨口鎭土人云高阜之上舊有大寺卽黃巢起兵處又十餘里至新豐鎭見留侯舞陽侯二公祠祠前榜曰古鴻門鎭之西爲新豐驛中一水間之豈楚漢所割鴻溝非耶嗟乎

今兩雄安在哉逝川藏壑之論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良
然彼蠻觸氏之紛紛何爲也行數里而羲巒忽西頹矣
又列炬行十餘里抵臨潼宿焉邑名始于宋俗傳有圖
寳臺非是次日行三十里許過滋水今名霸秦穆公所
改揚霸功也先時有長虹亘其上行旅便之漢時送行
者率至此折柳相贈鄭綮嘗曰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
背上是也積久爲狂瀾所衝激遂圮殆盡輿卒悉厲渡
而已土人云方秋水時至兩崖間幾不辨牛馬此適值
水落廣可五六里最深處及馬腹止耳自新安來所涉
不知凡幾津然無大霸水者再渉滻水至西安府晚宿

九龍池沉香亭遺址存焉蓋即唐家興慶宮玄宗嘗召
李白賦詩于此今爲秦藩囿蒼檜森森相傳猶是離宮
中物是晚直指使及沈丞謝去司道諸公悉以丹箋相
候云入關紀

六日從公署迎至藩司京考偕同考由西階升直指同
三司東階升聲伎甚設雜然繁會及即席左右方伯參
藩三公執主人禮先京考兩席相聯監臨尚席並居上
同考東西向三司居前席詩歌鹿鳴天保既醉歌時樂
闋歌闋則樂復鼎沸即俳優滿前竟不知所呈何伎矣
酒數行相揖出三司前同考次之左右方伯次之京考
又次之監臨最後夾道列于椒卒如櫛比至省闈進如
公燕禮明遠樓前陳祭京考以下列拜登至公堂相揖
入簾京考及同考向外屏立揖而入監臨左右方伯向
內屏立揖而出至此簾內外則絕矣衡鑑堂後門榜同
寅協恭是爲房考居處余所居書三房每晨起具祝辭
禱于天大都斷爲　國得眞才先首場一日各房考擬
經書題呈主者遵令甲也初更時畢集衡鑑堂主者就
擬題中撿出數道虛懷諮決議者幾成聚訟久而後定
竟不出所擬示公也十一日薄莫始得閱卷卷凡二百
三十有奇望前一日閱竟初場所拔得五潛識其號拱

居一海次之讓次之又次爲被爲巳中秋月皎甚邀同
事者並三人露坐清譚少悉時聞有鼓吹聲蓋藩司宴
監臨也既望閱二場竟又二日主者屬檢他房遺卷幾
三百餘亦稍有所拔明日閱三場竟去取卷盡歸主者
余房襄竣矣又五日中卷各歸房考總批卷頭舊有會
批故事今廢先初場時以兩日隙成文四首事竣續成
三首題曰秦闈七義中頗以余門中雋卷傳入之主者
采其二入錄壬子昧爽放榜余房中選五人拱爲貫生
完忠督學吳公所優取者海爲孫生應舉其尊人某以
癸酉分校南畿得錫山孫太史萬中丞鄒督學二公讓

爲唐生光耀同門中齒最後被爲郭生宗振其尊人諱性之舉甲戌進士官至左轄已一爲尹生覺民乃河西直指首錄士也五生並英妙年無逾三旬者場中卷率踳駁不醇至後場尤寥寥余房似較勝卽五卷外猶有可觀如束于數何若賈生孫生三場並豐滿不作餖飣書生態且雅正合時掄魁選也屬有所抑賈生僅僅得亞孫生竟爲二十有二人夫逸材必遭賞識我將任受德乎短綆不堪汲深我將任受愆乎然願兩忘之其所拔他房者六識其號中選與不亦竟不可知矣是日赴燕潘司明日謁秦潘王享師生其如禮入闈紀

又明日出永寧門游薦福寺案墨客揮犀云雷轟薦福碑在饒州東薦福山在長安者非是寺後有浮圖俗所謂小雁塔也又五里至慈恩寺卽古曲江地則雁塔在焉七級巋然自有古色攷之唐書神龍中諸進士賜燕杏園題名于此今陜右新郎君仍其故事每科必伐石爲記云小憩閒殿然聞雷余謂同游者曰此得毋題名先聲乎極歡而還次日擬游終南謀之同事者率謝不暇余笑曰勝游寧須暇耶二客正自不能從耳余獨麾輿人行出自南門三十里至樊川漢武陽侯食邑也今爲樊村者四此其一村多武陽裔在唐爲韋安石別業故一名韋曲林水佳絕大自會心土人引川流灌溉稻田蔬圃絕不異江南風景子美詩云韋曲花無賴惜非其時循川而上登牛頭寺墨客揮犀云杜子美詩滚滚上牛頭者在潼川西南牛頭山此亦非是余鄉先達有作游終南記者云此寺僧愚聞官人至悉遯去殊不然甫至僧衆交迎余呼一人稍慧者訊之亦輙能對蓋此地舊名樊川今更華嚴川南則渭西東則滻河並以川名所謂秦之三川是也獨眞人丘長春故有詩刻訊之僧竟茫然無以復僧之愚果不誣哉夫唐人所撰偏照禪師碑先達以不及見爲恨然多見丘眞人詩曾幾何

時而眞人手蹟復成漫漶孰謂言可不朽也是夕宿寺中飯新秔米卽川水所溉者僧持濁醪以獻余以性不飲謝去已輙笑曰惟僧可不與飲而愈欲飲余不妨豪飲而不能飲余自欠事而僧弘達教矣偶步中庭明星爛然又似有彩雲密護者已諦視之則蒼檜森森岡上亦夜色之一奇也中夜時聞野鶴鳴使旅魂頓醒蓋寺中鐘磬寂然正藉九皐鶴唳四壁蟲聲以當清梵耳曉發牛頭東爲杜曲乃唐杜岐公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長安不遠也南行四十里至終南之麓入普光寺東西畫廊凡八十四楹最爲藻麗中藏經閣蓮

花池環之所謂下天池也第經人工所鑿無甚奇鄉先達都玄敬穆爲儀部郎時嘗題壁方丈中垂數十年來猶然不磨此外絶無名公手筆則游者之罕至亦一驗已飯訖寺僧爲導由曲徑過石梁澗水潺湲云是太乙湫中派也歷級而上松柏鬱然時有丹楓間之五里許至天池寺爲無壞尊者道場寺前有長松一株可十餘丈千年物也門以內澄然一泓是曰仰天池其深不測最後爲空中樓閣登眺者久之諸山環翠一覽盡收大觀哉已寺僧出尊者所遺見示玉環錫杖外惟玉石龕礶甚異隨訊尊者故實一老衲云尊者係西域人乃辟

支佛高足弟子洪武時尊者結庵龜山即天池西是僧導余至其地有一松一檜並佳絶尊者一日誦經于此適秦愍王駕出聞之尋聲偵蹟得尊者既見王輙曰從者渴矣盍姑飲乎王笑曰從者衆若之何能徧飲也尊者因舉玉石礶出湯徧飲之無損礶之一勺王固奇之矣又曰從者飢盍姑食乎王又大笑曰從者衆若之何能徧食也尊者復舉玉石龕出飯辛亦徧食之無損龕之一粒王益奇尊者天池寺之剏所從來矣後示寂爲建塔瘞之塔在寺門左余從天池還至普光方欲游南五臺日月品金華洞諸勝屬詰朝有三司之燕遂不果乃從別道歸二十里涉龍渠至興教寺則日云莫矣因宿焉寺右有三塔中一特高爲唐玄奘法師瘞處一爲慈恩基公塔一爲大周圓測法師塔並刻石銘之其完善可讀者僅圓測銘耳次日僧指問道行二十餘里游曲江而還曲江僅一高阜後人搆亭其上亦且就圯杜子美詩所稱江頭盡醉處求一跡涔不可見矣令人益深陵谷滄桑之感杏花村王四娘墓尚有遺蹟云初七日出省闈至東關外三司以丹筵相送左方伯王公曾按吳識先莊靖公至是遣役導出潼關五生郊餞人進一觴而別夜宿臨潼次日曉游驪山則令長劉公已

治具先之矣溫泉在山麓其所謂官池者有精舍三楹搆其上四周甃石中小石鑿七竅泉涓涓從竅出相傳起自秦皇漢武脩飾之或云今之池是後周天和中造又云唐開元時廣之總之溫泉多于寒火寒火獨稱蕭丘溫泉未可一二數而此其最勝者也時同游者先一人浴余繼之池東西並設階級足及二三級便不能佇蓋泉自下溢足力不支故也室中煖氣如蒸浴時通體融暢大快人意官池左爲混池以浴賤者東行即華清宮故址前後殿奉三清玉皇南上爲天仙閣閣之下即泉源自石穴中出朔至望從東既望至晦從西飲之

可愈沉痾柝未熟者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左為玉女洗頭池東西繡嶺相望屹峙皆余登眺所及者如朝元閣烽火樓則久成廢墟矣是日男媾蟻行而上蓋禮老君而余以地主相邀未遑謁也秦始皇陵去此尚十餘里馬首亦未之及大都驪山勝矣而特不利于王者如周幽王舉烽火則召犬戎之難秦始皇營陵寢則來周章之師唐明皇剏離宮則動漁陽鼙鼓抑何覆轍相尋也豈如形家言地固有利不利乎雖然幽媢褒姒玄溺妃子秦使天下苦其役皆敗道也何乃罪地霧哉且也宜亾而亾而率于此豈發難正地所為效霧耳謂驪山

不利王者誖也是夕宿渭南赴乇令長之招王公曾有事簾外者為余言一見解首卷便灑然異之但首二篇惜有類句如論義則政府孟義則高堂等字面輙磨炭作墨手為點竄乃知遇合有數不偶然也重陽因泥雨怯出次日抵華州則郭方伯設燕以須郭公稚為月旦重其鄉人任都閫者初放榜時即向主司稱快曰名賢之後必有達人郭生此舉天也自今善者知勸矣費比部為余述如是一見信然郭生好潛修嘗讀書華山深處坊刻絕不經目以故所為文必自立杼軸方伯公每奇為我家龍文仲春方為生作室而生已列名賢書非

所欵余即其所也生可謂堂構于矣次晨過蓮花池無復昔日芬芳而柝葉參差相映于山阿池畔不下數千百株景物密移總堪供翫午餘至華陰入公廨小憩遂乘肩輿出西郊行數里至雲臺觀觀剏焦仙宋建隆初希夷先生重建者焦諱道廣後周武帝時后罹產難諸醫靡効也得焦一劑立產太子帝德之因為立觀地故多石苦乏水土經焦一指頻若涌水于源而取土于阜也及觀成土盡水涸矣至今祓無子者禱于其祠每着霧異東行至玉泉院泉即玉井中滲出者洞名白雲中有希夷先生睡像洞口題五龍真訣四字方希夷初隱

武當有五老就之聽易謂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栖令閉目御風而行比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希夷之睡即五龍所授蟄法也洞前一石肖虎名卧虎石上有山蓀亭希夷所創遞葺至今登之最宜擘勝其下古藤繞樹宛如蟠龍是夕宿迎仙院月下獨步岀石間煙光覆于峰影泉聲亂于蟲唫徘徊久之不覺神情暢然塵慮都遺卧處有登山阻雨詩覽之意憮然恐成詩讖呼童視夜則天且雨至旦奮袂起曰山霧不余距雨師其如余何所得見太華者即霑體塗足無恨然亦有天幸不甚雨時霏微數點秪益空濛之奇唐玄宗華山玄

曰鬼神云亦信不誣也自谷口折而上仰眡兩山壁立
戍削如鑿高可千餘仞谷底多亂石坳者突者竪者偃
者欹者呀者不可名狀而泉流其間每觸石即砰礴作
響二里許有雲根石峙于岳左旁一洞名李道龕又三
里許雙巨石當谷口行者必傴僂而上若隧道然此第
一關也又三里至桃林砰有三官洞洞之上复有一穴
名好漢洞言非好漢不能登也對峙東壁為小上方最
險絕稍折而東見一石巉其形方而長其中虛而邃所
謂希夷硤也昔希夷蛻骨于此後人函之貯諸硤中山
人時出眎客因以為利世宗時始直指瘞之祠中祠在

硤旁祠西一穴奉天帝祠後有龍泉為清冽異常西折
四十餘武為第二關又三里至娑羅砰砰以樹名惜枯
久惟餘新榦亦自森然大都娑羅無他奇惟每枝必舒
七葉是所與他樹異也由此上為十八盤山益峻路益
崎嶇且輿且步或扶或拽上扳危磴下入深谿如是十
餘里至青柯砰砰西南有公署以息遊者署之後為鳳
凰山鳳嘴石鳳池在焉砰側有西嶽祠寥陽洞救苦庵
庵之北道士高還虛者廬其巔及踪跡之則為一藩司
邀去夫世有圖南即丹詔可避豈貴人所得致哉知其
非本色[illegible]入也不都遊至于[illegible]即二峰之兒女諸峰

南峰之兒女二峰者猶然阻絕而迴亭上竦林巒一色
旁眺所極悉成陸海渭流涓涓僅如一帶向所見戍削
壁立高可千仞者杳然斯在下矣太華之勝庶足涉其
槩乎若夫仙人之擘掌巨靈之佇足司空之[illegible][illegible]之
之挺秀（蒼龍嶺有五將軍松可配五大夫）岳分日月潭澄列星（有二十八宿潭）
殿接南箕橋連北斗峰如雪委嶺若蓮生諸如此勝信
壯哉霸造乎非不欲畢收之一覽第自青柯砰以上率
從絕壁鑿坎為級每級可容半足坎窮或以松枝代之
如梯狀必左右手遞據鐵鏁僅乃得登萬曆甲申登上
方峰者因鏁絕墜崖而死至四十八人亦殆甚矣嘗憶

禮經云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余游興即不淺而苦
之濟勝具覩此不覺神悸而足蹜不敢前幸已涉趣于
砰則疾呼快曰觀止矣何必如昌黎之悔狂咋齒垂誡
鑽銘哉乃還是游也索侶不得獨青山白雲作伴黃冠
緇衣為導耳至于輿馬脯資之類悉倚辦華令馮公則
佐余勝游者不可謂非馮公力也歸途見長城遺址過
秦論所稱踐華為城者蓋始于此嘗試或嘲余曰子游
太華未及回心峰而還將子意亦復易敗耶則余為解
嘲曰以回心還者心誠回矣余心惟不回此未及回心
而還也唐人詩云芳月期再來回策思方浩其斯游之

謂哉覽勝紀

錫玄曰昔人所貴者登高能賦心鄉往之苦爲公車業羈未皇也桓譚云人有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余不但聞之亦幸見之矣縱不能賦奈何漫不之紀乎輒作秦游紀事政如窮鄙之祉叩盆拊瓴而歌亦暢其所不能已也

音聲紀侶

瞿汝

總叙

夫音之生生於氣氣之運運於時時也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遠而稽之推極於元會運世而不足以究其際細而倪之析若毫芒杪忽而莫得窺其微驗之於象數而若或見其似窮之於神化之故而卒歸於不可知之域者也古之人知其然其行身也一與之偕而其政之大者則在於明曆數以授民時作樂宜八風之氣以幹造化之所不及於乎微矣自昔言曆者不知其幾家至我　明得西曆參之而法瀹備世多有故不論誰

夫音聲之說至宋始詳然言器數者未及音聲言音聲者不本風氣殆亦未探其本乎如梁唐之沈顧異域之僧珙其撰次非不大行研而覈之非渙而不相攝郎錯而無其貫蓋悉偏而有未備也今也審天地之元音而本之氣定天地之風氣而稽之時時有生長收藏斯氣有溫熱涼寒氣有溫熱涼寒斯音有開發收閉其序不不易而其行也有漸八風二十四氣各一其令而天地之音亦各一其元矣（今以二十四氣定爲二十四調是也○以上論音）然而未始有聲也（如大塊噫氣而萬竅受之即聲聲者亦莫能自爲聲）有律焉陰陽各六而六之中又各有宮商角徵羽之五焉（古人因象賓不同之聲以）

比竹肖之以合天地之元聲加之以律呂宮商之名也天籟一作而衆竅受響竅
雖各一其元而一風得以攝之聲成文而音可紀矣風無一竅受風不成韻竅無風入竅不成聲聲雖各一其聲而一風攝之並歸一韻風雖總爲一風而四時運之化爲各音故音也者時爲帝者也聲也者協於一者也彼以一韻析之爲二者是不知天風無所不被以三母合之爲一者是不知律呂之不可混清故曰悉偏而有未備也因天地自然之元畫音聲
一定之則何必叅之以人事哉聲元既定而以人間文
字入而紀之蓋字者聲之子耳以文字紀聲之佀故以喉齒唇舌齶分宮商角徵羽又加以半齒半舌之清商派徵而六十六聲元備矣有北聲有而南聲無▮有南聲有而北聲無者此乃人聲之因于風氣而天地之聲則有一定之律故借其佀者以全之也○已上論六十六聲元世之論
聲者不先求之希聲之始而反從字以辨聲何異執邪

而遂謂之時夜者哉於乎音未始有音也而寓之聲聲
未始有聲也而稟乎氣氣未始有定也而因乎時時也
者以爲無邪而今昔歷然以爲有邪而終不可舉無動
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而卒莫之變與移也古人者神而
明之紀其消長以成歲功肖之象數以寄性術寫之金
石以和天地在述者之默而識矣獨音聲點畫之云哉
若夫更調一絃而曰音之君者此固無成與虧之旨且
未可以意致而又可以書傳邪今此糟粕亦以供寫嗜
者之一啜云爾

、論音元

曰何謂音元曰元亨利貞各有六氣六氣之中各有煞
虛如開者以漸而開閉者以漸而閉熱者涼者亦以
漸而熱而涼八風各有初中末而二十四氣截然不可
移易矣其風氣之或卷或舒或翕或散各各自有一元
但未麗乎竅莫得而辨合以律呂始有聲而可以紀其
佀也如氣之在艮也是爲立春乃條風之中其氣向溫
而寒氣未散氣雖出而猶未遂故其音元有類于涓卷
眷決盖卷而未舒之音也此乃立春在于合朔前一候
有餘者如立春在合朔後一候有餘者則其音元有類
於于笴斡葛矣盈風之在寅也是爲雨水乃條風之末

其令漸開啟而未泄故其音元有類於妄殺吁閻盖旂
而猶有合也虛氣之在甲也是爲驚蟄乃明庶風之初
熏然以溫矣故其韻自音元世人目之爲韻有類於云允運聿盖
▮物之音也盈風之在卯也是爲春分乃明庶風之中
其令正開帝出乎震時也故其韻有類於嘻喜戲圈萬
物於此而僛如也虛氣之在乙也是爲清明乃明庶風
之末其氣大溫萌者甲拆而勾者申矣故其韻非細引
印乙盖天地絪緼之時也盈風之在辰也是爲穀雨乃
清明風之初其令大開故其韻若開凱慨圓盖開之極
而發之漸矣虛○六氣也元之氣之在巽也是爲立夏乃清明

風之中其氣漸熱故其韻爲陽蒼漾藥乃熱之始而發之初也 盈 風之在巳也是爲小滿乃清明風之末其令漸發乃陽中之陽也故其韻牙雅迓 圖 盖開之極而至于張也 虛 氣之在丙也是爲芒種乃景風之初六陽備矣萬物大昌故其韻如光廣曠擴蓋長物之音也 盈 風之在午也是爲夏至乃景風之中其令正發離火用事陽之極而陰之母也故其韻若呵火貨 囧 萬物于此而發育也 虛 氣之在丁也是爲小暑乃景風之末其氣大熱天地大窌故其韻若孔空酷盃天地暢達之時也 盈 風之在未也是爲大暑乃凉風之初其令大發品物鉍

遂故其韻若譁乇化 匯 火盛而化也火之盛故大熱惟化也是惟無風風則凉也 虛○亨 六氣也 之氣之在坤也是爲立秋乃凉風之中其氣向凉而熱氣未散氣雖斂而猶未收故其音元有類于庚梗更格盃風氣更革之時也 盈 風之在申也是爲處暑乃凉風之末其令漸收鳩而未集故其韻若些冥卸 節 盖斂而猶出将收而未盖也 虛 氣之在庚也是爲白露乃閶闔風之初天高而氣清矣故其韻若嘽坦歎闥其氣疏以散物成而生長之氣闌也 盈 風之在酉也是爲秋分閶闔風之中其令正收恍乎兊之時也故其韻有類于咽史四 邑 盃閉而有開

萬物於此而舒𠕋也 虛 氣之在辛也是爲寒露爲閶閶風之末其氣巳凉萬物成實故其韻若堅蹇見結其氣之闌而無復餘矣 盈 風之在戌也是爲霜降乃不周風之初其令大收草木凋謝故其韻若收守狩 𡇄 盃斂之極而將合也 虛○ 六氣 利之氣之在乾也是爲立冬乃不周風之中其令漸閉故其韻爲陰飲蔭邑盃寒之始而閉之初也 盈 風之在亥也是爲小雪乃不周風之末其氣 盈 寒陰中之陰萬物於是乎歸矣故其韻若吹水位 圍 乃亥六之正音也 虛 氣之在壬也是爲大雪乃廣莫風之初萬物俱息故音元類于絾𦈢鑒甲盖蟄者之緘其

戶也其氣藏而正音在于中陰之轉而蹜也 盈 風之在子也是爲冬至乃廣莫風之中其令正閉天一用事陰之極而陽之首也故其音元有類于呼虎嘑萬物于此而閉藏也 虛 氣之在癸也是爲小寒乃廣莫風之末其令巳藏天地閉固故其韻若含感憾合盖藏之固而蓄之極也其氣閉而音徹于上下夫是以言廣莫也 盈 風之在丑也是爲大寒乃條風之初其氣寒極極則將反故其韻若响許酗 圜 盖氣則寒而出近直矣閉極則開蓄極則通故過此而春繼之也猶之大暑之揮氣極熱而風巳凉也 虛 夫是韻也乃大塊之噫氣也其氣一至

萬竅齊鳴未有風至而律不從者矣彼取一風之元或析爲二或析爲三又取各風之元或混于此或混于彼者那未定條貫之必有統乎

論聲元

曰何謂聲元曰音也者天之風也聲也者地之氣也地之氣寒則深沉而濁熱則高朗而清温則和柔而平涼則疏爽而輕是故春木皆柔夏火皆清秋金皆輕冬水皆濁乃一定之則也天地之道浸故天風有初中末而地氣亦有始正終始正終又有宮商角徵羽又有卯酉之半商半徵辰戌之清商丑未之流徵之六聲故凡六十六聲而聲元之數備矣

如黃鐘一律合於壬子乃濁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和洪寒合商之元則類于從藏鑿雜角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共惟此八十四轉皆有聲而無其文徵之元則類于同彈特達羽之元則類于逢蟠白跋

大呂一律合于癸丑乃寒濁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比音之呼文無萬物南音呼則入逢商之元則類于比音之呼根茶寨宅南音呼則入從角之元則類于乾權極及微之元則類于成除直軸羽之元則類于逐浮服伐而流微之元則類于雷龍勒落三者皆水音也

如太簇一律合于艮寅乃柔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比音之呼黃桓胡滑南音呼則入王商之元則類于餳涎席潛角之元則類于則類南音之呼吾頑兀偽如北音則入王徵之元則類于比音之呼寧年聑涅舌音也如南音則入迎羽之元則類于明綿謐密

夾鐘一律合于震卯乃柔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容陽聿月商之元則類于俗音之呼官儕俗北音呼則入版商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昂敖額咢北音呼則入洪微之元則類于能農諾納羽之元則類于萌芒陌末　又有半商半徵之元則類于匙

姑洗一律合于乙辰乃柔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比音之呼玄雄硎檄南音呼則入容商之元則類于比音之呼生山色煞南音呼則入滿角之元則類于南人之呼迎娘逆業北音呼不入則入寧徵之元則類于人然石日羽之元則類于南音呼徵晚未襪北音呼則入文其清商之元則類于嵩三速簉三者皆木聲也

中呂一律乃清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烏温沃搵商之元則類于精將即節角之元則類于圭光國刮徵之元則類于丁顛嫡跌羽之元則類于氷邊壁畢

蕤賓一律合于丙午乃清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翁安[illegible]遁商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宗臧則作角之元

則類于□公剛格閣徵之元則類于東丹德恒羽之元則
類于賁邦百八
林鐘一律合于丁未乃清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因邑一盎商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榛之隻匝南音呼則入宗
角之元則類于京江擊級徵之元則類于眞知只卓羽
之元則類于分方福法　沠徵之元則于霧良力略三
者皆火聲也
夷則一律合于坤申乃輕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謹荒忽豁商之元則類于清千七切角之元則類于坤
匡窗闊徵之元則類于天梯惕鐵羽之元則類于拔
匹撤

南呂一律合于庚酉乃輕之正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亨蒿黑壑商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聰蒼猝錯角之元
則類于空康客磕徵之元則類于通湍忑撻羽之元則
類于丕滂拍潑　半商半徵之元則類于聲商釋鏴
無射一律合于辛戌乃輕之終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興軒旭歇商之元則類于北音之呼撐礽測察南音呼則入聰
角之元則類于輕穹曲却徵之元則類于稱昌尺綽羽
之元則類南音之呼非斐沸北音呼則入分三若皆金聲也
應鐘一□合于乾亥乃濁之始聲也其宮之元則類于

南音之□王完吳或商之元則類于則類于全情夕絕
角之元則類于南音之呼揆狂贇　徵之元則類于亭
田地迭羽之元則類于平便闢別三者皆水聲也
以此六十六聲協前八十四轉共五千五百四十四聲
蓋北音則盈者爲三聲虛聲爲四聲南音則盈者爲四
聲虛者爲三聲不論有文無文而無一聲之複出無一
聲之混淆夫亦天地自然之條貫也

八風二十四氣音元方圖

其令漸闢涓元眷决其令漸闢于笱斡萬其氣漸溫交絞叫覺其令正闢云
允運聿其氣正溫熙喜戲其氣大闢凶弖卯乙其氣□溫開塏慨

其令漸發陽養漾藥其氣漸熱牙雅迓其令正發光廣旺擴其氣正熱□
火貨其令大發空孔控酷其氣大熱譁厄化其令漸收庚梗更格
其氣漸涼些寫卸其令正收嘽坦歎闥其氣正涼嘝史四式其令大收堅
褰見結其氣大涼妝守狩宿其令漸閉陰飲陰邑其氣漸寒吹水位
其令正閉緘減鑑甲其氣正寒呼虎嘑忽其令大閉含感憾合其氣大寒哅
許酗

六十六聲元方圖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正濁和洪合合抗從藏鑿雜南音呼文共○○　同彈
特達　走盤白跋　大呂終濁　如北音之呼青文無忘萬物如北音呼

根茶炎七　乾權極及　直軸　逢浮服伐　六
簇始一柔　如北音呼　黃桓胡滑　餳涎席滑南音之呼　吾頑兀僞北音
之舌寧年涅涅迎　明綿謐密　夾鐘正柔　容陽半角月仰音之呼
曾儕隨續振南音之呼　昂敖額咢　能農諾納　萌迭陌末
姑洗終柔北音之呼　玄雄硼擻北音之呼　生山色煞南音之呼　迎娘逆
業津精　人然石日南音之呼　微晩味襪　中呂姑清　烏温沃幄
精將郎節恩　圭光國刮　丁顛嫡跌　冰邊壁畢　粃
賓正清　翁安屋遏　宗臧則作尊增　公剛格閣　東當德怛
貢邦百八　林鐘終清　邕因一邑北音之呼　榛爭隻厄　扃江
聲鑊　中莊質卓　分方福法　夷則始濁　讙荒忽笒

清千七切　坤寬窟濶　天邊偈鐵　篇披匹撇　仦
呂正輕　亨蒿黑壑南音之呼　聰蒼猝錯　空康客磕　通湯忒
撻　丕滂拍潑　無射終輕　興香旭歇北音之呼　撐初測察
穹腔曲郤　稱昌尺綽南音之呼　非　應鐘始濁
王完吳或　全情夕絶南音之呼　揆狂黃　地亭田迭
平便闢別　大呂之流濁　樗雷勒落　夾鐘之半商半徵柔
盛常匙杓　姑洗之清商南音之呼　嵩三速篹柔　林鐘之流
徵清霧艮力略　南呂之半商半徵輕　聲商釋鑠　無射之
清商星相息削輕

論沈約所定韻

沈約所以東江支魚爲次而又以東冬庚青分列彼蓋亦有窺于五音始正之說而爲之也其以東爲始者謂東之有類于宮也次江次支次魚者謂其有類于商于徵于羽也似也而乃獨闕于角之一音者何也試與詳之江聲調而爲入郎成角音彼蓋別求之而弗得夫是以闕而弗列也其分東冬庚清也蓋謂東爲正聲而冬爲始聲彼蓋以烘切之丁庚爲正聲青爲半聲夫是以分之也殊不知韻也者乃風氣之應時而至者也可以陰陽消長論而不可以五行奇偶分如冬至而廣莫風一至天地之元韻爲呼則凡五音十二律不論始下終後

濁高下悉爲呼韻所攝而無一律之不從矣古人謂冬至氣至律應黃鐘是豈黃鐘獨有聲而餘律皆無聲乎蓋黃鐘子律而廣莫之中實爲子風故黃鐘當位而爲君耳如夏至陰生律應粃賓則又粃賓爲之君而他律之聲故在也令乃以一風之韻析而兩之是謂天籟所被而衆竅之中有受有不受者其説果可通乎莊生亦嘗有曰大塊噫氣萬竅怒號何約之忽于此邪又如風氣幾味之殊故音聲亦有同中之異如嘒咽的之類呼可相通而不可相紊者約又混而無別斯又失之失矣且叱者譹者叱或細此皆衆[illegible]比竹之不齊非風之萬異也

此時我也風斯變耳約乃不以開發收閉為序而彷彿
以宮商徵羽為等不以五音清濁別聲而以五音正半
定韻況歌麻而下又不知其于五音為何屬也郎其所
擬正半者又未悉得其真乃[illegible]其所不必異而同其所
不可同一槩不考天地自然之化而謂可以世智安排
夫是以淆譌之錯出也豈直為風氣之所囿哉

論等韻

毋分三十六字韻分一十六攝其法傳于西域沙門了
義而次序于元之劉鑑者也釋氏推崇其說謂之觀音
悟門守其師傳而不究其所以然是以訛謬相承而

莫能辨也今審其十六攝以通江支遇蟹效亦依仿
東江支魚來巳自失八風定韻之旨又如江宕本一韻
而乃前後隔絕不連剛艮本二韻而乃悉以宕韻收攝
此其踵約之失尤為較然者也至于曾梗一韻也乃又
于曾分開合為二而目之為偏門于梗亦分開合為二
而目之為廣門今取其四處幇毋下冰字一聲考之如
平聲為冰上丙去柄入逼總歸一毋而不可分析者也
今彼于曾攝開口呼偏門幇毋下則為卜○冰○存平
去而無上入于曾攝合口呼偏門幇毋下則為○○○
退盡六六平上去而獨存其入聲于梗攝開口呼廣門

幇　為兵○柄碧獨去其上聲于梗攝合口呼廣
門幇毋下則為○丙○○獨存其上聲夫以一毋之聲
分裂為四而又析為曾梗別為開合標為偏廣此果何
謂也耶如以開口呼不當有入聲則梗攝之開口呼何
以有逼如謂廣門不同于偏門則曾攝之逼與梗攝之
碧誠何以別是其曾梗之分而[illegible]兵復出也一倣于沈
約庚蒸青清四分之謬而其開合廣偏之說又為出毋
不盡而強為之者也若夫止移吹衰為一虞呼為一此
固沈約之舊而又妄益以入聲以北音呼有上去等入聲而令從入入聲則
謬則又失之甚者矣至于蟹止二攝諺矣終多如雜當

中鷄溪低黎郎止攝中移字須攝中須垂灰
止攝中吹字一類蟹攝中乖拐字郎止攝中京字一類
而乃或攝于止或攝于蟹何為而錯雜如此也如以其
右音邪如江右之音呼長為淋是以陽韻轉入江韻呼
精為將是以庚韻轉入陽韻呼開為灰是以皆韻轉入
灰韻又如燕吳人呼斌為肩是以咸韻轉入先韻呼潭
為壇是以覃韻轉入山韻呼心為辛是以陰韻轉入真
韻此乃風氣使然吾但列其聲元于一定之格任其百
變而彼固不能出于格之外乃可預為之別擇而待彼
也
真軫震質之合于魂混恩沒已自不為精詳

毋下、乃天田年攝入又何不倫之甚也山字一攝并
入元先允溪字一毋于山爲慳于先爲牽于元爲棬又
如群字一毋于先爲乾于元爲嵳迥然其不[illegible]者乃洭
而爲一此又約之所未有而此乞失之失者也獨其蕭
爻豪之併爲一流深通之無所混差爲無病至于戈麻
兩部汰約故分而此合一假如透字一毋以戈收之則
爲拖以麻收之則爲他截然其不類者而又何以一之
覃鹽分兩在沈固析之無謂而咸覃併一在此尤合之
不經非溺于舊習之窠臼則昧于幾希之氣機此其十
犬攝之謬不了然邪至于字計一然如見疑

乃中角之清輕濁柔四聲部 所完江腔也尚有
正角之剛康糠昂少角之光匡狂吾俱當僉列者也今
殆以一見毋統剛光二毋于是出毋不盡條貫不清遂
妄意分爲開合開合又有不盡乃每毋分爲四牌本只
少正中三等而兩處分爲八段如曾梗江宕則成十六段矣非複出
則空餘矣字不同而音則節爲複出今所定者亦多有空而其空乃
無文之聲與無聲之韻編五千五百四十四聲無有一
聲之重複者而被之層見疊出果何義哉甚至于端透
定泥之下又配之以知徹澄孃以端等四毋居上下兩
衍又六毋置二三兩牌此尤舛悖之甚矣夫天有十

分六　五行故有宮商角徵羽地有十二支支具五音
五音之中各有清濁輕柔而清濁輕又各有始正終故
有黃鐘等十二律呂以地爲緯以天爲經而成六十律
律雖各有元聲必合之八風二十四氣而後有韻故必
極于八十四轉而經緯錯綜于是乎備此皆天地自然
之數而無事差排者彼所定毋止于三十六而缺其三
十所命之宮商徵羽不審其元而漫爲以加之遂以犬
爲羽以細爲宮益臆之依希彷彿之間而又偎門傍戶
以爲之故不覺其挂漏之不可掩也世之人不悟其以
盲引盲而必欲以頭刺　不可肮不亦可嘆哉

海虞文苑二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應遴編應遴字選卿常熟人是書輯其鄉有明一代賦詩雜文以類序次而成其中如桑悅兩都賦朱彝尊修日下舊聞未見其本牟俸請興水利疏續文獻通考及明史河渠志皆載之而不及此之詳盡明之中葉嘗平減蘇松賦役載在明史食貨志而與此畧有異同張洪與緬甸五書亦較明史列傳爲備特時代既近牽於鄉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濫收蓋凡輯一鄉之文者均不免此失亦其勢然也

荆溪外紀二十五卷

〔明〕沈敕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武進盛氏刻常州先哲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荆溪外紀二十五卷》提要

荆溪外紀分卷

碑附錄　凡十一篇
○卷之十五
序　凡二十九篇
○卷之十六
記　凡三十三篇
○卷之十七
記　凡三十篇
○卷之十八
奏議　凡十二篇
卷之十九
書　凡八篇
○卷之二十
題跋　凡三十八篇
○卷之二十一

節義傳附祭文　凡四篇
○卷之二十二
列傳　凡七十五人
○卷之二十三
寓賢　凡二十六人
○卷之二十四
風土記拾遺　凡四十二條
○卷之二十五
紀遺雜說　凡七十二節

荆溪外紀分卷

荆溪外紀卷一

邑人沈敕編輯

四言絕句

詠周處　潘岳　晉人

周殉師令身膺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

悼周處　閻纘

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荆溪外紀卷一

荆溪外紀卷二

五言絶句

與周公處聯句　庾信 晉人

朝市一朝變蘭艾本同焚借問潜玄子平生如所聞

征西自賦　周處

去去世事已策馬覩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

贈海法師遊甌山　蕭子雲 梁人

忽聞甌山假萬里自相親況寥曉森聳亘變晴雲深

題玉女潭　獨孤及 唐人

玉女徒留名冰壺難比德惟當夕照心可竝齋暉淪色

送陸士倫之宜興　李嘉祐

陽羨蘭陂近蘭城帶水閒淺深遍野水綠茗滿春山

太湖　陸龜蒙

昔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青霄尚且作白日

金牛潭在君山鄉張公洞後潭水清瑩大旱不竭俗傳有金牛入此潭因以得名　張祜

伏牛真怪事餘事幾人諳日影沈青璧煙容淨碧潭

題法藏寺　皇甫冉

竹徑深開院松門對遠山更聞尋齋室西行咫尺閒

望南山雪懷山寺普上人

夜夜夢遊宮無由見遠公朝來出門望知在雲山中

茶嶺　張籍

紫芽連白蘂初向嶺頭生自看佳人摘尋常觸露行

秋日湖上　薛瑩

落日五湖游煙波處處愁浮沈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溪上傷秋　錢起

歲去人頭白秋來樹葉黃搔頭向黃葉與爾共悲傷

宿洞口館

野竹通溪冷秋蟬入戸鳴亂來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宿甌山濬上人房　皎然 衲子

別來山頂宿知在甌山禪積靄沈斜月孤鐙照落泉

隱居南莊　蔣之奇 宋人

耕舂煙一隴釣月夜千尋未荒三徑菊不負此生心

乞常州義興居住得請　蘇軾

上書得便宜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千年木

醒酒石惜今不存在縣　李元盈

爲山因累石人巧奪天機强說醒何醉那知是與非

橋　楊萬里

橋壓荷梢過花圍橋外饒荆溪無勝處勝處是荷橋

倚木吟　申屠有涯 仙

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

游龍巖三洞　裴景南 元人

徘徊三洞天擠作十日留何當約安期共爲千載遊

又

大山儼而尊小山婉而秀往來兩山閒巖扉遲吟袖

題荆溪　倪瓚

荆溪清遠地水秀石幽貞誰識懷歸者終朝憤憤情

銅峯秀色　馬治 國朝

竹陰重翠羽樹色冷龍鱗五月無人境銅官南溯濱

荆溪館　周砥

朝朝感霜露夜夜夢鄉關何以慰親念空悲行路難

大湖山　項麒

廟上大湖山靜倚大湖松聊舒萬里眼淨洗百年胸

太湖

汪洋三萬頃一色瑩玻璃老翁來鑒止妙處只心知

石蘭渚

逶迤石蘭渚蘭香濃欲滴念彼種蘭人徘徊日將夕

張公洞

此洞獨何奇翠壁淨於拂仙人墮渺茫雕鏤見天巧

玉女潭

萬古玉女潭一鏡了無滓幽人來濯纓盤龍爲驚起

陸相山房

陸子逝已久山房留至今我來觀衆妙千載得知音

東坡書院

坡翁百世士晚卜陽羨居安得從之遊徧讀萬古書

天申宮

天申多靜者雲木更清幽誰知塵海裏別自有丹邱

祠源寺

紺殿超塵表虛空不住天會須乘老興呼酒酹金仙

沈　周

碧鮮巷在善權三生堂西北石壁舊傳祝英臺讀書之處也李丞相亦嘗修於此

李相讀書處猶疑白石房但無坡老記名藉碧鮮長

九斗壇在善權乾洞前山有九峯如覆斗梁武帝禱雨之處

斗壇何槃槃去寺四百武年年足山雨靈應無今古

涵金亭在善權寺前中道古松間亭下泉水西注

松巷深深地亭惟水木陰泉聲與風響不動老禪心

沈　暉

石洞鳴琴

洞門白日靜閒坐弄瑤琴曲罷無人見清風生綠林

邵　珪

泛湖

風恬一鏡平兩槳擘空明予細看秋月浮雲亦易生

東坡詩屋

步上荒邱角青山故址存整冠聊再拜一弔蜀江魂

杭　淮

笠澤煙波

一葉煙波艇如乘銀漢槎秋來萬里興浩蕩屬誰家

蔡汝楠

金鼎巖

金鼎射空林曙色轉高嶺抱甕汲泉華倒看青山影

佛窟洞

亂石壘青山碧霞流深樹借問此何居大士看心處

玉陽山房

幽臥春山裏黃鸝隔窗語靜響發澄潭女蘿滴殘雨

瑱樹

攜客下山來藉草對幽壑泠然天風吹古樹藤花落

君陽洞

君山復何有寥寥天宇空惟聽靈湫水秋聲深谷中

崵　霖

張渚道中

雨晴沙草潤湖闊暮煙平清興無人領閑鷗定舊盟

荆溪外紀卷二

荆溪外紀卷三

五言八句

送臨津房少府　楊炯 唐人

岐路三秋別江津萬里長煙霞駐征蓋絃奏促飛觴階樹含斜日池風泛早涼贈言未終竟流涕忽沾裳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杜審言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霜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羣

李滁州書以玉潭莊見託因書春思以詩代答　獨孤及

春物行將老懷君意訂堪朱顏因酒強白髮對花慚日日思瓊樹書書話玉潭知同百口累曷日辦抽簪

秋夜肅公房喜普門上人自陽羨山至　劉長卿

山棲久不見林下偶同遊早晚來香積何人住沃州寒禽驚後夜古木帶高秋卻入千峯去孤雲不可畱

洞靈觀　皇甫冉

孤煙靈洞遠積雪茅山寒松柏凌高殿莓苔封古壇客來清夜久仙去白雲殘明月開金籙焚香入木蘭

歸陽羨兼送劉八

湖上歸帆別江南謫宦歸前程行更遠臨水淚沾衣雲夢春生徧瀟湘客過稀武陵招我隱歲晚向柴扉

酬裴十四

淮海每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玄髮何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鄰雞莫遽唱共惜良夜宴

贈普門上人

支公身欲老長在沃州多慧力堪傳教禪功久伏魔山雲隨坐處江草作頭陀借問迴心後賢愚去幾何

送普門上人還陽羨　皇甫曾

花宮久難別道者憶千燈殘雪入林路暮山歸寺僧日光依嫩草泉響滴春冰何用求方便看心是一乘

送陸鴻漸南山采茶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采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磬一聲

送僧歸南嶽　周賀

辭僧下水棚因聽嶽鐘聲遠路獨歸寺幾時重到城風高寒木落雨絕夜堂清白說深居後鄰州亦不行

晚次荆溪呈崔明府　張祜

艤舟陽羨館飛步繞疏楹山暝水雲碧月涼煙樹青長橋深夜影遠擔下溪聲況是無三害絃歌初政成

遊善權寺洞

碧山南一寺最勝是仙源峻坂依巖壁清流注洞門金函崇寶藏玉柱閟靈根衍謝香林客高蹤不可拔

題李涉山居玉女潭

古樹千秋色蒼崖百尺陰髮寒泉氣靜神駭玉光沈上穴青冥小中連碧海深何當煙月下一聽夜龍吟

題陸墉金沙洞居

東溪泉一眼歸臥恢高疏決水金沙靜梯雲石壁虛細吟搔短髮深語笑長裾莫道遺金品常聞入洛初

周平西墓　權德輿

英威今寂寞陳迹對崇邱壯志清風在荒墳白日愁窮泉那復曉喬木不知秋歲歲寒塘側無人水自流

送義興元少府　李端

遂君趨延第初命便光輝已得羣公祖微妨太傅譏路長人返顧草盡燕回飛本是江南客還同衣錦歸

雨中宿義興僧房　耿湋

遙夜宿東林蟲聲階草深高風初落葉多雨未歸心家國身猶負星霜鬢已侵滄洲縱不去何處有知音

宿荊溪館呈邱義興　嚴維

失路荊溪上依仁忽暝投長橋今夜月陽羨古時州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先生能館我何事五湖遊

酬晉遐二上人期相會

本意宿東林因聽子賤琴遙知大小朗已斷去來心夜靜溪聲近庭寒月色深寧知塵外意定後更成吟

送清遠上人歸楚山舊寺　孟郊

波平出吳境霞際登楚岑水寺一別來雲蘿三改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應憐泮汎者不如松隱深

送惟詳律師自越歸義興　崔子向

陽羨諸峯頂何曾異剡山雨晴秋到寺木落夜開關經衲紗鐙亮吾心杖錫閒西方知有社未得與師還

送元昱尉義興　盧綸

欲成雲海別一夜夢天涯白浪緣紅雨青山邊縣花風標當劇部冠帶稱儒家去矣謝親愛知余髮已華

茶山下作　杜牧

春風最窈窕日晚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分溪燎巖野花遠夏愁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攜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呈賓客

笙歌登畫船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得伴茶仙

題洞靈觀冬青樹　許渾

霜骸不凋色兩株交石壇未秋紅實淺經（一作終）夏綠陰寒露重蟬鳴急風多鳥宿難何如西禁柳晴舞玉闌干

溪亭二首

溪亭四面山橫柳半溪灣蟬響螗螂急魚深翡翠閒水寒留客醉月上與僧還猶戀蕭蕭竹西齋未掩關

暖枕眠溪柳僧齋昨夜期茶香秋夢後松韻晚吟詩共戲魚翻藻爭棲鳥墜枝重陽應一醉栽菊助東籬

贈高處士雲

宅前雲水滿高興一書生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夜棋留客宿春酒勸僧傾未作干時計何人問姓名

泛溪

疑與武陵通青溪碧嶂中水寒深見石松晚靜聞風遁跡驅雞吏冥心失馬翁纔應婚嫁畢從此息微躬

送時邁避難適荊南　錢起

三歎把離袂七哀深我情雲天愁遠別豺虎擁前程駐馬戀攜手隔河聞哭聲相思昏若夢淚眼幾時明

送沈大爲南遊　陳陶

高臺贈君別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鷲雲雨空鸚洲石梁外劍浦羅浮東玆與不可接翛翛天際鴻

張公洞　胡宿

一室是仙鄉深巖石燕翔隔雲青色轉拂水紫芝香滴露驚人冷蟠藤徹頂涼浮雲應不逗衣袂好相將

茶人　陸龜蒙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閒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采芳去雲間幽路危惟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贈俞鳧　方干

所得非眾語眾人那得知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月閣敧眠夜霜軒正坐時沈思心更苦恐作滿頭絲

中路寄俞鳧

求名如未遂白路亦難歸送我樽前酒與君身上衣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莫歎干時晚前心豈便非

送俞鳧校書歸陽羨　姚合

主人庭葉黑詩稿更誰書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山春煙樹眾江晚遠帆疏吾亦家吳者無因到敝廬

宿洞靈觀　　靈一 衲子

石室因投宿仙翁幸見容花原隔水見洞府過山逢泉湧階前地

雲生戸外峯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

溪行即事

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聊復水邊來父老偕問我

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風雪會見麥千堆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時開會作堂堂去何妨得得來倦遊行老矣

何隱賦歸哉東望蛾眉小廬山翠作堆

望湖

八月渡長湖蕭條景物疏西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

匡時術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舟過湖洑泊丁山二首　　孫覿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落翠葉隕砌堆紅宿鳥來還去

微泉咽復通幽林殊未已落日滿疏桐

日下殘紅斂煙深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容野饁迎秋稷

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真意一笑酒中逢

題善權寺　　顧逢

共說修讀地舊刻字猶存鄭碧雲一閣出胥溪萬松連寺門洞深雲

氣冷池淺鹿行渾山下流來水風雷日夜喧

題太湖　　羅思純

三萬六千頃湖使海內田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南國吞將盡

東溟勢欲連何當灑爲雨無處不豐年

雨後到南山村家　　徐斯遠

衝雨入窮山山民猶閉關橘垂茅屋畔梅映竹籬閒苔石依林立

清泉遶舍灣吾思隱茲地凝立未知還

題洞靈觀　　仲殊 衲子

古觀多松檜幽期近暮秋坐看新月上閒見斷雲愁野思同花鳥

鄉情隔蜀州輕寒披鶴氅隱几自搔頭

題通眞觀　　陳鈞 元人

萬木鎖幽寂窗扉夜氣清松風醒酒病蕉雨聽棋聲老子來分榻

山人勸避名避名何處去煙浪五湖程

附涌湖隱者　　陳師爵

延陵隱君子居傍五湖濱日侶忘機鳥時收墜網鱗悠然忘世故

樂矣見天眞我亦耽幽趣於焉願卜鄰

予山登樓有感二首　　趙孟頫

西北高樓好登臨望眼空弁山橫雨外笠澤浸天東計乏千金藥
應羞百鍊銅只應將世事都付酒杯中
懷古情何極登危氣尚雄江山一時勝宇宙百年中翠袖愁空谷
綵袍受朔風超然高舉意決背送飛鴻

上金牛嶺　沈　貞

一上金牛嶺令人野興多尋詩旋澗谷采藥挽藤蘿振臂風醒酒
搖頭鳥和歌煙中起長嘯塵世欲如何

題顧親寺聽秋軒　柯九思

清池蔭脩竹幽鳥語嚶嚶夜靜天籟作白露下冷冷試問軒中士
喧然果何聽無作亦無止虛空動性靈

題東坡橋頌　滕　斌

坡公家潁川坡老田陽羨是皆非吾土而乃此留戀種橘知何時
何時歸去兮歸而謀諸婦惜無李衡妻

山居即事　葉景南

吟榻傍松屏殿扉護竹亭臨風梳白髮對月讀黃庭洞古千尋碧
峯奇萬疊青彈琴坐雲石頻惹鶴來聽

過重居寺　倪　瓚

風雨入城府禪扉三日留清齋聊弄翰曉浴更梳頭石鉢香煙細
經幢樹影稠移舟未容遽少泊聽鳴鳩

遊善權寺

來窺善權洞一上李公樓水玦巖前引雲旌松際浮然鐙長不夜
垂釣只虛舟欲讀巽朝刻須成日日遊

送李徵過荊溪訪王司丞

何處尋狂客故人王子猷花落庭前樹風吹溪上舟紫荀生春雨
綠蘋滿芳洲心隨酒船發悵望不能休

酬王鉉齋

荊溪邱壑遠暇日得躋攀好客時相過高人意自閒敲門看修竹
卜宅近青山勝事今寧有幽吟一解顏

過太湖　程　煜

擊楫中流去西風客思催地吞南極盡波撼北冥回蛟館懸秋月
龍宮起夜雷欋謳人不見長嘯倒金罍

題荊南精舍　吳　采

憶昔荊溪過徵君舊宅前畫船勝上馬春水似登天楊柳魚堪貫
蘋香鴨對眠祇今共飄泊回首一淒然

送方留父遊五湖　楊仲弘

蕭蕭垂紫髮渺渺泛蒼波過眼江山好離家日月多詩名終不朽
世事復如何一往五湖上蒼花問釣蓑

游會仙巖　徐伯通

溪水碧溶溶東南聳眾峯斷崖精舞合深隝白雲封幻世真堪厭
仙蹤不易逢何年傍西崦結佛遂疏慵

題荊南精舍　遂　初（衲子）

荊南山水鄉盡中今是非兵戈零落後無復石泉奇白苛覃精舍

禁苔荒殿其故鄉歸未得遊子寧無悲

周侯祠　蔣覲與（羽流）

墳穿金甲去英毅孰能齊射虎城南馘斬蛟祠下溪政聲傳宇宙
文焰拂雲霓莫怪征西事令人倍慘悽

過任昉釣臺　周　砥（羽例）

霜樹參差短寒山迢遞明深春釣臺沒殘照夕嵐輕萬化同斯盡
孤名如水清誰悲范僕射千載見交情

過西淵

放鶴白石上支殿背林開近竹門自掩采樵人未還草生西淵雨
雲斂南湖山遊詠以終日相依道者閒

望顧山

曾著顧山屐穿雲古洞歸松浮仙嶠日花落女蘿衣翠盡青蜆飲
丹房玉燕飛煙塵此時路長望一歔欷

過任彥昇釣臺　馬　治

寂寂山水郡依依今古名斯人同化蝶繫纜舊臺傾汀樹煙中沒
寒禽沙際鳴無人坐垂釣永念彼平生

過西澗

虛舟信所往行止若無端適此清秋日幡然悲路難竹林夜來雨
茅棟已驚寒一幸朋儔接空山予少安

望頤山

斜日水南行蒼然雲景清遙山時在望仙洞故知名楓葉疑秋色
藤花落晚晴西陽亭不見惆悵獨榛荆

善權洞

架壑應神變開巖威鬼工一潭清自照四海曲相通石髓靈前綠
丹砂井畔紅張公亦遊近來往有無中

陽羨茶

靈芽發天秀泉味帶香清蛇銜頗怪事鳳團虛得名采摘盈翠籠
封貢上瑤京廟因錫貢餘持贈君遠行

題王允剛山齋

谷口水南垂山齋春日遲游絲芳草徑歸燕落花時砌有彈琴石
巖將洗玉池王喬古仙伯來往亦何期

前題　盧熊

窗虛納空翠松高度流雲抱玆煙霞癖來尋麋鹿羣靜趣閒自得
世榮杳無聞不學矯名者徒孤北山文

前題　朱孟鈞

鹿跡僑苔術茶煙出蘿扉物理靜自悟幽懷淡忘機雨晴竹樹淨
日落漁樵歸鴻鵠志有得蘿圖知者稀

南山翠靄　王超

山色靜沈沈山雲晚更深松林緘積翠蘿屋覆輕陰已有回春意
終含澤物心悠然日相對嘯詠集朝簪

南山小隱二首

一室南山下蕭然雲半閒芹㿉便痾齒野服稱衰顏塵鞅何曾到

仙耕或可攀莫嫌渾嬾慢幽事亦相關

雲林幽勝處徐孺有茅亭巖酒到池靜蒼峯隔幔青山瓢椰子酒
石室蕊珠經媿彼塵途客東華夢未醒

張渚歸舟

落日半帆收張溪古渡頭花明汀樹雪香冷渚蓮秋碧浪搖橫影
青山枕柁樓曾知風景好記此一停舟

青嶺春蘭

南嶺得春早幽蘭滿谷生纖纖翠羽葉細細紫瓊英雪凍根不死
風吹香更清未須紉作佩雨露自敷榮

東湖別業　章聞

老年厭城郭湖上最情親疏雨看山蕨東風采溯蘋鳥嗁花樹晚
鹿下野堂春當路多雄士誰能訪隱淪

唐李丞相墓　沈周

相公亦自智一夢託游層後保人採殉先憑釋化愚橫林巢夜鶴

隧道笑秋狐十月年年忌蘋蘩走衲徒

大潮山　卞榮

陽羨誰爲鎮東南第一峯陂陀結崗若湖水浸芙蓉禹貢良材具
坤輿秀氣鍾出雲作霖雨此處有人龍

太湖

三萬六千頃都來是具區神魚常變化陽鳥自攸居有穴通東武
無涯測太虛洞庭多橘樹柳毅不傳書

玉女潭

潭水清無底桃花別有春不來浣紗女惟見弄珠人窅窅通仙境
深深隔世塵獨孤高詠在重爲勒貞珉

陸相山房

曾聞陸丞相歸隱頤山中詎易老不倦作詩窮更工古臺荒蘚雨
空隝落花風趙令嗟生晚懷賢意莫窮

天申宮

開元奏龍節眞境屬天中寶劍七星飲碧桃千樹春宮牆疑似舊
宸翰宛如新羽客曾迎我尋碑晚步頻
大湖山　夏　瑄
雨歇捲疏簾嵐收見孤嶺丹浮蜃氣明翠接波光迴露花松墜香
風栞荷翻影白雲何處來半掩青蘿頂
雅畫溪
春草碧連隄春流綠漲溪不知溪遠近但見樹高低雨過花爭發
風來鳥亂啼藤翻波影碧妙絕畫難題
石闌渚
村村雲外林隱隱煙中渚露冷泣紅蘭風清歌白芷草色暗遙汀
波光蕩孤嶼落日聞枻聲滄洲渺何許
張公洞
山盤棧道危洞鎖煙霞古砂牀滴露華石乳流雲母谷暗燕交飛
崖傾蟾半吐葽葽瑤草芳仙迹何出覯

玉女潭
傳聞瓊島女照影玉潭中鳳管吹明月鸞軿遡遠風松雲籠翠
花雨墜波紅欲訪金丹祕還疑路未通
陸相山房
因懷綠野堂欲訪午橋莊室構青峯下窗臨碧沼旁臺芳花墜露
樹古葉埋霜慨想當時隱高風杳莫忘
東坡別墅
髯翁望隆一時文彩凌千古儒風變南夷化雨沾東魯晚卜陽羨居
而與煙霞伍悠悠楚頌亭渺渺瀟湘浦
天申宮
月殿倚蓬萊雲梯接霧臺東荊蒸白石掃葉惜蒼苔溪水山頭落
桃花洞口開步虛聲未已松頂鶴飛來
大湖山　馬　愈
峩峩大湖山雲氣日來往中有仙人居軒窗靜而敞仙人采眞遊
歸來月華上載唱逍遙詞空山有餘響
太湖
太湖何茫茫一望渺無極但見青蓮花差峩水中立仙人雙髻丫
弄影鏡光碧皎皎山月高舟頭幾聲笛
雅畫溪
溪藤蕩微風溪水清見底照映青藤花搖搖不能已仙人紫綺裘
嘯詠溪光裏嘅彼塵俗心誰能此湔洗
石闌渚
褰衣太湖濱涉彼石闌渚光風汎崇蘭采芝欲誰予將以遺所思
芳馨自相許所思恆不來徘徊重延佇
張公洞
懸崖瀉紅泉石洞挂鍾乳仙房碧玉梯清涼了無暑仙人洞口呼
相隨看花去欲往還自迷雲深不知處
玉女潭

潭花散清香潭影照眉宇不見玉女容騎鸞杳何去丹光罷青紅
石屋亦輕舉惟有菰蒲根年年自春雨
陸相山房
陸君眞不凡作相秉樞軸歸來住顧山清泉遶茅屋空堂儼遺像
夜深螢火燭時有仙人過題詩弔幽獨
東坡別墅
坡翁玉堂仙名與蜀山亟來題楚頌亭不作黃州夢木奴已荒涼
清風許誰共千載玄都桃劉郎有佳詠
思沈懸常　王　徵
故老歸何處令人憶臥龍一生君子行五品大夫封雨暗新移竹
雲開舊看松荊溪溪上路杖屨有遺蹤
南山小隱　沈　暉
小隱南山下柴門對翠溪石泉分鹿飲庭竹與僧題硯□松花雨
書沾燕子泥山窗日高臥夢不到金閨

望太湖

野老春湖上高臺夕照間天邊時白鳥煙外忽青山神禹功何大陶朱去不還古今無限意逝水自潺潺

三洞橋圯

雄據當津要風濤日夜留久傷天柱側忽訝玉山頹雨霽長虹没天寒白鶴回往來人病涉誰是濟川材

泛湖

十月霜露肅山寒木落空江湖萬里棹天地兩髯翁把酒波心月披襟樹杪風玉簫吹夢醒孤鶴過船東

雨宿大湖寺

蕭條葉上雨人在夜窗中擾擾謝塵事惺惺喚主翁窺天一管小航海百川通似見庭花落因知色是空

蜀山書院　陳公懋

萬壑雲山裏坡仙迹已陳依微殘壁夜寂歷野花春光氣橫孤漢文章滿後塵懷賢動長思何處采芳蘋

大湖寺

勝地開禪處湖山第幾層疏林明夕磬遙磴度寒僧高閣千峯雨深潭六月冰題詩竒沈約消夏可同登

萬松樓霽雪　陳澤

村構萬松杪登臨雪霽天瓊花光錯落玉樹色清妍谷口迷樵徑磯頭放釣船湖山如畫裏吟思獨悠然

游善權洞（時宜興尹何侍直同行）　楊一清

餘興尚俱飄盤旋去卻迴停杯延山月躡屐破林苔歌吹緣雲上茶煙引鶴來奇觀誰解賦何遜故多才

吳心遠送茶筍　邵寶

人憶荊溪上茶來穀雨前雨封尋走僕七碗或通仙露葉兼將筍風濤已試泉東坡詩句在歌罷一泠然

荊溪道中　孫一元

樹夾蒼崖立迢迢溪路微浪花迎棹尾山影上人衣餓鵲鳴將下頹雲凍不飛還尋舊遊處日暮漁樵稀

游善權洞次韻　張愷

徘徊幽賞愜落日放船迴醉舞風前竹詩留水上苔同游成暫別餘興約重來一嘯驚山鬼無論濟世才

望善權寺　李鳳

路入善權寺依稀隔幾峯兩溪迷認竹風鶴近聞松已報孤山鶴應驚水洞龍雲低不可到擬聽上方鐘

君山寓齋去竹出　杭淮

愛汝西軒竹于今去短牆煙雲初出色冰雪漫生香漠漠石俱晚蕭蕭月有光相看貞靜雅夜久復移牀

君山寓對竹

塵市稀逢竹翛然見此叢疏風含壁細晚翠落庭空燕國冰霜後湘江煙雨中但令人不俗相對與還同

游新寺　段金

新刹開何日應隨相國緣實輪消歷劫香閣隱諸天潭靜看猿挂林深起鹿眠重來渾不厭心已學安禪

東坡書院　方豪

蜀山修竹裏坡老廟祠存未畢生前志應牽死後魂游人風雨至賢者鬼神尊何日開遺址茅簷溪上村

同吳頤山諸公荊溪泛雪　王大用

重過泰伯宅共作剡溪游愛雪飄尊俎看山失島邱水雲無近鳥蓑笠有漁舟興盡已昏黑醉歸鸚鵡洲

游善權洞泛舟早歸　朱寔昌

諸天昏黑到六舫早晨開送客江無浪昇仙山有臺遠溪橋斷續春渡水瀠洄夜有微微月平川任往來

登三洞次段子幸韻

鐘鐙驚蟄蝠野燒起棲烏壑轉蛟螭暗崖懸獅象孤珠旗翻水壁

蘿徑挂松圖何日朝簪解相從靜者徒

登善權寺山　劉蘭

峯嶺鬱崔嵬登臨曉色開吳王猶故國李相已荒臺江鳥天邊去山猿日下來何須清盥罷已覺遠塵埃

游張公洞　吳仕

洞府青霞上雲屏仙掌開金支非幻影玉女此香臺白日天門皎玄泉地底洄恍然騎鶴鵠時與朗風來

游善權寺

杖策佗崔嵬雲宮地邇開陰風森翠羽明月儆瑤臺人與鸞笙迥天從鳥道迴眞途寒已久誰爲闢荒萊

冬夜溪行

木落歲華晚天高雲影寒沙虛窺鳥宿溪轉覺波寬卮酒不妨滿燭花相對殘銅官有佳景還擬雪晴看

送僧歸義興

五雲溪上寺深雪一僧歸妙法青蓮相天香金縷衣亂山開宴坐高竹隱垂扉我有尋春屐何時與錫飛

飲雙溪闞隱莊

峯回谷仍轉人語隔疏林曲澗春流細微風午坐深惜花聊對酒把竹共論心更好樓頭景鉤簾碧萬尋

訪吳克學五橋隱居　徐問

扁舟尋舊隱秋日五橋莊水抱雲廊淨山迴竹崎長避人心更遠愛國髮俱蒼未訂重來約因風報短章

杭中丞東卿園隱竹樓讌集

園隱幽棲好羣山轉茂林野泉流石細密竹市嚴深列坐淹長夏叢談見古心追隨亦何幸重許數相尋

清明日將至宜興大風雨　蔣山卿

客裏清明過湖邊風雨多山川空悵望花柳奈愁何禽響還幽谷鷗浮只淺莎春光漫搖蕩吾意轉蹉跎

善權寺

翠逕花巖雨寒飛白石雲乾坤留勝跡霹靂有遺文松古虬龍偃山深虎豹聞懶須結茅宇終老臥氤氳

罨畫溪泛舟

水向桃花發溪從罨畫遊春風謾搖蕩孤棹好夷猶碧浪牽魚藻清沙點雪鷗任公釣臺在吾欲一垂鉤

夏日訪杭中丞山居 二首

湖開通百瀆橋轉帶新塘朝爽羣峯秀涼陰萬木蒼青林縈石閣玉澗抱山房我亦幽棲客清襟自激昂

落帆鸂鶒渚捲幔鳳凰山澗壑人稀到柴荊晝不關清虛無物役瀟灑異塵寰何日營茅宇扁舟任往還

玉女潭　聞人銓

玉女今何在清簫隱玉峯澄潭涵皓月倒影落芙蓉雲臥三千劫關深百二重新樓何日起容我淬雙龍

過李山寺　杭濂

北風吹原隰浩與滿江山凍屐林深淖寒雲寺掩關物色歲經暮風塵客敝顏感符徘徊地天空獨鶴還

下澤禪院

野寺清風樟霜天黃葉林蕙香秋徑白松翠石堂深水木生秋籟梔檣墮夕陰迴橈風雨急幽興寄清吟

武穆廟池上 二首

暝色闇闇入孤城莽莽空客愁元浩蕩澥俗笑凡庸暖蛟蟲出號鳴鸛鶴雄他時寄題字寥落道人宮

睥睨秋光合川原夕露滋清池延客坐明月助人奇獨鶴胡爲舞嘉花故自遲徘徊牛斗下此夜有誰知

暮春游陽羨 二首　唐順之

荊溪知幾曲惟見白雲深一入蘼蕪境欣聞樵采吟春鶯不停囀夏葉始繁陰乘此縱長嘯悠然物外心

洞口石縱橫流泉復有聲柴門何處入雞犬自相迎靈草知昏曉
時禽識雨晴非因罷官久誰得此閒行
泝宜興塋涌湖秋色　王子卿
秋湖開玉鏡遠水帶長虹煙樹千山合松筠一徑通征帆懸落日
雁字急西風笑殺雲林客翻將入畫中
張公洞天遊覽　蔡汝楠
海水流丹壑山雲閉綠苔洞門方半啟石扇忽中開深境明還晦
仙蹤去復來始知三島外別自有蓬萊
會仙巖　方涯
夙代丹成者茲巖祕壁開曾經滄海變猶自白雲閒揮手謝時去
沖天何歲還石牀今寂寞千載禮寒山
登玉女潭　沈敎
玉女仙遊去驂鸞入太清水沈捐珮冷花壓墮釵橫夜月瑤岑鶴
春風錦樹鶯自憐多俗骨無計駐蓬瀛

張公洞　李文
朱真成汗漫散策此慇懃紺綠消巖雪玄黃合洞雲吟龍千尺下
懸象兩儀分祕跡無何有谷聲時一聞
月下過東溪
波光隨月靜星彩麗天繁舴艋聲初發琉璃影自翻寒虛龍伯國
清徹太微垣萬里銀潢去無勞別問源
金陵暮春別後懷義興沈子充寅　三首
沈約東吳去蘭舟汎玉河青春應作伴白雪憶高歌迴雁荊溪畫
殘鶯澤國多相思曲江綠斜日下煙莎
移居嗟傲屋客裏更分攜日暮烏衣巷春深罨畫溪鳳簫和月聽
驥子蹋花嘶歸路多新賞樓船綠玉隄
憶子東歸日山深春未殘曲溪仍故道雙洞有奇觀谷口風花媚
江門雪絮寒別來憐病客春服轉加寬
雨中遊善權山洞　四首　顧雲龍
古洞雲煙合狂遊風雨多冠裳俱笠笈鐙火足徼歌玉乳懸疑滴
平崖翠欲磨何當天日朗重此共婆娑
陰穴蛟龍蟄危巒虎豹蹲窮探身似幻冥想世俱塵黯慘林開午
清虛物外春歸途驄馬滑拚倒接䍦巾
絕壑依雲入清湍得雨奇避人驚石燕從客問仙芝覽眺情殊戀
扳躋力不支恍疑王子晉笙鶴下瑤池
寺入蒼松隱溪流碧澗長朱甍迴崒嵂清磬出琳琅伏火寒丹竈
荒臺掩鏡妝山堂芳宴晚余亦忘江鄉
雨中遊善權　周天球
山雨颯寒愁山嵐翠欲流不孤攜屐往直擬朱眞遊木落蒼崖豁
泉鳴古洞幽仙期不可即濁酒漫淹留

荊溪外紀卷三

荊溪外紀卷四

五言古風

涉湖　李願　晉人

旋經義興境頓棹石蘭渚震澤爲何在今爲太湖浦圓徑縈五百眇目渺無覩高天淼若岸長津雜如縷窈窕尋湍湍迢遞望巒嶼驚飆揚飛湍浮霄薄懸岨軀禽翔雲漢游鱗憩中滸黯藹天時陰岦岩舟航舞憑河安可殉靜觀戒征旅

蘭臺聚　陸倕　梁人

和風雖美氣下有貞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邱今則蘭臺聚方古信爲儔任君本識遠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

遊慨山　庾肩吾

去矛平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春草王孫自不歸寒雲開石起秋葉下山飛

泛長溪　任昉

栒綠聚歸櫂依隱謝羈勒絕物甘離羣長懷忽去國長溪水東含覆區窮水域道遇垂綸叟聊訪問津惑弭檝申九言無爲累牽經長泛滄浪水平明至昏黑

落日泛舟東溪

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麥盛交柯溪易陰反景澄餘映吾生雖有待樂天庶知命不學梁甫吟唯識滄浪詠田荒我有役秋滿余謝病

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哀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浚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遺離情不忍一時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做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寍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已矣余何歎輟舂哀國均

同徐侍郎五雲溪新亭重陽宴集　獨孤及　唐人

萬峯蒼翠色雙溪清淺流已符東山趣況值江南秋白露天地肅黃花門館幽山公惜美景肯爲芳罇留五馬照池塘繁絃催獻酬風前孟嘉帽乘興李膺舟騁望傲千古當歌遺四愁豈令永和人獨擅山陰遊

贈從孫銘宰義興　李白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元惡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活鱗眾邑罕遺老誓雪會稽恥將奔宛陵道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壺漿候君來聚舞若謳吟農人棄蓑笠蠶女墮簪纓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爲最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

峻節貫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

泊霞澤口　薛據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水洄沿值漁翁窈窕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雁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孤洲零落星欲盡朣朧氣漸收行藏空自秉智識仍未周伍胥既伏劍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楫去三江多客愁

尋東溪還湖中作　劉昚虛

出山更回首日暮清溪深東嶺新別處數猿叫空林昔遊初有迹此路還獨尋幽興方在往歸懷復爲今雲峯勞前意湖水成遠心望望已超越坐鳴舟中琴

東溪玩月　王昌齡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分空霽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

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青靄殘澄清入幽夢影破抱空巒
恍忽琴窗裏松溪曉思難

題高雲客舍　　皇甫冉

孤與日自深浮雲非所仰窗中西城峻樹外東川廣晏起簪葛巾
閒吟倚藜杖阮公道在醉莊子生恆養五柳轉扶疏千峯恣來往
清秋香稉成白雲寒菜長吳國帶風煙平陵延夢想時人起纓弁
高鳥違羅網世事徒糾紛吾心方浩蕩唯將山與水處處諧眞賞

賦得荆溪夜湍送將逖入歸義興山

鷩湍流不極夜度識寒岑長帶溪沙淺時因山雨深方同七里路
更逐五湖心揭厲朝將夕潺湲古望今花源若許到雖遠亦相尋

寄高雲

南徐風日好悵望毘陵道毘陵有故人一見恨無因獨戀青山久
唯令白髮新每嫌持手板時見著頭巾煙景陰寒食農桑接仲春
家貧仍嗜酒生事今何有芳草徧江南勞心憶攜手

張公洞　　李栖筠

一徑深窈窕上升翠微中忽然靈洞前日月開仙宮道士十二人
往還馭清風焚香入深洞巨石如虛空夙夜備蘋藻詔書祠張公
五雲何徘徊玄鶴下蒼穹我本道門子願言出塵籠掃除方寸間
機與神靈通宿昔期夢想契之在深衷遲迴將不還章綬繫我躬
稽首謝眞侶辭滿歸相從

春日題山家

偶與樵人熟春殘日日來依岡尋紫蕨挽樹得青梅燕靜銜泥起
蜂喧抱藥回嫩茶重攪綠新酒略炊醅漠漠蠶生紙涓涓水弄苔
丁香正堪結留步小庭隈

息舟荆溪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巨　　羊士諤

結纜蘭渚曉柴車上連岡晏溫値初霽去繞山何長獻歲冰雪盡
細泉生路旁行披煙杉入激澗橫石梁肩閣表精廬飛蓋切霄翔
沖襟得高步清眺極遠方潭嶂積佳氣蒙英多早芳具觀澤國秀

重使春心傷念遠煩促途榮利鶩隙光勉君脫冠意共匿無何鄉

寄義興小女子　　孟郊

江南莊宅淺所固惟疏籬小女未解行酒弟老更癡家中多吳語
教爾遙可知我詠元魯山胸臆留甘滋終當學自乳起坐常相隨

西溪　　李商隱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夕陽多色染妖嬈柳
光含窈窕蘿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爲河鳳女彈瑤瑟龍孫撼玉珂
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秋晚寄題陸勳校書義興禪居時淮南從事　　李郢

禪居秋草晚蕭索異前時蓮幔青雲貴翺翔絕後期蘚房櫳架掩
山砌石盆攲劍戟晨趨靜笙歌夜散遲谷寒霜狖靜林晚磬蟲悲
惠遠煙霞在方平杖屨隨骨清須貴達神重有威儀萬卒千蹄馬
橫鞭從信騎

題茶山　　杜牧

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蠻棹
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
拂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山有金沙泉修貢出罷貢卽絕）牙香紫
璧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聲谷答迴磬音藏
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爲奉詔來樹音香作帳花徑落
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愴一杯重遊難自剋俛首入塵埃

贈許七侍御東歸

天子繡衣吏東吳美退居有園同庾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
筠溪翠影疏江山九州後風月六朝餘錦肆開詩軸青囊結道書
霜巖紅薜荔露沼白芙蕖睡雨高梧密棋燈小閣虛凍醪元亮秫
寒鱠季鷹魚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於義興墅近有水榭）

雪中書懷（時居義興）

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癡孤城大澤畔人疏煙火微憤悱欲誰語

憂愠不能持天子號神聖任賢如事師凡稱曰治具小大無不施
明庭開廣敞才儁受羈維如日月絙昇若鸞鳳蕨㺯人才自朽下
棄去亦其宜北虜壞亭障閩屯千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
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斯乃廟堂事
爾微非爾知向來躐等語長作陷身機行當臘欲破酒齊鮭去不可
遲且想春候暖蹇閉傾一卮

泛五雲溪　　許渾

此溪何處路適問白髯翁佛廟千巖裏人家一島中魚傾荷葉露
蟬噪柳林風急瀨鳴車軸微波漾釣筒石苔縈棹綠山果拂舟紅
更就前溪宿村橋與剡通

茶山作　　袁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
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茶山境得與茶事親
甿輟耕農來采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敧壁

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皴鱗悲嗟徧空山草木爲不春
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挺塵均選納無晝夜
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
周迴繞天涯所獻逾艱勤況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
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慙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餅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紿因破竹爲契
使金沙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蘇軾　宋人

欺誑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
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
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送潞都曹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遊者
君恩繫疏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鉛舂
那將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鋒誰能搔白首
抱關望夕烽子意諒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蔕胸
我田荆溪上伏臘亦粗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挽滕達道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鵩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
空懷畎畝憂荆溪欲歸老俘玉偶同遊骯髒儀刑在驚呼歲月遒
回頭雜歌笑挽語不成謳

冬至與諸生飲

小酒生黎法乾糟瓦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泣
春醅暖更饛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懽同里閈峩山北田園震澤東
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愁顏解符老
壽耳鬬吳翁得穀鵝初飽亡貓鼠亦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
兒瘦緣儲藥奴肥爲種菘頻頻非竊食數數尚乘風河伯方夸若
靈媧自舞馮歸途陷泥淖炬火燎茅蓬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

和詩仍醉墨戲侮亂羣鴻

沖寂觀　　蔣之奇

樓閣斲穹窿清都幸此逢兔藏賢令井鯨吼武卿鉏花覆瑤臺暗
香飄寶鼎濃仙居赤城洞人住玉霄峯棋響風敲竹琴棲月在松
雲霞隨步武猿鶴作從容湖漲銷千尺山浮黛色重人間眞福地
物外是靈蹤鸞嶺標春刹蛟溪接近封枌榆偏在念桑梓更惟恭
學道功成就沖霄願必從他年隨羽化橫跨葛坡龍

游張公洞并序　　尤袤

舟次湖洑侍季父伯兄遊洞巖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巢
其上若笑若咳洞水濺濺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間也入洞靈言
覽前賢所題徘徊久之由石徑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十丈磴道
險絕俯僂僅可下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聳欲落若
劍戈矛戟相撐柱或蟠連蜿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踞而挐
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入丹竈井田在焉由石罅而上皆流石

怪形無窮其狀旁行屈曲蓋深遠不可到其陽有懸崖滴乳水
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憩朱藤纓絡崖
上丹花歙歙下墜芬芳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留而大風作遂歸
余遊山川多矣茲遊最可紀因成五百字貽我同志以備他日
觀覽焉

吾聞荊溪南有地仙所宅十年勞夢想今日著脚歷扁舟下湖洑
水漲沒沙磧結纜小橋旁杖藜從此適平岡面陂陁疊嶂堆幾積
行行三兩里夾道喬木植其木幾合抱其高乃千尺風生萬壑響
日照四山赤時搖樹林杪忽見屋宇脊宮門何崢嶸古道頗修直
長廊杲曈曨崩殿人寂寂寥落昔賢題摩崖壁間墨捫蘿上層巔
俯瞰得深窈危梯交枝撐鳥道穿詰屈投身乍寬閒躡步仍逼窄
攀援愁顛躋傲睨驚險僻懸崖朵頹頷亂石供劍戟白雲何時橫
乳溢或自滴中空正須洞了不見天隙冥行迷近遠傴僂猶擿埴
巉巖豈人工懸軫入地脈窈幽或篝火俯跪僅容席仙壇尚故處

丹竈儼遺跡山蟲鳴咿喔野鼠聲嘖唶傳聞老父語以往眞莫測
中有白玉堂橫絕巨石架傍連洞庭野欲去不可極潛窺日先旋
縱走膝無力遵迴步西徑突兀出峭壁縱風高枝樛藤蔓青陰羃
芳草何芊緜丹花亦狼藉躊躇古亭上頫仰幽澗碧叮噹下流水
磊磈欲落石雖云培塿高氣與嵩華敵其南有空穴潛瀨殷幽黑
陰風牙吞吐冷氣森噴逼蛟龍久伏藏金玉閟簡冊霾蹤信茫昧
幻怪紛慘戚將無神物守欲與世壤隔平生邱壑念暮歲泉石癖
豈不思三山所恨無六翮樂哉茲辰遊逸興潛有激仙翁在何許
綠髮尚如昔髣髴笙鏞聲徘徊鸞鶴翥俗緣靡不盡夢境坐形役
何附築衡茅幽時窮日夕風雲西北起天地忽改色介是促歸旆
造物豈戲劇良遊易乖牾負賞難再得寄語山中人重來儻相識

遊善權寺兩題三首　陳　克

神仙何時開中虛仰築盤呀然九地低怪此天壤寬窈窅闢瓊戶
璁瓏綴珠璣陰道差險絕負形謝雕劖閶風炎在哉突兀浮雲端
天高鬼神惡欲往頁獨難空飛遽未暇穴處如何安相將三重茅
勢面玄都壇仙田滿嘉植王彩長闌干心空腹自實豈計米鹽殘

右乾洞去寺里餘石室空洞可坐千人中有仙田及鹽米堆

邐迤步哀壑蹋蹐生微瀾慘慘白日暮蕭蕭朱夏寒崖傾勢方壯
石出水益湍淙流彈琴瑟突起橫鐵干微蹤乍渺茫妙想恍盤桓
我今人世間所向行路難如何洞宮胸危磴仍屈蟠神傷阻獨往
髮豎兩股酸了知仙凡隔坐惜歲月殘心違淚交墮已去猶長歎

右水洞在石室下巨石嶒嶝水流石間聲極悲壯行數百步所見益奇恨水深不能窮爾

岡巒誰穿空脈液互吞吐憑虛倚翠巖發地涵潼乳哀絃響崖寺
清鏡照林隝縈坻驟曲折留石猶飛舞津涯浩無窮神怪傳自古
參差見坤軸晃蕩連水府微生寄荒絕多病厭醎苦永懷宅清泠
戮力事農圃青秧漸出水紫筍新過雨無衛種秫陶更似煎茶羽

右寺後湫水山之麓水皆注洞中而伏流寺後巖石奇秀廣不踰丈然未有測其深者傍山民田皆引以灌溉歲旱對車泉上輒致雷雨泉中有神魚其狀甚偉

避地山亭野步　汪　藻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濤汲路轉離落
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映戲鳧鷖新蒲映浮沈
我生本魚樵對此諧初心風物豈不好悲來難自任胡塵暗中原
四海如驚俗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螻螘窺月晦蟾蜍侵
宇宙有傾覆茲遊豈嶇嶔消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龍巖　孫　覿

日上千峯亂風涵萬壑秋雨崖折天罅一水漲巖幽絕岸飛橋過
尋源渠炬遊倚空翅翠葆漱石走蒼虬老樹攪天立弁雲接地流
壯懷開浩蕩病骨聳颼飀皓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人與說似
勝事滿衢州

龜潭二首

真源閟僊扃一綫下佛龕來從白馬洞聚作烏龜潭觸石細瑟瑟
循途走涵涵漱齒類嚼雪濺衣負佩藍醉紅灑面醒衰白照影慙

延緣逐清景拄策縱幽探
心空聞有味境寂澹無營石鼎脹豕腹幽幽暗泉鳴銅盤印鳥跡
漠漠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傾榼中清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
悠然獨往願一笑愜平生

湖㳇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憩

清溪三百山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閟深竹老去耽田里
寓目快新矚風漪卷翠綃雲巘鏤蒼玉尋盟喚白鷗解佩贖黃犢
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題宜興閭邱令巢鳳亭

少年有殊相弧白非臞儒三吳山水窟見此紫鳳雛家無儋石儲
腹有萬卷書陳編踐蝌狗傳具抵牧豬手持半段槍仗纛始一呼
倒海探龍頷據地捋虎鬚有客持鈞樞大書表其閭盛事傳不朽
踏入荆溪圖

寄題蔣宜卿景坡堂 有序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疏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壁
問詩律句法良是殆不可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
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
清婉咀嚼有味如啖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撫卷三歎而後知
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宣卿築室荆溪山中別營一堂
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稾尺牘游戲之作
盡櫝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爲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
宜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爲之先

王公製練衣謝傅捉葵扇歘若置郵然一息徧海縣東坡百世師
乘雲上騎箕文爭日月光氣敵嵩華齊諸儒望先覺坐待成風斲
一斤應手揮郢鼻無留堊公生不並時關鍵同一機識眞羼具眼
造的今中肩詩亡東晳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披泥范參差夢中睹
授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聯醉上金鑾殿揮泉灑謫仙

題胡茂老樞密横山堂

建炎中端明學士胡公卜居常州宜興縣斥薙地數十畝薙除灌
莽爲屋六楹瞰荆溪面諸山植竹樹環之號橫山堂予歲一過
或再過與徽猷待制董公令升同載以俱公治具爲十日之留
賦詩紀一時之事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合並舍百泉通我公擅一壑
層雲生蕩胸放神八極外坐駕兩腋風峩峩十二鬟半出旅幌重
修眉螯新就一抹翠掃空欣對愜平生似爲悅己容百金置酒地
窗戶浮青紅高簷拄笏見采菊籬下逢坡陀徑千丈橫絕垂天雄
日麗鶯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往載客從大句琢天巧
朱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天王駕羣英長轡係九戎
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飛熊勒石頌中興
浯谿兩穹崇西州歸謝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題廣福寺軒 陳睍

小軒架寒瀏激激鳴水蒼老僧不斷惜借與一榻涼枕流慙憩息
清飆襲衣裳蟬聲亦多思牽引豐夢長俗慮頓消歇栩栩無何鄉
翻嫌市廛中吏隱殊相妨未賦淵明歸祇益袁君狂平生不勇決
戀戀粟一囊何如水西頭飛雲共徜徉日尋方外遊煮茗燒妙香
此致渺未遂嘯歌空自傷坐待山月明挐舟泛滄浪

游南山憩山下人家 趙孟頫 元人

驅馬南山陽下馬望絕巘解衣坐盤桓言就逆旅偃非無扳援力
興盡自飈返天高昒風息木落歲華晚勢阻乏遐觀趣得心自遠
不行君子辭何用抒繾綣

泛舟西溪 劉夢吉

萬山倒滄浪一葉淩嵳峩爲飛舞翠影如婆娑輕陰散雨足
淨綠生回波人間碧海幻老眼古銅磨風雲幾千古辦此雨一蓑
溪南有幽人鼓枻前山阿煙深渺無處月色浮松蘿

銅官山 蔣捷

崒嵂荆南山袁令葬其麓相傳天賜棺咄咄誑流俗令嘗成輿梁

天報宜以福賜梠信榮矣畢竟人鬼錄珠官在嶺南錦官在巴蜀
鹽官與鐵官登載紛傳牘吾恐古有司鑄銅山之足後人訛承訛
官傍妄加木政須改銅官大字鑱崖腹事有作俑者併按王喬玉

題顒覲寺僧方厓聽秋軒　吳　集

道人攝袈裟深坐滅靜定長松結層霄密竹生寶瞑龍吟崖石陰
鳥度池月瑩秋從何處來觸塵成我聽振空林外錫旋復室中磬
耳門澄三昧圓應溥虛豁所懷丹邱生春夢一擊醒等此聞性觀
素壁寫三徑

題周孝侯廟　夾谷之奇

長橋漲清波南山禬空翠清風孝侯祠六月薄炎熾蒼然擁喬木
廟宇深以邃升堂拜遺像凜凜增壯氣緬懷絕塵姿跅弛幾自棄
一念狂聖分千載仰高義義與阻湖山從古勞撫治況當亂離後
生理多不遂遁州虎爲害接浦蛟作祟故國神所遊陰相得無意
我來按茲埶强禦盜汝長恐被蛟虎徒匿影知暫避不埋張綱輪

徒攬范滂轡澄清假何時酹詩志予愧

宿廣福寺　陳　鈞

我非山中人暫借山中宿曠風散微陰片月出喬木蕙帳棲夕香
古井汲寒淥名緇多夙契延坐同茗粥況與靜者俱褚性久已熟
清辭儷陶謝玄談斡身蔣所愧形迹拘無由繼高躅鐘聲殷江島
路氣藹林麓良遇愜素懷徘徊至天旭

題斬蛟橋　白　珽

桓桓周將軍英烈照千祀少年知自艾成仁不惜死射虎南山下
斫蛟北橋底騰拏三日夜濺血四十里激波爲嶽立揮刃電亦駛
想當批鱗初見義不見水及其立人朝蟜蟜中不倚文學既英發
武庫復飽起纖兒善醜正甘作忠義鬼至今有生氣耿耿耀青史
蘇公百世豪氣味有相似泊舟蛟川下恍石題所以平生疾惡意
上有二言褒豐碑列祠宇詞翰兼二美二美固足珍吾取不在是

題任昉釣臺送王九剛　虞　湛

任公有釣臺陽羨東門道六朝去千年一守稱絕倒無事每消閒
於焉事幽討惠政日已多昔民仰天昊至今釣遊處水清山亦好
雲天日爲旗野樹春如葆魚鳥識風流江山見文藻王孫賦歸來
淒迷思芳草壯氣溢前修我獨淪懷抱出處可探奇有志莫易老

震澤　沈　貞

茫茫具區上湛湛長波披震蕩既底定雷山遂沈卑艦鳴澤國壓
龍吼絕壑移三十六灣空七十二峯危不復認夫椒更難覓覓音鴡
夷俛仰陳迹在歎息將何爲

金沙泉在茶山

鱗鱗金屑精泛彼崖下泌遠涵珠光潤淨閟蟾窟溢流芳衍餘派
瀨甘澈深密上櫻鳳凰林下隱蛟龍室豈惟穴向丙更激支折乙
願分澤疲民坐致康衢日

題孝侯祠　宗　瑩衲子

皎鏡無留塵冽井有清汲人能悟本心何事不可立怒蛟匪難屠

猛虎亦易縶百里三害除一悔衆美集惶惶平西節戰壘獨深入
殺身酬主知忠義表州邑遺廟長橋濱南山遙拱揖岸葉泣霜紅
猶疑猩血溼慨世非無勇鬭過若不及平居憚改作胸次紛戟級
或尚氣粗豪或徇己拗執[illegible]驚聲利臨危死憂悒安得天地間
如公輩數十爲明取舍機警彼驕吝習懷哉秋又殘些雨寒螿泣

銅官山　馬　治　國朝

銅山何逶延茲山兀中峙上摩九天闕下瞰東海水屏風削綠玉
圓蓋開錦綺端方自遠望散漫出近視誰云銅棺降事往茫昧耳
惟當佐生物玄雲出於此

罨畫溪

積雨洗崖嶂奔泉會空曲流爲千丈溪泓停深似玉霞吟發彩翠
花醫分江綠浦雲自點綴岸峯相映燭旁穿震澤口直瀉頤山腹
日暮兩舟來漁歌出湖狀

張公洞

張公古仙伯不樂雲閒游騎騾穴山腹洞天開清秋空青凝丹室
積翠結石樓玉女跪而化銀漿冷不流芝田水精鹽華屋珊瑚鉤
神界杳莫測鬼工信難侔勢輕壺公壺量狹禹九州繞出具區底
仰出崑崙邱煙然一束縕吾欲窮其幽

周侯祠

峩峩古祠宇近在荆溪濱畫壁嚴欲動羅幔清且新松柏四簷垂
鐘鼓前庭陳廟食向百世將軍凜丰神自從斬蛟虎惠茲邦國民
傷哉梁山戰彼彤果何人

任公釣臺

伊人不可見古臺臨野水惟應公事閑意釣還來此城開日色暮
郡舍秋風起烏飛綠蕪上猨嘯碧山裏宦情方淡如野性或偶爾
巉巉雲溪石其下亦清泚

牧之水榭

牧之信奇士縱橫見當時著書亦有兵豈惟工賦詩畫船張水嬉
禪榻悲鬢絲廣陵罷走馬陽羨亦解龜芳樹竟寂寞清淡自淪漪
斯人向千載陳迹宛如茲

龍巖

凾幽千仞巖湛湛百尺潭龍臥既深黑鳥飛亦清涵還哉齊梁間
利宮偏東南茲山實靈異殿閣何耽耽仙蹤遺象猶古天開鬱藍
洞門閟石室亞藤映珠龕日出林更靜雨餘泉益甘聊從荷貲者
一對名僧談

國山碑

蕭條青山角上有千載碑形模擠𢿌而𨫼製作怪且奇禎祥維
麟鳳篆隸森蛟螭炎祚昔微絕羣雄競驅馳孫郎最後出一載開
洪基虎視國江左權亦善用師奈何後世淫欲慕秦漢爲區區鼎
立業誇大豈所宜瞻彼嵩岱封白雲渺予思

石亭梅

步出南郭門繚繞石亭路世難寒梅花雖新亦異故連雲二十畝
照野數百樹蕭條荆棘映慘淡苔莓護彷徨水曹思清便廣平賦
相思何由寄惆悵歲云暮

出西㵎過龍巖途中瞻眺

山澤春明麗林樹鬱蔥蒨游步何從起涉㵎行歷磚幽泉響層岫
蔓草緜芳甸在岸心已遂經邱始回面巖崖殿誰創嵐嶺遙自薦
蒼栝凝陰吹彤霞散晴電菴藹蒙籠開一水光練練沈沈潭洞古
潛龍不復見觀頤委物育解作凝神變臨深備戒慎登高欲瞑眩
游目信虛無探己有常戀靈芝之事曖昧采薇庶游行行已束郊歸
祈年急祝膳

竹菌

菌生陽林下哉哉春雨餘不遇樵人識何以謂嘉蔬淩晨渡山㵎
見此步躊躇散漫盈我前落花覆沮洳丹霞冠其頂映竹彩雲如
俯拾喜輕鬆徐行執吾裾傾身試湯鼎紅皺未能舒柔滑無與俱
登筵鄙七菹雖悲暫時物一使腥風除

登西岡望龍池諸峯贈周履道

遺遊厭風波託好常在邇朝來遇君出興與西岡起日薄川野陰
徐行杳然喜發身坡陀上瞻望入百里浮雲忽避眼千嶂來填委
巉巖龍池頭宛轉爲山趾銅官大居正顧盼雄彼此夏綠紛以勞
林樾粲成綺回頭指明鏡近見洴練水一州信崢嶸東北幾濱迤
自多巖洞勝衛廬可肩比危危松間石跪立馴虎兒前瞻忽長嘯
幽響人乃已桃源果何似茲景清且美窮探非予樂所樂有偶爾
周子宜數來逍遙自今始

桃谿泛舟尋方庭士玄

身行沙岸曲隱見遠人村初罷桃溪雨寒山響翠繁游雲凝遐思
微風吹古原登稼已云樂欣欣田父言子心亦何事訪舊試尋源

陪士玄自桃溪看山至西岡

端能綴跡機始此循溪上徑復樹開榮林起遐想山容非一態
目睇凝萬象況偕同心人茲爲意彌曠列壑飄靈氣迴峯抗仙掌

金鶩東北矗銅官左右仰驚看飛鳥出默契孤雲往景昃寒靡靡
天長川泱泱室從謝公好久爲盧生罔刊領誠瑣細遊空則傚兌
攀翻青桂枝離坐席草莽誰謂畏崙貴一是紫霞賞

西澗宴集得輕字

繁陰藹新夏交交桑扈鳴朋來撫時景觴酌訴平生緩帶臨前澗
移席次南榮幽思拂素箏商歌諧楚聲中堂微風扇升降體逾輕
酒至賓屢辭主人願忘情相見徒云易人事好戲成爲樂且今朝
焉用千古名從容諧興賞飽德飲和平

官軍後還西澗草堂

干戈一爲用十室九不完東西南北人壞屋敢求安昨聞府兵下
徒跣入荆菅一市人盡虛衡門駐旌竿還家動盈月餅粟久已殫
幸茲西澗西草堂適平寬竹林最無恙秀色雨始乾石梁不可緩
更造覼風湍掃地山氣潤開軒水聲寒留榻依故處援琴較初彈
賓客稍稍來畦蔬亦朝飧坐中談時事廢食各永歎西峯數里外

草竊除豈難盛夏兵既集翱翔彼何干乃知荆揚交蹀血原野丹
頻年勞人馬未得賊肺肝憧憧往來地供億困百端我生固其時
飄颻媿飛翰

出西澗過龍巖途中睃眺　周砥

適意窮山水覽物春時候蘭薄迷煙孕桐林仰雲逗卻立駐幽躅
前臨縱遐覩谷鳴振嚶嚶川響復瀏瀏衝飈激高竹晴曦豔寒溜
崖覆翠羽戢石觸金鱗皺妙合理無遺心怡興難究迥仄緣石磴
岩堯陟雲構豈惟廬霍期攬此殿嵝秀素履非行險逸想仍冒詬
遙遙此中情庶以謝紛揉

登西岡望龍池諸峯贈馬二山人

登臨不陟險緩步情始暢振衣西岡頭矯首一長望朝陽匿光彩
宿霧猶隱嶂山翠忽不斷連峯洶波浪何許芙蓉青龍池半天上
銅官從中起磅礴氣愈壯迴風過林莽草木皆振蕩青鍋十萬縮
鈿車五千兩山人地志熟指顧名所向窮歷吾豈能高情倚疏放

平生煙霞志配此邱壑尚思欲逃喧卑結茅計非曠緜知兵革後
已恐淳朴喪蕭條采芝意臨流重惆悵

桃溪泛舟尋士玄

放舟千山裏嵐氣滿晴川欸辭理白雪水禽棲綠煙蒼蒼野陰變
蕭蕭風景妍尋僧轉回塘望雲極遙天萬事寧有索一行忻偶然

陪士玄自桃溪看山至西岡

冉冉歲云暮淒淒霜露繁良遊豈易得賤子亦攀援流飈(欻音)吹我
衣植杖登高原平郊羅遠岫鷮(預音)斯鳴荒園路迴蒼檜立巖高白
雲屯寒日無留流落葉辭本根萬化倏榮悴一息與朝昏逝者已
如斯人生豈恆存人生會有盡親友義在敦營營諒何爲撥棄不
復言

竹菌

竹徑拾朝菌中林露瀼瀼宛轉童豎歌頃刻易滿筐粲然丹砂質
擷下白雲鄉昤睞類(精音)意忻喜執爨廚初嘗溉鬵(霽音)沃瑤液登俎遼

辨香腊蜀思(同儕)厚味餐霞祕仙方得此與蔬筍蕭條然有一般含
和適勝韻姑美貴清涼孰謂可樂飢庶以潔中腸非但紫芝曲願
繼采薇章

西澗讌集得體字

永日池館閒翛然此林水夏綠繞澗榮夕嵐當戶起飛鳥翔深竹
遊魚在清沚覽物契與賞開筵進芳醑賓來詠大雅絲竹含流徵
意適神自曠交親情益喜凱風垂南沐頹景汎西委嘉會恆難得
世紛方未已凡此賢達人希當慎玉體

官軍後還西澗草堂

丈夫志四海立身自有餘安能事一室遂欲逃空虛嘉遯藹貞吉
聖人不予悠況當艱難際行止豈欲迂若爲動干戈爰及此林間
風氣混六合理難靜一隅奔走固不恤鄰里誰安居所恤罔悔吝
頗爲時所驅出門已憂勞入門復歡娛一欣朋徒合再喜景物殊
綠竹灑秋色疏花耀前除開軒坐林杪更取琴與書西山澹相對

落日號驚烏忍聞濮陽血草木漬模糊殺戮本叢盗哀矜爲無辜
三歎觀化初人生亦須臾

姚節婦　宋　溥

一死孰可免全生良獨難見義苟不正視死如泰山丈夫梁陽剛
致身尚閉關婦人本柔質喘能無控搏孰云季世■有金少安
男脫虎狼口安就蛟龍飡鐵史著遺跡終古一辛酸

幽蘭題姚節婦金氏傳後　張　節

幽蘭生深谷靡靡多容光眾草雖共長安得比其芳修叢泛光風
紫莖明朝陽豈徒媚春色特以持貞良幽閑意自得婉淑情不傷
忽然商飆發肅肅飛嚴霜卉木競凋謝山林亦荒涼惟茲一寸芳
枯槁猶洛香豈同桃李花零落隨風揚小草有堅操雖死而不亡
佳人在空谷遭時不平康能以禮自持與世扶綱常我歌幽蘭詩
梵調悲中腸掩抑發鳴琴聲盡餘慨慷

蓼莪詩四首　余學夔

涼風颯以淒浮雲蕩無涯蟪蛄俟秋急春華已無滋感茲動中曲
悠然興我思
我思亦何由悲淚應心流念彼泉下親一往不可求容音邈難遇
能不增煩憂
煩憂令人勞怨彼風木號棲棲無所託蓼莪己成詩至恩諒難酬
漠漠蒼天高
天高不可極歲月還蹉跎逝者益易疏生者其奈何淚流漬胸臆
忽忽將成痾

題王允岡山齋　宋　濂

幽人宅一區卜築在陽羨銅官蹴蒼翠白雲遞隱見溪水抱村流
觸石成洄漩鵲巢古松枝魚唼殘花片清景樂高閒雅情任狂狷
山林足肥遯軒車忘恭戀心靜養長年世榮倏驚電寄言謝通客

重修逸民傳　傅　瀚

石室（吳天聖關聖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円石室深峙容斜禪以修瘞廳）

石室下深曠其巔出高霞何年鬼斧鑿見此空谽谺壁削淨無塵
惟有蒼苔花白雲自封鑰徑竹相交加六合皆塊蘇冥棲竟誰家
閒來此游息亦足遣紛華無因一相訪飽識東陵瓜

龍巖寺（善權首門李習伯書扁）　沈　周

禪關冠崒嵂山路始深入石圯接步武松檜相離立淨知黃金境
空翠溢袍笠測泉發龍巖折度散複翕山僧四五輩逍遙時盥浥
麋鹿趁人行鳥雀近可執幽致異人寰冷風長習習時時游我神
寄題動篇什

小水洞

大洞衍洑流陰脈貫小洞瀦渟聞不測蜿物宜深僦（音訟）丐名皈宿
德嘗致白衣渺瑤扃尻（駋居）寺後雲霧時發瀰人蹤不可詣秀草彌
石縫匪止可潛蟄旱禱歲固空有龍水則靈我信前哲頌寄題入
想像妄語無一中西笑慕長安難免土著諷

玉柱（在乾洞内高可丈餘光潔如玉）

石髓不淪土崇膺千歲滋脩苞直且聳末可疊丈期蟲蟲訝琪樹
旁附絕庶支擿齒固匪用歸植將焉施願拔障狂淵俗流無拔斥

銅官秋色別吳克學

自我別銅官銅官常在夢山中有美人秀色玉雪共子從銅官來
照眼秀色開把酒問芙蓉似落掌上杯臨別寫銅官隨子復西邁
極目青不了追在飛鳥外

碧鮮壇（祝郎英臺讀書處相傳）　楊守阯

緹縈贖父刑木蘭替爺征婉孌女兒質慷慨男兒情浮于不生男
木蘭無長兄事緣不得已乃留千載名英臺亦何事詭服違常經
班昭豈不學何必男兒朋貞女擇所歸必待六禮成苟焉徇同學
一死鴻毛輕悠悠稗官語有無不可徵有之盜不愧木蘭與緹縈
荒哉讀書壇宿草含春榮雙雙蝴蝶飛兩兩花枝橫彼美康節翁
小車花外行一笑拂衣去南山松柏青

周孝侯祠　王　醇

義者行之宜忠者孝之原忠義兩兼盡百世名譽存桓桓平西公
忠義昭乾坤改厲除三害問道二陸門歸來奉慈母甘旨脩盤飧
及應州府辟移孝以事君正色嫉忠直言叩天閽權奸擅國柄
側目欲噬吞送命征西行痛割慈母恩齎身沒戎虜陰雲慘忠魂
廟食幾千載春秋薦蘋蘩荒墳狐兔跡殘碑苔蘚痕我來感往事
再拜酹酒尊作詩告後世願使薄俗敦

前題　李偲

桓桓周孝侯英名冠今昔早年事田獵志行何縱逸出感父老言
改勵即修德斬蛟長橋下射虎南山側尋師入雲閒折節向儒術
所學方期年州府忽交辟進身立朝端威望光赫奕貴戚邊奸權
上疏歷彈劾一朝征西行自知陷讎敵賦詩何慷慨臨難心不易
義氣凌蒼穹精忠貫白日遺廟臨荊溪千年歆血食我忝同鄉人
敬謁覽陳蹟何處弔忠魂荒墳秋草碧

宇邨煙樹　項麒

遙遙宇門邨斐斐擁深樹藹藹橫朝煙蒼蒼障天路鬼神護奇材
英華詎輕露細組野馬游縹渺冥鴻度憑高一以眺悠然得真趣
吾將跨黃鶴翩翩出氛霧招彼巢居子閱世如旦暮

蘭山

蘭谷何逶迤暄風藹然至清芬遠飛揚芳心靜無倚不采非所傷
幽獨良自媚彼美巖阿人時來慰芳意冰絃一再揮餘音淡盈耳
白雪凝不流春空曠如洗安得同心人清言究真趣

蜀山書院

書院名蜀山坡翁有深意翁雖湖海豪難亡首邱志絃歌想當年
精爽在何處古碑臥牆陰涼飆起高樹弔古時獨來悲歌淚將墮
偉節凌冰霜奇文照天地千載如見之何勞重歔欷

太潮山

峩峩大潮山上有金仙廬廬傍構精舍迴與人境殊我嘗登絕頂
四顧心灑如澄湖眇一鏡君山庵太虛白雲忽飛來雅意如相娛
俯睇區中人營營在洪鈞舉觴酹金仙此樂誰與俱

迎塘

橫塘秋水深芙蓉墜紅衣商飆何許來苦心誰復知閑來弄扁舟
鷗鷺都忘機扣舷歌濯纓逸興凌煙霏澤蘭尚堪采將以貽所思
所思隔山岳良晤不可期徘徊日將暮目送孤鴻飛

笠澤

東吳有巨浸乾坤與俱生虛明倒雲日振蕩轟雷霆黿鼉互隱見
蛟螭紛縱橫樓船揚巨帆颶裂垂滄溟忽如遇六馬汗漫遊八紘
舟師空束手造化真神靈吾將窮勝覽浩蕩窺蓬瀛

春風亭次袁大尹韻亭在縣治　沈毗

我登春風亭適此好天氣豈惟二難并亦喜四美備元化究終始
微言析同異況觀春容篇綽有風雅意一唱再三歎使我閉塞敝
辟如聞韶部食肉不知味吁嗟去古遠大道日云敝詩書秦王火
禮法晉人棄兼愛賊吾仁爲我亂吾義睨視同室鬬門戶堅自閉

伐木傷友朋甘棠悶兄弟骨肉尚路人矧肯及殊類懋哉仁人澤
六合均教被諒彼燕與雀安知鴻鵠志中年感哲恭渤海仰龔遂
伊周雖聖賢則致良亦易嗟余亦何幸交好從蚤歲所期在道德
豈直爲功利三江瀉詞源五嶽森筆勢醉後發狂歌吳箋爲君試

東坡書院落成謝王大尹

坡翁湖海豪足跡半天下山水愛宜興買田築書舍至今仰高風
尸祝共鄉社云胡遭兵燹一炬山盡赭遺址久荒涼山靈幾悲詫
賢侯下車來庶政悉興擧鄉老紛造庭修復乞農暇侯曰責在予
敢以不敏謝乃咨郡太守乃告部使者詢謀既僉同勠相躬枉駕
齊人悉歸田須土爭助役匠氏掄鳩材陶氏運甓瓦經營不日成
突兀見大廈遺像儼丹青華堂蔭梧檟邦人肅仰瞻老稚擕酒炙
頻繁薦春秋絃誦喧晝夜豈惟慰神靈庶或補風化羅池刻韓碑
斯干詠周雅磨崖紀成功當道誰班馬

隨伯兄遊大潮寺

歸田倏五載百念俱已休茲辰天氣佳綢言聊出遊伯氏秉高義
館甥亦名流蹄偕入山寺結社招海鷗俯瞰五湖水高登千仞邱
況我同社友不遑攜朋儔清歌協燕脘斗酒更勸酬未知斜川會
亦復有此不古來山林士不與當世憂聊將一日歡此外非吾求

吳大常招飲阻風溪上有懷會中諸老

故人有約背邀我赴春社山陰動高興雪棹發中夜云胡北風顛
駭浪蹴天倒長溪渺難越繫榜傍漁舍緬懷顧臺英悵望樊川樹
空斜鴻鵠飛頭白雲下

阻風溪上謁周孝侯祠就新建娛晚樓時南山多虎民有憂色

或東有古廟云祀周孝侯門前枕長溪屋後依高邱歷朝表忠烈
牲帛薦春秋云何世代遠棟宇壞不修樵蘇競來往甚或牧馬牛
豈惟乖國典抑恐貽神羞使君秉高義睠此懷隱憂迎鑾增崇墉
面山起層樓詩書啟後學風烈追前修我來謁祠下竟日承淹留
題詩記歲月庶以督惰偷

又

阻風荊溪濱散策城東陌祇謁平西祠兼尋驄馬客古殿鎖煙霞
中庭蔭松柏丹青半凋零遺像尤赫奕步屧轉迴廊神妙看蛩壁
解衣坐山房尊酒展芳席絃琴谷中風對局松下石飲酣更登樓
縱覽周八極四郊麥乖黃黎庶仍菜色矧今虎豺多非止一白額
安得侯復生坐使民害息

惠山至永定　王　鏊

解纜惠山下問道荊溪程荊溪百里遙蘭槳蕩空明沿湖好青山
宛轉送我行惠山南見辭陽山復來迎東西夾舊船依依亦多情
忽然互回合隱若百雉城西南豁中斷太湖渺然平范蠡辭越相
此口云所經懷賢不可見臨流濯長纓

遊張公洞　顧　璘

風雷開洞府傳自赤烏年峭壁斜傾地盤雲半覆天林抽千挺筍
池綻九華蓮螺殼迴旋入蜂房芥蒂懸虛窗通白日奧室欻蒼煙

石髓滋瑤蕊丹鑪閉雪鉛吳山唯此勝張老是何仙輕舉應霞外
冥搜破物先緬余問桃水遂爾涉芝田息淵心方寂尋真興已偏
步淩青嶂出杯倩紫雲傳影落幽襟積飄逆去路犂永懷浪大藥
從此謝塵緣

金鼎巖

高巖控虛明粲粲耀金碧鐵障旁增雄蛟房中廣坼[illegible]寒可啾
砥廣平堪弈跄然避俗地期縱采真策瞻圖禁[illegible]想符詠勞虛索
擬待秋風清捫蘿託行跡

佛窟洞

石壁天削成幽龕若懸壺金僊鍊白業逃虛此跏趺曲[illegible]隱闌楯
雕鏤閒珊瑚人天儼奇拱水木暢清娛自非煙霞質豈絕塵垒迹
歸依適所願白衣從爾徒

瑣樹

唐樹千年根仍今幾春秋栽培屬天意本爲高人留根蟠厚地底
葉庇廣緊周喬柯屢巢鶴小枝堪蔽牛古藤亦微物輪囷屹相糾
莊椿祇假託蟠桃誠謬悠富今明堂構筏免大匠求余將挾嘉侶
斗酒乘扁舟坐蔭重陰下爽然銷百憂

玉女潭

玉女乘紫雲浩劫降空山靈潭一沐髮洄淵今尚潺依稀雲霧夕
縹緲猶鳴環爰即幽求士栖處長閉關居成異景積意靜玄風還
臨流挹清泚永以滌心顏

題止軒圖贈沈行佐　杭　淮

金紫雖披體不如心獨安高車帶傾覆正路無險艱所以知幾士
退守東湖干濯足弄秋水攤書對瑤山亦有修竹林冷冷在窗間
扁舟蜀山道何當問君還

遊善權三洞遂卜書院　湛若水

善權與洞府神仙遜其名（惜其不在洞天之列）竊名吾夙慕於茲扣巖扃地
氣迴靈竅天神啟虛明誰能闢茲境可遊神之庭名公翕然至如

雲集諸生心同理有愜㝠曠心自澄道人空鶴爲誌公併錫聲教
基若有在天地與平成

斬蛟橋　　段　金

昔賢負雄烈怒髮上危冠朝登南山道暮入清溪湍老蛟恣舔齧
掉尾不可干猛當一劍術坐使萬室安長橋爲洪波丹書功不刊
高風緬異代義激壯士肝嗤彼學楫徒空名良可歎

龍隱落成　　王大用

選勝背龍隱結屋僅數間梁性本鳩拙致此良亦艱匪以蔽風雨
兼之開心顏褰遊諧所願入眼平生慳拱揖來羣峯正面離墨山
左右列旗鼓捍門獅象閑落成值陽月約客共躋攀近寺聞鐘磬
曲澗流潺湲相訝如有待落日澹忘還憶昔經營初曾見龍蛇蚖
何時畢婚嫁於焉探玄關

遊張公洞　　吳　仕

坤輿亓無郤石骨乃中空玲瓏開玉虛蒼雲結飛棟俯入馮夷宮

萬寶充庭實金膏凝玉流如人溢雙湩盛以九霞觴細和金莖送
矯首天門高碧蘚垂脞幪漸覺葛衣輕𥨸竹涼欲凍轉步入幽微
惡縮如鳥竄燃炬細攀躋宛持惡馬鞚遊假松炬明開我目冥瞢
人立儼長軀物像兼萃動或若掀吻猊或若翔脅鳳據地爲猊猞
盤空爲蟠螭丹砂明的皪羽蓋紛鴻鬫幻態不可窮呼聲忽成閧
天光一綫微則若破昏霿閶闔九闗深聳身時欲翀於誰小有天
勝更清虛洞何此豈凡流依稀紫姑眾出門一笑逢疑是華胥夢

東邱娛晚堂（侯堂爲顧備下孝）　　杭　濂

聖代熙文日良臣燕老年蟬聯俱龍極驤脫競才鶱水木開幽隩
星河峙廣椽機心淡陰息得失塞翁捐自覺衣冠暢如忘禮數虔
琴書供樸野杯俎亦清便落落睢陽彥飄飄洛邑仙過從冥率地
陶冶性情天清沚文鱗集翔雲高鳥還青春看花屐斜日弄爐船
硎衖文楸月茶清玉井泉地靈昭古烈文彩動奎躔價益山川重
情高日月懸典刑良足荷風雅迄無前矯矯儀鴻飾翩翩威鳳聯

神功眞慰滿天道獨恩偏藝笑齊人惡官餘子敬彪飭神形兀兀
岐路走躚躚白日披山斗冷風起佺佺題詩寄高想涼籟激虛絃

過清流隱

逶迤傍水曲窈窕穿雲岑涼風鼓巾幘白日敞衣襟行行力乃疲
息臥修竹林泉香石楚楚籟寂天沈沈邂持一觴酒曲流邈相斟
悠然無何鄉曠我遊世心幾希蘭亭中與千世所欽我懷斜川遊
視古猶視今

南嶽漫意

青林㞐白石野竹來清颸翛然脫世糾萬物一襟披茲山豈夙緣
萬疊神顏怡高天夙夭矯鉅野龍委蛇豈茲神靈閟注屬深所俟
維時深秋日草木炎以腓厓扑烈霜宇澗碧泓秋曦羽人亦良趣
良履隨吾之黃花引逕道白雲挂松枝猗與后皇造變氣無窮奇
臨流重徙倚蘿倒瓊瑤卮

楚山爲沈克貞賦　　許　穀

全楚多靈嶠茲山秀獨殊峯昕流紫霧石潤湧金沙結構臨邱府
虛無絕世譁棲觀松嶺日窗度玉潭霞地發千年藥林開五色花
修梧停鸞鶴大澤臥龍蛇洞月開幽帙巖星映莫邪谷中三賦就
看爾獻京華

張公洞　　包　節

采藥珠林迥尋眞洞府懸隨花漁引入捫葛鹿俱前谷抱蒸雲潤
崖承滴乳鮮霧昏三里台炬列百枝燃斗絕疑無地霞標覺有天
千巖微映紫百道稍聞泉徑草封樵局壇松護鼎煙匡牀猶玉笋
殘竈尚芝田控鶴人何在遺宮跡宛然憐余朝槿歲欲問大羅山
玄祕空延想徘徊獨軫旋

入陽羨　　李　文

薄遊耽晚行遂逐山溪轉野水雲根深春風柳芽短古瀆飛鶻鷟
中流聽雞犬客棹尚迷源人家應不遠何處訊漁郎蓑笠桃源晚
溪上望楚山

嵾巖道開郢荆衡偕勞支吳天起浮柱越徼附東岐嶽色侵天姥峯陰絕溪陂氣蒸蒼積翡嵐逕紫蟠泥降谷疑龍窟高巢仰鳳枝煙樓栖仲蔚雲屋構希夷玉甕寧瞻入金沙得步遲春空飛極覽歲往皆遐思擬約青霞入無勞白鹿疑巖光渾有待烏語似相窺世攬凝和轡風翻阮籍離解顏收鉅麗借訊沈佺期

鈐儼巖

飄颻馭白日餉餉悤玄宮羽葆何年聚煙霞此地同尊臨周柱史從列漢河公廣布黃庭席咸宜紫府功談門來海上穆滿下雲中載弄王喬月偕乘禦寇風曾聞還信有今度是眞空且醉青春色聊依碧樹叢十洲珠縹緲五嶽互穹窿懸圃危難歷方壺省莫窮誰能獨駐世存顧與巢諳但恐驚黃屋頻勞使節通

荆溪外紀卷四

荆溪外紀卷五

六言四句

宿甑山　　韓　翃 唐人

山中今夜何人門下當年近臣青鎖應須早去白雲何用相尋

別甑山

一身趨侍丹墀西路翩翩去時惆悵青山綠水何年更是來期

牧之水榭

雅世溪頭問渡銅官山下尋僧水榭風橋曲曲楓林雲磴層

禰巖堂頭再過公安病中信口送行所望不忘夙約　　李曾伯 宋人

記得桂林臨別勸師緊閉禪關又被如來牽率未容高臥雲山浙境欲留師住荆人爭望師來要是姻緣未了不妨兩地徘徊方藉名山作主胡然昔席重開了卻江湖願力切須早早歸來

勝毅堂 善權寺講堂　　沈　周 國朝

座下四方龍象法筵獨據堂中玉塵高談般若天花亂落天風

爲宜興子莊贈共翁　　費　宏

水北水南草草山前山後白雲我欲求田問舍杖藜載酒尋君

遊張公洞返棹　　李　杲

苦雨可歎不歎短帆欲開未開一片閒雲洞口不嫌人去人來

荊溪外紀卷六

七言絕句

送李校書趁寒食歸義興山居　白居易 唐人

人見騰騰詩酒客不憂生計似君稀到舍將何作寒食滿船惟載樹陰歸

題張公洞　李嘉祐

空山杳杳鸞鳳飛神仙門戶開翠微主人白髮雲霞衣松間留我談玄機

陽山送別　皇甫冉

棲棲遊子若飄蓬明月清尊祇暫同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

同李蒨晚望南嶽寺懷普門上人

釋子身心無垢紛獨將衣鉢出人羣相思晚望松林寺惟有鐘聲出白雲

贈僧二首　顧況

家住義興東舍溪溪邊莎草雨無泥上人一向心入定春鳥年年空自啼

出頭皆是新年少何處能容老病翁更把浮雲喻生理世間無事不虛空

遊洞靈觀　陳羽

初訪西城李少君獨行深入洞天雲風吹清桂寒花落香繞仙壇處處聞

夜泊荊溪

小雨已晴蘆葉暗長波乍急鶴聲嘶孤舟一夜宿流水眼看山頭月落溪

春日南山行

處處看山不可行野花相向笑無成長嫌為客過州縣漸被時人識姓名

南山別贈

惆悵人間多別離梅花滿眼獨行時無家度日多為客欲共山僧何處期

題天申宮二首　宋維

中峯寂樹綠陰陰洞裏靈蹤已徧尋欲下山門又回首數聲清磬白雲深

異嵐滿袖倚巖扉[illegible]窗寒生夜睡遲一曲朱絃誰與聽月斜風撼碧桃枝

茶山下題草市　杜牧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恨一雙飛去卻回頭

乞新茶　姚合

嫩綠微黃碧澗春采時聞道斷葷辛不將錢買將詩乞借問山翁有幾人

紫藤　許渾

綠蔓穠陰紫袖低客來留坐小堂西醉中掩瑟無人會家近江南罨畫溪

洞靈觀流泉　李郢

石上苔蕪水上煙潺湲聲在觀門前千巖萬壑分流去更引飛花入洞天

入茶山

裿裿紅裙好女兒相假相倚看人時使君馬上應含笑橫把金鞭戲詠詩

題邵博士溪亭

野茶無限春風葉溪上千重返照波只去長橋三十里誰人一解枉帆過

苦竹逕　陸希聲

山前無數碧琅玕一逕清森五月寒世上何人憐苦節應須細問

子猷看

梅花隝

凍蘂凝香雪豔新小山深隝伴幽人知君有意淩寒色羞共千花一樣春

石兕臺

大河波浪激潼關青兕胡爲伏此山遙想楚王雲夢澤蜺旌羽蓋定空還

講易臺

年逾知命志尤堅獨向青山更絕編天下有山山有水養蒙肥遯正翛然

觀魚

惠施徒自學多方設說觀魚理未長不得莊生濠上旨江湖何以見相忘

綠雲亭

六月清涼綠樹陰小亭高臥滌煩襟羲皇向上何人到永日時時弄素琴

清輝堂

野人心地本無機爲愛茅堂倚翠微盡日尊前誰是客秋山含水有清輝

觀妙菴

妙理難觀旨甚深欲知無欲是無心茅菴不異人間世河上真人日可尋

西陽亭

附林殘日照孤亭玄晏先生酒未醒入夜莫愁迷下路昔人猶似逐流螢

弄雲亭

自知無業致吾君只向空山弄白雲已共此山私斷當不須轉輒重移文

伏龜堂

盤崖壁縮似靈龜鬼谷先生隱遯時不獨卷懷經世志白雲流水是心期

桃花谷

君陽山下足春風滿谷仙桃照水紅何必武陵源上去洞邊好過落花中

含桃岡

小圃初晴風露光含桃花發滿山香看花對酒心無事但覺春來白日長

茗坡

二月山家穀雨天半坡芳茗露華鮮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

松嶺

嶺上青松手自栽已能蒼翠映莓苔歲寒本是君家事好送清風月下來

桃蹊

芳草霏霏徧地齊桃花脈脈自成蹊也知百舌多言語任向春風盡意啼

李徑

一徑穠芳萬蘂攢風吹雨打未摧殘憐君盡向高枝發應爲行人要整冠

鴻盤

落落飛鴻漸始盤青雲起處豚須看如今天路多矰繳縱使銜蘆去也難

偃月嶺

山嶺依稀偃月形數州奇石壘空青幾迴雪夜寒光積直似金光照戶庭

題陶詳隱居　　方干

芸香署裏從容步陽羨山中笑傲情竿底細鱗輸釣伴花邊白犬
吠流鶯

秋吟　　高蟾

陽羨溪聲冷駭人洞庭山色晚凝神天將金玉爲風露曾爲高秋
幾度貧

陪侍叔相公游善權　　李戡

洞中龍氣爽侵骨石上僧談露入心十里亂山靣俗客自嗟無計
到禪林

五湖　　汪遵

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颺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
得始終

前題　　胡曾

東上高山望五湖雪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後更有功名
繼踵無

伏牛山　　薛能

虎蹲峯狀屈名牛路日連村好望秋不爲時艱耕不得一犂風雨
便歸休

荆溪夜泊　　李九齡

點點漁燈照浪清水煙疏碧月朧明小灘驚起鴛鴦處一隻采蓮
船過聲

題善權洞二首　　陳襄宋人

陰陽融結此山川便有靈堆與石田風俗每來占水旱御疑乾洞
有神仙

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盤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常濟山南
萬頃田

張渚道中

班春無術動汙萊五十年間此一回黃髮路旁應怪問使君何事
入山來

過畫溪

五雲深處問新亭月裏乘舟夜半行不見藤花相掩映鄉人猶指
畫溪名

擕家遊東園

紅塔寺前千頃稻青山門外百家村年豐米賤無公事不惜時來
倒一尊

題邵圃

平湖千里接荆溪萬頃良田不可隄我欲決渠疏積水于塘江口
地形低

雙栢軒蔡容州所居　　蘇軾

南軒前頭雨佳木先生撫翫常不足尤愛薰風五月初白銀花開
光照屋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賸覓對岡新井水要擕香味

過江東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新煎鸎粟湯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辜負
竹風涼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
亦欣然

題到氏田舍　　蔣之奇

六朝冠蓋但塵土到氏今無苗裔存當時任昉過田舍野老猶記
在林村

滆湖蒼鵝墩

凌風泛浪白於雲野放湖中晚至昏一舉招旗羣來集至今人號
蒼鵝墩

贈宜興王克疑二首　　王安石

荒村日午未開門雨後餘花滿地存世上但能推隱德無人知道
是王孫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棋先生醉臥落花裏春去人閒總不知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但願一門皆貴任時將軍馬過茅茨

龍潭三首　孫覿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濺濺柳州莫作愚溪對乞與佳名到處傳

蒔竹疏泉占一邱倚笻盡日看遊鯈崎嶇好事無人共獨飲泉旁自獻酬

山空水淨竹娟娟玉礫金砂自炯然宿鳥驚窺潭底月潛魚翻動水中天

游金沙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臺在頤山上二絕

一龕明滅佛前鐙破械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讀書處試尋幽伴拄烏藤

綠筍遺苞半出籬清溪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壞牆滿好鳥盡情深樹啼

再至龍潭

歲歲來尋卷盡春看山弄水意常新不知流水今何處只有青山是故人

橫山堂二首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脊嵯峨倚半空幻出生綃三萬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春雲十里陂平寬露葉風枝適舍寒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題郡齋坐屏　楊萬里

荊溪四面四無山不是荒林即野田忽有石崖天半出飛泉落處悄人煙

二月望日勸農既歸散策郡圃

荊溪老守勸農歸吏散還從郡圃嬉拾得落英幾一掬春風苦向手中吹

過蔣城讀蔣冽大宗碑　蔣堂

天寶年中立此碑軒裳鱗次美當時自從寂絕牛頭夢力振家聲合在茲

忘亭山嶺白龍穴　蔡襄

南山蒼蒼天作鼓瓏召諸龍盡行雨惟有禿角最先到潑墨雲中爭鱗舞

張公洞　蘇庠

銅官之南山復山捫蘿絕壁蘚苔斑只今何處可容足乞我石房雲一間

舟泊山溪　朱熹

鬱鬱層巒夾岸青春溪流水去無聲煙波一棹知何處鶗鴂兩山相對鳴

卷書溪　劉爚

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草色齊欲識人間真卷書朱藤倒影入清溪

題通真觀二柏　虞儔

雙樹婆娑三百年江南秀色上參天不知昔日誰手種應與道人開福緣

題廣福寺　趙之儀

寺背方殿面碧溪軒窗常見野雲飛縣城來此無多路兩槳何妨帶月歸

寄題邵雲隱二首　陸游

興盡當年句曲秋御歸卷盡弄扁舟有時信腳來沙際拾得殘雲補破裘

尚嫌句漏貪丹砂況種劉郎去後花卷盡溪頭雲萬疊不知何處

是君家
題通眞觀　李堅
璇璣非復舊宮壇獮向徐碑識二難井底丹爐勿輕汲昔年曾撈
兩蒼官
題沖寂觀
王兕朝天去不回空餘露井薦杯屋鈴不語湖如掌無復淩空
遥上來
雖竹村
好風吹句落煙村便作菜陰記使君渠有平生絕塵想羣居那得
似離羣
余皮
小試屠龍技已成遐蹤千載碧英蟲舳艫不駭風波惡煙雨時聞
草木腥
題廣福寺二絕　劉一止

涓涓碧澗通小池小雨廉纖未作泥深炷鑪香高著火何須騎馬
聽朝雞
山中松韭厭寒俎江中防風手自斸一榻北窗聽雨睡全勝白飯
與青芻
題南嶽寺　郭三益
古木陰森梵帝家寒泉一酌試新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卻使山僧
怨白蛇
歲後書懷　元溥
他鄉故鄉老若此新歲舊歲窮依然烹茶但有二升水沽酒初無
三百錢
長橋下白獺　無名氏
淵潛不作捕魚忙挽報人間赤白裝世道滑平渠屏跡吳官醫頰
投神方
題湖㳇桂巖山石上　王氏女

甑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人間事惟見庭前
雙鶴飛
東坡田　蔣捷元人
老去紅灰酒盆前向來青草瘴江邊卜居自爲溪山好不是區區
爲買田
題橘頌　柯九思
楚國大夫曾頌橘眉山蘇子欲求田荷衣千古秋風急底用臨文
更惘然
題杜牧之水榭四首　倪瓚
我到荊溪已十日欲尋水榭問樊川重居寺裏閉門坐奈此春風
日日顚
水榭平居我所思看山不復倚闌時寫將黃葉溪頭路政比風流
外史時
杜樹風煙幾夕暉沙頭鷗鳥自忘機扁舟坐載銅官色多是坡仙

訪舊詩
山接蘇田嵐翠淨溪連杜樹水雲開年來慣作荊南夢今日披圖
又一廻
荊溪
南望銅官曉色青三株松下一茅亭何當濯足臨前澗坐石閒看
相鶴經
贈友人
單君賢達荊溪住不到荊溪已十秋古木幽篁苦石路每經行處
思悠悠
宿荊溪太初上人房二首
初公樓上雨蕭蕭楊柳垂煙隔岸搖何處舟人棹歌發山長水遠
望蘭橈
周將軍祠隔水近岳鄂王廟只東鄰百年故事誰記憶風雨清明
愁殺人

宿天申宮二首　張雨

借渠鹽壇一枝竹穿雲度險不須扶爲尋石榻蘿衣宇執火照徧青珊瑚

藥苗松菌紅斑斑點綴風煙俎豆閒籃輿三日半醒醉春雲只戀銅官山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周砥 國朝

亦有文章效封禪奈無功德濟刑名長江縱有殽函險終使秦人念子嬰

經杜樊川水樹故基

落花風裏酒旗搖水樹無人春寂寥何許長亭七十五野鳧煙樹綠迢迢

春日西澗獨立

澗房松竹靜煙霏逕裏蒼苔行迹稀相與尋君遂初賦江花欲落換春衣

尋蘇長公墓

野花荆棘路凄迷山北山南謝豹嗁千載先生邱墓在神遊應是浙江西

春夜懷重居子

春日溪南野寺幽花時會約碧山遊知君能念飄零客逗倚西樓望不休

洴練湖

銅官山下水中銀菰蔣青青帶綠蘋開憶任公釣臺近停橈借問捕魚人

至銅官最高處

丹崖翠壁半空浮秋盡銅官思一遊何限吳天白雲裏心隨飛雁到長洲

周將軍祠

誰勸臨行以毋辭當年苦戰後人悲祇應陽羨溪頭月曾見將軍射虎時

上董山讀孫氏古碑　馬治

青蓋蕭條向洛陽歷陽山色媿封王何如國石鐫邱冢又有遺文載百祥

經杜樊川水樹故基

風煙淡淡水冥冥杜樹橋西傷我情閒倚溪樓望山色鵾鵝飛處晚鐘聲

尋蘇長公墓

醉裏光陰三百年青山滿目一淒然曾時玉局今何在謾想荒雲野水邊

洴練湖

荷花欲白水雲流天闊晴湖明鏡光日暮蘭舟君不及帶將山色下橫塘

至銅官最高處

來處石磴青天上斜日晴雲高下飛笑說東湖一杯水行人何事不能歸

周將軍祠

秋雨莓苔生古碑將軍祠宇在荆溪向來策馬梁山去最憶淒涼五字詩

春夜懷重居子

寺中廬閣每曾登忽欲看花徃未能夜色蕭條門半掩獨依寒燭憶高僧

畫溪山水圖

數峯濃綠藹沈沈洞口人家淺復深若比桃花源裏見不應樓閣耀山林

周孝侯祠迎送神曲

荆溪之水深復深銅官山高雲日陰壁上千年斬蛟劍神光欲下時龍吟

鄉人望拜抱神光綠管啾啾風滿堂君看一點英靈氣化得豐年
時雨暘
靈修欲歸巫未醒瓊筵香暗燭花明浮雲獨行山雨歇空裏蕭蕭
聞馬鳴
鬱簫咽咽鼓逢逢溪上吳歈翻楚腔女郎嬌態眼如醉青天指點
白雲幢
秋思
孤城吹角暮沾巾初月蒼茫東海濱邱垤竟爲成蟻聚風波不見
斬蛟人
題荆溪圖　鄭元祐
荆溪溪上首重迴豈意人間化劫灰只有斬蛟橋下水可曾寫入
畫圖來
前題　張監
斬蛟橋北王樞府高樹延雲第一家欲向新園問何處客窗風雨

對梨花　虞堪
前題
好山都在太湖西滿路風煙荆棘迷華屋燕飛今在否市橋官柳
不勝題
前題　陳大本
王家宅于荆溪上回首風煙一惘然怕說當年行樂事臥遊圖裏
見山川
前題　王蒙
太湖西畔樹離離故國溪山入夢思遼鶴未歸塵世換歲時誰祭
斬蛟祠
前題　張經
邵家樓子百花明袁令祠堂一水平俯仰經行春夢破披圖能不
重關情
前題　王天覺

瓊慶移家三百年書林寓得子孫傳唯餘圖畫仍依舊一幅風煙
思惘然
前題　陳植
荆南山水照清輝客裏時時夢見之風塵澒洞歸未得何展新圖
慰我思
前題　張田
人家綠樹遶孤城溪上風波落日明三害廟存人已去只今豺虎
卻縱橫
前題　荆南樵人
殺虎山前雲尚黑斬蛟橋下水猶腥十年湖海爲羈旅夜夜相思
入枕屏
重讀荆南集有感　高啟
生別猶疑得再逢楚天雲樹隔重重愁來讀盡荆南藁風雨空齋
掩暮鐘

題荆南集後　徐賁
故友空悲生死異名州曾說亂離頻因君重讀荆南集已憶溪山
又憶人
春林雨意　陳森
前山後山雲氣濃欲雨不雨天無風絕似去年兵革裏此時船過
滆湖東
題義興翟氏蘆雁畫
塞北春歸覓磧砂江南秋到宿蘆花月明曾向樓頭過影落荆南
節義家
過太湖吳歌　吳雲
南風漸低湖水平行人搖曳櫂歌聲亂畫娥眉明鏡裏天青七十
二峯橫
溪上別　高棅
出門紅葉滿清溪君向東湖我向西今夜青山明月在相思兩地

聽猨啼

梨花睡鴨圖　顧觀

昔年家住太湖西常過吳興卧苕溪水闊釣簾春似海梨花影裏睡鳧鷖

周孝侯祠　蹇曦

父老年豐不解憂爲言三害未曾休將軍除害全忠義廟食荆溪百萬秋

國山碑　謝應芳

離墨山前芳草多馬蹄曾此幾經過國碑文字無人識風雨銷殘近若何

龍潭夜月　陸杲

千尺龍潭湛夜寒月輪飛出水晶盤我來醉拂長竿釣不管老龍深處蟠

蛩墓秋風

崇岡繚繞入雲平千古人傳蛩墓名颯颯西風響疏樹聽來猶訝是横行

遊溪晚歌

一溪流水小橋東荷葉花花緑映紅蕩槳遊人夜歸去采蓮歌斷月明中

會仙巖　王超

石惻芙蓉倚半空空林黄葉路重重會仙巖畔尋詩處雨歇秋雲一短筇

寄山中友人

卧書溪頭水拍隄繞隄高樹倚雲齊君家正在樹深處滿地緑陰山鳥啼

洞金亭有感　沈周

洞金亭子我曾遊瓦老雲寒水亂流珍重古松三百樹有人尋出斧斤愁

米堆（在[illegible]洞內與鹽堆皆取其石之形似見唐李丞相奏狀）

粒粒誰將古洞藏洞中合認禹餘糧飢民只在青山外不得仙家煮石方

鹽堆

皚霜很藉白皚皚苦施山僧漫作堆嗜淡齋廚絕滋味不知丞相用調梅

唐殿（創於唐大中十年柱礎刻字猶存）

一殿千年歷唐構巍傳山衲至今存燎毛富貴看華屋我爲人家嘅子孫

圓通閣（在唐殿前祀大士東偏祀三李丞相）

大士莊嚴傑閣中瓶方廚化表圓通老僧香火遐存義併祀三生李相公

深居（字刻在圓通閣下宋張即之書）

張公晚歲誇名筆勁刻猶存玉質完作屋誰能仍舊號蕊莇深護

翠雲寒

題畫寄沈都憲時暘　莊杲

移家自結休文好陽羨青山更不猜七十二峯眞可臥夢中夜夜太湖來

酬丁刑部約遊善權　蔣時嚐

碧鮮巖畔堪攜酒好事山僧亦愛詩秣馬青芻奴白飯清風先與故人期

寄荆溪諸友　張弼

茶芽香逼竹菰紅陽羨溪山夢寐中寄語遊人休浪占洞名原是屬張公

石蘭渚　王徵

風暖煙消野岸遙石蘭花發滿晴川花明流水潺潺去飄得殘春上釣船

陸相山房

丞相山房何處覓五雲溪上翠陰森絕憐當日題詩處花落空壇碧草深

東坡別墅

當年學士最風流卜築林塘事事幽一片遺墟殘照裏湖光山色不勝秋

天申宮

洞口煙霞隱薜蘿仙家宮觀鬱嵯峨月明如水瓊樓夜時有瑤笙鶴背過

別沈時曜

故園歸去路非賒三日樓船便到家陽羨山中春信早呼童先試雨前茶

孫氏封禪碑　沈暉

文章皓崛字尤奇傳是吳王封禪碑莫歎莓苔蝕螭首故宮禾黍已離離

九斗壇

白鶴仙人太乙精夜深曾此禮寒星丹成飛入二天去空見壇前草樹青

玉帶橋

麟閣功名拂袖還解將玉帶換青山至今山下松風響猶訝當時振珮環

溪上草堂二首

任昉臺前還釣水坡翁祠下亦求田如今我獨懷前輩他日題詩在後賢

青山近接張公洞流水潛通玉女潭欲共仙人乞靈藥萬峯重疊鎖煙嵐

侍郎橋壞

山中亭子久已廢溪上石橋今亦傾惟有山房遺址在邦人猶說相公名

遊張公洞二首

湖㳄鎮前春繫船張公洞裏去尋仙青山綠水真如畫紫筍紅茹不論錢

出洞歸來日已低水村山市晚煙迷行人問我來時路笑指孤雲鶩嶺西

何竹鶴荊溪書屋圖為王廷輔題

袁州昔放荊溪船醉為王維寫輞川不是君家遺澤遠草堂那得有青氈

會仙巖　邵珪

巖前傳昔會羣仙羽駕霓旌下九天千載異香消不盡山中草樹溢靈煙

金沙寺

酒酣欲訪金沙寺落日荒荒漫欲休聞說希聲讀書處榛荊滿地白雲秋

過宜興　王鏊

風帆澄湖水不波吳童蕩槳唱吳歌荊溪報道前頭是起看推窗奈樂何

送衆上人南還　都穆

苕權三洞不曾遊轉眼人間十四秋今日送君還自笑白頭猶為一官留

西溪書屋為張邦穀題　邵寶

西溪又是太湖西東望龍峯路不迷我有草堂泉石畔十年雲月夢棲棲

送錢士宏二首　杭淮

張公洞深白石裂吳溪水煖青蘋香夢中風土亦不惡他日與君俱故鄉

東湖煙霞水溟溟虞山削出芙蓉青落日沙頭有鷗鳥春來秋去幾迴醒

夜泛罨畫溪　　顧璘

銅官山月二更生罨畫溪流十里平一夜棹歌歌不盡倚篷斜坐到天明

示善權僧　　王教

詩到不含蔬筍氣慧山僧亦善權僧若將十畝論單缽卻笑情偏太守曾（嘗買田十畝捨慧山供茶費 以小舟貯善權水洞故云）

盆蘭　　文徵明

叢蘭擕自荊溪上小盆春深自著花賓客清閒塵土遠晚窗親試案頭茶

遊漢川作作意尋二絕　　王大用

作意詩能入漢川到頭二水自交纏碧梧翠竹流元氣白石丹霞隱洞天

作意尋僧南嶽寺行行直到洗腸池明心見性西來旨剖腹示人非所知

陽羨山人　　孫一元

陽羨山人戴鶡冠偶來白日遊塵寰雲霞一夜忽入夢卻騎麋鹿還青山

坐滄山菴　　杭濂

流水飛花小澗潯青春欲盡思難禁中庭一餉留連地落日鶯聲滿綠陰

任公釣臺

幽花疏竹野煙低千古陶人蝕舊基民野不知公勤政只傳太守釣魚磯

天申宮

古殿摧殘柱石峨當時曾見翠華過殿花地草春無賴流水閒雲奈爾何

罨畫溪　　王瑞

罨畫溪頭風日晴青山兩岸郭公鳴半篙新漲花千點曾記春深幾度行

宿罨畫溪　　湯霖

一宿山溪候雨晴鵁鶄飛起短椰鳴青山夾岸花臨水人在王維畫裏行

釣魚臺

溪漫桃花鱖正肥一陂春草占晴暉雙楓古岸忘遊址數點青山白鳥飛

張公洞　　王述祖

洞開傳自赤烏年草際橫碑有字鐫欲訪張公問仙迹煙霞水石總茫然

宿滄山菴　　沈敬

尋水尋山兩日忙尚餘高興臥禪房無端感慨難為別鐙火依依靜對牀

過任昉釣臺

煙水蒼茫遶釣磯西風臺上景依稀空留遺跡人何在白鳥雙飛帶落暉

春日同沈楚山泛罨畫溪三首　　李文

芳沚煙消兩岸平船頭花影照人明青莎日暖鳧鷖醉紅杏巢深翡翠鳴

紫蔓青蘿花雜開春流十里抱煙迴畫船移過垂綸地遙想任公在釣臺

靚波紅樹自奇觀畫鼓鸞簫巧助歡泛到五雲更深處修眉橫黛是銅官

荊溪外紀卷六

荆溪外紀卷七

七言八句

遊荆溪　殷維 唐人

銅官之山溪水南周處廟前多夕嵐看捲雲帆歌白苎勸嘗春酒破黃柑長林獨往誰能見幽事相關性所耽若欲避喧那畏虎尚從地主結松龕

夜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歎讌因寄此詩　白居易

遥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童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鐙前合作一家春青娥對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鬭新自歎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

寄獨孤常州時蒙溪幽居在義興益增懷思　李幼卿

近日霜毛一番新別時芳草兩迴春不堪花落花開處況是江南江北人漸宦龍鍾心謾懶故山寥落水瀰淪緣君愛我疵瑕少願

寫仁風寄老身

寄答李滁州懷玉疊莊　獨孤及

相逢遂欸別離淬三見江皋蕙草鮮白髮俱生歡未再滄洲獨往意何堅愁看郡內花俱欲忍過山中月屢圓終日望君休汝騎愧無堪報起予篇

寄浙東韓乂評事　杜牧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蛺蝶文章應解畔牢愁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不休

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產敘舊述懷因獻長句四韻

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來是偶然紫綬公卿今放曠白頭郎吏尚留連終南山下拋泉洞陽羨溪中買釣船欲與明公操履杖願聞歸去是何年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著白蘋牙欲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別泉石　李紳

晴沙見底空無塵青石潛流暗有聲微動松風涵淅瀝細浮竹月透輕盈桂凝秋露添靈液茗折春芽泛玉英應是梵宮連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

三月三日同義興李明府泛舟　皇甫冉

江南煙景復如何聞道新亭便可過處處藝蘭春浦綠萋萋藉草

遠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隨轉去微風落日水無波

山居即事二首　陸希聲

君山蒼翠接青冥東走江湖上洞庭茅屋向陽梳白髮竹窗深夜誦丹經洞泉回次魚龍蒸怪石驚騰鳥獸形為問前時金馬客此為還作少微星

不是幽棲性嬾從來無意在羶腥滿川風物供高枕四合雲山借畫屏五鹿歸來矜獄獄孤鴻飛去入冥冥君陽遁叟何爲爾一灶清香兩卷經

衛將軍廟并序　許渾

將軍名逵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弓劍有武略二十七遊并汾閭過神堯皇帝始建義旗逆以功藝進備行列泊爵賞止德迷時扶拾劍前失後異大宗願而奇之天下既定餘其功并將軍徐衛以母老病且乞歸侍疲年辭旨哀激詔許之賢而以孝敬睦陽門以然語居鄰里及卒邑人使其賢廟字刻泯之以不生乃甲懸東西廳下嶽時祠祭願補其土蜀文士王救撰碑辭實祥備情手樹史問書其人因題詩于廟壁

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一作鞍）彎弓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
纔散爲連歸墳穿大澤埋金甲廟枕長溪挂鐵衣欲奠（一作弔）忠魂
何處問叢花楓葉雨霏霏

送元暠上人兼寄張厚二首

自卜閒居荊水幽（一作頭）感時相別思悠悠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
書回碧樹秋深巷久貧知（一作長）寂寞小詩多病尚（一作也）風流耆公
此去應相問爲說沾巾憶舊遊

二年無事客吳鄉南陌春園碧草長共醉八門回畫舸獨還三徑
掩書堂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自苦何
堪黃葉落清漳

游溪夜回寄道玄上人

南郭煙光異世間碧桃紅杏水潺潺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
翡翠閑猶阻晚風停桂楫欲乘春月訪松關幾回策杖終難去洞
口雲歸不見山

題崔處士山居

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
子孫忙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山草自香向夜欲歸心萬里故
園松月更蒼蒼

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　　曹松

勝異恣遊應未徧路歧猶去幾時還湖闊虹蜺斷柳綫村深
鳥雀閒千室綺羅浮畫檝兩川絲竹會前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
必須言洞府間

贈南嶽馮處士二首　　曹唐

白石溪邊自結廬風泉滿院稱山居鳥啼深樹斷靈藥花落閒窗
看道書煙嵐晚過鹿裘溼水月夜明山舍虛支頤冷笑緣名出終
日王門強曳裾

寂寥深木閉煙霞洞裏相知有幾家笑看潭魚吹水沫醉嗔溪鹿
喫蕉花穿廚歷歷泉聲細繞屋悠悠樹影斜夜靜著灰封釜竈自
添文武養丹砂

洞靈觀納涼　　胡宿

秋波不動簟紋融松月愔愔透綺櫳露下井梧翻瘦碧雨回階藥
墮蕊紅鴛鴦淨占銀塘水乳燕涼飛玉宇風秫酒易銷殘夢斷卻
疑身在廣寒宮

題善權寺石壁　　李蠙

四周寒暑鎮湖關三卧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
遂生還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早斑從此便歸林藪去更
將餘俸買南山

題天申宮　　宋維

殿閣盤空壓巨鼇洗然靈迹助風騷玉龍卧久洞雲冷玄鶴唳頻
山月高深谷羽童探石菌曉堂眞侶飲仙桃可憐不悟長生者塵
裏區區改鬢毛

留題沖寂觀　　許堅（仙）

地壓湖山來有福殿橫秋氣爲凌霞松壇淨接星辰近石路高連
鳥道賒華表眞人曾化鶴銀河仙子幾乘槎偶攜竹杖離網繳因
得神遊象罔家

遊宜興法藏院觀桂紫菊花　　陳爽（宋人）

山茶花開菊花紫有桂童童立花裏柔姿翠幹已可憐更傍幽叢
看花蕊山僧揖我臨軒坐眼到闌干心即喜便欲移歸種郡齋忍
令此地風塵埋

次韻蔣穎叔　　蘇軾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
不多時瑯林花草聞前語罨畫溪山指後期豈敢便爲雞黍約玉
堂金殿要論思

寄陳述古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
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眞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

營生計一身迂

汲水煎茶

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青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坐數山城長短更

張公洞　蘇軾

亂山深處白雲堆地坼中空洞府開爾我有天含宇宙瑤臺無路接蓬萊金芝春暖青牛卧珠樹月明黃鶴回此日登臨興何限春風吹綻碧桃腮

贈荆溪蔣穎叔　黃庭堅

金城千里要人豪理君亂絲殊孔勞文星合在天東壁胥都紫蕨碎雲破荆溪居士傲軒冕胸吞雲夢如秋毫三品衣魚人仰首不見全牛可下刀

游張公洞　李堅

古洞深沈白晝開煙霞出沒絕塵寰落紅滿地花初歇飛鳥一聲春自閒丹竈苔荒仙去遠松壇月冷鶴飛還我來幾欲重登眺削壁題詩興不慳

東溪　梅堯臣

行到東溪看水時坐臨孤嶼發船遲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短短蒲茸齊似剪平平沙岸淨於篩情雖不厭住不得薄暮歸來車馬疲

題張公洞　單鍔

松菊投荒山水間阿難指點到仙寰洞門龍出雲猶濕石室丹成火欲寒百越樓臺摩詰畫三吳煙水季膺閒陶然醉卧花間酒細納餘香滿袖還

勝果寺　周必大

門前壘嶂鎖煙霞澗底流泉泛落花藏卻三衣辭貸社寄生二子在農家聽經日到斑斑虎獻茗時來白白蛇是聖是凡都莫測世

人休謗亦休誇

題張公洞　邵錫

巖頭鬱鬱凌寒柏柏間時復雲封白苔蒼草翠自年年絕奇中有參同客道通下躡天根深山靈號泣窮崖陰春深不問花開落寂寂空山千萬尋

前題　蔡中道

天上騏蹤竟不迴洞門深閉密封苔神光夜燭燒丹竈淑氣晴薰講易臺瑤草春肥仙去遠紫芝雲暖鶴歸來清遊喜挾三茅客杖履凌空霧雨開

善權寺觀　李曾伯

粵從融結此山川現出人間小洞天香火叢林千古盛神仙窟宅自今傳品分三洞中猶宇脈貫兩巖下出泉我自有緣聊乞取萬松陰裏一牛眠

再遊善權宿福嚴堂　有序

福嚴禪師三年前說要整頓善權境界乃創雲山菴以相周旋茲來盡如前觀可謂有心力者矣叢林衲子安得不浚欸推服此山氣象一新三百年後規模當興清泉白石相朽匡扶病來山三宿欲著一語不能偶杖間得五十六字口授男均書以男之謂來印證幸一笑相與老此山界再出尋兩盞也

強健南游抱病還鬢毛剝落足蹣跚喜覩雲衲酬前約莫聽家僮說舊官幸見如陵差在隴將期同願老於盤窩家[illegible]師拈出全似三生石上看

題山亭　蔣堂

山亭深處枕清溪萬月回環盡翠微梅尊破香知臘近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列嶂琴三疊雪後羣山玉四圍顧我此來盤礴久塵勞瀟灑頓忘機

望太湖　蘇峴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邊無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瞑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

游善權洞二首　蔡　瑾　一

陰風漠漠護崔嵬激澗修篁翠巒開何處人天盡回向于今龍象亦堪哀常星曉挂層臺冷隕石宵飛夏屋摧巖戶彭鏗聊戲擊山中日月有奔雷

相鮮金碧照崔嵬殿閣園林逈邐開留戀白雲禪客少寂寥青嶂曉猿哀山川勝處天然巧景象窮時石也摧靖節遠公如可作不應進社愧劉雷

目極雲沙靜渺然邵卿風月過年年雁行滅沒山横晚漁艇空濛水接天南國棠陰春寂寂東風瓜蔓日緜緜問君許作鄰翁否陽羨溪邊即買田

游張公洞

張公洞府未著腳向人浪說遊荆溪欲看直上翠羽益不惜扶下

青雲梯勁風翻動土囊口暗水流出桃花溪卻將深處問兒輩一夕魂夢窮攀躋

發宜興

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將家上鐵頭船客留陽羨只三月歸去玉溪無一錢觀水觀山都廢食聽風聽雨不妨眠從今布襪青鞋夢不到張公即善權

周侯古祠　劉　宰

廟宇巍巍對古墳將軍英氣宛如存當時改行除民害歷代封功休廟恩虎穴雲埋山寂寞蛟溪波冷月黃昏我來弔古追行樂駐馬花前酹一樽

題張公洞　孫　覿

洞口西風響松柏零落野雲鋪地白果老騎驢去不還望斷崖前采樵客苦竹森森一逕深古碑無首卧牆陰仙人慢有遺蹤在海闊天高何處尋

罨畫溪行四首

老牯浮鼻水中歸綠雉應媒桑下飛雛鳶冥冥山四起數家雞犬煙樹裏一支新淥漲晴溝楊柳中間繫小舟罨畫谿頭烏烏樂呼風喚雨不能休

蜨趁花飛爭入座倚空百尺游絲墮亂山銜日半船明斷雲載雨前村過蕨芽戢上小兒拳漁市人歸柳貫鮮罨畫溪頭人語好烹魚煮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藏鴉竹裏猶殘一兩花蝸廬抱柳開新國燕語窺簾憶舊家春風有信自年年罨畫谿邊柳繫船陶情滿滿酒如泉醉與長瓶藉草眠

翠木碧藤繚白沙槿籬茅店野人家了無衣兒營三窟只有黃蜂趁兩衙樹頭獵獵酒旗風罨畫谿邊買酒翁銀餅快瀉酒若空令君一笑面生紅

題義興惠聲伯溪亭

小檻天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煙雲蘿羃地青霞峻雨筴塡濕
赤仄錢折柳貫魚初受釣解龜換酒看垂蓮便須秉燭追良夜花
減春歸又一年

正月十五夜荆溪館然燈燕北客

虎鼠同遊十二宮何妨蛇蚓雜蛟龍熒煌寶樹繁星合泛濫金莖
湛露濃海鳥定知驚與鑠濠魚且共樂從容買生欲係單于頸應
對朝家五餌供

書將宜卿與坡詩卷二首

家聲藉藉冠中州健筆縱橫貫九流三世祖孫典郡牧兩朝人物
山亭侯郵印自快披雲睹發陋空遺倚玉羞便恐追鋒天上去不
辭投轄爲公留
高名迥出中興日大句追回正始風浦上珠還孤月吐壁間梭躍
五雲從烘披堂裏參差見飯顆山頭邂逅逢更欲騎鯨追李白八
門一路羽翰通

題張公洞　王　縡

高上宸居隔紫煙洞中金闕暗相連補光竈冷留香壞太素淵清
漱玉泉後夜龍歸雲浪溼未明人起月華鮮秋光不老巖前樹到
此偷閑亦自賢

題大嶽寺南山堂　姚希得

結屋臨流老此身溪頭顧我更情親不於南墅多栽橘只恐東坡
解笑人地窄雖無三徑樂心和贏得四時春孤忠耿耿知何補惟
願年豐作幸民

謁東坡祠　方　回

至和嘉祐政途開老鳳將雛出蜀來父子聲名天宇小弟兄筆陣
海潮回岷峨一氣鍾三傑杜富諸賢得異材二百年來拜遺像堂
堂直氣尚崔嵬

題宜興迎華驛　無名氏建炎間人

家問不來秋夜長白鷗眠處倚牙檣風搖湖水動山影天壓隴雲
低雁行菊老過時猶嚼蕊魚逃無水尚鳴椰洗兵馬詔何時下免
遣農夫坐女牆

周侯祠　印月江衲子

將軍手持三尺劍齋身直入蛟龍穴至今魚鼈不敢遊溪流上下
皆腥血千年廟食未足酬問之父老何其愚嘗人白額猶未盡紛
紛不獨南山頭

題沖寂觀　陳　鈞元人

琴聲邀我鶴壇遊瘦馬遙途得暫休黃葉雨歇山徑晚白雲一枕
石牀秋丹泉月靜曾飛兔怪樹年深欲化牛忽憶波心長嘯客淩
波不假碧遊舟

游南山次韻　趙孟頫

絕頂清秋淩翠煙登臨應費酒如川平生能著幾兩屐負郭何須
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溪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
壁有路何當緣

溪上　虞　集

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機事玄鳥猶知
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
問田園學種瓜

張道士蜀山圖

碧玉參天是蜀山舊曾飛步歷孱顏松風上接空歌外蘿月低懸
合鼎間試劍丹崖秋隼疾濯纓清澗夜龍閑君家虛靜歸來日冉
冉蓬萊爲懶還

游張公洞　白　珽

天開福地據雄尊果老張公幾代孫一竅通天才直上千崖轉日
已平吞山頭白鶴來無影石上青蹤去有痕我欲放身如脫屣仙
凡一轍隔重關

題蘇東坡橘頌

南荒久死幸生還種樹書存手自刪赤壁夢雖同楚頌洞庭樂不

減俯山人生臨地少如意老子對天無愧顏千古苑裘有遺恨斷
碑殘壁白人閒

笠澤漁隱　陳子貞

方塘如鑑石如峯落葉平蕪覆一重雲作晚陰低薜荔水涵秋色
亂芙蓉黃冠道士松間過白雪漁舟月下逢尚想天隨無俗伴應
攜茶竈與從容

送張伯雨遊張公洞　倪瓚

荊溪山水閟靈宮子晉鸞笙下碧峯午夜月明風滿嶂千巖人靜
鶴眠松緣知瑤草春來長應有仙人洞口逢莫爲靑騾翁久住歸
來騎取葛陂龍

宿荊溪太初上人房

人境寰無車馬雜軒楹只在第三橋開門草色侵書幌隔水松聲
和玉簫一榻雲山供夏簟滿江煙雨看春潮君能擷取飛霞珮天
際眞人近可招

題畫寄王光大　張雨

荊南山色淸如染卜築正當溪水南浪舞漁舟鷗泛泛雪消沙渚
柳毿毿涼軒楓葉晴雲綴秋浦荷花落日酣舊宅不歸幽夢遠吳
淞聊結小禪龕

牧之水榭　有序

杜樊川水榭在義興東郭宋紹興間卽其地創掘提今廣福精舍是矣俯古田桑屋三間仍以水榭名牧之嘗許七侍御詩有六塵意述今古害情讀卷舒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刻石爲山中故步古田諸孫易道上人從子游求爲賦詩往題其處好事米績未文也

愛此招提絕世氣何因水榭得名聞幽篁嘉木知誰共壓意雲情
若个分陽羨溪頭黃葉路晚晴賦裏白鷗羣詩傳文采居然別解
道曾留杜使君

善權山洞

善權雖鑿爭盤紆浩劫磵硐仙人廬萃萃石林壓水府往往閒道
通樓居壁藏已出黃素卷穴處猶多青綠魚愛此長途煮茶鑑待

我盥漱沾遺餘

同張德常遊張公洞

騎入秋雲叠畫閒日出洞霾猶啟閟東皇衣覆雲霧海玉女盆盛
人烏山牽騾步步躡石髓投龍往往祝金環茅家小吏向塵土弭
節相遲明當還

題廣福寺古田上人水榭　張翥

千秋遺跡大溪邊新築精藍寄老禪故事倡從張句曲高風留在
杜樊川棋鐙照夜藏書閣櫂雪衝寒載酒船勝欲題詩寄幽賞鷗
鷺飛處水如天

寄宜興王光大二首　楊維楨

我顧宋臣名義傳尚聞七葉子孫賢蓬萊縮地三千里喬木垂陰
四百年雁度溪關傳使節鶴歸張洞話神仙介春軒下觀彝器來
泊鐵篴書畫船
甫里宅前新里閈紫芝尚有讀書堆銅彝夜作牛盎吼錦瑟春從

鵾柱回笠澤水聲隨海逝洞庭山色截江來鐵仙騎鶴雲間下王
母西來獻玉杯

泛東湖

湖頭新長桃花水野客逢春渾欲狂酒船遮莫載窈窕櫂歌聊復
發滄浪軒皇瀉樂洞庭埜神女弄珠明月光相約渼陂移杜老主
人亦有錦帆張

泛湖望洞庭

明月灣前白浪流毛公壇下釣魚舟東包西包金色湧大雷小雷
龍氣浮便路擬從天后觀祕書仍向夏王求蓬萊未到惟東向七
十二峯生遠愁

東湖漫興

春來湖上已多時野人不出徉未知上石蒼苔圓箇箇受風青柳
弱枝枝廣文騎馬到官舍稚子操舟入渼陂春風引入著勝地酒
船胡用習家池

謙玉潭　沈貞
由來玉潭不受暑況復春盡夏初時筵前舞女執花當溪上振耶歌竹枝月冷石壇松露滴雲深洞隝樹陰移此中清興復不淺賴有諸君能賦詩

春日茶山書事
春來日日好天氣況是太平全盛年東家官人借騎馬南市津頭多賣船閒似少陵來杜曲興於元亮到斜川呼童速取一斗酒恰有杖頭三百錢

湖上
野水晴山湖上村柳花飛雪擁柴門魚吹浪沫翻萍葉鳥浴隄沙糝草根獨老一區揚子宅誰爭三里謝公墩清吟冷館無憀賴皓首空招楚客魂

歸茶山
落落朱櫻破雨肥班班紅筍透泥齊懶童圃藥神先睡病叟觀書

眼轉低山挾晴嬌新水嫩地含溼潤淨苔迷臨江節士來相訪自把開名竹上題

游張公洞　陳德籽
荊南山北盡溪邊中有張公古洞天但見登臨誇好景不知開鑿自何年香燈夜露青蘿月雲碓朝春碧㵎泉莫笑來遊春已晚醉乘驄馬聽號鵑

登畫溪　朱逢吉
白雲在山月在溪天宮幻出青玻璃溪山佳處誰解道有聲之畫無聲詩流水桃花三月暮移家便欲溪邊住只今世上有桃源非是當年避秦處

題張公洞　陳祖仁
荊南山水稱奇絕古洞深沈白晝昏但覺鴻濛迷上下焉知發畫列乾坤神功不費雕鎪力天巧曾無斧鑿痕此地信然塵世隔昔人何用覓桃源

題天申宮　劉深
仙府遙臨疊畫溪溪流東瀉影如霓登山不盡今朝樂掃石誰看昔日題寶蓋飛空塵劫遠丹臺回首野雲低孽花生徧經行路不許春風長蒺藜

張公福地　張羽材（三十二代真人）
秋風吹衣草樹涼巨靈守護神丹光袖攜天香入洞府散作雲霧空蒼茫拄杖鏗然響微步石髓垂垂潤甘露時當相遇五百年分明中有昇天路

過牧之水榭　夷簡（衲子）
樓閣當年誇紫翼梵摩花雨藹神靈可憐劫火塵都暗惟有經臺草自青一水芙蓉開曉鏡千峯翡翠立秋屏山川滿眼遺墟在城郭人非半掩扃

游張公洞　正元
背篠布韈走天涯未省鄉邦有此奇服底破冥雙炬火脚頭防滑

一笻枝經行日月不到處想像乾坤未判時笑拂巖扉題歲月筆端雲氣走蛟螭

周孝侯祠　貞石
祠廟荒涼野水陂千年忠義獨難推橫秋壯氣凌霄漢掃電英聲爽怒雷腥落雕弧搏虎後血凝霜劍斬蛟回當時不被梁彤誤竹帛應全文武才

前題　蔣景玉（羽流）
長橋怒束西來水空巖煙雨埋山鬼斬蛟射虎安在哉千古荒邱埋劍巖波涼往事今何如坐令道路成康衢當年蛟虎不復有嗚呼人害無時無

許將軍誠墓　徐賁（國朝）
南郭橋邊有廢墳鄉人傳是漢將軍土中印出名纔識火後碑殘跡少聞旗捲虎牙空落木劍埋龍氣只寒雲昔年我亦曾遊此弔古于今又送君

荆溪精舍爲張天民賦
舊宅荆溪十畝寬四圍山擁翠巘岏鹿行雲嶠煙蘿晚人倚松風
翠閣寒兵後已無吳板籍畫中猶似晉衣冠飄零總是無家客揮
淚題詩苦未安

孝侯祠　吳克恭
陽羨溪邊孝侯廟平原文字右軍書憶從名士傳家後誰謂將軍
亡國餘蛟虎于今滿道路山川自昔好邱墟長松祠宇清風在擬
卜比鄰葺舊居

題荆溪圖　周砥
荆南山水昔曾遊離墨銅官嵐翠浮任昉臺前好垂釣張公洞口
不容舟綠蘿搖雨花飛急白鳥銜煙浪未休今日披圖一惆悵王
君在處憶風流

荆南精舍
荆溪南向先生宅何但看山醉綠苔任昉臺邊垂釣去孝侯祠下
放船迴風花春乳千巖雪松瀑晴喧萬壑雷回首舊遊渾夢裏登
高悵望獨徘徊

禹門巷　馬治
東龍池下禹門巷翠柏蒼松遶石龕五月松風秋瑟瑟一天花雨
晚毿毿霧開文豹藏深隖日上青蛇伏小潭經龍山人出留坐半
甌香茗帶甘泉

天中宮悼岳松磵
東遊已見海揚塵跨鶴俄驚夢裏身玉府早年多道氣峨亭何日
會鄉人溪迷橫藋溪頭月寂寞張公洞口春惟有唐門書澤在相
鼇公族自振振

贊粹二上人値雨留宿西澗草堂明日賦此以贈
相訪竹林茅屋下不因風雨豈留連棲遲尚辱諸公問來往深慚
二子賢落葉下山逢馬跡疏鐘隔水見人煙舊遊空憶錢塘去聞
道如今異昔年

西齋守歲復履道
歲云暮矣天涯客今夕能來慰不眠坐久依依思遠道氣酣往往
說當年春遊吳苑君常慣雪詠錐山我自憐惆悵情悰那再得荆
溪漫有酒盈船

絡經一首簡天民　鄭天祐
嬌嬌金壇八十翁絡經收得大乘功瞳神水玻琉璃碧舌相香噴
蒲萄紅一舋絃歌蒙子化四窗鐙火與孫同太平有日歸陽羨還
理田園樂歲豐

游張公洞簡劉道中　薛玄卿
赤烏二載發靈奇古洞幽深道路危翠寶下攢山瀑落紫巖中廓
石脊垂鐵船迎海時難過金鼎調元事可期祇恐使君同變化白
騾來往少人知

題王允剛山齋　孫貫
幽人結屋不欲多胡爲雜沓山之阿已開軒檻種修竹更作陂塘
環芰荷吳中勝槩眞可樂秦郡遺風今未磨青鞋布韈許借我遲
暮有意來相過

前題　宗泐　衲子
卷畫溪頭新結屋開門正對銅官山漁舟蕩漾波濤裏仙珮委蛇
雲霧間翠竹蒼松日月老岸花汀草春風閑參王孫子未寂寞環
慶古堂行可還

前題　遂初
陽羨維南邱壑美恐高結構見幽心鉤簾夜月千家靜戶牖朝光
萬木深可但能琴鳴別鶴也知臨帖到來禽抗塵走俗誰聞此還
有高朋去眺臨

前題　來復
湖上山明綠映門高槐擁坐翠陰屯鮮卑舊族多卿相陽羨名家
盛子孫竹裏掃雲分石榻花前待月注金尊太平無事勤耕讀桑
滿東皋稻滿原

溪上隱居　揭軌
流水春來滿碧溪綠陰深處轉黃鸝山頭雲氣都成雨陌上林花
半染泥陶令已辭彭澤去龐公應逐鹿門攜種苗遠在東皋上尋
食後還度澗西
荆南山齋爲王允剛題　陶凱
百尺長松帶女蘿數椽茅屋傍巖阿牙籤滿架藏經史野服終年
製芰荷夜臥白雲巖下宿朝吟綠水檻前過高情獨立塵囂外不
學南山扣角歌
寄荆溪儲惟德　韓晹顏
聖代開邀日進賢白頭喜見太平年曾聞方朔親王母莫欸昌黎
押大顛錫谷煙寒吟木客銅峯月白下胎仙政須酩酊酬清事未
必蘭陵斗十千
送僧歸南嶽寺　朱彥昇
山路花香上衲衣雲深南嶽一僧歸塵生古像閒寒殿風度閒房

掩夕扉蹋雨屧鞋苔蘚滑炊香野飯稻粱肥禪餘猶轉千聲偈總
有遊人得見稀
題宜興邵德脩溪山靜處　曹恕
釣有清溪采有山市聲渾不到柴關桃花水滿鷗常近松隝雲深
鶴未還睡足滄浪閒欸乃行吟曲磵弄潺湲綠知靜裏乾坤別不
爲勞生擾擾閒
游何眞道院　浦源
荆溪溪畔道人家離亂經今幾歲華林下共看松化石海濱誰見
棗如瓜壞籬殘雨應分菊虛牖疏煙始煮茶盡日來吟不能去竟
忘羇旅在天涯
登義興蜀山懷東坡蘇公
玉堂歸到荆溪上以蜀名山欲不磨今日我來空歎息當年公死
竟如何一生忠節黃州露萬斛詞源錦水波手寫斬蛟碑尚在鄉
人打賣幾摩挲

重居寺雨後次初上人韻
空庭修竹響琅玕夜坐高齋語對牀茶竈有泉分古澗寺門無樹
掩寒塘禪心不動千峯暝旅夢將歸百里長歲晚荆南聽風雨故
園何日守茅堂
題魏仲遠見山樓　吳雲
百尺樓居盡日開四圍山色送青來平湖雨過鷗波淨畫棟春風
燕子回天末煙霞浮海岱座中賓客對蓬萊登臨豈待如王粲擬
欲披雲按上台
游張公洞
天開地闢神仙窟壯觀荆溪第一奇紫府移來知上界青騾去後
見遺蹤柯消石室棋聲歇花落巖扉麝氣濃我欲步虛窮盼盻雲
深直恐伏虬龍
題眞上人竹茶鑪　王紱
僧館清閒事事幽竹編茶竈瀹清流氣蒸陽羨三春雨聲帶荆溪

兩岸秋玉臼夜敲霜雪冷翠甌晴泛碧雲稠禪翁託此重開社若
箇知心是趙州
周祠　陳森
曾從大將討西戎喜得封侯報武功字滅古碑明落日像存遺廟
起陰風斬蛟橋下波濤息射虎山中道路通忠害悉除民仰德生
前祭饗樂無窮
遊善權寺二首　徐有貞
自喜尋幽冒雨行山靈爲我特開晴龍歸洞口雲初合馬渡溪頭
水亂鳴月過松窗移翠影風來竹樹作笙聲此中如有田堪買好
擬東坡學養生
乘興尋僧不在山僧歸御詔我先還迴風迢遞迴孤櫂載月追隨
過九灣錫杖重含煙草逕袈裟半帶雨苔斑何須浪說三生話聊
復題詩一解顏
竹溪　解縉

武陵溪遠桃千樹汴水春深柳萬條何似此君多勝槩偏宜清隱絕塵囂翠禽啄處烟如織錦籜裁來雪未銷卻笑此生慚六逸相思爲寄白雲謠

善權過夏　王晏

龍般洞前雲木幽善權寺裏夏如秋松高鶴眠啄鳥靜地勝僧閑來客留收經月下煮林茗觀湜雲邊開石樓塵埃六月世途熱吾欲扁舟尋一遊

雪中懷石亭

石亭梅花欲時雪醉賞憔吟兩清絕誰能記此訪春行猶向樽前坐來說花已今朝不復存舊遊人別更消魂翠禽無處尋蹤跡野渚荒寒雪滿村

寄周伯昂

橋下東流逝大川孤城寂寞自新年荒祠鬼嘯幾莖裏古冢鴟蹲老樹顛洴練夕烟連水郭銅官初日映覆天登臨幾度地惆悵故老猶將昔事傳

蜀山書院　李熙

坡老仙遊世已移草堂零落只荒基青山流水誰爲主野草閒花總是詩一脈書香何處在百年忠節後人知我留欲馬尋遺跡背立斜陽看斷碑

大湖寺

峭壁危峯路幾重空門寂寂亂雲封王游天上飛鸞鵲金地山中護象龍笠澤南來元有勝雲花西去杳無蹤上方記得當時到蹋徧清陰十里松

過逝溪　高直

捲巖溪頭賀鑑家碧涵天影淨無瑕微霜早染青楓樹流水香飄白藕花風急片帆投極浦日斜一雁下平沙扁舟載得蘭陵酒來候是郎八月槎

笠澤　秦旭

溶溶新水滿平湖舴艋西風十幅蒲極逐斷雲歸百粵遠衡爽雨落三吳勢浚星斗如奔馬影拂滄洲起浴鳧周道只今平似砥不須翹首羨尊鱸

蓮溪秋色

晚霞飛盡水悠悠折葦枯荷一片秋玉鏡有痕魚上躍金梳無影月西流吳江詩興題紅葉越女歌起白鷗零落夫容天不管休文吟苦漫多愁

守村煙樹　華祖芳

太湖西畔青山麓嘉木參差碧萬株邸壑煙嵐常帶映天工雨澤久涵濡陰陰近接菲居好落落深資大匠需畫錦堂前看不厭分明人在輞川圖

題善權寺　王超

峯巒重疊紫翠分離宮深處絕塵氛花飛蘿屋泉疑雪樹暗龍湫半是雲金碧輝煌兜率境頂函參錯貝多文老子亦有煙霞趣聽說浮生到夕曛

河橋霽業

虹橋百尺跨江皋欄檻橫空結構牢渡水飛花迎客騎夾隄垂柳拂魚舠波心落日青龍見浦口晴虹玉棟高此地有人營舊業試香題柱踢金鼇

張巷酒家

孤村雞犬水聲中茅屋疏籬小巷通花瓣潤沾雙屐雨柳絲晴颺一簾風香浮春瓮新醅熟色映霞觴琥珀濃擬辦青錢沽一斗解貂何必問新豐

滆湖

湖上人家淡夕暉青山數點映柴扉桃花流水迷歸櫂楊柳東風拂釣磯晚飯香抄粟子粒晨羹細斫錦鱗肥卜鄰我欲從漁隱歲晚滄洲願不違

大聖鐘聲

暝色蒼蒼鎖梵宮樓臺杳靄只聞鐘殿扉月下驚棲鶴禪榻雲中
起臥龍野迥餘音沈暮雨林空清響度疏松願從聽此醒塵夢借
榻煙蘿第幾重

寺橋柳

柔條裊娜蓋橋西拂拂東風長漸齊金縷晴涵碧波淺翠絲暖護
玉闌低雨添重處征衫濕煙著濃時去騎迷卻憶送春曾過此滿
隄飛絮正鶯啼

游南嶽

南嶽祠宮林木稠肩輿此日試追遊山僧設見客來迓喚鳥不知
春去愁封禪碑殘蝕蘚合洗腸池在石泉幽此行未諳登臨興又
逐歸雲度嶺頭

蓼莪菴

一簇樓臺倚碧岑招提正在五湖陰怒濤入夜驚僧定靈籟生寒
雜梵音釋榻清涵嵐氣潤山鐘遙度水雲深下方日日多塵坌結

社何時送夙心

金蕐崟

金鳶秋色淨氛氣每憶登臨賦夕曛一徑曲通瓊島上兩峯高並
翠屏分禪宮遠近皆紅葉鳥沒蒼茫半白雲許我結茅曾有約山
靈不必重移文

題天申宮

銅秋空摩感廢興瓊臺琳館護仙靈泉飛蠐蝀雲邊白山削芙蓉
鶴外青鳳吹不來秋寂寂霓旌時見影亭亭題詩爲徧巖頭石兩
袖天香酒未醒

題大藏寺

欲問三生石上緣名山千載一鐙傳庭蕉靜翦翻經葉雲寶香分
洗藥泉龍出曉堂飛白雨鶴歸晴嶂破蒼煙憑師乞與安心法莫
放鐘聲到客船

再題善權和楊方伯韻二首

昔年曾宿遠公房塵跡何由到上方鳥識齋餘窺食鉢僧因定起
續焚香露溼榭葉秋衣冷水滴蓮花午漏長聽說浮生每終日不
辭歸路踏斜陽

封禪碑殘尚可尋翠微深處古禪林松聲秋撼千巖雨雲影晴分
半嶽陰海上留衣韓子意山中沽酒遠公心塵蹤未畢平生願拂
石頻來續舊吟

游張公洞　　馬愈

自從洪水滔天日洗出山根萬古留翻海珊瑚難下腳壓巖雲母
怕擡頭老夫便好移家住獨恨那能到此遊說與世間希道者更
須何處訪瀛洲

石室　　屠勳

月斧雲斤極化工清虛真可寄高蹤白羊門外苔花老紫荔牆頭
樹色濃入座香煙凝翡翠捲簾疏雨對芙蓉相看頓覺塵凡異不
信蓬山一萬重

國碑　　倪輔

千年事往重摩挲爭訝岐陽載駱駝深甚似鐫亡國恨好辭應媿
阜民歌燒殘野火春煙冷蝕盡苔花夜雨多守護祇今歸地主不
煩神物爲撝訶

過太湖　　夏原吉

滔滔緜亙五百里三萬六千餘頃寬衆瀆西來天設險三江東注
海飛湍影搖霜橘金千樹光浸寒蟾玉一丸欲問陶朱在何處白
鷗無語水瀰漫

題吳友賓忠節　　潘子安

討山恨塞豺狼道白日忠懸虎豹關壯士自期頭可斫孤臣誰信
骨能還蕭蕭愁雨松杉外凜凜英風宇宙間泣血長途憐孝子土
花紅碧正斑斑

前題　　吳寬

南望滇池新廟開忠賢遺像許誰陪遙知斯世爲臣義不負中朝

出使才辯髮肖因訪俗變戴頭直向虜庭來百年宇內終當死大
節堂堂未可哀

簡沈時明

幽居試問今何處最愛荆南山水深卷畫通船清百折洞庭當戶
翠千尋杯中有物誰留意筆底良工自苦心欲向四明狂客笑老
年幾任鑑湖陰

題吳友雲忠節　謝遷

犬戎遺孽擁穹廬皇度維新走使車海上不還蘇武節粵南空賜
尉陀書久知荒服歸無外遙憶忠魂恨有餘廟貌雙嚴文與節耿
光千載照炎墟

遊善權寺　莊昶

拄到青天七尺筇湖山處處闕芙蓉誰攜老病尋常我高坐乾坤
第一峯古洞有天藏太始浮華無地著苓通此來喚醒三生夢肯
許題詩和相公

三生堂　沈周

唐顏書扁鳳鸞鶱雲木陰陰寶地偏一姓轉身三宰相三生完寺
一因緣關藍列暫贈遺石祿米推恩感贖田儘有人尋讀書處惟
於忠定作潸然

訪袁明府于宜興留別吳太常昆季

四五親知一座中彭城衛氏此情同雨天深夜平添黑酒境衰顏
强借紅地有故人堪久客民因良令長齊風移居我欲從編戶定
住罨山煙樹東

感宜興善權寺寥落

有客新尋古洞回國山無處問茶杯僧煩籍役兼徒去虎熟禪堂
引子來雨爛竹枯春委頓風驚松簃夜摧頹未應靈勝隨人往碧
殿猶存火篆雷

送天倫上人還善權　杜堇

古蹟靈蹤憶舊登千峯迢遞一枝藤尋碑偏入前朝寺能賦全追

近代僧蟋蟀夜堂吟野榻芙蓉秋浦見漁鐙泠泠鐘磬相思處知
有龍巖第幾層

游洞山　李應禎

小磴支撐入洞門奔流昏黑泝雲根蛟鼉翻海鷩蟠錯天地從初
識混沌觸手流脂白玉冷亂鐙點石明星繁恨不高尋趙莊客直
憑千古問真源

雙桂堂爲宜興張天麟兄弟作（乙卯科兄舉順天弟舉應天弟遂登進士）　羅玘

翼北空羣兄憶弟江東得儁弟思兄人間吉語傳千里天上春雷
恰一聲國有虎龍還壯觀車無軾轍可橫行平生須說張金紫爲
地庭前雙桂生（其家稱故張金紫）

題吳尚書忠節　徐溥

翼翼穹祠枕碧山陰陰喬木護禪關若致功在伊周下祇得名留
宇宙間生氣百年源不死高風千古信難攀天憐忠節多孫子脈

有遺芬在世寰

送仲弟時望歸爲義田之舉

扁舟迢遞上神京知爾非圖利與名先志未忘年尚少義莊欲置
識初成族同公藝雖無及制傚希文定可行莫惜殷懃爲久計緘
書早報慰深情

滆湖書屋爲王士贍題

何處深藏萬卷書滆湖南畔有精廬侵階細雨生芳草滿架清風
落蠹魚此日彈冠兼吏隱他時載酒雜樵漁乘閒欲訪王猷宅不
待山陰夜雪餘

法藏寺明上人房　沈暉

范老讀書長白山談經幾夜扣禪關九天霖雨從龍去千里音書
附鶴還林下麋眠芳草暖巖中人靜白雲閒新詩刻向蒼苔壁時
有虹光射斗間

貢罰舊居有感

黃濱移居二百年門前喬木蔚參天春風楊柳湖邊路曉雨桑麻
屋後田戀鵲非關鳩性拙巢松休怪鶴情偏傳家不用千金積架
上遺書有一編
陪莊孔暘遊大湖寺
躡屩煙霞到上方忽驚身在白雲鄉湖山東望迷天遠風雨西來
滿寺涼病不勝衣憐瘦沈詩能入妙愛蒙莊十年江海悲離別此
地誰曾共一觴
與沈仲律登大湖寺仍用前韻
三年疲馬各殊方一笑何期在我鄉促席喜聞深夜語登山況及
早秋涼白雲黃葉前朝寺流水柴門野老莊世事茫茫付身外相
逢且醉菊花觴
浯溪留別
三日浯溪泊畫船風光正是麥秋天題詩初過宗忠節縱酒還同
李謫仙王老閉門空竹所邵生伏枕廢瓜田更憐張旭西遊去不

見尊前草聖傳
設大尹春風亭
主人私淑程夫子亭上春風日藹然樂地何如隨柳處韶光不減
浴沂天窗開萬紫千紅裏道契三皇五帝前我欲相從坐一月碧
桃花底聽鳴絃
憶東湖舊居四首
湖水茫茫遠接天遶湖萬頃盡腴田秋風稻熟長腰米春漲魚肥
縮項鯿山際石林遙隱寺樹深溪館曲通船故園風景無窮好胡
不遄歸樂暮年
具區西畔橫石蘭我屋正住蘭塘開百千萬箇家後樹七十二點
湖中山水村山市交映帶沙鳥風帆時往還別來三徑想蕪沒竹
扉有誰來扣關
足跡年來半九區夢魂常是憶三吳煙霞石室張公洞風雨扁舟
范蠡湖春店杏花雙酘酒秋江菰米四腮鱸買田莫怪東坡老陽

羨溪山天下無
屋上青山屋下溪田園只在宅東西喬林樹暗藏村閣石澗泉流
種秫畦花外捕魚來野艇桑閑行儘見山妻分明一段桃源景卻
是漁郎路不迷
題大湖寺
太湖西擁大湖山萬丈青蓮一水環佛殿高淩銀漢表禪房多住
白雲閒散花龍女乘風去乞食山僧帶雨還記得攀蘿登絕頂仰
探月窟俯塵寰
善權寺
古寺經今八百年長松夾道鬱參天山曾封禪傳孫氏殿有天書
記謝仙洞口泉香羣鹿飲洞中雲溼老龍眠若爲借得山房住細
閱琅函日幾篇
烏溪橋成二首
長溪一帶隔東西多少行人駐馬蹄天上靈官役烏鵲人間平地

跨虹霓赤闌兩岸垂楊繞華表千年白鶴棲爲問往來車馬客柱
頭誰似長卿題
洪河浩浩注東湖瀆尾人皆病小狐蜀道幾年愁朽棧泗州一夜
見浮屠馬行雅稱齊公子輿濟無勞鄭大夫老我倚闌吹鐵笛夜
深天闊月輪孤
王守溪期同遊張公洞途中遇雨返棹有詩見寄借韻奉答
屣綏早已濯滄浪況是湖山引興長玉洞桃花春載酒畫溪煙月
晚鳴榔叨陪謝傅真吾幸失卻君房更覺忙西望白雲天咫尺尋
眞有約定須償
題娛晚堂與率台園二首
蚤乞君王賜鑑湖誰將九老寫新圖也知後輩猶前輩自笑今吾
非故吾道士勸嘗千日酒溪船喚買四腮鱸陶然一醉南樓下歸
路青驄不用扶
十里青山一曲湖風煙絕似輞川圖清時自幸俱投老白社誰令

也厠吾相國功慚無汗馬季鷹歸豈為蓴鱸平西廟古碑橫草大
厦誰將隻手扶

蜀山蘇祠立碑

蜀山書院五湖陰畫畫芙蓉互帶襟須橘尚餘坡老澤巢松慙負
謫仙心荒林日暮寒鴉集廢井春來蔓草深喜見豐碑祠下立隔
溪重聽鼓簫音

送方策住善權　程敏政

上刹新聞住辨才一舟南去水如苔再傳衣鉢詩宗遠獨擅溪山
畫障開草沒仙人燒藥竈花明丞相讀書臺病夫久欲捐簪紱春
焙還能數寄來

送吳大常還宜興　王鏊

試能彤庭便乞還不教名字落人閒小園龍鳳春前雨畫棟樓臺
水面山文彩傳來多似舅功名老去只如閒洞庭東望無多路越
嶺亭成有舊顏

從畫溪道中

兩岸青山欲並船清溪十里中洄沿侍郎橋畔柳拂地釣魚臺前
花滿川南國勝境有如此東坡卜居豈徒然誰云畫畫不得恐
是桃源莫浪傳

游善權寺　邵璨

玉帶橋邊綴榻來檜香松暖寺門開饑猿隔檻窺紅果老鶴沿階
啄紫苔蒙客謾誇詩勝侶高僧自說鏡非臺輞車歷徧黃金界九
斗壇前趁月回

吞山省茶　邵珪

南嶽山前春欲動肩輿輕轍路非險龍香謾把芳園樹雀舌先抽
穀雨芽稅戶夜催溫土坑貢船明發候江沙濫觴正苦欃門牒傳
語盧仝莫浪誇

贈邵用之

陽羨諸山離畾高元龍意氣與爭豪五年敢枕聽秋雨八月回槎

犯海濤齊漢獎龍新接武壘垣雞虎久知勞舊曾三策魁天下莫
似非才濫此曹

游善權　邵賢

十里松濤響入空禪林深隱翠微中碧鮮留宅名猶在玉柱盤根
句亦工山列九峯千古秀水分雙洞一溪通三生宰相今何許撫
景長吟思不窮

題東邱娛晚堂　邵寶

荆南溪水水東頭憲使歸來訪故邱綠野竟忘裴晉國香山真識
白江州風塵迹遠新圖畫山水情深舊釣遊我有一尊思共醉扁
舟將趁菊花秋

懷李西涯嘗欲卜居宜興

幾年卜築欲江東陽羨溪山畫圖中千里有情春草徧一尊無地
暮雲空相州未得歸韓老汝潁猶堪葬長公曾說近遊須館我吾
亭今合號涯翁

蜀山草堂二首　胡璉

坡老何人折竹呼草堂自愛此山居一生忠節孤州謫千古文章
赤壁圖澄邁驛中登眺後竹西寺裏詠歌餘買田陽羨吾將老此
是先生燕語初

春風禽鳥自相呼最愛茅亭水竹居詩有投簪解珮句人傳射虎
斬蛟書玉堂金馬論思後白酒黃雞鄉社餘我到蜀山祠下拜荻
花楓葉值秋初

題盜莊學士子莊四首　石珤

閶道揮金買碧山春風門巷不長關客來但話農桑事興到時行
水石閒芳草渡頭鶯語急夕陽江上釣舟還溪山觸目皆詩畫摩
詰多情恐未閒

神仙小隱亦蓬萊漸與紅塵斷往來落日數聲牛背笛春風一樹
水邊梅草堂客散留雲宿苔徑人稀為鶴開閒築釣磯吾未信鳳
凰原有鳳凰臺

風廛竟日鬢鬖新夢裏青山說未眞滿地落花人起晏一簾疏雨
燕來歸蠶成麥熟歌長吏酒美羊肥賽土神別有報恩三尺在中
原無事且隨身
山中風日自清平舊業新田喜漸成看過花枝還結子見馴麋鹿
解呼名一年官課剛輸納盡日柴門少送迎我亦最諳農圃味太
行東畔憶歸耕

張公福地　尹　讓

張公福地眞仙窟偏訪奇蹤訊所聞白燕撲殘殿下石青騾踏破
洞中雲四時不雨陰陽伏一竅通天晝夜分我欲題詩記形勝媿
無佳句軼栖筠

宿天申宮周玄佐館　卞　榮

■爲玄都道士留洞天三日作清遊青山振古依然好白■如今
在也不老我文章非李杜知君心事類巢由明年此日須來早莫
待桃花逐水流

游張公洞　徐　信

古洞尋眞載酒來盤迴深入亂雲堆青騾有跡通幽境丹竈無煙
長綠苔此外何須尋閬苑眼前亦自有蓬萊人生行樂知能幾且
醉碧桃花下杯

同吳翁謁蜀山蘇祠　費　宏

扁舟暫倚釣魚臺沙畔羣鷗自往來楚橘更憑坡老頌蜀橙誰乞
杜陵栽南山正對籬邊菊北海盈虛坐上杯客子光陰詩與酒好
懷還爲此翁開

入宜興訪舊游張洞　高　貫

自歎浮生訪舊遲勝遊今偶太湖西青山路遶香蘭清綠水船通
疊畫溪仙洞煙霞同載酒梵宮花竹各分題不堪故里東回首野
樹寒林一鳥啼

子莊晚步　吳　儼

扶筇閒步洛橋東水色山光迥不同黃鳥引雛青嶂外綠楊倒影
碧波中分秧日近愁無雨刈麥時來喜有風造物可隨人意變較
量笑殺兩鄰翁

邀費鵝湖過山莊避暑

小洛橋西碧澗長濯纓不必問滄浪五湖地闊居偏靜六月山深
夜自涼池面雨浮菱葉亂門前風細稻花香高旌暫住茅簷下音
信何愁滯異鄉

子莊四首次石學士韻

招隱何須賦小山杜門更欲建重關采菱歌落雲煙外打麥聲來
咫尺閒昔日種成松老大淸晨放去鶴飛還道人本自心無事較
雨量晴亦不閒
長鑱不用斸蒿萊數月渾無一客來帶雨初移庭下竹試花又看
臘前梅月明松徑隨山轉岸仄柴門逐水開莫道白雲飛不去有
心長護讀書臺
鏡裏蕭蕭白髮新擬心方且學修眞論文客到常辭出問性人來

不厭頻短牖南頭修竹譜曲闌東畔醉花神夜深篝火尋芝朮勉
強支持此病身
矮屋低墻草樹平百年別業喜初成滿頭白髮猶忘老對面青山
不記名行路喜逢田父罵出門怪有野人迎春禽何與農家事布
穀聲聲爲勸耕

拜岳武穆王祠　張　愷

平生左傳是吾師此意惟應卻穀知陽盛又當陰盛日南風不競
北風時乾坤未覓生前志廟貌空遺歿後思多少英賢來下馬蘋
香盈把酒盈卮

遊善權　湯　聘

玉帶橋頭丞相祠湧金亭上漫題詩坐來幽鳥亦自適老去看山
未是遲古洞丹青深歲月石田黃白幻雄雌江南往事隨流水無
數蒼苔沒舊碑

謁東坡祠　顧　璘

學士祠堂傍水局蜀山蕭索向誰開歸魂省識毘陵道好事空傳
楚頌亭萬古雲霄瞻氣象滿林風雨護精靈湖東月出光如許照
見燕山相國銘

小水洞　陳鳳梧

初入谽谺小洞天飛巖突出半峯前潛通地脈長為雨側立陰崖
暗吐泉陽羨膏田滋萬頃神龍白日臨重淵文襄德政曾昭格喜
雨孤亭尚巋然

新修岳武穆祠　杭淮

悵望秋風薦野蘋精忠祠宇肅瞻新寒煙白石荒山暮枯木南枝
萬古春志決幽燕終報漢眼中頗牧已無秦金符十二如兒戲豈
料安危繫若人

夜集娛晚堂

娛晚有堂城之陰多情清夜許追尋雪霽早看聯珮玉風塵久已
謝纓簪庭葉驚風山雨至春杯信手燭花深舉頭畫壁空諸老猶

憶當時醉裏吟

龍池山上菴

龍池山頂插天高透迤石磴緣秋毫青霄削壁千尋立僧屋如巢
結構牢複棧空中愁度鳥長松腳底訝翻濤更欲高尋捨身石雲
寒日暮猿哀號

張洞臺上

披拂煙霞坐石臺灑然寒氣逼人來地中玉柱撐空起仰面懸崖
壓帽頹恍惚形骸人世外分明今古畫圖開更持列炬窮奇絕如
入瓊林寶府迴

南嶽寺中

重遊南嶽喜春情尊酒雲房聽鳥鳴人事天時豈相偶蒼松白石
且投盟來參玉板知空相自煮龍團見野情扶醉躋攀更高絕天
清遺巘白雲生

坐洗腸池

翠山萬壑坐飛泉自落雲開不計年珠沫濺苔寒迸石玉潭承滴
淨含天洗腸莫問當年事悟道須知此日緣徙倚重巖成久賞山
風吹鬢一惺然

飲玉女潭上

壑邃山迴景轉幽潭隨玉女蹋餘花巖藤嫋嫋懸千尺璧水沈沈
淨點沙坐石有尊堪劇賞買山何地可移家東南選地亦應少立
馬徘徊西日斜

次王守溪遊善權韻　邵天和

溪西洞隱碧雲岈我欲重遊恨不能清社白蓮千古意東山蠟屐
幾時登臺前樹暝歸黃鶴谷口泉香落紫藤功德未如三李厚品
題真愧昔人曾

荊溪道中　文徵明

扁舟十里下荊溪落日滄涼草樹低絕巘凝暉知積雪晚風吹水
欲流澌行逢曲渚常疑斷遙聽荒雞近卻迷一片沙鷗明似雪背

人飛過野塘西

洴練溪莊

陽羨西來溪水長晴雲縹渺練生光千年洴澼空陳迹一笑鳶魚
付兩忘靜夜星河涵碧落有時煙雨聽滄浪老夫拈出元暉句聊
為幽人賦草堂

遊善權　方鵬

肩輿冉冉欲凌空翠竹蒼松隔水東三洞直通溟渤外諸天疑在
渺茫中獨憐地主來今雨更羨山僧抱古風明日又從何處去雪
泥蹤跡笑飛鴻

張洞紀遊　吳仕

君玉嶙嶙鬱紫虛古來聞是列仙居未知混沌於誰剖應信乾坤
亦有初芝草瑱玕春蒨鬱金支翠羽影扶疏遂壑豈在寰區外雲
海悠悠亦誑予

遊善權

離蠱西來氣鬱慰金堂突兀起雲中巉巖尚有風雷蹟刻碧誰知造化工人境鬼區元不遠碧天滄海宛相通何時更結長生侶提向仙源一細窮

游龍池

肩輿深入萬山來毀扇瑤屏面面開高蓋拂殘鴉背日罡風吹散足跟雷霆起飽薦林僧飯碧璽頻添野客杯池上神龍已飛去惟餘蒼蘚護荒臺

飲娛晚堂

落日祭馬高柳陰崇臺遂字稱幽尋玉堂有客頻揮翰白髮何年此盍簪涼切芒袍秋氣肅露滋庭菊歲華深將軍香火今誰屬蟋蟀階前空自吟

通濟河成志喜

百丈隄橫萬鍤齊恍看砥柱障前溪一帆新水大同道十里青山路不迷桃李春城通晚市桑麻午巷聽晁雞計功不在西河下釃（邑西後賞河 令並侯所鑒）前脈有穹碑待爾題

遊善權洞　張衮

雨後登山路渺茫煙蘿洞口碧雲長潺湲澗水千盤轉窈窕藤花滿徑香九斗絳壇何處是百年寶地使人傷披霓歷磴窮幽險喜有山僧共夕陽

新春遊善權泛舟早發　朱寶昌

西九波瀾映遠虛星槎原是水中居天祿為報明霞際春與能生碧草初獨數峯尖空外洞同遊帆影望中疏登臨也欲拚三日鷗鳥無情亦啟予

送李孟博游陽羨兼柬沈克寅　蔣山卿

荊溪一別五年餘碧水蒼山憶舊居村舍迴迎黃瀆渺湖船遙入洞庭虛東興弟子求傳業北郭先生好著書沈約詞華吾所羨因君問訊比何如

張洞紀遊　杭　濂

哆天一竅身慾入瞰壁燃梯足不留百萬琅玕披地腹九階冠笏擁螭頭鴻濛未覺乾坤判昏黑疑同鬼物遊坐久冷風起毛骨靈槎恍惚到神洲

大蘆寺

銅官秀落瀘川匯兜率天開寶佛場滿眼江山明紺碧憑高天地混玄黃廢興千載垂新業塵土平生暫脫忙白首勝遊纔一度淹留莫漫促斜陽

王子驎遷居章溪

杜甫長吟濯錦川陳摶高臥華山前老夫亦返滄江棹與子同全太樸天高展野雲蒼鹿畔釣槎春水白鷗邊掉頭天地蜉蝣侶一振褐衣千仞巔

松厓為沈欽甫題

陽羨東來湖水西穹厓長松樓閣齊林深泉石虎豹遠鼎到日月風雲低丁公夢盛良有以李白雲巢只漫棲鐙火藏書三萬軸夜寒星斗拂璇題

東溪用陳白沙韻二首

溪上酌酒溪中歌溪山於我樂如何前村得意卻迴艇風雨蓋頭元有蓑故物吾將等芻狗幾人力欲挽江河晚來一泓船頭水月出東山秋更多

隨意溪山欸乃歌逍遙天地那吾何看他人世日千徑長我好山春一蓑醉白胸中幾雲夢老猶槎上小天河野花江月年年物輸與人間管領多

溪川紀遊得流字　王　瑚

高蓋輕輿出郭遊虎跑巖畔坐春流初來竟擬終年住欲去還為半日留燒炙金芝迷石洞氣氳晴霧起龍湫何時絕頂酬心約高臥憑虛碧玉樓

游大潮寺

支笻絕頂天風號遙見洞庭煙浪高蒼龍年深骨蛻地老衲坐久

身生毛幸子穿雲尚强健談子出句渾雄豪茲行御喜正秋晚霜
裁紅映詞臣袍

與胡祖貽話陽羨山水　陸時雍

入傍陽羨溪山好今日逢君話更眞地隔太湖勞夢寐（予家湖州與宜興止隔湖水）神遊髣髴出風塵百年坡老祠中意一致張公洞裏春歸去便容吾借勝汲泉煮茗謝芳鄰

詠玉潭寄史玉陽　謝少南

玉潭幽邃畫生寰水檻逶迤澗壑斜丹竈九還偃子宅瓜田五色故侯家天涯幾度王孫草洞口頻年鹿女花猿鶴從來飛動意御傷埃壒滯京華

游善權寺用韻二首　白悅

樹合藤蘿懸峻壑石垂金壁覆空山浮杯白水蛟龍窟卓錫青雲虎豹關地逼星河危欲動境深香霧靜疑關乾坤此景應無二日日須乘鶴駕攀

紅雲寶殿倚崔嵬徑轉丹梯複洞開法象谽谺寒錦幛仙宮窈窕祕瑤臺泉通佛國黃金滿松遶禪林白鶴迴便擬傳鐙參上乘不須航筏問蓬萊

善權洞得埃字　王子卿

古洞瑤臺接上合西風瑟瑟淨無埃珠泉漱石笙簧奏翠壁連雲錦帳開落葉亂鳴猿嘯合浮霞高捲鶴飛來夜深江漢秋光靜玉露銀槎共酒杯

游玉女潭訪玉陽山人不遇　包節

九龍宮觀倚天開千里崆峒問道來玉洞雨深新滴乳碧巖春晚半封苔雲中不見吹笙客潭上空餘鍊藥臺始信嵇康非俗偶御辯王烈是仙才

畫溪　李文

漣漪十里風煙靜錦障繁英醼碧沙翔鳥欲棲流底樹遊魚爭沫望中花瑤圖隱隱開人境冰蘭層層見物華溯憶輞川藏畫妙可能湲影快浮槎

玉女潭

昨日中冷洗雙目來看玉女清華居羽沈龍氣生香沫花結鸞驂墮紫虛冰魄自殊江上夢春顏誰伴鏡中梳鹿裘愧我臨潭照玉蕊金魚想珮裾

冬日早出西溪抵芳莊

明發雙津起攬衣清霜遙底坐來稀孤城背水日東出一棹迷源山四圍宿莽正深洴澼清冰沙初解釣魚磯紆迴百里芳溪路幾處梅花破臘威

謁東坡祠　沈敬

坡老祠前草樹榮曉山猊徹杜鵑聲半生冰駝羈臣恩千古風流學士名縹緲空懷湘水遠金蓮猶記玉堂清文光照耀乾坤徧遺像窮鄉尚典刑

登南嶽限韻　湯鄰

南嶽山頭藹氣騰十年著屐此重登漸看天地眼前別更覺風煙脚下增人在丹梯玄極祕鳥猊紅樹翠微層瑤臺瓊館崑崙近白日飛昇信亦能

洴澼溪

長溪西來走白龍素練萬丈飄天風浮沈鷗鷺看竟日慘淡煙雲時蔽空夜月𦏁纓歌孺子晚涼歸棹醉漁翁主人會得元暉意雪舫牙檣浮玉虹

荊溪外紀卷七

荆溪外紀卷八

七言古風

懷金鷄山人沈師魯二首　盧仝 唐人

君愛煉藥藥欲成我愛煉骨骨已清試自比較得仙[illegible]
天上行天門九重高崔嵬青空鑿出黃金堆夜叉守[illegible]
夜醮祭牛夜開夜叉喜歡動關鎖鎖門擽地生風雷[illegible]
血食性命血化飛黃埃太上道君蓮花臺九門隔闊[illegible]
沈君大藥成兼須巧會鬼神情無貪長生喪厥生

君家山頭松樹風適來入我竹林裏一片新茶破鼻香請君速來
助我喜莫合九轉大還丹莫讀三十六部大洞經閒來共我說眞
意齒下領取眞長生不須服藥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自古聖
賢放入土淮南雞犬驅上天白日上昇應不恐藥成且擾一丸藥
暫時上天少問天蚍頭蝎尾誰安著

次張秉道韻　蘇軾 宋人

荆溪老父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強韓退之文字猶爲
鰐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監江湖開塞古有數兩
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
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羈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
水衡生丞他日歸朝同此拜

南山虎爲周平西賦　劉宰

將軍古廟荆溪側倒影南山浸溪碧英風凜凜照人寒白面驅除
不留跡於菟僨極一已多二十六蛩如巢何揚揚當路擇人肉白
晝掉尾森如戈令君勇欲去民害兕虎能令虎知罪殺人還自殺
人知食肉寢皮與一快其令餘孽猶渡江道塗彼此成康莊誰云
三十一虎死更有眞虎中潛藏嗚呼令君之德眞可紀彼苛政者
猶有泚

哀毘陵　梁棟

荆溪水腥泊船早落日無人行古道髑髏有眼不識春東風吹出
靑靑草荒基猶認是人家敗柵曾將當城堡當時歷境兵百萬不
說鋒尖堪蹴倒短兵相接逾四旬嶄手尊拳日攻討內儲外援兩
消流一縷人心堅自保孤臣守土輕性命赤子效死塗肝腦朝廷
有爵愧降附幽壤無恩澤枯槁願箋司命錄英雄收拾忠魂畀穹
昊

張公洞　楊維禎 元人

五月八日記遊仙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
日相吹巉巉羅骨誰手鑿納納虛谺曷時溟龍虓虎臥絡薜蘿委
益垂旂一作垂旌挂鸞鳳並高玉屑陳金拌鋰陷瓊漿流碼食元田鴉
色白於鷗丹笙蛇光紅似蝶石涵綠字紫泥封玄圖瓊華胥子種
白蠍有迹蹋石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蕊聲初過
茅二仲牛車望氣待蓍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林
屋刺船毛父通音去洞發過也或作退玉生石髓隨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
九疑太廟苞氣母五岳眞圖特兒弄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

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鞚符行律令鬼承呵斝
出腦宮龍聽頑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

題荆南精舍圖　高啟 國朝

唯陽醉歸一斗墨夢落荆南寫秋色大陰垂雨尚淋漓哀壑迴風
更蕭瑟楓林思入煙霧清湖水愁翻退波白溪上初逢野老航山
中忽見先生宅秫田半頃連芋蔬茅屋三間倚蘿薜翁來看竹乘
小輿客去尋山借高屐任公釣臺石可坐周侯祠前路曾識虎跡
時留蒼苔紫蛟氣或化秋雲黑城郭何年別已久風塵此日歸不
得月落書齋半壁明遊圖臥對空想憶

節婦吟爲宜興姚大臨賦

城頭黑雲如壞屋車走爭門折千軸姚家新婦亦東逃舅姑驚惶
兒女哭自知數口難俱免欲渡前溪舟尚遠囑夫棄妾宮奉親獨
赴清流不愛身此日誰能問南史如婦曾書幾人死

采茶詞

雷過溪山碧雲暖幽叢半吐槍旗短銀釵女兒相應歌筐中摘得誰最多歸來清香猶在手高品先將呈太守竹罏新焙未得嘗籠盛販與湖南商山家不解種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

采茶　顧滌

山中昨夜雷鳴谷蓓蕾初生細如粟鄰家女兒催曉妝結伴采茶春始忙年年望此供門戶盡惜將身犯豺虎深林絕壑到處過歸來鬭比誰得多可憐辛苦不得喫焙乾販與湖南客

詠節婦　余詮

荊溪才子姚大臨有妻抱女江中湛時逢喪亂禍不測同室同穴誠何心但悲緣盡亦良早夫壻無兒阿翁老萬死雖云勝辱身何如骨肉能全保人生義盡刀劍前瞑目何如苟活年丈夫愧爾姚家婦留得歌詩後世傳

題王允岡山齋　道衍 稚子

我生愛山如愛友坐對行看盡厭久別來數月走京塵遐想煙霞盡愧負王君眞爲我輩人孤標峻拔誰能倫買山已喜在陽羨卜築況復臨溪濱風來松響振幽谷雪後梅花遶茅屋琴書列案可消憂花鳥隨時堪玩目舊聞陽羨多名山蘇公願老於其閒我欲依君共吟笑白石清泉盡日閒

石亭梅花贈荊溪李公賓　浦源

石亭聞道梅花發夜黑花繁似明月客中歲暮空坐思欲往題詩歎才拙人生看花須及時莫待東風作飛雪我今狂呼李謫仙已共三百青銅錢挐舟便擬載酒去與君同醉梅花邊視彼不樂徒花然視彼不樂徒花然

玉帶山　商良臣

國山之南將半里蒼巖峭拔淩空起幽花古木不計年崇岡複嶺相環時泉勢涓涓石脈疏乘流則行坎則止池中瀦水數尺深晉停黛蓄何清泚招提翠巘高入雲玉帶盤旋宛相似司空構得自唐時千載於人如有埃我聞仁者能樂山蒙巖厚重眞堪擬況今秀氣鍾才賢接武登雲躍青紫推恩錫誥照殊勳玉帶承傳猶未已

蜀山草堂　王晏

春山雨晴嵐翠青春溪兩岸花冥冥隨流蕩槳看山去花閒水狹船初停登登陟陟迴回顧緣蘿垂壁猿猴樹石牀茶竈草堂閒雲深只有幽人住幽人長時喜客來山肴野蔌清尊開酒酣歌呼林月出新詩一寫紛天才人閒往往遁名譽誰解致身蕭爽處君不見當年鄭子眞躬耕亦似尋常人

玉帶山莊爲周伯昂賦

輞川別業空畫圖浣花草堂遺榛蕪邇來園林聞勝槩玉帶山莊洴湫湖山人隱居事無擾子孫耕耘要亦少曲圃疏泉藥偏滋方亭移石花重繞溪魚林果酒時斟客至題詩復鼓琴白髮高哉雲壑志紅塵還笑世途心

泛艇蠡溪　沈周

長溪碧衍玉光淨樹夾兩岸俱倒映翠崖樹杪髻螺出一一隨行似相媵小舟貼水天上坐了見髮眉落秋鏡溪當比我懷尚澄地回不凡遊亦勝舷歌偶爾及滄浪野鳥忽飛魚忽泳中流手洗白磁觥一勺分清空百病暑闌秋涼轉澄瑩健在能尋不妨更

雷篆（在唐殿左北柱日蔣米溪謝對之已交柱射對記西北柱謝米漢其文俱倒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相傳以爲雷神之名不可曉也）

化宮突兀跨毘盧萬山中抱金銀區天雷標題示神書■柱以鎮東西隅十有三字三柱俱監臨之殿■水火■巽過霹光孤耗怪憑虛看倒書非神豈可人爲乎似篆而分勁而臞驗知火隼侵木腐波戈深入文焦枯字雖可辨義莫物故留隱語驚凡愚千年奇迹見揭本見之始信聞疑誣雷乎設此識佛法佛法永示扶皇圖

賦留善權寺夾道古松

善權破寺山木空夾道且喜餘千松如留鬢眉頭卻宜問何能爾

獨蒙赦斤斧垂禍因人容當時山荒稅苦重僧坐無補逃饑凶里
胥搥門督責此一轉眼頃看層龍陳君告毋事何忍失此壯觀寺
益窮老慈愉子合贖取未在布施祈陰功樹之難大必歲月財之
易往惟雲風君能輸銀凡九鎰重價非與銖兩同甘棠不伐感召
伯老楮可狩由蘇公松今復命壽莫算假壽報毋天亦從

題石田畫卷寄沈時暘發山居佳興　吳寬

松林畫靜人獨行隔林似聽吾伊聲春山滿眼發蒼潤知是山中
初雨晴我愛荊溪溪上路路繞長松千萬樹太湖蕩漾映高門此
是荊溪最佳處何人能棄冠裳歸只向湖邊覓詩句便欲從之未
有期清夢時時此中去石田高士臥東林故寫長圖慰我心封題
卻附湖船上只恐雲深無處尋

次鮑巷題石田畫卷韻　李傑

挂冠忽作山林行山深林密無人聲杖藜日日恣遊覽高興盈綸
陰與晴川上石梁連古路夾路奇花雜嘉樹香霧濛濛巷畫溪彷
彿桃源最嘉處身閒不任杞國憂吟苦常追杜陵句憶昔與君同
嵩霤惆悵我來君已去何當訪舊到山林共倒清尊話夙心仙家
只在雲霞裏疊嶂層巒未易尋

善權洞

芙蓉峯頭石扇開神椎鑿破蒼雲堆谽谺洞天闢元氣地底迸迸
驚風雷膏澀翠蔓絡巖石日光倒射金銀臺玉雅翻飛石燕舞琴
脈丹臼空莓苔沈沈一穴窈莫測俯身下瞰生疑猜仙人狡獪多
幻化以此隔絕凡蹤來其中窅別有天地山水瑩淨無氛埃釋節
羽鞋紛婀娜閬風玄圃通蓬萊蒙巖居士好奇者藜杖縱遊知幾
回洞口桃花自迎送洞中猿鶴相追陪有時呼出偓佺强攜手共
酌瑤華杯長生祕訣儻傳得靈境日月堪徘徊

遊善權寺見王超畫　邵珪

樓閣巖巖倚天起萬頃白雲如潑水神物蜿蜒地有靈遊謝山中
僧作主僧家功業滿大千水月松風淨如洗掃除熱惱是清涼亦

有莊嚴供畫史畫史風流摩詰孫可惜苦心今老死若厭香炷坐
西堂吟灑墨花香滿紙

遊陽羨善權山洞　趙寬

羊腸十里行崔嵬雲梯插天飛鳥回稜層歷盡得頑洞渠渠廈屋
山之隈坤維地軸獻形勢此境豈由人力開窅門千尋足煙霧攔
壁萬古留莓苔翠生毛孔峭寒襲膏潤衣裳空翠來其中深邃不
可極人云有路通蓬萊一柱高聳直如砥杞國不復憂天摧神扃
鬼鑰幽且暗欲入不得心徘徊翻身下瞰轉佳絕變態異狀紛難
裁何年公輸操斧鑿鑿出巖穴成樓臺孳枯拄滑仄雙足力倦未
覺心神灰膏露如珠四時滴潤泉界道流縈迴堂坳蹤琤響浮碧
石髓潰激轟晴雷仙人古榻可盤礴解襟願與傾餘杯平生愛山
眞成癖頻年世路嬰塵埃茲遊信矣愜所願況復良友相追陪登
臨未已日云暮百鳥歸樹玄猿哀肯鞋布韈難再得物役擾擾何
爲哉

游龍池山　吳儼

白石齒齒泉淙淙道周灑灑松風涼登高眺遠意自適但覺天際
飛雲忙人言龍池在絕頂下通海眼深莫量萬壑陰森無六月一
雨滂沱周四方去年龍怒祭不潔旱熯赤日徒焚尪至今民饑未
粒食草根木實充餱糧我聞此語重太息妄誕欺世誰所倡神龍
不藏一斛水老魅或憑千丈岡腥風怪雨變倏忽村童野婦驚彷
徨自來大旱本人旱沴氣能致和氣傷不然江南數千里赤地豈
盡龍之殃安得田家數桔槔涸取見底沙塵揚祇留蛙黽助魚鼓
更植菱荇滋蘋香作詩爲破千古惑立馬不發留斜陽

荊少師李賓之築洴澼莊箴

澄澄溪水堪洴澼溪名昔見留詩卷澼作洌兮孰倡之由作放利
終多怨浣紗人去石猶存濯錦江空月長戀何獨此溪名亦忘知
是鄉音訛以變神稱谿口甘受誣山號小姑眞戲媟流水無心較
是非澼耶洌耶誰復辨我願溪頭盡種桑閨中織作常無倦月夜

機絲映碧流霜天砧杵鳴深院比屋祁寒無怨咨厥篚玄黃有餘羨溪還舊名實不慚猶恐鄉人傳未徧爲請大書懸小莊坐令有目皆能見

泄練溪爲吳盥菴賦　李東陽

練溪之水光如練練溪之詩清滿卷泄洌異成水上文機梭不作江南怨靜餘雙耳閒能洗坐愛一清差可戀不問莊生藥手龜差蹢器子悲絲變何須火浣銷塵垢卻笑愚神鞶詆嫚里名勝毋車嘗迴獸有刑天字須辨臥遊久矣讓君曾聽說灑然醒我倦虛舟有意空江海繭足無由出庭院敢謂曲江非鑑湖即看湘浦同陽羨舊號新名次第更前堂後圃書題徧莫欺我不識江南已向玄暉句中見

張洞紀遊　杭淮

重遊名山三月暮雜花洞口春溟濛捫蘿累足入地底逸思飄然淩太空舉頭顛崖若覆盎瑱脂玉乳懸玲瓏危臺百尺俯幽奧疑與玄圃滄溟通中有石筍起撐突傍覺巨象馳蒙茸煙雲氤氳不出戶時有石燕飛空中蟠拏又如伏虎豹踴躍或似舞蛟龍千態萬狀接不暇吐舌駭此造化工眼無廬山瀑布泉暗滴石上時淙淙把炬搜奇更深入日午重關掩瞳矓手撫石牀蹴丹田恍聞玉女歌仙童丹田芝荒石牀冷至今修鍊留遺蹤世上三十六洞天不知誰爲似張公吾生足跡半天下空聞海上有方遂金銀宮闕拂紫煙綠窗玉樹生華風弱水三千不可渡求仙卻笑人悤悤不如騎鹿訪玆山蒼崖咫尺非難從爲語同袍二三子解脫還應早攀蒙白日飛昇未足問靈襟已覺煙霞充憶昔遊時當少壯愧今蹉跎成老翁

題善權寺　張袞

寶剎陰森蒲壁前唐碑碑硯傳千年若蘢金榜隔縹緲但見野鳥悅荒煙東南勝地善權寺佛殿雷碧古文字龍宮蜃異此幽藏炎天忽送風雷氣玆遊退颺應心駭十丈青松圖紫蓋愛此晴嵐坐石牀耳邊彷彿聞清籟颯颯迴風山欲立探幽選勝愁日夕向我病僧啟玉函爲說前朝淚橫臆

汲盤山泉煮陽羨新茶　杭濂

九龍谽谺吐珠沫大瓮深潭取清滿長溪一夜短榜迴小鳳金團煮春月銀鐺蟹眼浪不作松風引花浮白雪相如乾吻如夏暍一酌天瓢甘露冽盧仝詩品陸羽經兩家風度君獨攜我亦泠風起列侍白鶴三山躡瑤闕。

寓宜興看花　顧雲龍

荊溪之頭春滿園桃花李花相鬪妍夜來風雨如相妒零落韶華更可憐去年此日他鄉住今歲今朝仍客寄含愁默默對花神故園桃李開猶未憶昔花開芳蘤開夏朋三五賞花來狂歌洞酌竟長日但醉即眠花下苔今朝獨倚花閒樹只看春鳥鳴還戲去年今年在再過花落花開春欲去聞道長安花更多何當躍馬花前過相逢或有荊溪客爲問荊溪花若何

荊溪外紀卷八

荆溪外紀卷九

長短句

贈金鵝山人沈師魯　盧仝 唐人

金鵝山中客來到揚州市買藥牀頭一破顔撇然便有上天意日月高挂玄關深金膏切碎肌骨與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寒和陰陽氣浩浩流珠走百關緜緜若存有深致種玉不耕山外溢非內粹倚闕決文泉彰風雅因君不復墜光不外照刃不磨迴避人間惡富貴三日四日五六日盤礴化元搜萬類晝飲興酣附天和夜話造微絕精魅示我插血不死方賞我風格不肥膩肉眼不識天上書小儒安敢窺奧祕崑崙路隔西北天三山復浮不著地君到頭上憶我時金簡爲吾鐫一字

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高適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問醒時意夢魂可以長周旋

延陵季子　楊廷秀 宋人

荆之溪兮瀦以幽惠之山兮雲伴思君兮不見莽草木兮僑僑而句吳兮東而坐背朱方兮北臥齊楚豈不強而大兮吾王以安賢於國其無禅兮不曰季子存而吳貸彼懦者之競言兮謂垂亡於讓王邦丕承於考心兮用五湖之與三江祀太伯其怨諸兮顧與嚳於子臧曾不知民無讒而不立兮自古皆有亡諏吡呫與籼算兮疇莫知其重輕若干乘與簞食兮潔豐約而則明追躬逆而利忧兮亦幾何而靡爭謂吾札之不慈兮札亦括受而茹聲思復思兮君子乾坤毀而日月息則君子之亦死

漁父詞　趙孟頫 元人

儂住東湖震澤洲煙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醉眼看山不自由

題荆南精舍圖　楊基

先生荆南客久住荆南地荆南山水清且奇綠玉熒熒亂金翠上有嘯風嘯月之於菟下有衝波激石之神魚猙獰怒濤不敢渡青林欲上愁號呼山人川樹鋸排劍睨九州禁蛟投首白虎蹲丹崖碧水成安流銅官雙西來歷歷青可數翁如飛蚪蟠飄如怒鯨舞先生愛之不忍去結廬溪南臥秋雨溪南山色三千丈正與茅堂屹相向一倚青猿霜外嘯半規明月松間上先生居其中日來湖底徵讀書三十年而無喜與悲乾坤一變亂飄泊不得歸豈不懷故邱夜夜夢見之先生先生慎勿憶爾之草堂湖水百里遙相望高山可梯水可航何當臉買樽中酒陽羨溪頭共晚涼

湖上吟　沈貞

悠悠湖中水不可窮冥投幽幽湖上山不能成勝遊山水茫茫天泯頭扶桑日淡紅玉毬把酒臨風相勸酬高吟大唱驚眠鷗紫霞流光拍天浮豪鳴龜擊鼉蛟蚪龍伯國人持釣鉤不肯退中投鼢爽子皮竊妻來不肯下扁舟大笑立湖遊欲知此意不牛岸烏紗巾斜披紫雲裘秋風吹骨爽颯颯魔斥八極隘九州傲睨物表睠雙眸狂呼李太白捉月遡浪流喚取岑夫子復召元丹邱元氣未洩如擬鷗神仙有無不可求此即是蓬萊此即是瀛洲何須白玉京五城十二樓胸中長虹爛不收胡爲自繫如楚囚共學仲尼栖栖兮莫作孟子區區鄒長留一聲孤鶴横秋與爾爭洗萬斛之閒愁山幽幽水悠悠

湖上懷古

山蒼蒼水茫茫大雷小雷湖中央扁舟范蠡竊妻去遊望姑蘇空斷腸一朝西兵遠來越胥門孤臣兩眸血臥薪嘗膽銜冤人杖犂當知冤可雪五湖水五湖山五湖山水常人間吳越興亡總塵土西施范蠡傳千古

題姚節婦　倪瓚

節婦復節婦處心良獨苦苟不義而生孰若義而死荆南流水石

齒齒冠辱形斷魂清泚妾身可死不可辱夫從父生死猶女婦兮婦兮死所安使我感激涕泣瀾古今出處多射利委身事國爲貪奸瀛王易主意未殫身沒令名生美官嗚呼史臣直筆古來少孤臣直節今尤艱

前題　遂初 葆子

死有泰山重有輕如鴻毛吾觀金氏傳死節何其高吁哉節婦槩風化處心如此獨賢勞三綱五常大居正汝修史臣眞可褒用之邦國歌以謠

張公洞　馬治 國朝

嫏騎白鹿去不歸青龍車張公煉丹行九地路繞五嶽皆空虛洞口當天門仰空亟崎嶇覆盂山下秋聲早開步松風拾瑤草仙家知我攜客來靈官夜掃燒香臺玉女迎人酒一杯笑子不飲胡爲哉石田熒熒太始寒丹竈溫溫萬劫灰我欲照海底西觀小有天千廻萬轉翻疑慮有若止我不得前不逢青騾翁長吟古苔篇錦屏璇室無塵影珠宮玉堂仍自然何用鐵鎖高而懸洞中燕齊與天通與天通相透迤呼吸通神明來往安可期

游龍巖三洞之間贈東皋生

三十六洞何紛紛倦遊試拂龍巖雲龍巖之山昔所聞白波中浮洞庭君混沌初離元氣分雷疾如崩電如焚從昔金仙棲上方五丁斧鑿三石房供以百斛青霞漿惟留一徑通玉室映金堂銅宮嵯峨空復云乃有銅棺藏張公煉丹處人去紫苔荒靈官玉女虛名耳青騾不歸已渺茫如何龍巖三石房內猶肺腑閟腎腸開有尋丈魚見人化去不可捉水遊往再露牙角一日四海流滂滂我呼東皋生下觀潛龍宅掬桑小燧飛入來照見乾坤與人隔世間日月驅變遷我欲得子無爲先後天而終道自然石上一憩三千年

姚節婦

失身重可笑得死重可悲借問死爲誰金姓姚門妻出門語夫城不守我死辟兵汝從舅舅在夫生父子全一門貞孝非皆天吁嗟節婦誰不死之死千秋有流水水可竭山可崩吁嗟節婦兮爗爗我義與

遊龍巖三洞之間　周砥

南顛紫芝久不采淮南丹訣竟安在仙人訪我三洞遊身如騎龍到東海海氣茫茫雲霧迴白波捲雪迎山來雙童手弄海底日紅光一道金進開瑤草綠可折瓊樹花冥冥昔人煉丹丹竈在錦苔繡石光清熒雷行半空中迸逐擊天鼓玉女鸞笙時下來前頭四足神魚舞醉拂珊瑚鞭玉虎我欲因之窮洞府問訪八公五雲裏爲說蒼生受辛苦不然飛出西華顛太極總仙之洞天安得周迴更二千直與龍巖之洞相鉤連遊遊花崖上重攜手笑攬霞觴窺八埏

張公洞

儵忽鑿混沌兹事豈其僞不知幾何年云古仙人居嗟我至此爲之躊躇洞天諸宮宮兮黑試命烈火燭空虛森森怪石相對立如口欲語手欲拄前有紫翠房白雲閟丹訣腐撝燕舞化爲石芝田久矣不復鉏可憐仙人常恍惚雖欲相從已超越崑崙閬風吁太高時亦幽濟到巖竅青泥爛爛浮土潤綠髓涓涓映山骨吾聞仙人不食而長生何得有此飯米之空名豈伊往來異哉耳籤弄物化令人儵頗疑蒞公疏樓閣中崢嶸摩尼珠色帝青色千奇百怪誰所營須與眼睛燭欲蒞惟以拄杖相敲鏗松中繆繆呼我出耳中微吟白玉笙眾身欲上不可登粳引魚貫相支撐歸來此境若夢寐俛仰宇宙惟清明

荆溪送別　王叟

山雲白雲山青雁聲正在溪邊聽衣冠送客歲云暮思悤悤欲行船尚停船停引杯緩歌長傷柳短柳短晴霹消將攀思猶懶酒酣舞劍春意回春風先動南枝梅京華到日儻相憶遺我雙魚尺素來

題姚節婦　李信圭

黃塵滿城風瑟瑟白日無輝晝昏黑嫩人抱女呱呱號可奈寇兵疾追追妾身皎如練肯忍他人狀妾心堅如鐵甕死終不移夫君淚扼別最苦捐生躍躍江之滸天地雖回命一絲煙波長鎖愁千古亂離豺虎結相呼紅顏多少委泥塗嫩人今節眞良閫嗚呼忠臣烈女何代無嗚呼忠臣烈女何代無

前題　　翟克讓

節婦世或有貞夫良獨難太湖之上荆南山中有世家姚氏節婦居其間近時強寇逼城下長衢蹀躞多戎馬舉家已復出荆南逐遂東行向原野前惟身在途後攜女與夫賊勢窘迫將必趨身亦不可舒行亦不可暫遂致蹈死臨清渠婦抱女死夫與父避婦死夫活心始安婦死夫活節始全願夫養親甘旨完願夫保身金石堅願夫千載奉祠事子孫不絕長縣縣五湖之水清而且縈以青山百餘里水遶山長有盡時古來節婦名不已嗚呼五代季年衰且窮馮道自稱長樂公我今見此顏爲紅哀今之人將無同

國山城　　劉震

隱隱蒙巖山蔥瓏百尺棲雲閒白鶴青鸞相往還涓涓蒙巖泉一泓漱石清泠然流作蕊潭光浸天山可杖履泉灑纓此中方丈即蓬瀛世情過眼只長嘯胡是蘇非爲足評君不見國山城晉興府廢興夢幻莽莽芳草春煙生

九斗壇　　謝鐸

九峯山下龍所鉦九峯山上雲濛濛神光夜照清淨宮夢魂直過仙壇東張水曹何桀黠同泰奴心怛怛隨車廿兩山上來不敢窺城夜深湖

贈荆溪沈行愼　　李應禎

吁嗟乎中谷抱吾膝以歸來兮于焉以顧谷之陽兮雲之麓峯巒盤兮石如玉我居孔幽兮騁彼窮木遐思故人兮言紬其樹載脉載歌以悅我心白雲在天淸風滿林世昧昧以去古兮禮樂散而莫尋探禹穴之杳杳兮槩龍門之高深林有鳥兮溪有魚爾飛爾潛兮我謝我眷以卷以舒樂哉弗諼兮山中之居

題吳友毅忠節　　王鏊

眞人起胡運衆濵南由藥鴟張何爲武臣請師殄弗遺皇仁如天乘愛之曰汝雲藥且平汝能與朕爲陸生一使功賢十萬兵藥胡衛剛反噬劫我使臣改椎結使臣指心向天誓首可斷服不可異中耶旋侍中血前有忠文後忠節濵南萬里雙象設千秋萬古廟食不絕

送吳忠節孫鳳翔還宜興　　杭淮

君爲吾鄉忠節之子孫醞藉風流殊不羣憶從尚書死濵寇流落湖甕如綫存春來秋去復誰在衣襲食缺貧到身太僕節義本天性（李應林）辛苦持牒搜諸氏吾師同聲有楚相（王文匙）偏告官司給舟將百年一日見故里田廬何有但空村故老相持欲泣下幸今不作他鄉魂古來忠節亦云罕一代吁嗟無數人巍然廟貌食湮土御與待制齊榮烈（王待制禕亦死滇寇）天子思功錄其後豈必君身終賤貧君行且作買山計兮義侯命期振芳尚書墳拋應山縣春風寂寞吹荆榛君能敢鼓瀟湘柁岸藻汀蘭歲歲新

送吳老歸宜興　　羅玘

道金在道吾亦攫入朝爭名職自惡胡爲徒手長安歸骨瘦脛尻如野鶴君不見饑鴟低飛啄腐鼠飽鳴人屋人射女又不見鶴飛入層雲赤睛見臭窺天文腹則饑眼獨飽下棲舊林出林小征西廟前是舊林鳳凰巢高喧百禽

遊張公洞　　何棟

崑崙空同天之西高高不極與天齊時隨金母廣成子周覽紫虛翔攀躋翻身復作洞天遊凌風飛臨陽羨溪淡淡迤邐嶠七十二峯仙欲借窟宅棲疾驅五雷鞭雙龍劈裂巖洞開青猊玄獸祕宇分明見盧玄嗽邀乾坤迷盤盤倒下三千尺曲屈瑶砌接金梯大千貯藏開地底山靈呼號谷神呢金莖直上玉荷倒垂琅玕鍾乳的蝀柱支空青丹砂熒爛蕨藜霽光錯落錦文亂黛色霏微遮花披

長風吹散天帝朝實幢羽葢相追隨曉日照耀海若宮珊瑚水晶
自參差心眩目眩形神竦紅霧碧霞不可窺丹爐星星尚伏火石
田歷歷背穜芝金膏不流玉腴可炊龍性難羈鶴骨本癯翻飛自
便遨遊顛宜彷彿入紫清依稀登玉京雙童䄂約導前路忽遇玄
元老子爲我說長生靈文玉籀五千字先天無爲道自成

遊張公洞吟　顧可久

少時閲道經已恭洞天之仙靈欲窮冥筌豈辭遠況乃荆溪春水
生溪月照我舸飄飄倏已塵緣蘿直下不知幾千尺浩蕩杳冥無
不可初疑雷霆突地出霹靂撼擊勢憭慄復似長風鼓海來波濤
洶湧聲喧豗摧巒蹶石𥨊發祕開琅琊森戟歷下底金鼓抵牢撐
空積青縈珉玉交錯落阻折梯磴互盤迴徑昃石滑不可躋入幽
深兮路轉迷襞括日月吐納雲霓層巘倒墮疊壁峭齊奇形怪狀
不能辨窺鬼物撤捩熊羆呻悲上帝弭節而危坐玉女戢旗而逶
迤陰宮丹竈火不滅籀文歷迹留其迦吁嗟乎何物谷神發此幽
冥使我魄悸而魂驚憶昔居瑶京夢見玉女邀我金遊之紫臺玉
爪搔背悚然骨輕云我謫世是伊後身金丹玉液默授以經乃今
所歷前言頗成吾將乘軒挹飲沆瀣從此始兮遨遊太清

荆溪外紀卷九

荆溪外紀卷十

歌

茶歌　盧仝 唐人

日高五丈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
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首閲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
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
蓓蕾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
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
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
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
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
地位清高隔風雨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便從諫議
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茶山貢焙歌　李郢

使君愛客情無已客在金臺價無比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
到山裏焙中清曉朱門開籠箱漸見新茶來凌煙觸露不停采官
家亦印連帖催朝飢暮匈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一時一餉還
成堆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轟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
爭噉春山摧駉騎鞭聲劃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
千到時須及清明宴吾君可謂納諫君諫官不諫何由聞九重城
裏雖玉食天涯吏役長紛紛使君憂民慘容色就焙嘗茶坐諸客
幾回到口重咨嗟嫩綠鮮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樂營房戶
皆仙娥仙房十隊酒百斛金絲宴饌隨經過使君是日憂思多客
亦無言徵綺羅殷勤繞焙復長歎官府例成竟如何吳民吳民莫
憔悴使民作相期蘇爾

陽羨春歌　陳克 宋人

石亭梅花落如積土鮻爛斑竹姑赤祝陵有酒清若空煮蘭蒸魚

作寒食長橋新晴好天氣兩市兒郎櫂船戲溪頭鐃鼓狂殺儂青蓋紅裙偶相値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樓下遊人顏色喜溪南黃帽應羞死三月未有二月殘靈鼉可信淬水乾封草青青促歸去短簫横笛説明年

遊太湖歌　楊維禎　元人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如天浮七十二峯吹落點點疑青鷗道人謫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虯東搏海日紅桑樛海風吹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十萬如浮漚水犀一夜入臺沼麋鹿已無臺上遊歌吳歈舞吳鉤招鴟夷兮狎陽侯樓船不須到蓬邱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舟中吹鐵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幾奕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甌窶海蕩邛山漂髑髏胡爲不飲生春愁

采茶歌　卓元曁

山之顛水之涯産靈草年年采摘當春早製成雀舌龍鳳團題封進入幽燕道黃旗閃閃方物來萬新趣上天顏開海濱亦有閒世才弓旌不來無興媒長年抱道棲蒿萊撚髭吟盡江邊梅嗟哉人與草木異安得知賢若知味

湖山佳趣歌　李禎　明

半生甘作隱者流兩屐不到侯門遊老去高情付林壑閑來樂事只漁舟春水泛花遶孤嶼杜衡蘼蕪滿脩渚晴樹遠連江上村晚雲忽作溪南雨自憐身世兩悠悠濯纓濯足忘吾憂萬鍾爵本非志一竿在手何所求門前學種五株柳逸興推敲到處有對客石牀撫古琴留客山瓢斟濁酒年年歲歲適閒情嘯吟熙熙度此生已無天上鵷鸞夢且結湖邊鷗鳥情

萬松樓歌爲沈愁常題　卞榮

南遊陽羨里訪我沈夫子夫子好門牆高樓面山起山中種松一萬株萬松名樓揭大書吾聞古有萬松閣若比此樓良不如松風徐徐來翠濤滿樓聲分明太湖三萬頃置我樓中几席上松月皎皎出蒼煙淨無迹誰遣驪龍領下珠照我玉容如雪白祝融空自鞭火龍烈燄不落清陰中殷其雷在南山下蟄龍何曾戰于野空花皆幻爾壽與獨蒼然與樓結好三千年星辰拂動虯枝揃白雲招入鶴帳眠長材直幹作棟梁夫子救賜尚書郎會封十八公吉夢非尋常勸君多釀松花酒我欲登樓再獻崑崙觴笑拍闌干醉一場

雲山閣歌爲萬司理題　張弼

子居巷西我巷東朝回公退時過從忽持一疊素我寫云是東皋之耕者東皋耕者我所聞高臥荊溪看白雲臥雲看山山亦飽遠近高低隨手掃淋漓元氣眞宰俱何曾苦學高尚書松盤蘭汀邊茆舍鸞鷗時來鹿時下小舟入郭買茶回只問近時柴米價卻招張公洞裏老主人元是流霞服日之羣其多種瑤草爲羹鶴大家淨洗世俗之紅塵

張公洞歌　王鏊

萬山環合中獨虛世傳中有神仙墟側身俯視驚怪吁老眼不辨雲模糊巉巖漸下勢漸紓石壇坡陀席可鋪恍如身入佛老廬四壁洞洞青紅殊天吳紫鳳坼海圖龍鼈腸腴虎豹狙鬼恩梁柱相拄扶靈官岌嶪高冠裾神媧相將行步徐七寶眩耀穹浮屠石牀横陳丹竈孤玄門有路忽又無蘚磴陟降我僕痡通明有穴尋歸途不知造化開闢初誰此鐫刻誰剜刳頗聞孫氏紀赤烏霹靂下劈山之隅人世始得窺仙都又聞有路通太湖金庭玉柱辨禹貢自慚骨凡氣濁猶欲往不得將何如欲往不得將何如

善權洞歌

湖㳇有洞名張公天造偉麗非人功善權氣勢更若雄奔流下瞰如驚虹洞門有地平且豐孤石湧起何巃嵸高崖絶壁青復紅恍如身入天帝宮幡幢寶蓋陳西東旭積巨象披蒙茸狻猊張吻呑豹熊亭亭玉柱立當中銀山對峙如屛風鹽堆突兀米廩崇仙田鄰鄰水所鍾石梁交貫空復空人言此去路莫窮東至搏桑西崆

峒我疑二洞俱仙踪地下有路應潛通前堂後宇相始終不然氣象胡乃同靈山福地神所封嗟我欲往將焉從嗟我欲往將焉從

禽虎歌　兆仕

嘉靖丙戌春侍御朱公按部義興澤生蘇枯恩化既浹刷靈授奸閒里爲猜維茲虎患猶未殄息存流血漬肖用興哀乃下合罔中召獵徒懸賞格時日期殲限類乃已於是山鬼效靈武夫用命未旬殪玄豹一白額虎二相繼以獻歡聲載道齊澤若流乃作是歌爰祀其貢

銅官之陰離墨陽長林渺渺煙蒼蒼有虎負嵎莫敢當白日攫人如驅羊女哭兒啼聲四塞不聞村南與村北月黑惟聞俱鬼哭山頭不見行人跡帝爲震怒走律令下召使者司天刑授之鈇鉞副弓矢從以雷電神六丁雒時帝命不容宿驅車直指荆南麓山搖嶽震百靈悚雷厲風飛令行速大召獵徒懸賞格期以三日虎必獲格外仍開贖罪科有能俘虎勿爾辟人思效力爭向前蹤跡虎所披霧煙戈戟如堵網四懸有神若驅鬼爲鞭倏忽斕斑出林薄長戈短刃紛揮霍文章破碎膏血零聲威震蕩神光落昇向靈端

前致詞匪使君靈曷有之使君仰天答天祐維此天功吾敢私立召獵徒相慰勸白粲金錢賞如願壯夫作氣聲滿山一豹二虎相繼獻三害已驅六政修使君恩澤沛若流行將奏最金門下應陟崇階撫十州

石亭歌

背天作障雲作屏超然中結水心亭金尊細浥黃篷綠湘簾半捲芙蓉青長松亭亭十萬樹石骨磐礫太瘦生九霄使者三楚英西來聲價何崢嶸黃鵠山中掇鶴仙青虬海上釣篷容五湖煙月在揮毫盥羨區區九州伯一朝令下神鬼驚長蛇封豕潛無跡風清日永政多暇獨往山中訪遺逸石亭西隔壘溪奥有客悠然會此心手扶銀瀲飛百尺臥對香爐碧萬尋興來獨撫綠綺琴天風颯颯吹冠衿仰天長嘯復三歎高山流水幾知音酒酣拔劍起欲舞千山紅閒萬山紫意氣逢君豈偶然宛委篇部諸角徵泊流俯首拾飛觴月在珠宮天在水一聲殘磬萬籟凝四顧蒼茫悄無語支頤覓句良亦苦不妨撚斷幾莖髭青驄入駐人語亂野燒無光林巢稀枕流漱石真吾事浴日補天唯爾爲靈山一會何由再從此相思減帶圍

滄溪歌　馬玄

舒微閒鴻鵠來燕銜泥蒲藻齊蘭橈桂漿入迴溪溪上吳姬自浣沙溪邊仙犬吹流霞雲深路杳知何處中有江南季子家碧嵐漲洩銅官樹紅浪重重二九華彭澤新栽高士柳青門學種故侯瓜已無空衙散鳴烏只有歸舟隨乳鴉季子來絃歌歇武城夜夜空明月釣絲獨抱滄溪頭白袍皁帽思悠悠竹閒初起辛夷館煙裏常眠杜若洲乘月放船上天去隨風采藥入雲流入雲流上天去隨處滄溪隨處住青蘋欲芳白芷生采蓮渡頭春已暮鮮妝荼蘼極天涯兮今誰識江南路江南路麗以妍鶯鶯何翩翩平蕪渺千里日暖金沙鮮竹竿嫋嫋自年年何似搖珮承明前君不見東坡先生留買田

荆溪外紀卷十

荊溪外紀卷十一

行

虎行 并序　　劉　宰　宋人

戊子己丑閒毗陵境內多虎患未有制之者宜興趙大夫至未幾邑空其患而旁邑之害亦以是息漫塘劉宰聞而壯之爲賦殺虎行以遺觀民風者

君不見宜興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傳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二十有六虎全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二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不爲患所患政之苛苛政滅人門猛虎戕人命擇禍莫若輕泰山之人論已定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何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語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不然鄭國以爲鑒倍也自圭愈於禹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民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父老行送鄉縣丞　　王　晏　國朝

春風輕春雨晴孝侯祠前溪水生桃花初紅柳初綠父老慇懃來送行殷勤杖扶筇父老言感激官長多賢明三載今考績官長前年始下車教化吾民苛政除門靜鄉無叫囂吏婦女育蠶男讀書官長今年別闕去田辟荒蕪戶增數利澤於人惠有餘往者紛紜奚足羨玉殿承恩拜舞回織成鸞誥錦文開京華得意看春色還作吾邦父母來父老於時出郊野接官兒童騎竹馬

過客行贈陳卿兼簡張元實

楚江懸帆幾千里路出周侯斬蛟渚停舟冒暑入荒城汲汲何人越鄉語自言新下岳陽來袖有髯張書寄回以我交情頗誠樸叮嚀親授柳菴開柳菴衡門市南陌喜識陳卿乃佳客煮茶延坐致慇懃更爲髯張問蹤跡怱怱即別不肯留出門直約當清秋經過卻取平安字將去巴陵慰客愁

荊溪外紀卷十一

荊溪外紀卷十二

柳外東風不滿旗青裙白面出疏籬歘來打鼓儂吹笛催送兒郎蹋浪飛　傾兩耳關雙蟎家家春酒瀉尖泥儂今已是猖泯客莫向尊前唱敎池

浣溪沙 陽羨上元

橋北橋南新雨晴柳邊花底鼕鼕輕萬家燈火照溪明　鳧舄差池官事了木山彩錯市人驚街頭酒賤唱歌聲

又

稅盡溪頭春水生銅官山外夕陽明暖風無力小舟橫　萬事悠悠生處熟三杯兀兀醉時醒杏花楊柳更多情

好事近 石亭探梅

尋徧石亭春點點暮山明滅竹外小溪深碧倚一枝寒月　淡烟疏雨苦無情得折便須折醉帽風鬟歸去有餘香愁絕

千秋歲（壽吳太常）　儲巏

老來供奉仙籍張公洞巾履處溪山供流年看篤茗嘉餚添傳樓和竹醉此君歲與生朝共　正洗金尊送江鶴聞清弄更起舞樵爲仲絮封非吏隱白髮無愁種稱壽能玉堂又獻長生頌

又　傅珪

蒲觴清酤又是懸弧候珠履集笙歌奏皐恩日漸新味菜恆如舊行樂處荊溪一棹霏煙皺　梧竹森森茂庭階翻彩袖醲目酒介眉壽纔登七袠初直到千年後蓬島上大郎夜夜瞻庚宿

水龍吟（溪行有感）　吳儼

乾坤浩蕩無涯幾人獨立風塵表湟中得喪槐南富貴夢魂空繞紅蓼灘頭黃蘆岸側漁煙斜颺問釣鰲公子舊機存否此去路應多少　記得扁舟來處見銅官一峯青小洗頭玉女種芝丹客何時是了翠竹蒼梧清泉白石分明蓬島又詩人才子賡歌疊和自堪怡老

臨江仙（世子莊）

我愛子莊風景好白沙翠竹柴門而今身落在塵樊冠裳纏縛此意有誰言　翠碧丹崖千萬丈山靈未許扳援何時投紱更高騫長松樹底石上聽嘯猨

永遇樂（謝丁侯成功）　吳仕

心事冰清才華錦美縣庭如水百里民痍一緘封事宛轉聞官褎九重神聖維新治理飛下金雞一紙謂江南十州均賦豈應低昂彼此　一日功成五湖恩被竹帛安能盡紀銅嶺峩峩罨溪瀰瀰應與相流峙考求圖記二袁輝映今得公爲三矣試看取萬戶歌舞千秋廟祀

荊溪外紀卷十三

賦

長溪賦　謝靈運（六朝宋人）

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琴汨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底以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震澤賦　朱伯賢（元人）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公子倜儻玫瑰超奇拔偉衣白雲之翩翩戴危冠之韡韡神悅悅以欲逸風飄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蹤超洞壑輟車前驅輶重紛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句藥遛乃揚颿錢塘鼓枻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遣松陵主人而驩然從予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唯唯夏后震澤周曰具區下鬬三江貿爲五湖右接天目宣嶺出溪之原左通松耆中江入海之洳眾流之委㴱利之儲苕溪出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瀆

猶其東垂虹界其隈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腴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羇雷夏軼孟豬杳不知其幾千里之爲遠疇能計之三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瀷（洋音）滴（渚音）汗洶湧瀰瀰漫滓溟渙渙沄沄流飄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泫氤氳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濆澎湃泫（沯音）鄰出雷騰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早莫（暮音）而異觀飛揚蕩薄迅澓（音防切）汨淪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衍黃石武夫莎薜蘞蔑白蘋（頻音）青蒲荇芹蘊藻茭菰荻蘆蔓菁杜若江（江音）離蘼蕪芡賁雞頭草長龍須（鬚音）芰荷翠沃蓮藕芬芳（敷音）衆物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塗泥微露埤淫就乾葳蕤藨蒿蘋芷蘅蘭蕙蒲扈荔荃蓀射干汙楊絮白水柳菜丹蕨蓼旱綠榆楓茱萸朱橘火齊黃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爾乃周流梗槩博覽闔斑兩兩相峙鬱乎崇山其山則層巒崑崙疊巇崢峋岑嶔參差如陵如墳崔嵬猶崒陂陁糾紛上拔仞岡下臨洞瀆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

馬跡屹立以嶢嶢翠峯峻拔以盤桓聶浮雲之流景俯蛟龍之深淵空谷谽谺以無底磴道宛蜒而相連其中乃有奉真之祠供佛之堂琳宮道館梵宇禪房煙雲縹繞金碧焜煌黃冠緇衣往來而尚羊談玄讚空學幻言嚨或高堂以演玄或擊鮮而稱觴鶴白魚之飛艎泝亟洑之流光水垚則粘蠑旋螺土蛤石花鰌鰻鯽鯉鱖鱮鰷鯋縮項之鯿頳尾之魴細鱗之鯔紫甲之蝦稻蠏盈尺巨黿專車長蛟潛鱷(同鰐)窟鼉鼈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禽則晨鵲莊鵁鶄鳧鷖交兼鴇(保音)鴡鸂鶒鴿鵝羣鴻來賓陽鳥攸居鶖鶩遠䳒鷗鷺忘機王雎並鶩鷸玉交飛振翮刷羽以敖(遨音)以嬉來如雲集去如煙晞若乃絕岸之濱漸水之石或伏或倚或臥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或盂如峯樹或平若几席或滑若肪或廉若劍戟或赬而赤或蒼而碧或縞如玉或黝如漆爲中流之底柱若逆河之碣石怪怪奇奇燓燓爍爍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於茲水之蕩激也思昔夫差競霸闔閭勳麼戰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空舴艋

如雲始魚艤以爲樂終縻鹿而成蕪迺若歸釣之徒詣書之士去國鴟夷泛舟西子亦復渺渺滄波茫茫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鄒陽生肅乎改容明然而歎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章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茲澤之庶殖不思禹賦之胼胝而徒歎英賢於戰國皆非所以極遊覽之願望而撰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擊節太息請誦主人所聞而陳子所得嗚呼噫嘻浩蕩之方割懷襄未平九域泥而莫辨百流壅而不行支祁嶇强於淮何天吳披猖於海淇時維茲水震蕩靡寧涍涍洶洶砉砉轟轟疑撼天而動地猶溜甾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虞之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河既南庶士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掛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與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裴境于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民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檝鼓浪引帆隨風莫不迅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又具區之藪以萬民惟正之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民化外修貢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業其習商佑其直士守道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溢泆方鎮以盬土地墾辟(闢音)開禹之疆脫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磨浸潤流行洋溢天無亢燥之災人樂沃土之俗試言其故則辟雍湯湯(傷音)聖化行矣藻沼洋洋聖澤汪矣御溝溶溶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逮要荒矣下視一隅盃不溢杯水於坳堂矣主人於是憐乎樂聞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枻乎滄浪曾不帶芥于胸臆迺起爲詩歌以頌德詩曰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迪我宅我土中原隰昫昫江漢爲東萬世永賴惟禹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麗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應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大惟民之正於穆聖皇上帝不常

敬哉有土盈疵非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州罔不修其職來享來王受天之祜於萬斯年眕我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荊溪賦 并引

國朝　李東陽

宜興荊溪之勝予聞諸徐文靖公舊矣吳禮部克溫世居其上爲予道之尤詳請賦焉乃作賦曰

有溪來自東南兮勢奔騰而蜿蜒界何服以爲中江兮稱義興之名川上源出於蕪湖兮下通流於震澤乃雲雨之起興兮亦蛟龍之攸宅歷松江以入海兮渺不知其所極棹蘭舟而遐翥兮與翠山而透迤匯屏爛其前陳兮錦帳紛其後隨樓閣倒景於空青兮沙石分明而陸離彼魚與鳥其何心兮亦水沫而雲飛惟大君之好修兮稟坤輿之清淑鍾世澤於名門兮蔭嘉林於喬木泓一鑑以爲池兮結重茅以爲屋朝擥秀於山巔兮暮擷芳乎水曲抱經濟以用世兮出觀光於兩都躡瀛海之高蹤兮覽長江之壯圖歎

盟哭之不得黔兮念陶園之將蕪列魁象於三台兮寄高情於汀湖子養癖於林泉兮每探奇而索奥考茲地於山經兮恨不高躡而遣到重文靖之盟言兮亦惟斯人之爲好蔡楚頌之遺風兮娟嵋山之惟竹孰使溪之名荊兮復洞庭之是號豈不懷乎三湘兮莽風濤之浩浩楚人聚而咻之兮功垂成而不告咸忽忽其歷覓兮意惘惘而莫宜時森往而將來兮宛茲溪之在前吾將採石髓於神山兮尋勝境於桃源仙飛歸於王喬兮遡歸槎於張騫雲幢霓節不可以久駐兮恍若送乎登仙荊溪主人聞而歌曰予之溪兮故鄉予之莊兮此堂抱予艱兮水傍汫兮綵兮中央進則用兮退有藏參吾道乎相與翱翔招美人兮不來渺予懷兮天一方予亦從而和曰荊之溪兮孰使爲清荊之山兮孰使爲靈人與地而俱佳兮文與獻而俱徵彼信美而非吾土兮悵無樓之可登感妙思於吳歌兮託騷辭於楚聲

義莊賦　杭　濂

汎清溪之縈迴兮歷眾山之逶邐攬古城之秀異兮與高亭其中峙鄉人指以告予曰是莊之義起也於大塊之爲生兮均一始而肇之日既迷而源遠兮聿岐路之攸貽恒仁人之斯惆兮獨意德之胥靡曰厚先之是尚兮茲故莊之所以爲義也緊柏翳之嘉祐兮振遐躅於南州赫瓊厓之美績兮偉子孫其承休維相君之茂祇兮天貲於是昌之由先皇既隆寵兮極今后而殊私羌百揆之修能兮獨斯陟之克階尉墮百神聿其子歸兮五氣默以孚持膺命錫之既多兮獨燕澄子何心矜吾宗之或蹶兮顧先罰其何任緜垣構以百棟兮高腴麗乎千畝相厥方於城陽兮爰嘉勸以茲啟曰兒相其爾能兮獨吾竱于事維印志于爾心兮咸檢悉乎攸利冬爾裘以儀黍兮女爾歸而男娶安其藏以爾阜兮明其業以爾誨爾巢吾之尤兮爾私吾之戾爰咸累之煢飢兮羌百口之偕安雖疏幽之睽涸兮亦容與乎清漪昔先君之斯服兮莽身終乎莫致惟小子之克成兮獨深承乎帝賚伊報稱之若夙兮明犬馬之殫瘁猶時服以情渝兮惘弗長乎攸緒上告帝以永矢兮惟帝威之允穆帝惟爾之攸忱兮胡重惜乎予畀於乎昔親之有訓兮曠百祀而胥遵猗仲淹之盛美兮千載致邦人思伊相君之姚隆兮遐不敬仰於同時子博觀乎茲世兮斯義之罔攸知偕塞惛以稅駕兮惟豐利之交馳妻子獨飫乘乎甘腴兮覩昆棻其兄弟胡余身之爾殊兮獨不念乎宗祧探瓠瓢而溝壑兮遐不惜乎誰氏惟相君之阜仁兮允神人之昭旁獨去此而紹徽兮聿爾遺而爾光亂曰家之祉兮非或然乎天也仁之相兮獨不祈而然也光爾存之孔厚兮爰百祀而賢也

楚山賦有序　李　文

伊年孟春李子發自江門將探禹穴緬秦伯之遺墟奄延陵之故里濯纓震澤放舟荊溪竊高子隱之風尚綿蘇公之跡方皇周覽至于楚山其山盜陽羨之奥區也爰有賢良沈子別業其間因以自號李子迺請與之遊自煙霞草樹之餘有方志山經所逕者於是作賦紀之以風乎沈子之志雖其楮俚罔銓然亦攄據其事矣覽者可以識焉其辭曰

維荊南之有楚岫兮閱(垓音)吳越目(同以)兩三爽具區之西表兮余望之而永耽僚(音)蜿蜒其逶迤兮亦嵾嶒(音)而競宗而辟臬(臬音)嵬右被君峚以下歷兮左映洞庭而上參犇芙蓉而競修嫮兮引離罍以拔天姥毓香蘭而發蕊荷兮嵐繞銅官而泉通玉潭測玄圖目準之昇上兮覽孕盤于須女緬翠微而擘(同)其朝隮兮將獻秀于斗南互穹隆目岑(同冰)嵗■兮思黃虞之斧鴻濛之有此炤固兮羌何羨夫嶽■之所談仰融春之開衿蔚兮奔(音)余踪之戾止思■昌巍峩嵸(音)兮捫高雲之可採跨蒼虬之裕衍(音合)兮■長松之偃蹇紛翠篠之娟嬛(音)兮彼美箭之交加穿雲竇而虬嵺(音并)兮爰■藤之遶膝臨丹壑而絢爛兮見靈藥之吐華噴龍領之清冷兮蛩(同)簾泉于峭壁蒸偃鼎之聚(音)芝兮飛洞鄰于彩霞消余喝之瀏(音)灼(音)兮得虎跑之舊泊泉女指之柔荑兮采鳳

圓之早芽儵開礴（音威）而染开兮拾菁英于荏苒況躊躇而跂鳳兮詑碨𥗋（音雷音畏）之紛拏怪𩀱（音翠）黃楚雀之啄啄兮交翠柯而靚語䛑騈（音君）麌（音語）辟父之豨豨（音倚）兮狎清泝（音流）而咬夫錦葩維余愛此谷口之䟖䟖（音狀）兮悵子貞之高蹈漸九磐而託丕構兮結千仞之書巢葬皇墳之灝噩兮祕邱索曰旡棟參處姬于上下兮亂陰陽之兩爻飄淩雲之爽氣兮習子虛之美諷捐下風之埃𡎺（音渦）兮笑玄文之解嘲瑣宿霧之溟濛兮抱驪珠而獨炤竢曉日于曨曨兮齊鳳威之九苞葆汝貞于珉璞兮菼谷（音容）輝之韡甚援余几而烏皮兮弱德音之孔膠濯清風于斗筲兮忽明月之尊俎恐彼美之紉蘭兮感余生之緊匏擻青峯于江上兮履蕭艾之湫底恥闞覩于負埜兮慨浮雲之久迷奔登臨之未宴兮睎羲和之弭節厲方鷊而運袂兮命奚仲而墧踶歷翠微目容（音容）與兮攀陘（音陛）㞚（音傑）之玄宇俯寥廓之四荒兮望瘀痰之遠黎獻陽𧿹而永南離之炤兮調紫微之玉燭出崦嵫而霽西郊之雨兮請鏡夫茲山之蹇𧿹罷孫

登之清嘯兮盥稽生之僻癈謝七發之汗漫兮陟三俊之丕蓄余試解子之猿鶴兮仆北山之𣨼𣨼有嫣皇五色之天柱兮肅捫參歷井而共躋亂曰陟崔嵬之縹緲兮恐好修之窅窕兮擥煙霞而飡潛𧎚兮余既已知握椒蘭與芬藼兮藨縕袍之表兮聊與子而盟兮白駒之不可終睟兮

荊溪外紀卷十三

荊溪外紀卷十四

碑（附銘）

司農劉夫人墓碑　許劭（漢人）

司農夫人祖自會稽山陰姓劉氏伊逃夫人受持貞剛體性純淑非禮不行（闕一字）人（闕一字）仁（闕二字）石（闕五字）九族穆同（闕三字）子孫息盈房導男以（闕七字）篤（闕七字）母儀（闕三字）容德配古列任似爲（闕八字）宮（闕十字）復全（闕十字）酒甘香車騎陳（闕七字）公（闕三字）奉（闕十字）迎醫極伎遶素（闕九字）幽藏容嗟酷（闕十三字）命（闕七字）書圖像甄朵典（闕七字）鄉人（闕五字）名（闕字）不忘

右司農劉夫人碑漢太尉許馘之妻也首行有標題之文石已刓剝所存數十百字其漫漶者強半惟次行獨全故其姓劉氏而爲山陰之人其辭惟數句可讀如云體性純淑非禮不行及孫息盈房而已其云德配古列任似者以似爲姒也字𣦵多雜篆體所書以字仝類孔宙碑其他偏旁多與故民吳公碑中山相薛君題額

相類應劭漢官儀所載三公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馘季軼漢紀光和四年馘以衛尉代劉寬爲太尉今許氏兩墓皆在宜興而此碑猶在夫人塚傍吳處厚青箱雜記云義興有許馘廟其碑許[illegible]今所作唐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其殘碑纔有數十字其闕載許君自司農遷衛尉此文稱劉氏爲司農夫人則銘墓時猶未爲衛尉也其碑在光和之閒无疑又云司農夫人碑題一行文八行行二十八字石尚餘其半亦隱隱若有字右具載洪丞伯隸釋吳人盧熊嘗得此刻云白伊逃夫人以下令有四言二十五韻今所存剛行同房容宮香藏鄉忘可考孫氏封禪國山碑（中有闕字存刓諸不可考）文（闕二字）民用不犯於是臣丞相沈曰（闕三十六字）排徊於此遂基大官（闕八字）庶民子來不日（闕八字）頑巇乃止率土來獻柔服百神經緯庶務日異不食（闕二字）六經蕆言百家思（闕一字）道數頻十陵道大啟朱光圖立東觀（闕二字）紀貲言建設墳典（闕三字）聞貫感神化出幽祇闡舉

乃遣使者大宵刑惡道尚闕二字善格幽玄覬與五福惟神明上天
罔應闕三字負宿降祉利丰特發神夢靈璽鎮國玉璽啟白神既神
人指授金冊有玉飾者四日月明朗老人星見者式十有一五天
瑞氣黃旗紫蓋覆攡闕字宮闕顯著牛斗者式十有九麟鳳龜龍銜
圖負書卌有九背蜺白光丹角黑闕字二廿有二白兔白麟勃也丁切
白麀白鹿卅有二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式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
四白雀白燕廿有七神虎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絜神絜彌被原
野者三燕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
明月火珠璧流離卅有六大貝餘闕字一乾泉黍十有五大寶神璧
水青穀璧卅有八玉兕玉羊玉螭闕字一三寶鼎神鐘神鹽嬰祝神
罍卅有六石室山石闕闕石印封啟九州吉發顯天讖詔石鏡光
者式十有式神闕字一頌歌廟鑑闕字一示者三讖民推紀湖澤圖通
應讖合詠者五神翁神僊靈母靈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黍靈夢啟
讖神人授書著驗闕字二者十祕略闕字一文玉板紀德者三玉人玉
印文彩明發者八玉闕字一玉琯玉琠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
卅有三玉乾玉璽玉盤玉器清潔光眼者九別子河伯子符王靈
圖言天平璽地闕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徵虞翻推步圖
緯讖啟緘發若與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
覲命世殊闕字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
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賈惟茲歲帝出
虖震周易寶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玉質青黃觚理洞
徹剡受祗悚夙夜惟寅古字寅而大德宜報大命宜欽乃目以柔兆
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於
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斯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屯
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昆昌國史瑩覈等亦目爲天道玄
贖目瑞表異今眾瑞畢至三闕字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闕字一川九
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
山之陰告祭刊石目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中

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刻工殷正何赦

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諱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
節大都督益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

陸機晉人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冑鍜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
其胤肖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遐祚枝葉封桐軒蓋
烈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彌孜大饗之音聲
無徵而必繼山高海闊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諸議
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
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唐縣侯丹陽
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禪將軍三郡都督大中大夫臨川豫
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贊微
揚名累關標著風化之美奏課爲能亭亭孤美灼灼橫劭徇高位
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䇿言不逆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
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乃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於
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傅時與式綜縱情窮合俗弊不欣鄉
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辭譽遂來與事介厥弟謙然受誨向道朝
閭方勵志而從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綜合藻思羅開吳朝
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
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匡熙庶績
朝廷謐盡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
士君貿得賢狂洋廷闕之傍邑藏森采之上射獸功猶見頌刺蛟
名乃遂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巡永有琳瑯杞梓珪璧棟梁君
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鄴
宮醲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
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慚
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諧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
叛羌歸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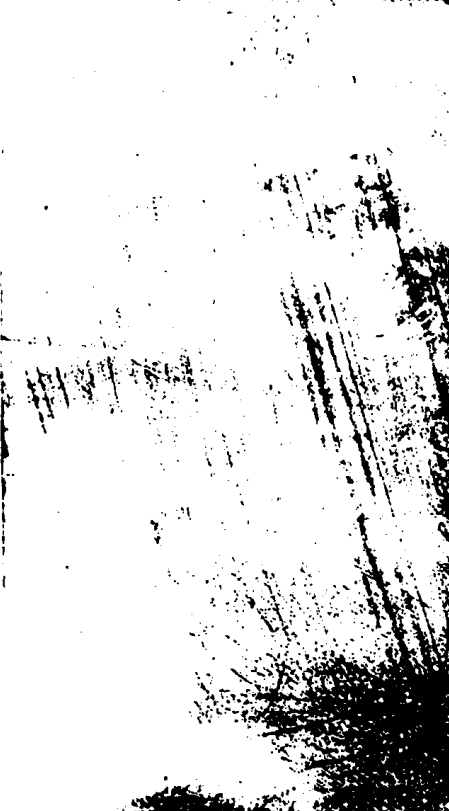
者處以評其杜直一朝決遣以毋年老能歸籍除楚內史未之官
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
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養又檢屍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
之然以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
卑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萬年
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係振鼎英
請大逆遠性質猛陜非留宗遂有二天之詠荊南皮虎猶標十部
之昔詠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於新平士女揮淚褰帷塈
於羸淡鄭大所喧振茲威略宜其惠和晉京遊仰部從迎欽遠時
凡賊作逆行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
成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樂謚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
世事已萊馬觀西戎綏若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育舉而戰自旦及
暮斬首萬級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
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韓信背

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述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
來歸戎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纔起追戒勇於雷霆赤
水方生揮鋪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賢乎元康九年回狹增
加化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
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
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
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愍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
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荊原南聽荊岳
崇峻極之巍巍北睇蛟川滄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
玘札碩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
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桑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
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岡鑒晚懷耿節頗尚豪雄昇名禁闥捨爵
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家彰故式揚勵略克清天步海濱既

折江淮並泝溪水作瀦條章斯布俗謝揆日人諮何恭忠貞作相
追蹤絳侯將亭嘉茂迆掩方猷階光陽旬返旆吳邱舊關雖入鄉
路與浮從榮制莽終非謹遊春墟以縣清淮自流深沈素戀縱繞
永流玄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留鐫茲幽石萬代千
秋
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
諫重樹此碑
蔣氏大宗碑　蔣列　唐人
昔者周公正天地之紀立君臣之度朝諸侯於明堂復致命於元
子於是旌以市服錫以山川雖名上公之位號實用王者之禮樂
然猶大錄豐功優命諸子宅爵侯於出阜城蔣國於期思父拜於
前子拜於後得姓之始斯非盛歟是以再見春秋永為藩輔受介
圭而作瑞分寶玉而展親備物典冊異姓為後南面而享國者十
有餘世其後天子微弱下堂而見諸侯大國憑陵容車以窺王室

漢陽宗國楚賢俊併既食采於漆水又轉封於遂城爵土雖微親
賢不矜自是寢以吞例又居於樂安漢徙賢豪以強京輔我蔣氏
遷於杜陵十葉扶疏皆為岳牧有若父臨上黨子守弘農初並命
於帝庭別增榮於王相欲加寵異分賜黃金依漢室之仁恩成我
祖之光顯兗州繼美高世而立拂衣濁上不窺王莽之朝臥病長
安猶栽杜陵之水優閒三徑荊棘塞門名先兩龔遊止二仲蹤列
于高士行告于孝子豈云易哉有若步廣加冠應生是其禮乘輿
奉樽鍾會重其才賢能繼出文朕爻映及乎漢室崩離三方鼎立
俱有德命並顯當時大司馬之匡蜀也材非百里巡閣三分統武
侯之後事成劉主之衛業護軍之扞吳也輿忘私譽居用儉節存
錫御府之帳殁賜謚湖之用太尉之衛魏也軍國大事文武乘資
高論總於萬機叅謀叶於三主追夫兗州之後三葉至於大將軍
沒逍侯遁過議臨功業天柱九子浮於廣陵兩祖地於陽議泰伯
之克讓延陵之高節留其山川平遊氣象清和君山盤薄境其前

滆湖氿滏介其裹雖聖賢之後宜有明德亦形勝之地必生通材
不然何其宗黨雍熙閨門郁穆世傳詞學家踐德義太邱父子兼
席成行平原弟兄文章連價自過江以還世數二十年且六百或
晉當代之史或列先賢之傳禮樂名位紛綸葳蕤不可偏舉也例
閭之高必顯跡卑則淪圮霍陽韓魏既其翦滅欒郤胥原降爲皁
隸而我蔣氏永中和之道守禮讓之族根葉深茂源派寖長是以
東西兩宗蕃衍千室皆率修厥德無忝前人翰飛士林武接賢路
夫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況累代乎列之高祖陳長沙王國侍郎隋
朝請大夫府君所存者大所及則遠勵隋主遷幸維揚百司艱食
公獻米萬石用感千官手詔優寵謙讓而退以全乎高也曾祖建
安府君進退覩時俛仰超世邴生自克陶令來歸付情白於子孫
樂琴棋於親友任道安命推財重賢名士聞風自遠而至王父鄭
州司兵府君孝通神明仁及草木修己而已立道名而名高再踐
王畿一行郡掾所許當年之友無非高世之才則漢陽王張柬之

御史大夫李傑益其倫也天平匪忱中世而歿困昌于延州刺史
府君以積德累仁以宏材碩量動爲時則言成世範餘風翔乎憲
府啟　命乎禮門國庠取法代仰司成天子題詩榮典郡國當[illegible]

家紛綸江左籍甚寰中恭惟先德忠孝文懿悼悼小子銜恤茹怀
道範未替斯文將墜旦則忘食夕則假寐合宗聚族刻石方墉祖
業光備家牒載揚仁賢繼及肩芘寖長子子孫孫克傳無斁

函亭鄉侯碑　齊光乂

左傳載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則蔣氏系業可知封土期思爲
漢東之國後以吞削楚實蠶之而子孫散於郡縣苗系守業重侯
累相有若奕葉到弋陽之徙大族致杜陵之遷則亦繼組聯徽照
幡並拜逮我高祖翊之臨兗州也屬王莽秉政歸臥長安雖行三

徑老而不起曾祖助會稽太守祖晃司徒公或曰二千石或敬敗
五教並立名當代亜裕後昆父橫大將軍後道侯服大勳於王室
遭遇幾歷功業不遂所生九子悉從降從公郎大將軍之第九子
也諱澄字少明始慶丕構降生聰哲懷忠國之志立全家之績雖
滅蹟江湖而克尋窮恥大將軍初遭禍變也爲司隸光路所譖延
以非罪泣血枕戈誓將儆復時董諸君用讒慝忠烈是爲鬼怨神
怒妖氣充塞帝以覺悟莧覈光路之族焉諸子各於所居之處受
封故以函亭鄉侯遂家於此其必復也自懋於我府其大門也不
待於他宗泊三方鼎分楚材晉用各爲佐命位在甫謨所以降延
代之休所以垂不朽之稱由是僭江山之便圖土物之宜有泰伯
克讓之風有延陵退耕之地其俗質其氣龢吾何以增之乃築斯
築室於周山之陽將老於此焉巖阜之固無郭郭之勞就土壤以
爲高因泉源而發正芝朮未效形解告凶享年七十有一與夫人
司馬氏葬於封内之都山順也公所憩圖極以遐形消所被陵人

減於天罰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用心惟微允蹈懿立身之道適意爲先故留名道學傳存其事也故城舊廟猶遺餘祀嗣子丹陽太守休與四亭鄉侯可謂公孫之子有後於魯敬仲之裔復爲正卿乎我族之盛有如斯也及將軍元遜列於陳史尚書孝儀見於實錄無遺德矣司農岑之盡力王室克著休勳遭彼敗亡遺從播遷洎清明昭洗而舊位不躋以誣盛德豈其若是四亭侯跡之初也非求形勝取致鄱陽後以就封始有茲所今之後嗣夾湖千家秀異於是乎出禮樂於是乎生節義成風而衣冠繼武雖克修代德乃謀孫之貽亦地產惟靈天其與善矣裔孫監察御史晁卽司農第三子所志之心屑懷自遠猶夫艱難在目邱隴云平茫茫之跡永迷承奉之地煢煢之嗣莫辨薪芻之所故以聚宗黨飾餘蹤刻琬石示來裔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不然則子孫何以知之文曰

爰分我祖始自四亭贈望代祀侯忽千齡山門失記荒隧沈銘裔

孫涉難今來一經用建碑碣載飾松坰其庶幾乎昭明之跡古而彌清兮闕之響幽而亙聆吁嗟兮與樹永兮青青

唐天寶十五載文部侍郎裔孫冽爲季父延州都督挺建碑

宋紹聖三年裔孫之裔之翰率族人重刻

宋資政殿大學士贈太傅毘陵侯簡惠周公神道碑　周必大 宋人

高宗皇帝匹馬渡江中興炎祚其豐功盛德固不容盡述竊窺大要以仰成宰輔信用臺諫爲本三十六年閒命相不一自今觀之激士氣復故疆張丞相浚之心也固根本候機會趙丞相鼎之志也奏持國秉一意和好者秦丞相檜也三相所主雖不同其人才進退政事弛張是非得失公論各不可掩至於身任安危則一而已當是時言路固在臺臣其視力難正爲向背容或有之惟毘陵周簡惠公以乙卯歲趙張並相之日自四月入臺十月進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大抵謂自治其國乃能成功今外有強敵內有羣盜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時政二十餘事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之權奈何欲以小事形迹之公徐奏陛下過疑尚望大臣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上改容曰此論甚可取其後連章極論趙子湜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繫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追秦公獨相意公憾趙再召公入及公入奏語曰宜鎮靜公曰要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又歷疏三大弊秦始怒甚不數月改左史因是流落于外十六年秦薨始爲禁從席未暖復去國孝宗卽位與張濬辛次膺任古首被召初對有機網紛繆之論會上以張公爲樞密使督視江淮銳意恢復而公素不以亟戰爲然命佐夏官明年六月符離退師乃超拜政府其時湯丞相思退與張公並相或戰或和多取決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開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說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不將不

迎不訣不訐表裏洞達無一高遠僞妄又明年四月張公罷十一月湯公亦罷上再起陳丞相康伯虞已約和國論始定時公貳政一年有半矣因墜馬敗面傷手力請去上不得已久乃從之其立朝本末如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公諱葵字立義常州宜興縣人曾祖密贈太子太保祖璟贈少保父裕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贈少師妣秦國夫人王氏公少力學自鄉秘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廷試以曆數爲問公既詳對又爲說曰聖人兼天地之職一物不遂必任其責凡易之大衍內經之五運六氣書之閏月定四時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當裁成輔相以實之然後可以和固天人之際考官嗟賞提寘甲科調廣德軍司刑曹事靖康罷恩循改修職郎用舉主升文林郎注徽州軍事推官車駕移蹕臨安親軍交馳境上守死倅易公與判官攝行郡事隨機應變千里帖然初大觀開諸郡增賦物帛其後赦書已蠲減而有使之復取於民公白新守力止其說公去乃增如故薦章

交上改通直郎臨安府學教授起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公遂召
試館職將試復引對上曰從官多說卿端人正士面除監察御史
紹興五年也尋充省試參詳官閤院適輪對論內外兵勢上皆以
措事與公議信劄方深既爲副端論不合從郡農少卿四求去皆
不允兩省至都堂諭旨二相亦云以言求去非朝廷美事公厭離
言路半年自以親老家貧請外補乃除直祕閣知信州屢展成期
趙公張公當國陳公與義執政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以遠求易
浙西又避本貫易江東四歲四易地迄未嘗至八年冬和議已定
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
不在我矣九年二月除太常少卿五月再爲殿中御史論既不合
會傳某人賜出身除兩府者公又將論之撤疏至殿幕改起居郎
有詔侍從兩省薦西北人才公同給事中劉一止薦呂廣問廣問
參政李光客也擬試館職奏不可謁告不入言者論罷李併詆公
受其風旨十二月黜主管洪州玉隆觀十年郊恩復直祕閣十二

年春起知湖州十三年正月移平江府復以郊恩賜服緋魚非方
初修聘敕使絡繹公不爲禮又積與轉運議論不協其劾公設宴
罪蒲十四年二月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屏居鄉閭二親益老家
益貧荒歉連年之不能堪公獨安之二十五年十二月以舊職知
紹興府二十六年正月過闕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賜紫章服尋兼
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言路忌之三月出知信州太學生列狀
留公不報居數月復罷郡二十八年起知撫州引道疾作改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復直祕閣知太平州水壞圩岸公大加修
治凡百二十里傍郡諸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
公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三十年八
月進集英殿修撰尋移婺州加敷文閣待制當江上用師調度繁
興不擾而辦三十二年七月除兵部侍郎時孝宗初政命公兼權
侍講積官左朝散大夫隆興元年同知貢舉戶部闕官兼權侍郎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入意表

足以發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
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上色爲動自完顏亮繼立雖兩軍
相持而移文議和不絕張公自督府來朝密爲上言虜失泗州其
僞官蒲察久安大周仁寄治虹縣惻非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
之此恢復之機也相皆不與聞公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千言上
唯唯五月李顯忠將騎兵邵宏淵將步兵共十餘萬取虹縣下靈
璧既克宿州二帥始不協虜兵擊宏淵軍顯忠不肯援幸勝負相
當至暮我師入城明日虜亦解去金帛山積顯忠不以犒軍衆怒
而潰散晝閧上怒公言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正謝畢朝德壽宮
門無宿衛廷無閽門公乞輪差從之故事初拜相賜銀絹二千匹
兩執政半之辭則減半例自行首司中御取旨公命勿申遂已每
便朝二府先呈機速房事既畢宰相兼樞密使自與其貳次呈兩
府文書參政稍退一日兩府擬元居實浙西總管上遽問如何相
樞皆無語上顧公問可否公前奏曰是人頃爲御前買北貨乾沒

萬計公論必不可上乃卻其除目後數日公留身上曰昨居實差
遣不同議也公曰此西府事臣不與也是時虜雖主和而右丞相
兼都元帥僕散忠義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擁兵淮北專任邊防舊
以書遺三省密院大略謂方議遣使進乘不備攻我符離無乃爲
將臣所誤妄要功利乎今治兵決在農隙舊盟歲幣如約則止衆
謂彼不以興師歸過朝廷及督府反爲我設詞罪將臣其欲和可
見矣上令咨書差右宣教郎假樞密計議官盧仲賢右宣義郎假
將作監主簿李栻充通書官栻以妹爲虜主妃辭行命都轄官王
抃代之十月末仲賢等與虜帥議定爲叔姪國上曰虜能以太上
爲兄朕所深喜詔遣從臣爲通問使而以右宣義郎胡昉假樞密
院編修官修武郎楊由義假樞密院管幹公事充國信所審議官
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公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
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留中固請上曰卿何補之力也對
曰臣誤蒙知遇欲爲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上曰何爲不

可令曰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省府左右前後之臣皆欲自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臣初為言官晚忝侍從事有不可大即奏論小則堂白言雖不從臣責塞矣固無愧於心也出而為州亦苟難行反覆論之不從則委曲行之使百姓不至受弊亦可無愧於心也惟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然可而從者有不得已强從者有終不肯從者十常四五雖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勉背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不以為非第不許其去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後舉不為浙東閩中之行乎他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事督勵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大內盡發內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政汰革濫額內侍罷舉斂節飲燕內治舉然後可攄夷狄上稱善嘗因災異詔羣臣直言公請擧其可行者行之上曰類摺摭細故耳公又語及前數事至議用兵不可輒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

道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甚其言退謂公曰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且曰聞卿在中書事力爭朕甚嘉之二年正月胡昉楊由義見虜帥於亳州遣昉等拜仍求還四郡昉等不可械繫月餘上怒詔張公行視師屯復遣戶部侍郎錢端禮吏部侍郎王之望充兩淮宣諭使張公尋罷以湯左相都督軍馬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為同都督改宣諭為參贊軍事會盱眙又報北界來有所議上方遣魏杞康湑充通問副使而忠義志盛二人逡引兵分犯濠滁志在邀盟於是臺諫詆宰執主和議誤國太學生亦上書乞斬大臣公與相參並乞罷黜上密以書示公曰初不及卿乃止詔留思退領都督於朝以參知政事王之望充督視公曰臨陣易將古人所忌奈何移都督於陛辭之日況存中已為都督之望乃見執政反言其不願正稱謂使之速往號召諸將併力扞虜上大以為然亦升之望同都督明日之望又乞專委存中毋試其權上復從之存中遂都督軍馬而湯罷先是副樞洪遵罷

上命公兼知密院事公以祖諱辭詔免繫私銜已而召用賀允中不兩月允中再致仕公兼領如故軍國事繁恐心裁決持論正平甚得上意湯相就貶道亡公乞許歸葬上惻然曰何至是耶胡侍郎銓前與羣臣俱貶公奏銓直言久謫嶺海今將任子擴之可乎上皆嘉納嘗乞召用侍從臺諫上曰安得如卿直諒者公薦李浩熊茂良上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言郊牛斃公奏春秋鼷鼠食牛角免郊況逆虜未靖請展郊以符天意事下有司或引春秋傳晦日為天忌乾德元年藝祖初郊以冬至近晦自改用十六日甲子至道元年當郊而李繼遷叛亦改次年今冬至適晦兩淮復用兵當候來年恭見上帝詔從之時再造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國信所幹辦公事王抃使虜軍而擢錢端禮虞允文執政闕十一月新相陳公亦視事公即奏臣向因頭堅求退聖諭廟堂無人令力疾少留今康伯已相執政又有人可以去矣宣押數四陳相亦乞留公公請益堅乃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陛

對上曰卿筋力未衰他日宜召勿辭公奏臣年六十七三二年不死亦合挂冠上為悵然未幾王抃使歸虜自滁州退師和議成矣乾道三年三月起知泉州明年復請祠六年告老章五上大學士致仕閒適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惟究極死生之說淳熙改元正月十二日薨于里第享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爵自宜興縣開國加毗陵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娶李氏同安郡夫人累贈魏國夫人前卒葬縣東清泉鄉梅林之原明年正月己酉公合葬焉四年太常考功議以正直無邪曰簡寬裕不苛曰惠謚公為簡惠人以為允四男長樅從事郎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季楷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丞皆早世棟今為朝奉大夫新知辰州林朝散郎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女桂適朝散大夫知雷州鄧同孫男十二人大年儒林郎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軍倉大辨承義郎新知和州含山縣事大壯通仕郎次大本

將仕郎次大中次大昌寄理從事新差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市易抵當庫次大猷大直大仁大翼大雅大經孫女十二人公孝於事親尤睦宗族當任子先孤姪謝事徧奏諸弟之子其崇也幼子與孫尚未命名平生問學不泥傳注嘗論大學物格而后知至謂在人之至爲智在物之至爲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二物我爲二及其物格則皆視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作聖傳詩二十篇行於世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昔壬辰歲公年七十有五予自小宗伯奉祠歸過陽羨別公里第臨分執手眷眷若有所屬後二年而公棐棟等推原先志以著作佐郎李道所述行狀履求請銘其猶子愉用公奏入官今掾廬陵曰道二子之意趣予如約義不可辭銘曰

惟幾惟康古倚臣弼耳目股肱衞上則一身任安危端諒篤實和職何當隨小應敵其在我者知竭心力降及後世其職乃析越在

蠲諫箴規排擊始終所守自治吾國時雖不同論則無易或從或違不爲形迹進居廊廟將順輔翼前之責人今以自責不許不欺有始有卒皇心寔嘉士論脈塞弼或不■孰厎績惟節惠公允蹈無失我作銘詩追紀賢德一言蔽之主聖臣直

重修晉御史中丞■英毅武愍正應王周將軍祠宇碑 有敍

曹復亨 元人

帝王盛時交鬼神有道故仕者必求精誠不二之人先事而後禱自有以感于無自實以通于虛以氣合氣交於神明盡敬而不祈福爲斯民立命立心也春官掌六祝之辭孟春修犖祀仲夏雩祀以祭功祭典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漢承周故祀公卿有益於民者故蜀郡修文翁祠密縣留卓茂廟唐祫享功臣於廟庭仍命狄仁傑持節使吳楚狄去淫祀留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不及孝侯豈吏民未立祠宇而郡使參獻闕歟抑仕吳仕晉爲國亡臣故略之歟南唐議禮徐鍇奉詔爲祠官集郡縣長吏行祀事即其像而爲之頌石刻今存于祠千載公是得無許焉昔魏武孫堅世臣炎漢魏伐蜀策擬兒越稱王權即帝位坐視危亡兵不襲許與魏同罪首也司馬一統歸晉者無譏將軍諱處字子隱除害討賊立朝大節載之信史茲不多及也宋累封武愍正應王至元丁丑有司上贈恤之典廷議特允其請命數有加錫封英義大春秋爲享嘗從郡國甫其增宇誠之日毋不敬敬則誠無邪又曰殿扁鐫毋央戩介衛簫將軍廟食于此猶褻人祭黍山也殿宇傾落而廟廡徹蕭而代毀碑多卧于地下過者拜而禮之來者必有所祈昔[illegible][illegible]人好善惡罪福於神者尤煩或害迎神以詩侈廢成頂餕人步稱貸裝嚴而取悅於觀者經營修飾不閑先施邑人徐士滿夙積厥德壽吾道仙佛惠濟之說延名士買書教子孫考祀典以事神至正辛卯秋七月集鄉三老言於州長馬合謀虞僚儒暨同知張完者曰祭者報而無祈周將軍捍災禦患法施于民功業在吾邑人奮祠毀廢將大建規模惟長者相民之父

毋懷之歎諸不吝然施者已竭而執藝者未就士滿乃求假於鄉里鳩工度材計費千錠舉備給廪傭者三百人度尋拓地四築垣墉廟既更新作廊廡四十八楹磬折般宇而迴拱端門再建二祠抱翼寢室右奉王之父母左列王之諸子別立齋室十楹求方士奉祀守將文雲棟虹梁金碧照映千里外內來祝安靈凡梓人飾材圬人作堵規矩繩墨之責動輒數歲何旬月之間而落成薦饗惟誠格神惟德服人罄山塡谷成之非難而況祠宇繼復之力惟其吝於事人鬼神之徼亦俯復亭讓居是邑過濟危之橋行甃砌之路里人指其地而告之曰斯則徐德士私帑之所理也三皇貢府君廟徹而新之邑人仰其人而祝曰此非徐德士之潤色者也予與德士同里閈知其人不淫貨不進田常語同志毋積財益過三分損一爲傳頌計徐悉敬神貴有德趨入畏出不利益一己告神相人神悅人感邦人頌之成思刻石傳遠達魯花赤也先孜教龕祀化洽一方解粲而不忘其敬是年冬十二月率曹翠十四人奉

潘來請記嗟歎新賢栴徐之力也風雨時若俾吾邑邑安居此邦神者之賜也惟神若天罔有不應乃再拜而爲之記又從而歌之功在民者銘鼎彝張樂迎兮展敬俟神之來兮奚所爲保時序兮民受蓋荊山肅兮溪水清希來止兮如神事生酌秋露兮拜王庭留須臾兮奠粢盛民之祝兮卜疑謀閟宇新兮酬庶羞神下勞兮燭其幽鼎乎爲兮於此留豆籩徹兮八音陳民永懷兮幾翠珉神整馭兮游消步保臯祚兮萬斯春

著樵寺碑　徐有貞 國朝

興宜興山水之佳處無善樵者其寺始建於南齊至唐中廢而李績興之及宋李紆伯乃益拓而大爲事具舊碑方予在朝時嘗擬一遊久矣及還謫後蒙恩召還自金滄也乃始得之矣距陽羨水行踰三百里自陽羨山行又踰五十里乃至登而望焉南條之山越萬里來自岬趨民界江及海如斷合從而爲迦衡水有分流山無絕脈又如百萬之師橫列大陣中抽一支爲游兵旁出揮利分合營駐於數百里間後倚迦城前環鉅浸外固中閎蓋天然一奧區也有三龍洞九斗壇靈許之跡甲彼諸方而主持之人實難其選寺之規構初極壯觀歲久寖敝殿堂門廡無一完者而鐘樓殆將壓焉予喜其地之勝而悶其寺之敝既爲訴然以詠又爲慨然以欸時住山航濟川方出未歸其徒迎予止宿上方及旦留詩以退退及陽羨而濟川追見予蔣氏之墅一談契合遂聯舟行至惠山而別別時濟川曰航之承乏而主是山有願力爲公幸爲我成之子問其所以曰航將興而修之自鐘樓始其祝整之殿及藏殿法堂芴室禪祖伽藍之祠兩廡三門將以次第圖成公能不我鄙逌文以記之我願畢矣予意其未能遽成也姑應之曰待爾事成予當執筆至是濟川來曰我事成矣公其無食前言予使嘗從之遊者試往觀焉則果成矣其人談然以報曰今之善樵非昔之善樵也莊嚴法界與山水增輝當豊見之若兜率之宮及夜見之若廣寒之府使人彰彰焉冷冷焉有出世間意予聞而嘆曰是何果且敬哉有志者事竟成古人有是言也然立志非難而成事爲難吾見世之君子其學也未嘗不以用世立功業爲志及其用之立之卒如志者幾何人哉其不過者亦有辭矣或過且操勢挾樞以天下之資爲天下之事不能成之而反敗之者將何說以自解昔蘇長公記齋誠院僧應言事而謂士於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其豈揚彼而抑此耶蓋實有所見而爲然耳今吾於濟川亦云

亞正衛將軍廟碑　杭濟

惟我義興有尉鉅臣曰衛將軍遜少習劍武長游并汾學明義道高祖起晉陽將軍仗策從之出入陣伍前與後戰禽賊建德有功太宗拜將軍宿衛既而上疏乞歸養卒以孝敬睦閭門忠信居鄉里邑人懷其賢立廟祀之唐史失其傳惟許頌有詩及序厥記其事廟在縣治東二十五步舊有王故誌碑歲久滅亡今郡縣圖誌具嘏之國朝洪武武臣附祀非鬼廟僧利其善幻惑人遂徙將軍廟其祀弘治戊申邑人知州胡璉白憲司得牒命復之厥後毀遷頎復庚申僧遂滅像廟額務崇其非祀適今大令晉江王君鏌始改邑之士人奔走祇告令乃燧然起諗于衆曰惟佾畔神若是能可以分祠乃命謚斥其黨特命道士劉克誠主祠事黜誕淫鬼反正廟名像塑額顏煥然具整殿廡庭垣悉戒潔除吒士賀怀邪道塡溢令可謂祇力於神也至矣惟士今賢克世而表厥後時必徯其人若將軍名賢殆隱矣卒得顯拔大令祇助邦士遺廟百年賦而後振囧大善足以鼓動百世詎匪人緣好德始終不磨抑亦天意右普自不祢耶故吾於神重有感焉且幸也乾非命來消子記石子惟隱善弗暴貲之勝也見善必章德之尚也而章善必忠義之極也以是燧將軍之晦矣賢大今之善善而樂孝忠之兆冥遂記其事爲後者視尚異有起百世與閑其說云復樂之詩曰烈烈將軍相厥歸唐殘彼大慈介馬金鎗帝曰汝功弁錫斯皇曰有介馬孝不終克乃丐歸躬乃舉子德亦有敬信敎家田里有大

將軍孰曰戎止嬌嬌令胄扐世匪莫有邑源詩是曰不亡亦祇有
廟祀于故鄉何千萬年洎此匪慼惟侯是競乃躓斯植有廟堂堂
有廟奕奕匪公則廢此邦是貢惟賢有毗惟德有親惟是孝忠孰
遣以眞匪人斯爲助天有覬或示來覿勒文此石尚兹攸同相是
圖極

宜興無極尊禪師塔銘　危素 宋人

宜興中隱院沙門祖訓年且九十以其師尊禪師塔銘爲請稽諸
事狀得然而驚曰孝子其何可以不銘禪師宋宗也系出某諱某
母許氏素慕佛乘咸淳四年十月將誕夢白光盈室者三夕師之
生未嘗啼哭北兵至母攜之匿苦中遊兵徧索之俘母去父從求
之不得且死某氏憐其孤兒育于家稍長常語人曰誰無父母吾
父死將奈何母之俘嘗北行吾願畢此生以求見不然何以生於
天地間啜泣誓於觀音大士旦暮必二千拜期以見父母凡藝事
苟可款曲語近人人者雖至汙賤甘爲之或又隱於刀鑷以遂其

志走十寒暑至河間之樂壽縣有老翁指其處蓋貴宦家既見母
久不能辨師乃稱己乳名與內外族姻抱持慟哭觀者咨嗟涕泣
他日請母南還母曰吾不幸至此朝夕禱上帝乞歸此非不富貴
從汝歸死足矣然居此又人素敬我當徐圖之踰年終言于官而
後奉母以行因請曰母子相離二十有三年幸而見母皆佛菩薩
力乃製竹輿坐母其上負戴以行十步則斂爲五體拜至補陀落
伽山而返仍薙髮報其親從鐵山璚公於廣德東山得度禹步咨
叩玄要深坐崖巷韭則以菅夜則霜露凝寒虎迹交前皆弗顧及
巷于道場山侍母進見益脩烈堅忍勵不傅席過杭之淨慈値無
有元公與師語器之後泛舟湖中聞漁歌脫然有省遂還謁元公
隔窗聲曰這裏無你棲迹處師拂衣去尋築慈照菴於弁山之陽
母以念佛三昧終既葬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乃得
玉峯於宜興萬山之中建寂照禪院開過郭門東北顧祖訓云斯
爲吉壤況當通道遊方者有所歸宿卽走作中隱院有妙雲辯公

首捐小屋與基州將脫因君力贊之拓其地義士蔣贊徐士滿等
爭致財眾院成師亦多來居之浮圖師爲大司徒號曰定惠正覺
開悟禪師至順三年正月六日召大眾垂示法要趺坐而化闍維
舍利無算分塔于寂照中隱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大德間璚公
道行三韓元公其同門元公嗣無門和尚師因有承傳及師之沒
祖訓未嘗少忘以至本淸善良善新善伏等莫不協恭上下雍睦
無閒過之不問可知爲師之門人兵革之變骨肉離散世以爲常
若師之堅苦以求其母乃數數然況望其眞參實證悟徹大乘耶
然則師不獨以孝稱之矣乃爲之銘銘曰

建炎渡江乘六龍維城布護多其宗具與近輔支幹隆熊羆奄至
迅如風孤兒父母逃苦中父死母俘兒莫從天長地遠河山重呱
呱夜哭天蒙蒙飯依大士極嚴恭隱身刀鑷冀母逢十年瀛州覩
音容迎歸若響歡聲同一朝剃髮辭樊籠禪林扣擊師璚公豁令
漁歌萬念空前後際斷無初終西遊荊溪隱玉峯寂而能照眞圓

通巖廠雨塔樹柏松史氏著銘示無窮

善權洞銘 有序　徐問 國朝

戊子夏四月毘陵養齋徐某與荊溪靜菴周某嘗入善權洞鑿
火揚光縱觀諸詭瑋陰幽窅然若非人世心獨異焉出而銘諸
石壁其辭曰

惟山有洞肇于鴻濛斲鑿鬼斧人爲匪工怒猊攫石驚瀾沸空中
起玉柱支幽倚崇高居靈囿下藏蛟宮惟天墜物盈虛弗窮閟閟
呈象圖書所宗非我倘異斯理之同

荊溪外紀卷十四

荆溪外紀卷十五

序

洮湖和梅詩序　楊廷秀 宋人

梅之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召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花如桃李顏如蕣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掇天下之香草嘉木以苾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盡遠取於江離杜若而近於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遇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黃崛起千載之下而前軼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蓋梅之有遇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彌章用彌晦花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之然哉前之遺今之遇其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晞顏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奇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長耳一何奇耶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銷蘇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推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異疏影橫斜之句哉今晞顏之詩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餘三家所謂未嘗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盡則妖興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憑晞顏而語也或曰非彼憑此乎爾緊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人所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因併書之

浮溪集序　孫覿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為右史遂賛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覿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繇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於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眾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沖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啗土炭嗜昌歜為一病癖寐千載心摹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揚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荆溪圖序　倪瓚 元人

東坡先生嘗曰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然欲買田其間種橘作小亭名以楚頌卒不遂其志杜樊川作水榭正當荆溪之上其遺址僧結庵以居至今歷歷可考見蓋荆溪山水之勝善權離墨銅官諸山岡壠之起伏雲霞之吞吐具區匯於其左若霅引於其前凡

仙佛之所宮高人逸流之所宅殆不可以數記也覺軒王先生韞眞潛德於其閒修天爵以愜貴去人欲以求仁垂子若孫皆循循雅飭弗逸先生志也曾孫允同靜而有智飭而能文與余爲相契故余知其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河之始達也才濫觴焉楩柟松柏千尺之材出於萌蘖之微由其源遠而本深耳允同命予友陳君惟允繪爲荆溪圖以示不忘鄉鄙之意他日指圖而歎曰某樹也吾祖之所封植也某邱也吾父之所遊登也寍無惕然有感於中乎若允同之一舉足話言而不敢忘其祖若父者非教之有素而能然哉吾固知其中多隱君子既樂善於一世又能使其將來之未艾蓋亦山川之鍾秀粹美而致然乎

荆南倡和集序

鄭元祐　國朝

向予客荆溪岳氏家而梁溪徐元度延予於溪上梁溪非有高山深林若荆溪之宏邃然其人士之美不減荆溪故雨地數相往來吳人周履道讀書績學久矣其館授亦每每與予相近大篇短章

其所以示予者顧已駭人令人畏服別去六七年乃復相會於吳自罹變故以來心目昏耗坐語久猶未識爲履道也以帙示予讀之始猶未以爲奇絕玩味朗誦愈讀愈奇其優柔含蓄非自其情性與道胳契蓋不能若是也視昔所見迥絕不相似近知履道更亂離與其友馬孝常客荆溪荆溪之谷崖泉石深之爲洞窟聳之爲巖巒幽之爲深林敞之爲人煙聚落二子者窮幽極邃一草一木蓋無不入於其所賦詠者抑予厚久居夷不辱世用於是極山水之勝發爲文章其名遂與山水相久遠今二君身遭百罹顧能登眺遊覽氣志不少挫抑長歌短吟擬金擊石二子者謂非奇絕之士可乎顧予老矣不得與二君遊從讀其詩徒使人傾企瞻望云耳

荆南倡和詩序

馬治

前年予歸養親始寓荆南山中荆南者地志云義興俗勁直有荆楚之風故水名荆溪溪之南曰荆南非江漢之閒所謂荆南者也常之風邑四而義興山獨多凡山之羣峯簇出者唯荆南爲然戟興故僻左而荆南延亙且百里予所寓處距州郭七十里四方賓客苟以事來義興者多止州郭逕去以故荆南雖有佳山水谷巖淵洞之勝多不知使知之亦不暇遊也予雖以邑人久寓於茲而亦未及披覽去年履道自吳門來與予俱主周氏家周氏好學有賢行得客子二人乃大喜爲屋淵東西淵以館之置茶具酒杯屬其子弟從之遊蓋今二年之閒亦稍稍事搜覽天高氣清閒相與登銅官窺玉潭詠頤山晚晴送具區之洪波招天目之遠雲而吳興桐川諸山若奔走來會可喜者始咎向者缺遊觀之勝也閒居讀書念親留離別與夫風泉月林之閒載嘯載歌商今古較人事弔吳封禪遺跡思孝侯折節從學之勇不可復見與夫杜牧之之風流蘇長公之英靈則復感歎悲咤嘈嘈不已予與履道意思皆然因合前後所作爲荆南倡和詩若干篇嗟夫予二人者交舊矣向年與履道居吳門或居無錫其相從之好有之而聚散恆倏忽

然非有如今日之多也惟其流離不偶亦豈有如今日之甚也哉蓋前五六年民物尚富康士往來東西州者眾故於登覽不能專宜其於山水之勝反有略而弗顧者今予與履道徒以遁逃至此遭時屯阨不能羽翼以飛殆所謂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噫士至於此乃得於一邱一壑盡心焉由此觀之則人之有憂患孤苦者未可以爲不幸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詩亦然又況重於詩者乎異時年邁志衰皤然兩翁復相遇於山顛水涯開卷一笑則猶藉此以識憂患窮愁之歲月云

又

周砥

荆南倡和詩錄爲兩卷一留孝常許一以自藏砥與孝常非直嗜詩者也顧有所感於中而形於言爾非敢有意於示人也心之所感情之所發有不能自已者故不自知其言之多也見其言之多而遂以爲耽於詩者非也蓋吾二人之詩非艱深勞苦以得之見

山而心樂焉則欲養其德也觀水而志達焉則欲果其行也登高而見白雲之英英則思吾親之在遠也與山僧野老往來以遊則亦未絕於朋從也居窮約無怨尤之辭則知安乎命分之故也是皆有感於中而形於言爾謂非為學之道乎雖然荊南山水豈以吾二人而著耶天下名山水多矣其峯巒洞谷豈盡勝荊南哉彼或當四方之要衝遇賢達之遊詠則名著於無窮矣荊南既僻在窮賢達之遇則其名之不著也固宜然則居僻左而名不著豈特山水也哉豈特山水也哉

荊南倡和集後序　高啟

荊南唱和詩若干首句吳周履道毘陵馬孝常所共著也二君嘗客陽羨荊溪之南故以名編庚子春余始識履道於吳門相與論詩甚契因以一帙示予曰此野人之辭也恐世之嗜者少故未敢出子今為我評之予讀之愛其清粹雅潤有古作者之意因乞而藏於家自是履道與予遊集未嘗不道荊南之樂且曰恨子不識

孝常後予卜館雲巖之西岡履道每乘舟訪予至則留連累日予與之緣崖迴澗蒐覽無厭一日雨霽鳥鳴春木陰翳予邀履道坐盤石命諸生行觴鼓琴酒酣履道起歌其詩數章既而歎曰自吾別孝常去荊南謂山林燕詠之樂不可復得矣今乃與吾子相羊於此豈偶然哉又曰吾衰矣恐無以稱列於後茍得片詞之傳使吾名因而自見亦可以少無憾矣予當時甚怪其言之悲也越二年履道客會稽竟卒於兵予亦遭亂奔走不遑啟處今避地江渚暇日理篋中家乘盡失獨荊南集在焉因撫而歎曰此詩不亡天欲成吾履道之志乎其有傳必矣然履道學古人之道而區區欲以是名豈其志哉亦足以觀時之否矣尚念履道雖不幸於事無所試然讀其詩者見其居窮谷而無怨尤之辭處亂世而有與屬之志則可以併其所蘊者而得之不特詩也履道於地下其可以無憾矣乎是編之首履道孝常與遂昌鄭先生皆已有序予復為其後序以識履道平昔之語聞孝常猶隱銅官他日持是而請交焉相與尋履道舊遊之迹於山荒水寂之濱豈不為一慨乎

節婦金夫人詩序　李廷興

國風十有五篇婦人女子之事居十之七二南尚矣其下十有三國賢婦人之詩邶止於八篇鄘止於一篇衛齊鄭合之凡三篇而止何其不能皆賢也歟囿於風氣之浮靡梏於聲教之衰薄而桑濮之謠鶉鵲之歌鄭衛之音更唱迭和蓋自周轍之東則然及乎幽厲之世尤蕩然矣然降衷秉彝聖愚同天而古今一軌斯理也普諸天地之覆載日月之代明河嶽之流峙陰陽鬼神之變化終古不可死者矣金節婦義興橋洲參政孫姚侯大臨夫人也歲壬辰淮淛亂義興燬於兵侯將挈家走而道棘不可前且其父耄矣夫人抱幼女哭江水上與侯訣曰我當死汝父亟去弗亟俱餌虎口無義也遂抱女赴水死當是時雄藩巨鎮緜地千里連城數十銜天憲本戎柄者犬牙參錯也貴族之家析圭儋爵者霎仍相踵也東南文物之邦章甫逢掖之士談道德而負名聲者炳耀

乎後先也而訖無一士之死國難聞節婦之風不亦有泚其顙歟已而薦紳先生為賦詩侯尹保定之明年是為乙未之歲也是歲杪秋延興過而謁侯徵序以冠其帙端愍惟二南正始也當殷之季周之興也文王之后妃諸侯之夫人大夫士庶人之妻一於正而不失其正其所始者正也金夫人之死正矣夫孰知橋洲一門正身及家而昭示累葉者世德未斬也古者天子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後世因之古今人詩雖其體裁與時高下而正聲要眇起於彝倫之天今猶古也是帙也詩凡若干首而辭微旨幽庶其振遺響於古風寥落中於以貢之明廷頒之樂官被之管絃用之鄉黨邦國及其至也江沱汝漢之閒家藏而人誦之亦足以鼓吹二南羽翼五品風礪九域俾吾名節與天壤相弊則詩之有稗於風教也功亦豈淺鮮哉侯文學政事傑出一時愚凡三往返而風誼彌篤兼之以斯文骨肉我也迺序其概於末簡而歸之

蠅聲集序　王起霖

古之自唐宋以來學詩者愈盛而不鮮矣然詩之學惟在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故關雎麟趾之化見於周南鵲巢騶虞之德著於召南其詩皆得乎情理之正有治世之音而無乖戾之聲矣士王文靜氏家常之宜興少穎悟耽讀書爲文每游息之餘登覽之際輒喜於賦詩積而成卷自題之曰蠅聲集觀其五言清淡隱然如宮商七言富麗鏘然若金石有唐人音律宋之風致俱出乎情禮之正眞所謂詩中韶濩又豈蠅聲之可同語耶余聞文靜之工於詩或有未得作鳴鳴聲哦而求其精美矣特以蠅聲而名其集者蓋亦自謙之至也嗟夫文靜才思之韞詩詞之俊超然迥出乎千里之外孰驥尾之爲託哉惜其潛德弗仕老而終身宜鋟梓以傳於世庶後學者有所矜式云

又　　黎　近

古之爲詩者或因世道盛衰而嗟歎不足或因人事得失而言不容已或卽其所寓而自宜其和平抑鬱耳知之者傳而誦之以爲

勸戒於無窮焉非若後之人執筆咿鳴極盡工巧於煙情月態之外以駭人觀聽悅人心也國初吳中詩人姑蘇有高之清新顧之豪放吳興有章之奇崛管之壯麗厥後王氏達善浦氏長源又以其詩鳴於毘陵其不各得唐人一長故人爭取其刻本以諷味之名滿天下今觀毘陵王文靜氏蠅聲之集短章長篇瀟散軼宕若於情融景適之際與夫憂悲愉懌有動乎中則信口成章略不經意而人情世故之可勸可懲溢乎辭表蓋不求工而工不求合於古人而意甚近焉者其不得與數子齊名者豈非無好之者刻之耶此其同鄉廣信貳守蔣公取以爲之上梓而太守淮陰金先生深慨其不得與卷阿之音鳴乎朝陽高岡而甘與軒輶彌明之流唱和於荒閒寂寞之濱也貳守請書其次故爲之論列如此

重修宜興縣志書序　　危　山

郡縣之有志書者所以載山川民物風俗事蹟之詳悉也使其書不全將何以備參考乎宜興爲常之屬邑地雖偏僻而山川之秀民物之盛風俗之醇其事蹟又甲於他邑故杜牧之蘇東坡嘗買田築室於此實爲圻內之大縣也舊志作於周子隱今所存百中之一二耳後有續者而譜帙散亂傳至於今又多訛缺縣令樂安鄒君旦丞鄱陽李君暄皆有學識者也顧是書之敝屬予修之又得丞上虞竺君倫廬山趙君艮簿新城王君能幕賓樂平朱君輝僚佐一心亟欲成之因取舊時鈔卷重加修飾其事物有缺失者又命邑人王文翬徧搜備取於是繁者去之訛者正之缺者增之編集成帙分爲十卷以壽鋟梓因謂志書有關於政事尚矣然有司不可不重昔高帝入關諸臣皆以金帛財物是取獨蕭何先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使帝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噫若蕭何亦可謂知先務者矣今宜興諸君以志書爲急如是非知先務而何書成一邑事蹟之詳悉可以備參考矣但去取未當而葫蘆依樣之譏滄海遺珠之歎不能免者惟以俟後之君子儻有以補削之庶幾亦斯文之幸也

忠義集序

夫忠義之在天地間亙萬古而不可泯者何也誠以其事合天理而通乎人心故不特一時重之雖沒世而聞者猶感激奮勵之不已焉晉平西將軍前御史中丞宜興周公爲簪纓世族其生也全義於鄉里效忠於邦家及其沒也朝廷命有司立祠春秋享祀歷代相因迨至國朝益申嚴之每歲土人以四月八日爲公誕辰咸爲興鼓吹迎冕服於廟舉祭賽禮黃童白叟奔走塞塗此可見公雖沒而猶致上下崇敬不忘如是也予承乏教是邦每謁公祠而顧瞻徘徊暇日與邑之鉅族蹇彝沈榮張嘉會邵嚐諗及古今名公鉅卿所爲記文詩詠或刻石祠下或流落人間者欲裒成一帙梓行衆皆欣然從之各出私帑以爲工費予旣編輯其次第復考其譜系與史傳事蹟仍摹其遺像出處圖各附於前題之曰忠義集凡詩文有散失者又得邑人王文搜取備錄然後達諸邑大夫皆曰可集成僉謂宜有序嗚呼平西公之才之行載在晉史列傳

固不必贅惟惜其不幸死於權戚梁王彤不拔之計至今吳人一談平西者仰天歎其忠義談及梁王者唾地罵其奸雄故往往以後來宋岳武穆王死於奸臣秦檜事擬之事雖有優劣而情則近此人心天理之公亙萬古而不可泯者也雖然表前代之忠義所以勵後代之忠義也後人能以前代忠義爲重則心之所感有在也平西既死迨今蕩爲飛塵流爲冷風矣而諸君子爲能梓行其集若是其感激奮勵之心爲何如抑是集也傳之四方俾觀者不獨有以知平西公忠義之蹟於往昔而又有以見諸君子忠義之心於今時然則宜興風俗之美夫豈有間於古今也哉是爲序

忠節錄序　徐溥

自古忠節之士史必有傳廟必有祀所以表其賢報其功惟恐其人泯沒於世此人心之公也雲南有廟始祀國信使翰林待制贈學士謚忠文金華王公禕王公死後二年有湖廣行省參政前刑部尚書宜興吳公雲繼使其地而死則未有祀之者豈惟未有祀

之者且未有知之者矣予少則聞先君論公使事而心向慕之既竊祿於朝嘗自念公之忠節人當表之報之予豈避鄉里之私而使其名不傳哉乃以書告於巡撫雲南都御史王公詔詔以爲已責即爲奏請於朝始得與忠文並祀於廟仍蒙賜廟額曰二忠而公且得復贈刑部尚書謚忠節於是公之名始傳於人而予數十年向慕之心庶少慰焉公之使事自當載於國史故李太僕應禎平日尤惓惓於公者又嘗爲傳以表公之賢至是子甥翰林編修吳儼復裒其事爲忠節錄錄成告予當序其首竊觀公之使事豈直追及古人而已殆有過之者蓋當洪武初天下既定獨雲南以險遠未下高皇帝始遣忠文往諭既被害乃再遣公因有爲朕作陸賈之語夫當尉陀自王南越賈爲漢使說之臣服其事固普然賈之槖中裝則不少矣未免爲持節之累觀公之能死身且不顧使當時雲南遂下餽之金寧受之乎使陀不服則賈萬無死之理何也其爲乎身與家者重也是以公死後其子獻蒙朝廷賞延之

典僅得一太學生至今諸孫僑居湖湘貧乏無依視賈之五男子雖若不及然前人之清風光被多矣此所謂過乎古人者也公既廟食雲南鄉人復祀於先賢祠獨其諸孫可憫尚當治其田廬圖返其故居云

南山十景詩序　王倎

去宜興東南五十里有山名大潮山以其在縣城之南故又名南山蓋其西自銅官離墨諸峯蜿蜒東邁至此而巋然隆起秀拔奇偉峻極於天東則偃然伏下瞰重湖而止其山川之秀氣磅礴而鬱積於是焉盛而發洩韓愈氏所謂水土之所產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以獨當必有魁奇之士生其間而吾鄉沈氏實居於茲山之麓異時其祖原澤舉賢良爲代州同知識者謂代州有才德而用之未盡其必有後考榮號松隱處士者不仕慭常甫亦不仕生四子其仲曰暉舉進士甲科歷官南京戶部郎中而慭常甫遂用其初仕恩封戶部主事光顯矣然其存心愈沖澹持身愈清

約家雖富厚而志無驕盈無珍奇之玩聲色之奉日惟與文人墨客嘯詠於茂林修竹間意度豁如也其言曰彝幸生居太平之世上沐朝廷之清化下承父祖之遺休退伏田里年逾知命而筋力粗健膺祚益隆斯尤幸矣顧何敢自足而不知所慕哉第吾平生所樂者山水所重者詩酒圖史既皆飽取而熟玩之矣而此心常若不足於是復取旁近山水之尤勝古蹟之尤存者列而爲題名曰南山十景命工圖之各賦詩以著其志而大夫士相與倡和者衆既聯爲大軸以傳世矣閒復屬予爲序夫所謂十景者南山其一也去南山十里爲太湖周三萬六千頃禹貢所謂震澤是也涉湖而南爲石蘭渚風土記云其山多產蘭花去蘭山西北十里有谿曰荊谿以其兩岸多藤花春時照映水上如畫谿因名泝谿行二里所有山峭拔中一竇嵌空遊者秉燭深入歷百磴閱奇怪萬狀名張公洞洞之南三里有玉女潭唐權德輿稱陽羨佳山水以潭爲首至陸希聲龍相其窮幽極深又獨取頤山蘇長公自黃移

汝買田陽羨居蜀山之陽二山皆坡翁所經流處巖壑清絕固宜二公所取自唐宋至今數百年其遺址眇乎無存而所謂陸相山房東坡別業者其名猶不泯謂非以人而不以山乎懋常甫居常暇日或泛舟或策杖登山臨水以慨想昔賢之遺風至於遊劇而倦則又仙府僧廬以少憩焉如天申宮在洞側福源寺之在大潮山頂者亦皆擅有奇勝又胡可拘其異教遂棄其地而不取也雖然徒有山水之佳而不遇其人蓋有過之而不顧者而況遊覽之不足而品題之以歸之几席之閒璽圖文字之內如懋常甫者也山水之遇乎人而人孕靈於山水吾知郎中君去是其名位日盛而懋常甫之年德日高則斯景之題詠安得不與山川風韻同垂於不朽哉

沈氏家集序　李旻

南京工部侍郎宜興沈公時暘致仕家居優游多暇因取先世及今所得贈封誥敕使命璽書暨於表志碑銘序記諸作以至詩詞

倣牘之類皆輯而錄之成十二卷閒錄其目而抵予以書曰集成將刻諸梓必子宜序予受而閱之既而歎曰籍談以數典見譏公孫僑以博雅加禮雖孔子之聖亦思以文獻為徵然則世家大族之有典籍其所關係重矣沈氏在義興世為名族至於今而大顯所謂積纍數百年而始發焉者非邪其所以上心簡在朝野屬望交遊歸譽士民稱頌於集中咸足以見之其視先世與族人則既夥矣得此之由夫豈偶然而幸致耶是集之傳可以亢沈氏之宗增鄉邦之重而感恩思舊之情貽謀維則之美皆於是乎在矣若夫後之人能世守弗墜且因是而感發興起以求紹乎前聞則於今茲輯錄之意庶幾其無負哉其所關係蓋不獨有所徵考而已也是為序

忠節錄後序　李東陽

忠節錄一卷少師謙齋徐先生錄尚書吳公友雲死節事也公宜興人洪武初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參政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高皇帝命公往諭曾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我軍所獲上歸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說公改制書共紿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劫降令胡服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孤寺藏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褘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黻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黻為國子生黻貧不能歸葬公於武昌舊治因占籍長子縣今閱再世矣弘治初李尚寶應禎使湖南訪公墓不可得乃為傳以傳比部御史王公詔巡撫雲南聞先生道公事謂忠文在正統閒已贈官賜諡建忠節祠祀於其地而公事獨未著為請於朝今上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諡忠節與褘並祀改祠額為二忠茲先生所錄者其始末略備矣方黻葬公時大夫士賦忠節詩為卷并其誥命遺書皆燬於火潘子安海天清嘯集有詩一章劉職方子高集四章則為公作者故并錄之而凡書奏公移及續有賦者皆附焉

惟我國朝用夏變夷以綱常立天下而以風節勵之於勤事死節之臣必有褒卹之制雖先朝所未及知所未暇行者亦舉而行之不以其人已遠時已久而或置意周而法密矣雲南遠在萬里外殘胡餘孽害我忠良而其名迹顯著歷百餘年如一日英廟之恤恩今上之秩祀蓋推高皇帝厲子返葬之意而行之者也嗟夫時變境易兵革擾攘之際雖闕廷畿甸之下節義之沈沒者多何況其他乎金華文獻在國初極盛故忠文事最著公之名雖前輩所重然非文足以輕重一世言足以榮辱天下如先生者則其事終不白而卹典未必行也崇德報功之柄固繫於國論如此哉若表前賢重鄉邑則先生之餘事而大者不在是也東陽觀國史知公名又從先生獲覩茲錄因題其後

善權寺古今錄序　王鏊

宜興善權寺僧方冊裒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為十卷以授予曰願有紀蓋江南多古剎而善權號最勝靈壇龍洞有怪偉瓌絕

之稱寺創於南齊之建元唐會昌中寺毁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蠙奏復之始捐田充常住且條事例榜諸寺此見於唐碑可考者也南唐時所謂九斗壇者歿於道流乾德五年復之乾道中撫幹陳宗道舍田三百餘畝其後蔣氏王氏鄭氏畢氏咸舍田焉寺以務賜建炎元年李忠定公綱重嚴像設咸淳二年大學士李曾伯加宏拓焉此見於宋碑可考者也元至正中寺乃以田爲撥有印禪師者復歸諸氏國朝正統間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嘗聽而寺之龍堂有應成化間又得禪師濟川住山寺以復整册濟川之法屑也此又見於元國朝之碑可考者也册近又於寺後所謂國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詩古今總若干首併附於後自孫氏天册元年迄今弘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錢野刻宛然具在其佛殿蓋唐故物也歸然猶存豈眞有神物護持者乎將佛之道自能久也孫氏封禪歐陽氏固已論之予獨以咸通建炎南方益多事矣意其日不暇給而政府乃得優游以及於此

耶抑以爲福田利益者乎迹碑所載世於茲寺或崇之或毁之或施之或攸之或歸之則佛之興衰自有時乎而世道升降亦因有可考者碑其可少哉册於是可謂有勞矣予故爲序之若其山水之勝則他日放舟湖上徑叩禪扃細搜靈迹償所願焉

重刊龜山先生集序　沈暉

龜山先生雖閩產而寓居毘陵十八年之久詩書道德之澤漸被吾人最多故郡城有祠語錄亦刻郡庠暉自爲諸生時嘗拜先生祠下得伏讀其在常所著諸文及出仕閩藩又手鈔得將樂本全集三十五卷念欲翻刊於將樂及長沙瀏陽二縣意雖勤而力不逮弘治辛酉歲致政還鄉乃謀諸提學御史莆田黃公希武將刊於郡庠與語錄並傳亦不果時南陽王公懋學由國子祭酒來任南京戶部亞卿予雅知其崇儒重道卽以是集奉求校正王公慨然以爲己任乃正其舛訛補其遺缺且欲刊行於南雍尋拜吏侍之命還京仍以原本幷新安程學士新刊十六卷見寄諭以必爲共成此書予乃招致儒士於家塾分卷書寫重加對讀無差然後入梓幷取聖朝孝宗詔從祀孔庭恩典宋史本傳文定胡公墓誌銘呂本中行狀黃去疾年譜備錄卷首仍以李丞相諸公祭文幷葉水心湯東澗記附錄於後共爲一書既成衆謂不可無一言以記始末暉竊惟孔孟之道自秦漢以來失其傳至宋濂洛周程諸子而後續然但行於西北龜山師事二程始傳其道以南歷傳羅豫章李延平以授晦庵朱子遂集諸儒之大成大行其道於東南晩召入朝玄議讜言雖不能盡用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昭雪宣仁太后之謗史追復元祐以來黨籍諸賢之職名史謂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皆出龜山今二程朱張之集皆刊行天下已久惟龜山遺文自宋元至今無傳豈斯文之顯晦各自有時晦於昔必當顯於今非人力所可爲乎第愧暉孤陋識見淺薄中間遺失尚多未足以傳四方謹藏於家塾以示吾黨同志之士苟有志於學道者但潛心於龜山則上泝周程以達孔孟則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沈氏家集後序　馬廷用

少司空義興沈公於致政之暇錄其家所藏諸篇萃爲一帙首聖製計誥敕二十有二通尊君命也次碑銘幷行狀傳贊奠章皆附焉崇孝思也次紀述凡有關於沈氏者無不畢載述先德也其又次則爲贈遺書簡詩詞凡若干首重交遊也題曰沈氏家集集成因繡梓用藏於家以詒告其後人俾有考焉乃走伻屬予爲之序公自舉進士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參議參政布政使轉副都御史所至皆有能聲然其性剛方與物寡合至於留心典籍旁及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詳究每乘興觴物輒有詠歌其音韻鏗然自成機軸蓋祖於李杜兼取諸大家而獨得之者往年予有南京學士之命適公改任工部其私第距予署僅數舍朝夕未嘗不見每見未嘗不抵掌笑談意甚得也日者公引年致其事而去聞有新作卽遣使者緘以示予予嘗因是槪觀天下之士用不究其才位不

滿其徳者類如此沈氏家集予何敢執筆以辱公之請然有説焉古者國有史郡有志雖小大不同然爲記事之書則一理耳論者以爲比鄰生子在閭史猶且書之而况於一家乎家有田宅有邱壠其所遭有顯晦豐嗇其與人交有淺深率於紀載乎見之此沈氏家集之所由作也嗚呼公用心可謂勤矣昔陶靖節長沙公族祖以爲同源分流慨然竊歎然後知靖節於親舊之誼世遠彌篤及覩韓昌黎作符城南讀書詩然後知昌黎所以教其子語雖滯而意則切也兩公皆一世人豪使當時不託之紀載則其名遂泯百世之下亦何所據而知之哉司空公爲吳中大族相尚禮讓而其文學之富操履之堅殆縉紳所不及者茲集既出流布四方將爭覩而競傳之嘖嘖歎賞以爲矜式要不止乎爲沈氏一家之珍而已予不佞庸系此於末簡以識吾私云

豫軒詩集序　張潔

昔韓昌黎稱孟郊東野以其詩鳴夫郊窮而在下者也故其愛悲

怨慕無聊不平之感恆於詩焉發之若乃陟亨衢躋顯秩勤勞國家民社之務而終身不輟吟是豈不爲難乎是又昌黎所謂最善鳴者乎豫軒先生自始發軔郎署旬宣藩省以至於爲都憲少司空晚而優老林泉始終一節叩其所爲古風歌行律絶凡若干首以其時考之則歲無虛月月鮮虛日者皆詩也吁亦富矣哉潔受而讀之浹旬不能釋手竊嘗一唱三歎而求其槩慿之所宗不可得也因其近似而擬其體裁之至當不可得也蓋先生周旋風雅出入漢魏而弭節乎唐宋之閒既有年矣及探其本則又主之以忠信直清之德發之以温厚和平之氣故其於詩也隨所寓而皆善鳴豈若孟郊窮者拘拘爲一家之言而已哉抑先生之鳴固有大於此者觀其在郎署則稱羔羊委蛇歴藩省則美甘棠蔽芾爲都憲撫巡湖湘則九重無南顧之憂爲少司空贊掌邦土則四民有地利之宜今雖解組而家居也郡縣之長造其廬而請益者往往得其緒餘以爲政是其平生事業之著又善鳴矣譬之清琴雅瑟平生事業之鳴其正聲也詩篇韻語之鳴其別調也正聲已獻之天子而薦之郊廟別調則先生與朋儕共之且以貽後之人耳潔昧昧不足以知先生之詩又烏能知先生之事業哉因序詩集故併及之俾世之考德者有所據云

宜興縣續修志書前序　韓儒

正德庚辰八月朝廷遣官取天下府州縣類籍志移檄所在各守土臣欽承上德夙夜悚懼勉圖對揚凡志之舊有板者維續之新其或殘壞者亦皆博采成書以備聖覽卷一開而明見萬里在此盛舉矣宜興古陽羨也其志託始於晉年遠而不獲覩後雖有作率多散逸舛譌未爲可據我朝正統已已訓導危山亦嘗修之其事略備又數十年莫有繼者文翰之士不能不爲茲邑憾矣前之令又嘗議修而弗克成今日之舉意者以爲有數亦或適其然也維茲邑之土延袤百里其山川境界建置分野舊志有載者無俟采取而人事天道與時變化關風俗之淳漓人物之賢否治理之

純駁文章之疵雅凡百可備參考者悉謹書而備録之無敢或遺也於戲是書之作廣聞見示勸懲有益於國家有益於臣民前序志者言之盡矣茲不贅謹書此以紀時於其首云

宜興志書續集後序　林文聰

聖天子心存海内則華夏萬國乃其所樂顧諟是以稽古時適猶欲博寄其聰明而恆若躬歴不能不屬地志稽焉史志貲以傳信所貴體要而非苟作者國朝隆重文籍凡史志必以時撰第志於郡州邑或莫作或作而莫繼莫作固惟缺典莫繼吾將已載者有涯未載者無涯之是懼事物故實一是漏而蔑璲傳信無基難乎免於文籍之蝕矣茲屬地志所以尤軫穆清睿慮也是故裒志聖謨匪直周匝典籍而繩列祖纂文之武冀欲顧諟天下而胸臆民物臣子各攄其志以獻正分内事也惟是邑志子隱風土記後撰經幾手類皆湮滅無徵國朝正統末乃始一撰自是七十餘禩無復秉筆者未嘗不爲茲邑文籍悒悒而孔子患文獻不足者彌信

也前令劉秉仁慨修弗底績今韓儒甫志誌適會帝旨下宜拜手稽首颺言謂玆纂修實經聖意其容玩且使放佚積久者一旦獲爲完集其容無訾協文聰遴任多士殫心竭才續諸舊錄以祗獻顧不丕休哉凡建置山川鄉里物產貢賦壇壝者一惟舊之仍其餘詔令以播威德災異以垂咎徵風俗以彰教化戶口以稽民數人物以顯才德科第歲貢以張登用縣令丞尉以著民牧民兵以預備樊城郭橋梁公宇坊市以驗力役碑銘序志詩詞以煥翰墨一惟隨時蒐羅檃括而勿舊之泥夫囊括無涯以嗣有涯信哉難也苟董狐其心劉知幾其長而又時以續之矣復無涯之足畏文聽獨見乎未及百年一邑事蹟其勿令乎屬者固末若之何其令乎屬而得以綱維張主者有較前而同有較前而異有較前而盛有較前而微同則因異則革盛則保微則扶實既在令而是志又貢獲御覽則聖天子天聰明之盡者寍不畢體退僻寵申臣子俾彌有以作爲乎則韓儒當傳信久荒之秋鞭策以續修是志非徒也雖然修者人爲之所以修者天實爲之數十年而莫修朞年而修者卒克有終實惟國家崇文神化所造而玆志昔値其替今値其隆滋幸也雖然修者理也承命以修者忠恪也不待命而時職乎修者令尹常分也

善權古今錄序　　文徵明

宜興古荆溪之地帶江襟湖在東南爲山水之邑谷巖幽窅流瀨清激昔人有樂死之願其勝有可想者又壞僻而迂更兵燹爲少故又多古刹名蹟善權寺其一也寺據離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勝樸蕞桓桓猶唐舊物而豐碑亙刻亦往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略而寺未有特志也寺僧方策乃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時名賢篇詠輯爲古今文錄於是山之文獻始備而其勝始益顯夫山水之在天下大抵以文勝彼固有奇麗瑰絕無待於品題者而文章之士又每每假是以發其中之所有卒亦莫能廢焉柳子厚記永柳諸山益以攄其抑鬱不平之氣而千載之下知有黃溪鈷鉧者

徒以柳子諸記耳然則山水果不有待文哉若夫佛氏之學務以悉空諸有而言語文字又其所幻而惡者然而古之名僧勝士又不皆離乎言語文字之閒而其名迄以是傳豈無上之業未易登援而言語文字卽其次耶此策之所爲惓惓於文錄之輯也策又發山中之奇蘊爲二十四詠而吾鄉沈周先生悉爲賦之是又不特能相其成而已余嘗約策游山中未能遂往姑敘其書以先之

大川遺稿序

弘治初余爲諸生與都君元敬祝君希哲唐君子畏倡爲古文辭爭懸金購書探奇摘異窮日力不休倜然皆自以爲有得而衆咸笑之杭君道卿來自宜興顧獨喜余所爲遂舍其所業而從余四人者遊既而數人者唯元敬起進士官郎曹祝君雖仕不顯唐君繼起高科尋卽敗去余與道卿竟潦倒不售於是人益非笑之以爲是皆學古之罪也然余二人不以爲諱而自信益堅及是四十年諸君相繼物故余與道卿亦既老矣方擬扁舟從君於荆溪之上相與道舊故惘窮悼因以述宿好而君又不祿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君卒之明年其季弟允卿裒錄其遺文若干卷不遠數百里走吳門屬余爲序余受而閱之曰此余與君所爲獲重困者正昔人非笑之具所謂不祥之金也尚奚爲哉雖然就當時言之誠若迂緩足取非笑萬一他日有知君者讀其書而稱之使百世之下知有道卿之名則不能不有恃於此也且以一時舉子言之莫不明經業文以爲取科第無難也卒之獵高科登膴仕曾不幾人而泯沒無聞者皆是以道卿今日視之果孰多少哉此余所以有取於是而無用彼爲也允卿所爲惓惓不忘者豈無意哉君博綜而雅馴修辭命意力追古作者視一時諸人若不屑意而獨若有取於余余實讓能焉今集中所存自足名家後有識者必能信而傳之尚奚有於余言君諱濂字道卿大川其別號也

伊川唐錄序　　吳仕

吾觀語孟二書非其當時門弟子問對之詞則其所紀錄之緒言

耳而求仁論性萬世作則議者以爲聖學之津涯儒家之宗要在焉微哉粹乎無容喙矣自是而降語錄繼出口授心存篇垂簡勒猶二氏之遺意也然而粹駁相閒同異錯施甚者倍其師說幾若操戈然則奚以錄爲哉蓋言不在多惟其是不在高且遠要於道有傳若吾鄉先生唐彥思所錄伊川語若干條其幾之矣彥思之名不他見而惟見於程氏之書其著述不多得而惟其語錄傳豈其學固篤志而不分遵道而不惑者乎是宜其端緒之照澈語意之誠切如是也唐府紀善周生衡生彥思之鄉爲程氏之學手錄以傳蓋將有以風乎鄉人者邑丞周君賢聞而善之曰是在我乃捐俸以鋟諸梓嗟乎吾鄉之人有能因彥思以求諸程氏因程氏以達於孔孟將不有在於斯乎書以俟之

謝邑大夫丁公泰均田賦序

予惟爲治之道均爲要曰均者使之得其平之謂也得其平則得所矣其不均之爭者譬之物不得其平者之鳴也其鳴也爲怨爲

譬爲鬪且訟焉其又甚爲甲兵之構焉皆不均招之也古之聖王知其然也爲之君長以御之爲之法度以維繫之爲之權衡度量以制其輕重多寡長短之節皆所以均其不均者而使之均也其在大學於家於國於天下而曰齊曰治曰平云者固均之別乎耳周禮天官冢宰之職曰均邦國曰均萬民而大司徒均齊天下之政則又有均人焉以均地政地職地守所謂地政田賦之類是已然則均之政其可以已而政之當均者又孰財賦爲先乎吾常爲禹貢揚州之域其屬五其土均也而吾邑之賦之輸視諸邑倍焉其爲不均也大矣國初以來吏民之奔訴於朝者不知其幾而卒莫之省吾邑之民艱出竭入俯首以就輸者蓋百五十年於茲饑寒困踣日以益甚嗟咨怨憤若不勝堪我丁侯視篆之初問民所疾苦而有得焉乃列於朝我皇上方建皇極以臨天下蕩蕩平平之治時其有臻而侯疏適至宸衷爲惻遂下大司徒議可尋又下之撫臣下之郡縣議以克協乃省其耗餘若干石而國計不虧民

瘼若失於是邑之耆宿之民欣欣蹈舞戴侯之德而爲之歌歌曰我赤立兮孰授我以廣衣衣則有敝兮侯之庇我無改爲又歌曰我枵腹兮孰飼我以饘糜糜則有竭兮侯之恩我無窮期旣又合而爲之歌曰粟粒衣縷兮維侯之遺匪侯之遺維王尸之民旣爲之歌又相率走予俾爲之序以傳雖然天下之不均者豈惟一賦祝哉使侯爲司徒則必均齊天下之政如周禮所云又進而秉國均焉則又當舉天官冢宰之職以佐王均邦國而九州四海無不均之歎者未必不自今始書以俟之

雙溪詩集序　王愼中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挐舟泛東溪訪張公善權二洞由■■泛舟而旋於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詩以爲至樂始予以公長者意其倦於杖屨之勞然公顧健步善升足之所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瞰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見秋毫而接乎

飛翼之所入其高談闊辨扣之而應酌之不竭若鍾發而泉出也予乃歎曰公眞所謂仙人耶何其氣厚而神完也夫昔之爲詩者莫不憂幽拂鬱滑和搯精至於嘔肝喪魄猶不能工今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乃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難哉公曰夫所謂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其外其固有不得不然者耶故吾之於詩少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篤焉然足以爲吾樂而不能爲吾困也因出其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爲我敘之夫以予慕公名積於十年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日之游與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託姓名焉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行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美之曰此非吳地與何其風景物象不類吳中也及其縱而游之益以得其美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遠明秀而靜深至於草木泉石亦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漫綺靡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

圖牒所志祇著其爲幽人隱士棲遁之所宜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製裁錯出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尚而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風無有乎嬛婣之習粉澤之飾豔妻蕩子冶游淫託之思不奸於中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其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名而無所汨亂於神氣豈與崎窮憔悴之士同日談耶始敬皇帝時治化熙洽士大夫爭以名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仕者樂於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卓然名家者殆十數人江左則徐廸功郞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廸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大成享遐齡至大官巋然爲江左風流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用世雖退而老於家將必有待而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戶部員外郞持謁通於顧公一見而驩因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公曰是也遂書以復於公爲雙溪詩集序

吳中水利書序　　谷繼宗

序曰此單子之書也單子精水學而注書猶夫大禹擅水聖而作禹貢也噫大哉水之於天下也是故單子極論利與害而本諸其性者禹貢之續也嗚呼宣房絕詠而溝洫之術不傳單子者其司馬氏徒與常郡別駕閩劉公職專水政懋勤勸課雖塘長圩甲圖尉細工㽞悉章約每懷吳中水防有慕於單書茲以稍遷禮曹郞厥志未究乃召宜興令齊谷宗曰汝知水部之制乎浙西移文曰勞則委於治農成則責於觀察故農者令之務也察者令之柄也執柄而務不修咎也又曰單子宜興產也業水經者也令其里而不見其書虛也谷子歸而求諸其裔得邑博易新梓先人書及家乘焉谷子攬而績殺然歎曰劉公教我矣謹按單子名鍔兄名錫與蜀二蘇同登宋嘉祐二年第鍔亦登第往來交好後文忠公知杭州謂浙西吳中實江澤之營轄也乃聘鍔訪論水利因出所爲書并圖觀甚悅文忠公具疏上於朝下其議不果行鍔遂隱居不仕代多儒顯於乎圖亡矣書幸存焉皇明永樂改元太宗以蘇松水沴是憂勑大司徒夏靖公總督公取單書師其意東南克弗魚腹至今血食且京闈留發策試華亭顧公援其言而對卽舉第一累官少宗伯云

野史氏曰夫天下之學莫大於水故窮水績者通乎聖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入者入於海也水性必歸於海順也順其性而導之歸行其所無事也故曰水之道也單子祖禹貢而作書書成身退後世有述焉嗚呼單子身若屯矣其書則昌蓋屯者命也昌者智也數奇而理符也雖然單子之書論三州而止此其學未通乎聖也孟軻氏曰禹以四海爲壑夫推而廣之仁覆天下矣

頤山集序　　方鵬

嘗聞言而無文則其傳不遠文而不本於德則其言不傳故君子言之必有文也文之必有本也本之則無其如文何哉義興吳公克學不遠數百里攜其所著頤山私集若干卷詣予謁序夫文天下之公器也私之云乎自道耳乃讀之累日而有得焉是故讀其詩其趣逸焉吾知其曠矣讀其序記其辭整焉吾知其莊矣傳狀志銘諸作其事核焉吾知其恪矣祭兄文肅公之文其情惻焉吾知其愛矣與當道諸公書其氣充焉吾知其介矣曠者德之裕也莊者德之敬也恪者德之誠也愛者德之仁也介者德之正也詩曰秩秩德音信其然乎故竊評公之文如水之有源而河海自潤也木之有柢而柯葉自茂也城郭之有基而氣勢自雄也有本者固如是矣或者不知本之當務號於人曰某學盤誥某學史漢某學陶學韋吾取法焉而其人心術之微行檢之實忽而不問及讀其所爲文則或苦於拘迫不可以言曠過於縱肆不可以言莊遑於浮誇不可以言恪流於刻薄不可以言愛墮於頹靡不可以言介公之文寔有是哉初公夙稟家學文譽四馳然猶末耳若其宅心制行高出流俗身名俱完表裏一致則予知之深信之篤而敢

爲推本之論如此知德者必不以予言爲過也公名仕字克學別號頤山因以名其集南畿發解第一尋登進士由儀部正郎擢按察憲副視學於閩卽致其政復以薦起視學於中州進蜀藩大參遂堅臥不出識者爲世道惜焉

荊溪外紀卷十五

荊溪外紀卷十六

記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唐人

遁叟以斯世方亂逃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統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於險而逹於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溪山之神於庭酹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勖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虫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氛悖雨以傷艮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臃腫之朴不爲榦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困膏土養非食之實以瞀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欿（切如 音）爾實又酹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者勖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墟以通其流決於畎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涵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舄鹵以啇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剛（剛咸）實使黿鼉爲留決於沮洳使蛙黽得志維溪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酹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淸明之源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遂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

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溪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溪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宜興周將軍廟記　徐鍇 後唐人

君字子隱義興陽羨人晉鄱陽太守魴之子少而跅弛任俠自處不護細行鄉人以為暴焉嘗感父老之言以南山之虎長橋之蛟并己為三害於是入山殺獸既而搏蛟浮沈三日竟斷之而出初里人以為君之沒也室家相慶既出始知人患己之深也乃入吳尋二陸而師之學成義立以忠烈自處期年而州府交辟噫夫覩過知仁則向之所為非巨惡矣吳末為無難督及王渾平吳置酒高會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室分崩三方鼎足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獨一人渾有慚色荊楚之烈氣浚太原兵滅之餘折而不撓又為廣平太守積紀滯訟決之一朝君之果也於從政乎何有毋疾罷歸為楚內史徵拜散騎常侍君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化行俗易然後從徵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君深文按之齊萬年反權臣惡君之強直以君討之移孝於君有死無二賊策之曰周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嗚呼盜有道焉其知之矣及六陌之役梁王為帥軍人未食肜促令進而絕其後繼君自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首萬計絃絕矢盡而拔不至左右勸之退君以為斃門而出義不旋踵遂戰沒焉夫梁王以宗戚之貴義兼邦家非不知良才為國之所惡蓋利欲之誘深愛國之情淺也而況悠悠群品何足言乎由是而言君之所按非深文矣夫姦臣之於直士其不合有三佞直不同嗜好亦異一也邪正相形才望相繼雖欲企尚不能效之撫心內愧遂成讎惡二也以小人之性度君子之心以為善人之進必來排己三也有此三者至於及兵賢人既殞遂及於國夫剖巢破卵鳳

凰不翔殺犖殞犢聖人亦逝將軍既沒此西晉之所以淪胥也二子繼德此東晉之所以光啟也君既除害鄉里稱之又嘗著陽羨風土記則楮竊所遊留盼有在矣鍇以癸亥季詔為祠官東禱山嶽立將軍之廟貌想先賢之高風周旋徜徉欲去不忍惟君之見危授命當官必理雖百代之王者願為臣焉郡縣既以時致祠敢印其圖像而為頌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左湖右瀆君子之家烈烈周君國之爪牙梁摧國圮晉也如何粤在重亂所遊非類見善則遷過而無遂眈眈白額擇肉朱殷矯矯長蛟噴沫飛涎摧斑碎掌潤草丹川無文曷行不學將落惡足時彥光機時作學德備斯登我王庭所居成政所立傳名敏而應敵正以持傾亦既霸臺糾斯強禦自親及疏何吐何茹翩翩權倖假國之威妒賢醜正言遂其私取彼賢人委之豺虎君實致身曾無二慮恭聞否誥惟忠是與仰料將軍解形而去遂東千歲歸鶴來翔威加四海魂魄還鄉刻茲蘋藻在渚之陽斯文曷補德實無虧

宜興長橋記　徐鉉

昔人作川梁以濟不通舟車所及飆連棋布若乃形勝傑大名聞天下者亦無幾陽羨其一也夫英賢之所踵次邑居之所瞻望山川之精粹宅焉里域之神靈憑焉廢而興之絕而續之豈惟備政足以徵福是橋也徽之譜牒則後漢邑令袁君所造國朝永泰中縣令邱君新之其他無聞焉中興之初有義夫吳蒙吳須率以私帑備加營搆人賴其利越三十載甲寅歲國步中梗於越寇邑人敗之燒營而遁飛燄旁及橋梁木摧既而著作佐郎劉君來為邑長覩其制度知非民力之所能濟乃狀其事白於有司上聞嘉之詔賜錢八十萬君信而好古寬而得眾政無不和事無不舉乃相與郟王澤因民心備物致用程功授日器利工善材良事成戊辰歲冬而載明年暮春而畢長五十步廣七步對縣樓而直出跨荊溪而橫絕丹艧其飾粉偃蹇而虹舒崇高其勢邈岩嶢而山立朱

輸方軌驅馬連騎營營市井憧憧往來有衽席之安無揭厲之患昔者乘車濟涉聖人以為難橋梁不修宣父知其弗能以古方今勝負判矣晉之考績傳載異代庸庸善善其可廢乎刻之貞珉以示來者

重修周將軍廟記　沃　彥　宋人

周孝侯子隱之廟血食於陽羨歷年幾七百歷代十有二邑人四時享之莫敢有忽則其生忠義其死威靈固亦可知矣其祠居荊溪之陰縣之東南熙寧元豐閒久廢葺治榱桷牆壁敝蠹圮壞兩廊東庭半委於地商旅邑人過其廟者罔不傷之元祐四年邑大夫李侯楷從元豐八年登極赦令修治丞呂袤簿吳閎尉李寬咸贊佐而成之興工自三月初至七月而畢復塑侯之考鄱陽太守魴于輔國將軍祀於兩廡藻飾繪畫除舊致新而祠宇粲然復完既又命彥書其興修歲月而復贊侯豐功偉烈以示於後青背人始創侯廟陸機為記今其文尚存而跡又詳於晉史予故不復述

而獨以其立身之大致與夫進退死生之節而論之且士有三戰三北而不以為快為恥者仁以憂其親也有禍藏未萌察幾而去者知以憂其身也逢難必捍見死必當者義以徇其國也又有能安其身安其親安其君保固四海而難其得以萌者才全道備觀時以動者也此四者志雖不同而所趣在理則一後人以今而鄙其偏則為不恕執此而非於彼則為不通是以君子成美焉嗚呼若侯其賦才也雄其改過也果其守志也固其為學也敏其臨事也斷其流下也慈其事上也直其御戎也武其臨難也義學乎陸而賈過之所性不同歟嗟乎侯之亡而至今亦久矣其威靈在世殊有可駭者在邑人沈詵夜夢侯語之曰從汙吾耳汝為吾拭之吾賜汝以一指力詵覺疑明日詣廟觀像事符於夢因以布巾拭之及出廟臨流濯巾縠之微用力巾已裂而中斷矣自茲勇抗百夫雖扛鼎拔牛之士不是過也事類此多聊書一二以示後人而復為詩俾邑人歌以祭焉詩曰

冥冥晉日兮斂餘輝以將滅氛祲重雲兮翳於天闕侯為孤壘兮獨奮耿光欲挽月徽兮使之同轍時不我與兮其將奈何一麾西征兮督授命以效節效節獨戰兮雖馘萬首傷羸兵之已饑兮顧後陣以中絕陣中絕而不救兮身遂隮於盜鉞志士感義不平兮為之飲恨以泣血後人百世為祠兮報侯之義勇而忠烈祠之所背兮重山相倚祠之所臨兮長川沘沘冬之夜兮霜月高潔夏之日兮蘋末風起邦人感四時之變兮念侯莫已嘉殽惟馨兮尊酒惟旨薦侯於堂兮享侯於几侯之未來兮邦人悲侯之既來兮邦人喜歌此闋於清商迎飛魂於千里

宜興縣學記　朱　熹

紹熙元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廷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以巨費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

闕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儥金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為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為講說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向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攜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內外煥然一新堂除門廡所不嚴備像設禮樂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為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為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才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今者又成效如此因知樂為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以取世資則又予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為悉記其語使後之君

予有攻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兆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美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

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權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休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淛西水

旱常州民饑尤極流殍滿路顧宜興獨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獨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繦屬爭先視貸籍無合龠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以爲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太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其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嘗得聰明

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宜興先賢祠堂記　　眞德秀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産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盍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百世無斁歟後世先賢有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爲百代標表餘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時見可觀迨至國朝則若樂安蔣公儒術爲時所宗雖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

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蓋皆一代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託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非耶然自晉迄今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三年汲候趙侯與愆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而咸稱其位又惟內翰汪公兵部侍郎于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臣儒碩或家或寓皆用故事以祠九月望日妥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脩發爲道德之歸乎周孝侯同桑梓有爲若是今昔豈殊吾心苟忘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襲其跡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産之惠舉以告弟子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爲善莫不具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者爲指歸則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

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而瑞木叶符異材畓興此其兆也侯於此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

重修周將軍廟記　　蕭德藻

侯廟食本末厥既有考不復枝出吳興沈德遠言乾道八年夏自樞密院檢詳去國屏居家山之草堂十一月望拜守秀州命越三夕夢謁侯廟視壁間畫列宿天人及斬蛟象瘠而思之獨宜興人廟侯耳非吾新命之地且平時足跡未嘗至意念亦不及胡為乎神處其間哉已而改命守常州十二月入對便殿即之官道松江遇風驅湖浪看舉平陸漫瀰滕高下洶闘聲撼雲空碎舟蕩骸者相屬吾舟亦敗怔營有禱焉舉室數十口常之吏卒亦百聲躍出驚波中相與保道旁草舍幸皆無苦既至常延見吏屬徐問宜興長吳千乘侯廟壁畫略如吾夢中所見且言廟久不繕理乃以二十萬錢授千乘俾歸新之邑人相勸輸財力樂成不踰時輸焉與

焉益張厥靈益大厥聲廟之復盛猷折益如此方欲伐石大書適遷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遂不果後二年德藻故人丹邱陳時中為常州德藻過焉因道德遠語時中曰德遠若有待也吾常多侯幸遂書此吾為子碑之德藻惟前事雖似顯神怪然忠義之氣在天地中嘗獨皎然於汗漫不可測知之際同焉者應不開古今若陽燧之召火方諸之召水端倪了不容索侯少時里居搏蛟虎如殺蠅蚤蓋世俗所喜道者此在聖人之門其猶有愧焉晉武帝朝為何等時侯官中執法擊司馬彤不少貸尋隸彤為將討齊萬年侯固不知彤之將遂也哉自常情言之死君命固其分死大臣怨容可自列侯以彤借君命置我於死地所借者我所當死也尚何辭以寡敵眾矢殫弦絕蹈白刃義不還顧英烈凜凜破暨為晉鄭伯有馮三世卿族其精爽猶足以動國人侯忠義貫幽明能感發其類於百世之下固應耳吾乃今有虞於二君子哉德遠名祖時中名庸

宜興岳鄂王廟記　　周端朝

中興三十餘年事論底定於是岳武穆王以尊宗社志還故疆爲名將第一安靈揭敬被於荊襄久矣始建炎間虜南軼王柄位未盛已提勁旅轉戰桐汭速奏六捷俘執偽置克復溧陽時巨盜旁午閭宜興殷實吸眾寇犯官旅雌伏縣郭阽陷王亟引兵至境郭吉望風竄假深淮王追殲殄盡還所掠輜舟百餘盜相挺未已率精銳數千討王多設方略降馬皋惜林聚誠張威武蹴戚方駐軍張渚歡全濟旁郡邑棄貨儲來保宜興踰萬室方蹈躪孔棘貢城畔走近鎮垂郛不自保固而宜興外捍虜內攘盜存立無虞王之勛烈雖降在一縣豈不偉歟比聯守將能盡為是則石城湯池襟帶千里虜已無噍類矣余觀王抗志不撓誓滅強虜既掃空洞庭通關江漢然後舉肱河洛決皆燕趙迄以其身借為死生視留題金沙寺時氣概已見英爽有知其當時夷門燕居廟也而豈望報一邑安其香火之爵哉其摧戕冤鬱以功為讒而宜興之人

實曰王之恩我等父母也象設祭嘗率與國家褒幽節諡之典相為後先謂義不根人心亦豈然也顧出閭里縣慈未稱嘉定十年知縣事戴君栴甫上謁猶即周孝侯祠下慨然曰豐功而薄祀貴爵而附處縣大夫以政迪民者也豈敢忘革乎度地蔵鳩材榦將為新宮張侈祀事郡守趙侯崇模王之孫嘉興守珂咸佐其費合凡費用役不及民明年六月會材凡梁董堂崇植甍廡森聳袞服南面旗纛儼雅邑人闐溢謳舞還念昔事越百年之愈不忘也古者制禮教民報天地社稷品節降殺先嗇農師國鴉出本祖駿業雖培德性皆示民防範之至也忠名勇績其大者蓋已默扶邦烈顯開世道非一邑得私以為賜而為政者教民以不偷其必自豐報始矣相攸斯宇仰抱普權之高俯瞰蛩蕃之清以詠歌王之德於無窮義問交暢普意周匝抑俾英材輩產以保乂王家茲不亦望於邑之人乎戴君永嘉人端尹眠隱先生之家嗣端尹嘗以盛心名命其子其為政宜知本末是宜書

宜興周孝侯塋兆記　劉宰

周孝侯墓在陽羨荆溪之南北向廟當其前紹興中賜額曰英烈慶元初進封忠武公周氏自魴四世顯著其盛也一門五侯墓之存於今十有一莫詳其次然公必葬衣冠其中明甚歲久荒宇民居交侵賜地之存無幾近歲有仗義起祠者所歸僅十之二旋復區分之番陽洪君偶乾道相君之孫好事行義其丞是邑也謂古興王之世必禮先賢之墓而法所得祀惟有功於民有勞於國與夫禦災捍患以死勤事者公皆兼之又公之英爽凜凜如生顧廟未葺墓之采樵弗禁非所以崇明德昭令典欲亟圖之而局於位會其季年以遜攝令慨然曰可矣乃周視棟宇鳩工庀材以楹計屋凡敝而新之者十有八無而益之者十有四頹而正之者九漏而塡之者十毀其壁而飾其像設什器與凡丹堊之漫漶者既又巡行兆域辨其侵而劃相其遡繚之牆踰二百丈樹之松杉合萬有一千本又即墓之中故相余公倬為傳領時所築塋亭彭以為致敬之地費先捐已故助者衆役不千時故作者力凡用石米二百緡錢千有五百其助竹木瓦甓而不受直者不計經始於歲癸未十有一月丙寅而成於明年四月朔洪君之為力勤矣既成而屬予以記余雖不文以託名不朽為幸其何敢辭抑聞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蓋慷慨殺身苟不勝一朝之忿者皆有之從容就義非沈思審處不輕用其身者不能也張子房蚤歲結客報仇眇秦皇如晉鄙不幸為所及則從荊軻游地下耳及聞圯上之言玩意黃石之編向者排山倒海之氣如水泛壑故能不出帷幄而贏踣項公其斯人徒歟史稱公少時縱情肆欲為州曲患陸士衡為公碑謂不欣於俗為俗所詆徐鍇又以公為任俠千載之上是否誠難臆決然竊意鍇之言為近蓋吳魏世讐吳自大帝之亡日迫於魏魏以曹休之敗深怨於魴則公之任俠即子房博浪沙中遺意其為鄉里患苦非公自爾蓋俠徒所萃其勢則然及聞父老之言翻然自克又與子房圯下歸來異世一揆前輩以子房所遇為秦之隱君子庸詎知公所遇非陽羨之隱君子歟退想當時適合之由進說之次第與公所以引咎自歸必大有可觀而史非班馬登載闊疏令人不慊故述之篇以侈陽羨舊聞而附以詩俾歌以祀若公之官閥行治傳記已詳茲不復贅云

南山高兮嵯峨溪水湛兮平波波不驚兮山寂寂樵者唱兮漁歌遠宇兮煌煌嘉薦兮苾香公之至兮愉愉降我福兮穰穰飛龍駕兮翔鸞御公之來兮倏而去宰木秀兮佳城慰我民兮千古

宜興嘉定修學記　葉適

戴君栩宰宜興既補弟子員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君商老敬止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闕或毀故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旁縣材棟僝士作壁二年復修廟堂敞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俾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渚洑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嶔洞尤怪偉蓋自楚漢為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陝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肆暴至比異物一旦感激役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御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溺於時開封禮部有二邵集英親策有餘選皆盛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時者三或疑非地藻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和啓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今能與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昔多偏術多君子人美其地也安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道以心肝脾肺腎無恣其情念累思素無撓其鑿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浚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古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為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邱可以奄晉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遊於覆載之內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意哉卷舒之節猶浴沂也善惟之質亦舞雩也非縣人壘士專而有也

圓通閣記　陳公益

宣祕大師永密住宜興之廣教建閣其上榜曰圓通以書抵予曰爲此閣蓋以奉補陀大士之像示有尊也其四旁翼以諸天又兩閒則歷代祖師香火與李相祠附焉竊不自量貪於設飾像教合檀信常住之力經始於壬辰季冬迄今歲春僅克有成事之幸而集則慈氏是賴永密何力之有獨念此寺始於齊武帝毀於唐會昌咸通八年鳳翔節度使李蠙以俸資起廢寺得復興興廢既不可常後之視今猶今觀昔則有記歲月之文存爾公毋我遺豈惟幸事一方實𢑱賴之噫師之屬予厚矣抑予雖不習宜興風俗亦嘗剽聞其略矣宜興於今吳分也吳人輕生好勇而奉佛尤謹故釋氏之教盛行民有不懼王法而懼禍福之說者豈其習然耶惟觀世音之道變動不居普融無礙上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下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以同慈力故身成三十二應以同悲仰故令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是其所以爲圓通而集二十四無學之

大成也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墟墓之閒未施哀而民哀物固有感通之理是閣之建將使閱者生敬敬者生悟潛銷剽悍之習轉爲篤厚之歸獨不在茲乎至於善權山流俗所傳靈異則風土記弁詩人之誦詠詳矣予不贅及姑識其建閣之意以復於密師云

周武惠王射虎流杯橋記　余登元

壬戌之歲首夏八日英烈廟周武惠王生辰也里人周梁以辦香東紙揭虔展慶禮畢相過而問曰梁生長義興於茲有年武惠王始終節義前後封爵及禦菑捍患著靈顯應頗悉其詳惟近故祠貫通直莊公夢於浮祐增修義興志謂流杯橋在南門外六里舊傳周孝公射虎之地水流而西夫橋梁跨㵎杯何自流水性東之流何爲迴嚮疑未悟願切有請予憮然曰凡記風土考實而錄事有攸據盍迹其地而論其人武惠王晉義興產也晉俗尚豪放飲輒席地想杯酒流行之頃賈勇作氣攘臂持滿矢發虎斃山岳震撼風林助威水鳥知其不爲逆流耶如舊圖經敘鄉之上下餘皮者亦以王伐蛟於溪擊鱗甲此所故表而傳之橋以流杯得名良以是歟問者曾斯言而退予復攬襟默思向葉水心論王少日縱暴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前死不卻非地之勁挺不能也發與溪山秀拔故地靈而人傑橋之名水之流於其地亦於其人耳夫何疑遂述其顛末以識其歲月

善權禪堂記　李曾伯

余三十五歲乖先人奄歿於陽羨時與諸衲往來有闍僧道琳自善權來忽謂余曰觀公氣運異日必階政路善權乃浙右之佳山水也他時宜請作功德院余笑而謝之後驅馳四方徧歷諸閫蒙上恩賜第且與恩例視兩地於是恍憶前語援例請於朝得旨從之賜名報忠寺因考顛末此寺自齊武帝時建立寺額至唐李公蠙嘗讀書於此增啟山林以贍香火遂爲名剎頃十數年前主者代謝不常惟衣鉢是私魚鼓弗繼禪衲星散自寶祐撥賜後遂命

江陵府二聖寺福嚴祐禪師開山住持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重加整葺僅四年寺宇一新規模改觀惟僧堂褊陋寒暑燥溼弗適盥處方將改爲而祐以荊閫招之重開二聖法席其與余約不遠而復越四載閫帥挽之去裝之松枝弗東乃舉建康蔣山首座僧德珍以代其突不及黔卽營此堂鳩工於乙丑夏落成於丙寅秋萬瓦鱗鱗宏壯雄偉與此山長久乃至明樓照堂周迴廊廡及合用安衆之器所需無一不具見者贊歎甚希有也厥堂爲屋廿二楹厥費十萬緡盡取諸粥食之餘環寺雖檀施長一毫不撥之也嗚呼惟大雄氏垂世立教以性海爲鄉法界爲宇大抵以空虛寂滅爲主視所寓如寄其盛衰興廢固所不論然其建立常住供贍大衆歲時伏臘之資晨鐙夕燭一粥一供日不可闕其與世俗日用無異此寺厥田中下歲之所入今猶昔也前乎主者字髮輪窗彼何人斯奚爲居之而枵如垂槖今也爲日幾何厥宇鼎盛山川爲之精采煥然一堂永爲天下英衲雲聚海會之所亦奇矣哉自

茲居是堂者精求微義拔我疑根洗我塵垢日化月遷卽心是佛將又爲此山重豈徒爲飽食安坐而已以今換昔信知一般是麪由人做非此豐彼嗇也我佛於無無有中出一手以濟衆生莊嚴世界當亦如是余臥病且不解作梵語僧來求誌盡問諸䛕知識姑書此以紀歲月

會仙亭記

董潾 元人

大江之南其山由故障綿亙聯絡大支走浙西鍾秀天目小支行桐川溧水之陰重岡疊阜委蛇東來距陽羡而止其最高者曰荊南山荊南之陽融結演迤傑出於千巖萬壑之中者曰張公山其山形如覆盂如偃蓋嵌空坡陀甘泉流其下曰會仙巖巖之前二老仙飲所也宋紹聖間湖汶寓公諫議大夫王公嘗識所聞於石隆興癸未住山觀妙先生應公若容築亭攬其勝乾道乙酉王公之嗣澄江史君自耕先生季恭㳟會仙扁國子博士適堂先生惠公戊吉爲詩幷序及應公之高弟仲和先生應公守柔嗣主是觀

慶元四年春乃撤故亭而新之架石梁泉上以便遊憩咸淳乙丑紒巖諒公應聰以高道由右街鑒義來任管轄爲雲集於斯爲盛公之南歸官宇燹燬亭存而扁亡皇元混一區宇天師統護道教應公七世孫可山戴公道可奉旨住持本山至元辛卯故參知政事本心文先生扁舟訪公行方外之契暇日杖屨駐亭上爲篆會仙二字追紹遐蹟今之所存者是也延祐丙辰自天錫旨護持名山可山之孫慕容誠源與紒巖之孫李質夫獲嗣重修協衷共事乃興滯補弊新亭宇完墉牆疏泉剔崖種花蒔果而會仙之境益勝都監葛萬里與予遊指以語予曰先生殆將隱矣今昔之事先生能言之使巖石可鐫肯爲不朽乎予曰唯唯適堂博士公簪姚氏曾高叔祖也山中紀勝有集雖載公會仙詩迺亡其序予家藏朝散惠公敬之手鈔適堂詩故無恙嘗爲可山補其闕矣今鄉之遺逸獨予僅在見而知之獨默默然遊去予負泉石矣既爲敘歲月復拜手而爲之歌曰有亭兮巋然巖之幽兮會仙流瀑兮淵飛雲兮翕翕翼巖亭兮山巔仙之來兮鸞鶴翩躚載歌曰山之壽兮脈綿綿祝聖人壽兮悠久如天四海隆平兮我林我泉玄侶熙熙兮與山齊年

沖寂觀重建玉皇殿記

薛舉

道宮之祠唯玉皇最尊蓋其宗主三才統攝萬類非諸天帝比也今夫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森列雷霆之震薄風雨之散潤與虧盈益謙之道福善禍淫之理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傳曰以形體謂之天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帝信斯言矣故道家薰修之宮自三清至於諸天帝君皆有祠而於此獨致嚴焉荊溪之西有觀曰沖寂卽唐淩霞觀也宋大中祥符間再易而爲今名舊有玉皇殿居其中歲月彌久風雨莫除棟石敧摧金碧銷蕩重以士馬蹂躁之餘而敝者日以仆銷者日以盡度其勢之不可復支也則相與撤其舊以需善歲而新是圖前管轄住侍宗君處厚嘗有志於是而歲比不登穀歉未酬餬其口且不贍是以罔克厥成者十有七

年至元庚寅宗君之徒今提點住持觀復以嗣師之命來主其事蓋自其身處衆儕已欿然有慊於是至此益以自任於是銖而兩而積圭龠而累視其橐中之裝足以集事也乃相舊址而崇其庳市邑屋而隆其微鳩工度材獲石獻能經始於辛卯之六月卒事於壬辰之三月巍陛垣級黝堊丹漆百爾器備各得其所輪奐之美視昔有光熙事告成上帝嘉饗神用錫羡吉弘以昌時彌月不雨甘澤隨澍於是觀之人士與其鄉之耆舊咸請於宗君曰昔在熙寧吳君以一石壇之微猶勒珉以傳不朽今是殿也其功役視一壇不知幾倍徒詎可以無書宗君辭不獲則貽書以請於余嘗稽之石瑊質之古老之傳蓋唐有縣令周遐居於此喜與方士遊一日道流款門閽人辭焉徘徊井湄置丹其中閽人異而入白周亟出視則有白兔逸出於井躡雲而昇相遠以舍尚縹緲有餘靄周痛自悔恨卽捐宅爲觀施田以爲糧揭妻子莫知所終厥後異人閒出況其面勢所向湖山獻奇風烟所積望植叢秀宜有仙聖日

游其閒南唐時道士許堅浚波上昇留題壁間至今羽流皆能誦之故樞密蔣魏公之記謂其前對張公之洞旁連山亭之山仙風道氣蕭沐浚淫陶冶漸漬者蓋實錄也宋宣和間觀有祖師芮法師道陵以道術際遇祐陵寵賚優渥賜號南昌郡左街都道錄仍詔本觀齋田復勿租税其謝表有云左街錫寵一身濫被於殊私南畝蠲租衆口均占於僞料間嘗有刻戰甚詳感方之亂燬焉聖元混一區宇丕崇師教綸言申布賦石盡蠲故黃冠者流益得以其羸營繕修飾以祝皇上億萬斯年之壽如宗君者豈不少哉然余獨嘉宗君之事其異於人者有三焉蓋其爲是觀也百廢將以次第舉獨先此而後他役爲知本繼師之志而成其事爲知孝捐私橐以興公役爲知義三者皆所宜書也故余不得辭

普權重建藏殿記　陳　桱

寺有藏經之殿猶漢之有金匱石室藏書之府以覺皇所居非潛擬也法寶所聚故其爲屋亦以殿名凡大禪林有所作與必先此

所以尊法至於棟宇高廣莊嚴殊則又往往出世俗所作甚遠豈釋氏一宗固多才能而能若是者乎普權寺在國山東峰首義興諸剎自蕭齊迨今其間不知更幾廢興然其叢席之盛樓觀之偉在一邑中無他與競者蓋亦主席代有其人若西印禪師祖公以雅識遠量聞江海久矣至正七年三月行宣政院遴公來補其處既至周視衆屋獨藏殿尤敝漏弗葺不踰月而其半壓焉師乃歎曰昔吾祖玉山翁作僧堂近允元迪公作鐘樓今皆於茲足以聳人耳目雖吾世尊之教一真圓常普融無礙於中諸相曾何起滅然其存乎書而足徵者後之人得以隨處誦習之惟在所謂五千四十八卷爾今此殿不重作使寶藏暴乎外卷帙燥溼不時豈吾徒奉教之意是將有待耶乃出其前時衣盂長物謀撤而新之寺之耆舊咸而化者唯善居倡以七千緡餘亦相次獻其所有始市材木他郡水陸紆折經三百里以師之惠愛工雖劬而不以爲勞斧斤喧豗谷五閱月而訖功易輪藏中柱以堅緻之木凡輪藏之髹飾有虧壞者更悉完備殿爲重簷凡若干楹高廣加於舊輪奐之美與金碧相發揮虛明焜燿觀者欣仰得未曾有而師視之無一毫伐善意嘗以學者一切所作皆世間相非離世間而出世間道之通也先是寺以續置田見役有司計其所入不能半給官府每歲二税必資他田之人以輸之而常有叫囂隳突之患衆畏以爲苦師至言於州悉歸諸施者家子孫其無所於歸者則以乞諸佃人自是吏胥無容其奸衆食方贍而規既已化去其平生所蓄物以稽計之毋慮二萬餘師念其儲偫之艱將欲侈其施心命司帑者上之用之若出規乎益得盡力從事土木增崗三門造西廡寮舍闢門徑使修直旁多蓺松作亭澗上爲中道遊息之所壘石犄周數里以護竹樹之近寺者事皆次第與舉會四郊多壘師遊天台邑中諸剎盡毀於兵矣而普權猶巋然林麓間蓋非特有神物護持抑前後主席之多賢與其願輪之堅固也世世難民莫適有居方憔悴呻吟榛棘中坐徵斂百端而普權之衆粗得以燕處自

若雖懸磬其室幸而不爲徭役波迸弟子永禧等哉念所自因錄其嘗日所闕於師之說與修造始末來求文以記之且言殿成之日鎮南王專使者函香發廣陵入山飯僧獻佛絲幡二以五色綺絲爲藏經帶易舊者煉之得舍利師未至時洞中神龍見夢請稱號說法而天雨華諸瑞應多可記者嗟乎禪師得道之通其言非離世間而出世間是不舍一切法之謂也不住一切相之謂也余故知其有所作爲而未嘗作爲其無所闕是禪師所作佛事以此而施聞者見者當獲無量勝妙功德宜乎爲衆悅服王臣所欽光於厥宗才能瑞應抑末也歟至若其徒不忘其師之訓而欲其事功之必傳則猶有可嘉也是皆宜書師名楚祖南康人居字頂峰天台人其相與謀而立石者永禧紹鎰志遠遠芳大亮志顒永儔共請於長老西源達公而刻之云

蜀山書舍記　唐　肅

自大厭文治盜弄五兵者殖受草薙幾偏齊州一時才傑之士憚

其智力於是靡然輯六籍而皮孫吳師宗儀秦背遺姬孔左顧右仰以求容於俗一有操仁義之說者咸目爲迂闊寒餓死而莫顧噫君子之道窮矣使有一士焉衆猶而獨薰衆華而獨素衆雕而獨樸衆譟而獨默衆袞襮而獨折臧衆挐挐狂恣而獨兀乎若無趾衆潰潰合汙而獨介乎若不惜於山之麓水之涯迺構廼營以誦以弦匪帝訓士禮不習諸口不服之腐鉤易之玄咀詩之菁揭春秋之袞將養其體需時而用完其璞俟價而售既於時不既於道窮於身不窮於心怡怡焉充充焉自足而無悶則夫人者視彼孰優劣哉然今信有之乎若吾友鄉郡徐子之居蜀山書舍者其人也吾才不逮徐子識不逮徐子而願隱之志則亦庶幾乎徐子行將襆書挾劍問津震澤之南而卜鄰焉徐子幸無絕我

山齋記

王 家 國朝

義興王允岡甫卽其先塋之左結屋而名之曰山齋允岡以予同宗皆出於故宋秦王之裔家又得上交其祖父兄三世知允岡出處甚詳故求予言以記之案惟昔者宋太祖布衣時有義弟十人其長姓王諱審琦者官至太師賜鐵券封秦王謚正懿五世孫諱淵者南渡時爲樞密官忠死苗劉之亂敕有司具禮葬於義興之紫雲山實允岡八世祖也故王氏世爲義興之著姓至允岡曾祖覺軒先生又能恢大其家以經史教詔子弟起家至蘭溪判官其子德齋先生樂清先生咸有盛德於鄉里樂清早世子彝齋以溫恭靖懿之資藉祖父之澤留心典籍篤志鉛槧行以基其身學以文其辭生子二人長曰允同季則允岡也泝允岡而上數世皆享其積善之報富潤福澤好德康寧養生送死無復遺憾至允岡之身年未冠遭元季之亂王氏避兵盡室東行從其祖父兄盤遊吳中幾二十年繼而德齋卒於杭允岡以畎畝之故爲妻族所累遂戍於邊允岡遂縈然歸義興至則故里漫爲荆杞於是布衣草屩櫛風冒雨率其童僕躬耕溪上披荒萊而樹藝苑刈蒙密而運耒耜迨乎有秋場圃既登則東迎其雙親彝齋公及母夫人以歸爲酒醴以宴樂之甘毳滫瀡朝夕溫清怡顏愉色以悅其心族宗鄉里皆稱其孝縣官以爲能署爲萬石長朝廷創設是役重其事而信其期苟一毫之不謹家破身喪比比皆是惟允岡甫夙夜勤懋孜孜奉公數年之間先期集事至於今日終免於戾於是渺然深思其先世之邱墓自樞密公葬於紫雲其子孫盡葬梅林梅林在義興之東南紫雲在義興之西相去六七十里銅官離墨特立於其中紆鬱盤巘穹崖鉅谿不可勝數也紫雲之西則有善權縣亘乎溧陽諸峰梅林之東則有靈岩委蛇曼衍於香蘭諸山而瀕具區之巨浸矣山川之涵蓄發秀乎紫雲而鍾奇於梅林然亂久荒敝非追遠之道也乃卽其所而建屋焉扁曰山齋既以名屋又以自號其志固可測矣夫穹然而高大者山也下根黃壤上摩層穹松柏楩楠之所生金錫砮丹之所產煙雲雨霧之所鬱勃而龍蛇虎豹偃蹇之所都也長林豐草可以棲遲清泉白石可以漱礪故幽人曠士樂居之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則非獨幽人曠士之所樂仁智之士固且樂之非獨樂之又得其靜且壽焉君子之動靜語默必內合於理外周於事非苟然也余又三思允岡之所自號其理益深矣乾坤生六子少男爲艮其象爲山其理爲止而光明允岡甫之謂乎允岡彝齋之幼子也父名之曰仁其樂山之謂乎自秦王至於允岡凡十三世譬如高山峻嶺原委起伏其來遠矣必有險也爲岬嶝爲躋峻坂必有困也爲巇巘爲危石君子處之無蹈心焉耳已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言君子歷險而後有爲也其攝事也恭勤無栗無職外之思象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故能免其險艱而無咎也材木衆寶之所聚也巖峭源泉之所逮也顧且棲遲而止於是非惟止其身又當止其心忠孝慈儉允岡之所以止其心也嚴岫崆峒允岡之所以止其身也上以承祖考之澤下以遺子孫之福所以爽世光明而無窮也仲尼曰人不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其能止衆止此止之義也昔者郭忠

恕學於程子程子示以易之艮卦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立身行道皆自此始忠孝遂牓其室曰兼山適知允岡之意將合古人非徒爲登眺遨遊而已也黄鶴山中人王蒙故歷叙而記之

蜀山草堂記　徐一夔

太湖之陰川迴而野迥有清曠之適是曰陽羨異時東坡先生始領第錫宴瓊林與蔣魏公聯席魏公極言其地之勝先生遂有買田築室之意崇寧初先生歸自南海因告老於朝而居陽羨酬前志也去陽羨而近有山隆然拔地而起盤桓數百畝旁無聯附號曰獨山先生愛之築書堂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茲山不宜姓獨宜去犬而蜀史姓山曰蜀云陵遷谷變其址入於金陵保寧之官寺久矣遂爲寺之別墅今敏機師以純行粹學來主保寧之席閱至茲山紺壤疏潤碧泉流動上緣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履下望見太湖黏天無壁而銅官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障巨浸蓋亦奇矣師因歎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忍去者以此也夫仍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宋季之亂往家吳興每有所自出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卽先生之心也人亦有言適異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茲山雖小苟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岷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師與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葬其父文安府君後出立朝以至崎嶇嶺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豈不有鄉土之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桑門是託殆將盡空色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所寓也安有求道而不念其身之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爲知本矣如曰師雅嗜吟茲堂也蕭灑追塵可繼吟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爲記

宜興縣重修廟學記　王直

宜興之建廟學久矣六七十年來未有能修飾之者由是日入於弊宣德中縣令章惟澄以大成殿之將壓也乃謀新之材始構而以事去正統之初上饒蔣侯義自桃源御以賢舉來爲令始至謁先聖而周覽學舍慨然歎曰朝廷設教養斯人而義適當其任今廟不治將何以奉順德意夙夜祗懼思竭力圖之會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畿內監察御史彭公勗專董教事至宜興咸知侯之志而獎勵焉侯重於勞民旣盡發己貲以爲倡且召邑人許信告諭之復俾耆民徐宏諠輩董其役信等退而謀曰吾邑得賢令欲新廟學以教吾縣人子弟使皆爲才且良此甚盛事也吾徒豈可以不勉於是富者出財貧者負力以佐官乃市材命工完殿之未備者塗塈而盡覆之兩廡兩齋戟門欞星門會饌之堂諸生燕息之舍悉次第改作施以粉堊丹漆塑聖賢像皆如制經始宣德乙卯九月十六日以正統戊午壁日訖工侯旣告成於廟而進諸生使學焉教諭邱純諗於衆曰吾侯用意於學校至矣然其爲功也實難宜刻石以告後人使維持之且使學於是者宜勉勉以副侯意衆皆曰然遂因予友滑河太守李侯信圭求予記夫學校之教所以明道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循其天命之本然施於人事之當然而皆有其則是所謂道也然或蔽於氣質惑於物欲有不能知不能行者是以聖人在位必立學校以教之其入道之方則必以讀書爲務窮其旨趣發其所蔽祛其所惑知之至行之力斯能有以成其才三代以來皆然也我朝列聖猶以教學爲重於五經四書皆有纂述以發其蘊與慎擇俊秀俾業於是而訓以良師且專置風憲官往爲勵焉蓋欲明道以興治其所望於學校如此今蔣侯之爲是也凡來學者進而謁於廟仰先聖之德容而知夫道之有統退而習於學誦經傳之微言而明夫道之有常居則行於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出而用之君臣上下應事接物之際而無不盡其宜然後爲道之成則無負朝廷教學與蔣侯新學校之意矣世之爲令者莫不有學校之責然卑忽而沮抑之者蓋如蔣侯者甚少也然則蔣侯果賢於人哉予故爲之記以勉夫學者且示後之人俾善繼之永勿壞

宜興縣增修城隍廟記

姿洪

通天下郡邑廟祀城隍神者咸其功在捍衛而宜報之也神爲一郡一邑之屏蔽而以捍衛之功庇其邦之人則邦之人不忘所以廟祀之則報之之誠安在韓子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然神固當廟祀矣又必爲守令者有以倡之於上然後斯民有以從之於下也況宜興爲常之屬邑土地人民賦稅甲於他邑凡水旱癘疫之祈禱必賴於城隍焉其廟元在縣治西國朝洪武初守禦官楊國興移置於縣之長橋東南二百步人之奉祀日嚴而神之靈應日著七八十年間廟雖存而兩廡儀門不足以稱民宗祀之誠正統壬戌歲縣令樂安鄒侯且貳令鄱陽李侯暄相與爲廟顧而歎曰凡祀城隍必在深嚴欲致深嚴又在長民者有以倡之也於是退而倡諸邑人捐貲重新廟庭肖神像於中增兩廊儀門三門垣四周加丹堊藻繪其壁有渠橫過又梁其上而亭覆之斲石柱爲坊牌臨通衢其廟勢翬翬然嚴嚴然足揭虔妥靈其老羸髫稚來觀者亦無不顧瞻起敬焉先是廟未修歲或旱潦疫癘自二侯之爲此雨暘隨禱而應疾癘不作五穀六畜繁茂肥大人愈給足無非迺來喝文以紀其成夫治民事神實令佐所當爲者然必其人讀書明於義理而後能盡其道今二侯皆有學有行則其爲此宜無難矣後來又有判簿新城王侯能掌司樂平朱侯輝始終其事焉是皆可書也富民者士寗助力者併書之

喜雨亭記

義興西南約二舍許寺曰善權善權山溪流奔注其麓汎然莫知所去之跡至山後噴薄壁石閒復出漫爲平流故寺稱最奇勝也相傳寺僧登祖夜夢一人告之曰我龍也爲我置祠設像天旱禱雨即應焉然如其言故寺又有龍王堂也歲之夏旱適節鎮南畿工部左侍郎周公禱惟暫駐而知其故召知縣事樂安鄒且縣丞鄱陽李暄語之曰盍往禱焉遂具祭儀登舟月下黎明至行香爲文禮祓交馨禮畢有雲升自山腰迷漫四布大雨驟作偏毘陵郡

界同沸浹洽公迺駕帆旋舟而山谷老叟童稚攀牽扶攜立河干曰我公不來神不降雨種不入土待誰之咍今公既至神雨以時豐穰可期獲飽而嬉故來拜也皆踴躍後先懽忭歌笑不知其喜之極也於是寺主贊瑄者老陳興等私作亭寺後取蘇氏喜雨之義重揭其名來屬文紀之予曰至誠感神禱而獲應此在常人爲難而在公反爲易者蓋方公之節鎮吳地大家相黨爲姦每歲稅賦數倍細民以掩已輸及發運或詐爲風漂給官重徵民貧甚則鬻屋貨子女又無可措逋竄而已故頻年不能足其公廩也自公之節鎮拔民田石加耗如干官田石加耗如干歲運外又廩其羨餘者待公上之用著爲令自是富室無敢不輸而公賦亦無不足也況其他事多公所裁以便民民之踴躍懽忭願一拜公久矣特因雨而遂此心焉耳夫公之恵民若是則神之祀待民者也民既感公神焉得而不感此公之一念纔興而神已默孚應之矣豈必如常人之肆禱歟故曰在公反爲易也或曰蘇氏喜雨不敢自有至推而歸之太空今子於此直歸於公不亦驟乎曰不然蘇氏自喜而爲詞故致其謙若公之心必南畿列郡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庶富而教行不負上所付託委任之重迺公喜也一雨之饒一郡之樂豈公喜哉是既非公之喜益民之喜而請紀其實者可不實書乎或又曰是出民之私而非公所知如公知之不欲何曰民之自志其喜公亦焉能禁之公名忱字恂如世爲廬陵大家也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歷官中外四十餘年其清慎勤能旣聞天下而其文章學問亦非淺淺所可窺測者故并書以見其有本也若書其姓名於後使覽者知其爲好文喜事者不也

重修善權佛殿記

黃宗載

釋氏之教以明心見性福田利益爲說故無智愚皆信之重之自漢迄今爲日益已久矣宜興爲京畿巨邑國山善權寺又爲邑之名刹寺山之脈絲東南縣亘五十餘里岡巒坡坂聯絡而演迤巖壑泉洞交互而映帶其來也遠故其山之崛起自然崇高而鎮重

下視諸山之奇形異狀層見疊出回環拱揖於前後左右者不可殫述齊建武二年剏寺於中其基內寬而外平其市背北而南向負山之正脈乘山之生氣鍾靈孕秀永爲祝聖之道場至唐丞相李蠙宋之寶祐四年曾伯李相國咸拓而大之光華震赫遂甲諸方宋元至國朝凡水旱疾疫禱無不應其衣鉢相傳晨鐘暮鼓迴久而振揚者皆地之靈也寺之興復朝代古蹟靈異與夫邑之善士陳撫幹輩以田山財幣入於寺者有石碑可稽殿宇前代不可考自洪武永樂閒中佛殿前山門後法堂東西廊廡藏經殿圓通閣懸鐘樓府庫庖廚僧廬賓館靡不周備宣德以來寺缺住持傾圮者多正統元年錢塘萬壽寺僧宗愷來主之肆綱維之力持弘忍之心歲修月葺頗見完美惟以佛殿將傾財匱力寡爲慮適冬官亞卿周公忱奉命巡撫是邑咨詢至寺命宗愷亟募緣而興舉之毋坐視顛仆而用力之多也邑有曰羅彥章者素好善家饒於財有志於斯未遂而歿臨終囑其子廷佐卒其事至是遂慨然助

米一千斛爲首倡興工於四年五月訖工於明年六月上瓦下甓益贅完整跂翼翬飛尊嚴閎偉丹漆塗雘金璧焜煌瞻者竦敬其事雖修其輪奐一新綱條具舉其功有倍於昔矣既落成縣令蔣義具顛末令宗愷來京請文以記之予謂佛寺之建多於名勝靈異之山江湖島嶼之境恢廓規模莊嚴法界所以陰翊王度化人以爲善也若揚子江之金山洞庭湖之君山廬山之竹林錢塘之三竺與夫峨眉雁蕩之類皆擅名天下而由儒入釋之徒往往與文人才士游者若遠公之於淵明文暢之於昌黎佛印之於東坡亦得垂名於久遠也蓋以其地之靈而人之傑也玆山之勝必有神以呵護之而功德道場之建固其所也而住持之僧有宗愷之心攻力勤好善之士有廷佐之輕財樂施俾叢林勝概繩繩森森有倫有理與金山君山峨眉諸山並稱其尤重又因亞卿公而增益矣於其請書以爲記

重修袁府君廟記　危山

聖王之制祀典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祀之者所以報其功也彼有捍禦之功而國家不知報之惡在其爲重祀典乎宜興廟祀袁府君有由然矣君諱玘生爲東會稽人後漢時爲陽羨令陽羨即今宜興也君之政績他無考舊時譜諜載君爲令始創長橋逆知水旱故民感其惠及歿而民立廟祀焉當廟祀後凡水旱癘疫請禱屢應宋政和元年有司上其事賜廟額曰果利紹興九年封嘉惠侯命有司春秋仲月致祭國朝因之祀事孔嚴邑民商旅往來祈祝於廟者晨昏絡繹正統戊辰廟因回祿縣尹樂安鄒侯旦欲新之顧歲歉民貧而事有未宜明年己巳歲稍熟與貳尹鄱陽李侯暄上虞竺侯倫判簿新城王侯耿幕賓樂平朱侯輝同寅協恭貲捐於己力借於民於是作正廟兩廡及儀門大小凡二十楹且肖君像於中繪故事於廡仍題額曰漢陽羨令袁公之祠其以府君稱廟者又邑人之常稱也既又作齋居十楹於後命方士吳自芳住守以奉祠事侯方倡之而民皆樂就其功

未朞年而告成觀其廟勢森嚴可以妥神靈可以容駿奔周之於穆清廟魯之閟宮有侐蓋一致也已而自芳請曰是廟缺經理幾代矣今幸一新願記刻石以垂永久可也夫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水旱之憂爲政之大本修橋梁則民不病涉知水旱則必有所備袁君令於此而盡乎此及歿而又昭靈應於此則事合民心順天理禦災捍患宜其廟食玆土而無愧於先王之祀典也雖然前者後之鑒袁君生爲正人歿爲正神固有功於斯邑矣鄒李僚佐爲之重構廟宇若是凡水旱懇懇焉請禱於是其亦心袁君之心政袁君之政而有功於神人者矣宜書之以爲後人鑒云

通真觀重建山門記

常之宜興縣東南隅有觀曰通真實爲邑之第一福地也舊志謂創於陳大建二年始名玄道唐神龍中因避上諱改興道宋祥符閒賜額玄通後避聖祖諱故改今名其觀之基址寬平形勢深邃君山當其前荊溪遶其後而山門去殿宇又數十步使客多寄宿

於此開寶初集賢學士徐鍇奉使過邑遂紀其事於石觀中有二古柏凌空南唐提刑虞縕文寓此嘗有雙樹婆娑三百年之句大觀中侍郎鄒忠公浩因於道士周希信齋居且起命筆名其軒曰一覽意以夢覺等其身則論大事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命名取義蓋無意乎國朝洪武初道士王秋碧號荊溪漁者住守於茲建殿宇齋房率徒衆大興教門一時名公鉅儒作詩文以彰厥美迄今遺迹猶新歲正統乙丑道會談景眞住持蔣中隱顧山門傾圮意欲新之而力有不逮一日會貳尹李侯過觀景眞具白其事侯慨然曰是觀爲往來使客寓宿之處又爲天壽聖節習儀之所門朽而不之新將何以爲出入壯觀耶迺自捐俸米五十石庀材命工重建山門三間復肖青龍白虎二神於左右畢工之日景眞請勒珉以示後予嘗聞古人云宮觀之規所宜壯麗然其興廢係乎住守得人何如耳故得其人則日臻於美非其人則日入於敝此常理也況適眞爲邑之名觀昔得人如希信秋碧以歆動於名公矣今又得人如景眞中隱之流宜其動李侯之誠心而使山門爲之煥然也雖然舉前人所以望後人也前之住守於茲者固若是將來住守茲者苟能留心積德而不墜焉則亦何患不能感人如昔之徐學士鄒忠公今之李貳尹者哉李名暄字鳳儀爲鄱陽世家在任修舊起廢多用意而此舉亦未必無禆益也是宜書之

義阡記

大凡事合乎宜者皆所謂義而掩骼埋胔之舉又義之大者自非仁人君子與不忍人之心於一念之閒孰能爲之哉常之宜興雖爲畿內大邑然溪瀆居半民蕃賦重寸土無曠故凡死於孤貧商旅無葬域者往往委棄暴露於中野正統閒縣尹鄒且見而憫之即捐俸米若干易到邑民李傑地六畝爲阡且表之曰義使凡死而無依者並許葬於上復置水田五畝爲糧課備節恐時遷事變而爲豪勢漁奪也仍以契帖刻石並付會眞菴主守菴之道士屠景芳龔道安來請記嗟夫生得其養死得其藏此固人人之至願也奈何不幸而委身於荒郊野埜之閒是不能如願矣向使無重義者有以掩覆之則形骸散失精魂飄泊不能不銜恨於九原也今縣尹公之爲斯阡吾知而今而後凡死於孤貧客旅之無依者皆得其所歸藏絕棄捐暴露之非免蠅蚋烏鳶之食其爲義之大如此此仁人君子之爲而與古之陳亢瘞殍李之純掩骼之事同一致也殆見幽明霑惠感激安知他日無翳桑之驗於昭昭者乎因記其事俾勒諸石所冀後之爲官守者尚能察之而不怠爲豪勢者又能念之而不欺庶幾大義行於是邑可期於無窮矣豈曰小補之哉

宜興縣重修晉平西將軍周公廟記　　趙琬

正統七年冬常之宜興縣新修晉平西將軍周公之廟成其明年秋縣丞鄱陽李暄以公務至京師徵琬記之且嘗時建廟有碑歷代修復有記歲月滋久文字剝缺漫不可省而廟亦日就傾圮暄深懼其壞不足以揭虔妥靈乃謀於知縣樂安鄒且縣丞武林陸潤主簿襄城崔晃典史清江劉九淵各捐俸貲因舊爲新而邑之士庶感慕而信施者無閒於遠邇遂命道士張惠然耆民張安萬壽惡信寔坂以佐工木之費由是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殿寢門廡塗墍丹青威儀像坐嚴奉惟謹願紀成績垂示將來惟宜興於琬爲鄉邑鄉邑之大夫士庶敬公若是其至琬敢無言乎謹按公諱處字子隱世家陽羨今宜興是也公自幼勇於爲義嘗感父老之言入山射虎赴水斬蛟爲鄉里除害既而從吳郡陸機兄弟學爲文有思致嘗著默語風土記及撰集吳書以自見平生履德清芳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後爲廣漢太守以母疾罷歸未幾徵拜散騎常侍累官至御史中丞元康七年氐人齊萬年反命公討之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而以夙怨絕公後援公遂力戰以歿追封平西將軍謚曰孝鄉人之戴公非一日矣於是卽公家原爲藏衣冠又爲立廟以祀公凡水旱疾疫有禱必應且常著靈異蔭庥鄉邑宋宣和閒陸寇將犯境其

徒傳舁者至長橋忽覩金甲神告曰我平西將軍也境不可犯寇遂遁去紹興七年賜廟額曰英烈未幾封忠惠侯忠惠之號既累加仁勇兼利義濟六字嘉泰初遂進爵爲公更號忠武再加赫義昭靈而更號仁勇累封英義武惠正應王廟不以名其額者因初封之號也夫公爲國討寇在戎致身見危授命其英聲茂實赫赫而不可揜者固不繫封號廟祀之有無然公在家爲孝子居鄉爲義士事國爲忠臣有德於人有功於國祭典所謂勤事與夫能禦大菑捍大患者公皆兼之而邑之有官君子所以致力於公之祠事彌久而弗懈者又祀典所謂有則舉之而莫敢廢也豈若世俗諂祭徼福者比哉然則鄉之父兄子弟亦將視公爲鄉先達而爲臣依於忠爲子依於孝相率奮發而爲道德之歸矣故併書之以爲記若夫公之始終大節具載晉書列傳及郡志可以互見者茲不贅焉

宜興儒學歲貢題名記

國朝故事在內廷試進士則題名刻石太學以申勸勵蓋定制也其在外郡縣學守令師儒於凡科貢之士詳其姓氏歷官次第揭之於學雖非定制斯亦上體朝廷勸勵之意歟宜興縣令樂安鄒君孟旭爲政知所先務茲以書來請曰宜興雖稱山縣縣人學子知所向慕其來遠矣矧聖朝設科貢取士均務得人以備官使初非有輕重於閒也顧吾邑科舉題名有碑而歲貢闕焉無傳甚非所以奬勸士類咨與同寅詢諸學之師儒自洪武以來凡若干人將特書於石以垂永久願靳一言以記仰惟皇明有國八十餘年聖聖相承茂隆文治取士雖非一途而士必以科貢爲美者良由其養之厚教之篤學之正而用之重也諸君子幸生斯世爲斯士而題名斯石抑何幸歟且物之壽者莫壽於金石金石常存則名亦與之俱存矣然古之君子有不待金石而名與天壤俱者以立德立功揚芳邁偉雖金石銷鑠而名不泯也凡學於是者可不知所自勉哉琬不敏不足以當屬筆之意念宜興鄉邑也鄉邑之士大夫祗承德意作興人才如此琬安敢自愛其言而不勉副其請乎故爲記其梗概俾刻之庶覽者有以知其所自云

大潮福源禪寺記　胡濙

大潮福源禪寺在宜興縣東南五十里清泉鄉原係古刹大潮菴元末燬於兵燹洪武初雪菴淨禪師顧瞻遺址憫茲廢墜志圖興復躬捐衣盂之資及裒衆施僦傭召匠翦茅除礫凡殿堂廊廡之屬鼎建一新後於永樂閒蒙太宗文皇帝欽取赴京校勘經典字廡等屋俱各頹圮其徒道性不遑寧處切自思惟以爲若不早圖將同先業而廢教基由是與徒衆智賢等經營綜理首葺大雄寶殿以至山門法堂伽藍祖師天王諸殿兩廡僧房庫廋庖湢次第訖役嚴像設於殿堂鳴鐘鼓於昕夕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靡不完具惟從名未俾正統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智賢具奏准令將已廢福源寺舊額移於大潮鎮重山門道性領部符爲住持誠爲重開山之初祖也今年夏智賢不遠數千里齎事狀詣京師

謁予於南宮求記按狀寺之顛末不登於文字固莫可考惟今住持道性與其徒智賢修葺之勤雄偉壯麗規制大備可謂難矣惟在乎後之繼承者思其興復之難相與維持直使永久弗墜則其構締之美興復之功爲不泯矣遂書此爲記俾勒諸石庶來者有所考見其歲月云爾

宜興縣重修儒學記　蕭鎡

昔者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自王宮國都以逮於比閭里巷之閒教化之洽無閒也周衰聖王之法盡壞逮及於秦學制蕩然矣漢興雖立博士弟子員然至孝武之世文翁建學於蜀諸郡縣乃稍立學官宋興蓋八十餘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而我朝太祖皇帝混一區宇不二三年閒既立國子監於京師遂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蓋自中州遠於荒遐側境四夷萬里之外靡不有學嘻何其盛也列聖相承益崇益勸絃誦之聲閧於遐邇是以七八十載之閒文教之洽風俗之美足以

上追三代之盛豈偶然也哉宜興常之屬邑畿内地也學之建未詳其所始歴歳滋久廟廡滮漫而故址湫隘不足以居生徒前塗陋陋不足以容車馬正統七年秋大尹樂安鄒君旦孟旭來涖是邦釋菜之日顧瞻咨嗟慨然有擴而新之之意而未得其便是冬節鎮指揮使甘雨調桂林以學旁空地四畝售之富室君聞之曰此於學爲切近不可棄即以己貲百金贖之於是址得拓而路得以廣乃卜良日選材徵工首釆飾孔子廟明倫堂次修兩廡既又斲石爲柱起櫺星門又作東西齋而庖之廚祭器之庫會饌之所游息之舍以序完繕總之爲屋凡若干間丹漆黝堊煥乎一新生徒講肄於是者悠然樂今之寛閑而忘其昔之弊陋也至是君考績來京聞求文爲記予以爲古之爲學有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有鄉飲讀法養老恤孤之禮有斂財論獄受成獻馘之法其節至詳且備也今之學雖不皆古若然聖賢之典籍具在讀而講之足以知天地事物之理古今治忽之情起居作止食飲之節修身爲家

國天下之要於以長夫禮義廉恥之風而成其敦厚朴茂之德非徒窃科名徼利祿而已是以朝廷惓惓焉以爲重而郡縣長守令知治體者必以之爲先夫爲政而不知以學校爲先猶欲涉遠而徒行升高而去之階也今鄒君於宜興下車未幾汲汲焉憫夫學校之弊而其所成就既完且美如此使邑之士游息其中相與成德達材出而爲國家之用繼繼不乏則君之功效豈小補之哉君爲人敏而通惠而有制在官七年民安便之其所施設累累有可道者修學乃其大者耳故特書之俾後之人有考

宜興縣儒學鄉貢題名記　岳正

科目之制尚矣肇於周滋蔓於漢耕於隋熾於唐宋其所以導榮主上敷佑生民而整齊世道之紛綸者皆於是乎賴矣我明代興建法有道而於科目加難其選是故難其選者難其得人也士之致身而得與於科目者不其榮哉常於京師爲比郡宜興實文獻鉅邑士之游學校以登科目者燁然後先相望鬱浸滮弗彰無以

詔後於是邑大夫樂安鄒君深惜其事用建題名之典而一時僚佐又相厥有成維既立石授以爲記嗟夫貪夫徇財志士徇名是典既舉而宜興士子寍無熱中疾力奮迅激昂而勃然興起於功業者耶將必肩有周踵武漢唐宋而過之以庥隆我國家億萬年之定命也矣或曰近名者學者之大忌上之人賀樹之名以提命之使之從從乎精進而不知止無乃於聖人之教矛盾而背馳與曰不務近名者爲學之自處而磯激以立教者蓋贊化之大猷況名者實之賓也實則充矣而名奚以辭哉此有司題名之微意而爲士子者所宜深省也於是乎記

鳳山樂邱記　張錫

沈公懋常既卜居大潮山麓朝倚杖夕躡屐窮目之所及惟於山人曰物不足爲公累山乃爲公累等累耳公曰吾嘗歸邱未得耳既而悔曰生不足爲累死乃爲吾累耶罷者久既而又悔曰生有家死有邱亦理也仍隨諸山以行細矚鳳山身蹲翼張欲舞未起

蹲其源自銅官離墨來源惟遠視其支則右爲蘭山左爲楚山支惟長兩流回抱如束然湖在前如鑑然夫椒對以聳且清如屛然土膏木滋公乃歎曰樂哉斯邱乃翦其荆棘驅梟豺穴狐藩以松柏堀沼樹堂作梁以道日嘯以歌分十題以爲詩謂錫宜記錫聞盡人道不以死樂不以死憂樂近放憂近愚與其近愚寍其近放不放不愚惟生焉順死焉安營樂邱以待盡焉耳喜公兩得故記其事

荆溪外紀卷十六

荆溪外紀卷十七

記

後袁河記　尹直

宜興邑之西有亘浸曰西九渺瀰踰舍許邑之山亭[illegible]邑溧陽所繇水道所必由公私商旅之舟浮亂沿泝[illegible]溺漂潰而莽不遑犨又罹侵剽劫患莫甚焉前後有[illegible]徙形諸慨甚或漠然曾弗究心乃成化癸卯夏袁侯以名進士再調來尹是邑不數月政布民諧書聞彰徹詢民戚苦有以西九告者惻然軫念躬臨遶觀之顧西九之南有古鶴鵝瀍積淤成陸遺迹尚存其東復有小河達縣城南惟中隔澗北土千兩村僅十里耳因指示從者曰爲下必因川澤苟闢此成河上泝洴洌淹下達小河將不外去西九之害乎僉曰休哉遂具圖白諸巡撫大司馬王公巡按御史張君郡守孫君皆遣官覆核翕然如議時方季冬歲稔民隙侯卽計徒庸辨高下其最下而易濬若鶴鵝瀍者人一尺有五寸南華淹者人一尺稍高而難鑿若潤北村者人五寸土千村者人七寸凡役夫二萬五千不啻爲河長一千五百四十餘丈廣爲尺七十深視廣僅二之一兩岸各廣十尺復搆二十六橋於河上以通阻絕而下流小河亦疏濬之其開毀官民田地一百八十畝有奇皆公償其值而別圻其稅自始事至訖工甫匝月而河成水行瀰迤衍注舟安於乘梁利於涉遐邇永賴頌聲載道明年孟秋侯被召促裝有日僚佐吏民相與語曰漢袁玘令玆邑嘗搆長橋以利涉民到於今蒸嘗之今千數百載之後乃復有令若侯鑿此河以濟民而侯之姓實與玘同安可無所表識別異以示不忘於永久乎因命之曰後袁河而屬貳尹相良佐詣予請記將鑱之石立於溪滸而覆以亭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若侯宰宜興僅朞而庸最彰甚河特其一耳然敏而有方惠而不費民得以去凶而卽吉其功利視一橋不啻過之而謂今人弗古若豈不誣哉是宜命河以侯姓並垂於無極玘固不得擅美而專祀矣侯名道字德純吾吉之吉水官胄今召爲御史所至未可量予葉器重之故爲之記系以詩曰

宜興亘浸西九是虞舟覆傾險罣兕睢盱人罹厥毒孰任其辜有偉袁侯名良大夫慨民之溺曰咎在予避凶卽吉敢弗究圖相彼西九其南卑汙古鶴鵝瀍今久而淤更抵邑南涓涓一渠中隔十里閒有田廬侯試規度可闢可除乃諗於令僉曰猗與乃咨於民徙爾畋居吾蠲爾稅吾償爾估民曰利我誰不樂趨與議克協乃庀工徒畚鍤雲集以鑿以疏勞勤勸督匪亟匪徐月匝工訖河水縈紆艟艨方艦浮載于于有梁廿六旁通車輿遠邇歌頌稱蓋交譽曰昔西九民此淪胥今導是河如履坦途匪侯之惠吾其爲魚維侯之澤淪于我膚命以侯姓允矣不誣有列後續天子曰俞其召以來俾執法樞侯去顯矣民思弗渝侯澤在河天壤與俱

宜興縣修廣濟橋記　徐溥

始吾聞合之太平有賢令曰袁君廉平公恕綽有惠政以憂制去百姓爭乞留之嘗歎曰使吾宜興得袁君者爲令縣其治矣乎後三歲縣以闕令告而君起復居京師適改選吾縣復歎曰袁君嘗所欲得者今幸得之縣其治矣乎君既拜命至則首革一二弊事民有不率教者更痛懲之縣中肅然已而循眾情立良法日夜切切求所以保護其民惟恐一毫傷之不數月民皆晏然以安而縣果治予然後益信君之賢而向之所聞者不妄也君才具甚優凡所設施不動聲色政事之暇至工役之當興者亦力爲之不辭甚縣之東關舊有橋名廣濟歲久傾圮過者病之前令率因循歲月不以爲意君獨謂是橋人出入必由不修將益壞壞則費益多而功益難成其爲民病益甚吾既有百里之寄事苟有利於民者當力任其勞不可重爲後人累也則以諭民民聞之相與欣然助役凡得白金若干兩計足用乃以成化二十年正月十一日興工完他日縣父老具其事來求予爲記大略謂君之利吾民者不能悉書特欲託此一事俾子孫不忘君子嘉惠耳予素信君之賢及聞

是益爲吾人書執筆以記其成敢辭惟昔子產之治鄭也孔子稱
其有君子之道四而孟子獨譏其以乘輿濟人爲惠而不知爲政
夫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可謂賢矣孟子所以譏之者是責備賢者
之意也即此而觀亦以見一徒杠輿梁之未成猶足以爲賢者之
累則治民者未可以其小而忽之蓋亦爲政者之一事也夫謂之
爲政者務大體而不行乎姑息懷永圖而不恤謗議所謂勞而不
怨者也惟其不怨其爲利也久而一時之惠不足言者君既能之
其知所以爲政者乎然君不獨爲此若成任鄉有成塘橋山亭鄉
有就安橋皆當要路而傾圮與廣濟同亦以次修而便於民者益
多又嘗以民病西溪之險因其南有古渠湮而通之者凡三十餘
里民始得避其險其爲利尤不可計此亦工役之可書而皆爲政
者之事也因併識之君名道字德純吉水人登成化八年進士第
其再爲縣於此仍歲大浸民益艱之故君得成其事而部使者郡
守尤察其無私凡欲有爲輒從其請故君又得信於民以行其志

吏二歲政績卓然爲江南諸縣最吏部方奏請召還將有不次之
擢矣

甘節堂記　吳寬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之
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
其家之幸也蓋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爲子而養之於上吾惟
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焉吾夫爲父而教之於前吾惟佐之於後
焉耳能養者孝能教者慈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得專也吾能
分其美而已吾之所得專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與順無所用之
而獨專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
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興李君恪之卒其配蔣氏方盛年一
時誓欲從君於地下既而自歎曰死吾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
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
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何且吾爲李氏一擕夫也以
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
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於是養其舅道翁以孝闘教其子賓業成
領鄉薦第二鄉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
賓與予同游胄監相好閒話及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已
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者予復之曰汎汎柏舟在彼中河婦人
之所自誓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孝子之所自傷也子之母之賢
無俟予言人其以柏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善受教者蓼莪
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忘母氏之賢

義田記

自宋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人蓋五百年於此未聞有倣而行
之者彼力之不足者固不能行其可行者亦不能行焉竊歎夫仁
心之在人未嘗或忘雖犬馬異類猶念之況人爲吾同類乎況人
而吾同所出者乎使於其饑寒死亡略不之恤則其心頑然不仁
而忘之久矣是可以爲人乎夫其待乎同所出者如此況望其施

於同類之人乎又望其施於異類之犬馬乎然此心人固有之於
其饑寒死亡亦有能恤之者特出於耳目之所見聞發於心思之
所感觸施於此或不及於彼施於前或不及於後未有置爲贍族
之具立爲常行之法期其子孫世守如所謂義田者此則范氏獨
能行之其制美而周其惠久而厚其心之仁常存而可行信乎能
倣而行之者豈非賢於一世之人哉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徐公常之宜興人也族舊且大自公之祖父嘗顯
於仕而世治田業不絕公少時登甲科入翰林已受教於其先漁
莊府君有意於義田之舉矣及公居內閣位三公而天下爲己任
旦夕裁決庶務鞠躬盡瘁以副天子仰成之意無暇顧其家蓋至
是祿賜益厚終不欲私以自奉也一日其弟時望自宜興至公曰
義田其成矣乃相與議之議成俾其叔子元相專理其事既又慮
他日之或廢也特奏請於朝下其事於郡縣有不如規約者得官
法治之所以維持之者甚至元相既謹奉教則復使人來請以文

敢之惟范氏義田當時有錢公輔爲之記敘事有法後世猶相傳誦寛何人而敢與此固辭不獲乃爲强書之夫田養生之具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惟其可以養生而爲利也人故爭之雖以成周之世成湯之君不能免此況後世之薄乎益其弊皆起於自私爲國者既不并授於是兼併之俗日成親睦之風日息彼畫此界校及寸尺苟不奪於人則已賢矣安望推其所有及於族人不論其親疏不甚乎久近自其身以至其子孫概使其獲濟而無饑寒死亡之憂不尤賢乎夫義之事仁之所寓也仁義之道非夫人不能行也元相在子弟中其才既足以理此其亦謹其收斂均其散給以無負祖父之美意嗣而掌之者皆得其人雖至百世可也義田若干畝其規約別有錄此不復著

沈氏祠堂記　李應禎

祠堂者古人以爲家廟自一命而上皆有焉所以別貴賤著禮之大以見惟功能者得爲之也至於後世郡縣天下雖設吏與古異

而秩品有差禮因伏焉然士大夫能以特室祀其先者世蓋鮮矣此豈其禮之不欲爲哉亦勢也當周之時封建以爲治卿士大夫多出於公族世家是以能代仍其禮而廟得以爲也後世吏材多寒素之士稍修廉隅則憂餓不及而官高位大者亦且不敢保其子孫之必繼是以苟且自恕託諸未暇孝敬之風薄而隆卑之分混爲此故也蓋仕必累世家必數傳而後可以講禮禮之重者今世莫若祠堂焉宜興沈氏本出齊太子家令約世望吳興之大苞里元季避地來居宜興黃瀆遂家焉蓋始至之祖代州公諱茂治而克惠良吏也其次傳松隱公諱榮慈而好釋善人也其次又傳戶部公諱彝教而慷慨有爲達士也惟茲沈氏既華胄之重百餘年閒仕者再出令布政使君暉方將超躋以至公輔然則事先之禮分得爲而力可及非在其家而焉在歟今作祠堂者君曦於家爲嗣孫謹而善謀宜其重諸此也蓋正統甲子沈氏嘗自黃瀆來徙大湖山下先有祠堂舊矣成化癸巳厄於回祿禋祭無所君乃以弘治庚戌重建於正寢之西龕主有序籩豆旛陳斷自始祖耕樂公諱萬十以始其次則高祖苞溪公諱慶及曾祖代州公以下也禮備四世尊始無遷古之制也君慮後之莫知其自乃琢石於我請記余惟古禮之在今者惟喪制大略稍存餘皆亡矣至如祭法莫重於建室然其閒得爲與否者一曰分二曰力斯二者不相遺則終不能爲故余曰非後世之不欲爲禮亦勢也今沈氏以累世之家而仕有布政使其得爲固矣然今之人其兼乎分與力者亦豈能皆爲哉則君之賢抑可知蓋禮莫難於創創則其後世之賢者可以增拓而中材之人亦得引而及焉則君之爲此豈惟事其先孝亦待其後遠矣江南巨室庶幾乎古之世族者於常尤多君之家勤而有禮後必其一也其擇諸斯曰乎嗣家之人其知勉矣

周文襄公畫像記　曾望宏

宣德中朝廷以蘇松常諸郡賦重民貧歲多逋負財用不給求其

人往理之少師楊文貞公首舉越府長史周公恂如以對於是特超拜工部侍郎受敕往撫其地且令得便宜從事公至隨事立法務期盡善民始不知譁然騰謗目爲周白地公聞而諭之曰若毋怨遲數歲當令若米鋪地矣無何而民果殷富歲賦及百需皆足官貯餘羨陳陳相因凡聖賢學廟釋老宫觀通行橋道備潦圩岸一資以繕治而秋毫無取於民由是三數十年諸郡之民不知有轉輸之勞徭役之困逋負之苦相與感激或塑像於祠或繪形於家用致其雋不忘之意是蓋公才識通敏德量弘偉恩澤深入於民有以致之然上受宣廟之知下得文貞公爲之維持保護故能相與以有成也裔後宣廟升遐文貞公物故好事者競擿摭以誣公至奏遣官勑勘雖其事以無實寢議顧公亦坐此不能行其志矣遂以工部尚書乞致仕去然其法在東南遵行之則便民紛更之則徒勞而無益至於今民思慕之不忘而國家追論功行特謚曰襄有以也望宏忝公鄉人惜生晚不及見然嘗從鄉大夫士問

公行事大概迨今守常郡又得郎所見以驗所聞且近從郡宜興善權寺幸一瞻遺像拜瘞之餘恐久而壞乃礱石鑱之并系司寇彭公贊於上而復自贊於其下將使後之觀者知公尚得此於國於民而公道之彰天下後世不可以泯滅如此

宜興徐氏義塾記　程敏政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公世居常之宜興族甚鉅而收教之法則自其先大夫啟之未成也公既貴乃撥己田千畝以贍其婚喪服食之費曰義莊又以為養之不可以無教也爰置學一區曰義塾延有學行者一人為師凡族之來學者束脩食用咸取給義莊且條約以聞聖天子嘉予之而下有司加維護焉公以義塾者風教所繫不可無紀屬筆於不佞弗敢辭則進所聞以對曰古君子之學必自家始而後可推之天下其教有章其施有等然其學也豈俟他求而後得哉尊吾之德性而輔之問學使智長心成行與言副藹然禮義之域而悖親傲長之風無

自生焉於是徵之百聖而合放之四海而準此三代之遺法也秦漢以來去古遠矣學不足於自修士非出於里選求治之隆侯所得乎公歷仕四朝及今胥宮凡三任輔導為師臣其所以沃上心正王度而式是百辟表儀當世者天下誦之矣又本先志捐所有以贍族推教之所始以承淑其後人其心公矣其善之所被廣矣昔文正范公之置義田也百世尚之而義學無所聞何蓋嘗考之當宋盛時學校之在郡邑者且未有定議況其家耶我高廟革胡元之陋而建學育才取法殷周列聖相承講求益備餘百年矣故公得以論道之暇經畫家政而為文正公之所未遑者豈非文運亨嘉之盛亦有所際會而然哉凡為公之子弟族人者誦詩習禮於斯體公之心而服其訓盡其學力之所及處為良士出為貞臣以古君子自勵使安於豢養之人踣其身僨其家者聞風而慙撫事而悔求自列於義塾不可得其有繫風教豈獨一家之重輕而已義莊事當別有書茲弗贅

蘭雪翁壽藏記　傅瀚

常之宜興大姓沈氏有號蘭雪翁字時曜者郡之知名士也幼頴書有志進取為世計既偶弗卒業則以屬之其弟若子俾事事弟若子爰率有立弘治辛亥弟時暘方伯為之入粟為耶翁受之璽然曰是物將不為吾林壑累哉已乃營壽藏於所居之右尊密完固望之鬱然其友李大僕貞伯題其外門曰西林真宅其中之構曰全歸俟所其龕曰蘭窩翁亦時時偃息其間若將與世疏而茲為親者縉紳大夫亦多避之交訴以詩厥壻翰林編修吳君克温以告余俾記其事昔藏之壽蓋取諸久遠之義其中古以來未有之至漢趙岐唐司空圖僅一再見岐繪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圖於勝日引客登曠賦詩酌酒以樂且曰吾窟暫遊此中哉茲二人者人皆謂難蓋世方趨利避害汲汲焉彼此相勝以為能其有談道論德者平居於古人類不多讓至或有所遺雖不必如萬鍾之富鼎錢之慘然覬覦百

出於人不少顧此其人豈可以語修短之大是則如岐如圖不亦鮮哉雖然岐與圖初皆敭歷仕途起伏者再岐嘗以忤唐玹逃難藏北海孫嵩複壁中後又為賊邊章所執復遭黨錮圖亦罣黃巢之亂脫柳璨之險乃隱不出二公者方其閒關展轉於厄難中時欲稍全首領亦出望外其末也乃榮且壽多者餘九十少亦七十二則於茲作於分亦宜若蘭雪翁異於是翁隱者也仕進之心已息於壯年饒裕之產復增於先世而又優游文翰之場涵泳天倫之樂略無震驚憔悚之虞以誕歆聖明雍熙之化而乃於望六之年為身後之計心平意適不諱不強此其所為又豈岐與圖所能及哉抑圖所云吾窟暫遊則似真知其不能久生者岐言聚沙為牀布簟單被散髮其上則又似真欲速朽之意胥為過中而翁則以為此百年後所不能免者茲但預為之吾將永吾生以俟焉云爾而於結構之密則久遠之念是亦有在則夫翁蓋達而合義者哉翁之壻克温知之余言克温深以為然遂書以為記

遊張公洞記　　沈周

弘治己未之三月余來宜興客吳君大本所二十一日大本倡曰張洞果老修眞處古福地之列吾邦之仙境也必啟君一游余笑曰業已訂之矣於是理舟載酒從洑溪而南歷捲灌溪迤邐四十餘里始舍舟陸行望西南諸山高下層疊叢然莫知所謂洞處詰之樵人指盂山曰此中是已山於羣山最下而小計其高不過二十仞心甚疑之豈靈區異壤能結乎是哉冉冉曲徑田塍陰三里許乃抵已暮亟由林麓左行折而北二百步路次踰一穴甚深晦其脣有雜樹蔽虧人謂此洞之天窗也轉及山椒則洞口在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衡亙於上如門楣然入必俯首上磨小方有刻未暇讀門側置片石楸紋縱橫云爲仙枰疑是好事者設之自茲從石級下度崎嶇甚疲於老足小憩傍石下瞰冥冥時嵐風滃渤如水涵於中不可擬步隱隱惟見石臺耳暝色漸驟迫無所覩乃下山議宿道士張碧泉林館規以明日補其未足之游夜二鼓

雨作簷聲浪浪悵然謂必敗乃事矣黎明天就霽卽蹶起浥行逕莽中喜劇興熱卻掖猛進冉冉踦足若虛躡洫洫焉身若淵墮愈下而境愈奇及臺而曠俯見天窗者今則仰觀之日光下映四顧瞭然下多亂石傾亞有崩跌勢洞傳孫氏赤烏間闢靈所開天窗可想其迹也臺距洞北趾崇丈餘南面而立則三面環見者皆石壁壁拔地漸高而偃去展一巖如鵬翅飛空欻下其中谽谺壁之理上下皆庚庚而橫理中乳溜萬株色如染靛巨者么者長者短者縮者銳者截然而平者苕炎者螺旋者參差不侔一一皆列縋儼乎怒猊掀吻廠牙利齒欲噬而未合殊令人悚怖乳末餘膏滴地積爲石擂數丈長軀離立兀兀色糅青綠可愛西壁下作大裂斜而行幽而窅內多流石錯互初隨行一小僮誤由洞口岐而入忽見蹣跚出於鮮處衆訝曰何小子佻健也東壁下一小硐廁門內有石窪滴水滿中又一洞正南壁下中極黟黑云通半里許余闖之寒氣淰淰襲人不可久駐大本則挾僮奴二三輩執燭踉蹌而入覺其挺詣之無難也非但不能抑不敢以老身試其不測惟盤桓臺下恣得俯仰之觀嗟乎設者不自知其巧而使游者知之知也有不能盡其知遊也亦有不易焉者余於宜興二過而洞尚相昧今於一識迨老始獲之可信境於人閒不多設遊於人生不能幾遭因引酒獨酌心與境融樂與迹超洋洋焉欲參造物者遊謂可遺世而長存不知果翁之得果何如哉移時大本自別洞出仍來俟余歷言其中石牀石碓丹田之異旁之別洞不可殫記余曰毋多詫我亦有神■子往矣大本請記而系以詩詩曰

仙山不在高靈區設中葺包蒙自太古霹靂始與闢闇然不燭地白日已通晝遂發世人游我及千載後登頓入地中足與石角鬬飛崖臨紫雲旣掀勢還覆仰面欲成壓山鬼自司救元氣不蒸雨五色變乳溜枝本萬不齊纍纍簪笏瘦又如人披腹呈此琅玕秀秀屏衣雲房曲衜通嵌竇跬步必容炬老膽怯且逗神仙未易求冥探亦何遘矯手采瑶草和飲千日酎聊度三百年疑與石同壽

蜀山蘇祠記　　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荊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文忠公與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山之麓於是易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於頴上其家亦不復至常當是時蓋有所謂東坡書院者歲久廢越七十年郡守晁子健擇州學旁地建祠祀公元僧敏機因山爲祠爲之居守晁公武徐一夔皆有記今常州祠尚存而蜀山祠廢已久弘治庚申縣人沈公暉自南京工部侍郎致仕歸以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巡按御史王君憲督知府趙君盛知縣王君鏌僉議既協鏌躬訪遺址悉爲居民所據贖而歸之得地三十餘畝一時好義者爭割田山捐金帛以益之士人吳綸輩鳩材督工國子生王永實相其役經始於辛酉之四月至十二月而成爲堂六楹肖公像其中扁稱之爲左右二亭一刻公楚頌帖及諸詩詞一刻興造之

碑東西廡及門各四楹廳館庖湢諸室爲楹者以十數其外則甃石爲周垣者百二十丈視州祠深廣畧稱而偉麗過之既乃用表忠觀故事命道士謝允昂居之歲奉祀焉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邱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恆相須以顯而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國則遲遲其行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葢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傳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之洛隱然動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傳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歸其鄉卜居茲山託名以寄意類之山名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頴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充塞於天地間而況其經過寄

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於天下之祭揆諸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嘗僑鄭邸爲蜀舍而朱俊民劉跂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崖嘗以贈太師徐文靖公之約買田茲鄉而遂權家雖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爲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因用楚語作迎送神詞其亦橘頌之遺意也夫其辭曰

橘之樹兮如遂鬱青葱兮朙玲瓏彼亭兮在中信吳邦兮楚風橘之樹兮如蕊朵方鮮兮薦甘脆我公兮來歸神陟降兮如在公之樹兮荒萊公之亭兮但空苔植我樹兮構我亭望游魂兮歸來公歸來兮恍不可以見渺惆悵兮悠哉

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魚生不足兮沒有餘公去此兮何居楚之調兮歌獻蜀之山兮盤紆神往復兮無定所聊爲此兮踟躕生不爲世所容兮沒將恣其所如鑒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窮其所於彼亭常存兮樹常實持以爲公兮願以少駐乎公車

宜興縣重修察院記　楊循吉

常鎮蘇松四郡輔京畿居東境上天子歲命憲臣臨治行事所至激揚黜吏聽獄問民疾苦故無常居居之所在大政輒集故非高顯殊特則不足以容衆而威下葢勢然也宜興察院創自國初洪武中棟宇簡質罔稱嚴重歲久益敝腐敧缺疏有司憚其難也或外塗飾以緩責然非制好之道弘治癸亥巡按監察御史郴陽馮公允中奉命至既入是邑顧而咨嗟以爲敝予改爲古之訓也作其容已乃屬邑令王君鐩議之君度財計費官帑有緡濟以勸相而後克從事於是悉撤故構作廳事增崇之凡四尺深廣加一丈有奇卻其基又三丈有奇中堂燕寢皆次第層列具如法式周垣既築重門以峨立其宏規以及其細廊廡庖湢莫不咸秩後爲

盧軒用待逸暇其西室則生吏止焉其垪陰則池亭設焉葢及是而居之道爲大備是役也經始於歲之七月逮十月告成公至自金壇居其中臨涖有儀防遏克固清嚴邃麗爲諸邑冠咨美之不足爲彈節久之而去他日命予書其勞於石用示旌勸或曰宜興山邑也凡宜從菲而已矣是大不然民惟遠也而不能無怠心怠則難牧也是故聳之以憲府之觀使其民望之而知畏因以守法無煩於檢約此君所以祗承公命而致力者歟雖然君則能矣非公啟之功何由成葢惟不疑而後任人公之明也惟不私而後能使人君之孚也且朝廷以賞罰之柄予公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其賢且才者得而用之且陟之夫何容心哉公登成化甲辰進士居內臺夙以忠鯁聞至是持法務存大體尤著聲望而王君亦以甲第任今官民牧之美因敢附書以俟後有考云

重修福源禪寺記　徐溥

吾宜興縣東南四里曰清泉鄉有山曰瑞雲山麓有寺曰福源寺

寺之建已久其額則宋景定間請於朝者也歷元至國朝兼廢亦久在景泰間先太子太傅漁隱府君愛其山水清勝作生壙於茲工既告畢念家居稍遠而茲寺相距甚邇思有以屬焉乃市材召工爲重修之凡殿宇門廡合數十楹煥然一新蓋自有茲寺以來二百餘年而復興延僧明琛者來主寺事因爲守視域如近代大臣香火院之制而焚修諷呪之事不與焉琛復募施集力續有建置以廣其宇之所未備於是寺之規制視昔爲勝越四十餘年未有記其事者今年春亦念年且老思藉爲不朽計特上京師以請於予予曰噫此先太傅之意也其何敢忘夫子孫之於祖考祠於家而墓於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其常也其或有勢之所不逮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而寄託者無所不用其極孝子慈孫蓋亦有不得已焉故佛寺道觀於人家墳墓往往有守望訶護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代有行之者如李贊皇之祀於甘露王金陵之祀於鍾山皆是也佛之教離家去俗若無意

於親親之道然以兼愛爲宗其爲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而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爲之盡其孝思此實所謂兼愛者亦其教之本然而非可以强之能也惟先太傅以純厚之德清雅之操弗試於世乃徒以所蘊蓄所培植者施於家溉於鄉以蔭於子若孫鄉之人被惠而銜德者至於今皆思之而不能忘況吾爲子孫者哉是兆域所在體魄所寄固愛存慤著之地也又況褒封贈卹金書石刻之所載聖天子之典章恩命在焉時祀歲奠之外亦安可不朝夕而守護之哉顧蒙先訓幸獲承朝廷重託不及顧其私公退之餘亦惟南望興悲而已繼自今主其寺者其尚體人心守視惟謹俾樵牧不侵魂魄安妥歷百千年如一日則不惟少慰吾之孝思而於先太傅暨昔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若種福田以資冥利如世俗之所託於彼者則非先太傅之心又豈予之事吾親者哉故書此爲記

五湖記　王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寍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迆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閘寗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盤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

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皋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七十二峯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迆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棋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橫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衡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沈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凢小凢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峯

稍南大隨小隨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于山紹山曰曈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爲粥山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與黿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娟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巍峰王柱稍卻金庭其南爲峐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驍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者石公石虵石公石最奇與黿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雞山旁曰小雞若螺者青浮二雞之閒若隱若見曰鷲藍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敧者曰王舍浮芧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閒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蒻帽有遶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碑是爲七十二

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東邱會老記

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湮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於鬭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道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希闊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邱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而邱作堂堂之後有樓樓之西有閣以爲燕褻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敘爵尚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算而不過醉尚敬也主不勸賓不辭尚眞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釣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壽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絜敬而接鄉人於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予故爲記之十一人前九江推官萬盛黃州經府何釗平樂知府李廷芝湖廣布政司參議翁倍工部侍郎沈暉宜春知縣楊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使李雲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卽用之歸州知州胡瑋撫州知府胡孝咸繪像於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睹焉

小蓬邱記

宜興沈公貳南都冬官卿之政甫三年則曰盍歸乎乃抗疏乞休築室於黃瀆之灣而老焉未幾則又曰盍歸乎乃卽大湖之陽而營壽藏焉大湖者其山自銅官芙蓉迤邐而東中起而旁分下爲鳳川溫谷之原太湖包山隱然如案而大雷浮水面若印然公行得之乃以亭堂祠宇凡若干楹堂以享祀亭則累朝之誥敕在焉祠以祀后土門牆之外鑿池以瀦水抗梁以通行東西華表對峙

扁曰小蓬邱公之言曰吾聞有生必有死死必有歸而世多諱之或者不之諱而願榮焉若楊王孫劉伯倫之爲又非義之所出也夫卜其宅兆後人之事也然吾以爲營之於身後孰若治之於生前使吾及見焉吾且日遊焉息焉耳目習焉庶他日安焉其如歸也古詩云滿眼蓬蒿共一邱斯時也其有足悲乎而吾獨安焉若道家所謂蓬邱者故題之云耳予過宜興則偕予登焉意若欲予記之者予謂公之舉可謂達其慮可謂周且遠矣然吾聞國家之典凡大臣之終則命官治其塋公法應得之不自有而躬其勞焉曰無爲費天下也語有之生有益於人死無害於人吾於是知公之賢遠矣公名暉字時暘天順庚辰進士歷南京戶禮二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陝西福建廣西江西參議參政左右布政使弘治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尋改巡撫湖廣贊理軍務十一年進南京工部右侍郎十三年致仕所至執法奉公興除利害嘗奏罷逋租八十萬平反冤獄甚多爲人清修端整好學至老不

衰替得僧公筆法尤工古選有建安之風

重建宜興縣先賢祠記　徐溥

宜興縣舊有鄉先賢祠宋西山眞先生記之以爲在山川最勝處實縣治之西南二里也歲久祠廢獨其文存成化辛卯郡守江西龍侯晉二守山西謝侯廷桂按部玆邑惻然興歎以崇化導民作部之事也昔賢無依祀典有缺甚非所以崇重先賢勸民爲善之意顧可以省財惜費之末節而不爲乎乃撤縣學旁梓潼祠而改作之葢以文昌之祠非禮之正鄉賢祀社在禮攸宜且權宜措置財不取民民不勞力輪奐一新上下胥悅謂宜有記以某鄉人爲宜記者夫諸先賢或以道德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吾邑之人或非吾邑之人而死於吾邑者或生死皆非吾邑而暫寓吾邑者其顛末備載前記玆不復贅某特以爲古者祀鄉先生於社非特爲觀美而已也亦非但爲祟祀典而已也葢將以風勵後人焉耳是故爲吾邑之人而祀之則思曰吾邑之先人如此其賢吾獨非吾

邑之人乎昔也可爲今也獨不可爲乎非吾邑之人死而祀之者則思曰彼非吾邑人也死於吾邑而祀之耳吾邑之人反不求所以祀之乎生死皆非吾邑但寓而祀之者則思曰彼非久於吾邑也但以賢而吾邑之人重之耳吾亦賢將不爲他邑所重乎是三者皆有勸焉昔者鄭立子愧之廟昔人以爲知禮予獨謂洩果當祀乎不當以厲而祀之也洩果不當祀乎不當因厲而祀之也其於崇善化民之意安在哉若能謝二侯舉所當舉而知所本故樂爲之記

東湖新建警樓記　沈暉

宜興之爲縣西南據萬山東北距五湖而五湖者卽禹貢所謂震澤雄誇常蘇湖三郡中有七十二峯旁通諸溪瀆以達於江海波濤浩瀚林巒深密最爲盜賊淵藪自宋元以來濱湖各立水寨以固備禦我皇明奄有天下百五十餘年海內成平日久兵備漸弛各寨鞫爲荒墟盜賊出没無禁弘治十五年歲饑浙西盟徒竊發聚衆千百成羣駕舟入湖散登各府縣鄉村科擾甚至刼財傷人燒毁室廬姦污婦女靡所不至而宜興被害尤甚時知縣王侯鏃深以爲患旣集衆悉力備禦自以賊衆我寡勢不能敵具申本府轉達巡撫南畿左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操江右副都御史林公俊巡按浙江御史饒公塘巡按直隸御史王公憲陳公熙各下郡縣委官督屬會捕而吾常推官伍侯文定先率舟師四路追勦未幾獲賊首數十人案問皆伏法餘黨悉散時御史陳公適按宜興猶以爲小捷不足恃乃進鄉老問計咸謂賊去雖保不來而官兵不可久駐必募土兵防守方可永保無虞陳公深以爲然卽行縣令轉達巡撫巡按諸公會議處分皆報曰依議於是王侯躬訪各寨遺址及要地立堡二十每堡量募其丁壯多者二百三百人少者百數十人共三千餘人以軍法編之每十夫爲小甲十甲爲一總甲俾大小相維若網之在綱臂之運指又念各人無所棲止官爲給價諭富民協助各建樓一座計十二楹高二丈六尺深廣如

之雙以崇墉前爲重門以通出入上啟四窗以便瞭望樓成使常川寓此更番守戍寇至則建旗鳴鼓互相傳報協力隄備勦捕去則各歸務農規制旣定伍侯又周歷勸相增益其所未備且爲條約榜示楫閒使朝夕觀省恪遵毋怠經今行之五年兵不知勞盜不入境而鄉民安堵樂業得免荼毒之苦者皆二侯之功而諸公用人之得其當也於是合縣士庶德侯保障者相率過予請文刻石以昭永久予家居湖濱固常被虓傷而感德尤深者因不辭而爲之言曰天下之道有陰必有陽有治必有亂有君子必有小人雖唐虞至治之時不能無寇賊姦宄之爲亂況後世乎要在思患而豫防之耳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晉曰有備無患此之謂也昔李德裕守西川建籌邊樓圖山川險易以謹備禦土番不敢犯境范文正鎭延綏豫築城堡樓櫓嚴爲隄備西賊爲之納款今二侯斯舉葢與李范二公異世而同功宜乎羣盜之畏威而遠罪也或者又謂盜本良民一時爲饑寒

所追不得已而爲盜耳與其齊之以刑不若道之以德與其懾之以威不若懷之以恩苟能如龔遂之治渤海陳寔之在太邱有何盜賊之不可化哉故孔子告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文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斯固二侯之所素講而優爲者而凡爲政皆所當知也予故歷敘二侯暨諸公之功而復推本於德化者如此伍侯字時泰松滋人由己未進士佐郡公勤讞獄平恕人以比歐陽崇公王侯字子鋒晉江人由丙辰進士涖政嚴明見義必爲其善政若復東坡祠立演武場修行臺廣義阡興學勸農諸事已具西涯太史及楊儀部文

宜興縣增修義阡記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代元爲華夷主既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納之仁壽之域復念鰥寡孤獨疾廢之人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特詔天下郡縣各設孤老院以養贍之置義阡以收瘞之築

無祀壇以祭享之所以仁恤窮民者至矣但歷歲滋久有司視爲故事養濟之典雖尚舉行而義阡則廢圮甚矣近年以來貧民死亡者葬身無地往往有投諸水火或附寄寺觀甚者暴露中野爲犬鴉之所殘毀殆有不忍言者武進鄉民廢敝者頗知哀憐之乃捐己地量爲收葬又以力不能徧及具狀言于郡守楊公二和乞修治義阡楊公深以爲然即下之屬縣時知宜興縣王君鐵方以修舉廢墜爲心得郡檄歎曰此縣官之責也敢不力遂躬訪各鄉義阡則十已荒廢八九獨城西一區乃周文襄公令前尹鄒旦所營遺址尚存但地僅六畝纍冢已徧不可復葬乃出羨財增置至十畝又以地偏西北一隅別置城南廢地二十六畝爲義阡各甃石爲四大壙凡寺觀寄厝櫬櫝及田野暴露遺骸悉收葬其中仍爲屋各十楹繚以石垣共三百丈有奇前闢大門募里民無田宅者居之使司啟閉而禁樵牧又以地去税存未免累及地主則歸於諸鄉之新墾可謂處置得宜澤及存亡矣於是合縣士庶咸願

刻石以紀功德命庠生畢勇等述事狀來請予文予惟天下事無難易顧在人賢否何如耳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之謂也夫義阡之設國家令典具存且非有高遠難行之事然而郡縣多廢弛不舉者豈不以守令非其人歟今楊公由癸丑進士歷官刑部承簡命而來治官事如家事愛百姓猶己子下車甫二期而仁聲洋溢於遠近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王君由丙辰進士作縣五載廉慎有爲吏民畏懷憲臣交章薦之亦豈古卓魯之流者歟固宜協德一心恪恭乃職庶政翕然修舉而萬民均安於田里又能以其餘力爲此義舉而澤及枯骨如此此雖仁政之一端然死者既安生者知勸其於淑人心厚風化豈曰小補之哉皆不可不書也遂爲之記

善權三洞紀遊記　　都穆

義興山水甲於東南而善權乾洞及大小水洞尤號勝絕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遊丙辰遂與客汎舟西南

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達善權寺寺在國山東南齊建元中建蓋祝英臺之故宅也門有榜曰龍巖福地行松間數百步泉上有亭巽然曰湧金小憩久之復行上圓通閣左祀唐李司空蠙宋李忠定綱李學士曾伯及我朝周文襄忱四公皆有惠於寺而司空則義興人也閣之下多唐宋碑刻不暇悉讀后稍右古柏朴地如臥虬欲走不可控㩁自是登釋迦文佛殿其規制與今絕異山之僧方策近於柱礎下見刻字云創於大中十[illegible]年七月蓋自唐迄今幾七百年山路邃僻不罹兵燹其巋然獨存宜也相傳昔創殿時雷震其處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詩米漢謝鈞之已字皆倒書大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或謂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曉也正統間周文襄來遊見之戲命削射鈞記三字隨削字隨入文襄異之乃止今柱上削處猶窪鄉民恆摹搨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疕入三生堂觀李曾伯書扁右偏石壁刻碧鮮菴三

大字即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藏修於是寺之後亂石離立泉交流其閒數十步至小水洞上飛巖突出巉峻可二十仞而大石裂其左右其中有竅形類偃月深莫可測水由是出客投以瓦石輒閧然鳴李司空碑謂微時親見白龍騰出洞中蓋龍穴云水出洞潛行石下百步乃見其一南注經寺之鐘樓一東流至於寺門一自涌金南下與東流滙至玉帶橋入於溪鄉之人資以灌田甚利碁宿策房丁巳寺後東北上山里許經九斗壇昔梁武帝嘗於此禱雨五代時爲道士所據僧爭之至聞於朝遂復爲其有西北循石磴而下至乾洞右崖有刻字曰偃李巖下小洞如甕覘之無所見洞左峭壁百丈一古木葉類榆朴根緣壁下垂附石而出復蔭枝葉人不知其根也洞門巨石中峙其通明處可容千人上流乳凝結詭狀不一其下石紛錯交互青綠眩目顧接不暇左一石類象特巨背復有石類佛趺坐兩目可辨右巨石與左石相向類獅子張頤若肆齧者行百步即深黑僮子秉炬前導約數十

步有石柱崇幾二尋大六圍光潔如玉唐張承吉詩所謂玉柱闕盤根是也稍前有鹽堆米堆及仙人丹竈鹽堆米堆者皆以石色晶瑩取其形似恐炬滅不可久留出乾洞北下五十步草木蒙翳聞泉聲怒如轟雷衆皆膽掉股慄幾不能措足又西南下八十步至大水洞上即所謂乾洞仰視之如石樓然其前涌泉奔赴石上後沫如銀注入洞中出小水洞一石卧當泉衝洞穿然高敞巨石立如梟頗類乾洞上有懸石欲墮未墮觀者竦懼而石之白而方者高下井井儼如經畫曰仙人田瀦水尺許冬夏不枯客爭取以潤目仙人田左下有池圓徑一丈其北壁石如渴獸欲■於池策云自此炬入可聞寺中■■■■滑滿急足不能進乃出飲方大明日遂歸予性好遊嘗讀山經地志所謂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雖不能徧歷然往往見不遠間如三洞者其怪偉奇麗乃平生之所未見而不■■洞天福地予因是又有以感士君子之修德樹功或■■而滅没無聞不得顯暴后世如三洞者夫豈少哉

雖然■奇覽勝以足予之平生則斯遊之幸亦已多矣故敘而記之

張公洞記

戊午潘氏早食欲爲張公洞之遊舟遂經東溪風逆甚四十里至湖汊鎮微雨予興不可遏乘肩輿冒雨東南行聳山在目蒼翠可挹五里遇雨天申宮宮舊名洞靈觀嘗有後唐明宗題榜及唐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傾圮所存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南行至盂山舍輿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公洞詢道士洞之得名云唐仙人張果得道之所予嘗覽周處風土記謂漢張道陵修仙於此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洞始於道陵不以果也洞面西北其周五里奇有石相拒丈許上一石橫亙宛若門闕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巖峭壁嵌空邃深駭人心目莫敢端視了足弱附石小憩盤旋而下又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儼如堂宇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

窗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吳赤烏中震霆所闢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浣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面可坐百人宋縣令趙伯津築以息遊者坐飲久之俯瞰冥窅足不能措命童子秉炬先後扶攜而下臺南石刻張公福地四字道書謂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怪石紛錯敧者倚者銳而出者卻而後者顯而欲仆者拔而起者橫理者端莊而拱者偃者夷者將斷而復續者與石乳皆蒼綠一色傅染不遂又有如筍之植如鳳之翥如獸之怒而走饑而噬蓋洞之妙至此咸萃而遊者亦多止是洞西壁斜裂下多亂石其東一穴類洞而小人不敢入正南壁下其深黑處云可通後洞出洞半里東折觀後洞門石頗隘予疲極不能入又東南數百步至會仙巖孤峯側立數仞橫理若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二叟倚石遯形而入因以名巖其空洞有泉出焉自石而趨潺潺有聲極可聽一斷碑橫臥草際乃元延祐四年

重修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巖下日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返

南岳銅棺二山記

已未潘氏東南十里行山峽間竹樹陰翳無往來者所值惟樵人一二二里至南岳山按南岳本衡州之衡山吳孫皓以陽羨山石裂爲瑞遣使封之改曰國山遂禪此爲南岳蓋漢武嘗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南岳寺在山之麓山因以名門有卓錫泉旱歲不竭又有稠錫樹極高大枝葉與他木絕異相傳唐天寶中有稠錫禪師自桐廬來卓菴演法寺與樹皆其遺跡每季春縣官祀山之神泉上然後以茶入貢蓋其地卽古之陽羨茶產此獨佳宋鄒忠公浩自嶺外歸東遊愛之欲誅茅不果而李丞相綱亦留詩山中寺近頗廢法堂後舊有天然井泉甚甘潔已墊於僧予爲之悵惜大抵僧庸必敗毀山水景物以絕遊者此其伎態不特一井然也寺之左三百步有飛瀑千尺如白龍下垂匯而爲池僧言稠錫禪師剖腹洗腸之處今名洗腸池予欲南上登銅棺山路陡峻不可以輿循厓而行旁無草木下視甚危時東風橫發四山圍之力益勁予與隸僕屢仆相顧皆大駭扶攜而前七里達僧菴一僧已出童子煮茶供客其側有善行洞昔善行尊者之所居也洞深可數丈坐石小飲午飯於僧菴菴之後巨石如偃其隙流泉涓涓不息晝夜僧引之以竹終歲仰給殆天授歟山高百八十五丈周十五里爲一縣之鎮予所歷僅及其半聞山巔池有三足蹌六目鼈詢之山人云今不復見惟蜥蜴游其中縣官値旱禱雨輒應興盡不暇登陟銅棺之說縣志謂漢縣令袁玘有善政其歿也天降銅棺遂葬於是今山南巨石高壘若冢狀咸以爲玘墓所在殊不經意昔者茲山產銅有司采銅於山如鐵官鹽官之類後之人譌官爲棺云姑識之俟博識者

游宜興二洞記　楊一清

予嘗聞宜興有張公洞甚奇而未及一造久之又聞有善權洞奇觀相甲乙謝政以來相知多約往游制於蹤跡奪於病冗未有以應也嘉靖壬午秋九月既望偶訪舊至丹陽之七峯歸自沈山到經山宿紫府觀是月二十一日至新豐鎭獨吐生溯從予廣陵張生偶適至併留舟中予曰練湖去此不遠盍往諸遂發舟至湖莊日已暮乘輿東下始語之故兩生甚喜夜二鼓過丹陽二十二日晨過常州入小河徑趨宜興初無知者未至約四十餘里日黑舟人告勞予勞之趣之行二十三日早至縣北關橋下予舟大不能度乃覓二小民舟而東退予舟二十五里以俟遂東溪抵蜀山南入䕫䕫溪行約五十里泊溪渚問之途人陸行可六七里乃至洞予三人登岸飯於樹下藉草而坐以氈爲案各飲數杯命童子歌侑觴甚樂覓肩輿不得林間巨室莊閒有竹輿一乘貿得之令舟人舁以行兩生步隨之歧路多莫知所適白衣三人在前問之乃回導吾輿曰我輩正欲往張公洞問其姓名漫應之不能記將近洞藤薜中茅菴數椽一道士出迎奉茶然香前導緣石徑而上達於洞洞口草樹陰翳三面皆飛崖絕壁高數十仞洞門廣踰四尋深數十丈迂曲歷百餘磴磴道險滑俯僂而下廣可容百人大石離立下垂欲落石色碧綠乳髓滴瀝石燕相飛擊有聲奇怪萬狀若劍盾戈戟相搏拄或若虎豹蹲伏而挐攫或蜚棟嶙起如締構然應接不暇予歎曰天下之奇觀也覓所謂丹渠丹田不可得前行數十步益深遠險怪予悔不著草屨滑不能前還坐石臺與張生對弈忽里社一人至向予稽首曰本縣何尹來迎言未已洞口一官云是巡檢領兵卒數十人護從何君名棟陜西人以御史忤權貴人被謫先是謁予嘗有是約予曰約則不來或乘輿而來終使君知之不虞其卽至蓋易小舟時爲岸人所窺因探得之耳予方爽㭊攜酒有宿爲之志見蹤跡已露悤悤出洞右轉至會仙巖水清寒沁骨峭壁間有王守溪贇鷟溯迴識在焉少憩卽行抵舟日已暮三人者復送至溪渚揖而去舟發予與兩生劇飮放歌舟子作棹歌相和答行二十里遇何君請予登其舟予問曰此行甚密何由而知曰先生之來消息甚大烏得不知宜興丞周賢少嘗

從遊亦候謁于舟坐談久之何君曰張君洞不及從公爲歎請從往爲善權洞之遊予許諾何君就別舟予亦少寐五鼓至縣郭入水關何君請駐公館不許請乘月登長橋少頃各登舟兩生隨予遡流而上宜興故所知與數人聞而來謁各乘舟躡其後西南行四十里登陸又肩輿十餘里至善權寺由方丈後循山麓以上亂石巉𡶴趦趄而進是爲乾洞洞門廣二十尺予與何君先入兩生隨至洞中夷曠可容千人奇形怪狀天然精巧與張公洞無異而空明洞達則又過之鐵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乘燧以入行百餘步聞其內深不可測有石碓石牀石羊馬欲往窮之而病眼不禁煙燎又懼險滑不能前還坐西閣處何君置酒設饌歌吹並作聲徹於外山童林叟咸佇聽焉予飲十數酌沽醉遂出洞左旋崎嶇山麓開爲大小水洞實出乾洞之下泉深無底大旱不枯清流瑩徹自成宮商予坐磯石間呼酒再酌斟泉水濯面毛髮凜然日將暮盤旋林莽間不忍舍去予欲須月出而行僉謂

下漸無初宵月乃下山坐方丈何君復設具觴予良久登輿各就舟而下風逆舟行頗艱二十五日平明至郭不令停舟遂入西關出北關登予所乘舟解纜而發何君請少住予辭何君與周丞送三十里予恐妨縣事强之回二十六日晨過常州亦無知者二十七日早過丹陽午後至丁卯橋莊不宿遂入城然往返凡七日而奇觀盡得平生勝遊無適於此遂書以記之

善行洞重營佛殿記　　邵天和

善行洞佛殿久廢而重營者淨空和尚也洞在南山之陽距縣西南二十餘里層岡峻峰陡壁崎嶇磴道荊棘紛披千巖萬壑開煙雲風雨變態倏忽茂林深樹或斷或續若有屈伸奇伏之勢每每夕景易昏猿虎競嘯故其人跡罕至而土木工力尤難與開西漢時南嶽有伏虎禪師之子善行尊者隱洞中修發道真後來道成而善行著遂以名洞焉國朝宣德初開山師廣濟者嘗因舊而新之歲久頹廢殆盡四方行僧至者不堪棲寄武進縣延政鄉張伏

[illegible]自幼持齋好事佛一日不告妻子棄而之杭登壇受戒回參姑蘇普福禪寺天然和尚天然樂得其傳命爲淨空淨空雲遊至宜興過城南施水巷僧貝澤謂南山可修禪之所貝澤具以洞告淨空悅之即與偕抵洞淨空身披袈裟手持法尺髮不披剃頂陀毿然髭鬚爽朗形如孤鶴終歲絕粒休樹帷糠粃數斗而已會道友炎天同等二十餘人見其特志不變將終於洞中因謀倚殿事淨空慨然下山勸募得銀二百餘兩以充材木磚瓦百工之直經始之初積翠嶺於南門宋仁家工作既成糾力入山豎立則正德丙子二月九日也佛殿前軒各三楹東齋堂二西袁公堂二廚房浴堂各一佛像三十三尊銅棺諸山統曰荊南東漢袁公玘爲陽羨長沒有神異天降銅棺葬之山因以名其峯最高每水旱禱其上即應洞巷舊名天然左有水池如甕盎狀無雲而滴右有旱洞在絕頂眾工趨事之難奚翅千倍而此工之成特易可書也淨空矢心好道不圖妻子之奉捨身勸募力不匱而歲月不靡可書

也蘇常諸邑饑饉類仍宜興獨甚而此功適成民不爲病又邑二尹李君聯璧親率其眾慫恿慰勞可書也予非樂於浮屠以淨空之可進而不可廢兼三可書遂書以記之

宜興縣修學記　　吳仕

嘉靖丁亥我丁侯謹以進士來泣吾邑體國保民日惟不遑暇則詣學宮召諸生於前數宣我聖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提耳命面以諭之於道者無虛時日閱歷學宮內外因夫妥靈棲士之區於其敝陋補葺以時而俎豆絃誦雍雍秩秩爾止咸宜惟時泮池荒隘弗理雜漬淤其中侯睨之以爲大弗稱古泮水之制乃更而北數步許甃整如式構一石梁跨其上欄以石欄若干尺而池亦淵然澄澈異於常流池之前有隙地若干畝購得之代榛莽之翳於前者撤其敗垣而更築之而銅棺諸山參青縈碧若拱而前舊有綽楔當門之中曰科第乃與欞星門俱移而南左曰儲賢亦移而南一丈許右曰狀元爲宋余中立已頹圯弗存乃命工補造與儲賢

對時而衢路亨達雖高車駟馬並馳弗擬而行者爲之改觀至是諸生德侯不已乃請其師掌教祁君鳳毛訓導任君藺朱君鵬翮記於予予謝不敏者再不獲予竊惟聖人之道其大載諸經其詳具於諸儒之傳而作興督率之方則有我聖朝之規制與憲臣之條教在予無容喙矣獨丁侯興造之意有可以喻學者夫其鑿池也易污而深其除道也以隘爲廣反觀於心虛靈廣大其固然也而蔽於己私則昧狃於故常之見則隘而不弘有能滌之除之亦若池之淵然潔清道路之豁然亨達者亦在夫人之自爲耳是固我丁侯今日意也諸君子亦嘗因是而有感否乎苟徒騖志紛華而惟末流之是徇滯心偏曲不思大道之日離豈惟不當我賢侯興作之意竊不重爲陂池道路之羞也哉先是尊經閣爲何君棟建明倫堂爲劉君一中建殿廡齋舍爲韓君以巡按馬公嘗賦金修而其缺而克完傚而更新者皆我丁侯力其功視作者倍焉是役也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某日至次年某月某日而告成焉力取於夫役之餘直出於公家之羨而民不告勞官不知費具可以爲後之興作者式書焉若侯之他政約已以裕民勤躬以奉國則固銘於編戸之心而碑於行路之口矣曷贅爲

宜興縣學田記

吾聞天下之物悉具乎人之一身而人之一身之微是繫乎天下之物之衆乎夫物於我乎繫者則亦於我乎資焉理之常也是故有我資於物者我蓋出之以生若養生送死之需是已有物資於我者物非我無以生若仰事俯育之累是已我資乎物而物不足以濟我之用則我爲之窮物資於我而我不足以應人之求則物爲之困然欲足夫人己之欲而免夫困乏之患者夫人皆難之而士爲甚蓋心無並用藝不可以兩能故古之貨殖之徒未聞以道德名世而豪傑之士往往困於不得其所資以興亦其勢然耳今天下之士賴我國家之制以教而資之者亦既隆且備矣然民用無涯制則有限以有限應無涯吾未見其濟者況於餼廩之所未

逮恩意之尚遺焉者尤多乎異端之教行乎中國琳宮梵宇徧天下而餉田腴土連阡陌而莫之禁而吾儒者之徒獨無所資以學焉謂非盛時之缺典亦長有司之責矣乃嘉靖壬辰春餘姚管侯以郡憲來攝吾邑投奸剔逋百廢爲舉朔望視學官督諸生以學而又捐贖金以兩計者六十買田以畝計者亦如之歲將取其租人以資夫諸生之貧不自贍者蓋亦古之恆產之遺意而亦我國家之所欲爲而未逮者於是諸生咸德之懼其事之久而或湮也乃相率以告於教諭祁君求予爲之記予惟侯之設田以處士者以資之於學也非直使之自有餘而已而士之自爲田也盡知所從事以報稱矣乎是在吾之察之而已何者其在心也有體焉體也者以言乎其具也而或習氣勝之乎若藁根之我使也吾從而察之而去之以規乎其全其在性也有分焉分也者以言乎其受也而或知見淆之乎若螟螣之我傷也吾從而察之而弭之以反乎其始其感而爲情則謂之端端也者以言乎其著也而或塞於所未推也吾從而察之而推之以兼覆於無外其措而爲事也則謂之功功也者以言乎其成也而或畫於所未至也吾從而察之而至之以馴致於無疆夫如是而後士之業爲益廣夫如是而後侯之施爲有光侯也爲昔人所未有以益士士也即吾身所自有以報侯其施其受兩得之矣苟惟假是田以爲有利其田之入以自肥而以吾之所自有者顧遏焉而不之省豈惟虛侯之施抑亦滋士之恥也哉侯諱見起家進士爲常州推官其攝吾邑也塗歌里詠政化若神茲固其首施而波及者予書之以勖多士因以告後之嗣侯者庶幾體侯之意於不替持之以有終云祁君諱鳳毛四川人教有成績可書蓋亦贊侯之美者也幷書之

義莊記　　胡憲言

事有涉於彝倫關於風教者必銘鼎彝勒金石以侈其美所以昭示天下後世使知趨向也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族屬雖有期功袒免親疏之殺然以祖宗視之則本支百世均爲子孫

固無親疏也三代盛時以井地養民以比閭族黨聯民以學校三物之與教民凡羣居類聚者非必有昆弟之親宗戚之愛然患難相恤死喪相助喜相慶而戚相憂小而五家之比大而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其情皆如骨肉之親厚且篤也及乎後世法弛教失雖同宗共出之人乖離渙散而不相合貧也而或陵之患難也而或乘之死喪也而或棄之於是倫理大壞而不可振先王良法美意至是蕩無存矣吾邑謙齋徐先生以殿最發軔仕至三公存心近古深惡世俗不以根本爲重視同姓如路人不相顧恤其先公內翰封君嘗欲倣范希文義田爲睦族法未就而卒遂遵其遺訓置田若干頃構屋若干楹於東溪之滸名爲義莊歲儲所入量視族人所乏而周之嫁娶者有助疾病者有資守節者加厚爲尊卑喪葬賻有厚薄之差科貢聽選贐有輕重之別遴選幹局明彊者司其出納之數又闢塾延師教育子姓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各隨其材質修譜牒以明其本時燕會以維其心歲有贏餘增益其產

頒列條約品式備具睦族之法可謂得其道矣文正公之盛事不圖復見於今日也愚竊以爲天下之俗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居今之世莫不有族使有族之人皆知相親相輔歲時爲酒食以洽其歡胥告戒以匡其失賙恤資助以全其生是雖未行比閭族黨之法而先王之法意實行乎其中矣如是則不遺其親而根本之義明天下幾何而不治乎先生相天下民具爾瞻其睦族之法固不止于一家而將及乎天下也觀其疏其事於朝可以識其意矣夫繼父之志而成其事者孝也彰君之賜而爲義舉者忠也贍給族人而周其戚者仁也一事而三美具在是不可以無傳其他豐功偉烈宋之太史固非晚學敢僭及者姑記義莊一事以勵俗云

雨中遊善權山洞記　　顧雲龍

夫山水者天地之委形也晴晦者陰陽之令候也景物融朗則偕朋以遨遊風雨晦冥則獨居而閉戶中人以下者之恆情也若夫披寒飆以策杖沾澍雨而搆蹬覽眺則冠履霑濡勞躋則筋力爲倦如斯遊者得之古人而已義興古邑夙稱山水之佳埒氏二難雅抱慧蘭之質余也游學斯方獲聆清論乃謂善權古洞勝奧尤鍾愛駕龍船相邀往眺余亦忻然樂從浩然就道自朝徂夕燃煙雨之霏微詰曉占雲惜沈騖之未霽言旋則何所聞而來久駐則何所見而待業已爲之興何能禦於是披笠乘輿張蓋坐馬指山門以遙入松蘿蔭數里之長坐方丈而裴徊殿刹肇百年之固乃戀高衲導引偃匾雖足不窺武而直欲窮探矣語所見則澄淵得雨益泉響之潺湲石室凝煙覺巖阿之窈窕仰瞻玉乳圓若琢成俯瞰芝田夷如犁就丹竈祕不寒之泉平崖題多士之名轉入則轉奇輒見則輒羨時惟九月寒著三冬相與開構其成趺坐衣履溼則析薪以就燥筋力憊則屏息以怡神舉燭而明生陰闇石燕繞飛狂歌而聲繞嶃屼山靈駭愕漫因酒力務入幽深載陟岑崖益勞搴挽遠瞻雲樹荒涼淑女之妝臺近眺危岡屼峽梁王之郊

墟前提後擁僮僕忘疲遐覽冥搜余亦不復知倦也迺知興由人作雖天且弗逮境果異靈則人斯心醉

[illegible]國初重時制也昊於丞簿政不在也信者書之疑者欸之示可徵也既成乃命工鑴之石以垂不朽而繆敘其言於石之端如此夫是石之立也所書者名而已若夫所謂忠詐直曲之戒如古之人所云者則民之與論遺思昭昭在也余曷敢知亦奚敢於詳雖然循名而責實因人而反己顧同志者加之意而已慎無以其名而忽之其庶幾乎

重修宜興縣學記

唐順之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勺干籥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歙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歙擊歌詠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為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柔愿至於中和孝友皆能識其微渺而無有乎粗疏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至於擬議象寄之語言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者皆能貫而通之而無有鹵莽生澀之習蓋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也朝擊析而聚之而課之誦夕擊析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刓於蠹編之諷記而思慮敝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乎而況聲利之啖熏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學校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修其修之也經始於署縣事通判泌陽焦君希程繼之於知縣號[illegible]方君逢時其費出於贖金之餘前後凡若干兩又以其餘材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君偉訓導陳君賢傅胡君顥率其學之子弟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形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其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注之煩其綴文也蘄乎己而不牽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輳故其俗罕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願吾君子共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去其學也哉始來請記者陳君賢傅既去而訓導邢君祐代宜得書

荊溪外紀卷十七

奏議

加平西將軍周處策謚議　賀循 晉人

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遺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

請自出俸錢收贖常州義興縣廢善權寺重建立本寺事奏　李蠙 唐人

臣竊見前件寺在縣南五十里離墨山是齊時建立山上有九斗壇頭謂靈異每准敕令祭名山大川即差官致奠凡有水旱祈禱無不嚮應寺內有洞府三所號爲乾洞者石室通明處可坐五百餘人稍暗處執炬以入不知深淺其中石有鳥獸之形及龜堆米堆怪異之狀極多洞門直下便臨大水洞潺湲宛轉滿瀨實繁於山腹內漫流入小水洞小水洞亦是一石室室內水泉無底大旱

不竭洞門對齋堂廚庫似非人境洞內常有雲氣昇騰云是龍神所居之處臣大和中在此習業親見白龍於洞中騰出大爲雷雨寺前良田極多皆是此水灌溉時旱水小百姓將水車於洞中車水車聲纔發雨即旋降會昌中毀廢寺宇之後爲一河陰院官鍾離簡之所買宣宗御許修崇佛寺簡之便於寺內所居堂前造一逆修墳以絕百姓收贖建立之路其塋纔成忽見一大赤蛇長數丈據於墳前簡之驚悸成疾遂卒於此子息亦悶悸寺前良田竟葬簡之於其間萬古靈跡今成塋域鄉村痛憤不敢申論往來驚嗟無不歎息況簡之男姪家業見居揚州海陵縣松檟亦元在彼處只以固護廢寺田產一二兒姪在此今伏遇陛下至明至聖凡遇墜典已皆舉明今以古跡靈境恐遊翫喧譁居人褻瀆肸蠁無依神祇失所尚令官中收贖復置寺宇豈有此靈異古跡兼是名山大川之數今爲墓田埋交不可臣懷此冤憤僅三十年儻不遇陛下睿思通幽聖慮徹古特降敕命盡許御收即難特有論請齊朝梵宇永爲邱墟神仙窟宅終被蕪穢臣今請自出俸錢依元買價收贖訪名僧主持教化同力御造成善權寺其元寺田產收贖之後並御舍入寺家永充供養伏乞聖慈敕下常州差官檢勘勒簡之男姪等移旅櫬歸海陵其寺地及林木莊田等並重出公驗交付臣句當軍將待揀定僧徒後施入常住其收贖價錢亦請便交付簡之男姪等其寺仍請准近敕格度僧住持靈泉勝境因陛下重遂掃灑洞府仙官因陛下再獲依據佛刹重興於舊地鐘磬復聞於故山臣既沐玄澤獲畢素願臣無任踴躍抃荷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咸通八年六月十五日昭義軍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李蠙狀奏中書門下牒奉敕李蠙自出俸錢收贖靈跡已有近敕難阻深誠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敕故牒咸通八年六月三十日下

水利奏狀　蘇軾 宋人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大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壅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輭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

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徑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之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常州居住表

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

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貲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產業可以爲生犬馬之憂飢寒爲急竊謂朝廷至仁既以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論報有死不同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同日月之照益明癸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竊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辭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覬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下干一作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深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追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

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于天又無助于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鴈飛集何足計於江湖一作朝廷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一作陛下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干冒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

到常州謝表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積釁難磨未經洗濯至仁易感許即便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伏念臣所犯罪戾本合誅夷向非先帝之至明豈有餘生於今日銜恩未報有志不從己分投身寄殘骸於魑魅敢期擇地收暮景於桑榆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天縱寅奉上帝之眷命述修累聖
之成謀念此菅蒯之微庶幾簪履之舊俾安田畝稍出縲囚飽食
無思但日陶於新化杜門自省當益念於往愆臣無任

又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乞於常州居
住奉聖旨依所乞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
甘暴棄食貧口衆未免求安忽奉俞音出於獨斷仰銜恩施不覺
涕零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有作之聖獨抱不移之愚
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沿萬里偶脫命於江湖豈謂此生得
從所便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仁代天春生秋成
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於蟲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
田鑿井得漸齒於平民碎首刳肝尚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李學士奏狀　李曾伯

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曾伯狀照對曾

伯昨準御筆除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特與
執政恩數又準敕特賜同進士出身即已遙謝祇拜訖從條合得
守墳寺額已蒙省部給到公據外今踏逐到常州宜興縣管下善
權山廣教禪院改以報忠寺為額永充本家功德墳寺從本家選
請有道行人住持仍不隸僧正司其閒像設動使什物等並係報
忠寺常住管紹所有本寺砧基簿書並作本家報忠寺置立仍許
本家增置產業添作常住除納夏秋二稅外合免州縣等處科敷
支移折變及戶役指借亦不許公私妄作名色貼占在寺居止及
時暫安泊并寄攢棺櫬如見有寄攢者仰日下起移前去其寺內
空閑地段不許外人攢葬侵占及不許於近寺去處焚化棺櫬其
房族親戚不係本位直下子孫並不許干預常住錢穀在內止宿
亦不得妄有冊索騷擾今繳元給公據在前欲乞朝廷降敕牒及
劄下常州并本家照會仍令本州出給板牓付本寺釘掛約束施
行如有未盡事件從本家續次陳乞施行伏候指揮牒奉敕宜賜

報忠寺為額牒至準敕故牒

乞晉周孝侯廟額奏　無名氏

兩浙運司奏據常州申宜興縣城東南有周將軍孝侯廟侯蓋晉
平西將軍周處實陽羨人忠義勇烈超冠一時其折節除害見危
致命與夫執德不回之實載在晉史揭於廟碑垂七百年昭然可
考其閒陰功異跡庇護甚厚雖祈禳疾癘請禱雨暘威靈感格應
若影響宣和閒方臘嘯聚其徒傳梟欲侵邑境即見金甲神人擁
兵而出曰我平西將軍也梟遂神馳魄散狼狽竄伏就擒于郡城
昨者虜寇猖獗所至殘破毘陵諸邑唯此地獨保無虞潰兵叛將
如張琪等睥睨亦久或壓境而不敢入或入境而不敢肆悉謂嘗
見將軍衣甲冑執戈矛旌旗亙天震響營壘衆皆投戈屈膝之不
暇靈威狀跡類非一事父老相傳咸有證驗乞賜廟額本司尋委
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朱亮功躬親前去宜興詢究上項靈應事
跡據朱亮功狀覆實得委實祈禱必應陰靈威烈保明詣實本司

再委本司催促綱買官李潤躬親前去宜興縣覆行按實據李潤
申詢究得委實祈禱無不感格有功於民保明詣實本司保明詣
實擬合奏請廟額行宮禮部狀準都省批送前事尋行下太常寺
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狀來兩浙運司保奏到常州府宜興縣周將
軍孝侯廟祈禱威靈感格乞賜廟額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
候指揮敕宜賜英烈廟為額

乞恩請命保守義田奏　徐溥 國朝

臣世居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本族計若干房耕讀之外無他藝業
生息日益貲產日分或至嫁娶失時葬祭愆禮世復一世尤未可
知是雖服有遠近皆祖宗一體之分休戚所關自有不能已者先
臣琳每與臣言及此輒慨然興歎蓋嘗修祠堂以合族增墓田以
供祭顧於周卹之道尚有未備用是欲倣宋臣范仲淹義田故事
量撥地畝贍給族人以臣有職于朝特屬臣弟濟經營其事不幸
臣父既沒弟亦早亡因循至今未獲就緒今臣累蒙先帝皇上勑

任以至今官祿賜所入實有餘裕臣仰思聖恩追念先訓勉終前議以酬夙懷乃於前年令臣男元相撥地若干畝置爲義田歲收租稅除辦納常賦外另爲掌管遇有本族婚喪諸費量數分給且斟酌范氏傳規立爲條約期於世守不墜使徐氏子孫永永霑沐恩澤講畫三載始克有成臣竊以區區之計幸而少遂者實惟皇上優渥之賜不然則臣身臣家僅能自給奚暇及人況臣才德遠愧仲淹而遭際寵盛乃獨過之臣雖至愚寧不知感故凡政涉彝倫事關風俗者皆悉心畢力以贊皇上德睦九族仁覆天下之治而況私親近族分之所當盡力之所能及者哉但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易廢雖田畝已定家規已行然條約不關於部曹數目不籍於郡邑誠恐他日子孫或視爲度外則鄰有侵而莫知或認爲分內則族有訟而莫止分者肆强取之姦主者滋吝出之弊勢有必然所宜豫處是以昧死上聞另將所置義田頃畝數目冊子二本幷條約一紙告送戶部伏望皇上鑒臣衷情乞敕該部將臣冊子用印鈐記一本發臣本管府縣當官存照一本幷條約給與臣家收執永爲遵守待造黃冊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數內以便關領由帖辦納稅糧若他人侵占即與斷理或本族子孫妄欲爭分及各項違沮條約情弊即與禁治庶幾家法之存永賴國法而祖宗九泉之慰子孫百世之休皆皇上今日之賜也臣不勝懇款祈請之至

戶部覆奏徐義田議　　葉　洪

該通政使司連狀據徐元相告將義田條約開單一紙幷頃畝數目等項備細冊子一樣二本通送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古者民有定業卿大夫有世祿天下之人皆得以養生送死於是可治禮義修忠信以成治化後世井田既毀溝洫又廢富者連阡陌而鄉黨無卓錐之地貴者私妻子而兄弟無餬口之資以致倫理教衰廉恥道喪其爲流弊胡可勝言有國者未嘗無養民之法而世或不周有家者未嘗無合族之心而力或不逮故晏嬰有彰賜之志而身後無遺范仲淹有活族之規而國典不預載之史冊猶爲美談今大學士徐溥仰惟君恩追念父訓置爲義田以贍宗族立爲條約傳之子孫又慮人心易離義事易廢乃乞恩請命欲賴國法以存家法益具見夫教人之道先于足食仁民之澤始于親親以欲爲之心乘可爲之力祿賜不私于一身而均之羣族規制不止于一世而貽之無窮近代以來罕有此事仰惟皇上有睦族之德有覆物之仁而輔弼元臣首爲義舉誠可以贊揚治化宣布仁風教化所關實非細故合無准其所請本部將其所置義田頃畝冊子幷所定條約通行印記令公私存照仍立徐義莊戶管其後有他人圖賴侵占者即與斷理本族爭分沮壞者即行禁治俱下本府有司以官法從事仍令府縣正官親詣莊處所集其族人奉宣德意嚴加戒諭俾其永遠遵守勿得違越庶爲有益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該學士解縉陳言凡天下之世臣義族皆當旌之復之以爲民表率太祖高皇帝特嘉其議今本官族內既有正戶以

供差賦義莊之戶係是別設合無依倣前議除辦納正糧外其餘差役悉與優免使其子孫得專奉祭祀悉力贍給以倡率風俗永延恩澤尤足以見朝廷惇尚教化優禮大臣之義其於治道亦非小補但恩典出自朝廷伏乞聖明裁處緣係乞恩請命保守義田及奉欽依戶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

弘治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置義田以贍族深有補於風化便行下本管有司著嚴爲防護俾其子孫永遠遵守其義莊戶內差役仍與蠲免

減賦奏　　丁　謹

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知縣臣丁謹等謹奏爲開闢荒田以給貧民事臣謹仰蒙聖恩叨授茲職自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以來夙興戰兢圖惟補報竊見本府屬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前代稅糧額設每畝實徵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歸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爲叛賊竊據天命征剿苦戰十年大軍

之食至丁未年權於武進宜興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併作一年起科逐徵一斗七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府知府趙良貴以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則併舊額及預借之數槩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年間巡撫尚書周忱特憐二縣糧重奏乞金花銀六萬四千兩每兩折米四石官布八萬疋每疋折米一石儘派二縣歲遠改更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官布八萬疋亦為松江嘉定二處分去三萬疋是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重之苦其來如此又況本縣地方西南連長興廣德山隴山水時發衝成澗壑東北接沙子湖太湖水鄉湖水時漲沒為沙渚加以災傷壘遇田漸拋荒三分有一地利尋縮正稅仍舊民不能堪逃亡日甚見此民病罔不痛心臣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款各處荒白田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由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

種免其差役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及奉詔書內一款板荒積荒拋荒田地遵下稅糧派民陪納所在官司須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軍民竈匠儘力墾種照數出與出帖永遠管業量免稅糧三年欽此欽遵臣隨出榜諭凡荒田圖分責令里老排年詳開某戶下田若干及田主之存否荒蕪之情由據實呈報臣即隨地踏勘每圖委公直一人往來勸諭凡願開墾除力能自為之家其餘無力俱於導河夫銀項下計貲量支其不能自具農器者給以農器其乏米糧者許甲排保結於濟農倉內多寡給與仍限秋成照數輸倉成工之後遵承詔書仍免糧役三年每戶給帖以照且刻石縣門逐一開名俾世業其田備由於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參申盡心民事新政可嘉除另行外俱依擬行工完具數造冊回報臣益加招諭隨擬成任等鄉二十四等都民史倫李旦等陸續願告開墾臣隨踏勘明白估計工力齎責以底成功通計給過銀二千三百二

十六兩四分鈥鍬六百六十九把米六百六十九石九斗開過荒田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七畝算過埂塍三萬四千六百一十八丈六尺高阜去處開過半荒出五千四百六十七畝除洪水衝成澗壑不堪耕種外猶有可開墾而無人承佃者甚多仍出榜曉諭若有所在軍民人等願復業開墾者一體照例施行竊惟聖朝財賦盡出東南而宜興實東南之鉅邑人民寥落如此田地荒廢如此不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皇上恩詔下頒卹民以及於力本仁哉
皇心民皆感激協力開墾故本縣久荒之地多成可耕之業信乎
皇上感民之誠萬民應上之速也臣顧目前之利雖已興日後之弊尤當究誠恐墾闢之田糧積年之久不能常如初賦之輕豪強之人戶見利之興不免妄起紛爭之訟又況各戶習積拋荒之逋既遵里甲代輸之愚今援三年免稅之例應減里甲代輸之累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備將前項緣由并工完數目造冊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開參申閱冊處兒有方防弊遠圖卹民

至計具見初政之善但事干稅額必須請奪仰縣徑自具奏施行此繳臣遵行奏請伏乞皇上敕令戶部詳加議處將前項所招之民各開之田轉行撫按著落有司刻石注名俾永執業業既有主不聽豪強之爭如或有爭治以強占之罪所免三年之賦暨衝成澗壑之田悉作輕齎或將本縣餘米或將差徭膁編等項官錢查支包補及思金花銀兩闕白絲布輕齎原係奏請以給宜興武進者亦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銀兩每兩照舊折米四石官布為松江嘉定分去者照舊復還儘派宜興武進仍將年例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減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如此則本縣失業之田變為成業之田重輸之賦均為薄輸之賦民食日充國賦易足臣與萬民不勝感戴聖恩之至

荆溪外紀卷十八

荆溪外紀卷十九

書

與禪師某書　蘇軾 宋人

軾雖已買田陽羨然亦未足伏臘禪師前所言下備鄰莊果如何託得之面議試為經度之及景純家田亦為議過已面白得之此不詳之也冗事時瀆高懷想不深罪也

與宜興洞知觀五札　孫覿

某啟上冢之役未果馳見晨起伏惟安穩來日欲攜家一觀洞府之勝納鏹煩指揮具蔬食因得少款煩浼督恕幸甚

比蒙臨存大慰竦企兩餘體力何如某後月有葬送之役欲從公借兩肩輿入山如蒙輒遣併乞四夫十六日同至便曉事竟即令負之以歸不至差互也鄙事作煩惶恐

小舟次溪橋勞冗未果馳見兩餘伏惟清勝向聞李君美嘗作一車蓋致神像今恐尚存欲一假運數段石板至龍山幸恕僭易也

靈一師同此致懇

適勤車騎殊慰望思晚寒伏惟體力康寧某以冢舍泥塗未就欲從公借兩烏犍營作冢假遣仍乞兩夫護其來青芻白飯不敢咨也扣浼惶恐

細故瀆前未果踵見即日體力勝否嘗面扣乞土數十擔作塗塈之用冀如約也適已解舟留一紙致懇不須示答

回宜興陳宰賀正啟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尚安枳棘之棲進服邇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盍紆黻繡以疏三接之榮更為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為欣頌莫喻名言

吳中水利書　單鍔

竊觀三州之水為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均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于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隄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

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其詳以鍔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眾瀆則絡脈眾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眾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以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

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運百瀆之田皆魚遊鼈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厲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蠡河橫亙荊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爲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

堰之上衆川由荊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汙澱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湍流奔衝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茭蘆生矣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邪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樁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閤外可得二丈

餘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閤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袱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又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洛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一牌（一作碑）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䃮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即罷

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致敗事也竊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沈披邪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爲沮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聞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竊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斗門河下築隄防以

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
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
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
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
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
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
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
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
之二爲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梲
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乞請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
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
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
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竊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
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邱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

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寛廣
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湮塞積水
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
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
則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逋至於酒坊
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
故也鍔又嘗遊下鄉竊見畎𤰝之間亦多邱墓皆爲魚鼈之宅且
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邪
嘗得唐埋名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
之水不泄如故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懋相視蘇
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懋相視回
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謂懋曰
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口諸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
田古人何爲置諸浦邪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

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
一同懋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
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
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
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開秀州青
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
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
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
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
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
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
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
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
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䃮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

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昔
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
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暴行於
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
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
工可舉所有創措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
今所泄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槩港瀆之名亦作其
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港瀆圖一本各
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
指掌之間也鍔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
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
江通華亭及青龍大能截商稅利國能有幾邪堰塞湍流其害實
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
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准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

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㪷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㪷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奏請開海口諸浦鍔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導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㪷門築隄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瀆溝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戸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為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

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㪷門并築一十四條隄制水入江開夾苎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戸之力也其若先下三州及諸縣鈔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溯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邪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湮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

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邪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竊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

之中未嘗瀦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邪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瀦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瀦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邪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輒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背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鍔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

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於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常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為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覩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別書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𥔲并築隄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苎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蘺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又

伍堰水利昔錢公輔為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盧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能潭三澗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通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便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所以不可

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荊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宜歙池廣溧水之水若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荊溪自餘山澗之水蓋有幾邪北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荊溪外紀卷十九

題跋

題平西將軍廟贊亭　劉勳 唐人

建隆四年冬勳叨承朝命出宰義興將欲離京泊告辭東海舍人爰以新撰平西將軍廟贊託令刱置仰舍人雄文慕將軍英烈所恨力寡不能獨成其事聊毅俸錢得義營三五將首及縣鎮典押等共建造碑亭子一間自置石請守儁二西正字書文命工刊勒俶爾亭宇云畢鎮珉乃立且將軍歿身千載之後翠琰復構若非舍人之辭華何以稱將軍移孝於君有死無二殉國亡身之令望也斯亭清溪遥檻嘉樹環簷物景湖光煥然悦目勳非才非藝固難以甏紀其因由但直書建豎年代而已時皇唐御宇丙寅歲壬戌月甲申日

論周處 附議所敘　無名氏

仁義之道若大路然有目者所共覩也有足者所共由也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其始相去不能一間其終相遠不啻夫天地四方異位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能循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在所趨向何如耳世固有聰明才智之士積行累功至于白首而偶失一節遂得罪於名教者亦有夫市井閭巷之人鮮廉寡恥無所不為而一旦遷善改過遂知名於後世者古今此類多矣周處其尤彰著者歟處初負跅弛之資為鄉曲之患與夫猛獸長蛟同為三害其人之賢不肖不待言也既而悔悟朝聞夕改勵志好學克己為善遂踐顯位卒為忠臣嗚呼人患不為耳君子小人豈有常哉方處之西征也孫秀勸以母老免行處曰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及梁王欲遲宿懺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絶援力戰終日斬首萬計弦隳矢盡而救兵不至左右勸退處曰此吾效節之日何退之為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而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歿晉還褒贈典禮有加謂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因以執德不回謚之曰孝嗟夫處之行事始終若此始也貽患里閭庸人羞與為偶終焉死節於國舉世以為難能然則所貴夫崇德徙義過而能改者以是故歟三復處傳誠可深嘉而永歎也

跋國山碑　歐陽修 宋人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鑒矣

艤舟迎恩亭題　蘇軾

早發宜興飲酒一醺然竟醉置拳几上垂頭而寢不知舟之出門外究視風味使人千載想像

入荆溪題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

題金沙寺壁　岳飛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陪僧寮謁金仙徘徊少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我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豈不快哉

題東坡橘頌帖　周必大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黄州五月訪文定公於筠七八月之交留迎金陵度九月間抵宜興而十月二日寫此帖聞通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已而至泗州過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在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絶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游常州僧舍又有湛湛清池五月涼之句而謝表云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疑即五月也是月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横犇牛七月二十

五日與杜介遇於潤之金山贈以古詩皆赴登時所作其冬到郡
五日而召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遠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
集中班班可考種橘之約遂暗渺茫矣此帖今藏寓客董伯抹家
董氏世爲東萊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幾掌外制士林榮之
伯抹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

公熙寗中倅杭公檄常潤閒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
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之語卜居權輿於此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辨御史黄慶基論買田事云
貴黄州日買得宜興姓曹人一契田段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
差官斷還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元價收贖今公曾孫猶食此
田豈曹氏理屈不復可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歸陽羨後詞作於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到常州
驛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爲注坡
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蓋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

以注爲駐耳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爲奇觀取名
於此詞云

黄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
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黄封眞快活人邑
人舊傳此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
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甯禁錮沉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黄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
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
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之閒

余凡六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未暇也今者避暑杜門因
覩橘頌帖畧哀遺跡如右其詳則俟博物之君子

趙明誠

跋國山碑

右吳禪國山碑其前敘孫皓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
云乃以涒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
丞相沇太尉璆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畢至四表納貢九垓八
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
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
言涒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神人憤疾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讚
頌功德盡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

題周孝侯

董純儒

嘉定八載歲在乙亥孟夏旦日董純儒炷香祠下遐想英風不泯
邑人歸敬有隆無替惟旛柱舊址雖存垂五十載廢而未立純儒
喟然興念欲任其事遂足歷山林至于龍山有巨木焉挺然嚴石
之間目揆心籌適與意合叩其主無難色歸所直而得之挈于廡
下幾費百工非險有所相能若是乎將命工飭材忽夢一異人戴
冠朱服頎然而長語予曰廟宇未修已募賢侯備而後立必遇羊

猴語訖而去既覺悟神明之意尚有所待星霜易換今九年矣此
志未遂常以爲慊夏初霖雨浸淫廊廡傾圮鄱陽洪君相門名胄
以丞攝邑姦蠹掃除善政修舉至於神祠亦復新之始於癸未成
於甲申羊猴之夢屬意於賢侯者若合符契純儒之志殆成於此
日乎夠一簣之功時所當爲嚮昔之夢果不誣也不容以巽懦自
沮謹涓吉旦竪立於殿之左是日也暘谷舒光霜飆息籟以一繩
之力引百尺之木若有助者猶揭竿然觀瞻一新徵投交作神之
賜大矣因是以知有志者事固成而事之廢興信有其時自今以
始修廢補弊增光潤色使祠再興格神之休又不止於旛柱而已
謹盥手記其實云

跋周將軍像

洪　僩

晉周孝公殺身以成仁數百載而下遐想其遺風餘烈使人起敬
起慕況獲望其儼然之容乎僞唐集賢學士徐鍇有公遺像贊今
贊存而像不存覯者太息茲因葺祠宇且訪得舊像敬命工刻之

琬琰使來者覩公之容而思其所以有異於人者庶知所激厲云

題善權洞石　趙伯鯉

試邑半載以祀涉同晉陵仙尉西安劉君常德抵此日已酉晚猶得歷覽三洞徧讀名刻詢田畝之高下問民閒之疾苦而後行時嘉定四禩立冬後二日也

跋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卷　謝采伯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章豈待贊歎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眎豈以窮達得喪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䟽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卽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父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文者想例以爲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輒疥卷末云

題晉平西敀勵圖　吳澄 元人

剛惡之害人類蛟虎柔惡之毒人類蛇虺改過遷善之勇惟剛者能之周處少年之惡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閒爲善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觀其圖尚慨想其風烈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世之柔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又周處之罪人也

跋楚頌帖　趙孟頫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爲不朽則又非造物者所能靳也

題金節婦傳後　倪瓚

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更二夫讀之未嘗不太息流涕也不有亡國何以見世臣之忠義不有危難何以見婦女之能守節天下兵戈擾攘奔走逃難無休日其能盡節死義往往於婦女覩見之姚氏婦尤卓然抱義著明者也嗚呼婦女於讀書爲學師友漸磨之道蓋未嘗講而習也而天性篤善悅義慷慨乃如此爲人臣子素講而習之未見有一人奮然自蹈於忠義之途以表見於天下是殆不可曉也豈余聞見之不廣不能知之耶故不能不太息而流涕也

題荆南倡和詩集　徐賁 幽郁

予往年在荆溪時聞有周履道馬孝常者南山周氏館二人情相得習相同才氣相下上其閒情雅韻固非流輩所及有荆南唱和詩一卷爲時所稱後識履道於顥親寺之聽秋軒彼時獨不得與孝常見及予東還與高季迪以詩唱和於吳履道亦避地來居故予三人者交結又最密每宴語閒未嘗不道荆溪之勝誦孝常之詩之美無何季迪遊東越予卜居吳興之蜀山履道亦從軍去遂沒于兵嗚呼今已十又五年矣此帙乃履道之親筆季迪所藏者後季迪序而屬其鄉人呂志學收之志學嘗持此過予山中求題時洪武四年七月一日也于時季迪尚無恙今季迪亦逝去凡四載洪武丁巳予在河南孝常持此帙來見蓋呂所歸也因披玩再四悲感交集故亟題於後噫昔之題止悲履道今之題又併傷吾季迪焉可不痛哉

跋水榭詩　夷簡 禪子

余向在錢塘時嘗求二先生伯雨仲舉賦水榭詩所書眞跡手失之久矣今水榭之地亦有城池之變幸有元𫝊祖塔復其舊規因書一詩藏之塔下俾後之來者知有水榭之名受業故居逌先遺跡也牧之詩云近於義與縣有水榭此可考矣

跋吳封禪國山碑　盧熊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爲囤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畧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天冊元年乙未正月辛亥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勒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在丙申矣太尉璆卽弘璆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璆官至中

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云兼司空董朝國史瑩殼卽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靈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考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册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眞皇帝而改天璽因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卽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卽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畧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眞皇帝與此碑合疑陳壽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誤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有此文字如嚴山神讖海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讖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呂

伯思稱皇象書神讖碑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妪等號八絕則神讖碑亦孫建書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尙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讖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石經中篆文非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興記校之字多譌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右以俟識者云

跋周平西畫像　危　山

宜興周平西公所遺畫像見存石刻樹于祠廟上有宋嘉定閒縣丞洪君倜跋語曰偽唐集賢學士徐鍇有公畫像贊今贊存而像不傳因葺祠宇訪得舊像命工刻之瑰瑋然則洪君既刻其像必不遺其贊也今像雖存而贊無考此予所以不能無憾焉因編文集而繪其像於首使四方觀者有以知公之容儀而興夫景慕之心矣倘望博學君子儻有得其贊者為能增入集中庶其全美也

題周侯祠　陳　謙

神仙通鑑云西晉發兵鍾離權充大將軍周處當偏將軍處與兵力戰而亡兵潰權隱山學道以仙名焉歐陽永叔集古錄以王羲之書周將軍廟碑為陶弘景書蓋弘景嘗習羲之書故也因題于右云

跋荊南倡和集後　李應禎

荊南倡和詩凡百七十九首諸般畧具吳門周砥履道義興馬治孝常所作也而序者則遂昌鄭元祐明德姑蘇高啟季迪吳興徐賁幼文而周馬亦自疏其所以作者之義凡五通焉履道寓無錫號菊滄生豪放自好晚始邂逅一齎竟抑不遇死時至正末也孝常洪武初起家知內邱縣仕終建昌府同知明德從吳門兒時乳媼失獲脫骱右臂長任左手因號尙左生元末稍就祿補平江儒學教授進江浙儒學提舉終季迪洪武初與修元史擢翰林編修拜戶部侍郎辭歸幼文亦避地于吳與高啟楊基張羽相倡和稱吳中四傑仕終河南布政使數公者鄭年最長名亦最高高徐仕

最顯各有文集行世而馬之集曰海漁為卷者六周無子詩多散逸其傳者此外僅僅數十篇耳諸公文詞體裁雖有小異然皆稱合作為一代偉人其仕顯不顯者天也周與高善周既無子而詩為高藏呂敏字志學者得之於高復以歸馬呂亦才士嘗領縣教諭未幾去為黃冠師無錫人也然無錫別有一周砥官廣西桂林靈川縣典史以廉謹見褒出差晚非此所謂字履道者因附見詩漫書之俾有攷焉

跋荊南倡和集後　張　淵

弋陽尹義興李瑞卿至京出荊南倡和集以示予與中書舍人金陵李應禎閱之且論五先生之世而痛其不幸嘆高季迪徐幼文馬孝常周履道鄭元祐皆一時豪傑用不究其爲一而死於刑禍者過半後學當爲之諱而不忍言者何其不幸如是之甚歟幸而各有所傳不隨時澌盡耳聞瑞卿將為之入梓以垂不朽誠幸也已歎羨之餘敬識于後若五先生之詳中書君之筆可徵也

跋蘇東坡手書　徐渭

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之故其名益著公之居此其事特見於文集與郡志中至訪其手迹僅有所題斬蛟橋八字而已若此種橘一帖乃長洲李應禎搨以示予者竊喜此為陽羨故事也遂用摹刻于石臨視惟謹不敢失眞既又得公乞居常州奏狀及予家舊藏一小簡言買田事者復次第刻之而周益公謝采伯跋語各附其後蓋其考據歲月皆精當可覽若元人一二題詠亦不忍棄焉刻完歸置洑溪書堂所以起鄉人子弟景仰先賢之意豈徒玩其筆畫之妙而已哉

書岳鄂王廟記後

宋建炎間金兀朮南侵攻陷常州羣盜四掠宜興皆為所蹂躪時岳鄂王方提兵抗禦邑令迎王移屯其地兵出屢捷遂保無事避地者亦賴以免邑人圖象祠之學錄周端朝實為之記歷歲既久人習稱岳廟因訛傳為東岳之神歲時男女雜揉祈禱于是益廟記既亡而王出兵時手書紀功小碑後人築城復實之亂石間莫有知王之功者近歲士大夫稍知之欲正其繆妄而小碑亦以城圮而出雖殘缺不完尚可考信蓋王之功當不可泯也於是今邑令武陵陳君重修其廟而仍刻端朝記于石陳君報功之心其即宋令戴君之心也乎刻成予故書其事于後記云王設方畧降馬皋慴林聚而史則云盜郭吉遁入湖王遣辯士馬皋林聚諭降其衆其事不同豈皋聚既降而後遣之耶俟考之

跋忠節錄後　吳儼

尚書吳公歿于王事僅百年而吾鄉人皆不知名謚其子孫流落武昌而其高風清節無所聞又無文字之可考也吾舅氏少師公家居時闡之外祖漁隱先生獨得其詳及官翰林乃致書都憲王公始為奏請于朝獲贈謚祠祭之典於是故太僕少卿李公既為之傳而縉紳先生又為之題識詠歌其潛德之幽光亦已闡矣今而更無載籍安知百年後又不泯泯如今日乎縱有知者亦不過

滇南一方而已故為編次如左以入梓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之有二心者匪徒示吾鄉人也

跋吳中水利書　單昱

水利一書宋進士宜興單鍔所著元祐間蘇文忠公知杭州事聞其有水學召問乃以書并圖上獻書云鍔存心水利凡三十年謂有水學信然文忠以其策可用錄上上不果行皇明來吳中水患滋甚每遣官督治工曹姚主政預焉板行是書未及盡錄弘治壬子科南省策問及此士子不能條答昱近閱家乘洎縣志始祖諱錫與文忠為同榜進士又妻其甥女自眉山同徙居宜興因占籍鍔乃錫之弟昱忝為雲孫之戳因錄全書貽之家塾後有董水利者或規閫同較場屋者强學待問未必無小補云

同前　谷繼宗

宗按單子昱所刻惟有書而無別遺竊謂書者通論三吳之水利害形勢別錄者正疏決大經畧也譬諸岐黃之術設脈理方書而無砭劑之功亦無以奏良效矣姚水部浙西書顧又刪去十二條何邪夫滄桑屢變古今興廢不同存海與鄰為壑之說禹圭之心自見乎又按宋神宗元豐間議與水利蘇文忠公知杭州屢上封事獨獻單鍔書史不該載且罹中丞李定舒亶劾奏非神宗明決桑田之詠幾釀大禍矣蓋其時以蘇公見忌而豈復有錄於鍔哉易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此南渡之治可以鑒矣

跋忠義集　趙繼勛

周孝侯隕命以衛國家抵我朝已千餘年矣古今揚以翰墨者殊衍景泰壬申好義者摭而集之曰忠義集壽之梓抵今又七十餘年矣茲集乃不護而遺併其板刻亦遁之予從仕之二朞旁搜於民間得其一帙豈天不欲遺斯集託斯人以藏之也故特重梓之夫重梓不過小費耳然使其集恆新以供披展則觀侯忠義輒己忠義人心固當有躍如者況喜新者又人情之常也以喜新之情

接新刻之集玩讀當愈無厭矣無厭當不徒玩讀之而已矣然則茲集也惟予𥿄刻之意之是究可也

跋雙溪詩後　林東海

杭友洵示予雙溪公詩一帙自進士而刑曹而視學而長藩憲而卿而巡撫而近者山林之作多載焉灑敘平鋪宏雄偶雅細詠之真若周鼎商彝篆文剝古其誰不敬重焉者梓而傳之也固宜

荆溪外紀卷二十

荆溪外紀卷二十一

節義傳

金節婦傳　楊維楨元人

節婦姑胥人名少安生而警慧長讀書通大義適義興橘洲參政孫姚太臨氏事姑孝謹閫內雍睦精練至正壬辰義興被兵大臨挈老稚將入太湖賊追之前途又窒不可越少安度不能免與大臨訣曰汝有老父宜善保之勿墜宗祀我誓抱女死流水遲且弗斷均沒草莽遂抱女死于水於乎人之舍生而取義者必其自負若泰山重然後見義不輕於生雖蛟鰐饞齕而不懼雷霆霹靂於上而弗迷此蓋大丈夫之定力而女子氏能之俾父子夫婦之道全謂女丈夫非乎不書其事曷以愧世之降志辱身者為作金節婦傳大臨曾大父希得橘洲子也德祐中守毘陵與通判陳某並率民巷戰死修宋史者逸其事因併及之以見一門忠烈若是云

又　楊基

節婦名少安姓金氏吳人義興橘洲參政孫姚臨妻也至正十二年江東寇犯浙義興陷臨奉老父挈妻女將入太湖避亂寇追之急蒲伏間行遊兵復抄其前時節婦抱幼女女呱呱號節婦度不免揮臨曰事亟矣不能相救汝策而父去勿顧我我可死汝父老待汝養無兩死也臨未及應已抱女沈于水臨來吳門道節婦顛末如此

論曰淮浙之變予傳節婦如少安者數人皆貞厲勇決類古烈丈夫而未聞一死節士如少安者豈有之而泯弗傳歟不然何落落丈夫不如弱女子之多賢也

祭文

祭蘇文忠公文　余中宋人

海北留州縱大鵬之自適天南玉局聊白鶴之來歸迄毗陽羨之盟已示菩提之病庠音密邇廟貌追嚴嗚呼裕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木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役萬鬼以橫

行駭四方而驚覩裴辭虎尉義節孤高果於立論而絕閼防勇於繫邪而鄰矯激稔含沙之陰毒發下石之危機英雄痛心文章何罪幾州鐵鑄此大錯自知一念之非千丈清不如尺渾政恐盛名之累臨流築室負儋葺茅相從田父嬉笑之歡殊無老人衰憊之氣剛大自發摧挫愈堅丁壬賡一歌空起雲屯之興丙子三萬日雖留竄徃之身想登虬踞虎之風標笑操犬嘷狐之腥腐中一寒分教再拜款祠骨已朽而名香屋雖低而人傑幾於爽級何以妥靈像設孔新敬傚䩞杖挹世尊之意諸生迎享其哦讀欝悒青衿之詩

祭告周平西廟文　　　　鄒旦〈明〉

人孰無生生而無愧於生者有幾抑孰無死死而能善其道者有幾惟公性稟剛方才兼文武其在鄉曲也而勇除三害其居窯懲也而力劾大奸仁洽於治郡孝篤於慈顏其無愧於生也爲何如氏羌背叛前鋒實當舉雄股慄烈日秋霜值權奸之用計雖矢盡而弗拔士勸退而不止遂力戰而身捐其能善其道也爲何如廟碑森列或剝或全喜士民之仗義悉捐貲以新編梓人工訖是用吉蠲嗚呼南山之路夜可行長橋之水風不驚其誰之功歟梁王恃勢於一時將軍廟食於千載果誰爲勝歟謹具牲醴庶品惟公鑒知

荆溪外紀卷二十一

荆溪外紀卷二十二

列傳

漢

蔣默字秀芳詡四世孫父横仕爲大將軍從光武討赤眉有功封浚遒侯爲司隸羌路譖誅功業不遂九子悉降徙建武二年南奔維揚皆渡江散處時童謠有君用讒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氣充塞之言帝聞遂悟乃覆羌路之族而錄其後諸子各於所居之處受封默居陽羨滆湖之東封雲陽亭侯終諫議大夫子何爲前將軍邵陵侯孫志襲祖封

蔣澄字少明横第九子也居陽羨滆湖西邑亭封邑亭鄉侯仕至荆史洎三方鼎分遂慕泰伯克讓之風有延陵退耕之地乃崇墉築室於周山之陽將老於此卒年七十有一與夫人司馬氏葬于封內之都山五子孟東亭侯遇陽羨西亭侯休丹陽太守壟父封餘無聞〈已上出郡志并唐龍監齊光義撰碑〉

許武字季長會稽陽羨人也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成令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許荆字少張武之子也少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爲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

行告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郴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疏乞歸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孫穢靈帝時為太尉已上出漢書

周嘉陽羡人順帝時嘉以縣屬會稽不便期會請隸近郡詔可其請遂以縣屬吳出邑志詳見沿革

吳

張秉字仲節陽羡人時顧劭號知人一見遂友之劭為豫太守發在近路值秉病時送者百數劭辭曰張仲節以疾不克來恨不見之暫還與別諸君幸少時相待秉自是聲譽遠播仕至雲陽太守出吳志顧劭傳

周賓陽羡人少折節早亡吳初召為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別駕出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子曰魴出風土志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羡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任懷安錢塘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塘侯相旬月之閒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董岑邵南齎牋七條以誘休因別為密表以聞并呈牋草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帥董嗣負阻劫抄豫章臨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閒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兼太常同兼司徒董朝封禪國山出吳志

晉

周處字子隱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

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慼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屍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既而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

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眾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

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出晉書）

周玘字宣佩彊毅沈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別駕從事虛己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邱沈等聚眾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斬冰別率趙驤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眾還家陳敏反於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以為內應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眾而東時敏弟昶為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眾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為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璯遂

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眾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威武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朞年之間境內盜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眾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

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嘉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出晉書

周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腳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稱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

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士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引聚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疑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坐朝廷從王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出晉書

錢廣字敬平義興郡之長城人陳敏反時廣爲敏弟昶廣武將軍歷陽內史司馬周玘密諷廣殺昶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獲之未幾卒贈丞世縣侯出晉書

周勰字彥和嘗緘父玘臨終之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眾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眾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眾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彝少知

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出晉書

周筵靖之子處之孫也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筵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筵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筵筵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因欲誅勰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亂色尋過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

地衡獨立柱頭霜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殄族鏟弟稍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出晉書）

南宋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爭求受罪縣令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本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愛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蔑爾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總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

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出宋書）

吳國夫義興人與錢塘范叔俱有義讓之風並稱於時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其人慙服（出宋書范叔傳）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出宋書）

齊

周山圖字季叔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衆食噉恆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恆願爲將雖勇健而不嫺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鎭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果還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啟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西討都督啟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鎭北司馬帶南平昌太

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出南史）

陳玄子義興人也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詔表門閭蠲租稅調役（出齊書）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閒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出齊書）

梁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棊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業稍遷爲主書散財聚士恆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

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威武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邱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駞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

計乃從之魏入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飈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陽魏將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榮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榮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剋之

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渡河宮衞嬪侍無改於帝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啟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

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栰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illegible]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乃落鬚髮爲沙門間[illegible]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illegible]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

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
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
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
輜重走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
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爲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
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
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出南史
陳昕字君章慶之第五子七歲能騎射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
臚卿朱异异放北間事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
懸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
樂雄即潰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
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爲雲騎將
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
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

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
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
下景邀得之逼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
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時年三十三 出南史
魚天愍義興人大通初武帝使陳慶之送元顥入魏趣大梁魏合
四十萬衆拒顥時滎陽未拔慶之喻衆曰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
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天愍與宋景休踰堞而入遂剋之 出南史陳慶之傳

陳

陳暄慶之少子也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
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
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令遂營糟邱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
及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
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

褋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
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
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等恒出入禁中陪侍
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
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
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爲
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
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玩
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
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出南史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
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聚戲衆莫
能及義興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
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于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

母請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
周捨請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
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謂弘讓
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啟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薈
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
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
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
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葬訖會盧安
興爲南江督護啟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
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敗高祖赦之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
長流令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
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
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

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
勸勸問其故文育以告勸乃遣之高祖在高要聞其還大喜遣人
迎之分麾下配焉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
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
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
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退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
李遷仕之據大皋遣其將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
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皋悉
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銳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卻
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
過大皋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
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棱
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
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

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高祖軍至白茅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
鋒及至姑孰與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
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命文育督衆軍會世祖於吳興圍杜龕克
之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
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柵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
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
兵襲盆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
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
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
乘單舴艋與戰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
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
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
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
頓對之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

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
其弟孝邁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
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
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
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
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
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
立柵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韶芊
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
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
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頠禽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
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譚
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
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

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
衡交等州諸軍事王琳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
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
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
柵擾動南土高祖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𣰰等討之豫章內史熊
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
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因之送于
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
救孝勱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吳明徹
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
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
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
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座
時年五十一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

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
軍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
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
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周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
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
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
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
郎文育歸復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
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世祖即位深器重之寄以
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
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
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四年授持節
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爲左衛將軍尋以

本官領衛尉卿天康元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諡曰成子晳嗣
周晳父寶安卒後亦爲偏將征歐陽紇平定淮南並有功封江安
縣伯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時年二十四贈電威將
軍
許嗣宗義興人爲新蔡王外兵參軍後拜義興太守

唐

■逖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弓劍有武畧年二十七遊并汾間遇高
帝始建義旗逖以勇藝進備行列洎禽竇建德逖挾鎗劍前突後
翼太宗顧而奇之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且乞
歸侍歿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閨門以然信居鄉里
及卒邑人懷其賢立廟于荆溪之湄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
時祠祭焉出郡志并許嵩碑序
薛士通義興人仕隋爲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嗣安據城
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

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汾侯終泉州刺史出唐書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
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小國敢
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
不屈閉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
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
陳時政利病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犴積年不平
前刺史皆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攬員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
仕未幾復召爲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
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總調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興處士
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貽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所未盡足
下受調護之寄居言責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湌王粟
僕何敢讓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游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
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

禮部尚書出唐書
蔣子慎義興人儼二十七世孫與同郡晉陵高智周相善終建安
尉子繪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
蔣洌挺之子也與弟渙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
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挺卒洌
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鎮渙
子鉥皆仕有清白名出唐書附高智周傳
薛登士通子也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
調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請寬年限
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貫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
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登諫願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
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
鍾大眼亂百姓潰散登嚴立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
中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

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
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
客登本名謙先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
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出唐書

許緒常州義興人景先之曾祖也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
侍封眞定公出唐書

許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
季迥秀見其文嘆歎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
滑州司士參軍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
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
拜按不避近强與齊澣王邱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
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峰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
伊汝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侍中源乾曜曰災告所降王者修德
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己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弼肅可默

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
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同治行凡十一人詔宰相諸王御
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
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後徙岐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出唐書

蔣將明常州義興人父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天寶末將明辟河
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佯狂
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
學士子乂

蔣乂字德源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
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
才司徒楊綰尤稱之父將明在集賢値兵興圖籍殽舛白宰相請
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
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
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十八年
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
題文漫開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
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
爲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
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
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後
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未幾
改祕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
遷左諫議大夫裴垍罷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修故授乂太常
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諡
曰懿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
必咨訪之乂據經誼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
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

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
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
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
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恐天子銳於武
亦因以諷云乂論譔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佑皆位刺史

蔣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
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錄轉右補闕
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泣涕苦諍申錫得不
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
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壻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
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爲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
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
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
卒

蔣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戶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戶部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僥帝愕然曰僥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歎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戶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蔣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渢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蔣曙字耀之係之子也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黄巢之難曙閤門無憔類以是絕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已上出唐書

蔣防義興人邑亭鄉侯澄之後也年十八父誡令作秋河賦援筆即成警句有云連雲梯以迥立跨星橋而徑渡于簡遂妻以女李紳即席命賦鞲上鷹詩云幾欲高飛天上去誰人爲解綠絲條紳識其意爲之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出唐書

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爲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川縣富人李甲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史

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句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淮發運事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馬臻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出宋書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疏旅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坐劾歐陽修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爲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傭費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

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爲御史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所劾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一千人謀取新興暑番禺包掘嶺表羣不逞藉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禽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貿貨爲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從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爲之屈膝莫而不拜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堠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乘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六與會府以治辨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爲清議所薄子猎至侍從曾孫帯出宋史

蔣瑎字夢錫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宰執以明經薦徽宗擢爲大司樂與梁師成議樂舞不合師成怒瑎答曰一代禮典當質諸經不顧而去燕雲初復廷臣議上尊號瑎曰裕陵卻徽號爲萬世奈何諛悅以虧盛德知興元府軍卒王靖作變瑎禽戮之曉諭餘黨帖服後引疾奉祠鴻慶宮出郡志

虞大熙宜興人登皇祐二年進士第神宗朝陳襄在經筵常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等三十三人薦大熙預焉累遷至侍講出郡志

單錫字君賜宜興人登嘉祐二年第明陰陽圖緯星曆讀書無不該貫與蘇軾兄弟爲同年進士軾愛其賢以女兄之子妻之來宜興每館其家錫卒祭以文孫時出郡志

單鍔字季隱錫之弟也登嘉祐五年進士博學明經詳究吳中水利書成蘇軾爲錄進于朝不果行遂隱居不仕子發舉八行科爲太學錄嘗修本縣風土記出水利書

單時字行可登宣和六年進士第隆興初召爲國子主簿遷祕書丞乾道元年擢監察御史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孝宗善謂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當自戒五年春除右諫議大夫上以目疾久不視朝及御殿復上疏以諫上面諭曰卿言可謂愛朕是年冬卒上爲之慨惜出郡志

余中字行老宜興人幼穎悟熙寧五年偕兄貫試禮部中預選而貫黜中請自黜以薦兄有司雖不許士論嘉之次年魁廷對紹聖二年專對虜使遼奏河朔城隍緊圮乞從密院行下葺治以戒不虞宣靖間金人長驅城守多不固議者始思其言以嘗川守致仕出郡志

邵材字聖規宜興人熙寧五年試開封第一與父潛同科進士嘗爲監察御史郡有以疑獄上者刑部謂當貸死用事者謂殺人不可貸仍欲坐所奏且著令材抗論曰疑獄當貸者不貸而奏者反獲罪恐獄吏便文自營不復以疑獄聞矣王安石當國司馬光極論新法之害一日語材曰劾去司馬光大官可立待材毅然曰君實正人也可厚誣之乎安石歎曰有是哉可以去矣即自劾歸後以鴻臚卿丐祠而卒出郡志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樂施予家蓄穀數千斛咸平中歲大饑或人請糶靈甫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人又請曰衆饑將

自豐平答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得五千三百斛自縣至湖洑鎮除道四十里浚甃河橫塘等水路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子梁登進士第孫剛魁南省人以爲爲善之報云 出郡志

邵剛靈甫之孫也熙寧六年魁南宮與余中邵材同時登選一邑三魁天下榮之 出郡志

周棣字彥思宜興人初見伊川先生問初學如何伊川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棣自是有所得問答甚多編次伊川語錄方之程門弟子棣記錄爲詳 出郡志

元薦字泉卿宜興人幼業進士輒棄去隱居不仕喜爲唐詩自號耘軒能處約安貧人莫不尚之 出郡志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疫癘流行病盜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

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罷去徽宗初立擢職方員外郎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强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九年入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出宋史

蔣興祖之奇之孫也以蔭累調饒州司錄睦州盜起旁郡皆震興祖白州將糾吏卒繕戰具盜不敢謀以功遷知開封府武陽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脈脆惡大河薄其南嘗積雨汎溢埽具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爲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金兵犯京師道過縣或勸走避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當死于是與妻子留不去監兵與賊通斬以徇金數百騎來攻不勝去明日師益至力不敵死焉年四十二妻及長子相繼以悴死詔贈朝散大夫 出宋史

蔣芾字子禮之奇之曾孫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孝宗即位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時宦梁珂事上潛邸撓權尹穡論珂與祠芾繳奏罷之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意邊防又奏拔將才行伍間識其姓名一旦披籍可立取具又料簡歸正人仍以北人將之或令深入山東或令自荊襄深入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費於養兵又招兵耗蠹愈甚臣考覈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停招兵俟財用稍足始招丁壯不惟省費又得兵精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又奏方今錢穀不足兵士不練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宰相葉顒魏杞罷芾采衆論參己見爲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會母疾卒詔起復拜左僕射力辭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或主和或主恢復使芾決之芾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擧洞霄宮卒芾始以言邊事結上

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豈優於議論而劣於事功歟 出宋史

蔣燦字宣卿之奇之猶子也父名之美燦以之奇奏補將仕郎轉承務郎崇寧五年召權戶部侍郎爲辛次膺駁燦不守正事交結出知平江改知臨安告老遷右大中大夫提擧玉隆觀紹興二十九年卒贈正議大夫燦生十三歲鞠於世父之奇誦習羣書操筆成文卓越不凡之奇喜而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翰飽霜雪其器重如此死葬于永豐鄉碧雲寺墓舍曰西歸菴 出邑志

周葵字立義常州宜興人少力學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卿端正除監察御史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張浚議北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

計龍爲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上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再除殿中侍御史內降差除四人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秦檜不樂又論國用軍政士民三弊又言薦舉改官之弊高宗納之檜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閒葵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朝亟告之檜卽奏葵爲起居郎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旣絀葵以附會落職主管玉隆觀復直祕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旨劾之落職主管崇道觀屏居鄉閭憂患頻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祕閣知紹興府過闕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諛者爲問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幷擇秋試考官

精選通經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乖謬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蹤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幷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於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加直龍圖閣知太平州水壞圩隄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没惟當塗歲熟市河久湮雨暘交病葵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閒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下所弒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論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强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嘗乞召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卽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老加大學士致仕閒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淳熙元年薨年七十有七上聞震悼贈正奉大夫後以子升朝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四年有司請謚賜謚曰簡惠（出宋史）

吳師古宜興人舉進士紹興中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極論得貶師古鋟木傳其疏金人募

其書千金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卒（出宋史胡銓傳）

邵及之宜興人乾道中爲司封郎時楊和王子偰在宥府乞襲封吏部長貳欲上其事吏以牘呈及之曰國家故事異姓王無襲封者雖趙韓王開國元勳亦止及身而已斥去之尋上章告老不許請益力除直徽猷閣致仕孝宗嘉之語輔臣舉漢公卿餞二疏故事由是朝士皆作歌詩宴餞爲一時盛觀（出郡志）

莫謙之常州宜興人也初爲僧德祐元年糾義士捍禦鄉閭詔爲溧陽尉是冬没於戰陳贈武功大夫（出宋史）

元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宋德祐進士元初遁跡不仕大德閒憲使臧夢解陸垕交章薦其才卒不就平生著述一以義理爲主其小學詳斷發明有趣尤多學者以其家竹山咸稱爲竹山先生（出郡志）

王天覺字師尹宜興人稽古嗜學以文藝知名與趙孟頫鄧文原相友善以薦爲儒官仕至蘭溪州判官（出郡志）

岳浚字仲遠飛九世孫宋末其祖父避居宜興遂爲宜興人博學好義爲石門縣尉未幾乞歸侍親積書萬卷延好學之士恣其檢閲一時名士多游其門出郡志

董蒔字子衍宜興人性沖約靜修恬於進取元初舉茂異除釣臺書院山長不赴著通鑑質疑巳酉鄧文原爲之序出郡志

蔣禹玉字叔寶之奇七世孫也中漕舉授安吉縣主簿宋末提義兵救常州不克棄家入吳客于杭元初以儒士貢除杭州學錄鄧文原柳貫諸公深器重之卒年九十出郡志

張經字經常宜興人父簡字天民博學能詩隱居不仕喜觀佛書經以材德薦爲蘇州吳縣尹升嘉定州同知轉淮安路總管府通判出郡志

許應祁字芳所宜興人明經善古文爲儒官歷歙縣主簿知山陰縣致仕有文集行世出郡志

國朝

姚臨字大臨宜興人宋姚訔三世孫也明敏好學熟經史善吟詠至正壬辰義興被兵臨挈老稚將入太湖賊迫之前途望不可越其妻金氏度不能免與大臨訣曰汝有老父宜善保之勿墜宗祀我擕抱幼女死弗均沒草莽臨未及應遂擕幼女沈於水臨得免難洪武初徵爲萊州府同知後轉保定知府卒於官

馬治字孝常宜興人自幼好學爲詩文典雅沖澹善真行書元末與周砥避亂隱居西溯以詩唱和成荆南唱和集洪武初由茂才舉授內邱知縣遷建昌府同知卒無子有海漁集六卷行世出郡志

蔣賢字仲賢宜興人慷慨尚義元天曆己巳旱至正辛卯復旱賢發粟振饑死無以葬者施之棺國初大兵駐太平賢率鄉民獻粟千斛資餉上嘉其誠賜璽敕俾知宜興州賢辭老官其子貞以代出郡志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少有文行洪武元年以求賢舉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後坐事被逮至京上重其才釋之時元梁王據守雲南未下命雲再往使諭降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至京上欲懷之以恩遂釋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國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雲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雲以死自誓終不爲屈遂被害既而梁王壯其節收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雲死其子黻亦以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葬而補黻爲國子生黻貧不能還鄉以父嘗仕湖廣即葬江夏之金口鎭遂占籍焉黻後任交趾安遠縣知縣歿於官自是子孫微弱不振吳門李應禎以公事過湖廣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雲墓巳犂爲田居人莫肯言蓋其家以貧不祭掃者巳久故莫能辨識少師徐溥以其事語諸雲南巡撫王詔詔廉得其詳上疏乞祠祀復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

忠文褘同祠祀之祠額曰二忠祠

荆溪外紀卷二十二

荊溪外紀卷二十三

寓賢

梁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天監二年以吏部郎中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約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邀友人彭城到溉到洽共爲山澤之遊城北一里築臺爲垂釣之所至今傳曰任昉釣臺時與彭城劉緯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兄弟交游號曰蘭臺聚（出南史并郡志）

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少知名清譽有才學覩世方亂拒薦不就除築室巖阿幽居積歲任昉有知人之鑒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天監初任昉守義興邀洽兄弟爲山澤遊過查林見山水清勝築室寓焉後傳爲到氏田舍（出南史并邑志）

唐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毘陵陽羨山中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總爲宦人誣劾貶泉州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鞫其罪戎不肯從囚之他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撓冕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閒復爲浙府交奏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犯酒禁者罪當死榷未貨先醫者死戎弛其禁卒於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戎爲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俸廩賙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出唐書）

李戡字定臣渤海敬王七世孫也幼孤年十歲即好學扱薪自爨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民乃入戡恥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人有鬭爭不決不之官悉詣戡以辨嘗集詩之類古者斷爲唐詩以譏元白之失云（出唐書）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殖產陽羨因卜居焉荊溪北滑築水榭題詠甚多牧多御情於陽羨屢見於詩如寄許七侍御詩云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自注於宜興近有水榭其後南唐徐鉉嘗託趙令買杜牧舊居不果舊傳邑人王公輔治地得巨木橫亙其中云是牧之築榭故址（出郡志）

李蠙大和中於善權山廢教禪院借榻肄業後以夢發易名登進士第會昌中寺廢地爲海陵鍾離簡之所得咸通間蠙位至司空奏以私財贖之重建寺宇山房數往來於此焉（出郡志）

李幼卿字長夫大曆間以右庶子守滁州於義興玉潭作山居號曰蒙溪幽居與獨孤及往來倡酬時杜牧之亦云李侍郎於陽羨里富有泉石僕亦於陽羨粗有薄產作詩述舊敘懷（出郡志）

陸希聲蘇州吳人象先弟景融四世孫也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表爲屬後以世方亂去隱義興之湖洑

名其山曰頤山自號君陽遁叟建■十四亭著頤山錄作君陽遁叟山居記及山居二十■詠久之召爲左拾遺累擢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太子少師罷相■■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出唐書）

權德輿字載之父皋自秦徙潤之丹徒德輿纔七歲隨父至陽羨及爲宰相追念昔遊嘗送義興袁少府■■■赴義興尉序皆有追思童年遊寓茲地之語（出■）

陸勳爲校書郎後寓居義興構禪居以自隱李郢有寄題陸校書禪居之詩（出郡志）

皇甫冉字茂叔丹陽人十歲能屬文善詩天寶中登進士授無錫尉避亂居陽羨後王縉爲河南元帥表爲掌書記累遷右補闕卒（出郡志）

陶詳爲校書郎隱居陽羨方干有題陶詳隱居詩（出郡志）

高雲寓陽羨里皇甫冉有題高雲客舍詩（出郡志）

宋

蘇軾字子瞻別號東坡眉山人嘉祐二年與蔣之奇連名登第宴瓊林坐相接遂約卜居陽羨單錫亦同年進士軾愛其賢以甥女妻之陽以問田置別業於滆湖之塘頭後謫黃州移臨汝上章乞居陽羨去陽羨而近有山隆然拔起盤桓數百畝旁無聯附水遶其麓號曰獨山軾愛之築書堂於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兹山不宜姓獨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嘗託邵民瞻買宅一區將挈居月夜聞哭聲甚哀異而問之遂焚券不索直借屋以居亦不復問舍過常寓顧塘孫氏之室而卒年六十六子過扶櫬歸葬汝州郟城小峩眉山（出郡志并宋史）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博學強記工文詞尤長於樂府元祐中以通直郎倅太平州鑄以尚酒使氣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退居吳下寓毘陵義興著荆溪集陽羨歌後卒葬於篠嶺（出宋史）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時習新經字說者輒置高選居正恥之流落十餘年黃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鎭江帥交辟亦不就居陽羨山閒范宗尹薦於朝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閒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入對高宗嘉之累遷至兵部侍郎後以日疾請祠著三經辨學皆行天下不復言王氏學（出宋史）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進士第積官至殿中侍御史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以論水災言切直謫官去國居義興時李光亦以論事貶伺於水驛綱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建炎初作相為汪黃所沮去位有游南嶽及留題善權之作後去居錫山自號梁溪漫叟（出宋史）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讀書過目不忘政和二年上舍釋褐仕至觀文殿學士除給事中兼侍講使金還拜吏部尚書後權參知政事以疾提舉洞霄宮卜居陽羨築堂以自娛扁曰橫山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害帝皆嘉納建炎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平生不立異沽名喜賓客俸入不足以供致或請節用為子孫計松年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況俸廩主上所以養老臣也執政所舉皆一時聞人所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秦檜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出宋史）

呂祖泰字泰然河南人夷簡五世孫也寓居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嘉泰元年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并劾陳自強蘇師旦周均書出中外大駭有旨以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杖配欽州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言誘之曰誰教汝其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

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閒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特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無憾獨吾生還無[illegible]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出宋史）

江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壻於義興莊氏愛[illegible]之勝因卜居焉崇寧初中進士第徽宗親製君臣慶[illegible]閣詩群臣皆賡進惟藻和篇最能及時胡伸亦以詩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與時相王黼不協投閒八年高宗踐祚召爲中書舍人累遷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詔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豔之後與范沖修日曆成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爲言者所論奪職居永二十四年卒所爲詩文千餘首號浮溪集傳於世（出宋史）

蔣容輝父惟良領刺史因家陽羨嗜酒好吟不務進取所居有雙

楠軒樅樅如蓋嘗從蘇東坡游東坡目爲雙楠居士（出郡志）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幼爲詞清婉蘇東坡見而奇之遂知名志不樂仕客居陽羨號後湖居士（出郡志）

陳克字子高天台人有詩名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自號赤城居士寓居義興之滆渚（出郡志）

董棻爲中書舍人寓居宜興作楚頌亭（出郡志遺迹）

國朝

周砥字履道無錫人避亂隱於荆溪之南山館周氏西澗與馬治相友善徧覽山水之勝相與倡和遂成荆南倡和詩集後從軍去沒於兵

徐賁字幼文吳興人過荆溪寓久之識周砥於顯親寺聽秋軒遂定交後愛溪山之勝遂卜居蜀山洪武初年以求賢仕至河南布政使

荆溪外紀卷二十三

荆溪外紀卷二十四

風土記拾遺

自黃帝顓頊下逮三王治曆十有一家考課損益各有變置非天運之錯考察意異故也

月正元日五薰鍊形

月正元日百體兼崇

元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飲桃湯及柏葉酒

仲夏端午烹鶩角黍

端午食葅

夏至之雨名爲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黦

梅熟時雨謂之梅雨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仲夏濯枝盪川

仲夏長風扇暑

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黃雀風時海魚變爲黃雀因爲名也

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九筵設酒脯時果散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

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鳴）

臘則進清醇以告蜡竭恭敬於明祀

穛稻之青穟米皆青白也

蓱蘋芹菜之別名也

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

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枇杷葉似栗子似蒳十十而叢生

柤梨斟內堅而香

柚大橘也色黃而味酢

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黄者有頳者謂之壺甘
萬蔓生被樹而升紫黄色子大如牛角形如蟦二三同蔕長七八寸味甘如蜜其大者名抹
萱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蓮懷姙婦人帶佩必生男
精治蘠皆菊之花莖之别名也生依水邊其華煌煌霜降之時唯此草盛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
犬則青鶻白雀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雖狎易使也
鴨春季鵜到夏五月則任啖故俗五六月則烹食之
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以蹢搏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為上
章山卽方嚴也周回六十八里高六十八丈近沸泉武花二山連亙入谿國界
呂山周回三十里二百步高十二丈山上有亭昔有姥姓呂於此得道因以為名
峅山多縱石而有大横峴以承流
陽羨溪九僅有六餘不知其處
陽羨西有洮湖中有大小坏山
漢張道陵嘗修道於此故名張公洞其門三面皆飛崖仞壁惟正北一門可入嵌空邃碧有水散流石乳融結
陽羨縣前有大橋南北七十二丈橋中高起有似虹形袁君所立
陽羨縣前長橋下有白獺若將有兵動獺出穴口西向四望而嗥齊言有神
陽羨縣有袁君冢壇邊有數林大竹並高二三丈枝皆兩披下掃壇上嘗潔淨也
史記曰舜耕於歷山而始寗邳郯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
大水小口别通為浦

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也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鷄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荆溪外紀卷二十四

荆溪外紀卷二十五

紀遺雜説

寰宇記云宜興人性吉直黎庶淳遜

又云衣冠文物同於京華流風餘韻不減古昔婦人無事不出中門男子勤於生理耆俗多尚吟詠喜於送舊

元宜興州圖冊曰山長水遠氣秀地靈

郡志云陽羨溪山甲於右淛物產之盛不以獨當是故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人而詞藻發焉繇春秋以來迄於今皎如也

■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

■■曰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水澤所仰以溉灌也

■■吳録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故以名焉

■■晉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西南太湖也

輿地志云中江出蕪湖之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蓋荆溪上通蕪湖下注震澤達松江而入於海溪流既遠澄澈可■溪兩峰巒相映如畫名賢取此爲隱處之勝

■■書云太湖三萬六千頃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蓋其穴潛通瑯玕東武山吳大帝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上聞波濤之聲昔毛萇由張公洞入東行從此穴出蓋即林屋洞天今尚有毛公壇煉丹井存焉

輿地志云洮湖即長塘湖湖中多魚昔人有詩云一斛水中半斛魚

十道四蕃志云昔有吏丁於長塘湖中見一青衣少婦初方憚俄沒波中化爲獺衣即荷葉蓋以多魚乃有獺以敺之耳

舊志云罨畫溪舊名東舍溪顧況有詩云家住義興東舍溪任昉詩亦云長溪水東舍後陸希聲言陽山之前百餘步衆水合而東流故名東瀉溪俗訛傳以瀉爲舍耳其溪兩岸多朱藤花暮春照映水中青紅間錯可愛故稱罨畫溪一名蒙溪又謂之五雲溪

吳志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爲室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孫皓以爲大瑞乃遣司徒董朝至陽羨縣封禪改名國山刻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爲囤碑高圍各二丈纂文周繞

輿地志云穿石山内潛空上受許陂長流下注民田又十道志云曾有大蛟孕子人得其卵殼可容三斗

舊志云南嶽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清甘可口曰得此泉烹桐廬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銜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號曰蛇種土人重之每歲爭先餉遺官司需索無絶寺僧苦之

吳興統記云荆南酒最佳是荆溪之水所釀也故張協七命云酒則烏程荆南

黄山谷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多產宜興

爾雅云湖鱭出太湖澷湖山海經所謂刀魚是也

郡志云張公洞在縣東南五十五里高六十仞麓周五里三面皆飛崖絶壁不可躋攀惟北面一竇廣踰四尋嵌空可入觀者秉炬歷百磴至燒香臺[illegible]石色碧綠如抹乳髓滴瀝有仙人房玄武石奇怪萬狀時有石燕相飛聲行約三里南望小洞通徹于外徑此而出

白龜經云天下福地七十有二張公居五十八

道書云張公洞第五十八福地庚桑公治之即庚桑楚也

郡志云善權洞在縣西南五十里洞門廣二十丈周幽王二十四年洞忽自裂奇形怪狀若椎琢入者凜然側足行二十步極爽塏可坐千人幾石作佛像有石筍高十有三尺號玉柱

十道志云善權洞產丹砂鍾乳洞凡有三曰乾洞曰大小水洞泉深無底雖旱不枯

郡志云熙寧二年僧若沖與其徒秉燧裹糧以入善權行約三十里有石碓石牀石羊石馬天然精巧忽大聲震衆懼而返

吳地記云慧山有洞通陽羨張公洞
祥符經云滆湖多白魚南連沙子背有滆姓者擒龍殺歸地遂陷烟霧中疊樓脊見焉沙子即湖𣹢風浪掀湧亦一險也
郡志云張公洞西南三里有玉女潭深廣逾百尺舊傳玉女修煉於此唐權德輿稱陽羨佳山水以此爲首
郡志云縣東南二十里有龍潭穴出山頂水清澈有魚脊有取魚烹食者食已而殂先是遇大雷電火輒焚林木後以鐵投潭中遂息
郡志云湖洑渚有潛虬泉幽深泓澄人莫之測中有四足鮎數歲輒一出出必大水禱之則復入于穴
郡志摭遺云善權廣教禪院一日因雷震殿柱三處各倒書字入木幾五分一曰詩米漢一曰謝鈞記一曰詩米漢謝鈞之記皆行書字相傳雷部鬼神所書莫詳其義削之不沒自宋迄今猶存
祖台之志怪曰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數創流血荊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陽羨縣民談合送白烏皓質潔映有若輝璧爰稽圖瑞寔惟嘉祥
原化記云邑人吳堪爲縣吏家荊溪得白螺寘於家每自縣歸見飲膳畢具蓋螺化女子爲治飪堪怪之女曰天矜君勤小職救奉配君勿疑
幽明錄云吳堪得螺化爲女子號螺婦令聞而求之堪不與令以事虐堪堪語婦曰今要蝦蟇毛鬼臂不獲則加罪婦爲致之令又繆語曰更要禍斗婦又引一獸狀如犬而食火令爪火試忽焚縣宇後因立祠於縣西名曰西津廟寶慶初里有蔣姓者溯漲人祠祠宇倣默念他日家稍贍當新之自是驟富卒爲修繕
續搜神記曰義興人姓周者永和中出郭日暮道傍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望見周周曰日暮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周云有官事須去俄而大雷震旣明視所宿處乃一新冢冢口有馬跡
南史云陳武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尺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諸口旣覺腹內猶熱心甚異焉
沈括筆談云治平元年毘陵日晡天大聲如雷震一星如月出東南再震移西南三震星隕焉在宜興邑亭許氏園籬俱焚火息視地一竅深三尺餘星猶灼灼久漸暗熱不可近後得拳石頭微銳其色如鐵郡守鄭伸取以遺潤州金山寺
郡志云唐司空李蠙少讀書善權山中嘗見白龍從小水洞騰驤而出
唐時太湖中網得一魚頭上朱書云九登龍門天三飲太湖水必竟不成龍見殺張公子果爲貴俠張姓者所得張云昔李太白云酌醴鱠神魚千金買一醉遂命鱠之
郭璞洞林曰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惟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借與璞爲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東漢時陽羨長袁玘生有神異能逆知水旱常言死當爲神一夕飲醉無病而卒風雨晦冥失其柩夜聞荊南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旦亟往視之棺在焉走白縣吏民羣至則棺壞藏惟見石冢石壇旁有竹枝如馬鬣搖拂壇冢遂祀之爲立祠
風俗通曰越滅吳范蠡乘舟於五湖
晉桓玄爲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牧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
齊褚翔爲義興太守在任潔己省煩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有積年枯木翔至復生枝葉人以爲善政所感
晉劉超爲義興太守遷射生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號君子營
宋王敬則微時僑居晉陵南沙縣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義興

鬷陽縣吏闞謂曰我若得鬷陽縣當鞭汝背吏噎而曰汝若爲縣我則爲司徒公矣後果補鬷陽令闞吏懼而亡歷敬則固勸之出厚遇以禮時有劫盜逃入山爲忠敬則誘斬之百姓悅服

梁任昉爲義興太守時歲荒民散昉以俸米爲粥活二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悉原之兒妾食麥及被代登舟有絹七疋米五石而已

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栖筠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犬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

唐徐延休天祐中攝義興令勤恤民事初郡守督事多遣小吏巡縣甚爲民患延休籤而遣之刺史王彥章服其剛直貽書謝過

唐許嗣宗初在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王太后病風脈沈而噤嗣宗曰不可服藥宜以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乃造黃芪防風

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透便語由是得起拜本郡太守或勸其著書貽後答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口莫能言也

唐蔣子慎與晉陵高智周相善有客善相常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而後嗣興子慎後終建安令其子緒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挺生二子曰冽曰渙皆擢進士渙歷鴻臚卿冽之子銖鎮渙之子銖皆顯仕有清名智周雖至相而後竟無聞焉

本事記云唐李相紳鎮淮南張郎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悠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懽醉

青箱集云義興縣有後漢許馘廟碑歲久字多漫滅唐元和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題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邑宰徐延休一見解之云談馬卽言午許字礪畢卽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重字數七乃六一立字當時服其俊敏

唐開元閒稠錫禪師卓錫義興南嶽忽聞嬰兒聲師曰有是緣哉卽卓錫而菴前稠木自開遂納衣服數種於內復卓錫而不合人號爲稠錫和尚因下山得一棄婦遂留爲偶生二子一日晨炊進羹妻觸以羹盡師笑曰非羹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歸寺衆請不納一日偕一虎至衆僧怖走師招之曰勿怖今欲與汝輩決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虎當噉我如可再居此虎卽繞身三币言未已虎行如數衆俱請止菴前有池師遂剖腹洗腸而入演法集衆遂成大剎後飛錫至黃嵓白龍山有神侍立其左右黃嵓志云師名清晏

陳舜禹廬山記云許堅不知何許人嘗幘巾芒屩短襴至骭負布囊未嘗輒開每浴不解衣就溪澗中出而曝之倚寂觀門外有許堅曝衣石尚在嘗至陽羨沖寂觀題詩于壁時謂旅遊道士人未

之亟一日率其徒浴渴湖堅忽淩波闊步如履平地行漸遠手招道士而笑遂不復見衆方神之

唐二姚生嘗遊張公洞秉燭負糧約行數十步漸明爽通步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奕棋生僕且饑甚求食道士指以旁有青泥可食試取咀嚼甚芳馨食之遂飽道士云爾去謹無語於世人生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賈胡見之驚曰此龍食也生具述其事復與俱往尋之但存巨石不復得路青泥出洞已堅如石不可食矣

宋熙寧中朝廷方以經學取士而宜興邵材試開封第一邵剛試禮部第一余中廷試第一焕然一邑三魁四方異之

宋李若谷景德間知宜興縣時官市湖㳄茶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句檢茶惡者舊沒入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貿以償其數民便之

宋司馬旦知宜興縣其民闘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

民害以訴曰爲邸市貿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且徹民居復
不勞而成
宋高商老紹熙中知宜興縣修學校豐士廩建社倉十一區於開
寶諸鄉是歲浙江饑流莩滿路而宜興民獨有賴焉
宋蘇軾得奏居宜興常託邵民瞻買宅一區直錢五百緡將挈居
月下散步偶聞老嫗哭甚哀問之答曰吾家居相傳百年今吾子
不肖售諸人所以悲耳扣其居即邵所買者亟焚券竟不索直
陶經云元豐中東坡自黃移汝至荆溪寓滆湖別業一夕與單君
錫步月於黃土有酤紅灰酒者曰此紅友也東坡云彼知有紅友
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也因就號爲東坡酒
宋岳飛建炎中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
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
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
宋時光美父年六十四妻四十餘未有嗣後爲鄭州牙校部綱入

荆溪外紀三五　七

蜀妻謂其夫曰我有白金願以市妾庶得子爲身後計夫如其言
至獲一女子甚端麗扣其由來默不爲對且起見其括髮以布怪
問之泣曰妾本京都人父終雅州掾母子扶柩至此貧無貲鬻妾
以歸時公惻然亟奉女訪其母曰某不願得此特以送還復舉所
餘金賻行掾妻子泣謝遂與護喪事如部曲抵京訪舍館且爲葬
既歸妻問市妾故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偉丈夫衣金紫
導者九人皆披敗袖趨入金紫者獨留堂中逮旦邦美生堂後之
犬生九子故邦美小字十犬後舉進士至吏部尚書
宋孫泰山陽人以二十萬錢置別業於陽羨俾原主他徙忽一老
嫗哭甚哀泰曰得錢買地何哭之有嫗曰老婦逮事舅姑居此有
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能無哀乎泰憮然即以所居還之
宋乾元間王氏女居宜興湖洑渚桂嵓山中幼不茹葷攻詞藝善
彈琴既笄誓不嫁常持大洞十九章所居之室每有異香一日微
疾索筆題石上云溉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不戀

人間事惟見庭前雙鶴飛是夕奄逝及明旦有雙鶴棲庭木仙樂
飄空將舉柩甚輕發視之惟衣履而已
宋中書有涯居宜興性不羈常攜一瓷缾可容八九升人不能曉
一日游吳與衆登舟飲酒大吐衆逐之曰風雨如此棄我何之諸
賢不容我亦不可同載乃挈缾登岸倚木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
所不容豈宜同舟子不識人中龍吟畢跳身入缾中衆皆大駭舉
缾碎之寂無所見他日有見其攜杖於虎邱劍石上踞坐云
宋蔣弘謙妻史氏生子五歲而寡時年二十有二誓不嫁誨子以
學居滆湖蕩甚貧勤自給朝織去暮揭竿於岸則畢集焉以孫堂
顯封慶國夫人後人號其地爲養雛墩
唐宋遺史云天祐中有愼氏者毘陵儒家女也三史嚴灌夫納由
遂結婚好同載歸蘄春越數年無嗣乃拾其過而出之愼氏既登
舟留詩爲訣云當時心事兩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閒自是孤帆從
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詩淒感遂與偕老

荆溪外紀三五　八

夷堅志云宜興段承務醫術精妙然甚貪財賄非大勢力不能屈
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招接不可委平江守梁尚書邀之始一來
既回至吳江適一富人病請段至視之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然
非五百千爲謝不可其家許其半遂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
十兩爲藥資段益索至百兩乃出藥爲治數日愈載所獲西歸至
中途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汝爲醫而專貪財賄無濟人利物之
心命杖脊二十遂叱左右捽而鞭之既覺脊痛呼僕視之鞭痕宛
然還家即死
夷堅志云章騆字仲駿舊居無錫之斗城年二十五歲時病傷寒
旬餘口鼻中如煙眼陷舌枯四肢不能伸屈湯飲俱絕醫謂必死
家人置棺以俟候之肌冷即殮是夕夢皁衣卒二十餘人來大
畧如迎新官甚謹畏一吏前揖請行即隨以往自所居至前橋登
大黑舫月明如晝章憑舷觀玩迤邐出九曲盤龍港經獨山門入
太湖望向北諸山詢爲何處吏曰宜興張公洞也章云久聞此洞

佳勝每欲遊未暇今試一往從者皆不可曰彼中候官人甚急豈宜有他之章怒曰那由汝輩叱使行遂遡山而往抵岸已有龍燭火炬數道士前迎問觀主為誰曰趙繼章也繼章向住無錫明陽觀與章善遂相引入洞下瞰欄楯詰曲石巖兩壁衣冠儼列如仙人狀石燕時時飛舞俯視水一泓明徹可鑑一仙人招章云與汝兩山栗當對我食之章止食一枚欲留一以遺母及兄弟仙人再迫之僅留其半挽仙所著衣皆輭如泥又念取此泥作丸必能益人壽考遂竊而握之行數步回視巖頂有光一穴如井口旁人曰此乃出洞處遂出趨舟次羣吏卒皆喜既登又叱回棹操篙者不從復怒駡之不得已而返及家大門中門皆閉以足踢開徑至房就寢少頃睡覺窗戶明亮呼婢取衣智適驚走報其兄弟皆來猶疑其發狂熟視面色儼然如常時兩手猶握拳即日履地飲食起居平復時紹興癸酉二月後有從張公洞來者告以夢與所見皆同知觀果繼章也

荆溪外紀卷二十五

敘荆溪外紀後

吾邑古為陽羨晉周玘歷興義兵匡國安民遂表為義興雖州郡縣沿革不一而名無更爲宋避太宗諱改今宜興其鎮曰荆南其川曰荆溪其浸曰太湖故古今多稱之曰荆溪荆溪山水之勝甲江南幽奇秀麗不可殫狀故賢人高士慕而遊愛而寓最多而邑之名士彬彬輩出亦代不乏人其題詠識記之作積風雲累月露無慮千億豈止篇牘箱案而已也耶惜逸多存少無可考見閒嘗閱郡邑之志所載不能千百之什一而固亦不能盡載也竊自慨歎以為不搜紀則歲久之湮又不可言矣於是存心於考究凡耳目之所聞見即臆記而手錄之未暇纂輯迨嘉靖戊戌秋余卒業南雍歸臥山齋慨精力之漸衰而志氣不足以強聳遂不復苦意經術妄希進取然閒居終日飽食而無所用心先師曰難矣哉是又不可優游放逸以窮年也迺閱晉唐宋元諸家之集而考索之二十一史之列傳而訂正之歷公署寺觀祠宇之碑記兼郡邑志所載而備錄之及選國朝諸公之作合律格者併附之有關於地乘名跡者惟無聞聞無不究惟無見見罔或遺搜羅剔抉積五年始克成編凡得詩文千餘篇附先賢列傳及相傳節義奇異等事不揣愚陋輒立敘次條例類為二十五卷名之曰荆溪外紀圖存其所未亡以俟觀風者采焉又得良友吳州李子涵博肆心校正乃不敢自私入梓以廣其傳以求正於大方家云極知僭踰無所逃罪況挂一漏萬詎能免夫斯世斯人之譏也姑俟博雅君子刪其繁蕪補其缺略耳茲費余所至切仰望者也鍰工告成遂書簡末嘉靖乙巳陽月長至日楚山子沈敕敘

右荆溪外紀二十五卷明沈敕撰敕字克寅宜興人工部侍郎沈暉從子嘉靖十五年選貢任江西布政司都事謝病歸杜門讀書不與世事此記自漢唐以來詩文傳記軼事異聞捜羅殆盡地志外編最可傳者　四庫未收南北兩圖書館均無此書缺葉遂無補處亦可見此書之難得矣宣統辛亥三月杪武進盛宣懷跋

荆溪外紀二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沈敕編敕字克寅宜興人是編輯錄其邑藝文人物上起漢下迄明凡詩十一卷詞賦碑銘序奏議書題跋各一卷記傳各二卷風土記拾遺紀遺雜說各一卷附焉採摭頗為詳贍惟詩以絕句居律體前律體居古風前稍為失次又四言亦謂之絕句而七言古詩之外又別出歌行為二門亦非體例至所列諸傳皆採之正史及地志以為紀錄人物則挂漏太多以為藝文之一體則此種例不入集尤為進退無據矣